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九冊目次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四卷 （明）徐溥撰 明嘉靖刻本 一

椒丘文集三十四卷 （明）何喬新撰 外集一卷 明嘉靖元年余瑩刻本 一五六

楓山章先生文集四卷 （明）章懋撰 實紀一卷 明嘉靖二十一年虞守愚刻本（四庫底本） 五七四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四卷

（明）徐溥撰

明嘉靖刻本

謙齋文錄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溥撰。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諡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溥於孝宗時在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不立異同。然於事有不可者，侃侃力爭，多所匡正。如諫止李華復官，執奏不撰三清樂章，因覲朝漸晏，上疏抗論，並著讜直之節。孝宗時朝廷清晏，海內小康。論者謂溥等襄贊之力為多。今集中奏議尚存。其指事陳言，委曲懇至，具見老成憂國之忱。與隆萬後以訐激取名，囂爭立黨者，詞氣迥殊。豈有明盛時，士大夫風氣如是也。至其他作，則頗多應俗之文，結體亦嫌平衍。蓋當時臺閣一派，皆以舂容和雅相高。流波漸染，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王鏊震澤紀聞曰，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云云。是文章不如器量，當時已有公評。然有德之言，終與塗飾字句者異。是又不能不以其器量重其文章矣。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

昔徐文靖公為相希周時授官翰林叨與門下士之末得受教焉嘗見公論文大抵貴舂容而醇雅且病夫艱深刻削以為奇者於是退而嘆曰善乎公之誨人也何其正大而平易乎既而見公之制作則皆舂容醇雅而力去艱深刻削之病如所論者焉嘗嘗雖未獲多見然嘗嘗一臠其味固可覆矣公既卒三十年其子中書舍人弘猷臨一其孫太學生文炯始輯其皆著謙齋集錄梓以傳而屬

周序乃得而盡讀之則凡建爲累帙皆如昔所見者且其舂容而辭語謹嚴醇雅而議論超邁不事雕琢意味儁永所謂臺閣之文氣象固如是也及其出緒餘以為詩歌則又有清淑和平之音焉茲其所以鳴

國家之盛者乎昔劉夢得嘗言文章與時高下蓋關乎氣運然也公自景泰甲戌以進士及第入翰林成化中擢吏禮二部侍郎至

孝宗朝遂登相位歷官四十餘年當

重熙累洽之世其為文章也信乎與世而俱盛矣然有德者必有言謂非本乎德不可也公為人篤于孝友枯喪廬墓瑞感鳩雁人比張曲江置義田以贍宗族人比范文正其為相休休有容一時賢才必竭力引薦出言嘉謨日贊襄聖治而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是非有德者乎味其言之舂容而醇雅者固知其為有德之言矣希周淺陋無似奚足以窺公之窔奧顧受知于公其序有不得辭者遂僭書之而竊以托名其間為幸云

賜進士及第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兼脩

國史門生朱希周謹書

一卷

廷試策一道
奏章
題爲救荒事
奏爲乞 恩祭葬事
奏爲辭免陞用事二本
奏爲辭免加陞事
題爲 誥勑事
奏爲乞 恩休致事二本
奏爲請 命保守義田事
題爲發下揭帖復職事
奏爲乞 恩罷歸以弭災異事
奏爲乞 恩休致事
奏爲謝 恩事
奉 命撰三清樂章奏
奏爲視朝事
奏爲禁倖事
奏爲考選庶吉士事
詩
五言律
題尚朴翁卷
菊莊爲蔣翁題
終慕爲王廷瑞題
風木卷爲侍御父題
歸樂堂
贈華陽孫處士
五言排律
桃花衮衣爲林教諭題
村菴爲張原哲題
題湖山遊樂卷
送錫山高貢士
送石繼賢還江陰
送魯揮使還雲南
送張憲副之浙 二首
送王判官之廣平
送顏性之依親南還
送謝伯儀守開州
送航上人歸宜興
送龍伯温還金陵

送嚴宗源提督學政
送朱維吉還江陰
五言絕句
送張行人次韻
送唐醫官還苕溪
送黎知州還任
送張用光通判建昌
送邠別駕之鳳陽
送尹正言南歸
送僧歸杭州
送蕭生還宜興
送蔣生還宜興
送琛上人歸宜興
五言古風
題買臣負薪圖
子陵釣魚圖
澹樂軒為孫都閫題
一愚卷
題胡方伯雙玉圖
新淦蕭氏恒德堂
南軒聽琴
贈陰陽訓術吳璉
百牛圖
愚樂菴為傅編脩乃尊題
題鄖城二蘇墓為眉山吳方伯重修賦
七言絕句
奉 制文武詩十四首
內閣一首
經筵
公侯
戚畹
秋日朝罷二首
題扇景
枯木竹石為吳昉題
題竹
題畫四景
題顧承杲畫
題洪子經馬
題蒲石
題紅梅

青雲交爲司馬恂如題二首
松竹圖
題梅花
題鵓鴿圖
題梅贈潘粟夫僉事
題扇
題牡丹
茅亭撫琴圖
題鷺
寄芮惟詹乃翁
題夏太常滿林風雨圖二首
題雪景
題望雲思親圖
題紅梅
題東坡竹
七言律
雪坡爲李侍郎題
思親堂爲王子輿題
五桂堂爲張進士題
梅堂爲劉大尹題
雲山歸隱爲彭僉憲題
竹梧書舍爲蔣仲學題
滈湖書屋爲王士瞻題
梅月軒
春熙樓
松軒爲任廷芝題
耕樂
藥圃餘香
東皋草堂爲王景昇題
賀王廷貴先生陞侍講
題吳尚書忠烈卷
石澗書屋
賦內閣二瓷缸
次同寅劉少師韻二首
疊芍藥咏荷
詔許歸省
虎丘寺
留別虎丘簡上人
內閣芍藥二首
壽鄉親蔣竹隱

壽胡方伯
壽陸主政母
壽錢學士外舅莊生
壽溧陽楊竹泉
送九江郡判鄭廷韶
送李學士南歸次韻三首
送平陽章自鑒授福寧司訓
送吳甥儀發病南歸
送仲弟南歸率兒輩奉義田
送沈時暘之任
送尹正言父還太和
送許經歷還嘉禾
送年都憲改僉事
送莊進士發病歸金陵
送毛璿省兄南還
送徐士亨歸江陰
送夏都運之揚州
送丁述檢赴任順昌
送高年兄侍御督戎政西川
送崔元吉
送鄒廷佩知高安
送李至德侍御
送孔宗良還鄉
送年兄趙廷韶
送錫山邵二尹還任
送張中翰使朝鮮
送劉君傳南還
送周廷瑜
送民望少參
送重慶蔣璦指揮
送陳永明歸邑
送濮用明教諭
送周克佐赴南京
送王繼臣歸省
送江東之歸省
送彭彥實兄歸安成
送危教諭之桐鄉
送張員外父南還
送王民望使占城
送李少卿還南京

送尹先之歸寧波
七言古風
聽馬行春爲尹侍御題
題雲山圖
大塘漁樂爲韓訓大父題
雲鶴軒爲韓司訓先翁題
題秋塘野鶩圖
題過廷章聽秋卷
瓊林醉歸圖爲李大濟題
江湖取友爲顧宗德題
滄洲圖爲王郡守題
題壽贈崔元吉
忠節爲王都督題
題紅梅花
敎治承祥爲方伯題
題桃花斑貓二首
題五老圖
含清樓題并序
壽親堂爲莫宗範題
送李應禎下第南歸
送和二尹還任宜興
送徐上舍南歸
送楊司諫之南京
送蔣日章考最入廣信
輓詩
輓劉醫官
輓李翰林
輓同年方進士
輓同年趙克周乃祖
輓竹溪章處士
輓葛尚書禎
續刻
訓長孫文煥一律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卷第一

曾孫明吉重刊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聖人之治本於道聖人之道本於心
蓋心者萬化之原萬事之本也堯舜以是心而
帝天下三王以是心而王天下惟其道本於心
故聖人之道備惟其治本於道故聖人之治隆
故凡欲求聖人之治者不可不求其道欲求聖
人之道者不可不求其心董仲舒所謂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
萬民以正四方即此意也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聖神文武自強不息
天命應人心而中興邦家勤勵以親萬幾怵慎以弘
祖德而誕膺
紹
萬化
純孝之德播聞於宇宙之間仁厚之澤漸被於覆
幬之下然猶慮負荷之艱而欲究弛張之哲乃
進臣等于
廷降賜
清問臣有以知
陛下是心即堯舜　于衆好察邇言之心湯文用人
惟已望道未見之盛心也其復隆古之至治而
開萬世之太平端在於此顧臣愚昧何足以奉
大對然敢不精白一心以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請因
聖問所及而條陳之竊以家者一國之所視效國者
天下之所取法而其民又所以衛民生而固邦
本者也
陛下於齊家治國之道練其安民之方皆已行之有
其效矣茲猶欲聞至計何先切乎何敢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家國其民之本而祖述於唐虞三代
之迹正倫理篤恩義如堯之親睦九族道以德
齊以禮如堯之平章百姓則九族既睦百姓昭
明而家可齊國可治矣脩車馬備器械而時其
簡教如成周之治其大閱有定制制田里薄賦
斂以給其衣食如成周之分田制賦有常法則
其農相資相養相益而用可利生可厚矣若夫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教
化又所以復民性而正民德者也
陛下於制禮作樂之方敷教弘化之道皆已行之有

其驗矣茲猶欲聞損益所宜隆替所係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禮樂教化之原而憲章於唐虞三代
之制典禮者如伯夷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典
樂者如后夔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損益適
中而禮備樂和矣惇典庸禮敬敷五教如唐虞
之教民者以教其民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如成
周之化民者以化其民則教化興行而有隆無
替矣治者亂所倚也雖當治定功成之日苟或
頃刻敬畏之不存則亂亡由是而至必如書之
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然後未亂之
治可制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制治之心兢兢業業戒勑天命而無
時少怠無微少忽則
皇圖可保如磐石之固矣安者危所伏也雖當民康
物阜之時苟或毫髮幾微之不察則危殆由此
而生必如周之文王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
傷然後未危之邦可保臣願
陛下心唐虞三代保邦之心業業焉儆戒無虞而罔
遊于逸罔淫于樂則
宗社可保如泰山之安矣書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

克爕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詩曰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之良法
也
陛下誠如詩書所稱寬猛相制剛柔相濟則陽以舒
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而能用其中於民矣書
曰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詩曰薄伐玁狁城彼朔方
聖人安邊攘夷捍圍邊疆之要道也
陛下誠如詩書所載內脩文德外嚴武備使蠻夷以
守務耕以食高城堅壘而能却其侮於外矣君
子用則進其國於昌明小人用則降其國於幽
暗人才賢否之間誠不可不知也
陛下屢詔中外進賢退不肖矣茲猶欲聞賢否之內
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舉錯之公賢者必進而不肖者必退
如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則奔競之途塞九德
咸事野無遺賢矣賞必施於君子而後民勸刑
必加於小人而後民畏刑賞緩急之間誠不可
不審也
陛下申勑諸司嚴明賞刑罰矣茲猶欲聞緩急之宜

臣願
陛下正心以爲勤懋之本有罪者必刑有德者必賞
如虞書所謂黜幽而陟明則伉侍之心泯百工
惟時庶績咸熙矣人事有得失而災祥不能無
徵應也
陛下誠省身脩德敬天勤民於上羣臣咸盡忠竭力
奉法脩職於下則雨暘順而百穀登禍亂銷而
千災殄矣時政有治忽夷狄不能無窺伺也
陛下誠賤貨貴德愛民好士爲之本諸侯咸懷誠宜
成錬兵鼓勇爲之用則信義立而强梗化夷狄
賓而聲威服矣凡此數者何莫而非本於
陛下一心之運用乎夫心固爲致治之本而古又爲
致治之法傳說所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孟子所謂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爲政必因先王之道是也若使徒稽諸古而不
以施於事則爲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泥諸古而
有不宜於今則爲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益之
損之與時宜之如中庸所謂時措之宜乃可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畧陳之矣臣於終篇竊有獻焉
臣惟天地之所以能成歲功者以其常運之不
已也帝王之所以能成治功者以其常德之不
息也
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誠又存持久之心秉有常
之德則何所往而不宜哉書曰常厥德保厥位
將見四三王而六五帝參天地而贊化育曆數
衍億萬斯年之久聲名施中國蠻貊之遠皆在
於此尚何負荷之艱之足慮哉臣荷蒙
教育之恩來應賓興之詔學不足以博古識不足
以通今誤塵
九重之清聽獻此一得之愚愚罪昌
天威不勝怖懼臣謹對
奏章
謹題爲救荒事成化二十年九月初八日節該奏
欽依着臣前往山西地方致祭
西海等神爲民祈福臣仰惟
皇上之心視民惟恐有傷保民眞如赤子之盛心也
斯世斯民何其幸歟臣奉
命惟謹於本月十九日起程二十八日到於山西
布政司行仰本司委官督同將銀兩鈔貫轉行該
府州縣照依時價兩平收買品物備祭隨擇本年

十月初十等日如儀沐浴齋戒躬率各該衙門官
員人等陸續致祭
中鎮霍山之神
西海之神
河瀆之神祭畢仍行本布政司將給領收買過銀
鈔品物數目徑自
奏繳外臣自入山西太原府及抵蒲州盡其境界
看得山西地方旱災于前霜傷于後太原一府汾
州一州并所屬州縣今年秋成約有三四分熟此
處人民今冬可過來春乏食平陽府迤北并潞澤

沁三州所屬州縣今年秋成約有二三分熟此處
人民冬初可過冬深乏食至如平陽府迤南所屬
蒲解等州臨晉等縣及澤州所屬沁水等縣秋成
全無即日人民已是採野菜剝樹皮度日扶老携
幼顛於原野而流遁顛連塞於道路已嗷嗷待哺
矣今冬加以寒凍所迫不知何以存活況聞山西
地方連年薄收倉庫多空官司雖欲賑濟而莫知
措手又兼邊事方殷餽餉惟急人民愈覺驚惶誠
恐流移日衆嘯聚山林意外之虞又不能保其必
無也洪惟

皇上一德動天百神感格化災爲祥行有日矣但此
等民情皆臣目擊耳聞不敢隱默緣奉
欽依救荒祭祀事理爲此具本親齎謹具題
知
謹奏爲乞
恩祭葬事臣原籍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由進士
除授翰林院編脩天順元年恭遇
皇上毓德青宮
先帝命臣兼司經局校書日侍講讀天順八年恭遇
皇上嗣登大寶

欽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充
經筵講官歷陞禮部左侍郎
欽依照舊
經筵講書成化十九年九月三年考滿
欽蒙兼翰林院學士給賜
誥命臣妻李氏亦蒙
進封三品淑人舉家仰戴
聖恩昊天罔極雖粉骨碎身不能補報於萬一也
成化二十年八月臣妻李氏送男中書舍人徐元
楨回還原籍畢姻成化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不

幸在家病故臣竊念立
朝三十餘年夙夜在公未嘗得置一丘隴今妻喪
於數千里之外子皆幼弱不能經理臣備員部佐
又不敢以私情陳乞歸葬伏望
皇上念臣侍從多年曾効犬馬微勞
賜臣妻○氏祭葬臣舉家存歿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謹奏爲乞
恩辭免陞用事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吏
部節該奉
欽依禁官云云欽此欽遵臣聞
命戰兢惕心惶懼謹具本辭免者切惟
內閣乃
朝廷寅寀之地內相寅
國家輔弼之臣固惟贊萬事之務尤須極一時之
選伏念臣學術荒疎才能謭薄偶與計偕遂登仕
籍倚
先帝之眷遇叨侍從之有年史館

經帷愧乏論思之益儀曹選部徒懷螺睛□□□
當
陛下
聖政惟新之始勵精圖治之時方求引退之未遑
豈意超遷之遽及雖責殊舊物曲賜
甄收顧駑馬疲力實難驅策加蒙伏望
聖慈俯矜愚悃亟寢
新命俾守舊官庶得安恭常分以免罪愆臣不勝
激切伏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謹奏爲乞
恩辭免陞職事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吏
部節該欽奉
敕侍郎徐某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欽此
欽遵臣聞
命驚惶省躬戰悚伏以學士乃論思之職而居內
署者最爲清近尚書實股肱之臣而得兼職者尤
爲寵榮苟非其人易稱斯任竊念臣性質愚樸學

銜空疎本一介之寒微荷
三朝之眷遇位祿既厚常懷曠職之憂年力向衰
徒有報
君之志茲者伏遇
大明旣照
聖政惟新臣以菲才宜居擯列而乃首蒙
簡拔俾預政機顧辭讓之靡獲奚負荷之敢當豈
期曾未踰月之久復叨進秩之榮雖
天地大德務極其包荒而犬馬微誠不勝其懇切如
蒙伏望

聖慈俯垂矜察特乞追寢
新命容臣照舊供職庶竭駑鈍少答
恩私臣無任激切懇訴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伏候
敕旨
謹奏爲乞
恩辭免加陞事近因纂脩
憲宗純皇帝實錄成書謹已
進呈伏蒙

皇上以臣曾充總裁官特
敕吏部加臣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聞
命兢惕莫知所從竊惟臣遭遇
盛世獲以科第發身歷事
累朝幾四十年于此方
皇上龍飛之初復被擢置
內閣參預機務又及四年任重望輕位高才薄無
補於世每愧於心况自近年精力愈耗疾病交侵
特以受
恩旣深未忍求退因循度日食祿苟安茲者纂述

成書固
朝廷之盛典而奔走從事乃臣子之微勞方懼疎
畧不文之譏敢萌
優渥踰涯之望豈期
寵命俯及凡庸蓋宮保爲崇高之階殿學實淸要
之秩欲稱斯任宜得其人如臣之愚安敢當此雖
循故事難冐
新恩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追寢
前命俾居原職公議始愜私心少安顧臣衰羸尚

可支持更當竭犬馬之力以圖
報萬一於他日也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具
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謹題爲
誥敕事卜某等切惟文職
誥敕乃
朝廷之重典原係
內閣掌行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員漸多比之
國初不止加倍名職條例人各不同臣等忝預機
務事體繁重不暇致詳別無專官管理前後委積
動至數百道每誤進
呈乾類送中書舍人書寫吏部奏請關給一年僅
得一次多亦不過二次各官雖給
誥敕者多因父母年老日夜懸望欲沾一
命不能猝得或朝不保暮遺恨終身誠爲未便臣
等看得正統年間王直王英俱係侍郎兼學士職
事在於
內閣專掌
誥敕今推得某官歷任年深合無量陞一職令在
內閣專管
誥敕庶委任專一事不稽誤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謹奏爲乞
恩休致事臣惟古者大臣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爲職故凡陰陽不和雨暘愆若皆大臣不職所致
載在周書誠非虛語臣本凡庸誤蒙
皇上拔置
內閣忝預機務自顧不稱夙夜憂愧屢欲引退白
以受
恩既深未能圖
報萬一心竊不安茲者各處水旱相仍饑莩滿道
已不忍聞況有星隕地震之異至於雨土飛蝗又
所親見災變若此實臣不能脩職所致當此之時
更不引退豈惟負
朝廷之深恩亦難免士林之清議而
天意終無可回之時矣考之前代或遇災變策免
太臣已有故事又豈始於今日乎且臣非但於理
當去況禀受素弱兼之近年衰病日侵齒牙脫落

眼目昏花又措患腿膝濕病或時舉發則步履艱
苦實難支持伏望
皇上鑒臣實情非由矯飾放歸田里以盡餘年庶合
周書官不必備之意然後別選賢才以居其位則
臣且免妨賢病國之譏矣更望
皇上側身脩行如古人之弭災凡諸可行可罷之事
斷自
聖心率由
祖訓則不獨
天意可回且將轉災為祥而益隆億萬年太平之
治也臣不勝悚惓懇祈之至
謹奏為乞
恩請
命保守義田事伏念臣居直隸常州府宜興縣某
里本族見在計若干房耕讀之外無他藝業生息
日益貲産日分富少貧多勢莫能一其間嫁娶過
時喪葬缺禮老而失養幼而失教者往往有之是
雖服有遠近皆吾祖宗一體之所分近休戚所關
不唯不忍忘亦有不能已者臣先父臣某每與臣
言及此輒慨然興歎若嘗脩祠堂以申合族之義

廣墳山以供掃墓之需顧於周卹之道尚有未備
用是欲倣宋臣范仲淹義田故事量撥本房地畝
贍給宗族之人以臣有職下
朝特屬臣弟臣某經營其事不幸臣父臣弟相繼
淪謝而議中止今臣累蒙
先帝
皇上簡拔承乏今官祿
賜所入實有餘裕臣上思
聖恩下念先訓勉終前議以酬夙願乃於前年令
臣男某撥地八百畝為義田歲收租稅除辦納
國賦外另為掌管專一贍給前項宗族仍以仲淹
舊規酌損益立為條約揭於祠堂期與墳山世
守不墜使徐氏子孫永永沾沐
餘澤庶幾臣臣之志少盡萬一而往復因循倏忽
三載近者某始將撥過義田畝數目私冊并所擬條
約封寄到臣臣切以茲事之成實雖
皇上優渥之
賜不然則臣身臣家僅能自供奚及人哉況臣才
疏德學遠愧仲淹而誤承
寵遇乃時過之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恩是以不敢以

私自謫謹昧死上
聞臣又惟義田之置雖臣家事若條約不關於司
徒數目不籍於郡邑誠恐他日子孫或視為度外
則隣有所侵而不知或認為分内則族有訟而莫
止分者肆強取之奸主者滋吝出之弊勢有必然
所宜深慮伏望
皇上鑒臣私情乞
下戶部將臣後開義田數目私冊查看明白用印
鈐記劄發臣本管府縣當官收架仍給一本與臣
家存照永為遵守及行前項衙門若有他人侵占
即與斷理其本族子孫妄欲多分及各項違沮條
約情弊即與禁治將見家法之存永賴
國法而臣祖宗九原之慰子孫百世之休皆
皇上今日之
賜也臣不勝懇款祈請之至
題前日欽蒙
發下揭帖一紙内開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令臣
等擬
旨者後職管事臣等看得李華係傳奉官禮部吝
奏行事並繆致仕況以年老今一旦無上事忽然
傳出者復職管事未免驚駭衆聽且
皇上登極以來凡百除授陞遷俱是合干衙門題奏
請
旨未有自内傳出者今又輒開其端誠恐奔競干
請之徒因而紛然復起後來難以止塞其於治道
不無有損若李華果於選擇昌國公張巒葬地與
有勞力亦當待工完之日量與賞賜為宜況本監
現有監正吳昊掌印一衙門而設兩正官亦為繁
冗臣等叨承
朝廷委任一事不敢阿從易曰君子作事謀始蓋
凡事謀於其始則易為力倖門一開則引例希求
者無所不至矣臣等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採納不勝幸甚
謹奏為乞
恩休致事臣聞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夫旣委質
而出又乞身而歸者豈勤始怠終厭勞喜佚之謂
哉蓋七十之時精神耗散則見事毋遺筋力衰憊
則承事多慢雖欲勉強自效有不可得者於此而
不知止足以致于妨政廢事則末以報
國而變所以病國矣臣由景泰五年進士歷官翰

原缺

恩罷歸以弭災異事仰惟
皇上頃因星變
敕諭羣臣脩舉政事引咎責躬不遑寧處
聖心謙沖與古之明君遇災脩德者同一揆也臣
竊謂今之政事皆群臣之所奉行則今之災異亦
群臣之所感召然群臣中如入
內閣者自
先朝至今俱令叅預機務故凡政事缺失軍民困
苦責望必歸其罪尤重而臣素無學術不諳政體
誤蒙
聖恩擢廁其列碌碌度日已踰三年
上則無以輔導未能增益乎
聖德下則無以建明不能安利乎生民叨享厚祿
於心有愧竊欲引退已非一日特以
聖恩深重勉圖報效因循至今今則臣年益老筋
力衰憊加以腿膝疼痛頭目昏眩諸病交作難以
支持雖無災異亦當引退況此
天意示警之時尚復貪戀不去其爲無恥甚矣且
以災異策免大臣前代已有故事亦非始於今日
伏望
皇上察臣愚衷非由矯飾特
賜俞音罷歸田里俾無久妨賢路以清
聖政以消
天譴幸甚臣不勝惓惓懇切之至
謹奏爲乞
恩休致事近該臣具本陳情再乞休致欽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聞
命之餘無以自處展轉思惟感懼愈重竊念君臣
之義實同父子之親苟非甚不得已孰敢言私以
違
上命況如臣者仰賴
寵榮久叨任使揆之於義尤當委身圖報雖有疾
病其何敢辭但臣素禀薄弱又當年老元氣一虧
百證俱作臣前所陳腰腹疼痛腿膝酸麻眼目昏
瞶蓋其大者自此之外所苦尚多態狀百端不能
具述此皆元氣向衰之故縱善調理僅不即死非
如少壯之人偶有所感可以旬月俟其平復也是
則臣之一身已成痼疾已爲棄人決不能趨
朝行禮決不能入
閣供事徒使天下之人以爲

聖明過念老臣而久妨賢路夫亦何取於臣哉臣
蒙
皇上天地之恩至矣極矣凡臣之所能為者敢不自
效臣今所請非敢以微軀自愛非敢以引遠自高
非敢以不才自避蓋
恩重於身若斯三者皆為得已今視無所見跬步
之間難於自致則身且不能保矣而況有事於
禁近之地乎此臣所謂甚不已者也伏望
皇上憐臣病勢如此察臣衷情如此早
賜俞允容臣生還鄉里臣當仰遵
聖諭善加調理苟延一日是
皇上一日之恩也苟延一歲是
皇上一歲之恩也即有不虞死且不朽矣臣無任懇
恐迫切之至為此具本
謹奏為臣昨以齒及七十兼有疾病不能舉事具疏
陳情懇乞休致竊伏聽
命未蒙
俞允乃
賜勉留仍假
優禮

聖恩於臣可謂極厚矣顧臣之所請非謂年力至
此援例一辭以應故事而已臣愚自知臣實有不
得已者臣自數十年來積有痰濕之疾甚為所苦
蓋痰氣發則胸膈飽滿嘔吐不止濕氣發則腿足
酸楚呻吟不勝一歲之間一月之內凡有數發發
必服藥數月始得平復頃以年力未甚衰憊未至
狼狽然一發之後元氣一損屢發屢損至于今歲
其發愈數其損愈甚加以飲食衣服稍至失節天
時六氣乘間以入新感舊患合而為一徐行安坐
尚或失措豈有精神心思上贊
機務毋不足恤如誤事何臣之所請實出於此否
然臣雖愚敢上忘
國恩苟圖自全也哉而念臣學術空疏才識衰陋
誤蒙
知遇
簡任過分極知叨冒未敢乞辭止緣年力尚可支
持庶幾圖
報萬一今年衰力憊疾病侵淩雖有區區犬馬之
心何以自盡徘徊偃蹇妨害賢路此臣前所謂欲
報

國而反病國者也况風雨寒暑免
朝之典此宜施於碩德重望之人如臣愚者不惟
不敢當受抑恐
寵數日隆則慚愧日深慚愧日深則疾病日益亦
何補於
國哉夫人臣事君進退惟義語默以誠臣愚平生
用此自誓向使臣無諸種疾病固不敢以[illegible]
效欲求引避若臣能少有裨益亦不敢以[illegible]
故便其身圖今者外觀內省進瞻退思者[illegible]之
術臣無臣不爲輕重在臣之身一去一留[illegible]
命是以再瀝肝膽上瀆
天聽伏望
皇上以義處臣以誠體臣容臣退歸田里歌詠太平
則
陛下之容臣乃全臣終始臣之自全實尚賢以圖
報於
陛下也惟
哀矜臣愚早
賜俞允臣不勝感幸之至
謹奏爲乞

恩休致事近該臣奏乞休致節奉
聖旨宜留心勉進藥餌用副眷懷所辭不允欽此
臣伏枕聞
命感懼交集雖知年當衰邁病已積成不能遽瘳
然仰懷
天地之恩未敢自弃乃益請醫檢方製藥朝夕服飲
不憚瞑眩以圖幸全以答
明命自聞
命至今又踰一月矣腿膝之酸麻加劇腰腹之疼
痛加數頭目之昏暗加重故寤寐呻吟之餘每以
上負
聖恩不能終報無可奈何念惟遜退以尚賢能是
亦圖報之道不免再陳懇乞
命言盖臣自入官以來踐歷清要四十五年至於
供事
內閣亦餘十載
榮光寵數凡人臣之所難得者臣皆得之臣雖至
愚豈不知委質之義而固求一退以自便適哉顧
臣之事君必資耳目手足而後可以有爲臣足既
病於寒濕目又病於熱邪二者交病雖有才猷亦

難自效況臣之愚復何所爲且
皇上留臣一日竊一日之祿負一日之責內慚外慄
病將愈深其於
皇上求備之懷恐無以仰副萬一也臣之再陳實非
得已伏望
皇上鑒臣愚衷憫臣老病容令退休則臣未死之年
實惟
皇上之賜臣與臣之子孫隕首捐軀不足爲報矣臣
聖
闕廷無任懇切願望之至

謹奏爲謝
恩事臣昨者　奏乞休致欽蒙
聖旨云云欽此臣負疚請
命已及三月忽得
命旨感激無已雖在床褥亦竊瞻望拜稽祝
天稱
壽觴不能進造
廷陛而致一辭用是慊然實愧實懼竊念臣才質
庸下學術荒疎識雖通今行多媿古而遭際明時
忝廁科甲一命爲編脩兼校書再命爲庶子兼侍

講三命爲少詹事四命爲太常卿五命爲禮部侍
郎六命爲吏部侍郎俱兼翰林學士居位因循無
所稗益日分遲朽久甘退休伏遇
皇上登極之初
特拔臣於具寮俾入
內閣供事臣之
知遇誠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既而
恩榮寵數日加一日十二年之間四進階勳名列
師傅兩矣
誥命光賁祖宗兼學士歷三殿之崇領尚書踰七八

卿之長月
賜歲
頒晨
叅晝
接駢蕃隆渥不能具悉臣之榮幸又有出於尋常
萬萬者臣雖至愚亦思少竭駑材以圖
報稱但任既踰分力每逼心老境侵尋疾病繼作
臣於去歲嘗以年滿七十具本求退比蒙
聖恩留臣供事且有免朝之
旨臣勉彊就列循至今年有此痾疾乃敢懇請乞

賜餘生得遂所圖巳爲萬幸復荷
聖恩念臣微勞重之以
倚任之褒申之以
調理之諭至於再三繼得
俞允不惟降
敕以示優崇而又給驛以行
差官以送代勞有夫助養有米且念及臣子
錫之以官蓋
皇上篤求舊之誠將勸忠之義以至如此顧臣之愚
不足以當之也臣今老矣何以圖報於
皇上哉自臣而後子子孫孫或爲儒以仕或爲農以
耕庶幾樂育
清化以繼續臣心於無窮而
皇上求舊勸忠之意天下之人奮發興起以副
明德者固有在矣非臣之所能報也臣感
恩深切不知所云無任戰悚惶懼之至緣係謝
恩事理爲此具本令義男徐某抱齎謹奏
聞
奉
命撰三清樂章臣等切惟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
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
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
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
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制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采兼
精不可以顯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走所
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
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正闕失非欲其阿諛
順旨以取容悅也爲此具本奏
聞
謹奏爲
視朝事伏覩
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 天勤民無所不至天
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
來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巳嘗屢
言不敢瀆論內閣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
事情不拘時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爲常批答之出
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
出事致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
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當面召儒臣咨議政事

今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
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爲有礙至於
經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
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進講不
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
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等竊聞人君之心必
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得
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脩齋設醮燒丹煉藥
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
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籙一時最

盛及金京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衆與
挫衂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
脩建不時賞賚無算黜退道官復陞眞人賜以玉
帶恩寵服色過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
燒煉之事其害尤慘口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
肝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
殺柳泌何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
謂天下仙人豈有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
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
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遺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明況依方
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
效則
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
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
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哉且自古
奸臣佞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
事爲言禍患一來悔之何及唐相李絳有言憂先
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
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

派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
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
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
可憂
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
言誰肯爲
陛下言者伏願
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
之禮遠奸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
日煕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爲此具本奏

聞
謹奏為
纂脩事臣等奉
敕纂脩書籍必須斷自
宸衷賜以名目有司曉然知
聖意所在纂脩者有所依據承行者有所遵奉為此
具本奏
聞
謹奏為
考選庶吉士事據給事中徐旦建議欲選新進士
改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
二十年以來或間科一選或連科累選或數科一
選或合三科同選初無定限每科選用或內閣自
選或禮部選送或會吏部同選或限年歲或拘地
方或採譽望或就廷試卷中查取或別出題出試
亦無定制自古帝王皆以文章關乎氣運而儲才
於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所以儲養之者自及第進
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華國之文與輔世之
佐咸有賴於斯然而或選或否則有才未必皆選
而所選者又未必皆才若更拘于地方年歲則是
已成之才或弃而不用而所教者或未必皆有成
請自今以後立為定制一次一開一次選用待新
進士分撥各衙門辦事之後偶其中有志學古者
各錄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論策詩賦序記之類限
十五篇以上於一月之內赴禮部呈獻禮部閱試
訖編號封送翰林院考訂其中詞藻文理有可取
者按號行取本部仍將各人試卷記號糊名封送
照例於東閣前出題考試其所試之卷與所投之
文相稱即收以預選若其詞意鈎棘而艱僻者不
在取列中間有年二十五以下果有過人資質雖
無宿構文字能於此一月之間有新作五篇以上
亦許投試若果筆路頗通其學可進亦在備選之
數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
留所留不過三五輩如此則所選者多是已成之
才有所諭撰便堪供事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如
是則預列者無徇私之弊不預者息造言之謗臣
等皆出自此途引進後賢儲之館閣以報國厚恩
乃其職也為此具本奏
聞

詩 五言律

題尚朴翁卷

太古云已遠斯人獨返淳有書開白日無夢落紅
塵鳥跡平沙晩花香小徑春淡然保終始不愧葛
天民

菊莊爲聘翁題

有地唯栽菊無心種百花泉香凝甘谷徑僻是陶
家但得客常醉何妨酒屢賒物情與人意相對樂
年華

終慕爲王廷瑞題

梓宮凋謝久孤子獨興思寧木鳥啼夜空庭月落
時尋常來夢寐彷彿見容儀無限傷心事相看淚
亦隨

風木卷爲 侍御公題

贊政居連幕承恩進柏臺竟違三釜養徒抱百年
哀古樹庭中植凉風天際來飄蕭殊未歇虛枕夢
初回

歸樂堂

十年游
上國此日賦歸歟倦却風塵路來尋水竹居山行

春載酒門掩晝籠書淸碁投林鳥相看意自如

贈華陽處士孫以信

句曲幽棲處分明小洞天浮生空富貴幻跡自神
仙梅月閒中詠松雲醉後眠何時尋舊約重泛剡
溪船

五言排律

桃花巖爲林教諭題

碧桃在天上緋桃巖谷中巖谷深且僻夭夭自春
風乃知造化恩一一皆至公衆鳥且有託飛集左
右同巖雞既無恙飲啄聊可充人生亦如斯出處
當時雍苟或失其所寧不感吾衷

朴菴爲張原哲題

隱居違城市蹤跡謝紛華有室能容膝無園可種
花養親唯菽水留客只茶瓜坐榻全無足敲簷欲
墮牙借書尋舊友賒酒伏鄰家淸世眞堪樂豐年
亦可誇葱湯弁麥飯一飽臥烟霞

湖山遊樂卷爲薛樞題

公子南遊日湖山興故長鳳臺芳草綠鷺渚落花
香保甲來紅袖瑶琴出錦囊烟霞登碧巘風月泛
滄浪對景開詩卷追歡送酒觴五雲天只尺回首

思泛泛
送錫山高貢士
九龍鍾秀色萬卷富才名觀國酬初志承家昔凡
行平蕪烟渺渺喬木鳥嚶嚶翹首雲山近吟邊野
鶴迎儒流重經濟文運屬昇平再奏如雲翮騫騰
九萬程
送石繼賢還江陰
萬石推先世多才邁等倫劍光横白日文采照青
春喜作橋門客仍懷梓里人綵衣雖可樂黃卷亦
宜親瞻眺君山表行歌驟水濱他年升華秩鳴佩

侍楓宸
送曾揮使還雲南
虎拜覲
虎賁勿勿又遠還寸心思補報萬里任關關歲宴
雲連塞天寒雪滿山柳營千騎放
天闕五花頒韜畧心方切琴尊興未慳青年已奇
續節序易闌珊
送憲副張來鳳之浙
憲節從來重如君更老成胸涵滄海濶心與玉壺
清峻擢新承

寵尚科舊擢名行行南浦恨戀戀曲江情雲路騫
旌發雲霄一鶚横到官吟思好亭柳對春情
送王判官之廣平
廣平今大郡別駕共稱賢書最銓曹裏承恩
禁陛前天香凝宦節山色上離筵送酒青雲客揮
毫紫闕仙春光絲冉冉別恨各綿綿拭目重來日
勳階不次遷
送顏性之依親南還
斐斐賢關士翩翩乞假歸思親鶯節序飛夢繞庭
幃未解通今籍先吞舞綵衣騫騰終有術報答願

無遺失雲孤松操春陽寸草暉停雲千里外莫遣
侍行稀
送謝伯饒守開州
賢哉三謝後分命守開州早守才華重循良政績
優論交當早叙情別已深秋五[illegible]騎官道[illegible]旅[illegible]
驛樓由來今剌史郎是古諸侯屈指三霜後榮遷
拜冕旒
送航上人歸宜興并感舊
憶昔青逃字相依干中山稱心自消歇塵跡寺窗
攀錫向蜂頭卓杯浮日下環臨溪烟樹綠滿地雨

花斑坐久渾忘世吟看共解顏回思京國別回首
五雲間

送龍克温還金陵時携妓龔育尸職

金陵有佳士小阮共之宗閥閲承華胄詩書擅令
名論交酬風雅叙別動深情草色連天遠槐陰過
雨清三秋及流火一月計歸程千里遥迎騎征鴻
如寄聲

送嚴宗源提督學政

昭代崇儒教于焉
毅憲臣斯文資振作吾道屬經綸兩歐推烏府清
光覲
紫宸騐遠寄此日良晤卜初旬握手情無限同年
意更親槐陰燕市上草色潞河濱去去迷南旬懸
懸你
北辰明當府珍攝人物荷陶甄

送朱維吉還江陰

落落澄川老青雲早乞身有懷尋水石無夢動星
辰祖席燕叢下歸船潞水濱已能甘壯節何必問
通津杖履高軒晚鶯花别墅春廣陵試回首多少
未歸人

五言絶句

送張行人次韻

天騎發深春官途不動塵重臨分手處俱是宦遊
人芳草情何遠流鶯語更新停雲千里外幾度憶
清真

送唐醫官還若溪

西風來白鴈有客欲南旋吟詠真吾事勤勞獨汝
賢賞花燕市酒載月米家船他日若溪道相尋水
竹邊

送黎知州還任

儒英黃堂客
皇都報政還年光何苒苒世事亦艱關五馬重臺遠
道饒旌雪後山靈生才望重指日喜鵷班

送張用光通判建昌

盱江風俗淳佐郡鶯袍新絃誦千家月桑麻到處
春訟庭公牘簡齋閣賦詩頻會見旌賢日
綸音出紫宸

送鄒别駕之鳳陽

雄才試名郡歷歷聞政聲
北闕旣拜命南風揚䊵旌濠梁遠入望淮水遥澄

清使君入城郭竹馬爭相迎念昔
龍飛地人文秀而明催科政仍拙報答攄忠誠

送尹正言二親受封南歸得拜字

吉甫有雲仍玉堂好風裁嚴慈及高年
褒封際昭代迎養極驩虞言旋事行邁祖席臨路
岐春明擁冠蓋暑雨過川原涼風吹流澌艤舟滄
江邊尋盟白鷗外玉立諸兒孫家慶繞膝拜

送僧歸杭州

超然薝蔔堂瞰彼下天竺形勝良足誇高僧瑩如
玉飛錫來京華捧檄言旋速歸將率緇流不羞斯
夕視翻經飛雨花傳燈續膏馥細和道林詩白日
坐藏谷

送蕭生還宜興

青年事遠遊邂逅長安道東風多落花夜雨足芳
草胡爲遽分携使我傷懷抱一杯謁短亭雙鴻向
晴昊還家有餘師功名須蚤早課罷西疇耕遺篇
細論討贈言致殷勤貞白永相保

送蔣生還宜興

同里君少年由來負奇氣使劍千里行翻然動歸
思炎雲作膏雨涼颸颯然至溪水一帆輕黃鵠飛
天際奉梓及鄉園冀求念家世三徑勿投閑功名
須自勵

送琛上人歸宜興之福源

陽羨昔相見雨花吹滿亭都城復邂逅坐使塵襟
開捧檄郎歸去叙別仍徘徊雲中振金策水上浮
木杯白日洒甘雨青山響法雷松枝若寄我絕勝
江南梅

五言古風

題買臣負薪圖

憶昔會稽守負薪行讀書穿林經蓁莽度嶺復縈
紆至道心庇味清貧日自娛一朝官五馬光彩溢
門閭向來肉眼婦懇愧徒嗟吁丈夫當立志富貴
在斯須

子陵釣魚圖

羊裘足自娛奚以玄纁爲富貴重五鼎輕若一釣
絲假令棄名節高志誰旅流廣客星九天表獨有太
史知一片桐江石萬古無推移

濯纓軒爲陳都閫題

至潔古所尚至樂人罕同何如負載里却有顏巷
風一尊注玄酒五絃調素桐俯仰兩無愧坐覺塵

處空余懷企古瀞此道嗟未充願言分所樂一笑
看冥鴻

一愚卷

人皆趨敏慧世路方紛紜勞形已堪惜況復斲其
真百爲亦徒爾一愚良足珍默默鄙郡孝蚩蚩同
衆民心君苟無異萬物皆陽春所以顔氏子陋巷
能安貧子方厭機巧何年歸卜隣

題胡方伯雙玉圖

薇垣退食處移植猗猗竹春雨雙龍孫穿破堦苔
綠南薰拂自疎翠色秀可掬造化良所鍾因之比
雙玉茶哉諸孫子讀書志科甲頭角當崢嶸雲霄
須奮逐雙玉信有徵厥德庶以續勁直君子心歲
寒宜自勗
清時兩鳳凰和鳴向朝旭

新淦蕭氏恒德堂

蕭君妙醫術恒德克自持風雲有變態日月無停
馳回視金川水浩浩常東之承流固足祉歷久良
弗衰種杏日接踵易粟頻資饑活人以萬計千載
高名垂

南軒聽琴

南軒地云僻瀞更心亦閒游心太古上寄興絲桐
間知音渺何處流水復高山黃鶴或相和白雲自
飛還婁予無郢曲聞此徒厚顔

贈陰陽訓術吳𨔵

羲和古曆學之子紹家傳俯視川丘象胸中具周
天一朝膺簡命絲綸成煥聯晝行耀閭里平秩歸
才賢功名此發軔及時須勉旃

百牛圖

我觀百牛圖天機妙無亦斑其騂長林群然縱遊
適齧草或藏牛徑肩呈水墨牛于家山中芳逸相
十百尚[illegible]物功常與坤元匹黍稷向阡陌粒我
蒸民食封童服上箱百用勞其力久疲復矜庭
刀方伏隊角亦異處待之何太刻不見青史上
往覽作牌歷有忠伏屬鏤信傑就纍羸乃如
此目之三嘆息

愚樂菴爲傳編脩乃蓴題

惟愚心自樂巧詐徒自勞居然山澤間遠謝世俗
交鳴琴既無絃酌酒亦用匏冲襟付寥廓萬事無
復淆白駒在空谷冥鴻逸青霄再歌愚樂詩令人
思有巢

題郊城二疊蘇長公爲眉山吳方仲重修賦

悠悠郊城閒綠繞惟長路路旁土嵬然云是兩蘇
墓兩蘇生眉山峨起真實助邊從來翁來眉鳳其
敢附文章歷曹王光陵追李杜才高衆口讒嫉斥
同黨銅流落天之涯氣節窮益固何況友愛情死
葬亦相傾惜哉今何存消息但零露上顧登樵牧
劣穿走狐兎行人每經過感嘆復悲泣到今五百
年起廢良有數一朝爲攝工周垣更重戶種樹營
青怨風雨深林依然彭城時飄泊似前度方仲
今名臣好義風所致係倦仰止心遊爲鄕賢故陽
羨有田園曾杜五公甚我生不及從蒙鍬若平素
高風無由譪拙句聊自賦

七言絶句

本 制文武詩

百官分職眞詩曹夙夜精勤可憚勞願把丹心酬
寵遇肯辭辛苦負青袍

其二

楩楠杞梓總良材盡是
先朝雨露培今日廟廊掄大用棟梁楩楠一時來

其三

斷金自古貴同心要識君臣氣誼深業古當時猶
進諫也須隨事託規箴

其四

百官俸祿總脂膏戒石亭前有訓辭看取漢家青
白吏寸心惟許老天知

其五

每閱遺編慨古今股肱元首義何深共看四海無
虞日要識彦廷警戒心

其六

張弛中存報
主上爲學須用讀書人民胞物與皆吾分一視應
同熊仁

其七

四海頻年水旱多民貧如此欲如何爲于持取光
明燭不向春風照綺羅

其八

百二山河壯大邦三千貔虎盡無雙只須坐鎭遊
疆靜不用高城築受降

其九

百年養士蓄兵威齊向元戎聽指揮直待邊塵清

不起郄銷金甲卷征衣

其十

四海無虞豈偶然也知匡輔藉才賢鷹揚虎拜皆

臣職曾兆周家八百年

其十一

累朝勳業繼重華四海車書正一家好振

皇威宣

帝德直從暘谷到流沙

其十二

要識簪纓盡

寵嘉莫將紈綺事豪華百年留取丹心在信是忠

臣出將家

其十三

萬年宗社比金甌千里長城豈壯謀長史在

廷根本固蠻煙瘴霧一時收

其十四

莫道兵家不是儒太公韜畧勝孫呉試觀大易師

貞戒仁義從來是遠圖

內閣一首

仁義相資在格宥書中一德儒臣關經綸事業無

多讓共策

清朝不世勳

經筵

聖經賢傳豈徒言民物由來總一原講幄儒臣勞

啓沃直從濂洛溯羲軒

公侯

剖符開國重元功簪紐蟬聯奕世封莫道將門惟

富貴一心圖報在精忠

戚里

戚里光華接

帝閽爭看列戟擁高門千年共勝中書第一飯休忘

富貴恩

椒房富貴有誰同保守多因訓戒功同向

清時重名爵秖將清儉作家風

秋日錦羅二首

苑樹飛層倚翠綃忽看桐葉向秋飄香浮寶鼎

宮靜漸覺人間暑氣消

秋到猶如溽暑時夜來雨過溢龍墀遥憐南畝多

禾稼載頌周家七月詩

題扇景

一曲滄浪兩葉舟扶篸二老足淸遊何當借取謝
家屐直上東山最上頭
枯木竹石爲吳昉題
露葉霜柯帶晩陰崑崙骨冷蘚花深吳剛老去倫
倫死誰識儲材造化心
題竹
蒼梧風雨洗春寒翠葦分明夢裏看千古神游處
不遠短篷虛枕聽珊珊
題畫四景
一聲啼鳥春林曉轉覺草堂深更幽底事東風太

拍御飛花吹滿硯池頭
看靑小閣無虛日閑外水聲流不休須得無窮川
上意此心如水澹無求
舟行多爲愛明月兒直向秋風露凉鼓枻滄浪歌
一曲紅塵不到水中央
向時載酒江東去今日山陰熱雪回一片閒情誰
解得晩風溪上破踈梅
題顧永昇畫
野竹差差碧樹連小橋流水拂輕烟江邊踏歩乘
明月童子候門應未眠

題洪子經馬
逐電追風矯若龍千金骨相世難同霜蹄吹滿黃
羅帕行過春風便殿東
題蒲石
竹老人神仙徒漫寫九　靑靑蒲一　寒泉浸
山骨小志相對眞三臺
紅梅
自是淸寒第一花玉容春醉暈流霞瑤池過遍三
千里却與桃源共一家
靑雲交爲司馬恂如題

十年忝作靑雲侶氣誼如公落落然昨夜君花出
城去同歌伐木所有楚
靑雲交態紛如雨誰念山中看白雲歸到西齋正
風雨一尊燈火漫論文
松竹圖
槎牙不動蒼龍角散亂無文彩鳳毛夢入三湘忽
驚醒滿門風急卷秋濤
題梅花
萬玉玲瓏琢不成坐來詩思十分淸一枝記得西
湖上獨鶴俯倚瘦影橫

題尹先之鵪鶉圖
星作雙䭾鐵作衣不同江燕共差池飛揚若得東
風便須借上林春一枝
題梅礀滷栗夫僉事
玉節新恩出建章臺臣心事有氷霜百花潭上春
消息都屬詩翁錦繡囊
題翁
閑向江頭倚木佾西風回首鴈聲寒不知浮世奔
馳者滚滚紅塵没馬鞍
題牡丹
瑤蕚高起彩雲端愁絶東風十二闌眼底看春春
欲暮玉人消息隔簾寒
芙蓉撫琴圖
樹底芙蓉十尺寬苔花秋雨翠生寒風塵不是鍾
郎耳只恐焦桐空自彈
題鷺
杜若花香水滿洲柳風輕颺頂絲柔從來慣逐鴛
鴦侶萬里滄江狎野鷗
寄芮惟膺乃翁
孤亭山色帶青霞門掩松風處士家誰道
鸞書降空谷白頭猶得帶烏紗
題夏太常滿林風雨圖二首
太常胸次三湘闊一灑滿林風雨聲移向潙山讀
書處頓令炎氣變秋清
琅玕年來不入貢散作人間老鳳毛風雨一番能
茁角坐看蒼玉拂雲霄
題雪景
雪滿前山路欲迷誰傳春信到南枝想應兀坐幽
窓下正是新詩得句時
題望雲思親圖
英英白雲在天際一度看來一惆然膝下綵衣何
日著明朝花甲又經年
望雲不得隨雲去黃鵠南飛萬里秋只尺太行山
在目此心千古共悠悠
紅梅
玉人被酒歸來晚帶得春霞滿臉紅幾度令風吹
不醒羅浮邦與武陵同
題東坡竹爲司馬恂
神采分明赤壁仙高堂六月起風烟一時揮灑傳
千古占斷淇川與渭川

七言律

雪坡爲李侍郎題

不須授簡賦梁園六出飛飛獨掩門滿地梨雲春有夢一庭梅月夜無痕絕憐署色侵書幌更耐寒光入酒尊白戰吟壇高興在繼聲今見有賢孫

思親堂爲王子興題

結駟懷念未足儔哀哀長廢蓼莪篇滿時有祿榮三釜白日無光到九泉宿草暝含寒食雨悲烏哀咽暮雲天洗瀾不盡東流水紅淚征袍已十年

五榮堂爲張氏兄弟進士題

蓬萊咫尺五雲開取次臚傳玉筍班黃蓋晚歸遙榜出瓊林春宴杏花滾壓香官道從遊騎日暮袍耿醉顏更喜雙親同此慶朝回舞綵祝南山

梅堂爲長垣劉大尹題

種得江南□樹花草堂相對閱年華芳香恍訝羅浮境清白真成處士家湖影照來春有信雪痕消盡玉無瑕調羹事業君收取從此花魁不浪誇

雲山歸隱爲彭僉憲題

緋袍白簡肅臺端纔及中年即掛冠芳徑落英香細細小山叢桂影團團尋常別墅開尊易多少前途稅駕難離得風流如九老雲林堪作畫圖看

竹梧書舍爲蔣仲學題

玉山令尹朝天日時復要予賦竹梧出屋書聲思舊隱滿堂秋色見新圖青苔迸出蒼龍角丹穴飛來彩鳳雛半點塵埃藏不得凜然清氣溢冰壺

涵湖書屋爲王上膽題

何處深藏萬卷書涵湖南畔有精廬侵階細雨生芳草滿架清風落蠹魚此日彈冠燕更隱他時載酒雜然漁乘閒欲訪王猷宅不待山陰夜雪餘

梅月軒

山園雪後見疎梅又喜遙空夜月來大地陽和從此洩廣寒宮殿為誰開光搖玉樹臨書幌香浸金波落酒杯早使如娥識清致當年老桂不須栽

春暉樓

畫闌十二擁芳菲別駕承恩畫錦歸座裏青春花欲語簷前白日燕爭飛聽殘琵琶金尊滿讀罷黃庭寶篆微高臥不知天地老此心應與世相違

松軒爲任廷芝題

幽人結屋青山下種得長松三百餘啓𦔮蒼龍上霄漢引雛白鶴到堦除四簷雲氣長垂蔴一榻秋聲可讀書我亦平生羨弘景買山何日與同居

耕樂

識破人間蕉鹿夢歸來田舍學爲農也知耶分好牧犢未必山中無臥龍土鼓邠風歌調古瓦盆社日酒香濃青山白水年年在牧豎樵童處處逢

藥圃餘香

誰開藥圃青山下元是神醫此托棲赤茯斷來如十大紫芝插得與雲齊小窓細檢桐君譜夜月閑分來客題牋有餘香遺後嗣漫開長日侍金閨

東皐草堂爲王景昇題

三槐世澤深如海今見東皐有草堂爵位可追陶靖節風流還憶賀知章桃花春水西疇小秫稻秋風白酒香我欲脫冠尋舊約故園山色對蒼蒼

賀王廷貴先生陞侍講

幾年侍從依青瑣來秩于今喜載遷科目也知推我後文名誰復在君先花甎步濕春堦雨芸閣吟殘午篆烟台閣勳門應次第晉陵猶澤正緜緜

題吳尚書忠烈卷

擬範學祠枕碧山萬株喬木護禪關若教功在伊周下識得名留宇宙間生氣千年渾不死高風千古信難攀天憐忠烈多孫子勝有遺芬在世寰

石硼書屋

書屋亭亭石硼陰紅塵不到晝沉沉細看邵子圈中理浸拂師曠膝上琴幾向静中探月窟却從復後見天心殘書幾卷高千古勝滿籯都是金

內閣二蓮缸乃窓前所蓄種蓮者三年不開已今年盛開因賦二首紀事

誰道盆池有許寬荷花著雨溢清寒風前兩兩如相語水面亭亭自可觀大世幾同[illegible]開實化工爭貴絲絹擅煩襟五月何由滌香露淋漓瀉玉盤

太液池頭一種分香風乍起隔簾聞清留葉上團團露紅動波間冉冉雲追賜宴游曾入詠仙姿姑射易成群年來定有知音薦莫問當時太乙君

次同寅劉少師韻二首

爲愛西湖近太清玉池波水浸瓊英爲衣未解靈均意觀物元知邵子情閑占米明天與鄙種當紫

禁地增榮自從春去花應少留與群芳作主盟
日照漣漪徹底清高荷初着兩三莖翻翻似欲撩
人語脉脉誰能解物情勝事儘教留左掖芳根有厭
得託南榮何時遂我歸田願曲沼芳塘敘舊盟

疊芳藥韻咏荷

莖受新陽葉受陰碧池過雨水深深已從紅蕾知
鮮艶未牮青房識苦心造化事栽培應有待物生開
謝毋相尋看花悟得無言處漫向風前作短吟
凌波仙子月中歸水面盈盈見步稀似伴紫薇同
我往肯隨芳草傍人菲並依玉砌如相語斜送朱
闌不受鬪開後東風渠不怨置身元任掖垣扉

詔許歸省

曉承
恩詔許南旋暫輟清班下講筵新
賜宮袍緋五品乘來鄉國已三年園中厮觴晨供
膳湖上看山夜放船記取玉堂相送意春風鳴佩
早朝　天

虎丘寺

閶闔門西第一峯白雲蹊路破幾迴遊歷經石在猶
疑虎錫劍池空亦有龍古木掛空知歲久落花緑
地勝春濃老僧留我盤桓處隱隱東樓起暮鐘

留別虎丘簡上人

遠公一別廿年餘今據猊床喜自如香動曇花時
寫偈影翻貝葉晝看書人間行跡如蓬轉物外禪
心若鏡虛飛起竹邊雙白鶴談玄未已煮茶初

內閣芍藥二首呈李先生

紫城遲日曉陰陰紅藥翻堦紫閣深香雨乍沾殊
有態綠雲長護豈無心玉堂封植人何在金鼎調
和事可尋
清時多暇日退朝常得對花吟
各花獨自殿春歸一種人間得見稀不逐人情誇
富貴故如天意與芳菲仙姿合植瑤臺側盛事曾
從翰苑聞把酒看花成舊識年年相伴住黃扉

壽鄉親蔣竹隱

三徑備伴一老仙耆英會裏最高年瑤臺雲冷露分
詩袖白蘋香風薦酒船舉世但知金璧貴幾人能
見子孫賢懸弧此日逢初度為賦南山介壽篇

壽胡方伯

甲子初踰十五年慢亭高會擬彭籛自憐洛社今
多侶不信壺空別有天玄鶴一聲聞綠野綠衣五

邑繞春筵詩篇好配甘棠頌歼與東風奏管絃

壽陸主事毋八十

阿毋高年白髮新北堂懸帨此生辰榮封
錦敎渾忘貴餘服判斂不爲貧海上蟠桃紅沁露
堂前靈草翠含春賢郎望望孤雲切遥寄霞觴祝
頌頻

壽錢學士外舅莊公八十

孤星光燭戴溪前對老今當八十年曾向
清時
膺寵命却來平地作神仙綵衣舞處人如玉錦屏
開時酒似泉珍重南飛歌一曲玉堂學士意懸懸

壽溧陽楊竹泉

逍遥何異地行仙甲子今逢八十年席上金杯浮
瀲灎堦前綵服舞蹁躚
恩波正洽重熙日壽域方躋不老天雲漢仙郎今
顯秩南山遥祝短長篇

送九江郡判鄭廷詔

雲暖天衢雨浥塵清風雙旆遠行人舊從桂籍知
名久今向
楓宸拜命新天入九江連郡治星羅萬室擁編民

廬山五老多形勝公暇何妨覽眺頻
烟霄鵷鷺正紛紛尊酒情君是逆群望入九江春
發盡
恩沾雙闕䟫初分郡中善政期恭佐紙上陳言事
見聞郡喜盛年才力健好攄忠悃樹芳勲

送李學士南歸次韻

采采黄花帶露搴出塵風韻似君難文章蚤入翰
公家詩律光登杜老壇三館並遊誰少壯百年相
見幾非難匹馬蹄明月燕南路草軟沙平雪半乾
書生不慕五侯榮處世何曾涉難榮學有底歸
取次故交誰肯致鵝埋此萍未合長條嘗尊酒相
逢日盡情歡投贈胸中萬卷挑燈時見蠶煎洗
少何編摩毋共發六年相聚別何對萍蓬宦跡原
無海金石交論故有境話屢稱許往來衙猶撫
掌發餘懼九留莫話過深夜漏滴銅龍正未乾

送平陽章竹鑒授福寧司訓 其父嘗爲邑司訓

荆溪嘗各相過日三十年來一夢如久抱青氊存
舊物忽看烏帽荷新除路通故里歸庭便庠列諸
生樂有餘想到閩州依游上荔枝樹葉曉霜盈

送呉頤儀泰荊南歸

甲科名與鴻臚問正是詞林繡學初仕路衰年方
賴汝多慈多病□□思子賫歸得侍高堂膳重到還
看秘閣書
聖代養材與大用無忘感激在閒居
送仲弟時望歸率兒輩爲義田之舉
稿冊憶昨上
神京知留非圖判與名先志未忘年尚少義田應
買議初成族同公義雖無及制倣希文定可行莫
借族勤爲久計幾時早報慰深情
送沈府暘之任
三年官邸最相親惜此分攜及暮春板贈可能將
白璧笑談聊爾破清塵京城襲施花香滿南旅
舟山色新便道還家良足羨持觴稱慶樂天真
送尹正言父還太和
清朝有子侍彤闈祿養如君古亦稀仙液浮香供
夜宴宮羅剪翠作春衣謾論人世如浮梗還憶家
山好采薇萬事不干直吏隱野鷗從此共忘機
送齊經歷還嘉禾
東南大郡亞專城贊畫從來偽老成品藻無私書
上最及瓜有待促歸程黃梅雨過催旌車柔櫓風

吹五兩輕舟盡可容虛席久兒童竹馬出郊迎
送年都憲改福建僉事
繡衣玉節下征帆東望甌閩萬里遙有是吳君能
奉使鳴珂就我舊同朝群驄入郡秋霜肅氛氣壓三
山瘴霧消
當宁憂民心正切吶吟指日聽歌謠
送在進士養病歸金陵
買得西風白下橋秋來乞假許南旋曲江宴罷登
科日西蜀相如歸鄉年竹奉嘗蕃唯孝宜情落
落竹前舊門扃舟寄招待早約吳騎到日邊
送老胡有兄南還
爲公數不得
帝京盡東惠叙友于情謝家夜雨也歌子秋
風路程江岸黃花鄉客笑海天紅樹照帆明到
家應有衿紳集鶴聽壽卷社鼓聲
送徐士亨歸江陰
征帆早發都門道強欲留君計不成五夜笑蒼城
東麥一杯楊柳渡頭情他年儻踏金鰲背此日先
聽彩鳳聲遙想解元坊下路里人無數擁花迎
送夏都運之揚州

十載才名擅祝鳩官遷三品沐
恩優還鄉正好懷趨梓煮海功成不借籌東魯雪
餘寒色重南淮春近曙光浮蒼精觀裏遥相憶折
得瓊花寄我不

送丁冰槎赴任順昌

晉陵才子三公後一命還沾雨露深此日風光辭
北闕平生聲價重南金故園春滿桃花塢官道雲
迎荔子林清世不勞神射力公餘桂笏足高吟

送年兄尚茂鄭侍御督戎政西川

看花曾共曲江遊憲府才華美獨優久肅霜威拔
弓角新示
天語下瑞頭香分殘菊都門酒影動征帆落木舟
兵政有成來獻績經綸事業備猷謀

送崔元吉

昨承
簡命下鑾坡握手其如惜別何宦邑柱府誇特者
年尤於我感蹉跎邶山過雨羅星埽洛水無風過
碧波好寄音書慰相憶郡中星使每經過

送鄒廷佩知高安

雄才雅望拜郎官自信清時際會難晚日鳴珂辭
北闕秋風驅騎入高安政聲喜共弦歌作惠澤能
令士庶懽千里筠陽重回首一緘頭望托飛翰

送李至德侍御

南臺驄馬赴神京黃閣[illegible]兄感別情[illegible]春松聖
曉鄉連城白璧擅時名[illegible]旅邸[illegible]好分袂郡
亭過雨清此去相期勤[illegible]他年更屆侍承明

送孔宗[illegible]還鄉

才華落落共稱賢闕里[illegible]明日驍心千
里外何時聚首五雲邊停驂設酌青尊酒看劍[illegible]
歌白雪篇相府平[illegible]秋風旅鳫正翩翩

送同年[illegible]

昔年鄉榜喜名佐[illegible]功高沐寵[illegible]青來
世澤清風[illegible]西川侍榜外遷景南閣看
花別後情他日[illegible]有歸鳫肯倚天[illegible]神京

送錫山邵二尹遷任

清時曾羨賢良[illegible]邦今[illegible]白[illegible]松知
散逸紅亭折柳惜分携新秋[illegible]今早斜日江
汀鳫落征要秉清勤慰民望遷[illegible]指日下彤墀

送張中翰使朝鮮

騑騑四牡都門外一望東隅路不遥

聖澤汪洋被清海使星燦爛郵丹霄屿晴楊栁如
雲深山晩桃花帶雨飄
王事有成先入奏承
恩御苑聽簫韶
送劉君傳扶九覲南還
南風自滴薔薇露試向離筵一賦詩望斷燕雲天
際色折殘楊栁道旁枝半年共詩言旋早千里休
教問訊遲獨有西堂春草夢鶺鴒飛處不勝悲
送周廷瑜
兩何累首長安舘席服驚聞話別何白雪有歌殊

慷慨青雲得路莫蹉跎雨餘槐市炎光淨秋入蘭
陵進氣多最甚嚴慈先覺錄白頭林下沐恩波
送王民望擢河南少叅
早年甫瑣擢才名薇省叅知政不輕長劔倚天酬
壯志踈鐘落月動離情吳門山色吟邊見洛社秋
光馬首迎應與三槐綿世澤聯班鵷鷺位三卿
送重慶孫震指揮
英武堂堂正妙齡笑分銅虎出神京旌旗影動巴
江道笳鼓聲喧蜀將城樓櫓春晴花氣重儲胥夜
靜月華明方今選將須才傑好展胸中百萬兵

色望中微玉堂金馬論恩地早約揮毫向瑣闈
送彭彥實兄還安成
冠蓋如雲把別觴都城東畔送元方征鴻歷歷開
青海禁漏遲遲想玉堂列嶂絕憐秋似畫好詩應
費錦為囊鄉園故舊歡相賀棠棣聯芳化日長
送危教諭之桐鄉
寒氊元不較勳階吾道東南育俊才且喜嚴關河
跋涉春風桃李費栽培五經洞徹文光燦萬騎縱
橫筆陣開最是諸生承教益短亭來席惜餘杯
送張員外父南還

萬事休論塞上翁南還高興逐飛鴻凌霜古貞柏千
秋雪委地飛花一夕風行色不嫌歸路遠詩壇應
許故人同天曹祿養恩無極五色
封章出禁中
送王民望使占城
爐烟裊裊遶萊殿天漢澄澄傳士槎玉節倚雲承
使命
金函絢日出
皇家成周禮樂儀文備異域山川景物賖從此
恩光垂草木早歸華轂侯宣麻

色望中微玉堂金馬論恩地早約揮毫向瑣闈

送彭彥實兄還安成

冠蓋如雲把別觴都城東畔送元方征鴻歷歷開
青海禁漏遲遲想玉堂列嶂絕憐秋似畫好詩應
費錦爲囊鄉園故舊歡相賀棠棣聯芳化日長

送危教諭之桐鄉

寒氊元不較勳階吾道東南育俊才此去嚴關河勞
跋涉春風桃李費栽培五經洞徹文光顯萬騎縱
橫筆陣開最是諸生承教益短亭衰柳惜餘杯

送張員外父南還

當事休論塞上翁南還高興逐飛鴻凌霄貞柏千
秋雪委地飛花一夕風行色不嫌歸路遠詩壇應
許故人同天門祿養恩無極五色
封章出禁中

送王民望使占城

爐烟裊裊送宸殿天漢澄澄倚士槎玉節倚雲承
使命
金函綸日出
皇家成周禮樂儀文備異域山川景物賒從此
恩光垂草木早歸輦轂候宣麻

送李少卿還南京

列爵容臺擢老成紫芝眉宇玉壺清熱司三禮道
光哲細講群書啓後生鳴珮朝
天書上最揚旌出郭稱歸程金陵山水春如錦多
少衣冠一笑迎

送尹先之還寧波

春來半月尚微寒話別匆匆不盡歡舞劍君能歌
激烈織書我欲問平安渡江白鳥舟邊見出郭青
山馬上看莫道幕中無一事匡時好竭寸心丹

七言古風

驄馬行春爲尹仁侍御題

陰霾斂盡大宇清當春處處開流鶯烏臺小隊出
郊野宛轉驄馬花間行道上行人行且止還避當
年桓御史都城九陌净塵埃上苑千門淸桃李身
冠豸簡生光輝繡衣鐵面霜風飛觀風問俗徧述
歷日暮攬轡依然歸歸來家職將何補入侍仙班
屹如堵爲采歌謠草諫書物好賢齊獻
明主豺狼屏跡狡兔藏奸邪黜落民物康坐令四海
口熙皞東風擊壤歌
虞唐

題雲山圖

山簷〻兮雲滃〻人家向西水流東門前喬木晝啼鳥江上大魚春化龍主人閉門展書讀不知雨漬塔莓綠與來欲覓子猷船訪戴山陰剡溪曲

大塘漁樂爲韓司訓大父題

水雲之鄉遠城郭遨遊長是漁家樂天青月白一鏡平大塘那有風波惡世間大鈞本不鈞直鈎引得旁人笑由來在樂不在魚粒餌六鰲豈同調蓑衣長垂雲秋釀熟醉來幾度西岩宿客星共斛照桐江雨足何曾加帝腹

雲鶴軒爲韓司訓先翁賦

雲兮不作太山雨鶴兮不乘衛懿車山間林下自蕭散幽人爲侶居田園薄莽雲栖屋頭樹鶴立空庭不飛去雲兮鶴兮兩相忘日日朝何曾離隱處一朝跨鶴凌白雲軒居閒靜雅無間仰瞻霄漢望不及令人惆悵對夕曛

題秋塘野鶩圖

晉人愛書學野鶩庾家諸郎亦不俗迢迢青雲圖畫開此鳥依然在人目良工手握五色毫寫出江南秋一幅羽毛絢日珠分明蜀錦新裁仍細簇荷

花似避顏色鮮搖落紅衣動盈掬將身不入樊籠中長年占斷澄江曲雖然木雁只畢飛遠志沖霄比鴻鵠弋人慎勿張虞機任渠自下清波浴

題過廷章聽秋卷

過君兩上黃金臺車輪馬足奔如雷亦有笙歌沸日夜笑語各出爭喧豗胡爲神此聽秋軸上有蓁篇萬竿竹化機不露入杳冥虛籟半雜鈞天曲調君聽此不幾夜城市山林信斷絕靈臺湛〻涵清秋直與此君作賓主乃如心靜聽亦靜群物紛〻由我定人間無夏無秋聲我亦從之靜中聽

雙林歸隱圖爲李大濟題

杏花紅眼似無情青葦枝上盡是同年友不辭一醉向東風依舊

晨鐘出世稍有歸路烟塵飛〻陽須臾海月生明光爲上倩扶玉山倒此身還爲雷

慮唐君今作李謦諮〻展取新圖寫稽爲憶臨饒青門春笑把霜毫揮醉墨

江湖取友爲顧景德題

平生雅愛江湖游金蘭之契昔同流道逢傾盖郎如故詩歌伐木堪剛求江波漾〻清可掬湖上汞

舟頻往復何年許我社中來處處鷗盟慰幽獨

滄洲圖爲王僊郡守題

人謂滄洲不可即我尋滄洲來只尺黃堂太守仕
滄洲指示丹青得真跡持將半幅入京師一片寒
雲墮瑶席春風吹花花欲然夜雨漲溪溪更碧扣
船渡口問漁郎沽酒山中醉太客萬卷書飛鄰茨
家一區地傲楊子宅紫芝亦俯滿地生甘泉香褭
和雲滴沙暖日暮聽殘紅石室月明坐虛白回瀾
宦海何渺漫每念蒼生思抹郵陸渾迢遞輞川莽
恭此滄洲竟成癖

題畫贈崔元吉

何侯紅紫填胸臆醉來潑盡金壺汁江南一片好
風光遠淡近濃天只尺木蘭舟小煖浪輕草亭春
書翰流鶯人生行樂漫何事明日落花風雨聲老
懷儘有傷春意載酒登臨忘歸去對畫題詩正遠
君都城聚首知何歲

忠節爲王信都督題

聖王宵旰理天下首以忠節敦風化
九重有詔錫褒嘉便覺家聲光無價憶昔王侯決
戰時氣劑賊壘懸孤危英雄一踏大所惜草頭寬

血青離匕二九孀居嫦年少真松勁柏同一操保
孤全節老閶門茹蘖吞冰秉純孝孤成樹立效奇
勛手持袈跏千
天閽會看恩波活朽骨大書金字旌高門多少倫
生背恩義此日過之應顏泚惟有綱常萬古名世
上繁華暫時事

紅梅花

梅花本白今乃紅造化變幻何其工爲憐鉛粉婿
清絕臙脂抹觀肌骨融東風樹頭春拍拍別是江
南一樣格冶容未必苟騎時自有心腸同鐵石我
家住近西子湖裔與此鄉相友于漁村烟月僧堂
雪至今詩句憶林逋別來廿載金臺下往往人家
見圖畫莫相逢面發頹懷我素不今已化此日
南枝卽不顧高情脉脉兩無言于盈新賜金莖露
酥姿一庭春色紫

穀治承祥爲方伯題

十畝方塘一鏡開廬江頓水遙相通乾坤佳氣孕
靈秀散作五彩涵清漣紋成綺穀光如潑氣奪虹
霓鏡若大淵豈無老蚌吐明珠還有神蛟起流沫迢
迢銀漢有通津雲舒霞斂玻璃新天然至巧孰雕

鋪俯首試問馮夷神神云此瑞世無四三百年來
見兩出衣冠嚋昔在宣和先後青雲總超軼只今
蘭玉盛兒孫朱輪皂蓋盈高門柏臺况有埋輪客
分符大藩家
殊恩文明有象信非偶地靈人傑誇江右從茲閥
閱倍光華奕世書香傳不朽

題桃花斑貓二首

碧桃花下春風暖綠草鋪茵芳輕軟烏員引兒牽
狎遊深院無人多消遙晴窺仰暇或俯臨縱橫上
下相追奔眺目以頭殊可愛溪魚豈惜囊中金此
種從來豈易得彪炳文章絢奇色鄒蟬搏鼠何足
論遺類應知有殊域畫工手妙不可當模擬造化
真行藏披圖展玩漫題品滿庭生意呈休祥
東風暖入藏春塢貍奴引嗣三復五花谷旖旎披
彪毛卓木蒙茸襯杏上熒上眼光一線微綠樹陰
中日亭午徜徉仰俯真自適曳尾摩背或交股猩
臚誰問食無魚搞遂寧知田有鼠朋儕親卵少忤
觸子母追隨爭哺乳生々物性皆天然甄陶吾見
陽和普

五老圖

炁黎欣々生喜色四野于今開壽域老人並立望
天門白首一生蒙
帝德試問老人年幾何今見
文孫至太和凌雲昨過蓬萊頂仙酒頻斟俱酩酊
歸來金母復相邀熟徧蟠桃只鮮項天書共領到
人間鶴馭初臨萬歲　呼敬祝
聖人壽々比天地高難攀我聞人云漢四皓又聞
人云唐九老較之商山差若多視彼香山却爲少
按圖不必論異同圖中見面如相逢廬山西來白
雲裏一笑分明五老峯

合清樓并序

吾性好樓居常欲構一樓以便登眺未暇
也弘治丙辰吾子元相間丁歸與己切謀
求解任乃能先意成志遍于後院擇隙地
一區建樓五楹前爲重門以避俗後爲方
池以種蓮規制宏遠可愛越三年吾年已
七十上章求退　上不許又明年目疾偶
作而昔不能出連上三章懇切求退
上乃許之恩禮優厚何能報稱於萬一也
及抵家樓已成矣暇日試登覽之乃見四

面山水環繞意豁然吾目不覺為之開
明因取謝靈運山水含清輝之句題其扁
曰含清是誠一勝槩也爰賦長句以識其
事云
陽山何逶迤銅山何巉巖泆溪隨山知幾灣我樓
正在溪山間樓上四面皆青山溪流抱樓㢠若環
當時山水皆舊識久戀
君恩歸未得山風溪月夢依依悠悠十載相望勞我腸
一朝
許歸家
詔旨未易溪山已先喜拂來樓上何所為俯視山
俯觀水ゝ決上以向我山扉上以相迎我一見之
眼為明松巖竹徑互窈窕鶴洲鳧渚更廻縈朝披
雲霧自在物夜斥星河併濯纓
貴扉紫閣縱然貴故鄉山水能無情吾聞李白賦
天姥又聞朱子誇武夷南中山水如此稀奇我欲
往力不隨何如此山此水含清輝樓中伴我娛我
日暮長忘歸
壽錦堂為英宗乾題
靈椿八千長不老東風萱草花開早熒ゝ南極夜
流輝白晝雙親俱壽考春雲裁就五色衣時時戲
舞供甘肥願將長繩繫白日笑看滄海紅塵飛
送李應禎下第南歸得慎字
赤驥昂ゝ凌八駿彩鳳翩翩下千仞日華五色炫
文場銳氣三軍臨筆陣且逐行歌杜少陵寧辭伴
食盧懷慎明年三月桃花紅繞殿春雷一聲震
送和二尹還任宜興
吾邦少尹真瓌奇迴艘十里來京師決訟了却公
家事南畿五兩催行期一杯餞別長安道吏民懸
望歸來早哦松丞舜卷清秋解處炎歊淨如掃
送徐上舍
綠槐官道蟬聲咽故人相逢又相別橋門風雨未
經旬使節歸裝向明發褚生可論劍可看五色雲
錦胸中蟠人生際會良有在會排閶闔呈琅玕
送楊司諫之南京
同雲漫ゝ未成雪故人握手都門別馬蹄蹴裂沙
河冰雁聲叫落淮陰月關西自古滿白聲甲科早
拶起群英手持風裁下南國諫草日日承明
送蔣日章考最入廣信
吾鄉作郡如君少別駕三年馳譽早却來報政上

銓曹善最端能出塵表平生道同心亦同近年虎
國長相逢匆匆行李又言別一曲驪駒意萬重便
道從容經故里七月天風涼似水雙旌遥指王山
高民吏懸懸應久矣

輓詩

輓劉文羽醫官

夙承三世業世國更賢人一七曾投我千金未報
君妻京萬里夕零落杏林春旅櫬南歸日長揮淚
若泝

輓李翰林

文章推典雅行誼總相推
聖主虛心日詞臣際會時詩中麟趾見池上鳳毛
遺大器方重用良材忽不支經綸爭惋惜閭巷亦
傷悲淵大才非短尚氣理固宜靈車遵故道桑樹
長新枝不盡臨風意含悲賦此詞

輓同年方進士

秋闈飛步冠群英擢秀南宮業老成豈以乘槎經
蜀道看花魂縈向都城泥金欲報先成訃雖靈車
歎最憐惟難弟慟祭扶旅櫬西風白旐送丹旌

輓同年趙克周乃祖

年度脩然作隱淪王峯南畔樂天真吟詩厭見塵
租吏賣藥頻逢種杏人天下鶴書丹詔晚人間蝶
夢漆園春諸孫今已登華要忍見當年手澤新

輓竹深董處士

一夕悲風動會稽蘭亭遺跡轉凄迷定從天上騎
黃鶴況說人間夢白雞棋局無聲脩竹塢屐痕有
印落花泥當時種德知多少月旦何煩重品題

輓萬尚書祺

風露蕭蕭易水寒官居行部忽云亡夢魂長繞黃
金闕歸輿空悵綠野堂八座功名雲路迥
兩朝恩眷海波長歸來仍佩應同六館辭京台耿
夜光

昨長孫焕從北父來省予愛其資爽而恐忘
于學也因其還賦此訓之

愛爾年方小爲人好向前長教從質朴慎勿效輕
儇符習開書頁勤耕守硯田早將科第繼吾老已
華顛

謙齋文錄一卷終

二卷

序文

宣府志序
侍郎蕭公壽詩序
送吳孜夫之蕭山序
送憲副黄君之任序
送曾以文守建寧序
送戶部郎中馬君之宣府
播州宣慰使楊君挽詩序
吳尚書忠節録序
慶行簡尹公壽序
爲湖安民族譜後序
趙氏家譜序
會試録序 成化十一年
會試録序 成化十七年
會試録序 弘治三年
慶李母王孺人壽詩序
都憲王公輓詩序
重脩毘陵志後序

記

卷

敕諭進士題名記 成化丁未科
延平府重脩儒學記
貞定重脩廟學記
脩范文正公祠墓記
重脩宜興先賢祠記
書岳鄂王廟記後
漳州知府姜侯惠政記
世安堂記

卷

敕諭安平鎮治水碑記
黄陵岡水神祠記
重修龍神廟記
重脩壽亭侯關公祠記
宜興東關廣濟橋記
新建祠堂記
重修碧霞靈應宮記
奎章録記
諭祭制文碑記

重脩福源寺記
何氏家廟記
書
復[illegible]都憲
簡葉年兄都憲
再簡葉都憲
簡王都憲
簡閔都憲
復李應禎兄二柬

徐文靖公謙齋文録卷第二

曾孫野圭重刊

序文

宣府志序

宣府未有志成化初葉文莊公爲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嘗撰次成編未行而去弘治丙辰巡撫副都御史馬君中錫閱而購之宣府前衛指揮李稽自言家有是編爲鎮守太監孫公振所得將録梓會移鎮大同則以授君君見其事類繁稱爲妄者所增損乃於邊務之暇手釐正之以復舊規而加新聞書既成凡若干卷俾來京師請予序按宣府乃古冀州所分幽幷之地在戰國爲燕趙秦爲上谷郡漢唐以來皆領屬縣不常時沒于勢所轉而爲金終宋之世不入中國元累改爲順寧府我
國朝混一疆宇徙其民於內郡洪武間改構宣府
宣德中設萬全都司統諸衛所而內隸於後軍都督府宿以鎮兵統以主將監以內外重臣遂屹然爲朔方一巨鎮歷
累朝
列聖百有餘年聲教所被人物日著文執日盛自有山川以來所未見也夫方之有志世所不能無

而志亦久廢今郡縣之官或能各志其地邇者武
士鮮克舉之所以提挈綱維脩明章度惟宦臣是
賴而居其任者亦不過矣筆之為急非學優而識
遠者孰能留意於斯哉此文莊之盡心焉君之能
事越數十年而後見也觀是志者考沿革則知建
置之難覽形勝則思保守之重稽古跡則有所歆
而為宜徵文獻則有所取而為監凡為學為仕以
自附于所謂人物所謂名宦由今之世以溯于古
之人志之用豈不為無補也哉徒脩脩乎地理名
物之細以為虛文也哉馬君于禮部所舉士其為
政卓然有聲志蓋其一事耳如序其略而歸之

侍郎蕭公壽詩序

南京工部侍郎蕭公元袁致仕家居明年與其配
李夫人俱六十生辰在春陽之月相距十餘日家
子刑部主事與求諸公作詩寓歸壽期將大會賓
客歌以為壽以予相知也屬為之序公在
朝三十年士大夫服公之善頌公之德者為多獨
予乎哉公自舉進士郎入佐天官鄉品量天下士
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知公之為賢及進通政遷侍
郎位益高而心益下未嘗有驕盈之色有不慊公
者搆詞陷公
朝廷置不問然公遂因是致其事以去 皆惜之
而公略無顧戀之態公之心豈以進退為榮辱哉
其心蓋有足樂者公家泰和城之西有田園可以
供衣食有山水可事吟眺且二親俱高年無恙每
旦坐堂上白髮垂肩黃金橫帶公與夫人進候起
居退而受諸子諸婦之養諸子若孫若珂若玠又
各有子矣一門四世優游於太平德澤之中人公之
樂豈尋常可及哉人固才矣未必能見用於時樂
矣未必能逮其親況致位列卿二親壽而且康寧
有伉儷不能以相得有子嗣不能以皆賢者皆是
也況得內助皆老相繼登科而競爽者乎之數者
公無不備信公之為盛福矣夫福出於天惟有善
得以迓承之然則公之獲是豈偶然哉予故著其
進退之節致福之由以見人之頌之者未止此也
若夫文章政事之美他日自有為公傳者茲不著

送吳艾夫之蕭山序

吾義興多故家城中吳氏其一也宋時有為太獄
者衣冠相望入
國朝來獨以陰陽術代為其學官艾夫自幼喪其

父家益貧然落落不肯隨人後教小學生數十人
取其束脩桼壹之徵以爲養猶以爲日惟人田是
芸乃取所謂舉子業者攻之晝夜鑽研不少休息
有疑義輒就鄉先進咨叩之雖以予之寡陋無以
相益亦時有問焉諸公見其折下而勤懇皆樂爲
之盡言自是學日以富舉日以起與諸生試藝於
有司遂超然中其列及上春官或勸其就校職輒
不應已而卒成進士噫丈夫不亦有志之士乎哉
他人舉進士望爲侍從爲臺憲次猶願爲郎署鮮
有樂爲州縣者丈夫今得蕭山知縣予亦意其不
樂也拜
命後即求浙之人問風土之所宜政令之所施且
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吾縱不能如古人亦嘗盡下
於今人哉翩翩然遂欲行以水澤腹堅不果今而
春陽布和舟師告浮來告別予語之曰丈夫官不
以內外爲重輕斯誠賢矣然以爲縣果易乎哉丈
夫曰先生不聞有龜山楊夫子乎夫子嘗爲是邑
矣偭規矩不足爲方圓夫子吾師也吾何懼乎爲
之悚然益信丈夫爲有志之士嗟夫士不以古人
自期待久矣乃今於丈夫見之蓋龜山寓吾郡十
八年風聲氣烈故在也丈夫平日持尚友之志㳂
思起古人而從之今乃適承夫子之後宜其心有
定向便求至古之人不難也古人豈但足用爲縣
而已哉丈夫行矣予無以稱子矣勉之哉勉之哉

送湖廣憲副賀君之任序

湖廣天下之巨藩也其四境交於河南陜西四川
貴州廣西廣東江西及抵溪洞之界雜其交於諸
藩故軍民戍捕者雜遁逃竄穰者多矣潰泄之兵
時或有焉近者告變則荊湘之間尤甚
聖天子有所軫念大臣仰承
德意凡任藩臬大僚必妙選文武公廉者任之秀
成化十年冬臬司以副使缺員
聞銓司者歷舉進臣詢諸與議以監察御史安州
賀君琛往膺君字時和以甲申進士釋褐拜御史
巡按公廉多所匡濟嘗坐都門之獄而霜清雪之
奸猾屏息所在畏服乃按西蜀乃巡道徽有
文經武略之遠猷不徙爲激揚剌舉一時之政也
知是者大蓋用人彰憲副之命下人咸以爲賀
餞
於蕭故僚將出祖道大鴻臚鄉楊君振芳徵言贈

之蓋時和之司憲素閑而優爲者予何能贈然嘗聞湖廣之地既廣峻惟行部動輒千里況巨鎮必山蠻烟瘴霧往於彼者往往憚於跋履惟安坐公府一以符檄追呼期會則窮涯深谷含寃茹苦不得自致其情於上者多矣爾琢夷兵虺蜴豕突鄉脅良善蹂踐稼穡亦其不得已而然歟噫君子一視同仁之心少狃於安逸倦於行邁卒啓釁禍之一端良可畏也孔子告子路爲政以無倦則倦之一念古之大賢猶恐及之夫人未可忽視之也時和行乎敢以是致愛助意來乎哉途尚慎所往是

爲賦

送曾以文之守建寧序

戶部郎中廬山曾君以文擢知建寧府事士大夫皆喜之或曰以文以進士爲主事爲郎中今二十餘年不爲不久矣他同升者內佐六卿外列方岳不爲不多矣而以文纔得一郡宜以文之心將不樂許公乃爲之喜耶或曰不然仕貴得行其志焉耳初不較其秩之崇卑也今六官之事大率總於卿爲之貳者雖有才夫不能以自見列方岳者分郡縣而理之時一按臨朝至而夕去雖有愛民之心勢不能以周徧而浹洽也豈若爲郡者之專乎政事緩急先後惟我之爲闔闢休戚利害惟民之從吾之才美以之而著吾之愛民亦於是而周徧浹洽也故曰仕貴得行其志他不足較也予聞之曰斯言誠是也然豈以太守之秩果卑乎

朝廷於六卿牧伯之外郡守獨注意焉蓋由以安民爲急也今之爲六卿爲方岳者多自郡守有政績者升安知以文異時不階此而進乎獨才知以文之去而爲郡何如也建寧閩劇郡上而爲臬所責成下而列邑所視効以文得無懼乎以文侍從之久諳練之深宜知

朝廷所以急民之意設施措置素有所具予固不復而亦告之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敢誦以爲以文勉於是諸同寅以予言可以足或者之意請書以贈予以以文同升之無似者然不敢辭

送戶部郎中馬君德源之官府

景予識馬君德源於吏部劉先生之座嘉其器局宏偉而措心恭慎與座客論之知其必將遠用也時德源爲戶部主事偶與戶部尚書關西楊公侍

郎蒲田翁公論及所見畧與同焉今年夏閏
命下德源爲郎中春
敕總理宣府鎮餉屯種之事咸以爲當其才蓋宣
府實
國家之北門亘　於此焉宿邵縣之芻輸屯
種之收穫備峙出納動以萬計脫以尋常之才處
之豈不僨事哉是宜
朝廷之所委任吏部之所銓擢必於輿論之所歸
人望之所在也蓋邊關以軍旅爲重軍旅以芻粟
爲本是古昔之衛青霍去病所以待匈奴單于者
汲汲以屯田使宜爲策諸葛亮王佐才也未嘗舍
耕而戰而
皇明之待西北二邊又非漢比所以輓輸屯種儲峙
出納皆講之至精至密爲
聖天子神孫世守之良規也苟非其人何所容是宜
德源之必於是乎任也德源由是而往以總憲度
以理軍務蓋可計日而待矣君子之道恒失之自
盈而矜恒得之自歉而勉德源夙夜其勉哉惟上
無負於
國家而名爵有所不足計也德源行同寅與凡所

厚者餞於郊亭予同年李君載道屬予一言以序之
於是乎言且請質於劉先生以爲何如德源名孝
祖昌平世家由庚辰進士而出云

播州宣慰使楊君輓詩序

成化癸卯春正月五日播州宣慰使楊君卒於家
其子愛序具事狀走書乞銘其墓於寅長宗伯
周先生先生既撫君世系勳勞與平生忠義大節
俾刻諸石而京師縉紳大夫知君之名想慕其風
裁者咸嗟悼而哀之以詩詩既成付先生復寓宰
于冊屬予序簡首於乎哀死人同情也而哀有發
於愛者有發於義者其爲情亦各有在也夫同里
閈共鄉寀有交承之分親情之誼旦暮相歡而忽
焉永隔則情不能以不哀是哀之者發於愛也乃
若素昧平生而其英聲偉烈聞之使人感慕興起
思一覩顏色而不可作則情亦不能以不哀是哀
之發於義也今諸縉紳大夫之於楊君勢逺而無
交分踈而無親非有所愛於其間也而莫不欷歔
嘆息寄哀音於聲詩此豈非義而哀之也耶余嘗
考君之爲人天性孝友器度宏博負通敏之才存
謹畏之心自弱冠承世官郎毅然以安民討賊爲

已任捽制諸番邊境以寧道路以通而不貽
朝廷西顧之憂者君之力也
列聖嘉其勞績累
賜璽書獎之至於文綺白金不可殫紀嘗一入
覲適
郊禮慶成特
詔君與宴
陛辭之日賜一品服皆異數也而君益感激忠愛
之心始終弗渝年四十即引疾致仕以子代任然
每征伐輒奉

詔統步事既平鄉招延四方文士相與徜徉林壑
酌酒賦詩臨池灑翰若不知有富貴者君之為人
大率如此有足起人歆慕而愛敬者義而表之亦
不宜乎然愛情之私也義情之公也私者止於一
時一人公則通於天下後世是冊之作君之家祭
於是乎備矣君之勲名於是著矣君之子孫胤祚
歷千百年而無窮者於是乎有徵矣豈直表之云
乎君名輝字廷彰別號退齋世次履歷具詳於君
所編忠孝堂集并誌墓之文茲故得而畧云

吳尚書忠節錄序

自古忠節之士史必有傳廟必有祀所以表其賢
報其功惟恐其人泯沒于世此人心之所公也雲
南有廟始祀
國信使翰林待制贈學士諡文忠金華王公禕王
公死後二年有湖廣行省參政前刑部尚書宜興
吳公雲繼使其地而死則未有祀之者豈惟未有
祀之者且未有知之者矣予少則聞先君論公使
事而心尚慕之既　祿于
朝嘗自念公之忠節人當表之報之予豈以鄉里
之私而使其名不傳哉乃以書告於巡撫雲南都

十

御史王君詔詔以為己責為奏請于
朝始得與文忠並祀于廟仍蒙
賜廟額曰二忠而公復且得追贈刑部尚書諡忠
節於是公之名始傳於人而予數十年向慕之心
庶少慰焉公之使事自當載於
國史故李太僕應禎平日有惓惓於公者又傳以
表公之賢至是予甥翰林編修吳儼復裒其事為
忠節錄錄成告予當序其首竊觀之使事豈直追
及古人而已殆有過之者蓋當洪武初天下既定
獨雲南以險遠未下

高皇帝始遣文忠往諭既被害乃再遣公因有為朕作陸賈之語夫當尉陀自王南越賈為漢使說之臣服其事固善賈之橐中裝則不少矣未免為持節之累觀公之能死身且不顧使當時雲南遂下餽之金寧受之乎使陀不服則賈萬無死之理何也其所為身與家者重也是以公死後其子㩳蒙朝廷賞延之典僅得一太學生至今諸孫僑居湖湘貧乏無依視賈之五口子雖若不及然前人之清風光被多矣此所謂過乎古人者也公既廟食雲南鄉人後祀於先賢祠獨其諸孫可憫尚當治其田廬返其故居云

慶行簡尹公壽序

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又六日翰林侍講學士泰和尹正言先生自禁林退食語諸同僚曰吾從父行簡公壽七十有三矣今日適當初度遠在大江之西某不能從諸子後進一觴相家君學士邁春公必與壽筵諸弟文言甫言輩羅列堂下趨蹌左右寧不華念於某乎僚友僉聲曰此骨肉之情天倫之樂上下交慶理勢之自然也奚待言哉正言凝然遐思者久之乃偏揖僚友而進曰吾身不可往吾心獨往吾心不可見吾言可徵敢撰祝詞附一便使致誠左右尚敢假重於諸執事各惠以篇章則球琳琅玕交陳互列黃鍾大呂更倡迭奏二三老人得以憑几而聽之所以動盪耳目流通精神則未必不為期頤之一助也僚友咸應諾翼日乃各出新詞雄作裝潢巨軸而聯書之俾予序於首予念與正言同年同事而尤厚者敢辭乎乃言曰小雅南山有臺之篇曰遐不眉壽德音是茂言君子之必得其壽以其德之盛也又曰遐不黃耇保艾爾後言君子之盛德豈惟必得其壽亦足以保養其子孫也今行簡公壽考而訓迪子孫俾處則克裕其家出則見用於時庶幾德有諸己可知矣諸作頌之祝之夫豈不宜然嘗考南山有臺作於周武王之世武王勝殷遏劉天下之治未久也詩人祝君子之壽而燕及其後願之也願之者必然之辭也哉

國家之定禍亂興太平于今百餘年矣天下之人沐浴

仁聖之膏澤享其壽考長育子孫熙熙然自得者誠多故予不特為尹氏賀也由是推之

聖明之鉅美在焉出作入息不知帝力何有行簡
公其擊壤之老人乎壽固未可涯也諸作乃賀之
始耳尚備百篇焉

馬湖安民族譜後序

古之有功德者天子錫之土田俾立其國于以傳
之子孫社稷有祀人民有主世守之而不絕其次
為卿大夫亦各有采地子孫之賢者得世其官亦
亦得世其祿焉夫既有其國與地則皆來立宗支
如魯之五公子者於是明宗法辨世系具在譜牒
可以見考不啻如視諸掌矣此非特王朝之上五
服之內諸侯卿大夫為然也成周曰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所謂五長非世承之何以役屬其下且其
地荒遠非世紀之則其爭端殆未可息者馬湖古
夔侯國之境漢武帝通西南夷始號其地曰牂牁
歷代內屬至於
國朝得列為府而世守其土曰安氏按其譜自漢
武帝時有諱阿都者繼陳立為牂牁太守自是以
後土人非安氏不治蓋凡二十八傳當洪武五年
有諱濟者入覲
太祖高皇帝嘉之
賜之誥命特封朝列大夫遣還守土百餘年來又
四傳曰贊益善撫綏夷民向化願譜于鐵萊譜一
編不遠數千里遣使來京既請宗伯周先生序之
前復託其鄉進士李文安求予序其後予閱之竊
歎譜諜之作有關於國家也甚大然後世往往不
以為急而不之務雖中州猶然況於邊徼乎而今
獨見之雖其編纂疏畧不能合乎歐蘇之矯法若
其嗣續綿延猶能考乎楚越之世家此予所以與
之也惟昔竇融當虞中興據有河西之地及與梁
統等五太守入朝光武寵遇優異位至三公至其
諸子若孫富貴已極卒以驕奢失之若安氏自漢
至今雖爵位不及融而長有境土延之遠皆豈非
其子孫能以驕奢為戒也乎序而藏之非特著其
世系所以為百世[illegible]者於是乎在

趙氏家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不作則國之離合治亂
人才之邪正進退政治之因革損益皆無以昭往
昔而示方來譜不作則世系之所由始昭穆之所
由分皆懵不可考譜之作其猶有宗法之遺意歟
古者宗法行世系之相治千載不紊自漢以來宗

法始壞然官有簿狀家有譜乘則猶有可考也五季以降官籍復廢其流之獘不可勝言有志於復古者可不加之意哉司禮監太監趙公忠嘗合譜其先世合爲一册求予序其首惟趙之先世家雲州元季高祖斌與避兵來涿因家郡之北馬村坊曰積慶鄉曰禮尚斌與二子長曰原是爲曾大父原有二子長曰顯是爲大父顯子四其季曰鑑寔生公公自幼被選入
內廷受知
先皇帝及
今上 承被任使有飛魚金綉衣之賜頃者奉命南戍尤爲士大夫所稱故予於趙氏之譜不能無言焉昔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是爲趙氏其後與韓魏並封傳六侯四王遺宗散處居天水涿郡者尤盛今斷自五世亦信也支分小大宗法之遺意也先塋有圖世系有錄昭所出也潛德特著婦節具書尚賢也詩文聿載侈盛也於乎予觀近世巨家譜系散逸十室而九雖號稱士大夫亦往往有籍談之忘不然者又或有宗鄰之附而趙公所作乃如是予嘉其謂不忘本而有志者也因而序

會試錄序

天地之氣化日新而文章實與之俱故閱歷百世作者言人人殊豈人人能自殊其言哉氣化爲之也氣化盛則文章亦隨而盛故覘世運觀人材者恒於文章乎徵之較文取士源亦遠矣成化十一年春禮部當會試天下士尚書臣鄒幹侍郎臣劉吉臣俞欽以考試官請
上命少詹事臣徐某侍講學士臣丘某往主校文之任同考官則編修臣李傑黃鈛費誾尹龍喬維翰檢討臣傅瀚張泰右給事中臣章鎰員外郎臣劉元署員外郎臣趙璜主事臣謝恭監試則御史臣方昇李芳而內外百執事皆推擇慎名時天下士領鄉薦書而至者幾四千人闔棘而三試之臣等夙夜祗慎衆其文燭照而鏡臨之銖稱而寸度之既明且審迺遵
聖斷取三百人遂次第其氏名與其文之尤者勒成一巨編曰會試錄以獻諸
宸御而播之天下竊惟
國朝之興適當氣化極盛之運惟盛故久原其所以盛而久者承積衰之後故也自故夷狄亂華頫

皆倫安惟元越天地之界限以夷并華殆將百祿
其氣化之衰且久矣自　國以來□□有也矣甚前
煥亦甚而恒則物必復
國朝之興也氣化之盛極而悠久亦將必有開闢
以來所未有者文章得不隨之而盛□自
國初以迨于今閱百餘載蔚煥於開闢鏗鏘于事
為者日昌以大追三代而上之故公所取雖風虞
十習應試之作亦皆明於理而 於才如此可以
遠度其志行之良前占其勳業之盛矣預茲選者
尚益持其志彌慎其行懋進于勳業企前烈而勇

遹引後賢以丕承殆見
聖德協氣孚民俗盛又
國祚與氣化綿亘萬載而無窮矣謹用是為諸士
勸

會試錄序

天下之材無乎不有顧世之求者何如耳一代之
士多近德春秋戰國之士多功利兩漢以後之士
多文學其人殊其材異非天之生之固然也蓋上
以是求之則下以是應之有不能是者皆變遷以
從之耳我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設科目以求道德文章之士
列聖相承百年於茲士以道德文學應之而致
君堯舜措民唐虞垂名竹帛以為一代之名臣者胡
可縷數成化十七年春復當科試之期禮部臣
洪謨臣一夔以考試官請
上命學士臣某臣徽往蒞其事同考則侍讀臣音臣
傑修撰臣瀚臣寬臣廷彥編脩臣良臣戩右給事
臣成給事中臣中錫員外郎臣羅璟員外郎臣濟
涓主事臣裕監試則御史臣介臣符皆遴選以充

于時天下士來就試者幾四千人臣等暨內外百
執事咸矢心竭誠防範加密三試畢遵
制額取其文之中式者三百人爰列其名氏及表
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濫竽主考當有序以
進蓋臣少居山見山之木若雲然養以雨露之澤
培以歲月之久比比皆材者而亦未始無不材者
雜其間欲作室者必命匠氏於是乎掄之匠氏徧
觀而諦視其材者取之其不材與夫材而未中度
者則皆棄之矣間有堅其外而折其中甚其質而
美其膚者則非匠氏一時目力之所能辨也必待

斲削之乃始見而亦不免棄於匠氏其能倖而爲
棟梁榱桷者不亦罕哉今士荷
國家作養之恩非一日皆以道德文學應
上而起旣取之於今矣其用之於後也可待由是入
官必使德與文副實與華稱凡異日之所行皆不
負於今日之所取則士而大夫而卿而公如向所
謂致堯舜措唐虞以爲一代之名臣斯偉矣不然
今歲幸取後安可保不爲人所棄哉某等掄材者
也斲材者後用之爲棟梁榱桷之具其亦相與議

會試錄序 弘治三年

皇上嗣登
寶位于兹三年乃春正月當天下諸司述職于
朝旣悉簡別其人二月即有事於選舉皆所以遵
舊制也於是士之會試京師者幾四千人禮部尚
書臣耿裕侍郎臣倪岳臣周經具疏以考試官請
上命大學士臣徐某少詹事臣汪諧往蒞其事而同
考則侍讀臣曾彥臣楊守阯侍講臣王鏊臣張泰
脩撰臣費宏臣劉機臣楊廷和編修臣劉忠臣鄧
焴都給事中臣張九功左給事中臣王徽員外郎

臣蔣欽主事臣黃金臣黃省監試則御史臣文貴
臣唐相暨諸執事咸入院就列內外嚴密周防旣
竣試畢而詳校之恭從
聖裁取士三百人乃刻其名氏與文之優者爲會試
錄錄成臣某宜序其首夫天下之大必統治于一
人然一人不能獨治也則求人才以共之而人才
之生世未嘗乏特患上之人不能養而用之耳偉
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受
命之初

聖政日新不遑暇食即
詔天下建學養士三歲輒一開科取而用之以爲
定制故嘗
諭近臣曰國家於人材必養於未用之先所於旣
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有獲若刈不待耕則無
用矣大哉
王言非
聖神天縱深知治道何以及此
列聖相承恪守
祖訓百二十餘年以來養之者益厚取之者益精

用之者益至可謂履獲矣至於今日
聖心惓惓尤加愼重而臣等欽承
詔音大懼弗稱亦惟盡心思竭精力以求無負于
德意耳則登名是錄者儻不知此而有負乎行將
用之其職與否必加簡別而黜陟之典具在於今
日之親見者也其尚愼之他日指而稱曰此
能飛第一科名進士也則於王司亦有光焉是爲
序

慶李母王孺人八十壽詩序

中書舍人李彥祖告于予曰世母王孺人今年壽
登八十九月廿五日其初度之辰鄉友仕於朝者
爲詩歌以爲慶敢以序文累先生不可則請
論孺人之德之賢彥祖乃宣言曰孺人出長洲故
家來歸吾世父恩甫君爲冢婦逮事吾曾祖母徐
夫人夫人家法嚴甚諸女婦少嘗其意獨吾祖母
嬿與孺人孝事恭謹孺人最爲所鍾愛後孺人從
世父來北京且三十餘年吾祖母勑輒與以飭諸
婦曰新娘子新娘子云吾曾祖母近百歲終天年
祖母沒才逾七十今孺人視七十已過之企百歲
可待矣寔吾宗之慶也又曰吾家世業兼儒醫無

良田厚資以爲業世父在京師又無壯男子以殖
生應酬之餘惟挾冊吟諷而已家事一賴孺人孺
人絲畜粒聚賓祭畢給世父沒三子皆卓立長廷
美拜官御醫光顯矣仲若季從事廠與家益饒裕
皆孺人之蔭也孺人雖老猶親縫績之勞饘粥
然其福祿蓋未艾也群公祝頌之作未爲過情先
生能無言乎予受簡作而言曰賢哉孺人之爲德
乎盛哉孺人之爲福乎諸公之爲頌亦財善矣予
於廷美兄弟猶有告焉古人有欲養而親不待者
有貧無以爲養者有祿仕而不逮將母者有病
行蹣跚無兄弟以爲助者今廷美幸哉有母壽且
康矣有官使之榮無移徙之勞又祿足以爲養矣
兄弟森立非寡助矣噫嘻卽無兄弟將譏之誰乎
無貲無祿不有承歡於菽水者乎不幸而病不有
刲肉嘗糞抱持幾十年無倦者乎古人所樂廷美
兼之古人所苦廷美無有焉其不爲大幸矣乎廷
美嘗念而母之恩難報而母之年易衰及時盡力
毋使他日有不及之恨而已雖然父母之所愛者
亦愛之父母之所敬者亦敬之順適其心毋違其
意心神安樂則精力愈固又豈特百年而已哉予

因應禎而內交廷美兄弟者久故繼須以規應禎
謝曰吾兄弟敢忘斯言請書以爲序

都憲王公輓詩序

成化十四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進賢王公自治
所感疾上章乞解政時
朝廷方以邊事倚公不允越數月疾甚章再上允
之既歸于家明年竟不起享年五十有八於是其
子純請
闕以父喪告
上念之遣守臣諭祭而士大夫惜公者且爲輓詩投
純總若干首純裒爲一冊袖以來序於予嗟乎公
予之同年友也而今已矣其忍序之惟公昔以才
御史擢陝西按察司副使適胡虜入冦西陲戒嚴
公督糧餉不絕師出既有功特加之祿以賞其勞
然公自是涉歷邊徼知備虜大要矣後再擢按察
使凡三年會甘肅乏大臣巡撫乃有僉都之
命公往莅其任務持大體馭官吏以法懷士卒以
恩既乃閱尺籍得役占數千人稍五日爲屯守計
先時蕃漢和易守者受酋長私遺縱之若行劫然
公召諭其屬更擇吏主而俾無復擾虜聽約束不
敢遠而公益持重師不妄出徼上晏然無事惟甘
肅爲洪渠抜酒泉郡所謂匈奴右臂也其地與虜
特限玉門一關虜故入寇不時惟吾所以備之者
何如耳其大要可禦而不可追可守而不可攻以
安靜勝之而已公之在邊已得其要故數歲以來
朝廷無西顧之憂夷狄有內附之願與夫沉偉於
一時之奇者相去遠甚獨公不幸奄弃斯世不終
惠于一方是可惜也士大夫之作意多出此而予
復序之豈惟寫吾哀亦惟識吾感焉爾

重修毘陵志後序

志未易作也蓋必熟乎地理之宜詳乎人物之故
究乎風俗之文審乎生植之理辯乎草木之名詳
乎賦貢之數達乎古今之變究乎盛衰之運覈乎
去取之法別乎輕重之倫明乎先後之序論乎詳
畧之等體乎經權之道賢乎詩賦之差長乎品藻
之識而後可以言作志歟者闕一焉則有非國語
所譏書者矣噫齊諧異技山海夷堅稗誕之志吾
不復論雖周之職方視禹貢已遠不及矣而況後
世猥瑣之書哉蓋大禹隨山濬川踰河蹈海於天
下九州無不知故其書皆一一如目覩後之小儒

叶畢一室乃欲以一已之聰明盡天下之地理難
矣周禮獨存于齊錄宣子至而後知杞宋不足徵
聖人猶不敢揣摩而臆度之也嗚呼制作之難如
此夫子備員史官襃著
英宗皇帝嘗命脩大明一統志自以少不能如司馬
子長足跡天下識語風土為之補裨獨以毘陵郡
乃余父毋之邦生斯長斯於其土地風俗鳥獸蟲
魚人物草木蓋皆耳聞而目覩者其去取先後輕
重詳畧雖未敢自謂已能而亦竊有志焉嘗與同
郡王廷貴先生嘆曰毘陵名郡也吾二人忝執史
筦獨不能少建一言以為故鄉山水增輝耶往歲
有謝子蘭先生為之志然惜其書燬無傳況我
朝百年文物之盛視古遠甚顧可使為缺典也哉
因欲為之重加脩輯而以請諸
青宮不果今
天子即位意此時可畢志又以脩
英廟實錄不果既而廷貴轉南京翰林予清武臣黃
竟不果無何廷貴丁毋憂讀禮之餘郡太守卓侯
貳守謝侯終以是請廷貴乃得大肆力於是書視
昔蓋無復遺憾矣今年予省親歸二侯出以求序

嗟乎此予與廷貴所共欲為之書何幸廷貴獨得
為之而予竟不得贊一字其內是書若有數以恔
於予者雖然廷貴予同志也今觀其書是若出予志
則是書雖廷貴獨脩而與予脩固同也今又得序
其後則是書又若有數以待於予也故為之序以
嘉吾廷貴刪述之精二侯用心之勤焉侯於吾郡
之志且用心如此於吾郡之民何如哉

記

卷

敕撰丁未科進士題名記

洪惟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歲為洪武戊申至
憲宗純皇帝成化丁未適百二十年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覃被四方雖僻遠之地文風洋
溢與畿甸不殊是以士之游學校取科第以為
國家之用者炳炳然前後相望蓋治化之隆每於
人材之盛驗之其道同然也惟丁未之春士之會
試京師者既取之如制乃三月十五日
廷試越二日傳臚

賜費宏等三百五十一人登進士第已而禮部循
故事奏請立石題名於國子監而儒臣當爲文記
之會以事因循不果
今皇上嗣位以至聖之資爲守文之
主凡舊章成憲罔不率由小大之臣奉行于下罔不
祇者顧茲題名有記甚盛典也而至今尚缺非
朝廷崇重科第之意臣某雖淺陋方承之
內閣屬當執筆之任尚可怠緩乎竊聞之書曰成
湯克用三宅三俊說者以三宅謂居位者三俊謂
有其才以補三宅者何也人君之治天下其道雖
多必以人才爲先務然人才之用非預養而素蓄
之一旦不可卒得也自設科以來所得人才已不
勝論惟是科之士皆
純皇帝養而蓄之以遺
皇上之用所謂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者也
皇上能因其才之大小而任使之旨當特以六年之
間其人布列中外各盡所長以奏厥功又書所謂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者
也臣故謹記之則
聖明敷德之源
皇上繼志之善皆可考見於斯而凡士之題名於斯
者其才益勸以助成萬年之治於無窮也哉

延平府重修儒學記

弘治壬子夏延平府重修儒學工完師生以知府
餘干蘇侯之功當紀也來求予文蓋侯予所取士
知其居官多善政而好學有文非他俗吏比乃不
辭而爲之書惟延平在閩爲山水勝地學之初建
蓋自
國初知府康侯舜卿暨守者相繼修葺至成化間
則盛侯顒改建明倫堂於文廟之東及齋舍數十
楹比歲亦就傾圮而莫有顧之者且學門與僧寮
相偪儒釋混跡不便於是蘇侯以名進士由戶部
屬爲守於是覩而慨焉曰修學吾職也敢以勞費
惜耶乃命役夫鑿石伐木擇日興工初徙三門於
西又以稱宜次即明倫堂故址作重屋以藏
賜書于上名寶章閣既內撤文廟若堂若齋舍皆
庖廩皆一新之歷歲餘煥然改觀於舊迥異凡游
於是者莫不泰然以舒肅然以敬而是秋選薦於
鄉者有數人後以爲興嗟豈其然乎蓋昔宋明道伊
川兩夫子倡明斯道於孔孟絕學之後河洛之間

翕然師尊之若南士往從之者惟龜山楊先生而
已故龜山之歸明道送之有吾道南矣之嘆龜山
之學傳之羅從彥先生從彥傳之李愿中先生一
時皆生於閩而李公又延平人而晦菴朱子所從
學者也四先生往來講授其地寔爲道學淵藪雖
去數百年其流風餘韻尚同被於他鄉況其所生之
鄉哉又況爲其鄉之士哉故嘗觀李公以書勸語
羅先生大略謂後世講學者徒在句讀文義之餘
治心者不若口體衣食之急所以求道者如此其
至是豈爲利祿計者可同日語哉鄉之上闕之必

孰有不待告者吾閩蘇侯即寶章閣之下祠四先
生名曰道南師友之堂其意蓋可見矣然則游於
是者由四先生之學以求孔孟之道於千載之前
至於學優道明他日就選舉以行我達道致君澤
民而成儒者之效又豈非聖賢之心哉因書此爲
記并諗于蘇侯其亦以爲然乎

真定重修廟學記

真定舊有廟學自
國初草創規制卑狹暨府入爲畿輔而學制弗稱
歲久益敝殆無以爲膽來游習之地弘治某年平
涼張侯瑊自戶部郎中來知府事有志新之積數
歲財力皆裕計其事可濟始請于前巡撫都御史
史公琳巡按御史張公鵬工聚材相地營制既有
端緒而都御史高公銓御史田公濟繼至復中前
令弘治乙卯之春至丁巳之秋而成凡爲大成殿
八楹崇若干丈深廣稱之東西二廡共七十楹外
爲大成門六楹櫺星門四楹門之外鑿地爲泮池
上爲石梁三甃之後築土爲臺上爲尊經閣六楹
又爲神廚神庫各若干楹而廟之制加於昔既又
按圖拓後學舍之侵地十之三合其舊而平之改
建明倫堂爲楹六退省堂亦如之東西四齋爲楹
各四號舍爲楹六十餘爲觀樂亭者二爲學官廨
宇者五爲庖爲廩爲門爲垣者各備而學之成視
昔蓋倍蓰焉於是卑者崇隘者廣敝者新爲師者
有所據以爲教爲生者有所依以爲學爲官長者
有所施以爲政信幾可閒一府舉也張侯乃以書
來京師請予記學之有廟尚矣蓋學所以求道而
道非孔子之聖莫能明舍孔子之道則教非其教
學非其學風俗壞而天下之治隳矣故報本之祀
尊事之禮必先焉而凡訓誨肄習備承作育之事

並行而不敢廢此雖中世之制而其來亦久矣夫
欲使道明於上化行於下者豈徒法制品式之具
哉必有躬行實踐之功而後可以言學必有嚮往
企到之誠而後可以言祀此爲士者之所當然而
良有司所宜倡率而興起之者也况甸服之近
王化所先暨天下之所視以爲輕重緩急者乎張
侯之政固善矣其爲志亦勤矣凡經兹地覩兹制
者皆將徵其實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若修廢補缺
使常存而不壞則又後來者之責也佐是役者同
知張景琦通判王汝安彭璋推官李資黃治則復

成知縣呂澤元氏知縣常清新樂知縣劉麟臨城
□□郭□陽知縣徐淮趙州安平知縣張經其
□□□余籍凡若干人

河南府宋范文正公祠墓記

宋魏國范文正公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錦屏里萬
安山下其子許國忠宣公及侍郎以下祔焉距其
西十五里便空閒創褒賢顯忠寺以奉香火而未
有備祀事者有之則元守臣郭文穆始
國朝踵而行之不廢歷年既久公之子孫在吳中
者若國儁廷方從規滸閒來展視輒去而忠宣公
嘗置祭田八百畝多侵於人祠墓日壞過者傷之
弘治二年知府姜昂既加修治尋被水厄而昂亦
移守去矣越明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當塗徐公
恪奉
敕巡撫其地瞻拜祠墓慨然太息以爲己責於是
藩臬諸君及知府劉璥承奉公命委知縣楊滋主
簿徐尹具材召工歷數月祠宇一新遂封築其墓
仍禁樵牧祭田之侵於人者悉復于寺僧實降等
范氏之親趙俊者復其徭役俾同守視功既告訖
璥以徐公是役不可無記乃以使請夫三代以上

其時盛矣孔子尤有才難之嘆况後世乎自漢而
唐而宋人物之生不爲不多然君子猶許諸葛孔
明而以文正公配稱則公爲名世之臣豈獨五百
年而已是以風節著於當時言論傳於天下而凡
有志於道德功業者仰而師之以爲準的若都憲
公平生履清持正憂世愛民固有意於公者宜其
惓惓於是也故嘗以
聖明用賢圖治嘉奬直言感激論事奮不顧身如文
正公者宜暴白之以助清化今公父子並隴依然
而香火之奉顧託之寺僧甚非

國家崇重忠賢風厲人臣之意且吳中爲公故鄉
而慶陽特經畧之所俱有專祠況體魄之地乎是
宜秩於祀典俾有司每歲春秋祗奉之爲是君子
蓋有取於其說因弁書之以俟他日舉行焉

重建宜興縣先賢祠記

宜興舊有鄉先賢祠宋西山真先生記之以爲在
山川最勝處實縣治之西南二里也歲久祠廢獨
其文存成化辛卯郡守江西龍侯晋二守山西謝
侯廷桂按部茲邑惻然興嘆以崇化導民作郡之
事也昔賢無依祀典有缺甚非所以崇重先賢勸
民爲吾之意歟可以有功惟實之天氣而不孚乎
乃撤縣學旁梓潼祠而改作之蓋以文昌之祠非
禮之正鄉賢祀社在禮攸宜且權宜措置財不取
民民不勞力輪奐一新上下胥悅謂宜有記以其
鄉人爲宜記者夫諸先賢或以道德或以功業或
以文章或吾邑之人或非吾邑之人而死於吾邑
者或生死皆非吾邑而暫寓吾邑若其顛末備載
前記茲不復贅其特以爲古者祀鄉先生於社非
特爲觀美而已也亦非但爲崇祀典而已也蓋將
以風厲後人焉耳是故爲吾邑之人而祀之則思
曰吾邑之先人如此其賢吾獨非吾邑之人乎吾
也可爲今也獨不可爲乎非吾邑之人死而祀之
者則思曰彼非吾邑人也死於吾邑而祀之耳吾
邑之人反不求所以祀之乎生死皆非吾邑但寓
而祀之者則思曰彼非久於吾邑也但以賢而吾
邑之人重之耳吾亦賢將不爲他邑所重乎是三
者皆有勸焉昔者鄭立子溲之廟昔人以爲知禮
予獨謂溲果當祀乎不當以癘而祀之也溲果不
當祀乎不當因癘而祀之也其於崇善化民之意
安在哉若龍謝二侯興所當舉而知所本故樂而
爲之記

書岳鄂王廟記後

宋建炎間金兀朮南侵攻陷常州群盜四掠宜興
皆爲所蹂口時岳鄂王方提兵捍禦邑令迎王移
屯其地兵出屢捷遂保無事避地者亦賴以免邑
人圖象祠之學士周與朗完爲之記歷歲既久人
習稱岳廟因兆備爲東岳之神歲時男女雜揉祈
福于是并廟記亦亡而王出兵時手書紀功小碑
後人築城復毀之亂石間莫有知王之功者近歲
士大夫稍知之欲正其繆妄而小碑亦以城圮而

出雖殘缺不完尚可考信蓋王之功留不可泯也於是今邑令武陵陳君重脩其廟而仍刻端朝記于石陳君報功之心其郎宋令戴君之心也乎刻成予故書其事于後記云王設方畧降馬阜省林聚而史則云盜鄒吉遁入湖王遣辯士馬阜林聚盡降其衆其事不同豈阜聚既降而後遣之耶俟考之

漳州府知府姜侯惠政記

國家以民為重所以加惠元元者其法制視前代為厚且密然其民遐乎京師即不幸有疾苦赴愬之亦易於若夫炎海僑旦外歷數月始至卒不能以其情自達徒相與盱眙然是故貪恭之吏得以滸其欲而莫之顧宗芳之民有以被其虐而莫之卹甚非

朝廷不忘遠之意也此無他吏得其人雖遠於要荒如置其民於几席之上否則縱菊之近亦有不得其所矣閩為南服漳州又為閩之南郡可謂遠矣其地介乎山海之間商賈不通市鮮物貨民惟務稼穡以為生業故天時不常水利不脩則無以盡力乎田畝而飢難乃作郡號難治久矣成化十四年姜侯以南京刑部郎中領守郡之

命先是甲午歲郡遭大水自是累歲旱且不收民被漂蕩饑餓死者不可勝數乃多去而為盜其僅存田里間者皆奄奄無生意之民也姜侯適將至深憂之顧倉廩尚有粟若干石乃悉發以賑貸民始大悅稍之自拔於盜歸而復業惟首惡陳理通㖿睦劉乇五等率其餘黨行刧如故侯設方畧授其下未幾皆被獲海上遂無事而民始得安屬縣有田皆旁海比歲潮漲而岸崩田苦鹵殆為不毛之地民相率流移他處侯復憂之乃量財用召夫役往築之凡龍溪漳浦數都者一百八十六所為丈六萬八千七百有奇又龍溪八都曰南陂積溪古有石堤亦壞復脩之為丈一百五十有奇功既成田得以播種者凡數千頃而民始得食侯曰是可以施吾政矣於是益求所以利民者以暴府民饑無預備故遂立社倉一如朱文公之法其始行於龍溪凡為倉一十有九儲穀至四千石社正掌之惟謹下其法於他縣俾皆行之田賦為里胥所侵漁而飛射於南靖者四千三百餘石龍溪者八百餘石二縣之人坐此困敝侯察知之悉還其舊

遂除民間五六十年之患既又揔戶版審其只數
按其田畝列其等第者三量徭役之重輕而俾受
之凡十年一更代視稽其半焉其餘可以利民者
行之既無不至乃興學校俾諸生立書會以相講
習務爲明體適用之學仍時親臨課之而郡中文
教始盛矣宋有北溪陳先生東溪高先生皆郡人
也二先生以道學名鄉卓乎當時爲建廟祀以勸
學者而近歲武臣頹祿以寇難能保障其城既殁
家不能葬復禮葬祭之以爲勸他如里有壇以祭
鄉有家以葬學有社師俗有鄉約孤貧者有養恤
節者有褒其政事不可悉著至於嚴立條約以防
範乎民者其慮尤遠侯於漳民其心誠矣其惠誠
厚雖古循吏何以加之是以數年來詞訟益簡戶
口益繁歌頌洋洋輒爲巨帙可以考見也於是耆
民黄友立王秉元輩共述侯之政惠來求予文以
記惟循吏之在郡縣固所樂道其事况予無紀載
之職其可無以慰吾民哉夫孔子稱子産爲惠人
至孟子謂惠而不知爲政者徒以乘輿濟人一事
而言耳其他事之善終不可誣此孔子以爲古之
遺愛也觀侯之守郡後世不以遺愛譏之乎且漢

循吏皆得召還往往位至三公以侯之賢而任且
久將自此而升諸
朝矣因書以俟侯名諒字用貞浙之嘉興人登天
順八年進士第授行人司副擢郎中至今官云

世安堂記

皇明受天命綏萬邦威德所至隨風而靡故雖下邦
巖邑世據其土者莫不稽顙請
命去危即安同承享太平之福微諸貴州之宋氏
可見矣宋氏之先眞定人宋開寶初名景陽者以
節度使率師攻南徼諸夷諸夷既平民畏愛之留
鎭其地子孫相承蓋十九世自宋迄元貂蟬金紫
輝映先後及元綱解紐所在搆難入番順元府都
元帥欽始籍其土田歸我職方
天子嘉之即受懷遠將軍貴州宣慰使司宣慰使
命世其職且曰與國咸休欽生誠誠生斌斌生昂
率纘其緒至于今又百餘年矣
聖澤涵濡之久其子姓兄弟皆文采彪炳煥然與
上國同風昂之從弟冕字從周者遂搆茲堂於祖
居之山麓署曰世安蓋以光昭
聖恩表著先德且勉諸後人之善承之也噫冕其

宋氏之賢子弟哉自夫開覔以來五百餘年中間
變故多矣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宋氏等者計亦不
少矣而宋氏以一縷之緒嗣延至今其衣冠之蟬
聯奕葉晏然享有茲土未知底止雖其世篤忠孝
以為之基而所恃以芘覆者亦其欽崇天命審於
逆順之幾然爾不然當
國家撥亂反正與海內更始時凡四方怙其勢者
皆救死扶危之不暇何宋氏獨申受
休命以有今日哉然則斯堂也為基固矣所以芘
覆之者至矣為之子孫者尚毋忘忠孝之大節于
以恢弘祖武觀示後嗣者在是于效忠于時光被
諸戎者亦在是矣尚甚懋之
國家寶祚無疆則宋氏世享茲安也寧有窮期哉

奉
敕譔安平鎮治水碑記

安平鎮舊為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
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
朝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暨
弘治六年復決于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
舊鹽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
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涸舟楫不通
今上以為憂既
敕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往治之又特
敕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
兵民夫役與之共事至則合志協慮會財用計工
力殫加慎諭伻小大趨事期于成功時夏且半漕
舟已集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不可
救僉謂宜急先務乃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
許引舟由之次第皆濟歲運賴以不失及冬水向
落乃為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
植木為表多施大索聚埽交下兩岸漸合中流用
舟雜實土石鑿而沉之壓以巨埽囊土以實其罅
役夫番代閒三晝夜不息而決始塞其外則甃石
樹杙累築而固又於其南為石壩以備宣洩於上
流為重隄以防奔潰至是運道復通而積決皆為
陸地矣初議以為安平之上流為黃陵岡黃陵未
塞則安平之功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悍激
再塞再決群喙洶洶莫知所定迨八年之二月皆
以成告
上累遣賜獎勞賜羊酒金幣諸物易鎮名曰安平又

敕建神祠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脩祀
事是役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
萬五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斤計者
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
命于
朝
上喜曰河決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甯其賜歲
祿二十四石爾鋭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賜歲祿四
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黃其役者
山東左參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
察僉事康中爲副史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
揮同知暨文武官士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
差既又
敕臣某爲文記功蹟歲月以詔後世臣謹按書
水首六府謂爲財用所出也府之利出乎天而脩
之在乎人故平成之功必資府事一或失脩則不
能利民而又病之其勢然也運河之利固
國計所賴而朝貢商旅皆必由之所繫甚大一壞
于洪濤再壞于霖雨其爲患甚劇不二載閒變波
濤爲平地化嗟怨爲歡欣昔之所難今甚易然亦
獨何哉
聖天子致和達順之功中外臣竭慮宣力之效天道
應祥而地靈効職有不期而合者也然捍患固難
保功尤難繼是以後脩壞補敝之責則有司存今
宜有特置責有專任方汲汲爲久遠計前日之功
亦可以勿壞矣臣故敘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靈
平埽故事用儆
朝命且儆于有職者系之以銘銘曰
河出西域亘行域中土疏水遷廣武之東處周世
繇漢患尤數歷宋至元治法益鑿我
明北都會爲漕渠再決張秋四紀之餘自西徂東
赴海如注渠流中涸南北殊路
帝命在廷惟內外臣來諮來當以拯艱也乃疏其淼
乃塞其決群工具興百慮咸竭鑿石于山伐木于
林實土于橐載積載況至載而三功乃克就故漕
復通萬艘交艤奏章北上勞使南行
天子有命錫之嘉名坤靈効順河亦南徙水菑告平
民乃寧止民賛且頌良臣之勲臣拜稽首
天子聖神
皇不自聖于民父母匪

天惠民孰我能佑隄石巍巍川流淙淙惟兹安平永
鎮東邦

黃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或潰溢爲害則官亭民舍發
爲洪流及其既去則復爲平陸若有神焉司之故
諺謂之神禾漢人亦言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人
力昔禹治水過衡山夢滄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
書竭會稽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不經
難盡信然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易云河出圖
洛出書蓋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其動乎思慮發乎
夢寐固若有陰相之者然其亦有神爲之耶歷代
治河者見於史籍槪可見
國初河之故道在汴城北東至虞城達於濟入於
海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黑洋山東南至項城入於
淮自是河分爲二弘治二年河決原武又決荊隆
口蕩黃陵岡泛張秋漕道幾壞於是
上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大夏往治之公受
命惟謹往來兖豫間相度源委謂黃陵岡爲張秋
上流而營塞之孫家渡又爲黃陵岡要害黃陵岡
不塞張秋之漕道不可保孫家渡不疏則黃陵岡
之功不可成乃檄僉河南按察司事張君鼐與參
政丹君瓊發卒七千疏孫家渡邸張秋復決水勢
稽天上下惶惶莫知所出公方有事黃陵岡夜夢
神人冠佩而跣明日語諸屬郡曰是役其成乎水
神其有以相我矣公曰果然當立廟以祀之
巳而
上復命御馬監太監李公興平江伯陳公銳往共蒞
事分地而治興治張秋銳治黃陵岡大夏治孫家
渡棧羅典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荊隆口俱以八年
正月十一日始事上番下厰至二十一日諸口俱
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上下晏然於是諸臣加祿
進秩有差乃
詔建昭應龍神廟於黃陵岡令有司歲時致祭而
羅謂水神先事見像功用克成復以餘材建祠若
干楹肖像以祀以答神庥以卒公志經始八年七
月至九年三月落成河平之後某既承
詔爲文於安平鎮及是羅等復來請記夫天人之
際亦遠矣然其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故大而顯信
降順小而聚精會神此有所感彼有所應非偶然
也天之生水所以利民神也者所以妙其用也伸

能利民民必有以報之其復酬酢亦有通融而不
間者然則祈福祝釐固人情所不能免而禦災捍
患之祝亦豈獨於人焉施之哉
國家以民心爲心則以神禮報神民之所歸即神
之所在其理相爲流通而其事未始不相須也治
河之役凡以爲民而已河平則民安民安則國治
自是民當報乎神其必永永以脩祀事神亦終惠
乎民其必永永以保役居茲廟之祀宜與安平顯
惠廟者相望於河上垂百世而無窮也是用記其
成俾來者勿廢云劉公今爲戶部左侍郎黎亦遷
按察副使矣

重脩龍神廟記

兗州府新作堽城閘閘之上古有龍神祠至是并
新之以嚴祀事以厭水患粵自前元疏河渠引清
濟汶泗立閘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我
太宗文皇帝肇都於燕天下朝貢之往來漕運之絡
繹濟寧之地爲尤要焉故凡河渠蓄閘之政今歷
世謹之且謂河道非自然長流而濟南兗東諸泉
上源以時濬導嚴立閘堰常輟朝臣以涖之成化
五年吾義興張君盛以都水主事往治其事巡行
周視得舊堰二一曰堽城一曰金口金口在兗城
東五里約泗水西流至濟堽城在兗城之北八十
里分汶水入西南亦會於濟二堰與閘其創已久
然金口土築不時潰溢役費歲以萬計吏緣爲奸
民用滋害堽城雖石堰歲久弗治沙土冐其上與
與金口等而水利且日縮矣張君因曰與其屢費
而屢勞若暫勞而久佚以金口舊堰在沂泗合流
之南其地窪不可爲議將徙北若干步明年遂徵
工發役授規屬吏木石麻鐵灰粟之類便宜調度
不以煩民甃石爲閘以防衝決并疏沂河以就之
惟堽城沙深河淵未易即工又屬歲役姑有待而
張君秩滿還
朝矣後僉都御史陵陽牟公巡撫山東見金口之
績而嘉嘆之及見堽城堰則曰此獨不可脩耶所
少者張水部耳言上奏薦因得張君再至民乃欣
然趨赴堽城不逾年而堰成復置閘以殺水勢前
後三載而大功告成歷年勞費爲民者一旦失去
朝廷河渠之利不有攸賴張君之績偉矣哉夫廟
祀龍神固爲堰閘而設故廟記於堰閘特詳焉後
人嗣而葺之張君之澤垂之不朽而龍神之祀亦

與享士而無窮矣是役也協心贊成者知府錢源董
其事者同知徐福分理則閘官梁洪也張君字克
讓庚辰進士自主事陞員外郎今官山東布政使
司左參議

重脩壽亭侯關公祠記

去
國門三十里入西山其地曰金山口
諸妃殯葬地所在其旁舊有廟以祀漢壽亭侯關
公者歲久就圮莫爲脩葺弘治五年某官某奉
命治妃之墳工既畢入奏于
廷請以羨材從役事乃移某官某理之撤廢舊易
梁木朱碧交煥髹堊競彩其中則塑像繪貌聳爲
巨觀又越三歲矣頃者某官某奉
命舉祀事見其礱石已具而未有文具其顛末請
予記予惟天地二氣流行無所不有故英靈所寓
明則爲人幽則爲鬼神隨事體物有昭然不可誣
者侯從昭烈帝仗義兵復漢室折衝勍敵固已雄
蓋天下矣及失天時遺地利非人力所能强者則
其忠義之所憤激剛大之所充塞此心此氣雖死
由生宜其極六合而無間歷百世而彌光兒童婦
女之所必知而道流釋徒之所依藉以爲重者也
侯之生易嘗徼求而預計之哉世之稱侯之神者
吉凶禍福類多符驗入其廟庭覩其像貌必爲之
心惕神動洋洋乎如在其左右蓋其所謂忠義而
剛大者有以激之亦非有所强而致也彼附曹黨
焉之輩如沙蟲鬼魅澌盡而無餘者亦惡足道哉
孔子不語神子思所引乃贊其德之盛中古毀淫
祠而季札子胥之廟尚得不廢以侯之靈隨所在
而祀之豈徒然哉今天下之大未暇論都邑內外
廟侯者何啻于百是役也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
廢者因録脩建之由俾後之人知是廟也有
天子之命在焉其視窮鄉下社野夫賤吏之所建置
亦異矣是爲記

宜興東關廣濟橋記

始吾聞台之太平有賢令曰袁君應平公恕綽有
惠政以憂制去百姓爭泣留之嘗歎曰使吾宜興
得袁君者爲令縣必治矣乎後二歲縣以闕令告
而君起復居京師適改選吾縣從嘆曰袁君嘗所
欲得者今幸得之縣其治矣乎君既拜命至則責
革一二弊事民有不率教者更痛懲之縣中肅然

已而循衆情立良法日夜切切求所以保護其民惟恐一毫傷之不數月民皆晏然而縣果治乎然後益信君之賢而向之所聞者不妄也君才具足優凡所設施不動聲色政事之暇至工役之當興者亦力爲之不辭蓋縣東關外有橋名廣濟歲久傾圮過者病之前令宰因循歲月不以爲意君獨謂是橋人出入必由不修將益壞壞則費益多而功益難成其爲民病益甚吾既有百里之寄苟有利於民者當身任其勞不可重爲後人累也則以諭民民聞之相與欣然趨事以成化二十年某月某日興工是年某月某日工訖他日縣父老具其事來求予爲記大畧謂君之利吾民者不能悉書特欲託此一事俾子孫不忘君之嘉惠耳予素信君之賢者及聞是益爲吾人喜執筆以記其成其何敢辭惟昔子產之治鄭也孔子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而孟子譏其以乘輿濟人爲惠而不知爲政夫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可謂賢矣孟子所以譏之者是責備賢者之意也耶此而觀亦可以見一徒杠輿梁之未成猶足以爲賢者之累則治民者未可以小而忽之蓋亦爲政者一事也夫謂之爲政者務大體而不行乎姑息懷永圖而不惜乎謗議所謂勞而不怨者也惟其不從以其爲利也久而一時之惠不足言者君既能之其知所以爲政者乎然君不獨爲此又嘗爲民西溪之險因其南有古渟浚而通之者凡三十餘里民始得避其險其爲利尤不可計此亦工役之可書而皆爲政者之事故并載之君名道字德純吉水人登成化八年進士第其再爲縣于此仍歲大熟民益愛之故君得乘其時以成其事而部使與郡守尤察其無私凡欲有爲輒從其請故君又得信於民以行其志更二歲政績卓然爲江南諸縣最吏部方奏請召還將有不次之擢矣

新建祠堂記

維我徐氏爲宜興望族自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入元隱處田里而積德益深至

國朝先祖瓊州府君始復出仕而爲循吏德政所被斯民戴之先考漁隱府君以冢子承家克拓故業乃定居狀溪之上生兄弟四人幸藉遺休獲登甲科列職

禁近夙夜兢兢惟以辱先訓不能繼先志爲懼蓋

先考長厚好義爲鄉邦推重且天性孝謹於奉先
之禮惟恐弗至嘗曰祠堂之制朱子家禮之所首
載者也吾家於是顧獨未稱因即所居門外擇地
以建後以其地匝於池水歲時祀事弗便且於禮
制不合也始更擇地當正寢之東爽塏深廣於祠
堂爲宜其歸省將上京師乃以其事託弟濟董功
未及興不幸先考見背勉襄大事因循不果所以
不能繼志爲懼益深比歲節縮祿俸所入命次子
元相特任其事以弘治二年七月十日興工木石
精良不苛則用是爲堂三間後復爲屋三間兩廡
十間周以重門繚以周垣其規制乃先考之所講
畫而求合於家禮者也明年十月十二日功完乃
卜吉辰命長子元楷安奉四代考妣神主於中某
忝以尚書秩薦仰荷
聖天子錫誥加贈先祖先考並資正大夫禮部尚書
兼
文淵閣大學士妣並贈夫人
恩光所臨堂宇增煥祀事裁奉神靈安焉庶幾先
志於是乎繼而私心亦是乎遂矣初欲構祠池上
謂得魚利可當烝田其慮不久遠也惟先考舊貲
神安鄉小吳圩常稔田二百一十二畝以資烝嘗
其今幸祿俸且厚不敢自私凡牲醴庶品悉於是
乎給或歲入有餘兼爲修治祠堂之費焉爰直叙
其事刻石祠下俾後子孫世守之勿替功完明年
二月二日記

重修碧霞靈應宮記

弘治八年春正月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熊公冲言泰山絶頂舊有碧霞靈應宮祀天仙玉
女之神封爲碧霞元君者燬于火宜治事下戶部
會議謂泰山泰嶽有生物功凡祠關祀典者不宜
不飭且神以靈故四方老幼男女操金帛爲祈禱者
歲所積甚夥宜令按察司庫籍之以爲工費
詔可乃以屬僉事陳君寬領其籍籍既告足又有
內帑錫銀若干兩謀于鎮守太監李公全巡按御
史曹君鳳以屬副使廖君中司出納焉工役既集
卜日治事凡爲正祠五間爲左右配享之祠各三
爲從神之祠各一爲鐘鼓之樓者亦如之爲亭於
聖水之祠一爲道院二區其爲間十有七其西加
二爲官使之廳九蓄牲之房加一爲門之間三綽
楔二其爲廟之貌搏埴采繪袍笏幣佩之服皆備

榱宇暈題木石瓴甓金璧丹堊之物無弗具者今
爲間八十九凡用銀以兩計者七千三百有奇役
夫若干而成熊公乃致書京師請予記予聞泰山
之勝稔矣顧職在朝署無使命欲一登而不可得
嘗觀泰安州志備載其形勝祠宇知有所謂碧霞
者故閣老劉文安公之記在焉其爲辭固奇偉燁
聳與兹山兹景並勝使人讀之眞若望榑桑窺日
觀飄飄於剛風倒景之外也若自有天地耶有山
川奇秀所結靈神所聚邦君之所得祀攢而求之
宜亦有不可無者矧
國家秩祀之所載所以善人心而延
景命於此有賚焉是其興廢起敝以貽不墜抑豈
非有司者之事哉熊公政令明達凡所得爲無弗
自盡觀於此其他可知已獨予齒髮向暮方倦筆
札不能爲奇麗可喜之辭以著備蹟昭靈貺姑識
其事俾刻之祠下庶來者有考於斯云記既成系
之以詩曰
岱宗之巔歸一宮兮金碧絢兮高龍挺兮承乾據
坤秀氣鍾兮神明碧霞誰所封兮雲冠霧裳廟貌
隆兮月星光彩冰雪容兮人世杳絕嗟難逢兮春
祭秋盛祀典崇兮有其舉之義則通兮門集五騶
隨兩驂兮小大執事靡弗共兮
國家明昌年穀豐兮五嶽效職兹其東兮刻石紀
事垂無窮兮

奎章錄記

嘗讀周書至立政有曰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竊嘆當時人君於內外之臣無不愼擇其人以用
之也盖常伯常任準人所以掌乎外之事其職也
重綴衣虎賁所以掌乎內之事其職也親夫惟內
外皆得其人此成周之治所以盛也
國朝之制設部院以分理天下之事若夫
上所服食器用之類則設監局而以中貴人掌之
然至於事之大者如禮文軍旅工役刑獄亦皆得
以預焉
列聖相傳用人惟愼故百二十年以來內外之事
皆得其序而
一人端拱於上世道之盛追乎成周而無媿也
內官監太監黃公嘗輯所受
御敕十有九道題曰
奎章錄間以示某蓋公爲人清勤忠謹練達老成

故曰
先朝親見委任
今上益加寵眷而公愈自謙抑不敢忘遑功名富貴
用能保之夫職之親者情易褻自成周而後人君
有可議者矣伏觀是編
綸音所載昭然如日月赫然如雷霆非
國之大事不以屬公所謂大哉王言者也然則是
編豈獨見公能當乎委任之重而
列聖之德亦畧可以窺見矣

記

諭祭制文碑陰

臣某不肖幼服先臣之訓繆叨科第入翰林備員
史官恭惟
英宗皇帝光復寶祚遂命執經以事
今上皇帝于東宮黽勉供職夙夜罔懈所愧爝火不
足益日月之明涓埃不足裨海嶽之大抑勞眷念
恩寵曡頒蓋自編脩以至庶子而脩
封命榮及先臣及今先夫人之卒又蒙賁以祭禮
視先臣加營葬焉於乎先臣積德累善數遺後人
致小子獲以經術顯名
朝廷
朝廷不遺寸善推録本原致先臣被寵榮有增俻
巳
皇上之恩
天地之恩也臣愚雖百其身何能爲報謹以前後
諭祭制文勒諸堅珉俾子子孫孫載拜而歎誦之
有以仰見
朝廷假寵臣下之大恩且知先臣逕承之者有由
然也其豈不思處而家居供賦役以給公上出而
仕宦盡職業以事
朝廷以圖報稱
聖恩於萬一者乎不然既非前人所爲望於後嗣人
子之分顧當爾耶用敢拜手稽首識諸碑陰凡我
徐氏世子孫永永無忘哉

重脩福源寺記

吾宜興東南四里曰清泉鄉有山曰瑞雲山麓有
寺曰福源寺之建巳久其額則宋景定間請於朝
者也歷元至
國朝無廢且久在宣德間先太子太傅漁隱府君
愛其山水清勝作生壙于茲工既告畢念家居稍

遠而茲寺相距甚邇思有以爲祠乃市材召工鳩
修之凡殿宇門廡合數十楹煥然一新蓋自有茲
寺以來二百餘年而復興延僧□□□者來主寺事
因爲守視塋域如近代大臣香火□□之制而焚脩
誦祝之事不與焉琛復募施集力續有建置以廣
其宇之所未脩於是寺之規制視昔爲勝越四十
餘年未有記其事者今年春亦念年且老思藉爲
不朽計特上京師以請于予予曰噫此先太傅之
意也其何敢忘夫子孫之於祖考祠於家而墓於
郊時有祀歲有奠所以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其
常也其或有勢之不逮力之所不加苟可以假借
而寄託者無所不用其極孝子慈孫蓋亦有不得
已焉故僧寺道觀之於人家墳墓往往有守望呵
護之力雖古之所無而近代有行之者如李贊皇
之祀於甘露王金陵之祀於鍾山皆是也佛之教
離家去俗若無意於親親之道然以兼愛爲宗其
爲愛雖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其良心固在也惟
其有是心則必能體人之心而爲之盡其孝思此
實所以兼愛者亦其教之本然而非可以強之從
也惟先太傅以純厚之德清雅之操弗試於世乃
徒以所蘊蓄所培埴者施于家溉於鄉以蔭於子
若孫鄉之人被惠而飲德者至于今皆思之不能
忘況吾爲子孫者哉是兆域所在體魄所寄固愛
存慤著之地也又況
褒封贈䘏金書石刻之所載
聖天子之典章恩命所在焉時祀歲奠之外亦安可
不朝夕而守護之哉顧家先訓幸獲承
朝廷重託不及顧其私公退之餘亦惟南望興悲
而已繼自今主其寺者尚體人心守視惟謹俾樵
牧不侵體魄安妥歷百千年如一日則不惟少慰
吾之孝思而於先太傅疇昔之意亦可以無負矣
若種福田以貿冥利如世俗之所託於彼者則非
先太傅之心又豈予之事吾親者哉故此爲記

何氏家廟記

古之祭其先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至朱
子家禮首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
東其曰祠堂者通庶人士大夫而言也然世之士
大夫爲宮室者比比而是至于奉先之制苟簡特
甚殊非報本追遠之意又何怪乎庶人之無祿者
哉故吾於何氏家廟之建深有感於中而取之也

何氏為廣州順德名族世居邑之黎村西岸隱于
耕稼久晦而顯是生司禮太監公公早自鄉里選
入
內庭忠勤恭謹受知
先朝乃蒙簡拔以遭
今上皇帝之用委任既專久而益篤公嘗自念今日
所以被茲
寵榮者皆先世積德之所致也欲彰顯猶知報本
況貴為人乎又況貴為
天子之近臣乎乃擇弘治四年冬十一月之吉建家
廟于順德之故第為堂三間嚴以中門繚以周垣
祭器所用亦無不備俾弟姪歲時祭享如禮廟成
公謂宜有記而特請於予予嘉公之好禮不能辭
也蓋人既沒而葬則為丘奉之乃神靈之所依也
主之所奉必有其處則祠堂者又神主之所依也
故古者不重墓祭而祭必于廟今公身居京師豈
不能建家廟于此則以先世神靈不在于此而在
于彼故耳且古者子孫於祭有故則使人代之公
既身侍
內庭不得親蒞其事然其心惓惓焉未嘗一日忘
乎先世也則凡為公弟姪以代公祭者其尚竭其
誠敬以將公之孝思殆見祖考來格降福穰穰何
氏子孫豈不永顯于世也哉

手簡

某覆

都憲李親家閣下　別久無任馳情遠惟公暇體
履佳勝為慰往者被
召駐節京畿且有遷秩之榮區區不勝欣忭未幾
改理漕運此尤見
倚毘之重　執事才德老成負荷匪艱然士大夫
不能無厚望于　執事也所以然者蓋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數郡邇年以來年時亢旱河
道淺澁軍民上下困於輸輓其勞苦不可勝言今
歲恐亦無異往昔但　執事當此按臨之初凡百
設施必有大過人者利敝興革有以見之區區忝
在年末為榮多矣茲便輒此申意

某再拜奉簡

都憲龔年兄執事　別久如企仰何能於遞中厚
寄聲已領盛意即辰秋暑遠惟　撫治之暇神相
多福為慰慰毋念　執事自

簡命以來值此歉歲長才遠畧所以上紓吾
君之憂下慰吾民之望者盖不少矣近聞太原地
方皆得雨二麥頗收秋成亦可望此殊可喜獨平
陽一方之民未得少甦凡可以寬恤賑貸之者又
不能無望於　執事之攀盡也軍職納粟一事已
得如所請此法一行上下亦頗得濟此間五六月
來連得雨人情頗安但數日暑氣甚酷與南方無
異此外不能一一詳也便端專此達意草畧希照
察不宣

某再拜

都憲葉年兄大人　比蒙
遣祀山右得與吾兄相叙兩旬臨別後不遠餞同
年之情諒如也還
朝來亟欲脩謝奈賤體疾作因循至今怠慢之罪
無以逃矣張千户來恭審　公暇體履康勝爲慰
但當此飢歲公私匱乏比百未免有勞尊神謝救
荒一事自古爲難以今言之尤有難者盖
國家承平日久事多緩弛况郡邑素無儲積何以
賑施若非吾兄籌畫之良撫綏之善又將有不可
言者矣

又

辱頒　手教備審　體况多適殊以爲慰邇聞大同
命下之日士大夫咸以
朝廷簡任得人爲賀傳者乃謂　執事似有不豫
色然者此僕所未喻也盖西北最爲重鎮
國家承平日久留意邊事非得練達老成之人如
執事者曷克當此重寄然古之人功成則思退寵
極則懷憂　執事無乃有見於此乎
都下凡百如昨但春夏以來雨澤少降南畿尤歉
尤甚疫氣盛行比來人無不沾疾此亦時事可慨
之一端也令嗣在此多得侍問幸爲道意便遲草
草布此尚希照察不宣

某再拜奉簡

都憲王大人執事　過喜榮膺
簡命撫治一方展布長才邊徼多虞竊想事之有
益於其民者次第舉行輒有表揚忠節可爲世道
勸者一事專此春聞雲南爲省在
國朝入版圖最後百餘年來數郡之人安居樂業
不識兵革是惟守臣保障之功然所以至此者其
材亦甚難也故當元運既終其頑酋梁王自恃險

原缺

遠尚據其地
高皇帝不欲勞兵遠征特選翰林待制王公與刑部
尚書吳公相繼招諭之既至並伏節以死王公爲
彼拘留頗久死後又得翰林諸賢作爲文章以表
白之故其事遂傳于世正統間章𫎇
朝廷賜謚近又得守臣奏
請建廟秩祀忠節之名儼然不泯獨吳公之死其
名特傳於鄉里而已公有子嶽亦嘗𫎇
恩補國子生後知交阯某縣比交阯陷亦沒用是
子孫微弱不能建白于
朝令 執事有忠義之心持風憲之節即當請
命于朝與王待制並食茲土移檄故鄉錄用子孫
表揚忠節激勵後人則死節之臣目可瞑而名可
久矣 執事謂之何如耶人便謹此馳上萬乞留
心於此勿以區區之言爲無補而視爲虛文也惟
執事其恪之某日具

某頓首奉
都憲閔大人麾契執事 濶別豈勝馳系冬序始
寒不審尊候動止何似切惟 執事才德並茂久
厭士論茲者榮膺

高明固不待僕之喋喋然平日蒙知愛之深有鄙
見不敢不告也惟采納之甚幸僕自夏初抵家苑
今已踰三月終日爲人事勞攘殊無清思所幸者
老親康健朝夕得供菽水爲樂北上之期欲在來
春第親年老邁難遽離膝下也克明回布此奉謝
并道區區秋涼萬爲斯文愛重不宣
別踰一載馳仰無間特以冗懶久疎裁問非敢忘
情也每從原博玉汝處敬詢動履頗得其詳且聞
貴恙平復無任欣慰更望倍加調攝怡心神於老
境耳冗中草草布此惟恕亮不宣

徐文靖公文錄

三卷

引

都亭折柳引

跋

跋蘇東坡手卷後

說

萬巽夫字說

贊

商少保先生像贊

刑部侍郎陳公像贊

南極老人贊

曾學士贊

雜

安素軒雜

行狀

先妣何夫人行狀

墓誌銘

鴻臚寺卿齊公夫婦墓誌銘

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墓誌銘

泰安州判官崔君墓誌銘

承事郎周惟彥墓誌銘

湖廣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寧夏左參將劉公墓誌銘

英國太夫人吳氏墓誌銘

陸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程襄毅公朴夫人墓誌銘

平江伯夫人李氏墓誌銘

紀母張宜人墓誌銘

安昌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亡妻李淑人墓誌銘

仲弟時望承事郎墓誌銘

亡兒中書元[illegible]墓誌銘

墓表

徐知州墓表

永寧州吏目楊君夫婦墓表

桂陽同知楊君墓表

封山西道御史何公墓表

林勿齋先生墓表

錦衣指揮寧公夫婦墓表

曹府君徐孺人墓表
虎賁左衛經歷張府君墓表
傳
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傳
祭文
祭湖廣僉事張公
祭某淑人母子文
誥
誥封三代祭祖文
祭長姊孺人文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卷三

曾孫男臣重刊

引

都亭折柳詩引

都亭者何都城之外有亭焉以為置郵之地也折柳者何贈別之具也古詩所謂反手折楊柳者是也別必於都亭者何車馬之所集道路之所由分也別必有詩者何發乎情形乎言言焉而成聲者也詩必以折柳名者何擬古而作也詩何為而作送蔣悅仲學南歸也悅曷為而歸以國學生待次未及而學於家也曷為送之悅從予授經者也從予遊之者誰鄉黨之上仕于朝及凡所與識者也識其人知其所存樂與之處而不忍別焉此情之所不能已也不能已者此詩之所由作也予曷為無詩方有公務弗暇也曷為引之亦有不能已者存乎其情也予情曷存乎悅之所知也悅之所知雖假予言而亦有不待予言者也

跋

跋蘇東坡手書後

吾鄉山水佳勝昔蘇文忠公愛而居之故其遺跡著公之居此其事特見於文集與郡志中予訪其

手迹僅有所題斬蛟橋八字而已若此種種一帖乃長洲李應禎摹以示予者猶喜此為陽羨故事也遂用模刻于石臨視惟謹不敢失真既又得公已居常州奏狀乃予家藏得一小簡言買田事者復次第刻之而周益公胡采伯跋語各附其後盖其考據歲月皆精當可覽若元人一二題詠亦不忍棄焉刻完歸置洑溪書堂所以起鄉人子弟景仰先賢之意豈徒玩其筆畫之妙而已哉

說

巽夫字說

甥惟萬氏為古者芮伯萬之裔其譜盖二十八葉有萬脩封槐里侯其家世之遠可徵乎同里萬姓者僅一二要之為喬木大族獨兆槐里相傳繩繩不絕者則因盛者聰捐特達充邑庠弟子員明經飭行出人一頭地乃今應

詔貢于春官選試下

內庭中式得入太學未幾循例依親南還以予有同門之好告於予曰盛於加冠時賓師以巽夫字之辟請君子以字所於盛也於茲有年矣顧未有為字說者以繹其義以俾盛知所從事而自勗焉願以是請幸勿我拒予為之說曰以天道言之日之午月之望皆所謂盛也然日之昃月之虧其巽之謂歟天道尚然而況於人道乎君子德業之盛矣名位之盛矣必有若無實若虛而後知巽也必如明夷養晦必若良賈深藏而後為之巽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其此之謂歟盛若自尊巽則自卑必卑之益至則尊之益重矣巽夫其有明諸心而體諸身矣乎寔容贅告之哉雖然巽夫歷茲以往登高科躋膴仕有日也尚惟以盈是懼以謙是處則夫名實皆稱而遠大之域孰有涯涘哉作巽夫說予亦因是而有所抑畀云

贊

商少保先生像贊

藹然而可觀者其氣之春溫凝然而不動者其身之山立其操履之謹畏者淵之臨其舉動之舒徐者玉之執故王曾之試科場而獨冠乎三宋庠之知制誥而歲不踰乎十此固人情之所同其非後世之可及者乎時不在名之轟轟而在乎相業之汲汲也

南京刑部侍郎陳公像贊

讀學卿枚名譽已彰出爲世用際時平康其治獄
也合乎刑之倫要其佐憲也振乎
國之紀綱其失言而決大議也足以動乎
朝著其運籌而禦强虜也足以靖乎邊疆士論允
諧乎遠近
君恩無間乎存亡忽焉騎之遺像在堂吾固識其
爲同年陳公時莊也

南極老人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惟是老人孰知其名匪下界
之叟實南極之精首昂而骨聳目細而瞻清厥狀
既異厥表至靈見於人間專司壽齡爰有羣德之
趨侍又若北辰來拱乎衆星益共祝
聖天子億萬年之福而敷錫於近侍遠播於黎氓爲
國家之上瑞人物之休徵也

曾學士贊

黃閣偉卿金門吏隱文章足以潤其身議論足以
建乎事繫士民之望而其才綽乎有爲兼天人之
學而其心坦然無愧此予嘗知其爲人而不忝乎
狀元之及第也

難

安素軒難

客有難於安素子曰天之生人萬億其類或賤而
貧或富而貴或堅而久或柔而脆或揚揚而升或
默默而退誰云彼蒼而獨無私同人異與云胡不
疑故富貴或可以智取名譽若可以力私紛南捷
徑何必往來乎義路詭遇獲禽何必範我而馳驅
富貴名利自我取之乞墦搖尾孰得而知而子安
履其素若顛若痴惟已所行不隨乎時惟子之守
不能常脂惟道之謀不能變移雖古道之所尚實
今人之所嗤子盍不變子之故從今之所宜歟安
素子聞之愀然不樂曰是何言之謬耶惟履之初
素履行願中庸亦云素位不願惟分之安固執不
變豈同小夫物理交戰彼雖文繡非我所羨彼雖
膏粱非我所歡微倖而富貴孰云其爲德安分而
貧賤孰云其不善樂夫子之固窮羞子路之愠見
故食取充饑藜藿不羨乎膏粱衣取蔽寒組袍不
耻乎衮裳居取避雨茅屋不慕乎華堂無外之求
惟德之將言既歌衛風雄雉之詩而和之曰不忮
不求何用不臧吾安吾分終身之臧夷齊首陽千
古之臧富貴驕人何足以臧歌竟高卧不顧客不

敢難含媿而去

行狀

先妣何夫人行狀

先母何氏諱妙賢世爲宜興人父逸輕財好義鄉稱長者母夏氏有賢行卒時先母纔九歲哀慟如成人後事繼母能順適其意繼母待非其道未嘗以告諸父由是大爲父母所愛相依以歸先君爲冢婦年十七矣是時祖母吳夫人猶在見先母年幼而動循禮度喜爲親戚曰吾家得孝婦門戶之興可知矣先祖瓊州府君以事詔繫獄先君北上祖母止之曰爾婦將娩身姑緩之先母曰父母有難而顧妻子耶先君即日就道既而留京邸三年仰事俯育之用一萃於先母先母奉養極其勞瘁見祖母時或興念流涕不食百方解慰之時時弄兒女以娛目前暮則率諸婦左右或資案家事或縫治女紅夜分俟祖母熟睡然後退蓋先祖仕宦兩京逾二十年先母奉養其姑于鄉率如此而於其被難時尤竭蹶如也宣德間歲饑一夕盜至先母聞撞門聲急亟扶祖母避竹園中俄而失祖母復奔至中堂覓得之仍扶以出賊既去諸婦爲吾母曰何膽大如此脫遇賊何以自處婆婆年老人無傷也母曰正姑年老恐驚悸成疾耳我死何足惜後祖母久病在床晝夜不離側湯藥非親嘗不以進及卒哀毀踰禮是時先祖歿久矣二庶祖母年固少先母一以姑禮事之撫庶叔五人服食必先己子教導漸成相先君爲之婚娶故諸叔愛吾母亦如其母焉先君性嚴毅吾母事之無違禮相守五十餘年而相敬如一日歲時祭享膳羞酒漿極其豐潔客至亦躬自治具以佐先君之懽至老猶親主中饋不以委諸婦也先君教子弟甚篤供具資師之禮先母唯恐不至每先君程其課業輒從旁與論之見業有端緒者喜形眉睫否則不樂也溥初應鄉試謂曰兒今行矣我有一事不樂溥跪請其故母曰南京繁華之地兒年少未娶恐爲所誘不能自持則致辱身爲行矣溥曰兒誠不肖唯恐不能取科第爲父母榮此非所患也溥亦不敢一涉非禮以遺親憂及忝官于

朝二十餘年再得告歸省所以教成溥者尤切平生色仁而氣和接內外屬人謙謙自將至與其衣食則嘗取其薄者居室無嫉妬之行每勸先君納

婢妾而先君自不從性勤儉於華麗之飾無所好
暇則治麻枲絲繭如小家婦女然財帛當用者雖
費不吝祖母之姊之女蚤孤携歸撫育之及長當
嫁時祖父之禄入有限也吾母則輟奩具資遣之
舅氏兄弟姨妹孤貧者周卹之始終無厭於他親
戚鄰里亦然家所畜奴僕頗衆一撫之以恩嘗曰
此皆離父母而來事我者柰何不加恤哉或有過
必爲之隱諱惟恐家君知之有善輙稱道之加賞
勞焉有被斥逐去之幾十年猶感念主母而欲歸
者吾母之善行須多可書此特述一二焉初溥之
免先君喪當選
朝不能遽舍以去先母諄諄然語之曰吾家世受
國恩吾兒當思報効可也我有爾諸弟在爾無以
我爲憂溥竊泣受教迄今自抱終天之恨痛哉先
母生洪武三十五年五月丁亥卒成化十三年五
月巳丑享年七十有六子男四人長郎溥次濟次
瀹次澍女三人嫁同邑吳吉蔣簡吳經孫男十四
人孫女六人曾孫女一人先母初封孺人再封宜
人溥始聞訃將歸吏部以聞蒙
恩賜祭命有司營葬且給溥驛舟以行是則
朝廷之恩固大矣非賴吾父母教育之力豈有今
日溥哀痛悲號有死無憫今卜以卒之年
葬于瑞雲山先考庶子府君之墓謹具先
母世出行事卒葬之所請文于執事以昭不朽伏
惟矜憐而寵畀之不勝大幸
墓誌銘
中憲大夫鴻臚寺卿齊公夫婦墓誌銘
公諱政字以德姓齊氏世家雲中少郎穎異入郡
庠爲弟子員學業過儕輩永樂丁酉試於鄉中式
明年會試登乙榜　卒業太學宣德丙午吏部從
太學諸生選鴻臚寺序班公在選中或謂公且登
科甲公曰此古九賓之職也懼不能稱耳卒就職
己酉陞鳴贊正統丙辰九載考最擢本寺主簿仍
專鳴贊事已而連遭父母喪服闋復任己巳擢寺
丞景泰壬申再擢右少卿天順丁丑
英宗睿皇帝光復
寶位知公練達特擢本寺卿居四年以衰老乞致
仕
上優詔留之又四年再以爲請
詔特令歸展墓

今上嗣位之初公年已七十有七請休致不已始賜
俞允既歸二年為成化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以疾
終于正寢訃聞
上遣官諭祭以明年某月某　日葬于大同縣長安
村之先塋公為人體貌魁梧音吐洪亮日侍廷陛
而禮制習熟動無所失及年既邁恭謹愈甚故
累朝特寵眷之遂以諸生至九卿可謂嘉遇也已
公之先皆不仕父　贈奉直大夫鴻臚寺右少卿
妣楊氏贈宜人公原配陳氏封宜人先公卒繼配
何氏光祿寺署正璞之女有賢德為婦為姆皆有
可稱以子佑貴封太恭人卒於成化乙巳十一月
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某月某　日合葬
公墓子男三人長曰備錦衣衛鎮撫陳宜人出次
曰佐臨淮縣主簿次曰佑鴻臚寺左少卿皆太恭
人出女五人長適廣平衛知事許瓚次適太學生
田疇次適張子增次適錦衣衛指揮僉事朱顯次
適四川總兵傅泰孫男六人曰仲章曰士奇義官
四士恩郡庠生曰仕美曰仕禄曰仲輝女四人長
適王寅餘在室曾孫男二人女六人他日佑請於
予曰惟先君之葬于兹二十年矣未嘗有銘今不
幸遭吾母之喪將歸祔葬願得一言刻石入墓中
以逭不孝之罪予久識公且重公能舉其職而公
之子復能世其家乃按通政司知事黄榮祖狀序
而銘之銘曰
於赫
皇明大禮斯備朝覲燕饗屹乎
廷陛有美齊公袍帶偉如周旋俯仰容舉舒徐歷
事
累朝惟
帝眷顧連疏乞身迫此衰暮其歸既遂其逝何長有
子克家公死不亡何以致之曰有賢助家有所託
子有所怙幽養相從于彼九原尚千百載子孫其
蕃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墓誌銘

南京刑部右侍郎金公既卒之三月其子麒壽走
闕下言先臣歷事三十年官至三品今不幸没矣
幸得卹典以賁諸幽
朝廷念之為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皆如制至
是復以葬宜得銘奉尹吏部之命泣請于予
公予之同年友也又嘗以庶吉士同在翰林斯文

之好已久所以稱述其平生以慰乎存歿者固不
得而辭也公諱紳字縉卿其先錢塘人元有諱仲
實者隱居養志子銘
國初以閻右遷實南京始占籍上元縣銘生元亮
再世不仕元亮生潤以兵部司務出知南安府致
仕進階中議大夫贊治尹生公公幼有奇質南安
公教之甚篤學業益進景泰癸酉中應天府鄉試
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踰年
英宗皇帝復位銳意求治公適掌科數
召對所以寵待者至
上嘗詢一二大臣賙時趣具彈文公援筆而就詞甚
切當
上覽而悅之方有意留用會
晏駕弗果甲申
今上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都指揮門達爲
弄威柄罪繼會議
廷中言都御史王竑剛毅直諫可任大事宜亟召
用一時遂被遠謫而竑起爲兵部尚書與有力焉
公於是益以言責自盡嘗陳時政八事一持恒久
以守新政二勤接見以論治道三納忠言以致躬

行四求賢才以備任使五擇重臣以備邊患六明
黜陟以儆在位七設武學以育將才八用武勇以
除寇盜疏入悉見采納成化乙酉遣祀徐王滁陽
下還時兩京浙江河南水旱相仍漕舟不通患不
可虞公言事宜數條用之未幾京師米價竟減而
緑河盜皆散去
朝廷知公才果可用遂擢南京大理寺左少卿南
京爲公鄉里公先謝絕私謁而訊鞫明敏獄囚多
所平反凡十年譽望益盛乃有右侍郎之命公持
法益謹每戒其屬曰民易犯法於無可矜疑者尤
宜盡心且數躬視囚獄以故囚少瘐死者戊戌江
西大旱
詔公往視至則先奏停力役徵收等事仍禁郡縣
路小費不得擾民饑而新昌萬載鄱陽諸縣盜發
公督捕有方竟獲其首誅之因舉救荒之政始通
商賈增糴價漸而粟至及勸富[illegible]入補官幷折收船
課皆以便宜行之已而食足全活者不可勝計歷
二年還任公既久勞於外得疾亘不起時成化壬
寅六月甲寅也年僅四十九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某鄉之原公之祖若父累贈至同　公官祖

妣姚氏亦贈淑人配徐氏兵部尚書晞之孫封淑
人子男三曰麒壽貢士麒永國子生麒寧女五人
長適貢士范昌齡二適于璽三適任守正餘幼孫
男二人士豐士良公性至孝南安公致仕二十餘
年左右侍養不違其志與其兄綬夫友愛尤篤自
入官以簡約持已而待其屬必厚平生好賢不倦
在江西時嘗行縣過廬山視白鹿書院傾圮特修
葺之且爲立先賢祠祀至於學問之勤不以政冗
而廢惜其年止於是而不得究其志也所著有心
齋稿青瑣獻納稿江西巡視稿若干卷藏于家銘
曰
維金之先自杭而遷世晦不仕發于南安南安出
守歸有政惠延及於公益昌而熾少登甲科給事
禁中褰諤之詞見於疏封既受
上知遂分留務維絃祥刑不忝所付時有定國世稱
寬民司寇之亞名位益振西行救荒萬口待食要
推基仁以濟吾術公則已矣其惠猶存食此厚報
尚俾後人後人繼繼登仕籍有如弗信視此伐
石

泰安州判官崔君墓誌銘

駙馬都尉崔君元既葬厥祖泰安君奉太常少卿
王君佐狀請予銘墓不得辭按狀君諱震時起其
字世居東勝州元季兵亂徙鴈門遂居代州祖諱
普明考諱璟君生而魁碩有度少補州庠遭父母
喪久困場屋天順甲申以例輸邊實爲國子生成
化甲辰試吏部授泰安州判官州有泰山祠四方
捐金帛供香火者歲無不貲奸盜百出君禁奸蠹
實綽有能聲弘治戊申輸宣府芻粟有羨銀七百
餘兩會齊河諸縣有逋數因貸之償民布政使戴
君珙用禮幣勞君以旌其能獨石地遠粟貴民困
輸納君奏乞太倉粟給之己酉督兌軍儲于臨清
有羨米三千餘斛銀五百餘兩乃白部使者以修
安山水次倉七十餘間州有預備倉每不守守者
輒罰君贖罪人以市地闢衢巷搆屋宇招民復
業者居之盜不得肆庚戌督官錢給遼東戍兵修
廟學及祭器視昔猶加己亥修
德藩一郡王府及周孔顏孟諸廟及濟南城隍祠
役重費廣計日而集巡撫都御史吳君節委攝肥
城縣事賞罰明信兵民欣服累值歲歉多所賑貸
山谷間有巨盜數十民病防守君悉力追捕咨執

撿歲壬子巡撫都御史錢君鉞及巡按官皆薦君
爲大縣不果癸丑以老病致仕歸其鄉時君亦有
不能平頗欲自直會孫元被選尚永康長公主君
曰吾復何求遂絕口不道前事於是放遊蘇杭吳
越間周覽形勝惟意所適徜徉將歸乙卯七月二
十三日以疾卒于蘇之旅次距其生宣德乙卯四
月二十六日壽六十有一配某氏子男儒國子生
實生都尉以
恩擢東城兵馬指揮女一適國子生劉益之孫四
都尉其長次曾次周次愚孫女二長適鄉貢士謝
國部次未聘是歲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崔村之原
予每見都尉恂恂猶書生心愛重之知源派有自
也比又聞其曾祖某素好義嘗梁濟沱以利病涉
所積甚厚及泰安君位不稱德東城君藝不得施
乃於其曾孫見之是固然哉爲之銘曰
國有貴族出于儒門肇之者誰君德是敦其德維
何曰有道愛民情匪私與論攸在甚而不福豈理
之常於君徵之若貸而償籍纓蕤蕤燿彼門閭刻
銘著聲公死不沒

承事郎周惟詹墓誌銘

吾郡之江陰稱大家必曰顧山周氏周世有令德
至孟敬甫益以樂善敦義著聲于時景泰間不幸
爲訐者所訟而其子拱諭戍雲中卽惟詹也惟詹
生富家年少未更事遭罹家難子子趨從隨執戍
役而雲又苦寒地其官長念其家素務善厚撫之
前御史吳兼亦戍雲中惟詹奉贄幣師事之往來
咨問日漸月積學益進而智益明久之遂執筆從
事大將軍幕下大將軍加禮焉如是者蓋六七年
始蒙
恩宥南歸歸則父兄已沒獨其母蔣孺人在堂隸
恙惟詹念先業之至於斯也痛自刻厲措置規畫
窮日夜廢者興墜者舉不數年田廬產業悉復于
舊先是其母以孟敬甫下世惟詹又在遠方未還
悲泣無寧日及承
朝廷扶抹之恩骨肉來歸家趺復振感激之餘繼
之以泣歲時子婦上壽亦頻爲之盡歡母患癃痺
久在床蓐惟詹左右扶持侍藥食不去側獨以父
不逮養飲恨終身成化某年東南饑有納粟授官
之
令惟詹曰此吾志也敢不率承輸粟若干石于官

得承事郎階七品惟詹　自幼服習家教讀書不煩
程督其師筧山張節之甚愛之及壯涉歷既深孝
友恭儉卒亢其宗雖其先澤未泯要亦惟詹能自
樹立不誣也其軀幹修頎得脾瀉之證以服毋喪
過哀病二載竟卒實成化十四年四月甲子距春秋
四十有九以十五年十一月甲子葬于某山之陽
新塋曾祖伯源祖宗苑及孟敏甫俱以輸粟旌門
有孝義之褒娶趙氏子二禅熊祥驥女一許聘夏
元匹初葉侍郎與中自宣府還
朝嘗爲予言惟詹處憂患能恭謹敏屬其志欲盡
前人之懿可知矣又見所作蓮臺軒記愛助之意
惓惓焉予因喜惟詹實知前輩將來顯達不但已
也豈意不得其壽而遽卒悲夫其子來乞葬銘乃
考知州徐士亨狀序而銘之銘曰
鬱鬱嶺山西曰周氏肇啓厥宗宋與元嗣華發茂實代
有繼播越弗寧值元季有來自蘇際
隆治務農敦善家日大豐周賑鄰昭恩旌烏頭綽
楔旌孝義煌煌
璽書天日麗樹之風聲無遠弗屆何物無良思懷攸
將泰之極否斯至碎彼阽危保安盈

湛恩汪濊匪幸致積善有報宜不匱嗟承事君得
憑藉既躡復起天所賜胡壽弗延奄長逝新墳峩
峩終古閟我銘刻諸詔來世

湖廣按察司僉事張公墓誌銘

張爲吾宜興名家其先有諱樂者仕宋至金紫光
祿大夫因稱所居之地金紫圩公其十一世孫也
曾祖伯英祖永父元愷俱不仕元愷娶儲氏以宣
德丁未七月十五日生公諱廷古字信之別號巽
齋幼有妙質而器識更遠其父於諸子中爲可教
也遣從故進士姑蘇奚昌受易日夜誦習精勤不
倦竟以景泰辛酉中應天府鄉試明年試禮部再
中遂擢進士第時父毋且老因乞歸得侍養于家
左右承顏能順適其意暇則與邑中士友講學一
時業
指授出而取科第者若故吏部郎中邵暉輩數人
家居六年而父沒喪禮克盡人以爲孝服除尤不
忍離其毋或勸之盍受職以被
恩典爲親榮始上吏部除行人三年考最蒙
賜敕命進階吏部察知　公賢薦爲御史公辭之秩
滿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又三年擢湖廣僉事成化

戊戌致仕而歸矣公居官廉謹為行人數使於外
若河南山東川廣諸藩所至未嘗一受餽遺及使
陝西掌行
襄陵王府祭事尤為王所禮遇在刑部時詳明公
恕不妄決一囚有古人求生道之意至僉臬司事
能辨疑獄人不稱冤而華容沅江等縣數被寇盜
為築城柵以保障之民始得安居焉然公素剛直
少容自度與世多忤慨然乞歸曰吾平生所恨者
不得推恩榮吾親耳既歸足跡不至州縣日與諸
故友昆弟放情山水田園間為詩酒之樂凡八年
以乙巳五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九公娶陸氏
有賢行先公卒生男二太學生邦祥邑學生邦瑞
側室徐氏生男邦民王氏生男邦毅邦祿女二適
王巽任徵孫男二女四於是邦祥等卜地於駛驥
村之陽以丙午某月某　日葬公託進士芮君為
狀使人走京師請銘于墓予與公自少居同鄉及
壯為同年相知之深非一日矣且邦祥又為予之
子壻有姻婭之好於公之葬也雖不忍銘然義不
可無銘也銘曰
仕不謂遲止於臬司身不謂衰中歲而歸惟其所
持不詭不隨世與我違如矩合規莫究其施歛而
不為事親不虧事君不欺如此男兒為世之奇天
命於斯更復奚疑駛驥之陰瘞此銘詞

昭勇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寧夏左叅將劉公
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紀字憲明大名清豐人曾祖大老贈
寧晉伯祖諱寬考諱海俱贈昭勇將軍署都指揮
僉事御馬監太監諱永誠則公叔祖也劉氏以太
監公顯驟以戎功封伯爵族極盛大公生其間磊
才器識道理為佳子弟厥父昭勇公擢錦衣衛正
千戶以沒時公甫十齡母亦喪太夫人教遊武學
比冠而廕天順丁丑太監公叙公父沙湖之功
朝廷乃進公指揮僉事成化庚寅公從寧晉公討
虜延綏卒遇賊身冒矢石脫闖山谷間得擒斬功
凱旋進指揮同知署指揮使名始著論者謂其可
任將領今太師保國朱公俾掌十二營號令明徵
集事舉用太師英國張公薦得總一營訓練有法
弘治戊申用兵部薦擢署都指揮僉事偽食祿錦
衣見寧夏中路叅將公仍念世受
國恩獲預兵政誓竭志力以效勤一方至則撫士

辛詰奸究綜覈指授皆有條緒未幾徵還京師居
數年以疾卒于正寢是爲己卯三月一日距其生
正統甲子五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二娶楊氏錦
衣指揮僉事觀之女弟繼娶吳氏管氏女一楊出
適都督神英子用亦早卒公無子嘗求從兄故錦
衣指揮同知綱第三子璉爲後許焉會有羣臺之
行後指揮君卒故未果公之卒合族以璉告于柩
前王其喪成公志也璉卜以五月某　日葬公于
其鄉之原奉狀乞予銘墓公又有從弟福嗣掌晉
伯鎮薊州祥禎皆鎮撫從子璟爲指揮同知並錦
錦衣公雖乏嗣其族之顯盖未艾云銘曰
國有貴族時有偉才公也秀出亦何雅哉少承父
官壯居將幕分鎮西陲一方是託虎視群羯氣充
萬夫中阨於途弗究厥圖人必久用其才乃售難
遘之歸又奪其壽轜車國門送者如雲後百千年
參戒之墳

英國太夫人吳氏墓誌銘

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懋之母太夫人吳氏
太原陽曲人諱琢之女也公之考太師定興忠烈
王封國于英已娶李氏封夫人繼以疾無以助內
政一子忠爲勳衛生亦不慧乃禮於吳而太夫人
歸焉忠烈之考河間忠武王肇樹勲業爲鉅家太
夫人弗逮事其舅事其姑河間王夫人王氏躬執
烹飪備極奉養歲時有事于家廟必虔以相祀忠
烈出奉朝請議軍國弗復內顧凡壼以內出納賞
罰之政太夫人理之咸中節度忠烈稱之曰能忠
烈之弟忠傳侯輗爲文安伯裕國男襄公軏爲太
平侯一門三爵家益盛大而昆弟雍睦太夫人處
娣姒間亦怡然無間言李夫人有女子三其仲事
仁廟爲敬妃孟適黔國公沐斌季適清平伯吳英
並爲夫人太夫人尤善庭接或時以善言相勸導
故外內族黨皆稱之賢正統己巳忠烈扈從
北狩不得歸今公懋甫九歲
朝廷念先事功特命嗣爵太夫人擇傅以教聞奧
先世忠貞諭之故公材器克就歷事
英皇
憲廟以及
今上莫不荷
知遇承倚任掌中軍都督府總五軍營兵兼督
國史知

經筵事以敦謹著勳卓然爲世臣之首而太夫人
實饗其成天順癸未
賜誥封英國太夫人其詞有曰淑善之積盍隆壽
祉觀者榮之弘治乙卯五月四日太夫人以壽終
距其生永樂甲午九月十日春秋八十有二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治葬事皆如制別
賜寶鈔以貫計者二萬稱糧以石計麻布以疋計
者各五十葬復加祭以壇計者五皆
異數云太夫人稟厚謹約念勳衛忠無嗣以族長
孫爲之後撫及諸孫恩及群下皆贊爲家所罕見
者可謂賢矣癸丑九月太夫人初度縉紳往賀有
鶴鸞空而下躍入庭前馴不復去既屬纊之明日
悲鳴而斃嗟是亦可謂異矣太夫人惟懋一子女
一適太師兼太子太師保國公朱永孫七曰欽勳
衛曰鉉曰銘錦衣衛百戶曰銳曰鋼曰鎮曰鋐女
孫三長適永順侯薛勳次適安昌伯錢承宗次早
世曾孫五曰嶽曰嵩曰端曰崇曰巖曾孫女一初
公葬忠烈衣冠于應城橋西連三岡之原卜是年
八月十日以太夫人祔奉程學士克勤所著狀請
予銘監修時予實以總裁
國史事又同朝久故爲敘其事行而系以銘銘曰
盧矢彤弓世奕
國封惟夫之忠有相之功桓圭繡裳載躋廟堂惟
子之良有教之方易其饗之鍾粟與肉易其飾之
冠翟佩玉康寧富貴餘八十年人得其偏毋得其
全計
閨在朝有祭有賻賻侈其物祭加其數生既極榮
沒亦孔輝匪惟今茲在古亦稀堂封是祔忠烈之
墓勒銘真幽永保無斁

陸太宜人李氏墓誌銘

常州吾鄉郡也數十年來取科第登仕宦其尤盛
者皆曰陸氏因其父兄之教使然亦惟助於內者
有其人焉若太宜人李氏非所謂助於內者乎李
爲武進名族世積善不仕至處士某娶某氏生男
女若干人太宜人最長生而端重嚴整動作有常
於凡紡績之事經手精絕諸女婦皆莫能及而尤
務勤儉不以所能自矜是以父母愛之既笄歸於
陸爲故南樂縣儒學教諭贈南京戶部郎中諱某
之配初爲婦即以孝謹稱戶部公游邑庠例貢于
京而顧其母張孺人有[illegible]年踰太宜人八適之曰

老矣宜速行爲祿養計公感其言上遺祈得奉化
縣訓導乃奉其母赴任太宜人養之安焉及公陞
邵武教諭適閩海盜起則請留侍於家養之益謹
或見其姑有嘆息輙蹶蹜不安曰豈我爲婦有
未至而思其子耶必致其悅乃已姑沒殯斂俱厚
公歸喜哀而無悔曰使我在側弗是過也公既起
復改任南樂南樂之俗婦女惟播種織紝是務諸
生之母之妻歲時瞻拜見太夫人精於女事相
率習及他州比公爰歸率號泣送於道觀者爲
嘆既二十年官吊之來不絕而奉化邵武兩邑之
士道經常州必登堂瞻拜對之感泣甚者有母氏
之愛者可謂難得也已其教諸子嚴甚自外傅歸
夜則諄之每從齋外聆有書聲即止否則於其晨
省必拒使弗前凡賓友過從聞講說經史輙具酒
食延款或博奕嬉戲必使人對客撥其具碎之家
人以爲辱客太甚則曰吾知教子耳不知彼博徒
之爲客也盡其教於內者如此迨年漸高有子四
人歷見其三登進士第皆列官于
朝諸孫復進士及第居近侍
東宮講學其一家可爲貴顯矣方益自貶損食不
必重衣不必新日無過分以爲子孫之福晚尤康
健聰明能歷歷記往事族人子弟平居進見必委
曲指陳前代敦朴之俗因人懲勸之或非其人則
絕不與言故人嚴憚之莫敢犯者初以長子貴
恩封太安人後加今封成化十九年壽登八十有
六以正月十八日無疾而卒子男四人愷南京戶
部郎中悌不仕怡南京工部主事愉刑部主事女
二人適唐鑑孫文孫男七人簡右春坊右諭德餘
芬俱郡庠生虎範壽女三人曾孫男三人長舍章
次巽章女四人以卒之明年　月　日祔葬于
邑劉莊之原諭德君奉卒爲部應禎之狀泣而請
一銘予與太夫人諸子若孫交久矣不辭而銘之曰
職有必舉事有當爲凡人皆然匪求人知況乎女
婦內行自持及其純備人卒知之維太宜人懿德
令儀尚論其槩曰孝與慈天與壽以報其植子
孫振振貴顯于時何以致此內有家規劉莊之原
祔藏於斯
恩封再加壤樹增輝其尚有待驗此銘詩

程襄毅公林夫人墓誌銘

弘治八年乙卯七月十日程襄毅公夫人林氏卒

于京師官舍其子敏政解官扶喪歸襄毅卒時
先朝已贈太子少保
賜葬于休寧南山之原今夫人卒
賜祭
命工部營壙而定仍給驛歸其喪盖
特恩云喪且行敏政乃躬述事狀請予銘墓按狀
夫人姓林氏諱淑清爲閩人唐九牧之後也派分
環珠里號環珠林氏高祖譓翁元授進義副尉曾
祖起宗韶州録事司判官祖子陰
國朝口武功坐累謫陝之綏德再徙河間遂爲河
間人考顧妣李氏子女名一英爲淮之安東簿女
郎夫人夫人生有慧質孝謹純至凡女工必精習
讀列女傳女戒諸書輒領其要父喪時尚未笄哀
毀如禮安東治家嚴重念夫人之賢必有以稱其
選者久而始得程氏之先自新安來徙河間而襄
毅在小學安東訪之爲儕輩所服後入儒學其家
以婚請安東乃白於母曰程共達大器必爲女弟
擇配無踰此矣既歸襄毅之祖若考贈尚書公皆
在堂母張氏有四女一子未畢婚嫁凡務經理委
夫人獨奉兩世舅姑至躬操井臼治酒漿脯脩不
悃勤勤寒暖饑飽起居之節必得其宜數年襄毅
擧進士授官夫人幸有禄食而儉素如故及嫁四
姑娶一婦皆手分儀金甚者撤奩具爲助前後四
經舅姑之喪無違禮襄毅歷給事中少卿都御史
以至侍郎尚書督邊儲治兵旅領巡撫之寄出入
中外者四十年懋著勲績而夫人獨任内政奉家
祀施子教待新安河間諸伯叔子必周必至擇安
東諸子可教者俾就外傅其一方爲河南長社巡
檢其一英爲山東青州府訓導皆底于成夫人馭
臧獲有恩待親黨故舊有禮見鄰婦里媪之貧者
或解衣衣之雖數不厭其賢如此夫人凡三荷
封命景泰初以襄毅給事中貴
敕封孺人天順中以都御史貴
誥封淑人成化中以兵部尚書貴進封夫人後其
子貴雖累封而夫人秩號已極不復加錫惟享有
禄養後襄毅之卒十有六年壽七十八臨終爲敏
政曰勅報
上恩以光祖宗我年已老得從爾父地下於願足矣
言訖而逝子三長敏政進士及第累官太常卿兼
翰林口講學士以文學顯于時敏德詹事府主簿

攻蘄州判官卒斂行儒學生女一適忠義前衛指
揮同知凌雲漢封淑人孫男四長璠應授錦衣衛
百戶次圻叠世次壇次堂孫女四長適邑人臨塘
范翎次適婺源大坂汪玄錫三適新安衛指揮子
朱儀四適新安衛千戶子于恩銘曰
曷徵能婦夫爲名臣曷徵能母子爲聞人儼儼翟
冠夫封之貴堂居與食子養之遂康寧壽社有錫
自天人得其一毋備之全視履考祥於理則有勑
銘于幽以示永久

平江伯夫人沐氏墓誌銘

夫人姓沐氏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志堅
之配也其先鳳陽定縣人也曽祖諱英從
高皇帝起義兵建大功爵至西平侯沒封黔寧王謚
昭靖祖諱晟爲左都督追封定遠伯謚武襄考諱
信襲雲南左衛指揮同知後以子貴贈右都督
夫人蚤失怙恃鞠于族姆孟氏性敏慧不凡而寡
止詳慎不苟言笑女紅外無所嗜惟閑涉書史通
女戒大義恒嘆曰吾獨不得事吾親目有所觸輒
涕泣不食兄璘嘗揔雲南軍務擇壻謂人曰吾有女
弟如此不可不擇所宜歸聞平江公賢而多才遂
納聘焉比入門逮事其舅其國莊敏公暨其姑誥
太夫人孝謹備至相平江公祗敬未嘗少忤賓客
之饋餉自治具內處娣姒和不失色下及臧獲御
之有恩考至婣黨禮意甚厚無不稱者及居喪治
葬一皆勸公行朱子家禮尤嚴祀饗至親滌俎簋
久而不倦公有二幼弟鐸鎰撫待甚篤與之合姻
二妹之嫁亦盛奩具以遣衆皆感其義終身以毋
事焉公既嗣伯爵夫人獲膺
封誥每歲節入賀
太皇太后
皇太后及
中宮㮣被寵賜而謙慎益加公嘗佩征蠻將軍印
總鎮兩廣督理漕運入掌督府提督京營兵出治河
決捷城功力屏私謁之累者以夫人在也公壯尚
未有子夫人寛以逮下然夢二獸交走于室一老
媼曰此熊羆也寤以語公公曰此男子之祥也翌
日側室袁氏果生一男因名之曰熊夫人育之不
異已出稍長延師教以經書今爲錦衣衞指揮
良娶朱氏太師保國公追封宣平武毅王之女得
孫男女各一誕孫之彌月撫飫甫畢夫人倏得疾

疾能焚香籲天刲股肉和藥以進聞者曰觀子孝
則知母之慈矣夫人卒于弘治丙辰十二月十三
日距其生正統戊午七月初二日享年五十九事
聞
上遣官諭祭有司治葬如制後特
賜楮鏹萬貫及棺槨一具米布各若干公請于
朝給驛遣能扶柩而南卜用丁巳某月某日窆于
江寧大山之原從先墓也說者謂夫人生距家歸
顧族安處優裕未嘗知世間疾苦而能勤儉自將
相厥夫子保有爵祿方隆而未艾可不謂之賢歟
公慟夫人甚思所以慰其神于地下奉狀來請予
銘弗獲辭而為之曰
猗嗟夫人勳舊之裔歸于侯門允作嘉儷事上撫
下家人是宜實名式彰豈曰無儀
寵封煌煌有煒其服入朝
三宮出表群族貴辭不驕富執非侈夫人持之勤儉
終始匪獨婦德母教亦敦膺澤之餘有子有孫胡
享之隆而世弗久曰祭曰膊世亦希有
皇循舊慶命藏故立伐石勒銘恩昭九幽

紀母張宜人墓誌銘

紀母張宜人今戶部雲南司員外郎溫之母也張
世居綏德業陰陽家之術其南京欽天監靈臺郎
生子文哲本州陰陽學典術娶某氏生宜人聰慧
端正為父母鍾愛之笄而歸紀紀之先為蒙城人
後徙綏德以醫鳴家為故承事郎諱璣之配璣字
玉章號澹菴少孤事其叔父母盡禮宜人能承順
其意如子婦然至於奉賓祭待親戚事無大小必
得其道人以賢婦稱之他日澹菴將從求異產力
不能止遂出居於外惟取先世所遺醫書數冊及
器之敝者數事而已宜人怡然未嘗有慍色澹菴
醫日精遠方抱病求治者日眾至則隨手取應而
退亦不責報久則所積亦厚不喜自奉凡有裹囊
傾而與之宜人亦未嘗有吝容其賢有如此弘治
己丑九月初六日齊壽八秩其子溫仕于
朝得士大夫詩篇甚富寓歸為慶賓客滿門諸子
婦率孫曾以次捧觴進拜里巷驚異莫不嘖嘖稱
嘆未幾以溫之貴將受
誥有宜人之封甲寅正月八日俄以微疾卒溫歸
來泣告曰不肖賴慈訓以有今日所恨者雖恩典
之頒而不能光榮生前矣九月十有七日葬于

林城南三垡河之陽合承事先君兆壹昇一言以
慰之予居京師且久知溫爲郎官有美才昔嘗感
其孝爲文以表其先君墓乃復挼刑部侍郎張君
尚絅之狀書而授之宜人有男子四長淦次郎溫
又曰滎曰灊泠深俱以輸粟授官灊鄉貢進士女
一適冠帶總旗楊政孫男八人世相世良俱太學
生世椿世科世楫世祿世標世楫女九人長適楡
林衛千戶李鳳次適王欽適朱鎔餘尚幼銘曰
順以爲德儉以爲教旣宜其家亦事其報報以厚
養復贈高年
天恩且下曷不少延子孫如林盛而未艾立石墓
門其尚有待

安昌伯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諱爲王其先沂人世以武顯爲河間
忠武王之曾孫定興忠烈王之孫今太師兼太子
太傅英國公之女母曰王夫人而夫人則劉氏出
也歸於錢氏爲都督同知追封安昌伯之婦安昌
伯承宗之妻也初承宗母夫人孫氏故懷寧侯女
盛年寡居治家有法撫育承宗以長嘗與其兄今
懷寧侯泰接會聞英國與王夫人善教而女且賢
以爲無能踰之者而公之母太夫人吳氏亦曰是
女宜其爲吾家婦蓋公之先旣以元勳貴顯且連
二世爲
太宗
仁宗妃而錢亦
英宗后族也兩家門戶相當婚事旣成繼而孫夫人
病期一見其婦及入門而卒故夫人以不得事姑
爲恨而事其夫生母曾氏盡孝相夫治家甚有條
理至待親戚以禮御卑下以恩稱其賢者無間言
俄而病更醫弗治年止十八其生成化丙申五月
二日其卒弘治癸丑四月二十九日以卒之年八
月初十日葬于都城西香山先塋之次夫人初未
授封其夫哀其早世具疏言于
朝
天子從之封安昌伯夫人先葬宗乞銘於予而英公
且爲懇請曰吾女年尚少何敢勞執事然不得一
言無以塞吾悲也遂諾而銘之曰
其幼也以慧其長也尤德其歸也甚宜其逝也何
亟

榮壽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項氏世爲順天之宛平人生而聰慧婉淑
克精女紅宣德癸丑選入
宮侍
賢妃甚愛之天順間
憲宗在東宮
英廟爲簡老成謹厚有年德者擁護左右衆咸曰莫
如夫人宜及
皇貴妃於安喜宮迨
今上嗣位夫人年既高時被
恩賚亦稍稍倦逸而夙夜弗懈凡在
禁掖前後六十餘年白首宮長莫不見其過言失
度弘治丁巳三月二十四日以壽終
上念其舊勞特贈其號曰榮善夫人
命太監李興及右少監傅忠左監丞袁欽等營葬事
賜之祭者三
賜賻銀帛諸物各若干
命所司治墳於宛平香山之原蓋異數也夫人生
宣德丙午之八月葬以卒之年五月某　日春秋
七十有二銘曰
天門九關欽法宮于白首服勞勤厥躬于
香山之原
敕所封于
三后在天尚克奉于

亡妻李淑人墓誌銘

予少忝科第入翰林繼而爲卿亞以預政事夙夜
在公不暇顧其私然而閫以內事亦治而不紊者
以有吾妻李淑人在也而今則已矣吾能免乎內
顧之憂耶且吾善孰與相過孰與藏事有不樂者
又孰與勸而釋耶此予不能不悲恨者淑人諱得
貞其先爲金壇人伯祖順當
國初以武功積官至指揮同知其從子克恭娶胡
氏生淑人笄年歸予初予喪元配杜氏擇繼室不
可得或言李氏雖武弁而有家法且其女甚賢乃
禮聘之既入門克修婦道若素習然每念吾親在
遠不得朝夕侍奉每晨興輒焚香望拜致祝其壽
而得一羡味必封寄之以爲常及予得告歸省始
摯之至家凡所以事舅姑者必躬爲之或請代其
勞則曰吾方得侍奉何以代爲其孝如此遺二子
尚幼鞠育教訓與己子等既長雖鄰嫗不知其爲
非淑人出也其一女將嫁資裝既備復盡脫簪珥

與之曰此女少失母當加厚其慈又如此蓋自其
少時性行異於人居父母旁日事女紅不妄言笑
歲時親戚婦女過其家者見其容飾之盛輒爲之
羞赧俛首不視當吾歸省時先君禮部公嘗輟飲
器數十事畀吾還京以爲待賓之用淑人曰君歸
無以奉親而反受此不可且客居器用惟磁漆足
矣予深然之卒不敢受先君聞之甚加稱歎其儉
約又如此歸吾數年未嘗越中門以行一日兒有
墮樓者聞之驚悸乃出以抱持之而僕隸輩始識
其面其謹又如此平居處娣姒以和待親戚以禮

御爾僕以恩與予處幾三十年而相敬如一日諸
子或有差失虞予之怒必和解之退而必自責讓
不少恕其亦可謂賢矣女事之暇尤喜讀書孝經
論語并古詩文多能背誦至於臨模字帖亦有可
觀蓋其餘事也予自春坊庶子擢少詹事兼翰林
侍講學士淑人尋亦得今封凡
宮闈有慶賞入
內朝賀其顯榮亦至矣
今上念舊學之臣嘗以吾兒元概侍居京師特晉官
秩以示

恩寵未幾又特俾乘傳還家畢姻事淑人乃率之
行事未及成不幸以一疾而卒其卒以成化二十
一年六月十三日年甫四十三將以又明年十二
月葬于邑南陽山之原
朝廷又敕禮部遣官治葬且
命常州守臣諭祭
恩禮稠疊愧無以爲報也葬既有日乃述其槩
刻石納壙中以識悲恨之情若其坂德懿行親族
皆能道之其多不能盡書也子男四曰元楷指揮
僉事曰元棫□□生蚤卒曰元相承事郎曰元概
中書舍人女一曰元秀適太學生張祥孫男三曰
文煥曰文粲曰文炳女一曰文柔系之以銘曰
嗟淑人兮何去而不歸一室寥寥兮惟所遺衣吾
尚可以自存兮諸子倀倀然其何依胡豈其行兮
嗇其壽吾不可詰兮復何咎在墳既築兮
天寵則厚同穴而居兮尚百歲後

仲弟時望承事郎墓誌銘

弘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吾仲弟時望卒畄且言於
其子元棫曰吾生有汝伯爲之兄以庇我今雖死
可無憾矣然知吾平生者亦無踰於汝伯吾死其

乞文誌墓蔡吾目始暝也於是元楠以書來告
聞之痛哭嗚呼吾忍銘吾弟乎顧其言如是則又
不忍不銘也惟先公戶部府君生吾兄弟四人吾
爲長次爲吾弟吾弟自幼明敏讀書善記且善屬
對先公甚愛之稍長即解事每見先公治家勤勞
輒請代先公曰汝年幼正當與汝兄讀書進學以
取功名家事非汝所宜問也則對曰進取功名乃
長兄代理家事兒之責也先公初未之許一日偶
試以其事即能中規畫先公驚喜由是凡營居室
治陂塘及耕桑之類悉委之皆如意後先公漸老
家事一不問得與詩朋酒友徜徉於山水間者以
有吾弟任其勞也吾弟性更孝先公嘗染疾甚危
醫莫能治吾弟甚憂一夕夢神以醫書指示謂汝
父第服此藥既覺檢書果得之依方服之即瘥人
以爲孝誠所感天順己卯予喪先妻杜夫人於京
師冒暑來省因載其嫂之喪并攜二姪以歸道中
感熱毒疽發于背幾死無悔言成化癸卯三弟得
心疾疾作輒怒目叫呼家人皆不敢近獨吾弟日
夜在側百方治療然後愈明年四弟卒爲之擇地
以葬教育諸孤以俟成立及予繼室李夫人季子
元概相繼卒吾弟以予獨處京師又冒暑來省其
篤于友愛蓋如此平生於子史百家多所涉獵尤
精于數學晚好讀醫書蓄善藥病者多所全活至
鄉黨以貧乏來告者悉周之無吝近省予道過廣
西某進士之喪輒助白金數拾兩竟不問其爲誰
也吾少讀唐書張公藝傳吾弟適見之遽請曰古
今人宜無甚相遠公藝九世同居吾兄弟豈不能
保一世乎遂出誓言期不爲妻子所惑厥後有求
分異者力不能止每以爲恨故省予時歷舉先公
遺命養子置義田以贍宗族且力任其事以往士
大夫嘉其志咸作詩贈之惜乎志未就而卒嗚呼
可哀也已吾弟名濟字時望號復齋生宣德庚戌
十二月五日距卒之歲得壽六十有三素有治才
而不求仕嘗以入粟助有司賑饑補承事郎徐氏
世居宜興曾祖諱福贈戶部郎中祖諱鑑瓊州知
府考諱琳不仕三世俱贈光祿大夫柱國戶部尚
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妣皆夫人吾弟初娶繼娶皆蔣氏
又娶吳氏子男五人曰元楠曰元杏曰元楨曰元杖
曰元禎元楨蚤卒女一人適同邑范倫以卒之又

明年某月某　日葬于拜亭山之原爲之銘曰
有事服勞昔見其人溪山在望其人何存田廬穀
秩子孫振振百世之下尚視玆墳

亡兒中書舍人元概壙志銘

弘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吾兒元概以疾卒於乎
吾兒何遽至於是耶吾兒少重遲不好游戲家人
以不慧目之常一日舍舟登岸誤爲木墼所跌墮
諸水時岸高數丈湍流甚急忽浮水面不溺若有
神扶而起者已而群兒訊之曰汝將墜何以持墼
口曰持則墼隨吾身尚復起耶及稍長出就外傅
口授書數百言輒能誦暇則嘿聽諸生所誦能舉
其詞無遺先禮部府君見而奇之每出句以試能
應聲而對往往有出人意表者由是鍾愛尤篤天
性孝友予每公退必拱俟于門雖風雨不少替有
不樂則遶膝而嬉必致樂乃已與兄弟飲雖一殽
核必待予至然後敢食以是兄弟怡怡人不知其
爲異母出也每受教於兄栻後栻亡哭之必慟諸
親長止之乃曰天不獨亡吾兄又奪吾師也奚爲
不慟性從仁厚幼時爲僕抱而仆于地予怒而杖
其僕後雖仆不言或問之則曰言則彼又受杖矣
蓋從予居京師者二十餘年予初以禮部侍郎考
滿
恩例許遣一子入太學以吾兒常習舉子業欲俾
就之則以生後讓其兄元楷元楷亦不願
先帝録淳侍從微勞特授中書舍人未幾南歸畢姻
遭母喪哀毁踰禮疾乃作予聞而憂之然天意遽
至於此以貽予無涯之戚乎吾年未下壽而吾髮
已種種三歲間既喪吾妻又失吾兒胡不相予之
甚乎吾兒名元概字弘量姓徐氏常之宜興人曾
祖鑑瓊州府知府祖琳並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母淑人李氏以天順癸未十二月十三日
生年二十六於是其兄元楷元相卒之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葬于縣南張和山之原先期以書來
告因述此俾刻石納諸壙中吾兒娶今南京吏部
尚書晉陵王公之女無子以元相之子文熺爲後
是爲志

墓表

徐知州墓表

成化十五年荆門州父老詣
闕奏前知州徐泰憂制且終願畀復本州以慰其

斯民者
詔下吏部從其請君既之任治事未幾疾作以其
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一既返柩于鄉將
以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無錫界馬鎮村
福昌里之原其兄中書舍人惟正以書來曰順失
吾弟不幸甚矣惟吾弟有二子元敎元敍皆幼未
領人事凡經紀喪葬非吾誰爲之治玆既畢備矣
惟墓上之石當得文詞以垂示後人非執事又誰
宜爲之敢以亍戶部章伯之狀來請予與君交三
十年知契最深非特以鄉里之故而已於誼實宜

書乃不復辭君諱泰初字士亨後更大同而白生
其別號也幼而穎異既長入縣學從經師習尚書
莊好學不以家用饒而喪志嘗舉于鄉不利以貢
入太學得與天下之士游而謙厚若無能者大司
成甚優禮之當景泰丙子歲順天府行鄉舉而吉
水劉文介公主試得君文奇之擢第一時有[illegible]
之不預者言于
朝謂所司去取士失當且謂君出富室殆有私也
宜復試大臣持正者以爲不可特試五經題於
內閣君文詞義燦然無忝爲解首者始懸而名益

彰於時矣後試春官在中列比剩卷主司見君姓
名以嫌竟不取久之歷正高等例選通法律者授
御史君在優等復以謙退授黃之羅田令六年政
績大著遂擢知荊門州在羅田時爲政專察民隱
不拘拘簿書之末教民務農凡無牛種者官給與
之値歲大侵悉發義倉積粟以賑饑民有庭廡不
能行者則隨所居作饘粥食之鄰邑來乞食者亦
不拒一時賴以活者甚多更招徠逋逃復業者則
蠲其役仍給官田使耕而食其入公暇數出存問
疾苦隱然有古循吏風邑人嫁娶論財故多不以

時始下令禁之有戶將絕而出繼他戶者官爲出
錢贖還其家富民買田多隱稅應其弊發之貧者
始免催徵之累黃屬邑凡七民相率走藩臬請得
君守郡疏上未報適荊門守闕遂補之荊門之政
大率如羅田其俗則頗難治君禁令嚴明民不敢
犯會竟陵有疑獄巡撫大臣檄君往讞疑遂釋人
尤稱之前後兩任數興廢舉墜而學校之士多所
造就所得公錢悉市粟以儲義倉其廉名又人所
難及者是以去任民爭輓留之既沒尤思慕之不
忘君爲人孝友居父毋喪能哀治葬必厚兄有疾

朝宿禱于神以祈祐終夕不成寐弟坤幼延廠師誨于塾冀必成立家雖饒裕見族有服用侈靡者必深戒之而人以患難貧窶告則惻然周給不以則力計也君常之江陰人曾祖均平有陰德祖本中

國初以人材徵卒而旌其墓曰義民父景南義聲尤著以出粟賑饑受官蓋徐氏之積德非一世矣至是乃得君兄弟然君官至下大夫君之壽甫入中歳報施之道茫然莫考也夫禾之有種種之先而獲之緩獲之緩而收必多世德之家蓋亦類此然則徐氏後人其復有興者乎因録其事行之槩表于墓以俟

永寧州吏目贈行人正楊君夫婦墓表

成化辛丑新都楊春登進士第既而念其母老歸養於家居數年其母益康健促使入

朝乃授行人司正初考最以例贈其父如其官母封太孺人踰年太孺人没春將歸葬諸于泣且告曰先君平生官不稱德而卒葬久矣今吾母復不幸而春繫官于兹不得歸治歛其心竊痛恨惟墓之文乞惟而畀之敢以所爲狀上予與春有斯文之雅且感其言不能拒也按狀楊之先本楚人在元嘗爲武官後避亂於蜀因爲新都人有諱財者贅於李遂冒其姓賢生壽山發其氏生君諱文字美玉少温恭謹飾舉業之暇尤喜攻書由鄉校貢入太學以家貧乞仕遠方得永寧州吏目永寧在貴州蠻夷中君安之不以爲事日治公事有不便民者輙私告其長吏除之後夷民知其出於君也皆感悅或来稱謝君辭避不敢當推之長吏吏復賢之久而土官浸知其才凡旁郡事有不治者屬之君輙治嘗督工役築磨泥普施二城費省而堅完至今人稱之州有弃地數百里與水西夷田相接其酋以官無圖籍私致白金千兩欲得其地君適攝州事拒不納曰吾官雖卑然亦守土之臣也地爲王土可以私與人耶他日長吏竟利其金與之君每以爲恨景泰癸酉九月八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三葬本邑某山之原君初娶郭氏繼某氏再繼熊氏則春之母也方君游太學時熊氏家居熊自爲衣食計而節縮日用以資給其夫迨從居永寧奉養既豊亦不肯妄費一錢後其夫與郭氏二子相繼卒負遺骸歸葬備歷艱苦所過地必

號呼云者告之從行男女數輩雖旅次倉卒皆有
區別既歸稱家尤貧遭春流寓脫簪珥以助其費
以其夫遺命令復姓楊氏初目眊已數年及見春
擢官與其孫廷和再登進士第目豁然復明年八
十二以弘治壬子二月二十一日卒祔葬某右子
男五人其二曰逵曰政寡出俱先卒其三曰春曰
惠曰哲熊出女二人亦邢出長適程贊次適鄉進
士畢麟孫男十人曰廷和翰林院侍讀廷豫廷平
廷季廷儀廷　　女十三曾孫
男五人曰愼曰惇曰愷曰　　予嘗讀歐陽文
忠公瀧岡阡表載其父崇公存心之仁及其母夫
人誨言之詳竊嘆公之所以顯於世者雖其文章
德業見重於時亦其先德深厚有以致之所謂其
未有自者也今觀楊府君與熊孺人之事其殆類
此故其子若孫列官于
朝漸至通顯亦足以驗其先德也予以是表之

桂陽同知前中書舍人楊君墓表

楊世出漢太尉震唐宰徙家閩之浦城又徙建安
入
國朝自故少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文
敏公以高文絕識翊亮
四朝功施社稷勤於四乘號稱名臣垂休襲祉奕
世有人而楊氏遂爲仕族之冠君諱仕儆字敬甫
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諱伯成之曾
孫文敏公之孫貞靜先生諱錫之子也少習家學
以詩經中天順己卯福建鄉試禮部弗第卒業太
學聞見滋廣聲名籍甚六館諸生咸推讓之再試
不中乃以蔭授中書舍人三年坐從子華累謫廣
東衞經歷六載考最竟歸卧于家闔一室左右圖
史寢處其中日紬閱不厭暇則課子孫讀書[illegible]
[illegible]於世途聲利漠如也弘治改元
詔起沉滯吏部知君謫非其罪特以桂陽州同知
奏起之檄至君嘆曰吾老矣衰矣安能復與時競
追逐耶竟不起弘治九年六月十有九日以疾卒
年六十　娶江氏某參政之女子二易鄉貢進士
暹治舉子業孫男二女一卒之明年三月二十日
葬邑之登仙里劉墩之原君儒貌疏髯氣岸軒揚
平居恂恂簡重而臨事能卓然樹立其在衞幕秩
雖卑能摟剔奸蠹有怙勢者必以法裁之吏士竦
服生長綺紈不爲奢靡華麗之飾聞人有異書則

原缺

聲績在兩畿尤卓卓可稱者皆公教也然則公之
賢使身得一職任一事以自用於世其裨補豈小
哉公以齒德當爲鄉飲賓辭不赴沒而葬于鄉則
爲之刻石著德以示後之子弟殆亦宜之非徒爲
孝子之私而已公生于永樂己亥六月初九日卒
于弘治乙卯正月初二日壽七十七以丙辰年某
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配呂氏賢而克相封孺人
子二長郎鎰次録女一適劉演

林勿齋先生墓表

先生姓林氏諱智字若冰別號勿齋其先出居邵州
刺史蘊之後世居閩之莆田曾祖岩寶父德如皆
隱居不仕先生生二年母陳氏沒又五年德如翁
亦沒賴繼母鄭氏撫而鞠之稍長出從里儒授尚
書習舉子業弱補縣學生正統甲子中福建鄉試
戊辰會試中乙榜授宜興縣訓導至則嚴立教條
示諸生以讀書作文之法俾各有所依循晨必衣
冠張燭坐堂上朗誦經書已而取古法書臨摹至
數百字手倦則復誦讀以倡諸生日以爲常雖祁
寒盛暑不懈諸生亦各勉修士習爲之一變大有
補於學校秩滿陞銅梁教諭未幾丁母喪服闋復
除宜興舊德先生之教者踴躍趨迎及士宦子弟
悅從者數十輩大肆講學文教聿興提學御史陳
選舉先生自代吏部雖不能用詔選之日遂陞縣
令先生謂人曰當道宜用人所長某將老矣安能
舍詩書而事簿書哉惟一教官終身足矣昆山葉
文莊公時爲吏部侍郎知之擢蘇州府教授先生
至蘇學其教法無異宜興時諸生始若不能堪久
之服其化益親愛之致有身爲顯官而追念不舍
者先生前後爲校官幾三十年皆在江南而四方
縉紳多聞之故每當大比之年藩省爭先禮聘爲
主司考浙江者一江西者再凡所取多知名士猶
爲有識鑒云先生性至孝常痛父母早世每春秋
時節祭祀嗚咽流涕者竟日祖祠舊俾隘撤而新
之增祀田若干畝婦翁趙立沒而無嗣爲之經紀
其喪得免暴露甥陳元幼孤携之官教育之與諸
子等既長復爲之娶婦乃遣之歸其他周貧睦族
重信義事多類此生宣德丁酉六月十日以弘治
甲寅正月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某山之原娶趙氏子男八人曰嵒曰崟曰嶅
介岫峴嶼阜[illegible]孫男女二十七人曾孫四人嗚呼

先生之德之學甫人知之蘇人知之予宜與之人
知之豈待表而後見然天下不可以甫與蘇與實
與祭也而能盡知乎況數世之下又有可侍者乎
是固門下士所宜惻而憂之者某於門下受教爲
最先故特爲之表而不讓焉

贈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甯公配陳氏

墓表

正統己巳廣南弗靖今贈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
同知甯公卒于寇難其配陳氏與其次子瓌皆相
失莫知存亡獨其長子瑾與其季子璟選入
內庭年始十一既長資性明敏益見信用積官至
御馬監太監後三十年爲成化庚子瓌獲生還至
京師太監公見之甚歡又六年成化乙巳陳氏亦
還太監公遣人迎至京母子相見如故時
憲宗皇帝在位
今上在春宮聞其事爲嘆異暨
太皇太后
太皇后皆有賞賚既而瓌從征大同累功陞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因得
賜誥贈其父如其官而其母封太淑人居數年太
淑人思歸故土瓌具疏乞
恩特蒙改貫東右衛以便侍養太淑人之歸也
王宮賞賚之厚復如前日人皆榮之既抵家數月俄
以疾卒太監公聞訃哀痛
上請祭加厚并
命有司造墳安葬
太皇太后
皇太后暨
諸王亦皆有賻太監公乃擇明年某月具其父衣
冠合太淑人葬于邑白雲山之陽來乞文於墓上
而騰驤指揮劉瀞爲之狀惟甯氏世居南海東莞
都大良堡人後割其地增置順德縣故今爲順德
人先世嘗有顯者譜亡不可考入
國朝有諱日華者生武安安生公其諱真字克誠
爲人淳朴不好華靡居常茹素以殺牲爲戒處鄉
里尤善扶持退難周濟貧乏人素賢之其生永樂
己丑沒于正統己巳得年四十太淑人性勤儉善
理家人所以賢之者如此其生永樂辛酉沒于弘
治癸丑七月九日也子男二長即太監公少侍
英宗皇帝于乾清宮今掌

清寧宮事兼提督五軍營尼
朝廷有大賚徧并四夷賓客多委之次郎瓌孫男
一尚幼夫人有善行雖不幸遭變故亦未有不獲
報身後者如公之宛其不幸可謂極矣乃生太監
公以忠勤事
上獨賢近侍克致
恩典與其配雖存亡不同而同享其盛則一而已
要非偶然者王君太監公身雖在內而孝思不忘
其親其誠孝所感卒獲與其母若弟相見又豈偶
然哉是宜書之揭于其墓以示其後之人云

曹府君徐孺人墓表

嘉興有名族曰曹氏曹氏有賢配曰徐孺人諱秀
澄同郡嘉興徐[illegible]女也父曰文玉母曰陸氏以永
樂甲申四月四日生孺人既笄歸于曹爲以東府
君之配孺人自幼端重寡言笑在父母旁循禮度
而孝敬不倦及爲婦事以東能執婦道性尤勤儉
恒率諸婢晝夜紡績不以爲勞家人化之諸刺繡
織巧之作皆媿縮不敢出視生子瓊教之甚嚴瓊
奉母教若鄉慎行務農生殖稱克家于其後產業
日盛食指日衆孺人卒不習侈靡事及以東沒寡
居五十年布素終身未嘗更一新衣其勤儉自若
也有孫曰山早失母孺人憐其幼蚤自鞠育雖甚
愛之然教之益嚴俟其既長俾學于家塾日必考
其課業或書不成誦則聲色俱厲不少爲容貸平
生不喜尼媼有登門者輒麾之去曰無壞我門法
其正如此孺人好施不吝凡鄉里之貧無食死無
葬者必命其子周䘏之歲饑視人親疎差以次賑
給之食其惠者甚衆及其子沒至山益好施與上
大夫交游益廣而曹氏之名籍籍起浙西謂其世
範固遠蓋亦有孺人之教焉孺人既老山奉養備

至年九十三而卒實弘治乙卯九月九日也子一
人即瓊承事郎娶陸氏孫一即山以中書舍人娶
錢氏四川按察使傅之女曾孫男六人蕭邑庠生
崟岑岩崙巃卜以丁巳十月二十四日葬邑之柳
溪合夫兆也山持狀赴京師詣予泣拜曰山非祖
母鞠育無以至今日所以不遠數千里躬造門下
以請者惟欲得一言表于墓上以彰吾祖母平日
恭孝慈節之美則泉下永有治矣予感而言曰昔
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故中饋之吉著于
家人厲階之害見於大雅其事不誣往往可驗斯

曹氏之盛孰謂其無然哉宜刻之以慰山之志以
示諸來裔

虎賁左衛經歷張府君墓表

府君既沒之十六年其子欽虎賁左衛經歷三載
考最蒙
恩贈府君如其官階徵仕郎母馬氏爲孺人於是
欽泣而念曰
朝廷不遺下臣施及
恩典吾父母不幸皆不及見痛恨何可言吾將致
其事歸守先墓謹錄
敕詞繫之以告于地下顧惟墓上之石尚無文以
刻又何以發潛德昭慕訓而見
寵光之來之有自耶乃奉山東參政張克讓之狀
晉謁再拜而請于與張少相知而經歷君又邑人
也不能辭取其狀覈之譜書不誣稽狀府君諱亨
字嘉會世家宜興爲宋參知政事綸之後自曾大
父國用而上居邑之橋亭里人稱橋亭張氏國用
仕元爲鷹坊提領生廣德州學正茂卿茂卿以族
大遷今所居曰瀦渚是生師贇師贇生愈高愈高
生致遠致遠生三子伯曰本叔季曰伯常其仲爲
府君府君生而純雅稍長從仲父致和學致和嘗
爲信豐令剛毅方正教導有法臨諸子甚嚴獨愛
府君由其孝友明順不煩束約也正統間大臣有
奉
敕循行江南主斷繫豪民一時健訟者蜂起或訟
其考翁事連信豐並被逮至京師府君於時竭
力營救往返道路數冒艱厄不自卹也其事卒白
人皆稱爲能子其平居父母之側溫然無違禮母
周氏沒事繼母黃氏孝養不替兄弟相處怡怡如
也雖衣服飲食無弗共者及推以待諸從昆弟子
姓以及姻戚朋友皆爲篤於恩義雖僮僕無不善
遇之以至人有急難周之不吝其事不能枚述嘗
客金陵同舍人遺金數斤獲之弗啓竟迹其人還
之其人出半以謝拒之毫釐不受又嘗獲鹽引於
道坐候其人少頃有泣者至則一富商奴所遺郎
與之奴謝曰非公吾必死主人之手感拜而去鄉
有寠人缺食而貿其屋既給之粟而使復居之如
故曰俟歲稔償我未晚吾不忍汝飢而無居也鄉
舊產茶四方來鬻者必齎其直奴輩有不豫者曰
若欺心而增減之吾豈可爲哉因之以戒諸子姪

凡息錢租粟之入宜寬貸而勿歛怨如此庶家門
可保而久也有司㕑役掌鄉稅不事掊克歲饑更
出粟數百斛以助賑濟郡縣欲倒援冠服則辭曰
吾安於靑布久矣敢自同於縉紳耶邑大夫歲舉鄉
飲禮請爲賓至再卽辭謝不出教子居京秩雖不
獲生受
封命然人間之福安享已備可謂無憾於世者矣
府君晚號直菴翁壽八十有四以成化七年某月
某日終於正寢後某月某日其配馬孺人亦卒壽
八十二孺人出同里士族少有淑行及歸於張婦道
母儀皆有可稱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南
華山之原子男四人曰原曰思曾曰克家曰欽郎經
歷君曰銓女二人長女適義官吳佑次適士人蔣
昕孫男八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夫德之優者不
近名以爲高足以轉移乎風俗澤之厚者能散財
而益富足以庇覆乎鄉閭觀於府君可以槩見爲
張氏後人者尚嗣其仁於百世之下使君子之澤
無有窮也噫此固府君之意也

傳

南京工部尚書劉公傳

公諱宣字紹和一字應召號靜齋姓劉氏其先南
康人也在南唐有諱適者仕至工部尚書生君造
以吉州推官留家安福谷木坑故今爲安福人君
造生璞南唐進士至宋三世補太學上舍時人因
稱三舍劉氏公生七歲而孤遺家多故能自力於
學不隨同輩嬉戲從故禮部侍郎李公克述習春
秋精勤不懈父戍盧龍而沒躬往代之雖處行伍
中不廢讀書其志必欲以科第自顯時麻城鄒公
來學以都御史巡撫其地聞其業大嘉待以殊禮
景泰庚午應試京闈鄒公送之郭外舉酒祝曰汝
此行必取解首否則無相見也衆竊笑之是歲故
少詹事劉文恭公主試得公文卷奇之置第一如
鄒公言明年會試禮部高等遂登進士第授翰林
庶吉士壬申授編修丙子脩一統志成陞脩撰天
順甲申
憲宗嗣位充
經筵講官成化丁亥九載秩滿陞右春坊右諭德
脩

英宗實錄成再陞右庶子庚寅擢南京太常寺少卿
寺事多廢公建言十三事皆見采納丙申丁內艱
壬寅改除進本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公爲師待諸
生甚厚而差遣必公考校必明無不悅服者琉球
國遣子弟執學公舉舊制令所司給其日用之費
他日其子弟奉白金一鋌爲束修公力卻之已而
復以其半爲本事聞于
朝及得
旨乃受丙午召爲吏部右侍郎丁未奉
命祀北嶽地鎮弘治戊申
今上嗣位再進左侍郎公以漸衰求閒始拜南京工
部尚書知公者乃惜其去公欣然以行至則會計
出納董絶侵漁未幾財用頗積而推舉屬官以激
勸其下人人皆奮事職蓋歲餘以病不起辛亥七
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公少罹貧苦在盧龍時
游學京師每徒步往返爲寒暑所中輙疾死道上
逾時始甦嘗建言禦虜因事其後有己巳之變果
如所料及虜薄京城從裨將守備天津多所補益
軍中有誘歸及欲妻以女者皆不從其窮時以下
苟如此惟耿介疾惡是是非非不徇于人太好而
折人過晚乃務爲優容者論事引援證據聽者忘
倦多知
國朝典故每事能悉舉無遺故尚書姚公爲吏部
時以慶成宴坐位未定詢及公爲言舊制至今以
爲式至功臣世系述其源委歷歷如指掌若山川
險易雖遠在數千里外皆能指畫不差人皆服其
該博平居事母至孝迎養於京每旦趨
朝必先問安遇一美味必手自奉進兄沒撫其孤
女嫁之如己出事再從寡嫂及遇族人皆有恩意
族有爭訟者開導以理使各釋然以去諸子教之
甚嚴與其配王淑人必揖而後食居家自奉至薄
食不重味一衣至四十年蓋其儉素又如此讀書
務求精熟爲文章必以理勝不喜作新奇語有冲
澹集藏于家祖諱某父諱某並贈南京太常寺卿
妣並贈淑人三子長秉常國子生秉善邑庠生秉
監女四人論曰公卿起諸生一旦富貴遂忘其故
而爲驕侈之習者比比如劉公祿位已崇所持猶
寒士雖古人何以加之且士非困窮不能自立所
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公之志甚大力甚堅
惜未得專乎其位而盡展之故其事業之所立者

止此然其名則豈有久而不傳者哉予與公有斯
文契因書此以貽其子俾藏之爲家傳云

祭文

湖廣按察司僉事張公惟公少時負俗之累奮然
于心黽勉于事績學精專莫之或先鄉榜甲科遂
爾連連列職
中朝官階斯轉繼躋外臺仕路益顯雖則顯矣如
忤物何奉身而退其樂則多公身雖屈公名則完
公志不遂公心則安母氏高年幸供子職孝養期
終疾疹俄亟嗟我與公豈直同年既忝鄉閭復結
姻婭聞公之喪哀痛倍百繫官于
朝欲往弗克聊馳一觴惟寫我心魂如有知爲我
來歆尚饗

祭

某淑人母子之靈曰言言高堂有此女師[illegible]專其
德愼淑其儀身安享乎晚福子顯爵乎
明時謂非脩內行而獲陰報其榮壽若是乎兼之
緬懷昨歲登堂獻卮指瑶池以爲酒倣南山而賦
詩悅壽顏之在目曾陳迹之遽遠夫何倚仗之不
常哀樂之難期望婺星而光戢悵萱草之色萎惟
苦塊之哀重致傷生之可悲視疇昔而不着撫二
柩以興哀設茵几而執奠覔粤瑱其何施念予道

莫大乎詵宛顧家禍何緣而重罹曰惟不宛惟我
與慈
帝有諭祭之文吏有表阡之詞棘心寒泉可慰在茲
嗚呼尚饗
某椅
誥封三代祭
祖其係承
先訓屢荷
聖恩載錫
贈典始以七品贈父封母既遷五品
恩隨以加後官侍郎經職宗伯重蒙
恩加及二代茲者宮保秩滿又得推
恩伏蒙
制下褒及三代贈曾祖考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曾祖妣為一品夫人而祖考妣考
妣及先妻之贈典亦如之給
誥之詔方須而加秩之
命遂下以今陞某為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一月之內兼此二榮是皆
祖宗餘慶所及謹附祝文用伸昭
告以亡室贈一品夫人某氏祔食尚饗
祭
長姊孺人之靈曰吾與某同母實惟六人惟姊居長
性行尤淳爰自笄年歸于故族婦道克持孝敬殊
篤良人游學內助日勤忽焉中道賫志寡居儉耕
于田紡織于室衣食能謀家業無失況初失子幾
絕其宗終焉嗣續寔宜姜之功撫育其孫庶見成立
白首高堂傷哉抱疾自吾別遠歲時屢歷縶官壓
懷思成感怨聞訃來奔痛切激衷肉存亡永永
嘆息弟妹無能撫櫬泣臆敬遣兒輩奠以酒食享
靈猶存洋洋來格尚饗

謙齋文錄三 卷終

徐文靖公文録

四卷

神道碑銘

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黎公碑銘

南京吏部尚書謚文肅王公碑銘

封刑部員外郎錢公碑銘

采石李氏先塋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唐公碑銘

南京兵部尚書薛公碑銘

工部左侍郎杜公碑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康靖鄒公碑銘

南京戶部尚書潘公碑銘

戶部尚書李公碑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碑銘

柱國壽寧侯謚莊肅張公碑銘

兵部左侍郎呂公碑銘

右副都御史李公碑銘

柱國太師保國公追封宣平王謚武毅朱公碑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恪耿公碑銘

太子太保成國公謚莊簡朱公碑銘

柱國少師華盖殿大學士謚文穆劉公碑銘 一

南京工部尚書程公碑銘

南京工部尚書馮公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謝公碑銘

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李公碑銘

徐文靖公謙齋文錄卷第四

神道碑銘　曾孫芝垚重刊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
黎公神道碑銘
弘治辛亥南京禮部尚書黎公以疾乞致仕
詔可仍
賜誥命歸明年以建
儲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四月十八日竟以
疾卒享年七十訃至
命有司諭祭及營葬事
謚文僖其孤民表詣
闕謝
恩他日奉公門人李學士賓之狀拜請神道碑銘
予與公同朝且同官已久義不得辭乃據狀而書
之公諱淳字太樸號樸庵世居岳之華容本楊姓
曾祖元勳出繼姑氏後從黎姓祖士禎父彧卒縣
丞有德政並贈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祖妣徐
氏妣元氏王氏並贈夫人公少苦問學從父宦游
與兄資深相師友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之歲也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預修
大明一統志癸未同考禮部會試成化乙酉
憲宗即位充經筵講官丙戌遷左春坊左諭德丁亥
修
英宗實錄成進左庶子甲午考順天府鄉試丁酉修
資治通鑑綱目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
今上正儲位日侍講讀戊戌擢禮部右侍郎丙午改
南京吏部丁未滿九載遷左侍郎加正二品俸弘
治戊申始擢南京工部尚書尋改禮部又三年以
疾致仕而卒公性耿介寡合尤好直言居官屢陳
救事初入翰林有言被詢者即以書抵當道請救
其人當道者雖不能用然心實重之考鄉試時有
試卷奇甚後場不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
生截卷狀按其事而取是卷爲解首則名士馬中
錫也人皆稱服嘗見天下鄉試錄多舛謬或犯
國諱摘奏數十條下禮部翰林院議治考試提調
官罪且申定格例行之至今及在禮部故事內批
出翌日承行者必
陞陳補奏疏以防奸僞除授寖廣有諷令勿奏者
執不可諷者色沮久之竟停奏在部不受私饋不
行請屬才慎形跡事涉嫌疑輒究本末嘗纂白乃

巴閩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爲庇覆下
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踰自
裁抑昏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爲則重倫尚節痛
遠祿養極厲嗣祀兄嫂卒其孤民撫及女皆幼育
爲已子遇二季沾滄無間言嘗歸省至臨清適山
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
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享卒家貧倡鄉官合辭贈
俾襄葬事鄉吏鄧錄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
物俟其子長乃還之所居黃洋湊積潦病涉捐私
帑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嚴於教子不假辭色至
訓諸生日亹亹不倦登科甲仕中外者相接遠下
逮胥吏有嚮學者輒優給役後亦多成名云平生
好著述有龍峯集若干卷及輯
國家諸試錄合六百四十卷藏於家配金氏贈夫
人先卒子男六人民牧進士民表戶部主事民衷
民安國子生民俊民信女四適荊州府學生張孟
璿次適鄉生程鵬三適縣學生羅熺四幼孫男二
循紀循童女一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黃湖
山之原金夫人祔銘曰
洞庭匯澤其流洋洋公寔楚産挺拔不常昔起鄉

薦世遇
英皇對策
大廷萬言成章乃賜及第裒然前行出入清秩翰
林春坊危言正色耻和其尤
治朝簡任官惟俊良匪籍銓曹孰爲較量冢宰之
亞誦公克當衆公薦舉賢路不妨俯視孤鳳儀爲
南翔人則不容在公何傷宗伯掌禮名位益揚
召命將下步履不瘳乞身歸田旋以云亡二品旣
貴乜衷亦長
朝廷眷念
恩[illegible]諸子其芳集集門人青雲識
碩公其逝矣有光於後爰伐貞石樹之墓傍刻此
銘詩永昭不忘
故南京吏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致仕贈太
子太保謚文肅王公神道碑銘
嗚呼公葬有日矣追憶平生故交同鄉郡同官署
而道誼相契合行業相規勵日少至老不相負者
如公[illegible]人而今不可作矣矧公之文學政事卓然
爲一代聞人而耆年高爵
殊恩盛典其在

朝廷在天下所關甚重是不可無所紀述以昭不
朽而公之子沂以神道碑銘來請乃按福建布政
使陳君朝用狀次第書之公姓王氏諱偁字廷貴
常之武進人晉太傅導之裔也元季祖諱緣甫自
揚州避地于常子孫遂居之祖諱友諒
國朝永樂間徵至京師授魚臺學官擢延平府同
知有政聲考諱守正宣德間爲兵部武選司主事
以廉慎名俱用公貴贈南京吏部尚書祖妣蔣氏
妣朱氏俱贈夫人公生有異質十歲能作詩十五
攻舉子業二十爲學生正統甲子領鄉薦景泰辛
未舉禮部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脩被
旨偕修撰柯潛庶吉士吳匯等二十八人肄業
東閣給酒饌及膏燭費
賜御府諸書癸酉夏旱代祀東嶽甘雨隨注甲戌
丁外艱喪葬如禮天順下五仍舊任庚辰同考禮
部會試時稱得人尋
命侍
東宮講讀辛巳預修大明一統志成
賜金帛癸未復同考禮部遷侍講中
寔廟既作以侍從恩擢左春坊左庶子仍兼舊職
敕充經筵講官敷析明暢啓沃良多修
英廟實錄分掌禮館成化乙酉改南京翰林院學士
至則迎母就養丁亥實錄成公以舊勞預賜戊子
以母喪歸辛卯服闋適南京祭酒缺
朝廷特用爲起公于家公嚴督率明賞罰公差遣
上奏論便宜數事又修廟宇學舍補刻書板建書
庫門工悉就緒壬寅滿九載進南京吏部左侍郎
時吏典滋甚每差撥則呼手於庭公按舊式每以
時宜書爲定規群吏懾服丁未
召爲户部左侍郎乘傳起
閱甫數月
上登極選南京户部尚書復改吏部會有
旨考察諸司公悉心諏訪務求至當有小過而才
亦可用者別爲奏請得降級補外其以例考績者
必斟酌殿最不苟爲文具又陳八事多見采納修
治堂庫如國監而加備焉弘治癸丑年七十上疏
乞致仕
上優詔勉留再上亦如之甲寅以再考去任還家臥
疾乙卯春復上疏詞益懇

上念公
先朝舊臣進階榮祿大夫致仕
命有司月給廩米二石歲給輿隸四人比得報公
疾以篤越二日卒于正寢實五月二十五日也距
生永樂甲辰七月四日壽七十有二訃
聞贈太子太保諡文肅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
丙辰三月十八日窆于縣西謝巷村之原公所自
營壽藏也初娶夫人吳氏江西左布政使潤之女
勤儉有則尤敦仁惠族里賢之先卒厝于祖隴之
側至是乃合葬繼娶今夫人孫氏尚寶丞仲賢之

孫亦有內行子二長沂舉成化乙未進士累官湖
廣右布政使其志行不墜公業次洛輸粟賑饑授
鎮江衛指揮使女五長卒次適鄒堂鄉進士朱杲
段瑞又次適吾子中書舍人元楨今守郡于宋孫
五女四公性孝友言動不苟雖負才望而謙抑不
自矜嘗念宗族貧窶歲給廩粟憫尤于澄之孤以
三品
恩稱廕為國子生又修世譜輯家乘以貽子孫尤
重義氣嘗得楊氏別業有祖隴在焉欲之他公嘆
曰彼以金產售人而不能保此三尺吾不忍也不

聽其徙闢其埴使四時祭掃焉公攻書敏精悍剸繁
理劇不勞而集彭文憲公慎許可獨器重公後雖
秩位隆高而識者以為弗盡其用也其為文雅健
有體裁詩亦清粹真行皆遒勁脫俗所著有思軒
稿朝天稿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國有壽俊群士之則作之累朝獲匪朝夕鄉有耆
舊後生是規積數十年乃克見之公在南都為六
卿長公歸南畿足範鄉黨七旬遐壽一品崇階公
實稱之孰云幸哉矧惟令終鄉典優異節惠有揭
賜葬有地論德以世述事以文於百千年來者有

閱

故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錢公神道碑銘

弘治丙辰四月壬午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
錢公卒其子太僕卿鉞請于
朝
上命有司諭祭遣進士治塋基於是鉞泣而言曰不
肖孤無似微福
天子寵及泉壤其有光矣如復得名世之筆刻諸墓
道先子死且不朽其何榮如之乎不得辭則為之
銘按狀公諱霞字東之其先出於吳之崑山高祖

諱常曾祖諱誠仕元為萬戶始從家杭州祖諱安
一父諱禮生公穎異幼學即出語驚人稍長習舉
子業恒嘆曰大丈夫安能碌碌守章句乃棄去遊
沅湘間致財巨萬歸盡散鄉里之孤乏者後重棄
去如是者數四不厭人有急難千百里赴之鉞官
陝時自號杖策往視徧歷關中形勝數日抉兩蒼
頭徑去絲髮不以煩官既歸老於西湖之上集古
奇方儲藥物彙別分貯揭所治證于上繼病者自
取不問其姓名每出民必羅拜道次以謝公曰欲
以拯難非求謝也娶同郡虞氏封太宜人子男六

女二始公將教二子經學未知所授乃列五經于
前縱其自取鑑得易鉞得春秋公嘆曰聖人之道
見於經莫精於易莫大於春秋二子其得吾志矣
時甬東楊文懿公以易名遣鑑師之錢塘李侍御
琮以春秋名遣鉞師之鑑登戊戌進士蚤卒鉞登
甲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汝寧
知府陝西參政貴州按察使以右僉御史
巡撫山東調河南進副都御史改太僕卿所
至有聲績為時良臣人謂公之學於是有徵焉公
生永樂己丑某月某日壽八十某年某月某日卒

錢塘佛芽之墟銘曰
干雲之材器維大受匠石所遺乃以自壽既壽厥
躬復昌其後發為新枝久乃滋茂為棟為梁乃學
乃攜邇厥本根匪夕伊晝維彼壽者終老林阜封
以識之名不可朽

采石李氏先塋碑銘

弘治丙辰總督漕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君德
馨以漕事至京師請予曰吾李氏采石之墓拱木已
積抱矣而墓碑未刻無彰先德予末小子忝承休
緒而尤顯顯無圖則不孝之罪益重惟先生孔揚
昭大以假寵我李氏以詔我後人予按狀李氏世
為滁人
國初有諱惠隆者隨
高皇帝渡和取太平遂籍跡太平東山是為德馨之
高祖惠隆生茂林往來采石治生因家焉茂林生
順補郡庠弟子員善楷書預書
永樂大典典成授刑部主事
上即行在為都方事營建命戶部尚書宋公入蜀取
大木擇僚屬可同事者以公從既得木木皆産巨
山窮谷其從而出也多經民墟有議夷塚壇井責

公曰寧迂道無擾驚其民乃別取道以下民德之
餽白金者以千計公皆拒不納未幾坐事謫廣東
南雄經歷至今猶能道其遺政南雄生翔字某某
別號止菴德發父也性潤略踈財鄉人有稱貸不
責其息或貧不能存死不能葬男女長不能嫁娶
者來告止菴未嘗以匱乏辭隨遠近親疎予之多
寡悉中度見德發少慧與止異凡兒每撫其頂曰
此子必能大吾家因遣就學日夜訓誡以冀其有
成已而果然李氏世有積德其葬于采石蓋自某
始于今已三世矣雖嘗一發于南雄然位不甚顯
不克竟其所施未可謂食其報也今德發貴而贈
其祖若父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某氏皆淑人天之
所以報李氏者庶其在此乎銘曰
李居滁陽亦既有年太平之支由皇祖遷既來釆
石乃卜其宅三世真安善人奕奕允矣南雄實起
其宗受命至再而位弗崇爰及止菴輕財好施不
世其官惟德是嗣匪深其源其流曷長匪培其根
其枝曷昌惟我李氏其德既修不福其躬畀孫子
爾孫爾子爾祖爾思爾或忘之視此銘詩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神道碑

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公諱瑜字廷美其先晉陽
人宋御史中丞子方之後高祖諱英洪武初官松
江上海烏泥涇稅局子文祥因占籍上海大父諱
忠不仕考諱昭以公貴初封徵仕郎南京禮科給
事中繼封中議大夫贊治尹衢州知府公姿貌瓌
偉有奇氣爲詩文操筆立就以書中應天府鄉試
登景泰辛丑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蹇蹇不阿
選知浙江衢州府九年擢湖廣右叅政遷山西右
布政使未行丁外艱服闋改雲南未幾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之守衢也詢民間利病
以次行罷衛人大悅會歲久旱且疫公還自
朝覲下車即宿城隍廟自爲文以禱三日雷雨大
作後凡值旱禱輒應吏民相與勒石于周宣靈王
廟舊有孔子祭田奪于民公以俸贖還之俾世供
祀事有假婣瑣贓財既而懼公之威鬻其二子及
妻以償公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妻子守之過
也贖其妻子還之衢號健訟公決斷如流數辨疑
獄民遂不敢欺公去衢衢人爲立生祠祀焉其在
湖廣京山隄潰襄陽河置廣儲倉歲饑民賴以不從

正雲南土官世襲法以絕爭訟定滇粮給散之宜
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否將因
廣奏起才將許寧李興勞邊軍卹陳亡遣人悚然
會中貴人以事諷公不從廣等從而媒孽之竟坐
事去弘治五年
詔復公故官致仕七年八月十有八日卒于家春
秋七十有二公娶尹氏封恭人先卒子男六鉞國
子生鏞鎰銓璉俱提松江守禦千戶鎰邑庠生女
五孫男十二人孫女十五人以某月某日葬其鄉
周逕之陽公爲政所至見紀有冰玉十詠有湖藩
十政有勤民倡和集士類懸思徐其卒也衢之父
老及孔氏子孫挐舟千里來哭者不絕於乎公雖
不能與時順隨不克究其施然其愛在民其功在
邊公論在士夫是其不可泯者吾故用鋟諸爲文
及銘俾刻諸墓道以示來世銘曰
有頎而晳人中英少登甲第華簪纓入科出郡封
專城浙水東下流芳馨邦人祀之死猶生楚晉大
國藩垣幷其棠蔽芾多頌聲擢爲憲師提邊兵羌
胡萬里勞經營除奸紏慝閑者驚奸機竊法來相
仍一官棄去一羽輕當時物論洶不平蓋棺事定
信有徵況乃壽考兼康寧生而全歸沒有靈九峰
峻嚴三瀰清千秋百歲垂儀刑後欲知之考茲銘

故南京兵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薛公

神道碑銘

薛故家廬之無爲州
國初有大司空祥從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入臺城攻安慶下江西復廬州
戰番陽攻浙江奪姑蘇下中原累著功勳凡摧陷
必預嘗遣督軍餉
上諭之曰爾功已應世爵茲行爲朕蕭何可也還進
太司空頎以怨言聞
上怒置之獄並子靖安亦以事舉家瓊州安置永樂
甲午十月生公於瓊州公諱遠字繼遠少穎悟奇
秀屬句如流宣德乙卯中廣東鄉試壬戌登進士
第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勤慎精敏不避艱險景泰
中以薦遷郎中嘗以部檄覈實南直隸逋稅文案
山積洞燭肯綮得其羨餘若千萬石歸之於公又
同御史倪敬按大同邊儲搜抉遯隱邊軍足食天
順改元以公使交趾還進本部右侍郎尋丁母夫
人憂時河決河南

詔復起公以工部侍郎往塞之至則集丁壯三萬餘分工授任決口遂塞又自揚州門鑿河四十里以洩積潦觸災厲饑伐材爲屋以居流民比還民遮道留之已而復授戶部成化元年兵討兩廣蠻猺以公督餉公星馳先調兵食師至如歸仍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觴賞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船冒矢石腹背夾攻賊羣墜左侍郎二品俸有白金文綺之

賜三年進尚書總督京儲六年夏江南運不至命公往視至則浚泉源濬河流漕以克濟十三年上

疏乞致仕許之十五年有

詔起公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是年冬以疾辭不允明年正月

詔許致仕既而子丕以蔭除中書舍人迎公就養於京弘治五年三月

詔進榮祿大夫八年某月某日卒于京邸年八十有二夫人楊氏先卒子丕孫男一某公敏而好學於凡禮樂兵刑天文律曆無不涉其要尤熟

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凡文移奏劄悉出公手子部事例芟繁正訛體要歸一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較出納吏胥拱手正統己巳之變摘漕卒戍邊以民代漕江南罷焉景泰中有言事已宜如舊便

部集議戶部曰可兵部曰不可遂罷後復有言者時司徒以問公公曰兩議相持力奪之不如理論之司徒如公言遂定每歲中外疏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前後矛盾有司不知所從公以爲凡若此者一切報罷則官省民安同僚有惡私囑者怒色以待公曰事可行而行不可行而止何怒爲論馭吏則曰嚴刑以懲

不若先事而移奢華弊不如無弊可革也仕宦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恒不足今安忍有餘哉子丕將奉柩歸葬無爲之原求文刻之隧者於乎公以孤童起海外奮身進士致位八座名顯天下其可謂豪傑者矣然公嘗謂戶部事多因襲使吾躬正之國可富邊可實兵可安也惜乎未及行而罷雖然公之志則亦可知矣銘曰

揭揭司空

興運首遭文經武畧爲時蕭曹山河之擾宜及而

闕宿惠儲祥及公乃發遂登訃相進大司馬出公
勳名孰與齊者旣老而歸濡須之缶焯德昭終始
于道周

通奉大夫工部左侍郎杜公神道碑銘

弘治甲寅三月六日工部左侍郎致仕杜公卒有
司馳奏至
天子為遣官諭祭仍
命工部營葬公之子源等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
于昌黎縣某之原以予為公之同年乃以神道碑
銘來請按翰林脩撰李君旻狀公諱謙字益之姓
杜氏其先定州人也元始遷永平故今為昌黎人
曾祖諱彥文祖諱復父諱敏前妣楊氏王氏繼妣
董氏公少遊郡庠正統丁卯領順天府鄉薦會試
不偶以國子生歷事戶部時山陽金公為尚書侍
下方嚴獨奇公欲奏薦為屬公辭之景泰甲戌登
進士第
朝廷修寰宇通志遣采事實于山東還授工部都
水司主事督呂梁洪三年考最陞
敕進階承德郎封贈父母及妻改禮部主客司庚
辰署員外郎癸未陞郎中以父喪去任服除改儀
制司郎中成化戊子刑封
晉府充副使明年
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時姚文敏公在禮部
知公才可用即以名上擢浙江布政司右參議乙
未陞右布政丁酉轉左布政使庚子
召為順天府尹壬寅工部侍郎缺即以
命公方見嚮用丁未得乞致仕蓋公年六十九矣
旣還鄉以
詔恩進階資善大夫人以為公榮而公尤康強不
衰凡八年以疾不起享年七十有六公居官善理
事為工部主事時在徐州值歲饑疫癘荒政作
粥食人多所全活推其餘及收養孤老男女過時
而貧不能嫁娶者皆出所助呂梁之人至今思之
而平生政績尤多在浙江其平易明決旣能使民
懐而吏畏至於貧窶士人忘其勢分而禮法之際
有所不可雖面要亦不肯阿從也初各省以織造
上供文綺不如法者獲重譴衆因畏避至積滯數
年所織造者久而濕蒸多壞工人或破家不能償
公曰利吾身以害人吾不忍也遂合數郡解運卒
亦無事人始兇甚嘗清理軍伍有訴於御史得直

衘者公以爲非例持其文不下御史雖怒不恕孔
他日定賦役等第按察使欲增損其則而書得無
産之家公以此輩皆游民而令賦役獨歸于力穡
之農非重本抑末之意卒從公議歲優特奏免田
租若干糧有起運存留之數戶部以起運者不可
免而止免存留者公言若然則一省官俸軍餉俱
乏矣二者必增損之乃可執奏不已
朝廷亦竟從之及在工部適運河淤塞受
敕修浚因以其屬從行得便宜行事公盡心水利
不憚勞苦數月舟行無阻公私稱便已而兵部尚

書余公子俊巡撫大同多費公帑物有誣其侵漁
者時受
敕偕給事中御史往覈其實或謂公曰
上怒叵測公與余有浙省同寮之舊辭之可免禍公
曰吾知奉公守法而已他何足計瀕行又有以危
言怵公者亦不顧卒得其實而還余之事竟白其
幹濟如此者故凡被
委命事竣輒受
賜賚云公居家事親能盡子道父嘗病疽醫貴其能
療公泣禱于天躬吮之良久愈後父年九十猶就

養于官以浙地善且近其兄娣事之人稱其孝友
者無間言自少無聲色之奉雖退食燕居必正襟
端坐妻子不敢狎視平接人臨下更溫厚可親是
以人皆愛之公之祖希父俱贈通奉大夫工部左
侍郎妣俱贈淑人配楊氏亦如之子男三人長郎
源萊州知府次濟禮部司務次漢國子生側出女
一嫁山西按察司僉事楊詳孫男五人孫女一予
既知公之厚而又喜有賢子則公雖沒而有不沒
之名垂之邦國也用以銘曰
有美杜公貌偉而厚起於甲科如木初長枝葉蕃

碩大陰四垂惟其本深其天不萎公少而仕爲冬
官屬勤敏之餘惠及孤獨措籍營閘謫于工曹蔵
績斯削匪公克逃公在浙省以身任事事有從違
惟理之是是則行之匪異乎人列郡獄訟偏于吏
民公有才能益展未盡有
命召之爲京兆尹輦轂之下四民安如政尚平易
不煩前驅司空學士乃擢其亞人曰宜哉公不自
咤綽有政績在秦河渠亦復奏
命見於奏書出則未遠而日未暮如何回車以畏
未路優游閭里步履康強故舊笑言左右白鬚况

乎有子巳發貴仕祿養正豐菴甚長逝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謚康靖鄒公神道碑銘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鄒公以
清德重望致仕家居壽躋八十有四乃弘治壬子
某月某日卒卒之前二月公以杭屬縣大饑心切
奏聞手具奏疏以聞
上嘉公身居田里不預政事能達民隱如此既
詔有司如所奏賑卹卽出內帑文綺
賜公以旌其賢及是
上聞訃悼歎諭祭營葬一如卹典特贈公太子太保
謚康靖
恩禮優渥人皆榮之公諱幹字宗盛別號順菴姓
鄒氏其先嘉興人也後徙仁和再徙餘杭故今為
餘杭人曾祖福堅妣某氏祖壽之贈資政大夫禮
部尚書妣沈氏贈夫人父濟詹事府少詹事贈太
子太保謚文敏妣薛氏贈一品夫人文敏公在
太宗皇帝時為宮寮寀時公尚幼適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特進充應天府學生親加諭勉
賜鈔二千貫仍月給米二石以資養之公感激奮
勵力學不懈正統戊午中鄉試明年遂登進士第
庚申初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陞署武選司員外
郎郎中己巳八月北虜犯邊
英宗皇帝北狩京師戒嚴一時所需甲杖糧餉未有
能任其劇者僉以公為宜乃超遷兵部右侍郎公
殫竭智力日共應事倉猝間發廩以給兵士或不
俟奏報而行一日兵士擁東城門請給馬草適鄉
民萬計避虜走城下呼號求開門守者難之公曰
草不得則廐馬不過瘦死爾城以衛民若無所衛
焉用城為且聞虜距城尚遠卽至近境開門無及
而民皆死矣竟從公言獲濟及虜退明年改元景
泰被
敕獎諭辛未清軍職貼黃事改禮部壬申奉
敕考察山西官吏癸酉河南風陽等處大水
詔往救荒民多受惠凡為奏免稅糧若干萬石既
歸
命督易州山廠薪炭積弊頃萬因奏設主事一人
綜核其事公獨總其綱而已居三年衆議以公不
宜久處比
召還治部事尋陞左侍郎進階正議大夫資治尹

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故尚書胡公方致其事去諸册立大禮並
從公評定而行時
襄王來朝故事當祭
禁門而入自遷都後來朝禮絕莫有知者公檢太
常故典行之及
上不豫復奏行
皇太子御文華門代朝禮成化丙戌
憲宗皇帝二年也命撫安畿內許便宜行事明年以
老辭位不允未幾特拜南京禮部尚書居二年
召還禮部仍令
經筵侍班自是治部事者十年至加太子少保屢
以老請
上皆不允後復請不已特
賜敕致仕令馳驛還仍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
傑夫四人蓋家居者一紀而終公性謙謹喜揚人
之善處事是是非非不肯詭隨忠勤奉
國老而彌篤嘗因災異首以奢侈濫賞及修宛術
設齋醮爲言後以度僧過多月極言其弊奏爲
定制至今遵行之少傅文敏公多聞典故及居官

牲狀述以論前於屬其言皆可書口口代之老成
人也公配王氏贈夫人先卒子男口口煜次煥國
子生女三長適葛某次適鴻臚寺序班蘇和次適
處州衛指揮使牛洪孫男三圭坤堂女五長適杭
州前衛指揮王楷次適指揮陳震次許適李端其
二尚幼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餘杭山之原
煜奉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之狀來乞銘其神
道之碑爲之銘曰
餘杭有鄉來自桐李山川清奇乃鍾厥美惟文敏
公榭食邑中
仁皇眷念公爲孤童長成激不忘甲科是繼克世世家
益大名位並隆惟大之身安有勞瑯署超遷始于兵
曹都城介嚴武事充濟皆出而選遂擢禮侍旁稽
典故以贊
治朝宗伯之任居而不驕
帝曰汝耆登之官極
寵命日隆屡疏請老終焉得
請優游里閈冠裳民甘有養耆英乞老成世豈
多有畢公去周厥德愈懋公既逝矣名則留
恩澤所及貴于高位再世易名爲時令族祠績相

望過者必肅樹所神道松陰我教爰勒茲銘永永
不磨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潘公神道碑
銘
公姓潘氏諱榮字尊用其先出河南之固始唐末
從王審知入閩有仕于漳爲龍溪縣簿者因籍焉
祖諱從考諱乾皆有隱德公生而瓌異鄉老長指
之曰是必爲吾鄉偉人弱冠充郡庠生正統甲子
舉福建鄉貢戊辰登進士第奉
命齎銀幣犒師廣東景泰庚午拜吏科給事中弹
駁有體論傳起復掄奔競數事尤切多見嘉納壬
申陞左給事中充
荆府册封副使不受餽遺癸酉滿三載
敕進階從仕郎封父如其官母陳氏爲孺人甲戌
歸省
賜楮幣爲道里費未幾值父喪毀瘠骨立事母不
離側天順己卯始以服闋從任辛巳充
蜀府册封副使如使荆時壬午 簡充琉球國册
封使
賜麒麟衣金帶以行至則奉宣 德意王以下皆

竦息聽命陪臣請爲中山八景記公援筆立就有
用夏變夷語國人爲之刻石甲申還
朝陞都給事中以母喪歸如喪父時己丑復任六
科諸給事無先公者庚寅陞南京太常寺少卿癸
巳
誥進階中憲大夫加贈父如其官母爲恭人嘗
上疏乞致仕不許丙申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戊戌
奉
敕總南京糧儲兼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領其
事己亥
誥進通議大夫加贈祖父祖母陳氏及母皆爲淑
人辛丑
召入爲戶部左侍郎適尚書缺遂署部事免兩浙
僨補鹽課人皆稱便會久旱漕河淤涸公奉
命督治運舟畢至癸卯再乞致仕
優詔慰留之甲辰陞南京戶部尚書所出政令大
抵以節財卹民爲務丁未
今上以登極恩誥進資善大夫復加贈祖父祖母及
母皆爲夫人公疏凡三上
上若曰卿効勞久茲以老疾懇辭特允所請給驛以

歸其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輿隷四人南曹諸
公卿祖餞都門外賦詩爲贈道路榮之弘治丙辰
十月十八日終于正寢壽七十有八訃聞
朝廷贈公爲太子太保遣有司諭祭治葬丁巳某
月某日窆于某山之原配林氏有賢行先公十五
年卒累贈夫人側室温氏生子四人長講
賜冠服次儉國子生次麟次恩皆郡庠生女二長
適邑庠生陳雷次適鄉貢士蘇霄孫九人絃綸綱
綸經瑞慶繼紀温氏居公喪哀瘁成疾後八日而
卒嗚呼公以敦樸之資祀德履善不自表襮一命
二十年而始得謁及其資望俱積公卿之選自有
不能釋者而累求退避乃克自遂以保身完名享
有高壽多賢孫子世之所謂福殆無不備天之厚
善人其理固不爽哉儉走京師奉翰林江侍讀潤
所著狀請予銘刻諸神道以告來世予與公同
朝知公之賢備矣乃爲銘銘曰
有儁潘公廣額豐頰身居廟堂表表人傑爲内臺
佐爲鄉曹長歷兩京國計是掌官累
八命再世貤封七十而歸九載乃終
皇有卹恩贈官賜祭有墓有堂二品之制存順沒寧
有泉有榮豈無若人公有令名古人有言難進易
退公實善處功名之會人皆不足我乃有餘其未
盡者歸于太初窆碑峩峩瞻彼神道我銘公德來
者是告

戶部尚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某字某　姓李氏其先山東歷城人永樂初
有諱　者謫戍南丹後改編隆慶州民遂籍隆慶
是爲公之祖考考諱某皆以公貴贈戶部右侍郎
公自少穎悟爲州學生有聲場屋景泰壬申登進
士第授兵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皆克舉職成
化二年陞河南右參議撥所部課民種桑棗戶給
千株因以考長吏勤惰且令月假上其他政政則
善則温言獎之即不善則訶譴不少貸由是州縣
之吏卒不知懲勸四年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四川
奉
敕提督松潘等處糧儲出見彭索河荒田彌望乃
召其土人而問之曰是可耕地而不耕何也衆皆
謂生番往往棲耕爲患公則相視要害設橋梁墩
堡塹柵爲防民乃耕耕遂無擾時松潘有堡曰張
臘茂州有堡曰松溪皆爲生番所攻公與參將某

前後擒殺數百人盜乃遠遁擾閩
朝廷屢有寶鈔綵幣之賜灌縣都江堰歲役夫四
萬人修之吏得夤緣爲姦公去其十九無不逾歲
而功告成民永賴焉七年陞河南右叅政其居官
聲實一如叅議時十一年陞江西右布政使未幾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至
則剗刮宿弊理冤獄黜贓吏定九等差役法時
黃河水溢城沒者三版公視東南角低下乃分
命守土之官日夜疏濬始免決嚙之患十六年陞
戶部右侍郎尋奉
敕巡視山海邊關整飭兵備置弩子弩一萬五千
張弩可射三百餘步又設飛石飛木可發五七十
步者各數十萬削山坡成峭壁東西數百里歸而
以圖進
上賜鈔四千貫二十年轉左侍郎協尚書事時河南
山東北直隸連歲旱歉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類
齎銀就糴以輸米踴貴斗至數百錢然亦實無顆
石賣者而武吏催督道路旁午勢甚張皇公聞之
乃請輸銀太倉而以太倉之米轉輸於邊米價遂
平二十年秋
敕總督三邊軍備兼賑濟饑民時關陜不雨三年
矣公齋心默禱所至天輒雨又引渭水爲渠經行
百餘里以利居民是歲大稔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公還
朝復具圖以進
上喜又出寶鈔四千貫賜之遂有意大用公矣明年
陞本部尚書總督京通兩倉內外條吏素熟公名
皆悚慄危懼惟恐有犯公者時公雖不大聲以色
事固無不理也二十三年公遽有去志遂上疏乞
身以歸買田築室於隆慶城西北日與親舊觴咏
其中或問以官事則不應弘治五年以建立
皇太子恩進一品階七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七十
有四娶某氏繼娶某氏皆贈淑人男四人長曰某
廕補太學生次曰某州學生次曰某女四人長適
某次適某其二尚在室孫男女六人公性簡直與
人不能委曲又好面折人過雖遇權貴亦不掩護
故權貴人多怨公公將用輒爲其所擠其去也亦
以是云銘曰
南丹之李派自歷城暨入隆慶李斯有聲李之有
萃寔始于公才德並茂位秩益崇公佐三藩王有

成績孰爲最多西蜀赫赫蜀有上田公爲耕之勸
有寇盜公爲平之蜀民嘻嘻惟其所欲公爲蜀民
奔走僕僕公撫河南河水瀰瀰浚之導之河迺東
馳不震不動公之在邊孰謂強虜而敢嘬焉公視
饑民哭聲載途豪糧以哺民或歌呼歲儲浩浩東
南之輸公手出納不爽錙銖惟公之才已用于時
人猶有言不究其施惟公之位已極其至人猶有
言不久于事公其已矣爲公慨何刻銘墓隧百世
不磨

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神道碑

銘

周之先爲蜀之資陽人宋紹興中始徙敘州之長
寧故今爲長寧人七世祖惠仕本州知州曾祖世
祥祖本原父永隆俱儒學訓導邑人稱世儒周氏
以別其族至公以儒術大顯於世公諱洪謨字堯
弼號箐齋又號南皋子自少穎敏好學不倦侍父
官長陽處諸子中卓然有名正統甲子領四川鄉
試第一明年復占第一甲進士授翰林編修景泰
壬申左春坊贊善丙子修寰宇統志成陞侍講天
順戊寅進侍讀署南京翰林院事甲申

憲宗即位召修
英宗實錄改翰林侍讀丁亥進學士陞南京國子祭
酒丁毋憂服除改北京祭酒擢禮部右侍郎由左
侍郎拜本部尚書丁未進太子少保積階資政大
夫正治上卿
今上即位之元年爲弘治戊申
上念公嘗以老請致仕令乘傳而歸
陛辭之日
恩禮不替又三年以疾卒于家辛亥二月二十三
日也壽七十有二訃

聞命有司諭祭治墳仍
賜謚曰文安公少以文爲業然有志政務多所建
白初在翰林即勸
上勤經筵以講
聖學謹內治以敦正本復條十二事以進及爲
冠作與長寧隣境公稔知其出沒設禦備之術甚
悉遂見擒而其地晏然及爲祭酒整飭規矩表率
生徒且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減征稅擾虜撫
夷十事
上悉嘉納之文言

聖朝尊崇孔子其塑像冕服既循前代之儒用天子
之制而禮樂不稱封號不加殊為闕典宜下禮部
議之尚書鄒公　以尊崇孔子初不在此為奏然
朝廷竟用公言始增籩豆舞佾之數在禮部時首
言書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以備占
候既成有羊酒寶鈔之
賜後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
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靡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
諸番皆用以圖利公言此特無印符為驗耳宜依
海外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
數于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偽
詔從其議其費始省丁未月當食不食或以為宜
賀公謂此陰盛之象其可賀耶遂止嘗奉
命祭
天壽山神見役夫運載相繼于道知有所營建也
歸言月令云盛夏不可興土功又曰舉大事則有
天殃今歲大旱未必不由於此且時方炎蒸人易
疾疫宜暫休息之不報及既歸老猶中惓惓不忘
朝廷猶力疾疏安中國禦四夷十事遣人馳進蒙
命所司議行盡公忠勤之心至於終身乃已公平

生尤喜著述凡經史稍有疑輒訂正之其為文閎
直不為奇險語而理致明白粲然可愛所著有疑
辯錄三卷南皐子集二十卷簪齋集五十卷公之
祖父並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妣趙氏韓氏並
贈夫人配王氏咸寧教諭錡之女有賢行封夫人
子二長汝嫦鄉貢進士汝靖國子生女三長適鄉
貢進士李鯤次適進士劉武臣又次適任琛公為
人莊重和厚喜怒不形與人交久濡如也對客談
論出入經史亹亹無窮性更孝友待毋夫人居兩
京極其承養待弟洪範恩義篤厚鄉黨稱之予與
公舊為僚友相好且久以公卒之明年某月某日
葬某山之原其子持禮部尚書耿公之狀泣拜請
銘于神道之碑義不得辭也銘曰
公昔翱翔來自西蜀甲科高躋朝士屬目詞林春
坊出入仕祿惟仕既優而學則篤矻矻歲時不忘
誦讀掌學辟雍士遵教育
帝曰汝賢有
命宜服舊規獨持造就何速乃登禮部自亞而卿
國有大禮屢議而行夙夜在公勤勞不寧遇事即
言豈畏近名奏疏屢上攄忠獻誠

朝廷更化登用老成公忽引去尚被
恩榮孰知三載遂隕厥生惟公著述縱横几案實
被後學有疑已辨惟公論議老而不倦載在
國史後當有傳巍巍蜀山白石嶙峋有司相役築
茲高墳孰云公亡卹典有厖乃闢神道樹之堅珉
百世而下考于茲文
故推誠宣力翊運武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
壽寧侯贈太保昌國公謚莊肅張公神道碑
銘
張公諱巒字來瞻別號秀峯
今皇后之父也曾祖諱希信祖諱興麥州知事考諱
緩俱以公貴贈壽寧侯曾祖妣王氏祖妣郝氏妣
裴氏俱贈壽寧侯夫人公之先河南人也自希信
府君徙山西徐溝知事公再徙河間之興濟故今
為興濟人世有積德人謂其家當顯然知事公與
其兄文哉教諭繒仕皆未達後有知地理者謂其
地當出大貴人公時方業儒游于場屋亦莫知能
當之者及公之配金夫人一夕夢月入懷已而生
聖女果正位
中宮為
皇后實配
今上皇帝誕
今皇太子以固
國本於億萬年而公乃屢受
恩命至封高爵此豈偶然也哉成化丁未
憲宗皇帝在位
今上為皇太子以冊立
妃禮成始授公鴻臚寺卿弘治戊申
上嗣位以冊立
皇后禮成超拜公榮禄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庚戌再封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壽寧伯
歲禄千石壬子又以冊立
今皇太子禮成進封壽寧侯號加翊運階加特進
光禄大夫禄加二百石仍
賜鐵券俾子孫世世承襲而累贈三代如制
寵眷之來有加未已又五月公偶得疾方
命醫療治越旬竟不起
上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
皇后執喪哀疚克盡孝道於是
上命禮部行卹典祭賻加厚贈太保昌國公謚莊肅

皇太子弟
親王及
諸王皆有祭公侯大臣往吊祭者不絶而太監李
公榮奉公德奉
命與喪事仍令工部等官擇吉地治墳塋
恩至渥也公貌清俊性醇厚君家孝友交人待物
重信義尚寬和人皆賢之本出宦族其從兄岐以
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重念家世自少好
學誦書綴文力欲取科第以繼志竟不遂乃膺貢
入國監及爲外戚感

恩圖報夙夜不忘禮接士大夫謙謹倉甚未嘗以
富貴驕人素儉約不肯妄費至於故舊及貧之片
賙朋鄰不吝論者謂公德厚宜諸壽考不意止此
生於乙丑七月十四日卒於壬子八月十一日享
壽四十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都城西香山鄉
翠微山之原夫人金氏亦出與濟名門婦道母儀
贊行甚備子二人長鶴齡聘嘉善長公主女王氏
次延齡葬有期鶴齡等奉李學士寘之狀請銘其
神道之碑惟外戚見於史書者在漢有竇唐宋以
來有傳如公之遭際

聖明躬享其盛生榮死哀又非前代之可及可無
以昭之銘曰
天佑
皇家
聖神在位早正
中宮流虹合瑞篤生
儲副實惟元良
國本既固
皇圖益昌推厥自來以親外族有美張公克膺福
祿惟公累世積德有人或出或處同歸於仁公昔

少儒術恂恂好學力繼其先志向堅確壯而試迹鄉
設貢闕人亦有言天道好還有兆斯開地靈毓吉
宮之生載寢之夕燕南令族孰數其盧
帝室聯姻公起鴻臚
寵眷頻繁受秩惟膺爵不踰年公在督府朱衣玉
帶富貴顯榮中心抑畏無驕矜福祿方來尚有
後
命盛世遭逢
國有大慶漢庭故事恩澤殊優受秩伯爵遂列通
侯帶礪誓文金書鐵券世世子孫承茲

寵眷拜
命競惕公無所容匪幸而致禮宜顯榮身及中年
如川方至夫何遽焉以歿斯世
宸衷震悼卹典惟豐褒衮致孝以慰
中宮賜謚易名加封大國甚厚於公惟以報德公雖
逝矣子孫克承爵位相傳譜文可徵都城之西既
得吉卜
賜葬於斯衰麻嗣續甚有神道樹之豐碑百世之
下考之銘詩

故正議大夫資治尹兵部左侍郎呂公神道碑銘

國家任兵部大臣必簡選望歷邊關習兵事者正
佐相資先後相躋居中制外坐收昇平之効當
憲廟之季迨今
天子在位若呂公天章其一人也公諱雯天章其字
保定安州人少為州學弟子員舉順天府鄉薦試
禮部屢不利成化初選為監察御史僅踰年會
朝廷有事于東夷從左都御史李公秉往紀功還
擢南京通政司右參議未幾以內艱去服闋改南
京光祿少卿召入為太僕寺少卿馬政修舉薦為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有虜數萬騎未退公曰虜既深
入宜堅壁待之彼無所獲必困而歸歸則以勁兵
邀其後可以得志果如其言事
聞有白金文綺之賚既乃築邊牆三百餘里虜不
得近人恃以安山陝饑榆林獨熟民流集者甚衆
公慮其生變縱令出境墾荒地為田以食或為其
招寇公曰使不出境必饑而死欲招寇無米可恃
後竟得無他所活不可勝計邊人至今能道之久
之徵外益無事於是有兵部右侍郎之擢弘治初
遷左侍郎時天下無事曹務外無以自見屢有建
白皆下有司比持節封
宗藩清稽武誥名籍皆其餘事也其為人樂易可
親遇事不滯交朋友待鄉黨皆從厚是以人賢之
公年六十有六卒於弘治甲寅五月九日將以乙
卯某月某日葬于州城南四村之原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治葬皆如制公曾祖諱某世家
州之集賢里因號集賢居士嘗導滹沱河水以利
民人稱為呂公河祖諱伯榮考諱敬俱贈正議大
夫兵部右侍郎妣皆贈淑人娶陳氏累封淑人先

卒子二長時正以
恩爲國子生次時應側出女三國子生房銘鈴及
百戶袁凱士人李其其壻也時正奉狀請銘于神
道之左故敘而銘之銘曰
公昔秉驄向東漢晚歲提兵駐河朔山川盤紆地
包絡諳虜窺覦進退却行能運籌坐方畢入爲武
卿兵竟握中制無論北門鑰資深地中當峻擢竟
以是終寃何踰九原茫茫不可作終始哀榮兩無
作
王畿之內州有郭公歸
賜葬猶
寵渥我銘在茲石不剝後千百年光有煒

右副都御史錢塘李公神道碑銘

李氏之先汴人也從宋南渡來杭入元有仕爲管
軍萬戶者以事謫居徐州其後子孫以兵亂而還
故今爲仁和人公諱昂字文舉生則穎悟不群弱
冠登浙江鄉試明年景泰甲戌舉進士除工部都
水司主事改兵部車駕司陞山東青州知府年始
三十有一人以其少未更事爲慮至則釐政悉舉
郡中稱治凡八年闢田至五千七百餘頃賑饑民
百二十萬而復業者五萬二千五百將滿去民狀
公政績三十有四事上於巡撫大臣願留公總憲
一郡俄陞福建布政司右參政民懷思不已刻像
于表海亭列邑皆建祠或有冤不得申者輒走祠
下愬公其得民如此丁內艱服除改山東尋進右
布政使舊治民鼓舞而迎者載道再轉河南左布
政使時值歲歉悉力賑卹又吏弊多端公作官箴
門約某典以戒飭之四月適江西盜起贛州聚衆
刦掠會昌信豐諸縣殺郡縣官其勢甚熾
朝議以公宜當巡撫之寄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以往公奉
勅即行以官吏因循多不用命痛繩以法乃議立
營堡塞賊巢穴使不能出別選勇敢士與兵民同
操習已而進兵賊聞風皆披靡斬獲不勝數事聞
朝廷賜敕獎諭公以今賊雖滅當立守禦計畫會
昌與福建接境萬山阻絕爲上杭武平流賊所聚
雖嘗有兵守禦而寡弱不支宜即會昌立行都司
以統諸衛乃創巡檢司於龍南要害地庶保無虞
奏上皆從之公以賊平亟乞致仕不從移總督漕
運兼巡撫鳳陽等府地方以

國討重務推究其利弊而罷行之則以在江西時
以嚴致怨怨家相與騰謗而公竟去矣識者恨之
公爲人精勤明敏才氣沛然遇事能爲若無難者
性尤孝友毋恨早孤語及其父輒嗚咽不已奉毋
夫人能盡色養事兄及二姊恭謹甚賢又可稱也
素好文翰所著述多有可觀有文集四卷奏議三
卷藏于家曾祖某祖某父真累贈中憲大夫前毋
喬氏毋吳氏累封太恭人公初娶盛氏監察御史
某之女再娶陳氏南康知府某之女贈封並恭人
子二曰世蕃世夔俱側室張氏出其生宣德九年

十月十二日卒于弘治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以明
年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自公之去江西
朝廷論平賊功屢遣官
賜文綺寶鈔以酬其勞及卒
諭祭營葬皆如卹典
命其子世蕃爲太學生奉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
公狀以神道碑銘泣請於予予與公有同年好雖
不忍銘而其情尤不可已也諾而書之銘曰
公生於杭起自弱冠甲科先登翱翔雲漢晏自郎
署出守大州循良之政卓爾惟傑乃歷三藩卓有

政績峻擢都憲寄以重責虔民不靖山谷跳梁西
望疾驅
璽書煌煌屬吏驚聞相戒用命群寇蕩然易亂爲
靖公有長策惟亂可平公有時譽而謗亦興移鎮
于淮才未及展歸休于杭吾廬可暇以遨以遊其
樂自由俄歸泉臺斯世莫留古云人亡公論始定
昔者浮言曷爲公病身後優卹降茲渥恩松柏交
蔭屹然墓門湖山之間往來寬氣功業未終尚戀
斯世乃伐山石載此銘詞百世之下可考于斯

故奉天翊運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右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保國朱公追
封宣平王諡武毅神道碑銘

王薨之明日訃聞于
朝
皇上震悼下有司據彝章行卹典於是禮部按諸司
職掌功臣公當追封爲王
制可乃封宣平王禮部請定諡武襄王子暉奏諡
與祖謚實同役改謚武毅翰林撰誥文工部給棺
木米布
上及

購之不惜重價所録自唐宋以及
國朝諸子百家凡數千卷皆手自校讎近世稱藏
書之富者殆莫加焉且長於鑒法書名畫一見
即能定真贋或有書淫畫癖之誚君笑曰視嗜異
物者何如哉尤尚行義赴人之急如不及其在京
師士大夫之賢而貧者毋取給焉弟仕偉登天有
遺腹子且撫且誨愛如己出今考功員外郎是也
成化間屢數過予間論古今事變靡不竭予心獨
偉之謂如君者非獨爲閭巷之傑也於乎以文敏
之勳盡所謂猶將十世宥者而君一從吏議損身
十餘年其從弟仕偉才譽相上下亦坐是累論以
死是孰爲之耶世嘗謂天之於才必愛惜而培植
之其果乎如此耶予與君善者喜其好古篤學重
其行義惜其不遇於時而懼其遂泯沒於後也故
爲表於墓以告後之人尚勿毀哉

封山西道監察御史何公墓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君鑑嘗知吾宜與予真其
爲人閫閭其家世之舊庭訓之善得厥考穆菴公
之賢公既卒鑑奉工部左侍郎徐公貫所爲狀請
予文表於墓道之石乃據而書之何之先本青州
人五代時有曰茂者仕吳越爲節度使卒于紹興
之新昌子孫因家焉代有仕者祖諱友諒
國朝爲訓導祖諱遵道考諱彥廣皆隱於鄉公孝
友信義出於天性甫弱冠即代理家政力田供養
奉時口館賓客婚嫁弟妹皆不以煩其父後當分
異父口其勞欲多與之公獨取瘠田敝屋悉以器
物讓諸弟毋愛少女既嫁公猶析產與之父毋疾
公不去左右至籲天請代居喪毀瘠葬祭皆如禮
尤重意氣閒遊京師里人有以白金數十兩託公
有所營置道爲賊所刦公爲貸金終其事而還過
杭得遺金一橐于道俟其人而還之歲饑里人乏
食捐粟濟之有借公馬者斃而償以價公慰遣之
而不責旅次寧海閉户而卧有虎當門眈視久之
掉尾而去園有瓜二實一蔕人稱瑞之以爲陰德
所致公教子有法鑑舉進士知宜興時遣使迎養
公以親在不果行常書清慎勤三語爲戒鑑爲御
史復勉以許身報國後被封爲文林郎山西道監
察御史知河南府時公已終制乃就養無何直大
饑人相食乃歸命鑑悉心賑救以全民命及鑑爲
都御史巡撫南畿又戒之加謹詳焉故鑑所至有

虜寇大同
命王佩平胡將軍印總京營及諸邊兵虜見軍容
甚盛遂引去己丑
賜勳號官階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佐理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侯子孫世襲伯爵追封三
代庚寅虜酋阿羅出寇延綏
命王佩平虜將軍印節制諸邊兵擒斬數百獲牛
馬器械以萬計
上降敕郎軍中封世襲侯爵留總制三邊辛卯虜復
屯榆樹泉諸處王率兵與戰別出奇計兵邀之復
大捷
賜予加厚丙申
命入侍
經筵戊戌加太子太保官其次子睟爲錦衣百戶
增歲祿六十石己亥遼東守臣報建州賊伏當加
糾三衛入寇
命王出師王出賊不意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
二千餘間獲馬及軍械倍之追封保國公庚子虜
復犯延綏復
命王出師加太子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增

歲祿三百石給誥券仍封三代辛丑虜酋亦思馬
因寇大同復
命王戰于海東山等處擒斬數人斬首百二十餘級
獲駝馬牛羊二千軍械三倍之
賜世襲公爵再給誥券癸卯虜復寇大同
命王佩鎮朔將軍印總制大同宣府諸路兵獲馬
百五十疋加太子太師丁未
今上嗣位敕王修
茂陵庚戌敕修
太廟夾室加太師兼舊職改掌後軍都督府事自爲
侯以來位三大禮數爲班首率群臣稱賀凡有大
事告于
天地社稷山川
大廟然後遣行王雅度恭謹親君起敬軍國重務有
廷議者王必與焉詞論剴直不爲避忌嘗以疾
詔陳時政數事人謂得大臣體遂疾增劇
上遣中官
賜羊酒疏米
命御醫視療而王疾不可爲矣王素孝養與其弟
都指揮甚友愛器宇宏深言笑不苟內蘊籌畧莫

竟其際而莅政行法一以嚴爲尚數歷既久威望
益隆
內而外閫皆倚以爲重蓋庶幾古名將之風而遭
際承平外侮不競用能樹功進爵保身完名壽考
令終追封大國終膺美謚又有賢子孫嗣爵延胤
以引于不替殆世之所僅見者也嗚呼偉哉王元
配孫氏都督宏之女賢而蚤卒贈保國夫人繼張
氏大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之女亦有內行封保
國夫人子七長暉錦衣衛勳衛嘗襲公爵才名可
稱次暟果官錦衣衛指揮使管鎮撫事次暌昉取
晚皆例
賜冠帶女四長適永康侯徐錡孫二王生宣德己
酉十一月某日薨于弘治丙辰二月某日壽六十
八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朱有伯爵肇自撫寧惟王之才克肯克承內握戎
機外總軍旅預謀奮力莫我敢侮著功効績餘四
十年人曰王才
帝曰汝賢由侯陟公位極五等載加公孤秩位殊更
錫之誥券誓以山河公子公孫其承寔多宣平有
封武毅有謚

聖恩孔彰昭于世世家有譜乘
國有盟藏神道有石銘章在茲紛紛武家如此蓋
寡王名不朽以俟來者
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
保謚文恪耿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公以弘治丙辰正月十九
日卒于位
上聞訃悼惜輟視朝一日
賜祭葬如制仍命有司造墳復遣吏部司務王泰
護其喪歸葬
恩至渥也既卜地於河南永寧縣長水鎮紫蓋山
之麓某年十一月十七日葬焉今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焦
武英殿大學士洛陽劉公既銘之其孤珣復持楊
洗馬廷俊之狀泣拜復請予製神道碑銘予與公
同年又嘗爲同官交好餘四十年不敢以不知公
爲辭述諸之公諱裕字好問姓耿氏其先出真定
之束鹿有諱助者仕金爲平定軍宣武指揮使遂
爲平定人高祖諱文元國子伴讀遷太守路推官
妣呂氏中書左丞忠肅公阿的漑之妹曾祖諱承祖

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妣康氏贈淑人祖諱
綱
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妣　氏贈
夫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妣徐氏封
太夫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出
儒宦家而資稟特異又清惠公爲一代名臣家庭
之間漸染有日故公年少即有大志景泰己酉清
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於外公侍母太夫人居
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就試遂中其選明年
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
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公在任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將臣有
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
旨出爲江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既而丁清惠
公憂服滿改定州成化乙酉
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同考禮部會試
預修
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
經筵講官癸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
擢吏部右侍郎丁母太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
午擢本部尚書俄改南京禮部丁未
今上即位轉南京兵部參贊機務弘治戊申
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
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十七歲公
儀觀豐偉鬚髯若神而器度宏遠人莫能窺其涯
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於外人皆爲公不堪至
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於人者甚多在國
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法時勳戚
年幼者奉
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
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聞之嘉歎及擢吏部益慎其職適有執左道以登
顯仕者庇其鄉人故公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
年鎮靜持重論者以謂得大臣體後既召還禮部
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素博雅通知古今能
斟酌而行得會通之宜
崇王嘗乞詣京師朝賀
詔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況茲饑歲
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
上從之西夷貢獅子公言貢胡嗜利受之無益且彼

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其物亦從之𢦏內多
自宮以求進者紛然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一時
雖不能絕然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
銓曹咸
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
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抑絕之第禧
任都督府知事秩滿當遷公故緩之曰吾家當如
是其無所私如此士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
幸一疾遂卒矣內外咸痛惜之公嘗以闡補饋代
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䘏還
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者
會議于
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
之公退獨居不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產業不
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為有清惠公
之風公居清惠公喪哀毀踰禮奉庶母及待弟甚
禮意殊厚與人交和易可親杯酒對客談笑間□
不以名位自高其學該博凡前代人物與山川□
蹟考求無遺為文純雅所著有肯崖稿濟菴稿□
千卷皆因號而名也配鄭氏錦衣衛千戶祥之□
贈夫人繼芮氏河南衛千戶清之女封夫人子男
四曰珣國子生曰環任丘縣丞曰琪曰璵自環而
下皆先卒女二長適吞泗次適縣庠生聶鉉孫男
入人女卒之後
上念之特贈進光祿大夫太保謚文恪而官其孫鉉
為中書舍人云銘曰
惟古建官六卿分職偉矣耿公其職不忝公出貴
族勤苦自刻踹取科名魁我而獲中外仕途回翔
偃息惟
帝念哉考茲勞績
國有政事汝惟名德公掌銓選惟公且平吏稱其
任
君作其成何以能然信吾權衡正色立
朝倏居
鎬京分敎留務孰摒以行終召而還上有
聖明龍飛之初典章群議折以一言自合繩矩公為
宗伯謹曰不槩正論獨持孰敢干紀
帝曰休哉復汝冢宰進退百官再振風采心力盡勞
公不自愛丙辰之春天不慭遺嗟嗟故者何奪去
之

帝曰哀哉孰可倚毗郇典累頒存乎有司顯允君子
今則逝矣功在
朝廷名留
國史清惠文恪世濟厥美樹碑神道過者來視百
世之澤伊洛同逝子孫護之靡底無已

故南京守備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
傅成國公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
莊簡朱公神道碑銘

公姓朱氏諱儀字炎位世為鳳陽懷遠人高祖諱
亮元末時從
太祖高皇帝起義兵累功授燕山中護衛正千戶祖
諱能嗣職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以元功封國公加授太傅追封
東平王謚文烈配享
太廟妣封東平王夫人曾祖祖考皆封王妣皆王夫
人考諱勇嗣成國公爵歷事
累朝皆總大兵掌中軍都督府事以功授太保正統
末從
英宗睿皇帝北征死事土木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妣
沐氏繼妣王氏皆封王夫人公王出也生而氣宇
凝重具文武材景泰壬申嗣成國公
景皇帝嘗祀
太廟偶不豫夜宣旨遣公攝事倉卒無違禮丙子
命治周世子喪財省事集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見公曰平陰有後矣
孝恭章皇后之合葬
景陵
恭讓皇后之改冊皆命公行禮有游幸或召以從壬
午
命持節封
蜀王勞錫稱所受嘗較射內苑連中的
上喜甚賜寶鞍一簏蓋自是始有意大用之癸未南
京守備官缺
敕公往兼掌中軍都督府事
賜白金三十兩金織蟒衣一襲甲申
憲宗純皇帝嗣位申命以行時南畿饑
命公振救公議令獄囚贖米及都城商稅錢鈔皆
貢米諸藩給僧牒亦準是法所活甚衆時游食頗
盛公議京伍未實宜使此輩應募為兵得若干人
監從彭劍強賊李湘為江路患遣將校蹤至九江

擢爲儀真守備官歟爲都指揮勝果以廉明官
至總漕都督戊子旱李
敕會議獄因多所矜釋又議諸郡歲輸軍儲許漕
船預放三月省耗數般直得十餘萬石貯於倉倣
古常平法行之會有
詔諸守臣符驗皆進繳公言南京根本地事有緩
急非符驗不能速達又遣官勾稽營籍公言儲制
軍數不宜泄事皆寢城門守兵晝嫜營伍止留老
羸數人公謂宜養銳示威始定番代法議久不決
後四年公復力爭又言營卒多病死請官責醫藥

旨從之
今上皇帝之正儲位也廷臣方表請公事南京請大
臣上表適至降
詔獎答且賜綵幣海賊劉通勢甚猖獗衆議欲招
之公謂必先讋以威乃遣舟師分據要害賊勢窮
歸服械其首惡三十三人送京師脅從者皆釋弗
治海道以寧乙巳星變求直言公所陳多切時弊
屢上疏辭任
詔以公廉靜老成不許加太子太傅視事如故
憲宗既升遐公哀慟極至蔬不舉樂者三年

今上御極賜綵幣一襲白金二十五兩公復辭任亦
不許有言武官多不畏法請嚴降黜之令公言皆
是祖父功所積且律有定法豈宜槩黜遂報罷辛
亥
皇太子生公首請正儲位受賜如前
孝陵明樓壞公請修葺又言欽山十廟亦當修二役
成有
旨嘉勞刻石紀功大勝龍江二關及浦子口教場
爲水所迫亟請內圖以免衝嚙暹羅夷人入貢迓
泊龍江市中國子女爲奴婢事覺或言宜寘不治

公以爲事關國體遂舉正官抑通事官迫給夷價
各道歸每歲録囚公當執筆必從容訊問務求其
情尤嚴祀事凡代祀
南壇
太廟者各四
社稷山川
孝陵及大江之神各三以常與祭者多不可紀皆夙
戒發未嘗少怠內外文武臣所與議事者前後幾
四十人公處之皆寅恭協一久而彌篤嘗與諸耆
宿爲壽俊會觴詠極娛在會者或休官或物故而

公歸然獨存壽至七十當弘治丙辰三月六日卒
于正寢公始得疾即上疏辭
上優詔勉留遣醫視疾
命甫下而訃至矣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
太師謚莊簡賜棺槨米布給驛歸其喪
命有司治葬事自聞喪至葬賜祭者十三
皇太子及內外親王祭賻亦厚南都公卿至於官士
罔不走吊營衛將校多哭至失聲市民官[illegible]
然燭哭于巷陌者無虛日非德之淪於人心而能
是耶公雖貴盛顏面如顏王簡甫寡言平生忠孝
出於天性痛父死難誓欲雪恥沙漠既官於南不
得遂每燕坐憤恨涕泗我先王安在而我享此祿
乎
賜第中有石纍渺或請修之曰此石先王所愛吾
不忍易也事母夫人極能順志孝養居喪毀瘠去
墓百餘里徒跣以行吊者雖微亦拜謝于門庶兄
佶廢羽林前衛指揮使父沒財產聽其自取及佶
卒撫其子輅亦厚都督僉事郭鋐之母公女兄也
嘗迎養于南館進至殁助焉過姻黨先以恩義好施
人急嘗早朝道得遺楮追其主還之使歸至德州
見鬻子女數輩盡收買之後遣其歸不取其直家
人病致者厚賣人娶婦生子矣其父見之徘徊不
忍去公憐而遣之獲其者鳳陽人為盜所賣窮而
歸公庶知其父止一子亦遣之有鬻子於舍官者
官滿子戀毋不肯行公贖歸之今襲職千戶矣父
毋道死舟人棄其女於江涯公命有司收養後嫁
百戶王隆為命婦公好讀經史攻大小楷法閑安
吟詠聲伎狗馬一無所好臨財不妄取而周於貧
從厚故雖爵上公歲祿恒不給寮貫下士至忠勢
分沒引人物寸長片書必加甄錄或常士相自
謀試官將領登科第者相望尤嫺治體涖政之初
喜事者或有異議公謂留務至重不宜作聰明擾
成福安有更改守之不變久則民安而信之不疑
矣守備三十餘年上下輯服軍民安堵外警不作
古所謂無智名無勇功深長為國之謀明哲保身
之義無盡而無遺矣顧幸涉綱紀則力爭之爭之
不得則嘆惋累日恒曰事體易壞復之則難知者
以為名言配胡氏少傅忠安公之女封成國夫人
賢而有則子二長輔公敬以忠義病篤執其手以

指揮將士二字示之令轉爾公孫恭謹有父風次
甚而早卒女四長適南京守備魏國徐公俌次適
令知
制誥李學士賓之封淑人三適宣城伯子衛璭四
適真人張玄慶孫二曰麟曰鳳女孫某公卒之某
年十一月十一日葬于昌平縣北澤山
賜地二項爲公墓于輔奉外舅隆平侯張秩介鄆
都督請銘刻于神道以垂不朽予備與公同
朝近與學士同事間公行實爲詳乃叙而銘之銘
曰
翼翼舊都
王業根本留司嚴扆秩重分閫有美成公出于將
門平陰之子東平之孫奕鉞
英皇保釐是畀
憲廟因之有任無貳居中制外守簡馭繁心在
王室餘三十年正笏垂紳不動聲色慶賞刑威遵
帝之則凡百官士悉出指揮少者已老壯者已衰時
平政和兵戢不用公身去留爲國輕重人願公壽
爲觀爲鄰公身存亡爲世榮衰奕代元勳累朝故
舊爲子爲臣世守忠孝山河有誓鼎彝有銘後百
于春公死猶生桓桓二王
賜葬茲壤公靈在傍足慰俯仰刻銘立石著德紀
功太史有文公名無窮
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師謚文穆
劉公神道碑銘
惟博陵劉氏世爲邑程委社人其先不可考在元
季有諱克讓者生紹先居鄉里有厚德人稱長者
紹先生槩
國初舉人材不就隱跡戎伍中富
太宗靖難時干戈擾攘保全民命陰有德於人甚多
潔生輔倜儻好義少游南京娶齊氏寔生公諱吉
字祐之號約菴幼即沉厚有大志動履異常爲大
父所愛曰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子也稍長讀書
從江右劉御史克彥學穎敏勤勵甚見稱許正統
丁卯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選入翰林爲庶
吉士尋授編修景泰庚午充
經筵官預修君鑑再修寰宇通志成陞修撰天順
丁丑
英宗復位命祀漢帝唐太宗諸陵己卯預修大明一

統志庚辰鄭世子及涇陽王以事召至
命侍講讀
朝廷知公可用時
憲宗爲皇太子因
命侍講讀于青宮癸未丁內艱未幾修
英宗實録起復至以公舊宮僚進侍讀成化丁亥實
録成陞侍讀學士仍充
經筵官日侍講讀
賜金帶等物人以爲榮己丑擢禮部右侍郎壬辰
轉左侍郎明年夏旱遣祀東嶽等神有時雨之應
乙未始
詔以本官兼學士入
文淵閣參預機務丁酉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明
年加太子太保兼
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丁外艱去位
上特起復公三上章乞終制不允因降
敕遣官召還視事時
上以
今上在青宮
命儒臣修文華大訓以資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
兼
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尋進階光禄大夫勳柱
國甲辰轉户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丙午進少保兼太子太傅丁未
憲宗登遐
今上卽位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大學士
如故知
經筵事及
憲宗實録成以總裁之勞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
其冬秩一品降
敕獎諭勳加特進兼太學士俸
賜賚甚厚公至是以老數上章求退
上察懇切允之益加
賜賚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隸夫八人仍降
敕護公還鄉踰年疾果作竟不起實癸丑十一月
癸未也享年六十有七公容貌魁偉舉止凝重望
而知其爲鉅人平生處事精密辭旨尤善記憶能
歷道往事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鄉試一會試二
廷試讀卷二三號能甄別人才或
朝廷大禮輒持節爲使數有建白尚政元之咸所

以有裨於
新政者尤多昔謂公有相才既歸于鄉適遇大水
憐鄉人病饑作詩傷之其心不忘世如此蓋入仕
四十五年居
内閣者十八年富貴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
其父如其官由近世所罕見也三代皆贈光禄大
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妣皆贈夫人娶段氏封夫人先卒
子男四曰判官先卒曰中書舍人段夫人出準皇
邑庠生側室吉氏出女五長適錦衣衛指揮僉事
王義次適府軍衛指揮同知張文淵次適朱潤彭
璜虞瀚皆指揮使孫男女各一 於是公訃至
上爲輟朝一日遣官諭祭及營葬
詔贈太師謚文穆卜以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五日
葬于程委社常以予與公同在館閣且久持黃侍
講珣之狀請銘于神道不能辭也銘曰
赫赫
皇明奄有九有文德誕敷十紀之久
列聖在位亦惟輔臣爲
上爲德左右有民世佐

英皇號稱極治甲科得人莫如其季儕矣劉公起于
共時績學翰林人尚未知乃侍經帷乃握史筆既
登禮曹益崇要秩巍巍綸閣地位深嚴
先帝簡重克當具瞻大事以臨大義以決以啓以沃
亦復補闕建置未歲任心益專志得則行身危則
旋有斯乞歸
恩典不替策杖懸車恂陵故第既解機務心亦安
舒宜躋高壽何病弗除
天子曰吁茲惟耆老卹典亟行達于隧道屹然貞石
爰刻茲文歲久地夷以識公墳

故資德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程公神道碑銘
弘治己酉南京工部尚書程公致仕還家後三年
十月八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七公蘇之常熟人也
於是守臣以公訃
聞事下禮部謂當遣官祭葬如卹典
上允之乃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虞山之麓其
子忞特求予製神道碑銘辭不獲乃按少詹事吳
君狀書之公諱宗字源伊姓程氏其先有三人將
仕者從宋自汴南遷家于常熟世有隱德至公始
發以宣德丙午七月十五日生少入邑庠學業有

舉登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擢
吉安知府公在刑部治獄詳慎綽有才名時有大
臣退休者當
英宗復位之初畏罪自盡怨家誣其子謀殺久不能
決法司奏遣公往訊所誣遂白吉安素號難治吏
書奸獘百出每以詐牒自栽獄成特使從旁書之
奸獘悉去至今郡人論作郡者以公首稱丁父憂
服闋改知真定以病未赴吉安之民知之相率走
闕下乞公復任至則改知武昌秩踰二年擢四川
布政司左參政進陝西右布政使再轉左布政使
所至皆有政績民多頌之
朝廷知公可用特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治院事
尋以陝西缺巡撫即以
命公適邊境多事偕總兵官率師征洮川西
松等族及往來慶陽榆林調度兵食邊境無
丁母憂赴京乞守制得
賜其母葬祭服闋未上會木邦酋長罕㐲法孟養
思六與孟密曩罕弄毋子累歲相讎殺雲南守臣
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為不便宜遣大臣如程某
者往諭乃即其家

賜以璽書而行公被
敕旨諭之折其辭說及見異等罪失復責其擅相攻
擊之罪皆頓首服乃以具奏始設孟密安撫司以
材寨歸木邦不相統攝而西南邊無事矣
朝廷嘉之轉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仍巡撫雲
南贊理軍務久之召為刑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
以尚書缺署掌部事能律以法部中肅然九年考
滿始升南京工部尚書加一級俸公至是雖老益
勤凡工役材用計度精詳無所濫費人方望公久
任則致仕而歸以卒矣公之曾祖伯高祖士迪父
景衡皆不仕以公貴贈祖父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妣皆贈淑人配譚氏封淑人子男五曰思國子生
恩志感俱義官忠邑庠生女一孫男七公居官見
於前所叙述者其大畧如此若其持身之謹待人
之厚人皆知之不待書也嘗預同考會試甄別得
士為多喜為詩有宦游撫夷集藏于家銘曰
壯哉海虞為吳上縣古有名賢文學聲見歷世既
遠益多聞人有美程公出為名臣少學于家遂顯
科第郎署初登刑無偏誠吉惟大郡爭訟為嬉以
公出守吏不敢欺自蜀而秦以公分省政聲日騰

述撫是
命乃長驅猋公才實使西戎郎叙士卒歌謳乃擒
南鑽乃息其餘片言折之兵不血刃久勞于外
帝實念公有使召入尉至司空積勞既久而病斯作
奉身還家暇歲之樂何弃斯世訃音忽來與其爰
降誠爲死冤視其後人多而蕃蕃何以致之公有
陰德海虞之野有山巍然後識其藏司空之阡

故資德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馮公神道碑銘

公諱貫字大用保定蠡吾人也曾祖守道元西臺
御史祖彥章
集賢洪武中人材任賓平縣主簿考吉以公貴贈
大理寺卿公少起田畝年十八始知自奮於學正
統己巳之變士民驚潰失業公誦讀不廢及領鄉
薦入國學貧無膏燭夜每挾册隨月光晦則燎薪
以續明其勤如此登天順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
嘗出巡按州縣按吏姦索民隱貪廉才否多
見褒黜成化中上疏言時事曰慎爵賞恤窮民處
流移修兵政廣儲蓄禁盜賊平刑獄息邊患節冗
費重憲職數事
上嘉納之及掌三法司事治山西妖民及劾兵部大
臣大法事關者肅然九年進大理寺右寺丞轉左
寺丞進少卿不數年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
改大理寺卿法律精明而持心仁恕嘗曰大理平
天下獄獄之不平咎在誰執故當奏讞必反覆訊
鞫無憾而後已每廷議參酌得宜其言多載在條
例有司至今遵行之嘗廷
詔舉所知衆稱得人弘治六年拜南京工部尚書
九年以疾乞致仕
詔可且命馳驛以歸抵家一月而卒九月二日也
壽八十有四娶李氏繼王氏並封夫人子男四繡
純繪綬綺純太學生女二孫男三公爲屏素謹
人詳審沉靜而有謀謨度量汪如莫窺其際在大
理嘗承
詔會同三法司錄囚有錄本上賞之
賜會勘
肅府汾川王承奉及吳誠爲讒誣皆有實録之
賜弘治改元上
太皇太后及
皇后徽號
誥封二代皆三品又有白金文綺之賜及卒

上遣官諭祭治其喪葬之亦可謂榮且哀矣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其從孫今吏部考功主事論爲狀致其諸子之意來乞銘予與公同官于朝頗知之詳而狀之出處治行歷履始終亦備矣因述而復之俾鑱諸墓道以爲他日過者之式焉故銘之曰

蠡吾之野爲氏居焉否而泰來生公挺然如彼茂林有木拔起匠石見之謂爲杞梓材則可用用[illegible]不宜登庸乎朝廷拆任之昔領鄉薦　爾至從政甲科授[illegible]其家銓曹愼簡置于內臺風行其志不枉其材保保在朝職司風憲有所獻納從所聞見乃擢大理審克惟刑累官廷尉折獄益平帝曰勞哉刑實無誤汝其少休曰有留務周建宏父是爲司空掌土之職爰以畀公祿旣益豐心則加畏丐歸何遄以避名位豈惟知幾命亦自知故居稅駕門有靈輀生受榮名沒膺卹典設祭營壙出于宸眷首丘之願獲遂所圖鬱鬱佳城巍巍盡五尺伐石刻銘樹兹墓道子孫繼之百世有耀

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卒於家上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皆如制其子鄉貢進士廷桂奔喪歸自京師以予與公同舉進士奉羅編修紀狀請銘於神道之石公諱士元字仲仁謝其氏也上世居浙後徙閩今爲長樂人四世矣曾祖諱鍾祖諱珖考諱彝封中憲大夫建昌府知府妣徐氏封恭人公少以詩舉鄉貢登進士授戶部主事士鎭陳四奏爲尚書年公富所器許事有涉軍官者力抗彼不勝忿求其事竟無所得擢建昌府知府有兵盜民財夜數發兵官庇其跡法不得施公以危言恐兵官皆奪氣茲始息乃新學宮作禮器行射法購書以惠來學若公廨學舍城橋壇壝之類皆增新制又建祠以祀李覯表黃孝子譚節婦之門以勵鄉俗爲敦化表忠勸學二圖刻以詩俾民誦習知所嚮慕尤惡邪術南城民以猫鼠蒙一石像置屋上鴉聚而啄之民陽驚取之以爲神趨者蝟集公碎其石于庭乃止復有女巫憑鬼物言

禍福公欲究之巫忽自言吾畏謝公吾去矣遂知
常時有持券訟田者公遥叱之曰此僞耳僚佐問
何以知之公笑曰券紙今式其所訟乃二紀前事
也蓋訟者姑以試公至是爭相告引去歲再饑公
捐俸金爲倡富民爭開廩延糴民賴以濟㮣教授
劉訓導繼死嫠孤不能舉公歸葬於濬歸劉於蜀
二姓至今德之成化間南京大理寺卿夏公時正
述江西百以公名薦于
朝得
賜誥命封父母及妻滿九載民詣

闕請留陞從三品俸仍知府事諸生立生祠公撤
祠毀其碑後乃復立公以憂去服闋改知廣信永
豐有銀冶久閉處州民常盜發動以百計公勒兵
循靈山以東稍之賊傷遁留二三人爲餌邏者見
而射之公亟止之不及伏四起刺公傷左股公裹
創出戰得其賊首俘殺甚衆塞台穴而還改知永
平復以憂不赴服闋擢四川右參政東鄉盜藪也
縣三劫有司莫敢制公捕殺數百人或議徙縣公
曰盜不憚遠畏有備耳乃檄縣吏修城隍以上兵
戍之後亦無變建始有頑民挾官府爲害餘五十

年公廉得其魁竊治之其黨盡散公治狀益著用
廷薦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蕃有大小娃者相
煽爲亂公託行邊閱兵積餉爲戰禦計賊獻羊豕
來迓道左公慰遣之民代輸邊儲者多爲奸弊公
遣吏覈實得逋米十三萬石有奇嘗大侵民流入
藩郡日不絕公爲廣室千餘區作糜食之藥病瘞
死給歸者以資且餘之所活不可勝計弘治庚戌
上京師以疾乞致仕年六十有七又三年年七十
而卒公居官兩迎父養從父病親爲嘗糞族寡者
嫠孤舉者必周之建祠堂置祭田綜理家政暇則

玩易賦詩至老不倦所著有約菴稿若干卷詠史
近體二百首公娶陳氏三子長廷杜次廷桀次廷
最縣學生俱出側室曹氏女八孫二本寛本忠
孫女三公生洪熈乙巳某月某日卒于弘治甲寅
某月某日葬于乙邨某月某日其地某山之原銘
曰
公昔朝
天初掛冠閩山與木中盤桓憶昔按行川蜀開峽
舟棧馬遠復艱內綏黔黎外戎蠻朝勩夕瘁無優
閒追思刑郡久且煩名顯成德得力已殫功成身退

古則欽而歸之諒匪難詩稱明哲公有焉
聖恩賜葬輝椿宮幽光上燭高雲端文垂金薤青琄
鐫我銘茲丘世所安

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贈兵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公姓李氏諱介字守貞後改字守正萊之高密人
也宋有爲西臺御史者諱失其名今世墓存焉鄉
人稱爲西臺李氏公祖諱遜陝西都指揮司經歷
考諱傑舉鄉貢累官至太倉衛學教授有學行俱
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公年十一能屬
文從父之雎州又之太倉游學久見聞益富成化
改元領山東鄉貢五年登張昇榜進士被選入翰
林爲庶吉士文學敏贍諸老先生多器重之擢四
川道監察御史改河南道出按浙江鹽課力除宿
弊有不便者欲伺其隙中之無所得還掌道事凡
中外官考覈殿最務持公議都御史以爲可大用
諸道奏牘必令可否乃上每率諸御史論事或有
所觸忤未嘗少挫嘗予告家居及秩滿以久次超
擢爲大理右寺丞陞右少卿
今天子登極命代祀東嶽諸神還遷左少卿陞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閱兵馬芻粟邊圉以
寧未幾
召還佐理院事其所論建必先大體不事苛刻而
律身無玷譽望日益隆會母栗太淑人喪歸服將
闋院佐復闕
朝廷留而俟之暨復任陞兵部右侍郎尋遷左侍
郎夙夜勤厲屬有疾暫已即出治事比歲宣府大
同有虜擾特
命兼左僉都御史經略之時已遣中官武臣練京
兵待報而發論者謂宜用文臣往遂以督軍事付
公公大病新愈即上道至則虜已退公悉心邊務
徧歷營堡策勵將士鎮兵匿役者勿稽得萬二千
人又募丁壯萬五千人訓以待用大同屯田歲給
牛具銀若干兩實不爲官用而邊兵償死馬當者
搪掠乃請以給之人甚便將領有弗任者易置之
又念大同境外有廢墻請修復爲禦侮計所上議
前後不絕事未盡行而疾甚卒于宣府弘治十一
年正月二日也守臣給驛歸其喪
上聞訃悼惜賜尚書遺禮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云
公修髯美儀言動雅飭居官清慎遇事必審而後

發條分理析舉興廢墜在北邊尤詳密雖悠失猶夜草奏牘手為戰裂使天假之壽得究其所施為當必有大可觀者而竟弗壽以止命也若其視親孝敬遇諸弟甚友愛親簡皆舉手鄉與人交信厚可質拯災郵困亦其所樂為者故沒而人思之嗚呼賢哉公年五十有四生正統十年某月某日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配杜氏洧川縣王簿鑑之女封孺人先公五年卒後贈淑人墓在縣西陸家莊至是合窆繼妻氏鴻臚寺少卿勝之孫封淑人子一人昆舉進士歷刑禮二部主事世其家孫二早夭昆奉春坊張中允天瑞狀請予銘神道之右予雅厚公知其賢悉矣乃為銘銘曰

揚翹振華北方之英兮儲山似川南國之靈兮績學詞林其業乃成兮執法中臺益吝厥名兮內陟棘寺佐

國之平兮外遜邊徼屹為干城兮其曹屢遷尊居貳卿兮文事武備二美是并兮工呂階鳴軸不日其升兮天不慭遺一疾而傾兮

帝念賢勞卹死若生兮返葬故原有樹新塋兮刻石玄堂以慰幽冥兮垂聲著功俾彼汗青兮

謙齋文錄四卷終

椒丘文集三十四卷

（明）何喬新撰

外集一卷

明嘉靖元年余瑩刻本

椒邱文集四十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何喬新撰。喬新有周禮集註、已著錄。明史喬新本傳載其歷仕中外、多著政績。又以氣節剛方爲萬安劉吉所排、故迄不得大用。又載江西巡撫林俊爲喬新請謚時、中旨詰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爲訟冤、以鄭僑之劾喬新、比於蔣之奇劾歐陽修、胡紘劾朱子。是誠太過。然核其立朝始末、嶽嶽懷方、在成化宏治之間、不能不謂之名臣也。是集前三卷爲策略、蓋科舉之學。次五卷爲史論。次十二卷爲雜文。次十四卷爲詩。次六卷爲碑誌。次三卷爲奏議。外集一卷、則往來贈荅之文。爲婺源余瑩所編輯。喬新不以文章名、而所作詳明剴切、直抒胸臆。學問經濟、實具見於斯。史稱其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餘帙、皆手自校讎。著述甚富。則有本之言、固宜與枵腹高談者異矣。

刻椒丘文集序

椒丘文集凡三十四卷爲策府者三卷爲史論者五卷爲奏議者三卷爲序記銘碑詩賦書簡題跋者二十三卷故刑部尚書廣昌何文肅公之遺稿南京吏部侍郎圭峯羅先生之所校正於兵火之餘而僅存者嘉靖元年壬午廣昌令余君宗器以邑有是集而不傳非所以著人文志化成也因訪于公之子承鳳合公之謚議傳賛銘碑又爲一卷共三十五卷刻之刻完緘來請序夫易賁之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盖觀人文亦難矣故於觀之辭曰中正以觀天下然則欲觀我生無咎固當以人文而人文必貴於中正也余君是舉豈徒欲傳公之文哉夫公之文足以羽翼聖傳者具在周禮集註而賛襄

孝廟欽恤好生之德以成從欲之治者則問刑條例一書公之論建居多是可謂中正者矣若是集者雖公之餘事然觀策府之隱括必要歸於聖賢之途視王欽若之所述盖簡而盡矣史論舉宋元四百年間之事而是非

褒貶之則扶植世教可與歐陽脩五代史斷頡頏也及考元順帝爲宋瀛國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其慷慨之懷又直可與龍川鐵崖相握手矧一集之中率皆平易明白典雅莊敬之詞謂非中正之發而有是哉此公之所以不朽而余君欲以是觀一邑之人文亦可以無咎矣芬生三十九年而未聞道尚可以序公之文哉重違余君之請亦書此以志刻集歲月耳

嘉靖元年七月望日己未

賜進士及第階承務郎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
國史修撰進賢舒芬書

柀立文集目錄

第一卷

策附十科摘要

經科

六經　河圖洛書

先天後天　論詩

周禮　春秋三傳

第二卷

史科

漢唐書列傳　諸史

史記

聖賢科

聖賢相傳心法　聖學

道統

帝王科

經筵　帝王功德

聖祖謨烈

第三卷

吏科

銓選　爵祿

戶科

井田　荒政

禮科

郊廟　律呂

兵科

兵法　兵制

刑科

刑制　法律

工科

水利　屯田

第四卷

史論

宋

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

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

遣使賑貸諸州立大廟追帝其祖考

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

太祖好微行或諫其輕出　一節

昭憲太后疾革命太祖曰　一節

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五人罷兵就鎮

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初太祖將改元　一節

河決　一節

命宰輔目錄時政送史館

太祖有疾 一節
太宗發太原 一節
趙普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 一節
太宗即位之初 一節
太宗勤于讀書 一節
有事于南郊大赦
李昉為相每有求進用者 一節
度支判官宋沆伏閤奏疏請立太子 一節
趙普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 一節
李順陷成都 一節
帝觀燈于乾元樓
開寶皇后宋氏崩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 一節
張齊賢為相 一節
真宗命三司使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 一節
契丹敗宋師于洺州 一節
寇準為相用人不以次 一節
寇準還自澶淵頗自矜其功 一節
葬明德皇后

第五卷
史論

宋
帝深以澶淵城下之盟為辱 一節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 一節
內侍江守恩有罪伏誅 一節
上聖祖尊號 一節
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帝久欲相王欽若 一節
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于乾佑山
李迪丁謂罷 一節
錢惟演意圖執政 一節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行至襄陽自殺
賜龍虎山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
莊獻太后稱制 一節
皇后郭氏誤批上頸 一節
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
詔梁唐晉漢周三品以上官子孫依律敘蔭
以權知開封府范仲淹 一節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 一節
以夏竦為經原秦鳳路安撫使 一節
契丹遣使來求關南地 一節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
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

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 一節
王安石自以楚士寡援中朝 一節
种諤誘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
帝以災變避殿減膳 一節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
募民買坊場河渡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呂嘉問提舉市易 一節
初呂惠卿迎合王安石建立新法 一節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一節

罷手實法 一節
帝嘗有意於燕薊 一節
蘇軾以事不便者不敢言 一節
王安石卒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呂公著當國 一節
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惑在位 一節

第六卷
史論
宋
以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 一節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 一節
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一節
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 一節
太后劉氏自殺 一節
詔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
詔童貫蔡攸勒兵巡邊以應金
以李邦彥為太宰 一節
金斡離不圍京師
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金立張邦昌為楚帝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 一節
李綱罷尋謫遼東卒 一節
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
金獲信王榛于五馬山砦取之榛亡走不知所終
遣杜時亮請和于金 一節
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
以何鑄為金國報謝進誓表使 一節
金使劉筈來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行人王倫為金所殺
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帝銳意恢復 一節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
陳俊卿以用人為己任 一節
金主命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朱熹行部至台 一節
金主雍卒
陳亮詣闕上書 一節
帝及皇后幸王津園 一節
削前秘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前秘閣脩撰朱熹卒

第七卷

史論

宋

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 一節
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
金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
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 一節
湖州潘任起兵立濟王竑為皇帝竑討平之
贈全州教授陳九齡直秘閣 一節
朝廷以淮亂相仍 一節

金主如蔡州
李知孝貪狡 一節
孟珙入蔡州 一節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師趨汴
召魏了翁還以為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
蒙古前中書耶律楚材卒
資政殿學士余玠卒
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 一節
帝年高内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斂 一節
蒙古建元中統
以賈似道為太師 一節
蒙古建國號曰元
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元
呂文煥侵鄂州 一節
元徇饒州故相江萬里死之
有二星鬪于中天一星隕
謝枋得自以與呂師夔善 一節
元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
陳宜中棄位而逃
錢塘江潮三日不至

帝及皇太后全氏北去太學生徐應鑣死之
元董文炳徇處州秀王與擇迎戰于瑞安敗績死之　一節
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　一節
元張弘範遣人語崖山士民　一節
元張弘範襲崖山　一節
元既舉宋得户　一節

第八卷
史論
元
都元帥張弘範卒
許衡卒　一節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徵劉因爲賛善大夫尋辭歸
桑哥薦盧世榮才能富國　一節
以桑哥爲平章政事　一節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佑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賜宋使者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蘭溪處士金履祥卒

始定郊祀禮　一節
哈剌哈孫等言　一節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史臣論武宗　一節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
勅建西山佛寺甚盛　一節
開經筵　一節
張珪等言晉胡中書貫右　一節
八月丙戌明宗遂　一節
監察御史成思誠　一節

文宗以明宗在時　一節
詔罷科舉丞相伯顏用撒里帖木兒之議也
帝以世祖在位長久欲祖述之　一節
徐壽輝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　一節
初太子之奔大原欲援靈武故事自立　一節

第九卷
序
周禮集註序　春秋左傳擷英序
楚辭序　宋論序
百將傳續編序　論學繩尺序

瑯臺類藁序
忠義集序
唐律群王序
南豐縣志序
新刊經籍考序
平巒詩稿序
桂坡稿序
黃氏流芳集序
同年燕集詩序
桂坊藁序
賜閑詩序
和梅花百詠序
皷山紀遊詩序
陸廷貴見行詩序
同年燕集詩後序
騰雲詩序
友松詩序
錢塘十景詩後序
梅莊八詠序
花谿集後序
重刊黃楊集序
一峯集序

第十卷

序

送蔡君文瑞赴弘農衛幕序
送廣西僉憲武君赴任序
贈參將劉公廷佐序
送陳廷器東歸序
送進士陳君出守寶坻序
送僉憲李君繼之赴貴州序
送大參胡君丕清復任詩序
送教諭劉君之桐廬序
送李先生典教安陽序
送方伯李公赴江西序
送蔡安侯大尹序
送濮君孝賢典教歙川序
送鄭先生典教六安序
送閔令謝廷輝赴任序

第十一卷

序

送方伯沈公赴廣西序
送徐君志仁典教遂化序
送憲副周君赴陝右序
送潘貳守之海陽序
送都憲劉公致仕詩序
送南京大理丞孫君赴任序
送秋官大夫陳公陞任雲南序
送大守邢君考績復任詩序
送泗州貳守杜君赴任序
送曾惟寅歸覲序
送大參陳君朝用赴任序
送大參僉憲赴任序
送大理丞魏公赴任南都序
送憲副洪公赴任序
送戶部侍郎吳公歸省序
送太守孫侯赴官序
送方伯韓公赴四川序

第十二卷

序

送僉憲洪君赴京考績序
送李天啟通判兗州序
送馬二尹赴任序
送興化王太守赴任序
送李大倫歸省序
送廣東參議于君赴任序
贈揭君尚文游南雍序
孫先生別號序
金壇殷氏族譜序
晉江莊氏族譜序
安沙游氏族譜序
廬陵吟溪陳氏族譜序
吉水王氏族譜序
南豐曾氏族譜序
瑞安鍾氏族譜序
南昌梓溪劉氏族譜序
臨川洪氏族譜序
壽孫母太淑人詩序

慶長史程公七十序　慶義氏黃君叙六十序
慶黃君叙助五十序　慶周母太宜人壽七十詩序
賀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公致仕序
慶太常林先生六十詩序　封刑部左侍郎杜公輓詩序
南京刑部侍郎陳公輓詩序
憲副游公輓詩序　泉菴饒處士輓詩序
大尹楊君輓詩序　介菴倪先生輓詩後序

第十三卷
記
道南祠記　福建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表忠祠記　江西布政司黃田庫修造記
新城縣重修譙樓記　江西治城新建譙樓記
新建巡撫院記
兩浙都轉運使司前建昌大守江侯生祠記
寫騷軒記　與松書屋記
錦溪小墅記　清風館記
金井山居記　江山一覽亭記
披雲樓記　竹鶴軒記
觀德亭記　終慕堂記

第十四卷
望雲思親圖記　桂林世芳坊記
瑞州府重建仁濟橋記　永慕堂記
半樂窩記　桔古齋記
嵗寒道鄉亭記　進德堂記
瓊岡先生墓記　何氏桃竹坑先塋記
白雲山房記　廣昌縣學重建明倫堂記
敬所記　琴軒記
重修南昌府學記　竹坡記
通濟橋記　唐氏世德堂記

第十五卷
賦附文附歌
弔昆陽城賦　三谷賦
梅雪樓賦　閒燕軒賦
[illegible]竹賦　石鍾山賦
秋蘭賦　衍慶堂賦
和歸去來辭題王司馬休菴
和歸去來辭送李先生　和歸去來辭送尹貳尹
續歸去來辭　悚韓忠獻公文
忠愛祠迎送神樂歌

第十六卷
書
寄羅應魁內翰書　寄祭酒丘仲深
寄秋官何惟孝　答余司徒
與周僉憲　與胡都御史拱辰

與王大傅咸寧伯越　與少宰黎先生淳 三
與少司馬李公勉 二　與殷司徒謙 二
寄胡方伯靖　與僉都御史蔡公玹
寄劉太保珝　與周守蒙憲副
與彭方伯鳳儀 三　與朱右都御史英
寄謝宗伯　與邊僉都御史鏞
與陳布政　答李鴻臚鏜
寄楊學士維新　答羅內翰景鳴
寄彭學士彥實　復宗司寇尚絅
答陸大參

第十七卷

銘

陽休軒銘　恒齋銘
德星堂銘　持敬齋銘
敬慎齋銘　寶晉堂銘
硯銘　楷杖銘

贊 附字辭

李晉王遺像贊　德馨堂贊
定遠張允器畫像贊　陳秋官贊
劉先生延益字辭　周仲儀字辭

第十八卷

題跋

題金石例後　跋閩人余應詩
跋晦菴遺墨 二　跋古器物銘
跋韓國華神道碑　題先冢宰致政後留公牘
題北梧窓先生錄詩後冊　跋二老餘芳卷
題原父授書藁後　書儀禮叙錄後
書資治通鑑後　書國學群書殘編後
題皇明文衡後　謹題牧民備用後
書老子道德經後　題大事記續編
題元祐黨籍碑　恭題 恩榮錄後
題助教林君致仕公牘　書三國志後
書金華黃氏家傳　跋書傳輯錄纂註
書進士登科錄後　題江西鄉闈錄後
書元豐類稿後　跋李文茂所藏學士書

恭題

宣廟飛諭文武群臣勅
跋晦庵真蹟　跋胡氏大雅堂卷
跋蘇黃遺帖

第十九卷

雜著

傳國寶志　忠卦　勤卦　廉卦　慎卦
設穰八公與東郭生問答　讀李德裕傳
讀宋史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周官調人復讎辨　成周設官煩瑣辨

第二十卷
傳附行狀
李恭僖傳　南京禮部侍郎黃恭肅傳　梅伯華傳
都憲程公撫夷錄　滄厓先生胡君行述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胡公行狀
第二十一卷
詩
四言古詩
終慕堂　平林送黃侍御廷珍赴任
桂山送朱方伯赴陝西
五言古詩附集句
謁曾南豐祠　謁寇忠愍公祠
謁孝亭夫子祠　謁李忠定公祠
梵何中廟　越王臺懷古次南谷韻
長平懷古　潞城懷古　武鄉懷古
晉陽懷古　十首
懷卜子夏　懷郭林宗　懷關壽亭
懷文中子　懷郭汾陽　懷陽諫議
懷裴晉公　懷文潞公　懷司馬溫公
懷趙忠簡公　題蘇李泣別圖　過黃花鎮
過諸葛武侯　景陵紀事　王昭君
真氏女　蓼莪堂　輓段節婦

何家莊八景
高嶺晴雲　東陽霽雪　杉山翠色　竹墅秋聲
井庵曉鼓　水碓宵舂　戍卒故營　石門古道
夏夜獨坐　田家即事效陶彭澤
偏頭關書事　有感
秋懷　六首　題黃君愈宣江山一覽亭
貧女詞答王元旨　汾陽道中
汾陽道中見蘭有感而作　游溫山亭和白立僉憲韻
送朱方伯　齋居對雨懷惟孝
春暉堂　終慕堂
秋夕獨坐有懷欣儀秋官　次文瑞僉憲遊鼓山韻
輓孟侍郎母
水南八景
東嶺日華　西池月影
梅徑香風　禪庵古蹟
金峰曉雲　軍峰霽雪
烏石層巒　南田晚渡
輓嚴郎中崇母　倒馬關
過郝運故居
太師定興張忠烈王既塋嗣子英國公懋以宗伯
丘先生所作平交南錄勒石墳前未幾[illegible]
之一本人以為忠孝所感

集淵明句輓吳處士　集句送羅上舍
集句輓森和齋隱君

第二十二卷

詩

五言律詩

輓徐僉憲父母　二首　夜坐感懷
輓張貢士紀　輓金稽陽懷祖父母
輓大理寺卿王公宇　二首　游龜山次主人僉憲韻　二首
公洋公館次尹亞參韻　獅峯寺次晉峯韻
輓高時旭　亭中詠珍琹亭
安陸道中見老馬偃臥為之慨然賦二律紀之
宿普門寺次都憲韻　四首
商王河亶甲廟　書天寧寺壁
晉山曉發　江燕　二首
宮詞　武寧書事　四首
歸田述懷　次貳守陳一夔韻
長門四時詞　四首　弔先壠

六言絕句

漢川分司偶成　二首　郵亭偶書

第二十三卷

詩

七言古詩附長短句

題東坡遊赤壁圖　題祖逖聞雞起舞圖
題明皇秉燭夜遊圖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題幼安濯足圖　題金章宗畫馬圖
壽徐主事父母　送族孫庭會試
鍾桂堂為秋官王子時賦　題南極圖壽陳孟祥婦翁
題張將軍廟　送金御史還南京分韻得雜字
讀西堂惕齋記　題鄭氏森壽堂分韻得孝字
蘇堂亭　題陰崖飛瀑圖
題寒林孤雁圖　白髮行
題南山晚翠圖　三台懷古
送俞進士母　題金人出獵圖
秋江搗衣曲　樂樵隱畫虎
題獅子閣　題桃源圖
十八懷古
黃樓　竹樓
燕子樓　黃鶴樓
岳陽樓　庾公樓
建國樓　文選樓
柴溪樓　籌邊樓
題畫虎圖　海屋添籌圖壽孫進士父母
過鷄冠隘吊曹將軍　題尹內翰家山圖
賦得君馬黃贈錢憲使　見燕憶兒宗祁

明如由　題泉州福寧道歲寒三友
讀余孫遺愛碑　戲彩圖
十翁言　松坡
三香圖　金峰山歌
榮壽歌

第二十四卷

詩

七言律詩附集句
賀從舅蔡誠翰楊先生　送徐員官省親畢姻
汪濟以夏徵赴獻　無錫秦府商隱　官志五首　仙與王甫
輓徐編脩父　元旦早朝
和高居正秋登堂賀韻
陸君孟昭以元宵會客同寓高君居正即席賦詩
和者相屬予因以事不及往乃用居正韻以謝
送憲副王公赴山西　輓盧都御史康
紫巖精舍為陸孟昭賦其父別號怡脫　四首
輓太保金公　二首　金山驛鍾汝陳白源父歸
虎丘夜泊　浙寇敗走詩以識喜
廷珍以詩賀余平寇次韻答之
將之福清過南京偶成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　三首
擬送狀元歸畢姻　元日謁省祝壽讌感舊
送韓行人使琉球　小軒夕坐歸思浩然

題黃君愈宣江山一覽亭　酬羅內翰贈別用原韻
答薛衍若鶴壽程郎中父母　輓李參議求
壽楊內翰母　送余僉憲致仕歸南城
送羅內翰左遷從舉　三首　張先生升謫後復職
輓鮑黃門粹　二首　送任丘胡教諭
任武科里廟用趙子昂韻　秋日行臺書懷
紀夢　淮瀆祠　二首
憶劉都公回速追餞不及詩以寄之
襄陽懷古　謁李漳州祠　二首
登岳陽樓　四首　沅州
過劉大有先生故居　題張氏貞節卷次羅應魁韻
過茹禾懷商山先生　發遣昌別會同晉尚二猶子
病中述懷　過雁門關　二首
甘肅元旦次朱都憲韻　過長城
輓王都憲　送朱都憲巡撫兩廣兼總督軍務
輓德安張都憲瓚　送李黃門孟暘使占城
過暘村　絳陽道中謾成
山西大饑人相食哀歎之餘謾成一律
喜雨　二首　和安道憲副頭陽元日述懷　二首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
上御奉天殿親策天下貢士　命公御及文學之臣赴
東閣讀卷都憲屠公賦詩以紀盛事諸公相屬和

之僕忝同事謹步嚴韻不自知狗尾續貂之不可也
傳臚之明日　賜宴禮部凡供事者皆與焉都憲屠公又賦一律僕再和之
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
謹身殿閱卷出聽傳臚次學士李公韻
恩榮宴又次學士李公韻
東閣讀卷次少司空謝公韻
潭柘村　九日登蘇子崖
送張啓昭　東河驛寄京師諸友
白洋寺用壁間韻書懷　滄州行臺偶占
早朝聽　誓戒　駕出南郊
齋居　賜宴饌　南郊陪祭
憲副郁公惠青布及詩酬以白紵并賦詩答之
秋夜齋宿懷仲深宗伯　出京偶成
太宰介庵先生以詩餞别用原韻奉答　四首
歸田後連得二子秋官郁君以詩相賀次韻答之
秋夜不寐即誦郁秋官詩用韻述懷　二首
予弟廷祖園中牡丹盛開邀予賞之醉後賦二律以識其事時弘治八年二月廿二日也
讀康齋集　閑居述懷
都憲韓公貴道東詩次韻答之　二首

癸巳歲諸生有祝　壽和自立韻
宋王宅　樊城懷古
謁賈大傅祠　二首　題徐氏貞節卷
舟中感懷集句　題桃源小隱集句

第二十五卷

詩

七言絕句　附集句
福安書事　十首　山亭瑞香次宗源韻
福安行臺次景澄韻　重過大疑寺次景澄韻
初度有感時寓種德行堂　石牛驛次南谷韻
汎物折假賦畧人王建宮詞要其寓興深遠頗得國風性情之旨因擬作四章錄呈易庵兼柬南谷兄
汀州行臺次易庵韻
玉華洞次易庵韻　道傍李花爲風雨所殘
行部上杭道過三洲舘見白花生枳棘中芳潔可愛而不知其名問之村民曰文壇花也予哀其托根非所賦詩唁之又推花意而答賦焉凡得六首　渭水秋風圖
行臺有花名剪春羅一昔盛開時浙寇入境予與景澄督兵討之賊敗走因戲成詩一絕云
坐客有談兵者縱橫無窮讀成一絕以警之
過斜頭遇雨　綠村氓語　二首

過卧龍岡有感　題教子圖
題屏間紅梅　錄襄鄉民言 七首
寒食郊行書所見　偶成
題梅竹卷 四首　次吳原明韻
憶汲萱竹偶成　題菊
題松　晉陽途次所見 六首
平陸所見　錄村嫗言
過故相第 二首　白羊石
播州夜聞子規有感　重游遠京將發濟城偶成[illegible]
山居觀物偶成 四首　題泥金畫梅
別同年王[illegible]木絕句 四首

第二十六卷

哀辭 附誄

徐孺人哀辭　王田耕隱李先生哀辭
嘉興呂文懿公哀辭　歐陽隱君哀辭
參政郭公哀辭　故處士王[illegible]敷若哀辭
處士胡君允恭哀辭　吳母[illegible]孺人哀辭
監察御史伍君哀辭　劉母安人翁氏哀辭
太保王文端公哀辭　陳君廷恭哀辭
雙峯劉先生哀辭　封監察御史魏公誄

第二十七卷

祭文

祭沈方伯文　祭程襄毅公文
祭陳亞卿文　祭左時翊文
祭劉侍郎文　祭黃公俞賓文
祭大理卿王公文　祭丘文莊公文
祭憲副游公文　祭伯父樣軒先生文
祭源司馬文　祭憲副李世望文
禱雨文　禱城隍祈晴文
山西禱雨文　禱中鎮文
禱嶽廟文　禱汾陰后土祠文
平陽禱雨文　再禱雨文
三禱雨文　謝雨文

平陽祭龍文　禱龍湫文

第二十八卷

廟碑

廣昌縣重修廟學碑　建昌府重修城隍廟碑
東平王廟碑　漳州重建道源堂碑
福寧節孝祠碑　新城縣重修廟學碑
贈太子少保彭惠安公祠堂碑
范氏先塋碑

第二十九卷

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刑部尚書致仕康僖陸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神道碑
資善大夫刑部左侍郎曾公神道碑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神道碑

第三十卷
墓誌銘
明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陳先生墓誌銘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濬縣令黃君愈明墓碣銘
義民曾君汝勵墓誌銘
朝列大夫布政司右參議劉君墓誌銘
羅節婦陳氏墓誌銘
故造士曹君子華墓誌銘
先夫人揭氏墓誌銘
先伯父稼軒先生墓誌銘
先兄本茂墓誌銘
先兄本謙墓誌銘
從兄本盛墓誌銘
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丘公墓誌銘
肇慶府通判李君斯和墓誌銘
中憲大夫延安太守王公墓誌銘
亡壻揭生墓誌銘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公

第三十一卷
墓誌銘
亡弟喬福墓誌銘

墓表
節婦劉氏墓表
明故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墓表
雲峯先生饒公墓表
桂林太守衡公墓表
故承事郎趙君孺人華氏墓表
通議大夫雲南按察使劉公墓表
故中奉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公墓表
桔古余先生墓表
承事郎黃君廷瑞墓表

第三十二卷
奏議集畧
題類
題為隱匿賊情等事
題為裨補治道事

第三十三卷
奏議集畧
題類
題為覇占蘆洲事
題為循省事
題為陳言慎刑以弭災變事
題為禁治異服異言事

題為防禦賊虜情事

第三十四卷

奏議集略

奏類

奏為乞恩致仕事

奏為陳情乞恩休致事

奏為辭免陞職事

奏為乞恩致仕事

奏為乞恩致仕事

奏為致政以弭災變事

奏為乞恩辭免掌印事

奏為懇乞休致事

椒丘外集目錄

椒丘先生像贊　椒丘先生傳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何公神道碑

贈何君廷秀赴福建按察司副使序

送刑部尚書何公序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　召詩序　詩凡十六首

送刑部尚書何公歸盱江序　詩凡十二首缺一

寄致政司寇何公詩　凡四首

江西監察御史陳銓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邦問題

吏科給事中吳世忠題

廣昌縣知縣張濼奏

都察院都御史林俊祭文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直祭文

翰林院編脩羅玘等祭文

禮部尚書張昇等祭文

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紳祭文

吏部尚書馬文昇等祭文

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祭文

懷椒丘先生詩一首　廣昌縣知縣陳鵬奏謨

敬丘文集卷之一

後學南城圭峰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婺源余鑾訂刊
後學同邑黃選李喬編輯

策府十科摘要

經科

六經

六經未作而聖人之道蘊於一心六經既作而聖人之道昭乎萬世蓋經以載道道本於心苟非聖人作經以明斯道又何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也哉昔者吾夫子祖述憲章刪定纂作為六經以詔萬世易作而吉凶禍福之驗著矣書作而治亂存亡之戒明矣詩作而吟詠性情之美極矣動盪天地之中和而為禮樂秀象二百四十年之善惡而為春秋由是二帝三王之道盡明於天下矣然六經心學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秦漢以來心學不傳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流於空虛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純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國家安得而善治鄉閭安得有善俗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樂失於齊魯夫豈無微而言之哉此六經之大略也而其詳又可考焉自伏羲畫卦而大易之道著連山者炎帝之易夏后氏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以艮為首蓋以艮者山也艮所以成言乎物故曰連山具其體也歸藏者黃帝之易而商人因之以作易者也其卦以坤為首蓋以坤者地也坤所以厚德載物故曰歸藏取其用也逮至于周而易之書大備故周易之卦以乾為首蓋以乾者天也乾所以首出庶物故曰周易觀其象也三易之體各以一卦為首各以一義為先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夏商易取七八以不變為占也周易取九六以變為占也隋藝文志有歸藏十三卷出於劉光伯所上意甚淺陋唐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出於長孫無忌以述文多缺誤則二書之不傳久矣依嘗求之周易尚有可言者所謂連山艮即連山之遺意也六爻皆

別人象所謂坤以藏之即歸藏之遺書也全體皆言地道其書雖不存其象則可得而推焉重卦之人諸儒不同然十三卦制器尚象既羲農所取則重於伏羲明矣十翼之說亦有不同大抵不出乎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中又豈可舍是而他求十翼哉上經之卦三十所以象陽奇下經之卦三十四所以象陰偶上經首乾坤而終於離坎者蓋首於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經首咸恒而終於未濟者蓋先於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自漢以來考象占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興焦延壽述陰陽災異而象數之弊起子夏之易不依古易篇次而遵費氏則為後人之假托可見矣九師之易王通以為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可知也王弼之傳則高談理致祖尚清虛而已穎達之疏則隨文生義依徇王氏而已逮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發人卜筮之旨者也後世有功於易道非程子而何哉夫書即古史也伏羲氏之書則曰山墳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而已神農氏之書則曰氣墳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八者而已黃帝之書則曰形墳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八者而已孔子刪書定為百篇其芟除墳典而不錄者以其世尚

洪荒而莫考也斷自唐虞以為始者以其道原中正而無弊也傷周道之既東而東周之興汲汲有望於魯則取伯禽之誓師而費誓固有深意也嘆王綱之解紐而天下之勢駸駸將入於秦則取穆公之悔過而秦誓非示微意乎其間所載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放伐大而天文地理之所奠序微而草木鳥獸之所含生精而性命道德之蘊粗而法度官名之著上下千百年間靡不悉備焉無非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然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是也其讀二典也則知其為君道之盡其讀三謨也則知其效臣職之至訓戒於君上則事得以規正誥告於臣民則情得以通達有如誓焉則俾士庶之盡命而知所畏有命焉則俾臣下之盡心而知所稟出治規模燦然畢具乃若典謨雖為二帝之書然觀誓征苗之師命羲和之官則未嘗無誓命也訓誥誓命雖為三王之書然觀商有先人之典周有丕顯之謨則未嘗無典謨也逮秦焚書百篇僅存其半其出於伏生口授者謂之今文而得於孔壁所藏者謂之古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者以伏生記錄之實語難工而安國潤色之雅辭易好也然小序之說必非出於聖人而大序之文又絕不類於西漢此其可疑也自漢以來傳者非一安國之註類多穿鑿穎達之疏惟詳制度近世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而王安石傷於鑿呂祖謙傷於巧蘇軾傷於略林之奇傷於繁至蔡沈集傳出則今古文

之有無辨大序小序之說然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粲然於世焉詩之作也以風雅頌爲之經以賦比興爲之緯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辭雅則朝會宴享公卿大人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爲比興則托物興辭其所以分者又以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先王盛時天子巡狩命大宰陳詩以觀民風逮王靈不振巡狩之禮擲而陳詩之禮廢矣吾夫子刪而定之爲三百十一篇其以二南爲首者猶易之首乾坤書之先二典也其以商頌魯頌爲終者猶書之託于周而終錄費誓秦誓也其降黍離爲國風者蓋自平王東遷雅頌不作而其

風下劑於列國也其以豳風居十三國之末者以曾檜之亂極思治必如是而後可也故先儒以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邶鄘至豳風十三國爲變風鹿鳴至菁莪二十六篇爲正小雅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六篇爲變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然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蓋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著明則詩作於下也七月周公所作而繫於風公劉召公所作而列於雅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故繫於豳風公劉之詩言其政事故列於大雅也魯之有頌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以天子禮樂也商之有頌者成王封微

子以承先代之後有樂歌以奉成湯之祀也宋之無風者以其時王所客不可貶黜故巡狩不陳其詩也楚之無詩者以其僭號稱王不可黜陟故太師不錄其詩也詩序之作說者不同先儒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也漢興言詩者四家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則毛公爲之訓詁鄭玄爲之箋註三詩既亡而毛詩獨存雖其義未能盡合於經而考三家僅存之說其不合者亦多焉魯詩則謂關雎者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也齊詩則謂黍離者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也韓詩則謂芣苢者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也若此者皆與毛氏

異矣至於趙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發多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者自朱子之傳一出則三百篇之旨燦然復明若大空之日月而出於雲霾之積陰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轍即東王風亦降吾夫子嘆明王之不作懼天理之將滅乃假魯史而修春秋以亂世而寓治法其始於魯隱之元年者所以傷西周之不復也至於獲麟而止者所以嘆世道之終不能復行也其書天王世子王后夫人諸侯大夫之類所以厚五品之倫叙非悖與乎其書郊禘雩社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之類所以正五禮之品秩非肅禮乎字子突嘉季子因其善而褒之所以命德也名宰咺削翬氏因其惡而貶之所以

討罪也然其記事或繫於時或繫於月或繫於日蓋會盟
侵伐不可指日而期故多書時天子諸侯之葬禮有七月
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會故多書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
定不易故多書日此自然之理也諸儒之說春秋有謂以
一字為褒貶者其說本於太史公有謂有貶無褒者其說
本於孟子有謂褒貶俱無者其說本於竹書紀年然泥於
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字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不如是
之勞煩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
聖人不如是之慘刻也泥於褒貶俱無之說則春秋乃瑣
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聖人作春秋寓
褒貶於善惡之彰彰明筆削於先後之繼繼其旨遠其義

微智如子貢未可以言春秋觀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
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而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子貢
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賢如子路未可以見春秋觀經書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而子
路乃以正名而為迂則子路之賢未可以見春秋也自麟
經絕筆傳者五家然騶氏無師夾氏無書故其傳泯焉傳
於世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耳春秋因三傳而經旨益明者
有焉因三傳而經旨益晦者有焉左氏身為國史躬覽載
籍者事精詳文辭可美固盛而富矣然多敘鬼神之事預
言禍福之期若申生之託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厲
彭生之妖則其失也誣矣穀梁辭清義通若論隱公之小

惠虞公之中知固清而婉矣然元年大義而無發明益師
不日之惡略而不言則其失也短矣公羊說事分明善能
裁斷若斷元年五始益師三辭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
同號固辯而裁矣然若單伯之淫叔姬鄫子之請會女論
叔術之妻嫂是非說季子之兄弟飲食則其失也俗矣至
趙啖陸淳之辯明而開示後人之所學有所據劉氏意林
之書出而畢守資旨之論詳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
如胡文定公其次則永嘉陳傅良也文定之傳精白而慱
贍慷慨而精切其於義利之分夷夏之辨綱常之正亂賊
之討彰彰乎烈日之明也凜凜乎秋霜之肅也然所失者
信公穀之太過求褒貶之太詳多非本旨陳氏之論世變

以為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
哀之春秋然其於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
傳亦豈一一皆實乎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為周公作之
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
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
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
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三篇大
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
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
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
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

后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是為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及宋朱子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禮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别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晚乃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分王朝邦國等類而禮記分隸於其間亦未成之書而喪祭二禮又其門人黃氏楊氏所續也近世臨川吳氏獨疑其經傳混淆以為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分隸於其左其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

以異乎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其與左氏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是豈朱子之所以相遵經者哉於是重加纂次以十七篇者並依鄭氏次第為正經取戴氏鄭註中有經篇者為逸經凡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投壺奔喪也其三取之大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也其三取之鄭氏註中霤禘于太廟王居明堂也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者合之為傳凡十篇蓋小戴記中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乃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禮而戴氏抄以入記乃依禮經篇次萃為一編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實為鄉射儀大射儀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

清江劉原父所補惟覲義闕則取大戴記朝事一篇以備之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為卷而不相紊凡周公之典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矣周禮一書乃周家致太平之迹也周公當功成治定之日禮備樂和之際作為此書以粉飾太平詳於典章文物而不及於道化嚴於職分官守而不切於君身今觀一書之中其在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

與夫畫繢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則及於登魚取龜攫獸之微莫不備具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聖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致於戰國之諸侯再毀於秦坑之烈焰漢興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於秘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於錄略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治岐之書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以為戰國之陰謀或以為漢儒之附會竊謂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為也雖其書固詳於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似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為壞

惜哉不幸書未成而公亡其間制度有未施用故封國之
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設官之制不合於
周官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凡此皆預為之而未經行也
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者非惟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
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亦多也豈常置其官而多廢廩禄
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者蓋王畿四方相距千
里凡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齊如棊局
亦其設法則然耳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
一圖哉胡氏疑冢宰論道之官不當統宮壼財用之事殊
不知財用統於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侈用濫賜之弊宮
壼統於冢宰則身脩家齊而無女寵嬖倖之習是乃格心

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雖然欲行聖人之事則必
當法聖人之書欲法聖人之書則必當求聖人之心彼劉
歆之謟新室則溺於所習之諛佞王安石之行新法則拘
於所習之偏駁大學假聖人之法言行一己之私志宜其
用之而不驗也獨宇文周用蘇綽之言蓋已畧倣周禮而
行之如授田之法府衛之志後世此意稍為近古有唐因
之亦致太平特以其無聖人之心不能擴而充之以致聖
人之治耳昔盧植言周礼與春秋相表裏蓋周禮為尊王
作而春秋亦為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
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
之以書王之特筆茲非二書之相為表裏[illegible]

聖人之書者謬矣禮記之作出自孔氏蓋七十子之徒共
撰所聞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
叙得失見於漢初者二百餘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號大
戴禮戴聖刪為四十九篇號小戴禮精粗雜記靡所不有
不能皆純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本王制著述
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意緇衣本乎公孫尼子而改魯論
之文禮運載夫子之說而大道之言則本於老氏之遺意
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稱之說多牽於夫子之緒論明堂
位周公踐祚之說乃流俗之妄語月令四時異居之制以
陰陽之拘忌其言之疵者大畧如此然其文章其義博學
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珠璣寶玉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

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
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唐魏徵以小戴彙次不倫更
作類禮二十篇然不可見不知其書何如也玄宗時王巖
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經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
聖既遠不可改易臨川吳氏始取二戴之記重加序次小
戴記中大學中庸既為朱子之所表章以與語孟並為四
書固不容復厠之禮篇投壺奔喪儀禮之經亦不可雜之
於記冠昏鄉飲燕射聘義儀禮之傳亦別輯以附於經其
存者凡三十六篇曰通論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
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
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

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間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仲尼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綜大戴記中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既以爲儀禮之經朝事一篇又以補儀禮之傳投壺亦入逸經哀公又爲小戴所取其存者猶三十四篇但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遠彼其害華而此其查滓耳然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荀子賈傳之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夫道民以禮風之以樂古者以詩書禮樂造士謂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秋謂之六經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詩書禮易春秋而已獨樂書無傳焉漢興獨一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其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文帝時周禮未出魏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大司樂大宗伯之二章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術與毛生等共采周公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因獻其書有二十四篇及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又與禹之所傳不同故著爲別錄今樂記所錄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十一篇之外又有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務說律李禮樂道樂義㫖本昭頌竇公十二篇名存而辭亡則樂書遺缺者多矣然樂書雖亡而雜出於二禮者猶可考也樂記一篇可以爲樂經而陳暘樂書亦可刪其繁蕪以附于後他如宋之景祐樂記房庶之樂書補亡蔡元定之律吕新書吳仁傑之樂舞新書皆參考以補翼之庶乎可以補樂書之缺矣

河圖洛書

馬圖出河而闡造化之機龜書出洛而示陰陽之妙此八卦之本原九疇之根柢聖人因之以立教於天下後世者也是故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此河圖之數也九前一後三左七右二前左四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此洛書之數也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其皆以五居中者蓋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陽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故圖書皆以五居中也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數

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也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則偶羸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羸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左旋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而相克者已寓於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圖書生成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若以七八九六之數言之其在河圖則七九為陽陽主進六八為陰陰主退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陰乏於七少陰乏於九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老陽之位一老陰之位四而河圖則以老陽之九居乎四之外而老陰之六居乎一之外少陰之位二少陽之位三而河圖則以少陰之八居乎三之外少陽之七居乎二之外此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雖縱橫有十五之數是皆七八九六之相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八迭為消長也虛五分十者虛中五之外則縱橫皆十以其十者分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七八九六之合焉此所謂變化無窮之妙也先儒謂伏羲則河圖以畫易大禹則洛書以叙疇蓋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八卦也洛書之數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論其取則易乃伏羲之得於圖而初無待於書範乃大禹之得於書而未追考於圖然圖之與書未始不相通焉蓋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孰謂其有異哉劉歆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經言其

正緯言其變主圖而言則圖為經而書為緯也主書而言則書為經而圖為緯也所取則者為表相通者為裏故圖之表為八卦而其裏亦可明疇也書之表為九疇而其裏亦可畫卦也

先天後天

伏羲出而先天之卦圖以陳文王出而後天之卦圖以演蓋先天者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體也後天者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體立而用行此先天後天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請詳陳之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此伏羲先天之卦位也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西北坤西南巽東南艮東北此文王後天之卦也先天所重在乾坤後天所重在震兌先天有乾坤之縱以定南北之位然後六子之橫列於東西者倚之以為主是相與對待以立其體也後天有震兌之橫以當春秋之正然後六卦之縱其成全於冬夏者資之以為始是迭為流行以致其用也以先天言之圓圖之左方自震至乾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至坤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是陽在陰中逆行也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是陰在陽中逆行也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是陽在陽中順行也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是陰在陰中順行也以後天言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坎得坤位也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為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傳女將有行故巽稍用而艮全未用也然伏羲先天之易固以河圖為本而其卦位未嘗不與洛書合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陽之一六其卦實與洛書合焉文王後天之易雖但本之伏羲然亦未嘗不與河圖合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實與河圖合焉雖然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生者又在震蓋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以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發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則

主帝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然則義文均一尊陽之意可見矣

論詩

論詩於三代之上當究其體製之異論詩於三代之下當辨其得失之殊蓋究其體製則詩之源流可見辨其得失則詩之高下可知矣是故詩言志歌永言後世倣之以為歌一曰風二曰賦後世擬之以為賦吟詠性情轉而為吟故嗟嘆之易而為嘆自詩變為樂府之後孔子作龜山操伯奇作履霜操即或憂或思之詩自詩變為離騷之後賈誼之弔湘賦楊雄之畔牢愁即或哀或愁之詩凡此皆詩之體製源流也振振鷺三言之所起關關雎鳩四言之所起維不以永懷五言之所起魚麗于罶鱨鯊六言之所起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之所起凡此皆詩之句讀源流也三百篇之詩多出於婦人女子然其為言憂而不困哀而不傷如泉水衛女之思歸也而能以禮載馳許夫人之思歸也而能以義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況於士大夫哉自已刪之後詩雅蕭條如蘇李之高妙嵇阮之沖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峻潔其詩非不工也然嘲詠風月亡裨風教求其有補風化者晉之淵明而已觀其自晉以前皆書年號自宋以後惟書甲子是豈可與刻繪者例論耶如元微之之雄深韋應物之雅澹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嘲怨其詩非不美也然容耀煙雲無關政體求其愛君憂國者唐之杜甫而已觀其杜鵑之詩忠愛之心見於言外北征之詩憂國之意見於篇篇又豈可與浮靡者例論耶宋之以詩名世者固不可一二數如楊大年之賦朝京有致君堯舜之心歐陽修之詠春帖得以詩諷陳之旨是皆有三百篇之遺意而非後世騷人詞客所可及也

周禮

論先王之法度莫備於成周論成周之制作莫詳於周禮蓋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周詳非聖人不能作也故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學者其可不之考乎姑舉其槩而言之八法八則八柄太宰之所掌也曰官屬曰官職曰官聯曰官常曰官成曰官法曰官刑曰官計非所謂八法乎曰祭祀曰法則曰廢置曰祿位曰賦貢曰禮俗曰刑賞曰田役非所謂八則乎至於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又所謂八柄也六敘六聯八成小宰之所掌也曰以敘正其位曰以敘進其治曰以敘作其事曰以敘制其食曰以敘受其會曰以敘聽其情非所謂六敘乎曰祭祀之聯事曰賓客之聯事曰喪荒之聯事曰軍旅之聯事曰田役之聯事曰

歛弛之聯事非所謂六聯乎至於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聽閭里以版圖聽稱責以傅別聽祿位以禮命聽取予以書契聽賣買以質劑聽出入以要會又所謂八成也司徒所掌莫重於三物八刑以言乎三物則有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之目焉以言乎八刑則有所謂不孝不睦不婣不悌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焉司馬所掌莫重於九法九伐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此所謂九法也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所謂九伐也大祝掌辨六號則有所謂神號鬼號示號牲號齍號幣號者焉其辨九祭則有所謂命祭衍祭炮祭周祭振祭擩祭絕祭繚祭共祭者焉此屬於宗伯者然也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豈非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之謂乎士師掌士之八成豈非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之謂乎此屬於司寇者然也至其名官莫不有義治非天事謂之天官者治以道為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者教以化為本也禮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為主

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變為義名曰夫以帥人為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大綱小紀莫不具載非聖人心胷廣大孰能與於斯彼不知而妄議者烏足以論聖人之制作哉柰何煨燼於秦火而聖人之經不全附會於漢儒而聖經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

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隷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屨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未嘗亡也雜於五官之中耳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豈知鄉師載師之屬則雜於司徒獸人獻人之屬則雜於太宰土方形方之屬則雜於司馬薙氏萍氏之屬則雜於司寇鄭賈諸儒承訛踵謬莫覺其非至臨川俞庭椿始作復古編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草廬吳氏又從而考訂之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為全書矣

春秋三傳

聖經作有以示褒貶之公賢傳述有以明筆削之旨蓋經
所以載道而傳所以釋經也非聖人作經固無以定天下
之邪正非賢人述傳又何以明聖心之予奪哉粤昔吾夫
子生於周之季世憫吾道之不行悼斯文之將墜乃假魯
史而作春秋于以著百王之大法于以為萬世之常經是
故書王而次於春書正而次於王則一統之義以明貶宰
咺之歸賵譏晉文之召王則三綱之倫以正齊桓之霸也
書遂伐楚以譏其專晉文之霸也書執曹伯以著其譎其
尊王抑霸為何如楚始見經則以州舉吳始與會則殊而
外之其內夏外夷為何如此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
如日星者也春秋之言有三謂春秋有臨天下之言有臨
一國之言有臨一家之言是也春秋之諱有四謂為尊者
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同姓諱是也若夫三傳之作言
其長則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言
其短則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公羊謂求金求車
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以大閱大蒐為罕書而
不知譏列國之僭天子也以築館為合禮而不知仇敵之
不可通也穀梁謂正月己卯烝為不時是不知周以建子
為正而冬祭不為不時也謂秋蒐于紅以為正是不知蒐
春田而用於秋非正也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敵可得而
容也左氏以郎之狩為禮是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
以築王姬之館為正是不知雖敵之不可交也四國伐鄭
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經何以不書圍與滅也然
則三傳雖有明經之功謂其盡得聖人之旨則未也

椒丘文集卷之二

策府十科摘要

史科

漢唐書列傳

史傳之作所以崇儒術表循良奬恬退而昭忠孝也舉世所同然者史氏不必書以其不可勝書也舉世所獨然者史臣宜特録將以勵澆俗也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蓋自高祖見儒服而慢罵而儒氣不振申韓之術行於世而吏治多出於刑名班固作西京一書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傷漢之儒與吏也東漢之有獨行有逸民非東漢之美事蓋自衰微之俗興士始流為崖異斬絶之行自廉耻之風衰時始貴高尚舉遠蹈之人范曄作東都一書表獨行逸民而出之亦傷士之少純全時之多獨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蓋自高祖變節於晉陽而唐無忠義之風文皇行虧於閨門而唐無孝友之俗秉史筆者表孝友忠義而出之蓋傷當時忠孝之難得而僅有者為足貴也且西漢有商山之四皓非無逸民也有矯世之楊王孫非無獨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獨行傳者蓋以當時士之廉退者尚多無貴乎逸民行之純全者猶衆無取乎獨行也東漢有江革申屠蟠之徒非不甚孝有李固杜喬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曄不立忠義孝友傳者蓋以當時俗多孝友則孝友不可悉書人多忠義則忠義殆不一傳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經術淵源者孔安國為之最安國得聖人家傳之學非淵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為之伯文翁興學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獨行顯者二十有四愚切有取於范式以信義行於朋友時人知其可以托死是固本諸聖賢而不為矯激也以隱逸稱者十有七愚切有取於嚴陵高尚其志卒不為光武屈是固樂在山林而不盜聲名也傳於忠義者三十七人愚則深喜全節之張巡列於孝友者十人愚則深喜義門之李知本然西京儒者莫如揚雄東都循吏莫如卓魯李唐忠孝莫如狄仁傑其不列於數者之目非謂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備行不可列於一端以小之耳雖然張湯杜周以殘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於酷吏則何以褒慘刻之風蔡琰失節於胡行非不醜也乃以文采之故而傳諸列女則何以勵天下之婦裴延齡姦佞之雄也而不列於姦臣則又非春秋斧鉞之誅矣

諸史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一代之史必屬一代之人故有唐虞之史臣而後有典謨之渾噩有孔子之大聖而後有春秋之謹嚴苟非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豈足以任其責哉粤自麟經絶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揚子雲稱

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敘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糵麴鮐鮆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黃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為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略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姦張湯之薦賢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隱惡可見然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班固所以議其失也至固刪定史遷之書成父彪未就之業起於高帝訖於王莽作漢書凡百卷范曄稱其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如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備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詼諧之詭談則歸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寬饒之事主抗言為狂愚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梅福之去官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抑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邛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此贍而不穢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箴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

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也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傳元所以譏其非也范曄之作東漢書簡而且周疎而不漏筆勢縱放奇變不窮如兩都宮制之詳獨行逸民之傳蓋云備矣然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論潤器則詞多虛矣傳方術則事多不經不免於後人之議焉他如荀悅省前漢之繁而為漢紀袁宏前後漢之穢而為編年體制近古辭約事詳然既不逮夫左氏之富豔復不若史記之盛行矣陳壽之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文中子稱其依大義削異端司馬公喜其敘事高簡而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淳於諸曹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然帝室之胄而以寇書之老瞞姦雄而以帝紀之以索米之怨不立丁儀之列傳以父冤之恨而短諸葛之將略不能逭君子之譏焉其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蕭常作續漢書皆以尊昭烈之正統而抑魏吳之僭號惜夫習氏之書亡逸而常之史疎略也晉史始有十八家之制作而成於唐臣之纂集然好採詭異語多駢驪貶晉之亡也且有蔡隆三山餘吞九服之言即協夫歌詠之辭貶惠皇之失御也且有海晏之氣方闔淫哇之音罕記即協夫表奏之語此其失也況約之宋書號為煩冗及載魏晉以來之事故不免失於限斷之譏蕭子顯之

齊書喜自馳騁尤多雕刻藻繪之變故不免其文益下之
請梁陳書撰於姚思廉然言辭卑弱故學者罕所傳習也
後魏書撰於魏收然褒貶任情故時人號為穢史也北齊
書撰於李百藥而雜採他書後周書撰於令狐德棻而多
非實錄李延壽之南北史司馬公喜其敘事簡勁好於正
史但恨其不作志書使制度不見耳魏徵之隋書論者謂
其不當載王邵孝充兩傳惟録其詭辭妄說也唐書舊史
則劉昫之所纂新史則歐陽脩宋祁之所修以李義甫許
敬宗之奸邪而與長孫無忌同傳柳宗元劉禹錫之阿附
而與韓愈同傳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改之所以先君子而
後小人也劉蕡之鯁直而載之文苑陽城之卓異而繫之
隱逸此舊史之失也新史易之所以取大節而棄小節也
然委任不專體製不一故紀有失而傳不覺傳有譏而紀
不知予奪無定論紀載無定統此所以未愜人之意也歐
陽脩作五代史立例精密取法春秋文簡而能暢事增而
不贅其為論必以嗚呼發之蓋以亂世之書故致其慨嘆
之意也觀其篇名曰家人傳則帝王正家之義見矣曰梁
臣傳唐臣傳則忠臣不事二君之義昭矣曰死節傳則節
義著矣曰一行傳則高尚見矣自謂夫子作春秋因亂世
而寓治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則其托意亦甚高
矣議者以為功不在馬遷之下又謂筆力馳騁無駁雜之
說豈虛語哉司馬溫公復紀傳而為編年總歷代而為通
鑑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為書二百九十四卷凡關國
家之興衰係生民之休戚者罔不畢載刪述去取亦莫不
有深意焉首書命三晉為諸侯所以明君臣之分辨四皓
為惠帝立黨制其父以明父子之義魯仲連射書聊城之
事公則略之而不書曹操分香賣履之微公則譏之以示
貶謂褚遂良讒譖劉洎之語謂陸贄無報竇參之意韓休
必不至德李林甫顏真卿必不至為賊草奏凜凜乎人道
之大經其有關於風化也如此曹參遵何之約束正以箴
熙寧大臣變法之失賈山所言從諫拒諫正以譏熙寧大
臣同己之非蘇秦縱橫談說本不足取也存其事於書者
欲見當時利口之覆邦家也嗇夫之辨給馳騁亦不足取
也公之深辨而不釋口者欲使小人知利口之無益也惓
惓乎治道之要務其有益於政事也又如此信夫為典刑
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秦漢以來所未有之書也惜夫帝曹
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紀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
屈平之不見取楊雄之反見稱未免後人之議也若夫子
朱子之作綱目也歲年有遠近詳書甲子以紀之則歲周
於上而天道明矣國統有離合特書正統以別之則統正
於下而人道定矣有始終興廢災祥沿革之正例者有善
可為法惡可為戒之變例者皆大書以提要則大綱既舉
而鑒戒昭矣有追原其始遂及其終者有詳陳其事備載
其言者皆分註以備述則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發潛揭

之幽光誅奸諛於已死春秋之後一人而已自今觀之秦
楚韓魏之僭王則别之使天下知僭僞之不得其正亦春
秋誅吴楚之法也宋齊梁陳之分治則畢之使天下知傳
授之不得其統亦春秋黜五伯之義也衛貶號曰侯曰君
豈非春秋書杞伯杞子之例乎取留侯招四皓以定太子
豈非春秋書葬首止之意乎楊雄本仕於漢而曰莽大夫誅
阿附也陶潛本發於宋而曰晉徵士表貞節也書孟軻之
去齊傷吾道之不行也貶仁傑以係周惡臣道之不立也
漢史曰莽大學而改莽曰視雖天子必有師也唐史曰尚
公主而更書曰適雖貴當執婦道也然朱子之作是書豈
出於私見臆說而已哉綱倣春秋而兼採衆史之長如書
曹操之自立則仍范曄之文書華歆之討賊亦本范曄之
意尊昭烈之正統則取習鑿齒之論也存中宗之紀年則
本范太史之說也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論如書衛鞅
之受禍則取胡氏之論書秦割地之和韓魏則本蘇氏之
說述秦趙會于澠池則楊龜山之議也述張良誤中副車
則程子之辨也質諸人心而無疑參諸衆論而無愧信夫
可以接春秋之墜緒也至若陳字桱之續通鑑也其間如
書李重進以謀反而君臣之分明書劾里鉢之世襲來而夷
夏之禍兆尊先聖則書孔宜之官重道統則書周程之卒
建炎之大書則法中宗紹晉之特筆祥興之紀年則見有
宋天命之未絶然紀三皇則多詭異不經之談書遼金則
失內夏外夷之義進隆分注擯出五代之君虛中之死不
紀其謀金之節君子不能無憾焉蘇子由之古史所以正
遷史之訛舛也遷紀首于黄帝而遺伏羲少昊古史則增
之遷傳孔門弟子而畧於琴牢陳亢古史則載之荊軻刺客
之靡爾遷有不欺其志之美古史則辨之西門豹循吏之
流也遷史抑於滑稽之列古史則正之遷謂宰我從田常
古史則訂其誤遷謂子貢變易五國古史則辨其非傳穰
苴而不知考據之華次古史則删之而不存記虞卿而不
知履歷之先後古史則考之而不舛且其序首言聖人之
於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
竊脂之不穀又有得於聖心焉章衡之編年通載始自唐
虞訖于治平首國號廟謚以表元係日月以記事其書吕
后稱制之年係之少帝黜則天擅政之號列之中宗者懼
後世以元據位雖僞假真而失正也其書后妃世子之廢
立者懼後世登廢黜家狥愛滅公而失順也其書將相大
臣之善惡者懼後世惡貪醜正詭諛擅權而失任也其書夷
狄君長之逆順者懼後世恃安忘危窮凶起難而失備也
至如志災異以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葬以正終始皆
所以權衡褒貶會成史法以便觀覽焉大抵史之爲務厥
途有三張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
上也編次勒成鮮爲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
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

昔劉子玄著史通四十一篇以商論前史之得失自遷固而下皆譏焉然觀其書可予者十有三四可貶者十有五六其譏前人之失謂司馬遷失錄煩謂班固譜練該密謂項羽不當為本紀謂陳涉不當為世家其論確矣至自述作史之法乃欲撰都邑志於輿服之上撰方物志於食貨之首增氏族志於百官之下增方言志於藝文之外不亦贅乎其言曰作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史通一書雖穿古今不可謂無學矣三為史官再入東觀不可謂無才矣疑古惑經之類得非識有所不足耶有志於汗青者宜戒焉

史記

自古有國之君必有紀事之臣左史以記言而君之命令必錄焉右史以記事而君之舉動必書焉若典謨之得盡春秋之謹嚴後世不可尚已司馬遷負邁世之氣有良史之才其作史記也措辭雄健寓興深遠三代而下秉史筆者未能或之先也今觀其書本紀者天下之統世家者一國之紀列傳者一人之事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著興亡理亂之大畧此其大法也本紀始於黃帝以見帝王之統緒世家始於大伯以見封國之先後懷王既泯而項羽主命故紀項羽焉惠帝幼弱而呂后擅朝故紀呂后焉蓋從實錄也孔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陳涉故以世家係之蓋有深意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于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于韓非別異端也以表言之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諸侯年表斷自共和所以觀世變之升降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所以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係大事之記所以明職分也以至漢興諸侯年經而國緯以觀天下之大勢高祖功臣國經而年緯以觀一時之得失莫不有深意存焉以書言之平準一書著武帝征利之害封禪一書著武帝求仙之失書天官以警時君修政之心書河渠以著歷代水利之由其著律書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經

其知造律之本矣其序曆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曆不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其知作曆之法矣以至禮書載禮論而不取綿蕞之儀樂書載樂論而不取房中之歌亦莫不有深意焉不特此也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於官爵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爵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黥布豈非有得於稱名之意乎張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酈生之稱生其與書子也均一義吁繼春秋之後而存春秋之例捨遷史吾誰與歸

聖賢科

聖賢相傳心法

嘗謂聖賢之生有先後道統之傳無古今前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相傳者此道也後乎孔子顏曾思孟周程朱子之相授者亦此道也孰謂聖賢之道而異於帝王之道哉請詳陳之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此道之原於天者然也聖人繼天立極體道經國其所以發明道統者言若不同理實一致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夫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舜之得統於堯者也舜之命禹則曰精一執中夫精以察之而不差一以守之而不失則信能執中矣此舜之得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制事以義制心以禮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此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即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即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其詔之當時則曰博文約禮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則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亦無非數聖人制事制心之意焉此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之學得於為仁之問曾子之學得於大學之義其觀

受道統之傳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慎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此非子思得統於曾子者乎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集義而終之以擴充又非孟子得統於子思者乎周子之學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周子繼孔孟之緒者然也程子之學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此程子得周子之統者然也朱子之學以大學為入道之序以持敬為為學之本此又朱子得統於程子者也聖賢相傳皆此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學者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去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聖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聖學

明君以務學為先聖學以正心為要蓋學既明則有以識治天下之道心既正則有以立治天下之本苟徒事乎章句之末而無躬行之實夫豈人君之學哉稽之於古炎帝師悉諸軒轅師大撓少昊師四叔顓帝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招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之數聖人者曷嘗稽同考異以為博哉又曷嘗繪章繪句以為工哉存養之功深而心之體所由立省察之學至而心之用所由行觀於兢兢業業則堯舜之心為何如也慄慄翼翼則湯文

之心為何如也惟危惟微惟精惟一則大禹之學固以存心為先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則武王之學亦以正心為本此五帝三王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自聖王不作而帝學不講武帝嘗從兒寬受尚書矣然事征伐興土木何益帝學之不雜宣帝嘗會諸儒講經石渠矣然任恭顯慕神仙何益帝學之不荒元帝師事望之而望之卒見殺於內豎成帝師事張禹而禹終阿黨於外戚光武講論經理可謂勤矣然未底乎王道之純明帝尊事老更可謂美矣然徒事乎儀文之末至於數幸太學講論經史者唐之太宗也然推刃同氣於親親之道何如更日侍讀質問疑義者唐之玄宗也然閨門無禮於正家之道何若甚而燕昵庭草爭功臣下金花王麟侈詠風物斯果人君之學乎宋之諸君多稱好學然以太宗之勤而惟務博覽不究義理以高宗之勤而喜攻書翰無關身心神宗之世有二程而不能知其賢孝宗之世有朱子而不能行其道則其學亦可知矣然則後世之不如古豈特世道之降哉良由聖學不講故也雖然有聖學之體有聖學之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用也本諸身而體既立施諸事而用既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幸莫大乎此也

道統

道在天地間無時而或息也惟氣之運也有淳漓之不齊人之禀也有聖賢之或異故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而其行於世者或晦或明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及也粵自馬圖出而八卦畫龜書呈而九疇叙道統之傳有自來矣然自周公而上道傳於君臣自孔子而下道傳於聖賢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皐陶陳典禮之謨伊尹樂堯舜之道無非以是道而致君太公望進丹書之戒散宜生有迪教之教無非以是道而輔世此道傳於君臣者然也迨夫皇極之主不作帝王之道不傳吾夫子祖述憲章以集群聖之大成删定贊作以垂萬世之大法其見而知之者如顏子克己復禮以盡為仁之功曾子一日三省而悟一貫之旨聞而知之者如中庸一書發聖學之蘊孟子七篇窮性命之關奧此道傳於聖賢者然也道傳於君臣則是道達於天下而當世得家至治之澤道傳於聖賢則是道寓諸方策而來學得聞大道之要自周公歿而聖人之道不行自孟軻歿而聖人之學不傳若荀楊董賈王韓皆有志於道者也荀卿宗王黜霸而善詩禮易春秋之學矣然黃歇亂人御乃以為托身行道之所思孟大賢御乃辭於慎到田駢之列其可繼孟氏之傳乎揚雄好古樂道有深沈之思矣然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意作美新之文媚纂竊之賊其可承孟氏之統乎董子天人三策正誼明道之言得聖賢上義下利之旨正心正朝廷之語有大學正心誠意之

功然縱陰閉陽之說未免溺於災異也賈誼治安一疏輔太子以正人得三王教世子之法養臣下以氣節得九經敬大臣之意然三表五餌之策未免陷於巧詐也文中子講道河汾其爲道本扶世立教濟時行道之學其爲說本樂天知命窮理盡性之書可謂隱君子矣韓退之五箴所戒動無非法三原所述言無非道可謂大儒矣然一則續六經而陷於僭竊之罪一則論仁義而有指用爲體之非此道統之傳卒有待於宋諸儒也濂溪周子上繼鄒魯之風下開伊洛之學立太極圖而陰陽變化之道明著易通書而修己治人之事備論其政事則曰精察嚴恕若其旨次則曰光風霽月明道則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如顏子之純粹伊川則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如孟子之自任邵子經世之一書於天道人事無不備張子訂頑一銘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以是觀之周程有以接不傳之緒邵張有以發前聖之微皆豪傑不世之儒也紫陽朱夫子後出江左年彌高而德彌邵其著述之大者易本義足以見四聖之本心詩集傳足以破小序之固陋四書之精詳爲六經之階梯綱目之謹嚴得春秋之筆削偉哉斯文之功千萬世之幸也他若象山陸氏兄弟其學宗信孟子在白鹿講君子小人義利之旨深有切於學者之大病在鵝湖辨無極太極往復之書殆不免於後世之公論也近世大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衡則天資弘毅卓然有守窮理以致其知及躬以踐其實扶立人極開世太平之功無慚德焉澄則早年英邁特異常人磨研六經疏滌百氏著書立言開悟後學又豈世儒可窺其涯涘哉嗟夫道之太原出於天人存在人人亡在道前千萬年之未生而斯道固自若也後乎孟軻之既歿而斯道亦自若也其流行充塞無所間斷豈以古今治亂而爲存亡哉

帝王科

經筵

嘗謂隆師好問者君道之所當盡論思納誨者臣職之所當爲此經筵之職自古帝王未始不重之也古昔盛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有疑在前有丞在後以儆詔王則有師氏之官學諫王惡則有保氏之職所親者無非正人所務者無非正學此所以成德之美致治之隆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漢宣帝詔諸儒講經於石渠章帝會諸儒講五經於白虎觀唐開元之後集賢之院置而因有侍讀侍講之名翰林之院置而因有待詔承旨之號宋自太祖置講席太宗開經帷景祐則講於崇政元祐則講於資善如蕭望之之經術劉向之精忠則講論於石渠者也如丁鴻之至行賈逵之傳學則講論於白虎觀者也上六經法言而蒙金帛之賜者若常處厚之於穆宗是也其與進經史要錄於文宗之朝而賞其精特如鄭澣者肯多遜乎草遺將之詔而蒙宮錦之賜者若封敖之於武宗是也其與成關隴

詔書於宣宗之朝而辭皆允當如劉琢者豈多遜乎宋之
經筵尤重擇人文彥博以三朝之元老而與經筵程伊川
以一代之名儒而為講官他如賈昌朝范祖禹無非端人
正士也其所以發聖人之經窮典籍之奧者班班可考以
水旱政得之小旻喩治得之匪風此學詩也薄刑緩
征荒政講之修德承天視祲論之此學禮也上承下施蓋
取諸鼎亂極生治蓋取諸萃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
句五子之歌再誦六句書學深也論魯封疆講鄭鑄刑此
明春秋而知之大學脩身中庸入德此講禮記而知之得
人如此其有裨於君德豈淺也哉

帝王功德

帝王創業垂統或以首天下之德或以安天下之功德之
盛者其祚遠功之大者其業隆二帝非無功也以德名三
王非無德也以功著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其德視二帝
三王固有愧矣而其除暴救民之功亦天下之攸賴也其
垂光錫祚緜緜衍夫豈偶然哉請詳陳之聖神文武堯
之所以奄有四海也哲明恭讓舜之所以曆數在躬也然
庶績為之咸熙黎民為之於變非堯之功乎帝載以之而
熙有苗以之而格非舜之功乎地平天成大禹所以為萬
邦之君也載旆秉鉞成湯所以有九有之師也然克勤克
儉而培四百年之隆基非禹之德而何克寬克仁而肇六
百年之景命非湯之德而何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人知為
文王之功也而不知其受有殷命者實本於徽柔懿恭之
德焉我武惟揚侵于之疆人知為武王之功也而不知其
奄甸萬姓者實本於聰明齊聖之德焉高帝決亡秦之虐
戡開炎漢之丕基班彪謂其所以興者有五焉一曰帝堯
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
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然寬明仁恕其創業之本歟故仗
義而西則子嬰降軹而東則項氏踣啓運遠追乎商周
享年獨永於唐宋蓋以此也太宗舉晉陽之精兵除亡隋
之亂政自謂成功過於古人者有五事焉見人之善若己
有之一也取人所長棄其所短二也賢者則敬之不肖者
則憐之三也正直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四也中華夷
狄愛之如一五也然好賢從諫其致治之本歟故舉兵東
征而世充就俘伐鉞西討而仁杲就戮九域悉底於平康
四夷咸仰其威德蓋以此也太祖承五季陵夷之極弊啓
一統久大之洪圖史臣曾鞏謂其有漢祖所不及者十事
焉觀其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則粗定海內而已其不
及一也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而參夷未
除其不及二也保全功臣始終一意漢祖則疑間諸將夷
滅其家其不及三也削大弱強藩臣懾服漢祖則封國過
制反者更起其不及四也征伐必克所向無前而漢祖數
戰輒北其不及五也文武自出群臣莫及而漢祖必資三
傑之助其不及六也南海先下不待於久攻而漢祖不能

制趙佗之倔強其不及七也契丹自附無假於征戰而漢
祖不能制冒頓之侵凌其不及八也後宮二百廢歸者聽
而漢祖溺於戚姬其不及九也明於大計以屬天下而漢
祖擇嗣不審其不及十也傳十有七世之實祚綿三百餘
年之丕基豈無自而然哉至若我
太祖高皇帝當元季之亂崛起一劒以龍興汛掃妖氛奠
安區夏史臣宋濂謂功業之著規摹之遠其本有六焉挺
生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其功高萬古一也奮起布衣
而取天下群雄之手其得國之正二也文臣武將仰受成
筭其獨運而全智三也欽畏天地森若神明之有臨惠鮮小
民惟恐一夫之失所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不預一髮之
政閹寺惟給掃除之役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大權悉歸
朝廷有事則命將以統兵凱旋則釋兵而歸第其兵政有
統六也是以數載而成
帝業一舉而致太平日月之出沒均被恩光山藪之幽遐
咸蒙覆幬自生民以來功德無隆未有盛於我
聖祖者也雖罄南山之竹禿管城之穎豈足以鋪張對天
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邪

聖祖謨烈

神謨駿烈光于宇宙者
聖祖創業之大功　帝典皇墳昭乎簡冊者
聖祖經世之大法蓋大功著於當時故能紹百王之大統
大訓垂于後世故能隆億載之丕圖臣嘗伏讀
聖朝之典章旁稽先王之論述而知其然矣粵自宋德中
微完顏氏寇暴于前蒙古氏吞噬于後而五帝三王所自
立之中國遂淪于腥羶之域矣天厭夷德誕啟
聖人舉義兵于淮甸庶幾乎升陑牧野之師檄文告于中
原無愧乎湯誥泰誓之旨渡江而東定鼎建業西取荊襄
東平吳越偏師南邁而閩廣來歸王旅北征而虜酋遠遁
驅群胡於要荒之外視周武之誅紂伐奄其事為尤難復
綱常於淪斁之餘視成湯之肇脩人紀其功為尤偉分土
封建而王官悉由於銓曹成周尾大不掉之患無有也設
府統兵而大帥皆出於
朝命唐室倒持太阿之弊無有也書大學衍義于兩廡之
間蓋志於帝王之學書尚書洪範于御座之右蓋志於皇
極之道京師火災則脩省以弭變仲夏不雨則席藁以禱
天敬天何其嚴也嘉禾之瑞則抑而不賀甘露金芝之瑞則
辭而不受賀慶已何其謙也其崇儉德則毀偽漢鏤金之
床其惡淫巧則碎亡元刻漏之器宮中隙地但令種蔬恐
勞民也大內宮殿不事華麗欲示後也患禮教之陳廢則
定禮制以洗污染之習患樂詞之鄙陋則製樂章以變淫
靡之音詔有司行鄉飲而崇齒尚德之義昭矣令民間立
義冢而掩骼埋胔之恩厚矣慮嫌疑之生也則以廷臣而
兼東宮之官慮專擅之患也則罷宰相而專六卿之任感

巢鵲卵翼之勞則許群臣以歸養闕禁城民怨之語則命
大將以弛役欲士之知學則選國子生以教之欲民之務
本則躬耕藉田以率之正婚禮以革胡虜靡聚之汙定官
制以革胡虜名官之陋岳瀆之祭正其名而削唐宋謟瀆
之號郊社之祀定其所而黜王鄭符會之說服舍有式而
等威以辨勲階有序而貴賤以明盛德大業焯焯如此然
聖心猶以為未也於是作則無害慈啓佑後昆
大明律倣虞周之制而輕重之刑當其罪孝慈錄酌古今
之宜而隆戚之服得其中
大誥三編彰善癉惡之旨昭如也資世通訓君臣士民之
道秩如也祖訓有條視夏之有典有則為益詳教民有榜
視周之布法象魏為益密註洪範篇以闡明帝王為治之
要註道德經以發揮清淨無為之旨皇陵碑之文述王業
積累之艱伯夷頌之辨訂先儒立言之愜是皆有關於治
教者也豈唐宋諸君崇尚詞藻之比哉
聖子神孫嗣承大寶心
聖祖之心守
聖祖之法億萬載無疆之休在是矣書曰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愚敢誦此以為
當宁獻

椒丘文集卷之二

椒丘文集卷之三

策府十科摘要

吏科

銓選

致治之要必資於賢才得賢之道必由於銓選蓋賢才用
則上無廢事矣銓選精則下無遺才矣為治之道孰有外
於此哉成周之世卿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
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
內史贊予奪而貳其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此皆古之
法也漢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有
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然
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賈誼歲中超遷至
大中大夫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未始有資格之
拘也成帝時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
一人主郡國而銓曹之名始於此焉光武改常侍曹尚書
為吏部尚書而專主選舉所用者必以歲月先後之次尚
書從而簡試之魏文帝時陳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縣皆
置中正以定其選行修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行虧則降
者亦然及其弊也惟知閥閱不辨賢愚隋制尚書舉其大
者侍郎舉其小者六品以下咸吏部所選唐文選吏部掌
之武選兵部掌之皆為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在侍
郎則分其二其綱維所係不過二端一曰試法二曰集法

試以訂其實集以限其來已集而試察其書判既試而銓察其身言此試法也期以十月畢以三月此集法也其後裴光庭作循資格以矯試法之弊陸宣公立討閲例以救集法之偏然躐級限年賢愚一槩於是有四十而從仕六十而未離一尉者矣宋朝典選之職有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内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流外銓元豐定制合東西審官之院而歸之左右尚書合流内三班之事而歸之左右侍郎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焉嗟夫馬有駃騠駑駘惟伯樂為能識玉有瓊玖珷玞惟卞和為能辨司銓衡者誠能澄其慮如氷鑑平其心如權衡如毛玠在魏而典選清正如山濤任晉而甄拔人物則何患不得賢才以為用

哉

爵禄

嘗謂爵以崇德不可以濫授禄以養賢不可以濫及蓋爵禄者人君之大權所以厲世而摩鈍也爵禄無僭濫之患則天下可從而理矣粤稽諸古成周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曰爵以馭其貴禄以馭其富司士掌群臣之版有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禄載師之職有士田賞田而卿大夫之采邑則有大都小都之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外而公侯伯子男則有九命五命之制内而公卿大夫則有八命四命之別固未始輕以授人也自春秋之時吳越之君僭號於中國而古人列爵之意遂亂戰國之時諸

侯惡害其已而皆去其籍故司禄之職遂闕今其遺制僅見於王制孟子之書自公一位而至子男同一位者皆爵也自君十卿禄而至下士在官者皆禄也漢承秦制其頒爵也曰關内侯者即無受邑曰徹侯者乃得食禄曰大庶長以至公士者如吏職耳要之自侯以上則食租自大庶長以下則贖罪遷轉等級截然有紀其頒禄也曰真二千石者歲得千八百石曰比二千石者歲得千二百石曰中二千石者歲得二千百六十石曰二千石者歲得千四百石下至百石亦各有差光武中興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西京舊秩在唐則爵有九等曰王國至子男邑數亦有九曰萬户至三百户然後假以虛名而

無管攝之柄焉俸禄之多寡則視其品數之高下京官則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然其後方鎮所取無筭京官俸禄寡薄焉宋懲唐弊其爵有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也其禄則内外百司皆有禄以養之也洪惟

天朝酌古今之宜定爵禄之制功有大小則爵有尊卑位有高下則禄有厚薄蓋與成周之制同一揆也又豈漢唐宋所可比哉

户科

井田

井田行於三代之上而天下無貧民井田廢於三代之下而天下無善治夫井田者王政之本也井田之法行則經

界可正而穀祿可平矣井田之法廢則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善治其可得哉請詳陳之井田之制黃唐肇啓於前夏商稍定於後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外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謂之助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夏商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成周之制則可得而考焉大司徒自五家為比五比為閭積而為鄉五家為隣五隣為里積而為遂故遂人之治田野則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其上有徑畛塗道路以達於王畿此鄉遂公邑之所寓賦之所出而在遠郊近郊之地者也小司徒之均土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故匠人之為溝洫方里為井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其間為洫者十為澮者百為溝者萬此公卿采地之所入車乘之所出而在大都小都之間者也遂人之造都鄙辨其一易再易之差匠人之治田野分其上中下地之等其受田則田百畝而差之至於二百畝其列等則自上農夫而等之至於下農夫疆理有常度分畫有常制地力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地信良法也逮夫李悝盡地力於魏商鞅開阡陌於秦而井田之法蕩然無遺矣自是以

來董仲舒師丹建限田之說以謂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先王之法而限民田庶塞兼并之路而贍不足此其有得於裁抑豪強之意也而時不能用趙過立代田之法一畝三甽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無牛者教以人耕之法此其有得於一易再易之意也而行於武帝之時占田之議出於石苞請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自國王公侯以至丁男丁女皆有降差而行於晉武之時也均田之法出於李安世男子露田四十畝婦人桑田二十畝戶絕者以為公田刺史十五頃縣令以上六頃其田則更代相付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也司均之官置於後周視戶口之衆寡而有五畝四畝三畝之宅有家者田百四十畝有丁者田止百畝而行於伯政之初也永業之制出於北齊男十八以上皆授口田婦十八以上皆授口業役得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而行於河清之時也唐太宗因貞觀之盛而損益數代之制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年十八受田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田少不足給者為狹鄉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自狹鄉徙寬鄉者得賣口分已賣者不復授此其最為精密若可行者然比之周制其不合者多矣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誠能採張子講求之意朱子經

界之說撰廉幹之吏以重其選申久任之法以責其成抑商賈禁游惰使野無荒頓之土民無游惰之夫則庶乎不失先王之遺意矣

荒政

有備荒之政有救荒之政備荒者所以防之於未然萬世之長策也救荒者所以拯之於已然一時之權宜也成周之世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他如積倉於郊峙粮於甲無非備凶年之振施也豈非備荒之有其政乎司徒以十二荒政聚萬民曰散利曰薄征緩刑弛力舍禁皆所以施寬假之恩曰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皆所以為節制之道至於索鬼神以與救旱除盜賊以去民害無非救荒之大端也又非救荒之有其政乎平糴之法肇於魏之李悝視歲之上中下熟而糴之有差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故雖遇飢饉糴不貴而民不散也常平之制行於漢之耿壽昌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有益於民無損於國民甚便之義倉之制行於唐之戴冑民之有田者每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所宜商賈無田者以户為九等自石至升出粟有差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或以賑貧民或以為種子宋之朱文公於崇安立社倉其始也請官米六百石以為本逐年收息二分斂散以時各有明法其後本米還官息米三千餘石遂定為久計更不收息故雖有水旱之變而民無飢饉之憂此皆備荒之政見於後世者也若夫春秋轉粟勸分之策惠王移民移粟之政西漢則有丞相以下出粟之詔東都則有入粟補官之方富弼之在青州也募民入粟益以官廩散處其民以便薪水而活民五十餘萬韓琦之在益州也蠲租稅逐貪殘罷冗吏為饘粥而活民九十餘萬趙抃知越州任糶者增價以致米商陳堯佐漕兩浙則發廩減直以賑貧民此皆救荒之政見於後世者也夫氣化有不齊陰陽有愆伏而水旱之災不能無也田野熙熙民物怡怡勿以時之未荒為可以少安力農務本儲積有備庸可不以此為念乎生靈焦焦有饑[illegible]漂勿以時之既荒為無可柰何轉豪勢之有餘以補不足發倉廩之儲積以賑飢窮庸可不以此為計乎不以此之為念不以此之為計苟安於目前坐視於危急其可以為民父母哉

禮科

郊廟

國家之事莫大於敬天而尊祖祭祀之禮必在於備物而盡誠蓋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其先也然儀物之不備禮意之不周又何以達吾之誠敬哉古先哲王以為萬物資始於天故於冬至日祭天於南郊之圜丘蓋取陽氣之始也萬物資生於地故於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蓋原陰氣之萌也丘圜而上所以象天丘

方而下所以象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燔柴以升煙則於樂六變之前瘞埋以達氣則於樂八變之前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脊器用陶匏藉用藁秸其車玉路素車其服大裘袞冕南郊之樂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北郊之樂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耦之數也禮神之玉則以蒼璧禮祇之玉則以黃琮祭天於圜丘則神南面王北面祭地於方丘則祇北面王南面此古者郊祀之大畧也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以北時以祀五帝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祀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元始之間移長安其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隨廢殆盡良可悼也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玄之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爲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蕭

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而玄元皇帝之廟建凡有事于上帝則廟獻於太淸朝享於大廟然後有事於南郊遂爲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焉可不謹歟有宋因之未遑釐正元豐間陳襄議禮之文始分祭天地於南北元祐初蘇軾引昊天有成命之詩復合祭天地於南郊殊不知南郊非致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黃鍾大蔟非致地祇之音燔柴升煙非祭地祇之禮合祭之說果可用乎至於天帝之說鄭氏則謂昊天上帝北辰耀魄寶也其五帝則東方靑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協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然詩書言天之與帝天卽帝帝卽天豈昊天上帝之外又有所謂五帝哉周禮所謂祀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蓋五帝者五人帝東方其帝太昊南方其帝炎帝西方其帝少昊北方其帝顓頊中央其帝黃帝此五人帝皆有大功於天下故以之配天帝焉晉從王肅一天之說於是除五帝之位則自太昊至于黃帝不得祀於明堂南郊其失又甚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禮又當講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若以廟制言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太祖之廟始祖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

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
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又昭之南廟六世之君居之又
穆之南廟七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主在廟之中皆東向
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
六廟八世之後每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
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既盡則遷其主于太廟
之夾室而謂之祧宗廟之制昭常于昭穆常于穆但以左
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及其祫祭于太廟然後序尊
卑之次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列序于北
牖下南向群穆列序南牖下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曰
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曰穆迨夫漢惠帝始立原廟而昭
穆之次序無復見明帝同堂異室而七廟之規模無復存
至唐玄宗增太廟為九室而七廟又過其制焉若以禘祫
之祭言之追祭始祖之祖曰禘合食太祖之廟曰祫禘之
為言大也惟大祭則謂之禘祫之為言合也惟合祭則謂
之祫或謂之間祀者以其祭在四時之間也或謂之盛祭
者以其合五年再盛之義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重其事
也祫以五齊禘以四齊昭其數也禘以四月祫以七月正
其時也祫則毁廟未毁廟皆升合于太祖所謂合食於太
祖也禘則惟及於毁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禘其尊卑
也柰何諸儒之論紛紛不同焉融以為禘大而祫小鄭康
成以為祫大而禘小愚以為大小之異不必深辨惟明乎
禘祫之義則古人尊祖之意得矣高堂隆以為前三後二
徐邈以為前二後三愚以為前後之說不必深辨惟明乎
禘祫之義則古人祀先之意明矣禘祫兩祭貴達則以為
一祭二名禘夏祫秋張純則以祫為冬祭宗廟之禮止於
九獻先儒則曰大祫十有二獻此皆誣妄之說也漢唐之
間禮意不明光武中興而禘祫之祭僅能再舉是不數於
疏而怠乎玄宗在位而禘祫之禮并於一歲是不幾於數
而瀆乎惟宋三年一祫以孟春五年一禘以孟冬其制頗
合於古焉若夫四時之祭則大宗伯以春祠夏禴秋嘗冬
烝享先王也祠者告祠也禴者薄物也嘗則薦新之義烝
則衆多之義也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故三年一
閏天氣小備也於是乎祫于太廟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也
於是乎祫于始祖祠禴禮簡以春夏物未成也嘗烝禮備
以秋冬物成就也他如五齊三酒之辨泛醴盎醍沈所謂
五齊也曰酘曰醳曰清所謂三酒也或以為祫祭三齊坊
記所謂醴酒在室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或以為禘祭
四齊禮運所謂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是也先王祭祀之禮何其備歟

律呂

論作樂者莫先於定六律定六律者莫先於審黃鍾蓋六
律為衆音之根本而黃鍾又為六律之根本也粤自黃帝
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吹之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

嗚亦六而律呂之制與焉夫律以統氣類物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月之管也故謂之陽律呂以旅陽宣氣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月之管也故謂之陰呂黃鍾長九寸大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此三律無餘分他律則餘分參差不齊焉若以律呂相生之法論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損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益一皆隔八律而左旋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下生仲呂此京馬鄭蔡諸儒及杜祐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說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並行而不悖焉京房又推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分生二以下生上皆三分生四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陰陽相生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爲六十律猶八卦之變爲六十四卦也律呂之中其用全律則爲正聲用半律則爲子聲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其子聲則四寸有半蓋樂音最忌相淩如黃鍾爲宮其律最長以次諸律用正

聲固順若以他律爲宮則長短相淩故半用子聲然後高下得以相依清濁得以相間而樂無不和矣若夫五音之中宮音屬土其絃八十一絲爲聲最濁君之象也商音屬金三分徵益一以生其絃七十二絲其濁宮次臣之象也角音屬木三分羽益一以生其絃六十四絲其清濁居中民之象也徵音屬火三分宮去一以生其絃五十四絲其聲微清事之象也羽音屬水三分商去一以生其絃四十八絲其聲最清物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最多者濁最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然商角羽無變而宮徵有變者何哉蓋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此所以無變也君総萬務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變不可滯於一隅此所以有變也然太史公謂五音始於宮窮於角此乃始於宮終於羽何哉蓋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宮商角徵羽是乃遞相爲宮之道也雖然古人制律皆本於中聲中聲黃鍾之宮也度量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由是而損益故曰黃鍾爲聲氣之元八十四聲之中至爲純粹者也中聲既定然後十二律可得而定焉宋西山蔡氏深以鍾律爲急著書兩卷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其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

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可謂律作樂之本矣

兵科

兵法

大易論行師之道而惓惓於師出以律之言周書載誓師之辭而諄諄乎六伐七伐之法蓋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用凶器而臨危事其可不知料敵之方制勝之道哉是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此非所謂三陣乎直陣屬木鋭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此非所謂五陣乎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飛龍鳥翔此則風后八陣也方圓牝牡衝方罘罝車箱鴈行此則孫子八陣也車箱車釭曲陣鋭陣直陣卦陣衝陣罘罝陣此則吳起八陣也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機虎翼折衝此則孔明八陣也李靖六花陣則中軍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是也李靖十二陣則大黑大赤青蛇白雲左突右擊前衝後衝摧兇決勝破敵先鋒中黃遊奕是也若以兵法言之孫子之言兵也則有五事五法之論吳子之言兵也則有五名四機之說與夫司馬法之所謂七政鼂錯書之所謂三急皆用兵之先務也曰道曰天曰地曰將曰法非五事之謂乎曰度曰量曰數曰稱曰勝非五法之謂乎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非所謂五名乎氣機地機事機力機非所謂四機乎曰人曰正曰辭曰巧曰火曰水曰兵此所謂七政曰得地形曰卒服習曰器用利此之謂三急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絶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此則孫子所謂九變也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則孫子所謂六地也火攻有五豈非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之謂乎用間有五豈非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之謂乎然用兵莫先於擇將擇將之方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然將有五材五謹有五危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是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五謹者理備果戒約是也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所謂五危者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是也所謂十過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貨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若夫

荀子論將有六術五權三至五無壙之說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至於尉繚子論人君必勝之道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軍謂甲首相附三五相連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章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力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旗全曲不麾不動也雖然用兵固不可以無法而亦不可泥於法故霍去病為將不學古兵法張浚用兵未嘗依古法趙括讀父書不知合變卒死於長平陳餘稱義兵不用詐謀卒亦死於泜上此為將者所以貴於臨危制勝料敵設奇也豈可拘於紙上之陳言哉

兵制

自昔帝王之興受天命之圮絕而求與之保合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於是修軍政設武備立行陣之制申教閱之令內以消奸雄覬覦之念外以杜蠻夷猾亂之階是有所不得已焉夫豈其心之所欲哉粵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戮兵之名見矣而兵制則未立也舜有三苗之征夏有有扈之誓兵之制立矣而制度則未備也至於成周因農事而定軍令因井田而制軍賦自一里之井積而為成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為封為畿凡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百人焉自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立矣自四井之邑而為丘四邑之丘而為甸積而為六十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積而為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四萬井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萬乘此數庶不甚焉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師黨正大夫出則為將帥長與司馬連率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則選擇為有時矣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

閱以狩則練習為有節矣任地事以令貢賦故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故武備無缺其平居也出入相友而恩義足以相結其戰陣也音容相接而死生足以相救此古者兵制之善也春秋之世齊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國中之士為兵郊野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功農不識干戈之具於是先王寓兵於農之意泯矣迨夫晉作州兵魯作丘甲齊以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民自勝甲以上皆籍為兵則當時民力之困可知矣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自其二十三為正卒五十六為退卒京師有南軍北軍之屯以備宿衛郡國有材官騎士之制以備行兵南軍衛尉主之北軍中尉主之材官騎士都尉主之南北軍不出京師而民兵散於郡國如巴蜀三河潁川則有材官隴西天水安定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則多車騎東南之地則多樓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荊楚之劍客各任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之一旦有事則以羽檄召赴而無有不集者武帝平百粵內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外置樓船皆歲時講肄其後南北二軍皆郡國番上於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光武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役於是

發七科之謫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焉中興之後兵旅充強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而兵制蕩然矣唐因西魏周隋府兵之制而益修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兵而兵無常聚之患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居關中者二百六十一所以明輕重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所以杜禍亂之原至於器甲則出於兵衣粮則取辦於民而國無養兵之費此其為法最為近古柰何貞觀而後番役更代多不以時是以張說募騎兵以為長從宿衛而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忌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天寶以後騎兵之法又稍變廢折衝諸府無兵可交而方鎮之兵盛矣

及其末也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號曰禁軍焉宋之制兵其名有八禁軍之親近曰班直其出戍邊者曰屯駐隸總管者曰駐泊以羈賊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五其民教以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蕃兵其制精兵二十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內有三衙四廂諸司外有總管鈐轄諸將然亦未若唐置府立衛之意為善也

刑科

刑制

三代而上以德行罰其效深三代而下以罰行德其效淺蓋以德行罰則欽恤之意存乎其中先刑罰而後仁義則

能存欽恤者鮮矣何怪其治效之異哉夫刑以輔治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有虞之世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皐陶作士惟明克允故民協于中而四方有風動之休成周之時有蘇公生敬爾由獄於前有康叔封敬明乃罰於後故刑措不用而歷年有八百之永漢高祖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可謂簡矣繼以孝文恭儉化民感緹縈之言而肉刑之法遂廢從釋之之議而犯蹕盜環之罪得減景帝患笞者之多死也而更定箠令元帝患重刑之繁也減三十四事哀帝又減八十一事其心亦仁矣然治效不能比隆於虞周者蓋文帝寬厚而禮樂未遑景帝刻薄而誅殺肆行元帝牽制文義哀帝寵信嬖倖此豈有仁義之道哉唐高祖入關除隋苛法約法十二條亦可謂簡矣繼以太宗仁恕為治念肉刑久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覽明堂灸圖而鞭背之刑不敢用高宗永徽中詔省律令四十七條玄宗開元中詔定絹估並以實錢是時天下大辟有終歲止二十四人及五十八人者亦可謂仁矣然治效亦不能比隆於虞周者蓋高宗柔懦廢嫡后而立嬖妾玄宗奢侈殺愛子而戮諫臣又豈有仁義之道哉此漢唐之治所以不古若也宋太祖始用士人分治州縣之獄太宗遣官提點諸路刑獄而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關報審刑院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丞相又以聞然後論刑其謹重之意如此迨末世則不然矣

法律

三代而上以仁義而行法律三代而下以法律而行仁義蓋仁義者化民之本法律者防民之具也古者教化有本故民務為仁義以求免於刑罰後世教化無本故民慎法律之及身亦相勉於仁義也請詳陳之有虞之世象以典刑自五刑而至於金贖法之經也自眚災而至於怙終法之權也厥後夏作禹刑商作湯刑至周其法益備大司寇掌三典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所謂三刺者豈非訊群臣群吏萬民之謂乎所謂三宥者豈非宥不識過失遺忘之謂乎所謂三赦者又非赦幼弱老旄蠢愚之謂乎其政令詳明教條嚴整使人知畏懼而已穆王命呂侯訓夏贖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而大辟之屬止於二百重刑之條目減於前而輕刑之條目增於舊也世道愈下法律愈繁李悝制律書六篇有盜賊囚捕雜具之法蕭何作律令九章而增戶婚擅興廐庫之篇叔孫通又益律之所不及者十八篇惠帝除妖言挾書之律孝文去收孥相坐之法馬鄭作律令章句陳思作決事比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為二十篇隋令高熲更定律令分笞杖徒流死為五刑凡十二篇一曰名例二

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闘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爲國家之制度格爲有司之常行法爲守法之常法凡政事必從事於此三者有所違而入於罪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而長孫無忌等作爲跡義焉宋太宗時則有太平編勑真宗時則有咸平編勑仁宗時則有嘉祐編勑神宗命有司編修勑令凡舊載之於勑者多移之於令蓋違勑之罪重而違令之罪輕也他如傅霖作律統賦而孫奭括律音無復餘蘊

儀上統刑而文義簡古可亞六經我

朝頒降律令分吏户禮兵刑工爲六篇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以八字爲例曰以曰准曰皆曰各曰其曰及曰即曰若以八議論刑曰議親曰議故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功曰議貴曰議勤曰議賓輕重適宜用舍各當著

昭代之盛典爲萬世之常經蓋與虞周之制同一揆也

工科

水利

嘗謂食之所出者本於田而田之所賴者在於水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良有以也粵自大禹盡力溝洫商周宗始爲經界而水利之興尚矣至于成周而後制度大備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河决則决而無泛濫之患可塞則塞而無旱乾之虞三代之時所以家給而人足者未有不本於此也秦漢以來人君志於惠養黎元者亦莫不汲汲於得人以任其責漢則京師有水衡之官郡國有都水之職宋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自春秋以降興水利者代有其人孫叔敖起芍陂而楚受其惠李冰堰江水而蜀以富饒鄭國導涇水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歌史起引漳水於魏而鄴旁有稻粱之詠下至劉漢穿湔口以溉繁田則有文翁焉開漕渠以灌關中則有鄭當時焉莊熊羆穿龍首渠於潟鹵之地兒寬鑿六輔渠於高仰之田白公引涇水於池陽之區召信臣造鉗盧於穰縣之南王景修芍陂而廬江之境大豐馬臻築鑑湖而會稽之民獲利此漢之得人也其在唐也引黃河以溉田則有雲得臣焉疏㵎以導渠則有長孫祥焉引雷陂之水築句城之塘非李襲譽之在揚州乎浚鄭白之渠復秦漢之水非黎幹之尹京兆乎溫造開渠於朗州而溉田二千餘頃之多乎孟簡開瀆於常州而沃壤四千餘頃之廣田弘正開古河之道而水患以除白居易浚錢塘之湖而水利以興此唐之得人也他如許景山修蕭何之故堰而廢壞之地化而富饒趙尚寬修召信臣之舊渠而荒瘠之土變爲沃壤築海隄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興水利有功而治農得樂則如劉彝復馬氏之龜塘而溉田萬頃者呂頤浩也修鎮江之練湖而灌田七萬者錢良臣也此又宋之得人也然諸君子有樂於水利者

豈有他哉亦惟相地勢之高卑倣潴泄之遺法穿陂塘以備亢旱之虐使田之高者無龜坼之憂堅陂岸以塞泛漲之勢使田之下者無浸淫之患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疇有灌溉之益川澤無雍塞之憂則其有利於生民有益於國家豈淺淺哉

屯田

立國資乎兵兵有餘而食不足是餒其兵也養兵資乎食食有餘而兵不精是竇其食也何則兵者國之爪牙食者兵之命脉有國其可無兵乎養兵其可無食乎苟兵精而食足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誠國家萬全之計也成周之世比閭之中卒伍寓焉耒耜之暇干戈屬焉民之所耕即兵之所食故屯田之法三代之前無有也田不幷於國有兵費粮以漕運士有飢色後之欲為富國足兵之計者不出乎屯田之制耳自漢文帝募民耕塞下已有屯田之說自武帝遣戰士田西域始有屯田之規成於昭宣廣於魏晉而極盛於唐然漢之屯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漢自通西域始以校尉將卒屯田渠黎而用戊巳校尉屯田車師趙充國既罷騎兵所留益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兵此皆以兵也唐因軍府以置營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二或隷司農或屬苑內或分諸州軍或以少卿巡行或以御史蒞輸或有警以兵千人助穫此則以民也他如諸葛亮屯田於渭水羊祜屯田於荊州則如漢人之制也任峻募民屯田於許下隋人立保立營田於河西則如唐人之制也然屯田之說有三矣屯而不戰則可以耕如諸葛亮之田渭水張公謹之田代郡皆養兵蓄銳而不廢耕犁也議定而不撓則可以耕如趙充國之田金城棗祗之田許下皆素有成謀而不惑異議也將帥先士卒則可以耕如郭子儀躬耕百畝軍士不勸而耕婁師德身衣皮袴士卒樂為之田此皆將帥先士卒之驗也宋初置屯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若王守規調兵卒由河北取望調丁夫田襄陽兵民兼通用矣高宗中興尤切留意書充國留屯之事以勉之申建隆歲課之法以督之是以韓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州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當時淮南官莊四十三耕田二百二十五頃官得萬九千九百九十八石建康官莊三十九耕田一百八十四頃官得六千五百二十石其明驗可見矣夫屯田固富國足兵之要誠能倣漢唐之制酌古今之宜沿邊則責之將帥而部兵以耕境內則責之守令而募民以耕如此則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矣

椒立文集卷之四

後學南城王峯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婺源余瑩訂刋
後學同邑黃暹李喬編輯

史論

宋

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

帝王之興有以禪讓而得天下者舜禹是也有以征誅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其迹雖殊其極一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者漢唐宋而已漢高帝起兵泗上誅秦之無道討羽之弒君雖德非湯武庶幾征誅之義焉若唐宋之取天下假禪讓之名以掩篡奪之實其去魏晉宋齊梁陳無幾耳觀其失之者則曰禪位其得之者則曰受禪果如其言後世之舜禹一何多耶唐無庸議矣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不為無功尊爵豐祿其報不薄一旦世宗棄世恭帝嗣位當危疑之際遂萌篡竊之心黃袍加身返戈內嚮拊其背而奪之顧其假詞於陶穀而欲比迹於唐虞嗚呼吾不知舜禹之禪讓果若是耶穀之禪詔果可以欺天下後世耶或謂當是時五季之亂已極恭帝幼冲藩鎮窺覦太祖不取亦將有逼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哉是不然諸葛孔明乘帝禪之闇而取之則西蜀底定矣謝安因孝宗之幼而取之則江東可興矣然二子終身北面而不忍取者以君臣大義不可干也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於恭帝如孔明之輔帝禪如安之輔孝宗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天下國家可安矣不此之圖顧乃欺孤弱寡嫠主自立謂其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嗚呼始也以母老子幼而得之終也亦以母老子幼而失之孰謂天道果無知耶

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

古之英君誼辟必褒死節之臣雖其所仇怨不敢遺焉所以為人臣勸也必黜失節之士雖有功於我不敢私焉所以為人臣戒也漢高帝斬丁公而賞季布唐太宗薄裴寂而贈堯君素蓋審乎此矣陳橋之變太祖擁衆而返韓通率振禁之使其謀得行太祖之成敗未可知也王彥昇意圖富貴遂而殺之妻子俱死可謂能為太祖除害矣然太祖嘉通之死節追贈為中書令而於彥昇之擅殺終身不得節鉞太祖豈惛於賞罰者哉蓋其為天下後世慮者深矣使吾之臣皆若通焉當改變之際乃心帝室則吾之子孫有不安者乎吾之臣皆若彥昇焉當倉猝之時心思外濟則吾之子孫有不危者乎太祖之為天下後世慮誠深矣豈徒不徇私怨不賞私勞而已哉中行穆子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終宋之世人臣多以節義著稱李若水張叔夜效死於完顏入汴之日李庭芝文天祥盡節於蒙古南牧之時曷非太祖此舉有以激勵士心歟後之人君有忿嫉

死義之臣加以屠戮之慘崇奬賣國之徒極其爵位之隆者聞太祖此舉亦可以少省哉

遣使賑貸諸州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王者建極垂統傳數百年而後傾者非特以天命而已其初政之規摹固有大過人者焉武王克商之初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八百年之基業兆於此矣漢高帝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存問父老立社稷施恩爵復租稅舉三老四百年之氣象見於此矣宋太祖奮戎旅之中踐九五之位迹其所以得天下者視五代諸君亦豈甚相遠哉及其發令敷政規摹弘遠乃與五代諸君頓殊是故追贈韓通義足以勵士節矣賑貸諸州恩足以結人心矣追帝祖考事先之孝昭矣親臨大學崇儒之道盡矣遣使度田所以革兼并之奸除民瘼桑所以敦衣食之本凡此數者隱然有周武漢高之氣象至於選州兵以入衛而雄藩跋扈之勢罷功臣以就鎮而強將專兵之弊息乃其撥亂返正之大端也梁唐晉漢周之初政其規摹曷有是哉卒之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僭王叛國以次削平傳世十七歷年三百過唐而亞於漢也宜哉

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

昔婁敬說漢高帝曰周都洛邑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予以其說未之盡也夫文武都豐鎬辟在西藩積德累仁其興也勃焉始皇都關中大華爲城黃河爲池仁義不施其亡也忽焉有德則無往而不王無德則無往而不亡豈特洛邑爲然哉然古之王天下者莫不擇形勝之地而都之以爲子孫無疆之業高帝都長安光武都洛陽夫豈不知形勢不如德哉蓋帝都天下之根本根本固雖有涼德尚可少延根本不固一有失德則振之而仆撼之而圻矣是知王天下者以德爲先而形勢亦不可緩也宋有天下前都于汴後都于杭何其昧於所擇耶豈其子孫皆有三五之德耶夫北方之可都者莫若長安南方之可都者莫若金陵汴雖中原之地然濁流洋洋四出夷曠非形勝之所也杭雖負江之險然其土瘠滷其民脆弱亦非帝王所宜都也太祖舍長安而都汴高帝舍金陵而都杭豈非昧於所擇而不爲子孫長遠之慮者乎故前之都汴也金人長驅抵其城下略無關河之阻後之都杭也苟安東南終不能復中原之尺寸是豈德薄而然哉亦以形勢弱也太祖蓋嘗有志都長安矣以太宗之諫而止嗚呼以太祖創業英武之君且奪於太宗之諫而不審於定都吾於高宗夫何尤

太祖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然雖深居閉戶何益

司馬文正公論周世宗為五代之賢君惜其享年不永而天命歸宋予亦以為然及觀宋太祖之言乃知世宗忌克好殺其享祚不永也固宜夫禍變之來也無窮英雄豪傑之生也無盡所忌在此而其為患者或在彼也在此者受吾誅而在彼者或為吾患也焉用以疑忌之心而濫刑以逞哉世宗習見五代之君皆起於驍悍之武夫故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其慮患可謂密矣然而廢其子取其國者乃終日侍側之點檢耳彼有天之成命又可得而殺耶古之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世宗欲利其後嗣而多殺不辜固已違天悖理矣安得享祚之永乎自古帝王以疑而妄殺者多矣不獨世宗為然始皇疑匈奴亡秦而伐之宋文帝疑義康為變而殺之隋煬帝疑李渾取隋而族之唐太宗疑李君羨代唐而誅之然而亡秦者胡亥非匈奴也篡合殿者子劭非義康也受隋禪者唐公非李渾也殺唐子孫殆盡者武曌非君羨也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易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人君惡用以疑而妄殺哉若宋太祖者可謂有君人之度矣其言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真明主之言也是以降王僭主咸見優容宿仇舊怨無所屠戮其享國長遠子孫蕃衍而復興也不亦宜乎

昭憲太后疾革命太祖曰汝所以得天下正由柴氏使幼兒主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于汝弟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

王天下者父死而子繼祖殁而孫承此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正義也武王有天下不傳周公而傳之成王高帝有天下不傳文信君而傳之惠帝豈古之聖王英帝亦皆私於其子哉誠以常經正義不可違也而昭憲太后之命太祖顧欲舍子而傳弟夫太祖奮自戎行執干戈犯霜露以斬艾四方之荊棘積功累業遂膺寶命固欲傳之子孫以為萬世不拔之業也母子之心豈不能容此心哉而昭憲乃有是命何也蓋嘗求其故矣陳橋之變匡義與有力焉兄終弟及彼有心於神器也久矣詎肯安於晉王而已哉毋子之間必有密謀意者昭憲溺愛少子亦如竇太后欲立常山王演獨孤后欲立晉王廣歟當是時太祖尚無恙也百歲後德昭德芳之壯與否未可知也昭憲雖賢且智豈能逆知身後之事哉奈何以柴氏幼兒失天下而脅太祖也然則昭憲之命蓋出於匡義之謀歟太祖泣而受教特黽勉從之耳非其情也故終身不立德昭為太子亦不立匡義為太弟寢疾之夕召入寢殿蓋將二三德焉此所以啓宮人盡屏戕而上崩之禍歟予謂春秋之義大居正昭憲之命咈常經悖正義太祖雖違之可也

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等五人罷兵就鎮

嗚呼自有唐失馭宇縣分崩而藩鎮之勢始強甲兵租賦以為己私生殺予奪不出上命為其君者撫之以恩則驕

繩之以法則怨釁著夷狄然奴則人怨則叛耳當是時上
之馭下若握蛇騎虎惴惴焉惟恐其見噬下之視上若頭
張應搏惟欲抉裂以快其心陵夷至于五代朝廷日削藩
鎮日強甚則天子之廢置宰相之死生皆繫其喜怒耳雖
以莊宗之剛斷世宗之英武輔以郭崇韜李穀王朴智略
之臣猶視而無可奈何孰謂杯酒之間能使之帖然聽命
哉宋太祖有天下至是纔兩春耳若高懷德石守信王審
琦之徒非潛龍之故人則佐命之元勛也然從容懽洽之
際示之以誠心諭之以大計而彼五人者罔不感泣稱謝
罷兵就鎮不煩干戈不動聲色不費茅土之封不必菹醢
之戮而百餘年之蛇蟠蚓結者一旦散釋而無餘是則太
祖深謀英斷固非莊宗世宗之所及而趙普之智略亦豈
崇韜穀朴所能彷彿哉噫盖謂宋之國勢所以漸弱燕雲所
以不復者盖原於此為之使藩鎮不削則禍亂相仍宋之
基業將一傳再傳而失之矣豈徒國勢之弱乎吾恐汴洛
之土宇且不能保况能遂有燕雲哉

黜鄭起楊徽之為縣令

古昔興王之君不以私恩而賞不以私怒而罰盖以天下
為度也雍齒嘗窘辱高帝矣而高帝卒侯之魏徵嘗勸隱
太子圖太宗矣而太宗卒相之英君之度盖如此鄭起楊
徽之當周世宗之時見宋太祖威望日隆度其必不利于
社稷或貽書宰相或諫言其君非惟有先見之明且有愛
國之忠也天下已定神器有歸亦何必追讎哉而太祖不
忘宿怨黜為縣令帝王大度有愧高帝太宗矣且帝盍思
之韓通非謀率兵拒我者乎猶追命以官書其謚非追父
勢侮我者乎亦不錄其過顧於起徽之不能容何哉雖然
起徽之亦未盡善也當受命之初引身而去以全其節斯善
矣居宋之官食宋之祿戀戀不能去亦何其不知恥耶

初太祖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
者及乎蜀宮人入宮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
鑄者召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蜀主
嘗有此號帝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
者

宰相之職所以佐天子燮陰陽而昭人文者也古之命相
必用儒者豈徒取其記問之該洽詞藻之敏贍而已哉盖
以其知天地變化之道明皇王制作之源通乎古今事變
之詳察乎興衰理亂之故究乎禮樂刑政之本可以經邦
而弘化可以亮采而惠疇可以亮天工可以翊皇極如虞
之皐益商之伊傅周之周召是已然時君世主顧謂儒者
迂闊不足用而其擇相也或以刀筆之小吏或以蹶張之
武夫或以目不知書之使與謂宰相不必讀書也不必有
文也能奉行文書斯可矣嗚呼迂闊不可用若章句之儒
耳彼明體適用之儒若皐益伊傅周召者又何迂闊之有
奈何捨此而使不學無術者汙我台司也宋太祖承五代

衰亂之後趙普魏仁浦皆以俗吏致位輔弼是以目前借
國年號且不能知而槩用之况其遠且大者耶及帝召問
實儀慨然興嘆謂作相須用讀書人蓋悟儒者有益於天
下國家矣故終宋之世儒臣頗獲進用如范仲淹如歐陽
脩如司馬光雖非皐䕫伊傅周召之臣然終非章句之儒
可及也惜夫一代真儒若周若程若張若朱者擯之斥之
而不見用又豈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耶嗟夫天下
未嘗無真儒而儒者未嘗不可用為人上者毋以己之不
知而謂天下無真儒亦毋以迂儒可鄙而槩謂儒者不可
用庶幾乎名世之儒出焉

　河決澶州通判姚恕坐不即以聞棄市初恕為開
封判官謁趙普閽者不為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
之竟坐法誅投其屍于河

宰相秉國之鈞生殺廢置一出至公夫然後可以服天下
之心而贊天子之治少有私焉則君子非之四海議之而
怨讟興矣趙普之為相何其忮刻之甚耶黄河之决亦以
爕理非才陰陽不和故尒恕雖不即以聞罪不至死太祖
寛仁之君尤慎用刑非普之構豈遽加恕以大辟哉普不
知究由已致上章待罪顧乃委罪于恕以快其私忿既刑
之于市又投之于河普之忮刻如此視盧杞元載所為亦
豈大相遠哉盧多遜之譖蓋有由然不可盡以為妄也太
祖在位頗少過舉然以普之故殺姚恕斥雷德驤其為盛
德之累大矣

　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館

史氏之職萬世之是非繫焉古之為史者凡君之仁暴臣
之忠邪政之得失隱而微房闥之語顯而楓陛奏對之
詞莫不直書而不敢隱厚利不可誘也嚴刑不可奪也天
子之尊宰相之貴不可得而增損也故謂之實錄兩漢而
降此意猶存其所紀載多得其實史尚可信也自唐太宗
內多慚德懼人議己始欲觀史當時無南董之徒以死拒
之於是史始失職而是非之公廢矣歷代相承遂為故事
其脩也以宰相監之其成也又使上之彼簡畏威懼禍尚
敢示其直筆之公哉至宋太祖又命宰輔日錄時政送史
館夫所謂時政者有善有惡有當有否君相議之而後行
者也今使宰輔錄送史館彼為宰輔者欲求後世之名而
懼君子之議善而當者必潤色而具書惡而否者必棄置
而不錄史臣據所錄以書之是非之公安在哉嗚呼唐宋
以來之史不可信者多矣忠賢儁烈之迹蓋有不幸而不
紀者矣檮杌蒐瑣之奸亦有幸而不書者矣追求其本實
太宗之作俑也有天下者力於為善而已舉記事記言之
職歸諸史氏人主不親覽焉宰相不監脩焉藏之金匱石
室而不上焉庶乎史得其職而萬世之是非明矣

　太祖有疾召晋王光義入侍宦官宮妾皆不得近
俄而上崩晋王即位

宋太祖之崩史載晉王離府遜避之狀與宋后母子托命之言學者多疑之而不得其説以予考之太祖蓋死於弑也第史臣不敢直書耳夫人之將死必眷眷於妻子此上智所不免也豈有大漸之夕而宋后不侍側德昭德芳不問安蓋必有屏之而不得見者矣此可知其弑者一也富室子將死以千金之産遺其弟亦將感悼不已事嫂如母撫姪如子豈有受天下於其兄而其嫂殯於外舍其姪不得其死是何報兄之薄耶此可知其弑者二也太祖果舉天下以傳其弟吾知其為弟者哀感涕容不忍遽承今也不踰年而改元惟恐開寶之號尚接耳目革命之際不足過矣此可知其弑者三也傳天下大事也非不可使人與聞者也必將召集群臣道揚末命使臣民知之今也將相大臣不獲聞宦官宮妾不得近侍果何為乎此可知其弑者四也況以大位傳諸弟則嫂亦將有德色於其叔矣何至愕然遽呼欲托以命此可知其弑者五也以此五者推之太宗欲逭弑君之罪其可得耶或曰近時文江劉文介公儼策貢士舉此事為問當時對者謂太祖太宗友愛素篤必無它故文介置之上第今予謂太祖死於弑然則文介之見非歟曰文介當景泰之末危疑之際其言蓋有諷爲是豈萬世之定論哉

太宗發太原遂伐遼圍幽州及遼耶律休哥戰于高梁河敗績乃還

契丹據有幽薊數十年中國阨塞之地皆入其封疆衣冠之族皆爲之效用精銳之卒皆聽其驅使無事則執戈以疾僞有事則策馬以南馳故幽薊之不復中國之大患也然強悍之虜弓勁馬肥復之亦豈易易耶崔翰謂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其説似矣然當是時以勢言之則我師已疲以時言之則彼國無釁以疲勞之師伐無釁之虜是豈必勝之策哉翰之説誤矣爲太宗計者宜命潘美屯太原曹彬屯眞定劉廷讓屯關南內脩耕戰外講和好遲以數年兵精食足然後命眞定之兵出飛狐太原之兵出雁門關南之兵出高陽奇兵直抵榆關以斷其援師則休哥斜軫與承易諸將如釜中之魚圈中之鹿不降則死耳計不出此而欲以一戰定之高梁之敗死喪塗地驢車疾驅僅而得免豈非翰之誤計太宗之過聽而然歟

趙普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帝疑之召普論以昭憲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趙普佐太祖成帝業勳猷宣力一代之元勛也然迹其行事而察其心乃刀筆之猾胥市利之小人耳夫昭憲太后之遺旨其有無不可知使當有是命歟普當曰先后顧命不可違陛下萬歲後當傳秦王以及德芳庶幾慰先后在天之靈使無是命歟普當曰先帝創業艱難不可使其子不得享之異日神器當歸德芳今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

容再惧是何言之謬歟得非晉追憾太祖罷其相位而進是說歟且晉亦思太祖所以罷己者乎夜幸其第嫂呼其妻帝之恩禮何如南唐白金吳越海物命之受而不疑帝之恩禮何如柰何以末年顧待之薄圖今日攘袖之寵嗟好人以告變進邪說以逢君知利而不知義顧身而不顧國此猾胥之所為豈大臣之道邪嗚呼普眞小人哉

太宗即位之初命秦王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殁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遂貶廷美涪陵縣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甚哉太宗用心之險也天天子之子曰皇子諸侯之子曰王子其名號品秩截然而不可易未有以其異日當為天子而豫稱其子為皇子女為皇女者也太宗此舉特以愚弄其弟而已意者太祖之崩宗室王公必有竊議者太宗恐其因廷美以舉事也因以此非常不正之號而慰其心蓋使廷美知有次及之勢而不動然後徐為之計耳彼廷美愚人也以為吾子為皇子矣吾女為皇女矣吾為天子亦何疑哉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殁乃覺其兄之意而不自安於是禹錫上變就普進訊王溥等四十七人集議而涪陵之命下矣險矣哉太宗之用心也廷美在其術中而不悟卒之憂悸而死可哀也已

太宗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悴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帝王之學與士庶異非欲尋章摘句如世之經生亦非欲雕蟲篆刻如世之文士也在知其要而已書之所當讀者莫要於四書五經其所載者皆正心脩身之本經世保邦之道也其次則歷代之史其所紀者治亂興衰之迹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也廣厦之下細旃之上諷誦其詞涵泳其理反之身心措之事業其為益也大矣何以泛覽為哉太宗勤於讀書自巳至申其用志非不勤也太平御覽日進三卷其記載非不博也然於身心治道果何益哉是乃經生文士之學而非帝王之學也雖然世之為人君者或性不喜學或荒思於仙釋或溺情於酒色或放意於馳騁弋射之娛太宗無此數者獨以典籍自娛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然則太宗雖未知帝王為學之要其賢於彼則遠矣

有事于南郊大赦

聖王之法眚災則赦之刑罰之疑則赦之老旄幼弱蠢愚則赦之未有不問罪之輕重情之故誤空囹圄而釋之者也昔人有言赦者偏枯之物也蓋殺人者不死則被殺者含怨於泉下矣傷人及盜不抵罪則被傷與盜者抱憤於生前矣故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二子蓋深乎此矣宋承五代之弊三歲必郊每郊必赦是何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幸歟秦甫恩

之說善矣太宗乃以問普彼普者刀筆之才而非王佐之器也知五代姑息之政而不知聖王之法也顧以為郊祀覃恩堯舜之道何其言之謬歟終宋之世踵為故事遂使凶民逆知而僥倖故蘇洵論之曰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趍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其弊一至於此推本而言豈非普之謬論有以啓之歟

李昉為相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峻絕之已而擢用之或不足用必和顔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宰相之職以進賢退不肖為務者也古之為相者以至公存心以至公待人士果賢歟雖言而舉之無市恩之嫌果不肖歟雖言而黜之亦無取怨之慮舜之相堯也元愷可舉而舉之孰疑其市恩共工可罪而罪之亦奚有於致怨至公故也昉之所言張世安之故智耳此末世醇謹者所為豈大臣至公之道哉近世之為宰相者又異乎昉矣士之獲進者則語之曰是出於我也子毋我忘其被黜者則語之曰是出於某也子毋我怨內以欺其心外以欺於人是又昉之罪人也然為此者往往獲譽而免謗而天下之士亦不以為非也士習之卑至於此悲夫

度支判官宋沆伏閤表疏請立太子帝怒貶沆而沆乃呂蒙正妻族也故罷為吏部尚書

古之帝王必豫建太子以繫天下之心此有國家者之通議也自唐宣宗以降諱言儲副群臣有請輒怒而黜罰之其意以為太子既建則人心屬彼矣群臣有請者欲圖後福爾噫是何不思之甚也人心屬太子是社稷之福也群臣欲圖後福於太子是社稷之衛也而何以黜罰為哉宋太宗以英明之姿濟以弘博之學其於治亂興衰之故明矣當是時德昭已死德芳已夭廷美已貶元佐已廢儲宮彼屬固有在矣然宋沆有請則責及宰相馮拯有請則竄于炎荒蓋其心睠睠於寶位雖父子之親猶忍不能予也它日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民喜躍帝聞之不懌曰人心

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何其言之陋耶是與唐明宗所見無異矣後唐群臣請立太子明宗覽表泣下曰群臣欲立太子朕當歸老大原故第爾彼明宗者目不知書之武夫固無足怪而太宗亦為此言亦何取於博學哉嗚呼太宗於其子且靳之而望其傳弟以及其姪亦誤矣

趙普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魯論一書記聖賢之微言凡禮樂刑政之原性命天道之妙脩己安人之要行師撥亂之方無不具載於其間學者誦其書而繹其理體之於身措之於用雖道臻孔顔治底熙洽亦豈難至哉雖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

部佐太宗定太平何其言之不怍也考之於史普之相太祖也收藩鎮之權遷幽薊之伐而已其相太宗也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已其於資論所謂四代禮樂之制五美四惡之說蓋蔑乎其未之及也至於營邸店以規利不可謂之廉市巨材以治第不可謂之儉誣馮瓚李檝等以快私忿不可謂之公意圖再相則媒蘗廷美之過追忿先朝則進不可再誤之說以着所為果取於論語何章乎史稱普每歸私第闔戶誦書次日臨政剸決如流嗚呼普特借聖言以資談說而掩其不學無術之迹耳果何得於身心哉

李順陷成都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討師討之

閹寺之職所以供掃除傳命令而已任之以事已不可況可授之以兵哉顧宗委兵魚朝恩而郭汾陽幾不自保代宗委兵程元振而李臨淮不敢入朝彼兩代昏庸之君無足責者宋太宗英明之主也然盜起兩川元帥之任不以命諸將而以屬家奴當是時如曹彬如潘美如曹翰之屬皆無恙也使之帥十萬橫磨劒以討潢池之盜猶蔵烈風以掃敗葉耳顧乃舍此而屬彼何耶蓋宦者繼恩以便辟有寵太宗欲授以官爵而患無名故使之討賊幸其成功而賞之正如漢武帝欲侯李廣利而命之伐宛爾嗚呼堂堂大宋顧使赳赳武夫聽命於刑臣嚾嚾王旅屈膝於閹豎猶為國有人乎其後李憲帥師以伐夏童貫專兵以伐遼啓之者太宗也豈非萬世之永戒哉

帝觀燈于乾元樓

聖王之治所以不可及者以其不自滿假焉爾唐虞三代之盛治底雍熙俗臻嘉靖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兢兢焉業業焉慄慄焉翼翼焉而其股肱大臣進戒於君者不曰無教逸欲有邦則曰無耽樂酗于酒德君臣之間曷嘗以治平而少肆哉宋太宗承五季兵火之餘雖云小康然契丹咆哮於北繼遷跳踉于西王小波李順倡亂於蜀民以兵死者不知其幾十萬人此正宵旰憂勤之日也而太宗侈然以太平自樂豈帝所見聞者坊巷之繁盛歌吹之鏗鏘耳都城數里之外村落蕭條士女流離之狀帝不得而見也慈父老母寡妻孤兒哀顲之聲帝不得而聞也然帝不以所未見聞者自少而以見聞所及者自多御樓觀燈賜酺張樂斷斷焉矜語宰臣以為上天之貺已斯豈聖王不自滿假之心哉當時宰相如李昉者既不能諫又從而歎詡焉亦豈大臣以道事君之誼耶嗚呼太宗起自布衣而昉又更歷變故者也然且如此彼宣和之際君有花石之娛相有豐亨豫大之說亦何怪乎其然哉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禹偁知滁州

開寶皇后故體先朝母儀四海是天下臣民之母也太宗當開寶之際蓋嘗北面朝之以今日言之則嫂也以向日

言之猶毋也與禮儀草以送其終者豈可有一毫之不盡哉今也后之梓宮不寘於內殿而寘於外舍不敢於寢園而敢於佛廬不使群臣成服而怒侍臣之直言太宗之於后何其薄哉予考太宗即位以来詔告多方戒飭群臣無一語及太祖者賜酺之詔曰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蓋謂一統之業自我肇之太祖無與焉觀燈之語群臣曰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蓋謂太平之治自我致之太祖無與焉且太宗之天下誰之天下歟太宗之位誰之位歟有太祖之天下践太祖之天位然且澹然無一語以及之則於后何有哉論者徒謂太祖不以弑崩與亦爲存之論歟

以陳靖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昔周世宗見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命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噫夫世宗有賢主哉夫井田既廢阡陌既開其近古而可行者惟均田爾有天下者孰講而力行之計丁之多寡以授之田量地之磽腴以為之賦嚴兼併之誅明買賣之禁為之宅里以使之相保為之什伍以使之相司則田雖不井而民養生送死亦可無憾矣然師丹建議於前陳靖有請於後皆不旋踵而罷者以豪家貴不便故也強宗閭右騰謗於野王公貴人宣言於朝田未及均而罪戾至矣靖之說欲檢責荒地及逃民之產募民耕作賜以牛種田成然後責授此熟於世故之論也皇甫選言其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豈非懼忤豪貴而速怨謗歟嗚呼安得如世宗者持議於上如丹靖者奉行於下庶幾吾民養生送死無憾焉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眼穿矣

古之仕者為道不為祿為國不為家是以三十而仕五十而爵七十而致其政當其仕也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超然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三代以降士風日敝寵祿之念重廉讓之節微其進也志得氣盈移然不勝其大其退也低首歛泣戚戚若無以為生豈不為時君世主所輕耶太宗蓋因王沔之罷涕泣顧戀[illegible]白而疑士大夫之皆然故於昌言蒙正之罷有是言耳是雖士無志節所致然太宗之待輔臣不已薄乎昌言為人不可知蒙正宋之賢相豈以進退累其心哉天下之大豈無秉節高邁者未可以一人而厚誣一世也漢高帝求賢之詔君子以為尊官厚祿非所以待士太宗此言尤薄矣豈所以待輔臣耶嗚呼士之有志節者可以超然遠舉矣此錢若水所以未老而勇退也歟

張齊賢為相嘗從容為帝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皇王之道非甚高遠而難行也其本則誠意正心脩身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文則詩書禮樂其政則爵賞刑誅

其極則裁成輔相而功與天地參此皇王之所以為皇王也世之昧者顧求之高遠曰赫胥氏之治也軒轅氏之化也無懷氏葛天氏之俗也結繩之政可以理軍旅也干羽之舞可以格戎猾也茅茨土階可以臨群臣也蕢桴土鼓可以奏郊廟也此腐儒迂僻之論商鞅所以干孝公者也豈知皇王之道哉張齊賢所以為真宗陳者其詳不見於史然所謂推本者要不過誠意正心脩身之道爾有天下者於此盡心焉可以咸五而登三矣舍此而他求不失之高遠則流於淺近豈所以為皇王哉

真宗命三司使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言之大臣欲致君於無過者必防其奢侈而啓其憂勤奢侈生於府庫之有餘憂勤生於四方之多事真宗命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而恕逡巡不進曰陛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蓋慮其奢侈也李沆為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蓋欲其憂勤也若恕與沆其得大臣致君之道歟迨景德祥符之間丁謂上會計錄而群臣爭言祥瑞於是聖主降天書而泰社汾陰之祠玉清昭應之繕其所糜費蓋不知其幾百千萬矣陳李二公蓋有以見其微歟

契丹敗宋師于洺州遣重臣告急帝以震駭帝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寇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乃決計幸澶州

帝王之有天下猶富室之有家也有家者不幸而遇禍變寧喪其田園不可捐其宅有天下者不幸而遇寇戎寧喪其郡邑不可棄其都平王棄鎬京而東周室遂微元帝棄洛都而南晉業遂替自古未有避寇遷都而能復振者也契丹南牧深入我疆然王超敗之於唐河高繼祖敗之於岢嵐李延渥敗之於瀛州其少得志者惟洺州一戰耳何至君臣震駭遽謀遷幸哉彼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不過欲移蜀焉以近家耳甚矣小人之無謀也金

陵成都其城郭視京師孰固甲兵視京師孰多儲積視京師孰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六飛出幸人心危疑居者無固守之志行者懷逃潰之謀天下聞之而解體虜酋乘之而深入中原豈復可保耶向非寇準折以危言勸帝親征予知南渡偏安不待高宗之世矣史臣謂澶淵之役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予謂準之功不在於勸真宗之北征而在於沮真宗之南幸

寇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不悅自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

宰相之用人猶匠人之度材也度材大者為棟梁小者為

槊挽惟其稱而已用人者大者為公卿小者為令佐惟其當而已故智畧果如韓信雖起亡卒為大將可也敦厚果如田千秋雖起高寢郎為九卿可也學行果如陽城雖起布衣為諫議大夫可也豈可拘於資格哉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職耳非宰相所宜行也寇準之言真知為相之道歟然近世大臣非不知準之為賢相也至於用人不免拘於資格者蓋樂其便已而已是故庸鄙或超居顯位則曰非我也彼之資格當然耳英賢或積居下僚則曰非我也彼之資格當然耳天子不得而識焉同列不得而非焉臺諫不得而劾焉而士君子之議則非其所恤也嗚呼此真所謂具臣也歟

寇準還自澶淵頗自矜其功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言於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顧準寖衰尋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寇準天資剛毅漢王商之儔其材畧通敏唐李德裕之伯仲也惜其學術不足故於處己接物每乖於理君子不能無憾焉在易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澶淵之役準固有功然非能復燕雲使虜稱臣納貢也而準遂自矜伐則失勞謙之義矣準之剛正固欽若所忌也不能而說決而和而每與爭于朝則陷於壯頄之凶矣丁謂陰柔小人也準以其包承於已而不及慮之則昧否亨之戒矣以準之剛毅通敏而輔之以學問則無此數失而讒人亦無以藉其口矣嗚呼為宰相者其可以不知學哉

葬明德皇后

先王之制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已緩為不敬已速為不懷非有變故莫之敢忒明德皇后李氏勳臣之女太宗之后而真宗之嫡母也母儀天下已歷兩朝矣今以景德元年三月崩至三年十月乃葬何其緩也豈以師旅之後帑藏匱竭而不克舉耶抑以歲月不利惑於瞽史之說耶以為帑藏匱竭吾未聞富有四海而不克舉母后之喪者以為歲月不利則邢昺孫奭諸名儒日侍經筵固有說以闢之矣吾知其不為是也當太宗晏駕之初后嘗欲立楚王元佐賴呂端抗言而止意者真宗不能無憾故恩禮稍薄歟夫婦人之仁知私其所出而已真宗以仁孝之君乃薄於嫡母送終之禮豈不為盛德之累哉

史論

宋

帝深以澶淵城下之盟爲辱王欽若進曰惟封禪泰山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皆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召旦歡飮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旣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

王旦宋之賢相也其居位最久受知最深非寇準諸將相所及然天書之事旣不能諫又從而附會之則可謂不忠之甚者也眞宗仁厚之君群臣未聞以諫得罪者而況於旦乎使旦諫而見忤不過以使相均逸外藩爾況未必忤乎觀欽若之進邪說也帝曰王旦得無不可是帝猶有憚於旦也而旦竟無一語沮之顚黽勉從之則是逢君之惡非徒長君之惡而已其罪豈在欽若下哉當欽若乘間有言旦正色語之曰王者德合於天而天瑞應若以人力爲之是誣天也四夷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僞欺若以僞爲之瑞誇示之是欺人也誣天欺人匹夫所恥旦不敢聞命如此則欽若以將羞沮而退矣美珠之賜旦當封而上之曰臣昨侍宴蒙陛下過寵賜以尊酒命與妻孥共之臣歸而發封則皆美珠蓋帝人之誤也臣不敢貪天之貺謹歸之天府惟陛下裁察如此則眞宗知旦不可以利動而事必中止矣今也欽若之請旣從之美珠之賜又受之至於封岱祀汾皆兼大禮使乃始悵悔而追思李文靖之先見嗟何及矣論者以旦比馮道豈過耶哉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擧

古之聖王設諫鼓立謗木惟恐一德之未脩一政之或闕也帝舜之世以言其治則庶政惟和矣以言其民則四方風動矣以言其瑞則鳳凰來儀矣然帝之命禹曰予違汝弼曰汝亦昌言禹豈以治化已隆而忘求諫之誠哉眞宗之世僅可謂小康耳一旦以受瑞建封遽罷直言極諫之科何其不思也且所謂瑞者何瑞乎以聖祖之降爲瑞耶則出於黠卒所言以天書之降爲瑞耶則出於憸人所造以紫芝白鹿嘉禾瑞木爲瑞耶則出於諛臣所上求所謂庶政惟和四方風動鳳凰來儀者無有也當是時蝗飛蔽空非災變乎歲旱民飢非災變乎帝雖詢於衆竟未足以消沴致和也顧乃罷制擧以自塗其耳目是猶聾瞽之人黙和希聲擊石而語人曰吾身康強耳嗚呼爲此說者何人歟殆孔子所謂一言可以喪邦也歟

内侍江守恩有罪伏誅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敗

守恩怙勢作威強取民麥杖殺軍士其罪大矣幸而敗露伏法受誅亦足以昭王法之公歟卿官為太常博士必以文學進身者也其抗章論救豈惜朝廷用刑之頗哉不過逆探君心陰黨閹豎以為已進身之地此正漢法所謂附下罔上者也免於誅戮幸矣自古閹豎竊弄威權非獨人君之過也士大夫之不肖者亦陰為之助焉石顯之擅權則五鹿充宗為之羽翼黃皓之專政則陳祗與之表裏童貫之開邊則蔡京王黼從而附會之此皆奸人之尤者也不知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原其所以為此者欲比周以求富貴耳浮雲飛電其久幾何當附奸閹者其千古苟有人心者可以自省矣

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

匹夫而為天子必受命于天矣天之命之也或以功或以德夫豈偶然哉受天之命為天之子乘六龍而撫萬邦其尊且貴孰加焉世之崛起者願耻其先名位不昭牽引附會自托於神明之胄加以徽號祀于郊丘以炫耀天下不知適所以欺天而誣祖矣曹氏出於閹豎而曰虞舜之後拓跋氏出於鮮卑而曰黃帝之後有識者尚已竊笑唐祖老聃故尊聃為玄元皇帝宋祖趙玄朗故尊玄朗為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大帝又何其誕之甚耶夫老聃之書其在儒者仁義者也玄朗之名氏則九經十七史所不載也高帝舉晉陽之兵乘隋季之亂遂成帝業足以媲美炎劉矣唐高祖豈不賢於虛無之聃耶太祖東征西伐除五季之亂啓三百年之丕業足以比隆漢唐矣宋祖太祖豈不賢於荒唐之玄朗耶柰何近捨昭昭而遠取冥冥也當時忠良之佐博洽之儒迄無一言以陷其君於過舉亦獨何心哉

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先王之立后非神明之胄則公侯之裔也其幽閒如關雎其躬儉如葛覃其不妬忌如螽斯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天下母自秦以降人主漁色而不暇顧其族逆欲而不知求其德所與共承宗廟者或出於亡國之賤俘或出於主家之歌妓或出於奸閹之養女不亦瀆姓矣乎真宗欲建中宮當妙選令族簡求淑德可也顧以鍛家之媵而當軒龍之尊族姓不昭播鼗是業豈足昭壼範于六宮表母儀於天下哉當時兩府大臣如王旦寇準者亦寂無一言將焉用彼相矣

帝久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

王旦碩德雅度宋之賢相也然其論豈相謂南人不可當國一何謬哉天之生賢不以南北而有間也金日磾休屠王之子為漢忠臣李光弼契丹王之裔為唐元勛彼生於夷狄之族且然況同出于文明之域者耶前乎旦以南人

登相位者有矣謝安張九齡陸贄是也安之德量九齡之
忠直贄之蹇諤獻替論柔何愧於賢相乎後乎旦以南人登
相位者有矣杜衍范仲淹文天祥是也衍之清慎仲淹之
弘毅天祥之忠義挺忠抑何忝於賢相乎雖有奸諂如欽
若者出於其間然不可槩一而廢百也彼李義甫之狡險
元載之貪黷果産於南耶抑産於北耶自旦之說行世之
嫉賢忌才者率以是藉口雖有如謝如張如陸如杜如范
如文之儔一切抑而不用是旦之說啓之也推其極言之
殆所謂一言而喪邦歟

判求與軍寇準得天書乎乾佑山

大臣欲格君心之非者必先自正其心吾心正矣猶有不
能成正君之功者況吾心之不正乎寇準慷慨有大畧一
代之偉人也惜其溺於功名富貴而不能正其心方其罷
政私請王旦求為使相君子已非之矣及在永興欲圖再
相遂以天書迎合上意則其心不正甚矣其如正君何夫
天書朱能所造中外咸識其詐豈以準之明而不知哉功
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而正議有不暇顧耳甫入政府曾
幾何時用於讒口遠斥炎烟瘴癘之鄉是豈獨丁謂錢惟
演之罪哉準固有以自取之也予故表而出之以為大臣
溺於功名富貴之戒

李迪丁謂罷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
而謂復留命別草制筠不奉詔

世皆謂文章似其為人君子之文簡重小人之文浮靡君
子之文醇以則小人之文麗而淫是蓋有之而未必盡然
也楊億劉筠之文體輕靡君子非之然其立朝大節則豈可
少訾哉真宗將立劉德妃為后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
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
也乃改命他學士焉李迪丁謂同罷筠已草制既而謂以
獨對得留命筠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
此其風節凜凜與其文章無毫髮相肖者謂之非君子可
乎世或謂楊劉為文人蓋淺乎其知之矣

錢惟演營圖執政嘗曰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
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惟演之志何其陋哉君子之立身志於道德者上也伊傅
旦奭是也志於功名其次也賈鄧房魏是也志於富貴斯
下矣若惟演者道德固非所及功名亦非所志其所汲
汲者富貴而已矣苟志於富貴則無所不至矣惟演博學能
文亦何不徵於古耶楊炎元載位登丞弼權傾朝野矣服
戮宗隨百世之下有遺臭焉黃憲徐穉身居丘壑跡混漁
樵矣飭身勵操百世之下有遺馨焉惟演文詞清麗學問
該洽使其安於義命而不以富貴累其心豈不為一名士
哉顧乃附麗險壬連姻戚畹以求遂其所志至於政府不
可入而其[?][?][?]於無窮是可為立志卑陋者之戒哉

安置[?]州利川于房州行至襄陽自縊

曹利用附丁謂而排寇準不得在君子之列然夷考其行有後世所不及者二焉一曰忠蓋有守始終不屈二曰裁抑僥倖凡內降恩力持不與是二者粟然有大臣之節非世之具臣所及也夫士君子一善而不克終者多矣始而直終而佞始而廉終而貪利用終始不貳其操可不謂賢乎張堯佐宣徽之命文彥博不敢違張說僉樞之命虞允文不敢諫況其下者耶而利用力裁恩倖怨怒不恤是尤難能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如利用者取其一節之善可也夫以丁謂之回遹猶獲老死牖下利用有是二善而死不以罪嗚呼冤哉

賜龍虎道士張乾曜號澄素先生

天師之號肪于寇謙之晉以前無有也自宋以來龍虎山張氏始專其號若乾曜是已歷元以迄于今國家崇寵俾之世襲或範金為印刻玉為簡以賜之典禮優異睎曲阜宣聖之裔有過無不及焉史謂乾曜漢張道陵之後而張氏自云道陵留侯之裔也以予考之留侯卒于惠帝之世豈真淩虛御氣以從赤松子游耶道陵者魯之祖當漢末以妖術惑衆竊據漢中與黃巾張角等耳豈有道之士哉而歷代崇寵如此其至何歟謂其有長生久世之術耶則所謂天師者皆死且葬未有至今猶存者也謂其建醮祝釐可以消沴致福耶則宋之夷狄橫騖為元之豪傑並爭天師未之如何也謂其清靜之行有可嘉耶則妾媵姬姜之奉與俗不異也然則何取于斯而崇寵之歟有天下者黜其號散其徒而焚其所謂符籙者亦足以祛千古之惑矣

莊獻太后稱制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

甚哉程琳之不忠也夫琳以詞學發身豈不知母后當陽非朝廷美事耶抑豈不知武后唐之罪人幾危社稷耶今也莊獻稱制而琳以武后臨朝圖為獻是導之以易姓受命也幸而莊獻材質孱弱非武曌之比其宗族寒微非承嗣三思之儔故擲其圖于地而不納使不幸因琳有獻而萌覬覦之心則置嗣君何地哉若琳者國之賊也其免於誅夷幸矣然琳之獻此規入政府耳抑不知富貴有時而

消歇惡名終古而不磨奈何欲得志於一時而遺臭於萬世耶嗟夫三代以下義利不明偭義以干進如琳者多矣讀史至此尚亦掩卷深省哉

皇后郭氏誤批上頸上怒謀廢后以告呂夷簡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且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等伏閤請對夷簡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詔黜道輔等皆知遠州

臣之於帝后猶子之於父母也子雖失愛於母不可以勸父而黜母臣雖有忤於后詎可勸帝而廢后哉夷簡所以憾郭后者因其一語而罷相耳然嘗考之莊獻臨朝於戚

于政内豎用事夷簡奉承惟謹非附太后而何及莊獻上
賓夷簡乃擠張耆等以自解其所謂多機巧善應變者也
后之言豈過歟夷簡以己私憾陷君於惡致后不以考終
其不忠之罪大矣且伏閤請對罔非太平美事也廢黜嫡
后豈太平美事哉夷簡既引故事勸其君以廢天下之母
又進邪說激其君以黜直諫之臣其大行已彰矣世或謂
夷簡為宋之賢相吾不知其何說也

廢后郭氏薨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

仁宗宋之賢君也其寬仁恭儉後世無異議焉獨郭后之
事何其思之不熟處之不審耶后之廢也文應實主其謀
時移事往帝稍悔悟樂府之賜密使之召黠奴瞷之久矣
后之存文應安得晏然而已乎其設謀措慮欲除其所忌
顧未有間耳一旦后有小疾挾醫診視尚有人也顧以命
文應而黠奴得乘間進毒以殞之可哀也已予嘗見野史
云后既崩文應遽殯之而後聞則后以弑殞明矣帝盍思
之前日主廢后之謀者誰歟挾醫診視者誰歟后胡為而
暴崩文應胡為而遽殯歟考問侍醫啓棺診驗則罪人立
得矣而帝念不及此雖深悼之顧亦何益哉夫黠奴弑主
母天下之大惡也帝不之察僅以仲淹之奏竄于嶺南而
不肆諸市朝豈足以泄神人之憤哉嗟夫匹婦不獲其死
古之人猶曰時予之辜況天下母耶其為帝盛德之累大
矣讀史者安得不掩卷而三嘆

詔梁唐晉漢周朝三品以上官子孫依律叙廕

臯陶稱帝舜之德曰賞延于世孟子論文王之政曰仕者
世祿蓋追念勛德而報其子孫此聖王之懿典也然舜文
之賞與祿亦惟施於當代之臣而已耳仁宗推及於前代
則過矣夫前代元勛碩德果如漢之張良鄧禹諸葛亮晉
之王導卞壼謝安唐之魏徵宋璟郭子儀李晟裴度諸君
子者錄其子孫俾享其祿亦豈為過乎五代運祚既促用
舍非宜其隨世以就功名而稍有可稱者惟王彥章王朴
李穀數人而已如李琪敬翔豆盧革盧文紀李崧王章史
弘肇之儔則皆庸人而苟富貴也果何功於國何德於民
哉今也不論其賢否不考其功業凡官三品以上者一切
叙廕則是庸人而苟富貴者其子孫俾沾恩澤賢俊而淪
於下位者其子孫不獲錄用豈所以昭勸懲而激臣下乎
宋之恩典於是乎濫矣

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
勘尹洙歐陽脩于外戒群臣越職言事者

古之所謂名相者以其顧公議而有所不為也為國不顧
公議是小人而無忌憚者也雖有高世之智經國之材豈
足以為名相哉若呂夷簡是也夫仲淹與脩一代之偉人
靖洙一時之賢者也仲淹上書譏切時政使其言是固當
欣然納之使其言非亦當從容辨其所以然安可以為恨
乎今也仲淹以言事貶靖洙以救仲淹貶脩又以諭高若

訥不能諫而貶𡩋然不預八議而貶四賢以自快其私狠
愎而弄權與元載盧杞丁謂之徒奚擇哉昔之奸臣欲壅
蔽主聽者必指直言為離間欲誅鋤善類者必斥君子為
朋黨夷簡之譖仲淹謂其離間君臣引用朋黨是所謂一
言喪邦者也雖有他善又何足取哉史稱夷簡為世名相
蓋以其子晦叔之相業其孫伯恭之學術而寬假之耳豈至
當之論耶

　章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臨朝每遣內侍
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聞
而器之及帝親政以得象平章事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予讀秦漢以下史而嘆士

鮮全節者正以其不知命耳夫窮通禍福有命存焉避之
不可免求之不可得也郭崇韜請立劉后俱讒人也然竟
坐之而身死禍豈可避乎趙普附朱全忠而富貴者也然
竟因之而族滅福豈可求乎君子知其有命而脩身以俟
之則見義必為見利不惑而窮通禍福不足累其心矣莊
獻臨朝之時群閹用事勢燄烜赫曹利用以忤內侍貶死
襄陽章得象正色以待內侍終位台鼎二人之正直同而
其禍福異者是蓋有命焉非內侍之所能為也世之君子
畏利用之禍而獻諂以阿之非知命者也覩得象之福而
危言以鬪之亦非知命者也惟盡其在我者而順其在天
則節全而名立斯謂之君子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路安撫使知永興軍范雍為
鄜延環慶路安撫使知延州備趙元昊也

兵不可好好兵者士民愁怨有內潰之憂亦不可去去兵
者甲兵朽鈍啓外侮之患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誠哉是言也宋有天下文治雖優武
事不競至仁宗之世契丹講和明德納款遂置武事而不
講為將者皆貴家之胄為兵者皆脩緣之夫車乘不蒐戎
器不簡戰艦鵝鸛是不知為何物一旦元昊竊發西陲攻
一砦則一砦破圍一城則一城陷是豈元昊之材且智哉
蓋宋去兵忘戰而致然也夫元昊之倔強難制有自來矣
狀貌異常曹瑋策其必為邊患嗣位之初避父諱而改

明道為顯道其不臣之意已可見矣既而寇環慶侵土蕃
取爪沙廟堂晏然不以為怪及其僭居大號抗表以聞乃
以傾險之夏竦畏懦之范雍以禦之是何異於驅鷇雛以
當鷹鸇哉古之有國家者講武於四方無虞之日備將於
百蠻咸賓之時其為慮也遠矣

　契丹遣使來求關南地帝命呂夷簡擇報聘者夷
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
烈事上疏乞留之不報

三代而下剛直之士何其厄哉剛者其氣浩然小人患其
不可屈直者其色毅然小人忌其不可凌是以譖之毀之
排之擠之或假手以害之所謂姦醜憎正人其勢然耳嗚乎

厄哉唐之顏真卿宋之富弼皆剛直之士也盧杞惡真卿則遣之使反亂無狀之臣呂夷簡惡富弼則遣之使強悍不測之虜其設心措慮正相類耳真卿不幸而死弼幸而生還是則有命焉非杞與夷簡所能為也今去唐宋數百年矣杞與夷簡死有餘臭聞其名者猶蠅蛆糞穢也真卿與弼歿有餘馨聞其名者猶椒蘭蕙芷也然則小人欲害君子亦何益之有哉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

富弼可謂忠矣有難不辭勞亦可謂謙矣有功不言賞當契丹求地人心洶洶弼毅然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杖節出疆雖女死男生有不暇顧焉及虜再結好疆

埸無虞以為翰林學士又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敢受賞乎蓋未嘗自以為功也在易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謙之九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若弼者有之矣世之賤丈夫委以艱大則悲哀怊悵有可矜之色稍著微勞則侈然自負雖酧以高爵厚祿猶有所未厭也彼獨何人哉嗚呼若弼者真萬世人臣之則歟

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

宋之所以不競者以怯於用兵而急於講和爾澶淵之後僕姑一發撻覽殪焉虜氣雖不與和彼將自退矣而真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三十萬以成契丹之强元昊之叛和市不通國人愁怨有十不如之謀雖不與和彼將自困

矣而仁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二十五萬以成靈夏之勢蓋宋之諸帝仁厚有餘剛斷不足嘗若富室之孱子強梁者侵之健訟者侮之則蒼黃失措惟卑辭厚幣以苟求無事而已遑恤其他哉當是時非無善謀也寇準欲邀契丹稱臣獻地而真宗不從富弼蔡襄言元昊不可許和而仁宗不聽甚者儂智高移書行營求節度亦將許之甚哉宋之不競也夫貢賦之入有限谿壑之欲無窮一歲之中北酋三十萬西酋二十五萬財力惡得而不屈國勢惡得而不削哉

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歐陽脩上疏論之群邪益忌脩傅致其罪左遷知滁州

有國家者得賢非難任賢惟難天下未嘗無賢也伊傅周召雖不世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儔世蓋不乏也顧人君任之專與否耳韓琦杜衍范仲淹富弼歐陽脩皆間世之英其經濟其德量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豈足多哉仁宗銳意於治而諸賢並列于朝可謂千載之奇逢也使仁宗推心而委任之如昭烈之於諸葛亮如符堅之於王猛如武宗之於李德裕持之以堅期之以久則慶曆之治豈止於慶曆而已哉曾幾何時仲淹與弼以夏竦飛語罷衍以丁度賈昌朝琦以是尹洙罷而脩又以上疏救四賢左遷是猶病者甫得良醫未盡其術遽以俗醫之毀而黜之又何望其療膏肓而起沉痾也哉嗟夫得君如仁宗而諸賢

猶不獲盡其用豈天未欲太平耶抑諸賢之命耶有志於濟世者安得不爲之深慨

王安石自以楚士寡援中朝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於是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

王安石以學行高一世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非惟安石以是自信而天下士大夫亦莫不信之惡有結貴族以取重哉自其始仕也命以館職則辭屬爲諫官則辭改修起居注又固辭至居相位議稍不合輒稱疾求去曷嘗以富貴累其心哉史臣顧謂安石自以楚士寡援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可謂誣矣當是時歐陽脩重之文彥博重之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其見重於世久矣又奚藉

韓呂二族爲重哉夫結貴族以養虛名鄉黨自好者不爲曾謂安石之賢而爲之耶韓維呂公著世之所謂賢者也肯以安石私交而稱揚之耶陋哉史氏之說也

种諤襲夷虜酋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

綏州之役論者謂种諤襲取名山爲非計愚以爲不然夫銀宥綏延中國之故地也其土沃饒其民驍健自拓拔竊據奄逾百年蕃豪化爲左衽華族淪于醜類此有識者所宜痛心也又況元昊傲擾鄜延諒祚梓跳秦渭中國旰食之日久矣苟有可乘之隙豈可安常守故而不爲之圖哉夫復我之疆土不可謂之生事報虜之寇暴不可謂之侵小彼陸詵謂諤擅興而啟邊釁者書生之論耳豈足以語權哉惜夫諤能取之而不善守之故不旋踵而失使諤既城綏州厚集其勢撫納屬羌使自爲守以固我之藩籬以斷虜之肘臂則近悅遠懷而河湟之地可復賀蘭之境可入矣

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

天人相與之際未易言也然洪範著休咎之徵春秋書災異之變蓋欲君天下者觀災而思咎耳古之英君誼辟一禎祥之見輒惕然曰吾德之或缺乎一草木之妖輒瞿然曰吾政之或缺乎曷嘗諉諸天數而不知省哉王安石以通經學古自負其於洪範春秋之旨考之既熟矣災變

之來君不知警猶當以此言告使畏天威以保天命可也今也君有警懼之心而安石返進邪諂之說是逢君之惡也是婦寺之忠也豈古之大臣格王正事之道哉嗚呼安石背經叛道如此真聖門之罪人歟

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

王安石之行新法天下後世攻之不少恕至或詆爲奸邪予謂安石狃其學術之偏以成誤國之禍信有罪矣然謂之奸邪則過矣安石之意蓋以欲行王政當先致富強而宋之中葉財用耗竭兵衛寡弱不足以有爲也於是以其所學於古者而施於政凡可以富國強兵者無不爲其青苗法則曰先王權制兼併均濟貧乏之意也其行免役法

則曰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也其行保甲法則曰先王寓兵於農之意也不度於時不謀於衆斷斷然自信所學而不疑及群議譁然堅執不回於是老成者斥巧佞者進卒至群奸肆毒禍流海內安石之罪其何辭然原其初心則欲致富強以行王政爾非欲殘民生如商鞅桑弘羊宇文融之所為也議者比而同之豈萬世之公論哉若曰周禮周公所作也凡安石所建立皆本於周禮而其禍若此然則周禮果不可行乎曰不然周公之法無不善所以因時制宜者存乎人譬之和扁之方無不良所以診脉用藥者存乎醫先王知法之不可獨恃也故數求哲人以守其法焉庸醫用藥以致殺人不可歸罪於和扁之方庸人用法以亂天下又豈可歸罪於聖人之法乎況青苗之法李參行之陝西而民便王廣廉行之陝西而民亦便使奉法者皆參皆廣廉安知其終不可行哉安石不知求人而徒欲恃法以為治是知良方可以療病而不知非良醫不能用方也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

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古之有天下者未有不以任仁德用善謀而興亦未有不以任憸壬遠善謀而敗也王安石嘗訓書而釋詩矣然韓琦富弼程顥有德而仁厚者也呂惠卿李定鄧綰包藏凶惡者也琦等論諫謀之臧者也惠卿等所言謀之不臧者也安石用韓琦等以忠諫而見斥惠卿等以邪說而獲進口誦詩書之言而身蹈危亡之迹果何取於學古哉世之論安石者多罪其變法予謂變法之罪小損諸賢而任群奸其罪為大也

募民粥坊場河渡

先王之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所以與民同利也戰國諸侯始錮山澤之利至漢武帝始有舟車之算及唐德宗又有間架之稅其言利析秋毫矣然粥坊場河渡則猶未聞也而王安石始為之當是時非有方數千里之旱無以恤之亦非有百萬之師無以餽之也富有四海何求不得何至粥坊場河渡以收其利哉謀之拙計之陋辱國家而益後世笑亦為甚焉昔裴匪舒請粥苑中馬糞其君遂止嗚呼安石平居自許欲與堯舜之治而以皐夔稷契自期待然其言利也戰國漢唐衰季之政所未有顧與匪舒所請等甯不亦可羞哉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古先哲王之有天下設謗木置諫鼓采歌謠以省其從察怨讟以考其政所以來善言而通下情也桀紂之君惡聞其過於是乎有誹謗之律有腹誹之誅有非所宜言之禁蓋將以掩其惡也而惡亦不可掩人心是非之公豈嚴刑峻罰所能遏哉王安石變舊章立新法士大夫相與謗於朝商賈相與謗於市農工相與謗於野為安石者可以自

省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聞其謗而改之所得多矣既不
能然方且置邏卒以察謗當時又以宦者石得一典之飛
書朝上暮入犴獄道路以目殆將十年宜其能弭謗矣然
呂誨之彈文范鎮之奏疏唐坰呂惠卿之章具載簡冊至
今猶以為謗也安石將如之何哉安石嘗訓釋詩書矣詩
不云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書不云乎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安石舍聖人之經而襲用秦漢
之法欲保令名其可得乎

呂嘉問提舉市易恃勢凌三司使薛向出其上曾
布代向懷不能平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
而為兼併之事呂惠卿執政劾布沮新法出知饒
州

君子之交以義合小人之交以利合以義合者禍變之際
願終而相恤以利合者禍變之際徇利而相傾此自然之
理也王安石之門下群小雜沓皆以利合者也若惇鄧綰
曾布蔡京邢恕林希呂惠卿李清臣張商英呂嘉問左右
安石建立新法或贊翊於立法之初或紹述於罷政之後
雖謂之王門十哲可也宜其協心并力有膠漆之固矣然
轉盼之間互相傾擠不能相容布與嘉問爭事者也因恃
勢凌使之怨遂怨嘉問綰與惠卿同惡者也欲彌縫阿附
之迹遂排惠卿清臣首發紹述之說惇由之以拜相及不
得為相廼與立異恕矯誣定策之功惇藉之以報復及不
得大用廼白其短布草惇制極其稱美矣處于樞府則與
之乖異商英草京制極其褒美矣議政不合則斥其逢君
至於布始則阿惇附卞以試群賢終則恨惇遂成怨隙朝為金
蘭暮為矛盾正歐陽子所謂小人之朋見利而相爭或利
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是也此數子者真可謂傾危之士
哉而安石托之以腹心寄之以耳目欲與之共興堯舜之
治不亦謬乎

初呂惠卿迎合王安石建立新法故安石力援引
驟致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乃起李士寧
獄以傾安石

知人之難自古稱之然公以處心明以燭物則知之亦非
難也君子如孤松勁柏望之蒼然不可狎玩雖風霜摧落
不改其舊焉小人如細柳夭桃婀娜纖綿令人喜悅然玄
冬沍寒摧落無餘矣以此驗之何患人之難知哉世之為
大臣者以其不可狎玩也而憚之以其可喜悅也而愛之
於是好惡橫生而君子日疎小人日親矣李德裕忌白居
易而薦白敏中然德裕得罪之後出力以傾之者敏中為
多王安石忌司馬光而薦呂惠卿然安石罷相之餘逆距
其再用者出於惠卿之謀夫敏中惠卿小人也嗜利忘義
不足深責德裕安石處心不公好同惡異豈無罪焉予故
表而出之以為後世大臣之戒

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東西凡失地七百里

有國家者據險設關城守之以勁卒鎮之以虎臣蓋以慎保祖宗之土宇而已疆域之內尺寸不可捐以與人以其受之祖宗也況數百里乎漢成帝遣夏侯藩求地于匈奴單于謝曰先父地不敢失也彼夷狄之長且然況華夏之君哉宋與契丹結好以來殆將百載彼疆此界分畫已定一旦遣使以地界為言得非窺吾兵疲民困有所侮而動耶為宋計者質之以地圖諭之以文告彼必欲得地則是志在敗盟有戰而已兵出有名師直為壯況彼中棄所騎卒情非阿保機之比倘不得已而用兵豈遂出虜下哉而神宗舍韓琦之謀用王安石之策割祖宗之土宇歸異域之版圖是契丹不費斗糧不折一矢而坐取七百里之地也宋之削弱亦甚矣安石之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終安石之世曷嘗取償其尺寸哉此蓋內不能辨而外為大言以罔其君而已昔梁惠王以喪地於秦七百里為恥夫秦以攻戰取之而惠王以為恥遼以虛聲取之神宗之恥為何如哉

罷手實法

王安石之為相凡斂財富國之法斷然行之而不疑雖元老如韓富不能沮也雖雅所敬重如程顥司馬光不能回也今以鄧綰一言遂罷手實之法何其易哉蓋手實之法呂惠卿所建非出於安石也安石怨惠卿叛己故用綰言以罷其法耳然綰非能為國家忠計者欲彌縫其附麗之跡耳安石亦非有悔悟之意者欲彰惠卿之罪耳其事雖公其心亦出於私也況當時病民之法非特手實而已助役之法徵及女戶單丁市易之法鬻及果實米炭其為民病不甚於手實乎吳居厚行鐵冶于京東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陸師閔行茶法于西川人情怨嗟比屋思亂其當罷者豈在手實之後乎罷其一而存其五是猶拘縶平民鎖其項拳其手械其足而姑緩其一焉其能使之舒暢耶

帝嘗有意於燕薊請太后白其事后曰事體至大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

兵之為用所以禁暴戢亂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得已而不已使生靈不終其天年豈為民父母之道哉神宗承富庶之後慨然有鞭笞四夷之志故其在位也王韶用兵於熙河熊本用兵於渝瀘章惇用兵於湖北李憲用兵於洮西方其勝也帝御紫宸殿將臣奏凱獻俘百官奉表稱賀鐃吹穿雲旌甲耀日赫然耳目之觀誠可快矣至其敗也靈州之役死者三十餘萬永樂之役死者二十餘萬交趾之亂連陷三州死者不可勝計良將勁卒橫身草野以飫烏鳶其禍為何如也自古論用兵之利害者多矣然未有若曹太后之言明且盡者也其言曰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尤可謂善審彼己者也使神宗處奉慈訓深戒

用兵豈有環攝至旦臨朝哀慟之悔哉傳之後嗣豈至收復撫雲遂幷中原而失之哉嗚呼太后可謂有先見之明矣爲君者知此不必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爲臣者知此遽肯用人之命以易封侯之賞哉

蘇軾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庶有益於國李定舒亶摘其語以爲怨謗欲寘之死帝憐之但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古之君子君有過則諫政有失則言諫不行言不聽則去未始託諸文詞以自表著也放臣屛子情不能已有形諸詩歌以道其不幸者矣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溫柔敦厚之風無怨尤切蹙之病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有感焉烏有怒號怨刺如詬鄰罵坐之爲哉蘇軾在宋雄文直氣冠冕一時群憸側目久矣爲軾者緘其口卷其舌猶懼不免顧乃輕出所有以揚己長而招人過寧免於禍乎軾之意蓋謂以詩托諷庶其君之一悟亦可謂不思矣新法之行舉朝爭之而不肯從寂寥短章遽能使其君感悟耶當是時李定舒亶王珪之徒極力鍛鍊軾幾不能自脫幸而神宗不以言語罪人薄示貶謫而已使遇漢宣帝殆不免楊惲南山之禍遇隋煬帝安能逭燕泥庭草之誅彼定舒與珪陰險小人何足責哉所可惜者軾不能沈默以自全耳

王安石卒

王安石以文章節行自負其志直欲追蹤孔孟而於近世大儒若韓愈歐陽脩皆不滿其意至其爲相也慨然欲興道致治以擧伊周之逸駕而視當時賢相如韓琦富弼者皆薄之而不爲其志如此宜其所就有大過人者矣然考其學術訓三經著字說往往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而於聖人所筆削之春秋則詆爲斷爛而不列于學官其視韓歐距邪說以衛聖道孰爲優劣耶考其相業任呂惠卿以興財利任曾布以更法任王韶章惇以搆怨於四夷放棄忠直引用憸佞而天下日入於敝視韓富惓惓以培國本疑天命爲心又孰得孰失耶安石初志未嘗不善而卒至於大謬者無他爲學未聞道故耳世或目爲奸邪至於少正卯盧杞爲比則豈至是哉昔臨川吳氏論之曰安石之學雖博而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才雖高而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所未明未能者自少而以所已明已能者自多毅然自信而不回此其所蔽也斯言得其實矣

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古之賢相不世出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以至宋之韓范富歐代不過數人而已然夷考其行或學術之未至或操履之未純雖先憂後樂如范仲淹然慶朔堂之詩不能無聲伎之娛通經學古如歐陽脩然尊崇濮王之議不免於逢迎之咎君子深惜之若司馬光者三代以下一人而已光之學一出於正而其心又以誠爲本至於孝友

思信悲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粹然儒者也故其居洛也天下仰以爲相其入臨也百姓遮道聚觀其卒而葬也送者如哭私親是豈以聲音笑貌得之哉彼蘭曹以下諸君子亦嘗有感人之深如是耶昔太史公論晏子備致希慕之意且願爲執鞭嗚呼晏子伯者之佐耳九原如可作也吾願爲光執鞭

呂公著當國群賢在朝不能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說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然皆君子小人以類相從耳元祐三

黨則皆君子也徒以好惡不同而相比耳夫頤在當時存心制事動以聖人爲師動止語默一用古禮儒者當然也而軾乃肆情蔑禮每加玩侮此軾之罪也至於既慶而弔頤執哭而不歌之說以爲不可則過矣夫餘哀未忘不可以歌未有餘喜未忘不可以哭也倘慶禮既行之後不幸而聞父母之喪期功之戚亦將不擧哀不成服乎此頤之過也軾知其不可援禮節之可也乃戱以俚語頤反求諸已犯而不校可也乃徵形色怨詈失之矣當是時熈豐邪臣退伏散地伺間投隙求逞其奸諸賢同心相協同道相濟以杜惇卞復起之萌猶懼不免顧乃各爲黨比互相詆排卒之群奸競起邪說以惑在位宣仁既崩[illegible]

有造化之朕頤有涪州之行摯等亦竄逐四出國事馴致不可爲嗚呼哀哉

熈豐舊臣乘起邪說以惑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面斥其非調停之說遂止

宰相之職其明必足以察幾微其材必足以消禍變其威必足以懾奸壬夫然故能措天下於康靖呂大防劉摯有宰相之度矣而宰相之材不足太平之時相之可也多事之秋變故紛出非所克堪矣夫熈豐舊臣包藏禍心志在報復豈引用所能平其怨哉而大防與摯不察不足於明矣邪說橫流以惑在位此周典所謂造言漢法所謂不道

也明典刑以誅殛之夫豈爲過而大防與摯不能則不足於威矣旁搜英賢以充朝廷遠竄險壬以禦魑魅則群奸殆將老死貶所何之能爲而大防與摯執視邪黨布列中外而不爲之圖則其材不足稱矣夫君子小人猶薰蕕冰炭然雜薰於蕕則薰必與臭置冰於炭則冰必消雜用邪正祇以迷亂而已惡能弭怨哉停調之說雖以轍之言而止然趙瞻在臺院許將在政府楊畏來之邵在言路皆熈豐之邪黨也異時宣仁上賓畏首請紹述先攻而惇卞之徒嘘掌而起矣推本而言之咎大防與摯詎免哉

樹立文集卷之五

史論

宋

以范純仁為尙書右僕射楊畏與來之邵上疏論
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呂惠卿不報

居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此觀人之法也知人寔難然以此求之十得其七八矣范純仁世濟忠直社稷之衛也章惇呂惠卿懷奸誤國社稷之賊也畏與之邵論純仁不可復相而乞進用惇與惠卿其是直醜正朋邪黨惡雖三尺童子可知其心之邪正向背矣而大防不悟置之言路且約其助己宰相闇於知人如此欲免於禍得乎雖然大防聽直無他技不足深責也純仁知畏與之邵非正人而不為之所計豈以其嘗論己而避嫌耶夫宰相者體天道奉王法至公而已矣有功者賞雖親戚不敢靳也有罪者誅雖怨仇不敢避也為宗社之計正奸臣之誅何嫌之有計不出此而眷戀以待其潰亡日亦不免於竄逐果何損於然哉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歷詆元祐之政有紹復熙
寧元豐之意

清臣險詖小人也宋室陵夷非獨章惇蔡卞之罪清臣實罪之魁焉自王安石以曲學偏見取祖宗之法紛更之天下嗷然喪其樂生之心民始有遠志矣幸而司馬光為相剗青苗市易之法罷保甲保馬之令凡所以養民治兵一循祖宗之舊黎庶謳歌自以為更生故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雖其間有矯枉過正者要在培邦本凝天命非出於好惡之私也宣仁既崩主意頗移清臣怙才躁進陰闚柄用窺見閒隙首發紹述之說以立邪說之赤幟繼而楊畏來之邵曾布張商英相繼有請於是惇卞起而用事凡安石病民之政一一舉行援引群邪布列庶位元祐諸賢貶竄無虛日天下之勢遂至於不可為是清臣啓之也昔豎刁亂齊君子歸咎於管仲李林甫亂唐君子歸咎於韓休蓋推本之論也惇卞斷喪宋室吾捨清臣將安歸咎哉

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
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

曾布雖非端人吉士然趍利避害以為身圖則審矣詎肯薦引所忌以害其身哉史臣顧謂布引京自助可謂妄矣同文館之獄京覘執政而布沮之其處隙之搆已非一日及鄧洵武獻愛莫助圖徽宗以圖示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與卿不同布曰洵武既與臣異臣安敢豫議曷嘗有一言引京哉京既相之後議事與布多不協因言布私其所親布遂罷相京亦曷嘗助布哉參之前後所書京非布所引也京之為人狡佞無恥善結近習故童貫薦之徐知常薦之范致虛又薦之豈待布之薦引哉嗚呼天

將棄宋也歟何為使京父生于世也

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

商英儉佞小人也拜相之後彗星不見久旱而雨偶然耳豈商英所致哉夫宣仁太后之賢遂薦馬鄧而商英比之呂后其罪已不容誅矣司馬光忠信直諒社稷之臣也而商英詆為奸邪其罪又豈在惇卞下哉原商英所以為此者欲圖富貴耳君子進身亦必有道矣何至誣天下母誣社稷臣以求進身邪商英當紹聖之初與群邪比而為惡及見蔡京父盜國柄久中怨疾乃稍立異同以邀時譽此險人之尤者也惡能格天心而弭天變哉曾謂何時聚斥而死非不幸也

太后劉氏自殺后願干預外事且以不謹閨帷為廢之遂即簾鈎自縊死

宋有天下家法最正后妃宮嬪有關雎閑雅之風無驕奔淫穢之行蓋漢唐所不及也至于劉后而家法壞矣所以然者以哲宗啓之於始而徽宗不能閑之於終故耳劉氏以妖冶得幸本非德選哲宗溺於艷色廢出正后俾正位中宮以母天下豈所謂好逑哉徽宗以哲宗之故曲加恩禮尊為太后已越祖法矣而又恣其所為失閑有家之義焉夫女不言外婦道之常也今也劉氏以未亡人擬于外事而徽宗不能制馭房帷之嚴豈外人所可告者今也道士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其間而徽宗不能禁防閑之道闕略如此劉氏寧不肆情而縱慾耶嗟夫賢淑如孟后徽宗既復其位號矣不旋踵又以奸臣之言而廢之織行如劉氏徽宗當以廢黜矣及其既死又從而冊謚焉是非乖戾亦甚矣有天下者利于家而後正于國貴為天子而太后廼以不謹聞豈刑家之道哉

詔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

世之論者皆曰靖康之禍肇於結金以伐遼使宋念遼兄弟之國助以兵糧協力禦金則遼未至遽亡而粘罕之兵又安能及宋哉予以為不然遼自延禧嗣位荒于游田怠于政事比周勢已殘弱矣而宋自哲宗以來崇信奸佞放逐忠賢祖宗良法變亂殆盡財匱民窮人怨天怒其國本已搖矣完顏氏效起東陲天方相之鼓行而前莫敢攖其鋒若使宋遼協力以禦之亦猶驅群羊以當猛虎未見其有濟也當是時結金以伐遼固不可助遼以禦金亦未能為宋計者聞隣國有寇惕然警懼收召英賢以黜群小下罪己之詔以昭往愆下極諫之詔以開言路政令當改者改之賦斂可蠲者蠲之內脩政刑外敦隣好選將練兵以為戰守之備築城建堡以防侵軼之虞庶可以感人心而回天意使金既滅遼而隣於我未敢遽萌禍心就使擾吾疆場則吾國勢稍張有以待之矣何遽至亡國哉不此之圖而遣使約金攻遼以求燕雲之地是猶千金之子成業已

隋蔡顗王宇火樂禍即盜以謀其鄰而求分其室焉嗚呼盜既攻吾鄰而取之矣其能愛我而不攻乎

詔童貫蔡攸勒兵巡邊以應金

蘇文忠公有言閹豎之禍如毒藥猛獸近之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予每誦其言而考往古禍敗之迹未嘗不撫卷概嘆繼之以泣也嗟夫閹寺之職供汛掃傳命令而已襄世之君始假之以權又其甚也遂委之以兵自風沙衛嚴齊師已來唐以李輔國程元振典禁旅宋以李憲童貫歧强兵禍敗之迹史不絕書真萬世之鑑也夫承平之世果毅如林豈無壯猷可以備爪牙者乎抑豈無忠力可以為締壇者乎然人君以為夫已疎遠不若吾家奴之可親信也故授之以利器假之以重權或斬數級得數馬輒欣然曰吾家奴能捍邊矣何藉於廷臣或取一城得一堡又欣然曰吾家奴能破敵矣何資於邊帥於是朕萬乘之重以寵之屈將相之貴以權之竭帑藏之財以資之而不知毒藥之不可供膳羞猛獸之不可同寢處也至於威權已成危機日迫乃始吞聲飲泣追悔舉衍嗟何及矣嗚呼祖宗大業以百戰而得之子孫乃以數閹奴而敗之於心能無恧乎有天下者取自古閹豎亡國敗家之迹書之帷屏銘之几杖庶乎惕然知警歟

以李邦彥為太宰邦昌為少宰趙野王孝迪為門下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

欽宗嗣位之初強虜內侵國勢已去譬之久病之人膏肓已潰危在旦夕使盧扁治之猶懼其不可為況委之庸醫乎鈞軸之任宜其慎擇乃以李邦彥為上相張邦昌為次相趙野王孝迪蔡懋佐之一何謬矣至此哉夫邦彥都人自為浪子者也彼知詩酒之樂耳邦昌畏時受偽命者也彼知專事遊燕耳孝迪野懋則出入王蔡童梁之門庸鄙無識之人耳此數人者平時相之猶懼誤國多難之秋乃使當鈞軸之任是何異斲冰為礎束蒿為楹哉故虜兵臨城倉黃喪魄彼有請帝出幸而已耳請割三鎮而已耳請增金幣而已耳豈有能出一謀建一策以紓國家之危急嗚呼青城之行蓋兆於此矣

金斡離不圍京師

斡離不之伐宋懸師深入兵家所忌也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相非才而不能用善謀也夫完顏氏兵甲之盛雖未易當然張孝純堅守太原虜以大衆攻之歷三時而後拔況京師城郭之固師旅之強糧餉之豐非太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聞虜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虜必不敢渡河就令得渡然虜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駝岡以當其前奇兵邢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秦鄧之兵擊其右雖使韓彭為將賁育為卒良平為謀主懼將潰敗不可支況斡離不之輩耶當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惰歸

撻而殲諸河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宗舉不之從惟李邦彥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蓋欽宗陰柔之君邦彥陰柔之輔膠固有所偏而動也易曰公弋取彼在穴欽宗之於邦彥是已嗟夫自古以來違善謀而用邪說以取亂亡者多矣豈獨欽宗也哉

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甚哉人君聽言不可不審也況用之進退大臣乎虛中失節之士君子所不予然在宣和靖康之際未見其罪也方王黼為相虛中上言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其先見之智豈在李綱下及金人敗盟上下震恐虛中草罪己之詔徵勤王之兵詞氣激烈雖陸贄奉天之詔

未能遠過至於姚平仲劫營而敗也帝欲遣使辨解大臣畏禍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毅然而往視富弼使遼概無愧焉虛中志節焯焯如此使欽宗推誠而任之俾與李綱協心比力豈不賢於李邦彥耿南仲諸人耶今也金師甫退臺諫遽以議和割地歸咎虛中且首陳和議者誰歟力請割地者誰歟非邦彥南仲諸人歟虛中不過承命出使耳臺諫於邦彥南仲之罪不聞舉劾顧乃劾虛中之議和豈天下之公論哉欽宗以耳目所及曾不能察遽用臺諫之言而罷之傷忠義之心莫甚於此嗚呼危亟之際則遣之使虜兵退之後則罪其議和君臣大義亦大削矣他日虛中出使遂降于金得非追憾而然歟

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

兵家者流或占候禨祥以驗吉凶或推步以決勝負蓋自戰國以來有其術矣然梟鳴牙上而謝艾破石虎旛沉江中而劉裕破盧循是禨祥不足信也魏太武以疾日而克中山李愬以往亡而克吳房是時日不必泥也近世妖誕之徒假幻惑衆或云能匿形窺敵或云能撒豆為兵或云役鬼卒以轉餉或云借神兵以擊賊志怪者既筆之於書好怪者又深信其說嗟夫自古豈有以妖術而成功者哉使果有其術衛霍英衛必用之矣此可決知其妄也至於郭京六甲之法果何所本乎其聚兵也但擇年命合六甲者取之斯果何所見乎而何㮚孫傅乃深信不疑何耶且

㮚與傅皆以明經進士舉者也亦知先王有左道亂政之誅乎亦知兵法有禁疑去祥之說乎顧乃尊信妖人以取禍敗何取於稽古哉宋既遂底於亡京亦不免於誅而㮚與傅亦死于腥膻之域是可為萬世之永戒哉然其術流傳至今未泯也公侯世胄每喜談而樂道之萬一不幸而售焉其債事勤民之禍可勝言哉

金立張邦昌為楚帝

張邦昌受金冊命始有欲自引決之意繼有奉迎康王之舉視劉豫似有間焉然李綱宗澤指為僭逆力請誅討何哉邦昌輔相兩朝寵眷隆厚雖闔門死國未足報稱也當金人勸進之初邦昌抗言曰我宋受命垂二百年德澤淪

犀人心哉之罪契丹比嗣皇踐祚以來講信脩睦中國盟好非有可弔之民可伐之罪也執事暱然稱兵而南焚我郊畿陷我都邑俾我二帝播越草莽臣庶愕然莫知其罪之繇邪昌偷位宰輔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忍視宗社阽危因以為利乎執事必欲俾我反易天常僭竊寶位邦昌有死而已不能負不義之名于萬世也天潢貴裔布在外服蓋以萬計忠臣誼士莫不延頸願為趙氏死孰肯捨九葉天子而事田舍翁耶彼聞大國復立異姓必將迎立宗藩糾率義旅北向請罪于下執事豈大國之利哉惟執事其圖之以此說之從請則下苟不從則繼之以死如此則金虜知人心戴宋中國有人雖未必肯復二帝亦將從割虜宗之請復立趙氏矣計不出此顧乃受偽命御正衙頒詔以止勤王之師拜官以寵佐逆之黨服柘袍以餞虜設香案以起居雖欲辭僭逆之罪惡得而辭哉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曰昔中興之主必有英哲之資而後衰可興亂可撥而舊業可復高宗非其人也其不能恢復祖宗之弘基宜哉當高宗嗣位之初國勢雖非舊比然李綱張浚可相岳飛韓世忠可將宗澤張所傅亮可當方面之重人材猶足恃也河北所失者四州河東所失者六郡其餘皆自為宋守中原猶未盡陷也王善擁衆七十萬楊進擁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等擁衆各數萬皆前自效可以撫而用之也關陝全城將士可以號召也江漢安堵財賦可以轉輸也使高宗因可為之勢持必死之心以李張為相經畫於內韓岳為將征伐於外命張所招撫河北責以復懷衛等四州傅亮經制河東責以復太原等六郡宗澤留守京城統楊善等百萬之衆以問罪于金而車駕往來三京督勵將士縱未能滅仇金而還二帝中原未遽失也奈何柔暗不君有忠賢而不能用知奸佞而不能去遇機會而不能應不為恢復之圖專事退避之計稱臣割地甘心焉遂使二帝幽死穹廬八陵邱在異域嗚呼哀哉

李綱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

予讀宋史至於李綱之事未嘗不掩卷長嘆繼之以泣也綱天資忠義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宣和之間汴梁大水幾沒都城綱上言變不虛生將有夷狄內侵之患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時宰惡之而貶靖康之初金兵入寇上下震恐綱建議固都城脩守戰之具召勤王之兵敗虜於通津門敗虜於封丘門虜兵稍挫矣李邦彥排之而貶及二帝北遷高宗嗣統綱請正僭偽之罪以勵士風脩茶鹽之法以足國用置賞功司以勸將士置招撫司以徠義兵國勢稍振矣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而貶嗚呼使綱之言用於宣和則醞釀有備醜虜必不至內侵

用於靖康則都城有守徽欽必不至北狩用於建炎則兵
精而守固盜弭而民安又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柰何忠
言未用讒說遂行使綱懷忠抱憤不復一展所蘊也悲夫

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

高宗嗣位之初父兄刼遷中原淪陷家國之禍莫大焉所
宜痛心疾首下求言之詔置敢諫之鼓從諫如流聞善則
拜以采羣策致英賢而共雪恥可也顧乃信讒言殺諫
士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吾嘗思之東一學錄耳澈一布
衣耳其所言者勸帝還京及詆用事大臣而已夫豈爲身
計耶既不用其言又從而殺之是誠何心哉自古殺諫臣
者必亡其國高宗不旋踵渡江間關航海去亡一間耳徒以
祖宗德澤未泯獲守宗祧耳嗚呼東澈之死可哀也已如
高宗何責焉

金襲信王榛于五馬山砦取之榛亡走不知所終

高宗之緒不延不亦宜哉金人之禍趙氏殲族北遷信王
幸而得脫遂寓民伍艱難萬狀馬擴奉之以節制諸砦遣
使入朝眞所謂空谷之足音也爲高宗者當何如授之以
精兵假之以重權俾綏輯河北藩屏汴都以壯磐石之基
以廣維城之輔可也如其勢孤力弱則命宗澤與之犄角
虜攻五馬則澤出兵援之若攻汴都則王出兵掎之雖未
能恢復舊業兩京必不至再陷六飛亦豈至航海哉顧乃
横生猜忌容飾馬擴圖之五馬被圍援兵不遣以致諸砦
皆陷不知王死於亂兵歟抑死于民伍歟是高宗自戕其
同氣也一念不善天監孔昭用勦其後而大統之傳卒歸
於太祖之裔向之所以圖榛果何益之有哉

遣祁時亮請和于金致書粘沒喝曰古之國家迫
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
則無地惟執事見哀而赦之前者奉書願削去
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
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

高宗致書於粘罕其出於御筆歟抑代言者之過歟何其卑
弱之甚也古者兩國交争非特[illegible]乎甲兵而已詞命蓋
有助焉國佐辭于晉[illegible]于楚子産之對趙文子
呂甥之對秦穆公其詞可謂婉而其氣可謂壯矣況禮書
屢[illegible]彼[illegible]罔是以覘我之強弱其可不慎哉爲詞者宜曰
宣和之間馬政奉書往來敦盟將命來臨國書之言天地
鬼神寔聞之天禍我宋大國震怒稱兵而南質我二帝俘
我百官毀我生靈殘滅我宗社渝盟敗好誰寔先之數
年來彊埸紛紜豈惟我宋實弊大國之強兵健馬物故
亦多矣執事若徼福我宋之社稷尋盟繼好復我二帝歸
我中原俾兵民獲安其居鬼神獲歆其祀敝邑之願也金
帑之數聘問之禮敢渝舊約若必欲窮兵以泯我宗社敝
邑有死而已困獸猶鬬況國乎敝邑雖微猶提封萬里帶甲
百萬猶可以待命敢布腹心執事其圖之如此庶足以存

中國之體而折敵人之心矣高宗此舉為何哉徒以召侮
而速其兵耳

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

張浚之殺曲端議者以為端善撫將士長於兵略浚以王
庶吳玠之譖而寘之死豈其罪哉此所以來議慝之口也
予謂端之死寔有以取之非特浚之過也當南渡之時犬
戎騁躪中原縱横漂泊江表為臣子者降心以相從謀協
以相濟其圖恢復可也然婁室之取延安庶師師救之而
端按兵不進曷嘗念宗社之阽危耶既乃逐庶而奪其印
又欲併王燮兵非蓄不臣之心詎敢為此哉其語張彬破
虜之策欲按兵據險時出偏師擾之其說亦非也婁室懸
兵深入方圖進取而不乘時圖之使彼食足守固又豈可
破耶亦端舉措而察其心不可謂之純臣使其不死亦將
如關師古舉關陜以降虜耳豈能效節以立功哉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
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
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
政府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
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

甚哉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態易惑也張浚趙鼎中興賢佐
然墮檜術中而不悟可勝嘆哉浚稱檜善引與共政方知
其闇是迷於初而悟於後也鼎知檜奸及檜惟己言是聽
遂深信而力薦之是明於始而昧於終也檜何足道哉所
深惜者二相知人不明耳且檜之為人鷙忍類蔡京兇狡
類章惇險佞類呂惠卿能先意承志以悅人之心矯情飾
詐以啓人之信故浚稱之鼎亦稱之胡安國亦稱之其卓
然不惑者晏敦復一人而已甚哉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態
易惑也予觀近世士大夫所舉以為賢者其強悍似剛直
其柔佞似恭謹其狠愎貪冒似有為其含垢忍辱似有量
或矯飾以示其廉而不免爭刀錐之利或垢服以示其儉
而不免侈奏滕之飾守章句以為學則曰吾惟性理之學
也綴語錄以為文則曰吾師濂洛之文也察其用心是盖
檜之徒也幸而位未極權未重未有措其奸者不幸而據
高位秉重權其為國家患豈下於檜邪嗚呼有天下者尚
亦辨之於早察之於微毋使其得志以貽禍於生靈哉

以何鑄為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畧曰臣構言既
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伏望早降
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

靖康之禍類晉永嘉元帝高宗不能恢復舊業均也而高
宗之材視元帝尤劣焉何以知之永嘉之末梁益入于李
特關陝陷于劉耀幽并兗豫之地則聰勒分據之其土地
甲兵甚非宋比然元帝以區區江左力抗強胡未嘗稱臣
割地以屈于虜而虜亦終不能渡江以為晉患盖有以持
之矣建炎之初關中未陷全蜀無虞河北所失者四州河

東所失者六郡其國勢遠過東晉矣然高宗逡巡退縮不能守淮又不能守江遂使戎馬蹂躪吳粵之域而不恥終乃稱臣納貢以求苟安視晉有愧矣所以然者抑豈無其故哉元帝得一王導推心而委任之小人不得而間焉導之智畧雖不足以復中原然守江左以抗虜則有餘矣高宗諸相非無導比然李綱甫相而汪黃沮之張浚甫相而朱勝非排之趙鼎甫相而秦檜擠之雖有遠猷弘畧又何暇施用哉國勢陵夷無怪其然也嗚呼句踐任范蠡而不疑故能報吳昭王任樂毅而不疑故能報齊有天下者亦惟專任賢相而已矣

金使劉誥來以袞冕圭冊冊帝為大宋皇帝

賈生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夷狄者天下之足也首足倒懸猶為國有人乎予觀魏晉以降變故多矣然以中國而受封夷狄則未之有也自石敬瑭以臣叛君假助契丹始受其封冊北面而臣之然敬瑭出自沙陀與契丹無大相遠不足責也堂堂大宋受命于天神明之胄中華之統衣冠文物之主也今也金虜方強南風不競為宋計者脩德以自強可也聲罪以致討可也卷銳以俟時可也顧乃違忠言用邪說受其封冊屈膝頫首北面而聽命焉其可羞甚矣夫賜以圭袞則章服自夷狄出矣賜以冊命則詔令自夷狄出矣宰執皆其陪臣郡縣皆其境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江表真可謂無人矣自玆以降昏君庸相以為當

然以至于元遂滅宋而入主中國神州赤縣淪于腥膻冠纓紱絻變為辮髮而男女婚姻皆襲冒頓老上之俗天常人理於是泯矣嗚呼哀哉

行人王倫為金所殺

王倫附會秦檜首建和議使宋忘於復讎甘心臣虜其罪大矣然其不受偽官從容就死則有可取者當金狄橫驁中原士大夫鮮能全節文學如宇文虛中既受其官慷慨如張孝純亦為之用以倫之才而臣事之高位厚祿豈在虛中孝純後哉而倫也恐辱其先執節不屈命之以官而不受脅之以死而不懼將死之際南向慟哭陳其先世之忠與不敢受死之意然後就縊為其志節亦可尚矣[illegible]反君事讎而能效節於智伯君子猶予之況於倫乎河間地震雨雹三日天固鑒其志矣

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之死史氏所載互有異同金史則曰虛中恃才輕肆見女真人輒以獷鹵目之金人積不能平誣以反謀殺之宋史則曰虛中謀因金主祭天欲以南歸先以蠟書來告秦檜拒不納已而事覺與其子師瑗等皆死繇金史觀之虛中恃才而致殺也繇宋史觀之是虛中以忠而受禍也蓋當時南北分裂金史得於所見而不能無所諱宋史得於所傳而亦未究其心也虛中之死要不得與死節者比夫童貫奸閹之雄有志節者肯為之用哉而虛中為

之忿譔不恥焉是昧其所依矣江華為魏所獲魏人命之作歆器銘昔誓不執筆處中雖有才藝然將命出使雖虜豈可自衒以求售哉而處中受其官爵與其制命是背君而為虜用矣至其晚節完顏亶暴戾于上群酋積怨于下乃謀刼亶南歸以免禍不知適以速其禍耳雖家無噍類似若可憫然考其始終亦其自取也處中與洪皓張邵朱弁俱奉使如金使其如皓等執節不屈未必遽死雖或見殺宗族在南豈至誅夷哉受虜之官食虜之祿聚其族而居焉一旦禍作血嗣殄絶是可為人臣之永鑒矣

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遼主夷列可謂知義矣女眞臣屬于遼二百餘年世供職

貢一旦稱兵搆亂俘遼之君取遼之國毀遼之宗社虜遼之妃嬪遼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者也顧以孱兵伏西域地狹兵弱不克逞志今也敵人遣使來覘虜實抗禮不遜言怙金之強而蔑遼之弱也夷列乃能震怒斬之不少顧忌是雖未能剚完顏亶之腹鞭阿骨打吳乞買之屍亦足少抒祖宗之憤矣可不謂義乎徽欽之禍無罪於遼高宗渡江而南土地之廣師旅之強謀臣猛將之多非西遼比果然奮其武怒則犁庭掃穴夫豈難致哉顧乃奄奄不振奉表稱臣割地納幣一惟讎敵之命是聽張通古王全來廷禮節倨傲面肆詆毁曾不敢較焉其有愧于夷列多矣且高宗所以含垢納侮者恨女眞之加兵也抑豈知遼殺金使之後彼肯嘗敢彎弓西向以報怨耶嗚呼堂堂大宋曾不如僻陋之西遼不亦可鄙之甚乎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予考完顏氏之始終乃知冤殘之報毫髮不爽天道好還良可畏也夫阿骨打吳乞買粘沒喝斜也謀良野之屬世居海瀕猶豺狼犬豕然生而所知者搏裂呑噬淫汙烝報之事耳觀其取宋因執二帝逼辱后妃屠害生靈斬戮卿士其遷欽宗也都人焚香迎請而不遣其遷太子也百姓奔隨號救而不顧當是時兵民死於鋒刃者不知幾千萬人也老弱死于溝壑者亦不知幾千萬人也王姬帝后公侯之妃戚暱之

婦受其汙辱以為婢妾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自古冤殘不道莫甚於此矣曾幾何時吳乞買粘沒喝斜也謀良野之子孫盡殲于亮阿骨打之緒雖獲少延而汴都之破完顏氏無復噍類亦足以報殺宋宗室之慘乎蔡州之破哀宗雖免俘囚而其遺骸藏于大野獄庫亦足以報二帝囚執之恨乎后妃北遷窘辱萬狀或以賜諸酋長而妾之亦足以報宋后悲歌勸酒之辱乎荆梁二王執于崔立而死于速不臺亦足以報太子號哭求救之痛乎出爾反爾之報若合符契然語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世之窮兇究惡逞其禍心者尚亦深思而知懼哉

帝鋭意恢復張浚乞降詔並建康史浩以為不可

王十朋劾浩懷奸悞國等罪遂罷

孝宗志圖恢復賢於高宗遠矣然終帝之世不能復中原之尺寸何哉任賢不專去邪不果故耳夫張浚劉珙虞允文陳俊卿所謂君子也帝知其賢而用之矣用之未久遂以物議而罷之君子安得行其志乎史浩尹穡湯思退王之望所謂小人也帝知其邪而黜之矣黜之未遠尋以人言而復之小人又安得不售其奸乎昔齊桓公問郭父老曰郭何以亡對曰其君好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所以亡也孝宗任賢不專去邪不果是亦郭公之流耳惡足有為哉嗟夫駕餘艎以濟險中流舍之而乘舴艋必不能濟千仞之淵矣策騏驎以陟遠中道棄之而驂蹇驢必不能陟千里之途矣用人以經國亦猶是也孝宗有恢復之志而不能成恢復之功得不以此歟

罷張浚判福州行次餘干卒

甚矣君子之道難行也浚之忠勤世鮮與比其志惓惓焉歸二帝復三京弔遺黎雪讎恥而已使遇漢光武唐太宗而為之馳驅其功烈所就豈淺淺哉惜夫前遇高宗後遇孝宗迄不得施抱憤以殁可悲也已方浚之初相也經理陝蜀國勢稍張矣以涇原之敗而貶及浚之再相也兀朮退師劉猊敗衂矣又以酈瓊之叛而貶迨孝宗起而用之也淮東諸將日以捷聞矣又以符離之潰而貶夫勝負兵家之常料敵制勝誰能萬全無失也一戰不捷一策不効而遽黜之使浚雖欲成功其可得哉高孝待浚如此至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湯思退之徒則去而復留斥而復用也嗚呼天不欲宋中興乎是何君子之不幸而小人之幸也

陳俊卿以用人為己任虞允文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多知名士

宰相無職用人其職也擇天下之材理天下之事則相職舉矣李吉甫之相也得常袞所疏四十餘人悉用之王淮之相也得楊萬里所疏六十餘人悉薦之吉甫與淮未足為相也然不疑袞與萬里之私薦用其所疏則可謂克舉相職矣夫天下之賢才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古之賢相不憚咨求訪之寮佐焉訪之賓友焉訪之疏遠之賢焉藉其姓名等其才行惟恐一賢之或遺也歷官有缺則取諸所藉隨材用之溫良者以之牧民剛明者以之典獄通敏者以之理財果毅者以之典兵天下但見官得其人人稱其職而不知宰相咨求所致也俊卿允文之材館錄可以為相天下者之法矣使凡為相者皆若人天下惡有不治哉世之為相者既不能知人又不能信人有舉其所知者輒疑而不用而其所用者非其姻婭則其故舊非權門之私昵則其子弟所親暱者耳察其用心蓋吉甫與淮之所不為也顧且呫呫焉以房杜富韓自擬亦何不知量哉

金主命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

宋都河南遼都廣寧而其先世陵寢在焉完顏攻遼而戮之又伐宋而取之而河南廣寧皆在其域中矣發陵肆害大殺宋遼宗室於是蕭氏耶律氏男子死者百三十餘人各爲叢塚而瘞之世宗始命葬宋之宗室于河南舊陵葬遼之宗室于廣寧舊陵使羈魂得翔于故域遺骸得歸于首丘可謂仁及朽骨澤漏泉壤矣世之嗜殺者取人頭顱築爲京觀以彰武功其不仁甚矣嗚呼誰謂世宗夷狄之君乃能行文王之事哉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淮由是怨熹欲沮之

爲相之道至公無我而已賢者舉而用之我無所德不肖者黜而劾之我何敢私夫然後足以佐天子之賞罰王淮爲相一何偏比忌刻之甚哉夫熹淮所薦也仲友淮之姻家也仲友有罪爲民所訟熹不敢顧私恩而廢公法乃所以爲賢也爲淮者可以自賀矣顧乃怨之嫉之起僞學之禁以沮之是果何心哉淮之意豈不曰熹提舉浙東我所薦也不知感恩圖報則已而劾我姻家是背本也嗚呼淮可謂不思矣趙宣子舉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不以爲忤也姚崇薦魏知古而知古劾其子崇亦不以爲怨也如淮者知庇其姻家而已耳豈暇念古人所爲哉

金主雍卒

魏孝文金世宗皆北方之賢君也考其爲治之迹蓋漢文帝宋仁宗之流景帝真宗殆有愧焉孝文遵漢法變胡俗愛民好士制禮崇文其材畧優於世宗矣然務勤遠畧師旅數興其寬仁不及也世宗恭儉寬洪好賢納諫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號稱小堯舜其寬仁優於孝文矣然考古遺儀制仍循舊俗其材畧不及也豈孝文有明哲之資世宗有弘裕之度使其生於華夏之族輔以忠良之佐其功業之就豈止如是而已哉議者不可以其夷狄之君而少之也

陳亮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

陳亮才氣英邁議論高奇其學未就於道也然其志節慷慨求諸叔世蓋千百之十一耳自道學不明士風日隨功利之心勝道義之念彈冠攝門求通權貴惟恐其不我顧也守閽請見惟恐其不我納也隸僕呵叱不之恥士君子笑罵不之恤志於苟得而已矣亮江南布衣年垂五十栖栖之逆旅中曾覿以潛龍之舊勢焰赫然枉駕而顧之使鄙夫得此必將倒屣而迎望塵而拜避席而後對鞠躬而後言其敢少忽於禮耶而亮視之如厠中之鼠糞中之蜣蜋竟踰垣而避之惟恐其汚我是何志節之卓哉今去亮三百餘年考其事而想見其爲人猶松栢蒼翠不可狎玩尚足以廉貪而立懦也嗚呼世之士大夫志在一資半級[illegible]

豈之門低徊於嬖倖之第者開卮之風亦可以少省哉
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
從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夫豈人人而誨之哉亦惟躬行於上
以為民表耳故龍樓問寢以致定省之誠鳳輦從游以侍
讌遊之樂先意承顔繼志述事以此帥民民猶有悖德者
況以不孝令乎方光宗之省貞所謂以不孝令天下矣當是
時壽皇寢疾久矣群臣請朝重華宮不從請問疾亦不從
方且與皇后同幸玉津園想夫絲竹迭奏足以悅其耳花
鳥交飛足以娛其目水陸雜陳足以適其口而壽皇之疾勢
之增損不暇顧也寢殿之寒涼不暇恤也藥餌之進與否

叔立文集卷之六　十三

又不暇問也少有人心者豈忍為此乎夫里巷庸人不知
學問然父母有疾亦必迎醫市藥不暇燕遊貴為天子乃
於父疾彌留之際而肆情遊觀之娛是帥天下為無父之
國耳四方聞之何所取法哉抑光宗之事與唐肅宗正相
類耳肅宗制於張后故明皇有疾不敢往光宗制於李后
壽皇有疾不能往嗚呼以天子而制於一悍婦不得盡孝
於其親果何以令天下哉
削前秘閣脩撰朱熹罷宮觀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士之所以為士者以其知恥而畏義耳不知恥不畏義不
可以為人況可謂之士哉寧宗之時所謂士者一何無恥
之甚耶自程子倡道伊洛朱子闡而大之從之遊者又有

蔡元定上下其議論以格物致知為先以誠意正心為本
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用考其所學粹如也流俗醜正吠
聲信相與指為偽學何澹京鏜劉德秀倡之胡紘姚愈
沈繼祖和之於是葉翥請毀語錄王沇請籍偽黨余嚞請
斬熹以絕偽學高文虎草詔以播告天下此數人者不過
欲阿時宰以速富貴耳豈復顧名義而知人間有羞恥事
哉熹已奉祠既錮其秩元定未仕遂竄荒遐之域而澹等
繇此貴顯矣抑豈知一時之權利易熄而千古之是非不
泯今去寧宗之世三百餘年間有稱晦庵西山之號者若
瞻景星而仰慶雲莫不改容而易聽聞有舉德秀之名者
若覩糞土之英廁中之蛆莫不掩耳而惡聞嗚呼世之為

叔立文集卷之六　十四

士者柰何欲徼一時之淫榮而取千載之唾罵哉
前秘閣脩撰朱熹卒
三代而降真儒不作久矣英君誼辟未嘗不嚮儒而所得
者非真儒也貢辭以明經登相位不過章句之儒矣然許
以文章居相位不過詞章之儒耳宜其功業無聞焉至于
有宋韓范富歐皆以儒進其相業有可觀者然學未聞道
故其所建立終不足以追三五之隆及周子挺生程張朱
子繼之此數君子者乃所謂真儒也觀其所學明性命之
大原而不騖於高遠論經濟之大法而不蔽於淺近使時
君置諸相位而推心聽用焉必將以堯舜之道致其君必
將以商周之法治其民禮樂用嚮必倣效先王之遺意而

不為煕豐之紛更也典章品式必斟酌先王之成法而不為漢唐之卑近也變宋世之陋追唐虞三代之隆猶反掌耳柰何宋之諸君寶燕石而棄蒲穀之質好秦箏而厭韶頀之音遂使命世大儒或淹于外服或蟄于下寮旅進之權未幾而蘇軾序之為奸浙東之命方下而王淮詆之為偽使斯民不覩大平之行不被至治之澤是豈獨諸儒之不幸抑天下後世之不幸也

敝丘文集卷之七

史論

宋

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冑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國政夫有道之世君明臣良政恬俗淳苟有缺政則卿大夫言之矣庶人何自而議哉世之無道也紀綱陵夷用舍顛倒庸者不能言儒者不敢言懷奸者又不肯言於是布衣之士不勝忿懣乃叩帝閽而言之故武三思潛通宮掖舉朝不言而常月將言之黃潛善奸邪誤國舉朝不言而歐陽澈言之韓侂冑屏逐忠賢崇植私黨舉朝不言而呂祖泰言之三子者世之介士也而祖泰之書詞氣憤激尤足以動人為其君者盍思之朝有缺政卿大夫無言者而庶人言之斯果何時乎又盍思之彼布衣也朝不坐燕不與昧死獻言非為私也召見而慰諭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則中宗豈有韋后之禍高宗豈有航海之危寧宗又安用玉津園之殛以啓彌遠之專哉顧乃保養奸回媢嫉忠直月將與澈不免於死祖泰遠竄窮荒彼固安其危而利其災也嗚呼不仁之君惡可與言哉

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

甚矣章宗付托非人永濟殘忍無義也章宗無子兄弟甚

多所以承大統而篡宸極者蓋不在永濟而章宗念宮人将有就館者萬一生男使兄弟立不能保全而永濟柔弱無識庶幾得為儲貳故越次立之此章宗為己之私謀也豈知永濟能負之哉然永濟亦可謂不義之甚矣夫永濟資簡柔而服龍袞誰之力耶遺詔丁寧言猶在耳何忍背之耶宮姬懐孕男女不可知何必豫為之計耶顧乃聽邪臣之謀為子孫之計者殘孕婦戮於剖胎違天理滅彝倫何其忍哉然永濟為此者蓋以為章宗之遺腹既除則吾之子孫世有天下矣抑豈知胡沙虎之亂身弑於逆臣汴都之破子死下虜将天有顯道詎不信哉

金石丞相完顔承暉自殺

天之降衷不以華夷而有間也惟氣之運也清濁之不齊故人之稟也昏明之不一苟在上有教養之道在己有學問之功則皆可復於善矣金源氏起自遐荒入居中土百有餘年世宗既譯經史以教之又命之習進士之業故一時人材有足稱者如徒單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庶幾古之大臣矣完顔承暉伏節死矣從容如平日非心有所主者能之乎陳和尚折脛劃吻噀血罵敵顔杲卿之儔也忽斜虎臨難死節而從死者五百餘人雖張睢陽何以過之是雖義理根於天性而教養之功亦不可誣也承暉自言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則不惟鎰等所不及中華之士能是者幾人哉彼吴开莫儔秦檜留夢炎之屬世居中夏占彼文教者也背其所學賣國偷生視承暉等所為奚啻衆猿之與鳳麟耶

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封皇子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竑為皇子已歷四年宗社人心屬之矣史彌遠承國大喪廢竑立昀若更戍長内而宰執臺諫外而方伯戎帥拱手聽其所為無敢一啓齒問之是何也曰史氏自浩以來世濟其奸威福之漸有自来矣彌遠初順人心誅侂胄遂專國柄謫人君子聚斥殆盡援引憸壬布列庶位當是時鈞軸如薛極胥從龍其心膂也臺諫如李知孝梁成大其鷹犬也将師如趙葵趙方之儔其爪牙也凡貴官要職無非

史氏之人者天子徒擁虛器而已則其廢竑立昀又何憚而不為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史氏陰凝氷堅夫豈一日寧宗不能辨之於早嗣子能無及乎或曰竑與昀皆非寧宗親子竑之浮躁不若昀之凝重廢昏立明古有之矣彌遠請于太后而行之未可深罪也曰所謂廢昏立明者罪惡已著社稷将傾如霍光之廢昌邑是也竑在春宫不聞顯過彌遠恐其不利於己然發其失而揚之耳觀其霅川之變號泣不從且首約無犯太后官家豈浮躁者能之耶廢立之請太后不可曰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所遣者一夜七往返至以危言脅之然後從之斯豈太后之得已哉嗚呼彌遠不臣之

罪大矣

湖州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爲皇帝竑討平之、

史彌遠廢黜皇儲援立宗室潘壬起兵立竑其名甚正其事甚偉然迄以無成何也輕舉而寡謀也夫舉大事者固當本之於義亦必濟之以謀彌遠秉政十有餘年宰執皆其腹心臺諫皆其鷹犬列閫皆其爪牙人心服之久矣壬以霅川布衣無令長之權無一旅之衆無輿衰撥弊之畧無撥亂反正之才在朝無內主在外無同謀不度德不量力不相時而欲以區區漁人徼倖於萬一惡得不敗哉壬既自赤其族竑亦不得其死盖有由然矣易曰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其壬之謂歟或曰壬之輕擧寡

謀固有罪矣然則勢薄力弱者將坐視亂臣賊子而不討歟曰爲臣者居其位享其祿國家有難死之可也偷生以苟全非義也爲民者耕于野食于家國家有難相時而動可也觸禍以亡族亦非義也知此者可謂權矣

贈全州教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舒州通判沈煥直華文閣謚端憲

理宗潛心道學追崇先儒贈之淸秩錫之美謚盖漢唐諸君所僅有者也然理宗亦慕儒之名耳曷嘗眞知實踐以行儒之道哉當是時眞德秀魏了翁皆世之大儒也德秀著大學衍義具載脩齊治平之實有資治道大矣了翁著九經要義訂定精覈先儒所未有也考其學行豈在九齡與煥之下哉理宗置諸經筵資其啓沃之益登諸百揆藉其匡翊之功則其治效庶幾隆古之盛矣顧乃聽憸壬之言愎其秩黜其祿置之遐僻未嘗一用其言所以待儒者如此就令與陸沈二子並世亦惡能行其道哉嗚呼死者則追崇之生者則擯斥之慕其名而遺其實境土日蹙紀綱日頹亦何怪其然哉

朝廷以淮亂相仍遣使必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爲淮安軍視之若羈縻州然

宋室南渡奠都于杭盖恃長江之險以爲固也然淮者江之屏蔽守淮而後能保江使敵得淮西而由烏江以渡則

江東震恐矣敵得淮東而由瓜步以渡則京口動搖矣故六朝建都江左常以合肥彭城爲重鎭盖以此也二鎭失其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豈能自固哉自金有蒙古之難中原豪傑並起而爭請命于宋李全張林以山東來歸嚴實彭義斌以河北來歸計其將卒不啻百餘萬使宋得壯猷宿望如崔與之魏了翁者建閫淮甸撫之以恩威馭之以紀律畫疆理以處之擇將帥以統之豈惟可以保淮而固江耶復汴洛之舊都吊祖宗之遺民盖可坐致矣而寧宗非撥亂之材史彌遠又無遠畧顧使賈涉許國劉璋徐晞稷姚翀節制之何異使羊而將狼耶數年之間叛亂相仍兵民之骸骨相望府庫之資儲無遺尚不悟致亂之

由而思撓亂之策乃欲輕淮而重江嗚呼淮既失矣江豈能固耶當時李全乘此遂移舟師遵海道以窺杭都向非趙范趙葵聲罪致討剪滅逆雛宋室危亡之禍豈待伯顔駐師皐亭而後見哉

金主如蔡州

國之興亡天也人力不與焉金源氏起自黑水鼓行而前兵威之盛有如當範拒之者披攘之者碎不數年北滅遼南蹙宋西破夏強兵健馬蹂躪吳粵荆揚之區遂有天下三分之二是豈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傳之子孫百餘年版圖已廣境內已墮大朴武嬉將驕卒惰蒙古氏起而乘之弓勁馬肥橫行河朔猶走韓盧以逐狐兔而金人逡巡却避以四十萬衆而不能守居庸之關以二十萬衆而不能固龍岡之壘以五萬衆而不能破五十之遊騎於是奔竄不暇自燕而避于汴自汴而避于蔡以至於亡回視昔日之強盛果安在哉蓋天命已去故也嗚呼天方相之則舉天下莫能與之爭天命去之則合華夷之師而不能抗北荒蠢起之部長有國家者如之何亦惟脩德以凝天命而已矣

李知孝會稽與梁成大共為史彌遠羽翼然知孝鄙其為人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小人為不善私欲梏其心也然夜氣靜虛之時旦氣清明之際未嘗不發見焉在識其端而擴充之耳李知孝與梁成大共為史彌遠羽翼惡直醜正傾欲宗佞毀信廢忠其良心之梏久矣然視成大暴狠貪婪恥與同傳是其羞惡之本心猶有未泯者使知孝因是心之發體驗而擴充之痛自洗濯以盖往愆變悛改為忠直改貪黷為清介則義不可勝用矣君子與人為善豈使之與成大同傳乎周處暴如蛟虎能折節勵行而君子稱其賢[illegible][illegible]行若犬彘能伏節死義而君子予其忠易善補過惟以此也柰何知孝蔽固已深不能自改此所以陷迷復之凶而終為小人之歸歟

孟珙入蔡州元帥從之金主守緒取寶玉置其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縊死

金主守緒之死可哀也已自其嗣位以來敵勢方張境土日蹙元有必取之志乞和不許乞粮不與宋懷必報之仇避河北則史天澤敗之避歸德則蒲察官奴逼之避鄧不可適秦鞏不能盡如圈中之豚圍中之鹿無復潛逃之所矣間關走蔡雖少延旬月之命曾幾何時宋元合攻而滅之身死於幽蘭骨藏于獄庫后妃寃辱宗室殲夷自古亡國之君受禍未有若是其酷者也考其在位十年無聲色之惑無畋獵之娛無暴戾之政胡為乎罹此酷哉良由旻晟肇基之初殘忍嗜殺屠戮烝民如刈草菅而封羊豕暴無惻怛之容亶亮繼之濫虐尤甚不善之積久矣戾氣感召未殄及焉此天道之自然也昔周以仁義建邦故其

亡也王靴以壽考終拓拔氏以戰伐有國故其亡也孝靜弑而族滅金元之興亡與拓拔一轍也嗚呼有天下者尚體天心重民命以殺為戒毋使餘殃延及後嗣亂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合師趍汴

宋之亡也議者皆歸咎入洛之師以為平蔡之後各保我疆堅守盟誓金滅羊馬南北交歡敵人雖欲渝盟其何辭以啟釁哉奈何用范葵之謀以挑暴虜也予以為不然蒙古起自北荒猶豺狼然肥羊腯豕在側豈能效騶虞之不殺哉必將咆哮噬嚙饜其欲而後已彼其禍階成而釁興沔守金房以聯襄樊斯皆未平蔡之先也孰啟其釁哉故宋之於元守盟亦來渝盟亦來不係乎入洛之役其亡也則以內治不脩外閫非人耳自寧宗以來小人相繼執政而君子如趙周真魏之屬未嘗得一行其道也紀綱日紊公私日困根本已不固矣況國於東南以淮為前門以蜀為後戶李全舉七十城之全齊來降使得大臣如魏了翁者撫而用之可以保淮而衛江矣乃用輕儇之許國操挑禍機淮楚騷然則前門之藩籬已撤敵可揜背而入矣蜀地殘破之後幸而得一余玠因山築壘訓兵積粮屹如長城敵人不敢犯顧聽讒說罷之使玠憂憤而卒戎馬長驅邊事孔棘則後戶之扃鐍已啓敵可順流而下矣吁內之根本已搖外之門戶不守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召魏了翁還以為僉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袁李之世未嘗無賢才特扼于權奸而不得展其志耳宋自理宗嗣位以來國勢不競隣敵方張幸而有一二君子焉如真德秀魏了翁皆有輔世長民之德而負天下之望者也使理宗舉國倒而付之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徽欽之仇耻可雪矣奈何彌遠專政忠賢是媢憸壬是親於是真魏二公相繼貶斥當是附彌遠者乃云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嗚呼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哉彌遠既死理宗收召群賢亦可以深自悔悟矣德秀方用而遽不祿是則天也了翁在朝群邪反目嫉忌其共政謀假出督以外之未幾復以建督為非而召之方遣之而遽召之如嬰兒指嗾小兒此了翁所以力辭而去也噫有賢而不能用國惡得不亡乎史謂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合謀排擯之當是時首相則鄭清之樞密則曾從龍也清之從龍彌遠之黨也忌者為誰舍二人吾無所歸罪矣

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經之所載精以深譬之吐納以養生不可責旦夕之效也史之所紀詳而切譬之藥餌以療疾可以收方匕之功焉故帝王之學六經固所當先而諸史尤不可緩也世之諛佞者或謂史載篡弑之迹不可講于經筵或曰史載牀第之醜不可以瀆天聽嗚呼以篡弑之跡不可講春秋何以書商臣之事以牀第之醜不可訓國風何以錄牆茨之詩為是說者不過欲塗其君之耳目使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至亂亡而不可救是乃祖伐上良之故智耳理宗詔經筵進講通鑑綱目亦可謂知帝王為學之要矣使凡為君者服膺之下細繹之上日取朱子通鑑綱目而閱之覽古昔興衰之跡推國家敗亂之繇吾知其惕然若履危亡之境不遑暇食矣豈直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之益哉

蒙古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

濂洛關閩之學粹矣然宋之君相未有知其學之粹者程子倡道于中原而當時詆之為奸朱子講道于南渡而當時目之為偽孰知其得孔孟之正傳哉擯之排之賊之竄之若火與草然惟恐夭之不滅芟之不絕之也況能宗尚其道乎蒙古氏起自北荒其所知者馳馬試劍投石超距之事耳惟中生于其間乃能卓然有見收集伊洛遺書載送燕京既建太極書院以居其徒又延明經守節者以為之模範江左君相有愧于惟中多矣然元之世名儒繼作許衡劉因吳澄以道學鳴姚燧虞集歐陽玄以文章顯雖出于異族如孛木魯翀馬祖常巙巙余闕者亦以文章節義著稱而一代典章文物媲美漢唐蓋兆于此矣春秋之法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蒙古氏夷也而其崇尚道學則中國所不及也君子得不深嘉而樂予之哉

蒙古前中書耶律楚材卒

楚材文武兼資興國之良佐也觀其經制財賦蓋劉晏韓滉之流推步占候則崔浩裴行儉未能遠過為相二十年家之所藏惟琴書金石遺文而已楊綰趙抃之清儉蓋庶幾焉至於汴京之破極諫力爭活生靈百四十萬戶則漢唐宋之賢相其功未有加於此者惜夫蒙古氏起自荒裔楚材以一書生日與豺狼為伍言之見用者十無一二故其功業所就者止於此使其生於華夏而遇漢光武唐太宗為之宣力則其嘉猷偉績垂于竹帛者豈在寇鄧房杜之下哉嗚呼抱佐王之器而不遇興王之君豈非命耶

資政殿學士余玠卒

宋自關端入蜀雄據上流國勢蓋岌岌乎不可為矣幸而得一余玠招英賢之士而用之擇要害之地而城之撫悃悉剗兵戎興學以養士薄斂以通商財賦既充守禦益固京湖省轉餉之勞東南免更戍之用使敵人逡巡却避而宋祚得以少延者誰之力耶雖其專制西蜀要亦不過如韋皐之在唐耳非若劉闢吳曦有不軌之謀也謝方叔為相乃聽偏裨之譖罷玠而用余晦使之抱憤以死是何謀國之不臧耶夫晦安敢以偏裨抗主帥蓋以方叔為內主也玠固有不平者矣況玠披荆棘立城郭而以輕儇浮薄如晦者維容來代之玠安能不怏怏耶嗚呼隣敵方張而遽黜折衝之臣是猶疾勢已亟而逐巫咸秦和扁欲延頃刻之命得乎方叔謀國如此他日扼于賈似道未為不幸也

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
霄宮
宰相位乎天子之下百官之上其職為至重也人君之於
宰相進之以禮退之以禮所以重宗社所以重朝廷豈可
使庶孽追脅而逐之哉宋之諸帝待遇相臣最為有禮雷
德驤一劾趙普太祖即逐之唐介一劾文彥博仁宗即貶
之歷世相承以為家法傳至理宗乃縱丁大全以逐董槐
而祖宗典禮蕩然盡矣且董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受知
理宗擢至右丞任位數年不聞其過丁大全夤緣戚里叨廁
臺臣柔佞善逢迎移主意槐以進賢黜邪為職惡之不為
避也理宗惑於大全之佞而不諒槐之忠故使大全無復
忌憚不待上命擅調隅兵露刃圍其第驅迫而逐之視石
顯之於蕭望之得請而後圍其第者殆有甚焉使槐果有
罪耶宣制而罷之可也如其無罪則大全迫逐相臣之誅
其可逭乎今也置大全不問而加槐以提舉之名紀綱紊
國如此亡徵見矣綿綿延延垂二十年而後亡蓋亦幸哉
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斂以媚悅帝
意引薦奔競之士實諸通顯進倡優傀儡以奉帝
為游燕
古之聖帝明王勤勵之心老而愈篤大舜年垂耄期而猶
以昌言之戒望其臣武王年踰九十而猶以丹書之戒銘
諸几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治益隆而民益安也理宗自
中年以還怠於政事嬖色如閻妃蠱惑心志於內奸閹如
盧董竊弄威權於外讒諛日進忠賢日疎敵國憑陵而不
憂疆圉侵削而不顧方且肆情於倡優傀儡之娛享國愈
久秕政益多蓋素無禮義以養其心故也彼其初學于鄭
清之所從事者文翰耳於誠意正心脩身之道固未之講
即位之後雖知宗尚理學然亦慕其名耳名世大儒若真
德秀魏了翁者未嘗置諸左右以資其啓沃焉故年愈高
而德愈退治愈荒也國勢大壞外患益盛他日登芙蓉閣
見黑祲翳乃始泫然泣下嗟何及矣嗚呼人君於養心之
學其可不講哉
蒙古建元中統
蒙古氏起自斡難河傳至憲宗歷四世雖東征西伐所向
無敵然不過強悍之虜酋耳其於立國之規模蔑如也世
祖以英武寬厚之資而輔以姚樞劉秉忠識治體之臣概
然有用夏變夷之志收召英賢倣弘治具建中統以表年
而易紅羊白馬之紀體乾元以立號而革蒙古雜貊之稱
建宗廟于燕京而得萃渙之義立宮闕于開平而弘都邑
之規以王恂為贊善而輔翼太子得其人矣以許衡為祭
酒而教育英才有其道矣命郭守敬制渾天儀是先王欽
若昊天之道也命張文謙定官制是先王董正治官之意
也王磐王鶚為學士而詔令煥然可述矣廉希憲史天澤
為丞相而紀綱秩然可憑矣其奄有四海垂祚百年未豈

偶然哉惜夫忽報諸毋而未華胃頰之俗尊崇胡僧而未純周孔之教官制雖定而猶循達魯花赤之名章服雖頒而雜用只孫之服豈姚劉諸公念不及此耶抑世祖安於故俗其臣諱而不敢言耶

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宋自理宗中年紀綱日頹邊圉孔棘傳至度宗國勢益岌岌矣使得命世之才佐之猶恐不克振今也舉師相之位而委諸貪庸之似道優之以殊禮假之以重權是猶人病之人厭厭垂絕而使庸醫治之徒速其死而已或曰宋至度宗有必亡之勢雖得賢相亦何能為未可專罪似道也曰不然抱罕一州耳得一謝艾而石虎不敢加兵晉處江左微弱甚耳得一謝安而符堅卒以敗北當是時閩廣全城江浙安堵淮海雖殘而合肥廬揚諸州猶為宋死守也文天祥李庭芝可相張世傑姜才可將它若李芾汪立信苗再成之屬皆可用之才為似道計者明揚俊賢授之以政引身而退策之上也不然收召群賢與之協力悉更前轍以迓續天命繼之以死策之次也行此之策雖中興不可必豈遽至於亡哉計不出此顧乃嬉傲湖山沉溺酒色而日與愛妾鬬蟋蟀以自娛其愚也如是木綿菴之死蓋已晚矣

蒙古建國號曰元

古先哲王建國立號或以氏或以都或用始封之邑凡以易天下之視聽而已非有所取義也蒙古氏起自北裔雄據中原已歷四君而猶以部落之號稱于四方一何陋哉世祖用儒臣之言取乾元之義為建國之鴻名推體仁之要道示為治之大本一洗累世之陋亦可謂賢矣然謂唐虞夏殷之號皆有所取義則未必然也堯初封唐侯故號曰唐虞舜氏故以為有天下之號夏則禹之所都殷則盤庚所遷皆嘗有所取義哉今其詔乃曰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以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其詞雖美其實則非此代言者之鑿也然是詔也雄渾典雅有興王之氣象焉求之唐宋蓋陸贄蘇軾之亞也視末世詔令萎弱不足以動人者奚啻倍蓰與什百哉

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元

呂文煥獨守孤城已逾五載外有虎狼之敵而無蚍蜉之援撤屋為薪緝銀關為衣糧雖忍死勢危援絕然後以城降元蓋亦有不得已焉而文天祥以為叛臣斷斷不少恕何哉曰文煥誠所謂叛也夫羅開禮一教授耳舉兵勤王徐應鑣一太學生耳闔門殉國文煥一家兄弟身佩虎符子壻位列通顯受恩深厚豈開禮應鑣比哉況襄陽之禍寔文德啓之雖殺身沉族未足以謝天子也今也既以城降之又陳攻郢之策且請自為鄉導非叛而何昔樂毅奔

趙越王與之謀伐燕毅辭曰臣昔事燕猶今事趙也異日得罪在它國不敢謀趙之奴隷況子孫乎君子以為義使文煥既降之後屏居田里不受官爵終身不北面而坐君乎將原其情而恕之顧乃引仇敵之兵招其部曲誘其子姪以覆其君之宗社雖欲辭叛臣之名惡得而辭哉

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幕僚張山翁不屈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

興王之佐必有異於人者蒙古氏建國以來為將者如木華黎速不臺阿朮之屬非不健鬬然虜男婦女斬刈齊民所過蕩然人惡之若梟獍然豈復知世有忠義之事哉伯顏雖北方夷虜然師行有紀不妄殺戮固已賢於阿朮諸

酋矣至其下鄂州也以張山翁守節不屈而釋之其破池州也以趙昴發夫婦死節而塟之其入建康也以汪立信能獻備邊之策求其家而厚卹之是皆有古名將之風視彼斬馘屠戮略無惻怛之容者一何遠哉卒能出入將相為國元勳而與唐之英衛宋之張韓相望乎異世不亦宜乎

元徇饒州故相江萬里死之

自古有天下者用舍顛倒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未有不亂且亡者也唐以李林甫為相貶逐忠良而在位皆諛佞之士故有天寶之亂宋以蔡京為相屏斥正直而庶寮皆苟合之人故有靖康之禍南渡以賈似道為相放棄耆老而布列通顯者皆畢獻寶玉之人故有德祐之亡然天寶之亂張均陳希烈叛君降賊而效節者乃在張睢陽顏平原靖康之禍吳幵莫儔賣國偷生而死義者乃在舍人吳革知州霍安國德祐之亡趙溍陳奕章鑑陳宜中或以城降敵或棄位而逃而忘家殉國者乃在罷相閑居之江萬里擯棄不容之文天祥嗟夫讒邪何益於國而忠直何負於國哉有天下者胡為乎保養讒邪疎斥忠直而樂其所以亂且亡也哀哉

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

玄象之變昆虫草木之妖天所以警戒人君也天道幽遠固未易窺測然觀其禍敗之應莫不各象其類焉仆柳復

生而漢宣受命黃龍墮死而新莽敗亡三台星折而張華以忠受禍牛繼馬後而晉元以偽亂真狐升御榻非女真竊據中原之兆乎大星南行非高宗避狄南渡之徵乎二星鬬于中天而一星隕宋元交兵而德祐失國之象也大星墜于海中而衆星從帝昺蹈海而群臣從死之驗也天之示戒豈不昭昭明著矣乎為人君者遇災變之來推類以求之因象以察之慎其身脩其政則可以消禍而致祥矣柰何賢君奸相委諸適然觀災而不知警卒至國亂身危而不可救也哀哉

謝枋得自以與呂師夔善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以師夔為鎮撫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

文煥與議朝廷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

謝枋得忠矣然知人不明料事不審其智不足稱也師夔何人哉彼其父子兄弟受國厚恩或擁麾節或典方州不知感恩圖報視去故國若棄敝屣於君且然況於友乎枋得乃以一族保其可信不可謂知人矣文煥北面臣虜身為鄉導招其部曲誘其子壻以降將與阿术諸酋覆我家國傾我宗社以為有元開國之勛臣是豈可以忠義說哉使枋得獲見文煥彼不殺之以自明則將執之以送虜耳枋得乃得欲身至江州與之面議何其愚也它日信州之戰師夔親在行間彎弓相向曾無赧容及枋得敗而逃竄既鏃枋以捕之又執其妻子送獄至枋得被執北上師夔方位通顯曾無一言以解紛所以報知己者盡知此其人可知矣雖然枋得智雖不足然毀家殉國其忠可嘉也師夔既叛其君又負其友使死者有知亦何顏以見枋得於黃泉哉

元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

李芾之死一何烈哉自古人臣以身死國者蓋多有之闔門死國如芾者代不多見焉芾為湖南提刑未獲顯用也一旦敵人南侵起兵入衛賞典未加遷出守潭使李懷光處此必將怏怏而去矣而芾無幾微不滿之意繕器械峙芻粮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敵攻益急芾志益堅及其不可為也乃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亦不可辱於俘使帳下李先殺其家而後引頸受刃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嗚呼芾為國死而潭民亦為芾死何其烈也當是時以文學位丞相如留夢炎者棄位而逃秉節鉞典方鎮如夏貴者召之不至世受國恩如呂文煥者以城降敵芾以疎遠之臣闔門效死而不貳彼偷生苟免者聞芾之風愧死矣予嘗至潭親謁其祠而觀其戰守之處江流有聲烟中草木彷彿殘兵之遺旆為之低徊悲憤而不能去嗚呼烈哉

陳宜中棄位而逃

士君子砥節礪行而不克有終者無他氣失其養故耳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人皆有之善養之雖歷萬變而不挫不善養之一罹憂患則薾然不自振矣陳宜

中在穆陵之時與同舍生黃鏞等上書論丁大全之罪其氣凛凛天下號稱六君子介然有節行者也及竄斥遠州悲傷沮喪而其氣日餒矣於是阿附似道驟登政府不知似道為人視大全果相遠耶至其為相也王爚之清介而不能容文天祥之忠義而不能用張世傑請背城借一之策反假詔命而沮之其為國謀者請稱姪納幣而已耳請求封小國而已耳請奉璽以降而已耳事既危亟則奉頭鼠竄而已耳向之浩然者今則薾然矣迹其始終所為蓋若二人者豈非氣失其養而然耶故君子之學以養氣為本能養其氣則當大任決大事臨大難毅然而不動必矣

錢塘江潮三日不至

國之興亡果天命耶抑人事耶彭城之敗大風揚沙滹沱之窘河氷忽合混同浩渺不測而阿骨打輕騎徑渡元兵分駐而潮汐三日不至是蓋有天命焉非人力所能為也嗚呼為是說者不為無據然而未盡也興亡之端未有不始於人而成於天者非秦政之殘暴則高帝之劍無自而奮非王莽之篡弒則光武之兵無自而興非天作之孽不道則女真豈敢遠踰遼境非似道之貪淫專恣則伯顏豈得深獲宋都繇是觀之天乎人乎古之賢君有懼災脩德而桑穀自萎者矣有出郊親迎而禾偃自起者矣豈可盡委之於天耶包胥曰人衆者勝天陸贄曰君相不可以言命有國家者綢繆牖戶於天未陰雨之時脩德任賢於天方降瘥之日如是而猶不濟則可歸之天命矣

　帝及皇太后全氏北去大學生徐應鑣死之

宋之諸帝稽古崇儒興學養士盖漢唐之君所鮮者重以周程張朱游楊黃蔡相與講明道學而與教者如胡瑗孫復石介之屬亦皆一時之名賢故三百餘年士風不變知窮理盡性之學知尊君親上之義亦漢唐之士所不及也花石之病民宰相不敢諫而鄧肅獻詩以諷之王蔡之誤國臺諫不敢言而陳東等伏闕請誅之趙汝愚之貶竄忠邪亂矣而楊宏中等上書辨之史嵩之之起復倫紀斁矣而黃愷伯等上書論之其所以翊皇極扶人紀有益於國家豈淺淺哉至德祐之際宗社已覆帝后已遷徐應鑣以一書生未沾一命之榮未食升斗之祿使其相隨而北與葉李留夢炎之徒比肩而事虜高可以鈞臺省之位下猶不失郡縣之職而應鑣不忍北向犬羊從容賦詩與一男二女赴井以死嗚呼漢唐之季亦有一士如應鑣者耶彼葉李留夢炎之徒聞應鑣之風其顏有泚矣

　元董文炳徇處州秀王與擇迎戰于瑞安敗績死之

先王封建宗室非徒崇寵之也亦其子孫之覆蔭是為故有茅土之封焉有彝器之分焉有朝覲聘問之與焉而兄弟之邦能宣力王室者亦多有之犬戎之禍文侯有扞艱之績子頹之難鄭伯有反正之功其糾逖王慝豈異姓比哉宋有天下封殖同姓雖禮優隆大者為王為公小者為團練為刺史王子皇孫散處四方信厚如麟趾蕃衍如椒聊雖非邘晉應韓之盛然視漢唐之季有間矣是以國勢危疑之際汝愚有定策之功天步艱難之時與擇效徇國之節亦何負於宗邦哉世之庸君疑忌骨肉輕則貶之竄之重則殄之戮之彼曷不思哉分晉者韓趙非姬姓之雲仍也取齊者田宗非呂氏之胄胤也曹魏禁錮宗室而不悟司馬懿將盜其國劉宋誅除兄弟而不知蕭道成將移其鼎奈何剪棄本支而顧使它姓得之也嗚呼有天下者尚鑒茲哉

　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

遂不還後死于暹

人臣之義主亡與亡主存與存況宰相秉國之鈞天子之所倚重寮寀之所具瞻又非它為臣者比其君在難委而去之夫豈義哉王允當漢獻之時李傕作亂呂布招允與俱去允曰朝廷幼小恃我而已遂不去以死君子謂允死得其所矣景炎之初端宗幼冲勞氣在疚所恃者二三大臣而已自浙遷閩而蒲壽庚叛之自閩入廣而劉深襲之危機交至視獻帝之時殆有甚焉為宜中計者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與陸秀夫張世傑同死社稷可也顧乃欲奉帝走占城先往諭意嗚呼占城豈興王之地海澳豈帝王之都宜中不過欲奉頭鼠竄假使命以往耳人固有一

死太史公有言非死之難而處死為難使宜中與秀夫世傑蹈海以死豈不光明俊偉照映簡編乎不死于海而死于荒遐瘴癘之鄉與自經于溝瀆等耳豈得與死節死事者比哉嗚呼宜中可謂不善處矣

元張弘範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

三代而下以仁為國者惟宋為然宋視成周雖君德有優劣惠澤有淺深然仁厚之意大約相似非漢唐所及也夷考其實為君者恭儉而好學為相者寬厚而有耻大臣有罪不過貶竄而無屠戮之刑其民犯法雖或誅戮而無參夷之法兵用於不獲已未嘗窮兵以黷武賦取於不可闕未嘗虐斂以殘民興學校崇禮讓不崇土木不務游畋其仁厚之澤漸涵于民者深矣故三百餘年民之戴上有死無貳而其國祚絕而復續僨而復興雖其家法相傳有以培植其本也靖康之際太子如金而吏民奔隨哭聲震天祥興之末張弘範兵逼厓山誘其士民終無叛者彼漢唐之末人心愛戴之誠曷嘗有是哉嗚呼有天下者欲為子孫長遠之計亦惟以仁義而已矣

元張弘範襲厓山丞相陸秀夫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諸臣從死者甚衆楊太后聞帝崩赴海死張世傑欲求趙氏後立之大風覆舟世傑溺焉

宋之亡也忠義之士一何多乎張順張貴牛富邊居誼陳

炤則死于戰陳者也張漢英天順李芾趙昴發唐震姚訔婁才苗再成則死于封疆者也居閑而死則有若江萬里尹穀布衣而死則有若熊飛陳瓚以將相死則有太傅張世傑丞相陸秀夫李庭芝以宗室死則有秀王與擇知縣與穗刺史孟錦以小官死則有知縣王汝翼監鎮司馬夢求趙[illegible]羅開禮它若幕僚裨將史不及載者尤多及宋社已屋文天祥寧伏屍燕市謝枋得寧絕粒而死終不肯臣于元嗟夫漢之亡死節者耿紀韋晃而已唐之亡節義之士無聞焉而宋之忠臣義士若此其多何也宋之諸君待臣以禮養士以氣節其風俗既成爭自濯磨如王炎午祭天祥之詞張子惠贈枋得之詩皆以忠義相勉雖有無節

行如留夢炎呂文煥者出于其間然亦寡矣賈生有言上
以厲恥[illegible]其臣而下不以節義報其君者非人也豈不信
哉

元既舉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天
下共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而山澤
溪洞之民不與焉

夷狄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周之獫狁漢之匈奴雖時肆侵
盜未嘗敢離其巢穴而據處中土也劉石胡姚拓拔宇文
耶律完顏乃始反易天常凌跨中原僭竊帝號然中華之
統未絕故綱常典禮未盡泯滅而天下未至為左衽焉及
元滅宋而有之然後神州赤縣盡污腥膻而衣冠州縣皆
以其醜類為之長治之以虜法導之以虜俗其言語其衣
服其飲食惟其種習是循種類滋蔓溷亂我華族淪胥汙染
殆將百年後生不識綱常典禮之懿習熟見聞以為當然
乃或效其言語習其服食以求仕進胥頻老上之俗遂徧
于天下而中國胥為夷矣嗚呼華夏文明之域周漢唐宋
之民一至于此何其厄哉天厭穢德誕啓
聖明我
太祖高皇帝擁高彗以清六合驅逐群醜置之陰山之北
於是明[illegible]倫[illegible]教化放章服定綱紀脩典禮考鍾律以滌
山川岳瀆之污以洩天地神人之怒以慰忠臣義士之靈
以復周漢唐宋之盛哉

聖祖之功視成湯肇脩人紀其勢尤難而其功尤偉焉昔
劉子有言微禹吾其魚鼈矣愚亦曰微
聖祖吾其夷狄矣凡弁冕端委以莅其民者歌咏
聖功其有已耶

敝丘文集卷之八

後學南城圭峰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婺源余鑾訂刊
後學同邑黃璟李喬編輯

史論

元

都元帥張弘範

禍莫大於滅人之國無罪而滅之者陰譴尤重鍾會鄧艾致力滅漢然漢亡未幾會以反誅艾以讒死天道不爽蓋如此宋室不競偏處江南正統相承百五十餘年矣其君雖微弱然周官九伐之目宋有其一乎元人怙其強悍倖

其君臣滅其國而殘刈其民其暴甚矣張世傑陸秀夫不忍宗社之亡奉負二王而崇立之崎嶇閩海之間庶幾少延天潢之祀其志亦可憫矣為元君臣者割江南之地而封之俾奉其烝嘗如周之杞宋如宇文氏之後梁未為不可奈何汲汲欲滅之也方倪宙至燕世祖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是猶有不忍遽滅之意而弘範志在進取力請用兵於是自淮入江自江踰嶺窮追遠塞若馳韓盧而逐困兎必得之而後快使忠臣義士死于鋒鏑死于滄溟者不知其幾十萬人嗚呼何其不仁之甚哉宋既亡矣弘範自以為不世之功子孫世享茅土之封矣抑豈知天定勝人凱還之後身遂殞滅子雖幸免而孫為亂臣所殺

猶其家而沒入其妻女亦足以報其滅宋之酷乎嗚呼世之務逞雄心者亦可以少戒矣

許衡卒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元以捍虜而主中華所遵者虜俗所用者虜法所問對者侏離咿嗌之言士君子不幸生于其時超然高蹈不立其朝可也然當世所謂儒者食其祿居其官施施然與狼共處與犬羊同食亦何其不自重耶如姚樞竇默之徒固不足深責吾獨於許衡吳澄二大儒不能不為之深惜哉或曰文中子不云乎社稷有奉生民有主吾君也況元有天

下居漢唐宋之土撫漢唐宋之民而承漢唐宋之統君子出為時用庶幾少行其道亦何不可之有予以為不然自古以夷狄據中土若劉石苻姚慕容拓拔宇文者雖不能大變其俗然所以經國理民亦無用漢法故綱常典禮未至蕩然泯絕也元有中國一循其舊俗而已耳其所尊崇者帝師而已耳其所篤信者佛法而已耳惡知所謂道哉道莫大於彝倫彼則子烝父妾弟收兄妻臣通君母恬然不以為怪況於典章輿服之具乎儒者欲行其道亦惡得而行也顧不免棄玄端章甫之制循椎髻左衽之俗不幾於枉尋而直尺歟昔崔游不仕劉淵卒謚不仕劉石君子深有取焉嗚呼孰謂大儒其潔身全節反不若游謚哉

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宋養士三百年遭時變故以忠節自奮者蓋多有之然未有若文天祥之烈者也自其起兵入衛志圖恢復間關嶺海出入死生畧無毫髮悲悔之意至於兵敗身執拘囚燕獄臨之以威而不挫誘之以利而不動卒之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其遺跡傳播後世雖荛童牧豎亦知其為烈也前史謂天祥意廣才踈卒以窮死是殆不然觀其舉兵之初文武英賢皆羅致幕府而耕甿洞丁盡詣轅門請自效者以萬計非有撥亂之才者不能也及在行都陳分地建閫之策在眞州與苗再成論兩淮合從之計才踈者有是乎天果祚宋則其策必行其計必用其功必可成矣彼陳宜中沮之於前李庭芝疑之於後蓋以天不祚宋故耳豈可以是歸咎天祥哉雖然成敗不足論論其所得而已天祥一死而其精忠大節耿耿然與日月爭光雖死猶不死也彼偷生苟免者至今人猶唾罵不已是不忍一死而繼之以百千死矣嗚呼自古皆有死君子尚思死忠之為烈哉

徵劉因為贊善大夫尋辭歸

蒙古氏據有中原綱常典禮蕩壞殆盡眞可謂濁亂之世哉士生其間以博學雄詞著稱于世者不為無人然求其潛心於性命道德之妙而不牽於記誦詞章之習者鮮矣至於養心怡性行其所學而出處進退粹然不失其道者尤鮮也劉因生于濁世廼能知訓詁之末不足以盡聖人之精而沈潛於周程張邵之書力學以求其至焉視郝經姚燧之徒以辨博為長雄者奚啻什百而千萬哉至於被徵入朝擢官贊善遂以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講道著書飄飄乎氣埃之表俯視玄家赤鳥之華不知為何物也尤可謂賢矣始予讀其文溫醇深厚有濂洛之典刑而得其所以言及考其出處進退之大節皦然不汚又得其所以行有元一代以儒名者多矣然學行之醇且正者因之外殆不多見焉

桑哥薦盧世榮才能富國以為右丞世榮既入中書自謂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

元有天下興闢之廣戎馬之強遠邁前古至於君德治道則槩乎無聞其稍可稱者惟世祖而已然佳兵好貨崇信異端終不能變夷狄之故習也平宋之後所宜安民和衆以成垂靖之治顧乃窮兵黷武命阿剌罕擊日本命唆都擊占城命脫歡擊安南師旅之事無歲無之軍死于戰鬪民死于轉輸者不知其幾百萬仁君忍為之耶阿合馬死而盧世榮繼之世榮誅而桑哥繼之立規措所置徵理司檢覈錢穀增多歲課割剝之苦措斂之苛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夫恭儉之君殆不如是也至於尊崇帝師加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之號帝師所欲釋則釋之帝師所欲罪則罪之寵極設醮金構齋醮之費歲以萬計斯豈賢君之所為乎昔魏孝文金世宗皆以夷狄為中華主然

愛民息兵崇儒好學有漢文帝宋仁宗之風焉若世祖者
考其所行有愧于孝文世宗多矣將欲紹休三五比迹漢
唐其可得乎

以桑哥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李爲
左丞

葉李在宋伏闕上書力詆奸相遂竄身瘴鄉亦可謂忠直之
士矣宗社既亡奸臣已死爲李者屏居田里終身不見可
也既承召命陳誠固辭必不得已隨之以死以全其節可
也而李不然北面虜廷致位丞轄與豺狼同列曾無愧焉
又阿附奸虜薦之爲相俾流毒于中原之民其忠直之節
掃地盡矣不亦可鄙之甚哉或曰李之在宋未沾一命甯
一上書遽加寵遂君臣之義亦太淺矣國亡之後悄然改
圖亦何可深責哉嗚呼謝翱一布衣耳不忍背宋彷徨窮
山陳瓚執政從子耳不肯臣虜甘心屠戮況李在宋嘗居
國學而飽虜食矣宋社既屋以身殉義固其分也顧乃忘
君事讎食虜之食受虜之寵而爲虜宣力焉稍有人心者
忍爲之耶

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
之

枋得之死可謂死得其所矣自安仁之敗誓不臣元亡匿
山谷妻子囚縶弗顧焉及天下稍定程文海薦之留夢炎
薦之魏天祐又訪而執之是三人者果何心哉文海夢炎
則背宋而臣虜者也是猶婦人失身於人又爲媒以誘貞
節婦也天祐則獻計以煉銀者也欲求薦賢之名以蓋其
貪虐之罪也枋得視文海輩若將浼焉不惑於甘言不屈
於威態絶粒而死以全其節而常其身真可謂死得其所
矣彼偷生忍恥者其果不死乎雖死猶有餘辱若枋得者
雖死猶不朽也枋得遺書當道有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
今日之可恥者欲求一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亦
不可得其識之切矣夢炎以狀元爲宰相既不能如呂飴
甥厮養卒以口舌歸其主又不能如程嬰杵臼以忠智存
其孤顧欲訪忠誼之士以辱犬羊之庭不亦可恥之甚
耶

遣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

佛者夷狄之鬼耳世祖以夷狄之君奉夷狄之鬼而崇信
夷狄之法無足深怪者然而楊璉真加者於佛之所謂律
戒亦皆棄而不守不知世祖何以取之也夫佛之爲道清
淨而無欲恬澹而不求慈悲而不殺彼楊璉真加者取其
清淨耶則妻妾姬女充其房闈矣取其恬澹耶則金寶珠
玉溢其帑藏矣取其慈悲耶則發宋諸陵及大臣墳墓剖
其棺暴其骸攫其殮與賄而禍及九原矣是乃一劇賊耳
使佛果有所謂刲燒舂磨之刑舍是人孰施哉今也罪惡
既彰人神共怒爲世祖者所宜代佛行刑誅其身火其居
散其妻妾而沒其財產亦足以紓華夏之憤矣既不能然

又還其所籍且以其子為行省左丞嗚呼何其惑哉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

傳國寶之說昉于秦始皇五帝三王之世未有也始皇得和氏璧制以為璽而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漢以來傳以為寶以及後唐潞王從珂纘火自焚而秦璽已為燼矣契丹滅晉所得者石氏所作之璽耳傳至延禧因金兵追急遺于桑乾河則晉璽已亡矣崔彧所得果秦璽耶抑晉璽耶以為秦璽則焚于從珂矣以為晉璽則沉于桑乾矣史傳所載不可誣也彧之所得安知非奸人偽造以希世取寵耶使彧所得果秦晉之舊物歟二氏享祚不永滅亡尤酷其璽不祥莫大焉又惡足寶哉而時君乃眷戀不已有若河圖大訓然噫亦惑矣契丹試進士至於有傳國之寶者為正統命題是尤可笑也五帝三王不聞其有傳國寶也謂之非正統可乎劉聰石勒苻堅嘗得傳國寶矣果可謂之正統乎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義者人君無形之寶也彼亡國之璽豈足為寶哉

賜宋使者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

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嫁而更二夫不可謂之貞婦仕而更二姓其可謂之忠臣乎宋之亡也士大夫仗節死義者固多然貪生失節者亦不少焉留夢炎宰相也事元為尚書趙孟頫宗室也事元為學士彼皆號通古今者也不知平日所學何事哉若家鉉翁者可謂不負所學矣鉉翁學究春秋其於君臣夷夏之分道義功利之辨講之明而信之篤矣故元師入杭也不署諭降之檄及奉使北行也不受敵國之官安置河間流離困悴曾無毫髮怨悔之心至其年踰八十賜號處士遣還鄉里賜予金幣皆固辭不受皭然不染於寵辱而俯視膚敏祼將之士殆若沙蟲醯雞然所謂忠臣不事二君者鉉翁有之矣彼夢炎孟頫縶纓垂組揚揚然出入犬羊之庭者聞鉉翁之風其顏能無泚乎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宋以科目取士三百年間以大魁登相位者七人而已若呂蒙正王曾李迪宋郊馮京文天祥或以相業著或以剛直稱或以忠義顯皆足以為科目重其為科目玷者惟留夢炎耳當德祐初立敵兵長驅夢炎嘗以右相兼樞密督諸路軍馬矣又嘗以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守衢婺矣權位非不隆委任非不重也然元師渡江既不能督勵列閫北首迎敵及元兵攻衢又不能竭力固守遽以城降至乃立虜朝受虜官以榮名厚祿終其身所謂狀元宰相者乃如此豈不為武夫俗吏所唾哉趙孟頫乃稱夢炎好謀能斷有大臣器嗚呼謂夢炎好謀耶不聞其出謀獻策以救國家之危難夢炎能斷耶不聞其臨機制變以成敵愾之功至於阿比似道循默取容又豈大臣之道哉孟頫此

言非特阿其所好也彼固背宗國而臣讎虜者宜其不知憂炎忘君事虜之為恥也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為相而所相者皆國族然當是時勛戚之賢而可相者孰有逾於不忽木者乎盖其生于世家而又從學於許衡得聞性命道德之要脩己治人之術故其立朝大節有可觀者非伯顏完澤諸人比也觀其諫安南之征陳弭災之道爭郭佑楊寬安之誅論西僧釋囚祈福之謬謇謇然有古賢相之烈至於位歷顯要家素清貧其卒也賴上賜賻而後克葬則不惟當時諸相所不及視盧懷愼楊綰之清儉益無愧焉使世祖成宗置之相位推心而委任之則其啓沃君心董正庶職脩舉章立法制躋斯政革汙俗雖未能媲美唐宋亦庶幾乎拓拔魏宇文周之風矣奈何置之閑散而不極其用也惜哉嗚呼有元一代不相漢人而相國族矣然國族之賢者又不得相焉而所相者乃奸貪兇穢之徒與元之治所以不若遼金也歟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元有天下先王之道委地矣無所用儒也儒者生于其時超然嘉遯考六藝之遺文究聖人之至道以成其身以淑諸人斯可謂賢矣然當時所謂儒者乃或仕于其朝以苟升斗之祿何其不自重也雖云志在行道抑不知吾儒所謂道者彝倫之理也禮樂之文也道義功利之辨也元之君臣有一於是乎立于其朝顧不免毀其規矩準繩而遂時好耳若履祥者真所謂道學之儒哉履祥之學得之何基基之學得之王柏柏之學得之黃榦而榦則親炙朱子而得其傳者也其學固有自矣宋之將亡履祥絶意仕進屛居窮山著書明道羽翼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不食元粟不受元官不與犬羊之類同群視彼毀冠裂冕身既屈而道不行者果孰優邪元之世以儒自命者多矣潔身不汙如履祥者乃無愧儒之名也嗚呼賢哉

始定郊祀禮太常議祖配天之儀省臣曰宗廟已有時享郊止祀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

先王祀天于南郊必推其祖宗之有功德者以配之商之郊也配以契周之郊也配以稷稷契者或敷教以立民極或播種以育民生真足以克配徧天矣漢之郊配以高帝光武唐之郊配以神堯文皇宋之郊配以太祖太宗是數君者雖德非稷契之比然皆有除暴戡亂之功配祀于天蓋亦庶幾焉元之祖宗孰可以配天邪太祖起自斡難河雖戰伐之功遠邁前古考其立國規模與冒頓呼韓無大相遠者世祖雖混一區宇然制度風俗一循北荒之陋視符堅慕容儁且有歉焉圜丘之嚴蒼璧之奠龍袞王路之縟麗犧牲灌鬯之苾芬顧使辮髪左衽者侑食于其傍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其肯顧歆乎故尊祖配天雖先王不易之

制然與其配非其人不若祀天于郊尊祖宗于廟於禮為宜也

哈剌哈孫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制可

宗廟之禮左昭右穆易世之後以次而升祔焉其祔廟也稽諸典禮告諸先王親者不敢抗也踈者不敢抑也豈臣子所得而私哉元之諸臣議祔廟之次一何瀆禮蔑經之甚耶夫順宗固成宗之兄也然成宗為帝之時順宗北面而臣之矣兄弟之倫私恩也君臣之分公誼也謂弟不可以先兄抑豈知臣不可以先君乎昔魯用夏父弗忌之言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春秋譏之以為逆祀順宗成宗祔廟之次正與魯僖閔之事相類夫僖公繼閔公而為君躋之且不可況順宗未嘗為帝徒以子居天位而追帝之再祔之太廟也不可況可逆其班乎然元之有國綱常典禮紊亂多矣豈獨祔廟之次哉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世至蒙古先王之紀法[illegible]隳敗盡矣帝后所崇禮者西僧而已王公所尊信者西僧而已當是時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西僧者截其舌人主視朝則帝師同坐于殿上帝師入宮則后妃膜拜于中庭豈復知上下之分宮掖之嚴堂陛之辨哉嗚呼真所謂大亂之世歟李璧為上都留守所涖者行都所掌者留守所典者行宮宿衛之兵其重任莫重焉今也西僧強市民薪璧方詢其由未實其于法也而群僧突入引其髮捽諸地箠挺交下拽歸空室幽囚拘縶曾不免焉及奔訴于朝曾不詰責竟以赦免嗚呼是尚可以為國乎劉石苻姚雖以夷狄主中國然其為法不如是之謬戾也士君子尚可立其朝歟然世之所謂儒者方且施施然與群醜比肩以苟活于犬豕之庭是獨何心哉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閽寺之官自古有之職在掃門庭執褻器守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而已雖有正直如呂強忠誼如張承業賜之以財可也終不可授之以重任焉邦寧宋之閹豎國亡被俘因獲給事宮庭歷事三帝寵任益隆至于武宗遂以為大司徒且使之兼左丞相位崇任重無以加矣夫司徒者敷五教擾兆民在漢則三公之職也丞相者統百官均四海在周則冢宰之任也是二官者非學足以知天命道足以翊皇極武足以戡亂寧文足以迪彝教不足以當之邦寧所以獲寵者便辟而已矣姦黠而已矣經邦弘化夫豈所能哉今也以亡國之俘奸閹之醜而兼掌治教之[illegible]為國有人乎嗚呼出則貂冠長劍當體貌之隆入則金璫石貂供使令之役乘名器辱朝廷亦甚矣然武宗夷狄何足責哉華夏之主不可不深監焉

史臣論武宗曰帝慨然欲創制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大濫錫賚大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

變云

史臣之贊武宗謂其慨然欲創制改法而有為斯言過矣
元之諸帝安於夷狄之俗而不遵中華之法非一日也雖
以世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無能改於其俗况於武宗視
二君尤劣者乎武宗在位四年無一善可稱者沙的伶人
也以為平章李邦寧閹竪也以為司徒教尪班番僧也以
為學士承旨宅如進鷹坊之秩為二品畀西域賈人以虎
符所溺者酒色所好者游畋斯豈有為之君哉其所創改
者不過置尚書省行至大銀鈔二事而已是皆毒民之法
豈為治之先務耶使武宗果有志於創制改法則當召用
名儒稽式古典正綱紀厚風俗脩法度定官名考章服以

華左袵之陋制雅樂以變俳優之聲庶幾乎魏孝文金世
宗之所為矣顧武宗性質凡下豈足以語此哉

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知義而已士不知義雖有它美
不足取矣宋為華夷之主三百餘年蒙古氏窮兇究武滅
其國俘其君使藝祖仁宗不祀忽諸當是時忠臣烈士戮
家沉族而不忍為夷虜之臣激於義故也則凡為之宗室
者悼宗國之亡念祖宗之憤其含悲茹痛當何如哉孟頫
天潢之裔也舍生取義北首死敵以與王蠋輩同游于
地下可也不然棲遁巖谷力辭徵聘以全其義可也顧乃
不知忘親事仇之為非不以下喬入谷之為耻北面仇虜

拜跪周旋于其庭珠帽貂裘日與群胥相追逐使人望而
指之曰此故宋王孫也而孟頫曾不耻焉豈復知有義哉
嗚呼宗社為墟帝后為虜雖寡為之尚忍為之臣乎天祥
枋得之徒彼皆庶姓也為誰而死而宗子顧可食其祿乎
孟頫之罪於是大矣雖詞翰之工學問之博又何足稱哉

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
失上章極諫帝怒殺之

自釋氏入中國時君世主靡然崇信未有卓然不惑者故
其寺宇極金碧之麗而宗廟不如也縣祠備水陸之珍而
郊禋不及也傾府藏之財竭兵民之力而忠諫之言甘心
不顧焉嗚呼何其惑哉若元之英宗則又甚焉英宗即位

以來不恤歲飢不求民瘼不施善政而汲汲營西山之佛
寺觀音保等上章極諫遂寘極刑不仁之君惡可與言哉
且英宗崇飾梵宇者其志無他亦曰求福田利益而已佛
果有靈宜其享祚悠久也曾幾何時駐蹕南坡變生禁幄
西天諸佛不聞擁護之功列刹群僧誰有勤王之舉所謂
福田利益果安在哉嗚呼人主溺於佛法者察英宗之始
終亦可以少悟矣

開經筵命平章張珪學士吳澄等以帝範資治通
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經筵之設所以講聖學沃君心以為脩齊治平之本也所
用者必端良博洽之儒所講者必明德新民之要夫然後

可以涵養本原成就德器矣二帝三王之德與治所以不可及者其大本蓋出於此也自漢以來入主留意於正學者寡矣況於蒙古氏起自北荒以鞍馬為家以射獵為俗又烏知所謂學哉泰定自藩邸入纂宸極嗣位之初首開經筵之所用如吳澄者迺一時之名儒其所進講者又皆致治之明鑑格心之大訓斯亦可謂賢矣使是君也果能始終此心始終此學則其所就豈不為一代之賢主哉柰何崇儒不如崇帝師之隆信道不如信梵唄之篤故終不足以成其德而推諸治也可勝嘆哉

張珪等言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十石價值數萬是皆時貴與中賣之人妄稱呈獻皆給回賜高其價

值且至十倍彼此通同僭行分用宜行禁止帝不從

古昔明王所寶者有六曰聖曰玉曰龜曰珠曰金曰山林澤藪而大寶之位不與焉聖所以為寶者以其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也玉所以為寶者以其能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也龜則足以憲臧否珠則足以禦大災金則足以禦兵亂山林澤藪足以備財用此明王之所寶也寶是六者則所謂大寶者庶乎可守矣三代以降昏庸之君往往所寶非所寶者晉以垂棘之璧為寶魏以照乘之珠為寶趙以和氏之璧為寶而不知是翫玩好之具也豈國家所當寶哉元有天下舟車通乎八極外國之珍若珊瑚瑪瑙西珠北珠之類流入中國上之人眩於耳目而好之下之人承其風旨而進之於是搜索奇異以獻闕庭交通閹豎以邀厚價故一分之珠賜鈔萬緡一寸之石給銀數錠嗟夫是物也不可以充飢不可以禦寒不可以濟國用徒足以迷心敗德而已豈所謂寶哉元之諸帝溺志于此故金帛之積充仞于賈商奸豎之家而府庫日虛心志日蠱所謂大寶者日危矣豈非萬世之大鑑哉

八月丙戌明宗還次旺忽察都皇太子圖帖睦爾入見庚寅明宗暴崩

明宗暴崩于行宮世以為圖帖睦爾弒之也愚以考文宗之始終而推其心竊恐弒逆之事出於史氏之誣夫明宗

文宗皆武宗之子自武宗之崩歷仁宗英宗泰定之世兄弟皆南竄於危殆者屢矣一旦重會行宮必將握手歔欷悲懽交集自丙戌至庚寅纔五日耳豈至遽萌逆心哉借曰文宗急於自取忍于弒兄不可以常情推是不然當燕帖木兒舉兵之初明宗遠在漠北文宗已據大都而正位號矣使其詔告宗王改封其兄而止其來南顧不易耶然文宗遣使奉迎讓以天位而退處東宮是未嘗有利天下之心也豈有大事已定人心已安迺急於為帝而弒其兄乎且自昔弒君簒國者慮貽後患必勦其種類而後已故齊之簒宋也盡滅劉氏之族蕭鸞之簒齊也悉誅高武之胤使文宗果弒其兄獨不念兄子既立將復其怨乎然文

宗將崩捨其子而立寧宗及寧宗既崩弘吉剌后又捨其子而立順帝獨不慮後患耶由是推之明宗之崩决非文宗之弑也然則順帝何以謂文宗謀為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乎曰文宗嘗詔天下謂順帝非明宗之子順帝既立追忿前詔而佞臣又從而媒孼之故加文宗以弑逆之名撤其主廢其后而殺其子史臣既不能辨又因而實之使文宗負謗于萬世嗚呼寃哉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出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

三年之喪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惡有親喪未終釋苴絰之慼而繳弁冕之華哉不幸遭時多艱迫於君命亦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戎狄交侵疆圉孔棘則墨衰以從戎事可也内訌外叛宗社將傾則抑哀以紓國難可也舍是則守絰而已矣自漢以來有奪情起復之制於是張九齡起復而爲相矣馬光祖起復而典兵矣張茂昭起復而尚主矣士大夫玩常習故不以爲非其懇辭不起如富弼劉珙者蓋不多見焉況至有元典禮蕩然親存無省覲之期親歿無丁憂之制而忘哀作樂食稻衣錦者接踵于時宜夫陳思謙言此以警有位者也嗟夫三年之喪未足以報其親也三年之喪猶不遂服則視其親猶路人耳士君子遭親之喪而有起復之命則必外度其時曰國有門庭之寇歟朝有肘腋之奸歟宗社有杌隍之患歟無是三者雖有君命不敢從也又必内度諸己曰吾之德足以尊主庇民歟吾之材足以靖難遏亂歟吾之出處足以繫天下安危歟無是三者雖當其時不可起也外不度其時内不度諸己而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是烏焉之不若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文宗以明宗在時素謂妥懽帖睦爾非其子遷于廣西之靜江命奎章學士虞集草詔播告天下及寧宗崩皇太后曰妥懽帖睦爾明宗長子也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順帝生于沙漠世莫審其所自出或以為宋帝㬎之子也閩人余應有詩紀之其畧云帝㬎降元世祖封為瀛國公假尚公主後因侍宴有奇怪之徵忌之遣學佛法于帝師遂居漠北其後明宗逃居沙漠行帳適與瀛國公相近締交甚密一夕明宗方寢聞瀛公帳中有笙鏞聲問其故乃娶兒始生而帝也明宗知其非常人遂乞歸養為子妥懽帖睦爾是也詩之所言如此考之元史文宗以明宗在時素謂太子非我子遂命虞集等草詔告天下及宗室諸王蓋必有所據矣不然文宗舍己子而立兄子何獨忌順帝而偏愛寧宗耶故老相傳世祖取江南之時有水竭火生之謠蓋元以水德王宋以火德王是則繼奇渥溫氏者實趙氏之遺胤也嗟夫世祖百戰取宋感之於錢塘遷之于海上將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曾不知宋嗣未大亡

年而天乃以宋之偷陰畀元之統矣是豈人力所能為哉
世之欲滅人之國以利其子孫者亦可以自省矣

詔罷科舉丞相伯顔用徹里帖木兒之議也

先王取士官人之法見於周官禮記者詳矣自漢以來有孝弟孝廉之選有明經進士之科有賢良方正之舉然惟進士一科得人為最盛名臣碩輔聲光照映竹帛者大抵皆由科目進也蒙古有國不立取士之法其所用者皆取於省臺郡縣之掾吏與所謂宣差知印通事之流耳其間固有豪傑雜之而進者然士之有志節者終恥而不肯就蓋恥其名也仁宗在位始詔以科舉取士歷科所得如黄溍歐陽玄之文章張起岩馬祖常之器識李黼余闕之忠節進士如此亦何負於國家也哉設科未二十年遽以伯顔徹里之議而罷之彼伯顔徹里者醜虜之無識者也知有掾吏宣差知印通事而已耳豈知儒者之可貴乎夫二虜欲罷科舉者不過為供張之盛與進士妨選法耳科舉之供張未若僧道醮祠之費也進士之入選未若雜流補官之多也不罷彼而罷此尚為知類者乎書之簡冊徒以遺臭萬世焉耳

帝以世祖在位長久欲祖述之詔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

建號紀年自秦以前未有也年號雖古所未有然在後世則不可廢焉蓋古者民俗淳官政簡案牘無檢覆之繁雖無年號可也至于後世奸偽日滋官政日繁文書盈於几閣非有年號以別之則歲月昏亂猾吏為奸將不勝其弊矣順帝欲祖述世祖仍以至元紀年亦可謂有志矣然年號雖舊則文案所紀者不知為前至元乎為後至元乎檢覆之際奸偽百出其害可勝言哉且順帝果欲追紹祖烈亦惟法其所行而已何必區區襲其年號乎世祖在位其用度也約其賞罰也明其賦斂有制其畋遊有時擇才以任官原情以斷獄儒者雖不究其用然許衡王磐之徒咸見尊禮南人雖不以為相然程鉅夫葉李之屬皆在要位此其所以致至元之盛也若順帝則不然奇后專寵于內而用度日侈矣伯顔擅政于外而賞罰日紊矣賦斂無藝而竭其衣食之業畋遊無度而妨其耕穫之時用舍失宜而在位者多貪殘刑罰不當而伏鑕者多冤濫曷嘗有一事克繼祖武哉嗚呼襲其號而不踐其實徒啓弊端而已謂之善法祖可乎

徐壽輝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元有中國垂百年及其亂也儒臣秉節而死者甚多若李黼李齊余闕泰不華其忠義尤表表然論者謂元以夷狄主中國隳先王之典禮壞中華之風俗當世所謂儒者食其祿受其官已非義矣及其傾危又為之扞衛而不恤其久汙華夏也是亦醜虜之黨耳豈得與死節者比哉崔杼之亂左右為莊公死者七人而不得與孔文荀息並書尊

春秋以為死非所當死也余閔恭不幸世居漠北為主而
死當矣若𪊨與脩則中州之士而先王之遺民也區區扞
衛醜虜為之效死是亦石之紛如之輩耳何足取哉愚以
為不然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嫁者當謹於納幣之先知
其家之逆亂勿嫁可也仕者當審於委質之始知其國之
昏濁勿仕可也既成夫婦矣延以門戶衰薄而反目焉不
可謂之義既為君臣矣延以國家阽危而改節焉不可謂
之忠元有天下士不幸生於其時者潔身於風塵之外高
蹈乎大山長谷之中玩聖賢之遺經以求其志以成其徒
斯無憾矣既欲隨世以就功名矣其安也則寵其名位其
危也則委而去之是夏侯令女所不為也嘗謂大丈夫而
為之哉故若𪊨與脩者當責其不能審於委任之初不當
責其死於危亂之際

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
不失臣節惟惑於群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

順帝在位所命為相者率皆貪庸憸佞之徒彼善於此者
惟脫脫耳觀其秉大義以黜伯顏辭相位而為阿魯圖始
出師而彭城之盜平再出師而高郵之賊窘其所建立非
碌碌者當是時群雄並起外則疆土日蹙內則府藏日虛
幸而材器可倚者猶有脫脫焉使順帝推誠而委任之雖
不能救其必亡之禍亦庶乎少延歲月未遽亡也顧乃信
讒而殺之是何異病者氣息奄奄而又戕巫咸遂[illegible]之
自速其死哉或曰脫脫可謂大臣歟曰可謂能臣矣大臣
則未也古之所謂大臣者親正直遠讒邪不賞私勞不報
私怨夫然故足以尊祖而庇民脫脫則不然太平之正直
則忌而逐之汝中柏之讒邪則惑而信之哈麻以嘗譖之
力而引居政府別兒怯以中傷之怨而斥居外藩是豈大
臣至公無我之道哉雖其死不以罪君子哀之然迹其所
為亦有以來讒賊之口也愚故備論之使後世命相者當
知棄瑕而錄功為相者當知忘私而徇理

初太子之奔太原欲援靈武故事自立擴廓帖木
兒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
入城脅帝禪位擴廓未至京三十里即散遣其軍
故太子深銜之

元之亡也豈獨群雄並起而遂之哉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蓋有力焉夫太子之職問安視膳撫軍監國而已爵賞官
能出師決獄制在君父夫豈敢專耶順帝雖曰昏亂失道
然自太子言之以親則父也以尊則君也彌縫其闕將順
其美使政出君父而已無與焉斯善矣顧乃不父其父不
君其君竊取其生殺廢置之柄欲迫脅而奪之位是乃身
為叛亂若也彼劉福通張士誠陳友諒之屬又奚責焉竊
考太平之死老的沙之逃孛羅之反擴廓之貳皆以得罪
太子故也求其所以得罪者以太子急於受禪而諸臣不
肯順旨焉耳嗚呼何其不忠耶既為太子矣天位舍我誰

適哉方是時豪傑蠭起土宇瓜分荊江之創痍未已汝潁之烈燄方炎滎陽之宮闕已焚燕趙之稂莠日茂君臣父子協心戮力以遏亂略以戢兇渠尚懼不足以固回天命也今乃視君父猶土梗欲撤而據其位焉用心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椒丘文集卷之九

序

周禮集註序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甚者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或以為漢儒附會之說嗚呼使戰國有是法則為三代矣使漢儒有是學亦可謂之漢儒哉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心之精微以為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胡為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五官散見於六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註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丘氏各有考註喬新自幼讀是書沉潛有年以為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訛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為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註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下國家者

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蘇綽之制以為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春秋左傳擷英序

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未息上自王朝下及列國外至戎夷之邦凡發於辭命見於應對者皆粲然成章其氣象雍容而不迫其文詞溫雅而不佻如錫鑾和鈴周旋交衢之間如藻率鞞鞛陟降明堂之上蓋文武成康之遺化猶有存者而其大夫君子皆習於禮樂之教明於道德之旨故其言語詞章渾渾乎上薄典誥下軼秦漢有錄然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觀左氏所述則成周一代之文亦可槩見已予少讀昌黎河東二家文愛其敘事峻潔摛詞豐潤及讀春秋左氏傳乃知二家之文皆宗左氏如韓之田弘正家廟碑董晉行狀柳之封建論梓人傳玩其詞而察其態度宛然左氏之繇蘖也予因慨然曰有志學古者左傳不可廢延日取而讀之挹之而愈深追之而愈不可及宦游四方它書不暇挾而常與左傳俱蓋未嘗一日釋手及奉　命飭邊備于代北出入亭障間固不能挾書而檄牘旁午雖有書亦不暇多讀也間者弭節鴈門邊烽稍息夙好未忘復取左傳于學宮錄其尤可愛者百餘篇釐為三卷題曰左傳擷英加以批點藏之巾笥以便觀覽庶幾足吾所嗜焉雖然言者心之聲也春秋之世大夫君子有禮樂道德以養其心故其出詞吐氣皆自然之文不得其心而徒操觚染翰以追其跡雖曰逼真亦猶優孟之似叔敖耳是又學古者所當知也

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刊定補著者也蓋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翳鸞駕虯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槼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為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于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為偽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為此書又為之註釋辨其賦比興之體而發

其悲憂感悼之情躍然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究其
憂愁鬱邑纏綿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
自已顧書坊舊本刓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
能也及來之洛參公暇與僉憲吳君源明論朱子著述偶
及此書因道予所欲為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
補其缺命工鋟梓以傳既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序
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
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
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
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
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
非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
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悽然興
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
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
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宋論序

古之作史評者多矣若遷固之論讚司馬文正公之治鑑
蘇文忠公之志林致堂胡公之管見尤所謂傑然者也遷
之詞雖健而是非頗謬於聖人固之詞典雅而予奪或舛
于公議君子不能無憾焉求其議論英發可以定前古之
邪正俟後聖而不惑者惟司馬蘇胡三君子而已若禮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永新劉文安公之宋論其殆度越遷固
而無愧於三君子者歟公博極群書尤究心史學間讀宋
史取其治亂興衰之大者辨其是非評其得失而著此論
凡二十有八篇如論陳橋之變以為本於太祖之素心論
金匱之書以為出於太宗之假託元符之獲秦璽則謂鐘
鼎書之故智女眞之亂中華則謂兆於金狄之妖言它若
引斧斵地之疑啟巳和戎之辨皆先儒所未發眞百世不
易之至論也公為此書不輕示人予嘗為秋官郎嘗謁公
于私第公出示十餘篇予讀而愛之固求錄焉公笑曰此
吾未成之書所見亦多未定之見也姑置之它日書成當
以示子公歿其書始出予乃得而細讀之其持論正其予
奪公其詞瑰麗而可喜如老將用兵指麾進退動合節制
如哲匠運斤橫斜曲直悉中規度又如老吏讞獄逮訊論
報而未發之隱難知之情洞然而莫遁也予知此論可與
治鑑志林管見並傳無疑矣後世有續紫陽綱目而稽合
諸儒之論者於公此書必多有采焉南臺副都御史淳安
胡公謂此書有裨世教而學者多未之見屬按察使洪公
士直刻諸梓洪公乃儆工重刻于閩臺以廣其傳而命予
序之公之履歷都憲吳公序之詳矣予奚庸贅第述此以
見宋之是非得失待公之論而定公之論又待胡公洪公
而傳也

百將傳續編序

古之言兵者莫詳於孫武凡山林沮澤之形戰守攻圍之
法窺敵用間之深謀批抗擣虛之奇略莫不具載于三十
篇而漢唐以來為將者用之則勝違之則衄未有能出其
範圍者殆猶醫之有方弈之有譜耶宋東光張預公立取
歷代名將用兵制勝有合於孫子者編次為百將傳蓋武
之所論者用兵之法而公立所傳者用兵之實二書並行
于世誠發揮涉獵者不可廢也頃予祗奉
上命出鎮北陲自念累世儒家於行師御衆營陳戰陣之
法素未之講大懼無以應緩急倉卒廼取公立所編正其
訛補其缺治戎之暇輒用而閱之以考古人用兵勝負之

迹庶幾緩急不致於僨事已而踰句注出鴈門北過長城
西抵黃河徧歷障塞周覽山川每遇老校退卒訪以用兵
方畧雖其言人人殊退而考之於武之書往往有合焉武
真精於兵者歟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則武之書公
立之傳非惟將帥不可廢而儒者亦不可不知也然公立
所編起呂尚迄劉錡其餘缺焉讀者病之予乃考五代及
宋元史又得王彥章以下四十人芟其浮辭撮其實事以
續公立所編本傳有缺者雜取它書以補之於是上下數
千年元戎大帥用兵之迹可以一覽而得矣或曰王者之
兵以仁義為本權謀非所尚也自漢及元稱善用兵者大
率權謀有餘仁義不足豈可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伊尹

升陑之師說者謂出其不意也武王牧野之戰說者謂以
上智為間也是雖不尚權謀而權謀未嘗不寓於其間彼
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而卒死於泜上者成安君之謬也
權謀亦豈可少哉世之膺閫寄者本之於仁義輔之以權
謀平居則以保
國而安邊有事則以禁暴而戡亂斯可
謂仁義之兵而無愧伊呂之佐矣

論學繩尺序

論學繩尺凡十卷宋鄉貢進士魏天應編選南渡以降場
屋得雋之文而筆峯林子長為之箋釋以遺後學者也元
取士以賦易論於是士大夫家藏此書者蓋少至
國朝始復宋制以論試士而此書散逸多矣予友俞憲司

事游君大昇董學于閩極力搜訪始盡得之正其譌補其
缺然後此書復完憲命工刻之而屬予序諸首序曰論議
之文尚矣禹皋之都俞吁咈見於經春秋卿大夫之辭命
往來紀於史其論之權輿乎自漢以來賈生之論過秦班
彪之論王命而論之名始見夏侯太初之論樂毅劉孝標
之論絕交而論之文益盛唐宋以詞章取士論居其一焉
唐人省試諸論蓋不多見其傳于今者惟蘇珽碩之夷齊
四皓孰優韓退之之顏子不貳過而已若此書所載則皆
南宋科舉之士所作者也予竊評之其才氣俊逸若青冥
空曠秋隼孤騫而迫之以風也其體製古雅若殷彝在庭
竹書出冢雖不識者亦知其為寶也其文采絢麗又如遊

洛陽名園而姚黃魏紫穠豔取目也於戲奇哉其登薦書而甲後造宜矣予少時從事舉子業先公嘗訓之曰近時場屋論體卑弱當以歐蘇諸論為法乃可以脫凡近而追古雅予因取歐蘇諸論熟讀之間倣其體擬作一二出示同舍生莫不駭且笑之雖予亦不能自信蓋當是時科舉之士未見此書故也今游君惓惓於此以嘉惠後學其用心勤矣是書一出予知四方之士疾讀而力追之上下馳騁不自踰於法度如工之有繩尺焉而場屋之陋習為之一變矣凡世之學者本之經史以培其根參之賈班夏錙以暢其支廓之蘇韓以博其趣旁求之歐蘇諸論以極其變而其法度一本此書庶乎華實相副彬彬可觀豈直科舉之文哉

瓊臺類稿序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臺丘先生出其平生所作詩文曰瓊臺類藁若屬予校閱而定其可傳者予讀之數月而後畢因定其灼然可傳者凡若干卷適都憲吳興閔公出鎮兩廣見之嘆曰此名世之文也當為刻之以傳于天下後世先生因屬予序之予辭謝不獲已乃敘之曰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精而深則發於文者弘以博唐虞三代之世士君子未有以文名者蓋其人皆深於道其見於文辭皆發其心之所得若也自漢以來世始以文名然皆因其所見以為文而於道無聞焉故作者多而傳者鮮唐宋之盛以文名世者七家而君子所取者惟韓氏歐陽氏曾氏三家之文而已以其頗得於經而有見於道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窮經明道而後其文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張似子豈非有得於道故耶先生生嶺海之間又當理學大明之後天分過人沉酣六經莧及諸史百氏務求所謂道者而體之身宣之文而不苟焉自其少時科試之文已為同舍生所推服間發於歌詩論議長老見之皆嗟嘆以為有作者風弱冠魁鄉選卒業大學所友皆天下賢俊既而登進士第官翰林得盡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其文益不可及先生之文有濂洛之典刑而不失韓歐之矩矱其粹然純正若弘璧琬琰陳于周廟其流然弘深若沅澌酉澧匯于洞庭其雄瓌絢麗若龍盾為旗馳騁蹴場之閒珠槃玉敦周旋壇坫之上嗚呼盛哉非有得於道而能然哉論者謂先生以豪傑之材蘊經濟之學使究其用其可傳者不止此也惜夫其文不施於典誥其詩不著於樂章其學術不見於事業嗚呼元祐之文施於典誥矣相如之詩著於樂章矣荊舒之學見於事業矣然行不副言或播其醜于後視先生立言卓然可傳而不朽果孰得孰失哉是宜閔公欲刻而傳之也先生所論著甚多其大學衍義補藏于秘閣世史正綱傳于學者皆別為卷不在集中

忠義集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爲美及其遭罹變故而且亡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義抱節矣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壎如村劉先生麟瑞生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沒而無傳也水村作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錄之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東嵒合二先生所作爲一編附以汪水雲方虗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其時元行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錄而已歷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忠孝秀發之悲而是集幾與壁埃蠹同其斃于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璧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嫗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特以示予予受而閱之觀之餘善對學羅之評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爲之慨然觀吳楚材合錄事之語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銳幼兒下拜受藥與王士敏詩書手據以死自誓又泫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釐爲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僉憲王君廷光見之嘆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噫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于天地之間而名爲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於遇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悔若此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洟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慨然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唐律群玉序

詩自風雅騷選之後莫盛於唐選唐詩者數十家惟周伯弢之三體楊伯謙之正音石溪周氏之類編新寧高氏之正聲盛行于時予嘗取四家所選而考之或精而不博或博而不精識者不能無憾焉乃即所選擇其尤可喜者得五言律詩一百七十二五言長律四十四七言律詩二百三五言絕句三十七言絕句一百一十四析爲十有六卷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居閑處獨之時沉潛而玩之從容而諷之若游廣庭而聞簫韶之音若入周廟而覩瑚璉之列若登玄圃而得蒲穀之質也故命之曰唐律群玉或曰孔子之刪詩朱子之註騷劉坦之之註選皆取其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而有裨於風化者也唐之律詩其音響節族已蕩然無復騷選之遺音矣況於風雅之旨乎而子何取於此哉予以爲不然夫詩者人之性情也唐之律詩其音響節族雖與古異然其本於性情而有作則一而已讀者因其辭求其理而反之身心焉則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而

有裨於風化者豈異於風雅騷選哉遂書以冠其篇云

南豐縣志序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紀載雖殊所係之重一也凡作史與志者其叙述必有法其是非必以公夫然後可以久傳而不泯況史之所紀必參諸志之所錄則志之所係不尤重乎唐宋以來郡邑之圖志多矣然或叙述無法或是非不公往往湮沒不傳間有傳者又亦厭觀有由然也弘治七年秋江右藩臬移文所屬郡縣各纂脩志書上之會省將刪為通志于時郡縣或以冗迫不暇及而付之稍知章句者紀載多有可議坡陀小丘獲錄而高大可以資疆域者遺焉鄉黨所不齒者曲為文飾而勛烈文章偉然一世之英者不紀甚者或以貨賂需酒食乃立為傳謬哉斯人將昔之陳壽魏收无下矣惟南豐今邑侯雷侯孟征知其所係之重乃集邑之師儒者質稽諸語之曰南豐名邑也有曾文定公之文章曾文昭公之剛大朱光祿之厚德曾倡黃樞之忠義其它名賢碩士未易殫數紀載其可不謹乎顧相與成之乃本舊志考諸家文集參以里巷紀聞公暇延訪多士親加筆削賦貢物產丁口頃畝務紀其實吏治得失人才賢否不為虛美開卷一閱而一邑數千年之故瞭然在目矣侯既繕寫上之藩臬而留其副于縣屬予叙之予謂侯真知所重矣它邑苟具文書者能不泚其顙乎侯名顒發身科目其來為邑凡前政之妨民者痛爬梳之興學養士崇禮勵俗脩文廟飭廨宇均徭賦一權量歲旱禱雨輒應其可紀者甚多今之良有司也

新刊經籍考序

經籍有裨於世道大矣經以載道人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史以紀事有國有家者亦不可缺也至於子集其言雖有純駁之不同亦皆經史之支與流裔士大夫不可不知也古昔英君誼辟以秘書之府設校書之官遣求書之使夫豈徒然哉漢晉隋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錄者至晉已多散亡矣唐志所錄者至宋亦多遺軼矣君子不能不深慨於此鄱陽馬貴與氏宋丞相碧梧先生之子家多藏書參學有淵源嘗著文獻通考以補通典之未備其經籍考尤為精詳予嘗讀之竊謂賢於前史之藝文志蓋藝文志惟列其卷目而經籍考則載其著述之由辨其純駁之異而先儒之論議附焉開卷瞭然如登延閣游石渠而閱芸編綈帙之富信乎為群書之體要也通考卷帙重大人不易致經籍考自可孤行以資博洽嘗以語一二士友俾鋟而刻之然莫有究心者江西按察司僉事莆陽黃公仲昭奉　勅來董學政予雅知其博學而好古因以告之公曰是吾職也當圖成之乃於蒞政之暇取國子監本校其訛補其缺繕寫成編且規措楮板之資付南昌府同知張君汝舟俾刻之張君篤意斯文市名梓儆良匠以成公嘉惠後學之志躬自督相梓者既完公以書屬予序之

夫讀書考古固格物致知之一端亦所以為誠正脩齊治平之本也然典籍散在天下欲盡得而讀之雖王公大人有不能致而况窮鄉陋巷之士哉有志於學古者得此書而讀之則於古昔典籍雖不見其全書而亦可得其大旨矣是經籍固有裨於世道而馬氏此書又有裨於經籍也得此書者明窗棐几日閱數卷擷其英摭其華嚼其膏馥反之於身心發之於事業此公所望於學者也博識而已耳多聞而已耳豈公所望哉

平蠻詩稿序

冬官郎中華城何君宗易從大司空白公以荊襄振旅而歸出其軍中所作五七言律絕長短歌行凡若干首題曰平蠻詩稿屬予序之予讀之其叙師旅之盛則江漢常武之意也其閔征戍之勤則出車杕杜之旨也至於感寒暑之變遷道室家之死曠則又采薇東山之遺風也渢渢乎治世之音蓋將軼盛唐追魏晉而上薄騷雅矣初荊襄群盜竊嘯阻四出剽劫以劉我民聖天子赫然震怒遣將徂征而命白公綜理戎政宗易以公辟居幕府凡奏疏之達于　上檄牘之布乎下書簡牒劄之通于群寮以至軍旅之籌畫期會之轉輸與凡蒐究之務一委之宗易宗易隨事應之畧無留意而其餘力又及於此非學博而材優者能爾哉及元兇授首而鯨鯢醜類亦皆雲散而鳥沒於是宗易乃得從公奏凱而還議者謂荊襄之平雖公與大帥之功而宗易贊畫之勞居多且嘗躬冒矢石督厲將士非徒持文墨論議而已宜有旌寵公亦亟言于

朝請加顯擢而有司不察僅增一秩士論咸為不平而宗易澹如也昔裴晉公董師淮西韓退之實從焉張魏公出師關陝劉子羽寔在幕下然淮寇之平退之不聞進秩金師之退子羽反以得罪則宗易之增秩視退之子羽不為幸耶然雖增秩與否不足論也而宗易之勞不可從之無傳故予序其詩并及其贊畫之勞使異時紬金匱石室之書者或有採焉

桂坡稿序

司封主事左君時翊裒次其所作歌行律詞調箴銘贊賦書奏記序題跋碑銘表誌之文為十卷其為佛老氏作者別為方外稿一卷總題之曰桂坡稿屬予序之時翊故山東叅政訥菴先生之子也自幼穎敏絶人七歲有能詩聲稍長博學無所不窺自六經諸史以至百氏之說靡不含其英咀其華而飫其實既而侍訥菴宦游四方浮江踰淮抵京師東遊齊魯南走楚粵所至輙求其俊傑之士與之上下其議論而其所見喬岳長河摩霄漢而盪煙雲者有以發舒其精神繇是其學益博其氣益充其文日新而未已予竊評之其詞氣雍容如璆琚鞸鞈陟降明堂之上也其論辯雄偉如龍盤虎踞馳騁轅門之間也其體製近古

雅又如雒婺宗鼎陳列于清廟之東西也是雖本於問學之功要之其資性有過人者而然也吾郡自宋號稱多士其以文章名世者如直講李公泰伯曾文定公子固與其弟文昭公子開雄詞健筆與歐蘇並驅而爭先數十年來諸老徂謝殆盡雖作者不乏然未有能繼三君子之逸駕者以時翊質之美學之博苟能服膺韓子所謂無迷其塗無絶其源者而不已焉則其文將駸駸乎上薄古人異時起衰振陋以追蹤三君子者非時翊而誰耶予少時亦嘗有志於斯及官刑曹日閲訟牒鞅掌焉不以暇暮歸輒昏然欲睡豈復能琱琢文章以與作者並騁於翰墨之場哉而時翊自登第以來所歷皆清選益得肆力問學其文之日新也固宜先宗伯與尊翁為同年友予與時翊通家兄弟也故序其文既致歆慕之私又悼予學之無成云

黃氏流芳集序

廣昌之銀溪黃氏世居焉黃之著者傳曰愈敬者富而樂施予景泰間嘗出粟千餘石備之官以備凶年賑貸有司上其事 景皇帝降璽書以獎之成化戊子歳移飢又出米二百五十石以賑貧乏事聞 朝廷命以章服秩承事郎其家世業儒名卿偉人作為文章以道其義者彬彬焉愈敬嘗慨然曰璽書之藏吾家燁然日星之昭垂吾不敢褻也薦紳先生之詩若文錯乎玉珮瑤琚之詞吾實而弆之不敢失也是皆吾黃氏所託以揚芳聲于無窮者也然懼久而散軼無以昭示後裔迺録所得大夫君子之作屬廉州太守雯峯饒先生定其可傳者萃為一編冠以 璽書而序記碑銘詩歌次之問訊之書簡又次之遂鋟之梓以傳諸鄉邦以貽諸子若孫曰斯集不朽吾黃氏所藉以不朽乎故題曰黃氏流芳集雯峯既為之序愈敬又以書屬予序之凡黃氏家世之懿衣冠之盛雯峯序之詳矣予何言哉或謂君子率禮由義脩其在我者而已非蘄後世名也愈敬善積于躬惠洽于鄉而義聲達于 朝矣胡為汲汲後世名耶士之不朽者德與功耳言其次也愈敬顧欲因文字以傳不朽何耶予謂不然君子固不急於名然名湮滅而無稱君子以為恥故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illegible]名高功如伊呂斯可以不朽然如叅如高如伊如呂代有幾人君子欲自見於後世者安得不假文字以傳耶曾萬生雖賢史軼其名世莫知其為誰覃李子之學術連舜肯之行義世固有與之班者然賴河東六一之文人到于今稱之愈敬惓惓是集其自待重而為圖遠矣豈書[illegible]以繼雯峯之說

同年燕集詩序

君子之燕樂非肆情觴豆而已所以講禮文敦友誼而盡懽洽之情也予同年登進士第者三百有五十人其官秋塋者蓋五十餘人自甲戌迄今十有五年之間或遷官

或以喪去職或不幸化為異物五十餘人之中其在者十有一人而已成化戊子春正月
上以元夕令節百官各予假十日員外郎廣信周宗用諭凡同年官秋臺者曰吾曹終歲訊鞫不遑燕私今
天子幸賜休暇盍相與為會以謀一日之懽乎衆咸以為然期以是月十八日合讌治具于宗用之家至期畢會會者來豐劉寬仁來新劉士敬古峽謝未清豐城范彥聲南昌熊迪吉華亭王廷玉羊城韓阜民廬陵陳時莊會稽吳文謨暨予與宗用也是會也坐以齒為序尚齒也酒以醉為度極歡也獻酬進退必以禮違者輒罰一巨觥崇禮也歌伐木之詩鼓南薰之調而金縷曲檀槽銀箏不奏

于樽爼之間樂而不失其正也其所謂講禮文敦友誼而盡歡洽之情者歟予在京師者八年公卿貴人酒食徒樂之燕未嘗赴雖寮友之會亦鮮預焉而樂者豈若茲會若也於是諸君子取蘇子卿贈李陵詩願言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之句為韻各賦詩一章以志之而退予為序于因循未暇為又二月而予有福建憲副之
命念睽違之有日而茲樂之不可再也迺序之以歸宗用嗟乎同年之友亦多矣其有名位稍崇而傲然視同進若途人者亦有乘其顛危從而擠之者彼獨何心哉而予十一人者獨相親厚如此是可以警薄俗矣乃各錄一卷藏于家與時湖山千里之外覽斯文而頌諸君子之詩停雲之思殆將悵然不自勝矣

桂坊藁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四明楊先生出其所著詩賦銘贊序記碑誌論說雜著之文凡若干篇題曰桂坊稿蓋為太子洗馬時所作也予讀之累旬而後盡乃作而言曰儒者以文章為小技夫豈然哉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閎以贍得於道者粹則其發於文也貞以醇譬之木焉道其根本而文其華葉也文不本於道是猶無根之華葉朝榮夕瘁乃所謂小技也君子之文豈其然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獨士君子為然雖閭童里婦肆口而成亦皆典雅靖深有後世

能言之士所不及者蓋有所本也自秦以降雖作者不乏然本於道者蓋鮮矣惟董仲舒韓愈歐陽脩能因文以求道故其所著炳炳焉與六經並傳而不廢及濂洛諸大儒出相與講明道學而後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邵張似子非以有本而然邪先生以絕世之資而生當　聖明之世其氣充其學正自其少時為科試之文已發出流輩弱冠遂魁鄉選擢高第載筆蘭臺讎書延閣侍講經幄輔導　儲宮歷官三十餘年不離翰苑而所學益博自六經諸史旁及九流之說靡不探其源綜其要而於所謂道者得之心而體諸身矣故其發於文也本周邵程張之淵源循董韓歐陽之繩墨其法度森嚴如龍虎鳥獸

布列於行陣之間其音恖度閑雅如朱絃赤舄周旋於殿陛之上其閎深雄放又如彭蠡之晴濤龍門之駭浪渦乎淼乎而不可狎翫也先生所自得者非予所能知然卽其文觀之其深且粹矣乎予嘗論近代之文如姚牧庵馬石田皆有志於脩辭矣而於道無聞焉許魯齋饒雙峰皆有志於明道矣而其文未能脫語錄之餘習求其華實相副如先生之文者豈可多得哉先生不予鄙屬為之序辭不獲命乃述所嘗論者于末簡庶使讀先生之文者有以探其本云

賜閒詩序

襄府左長史會稽韓先生發身賢科累遷今職歷相　憲王定王有忠貞之譽

先皇帝知其賢陞四品祿進階中順大夫年甫六十卽求致仕　定王獎慰不允居三年又請　定王眷留如初又二年先生年六十有五矣求歸益切　定王知不可奪具以其情聞

今皇帝特允所請乃得歸休于家或曰先生際盛時相親藩職任雖隆政務甚簡足以頤神延年何必求歸歷相二王有東平之賢無江都之驕先生所言無圓鑿方枘之患又何遽求歸且七十致仕禮也六十有五而致仕無乃太蚤乎先生謝曰年至而致仕先王之禮也有疾而解官我　朝之制也夫有疾則廢事不去姑以年未至為詞是貪祿而無耻也吾豈忍捨吾賢藩哉顧恐陷於貪祿無耻耳吾觀古之人有宜歸而不肯歸者蔡元長是也有欲歸而不得歸者范忠宣是也不肯歸者有所溺故卒有嶺南之竄不得歸者有所制亦不免南荒之行是雖忠邪不同其不免後艱一也今吾去畏途而卽閒曠坐茂樹之繁陰酌石泉之清泚是

聖皇之賜也是得忠宣所不得者也吾老矣惟朝夕誨吾諸子圖惟報稱而已它何知焉於是衆咸以先生之言為然相率賦詩以美之其季方伯公邦問萃為一卷題曰賜閒本先生之語也間屬予序之予為湖廣布政使時獲與先生接目其貌耳其言已知其為賢矣及觀其急流勇退益信其賢也乃序之以冠諸作先生名□字蓋臣宋丞相魏國忠獻王之十一世孫也

和梅花百詠序

古今名流吟儒之詠梅者多矣而馮海粟之百詠尤為世所傳誦蓋自國風摽梅之篇以降未有盛焉者也予友天官主事左君時翊嘗讀書桂坡之草堂歲暮雪作寒四聘而堂梅盛開清香冷艶況滌簡策吟思浩然因誦海粟之詩而和焉錄為一帙及來京師出以示予俾序之予平生亦有梅癖自居輦轂下不見梅者六載矣忽得時翊之詩讀之恍然如行孤山而徘徊於暗香疎影之中也悠然如游石湖而容與於文穆公之圃也又如醉臥羅浮而夢

翠羽之刺嘈也詩之動人一至此哉特以較海粟所詠乎不知其孰優孰劣也嗟夫梅一卉木耳然有君子之德焉其花素而不妖君子淡而不厭似之其香遠而益清君子闇而日章類焉吐華於氷雪之際斂實於腥妍之時君子之樂幽雅而遠芬華又有同焉若倚潔之士愛之賞之又從而詠歌之蓋有以也時翔顏敏而好學清脩而有文藻其所愛可以知其人矣昔海粟之百詠嘗為趙文敏公所稱賞時翔之詩美矣顧未遇文敏公爾使乎得而讀之豈知言哉豈知言哉姑序之以俟當世之知言如文敏公者

鼓山紀遊詩序

鼓山在福州治城東二十里其氣雄勢秀為附郭諸山冠

予與寮友約同遊者屢矣輒為事所奪成化六年春二月辛未監察御史清漳陳君孫旦將之京過福城邇相與遊焉是日陳君肩輿先抵山下寺予從憲使求新劉君叔榮副使四明錢君廷珍淮西潘君□潑僉事羊城康君文瑞泰和康君主一淦川周君守謙視事罷乃行共飯寺中遂登山過圓通庵歷半山亭約五里許乃至山上寺林樾蓊潤巖壑谽谺真佳境也泰雖屏騶從遊寺左靈源洞洞有泉出石罅搟石飲之甘寒可愛又行數百步至天風海濤亭亭額紫陽朱夫子所書也其遺刻在山巔欲往觀之以倦於躋攀不果徜徉久之乃還抵寺出酒共飲寺僧亦汲泉瀹茗以飲客酒酣童子歌雅詞數闋賓主歡甚陳君首

賦律詩一章諸君子亦相繼有作薄暮乃歸劉君謂清遊不可數得也命侍史錄諸作刻諸壁間而予為之序遊之又明日盱江何喬新序

陸廷貴阜行詩序

姑蘇陸君廷貴少嗣父職為武成後衛百夫長謙恭好學無將門子輕儇態其配陳氏名家媛有幽閑之德焉廷貴年四十有七無子陳每欲為買妾廷貴輒峻拒之會廷貴以職務遠出陳遂私買侍兒置其室姬履綦甚及廷貴歸陳戒侍兒盛飾出拜廷貴驚焉以問陳對曰妾薄祜無子故買是俾抱衾裯侍巾櫛庶幾生君之子以延慶緒于無窮耳廷貴愀然曰天苟祐陸氏不斬其後汝將有子奚用

是為欲遣之陳執不可廷貴乃紿曰是尚少姑俟他日因處之別室且屬陳以女賂之未幾陳有孕明年遂生一子廷貴詒陳曰吾有子矣當使是女有歸於是選良家子得大僕少卿張君之族子某治裝奩以嫁焉猶處子也其友陳君顯聞之嘆曰廷貴之行豈為今世之所稀在古人猶以為難也是不可使之無傳乃求當世能言之士賦詩以詠歌之彙成巨帙而因秋官主事錢君有本請予序其首簡予曰風俗之不古若久矣為夫者妾媵盈室以肆其情為婦者謠諑妬忌以顯其寵此在薦紳之家亦或有不免者況於生長將門者乎有如廷貴以未衰之年而能遠色以嫁其妾陳氏以嗣續之艱而能買妾以待其夫是皆卓

爲寡儔者也能飛兆祥克有良胤是蓋天之所賜也嗚呼風俗之不古若久矣孰知乃有賢如廷貴夫婦者邪昔荊國王文公未有子其夫人吳氏爲買一妾公見之遽遣之今觀廷貴之行蓋庶幾於公而陳之事亦無愧夫人者歟予少讀史覽文公夫人之事以爲曠千百年不可復見於今乃有之然則廷貴夫婦之賢其可使之無傳歟而陳汲汲於表章其友之善惟恐其無聞非所謂樂道人之善者邪是皆可書也故爲之書

同年燕集詩後序

成化丙申冬湖南僉憲泰和蕭君彥祥偕其同年在蕃臬者七人奉表入賀聖壽其同年在翰苑者念睽違之久而喜朋簪之盍也相與爲醵而治具于脩撰羅先生明仲之第邀彥祥暨七人者而觴焉罇俎序陳醴醆芬芳歌風雅之古詞屏箏琶之淫響主賓獻酬怡怡如也酒酣明仲賦律詩一首以道意在席者屬而和之因以爲八人贈或道其遭際之盛或美其車服之華或以爵位崇顯爲禱或以勳烈光大爲勉勸厚之意溢於聲詩之表皆可傳者彥祥粹爲一卷持以示予且屬序之嗟夫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而偶同科第耳然自唐以迄于今士君子之交游於其同年尤加厚焉何哉蓋其進也同道其升也同時意氣相孚道誼相合固非燕游之好者比其加厚也宜矣若翰苑諸君子於八人者貺之以燕好申之以詞章睎昔人爲尤厚焉彼金谷有會矣然溺情伎樂君子惡其侈桃李園有讌矣然沉酣麴糵君子譏其狂是燕也賓主相輝發詩繼作歡娛之中不忘警飭之意是所謂樂而不失其正者也豈金谷桃李園胥觴俎者可擬哉遂序于末簡

瞻雲詩序

秋官主事淮陽龔君霽禮示予望雲詩一卷曰此朝之大夫君子爲吾鄉人蔣仲誠而賦也仲誠負奇節好遊嘗涉黃河浮淮泗陸走齊魯燕趙之郊抵京師而縱觀四方之勝以自壯然念其父志端母劉皆髦耋不及養居常盡然惆之旅遊之際見白雲英英升自山谷彌布霄漢或濃或澹或散或合或蜿蜒如虬龍或翔翥如鸞鳳或奔駛如虎兕或旖旎如絳旌羽節之往來或崔嵬如金鼎銅壺之矗峙變態不常可喜可愕輒悵然思親而不能已因求善繪者圖之時一展翫有不勝其慨然者大夫君子賢之此詩之所繇作也予幸爲序之予惟昔狄文惠公赴并州登大行回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於其下徘徊不能去仲誠之瞻雲非若文惠之爲人邪雖然吾學古人者當師其心而不可徒襲其迹夫子路之負米其所以爲孝者不在於負米也老萊子之戲綵其所以爲孝者不在於戲綵也望雲興歎固文惠公誠孝之發見然文惠公之所以爲孝者豈徒望雲而已哉其行己也方其臨民也仁其立朝

大節偉如也此其所以為孝歟不歸其心而徒着其迹則世之臨清溪望白雲者皆可以為文惠公矣仲誠勉之以文惠公之心毋徒託意於望雲而已公之勳業之隆仲誠有未得為者然其立心行己師之則是夫豈難哉荀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矧文惠公乎詠歌之以冠諸群什

友松詩序

廬陵有隱君子焉曰劉君存世擬世家于邑之滕橋其先世嘗植松一株于所居之傍迨茲餘二百年高且百尺大踰十圍其柯盤錯若屈鐵其根磊砢若怪石其葉蒼翠若垂天之雲君甚愛之日徜徉其下曰吾友在是矣因以友松自命士或疑之曰友者人倫之一也生斯世為斯士友斯人可也松植物耳能與子握手笑語邪能與子酬杯酒接殷勤之歡邪抑能與子相規以過相責以善邪子雖欲友之惡從而友之君笑曰吾豈不欲取諸人而友哉世降俗漓而友道廢絕久矣膢于消費于寄相戕賊于耳餘吾求其可友者未得也取諸人而未得舍是松吾安友哉故吾於是松也朝夕對之如對益友焉觀其蒼顏鬱然凜乎其不可押也則思所以消吾暴慢之氣觀其霜枝雪幹挺乎其不可撓也則思所以益厲乎貞介之操觀其貫四時而不改越千歲而不衰也則思所以誠吾恒久之心俯焉而勞頫焉而思其有益於吾之進脩多矣松良吾友非特世俗之所謂友也士大夫聞而高之曰是哉劉君之志乎於是相率賦詩以歌詠之凡若干首秋官主事陳君時莊君之甥也彙為一編屬予序之予辭不獲命乃述君之所以友松者其言蓋如此君名灝長沙定王發之後也剛介不阿有類於松故命松為友云

鈔塘十景詩後序

新建萬君邦泰世家縣之鈔塘鈔塘距縣治百里許實據山水之勝其先有諱天瑞者鄉明經舉為閩令始構書屋以教其族人屢廢輟後今所謂萬坊書屋是也其山則南嶺峙其前鳳岡衛其左虎嶺踞其右而連峯接屾遠在前村與後山者若伏若蹲若翔若躍不可殫狀又有官塘相傳為古陶人埏埴之所其水則泓然而渟滀者為蘇陂錦鱗頳尾游泳其中渤然而仰出者為石井其泉甘洌有洞疾者飲之輒愈瀰漫浸演迤者為羅胡漁人牧豎歗嘯其傍是皆山水之勝處也閩令君十一世孫仲寶嘗摘其景物之尤勝者祈為八景曰萬坊書屋南嶺仙峯蘇陂錦鯉石井靈泉前村叢秀後岡層巒羅湖漁牧官塘煙霞一時名流韻士相與歌詠以傳焉至邦泰又謂八景固山水之勝者然鳳岡虎嶺近接耳目不可以遺爰益以鳳岡捧月虎嶺屯雲以表其勝聞屬善繪者圖之又求能言之士賦焉彙為巨帙大理少卿文江李公既為之序矣邦泰復屬予序其後予惟君子之心澹然無所好而獨不能忘情於山水者豈直為景物役哉觀山益懋於仁觀水益勉於智蓋無

非進德之資也邦泰誦業於其所謂學以生者日孜孜焉以探性命道德之懿進德之本在是矣及其倦也自為游焉仰南嶺之峻極恍如卓爾之見徘徊眺望見山之在前村後里者紆青縈翠應接不暇又若瞻前而忽後也顧鳳岡之騫翥則思卷阿鳴陽之詩覩虎嶺之雄峙則思大易虎變之象觀錦鯉於蘇陂思所以成其文酌靈泉於石井思所以濯其德聽漁歌牧唱於樂湖之上則樂萬物各得其所徜徉宦寵之間以觀煙霞卷舒晨夕萬變又有以見造化之妙而加日新之功是皆所以為進德之資也豈徒性情之適而已哉嗟夫南山崔崔詠於風洛水泱泱歌於雅山水之播諸聲詩尚矣顧予非卜商烏足以序作者之意哉姑道邦泰之所以好者使後之覽者有考焉邦泰舉鄉貢進士今為懷慶推官云

梅莊八詠序

鄞之東南三十里有地曰梅莊或曰禹廟梅梁嘗飛沉于此故以名或曰是地也梅花成林名之以其產今福建按察副使錢君廷珍世家焉君嘗以請予曰梅莊之東有宅一區喬木蔚然者吾祖之舊宅也莊之前有田數頃秋穀垂穗望之如黃雲被野吾家之世業也龍山峙其北蒼崖翠巘若翔鸞之擁金屏焉渚匯其南淡青淺綠若鏡奩之遶户雙渠夾其傍石梁跨之四望天景黯然際三市在其西民居聯比炊煙翳若屯雲又其南為橫河春雨時至溶波萬頃渴然如巨浸其西南為小墅孤阜拔起夕陽晃之霞采爛如金芙蓉吾少讀書于此倦則登山而遨臨流而釣以覽夫四時景物之變意甚樂之因取其尤勝者析為八景曰龍山拱秀鳳渚環清一橋野色三市人煙橫河春漲小墅晚霞南畝新禾東塘舊宅以表其勝焉自吾入仕以來累夫事物之自外至者追念舊遊之樂未嘗不思休于此也嘗屬善繪者圖之而求薦紳君子為之歌詠焉子其為吾序之他日歸休于此展圖誦詩而讀子之序臨遠岫之歸雲其亦足樂也予嘆曰士風之不古久矣其處也則念於仕因不知山水之為樂其出也則忘其歸視舊遊若敝屣然今君有章紱之榮而睠睠湖山之樂是豈常情沉酣於富貴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君年未五十方將擴大猷奮丕績以佐

聖天子出治於明堂梅莊之樂予知其未能遽有也異時成功謝事錦衣南歸如歐陽公之居潁上庶乎有此樂矣予不佞將自附于趙康靖訪君東塘之上以周覽八景之勝然後采溪毛烹海錯相與一醉焉亦庶幾潁上之遺風也姑序之以俟

花谿集後序

古之君子志于不朽者知立德立功之未易則銳意於立言自漢以來篇目見於藝文志者無慮數百家然不數世散逸盡泯滅而無傳方其疲精神勞心思肆意乎編牘之

間豈不欲傳于久遠哉然卒至于亡滅豈其學術之不純邪抑其材氣之有所局邪是皆可悲也幸而有賢子孫為之收拾則雖不能傳于天下猶能傳于一家又幸而有知言君子采其一二粹為類編則遂以不朽矣而世之得此者幾何人哉予讀吳興沈先生之花谿集深有感焉先生諱夢麟在勝國時以明經領鄉薦擢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元季天下多故遂解官歸隱益肆力于詩文薦紳先生多推許之入 國朝以來三校文闈浙又兩同考會試有司嘗以賢良薦徵之辭不赴
高皇帝知其老不強也年九十而卒平生所作詩文卷帙甚多題曰花谿集者因其隽居而名之也先生殁後子孫遭罹變故謫戍邊鄙而家集散逸多矣久之其玄孫清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因奉使南畿過故鄉訪求遺集得詩文若干首手錄以歸既而清遷江西按察司僉事乃請副使同邑陸公某 編次成帙又得副使同郡吳公懷德校其譌舛嘗請大司寇莆陽彭東安公序之近又請予序于篇評先生學術正材氣俊其發於詩文根本義理如宋儒而無其萎弱不振之態筆勢雄偉如元人而無其風沙龐豪之習世有蕭統姚鉉呂伯恭蘇天爵者出而類選
國朝之文於此集必見采錄為先生之不朽其在此也而清可謂賢子孫矣遂書于其末簡

重刊黃楊集序

錫山華先生彥清在勝國時以詩名于吳中所著黃楊集門人呂繡文錄梓以傳歲久譌且缺其玄孫守方購得善本正其譌補其缺重刊于家然守方甚重斯集不輕以傳諸人雖子姓宗戚求者亦靳不予守方之族弟列孫進士擢建昌郡推以斯集傳之未廣慮久而湮滅乃捐俸重刊以廣其傳屬予序予惟詩之為言可以觀風俗察政治有元一代俗漓政龐無足言者而其詩猶宋季之委靡追盛唐之雅麗則有可取者焉自郝伯常姚公茂鳴于北方而馮伯循虞天錫諸公繼作楊仲弘范德機倡于江南而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從而和之及其久也上自臺閣名公下至山林逸士外至徼塞部長往往以詩名家雖其間不能無麤豪之言纖巧之病要之不失為能言之士也先生之詩溫雅醞藉深得當時能言之士蓋相頡頏予嘗考元詩見於編選者如所謂皇元風雅元詩體要之類其採取博矣而先生之詩乃遺焉豈非所傳未廣而選者未之見歟此郡推君所以惓惓重刊以傳也斯集既傳吾知世有選元詩者於先生之詩必有採取焉而元之風俗政治亦因可見矣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若郡推者非所謂明且仁者邪先生諱幼武其別號栖碧蓋取太白詩中語也

一峯集序

一峯羅先生應魁既殁其所與遊[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余求鑑之

弟隶元得其詩文遺稿一帙釐為十有二卷附以大夫君
子祭誄哀輓之辭因其別號通謂之一峯集刻而傳之要
峯屬予為之序予辭謝不敢當未幾隶元要峯相繼殁要
峯之子廷贄因予弟喬年申其父叔之請求序益堅予詰
之未果為也既而一峯之叔師張授徒予家謂予曰子與
一峯最相知何靳一言不序其集使天下後世知其為人
子謝曰微子之言吾豈敢忘之顧予言不足為一峯重迺
取饒氏所刻讀之盡卷作而言曰一峯之文善矣是理學
之所發舒也誠心之所昭敷也忠肝義氣之所發見也其
垂世傳後必矣歐陽子哭石守道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
何必予序觀其論著本於理學故其文殊學云爾而無敢
雜嬉笑之辭發於誠心故其文斥邪翊正而無駕虛肆誕
之說出於忠義故其文凛然如秋霜烈日非萎靡之骨氣
若比讀其文者自能知其人奚待予序而後傳也一峯諱
倫應魁其字也世為永豐儒家宋季有諱開禮者為武岡
教授舉兵應文信公兵敗執節死一峯其裔也自少力學
非五經四書濂洛關閩之說不講而非聖之書未嘗一接
其目動靜語默一以誠為本而致力於司馬公所謂不妄
語者友朋有不善引古誼以繩之其人至面頳發赤不顧
及以進士對策
大廷敷陳
聖學之本吏治之弊民生之困反復數千百言多人所不敢
言者
憲宗皇帝嘉之擢魁天下以為翰林院脩撰未數月以言
事忤
旨出為福建市舶提舉尋召還復職改南京翰林院僅閱
歲以疾求歸四方來學者恒數百人嗚呼一峯所學純以
誠所存所行剛且大其文之不易及也宜哉所著周易傳
中庸解禮記集註皆別為卷不在集中

椒丘文集卷之十

序

送蔡君文瑞赴弘農衛幕序

弘農為衛介乎河陝之間 國家既設萬夫帥統熊羆貔虎之士以鎮之又擇士之諳練治體者以典其幕府之政蓋以其壁當關河之衝故也成化乙酉秋七月予友蔡君文瑞繇胄監之秀擢弘農衛經歷凡知文瑞者相與嘆曰文瑞以和厚之質而有閑敏之材夫之可守一郡次之可典一州下猶當宰百里之邑焉今給所宜處而宅之幕殆猶羈盜驪以負薪持湛盧以芟蒙無乃非其任耶予曰士之才者無職不宜為為之唯有赫赫名未有宜於大而不宜於小者也盜驪雖不可以負薪然用之負薪未必不勝湛盧雖不可以芟蒙然用之芟蒙未必不利負州郡之具者雖不可屈之典幕然使用典幕亦未嘗不理焉且二三子以幕職為卑且冗邪夫一衛之政凡章奏之達于上機牘之施于下書疏之交于鄰與夫號令之宣布僚書之勾稽勞獲之出納糧糗芻秣鞅韄之具薪桔猪新之需凡政之有關於衛者皆典幕者所當為非質之和厚者不足以撫衆也非材之閑敏者不足以舉職也孰謂其卑且冗邪繇宋以前幕屬皆出於主帥之辟故士流輕之至我國家凡幕屬一出於 朝廷之命而又鑄印授之事得專達自主帥以降皆與抗禮莫敢以勢位加焉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文瑞所處又當關河之衝今之柱也其尚盡心所職以佐其帥俾紀律明而疆圉固大山長谷之間無烽燧鐃鼙之警異時吾見主帥有飛劾而薦之者矣我士有遭遇而留之者矣盜驪豈淹於負薪湛盧豈終於芟蒙哉起家僚而陟華要蓋有日矣昔吾鄉先達憲副王公初繇大學生擢衛經歷廉剛周慎主帥敬而憚之太宗皇帝聞其名徵拜監察御史不數年超佐外臺此吾鄉邦故事也嘗謂文瑞它日不爾邪予與文瑞交誼最篤於其行也序以贈之

送廣西僉憲武君赴任序

聖天子涖阼踐命之明年天下藩臬暨郡縣有司卑職來朝 上念百司奉職者非無以保乂我受民廼詔吏部暨憲臺考其不職者察其不備者已之貪酷無恥者謫之所黜凡五十餘人爰命九卿各舉其才且賢者以補之又命二三大臣論材德以定其位焉於是大司寇陸公以刑部員外郎樂安武君廣淵為薦遂拜廣西按察司僉事 命下之日士論譁然以謂廉慎如廣淵諳練政體如廣淵行行為不可撓以私如廣淵求諸列卿所薦之中如廣淵者蓋不多見使循資而進尤當為方岳之佐也今舍所當得而位之冗散之末又處之五嶺炎蒸之域是獨何哉司政柄者雖家置一喙亦安能自說哉或解之曰不然廣淵之才且賢孚於輿論也久矣大臣宰相以明揚士類為職者也顧

殆不知廣淵邪今之占小善名一藝者率寵以美官處之善地彼顧靳於廣淵邪顧廣右之民彫弊極矣尼吏于玆土者小則為蚤為蝱大則為封豕為猰貐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自棄於盜賊泝其流而尋其源可風紀者蓋不能無過焉使得才且賢如廣淵者往飭吾屋吾知貪墨吏聞風解印綬而遁去憑恃谿壑者且將相率投戈請命矣是則置廣淵于玆者蓋深知廣淵也是則謂殿一人以信一方也是則謂為官擇人非為人擇官也諸君子何異哉或以二說質於予予莫能决其然與否也雖然大臣宰相之用舍是邪非邪可皆邪可譽邪廣淵何與焉廣淵知懋厥職而已先之以秋霜烈日之威繼之以和風甘雨之仁使姦猾遁而涇渭清稂莠耨而嘉穀遂上以寬

聖天子南顧之憂下以副大司寇推轂之意斯可已它尚何議焉廣淵將行僉請予與廣淵同廌于鄉同登進士第同為司寇屬相知最深且厚徵言以贈其行予不敢辭也因書以贈之

贈叅將劉公廷佐序

薊門距京師僅數舍去虜境不百里實敵衝之要地也故

朝廷嘗命大帥統熊羆貔虎之士以鎮其地焉今叅將劉公廷佐始繇萬夫長擢都指揮使與戎于薊公之在鎮其馭下也嚴其賞罰也信其臨機决策也果而又好賢禮士殆若不及能[illegible]者

先皇帝嘉之以公署都督僉事參綜戎政

今天子即位遂拜為真錫之旌節佩之虎符寵命焜煌公益感勵圖惟報稱秋官主事錢君有本丘君時雍素與公善屬予言以為公贈予書生也軍旅非所習其言何足以增益於公哉矧公以沈謀秀略作鎮北陲圖形麟閣銘功虎彝乃其所優為者亦奚俟予之言邪然予聞之北虜為中國患其來也久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吐蕃以至宋之契丹女真而其患極矣我

列祖龍興驅而逐之陰山之北群酋假息歐脫來款塞焉歲時不絕北鄙晏然固非前世之比然而豺狼不噬不可弛其閑也鷹隼不搏不可撤其羅也公典分閫之寄總數十萬之師詎可以戎伏寡服而弛其備禦之固哉其尚蒐軍實飭武備以待之彼款塞來降則綏之以德狡焉或啓戎心則震之以威俾刁斗不鳴烽燧無警若長城而

國家無北顧之憂矣然後可以建勛名荅　寵命矣古之語名將者必曰漢之衛霍唐之英衛公果能此則衛霍英衛豈得專美於古哉此公之職而亦有本時雍之所望於公者也公尚勉之異時功成凱還必將有能言之士作為鐃歌獻之　清廟以頌

聖朝之宏休以揚公之偉績以與六月之雅蒸然之銘同垂於罔極焉公其勉之予庶幾見之

送陳主事[illegible]東歸序

遼陽為　國之東陲醫巫閭之山蒼翠摩天鴨綠之水瀰漾滉漾與海相若其山川清淑之氣鍾于人故士生于其間者敏而好學秀而有文習詩書道禮義驕奢之士或愧焉我　國家文化洽于遐邇遼陽之士登甲科躋顯仕者繼踵于時予之所識若冬官員外郎周君子建地官主事顧君宜用秋官主事丘君時雍監察御史胡公以道皆遼士之傑然者也而後來之秀又有若陳君廷器者焉廷器家本臨川而有戎籍于遼陽之塔山自少穎敏好學嘗負笈至京就時雍以質所疑已而東歸益自淬礪久之胸中充然發諸詞章粲然而離披若春花翹英而晴波出峽也成化乙酉秋廷器赴山東省試與驕奢之士角其長擢魁之日名在前列東歸待春試道京師而東凡遼陽之士在朝者莫不榮之爲序言以贈其行嗟夫以科目取士非古也然上之用人以科目為重下之進身以科目為榮是何取於科目也亦曰古之豪傑之士率繇是而進耳士之為豪傑者無它讀孔孟之書志堯舜之道蘊之於身而為德行措之於政而為功烈宣之於言而為文章此所以為豪傑也此　上之所以重也此下之所以榮也廷器登名鄉書其才有過人者繼自今策名春官對揚　休命以與二三君子躋華躡要有日矣尚毋以得一第自多而以古之豪傑自勉凡所以脩諸身措諸政宣諸言者求無愧於古之豪傑焉異時英聲茂績炳焉赫焉使遼陽之士瞻望嘆羨曰吾醫閭鴨綠之間士之秀出者有如此斯足為邦家之重里閭之榮矣不然記誦而已矣詞藻而已矣題金榜宴瓊林而已矣於以誇里閈駭童愚則可矣惡在其重且榮哉

送進士陳君出宰寶坻序

淮陰陳君德光雅明經登進士高第以選試政于御史臺尋出知寶坻縣事　命下之日有為德光惜者曰　國家於進士之選甚重也試于鄉上于春官策之于　天子之廷而後授之以政焉其嚴且重如此故得人之盛非它途所及況如德光者其文雅可以位侍從其法律可以任廷尉其通敏可以備列曹之屬授之京秩俾出入朝著夫豈不可顧捨所宜處而置之一縣是何選之重而用之輕邪予曰為此說者是知進士之重而未知縣令之尤重也夫縣令七品官耳然民之休戚治之隆替罔不繇之故有國家者重焉古之諸侯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今之縣小者百里大者數倍户少者猶不下萬家而令為一縣之長尊之則曰師帥親之則曰父母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　國家重進士而尤重縣令故德光有寶坻之擢蓋將以培邦本而為太平之基者也夫豈擯而外之之謂哉雖然進士之選縣令職誠重矣為德光者益思所以自重乎夫自它途進者或墨以敗官或怠以荒政人將怒之曰彼固不繇科目進者也以進士為縣令而乃蹈

時月甘卑瑣碌碌無稱人將斬之曰名進士之為政如斯而已乎是徒能猶花瓷雲煙徼利祿而已嗚呼可不勉哉德光之往其尚殫乃心盡乃操以脩乃治以康乂乃民俾循良之政上追游路下睎卓魯異時觀風之使按行所部入其境而疆畝脩治無蕪穢者察其治而政清刑簡無隙數者問其俗而民耻瑜薄崇德厚無或盩乎理者詢其令則曰是進士陳君嘗試政憲臺者也予知其歆豔咨嗟將益重進士而無已矣薦剡上 聞增秩賜金舍予而誰哉德光將行其同升諸君子徵言於予故書以贈之

送僉憲李君繼之赴貴州序

古之君子非取友之難得而知心之難得孟子亞聖也遑遑列國莫或知其心者至其門弟子所願亦止管晏而已韓子大儒也劬於紳沮於鑄謗於逢吉其知之者不過謂其好古能文章而已嗚呼知心之難其難若是耶予性剛簡自居鄉校時不敢妄與人友人厭予之迂也亦莫肯與之友者暨來京師所與遑還者不為與人求其知心者迄未遇焉嘗竊慨嘆以為世之人莫吾知心矣起予與於四基招退之於河陽庶其知吾心乎及得豐城李君繼之乃知世固有知吾心者特吾未之遇耳始予與繼之同登進士第見其在衆侃侃不詭隨而苟合譬諸鶚鷙翩飛而松栢挺然蒼翠於其間予固已賢之及見繼之西使關陝東使齊魯皆以廉介稱其使者或捆載而歸而繼之行橐蕭然如未嘗有祿位者予益信其賢以為庶幾知吾心而可與之友乎既而予為秋官員外郎適繼之為主事朝夕聯事見繼之直而不訐剛而不暴廉而不矯凡所行不見其非吾愛也予性過剛所為多戾於中者繼之每正色規之予或有規於繼之繼之亦不為忤也間謂予曰世之知予者鮮矣予之布衣蔬食人以予為矯也予之簡默自守人以予為傲也予然後知繼之果知心者也嗟夫孟子韓子然其身不得知心者而予得繼之焉何其幸邪邇者繼之以少司寇董公薦拜貴州按察司僉事同官皆為之喜而予獨悵然者累日夫繼之辭司寇屬與佐外臺利澤及於人者將益以博勳烈著於時者將益以盛其喜宜也顧繼之去予而南也善孰予告過孰予規人之訕我者孰予辨也能不悵然邪雖然言之者衆人之公心也悵然者予一已之私情也繼之其益建厥績以大展其平居所自負者與時名垂竹帛功銘彝鼎使予聞之將詫於人曰吾知心之友所就有如此者則今之悵然者且將為欣然者矣繼之勉乎哉繼之將行其同鄉君子徵言為贈予不能言也而不能不言也故述予與繼之相知者以贈之

送大尹胡君永清復任詩序

成化元年冬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啟言開封諸縣杞為大邑者杞令不職政厖賦擾民用弗靖而儀封令胡澄治有異效乞移澄治杞以綏疲民 制曰可儀封之民聞之

谷嗟嗟涕洟如失其所以生者相率扶老携幼頓首
闕下乞留澄者千餘人　天子不忍奪乃歸澄儀封以終
其惠澄字永清山東堂邑人繇進士擢令儀封其在官僅
再閱歲耳明年夏六月永清考滿至京天官校其治行為
諸縣最俾復舊職凡儀封之仕于朝者與其同年諸君子
相率為歌詩以送之而屬予序諸首予曰永清為政何如
何其得民之深也曰永清之為令也其持已廉其御下恕
其為政公以勤民有爭訟者立斷于前不以屬吏而猾胥
無所售其奸閭右怙勢以病民者痛剪刈之無少貸而元
奸宿蠹罔敢肆先是民苦苛政逋竄他邑者甚衆至是自
歸復業者九百餘户永清教之樹蓺貸之牛種寬其征繇
民皆安堵又什伍其民如古鄉黨之法使之以義相周男
女不能昏者助之財死不能葬者助之櫬民俗益歸於厚
境內耆民八九十歲者去縣或百里每月吉輒詣縣上謁
問之則曰前令時吏胥下鄉徵求百端吾民苦焉殆失其樂
生之心自侯下車以來吏胥不復下鄉不意垂老被此惠
政故自扶拜謁耳其得民心如此予嘆曰循吏無聞於世
久矣吏如永清非所謂循吏乎昔者杜邠公知乾州未滿
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使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境上
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予嘗謂
今之為吏不復有得民心如邠公者乃今於永清見之矣
令者民之父母民者　國之基本令賢則民安民安則本
固矣昔者兩廣寇攘并襄叛亂往東西數千里創殘流亡為
九重憂推其所以然盖繇守令非其人故也嗚呼安得如
永清者千百人分布郡縣以惠綏元元哉古之循吏有異
政者往往播之聲詩而太史氏又為之作傳以為世勸予
故詳述永清之政以冠諸作之首使後之作循吏傳者讀
予之序循諸君子之詩庶幾有徵焉

送教諭劉君之桐廬序

臨江劉君本端嘗典教于齊以喪去職服闋改嚴之桐廬
教諭進士俞君孟之偶予言以贈其行曰劉君所欲得也
嗟夫劉君何取予之言哉謂予從大夫之後姑欲得一言
以為重邪今之冠冕服餙而立乎　清朝者濟濟然若予
之孱遲即罷其言固不足為軒輊也謂予嘗從事言語詞
章邪今之儒學宗工希班馬而追歐宋者所在森立若予
之朴鈍枯朽固不足與名流並騁也劉君何取予之言哉
孟之曰劉君欲得予之言者非它以予能直以告人冀得
一言以自勵耳予曰是則有之然予常直以告人或媒怒
而召怨者有之矣劉君顧有取焉予請直言今之為教之
要以為劉君贈夫道之在天下者存夫人則為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見於用則為禮樂刑政數制事為之
具載於文則為易書詩禮春秋之經主宰斯道者君與相
也明斯道以淑諸人者師儒也故師儒者位雖卑祿雖薄
其責任之重則與君相等世之坐絳帳而臨青衿者大率

以師自命問其官則曰師儒也問其教則曰科舉之業也問其功則曰科貢無乏而免有司之鐫誚也嗚呼明道而淑諸人者其責任如斯而已邪人材風俗之所以衰且獘職此耳桐廬名邑俊彥所生猶名材之產於鄧林焉若杞梓若楩楠若艅艎豫章之屬雖生其間苟得賢師以培之植之異時干霄聳壑棟明堂而柱清廟者詎可一二計哉劉君往矣明道而淑諸人邑之俊彥所望也由今之獘以求免有司之鐫誚而於道無明焉豈其所望哉以是為劉君贈可乎益之曰唯唯遂書以贈之

送李先生與教安陽序

新會李君紈恕學博而行美弱冠應粵省鄉試主司得其文與之置諸高第會試中乙榜進士擢安陽教諭將行秋官貟外劉君宗瀾偕同鄉之士往餞之且屬予言以為李君贈夫韋布之士一旦釋褐坐講堂之上衿佩森如北面環立而質所疑師儒之職亦榮矣雖然能盡師儒之道乃不失其所以榮不然其榮也祇見其辱也昔錢思公有言自舉相以至百執事皆可以他材為之惟翰林學士非有文學者不可為也嗚呼豈惟學士哉師儒所係尤重可以他材為之乎非問學之該洽不足以應人之求也非制行之峻卓不足以為人之範也兼是二者無欲焉其於師道庶乎無愧矣一有未至雖欲抗顔以為人師彼雖貌事之而心實鄙之惡在其為榮也古之以師道稱者多矣若文中子講道河汾而王珪魏徵之徒北面而問道胡瑗之教授湖蘇而錢澡范純仁之徒皆出于其門二子之所以為教者詞章云乎哉蓋必有其道矣故距今數百年間其名道其事者景仰之不置其榮也蓋如此李君以碩學粹行舉于鄉選于有司固宜為人師者而安陽之士亦皆明睿而好學夫以明睿之才而得宜為人師者以教之異時必有如王魏錢范者出焉蜚英聲垂茂實以建勛庸於國家後世推其師友淵源所自則李君之榮名將與文中子胡翼之儷美于無窮豈榮於一時而已哉此宗瀾與安陽諸君子之所望也故書以為李君贈

送方伯李公赴江西序

成化十有二年冬十月　詔以河南參政隆慶李公文盛為江西布政使邸報至汲凡官于汲者罔不豔公之榮陞大藩而又喜江右士民將沐其休澤也公治裝將行同官諸君子屬予言以贈予惟公歷中外二十餘年凡政理之得失民情之隱伏與凡所以變通消息之宜閱歷多而諳練熟矣予奚言雖然公方敷政化於江右予江右人也請言吾邦之山川風俗以為公新政之助可乎蓋江右之域彭蠡之匯禹貢記之匡廬之勝詩人詠焉其生齒之夥賦財之殷寔東南一都會也人喜學問故其君子敦潔而有文俗耻險詐故其小人質直而務義民多土著故椎埋盜殺之奸無所容於其間地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災鮮

財賦甲於諸藩而時輸歲貢者未嘗愆期以累其官長當
正統景泰之際環江右之境若閩若浙若廣相煽紛變而
此邦晏然無烽燧鋒鏑之警是雖賢牧伯撫循之功而風
俗之淳亦可見矣近時為方岳者往往以民訟紛沓為言
以予察之蓋亦令長之聽斷不當其心故耳有能當其心
者公庭終歲闃然寧至於嘵嘵以煩牧伯之聽邪故予嘗
論諸藩民俗惟江右為最淳而政化之敷亦惟江右為最
易也自昔莅吾邦者多名公偉人若冢宰邢臺崔公戶部
侍郎莆田翁公刑部侍郎天台林公副都御史天台夏公
皆嘗布政于江右不數年休聞赫然光膺
寵命位登臺閣考其所以為治者亦惟能因民俗之淳而

舉措克當其心焉耳李公發身進士洊歷夏官屬剛介之
操聞于朝著及佐蜀涖二藩益煒然有聲今往涖吾邦
也必能察吾民之淳而政化有以大慰其心焉異時聲猷
之分氛祲潛消湖山之間民物康阜休聲上達
天寵存加將與崔翁林夏諸公繼踵而登朝矣豈久淹南
服者哉

送樂安侯大尹序

淮陽侯君志學繇上舍生擢撫州樂安大尹將行考功郎
中揚君子檣秋官大夫謝君維章暨凡撫之士官于
朝者相率載肉崇酒追餞于都門之外且徵予言以為君
贈予將何言哉將告之以明邪君嘗學乎郡庠升于大學

凡修政理民之方必素講之而明不足言矣將告之以剛
邪淮俗勁武以氣自豪君固淮產也而剛不足為君言矣
然則予將何言亦惟告之以為民父母之道耳夫令者民
之父母也百姓者其子也丞與簿若其家相也府史胥徒
若其僕走也簿書獄訟錢穀搖戍與凡所當為者其家政
也古之稱良有司者不曰愛民如子則曰治官事如家事
耳今之為民父母者則不然小者為蚕蝕以賊赤子之膚
大者為猰貐以乳赤子之顱其有愈於是者則恣其丞簿
之吞噬猾吏悍隸之侵漁而不之恤為之民者悲嘆飲泣
蒿然莫其樂生之心於是乎強者赴愬于上官弱者轉而
之他境盡無怪其然也譬之父母於子然絕其食褫其衣

鞭之笞之困之苦之或縱其家相僕走以侵暴之使為子
者皆伯奇申生則已非伯奇申生寧免於怨且誹邪不知
自反而誣曰民難治嗚呼是果民之難治邪抑為令者失
為民父母之道邪樂安為縣介乎華蓋玉笥之間其壤山
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治得其道則易化以馴苟失
其道則亦易怨以誹然數年以來所謂能父母斯民者未
之聞也其民喁喁然以望良有司之撫字者久矣侯君寬
平而不忮簡易而不苛而又濟之以剛明之財所謂愛民
如子治官事如家事者將在乎此詩不云乎愷弟君子民
之父母侯君念之哉予將為樂安之士民慶

送濮君存發典教歙川序

聖天子肇服寶命之初念教官多缺學政不修紘頌之屋
闕然乃詔天下貢士願就校職者聽而命所司敀試之于
時士之就試者凡三百餘人拔其尤者得三之二焉而桐
江濮君彥璧褎然出群士之右名上銓曹遂擢新安之歙
縣教諭蓋彥璧名家子好脩篤學自經史子集以至百家
九流之說莫不含其芳而漱其潤其見於文詞若春葩翹
英而生色爛如也若晴雲出岫而姿態霞如也同舍生咸
推其先登從其游者逞逞擬科第仕而彥璧顧不偶人皆
為彥璧惜而彥璧恬然進脩益力及是充貢于京遂有典
教之權人皆為彥璧喜而彥璧亦澹如也進士俞君益之
嘗游彥璧之門於其行也徵言以贈之予謂彥璧不以未
得而戚不以既得而喜可謂賢已以賢者而典一邑之教
其於振師道成善類蓋無難者奚俟予之言哉雖然竊有
告焉夫新安子朱子之父母邦也子朱子之所以學與其
所以教者粹然一本於孔孟之渠矱是所謂百世之師也
為師者不以子朱子之教為教不可謂之善教為弟子者
不以子朱子之學為學不可謂之善學彥璧行矣登紫陽
之山尋風泉雲壑之址慨然興高山仰止之思所以教且
學者斷斷乎于朱子之渠矱是守則其造詣益深而繇其
門而出者將有道德明秀如勿齋之程古逸之汪者斯無負
聖天子選賢典教之意矣不然朝焉升堂語其徒曰姑程
試而已耳夕焉倚席語其徒曰姑記問而已耳以是而居
大賢之鄉能無忝邪彥璧勉之異時聞有振鐸黃山黟水
之間克紹子朱子之遺響者非他人必彥璧也夫

送鄭先生典教六安序

前陽鄭先生學優行卓而善於教誨者也嘗典教于易易
之士受其啓迪者皆彬彬文行可觀登科而蹐仕者踵相
接于　朝未幾以丧去職服闋調廬之六安易之士咸以
先生不得久其職為恨而六之士又以得先生為喜秋官
楊君以敬易人也屬予言以贈其行予惟學校之官非內
外百執事比其責任之隆且重蓋與宰相等夫宰相所以
用賢教官所以育賢故度德量材而授之位者宰相之責
也明道講業以淑諸人者教官之責也宰相之所用出於
教官之所育是其責任又重於宰相也古之論相必曰惟
其人然則任教官者其可非其人乎非學之優不足以應
人之求也非行之卓不足以為人之範也學優而行卓夫
然故能淑後進而成其材器以授諸宰相而用之異時其
所教育者為卿為公為牧守為百執事用康我
國家保我黎民推其所自則教官之功豈淺淺哉然而今
之為教官者果皆其人乎予不敢知也若先生者易之士
既恨於失之六之士又喜於得之則其所學所行從可知
矣所謂其人非先生而誰哉昔文中子講道河汾而房玄
齡魏徵之徒出焉胡安定教授蘇湖而孫覺范純仁之徒
出焉貞觀之丕績元祐之太平君子不曰房魏孫范之功

而以為文中子胡安定之功也先生往哉他日講下諸生將有如房如魏如孫如范之徒出而效用于
明時則先生之休聞亦將與文中子胡安定同垂於不朽此以敬與易人之士所望也敢以是為先生贈

送閩令謝廷輝赴任序

閩大縣也省府治焉其官政之叢脞其民訟之紛糾視他縣十倍故為令者恒病其難理而銓曹選令亦嚴於它縣非學足以明經材足以任劇者不苟授也天順甲申冬閩令適缺銓曹以鄉貢進士謝君廷輝補之廷輝本吳興人而生長京縣嘗從建寧太守劉公仗德學春秋并典禮之經命討之法與夫致治興化之本臨政乂民之方莫不究心焉發為詞文章瑩如文璧而藉以五采繅也遂以是經領京闈鄉薦尋以論議不合於春官乃抱是經登太學者幾心於聖人經世之典久之遂有民令之擢焉秋官主事李君廷義世家于閩為徵贈言予惟
國家用人尤重明經之士者為其能推所學以達於政也苟玩空言而亡實用尚安事明經為哉廷輝薦於鄉游於太學固能明春秋矣今而出宰百里民社寄焉蓋思所以用春秋乎蓋春秋聖人經世之典也吾夫子有經世之志迄不得施乃假魯史以寓王灋凡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灋具見於書灋間其意欲使後之人舉而行之以紹三五之盛治云耳自漢以來講而明之者蓋多有之推而行之者僅一二見焉董仲舒用之治江都蕭望之用之為馮翊儁不疑用之決疑獄彼所用者春秋之土苴也然猶有聲當時揚休後世如此況盡舉而大行焉者其成效當何如哉夫吏明法者也其為政也輒用其法儒明經者也及為政也弗用其經顧取吏之緒餘以希世而苟祿此吾儒所以見訾於俗吏也廷輝之行其尚毋急於近功毋安於小成毋動於流俗之言凡所以保民致理斷斷于春秋是用使聖人經世之典復見於治則政之叢脞者日以清訟之紛糾者日以簡又何難理之病哉異時治成化洽東彤管者論廷輝循良之政必曰是善用春秋者也豈不美哉若不然憂禾稼之不熟而幸荑稗之有秋捨其所學弊弊焉簿書期會之間以峙聲威免譏誚而已亦何取於明經之士邪閩距建寧不數舍而近廷輝苟以予言為疑盍質諸所從授春秋者

送方伯沈公赴廣西序

予與錢塘沈公京勤相知舊矣始予舉進士公已為夏官郎中賢聲赫奕聞于縉紳間當是時士大夫所推以為端重老成練達治體者公居其一焉予意公旦夕且大用未幾公遭家憂淪滯者殆十年
今天子嗣位首選公舊職尋陞河南布政司參政若宜可謂用矣一時巧於進取而受知當道者或未一考而遷或未閱歲而遷其若者一歲中屢遷而公恬然居淹滯踰六載未

嘗一毫妄意於義命之外惟夙夜祗愼以脩其職業而已
成化丁酉秋七月廣西缺布政使詔以公往踐其任公既
拜命將行與凡公好者竊相語曰方今岳牧之才且良如
公者蓋無幾登之臺閣可也使之宣撫一方可也顧乃任
甸宣之寄於炎煙瘴雨荒遠之陬豈公短於求知而宰相
不足以知公耶予解之曰公之不妄求知則有之矣至於
宰相以甄拔人物為職豈誠不知公耶顧欲屈公以撫邉
裔之疲氓耳廣右比年以來峒獠猺獞竊弄干戈觥搆
于野草玄烏巢于林木禾黍之場鞠為榛莽之區八桂之
間蕭然者十有餘歲矣鴟鴞擁蓋性治其地者不知其幾
奏大藤之捷上平蠻之頌赫然耳目之觀者蓋有之矣而
蠻獠益橫吾民之病滋甚
聖天子賢宰相惻然傷之思得老成人以綏靖之故以屬
公焉是蓋為吾氓計而不暇為公計也孰謂秉鈞者不知
公耶公行矣登桂山之巔泛灕江之流低徊瞻眺追相先
齡之所以安犢嶠南軒之所以撫荒殘而思媲美焉異時
氣祲既豁烽燧不驚帶牛佩犢者轉而緣南畝椎髻卉裳
者稽首以服 皇化而昔之疲瘵者謳歌至治於素[illegible]剡
桐之間吾知廟堂之上益信老成練達者果可用也其臺閣
之選舍公而誰哉遂書以為公贈

送徐君志仁典教遵化序

天順八年秋九月樂平司訓三山徐君志仁以教有成績

遷薊之遵化教諭將之任監察御史陳君文耀地官主事
林君允吉合凡閩之士大夫在都下者出餞于薊門祖席
載陳驪駒將闋文耀舉觴屬君曰師儒之職非郡邑有司
比也其責任之重蓋與宰相等惟宰相得以用天下之材
惟師儒得以育天下之材宰相之所用出於師儒之所育
是其責任尤重也然宰相失職尚又責於有司師儒失職取
譏於君子君盍思其重以毋貽君子之譏乎允吉亦舉觴
屬君曰君知師之為職乎蓋以斯道而覺斯人者也天生
人而畀之以道而不能使人必由之所以啓而迪之也師
之責也今之號為師者語其學則曰詞學博贍而已耳語
其教則曰授之書習其句讀而已耳語其成績則曰貢舉
不乏而已耳師之職如斯而已邪君其務明斯道以覺斯
人而無負 朝家建學立師之意焉閩之士大夫在席者
又舉觴屬君曰吾閩自龜山楊先生聞道於程子再傳為
延平李先生三傳為考亭朱夫子君生長於閩聞而知之
者也今而典教一邑尚以三先生之所學者以淑諸人俾
道學之傳昔也自洛而南今也自閩而北以匹休前哲於
吾閩寔有光焉於是志仁起拜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
服嘉訓然顧書為紳毋忽忘焉以比絃韋之戒文耀以告
而屬書之予謂諸君子之贈志仁者厚矣志仁知責任之
重非尼官比也又知今之為教非古之法也又知鄉之先
哲所當追配而不爽也曰孜孜焉不怠焉無負諸君子贈

言之意矣粵邊化乃畿內名邑其俗淳而美其人秀而文而又得賢如志仁者以為之師將見明秀之材彬彬乎其盛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桷榱皆足以充明堂之用異時論克盡師道者必將以志仁為首稱焉乃直紀其事以復於文耀以為志仁贈云

送憲副周君赴陝右序

臨江周君守謨剛明君子也其學尤邃於易蚤以易登進士第其持己理入一本於所學故其為心正大而不隨其為政簡易而不苟嘗為秋官郎明慎折獄體夫旅之象而佐外臺以剛決柔得夬夬之義聲光所著燁然達于當宁遂遷陝西按察司副使蓋君極而通而協于天衢之

亨矣戒行有日方伯吳公以予與君同出于江右又嘗同官于閩臺屬言為君贈予惟君自筮仕以來脩身立政行其所學吉且無咎矣予將何言哉雖然古之人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憂君子而危賢人則予之於君雖欲無言亦安能已於言哉夫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與陽而已陽之德剛以從有君子之道焉陰之德柔以險有小人之道焉然天地間剛明之君子常少而陰柔之小人常多故聖人作易每發其扶陽抑陰之意而君子處世亦慎察其消長之幾而過為之防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能備者群小不足憂也小過之九三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言不備者衆陰必為害也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言君子之決小人不可過乎剛也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君子之處小人不可亂於群也嗚呼聖人之為君子慮深矣陝右大藩也庶官之中豈無包承而欲剝我者乎蚩蚩之氓抑豈無所謂羸豕童羊者乎君行矣夙夜祗懼而深為之備從容有漸而不過於剛安守其正而勿孚于剝則身亨而道泰矣悔吝何自而至哉迹君平生所行蓋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也吳侯予之言而猶予以是瀆告之者憂君子而危賢人也予以剛柔爽宜而罹悔吝者屢矣今年逾知命將學易以求寡過而資君麗澤之益焉君又遽去安能不悵然于懷邪故書以贈君且以自警云

送潘貳尹之海陽序

潮大郡也海陽潮屬邑也自韓文公陳文惠公相繼為潮守其民被仁賢之化皆崇禮讓悅詩書至今號稱易治間者嶺南牧守失於撫綏㓙徭為變延及于潮一二無賴子弟聚群不逞弄兵於潢池剽攻劫掠官軍逐之輒保險自固防守稍怠復出為潮民患繇是嶺海之間騷然聖天子憫之爰命銓曹凡兩廣牧守下至郡邑之佐皆慎簡其人以任之於是賁青潘君秀才以太學生擢海陽丞秀才倜儻有為者也將行告別於予且以潮民未易化服為憂予曰此非子之所宜憂所可憂者撫綏未盡其道耳古之人化強暴為恬柔載於史者多矣予不暇遠引姑即

潮之事明之夫冥頑不靈為民物害有甚於鱷者乎昔者鱷嘗為潮民害矣韓文公為刺史投羊豕以食之脩文辭以諭之而鱷南徙于海文公殁未百年而鱷復還陳文惠公為守遣吏捕以至聲其罪而誅之自是潮之民無鱷患夫文公諭以文辭者感之以德也文惠公捕而戮之者齊之以刑也今之恃險弄兵者亦人耳其冥頑難化寧甚於鱷邪秀才之往綏之以德懷之以恩長養以兒子如文公之諭鱷可也倘其迷不知悔則遣一旅之卒擣其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如文惠公之誅鱷可也德刑並舉安往而不可知潮民素號易治者邪吾見昔之帶牛佩犢者轉而緣南畝而剽攻劫奪之風化而為禮讓矣秀才勉乎哉予之聲名將隸此而大而班資亦隸此而崇豈止一縣佐而已哉適鄉人有求予文為秀才贈因次第與秀才語者以送之

送都憲劉公致仕詩序

成化戊戌秋八月巡撫湖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求新劉公以議事至京上疏乞解政

聖天子以荊襄鄖岳諸郡待羅水旱方藉公經輯優詔不允復歸之鎮公至鎮又上疏求歸不許明年冬又懇請謝事　上延許之公既得請即解印南歸縉紳大夫莫不高公而又不忍其去也相率賦詩以為公贈屬喬新序之蓋以喬新與公同鄉且嘗佐公於閩臬知公最深故也竊惟君子之仕也非苟祿也行其學也而其休也非便已也全其義也公少以明經登進士第擢南京監察御史遷湖廣按察司僉事貴州副使福建按察使布政使遂陞都憲其在憲臺也糾衷詰慝有寒蟬之譏其為方伯也敷政裕民得旬宣之體其為都憲也悉心殫慮以宣

聖澤而浙之東西湖之南北莫不愛慕而詠歌之幼之所學可謂能行之矣今其歸也寵利不入其心而憂患不干其慮優游泉石之間或登山而眺覽雲烟之變態或臨流而漁歌魚鳥之浮沉審明哲之幾超然埃壒之表能潔其身如此可不謂義乎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公有之矣然予有感焉數十年來士習日卑鑽穴抵巇以至都高位享厚祿無復廉恥之色者蓋多矣勇退於急流之中若吾得四人焉巡撫四川都憲天台夏公巡撫福建都憲貴溪高公巡撫甘肅都憲南昌王公暨公四人而已四君子者其一出于浙江其三出于江右足以表厲澆俗矣彼荐紳叢見縉之域號稱多士亦有節概凜然若四君子者邪嗟夫鳴瑞服膺者聞四君子之風可以自省矣

叙丘文集卷之十

序

送南京大理丞孫君赴任序

君子懷抱利器非成功之難而遇知已以盡其用者爲難韓退之常從裴度討淮西矣間道入蔡之策要不果用而成功卒歸于李愬劉子羽嘗從張浚抗金矣富平之師力言不可浚不能從遂有喪師失律之咎夫以裴張之賢且失之韓劉况世之饑餒自用者乎若監察御史孫君廷珍於今冢宰李公盖所謂遇知已以盡其用者爲其收成功而膺天子之丕顯休命非偶然也廼成化三年五月東夷構亂邊報驟至　上命李公督大師往討之公以君嘗監軍荆襄有智略奏與偕往既抵遼陽虜遁矣公會諸將議師所嚮或謂虜已退宜旋師君獨言於公曰醜虜不道擾我東陲聞大軍至而退非畏我也欲伺我退而復出使我疲於奔命耳且虜狃於屢勝不虞我深入若簡精兵直擣其巢穴則虜終身創矣公曰是吾志也於是市戰馬選壯卒礪戎器具糗糧以九月廿日啓行分爲五道公自督中軍以進而遣君督遊擊將軍韓斌等出其右刻日會于建州君廼督兵出雅鶻關過黑松林虜逆戰一鼓敗之會暮獲虜諜解其縛問之諜曰虜無他策惟伺夜劫營耳君亟下令濬壕樹柵而伏精兵待之時兵在險地皆有懼心君與諸將飲于帳中且吹笛以爲樂衆恃之少安夜二鼓虜果大譟而至伏兵發矢礮之進至擘天嶺虜復邀戰君縱兵擊之俘斬甚衆遂度三江越虎城直抵虜巢與中軍會搗之之兵亦集乘勝攻之虜大潰死於鋒鏑者不可勝計百年積虜氷消雲散而無餘廼班師而歸　上嘉之進公太子少保而擢君爲南京大理寺丞君子謂公之善用謀賢於裴張遠矣而君之遇知已以盡其用韓劉所未有也初君董師荆襄備嘗勞瘁歸未朞月復從公東征冒矢石犯霜露無難色而公亦虛心待君凡所謀畫欣然納用以是能信　天討廓虜氛而聲績鏗鍧振耀于時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居君之謂也書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公寔有焉君將赴南京同寮諸君子謂予於君最厚徵言贈之予之言奚足爲君重哉具道其寔使百世之下知東陲之所以成功者繇公之善用謀而君遇知已以盡其用也

送秋官大夫陳公致仕南歸序

皇上踐祚之初詔內外臣僚凡有疾者得自陳以禮致仕休于家盖所以體群臣而優禮之也　詔下之日其位望已崇者聰聰而不能去秩祿猶卑者又汲汲於進取而不肯去維時予友陳公廷儀偶有微恙且閔親之老思歸養焉欲上章乞如　詔旨致仕予與二三僚友共挽留之不釋也公以手書道意于再于三至有恨望意予與二三子乃不敢復留章既上　優詔允之公即治裝南歸士大夫相語曰公之去高矣昔錢若水三十八而致仕文簮晝三

十七而致仕自二公之外有驅之而去者已今公年僅三十有九乃能勇退於急流中其賢於人誠遠矣哉又有惜之者曰公年方壯不宜去材望逾人不宜去雖有微恙行且勿藥又豈宜去公之風操則高矣然執政者當為朝廷愛惜人材奈何遽徇其請而不留以為邦家用邪予解之曰公之去非以急流勇退為高也執政者聽其去亦非不為 朝廷惜賢也公之意則曰吾父母春秋高嘗者欲一歸覲而不可得今
天子幸許群臣自陳致仕而吾適以疾在告得歸就養槃且以展人子之私此吾之至願也至於感 恩圖報之誠則亦豈能一日而忘于懷邪執政者之意蓋曰近世士風偷下或貪祿固位而不知止或鑽隙抵巇而不知恥幸而有超然於富貴之累如廷儀者焉可不遂其志成其美以為士風勵邪於是衆咸以予言為然驩驩焉衣冠載途相率賦詩以道其行而屬予序之予謂公聞親之老欲歸終養焉孝也身雖去不忘圖報之誠忠也忠孝人之大節也而公兼之矣予與公共事頗久辱知最深然公之去也曾不能如韓退之於孔左丞抗章以尼其行又不能如疏少傅於大傅移疾以從其去姑悵然而已雖然
聖天子方將疇咨海內舉其俊茂以臻咸五登三之盛廷臣之賢如公者無幾公雖去豈能久於三山之巔連江之涘哉予知駕未及稅而使騶已在路矣必迎駕入朝以興道致治予與二三子為公願也

送太守邢君考績復任詩序

予讀史傳而嘆民生於三代之時者何其幸也自牧伯以及子男私其土子其民以脩其政教而求安利其所子焉其安利之也以為職之當然不自以為德民之安且利也亦以為上之宜然而不知所德當是時所謂貪吏庸者固無之矣亦豈有循吏之名哉封建廢而郡縣興於是有且之政行而循吏之名始立焉吏以循稱名生於不足也西漢循吏六人東漢循吏十有二人唐循吏十有五人夫以四海之廣歷千餘年之遠而吏以循稱者僅數十人焉則其貪且庸者可勝計邪民之憔悴無聊者凡幾郡幾縣邪嗚呼民生於三代之下者何其不幸也哉
國家地極四表皆為郡縣吏以循稱者蓋有之矣而畿內八郡其守率有治效者予知三人焉真定守邢君居敬保定守章君鳴鳳廣平守熊君性安皆由秋官出秉郡麾者也三人者之政居敬尤稱不煩其始至真定也緩刑罰簡條教興庠序以變士習嚴勾稽以防吏奸務以安利其民而不求赫赫之名未幾逢艱之亡安於學校之民安於耕稼布貿絲者安於市驛申負任者安於旅境內晏然而莫知誰使之然也自部使者與凡公卿貴人道真定者入其境見其民詢其政莫不嘖嘖稱嘆曰循吏循吏云嗚呼民不幸生於三代之下而生於真定焉亦何其幸也乃者

居敬考績至京予問其所以治郡者居敬曰吾何能為哉租調有常濶吾不能蠲之能不竭其有而已力役有常度吾不能先之能不違其時而已禮義民所自有吾不能家喻而戶曉之先教化後𠛬辱以示之而已吾又何能為哉予然後益信居敬有古循吏之風也其定之民不知所德而居敬之為政亦不自以為德是蓋三代之吏而非漢唐之吏矣居敬歸凡與好者賦詩以餞之而屬予序之予故具道其為郡之跡異時太史氏傳
皇明循吏者或有考於斯

送泗州貳守杜君赴任序

天順七年冬十月豐城杜君叔秀繇明經擢鳳陽之泗州貳守捧牒云邁秋官熊君性安徵予言以贈之夫鳳陽畿郡也泗名州也其風土曠以夷其民俗淳以朴其官政簡而不煩叔秀推其素學而為之譬之騁逸驥於通衢奔放奮迅蓋易易耳雖然為人之佐亦難矣哉矯亢者或以取戾狥默者或以取辱彼矯亢者則曰吾食　君之祿而位乎民之上吾安能兀然尸居如捧土揭木之為者於是務出意見以撓其政及其弊也怨嫉交至而戾逮焉狥默者則曰一州之事上有長次乃有貳吾何為者於是唯唯然惟長之聽無敢出一言為異並利及其弊也頹惰不振而辱隨之今之為人佐者大率類此此政之不舉民之不乂職此之由耳予以為二者之所為皆非也為之長者果賢邪同寅協恭以贊其政可也如劉先之佐饒州以范文正公為師是也果不肖邪守法秉禮以裁其非可也如王舜良佐臨江軍以義裁正二千石是也如是而政不舉民不乂者未之有也叔秀以明經之學撫淳朴之民處簡易之政予知其固無難者獨其為長者之賢與否則予未知也長之賢叔秀如劉先之可也矯亢以為異者非也長之不肖叔秀如王舜良可也狥默以取容者亦非也此為人佐者之法也夫然故政以舉民以乂而嘉聞日彰豈特免於戾與辱哉叔秀行矣尚繹予言而處之它日聞淮泗間有上下交舉以為賢而政聲亟亟達于　黼扆下者予知必叔秀也夫

送曾惟重歸贛序

興國曾生惟重精於堪輿家之學挾其術來游吾邑邑有嚴氏者葬其母廿餘年矣其子邀生視之生曰亟遷之不爾遺骸且消盡矣衆未之信其子啓之棺已腐遺骸僅存半焉吾弟之葬亦餘十年諸姪邀生視之生登隴諦視良久謂吾姪瑛同璘同曰此於葬法當有水且將有蚍蜉之患宜改卜吉壤啓之水及半壙蚍蜉蠹其棺未穿也又為吾擇樂丘得二處吾雖未能必其吉凶然岡阜起伏風氣蜿蟺有可觀者吾因詰之曰地何為而吉何為而凶生曰生氣所萃為吉然擇地非難擇穴為難穴太淺則氣散太深則氣不及淺深之間察其生氣所止而穴焉猶醫師之

胗脉也猶琴師之調絃也猶匠人之斵輪也微乎微乎可
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傳也吾曰世有恭倣恣睢人惡之如
梟獍者使竟得吉兆其子孫亦將蕃且昌乎富且厥乎生
愀然曰地理固不能勝天理也彼為善者率禮蹈義是循
天理者也茲又得其地焉譬之木有生意者自將暢茂榮
碩而不可遏矣為不善者毀信賊仁是絕天理者也茲雖
得其地焉譬之枯株朽蘖生意已盡雖植之膏腴之壤其
能發生乎予挾術以游貴富之家有年矣有再過之其門
巷已蕭索矣有三過之其盛亦已澌盡矣其葬豈不擇地
哉抑豈青囊之術不驗哉彼悖天理者其心已死枯朽之
骨雖乘生氣亦無益也吾曰生之術精矣世之論地理者

類以禍福之說誑誘愚蒙生既知穴法之為難又以全順
天理之為貴非俗師比也生將歸所與往還者携酒肴餞
于銀江之上而吾從孫豊請吾言以張之吾因述其所嘗
論者贈之

送大參陳君朝用赴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二十年春天下藩臬郡縣率職來朝
詔吏部御史臺考其能劣者黜之老且病者俾致其事而
慎簡內外庶官材且良者往補之於是無錫陳君朝用自
虞部郎中選福建布政司左參政　命下凡朝之大夫君
子皆喜曰是真足以任藩垣之寄者也而閩之士在都下
者亦相語曰是必能綏寧吾邦矣蓋朝用東吳名家以明
經擢第初為司勳主事[illegible]職遷考功員外
郎再遷郎中廉公明恕黜陟惟允在虞部勤敏有為慮
任裕如也其賢聲孚于人人久矣故峻陞名藩人皆以為
宜嘉之深而望之重也朝用將行其僚友鐘部郎中鄭君
齡等俾予言贈之予之言何可取豈以予嘗佐閩臬頗知
閩之土風與官政之宜而欲聞之耶予固願為朝用道之
閩為郡八為州一為縣五十三連山峙其北巨海浸其南
自唐以來蒞茲郡者若常袞蔡襄之屬皆一代之偉人而
龜山考亭諸大儒皆生于其間文物之盛風俗之懿冠冕
他藩以朝用之賢往蒞之其政之易行職之易舉可知矣
雖然今日之為政者亦難矣世之君子有尚嚴者嚴之弊

馭下如束濕亦有尚寬者寬之弊百姦生焉有降志抑情
斬不得罪於巨室者矣則譏之曰是閥右之廝役也有強
禦抑暴以煦嫗小民者矣又譏之曰是豪家之乳媼也嗚
呼為政者欲望名與之光難矣哉然予聞之君子之政為
其當而已不必矯也矯則偏偏則其民病病則怨且誹生
焉故吾曰不剛不柔敷德允脩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朝用往哉其政宜何如嚴而不至於殘也寬而不至於弛
也巨室不可得罪而亦不可縱恣也小民在所當卹而亦
不可惠奸也以是處之斯善矣異時成茂績揚休聲顯
秩以垂光於簡策以媲美於前代之偉人者非朝用而誰
哉遂書以贈

送秦僉憲赴任序

景泰庚午予與雩都秦先生自中皆領江右鄉薦明年會試春官始相識暨榜出予與先生名俱列乙榜先生以學行老成遂就校職予自揆學不足為人師乃卒業胄監又三年予登進士第歷官中外而先生繇瑞金鄉教諭累遷順慶府學教授音問不相聞者二十餘年及予與憲汴臺有自京師至者示予大學生秦瓊所奏萬言論 國家經費當量入為出次言在廷大臣孰可任孰可去末言內外百司之弊條列數十言其氣浩然見于文字間予讀而壯之然不知其何許人有識之者曰此雩都貢士秦德徵乃自中先生之子也予聞之喜動顏面蓋不獨喜故人有子茂且賢又喜其論事剴切有鄉先哲孫立節曾子開之遺風焉後三年德徵中進士擢宰萬山臨民務求所以安之部使者聞于 朝請加旌異遷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時予入佐司寇而先生亦以親老乞終養歸矣德徵居職以廉慎自持大小之獄必求其情予或訪以政事得失必據其心之所安以對未嘗曲徇予益知其何以布衣論天下事蓋心有定見非若世之矯激以求名者比也因嘆曰子之賢如此先生所以刑家者可知矣為主事四年遷員外郎未幾又以吏部推舉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璽書馳驛以往其朋舊官京師者屬予言為德徵贈予之言何足取然念德徵相去日遠又不能已於言也自道學不明士名一善而不克終者蓋多矣昔者胡邦衡論和議名動夷狄及歸自海南遂泯泯無聞爲陳宜中論丁大全之奸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附奸相以求進此無它不能善養其氣故更憂患而餒耳德徵昔以布衣論時政天下識與不識皆想見其風采及為邑宰以循良稱為郎官以廉勤著天下益信其賢今出佐外臺凡拭目以觀所為者豈直嶺南之士民哉德徵尚勉之充其剛大之氣加以養心之學凡事物之來揆之於心孰為道義而力求踐之孰為功利而無少眩焉行諸身不以禍福為前却施諸人不以剛柔為吐茹匈中之浩然者常自若也庶乎德業之光可以紹孫曾之遺休矣不然奮於始而隳於終勉於暫而不能不變於久安知天下後世不以病邦衡宜中者而病子邪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之難也德徵勉乎哉歸拜而翁為予道契闊兼道予所以為贈者而翁亦必莞爾謂予言然矣

送大理丞魏君赴任南都序

弘治四年夏五月兩京大理丞皆缺 天子命吏部慎選法司堪其任者補之吏部選于刑部憲臺之屬得溫良明慎者四人具以名 聞於是曲阜魏君廷佩自都官郎中遷南京大理寺右寺丞 命下朝之縉紳欣然胥慶以為得人顧猶以謂丞之職未足以展廷佩之材者盖其賢名孚于士論久矣廷佩將行少司寇張公

暨其同官之褒徵予言贈之予曰丞之職重矣非宅心恕
而聽斷明者不足以堪之丞之職克舉則凡天下之事處
之無難矣在唐之世李日知為司刑丞論囚毋得平如少
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法不當死爭之數四元禮
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活理日知亦曰日知不離
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兩狀列上朝議竟從日知嗚呼人之
死生繫于丞之一言其職不亦重乎若日知者可謂克舉
其職矣哉　朝廷設大理寺損益前代之制有卿有少卿有
左右丞得人之盛度越前古予生也晚不及見之耳目所
及者得三人焉若河東薛文清公廬陵彭文昭公王恭毅
公皆所謂傑然者也文清直犯婦之冤幾陷大禍而不悔

文昭駁辯文之吏人至于今頌之恭毅以經術飾事平反
尤多其所駁正讞牒凡官大理者傳錄以為矜式三君子
之後克紹前休者蓋有之矣予獨於廷佩深有望焉廷佩
少孤事母以孝聞母歿廬墓三年州里皆稱其孝及登進
士第奉使　親藩凡所贈遺悉卻不受縉紳皆稱其廉宦
刑曹數年精法比通故事凡所聽斷罔不當乎人心而同
官咸讓其材夫孝者行仁之始自孝而推之必能哀矜以
全民命矣廉者範物之本自廉而推之必能明法以繩貪
吏矣至於推利口辨疑獄非材鮮濟以廷佩之材則其詰
兩造聽五辭而察乎法之麗又其所優為者近追三君子
之風猷遠紹日知之平恕非廷佩吾誰望哉昔吾先公為

吾冠最重文昭以為異日必為名臣其後文昭繇大理丞
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聲稱赫然論者咸稱先公知人今吾
重廷佩猶先公之重文昭也廷佩往哉南都自是無冤民
矣英聲茂實與文昭相望于後先有日矣廷佩尚勉之以
成吾知人之名

送憲副洪公赴任序

錢塘洪君宣之以明經登進士第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再遷郎中其詞學之婉法比之精端慎之操稱于人也
久矣山西常有大獄宣之奉檄即訊具得其情以報閩盜
攻劫江右有司逮捕獲千餘人
聖天子慮其濫及不辜　勑宣之往鞫而後加刑焉宣之

詳其渠帥釋其脅從所全活甚衆歸是賢聲益著吏部擬
以大理丞為不果用會外臺之佐多缺天官卿慎選其
任者宣之名在選中遂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大夫君子咸
謂天官卿舉得其人又謂宣之材且賢足以不負所舉也
凡江右縉紳之士在京師者屬予言贈之予典邦禁嘗賛
宣之自助今其遷也予固不能無悵然者其何言諸君子
請予言者豈以予嘗劇歷外臺頗知持憲之道邪則願為
宣之陳之夫　國家所以設憲臣者欲其權良鋤姦扶善
刑懲使吏稱職民安業也居是職者必以宅心而不恤謗
訕平以用法察其罪之所在而致辟焉斯得持憲之道矣
近者用法者嚴於吏而姑息於民嚴於巨室而姑息於貧

下凡頑民有訟其令長者輒移文逮之榜笞桎梏輕則致其罰重則褫其職吏惴惴焉若轅下駒况能脩其職邪蒙黨武斷於鄉曲者不能無然自變而重犯法者亦有焉今之彼訾之徒或訟巨室之負其聽者不復覈其實急逮而痛懲之甚者沒入其貲産嗚呼彼巨室獨非人子乎此無他畏譸而欲便己也畏譸便己其得為公且平邪宣之管刑部十有餘年其處心公其用法平乎知江右十三郡六十餘縣之吏與民自是得舉其職而安其業矣

朝廷公卿之選取乎外臺者若今大司馬華亭張公大司寇金堂杜公少司寇南陽彭公具與閔公皆起自外臺以予不敏亦由外臺冒濫至今官宣之材且賢其擢晉要承

寵光以與群公接翮天衢有日矣予衰老尚及見之

送户部侍郎吳公歸省序

聖天子隆孝養于 兩宮爰推恩以及人老制詔群臣親在者歸省親歿者展省丘隴於是小大之臣捧

命書璽祭梓而歸者踵相躡乎途適弘治二年春户部右侍郎涪浦吳公奏曰臣無似遭遇 盛世自給事中累遷

至今官

先皇帝加恩存歿錫之誥命贈臣父以臣職封臣母太淑

今臣母年八十而臣久宦 輦下親養缺然伏惟

陛下以孝治天下臣乞暫輟職務如今歸省且展焚黄之

禮敢昧死以請 制曰可其賜楮幣千貫以為行費公將行闕之大夫士罔不豔公之榮而後 上之賜於是春坊諭德林君亨大屬予言為公贈予惟先生 盛時之事君未嘗不急於公義而君之使臣亦未嘗不恤其私情四牡之詩槩可見已至于後世為上者徒責其勤事而不顧屺岵之私悲為下者徒切於私養而不念王事之靡盬故有棄官養親者不可謂非孝然於臣職有缺焉絕裾奉使者不可謂非忠然於子道有歉然嗚呼忠孝兩全在後世亦難矣哉 聖天子推錫類之孝以及臣工予告之令式遵舊典恩禮優厚度越前代而比隆古昔哲王矣公之歸也衣黃驂道牲醴載陳榮光燁然賁乎幽壤撫松楸而雞宿草必將慨然曰吾 君之賜也升堂拜母鳳冠鶴髮儼坐堂中公偕婦子具木陸之品陳丹荔黃蕉之珍捧觴以為太淑人壽又將欣然曰吾 君之賜也私情既伸式遄來朝勵匪躬之節勤夙夜之慮以脩職業而答 天休庶乎公義私恩兩盡無憾矣矧今 聖心孜孜求賢以圖至治在廷大臣巍然負公輔之望如公者無幾詎可久違闕庭哉明年惠風布觧禁柳初緑諸君子將聯騎逆公崇文門外公其勿久滯于私哉

送太守孫侯赴京序

建昌太守滇南孫侯循例入 覲京師卜日戒行其寮友同知耿君洵推官韓君烈屬予言為贈予為刑部尚書時侯寔為郎中以是知侯之為人及侯來守吾盱予致仕家

居又知侯之為政重以耿華二君之請故道予所知者為
侯贈且識予所感焉侯明敏好學以明經登進士第擢南
京刑部主事再遷為郎中在官以廉慎持身以明恕折獄
自公卿大夫以至南畿士民皆稱其賢司寇或以公事出
輒以侯攝部事侯察小大之獄審辟宥之宜罔不當乎人
心賢聲益著吏部每以藩臬之佐薦不果用及吾郡缺太
守遂以侯補焉侯為守其廉慎明恕如在刑部時其施於
政奉法循理不立異以徼名察人所利病而興除之未嘗
出入阡陌以督耕也而人脩疆畎治菑播無敢惰偷生者
未嘗月書季考以勸學也而士以文行相淬礪無荒嬉怠
業者未嘗戒師旅嚴邏捕以禦盜也而大山長谷之間無
寇竊牛攘橐者徭賦均獄訟平逋逃復閭閻無愁嘆之聲未
有知其所以然者蓋有古循吏之風焉今之為有司者上
官為之延譽或再歲而遷或未滿考而遷侯為郡三年矣
廉靜自脩不求知於人而人亦無能知之者故遷擢未及
焉予每與一二相知者言之輒為之深慨豈所謂知德者
鮮今猶古耶抑奔走承順世以為恭而端良恬靜世以為
簡邪無乃當道知之雖深欲久其惠而大其用耶今之三
年朝　覲即周典之述職漢法之上計也
聖天子勵精圖治察群臣功皋而黜陟之大宰三原王公
少宰雲間張公又皆精白以承休德侯之入朝必有能知
之者矣吏部考郡縣所上計而察其治行輒以　上聞旌
能余信之與舍侯奚適哉獨恐侯膺綸綍被
寵光不獲終惠吾邦耳耿華二君與侯協心圖治必知予
非妄譽人也故書以贈侯且以塞二君之請

送方伯韓公赴四川序

四川在禹貢為梁州之域介乎華山黑水之間其水陸有
峽山棧道之險羌夷環其西境者溪洞阻幽易然以變故
朝廷選用方伯常慎擇其人非負材猷識治體者不輕畀
弘治六年秋四川缺左布政使
聖天子詔以江西右布政使韓公大經往補之蓋以四川
為西南一都會非公不可故也公將行其寮友方伯沈公
時暘等既喜公晉陟大藩又念公遠別不能為懷徵予言
贈之予之言奚足為公贈而公之賢與其家世之懿則
嘗聞之矣公世家會稽宋丞相忠獻王之十二世孫而今
襄國左長史衡軒先生之長子也蚤以明經登進士第擢
官大理讞議稱平遷淮陽太守循良之政為南畿諸郡甲
尋陞陝西參政江西布政敷大體略細故吏畏而民懷之
所謂負材猷識治體者公寔有焉今之往也慎固封守使
疆內無虞也和裕兵民使婦子寧而生理遂也懷柔羌夷
使服教承叙毋敢蜂屯而蟻雜也皆公所優為也矧公嘗
奉　璽書慮囚四川多所平反西人德之公固熟其民俗
人亦習公禁令則其政之易成教之易行豈他藩比哉異
時入輔出鎮或佐

天子布政令於明堂知忠獻之在中書或秉旄鉞董師張
於重地知忠獻之在安陽恭卒炳乎追前人之休烈著勛
名於鼎彝非公而誰哉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此况公
與諸君子所望於公者也敢以此為公贈若夫山川行役
之勤雲樹睽離之念乃其瑣瑣者乎可略也

送僉憲萬君赴京詩序

成化十五年秋八月湖廣按察司僉事安城萬君公錦捧
表詣　闕賀
聖天子萬壽將行其寮友相與為醵錢餞于憲臺之廣視
堂酒酣憲副馬君啓東取唐人早朝詩和之為公錦贈憲
使胡君尚愚暨在席者咸和之藩省以及荊楚能言之士
亦相屬和之詩之意大率道山川登覽之樂
帝都城闕之壯冠劍與衛之盛以至友朋繾綣之情而頌
禱之意寓焉公錦粹為一卷屬予序之予惟古之君子之
相與其聚也有燕饗之設其別也有祖餞之禮而其燕餞
也非徒觴之以瓊羞既之以嘉樂而已又賦詩以道其志
宣其情而觀人者亦於此觀威儀卜禍福焉秦伯饗晉文
而賦六月君子知其將有敵愾之功印段饗趙孟而賦蟋
蟀君子知其必為保家之主令尹圍賦大明叔向知其不
終子展賦草蟲趙孟知其後亡言出於口而吉凶應之如
影響焉此禮之廢久矣而憲臺諸君子始復之彼之賦也
取古人之詩而歌之此之賦也因古人之韻而和之然其
意未嘗不同也觀諸君子之為公錦贈者其詞清以济其
節和以暢思而不懼樂而不荒其頌也不阿其好其禱也
不悴於私有憂深思遠之情無諂諛矜傲之意蓋治世之
音而足以鳴　國家之盛也予雖非叔向趙孟之流然即
詩而觀之則公錦與諸君子德業之昌熾聲譽之光於此可
卜矣公錦安城名族氣剛而材美其巡歷郡縣所至有米
廉聲今其行也朱衣象簡陟峻陛聯鵷班捧　金函而祝
壽曜咫尺之
龍顏殆將去此而羽儀霄漢矣豈久於外臺者哉予與公
錦皆楚產也故書此以弁群玉且以為它日之徵云

送李文盛通判兗州序

古之善觀人者每於得失進退之際而得其心焉君子之
得志也直道而行不幸失志而退則安乎義聽乎命樂道
而無悶小人之得志也窮兇肆慝及其失志而退則戚戚
咨嗟若不可生者觀人者於此察之百不失一二焉予友
李君文盛以進士起家擢刑部主事其讞獄也察其情詞
傅諸法律罔不心服長官有欲輕重其間者輒毅然爭之
曰情如是法如是吾可拂人之情而亂
國之法乎僚友有以私廢法者亦正色規之於是不以好
惡為喜怒者皆喜文盛之有守而亦不勝人之忿嫉也文
盛守益堅及之意以微過出通判兗州予與諸君子知文
盛者往唁之其尤親且厚者謂文盛曰子之得罪非其實數

之盍訟諸或又曰其有隱慝乎訟之彼且得重罪文盛曰是吾過也且發人隱慝而泄已私豈長厚者所爲乃治裝而行無幾微不平見於顏面嗚呼若文盛者非所謂君子邪非所謂直道而行者邪非所謂安乎義聽乎命樂道而無悶者邪彼有墨以敗官者一旦抵法方且嘵嘵爲訊諸人以爲非辜鑽隙抵巇以覬幸免其視文盛所爲彼獨何人哉初文盛得罪予與諸君子請於司寇乞留之顧以朝命已下無及矣及文盛之行相率賦詩贈之而屬予序諸首昔鄒志完與田承君以氣節相激厲志完之貶也見承君出涕而道之承君正色責之且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予雖非承君願舉其所以責志

完者以爲文盛贈文盛勉之使觀人者將益信乎爲君子也

送馬二尹赴任序

成化元年冬天下群有司入覲者畢集京師明年春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受文武群臣暨外有司朝乃詔天官卿察外有司之良奸而黜陟之自藩憲以至于郡縣吏以沓貪田通黜者蓋千有餘人又命所司慎簡俊彥以補其缺於是鄞陰馬君德良隸上舍生擢單父丞　除書既下有惜之者曰德良有德器庠卒業大學試事于大行人蓋達於從政者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夫豈不可顧欲之縣佐雖有材焉亦何以自見邪譬之物然湛盧太阿雖利不可

以補履驌驦駃騠雖良不可以守閭韞奇抱異之士顧可使之汩沒下寮哉予曰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道之所行豈以位之崇卑而有間哉子謂郡尊位者可自表見邪自漢以來典大州守大郡專制數十城者不爲不多矣然奉法循理聲著汗簡者幾何人哉其湮沒無聞者蓋不可稱數也子謂處下寮者無以自見邪漢之況覽一考城薄耳唐之崔斯立一藍田丞耳然惠澤洽當時聲光照簡策至今爲英而不泯也故一命之士苟志於行道於人必有濟況丞爲縣之上佐哉單父爲縣在齊魯之間孔門高弟宓子賤巫馬期皆嘗爲宰焉以德良之才往爲之佐民之被其惠澤也可幾矣湛盧太阿不必陸剸兕象而後知

其利也驌驦駃騠不必略極九有而後知其良也德良勗之哉夫簡倚黜庸國家之彝憲也向之庸者既以黜之矣後之克脩厥職者其有不陟之乎異時政通人龢循良之聲播于遐邇吾知棲棘之鳳噦噦乎來鳴於阿閣蓋有日矣德良捧檄于邁其友董君寅爲徵言贈於是乎書

送興化王太守赴任序

弘治三年春天下藩臬郡縣百司各率其職來朝

皇帝詔吏部考其治行庸劣者罷歸貪虐者褫職而慎簡內外臣寮有賢聲者補之吏部承　詔惟謹旁求博訪務得其人以稱　德意於是刑部員外郎天台王瑀存敬有

興化太守之擢存敬將行請於予曰弼承乏秋官叅政之日久矣今為郡於數千里外不獲朝夕請益願得一言以比弦韋之戒予曰子之尊翁嘗倅和州以善政稱子之得於家庭之訓者深矣矧子昔以進士宰溧水愷悌之政通敏之才孚于上下今其往也施用其素得者而已奚以予言為哉其同官諸君子皆言先生素重存敬願終教之乃告之曰郡守之職在商周為諸侯在漢則所謂二千石也上之所承有藩臬二司下之所涖有令佐以及典幕其任不輕而重也較然矣然承上不以道則鐫誚及之涖下不以道則訕謗叢焉為郡不獲乎上下而能安其位者鮮矣況能行其政惠其民而無鉏鋙乎今之為守者其中材則苟自便而已慮鐫誚之及也篤貨獻諂以阿之慮訕謗之叢也削觚毀矩以悅之君子固不為也其有反是者則矯亢以自高不以道事其上暴戾以立威不以道遇其下於是乎上憎而下怨以至于僨事敗官者多矣循良之吏罕聞于時得非坐此邪蓋古之君子其律身也嚴其為政也勤其行已也恭其存心也恕以是承上而上推其賢以是涖下而下安其政夫何僨事敗官之有潁川渤海之賢所以光于簡策者其道亦如是而已興化閩南名郡其民秀而文名卿偉人繼跡于朝以存敬之賢往為之吾知朞月間政通人和上下交譽而潁川渤海之治效不得專美于昔矣嗟夫自漢以來寵祿烜赫名湮沒而無聞者不知其幾而循吏如龔黃者乃獨擅芳于汗簡以彼較此果孰重孰輕邪存敬勉之上推其賢下安其政膏澤洽于民名聲昭于後是予所望於子也寵祿烜赫而無聞者豈予所望哉

送李大倫歸省序

古之人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若獲寶璐然歐陽子之得蘇子瞻也為之延譽惟恐不聞于時子瞻之得秦少游也甚賢之意每見於詞章君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也蓋如此予自登第以來執經相從者多有其人若河東李大倫尤予之所愛重者也始予家食時大倫方卯角穎敏好學予固已愛之後數年大倫挾所長與十三郡之士群試于有司主司得其文大加稱賞欲以首選處之同考者意見不同乃置諸第二豁是聲譽燁然動江右及來京師不予愚而從之游予與之語其氣溫然以和其容肅然以恭其議論其文辭粹然以正私心喜甚以為古所謂明睿之才若大倫者殆其人邪予雖不敢自擬於古之君子然喜得大倫也不啻若歐之得子瞻蘇之得少游也乃者大倫與天下士偕試于南宮予意其必首擢顧以一窊泰不合有司之尺度而黜凡知大倫者咸惜之大倫曰是吾過也旅館孤燈進脩益力既而援例歸省其親于盱水之上辭予以行予察其意若有不懌然者乃告之曰科舉者士之所繇以進身者爾其得失何足置欣戚於其中

邪士苟道義無取焉雖甲俊造之選亦何足多邪予所謂望於大倫者不在於是也吾邦自宋以來號稱多士先達諸老或以道德稱或以功業顯或以文章名皆它邑所鮮者自諸老淪謝繼者寥寥君子之咨且嘆不足以追先達之芳躅矣予獨有望於大倫焉大倫之歸也尚亦肆力於學以植其德以脩其辭以底于大成它日重來擢高科躋顯仕文章施諸典冊勳烈著于鼎彝芳名繼續洸洸乎赫赫乎追配鄉之先達是則予之所望也科舉云乎哉予年未老尚及見之其為大倫喜殆有加於獨之得大倫而喜也大倫勉之哉歸拜而翁為道予意其亦含笑謂予言然矣大倫謝曰命之矣乃書以贈其行

送廣東參議於君赴任序

予宦游中外三十餘年士之以賢稱者多稜稜焉廉介者或短於材通敏者或不足於守求其材與行之兼優者一何鮮哉曩歲承之湖南藩司時　襄府有大役冬官主事於君尚德承　朝命往治其塋域鳩工庀材諏日興役人不勞而事集衆皆推君之材事竣將歸　宗藩所以犒勞贈遺之者甚厚君悉辭不受　襄世子甚重之為記其春暉之堂具著其義蘇是君之廉聲籍籍荊楚間予詢諸士大夫廼知君嘗典陶鑄之政于臨清又嘗監竹木之稅于江陵其廉以律身敏以涖事皆如在襄陽時予因嘆曰若尚德者非材與行之兼優者邪及予入佐司徒而君亦冊遷為郎中自筮仕至今十有八年而廉介勤敏不少渝其初殆所謂有恒者哉成化丙午春天官卿擇可以參議藩臬省事者宜莫如君廼以其名　聞遂遷廣東布政司右參議予又嘆曰君之清操誠材吾　君與吾相皆知之矣君將行其寮友郎中蕭君冕等相率請予言以贈之嗟夫君之材與行愛於人人久矣今佐名藩率其素履而已矣本之以廉加之以敏政其有不舉人其有不服暴黎其有不化者乎合浦之蠙珠日還連部之鍾乳復出番舶之朝貢者舉思聽令而山谷黎獠咸率條教不敢違予知君之賢名將與吳隱之孔左丞相望于後先矣廼書以贈君且以塞諸君子之請

贈揭君尚文遊南雍序

予友揭君尚文自吾家塾時以溫恭好學稱選補邑庠弟子負與邑之俊茂以經史道德相鐫切學與行益進自邑大夫以及師儒皆貴之貢之澤宮與四方之士偕試于天子之廷名在高等遂升之工舍俾卒業焉將行凡與游者徵文於予以為尚文贈予惟贈之為言增也謂其言有所增益也予將勉尚文以學邪尚文學已成矣予將勉尚文以行耶尚文行已脩矣予雖欲喋喋於尚文何所增益哉雖然竊有見者不可不為尚文道也昔之人有好游者從丹長川于晴春流駛溢潰濩渦瀁激風鼓之紓者如雲麼者如鱗跳者如騰以為極水之美觀矣已而下彭蠡上

洞庭見驚風驅濤蜀浪噴空洶滂渤瀰漫澎湃浩無津涯而魚龍百怪出没於其中乃知嚮之所見者未極其大也它日乘舟東海之上百川所委衆流所匯杳不知其幾千萬世飛艎巨舶往來而上下大鵬長鯨鼓湯而遨遊舟行彌月不知其際然後知彭蠡洞庭猶未大也君子之學亦猶是已始尚文學于家塾猶泛長川也及其學于邑庠猶泛彭蠡洞庭也今而游于南雍猶泛大海也南雍者天下之俊茂萃焉六館之士豈無節行如符融者乎豈無仁勇如何蕃者也抑豈無貞節而行如宋之六君子者乎尚文之往也與之相翼以進相規以脩則其學與行日底于大成異時峻嶒華秩茂建丕功以追踪古之君子斯無愧矣楊子雲有言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譏與滿之謂也以是為尚文贈可乎尚文謝曰可矣乃書以贈之

孫先生別號序

豐城孫君繹如繇明經領江右鄉薦擢南充邑庠教諭嘗以古愚自命及秩滿考績至京更號順安介其友貴州僉憲李君繼之屬予序其說予曰子欲逃名邪柰何屢易其號且子之所以為古愚為順安者何如繹如曰予世之介士也年少氣銳時言無顧忌有過舉若正言以規之有愿者肆言以斥之怨且怒弗恤也自以為有古愚者之風故自號曰古愚及與教南充不幸俗不喜學雖疲精思以教之卒莫有掇科躋仕者

聖天子嗣位再詔教官考滿者得與天下舉子會試南宮而予又以科舉不及額弗得預當道有欲以學行薦者亦不果予以之科舉左轉司訓是皆予之命也至於奔走以媒進則義之所不可也予知順乎義安乎命而已故更古愚之號為順安願求一言以發其義且得以自勖焉予唯曰繹如賢矣哉世之人不知盡言以相正也喔咿嚅唲突梯滑稽而古之所謂愚者不可得矣不知事有義命也攘險乘機鑽隙抵巇卒陷於既悔者蓋多矣繹如守古之愚安天之命其為貴於世人不亦遠哉昔者李密與人言每面質其過其亦古之愚者歟蘇子瞻在齊安飲酒賦詩泰然無遷謫之戚其亦順義而安命者歟求繹如者可求於今世之人歟然吾觀繹如之學行豈久於下位者哉守古道而不渝安義命而無悔則德業益脩聞譽益著其都亨秩享厚祿以大建功績於 國家蓋有日矣吾知古愚順安之名天下後世將以為口實自號云乎哉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一

椒丘文集卷之十二

後學南城李峰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婺源余鑾訂刊

後學同邑黄選李喬編輯

序

金壇段氏族譜序

金壇段君敏錄進士出守新城嘗念其家譜遺軼無以昭示來世乃因其叔父舒所錄先世圖譜及遺文纂次成書冠先以系圖次以家傳又次以先世遺文與凡儒碩詩文爲段氏作者既成請予族子穊求序其首閲按段氏有二族其一以官氏周禮所謂凡段桃是也其一以王父名爲氏春秋傳所謂共叔段是也金壇之段未知孰所本其先世家汴梁完顔氏蹂宋有百三八公者渡江而南始家京口二子一居丹陽一居金壇曰盈曾曰百三公至縣宰君十有一世矣今觀其譜斷自始遷之祖者詳其所可知也汴梁之族不錄者闕其所不可考也旁支承繼必著其所出者不敢忘天姓之親也先世嘉行必紀其實者不敢誣其祖也辨昭穆之承敘傳承之久近甚得古人作譜慎重之意可謂賢已予嘗考淳安汪氏之譜以魯侯爲祖歙陽吴氏之譜以季札爲祖而承傳卒莖具焉皆自以爲傳矣然予竊疑之數千年間或盛或衰或絶或續安知不有拜汾陽之墓者乎安知不有冒稱東坡出子者乎則其詳也乃所以爲僞也段氏之譜於有徵者不敢遺無徵者不敢紀其賢於彼遠矣段氏自百三公以來世業儒而本於儒其利澤及人者博且衆矣而縣宰君以文學發身政聲赫然方將躋華陟要以顯其親以光斯譜予未老尚及見之

晉江莊氏族譜序

陸川縣令晉江莊槩世平捧其家譜詣予請曰茲譜先君僉憲所作而槩增續之者也惟吾莊氏之先居光之固始唐龍啓中從王潮入閩始家泉之永春歷九世至諱夏者起家進士以文學風操爲名法從累官兵部侍郎龍圖閣待制賜第泉城卒贈少師今家晉江者皆少師之雲仍也自入閩至于今凡十有九世舊有譜名蕃衍記存經兵燹散軼先君始因舊衍遺稿旁採先世碑誌以成茲譜世經人緯倣史氏之年表而家譜復完先君歿垂四十年族之生者卒者仕者隱者日夥矣不可以不錄故槩增而續之附以先世之遺事以及名公之文章總若干卷敢求先生敘之以示我後之人予考姓氏書莊氏有二皆以謚氏者也其一魯莊公之後青兖之間多祖之其一楚莊王之後江漢之間多祖之晉江之莊或出於魯抑出於楚蓋不可考矣然魯之姓姬其先出自帝嚳楚之姓芊其先出自顓頊是二姓者又皆出於軒轅氏其源未嘗不同也莊氏自先入閩至少師始大著少師三子皆以宦業聞延及曾玄與郡縣位侍從者累累有焉入　國朝有曰籬材者舉

進士為山西參議曰異者戶科給事中曰畐者兵科給事中曰敏者亦舉進士為雷州太守曰琛者僉廣西按察司事即槃之父也其簪纓蟬聯若此其盛非少師之遺澤邪嗟夫譜之作所以志吾先祖所自出孝子仁人所慎也世之作譜者予竊惑焉或非其祖而冒之或恥其先之微而棄之可謂孝且仁乎今觀莊氏之譜斷自所可知近者詳之遠者畧之不可考者闕之不敢冒而亦不敢棄也真孝子仁人之心哉繼自今莊氏子孫以學植身以禮正家以孝奉先以仁睦族以紹少師之休光而益衍其慶斯可謂賢矣不然學則不勤德則不競以至沒世無聞焉豈不有愧於前聞人哉遂序以告為少師之後者

安沙游氏族譜序

福建按察副使豐城游君取其家譜重脩之凡若干卷先之圖以表其世系次之譜以紀其行實而歷朝之誥敕暨名卿畯儒之詞章附焉間屬予序之且曰游姬姓也而我游氏則鄭姓也姬之別子國于鄭其小宗曰游吉者以王父字為氏子孫世保其姓不隆焉而唐時有仕至尚書者始家吉州之虬巃四傳至諱大托者徙崇仁之臨陂又八世至諱宰均者復徙豐城之安沙又五世為子美子輝子美之子曰單恩府君子輝之子曰朝奉府君朝奉寔鄭氏子唐湖南節度使燧武十五世孫少從其姑鞠于游遂為游氏後入國朝以來若雷州同訓惟吾則單恩之後姬姓之游也若吾與應山教諭邦貞壽光司訓弼進士理則朝奉之後鄭姓之游也今吾欲仍游氏歟僉水木本源之義於心有未安欲復鄭姓歟則先世已隸戎籍於法有不可姑於朝奉之譜著其所自出以見吾宗為鄭姓之游而別於姬姓之游可乎不可乎予曰可夫氏姓之繁其始一本耳邃古之時若風若姜若姬若嬴其初兄弟也兄弟之身其初一人也一人之身其初一氣也果孰親孰疏孰同孰異邪先王因生賜姓所以別生類慎婚姻崇本始使人知親親尊尊之道焉耳親親仁也尊尊義也厥初生民安知姬之與鄭不出於一家不同乎一氣邪惟明其所自出而不附會焉仁義之道在是矣矧游以氏見於春秋之世者已非一姓其在周者則游孫伯之後也其在晉者則桓莊之族也其在宋者則公子游之後也與姬之游鄭之游蓋五矣亦何患於同邪憲副君因其姓之同而推其本之異豈非仁之至義之盡而得親親尊尊之道者乎雖然所貴乎世家者非能言其祖之謂能踐脩厥猷之謂也游氏之先代有達人而憲副君又以博學清操有聲于時為之子孫者尚其祗適乃祖仕而登朝也秉忠貞之節隱而家食也脩廉慎之行斯不忝其先矣詩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游氏子孫念之哉

廬陵冷溪陳氏族譜序

予友秋官郎中廬陵陳君脩莊以其所脩家譜屬予序按

譜陳本舜後其先胡公滿以神明之冑國于陳為楚所滅其子孫遂以國氏宋初有諱松貞者為廬陵教授因家城北之吟溪而廬陵有陳寔始于茲傳數世至諱世榮者登進士第卒官宣教郎而其子元伯尚宋宗室女其雲仍日蕃其衣冠日盛而陳遂為廬陵望族 國初有諱灌者佐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累官宣城太守宏謨駿烈國史紀焉宣城嘗病其家譜散軼欲脩輯之未就而殁宣德癸丑其子致廣始考其可徵者倣眉山蘇氏譜例為流慶圖而先世之遺文軼事附焉迨今三十餘年其族寖蕃紛衍不可勝紀時莊致廣從孫也復取舊譜而增脩之自七世以上則仍其舊不敢輒有損益八世以下則詳考而具録焉名

鄉偉人之詩文為陳氏作者各以類附録于後總題之曰廬陵陳氏續脩族譜夫族譜之作明吾之所自出也故君子慎之果吾所自出歟雖賤且惡焉不敢遺也遺之則黜其祖是不孝也非吾所自出歟雖貴且賢焉不敢冒也冒之則罔其祖亦不孝也然杜正倫世出本微而求合於城南諸杜則罔其祖矣近世吳興秦氏恥檜之奸而諱稱其子孫則黜其祖矣嗚呼古之譜其族也明之後之譜其族也亂之苟譜之而以亂之也曷若不譜之為愈哉今觀陳氏之譜斷自其所可知而其不可考者缺焉斤斤焉尊祖睦族之意是固孝子之用心也時莊以明經登第其為司[illegible]勤慎而文[illegible][illegible]乎躋華登峻以亢其宗以昭其祖以光

脩其後蓋有日矣昔唐李相世系表以貴傳廬陵歐陽氏族譜以賢傳斯譜也安知不以時莊之貴且賢而益傳歟

吉水王氏族譜序

山西按察副使王公克猷出其所脩族譜屬予序之且曰吾王氏系出琅琊琅琊之王顯于江左影華纓鳴佩王者系世不絶宋紹聖間有諱恕者繇進士擢江西節度推官始遷于臨江之新淦推官之子諱琮又自新淦遷于吉水之五嘉塘寔吾吉水始祖也子孫蕃衍或出典藩憲或入宦臺省為邑之著族不有譜以紀之何以昭吾先而示吾子孫哉又曰吾宗人家吉水者數千指其初一本也源流而末益分於是乎有朞功之屬焉有緦麻之屬焉有袒免

無服之屬焉世之薄者於其疏屬相眎如途人繇無譜以稽之也使有譜焉等而上之則出于一本旁而推之則分為群支雖百世之遠而祖考不忘宗族不散尊祖敬宗之心將油然而興矣此吾譜之所以脩也子幸為我序之予惟族譜之作所以推其本聯其支而尊尊親親之道存焉世之譜其族者蓋多有之然誣者上推古昔以為博夸者旁援它族以為榮不幾於誣其祖乎今王氏之譜據其所可知而不失之誣缺其不可考而不失之夸推其祖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詳其族之所繇分有親親之義焉其得古人作譜之法矣雖然所貴乎世家子孫者非譜其族之為難而克紹其先之為貴王氏之先代有達者若太保

祥若司徒導皆琅琊之望也為之子孫者迪厥德踐厥猷
以亢厥宗斷有光是譜矣克獻出佐外臺而其從弟克寬
為南臺御史皆焯焯有聲踐歷有日矣然則繼太保司
徒之烈而貽子孫無疆之休以光是譜者非克獻兄弟而
誰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克獻兄弟念之哉

南豐曾氏族譜序

南豐曾君仲質持其宗譜詣予請為之序予謝曰子之先
世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天下推為名族與漢之華陰楊氏
唐之河東柳氏並稱宗譜必得名世者序之不腆之文不
足以辱子仲質曰吾先世道德文章寂寥久矣所以請于
先生者倘得一言告吾之子孫以祗遹前休耳敢故請予
廼受其譜而閱之首譜序得姓之由著矣次家訓正家之
道嚴矣又次之宗圖世系昭矣又次之家傳世德詳矣附
以前代與當世名賢之文所以光昭世美者備矣予作而
嘆曰懿哉曾氏之文獻萃于此矣吾聞大家世族不為不
多一再傳之後子孫雖碩且茂而文獻已不足徵此正文
定公所謂愚乎儉孫也求如曾氏之文獻彬彬者一何鮮
哉予為邑庠生時嘗識仲質之先君子汝愚今歸老于家
又識仲質其父子之行已渾然端且厚不失其世守閱其
譜又知其子孫之茂且賢信乎其為名族而無愧於華陰
之楊河東之柳也雖然所貴乎名家之有譜諜者非惟使
子孫知其源流所自而已正欲其知祖宗之德業而跂美
承休焉曾氏之先郟　國以道德鳴于周而萊蕪侯之
文定公以文章鳴于宋而文昭定和之其立德立言皆所
謂不朽者也聞其風者咸取則而效之況其子孫也哉曾
氏之子孫尚思祗遹前休仕則推乃祖之道於用使膏澤
洽于民居則體乃祖之道于躬使德義薰乎鄉斯不忝名
賢之裔胄矣嗚呼曾氏子孫尚勉之哉

瑞安鍾氏族譜序

福建參政瑞安鍾君景清示予以所脩族譜俾序之按譜
鍾氏本微子之後春秋時伯宗之子州黎自晉奔楚仕至
太宰食采鍾離子孫因以邑為氏漢有鍾皓魏有鍾繇唐
有鍾紹京皆以德業光于簡冊唐之季有諱廣禮者仕
湖南馬氏始居雲川其孫成德又自雲川遷溫之瑞安又
十有四世至諱源府君是為參政君之八世祖也今譜斷自
府君為始詳其所可知也自府君以上畧而不錄缺其不
可考也首之譜例明作譜之法也次之系圖著承傳之序
也又次之世譜紀行實之詳也亢宗鵠族必有規範故家
規次之褆身正家必有儀範故家儀次之附以　列聖之
誥勑昭天寵也繼以名賢之碑誌表卓行也其立例嚴其
考據精且得古人作譜之良法矣嗟夫人本乎祖猶木之
本乎根水之本乎源也世之昧於一本之義者往往妄附
於名賢華胄以為光耀殊不知自陷於二本矣松菴基業
而繳矣然於其類君子固識其非類流水東入于[illegible]渚

而為一其清濁固自可辨也人於其祖而可以二本乎二本者亦何益之有哉故歐陽子之譜其族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蘇老泉之譜其族由一世之上失其次以二子之學識絕人猶且缺所不知而不敢誣其祖也如此而況於它人乎若參政君茲譜蓋深明一本之義而得歐蘇之遺意矣抑予聞之根之盛者其末茂源之深者其流遠鍾氏之先其根源盛且深矣而參政君起家進士為　朝名郎為省膚使政聲焯焯有聞于時予知承休篤烈以紹相國之家聲以復鍾離之封邑者必參政君也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予於君有望焉

南昌梓溪劉氏族譜序

南昌梓溪劉氏自始遷迄于今以文獻臨一鄉者蓋餘三百年矣其先本陶唐氏之裔至漢光有天下其別子荊胙上廣陵子孫因家焉荊之七世孫瑯琊內史會始徙丹陽會之四世孫隱人又徙晉陵隱人之曾孫冕為睦州刺史又家于睦冕之九世孫奭避廣平之亂又自睦徙信之玉山奭之十世孫從禮侍父允迪宦游江右愛梓溪民俗淳厚乃卜居焉子孫昌熾蕃衍遂為望族從禮之七世孫孟堅嘗譜其族其後屢修之至十一世孫福建按察司僉事子肅字敬之者與宗子孚來復參考玉山諸譜而增修焉其立例甚嚴其考證甚精自允迪而上推本於陶唐氏系序不紊遡流而源也自從禮而下或居或徙備錄無遺由本而支也名諱字行各從其類所以辨昭穆也生卒娶葬具著于譜所以紀終始也附以　誥勅之詞昭寵貺也次以碑銘表碣之文表善行也其尊祖睦族之心藹然見於斯譜矣敬之將刻板以傳徵序於予嗟夫宗法之廢久矣能言其祖郯子所以見稱數典而忘其祖籍父所以無後也在春秋時且然況於後世乎敬之兄弟生於宗法既廢譜諜失官之後乃能推本其祖至于百世之遠而其所譜又斷自始遷之祖而致詳焉是蓋賢於籍父而郯子不得專美於昔矣雖然所貴乎文獻故家者非世祿之謂也世德之謂也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是之謂世祿迪德象賢克念厥紹是之謂世德劉氏神明之胄其明德遠矣為之子孫者祇厥身服厥訓順厥則以成乃顯德以宣乃令聞以纂乃前休茲可謂世濟厥美而無忝於文獻故家者矣豈直世祿而已哉詩曰貽厥孫謀劉氏之先蓋於貽謀矣又曰繩其祖武予有望其後人焉劉氏之子若孫尚勗之哉

臨川洪氏族譜序

臨川洪生球捧其家譜一鉅冊扎子外孫揭瑀持詣予請為之序予展而閱之則知球乃宋忠宣公晧之裔也予因嘆曰忠宣公父子在宋以文章節義著聲于時南度已後第一流人物也始予觀球以經學教訓吾鄉俊秀乃學與行端且厚吾固疑其有所本也及得譜然後益信其有本非

忠宣公能有是子孫乎乃為之序曰忠宣公當靖康之變
出萬死一生之計使萬里外強悍不義之虜歷十五年南
北通好然後放回其臣有慮其知國虛實為後患者請躡
追之及于淮而公與同歸者張邵等已在舟中追騎相顧
無可柰何及入見高宗慰之曰蘇武不能過也命宰相與
直閣之職而公數稱張浚之賢忤秦檜意遂階詔命出領
鄉郡尋又貶嶺南檜死而後得歸朝其外厄於強虜內厄
於奸臣艱難險阻靡不並嘗而公始終一節不以死生禍
福累其心然公生八子曰适曰遵曰邁皆以惇學弘辭進
其後适與遵皆致大用而邁亦僉書樞密院事豈非忠義
之報乎忠宣公始居鄱易其後遷新安而忠宣公之弟毗

為臨川司戶者遂家臨川今球之宗是也予嘗論之為宋
使金者公與宇文虛中也虛中露才覘奇遂為金人所用
而喪其守公則不然韓昉欲易其官爵以死拒之不授誥
卒迫之事劉豫以死拒之不從冗室欲以伐宋之策拒之
不隳其濱於死者屢矣然終免於死宇文虛中亦金人之
寵最多聚其族而居之然其後以語觸金人全家死於刑謫
子孫無噍類焉孝宗極力訪求僅得其族人紹宗命之以
官俾嗣其後而公之歸也諸子相繼登兩府而遷位卿著
子孫亦皆繩繩不絕宦業聯著乎時忠義之報天道豈不
爽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球之子孫尚脩其德哉傳
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忠宣以下爵位顯矣有封魏國公

者封秦國公者球與其諸子孫尚思所以復之哉予先祖
文定公與忠宣公生同朝又嘗同時固有世舊之好也遂
書此以為序以為洪氏勉

壽孫母太淑人詩序

成化十有七年夏四月 上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公
伯大自大同移鎮河南公將赴鎮道過晉陽謂予曰洪生
五歲而喪所恃所以保抱携持訓誨教督俾克有立者繼
吾繼母之恩及洪登進士第擢夏官郎
先皇帝推恩所自封先君兵部郎中贈先妣任及封繼母
劉俱宜人錫之 勅命以寵嘉之
今天子嗣位洪出佐廣藩尋遷布政使三轉而都內臺蒙

吾菲薄何足以膺之寔祖考先妣之遺休而繼母之教也
念祖考先妣不可見矣繼母在堂亦已老矣亟懇請于
朝以假寵於存歿於是吾祖考獲贈官階與洪同而先妣
加贈淑人繼母進封太淑人今吾母年登七十而
命書適下十月六日則設帨之辰也大夫君子嘉吾母壽
且榮相率賦詩遺吾以致頌禱之意方欲抗章歸省以展
獻壽之禮而又有移鎮之命不敢顧其私將遣吾兒楷持
諸君子之詩歸壽吾母子其序之俾吾兒誦之以侑壽觴
庶幾一解其顏也予嘆曰盛哉孫氏慈孝萃于一門矣世
之為子者鮮克盡孝於繼母而為母者亦鮮克盡愛於前
妻之子薛宜以明經致位宰相而事繼母孝養有缺君子

譏之王祥事繼母朱以孝聞而未遇祥不以道君子深譏焉大淑人愛都憲公不啻如已出而都憲公孝養誠篤不啻如已所自出慈孝之風蓋前古所鮮者然首金花光被天寵鳳冠霞帔煒其在躬天所以昭賢淑也予想斯辰也宗姻畢來絲竹迭奏里婦喟然歆艷曰吾所以教子者盍如太淑人乎凡為人子者亦將感奮曰吾所以持其身而孝其親者盍如都憲公乎是豈一家之慶哉予與公同登進士同官大梁茲又同官憲臺視公猶兄視太淑人猶母也顧縻祿于茲不獲捧觴上壽以罄同一人子之情廼為之序以寓予意焉

慶長史程公七十序

韓府長史新安程公孔著生于洪武己卯四月廿日迨今成化戊子年登七十而公之配宜人曹氏先公三年生至是七十又三矣其子地官郎中用元喜其父母壽且康也前期求詞林諸公詩歌寓歸以為壽既又念二親具慶而不獲躬帥婦若子捧觴上壽悵然者彌日於是秋官主事謝君德澤暨凡與用元好者相謂曰吾曹與用元或生同鄉或舉同年或仕同官視公猶父也視宜人猶母也公與宜人壽考錫豫吾曹與有慶焉非獨用元之慶而已繫官于朝不獲升堂拜慶焉獨用元悵然哉廼吾曹亦有慊然者盍為文詞以道頌禱之意因用元致之以為公繁祉之祝可乎衆皆以為宜而屬筆於予惟程氏新安之世家也自忠壯公著節烈于梁唐光錫祚又而彌昌歷唐宋以迄今茲外典方州內贊鈞樞者代有其人公惠龢允肅克紹前休以儒學起家為仕臣教諭循循善誘學者歸心焉兩相 親藩惟忠義是迪惟善訓是陳用是甚見親禮年甫六十謝事而歸優游桑梓以子恩光被

命書進階朝列大夫而宜人亦被 龍章之寵錦衣珠翟輝映里閭子五人諸孫十餘人蔚然梧竹之並秀鞾然芝蘭之騈芳也洪範所列皇極之福公蓋兼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說者謂德為壽之本而壽廼德之效也公之享此繁祉者非本於惠龢允肅之德歟是可頌已予亦與用元同年者也故為詩遺之初度之辰良朋洎止俾未冠者歌之以侑壽觴亦庶幾南山有臺之遺意也其詩曰

截彼黃山有蒐磅礴于君子維時之英維此君子忠壯之胄慶源孔濬延畀爾後廼秉鈞鐸于彼任丘青衿濟濟不歌來游來游伊何式觀我德爰及邦人罔不是則維皇有命俾相 賢藩左右諷議諤諤讜言旅力方剛歲月未邁休老于家其樂洩洩維德維媛命服斯皇嗣德維子巖折有瑜何誕之月維此孟夏宗戚具來式燕且譽者艾遝逄笑言雍雍小大稽首祝壽于公清酒維旨酌言獻之祝公多祉俾耄而期相彼蔡龜扇翣孔厚錫茲君子胡不遐壽於皇上帝作善降祥蔘祉于公其世其昌

慶義民黃君愈敬六十序

予為童子時侍先冢宰之側先公每稱鄉先生陳伯賢揚敬文之賢且曰惜汝不及見之不獲考德而問業也又曰吾鄉之俗將日漓矣吾見其兆矣然後生可畏安知無伯賢敬文其人可以表俗者邪汝宜擇而從之可也喬新謹識之退而求其人得富而好禮者數君子焉每敬而慕之且嘗見諸文字以為鄉里勸白水黃君愈敬予所敬慕者之一也愈敬輕財急義如古燕趙之節士好遊佳山水如晉宋之名流讀書賦詩以自樂如宋之陸務觀居鄉恂恂不敢以富貴加于人又有萬石君之風予私以為伯賢敬文不可作矣賢如愈敬者其殆庶幾乎自予出仕于朝不至鄉里者幾二十年成化癸巳予遷河南憲使便道歸省先壠訪平日所敬慕者僅存一二焉而吾鄉之俗益衰儒家之子或去而服技藝矣力田敦樸之世或變而競淫侈矣以健訟為智而敬讓之行微矣以豪敚為能而廉恥之節喪矣骨肉競錐刀而孝友之風薄矣當是時而愈敬所存所行獨不遷於俗表然為一鄉之望譬之蕭艾充充而覩芝蘭之芳挺秀聳於植而瞻松栢之蒼寒也予乃喟然嘆曰先公之言於是驗矣予雖不復見伯賢敬文而從之游得見如愈敬者亦可其幸也是歲九月廿五日乃愈敬懸弧之辰姻戚將合觴壽之曾君唯學先期請予言為壽筵之祝嗟夫予之言豈足為君重哉而予之行急不獲來金嶂之芝酌銀溪之涯以為君壽乃舉觴而遙祝之曰吾鄉之俗漓矣安得如君者數十人以挽漓而復淳乎又祝曰使君壽臻耄期為鄉大耋安知其無感而遷善者邪遂書之俾諸君持侑壽觴

慶黃君愈明五十序

予友黃君愈明世家廣昌銀溪之上其先君子希古以貲雄一邑蓋與古之宛孔蜀卓等然富而好禮延子姓於學故愈明兄弟皆雅飭溫裕無侈汰之習焉予年十五六時愈明以故入予謁于先大夫退即書室與予講業時予雖少已知敬愛之矣後數年愈明與予補邑庠弟子員遂與同舍以學其出入必偕相得甚驩又十有餘年為成化乙酉再會于京師則愈明年已五十而予亦三十餘矣始見愈明也其風度秀美論說偉辯譬諸其界之芝崇光燁然雖不識者亦知其為瑞世之物矣及與同舍其年益壯其學益充譬諸碧梧翠竹翹然蓊蔚之中其勢蓋將聳壑而昂霄矣及聚首于京則愈明涉世益深立志益卓譬諸道峽之松風雪凌厲之餘龍虎躍挐不可得而仰窺矣蓋予於愈明屢見如屢不同如此非所謂進德不勸者邪是秋愈明以上舍生擢蜀之灌縣宰甫閱月適其初度之辰朝之薦紳知愈明者喜其榮且壽也相率載酒肴以慶之且屬予言以為愈明壽予惟孔子曰仁者壽傳又曰人有壽而後能饗諸福然則壽者福之首而仁者壽之本也愈明

承先世之慶澤忠厚以始其本詩禮以濬其源其德與其年俱進謂之仁者非耶今受
天子命為宰於錦江玉壘之間上應列宿下字群甿立條教以宣惠澤則仁之施益廣予知其縣支而耄期縣令而公卿蓋猶泉涌而木升也昔之語賢令者或飛鳧於天際或養鷄於雲中此皆荒誕而不足信若愈明之仁而壽以濟多祉蓋理之可必者何必采青城之芝餌巴穴之丹尋金馬碧鷄之神而後能延年益壽也哉遂序以慶之

慶周母大宜人壽七十詩序

成化八年夏五月秋官郎中廣信周君宗用奉
詔慮囚于閩予寔同事焉宗用周旋八郡以洗冤澤民為己責凡有疑必讞有冤必辨小大之獄必以情所全活者百有餘人事竣將致命于　上問諸予曰是行也吾有二喜吾祇若　明命宣風遐裔用弘
聖天子好生之德一喜也吾母大宜人年登七十歲十二月十有一日寔維誕辰吾得便道過家奉觴上壽二喜也子以為何如予嘆曰忠孝不兩全也久矣今子是行忠孝之道兼盡焉夫明清庶獄以推欽恤之仁可不謂忠乎升堂拜慶以致晨昏之歡可不謂孝乎是誠可喜也已乃告凡與宗用同年者又告凡與宗用同鄉者又告凡與宗用舊且親者亦皆欣然為宗用喜因率賦詩贈之俾被之絃歌以侑壽觴合稍于此家[illegible]日[illegible]壽乎諸員大宜人江姓廣信衣冠族也自其在室溫恭淑慎父母鍾愛之擇所宜歸以適周氏為贈刑部員外郎周君之配浙江參政府君之冢婦上承下御宗姻稱賢焉員外君蚤世大宜人自誓守節訓字諸孤俾克有立既而宗用第進士擢行人遷刑部員外郎遂進今職而大宜人拜　褒封之命雕軒珠翟出入有煇里閈歆艷焉今年躋七十髮鬢皤然命服甲申諸子恂恂諸孫詵詵凡世之所謂諸福者大宜人備諸一身矣昔雋不疑每錄囚徒還其母輒問平反幾何即多所全活母喜笑異它時蔡君謨以忠鯁立朝仁宗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特賜冠帔以寵之宗用之歸也錦衣玉節率諸弟為壽大宜人問平反幾何縷數以對亦將喜笑為加餐矣入奏　楓陛喜動
天顏推賢所自安知不有冠帔之寵如仁宗於君謨之母哉宗用之喜又當何如也題書之以弁群玉

賀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公致仕序

弘治三年夏五月南京刑部左侍郎阮公以九載考績至京上疏懇請謝事
聖天子不允增俸二級俾復原任公以先隴在長寧者為水所圮乞便道歸省葺而後行　上許之公祗篆拜謁塋下葺祭而加封植焉事竣飛行既而疾作遞奏疏申前請且曰臣歷官三十有七年犬馬之齒六十有八年矣精力耗不足任奔走智慮衰不足贊　廟謨惟

陛下哀憐賜臣骸骨以歸幸甚 上覽其疏而憫之遂進公資善大夫俾休于家蓋異數也 命下之日公卿大夫皆欣然曰吾 君優禮老臣之恩既公明哲保身之節可謂兩得之矣顧公已歸不獲執卮酒為公壽遂屬予為文寓至長子以須且賀焉予惟君子出而致用勛烈著于國惠澤洽于民者固鮮苟或有之然晚節末路沉酣寵利卒與禍俱其得釋軒冕之累遂雲山之樂者尤鮮也公自登進士第為廷尉有明允之譽為郡守有循良之稱佐大藩以至為方伯著旬宣之績及遷都憲涖閩陝威惠所加夷夏悅服入佐司馬以至今官聲望尤重所謂勛烈惠澤公無歉焉及將老也又能奉身而退承

天子之寵光登山而遨望歸岫之浮雲踞石而歌和老樵之雅調迴視昔日惴惴於憂患之途不啻脫鯨波之滈漾而泛畫舫於安流也出羊腸之崛嵂而鳴和鑾於康衢也所謂釋軒冕而樂雲山者公實有之嗚呼富賢致仕而去可謂審明哲之幾矣然在相位功業無聞焉寇平仲出入將相可謂有功於國矣然老不知退卒為奸人所擠二公所不能得者公兼而全之可不謂賢乎予少公五歲然衰且病甚於公之身之疏屢上而未獲 命未知何日得如公之歸也序以賀公不獨頌公歸休之樂又以識予歆豔之私云

慶太常林先生八十詩序

古之君子道蘊于中文彪于外者多矣然際盛時得推所學以黼黻休明之治者蓋鮮幸而有之然或困於憂患沉於疾疢其介繁祉享脩齡而康豫於晚歲者尤鮮韓退之一代文宗也困阨頓躓終其身其所遇何如哉歐陽永叔繼韓而興雖嘗致位兩府然歸潁僅數年享壽六旬有六而已其於所謂壽且康者有歉焉若夫際盛時享多福而得韓歐之所未有者予於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莆陽林先生見之先生生于光嶽氣完之時稟餘厚清明之氣其為學也博而精其為德也溫以肅其發於文也簡而淵永有古作者之風早遊場屋已有盛名遂以進士及第官翰苑掌 帝制秉文筆侍經筵累遷今官凡 朝廷王言實

冊之文金匱石室之紀先生皆與執筆焉公卿大夫紀功燿德之銘名山大川釋老之碑多出其手屢典文衡所得多知名士歷官三十餘年所謂憂患疾疢未嘗一及其心身先皇帝在御先生以年滿七十數求去優詔不允今天子嗣位之初先生求去益切乃得致仕南歸超然物表極山水之娛有子五人孫十人而季子載諸孫鈞皆中鄉貢進士其講業郡庠邑校者又數人盛矣哉韓歐所未有也成化己丑先生年登八十而康强舒豫如壯者十月乙卯乃先生初度之辰遠近奔觴胥慶今福建按察使劉公叔榮語寮佐曰先生之壽且康豈惟林氏一家之慶寔斯文之慶也吾與諸君子非先生之門生則其所與進者

也頌禱缺焉於心獨無歉乎乃相與屬筆於喬新喬新
嘗讀南山有臺之詩觀詩人所以祝頌君子者不獨頌其
德而又祝其壽不獨祝其福備於身而又祝其福延于後
可謂善於頌禱者已先生克享多祉於南山有臺之所祝
頌者兼之矣敢竊取斯義作詩七章以為先生壽以致群
公頌禱之意云其詩曰

巖巖壺山作鎮海瀕鬱兹靈淑誕生碩人維此碩人有德
有文神介之福百祿駢臻　右一

其德維何仁義是履其文維何黼藻斯呈乃膺于鄉乃第
奉常乃登玉署斯文之光　右二

玉牒瑤編纂旨之銘追琢其章金雖昭炎乃步容其臺閣
寅清辯矣厥榮蒞矣厥聲　右三

黃髮皤皤宣力孔多乃懸其車乃休于家莆山之阿莆水
之沱以詠以遊以嘯以歌　右四

維此十月八秩開祥宗戚具來式燕于堂我有旨酒亦有
羔羊薄言獻之祝公壽康　右五

祿兼伊何伴奐爾遊繇耋而耄以承天休相彼玉瓚注兹
黃流君子有穀多祉是適　右六

天祚碩人俾多賢子爰及孫曾世載其美克振其光克繩
其慶篤斯不忘錫類家邦　右七

封刑部左侍郎杜公輓詩序

成化十有七年春三月封刑部左侍郎金堂杜公以疾卒
于家凡知公之賢者識與不識咸賦虞殯之章以寫其咨
嗟惆悼之情其子效脩萃為巨帙屬予序之予生也晚不
及拜公之牀下然與公之子同官知公之善行頗稔故
不敢以不文辭公蜀人也天資醇篤鄉推長者其行事往
往與蜀之先哲暗合蓋非勉而能者昔范景仁之兄鎡卒
于隴城景仁訪求其遺孫躬字而教之俾克有立蘇老泉
之父序當兵亂之後人不知學序篤於教子已而仲子渙
以進士舉季子洵以文章顯陳省華之子堯叟堯佐相繼
登相府堯咨亦為名法從而省華恂恂然未嘗以勢位驕
其鄉里三君子皆蜀產也公少喪二兄而公撫其孫恩遇
已出咸底于成可以追美范公矣金堂素乏進士公力教
其子以學所以率之者甚至既而效脩擢高科位司寇
義方之訓蓋無愧於蘇公也自始封至其卒三十餘年特
被　命書宗戚鄉里以為榮而公益以謙慎自持歲時蜡
社相與盡其歡不為表襮有陳公之遺風焉世嘗言古今
人不相及以公所行校之三君子者有以異乎公之嘉言
可以警世卓行可以範俗者甚多觀此三事則其餘可以
類推矣公真所謂長者哉夫輓詩之作所以哀人之不幸
也公官封三品享年九十有一子六人孫十有二人曾孫
又六人所謂榮名盛福公蓋兼而有之奚不幸之有然諸
君子猶有哀輓之作者蓋惜善人云亡而惜後生不及見
先輩之風範也故知公者輯諸君子之詩而屬予之序焉

有以得其槩矣公諱榮聰字惟德竹軒其別號云

南京刑部侍郎陳公輓詩序

成化十有八年冬十二月　詔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廬
陵陳公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時公巡撫貴州將赴任便道
歸省先隴得疾遂不起訃聞
天子遣官諭祭且命有司為治塋事朝之大夫君子知公
者皆揮淚相弔且賦蒿殯之章以寫其咨嗟痛悼之情公
之子鄉貢進士旦稡為一帙屬予序蓋以予與公相知最
深故也公諱儼字時若世家廬陵之吟溪少穎敏好學弱
冠講業于大司馬蕭文昭公之門文昭公器之妻以其子
學成去應進士舉遂登甲科擢刑部廣東司主事遷湖廣
司郎中有贊參陞山東參政再遷布政使贊善益著
朝廷激以公可大用陞佐內臺出蒞南都公在刑部凡小
大之獄必求其情大司寇四明陸公賢之四方有疑獄有
司不能決者輙屬公性訊之公所推斷罔不心服嘗奉
勅錄囚南畿卒反其衆其在山東適遼左用師公督芻餉
規畫精密士飽而民不勞歲大歉躬歷郡縣發倉儲勸富
室以賑飢羸多所全活東人德之其在貴州苗民㨫亂四
出焚剽公督兵進討誅其渠帥而宥其脅從群蠻畏懷相
率詣轅門請降獻羊酒以犒師及南臺之　命下士大夫
相語曰南都自是無冤民矣世方仰其大有為而公遽以
疾卒嗚呼豈公之命止於是耶抑民之無祿而天莫憖遺
也予與公同登進士同官刑部同受知于司寇陸公予出
佐閩臺而公亦出參東藩及公宣撫貴州而予亦宣撫晉
陽既而予被　召入佐司寇而公亦有南臺司寇之遷蓋
與公周旋三十餘年交誼之篤自謂景仁君實不能過也
方期與公宣力南北以各卒其平生報　國之志而公遽
舍我去矣嗚呼哀哉輓詩之序予不忍言又不忍無言也
姑述公履歷之槩冠于篇端以致予意焉若其治行之大
世系歷官卒塟之詳則　國史有傳隧道有碑幽室有銘
予可略也

憲副游公輓詩序

成化八年冬十一月福建按察副使豐城游公以疾卒于
官寮友奔相弔曰天奪予良友予何從聞規誨之言邪諸
生亦慟哭曰天奪予良師予於何考德而問業邪閭之致
政之老里居之良亦咨嗟涕洟相唁曰天奪予良大夫孰
為吾閭成材而阜俗邪於是相率賦蒿殯之章以述公之
行而寓其哀悼之情公之子直祥彙為一帙而屬予序之
公諱明字大昇世為江右儒家弱冠游場屋已赫然有盛
名既而領鄉薦登大學得盡友天下名士而讀所未見書
其學與行益卓乎不可及登景泰辛未進士擢刑部主事
轉員外郎出僉福建按察司事董學政九載將奏績就陞
今官敭歷中外二十餘年歛材清德為時偉人天下士大
夫識與不識稱其賢者無間言蓋公之為人其存心也公

而恕其接物也肅以和其施於政也嚴而不殘其與人交
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道其善規其不及侃侃務盡
其誠其教人也以涵養德性為本以辨析義理為要斥佛
老說彖之說曰吾道之蠹也黜時文輒茁之怪曰大雅之
蠹也開示存心致知之方曰作聖之階梯也以故衆爰歸
其誠諸生服其教而大夫君子仰其賢斯哀悼之詞所繇
作也嗟夫公之存也人愛而敬之其歿也人哀而悼之所
謂生榮死哀庶幾乎無憾矣或者則謂賢者必貴仁者必
壽夫道之常也公賢且仁然官止四品年僅六十其道未
大行于時天之難忱蓋不能無憾焉予以為不然上蔡謝
先生程門之高弟也然官止荒庫而已東萊呂先生有志
於道學者也然年僅四十有五而已天之不可必也久矣
公之位雖未躋於通顯其年雖未臻於耆耋然較諸上蔡
東萊所得則過之矣亦可以無憾也予故序諸卷端以慰
士君子之心而解其悲悼焉公號閒叅其字也諸生私謚
曰貞介先生云

泉庵饒處士輓詩序

吾盱南城饒邦獻請予拜且泣曰先君泉庵處士以今年
夏四月十有六日棄諸孤得年六十有一惟先君晦跡泉
石不求人知平生所行任性自然非有驚世駭俗之行世
亦無繇知之者不肖孤大懼先君身沒而名無傳焉竊聞
古之隱民所以有聞於後世者未必皆其自致也賢人君

子聞其善而著之文字則遂以不朽耳故不肖孤求當世
大夫君子作為哀輓之詞以頌先君之善惟先生序而傳
之庶幾先君藉是不朽焉予曰是孝子之用心也而宗為
一鄉之望予知之熟矣然予自少宦游四方不獲與而翁
接家世之詳所存所獲之懿不能言之乎邦獻泣而對曰我
先世家鄱陽宋初始遷撫之宜黃其後又自宜黃徙南城
之上湖宋末又徙邑東鄉之雙溪今群從子孫殆數千指
故名所居之地曰饒坊先君諱清字尚廉泉庵其別號也
少服祖考之訓力田治生不求聞達與人交一本於誠不
設爲然諾里之人以爭訟來質者是是非非率其心而斷
之罔不信服生四子延名師教之俾不墜其家此先君之
行也不肖孤又聞之王承福一圬者耳以昌黎之文而傳
揚潛一梓人耳以河東之文而傳況先君詩禮之族世以
善聞鄉推長者非承福與潛比也顧埋湮淪無傳則謂孤
不孝之罪大矣惟先生圖之予曰如子之言是可以傳矣
泉庵以敦樸持其家以信義行其鄉以詩書教其子可不
謂賢乎而邦獻嚴其親之終惓惓欲信其善於後世可不
謂孝乎父賢子孝是其可傳矣雖然承福與潛所以有傳
者以昌黎河東之文而人喜讀之也顧予不腆之文人孰
讀之惡能使而翁不朽哉姑序之篇首使誦諸君子之詩
者有考焉傳不傳非予所能必也

大尹楊君輓詩序

予友壽光尹楊君元霽既卒凡士大夫知其為人者識與不識皆咨嗟慟悼或為詩歌以哀之福建參政鍾公景清懼其久而散軼也彙為一編而屬予序之予素知元霽而哀之尤切者顧能已於言哉昔韓退之於孟東野道其命於天者以送之予取以為法焉元霽諱昕溫之瑞安人也少以穎敏好學聞予先公為溫守愛其溫粹選為邑庠弟子員元霽益肆力于學群經百氏無所不窺未弱冠領鄉薦試于禮部輙不利人皆曰非學之罪元霽之命也久之以大學生待選銓曹時先公為吏部尚書知其賢欲處之左右會司封缺主事將以元霽補之而元霽鄉人有官近侍者媢之乃倡言先公欲以要職私門下士群議譁然先公歎曰是楊生之命也以生之賢何職不宜為遂擢知上海縣事元霽至上海蘇枯鋤強政以大穌未幾丁內艱去服闋至京適華亭缺知縣華亭上海鄰邑也其士民稔知元霽之治狀相率請于

朝願以元霽知華亭 詔從其請元霽以治上海者治之盜道奸革益赫赫有聲部使者薦其材任御史遂召試事御史臺今冢宰崔公嘗巡撫南畿素重元霽每為群公言其賢會知其臺事者與崔公有隙乃疑其私於元霽黜之復以舊官知壽光其治壽光如治二邑民咸安之有古循吏之風焉凡知元霽者方期其大用而元霽不幸歿矣嗟夫學如元霽賢如元霽有治聲如元霽受之於大臣如元霽其郡重位建崇勛以光顯于時可必矣然卒終于一縣尹而不克大其施豈非所謂命邪豈傳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固不可信邪抑術家以甲子支干推人壽夭貧賤貴富者固一定而不可易邪然元霽平生於進退升沉處之澹然於所謂命者固知之矣故予道其命於天者以序其輓詩亦元霽之志也若其世系治行之詳則翰林學士莆陽柯先生銘其墓矣茲不贅

介庵倪先生輓詩後序

予讀遷固以下諸史而考古之韋布之賢見於逸民獨行傳者代不數人上下千餘年其可見者數十人而已因竊嘆曰世如彼其遠也砥節厲行者如彼其多也而見于史者如此其寡也豈立言君子固有所遺邪抑為之子孫者不能振而發之邪是皆可悲也及讀介庵倪先生壙誌之章又嘆曰是足以傳矣太史氏傳逸民獨行者於此有徵矣蓋先生孝友正直君子也髫齔時父仲斌甫坐微累謫宅郡先生號哭追送踯躅江滸不忍歸見者嗟異及父歸則先生長矣凡可以悅其親者靡不致力焉諸弟欲析居先生不能止曾產惟諸弟所擇既析居而二弟以逋負鬻破産先生輙分所有賙之里氓為閭右所凌死非命其孤弱不敢言先生為直之于官抵閭右罪近舍有古墩地每夕燐青熒起沒過者多顛躋先生嘗率家僮拯之所全活甚衆其孝友正直之槩如此則其脩諸身行于家而

施于其鄉者可推而知也先生之殁也少宰葉文莊公表其墓翰林學士楊先生銘其窆廣東參政劉君欽謨又傳其事而名流峻儒知先生之賢者又相率賦詩以致其哀悼之意焉先生之子湖南參政良弼粹為一編屬予序之嗟夫諸君子之言足以發幽光而昭潛德矣良弼於父之善可謂能振而發之矣先生之行焯焯有傳可以無憾矣昔歐陽子傳李自倫其事迹無可紀次而其名氏見于公牘者亦謹書之蓋惟恐其善之不傳也後世作史者徒有歐陽子據諸君子之詩以考先生之行而敘述之其聲光照映簡冊豈獨李自倫哉先生諱珣字廷珙世家嘉興之平湖介庵其別號也以子貴封吏部司勳主事云

椒丘文集卷之十三

記

道南祠記

皇帝紹膺景命之初蕭山耆俊相率請以宋龍圖閣直學士龜山楊先生從祀孔廟　詔儒臣僉議可否以聞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南陽李公暨翰林詞臣具陳先生師友淵源與其言行之懿請命有司於先生故郡立祠春秋致祭以表　聖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後覺景模仰範之心　制曰可且賜祠額曰道南而以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配享禮部下延平府建祠奉祀如式福建提督學校僉事豐城游君大昇躬相地于郡治東北旗山之麓而督所司營之知郡事淮西鄭時宗良以祠役為己任斬材于野伐石于山工取于僦徒取于傭為祠堂五間齋房左右各六間神廚庫房三間中門以省牲品外門以嚴關闔工未訖宗良以憂去郡西蜀馮孜師虞繼之凡墍塗之未畢者丹雘之未施者築構之未成者以次就功繚以崇垣表以華扁經始於成化二年十有二月以五年秋八月落成未幾師虞徙知邵武今知郡事晉陵盛顒時望以是祠之建有關風教不可無紀琢碑中門請于游君屬予書之嗟夫孔聖孟子既殁吾道之不傳久矣士之為學其卑者溺於訓詁而不知性命道德之微其高者流於佛老而惑其玄虛空寂之說豈復知有所謂道學哉剔七閣僻

在南服自薛令之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矣自歐陽詹以文學顯士知文章之重矣至於道學之說則舉世未聞也及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傳之學於遺經然其學行于中州未及南國先生以絕倫之資生于此邦聞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學焉躬探力索務極其趣及辭歸夫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三傳而得紫陽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紹孔孟之絕緒其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齋黃氏九峯蔡氏北溪陳氏相繼而興閩之道學遂與鄒魯同風其波及四方者皆本於閩焉乎盛哉探厥所自先生之功大矣而祠事弗舉者三百餘年非缺典歟我

國家以道為治凡敷政立教一本於儒肆我

聖皇舉茲曠禮非獨崇祀先哲而已蓋所以風勵學者嚮道也士之拜祠下者其尚祗若

德意景仰前休以振斯道於無窮斯善矣不然科目而已耳文章而已耳是豈先生之學亦豈朝家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願勗焉

福建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福建提刑按察之職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四人所以飭憲度糾吏治而理民訟者也其後又增置副使三人僉事一人以董學政以巡海道以典坑冶以督屯鹽凡十有一人宋元官于此者皆題名于石入

國朝以來缺焉乎懼久而無徵乃與按察使淳安洪公副使豐城游公暨同官諸君子稽諸故牘參之郡乘質之耆俊得按察使陶公垕仲以下十有五人副使王公璉以下三十有七人僉事謝公肅以下六十有三人刻著于石其間或不知為何許人或失其蒞任之歲月蓋吏牘散軼不可考故也予惟

國初迄于今百有餘年官于此者奚啻數百人今可考者僅此而已其焯焯知名者僅十三四而不可識者太半焉嗟夫君子之生世惟立德立功乃可以不朽否則秩之崇祿之豐沒未百年人覩其名而莫之識也豈不惜哉凡我同官君子端乃心礪乃操以脩乃職以成乃德毋呢營以狥時毋脂韋以干譽毋動於毀與寵福而不知所以自持庶乎有令名于永世矣不然後之眎今亦猶今之眎昔也嗚呼可不懼哉

表忠祠記

洪武元年春正月　天兵入閩諸郡守臣相率迎降元漳州路達魯花赤合魯溫公迭里彌實死之公素有惠政民聞其死走哭庭下聲振地共歛瘞于城東門外三十有三年故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始刻石表其墓迨茲百有餘年墓圮而碑亦仆大姓頗侵其塋域成化己丑春予行部至漳公之玄孫朝輔請予懇之予亟命郡守佐復其塋域加封樹焉且語之曰忠臣名賢墳墓禁嚴樵牧

國有著令況大節崒然如公者顧可使其遺壠蕪穢邪矧閩俗尚淫祠凡淫昏之鬼廟貌相望而公之忠烈不得祠焉抑何好

尚之異邪於是知府英山王文通判淩江李玹推官南城江白請即公塋中作屋三楹以為漳人瞻公子孫歲時拜奠之所以是歲夏五月己亥肇事至六月甲子屋成表以綽楔而予題其額曰表忠僉謂予宜記之按史公西域人字子初合魯溫蓋其氏也少以良家子宿衛忠勤畏慎為衆所推及長屢欲薦用之輙以母老固辭母歿服除年已四十矣猶杜門無仕進意東宮素知其賢命中書具奏官之擢江浙行省宣政院崇教累轉奉議大夫福建行省理問與平章政事燕赤不花同赴任時巨盜據省治不得入公為平章畫策募民兵擐而攻之盜出戰輙敗虜其勢咸遁撤城東圍使得奔潰競出即勒兵殲之遂復省治時至正二十二年也再轉是官階朝列大夫公至漳屬兵燹之餘民傷甚公撫惆　繩豪猾詢庶政之利病而興革之民用大和及我師取省治郡縣皆降公嘆曰吾不才位三品有死而已俄報招諭使者至吏白公郊迎公語之曰爾第往吾將出矣乃朝服焚香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義不忍降惟以死報國耳遂引斧斫其印且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即就坐拔佩刀自刎既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蓋公之大節如此嗚呼忠義人心固有之天也而鮮克蹈之元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其入主中國又幾百年方其盛時若逢之士立其朝食其祿者不知其幾及危且亂也或走或降或賣國以為利所謂守圉之臣誠死封疆以光昭其忠義之大者惟公與余忠宣公無愧焉忠宣之死我

太祖高皇帝詔立廟安慶以旌其忠聖謩宏遠矣而公之死有司不以聞故褒贈不及焉今

皇帝嗣位首詔天下凡忠臣義士之墳有司悉為脩治茲祠之設所以祗遹聖謩而欽若　明詔也嗟夫人固有一死彼走而降而賣國為利者後公而死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耳顧今安在哉公死百餘年凜然猶有生氣其精爽耿耿固將仍羽人於丹丘從重華於縣圃雖死猶不死也予觀世之人平居以忠義自許及臨小利害若毛髮然輙縮恧不敢為視公之從容就死不惑何其烈也予於是重有感焉為之記不獨著公之大德且使拜公祠下泚然自省焉

江西布政司黃冊庫脩造記

郡邑黃冊建庫藏之重民數也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命以有天下疆理之廣遠邁漢唐

列聖休養生息戶口滋殖亦非前代所及舊制天下版籍每十年輙改造繕寫既成獻于　天府藏之後湖庫副在布政司者藏于架閣庫江西布政司所統郡縣既廣版籍尤多庫不能容則別藏于章江門之城樓及廣積倉之別室天順八年左布政使莆田翁公世資以為黃冊藏于它所非先王拜民數孔子式負版之意乃度地城東得故鑄

錢庫廢地建庫房五十間廳事三間作門以謹啓閉鑿池以防鬱攸之災悉徙郡縣所上黃冊弆藏于此歲命幕職一員吏一人卒徒二十人責以典守然創始之初規制未備成化十八年左布政使福清王公克復右布政使三山陳公煒以廳事隘陋撤而新之前為視事之廳後為燕休之堂翼室庖湢等房以次列置又作中門以嚴出入凡為屋十有三間歲久寢圮未有葺之者弘治五年左布政使宜興沈公暉來涖茲藩周覽及是顧棟橈垣落地埋墻傾乃與右布政使會稽韓公邦問參政太康陳公璦富春夏公祚參議姚江宋公誠天台潘公祺高要李公對議曰黃冊朝廷所重黃冊完具則敷政出令可倚而定也今藏冊之所傾弊如此不可以不葺遂相與計材慮役具白于鎮守太監桂林鄧公原巡按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皆以為宜沈公乃命照磨吳應鵬鳩工庀材卜日興事撓者易之落者補之埋者濬之頹者築之又於堂北作樓七間以遠濕污前為步廊以便校閱樓南為甬道十有六丈以達于堂後凡用木三千七百章瓦甓甎甃鐵石之用稱是經始於弘治六年六月以是歲九月訖工是役也財取諸在官之羨錢役取諸役皁之因徒而勞費蓋不及民既成脩梁傑棟堅礎崇墉稱其為藏典籍之所者沈公以書屬予記之予惟王者以民為天而黃冊所以紀民數也蕭何在漢入關之初先收圖籍傅崇在宋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名臣未有不致重于此者我國家稽古致治尤重版籍藏冊有常所造冊有常時誠以為版籍者治忽所係也今沈公與諸君子祇德意敬民數高棟大廈庋而藏之誠知所重矣繼自今稽戶口之登耗者在是考墾田之多寡者在是辨兵民驗主客以令徒役者又在是其有資於治道豈淺也哉夫一庫之作似不必書然所係甚重不可不書於是乎書

新城縣重建譙樓記

新城為縣自宋南渡始析南城之半為之立治所于黎川始為縣者即建譙樓于縣治之前上置鼓漏以辨昕昏下設闕閾以嚴啓閉縣宋至元縣元至我朝幾四百年樓之廢且再屢矣弘治三年秋畢方扇毒穹蒼傑棟化為烟燼士民駭焉樓燬之二年金壇段侯敏以進士來宰是縣察政之疵民之病梳剔而摩拊之凡有所為本之以應行之以仁民既感悅爰議樓又廢無以昭等威謹觀聽乃圖興作謀諸寮佐僉以為宜時江西布政司參政陳公璦以公事涖縣侯具以白之公以為縣有廢譙禮法所宜徹下從之侯方會計帑藏羨財以為構葺之需民間之相與語曰吾侯廉非便其私圖者又曰吾侯仁非時詘舉贏而妨我穡事者歡然佽助或輸金粟或出材瓦無有後者侯乃鳩工令徒相方視址卜日而興事焉又擇鄉老之材者董其役令吏之勤者執其程以畚以築以斵以削經始于六年

冬十有二月某日至明年夏六月某日而迄工焉為重屋五間其崇若干尺廣若干尺侯合賓屬士民登而落之溪山之勝近在目前棟宇之麗輝映霄漢境內士女偕來游覩咸以為前所未有也於是邑之耆舊以里居之賢以為侯作麗譙民不勞而事集不可無文字以垂永久迺因予族孫進士虔來祀成績于惟譙樓之作鼓漏藏焉日之昕昏於是乎辨官之作息於是乎節民之視聽於是乎齊其所關亦重矣昔者周之諸侯興居無節采詩人之刺宋之邑長更鼓分明旌名臣之首侯之此役豈尋常構築之比邪然非侯之廉且仁素信于民吾恐執朴徒煩不免於怨且誹也今怨誹不形又欲垂諸永久非侯之賢而能得之乎是役也經營皆侯主之贊其事者縣丞咸陽黎君璿主簿龍泉祝君達典史曲阜顏君虎董其役者鄉老黃元鄧許叔能許延泰執其程者縣吏蕭任也故並聯書之而助財宣力者具列于碑陰

江西治城新建譙樓記

皇明奄甸九有稽用周漢唐宋之制分畫天下為十有三道各設都布按三司以統理之江西為南服大藩南昌則古之豫章郡三司之治所在焉舊有譙樓在城南昔賢寺洪武中始徙建于治城東湖之上廣濟橋之南外為飛簷五層內為重屋三層鍾鼓晝角列置其上樓之後為陰陽學前為臺以寘日圭為室以置壺漏及居昕夕之司其事者歲久寖圮雖屢脩葺僅支其敧及補其敝漏而已比年以來則岌乎將壓矣鎮守太監鄧公原謀於巡按監察御史鄧公輔欲改作之以歲歉民病未暇為既而御史鄧公代還公又與監察御史張公縉王公輿議曰譙樓之設所以謹節候而授民時也顧傾圮日甚又今圖之猶有材瓦可用者一旦壓焉將棟析瓦破而勞民傷財滋甚今歲豐政簡庶可興役乎二公皆以為然公又合三司長貳謀之亦皆以為政體攸繫相與贊其興作退而鳩工庀材謂日興事求大木於湖湘得瓌偉之材可為柱者四公喜曰是可以任重矣風雨震凌不能動也分命有司斬木山巔陶瓦水次命南昌府同知張汝舟撤而新之其故材甚瓦堅緻可用者亦所不棄於是拓其舊址而築之圍周四十丈因其舊規而構之其崇七丈重屋飛簷皆如其舊陰陽之署壺漏之室司事者棲息之所以次新之凡為室二十有八間徙日圭之臺於大門外欲便於瞻景也又以舊路狹隘市民地以廣之湖波蕩激築石隄以捍之作門以臨通衢扁曰授時凡用木以株計者新舊九千三百六十有六瓦以片計者新舊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有四鉄石黝堊之需大率稱是然費出公帑工出傭僕而勞費不及其民始事於弘治甲寅冬告成於丙辰春閏三月榮簷重飛疏櫺虛敞自遠望之崒然若出霄漢之上登高臨之超然若在埃壒之表咸以宏壯瑰麗前所未有稱其為南服大

濟者公曰是役之勞與費亦大矣不可以無紀於是憲副
吳公瓊具事之顛末屬予記之予惟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為政者之先務也今鄭公與諸君子汲汲備葺茲樓伐鼓
鳴角以警昏所測景晷刻以節晝夜非急所先務者乎曾
文定公有言禮必有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若
茲樓之建是也是役也協謀勸相者布政使邢公願洪公
鍾按察使陸公珩參政洪公漢閻公鉦副使吳公瓊趙公
艮談公俊參議潘公棋王公有怙僉事黃公仲昭張公源
潔郭公秉昭祁公欽沈公清指揮同知何公昇僉事馮公
泰單公昌楊公泰戴公賢詳書其官俾是邦之人百世之
下於諸公之勤尚有考焉

新建巡撫院記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贛姦氓合為寇其始甚微僅得狗鼠
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逐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
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刼富室燔民居掠蓄藏
殺官軍閩粵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
發于西勦其南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巡
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
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
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迺合辭以聞
皇帝命其請爰命大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禦眾之才
者以授之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俾巡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于贛而割江
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
湖廣之郴州隸焉四省三司皆聽節制 賜之璽書許以
便宜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治所於是鎮守巡按
三司諸公謂公奉 勅巡撫一方兼督四省事體至重不
可無建牙駐節之所迺請于 朝命副使談君俊參議李
公魁鈞校府庫羨財市材傭匠即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
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堂
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墻之
南又立三司廳以為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于弘治
八年十月落成于明年閏三月穹堂峻宇高閎崇墉規制

壯麗它鎮所未有也凡公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
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
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為重鎮公既蒞政盜遁奸華
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患為
近宜以隸公 朝議皆以為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
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
疆理宇內固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于一昔漢
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撓
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
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為四
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

聖天子納用群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餘
里皆受節制　廟謨允宜遠矣今公秖奉
綸音以節鉞鎮茲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文馳
一使而列閫罔敢差池異時群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
烈銘彝鼎而垂竹帛豈直追踪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字德
潤由名進士敭歷中外所至有聲所謂有牧民御衆之
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為之記

兩浙都轉運使前建昌太守江侯生祠記

成化五年春兩浙都轉運使新安江侯致政歸其鄉始侯
宰吾邑守吾郡皆有惠政自侯秩滿而去吾郡之人思之
不已而吾邑之人思之尤深及聞侯致政而歸也邑之耆
傳黃俞宣偕其從兄俞敬妹壻魯唯學暨吾弟喬年等相
語曰侯之惠愛吾民不啻父母於子也而吾民愛侯亦若
子之於父母也子於父母忍一日弗覩其儀容邪方侯在
縣吾民日瞻拜焉及在郡吾民以事至郡者時瞻拜焉生
祠可無作也自侯去我而官于浙吾猶覩其進位藩屏旬
宣吾邦得以展瞻拜之敬今侯致其政矣吾民無復望矣
生祠可無作乎衆皆曰然相與擇地于縣東隅作屋三間
肖侯像其中前為亭三楹以為展拜之所歲時必謁焉飲
食必祝焉水旱疫癘必禱焉事有不平者必號于庭而愬
焉既而以書抵喬新曰侯之善政子知之宜詳生祠之記
非子誰屬喬新不敢辭則據其實書之侯名浩字敬大歙
之世家也少受業大司寇楊公之門以春秋領鄉薦擢宰
吾廣昌時吾邑久不治政日弊而民日逋侯始至大書楹
間曰治百姓須愛百姓要一文不直一文民聞之轉相告
曰吾侯仁且廉自今吾民有所仰庇矣民有訟者侯召之
案前從容誨諭且曰忿恚可忍法網不可觸也皆悔悟而
退有不得已而治之則曲直立斷未嘗下獄自始至迄其
去獄無繫者公暇輒詣學宮進諸生講論經史考其勤怠
而勸懲之繇是士風益振會閩寇掠新坊官軍潰侯招丁
壯理濠柵為守禦計寇再至敗之唐坊敗之仁豐寇乃斂
鋒邑民賴以安部使者上其功
詔陞侯建昌府通判仍掌縣事一日召耆舊詢之曰吾聞
縣誌國初為里八十有二今僅二十有四虛耗若何是懸
絕也皆對曰田歸閭右賦在貧下故逋者衆耳侯曰吾知
之矣即選老人履畝覈之凡得羨田數千頃俾計畝輸賦
民始不病為里正而逋者日歸縣治瀕溪每歲春濤漲悍
為民患侯築堤捍濤樹以佳木歲久蔚然侯既去邑民望
而懷思以比甘棠為政雖以惠愛為本然誅奸去頑不少
貸曰不可縱惡以殃良民輕重予奪一斷於心吏胥不敢
啓其喙曰吾視鄰邑倚成於吏致威福下移者竊羞之在
邑六年百廢具舉常祿外無錙銖取于民賢聲焯焯遂陞
建昌太守其在郡廉慎之操寬惠之政如在吾邑時九載
秩滿吏部考以參政薦不果用乃擢今職仍食正三品俸

侯在饒司清操善政可紀者甚多以生祠立于廣昌故予紀廣昌之政特詳焉先冢宰平生慎許可獨於侯推重每見於文詞載于家集可考也昔朱邑有遺愛於桐鄉其民奉祀至今不絶廣昌侯之桐鄉也百千年後侯之神其往來於廣昌新安之間乎裔新為縣學諸生時侯以為可教而進之故書其事且系之以詩以頌侯之遺愛其詞曰

翼翼新祠在盱之陬孰肖厥像祀我江侯於維江侯民之父母不競不絿維今召杜昔侯未來我寒無衣侯既蒞止衣有布絲昔侯未來我飢無粥侯居三年囷有餘粟侯諸黌舍稽經考文左右衿珮絃誦彬彬夫畊于前婦饁于後昔逋其邑茲獲安處祝侯壽考祝侯康寧嘉祉休慶延及雲仍金嶂峨峨銀溪湯湯我民思侯曷日而忘歲時未竭敢有不肅侯像在堂顒顒秩秩

寫騷軒記

秋官主事淮陽葉君崇禮愛玩靈均之騷公暇輒諷之詠之又樂翰而寫之因名其燕居之軒曰寫騷客有過其軒者詰之曰騷古詩之流也三百篇之詩吾夫子刪之以垂訓與易書春秋禮記並列為經矣離騷風雅之再變者也揚雄反之班固譏之端人莊士或蔑道之今子舍聖人之經而騷是寫無乃先其末而後其本志其小而遺其大者邪崇禮曰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屈平者乎原之為人也其志潔其行廉其材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使其遇明王聖主而為之宣力則股肱之良佐也不幸而遇懷王後遇襄王懷瑾握瑜而世莫之知乎王所謂同德者蘭與蕙耳然或變而不芳或化而為茅況揭車胡繩之瑣瑣者邪愁吟澤畔彷徨江濱獨壹鬱其誰語而離騷之詞作焉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原者乎三百篇之詩聖人之經也離騷非聖經之列其邪故吾於讀經之餘惓惓於騷諷之詠之又從而寫之而不能已焉世之不自知者或薄原而不為然一武夫氣勢稍能動人者則奔走其門而不恥眎原之不阿于蘭何如也其或忤於世而困頓焉則終身戀創而不自振眎原之九死不悔又何如也彼揚雄屈節於莽既班固失身於戚畹皆原之罪人也其論議子奚足為輕重哉嗚呼孰若原者吾願從之吾容佩被荷衣倚梓澤園以遨以嬉俯睇雄固之徒奚啻醯雞之紛飛耶客默而退也日崇禮為子道之且求言記其軒予謂崇禮寡欲好修者契乎原之心其詞瓌麗可喜者得乎騷之體宜其於原慕之深也雖然原之作離騷嘗慕不遇而死哉時之不遇也今

天子聖明屏逐佞進忠良崇禮遭際斯時所遇非原比也推契慕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瓌麗之詞而歌詠太平則與原殊跡而同心也崇禮勉乎哉

雙松書屋記

遼水之陽有屋三楹然于雙松之下者今秋官主事丘君時

雍讀書之屋也丘氏世家鄱水自時雍之祖有投籍于遂
陽始徙家焉時雍自少好學築室四楹于所居之東聚書
數千卷凡六經諸史九流之説班楊韓柳歐曾王蘇之文
章山鏡家刻與白鏈篇之銘莫不畢具時雍居其間譚性
命之旨探道德之原以求聖賢指歸日孳孳焉屋旁有巨
松二株大幹盤互若蛟龍鬪而貌虎蹲雨雪之晨風月之
夕清音泠然又如振銜珩而奏笙籟也時雍讀書之暇輒
游詠于此襟度融怡不啻浴沂風雩之樂因名其屋曰雙
松書屋既而時雍學大成去登進士位司憲□□偕用矣
追惜舊遊夢寐未嘗不在雙松之下乃屬工畫爲圖之而
求予爲之記予惟古之君子未遇之時寄意於山林閒曠
之野以充其材養其德而成其文一旦出爲時用然勳績
著聞猷業然爲世偉人則嚮所約隱處雖荒遐僻絶之域
亦藉以有聞於世故長白之山非有瓌奇殊異之觀也以
范文正公讀書其下而有稱濂溪之水非有滄浪深沈之
勢也以周元公嘗卜居其上而有稱豈非地因人而重故邪
時雍皆甚美與丘氏勉方其讀書雙松書屋時猶文正公之
在長白元公之在濂溪也茲既有仕于
朝凡文正公之相業元公之道學皆可勉焉而自致者時
雍勉之則不惟丘氏之子孫學于此者景慕歆式明訓思
匹休于前烈而凡鄱陽之士過其門瞻者翹首雙松蒼然
雲表有不可犯之色必將慨然太息曰此吾鄉丘君讀書
處其所樹立卓卓乃如此蓋有低回容與而不忍去者矣
予知雙松書屋有稱于後猶長白濂溪之有稱于今也乃
為之記

錦溪小墅記

吳中山水名天下高人韻士占幽勝治臺館跡非有遺矣若
錦溪之勝則前世未有發之者今福建參知政事陸公孟
昭始發其勝而居焉初孟昭家太倉城之巽隅所居之西
有地數百弓規為園園之左瀦溪溶溶自東南來芙蕖芰
荷列植其間花時燦若錦繡故以錦雲名為溪云孟昭更
其幽雅遂徙家于茲伐石為堤闢地為壇高柳古槐綠陰
布濩前為堂五楹扁曰　寶翰龍光煥然上燭晴昊所以
藏　列聖所賜御書也次為屋五楹扁曰壽安肆燕遊
夏凉冬溫所以奉其母太宜人也又次為屋五楹扁曰世
榮琴冊在几籤笏在床所以居其諸子也東為一軒聚石
為山扁曰翠雲小朶奇峯怪堅岈然隆然蒼潤可愛恍然
終南廬阜飛來廡戶間也園之東西為二亭其一幽閒白
芷香蘭市樸故扁曰洒香其二晨嵐暮靄翠浮几席故扁
曰霏翠合而名之曰錦溪小墅因其地也孟昭謂予曰吾
於世味泊然顧獨嗜嘉山水方家食時徜徉溪而遨坐喬木
之樾陰酌幽泉之清泚容與乎溪風山月之間歌石湖三
高之詞繼以晦翁武夷九曲之調胃次悠然蓋不知舞雩
之風濠上之遊其樂視今為何如也自吾從仕于

朝以至出殺藩宣幹南北日憧憧爲追念釣遊之處山川景物之勝未嘗不悵然遐思而動蓴鱸之興焉子尚爲吾記之時一展玩亦足少慰舊遊之思也予謂天下山水令清負奇者多矣然非襟宇淸曠者不能會其勝非心無富貴之累者雖知其勝而不能樂也錦溪勝積數千年未有知者孟昭得而發之遂有聞于時非襟宇淸曠者歟士之彯纓垂組者志之所存功名富貴而已舊遊泉石曾是舉其念哉孟昭有章紱之榮而不忘山水之樂非心無富貴之累者歟孟昭賢於人遠矣顧予之言豈足以狀玆溪之勝哉姑識其槩使後之人有考焉

清風館記

秋官郞中陸君孟昭之私第在　長安右門之南孟昭嘗即其東偏作屋七楹爲燕休之室其棟宇伉以閎其窓牖疏以達其抔埴完以堅樹竹於庭僅十餘箇蒼色津津然如蒼雪公暇領客其中風生簷閒與竹相盪琴琴乎乃乃乎或疾或徐或喝或于砯乎淜汃夜籟嘐乎風度簫管鏗乎笙磬竽瑟之閒作而節以柷敔之聲也孟昭聽而樂之取壁閒琴鼓南薰之歌襟度悠然邪氣溺滌殆盡恍若與列禦寇之徒相從寥廓間而忘其在人世也顧謂客曰快哉此風孰吹噓是孰摩蕩是所以洒濯吾心以疏滿世之紛濁者不在此風邪吾室毋以它名爲也願以淸風名之可乎客難之曰風者天地之噫氣也發乎太空行乎四方無處無之無所因而皆得而有之豈子所得專邪孟昭笑曰風在宇宙閒固非吾得而專也然世之人有之而不知受者多矣歌臺舞榭非無此風也彼方肆情聲色惡知其爲淸貪墨販肆非無此風也彼方沈溺貨利雖有泠然者入其襟裾而不自知也今吾燕坐一室琴瑟在左圖書在右守琪之植在庭而此風適來不暴不噎吹萬咸作入吾耳宣吾心使吾塵濁之思散釋無餘而性之眞靈發然異點然則是風也屬之彼乎屬之我乎客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孟昭於是題其前榮曰淸風之館而屬予記之予惟人之一心靈且瑩者存焉膠於事物而靈者昧汨於情欲而瑩者昏所以祛其昧滌其昏而養其靈瑩且學者必有其道矣孟昭欲燕休此室滌淸風滌塵慮而遊神於靜虛動直之域焉其知養心之道哉君子之恩所謂羣於俗而無穢者也它日獲登斯館輕飆徐來披襟當之歌穆如之頌孟昭賡之以淇澳之章庶幾心融神凝而有浴沂風雩之趣乎乃爲之記

金井山居記

廣昌西南九十里有地曰金井承仕郞黃君愈敬之別墅也愈敬謂予曰自吾祖吾父以及吾身家銀溪之上三世矣銀溪距縣治四十里然居民稠密市肆浩穰吾病其未能遠塵囂而極山水之樂也故擇其幽遐深邃者居之得金井焉金井多佳山水若牙梳峰若飛來峰蘭崖秀壁虎

兄嶂而巑岏者皆環拱於吾居而仙人井七星潭含烟雲而出風雨者近在東阡西陌可遊也吾甚愛之故築室于茲前為堂後為寢傍為燕休之室殖田以種稻歲時衣食仰給焉鑿池以養魚賓祭於是乎取之度地以為圃雜蒔花卉果蔬可以娛耳目而養口體吾將老焉尚賓丞程公嘗題吾室曰金井山居子幸為吾記之又曰吾觀今之所謂巨室者營營高第廣積以充其欲以遺其子孫良田美庄百計求之象犀珠玉珍麗之物巧取豪奪惟恐其不得也然不旋踵而歸于它姓者有之或子孫不能守而復為豪有力所奪者有之吾心創焉故凡世之可欲者泊然其間所未能忘情者山水之樂耳為此所以成吾樂也山水之樂非良田美莊象犀珠玉珍麗之物可比庶幾可以終吾身遺吾子孫而豪有力者亦將不吾奪也予嘆曰愈敬之賢加人數等矣知煩囂之可厭而遠身於閒曠之野知貨財之不可守而娛情於山水之觀可不謂賢乎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觀其所樂可以知其德矣知以帶之仁以體之黃氏之慶澤蓋未有涯也異時過其居者見其喬木鬱然秀色在戶曰斯賢者之居也將有徘徊瞻仰而興嘆者矣愈敬今四川灌縣尹愈明之兄以納粟授散官云

江山一覽亭記

白水黃氏世家邑之大岡盱水曲折流其前崇巒峻嶺環峙其左右黃之彥曰愈宣作亭以覽山川之勝而扁之曰江山一覽先家宰嘗賦詩以記之歲久漸圮愈宣撤其朽腐易以堅壯去其漫漶加以繪飾窓牖櫳欄檻宏豁於是登覽之勝甲一邑矣廼取先公之詩勒諸亭中而屬予為之記予以未獲登覽不能狀其勝概焉愈宣曰亭之勝蓋難言也吾能言其槩耳水之流者如藍如苔如練如帶微風拂之縠紋横生或屹如雪山或聳如冰岸而蛟鼉蛇鱷蜿蜒形詭狀出沒隱見者皆在吾杖屨之下山之峙者或伏或騫或蟠或踞或峙而虎兕呀戈矛森而旌旗靡城郭拱而樓觀峙皆在吾几席之前若夫四時之變亦不同江山亦隨時而改觀晴波滉漾奔流洶湧澎湃而鯨鯢躍水涸而洲島出是水之態度不一也岫凝烟而霧籠樹洒風而松籟鳴雲收雪霽則奇峯浮而寒光濯是山之奇狀無窮也至於危檣勁楫往來天光雲影之間漁歌樵笛互答乎晨曦暮靄之際其景象其物情可喜可愕者非惟吾所不能言雖有巧於繪者亦不能盡也予歎曰壯哉亭乎吾誠之望湖南昌之勝以快予心乎雖然古之人所樂乎山水者觀游云乎哉因山水以反之身心而已今夫水流而不息君子之進學似之今夫山巍然而不可攀君子之崇德似之愈宣朝夕斯亭擬逝者如斯之旨頌高山仰止之詩則有得於身心者大矣請以是記君之亭可乎愈宣謝曰可矣遂書以記其亭

披雲樓記

肇慶郡治之後崇岡拔起十餘丈其上坦然如砥治城夾岡之左右而合于其趾焉宋政和中郡守鄭敦義作樓其上而扁之曰披雲蓋言樓之高峻若披雲霧而出埃𡏖也皇明洪武元年江西行省郎中黃本初攝郡事既脩其城并新茲樓飛簷傑閣屹然爲一郡偉觀迄今百餘年風摧雨蝕日以傾圮成化丁亥冬太守雲間黃君瑜乃撤其故而重構之爲樓三間其高二丈五尺深贏其高稍其五之一廣贏其深倍之棟宇宏壯窗牖軒敞登其上者恍然若擎星辰而臨風雨不知斯樓之在人寰也黃君政事之暇輒與寮佐登臨啓窗憑檻縱覽山川銅鼓屹其前頂湖峙

其後松臺石室環其旁而端溪大江縈紆其下其奇峰聳秀高薄霄漢滃滃烟雨聳者如伏猊翔者如鸞鶴矯者如蟠龍或旖旎如旌旆或森聳如劍戟其澄波漾流或泓泓如白虹或霏霏如匹練或濺濺有聲如鳴環珮莫不逞奇競態以自獻于几席之間至於羣花芳苞垂陰而飄香錦鱗翠羽飛翔而潛泳皆可以坐而玩之觀遊之勝甲一郡矣黃君以郡通判李敏斯和嘗學于予俾走書閩海屬予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以居高明而遠眺望升丘陵而處臺榭夫豈徒然哉蓋將澄其心滌其慮以善其政而施于民也黃君之建是樓非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耶想其登斯樓也見山之安重不遷思所以弘其仁見水之周流無滯思所以擴其智見里居之衆晨汲而暝舂思盡其綏靖之道見峒處之猺帶牛而佩犢思所盡其招懷之宜則為政之具不出戶庭而得之矣肇慶爲嶺南大郡頗稱難理黃君爲之三年政以辦民以寧碩且獷者革心而慕善非獨其材識之優而然蓋所以開明其心目宣泄之志意者斯樓亦有助焉予未識黃君然聞其少學于廣西僉憲四明黃先生而與先生之子福建僉憲自立遊自立每爲予言黃君廉慎有爲不負所學則其賢可知已故爲之記

竹鶴軒記

廣昌司訓羊城李先生明之篤學而好脩者也嘗闢一軒以爲燕休之所軒之前種竹數十个庭中養二鶴蔭蒼條

而咏石蒼烟雨之晨風月之夕靜坐軒中玩蒼雪之紛霏招縞衣而起舞欣欣然有會于心歌綠猗之詩鼓鳴皋之曲超然若出人世而立乎埃𡏖之表者乃名其軒曰竹鶴因以自號云間請予求記之予惟植物之中若松若檜若梅若桂皆可以供玩好而先生獨取於竹飛物之中鵰也鷹也孔雀也與黃鸝也皆可以娛耳目而先生獨取於鶴是蓋有深意焉非嗜好瑣瑣者可比也夫竹之爲物疎簡抗勁不以春陽而榮不以秋霜而悴君子比節焉鶴之爲物清遠閒放潔而不可汙介而不可狎君子比德焉先生取二物以名軒者得不以是哉夫人靈於萬物者也世之人於富貴貧賤進退用舍之際亦有不以炎涼而變其

態如竹者乎亦有軒昂超卓不爲勢利所羈如鶴者乎宜乎先生有取於竹鶴而以自况也先生曰是固然矣然吾於竹鶴不徒嘉其節尚其德而已吾爲吾更思之予曰我知之矣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與君子之有文也先生有取於竹非有取進德脩業以成其斐然之文邪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不可揜也先生有取於鶴非欲慎獨存誠以究聖賢之心學邪先生嘗學詩矣因觀感以進德托興喻以示戒是固詩人之旨也然則名軒之義蓋出於此乎先生謝曰得之矣乃書以記其軒

觀德亭記

射之爲禮肇自上古備于成周而廢于列國兵爭之際自漢以降莫有講其禮者我

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屢復古先哲王之制乃　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帥諸生以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偏去郡學稍遠師生習射者病之

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謝侯仲仁繇户部主事出守茲郡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龢盜遁奸革民用宜之蒞政之明年侯視射圃隘且遠乃度地于郡學之西偏以爲師生習射之所繚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丈而扁之曰觀德以予爲郡人也俾爲之記予惟射者君子之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賓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邪撫弼弛張之度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其射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之備如此故禮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既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歸於武夫迨我

聖祖稽適先王令猷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以使爲士者復覩古昔儀文之盛今謝侯又能擴射圃新射亭俾郡之師生有所從事蓋將納士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于　朝未得與郡之諸君子較藝茲圃它日幸得歸築姑山盱水之間聞郡大夫暨群彥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筋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終慕堂記

南京大理司務陶君子立痛其二親不逮養也每念及之輒泫然不自勝今年踰五十而思親之心不少忘因名其所居之堂曰終慕以志不忘乎親也乃者考績來京師而謂予曰傷哉吾之不天也生十有八而先君棄諸孤廿有四而先妣繼逝世之不天有若吾之甚者乎先君諱志華好學尚節槩有司欲以賢良薦固辭不就先妣陳氏進士性成之季女也能通孝經列女傳諸書淑懿之行宗姻儀

之始先君遺吾譜業邑庠也訓之曰顯親揚名孝之大者見其勉之先妣亦訓之曰服任遂功為孝見其祗服父訓以母貽汝母羞吾奉以周旋思所以立身以顯吾親者顧命與時違兩試于鄉再試京闈皆不偶今幸承乏棘寺獲從朝士之列食有祿居有署出入有輿臺之從是皆吾父母之訓也而吾父母安在哉故吾之於斯堂也倚闌而盻淒然風木之悲號蹣綴而仆愀然音容之如在不知涕之泫然也蓋吾之生有盡而吾之思慕無涯此吾堂之所以名也幸為記之以舒吾哀焉予曰子立孝矣哉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愛而不見則思慕之心興焉是故藏魄於野而拜掃焉設主於堂而嘗烝焉皆所以致其思慕

之誠也是心也人皆有之然或外誘而內遷故有曰奉極珍麗而母居止草陋者矣亦有身方苫塊而釋服以從祿仕者矣斯人也其有一日之慕於其父母邪子立以逾五望六之年而抱無涯之慕可謂孝也已雖然身者親之枝也慕其親莫若敬其身思為善可以榮吾親也不敢不勉焉思為惡足以辱吾親也不敢或由焉是足為孝矣不然悲哀涕泗徒為無益之慕亦何足為孝哉

椒丘文集卷之十四

記

望雲思親圖記

盱南黎君伯中克孝于親者也伯中垂髮時喪厥考母孺人饒氏以長以教式克底于成常念考弗逮養乃像而祠之歲時祀事必恭以誠其事母尤謹爲甘旨滫醯醢之屬必恭亨瀹而後進怡怡左右恒處少語其意鄉之言善事親者必以伯中為稱首焉既而以母命服賈四方將以營所以祭與養者然伯中悶親之老不忍久違膝下春出賈秋必歸省焉歲以為常當其挾貲遠遊或泊舟江皐或棲遲寓舍翹首南望睇焉思親見雲出沒於空曠之間者輒

如樓臺嬌如虬龍翔如鸞鶴翩或探或如蟠於或連蜷如之蓋輒悵然遐思恨不得乘雲以飛而置其身於親之側也於是或杖而歌曰朝雲兮依依望親舍兮盱水之湄歲月其邁兮胡不歸安得乘雲兮從吾親以嬉又歌曰暮雲兮悠悠望先塋兮姑山之陬我將旋歸兮艤扁舟雖宿草兮薦腒膢歌竟泫然涕不自已乃屬善繪者圖之出入與俱時一展翫則有不勝其慨慕者間持以過予求為之記嗟夫伯中可謂孝也矣昔者狄文惠公赴并州掾登太行山迴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之不能去史臣書之其聲光照耀簡策至今赫赫然伯中之心其亦文惠公之心歟予觀世之人親在弗克致養者有之矣況能

致思於既歿之後乎厥胤弗克承繼者亦有之矣況能繼繼蘄慕於數千里之外乎而伯中能之真可謂克孝者矣其視文惠公雖隱顯殊迹而其思親之心奚擇哉嗚呼世之生弗能養死弗能思者聞伯中之風亦可以惕然矣予故詳記其事以為斯世勸

桂林世芳坊記

吾族家新城者世以經學稱其仕也皆以科舉進族父絅齋先生中洪武癸酉江西鄉試累官禮科給事中與學士楊公溥侍讀王公進等同直　弘文館　仁宗皇帝禮遇甚隆且擬大拜會　仙馭升遐不果族兄拙菴先生中永樂庚子鄉試累官　荊府左長史以禮義輔導甚有賢聲族姪寅齋中景泰庚午鄉試亞魁會試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未及再上而歿寅齋之子崖少孤力學思紹休前聞人中弘治壬子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援例歸家待選知新城縣事段侯敏語寮佐師儒暨邑之大夫君子曰燕山五桂一時兄弟之聯芳者爾而嗣世無聞焉孰若此邪何氏縣祖及孫四世皆以科舉進前此未有也是宜表之以為名家世族勸欲樹綽楔于其所居宅里方圖經始而段侯以材堪治劇調吉安之廬陵今邑令郭侯某實繼之鳩工庀材圖成前政之休會江西藩司左參政段公與中行部至新城語郭侯曰坊牌之立所以風勵士子宜亟成之於是郭侯暨其佐屬[illegible]協以歲丁巳冬十二月某日成宗棟巽然丹碧炳然而段公題其額曰桂林世芳蓋段郭之言而本其家世之懿也崖感段公風勵之意與段郭二侯經營之勤以吾為族人也請為之記吾惟君子之學以明經為貴而其仕進以登科為美凡為人之祖父者孰不願其子孫世世率德趾美而勿替哉然以五絕見稱于君者子家學術仕為少匠以古文為諸儒倡者子無學識以金根其族家聲庠相考多矣有如吾新城之族自絅齋以來四世相承學必明經而明經之外無它業進必科目而科目之外無它途賢於昔人遠矣而崖以下群從子孫又皆兢兢然從事於其詩書之澤科目之應蓋未艾也絅齋諱濬字仲濬拙菴諱揖字子方寅齋諱熒字純理學行宦業之詳具載家譜段公以進士起家歷官監察御史浙江按察司副使荊州太守所至皆烈烈有政聲而郭侯剛介有為凡有興作皆果以速愛民好士有古循良之風皆可紀也故並書之

瑞州府重建仁濟橋記

瑞州為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為梁維以鐵絙以達往來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輒敗散修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熙十有二年郡守楊侃改作石橋徙于治之稍東作石隄于兩岸以捍悍流累石八墩于深淵以釃水性墩之上架木為梁覆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屋四十餘間人甚利之其後屢廢屢復歷宋迄于元至正壬辰兵燹材毀皆腐缺而石亦泐矣

國朝以来百二十餘禩石隄盡圮石坡僅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洸漾水怪出沒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欲脩復顧以功鉅費浪恨以擅興厲民為辭竭縮不果弘治九年三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至瑞觀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興沈公清亦分憲于茲因相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吾民葬魚腹邪盍圖脩復議既克合迺語太守太原李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棲推官許璘皆曰是有司之職也敢有不共具以白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藩臬二司皆報如其請於是庀材用攻工徒出府帑之羨財勸巨室之佽助方欲舉事而同知袁鏜適至力贊其成經始於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築兩隄更累八墩架木為梁甃石覆屋悉如舊規補之脩者若干尺其廣若干尺而張沈二公月一巡督且為之經營指畫以終于成至歲十二月某日迄功太守合寮佐師儒耆老以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脩復使吾民去危即安是雖有數非司風紀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邪是不可以無紀乃命役要與事顛末求予記之予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縣門闕道路廨舘舟梁皆王政所急厥係尤重不可以不書也乃為之書使勒于石庶來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成於不壞以為斯民永久之利焉

永慕堂記

監察御史東鹿馬君扁所居之堂曰永慕蓋志其罔極之思也成化癸巳秋予自閩赴返次于淮陰君適弭節于淮訪予驛亭因謂予曰吾馬氏世業儒先君諱驥力學好脩為太學生擢典山東平度州幕甫三載遽乞身歸未至家而卒先妣劉氏溫恭慈惠宗姻稱賢焉先先君半載而卒考妣殁若千年而不肖林始克籍餘庥荷

天寵以擢今官

聖天子推恩所自贈先君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先妣

孺人 錫之 命書褒嘉備至天壤下偏泉壤矣然吾念之益增哀慕何也冢冕珠翟不及華吾親之躬駟馬車乘軒不及安吾親之體清旨采祀甘脆脂不及養吾親之口感令悼昔痛其有已邪故吾之生也有涯吾之思吾親也其有頃刻忘乎此永慕所以名吾堂也子其為吾記之予曰凡為父母者莫不願其子之賢且貴也而為人子者亦莫不願及親之存得以致其榮與養也然克遂其願者千百而十一耳故蓼莪之哀風樹之嘆祭之豐不如養之薄皆昔之孝子所深痛者今君念二親承

恩於身後而不及致養於生前罔極之思終焉如斯此殆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邪然予聞之士之所以為孝者非以其孺慕而已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斯乃孝之至者君以直道峻節為

國藎臣尚思考妣所以為吾願者而盡心不怠益求其至焉進時沐 休恩躋峻秩英聲茂實播竹帛而被絃歌則

龍並蔵詻賁幽壞而昭光復者豈直今茲而已哉此予所望於君者也請以是記君之室可乎君謝曰可遂書以為記

半樂室記

上海教諭姚江孫君孔暘名其燕休之室曰半樂室因校文湖南屬予記之予詢其所以名君曰昇不敏方少壯時慨然有志於天下每誦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言輙撫卷遐思欲希其遺躅故扁讀書之齋曰求古不幸數奇屢躓場屋屡黜于有司丁酉之秋幸捷于鄉選戊戌之春又不偶于春官擢官上庠以教授諸生為職嚮之所志迄不得施於是竊嘆反以百世之志為亮夫自適之私然江湖廟堂之情終不能自已且故更扁其室曰半樂願為我記之朝夕覽焉以自警也予曰子之志大矣古之君子樂不以己而樂以天下憂不以己而憂以天下昔者吾夫子轍環天下其心蓋有憂矣然而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未嘗不樂也孟子去齊若有不豫色充虞問焉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希文先憂後樂之意其孔孟之志歟子以希文自期待其志誠大矣今子儼然居黌舍擁皐比講六藝之遺文求至道之攸歸心無憂患之危身踐縉紳之域信可樂矣然靜思天下之事賢俊未盡登庸也政化猶未大洽也戎狄未盡賓貢也斯世猶未臻太和也皆吾分內事也可恣心般游殆有不能自釋者矣子勉乎哉樂其所可樂而憂其所當憂斯不負聖賢之學矣昔少師廬陵楊文貞公大司徒鳳陽牟公皆發身師儒位登卿相其勛烈著于 國家聲光炳乎竹帛討其未遇之時所志豈直講論云乎哉以子之材且賢豈老於師儒而已乎躋華顯要追踪先哲以成先憂後樂之志殆有日矣予未老尚及見之

祜古齋記

南豐蔡君公理自其高曾以來世以儒稱于鄉公理好古篤學而不以資進取所居在邑之沙溪幽巖佳壑有盤谷之勝奇花嘉樹有嵩洛之風公理隱居其中年甫四十餘即以家政付其子非有事未嘗至城府構屋數楹以為講習之所凡經史子集之書琴劍觴豆之器山鏤冢刻之遺文具焉其間公理日孜孜討論恒若求而弗得或展卷會心又欣然若獲希世之珍者今年逾知命而嗜古之心益篤廼扁其齋曰祜古邑子弟因揄其姓字稱為祜古先生云客有詰之曰祜之為義以祖受物也古之世去今遠矣子曷從而祜之意者齋中所藏若關尹亢桑所述鬼谷騶衍所著虞初稗官所記錄皆先秦之書其辭奇崛豪宕可驚可喜者是乃子之所祜邪公理曰非也是足資傳識而已客又曰紀之甗虢之磬莒之方鼎邵伯之敦召公之卣齊侯之鎛魏莊子之歌鍾高克之敦此皆三代以前之至

寶雖歷世已遠然出於荒墟古塚之中復見于世者蓋多有之子將傾囊發篋悉致此齋以供奇玩邪公理曰非也是足娛耳目而已客又曰岐陽之鼓季札之銘嶧山之罘之碑秦人詛楚之文是皆蟲書鳥篆史籀李斯之遺跡也子將收而粹之以成其嗜古之癖邪公理曰非也是足為博古之助而已然則子之所桔者何曰吾所桔者古聖賢之道耳道之大原出於天書契未造器用未制已有此道矣天地之間孰古於道哉聖賢身斯道者也六經四子載斯道者也故吾端居此齋潛心先聖之遺經求先聖之至道以養吾心以脩吾身若役物於袵焉彼古書古器與夫金石之古刻奚益於吾身心哉客唯唯而退公理以書抵予

曰吾所以名齋者其義如此願為我記之予於公理姻家也適述其語客者識于其壁

歲寒高節亭記

錦衣衛指揮同知劉君憲章作亭于私第之坤隅疏櫺晶然素壁曒然左琴右書屏去玩好亭之前植栢二株竹數十箇每烟消雨霽翠濤蒼雪浮動几席或清風徐來竹與栢相摩戛泠然有金磬珩璜之音玄冬沍寒霰雪交作則挺然庭際如端人正士高冠長劍凜凜有不可犯之色憲章公退燕休亭中顧而樂之因扁其亭曰歲寒高節客有過其亭者諗之曰栢與竹儒生逸士所好也憲章生長勳貴之家職典環衛錦袍綉帽出入鵷鷺豹尾之中名園芳墅近在東阡南陌間蘭菊含蕙之馨牡丹芍藥之麗荇茆萎荑之美足以娛目而適情矣故猶有取於儒生逸士所好而好之何邪憲章曰吾端居茲亭閱歲序之變而有以觀萬物之情矣方春和景麗群葩競妍凡綠其葉者紫其苞者黃其蘂者緋其英者爛然在目而吾亭之栢竹蒼然自若也及寒颷夕起繁霜夜零向之綠者黃者緋者紛然飄墜泥滓中無餘矣而吾亭之栢竹亦蒼然自若也豈非群葩無恒而栢竹有恒歟群葩奧其華而往栢竹奧其貞以堅歟求之於人殆鄒孟氏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歟吾心有契焉故以名吾亭以表其節焉豈直玩物適情而已哉客退憲章為予道之且求為之

記予嘆曰卓哉憲章觀是志尚可以知其人矣想其隱几而睇拊檻而歌覩嘉植之在庭悟紛華之不足玩得無有感于中乎於身也宛其實而不務飾其外則所謂高節者在我矣於人也不以浮豔而親剛簡而踈則高節在人者可以識之矣以是記君之亭可乎憲章謝曰得之矣吾將內以成己外以觀人庶無負於栢竹乎乃以記其亭

進德堂記

新喻之小水傅氏世居焉有堂曰進德者傅之耆彥樂全翁所作也其名以進德者何蓋戒飭子孫懋脩其德以保宗祊也翁之曾孫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曰川嘗為余言我先世家湘潭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迨宋南渡

又徙新喻之黄塘再世又遷小水則今所居也樂全翁寔我曾祖諱璧字原顯生重紀至元之乙亥以禮提身以道正家以謙和處閭里鄉之人推為鉅人長者元季兵亂邑豪張姓者聚群不逞以保障為名大家甲第悉撤以益其居翁有東西二樓亦在撤中且收翁并邑之大姓以行俾躬炊爨以苦之察其色不豫輙加害翁以雅望同收者皆敬護之迭為之炊以是獲全我
太祖高皇帝遣開平忠武王以兵定江西翁始率其族歸復舊業則向之穹堂峻宇化為敗瓦荒榛矣翁力自脩葺作堂而居之扁以進德堂盖曰吾所以獲全亂世而重覩丕平者以區區克慎于德耳吾之子孫勉進其徳庶可以

保堂構乎翁之子三有諱汝器則我先祖也諸孫九有號愚樂贈少卿 先侍讀則我先考也曾孫二十四人而我與弟中書舍人湖以進士舉列官于　朝玄孫又數十人是皆翁之遺德也子為我記之俾我子孫世守不墜焉余曰翁以進德名堂其望於後人者至矣抑進德之說難言也姑取諸作室以譬之可乎凡作室者隱以金椎築其基也奠以文礎負其重也為之垣墉防其患也為之戶牖納其明也為之山楶藻梲昭其文也君子之進德亦何異於是乎仁以為基故毀土而可久也禮以為礎故端而不傾也義以為垣墉故外患不干也智以為戶牖故昭晰不蔽也詩書以為楶梲故煥乎其文也而又存其本於靜虛之中察

其用於甄攄之際則天之與我者全而德日進矣凡翁之子孫歌於斯宴於斯啓處於斯仰而觀俯而察進德之資在是矣太常中書競爽于時而益懋于德吾知翁之遺澤混混而來未有涯也遂書以記其堂

瓊臺叢塚記

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塚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　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聚而瘞之于此也瓊在大海之南元季中原大亂瓊去燕都萬里使命不通時沙張二帥守瓊威權素奪不能制其下於是土豪與峒黎相挺為亂副帥陳乾富者土人也其族子瑚起于萬州擁衆攻瓊乾富閉之

先遁瓊被圍幾半載城中食盡羅雀掘鼠煮革食之飢死者大半沙張二師突圍奔海北城遂陷賊入據之四出剽掠遇人輙殺數里間死者枕藉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以中原士民有背華即夷者既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番種族仕元為顯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于此未幾有上變告遷人謀為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圖之方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之非我
高皇帝之意也又城西有亂塋岡凡兵死刑死不能葬者悉委于此白骨縱橫如積薪風雨之夕飛燐煒煌啾啾似聞鬼嘯聲暮夜人不敢行府君家距此僅數里惻然愍之

乃稍貿募人拾其骨聚爲敫堆請僧道如其法煉度之因坎而瘞之加土封培如瓦屋然每歲淸明設酒祭之子孫相承以爲常至今鄕人過其處者輒指相語曰此丘公埋骨冢也府君旣以壽考終而仲深登進士爲翰林院編脩累遷至今官　朝廷推恩贈府君資政大夫禮部尙書說者以爲積善之報也往歲太醫院吏曰臨江揚僊嘗以醫遊瓊爲予道其事予以問公公具言其詳如此及公將歸老語予曰先祖叢冢予爲我記之庶幾先祖之善未有傳于後世焉予惟掩骼埋胔先王仁政之一也然有司之責耳府君以布衣行之仁及朽骨其陰德大矣宜夫天之陰祐之也予嘗聞宋王則之反遣明鎬討之久不下又遣文彥博繼往鎬屬彥博奏其功未幾城外冢取其釘板以供攻具之用旣其屍暴棄之下令急攻及賊平鎬以功遷參知政事未數月而卒人以爲發冢之譴也嗟夫鎬以發冢而身不獲久享其祿府君以埋骨而子孫世食其報合二事觀之孰謂天道果難知乎世或謂善惡報應爲浮屠氏之說而不之信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固言之矣豈獨浮屠氏哉予故詳識府君之事使世之人知天道孔昭而力於爲善焉府君諱普字得甫嘗仕爲臨高縣醫學訓科云

何氏桃竹坑先塋記

吾先世家縣治之西隅故祖宗族屬之葬多在桃竹坑以其近而便於祭掃故也上坑葬者最多堂封纍纍然世遠碑誌多漫滅不可知其誰何其有碑可驗者惟六世祖妣七二孺人劉氏及從伯祖景福從伯祖母揭氏而已孺人之右先兄本誠葬焉而其左則吾兒道洞所葬也景福君墓之右五丈許有一土冢高可四尺或云先曾祖嘉議府君諱德源之冢也景福君墓之前二丈許稍西有土冢二或云其居左者是嘉議府君葬處也先公爲監察御史時自作嘉議府君墓誌立石于景福君墓右之土冢尋覺其誤亟以書命先兄本茂更立于景福君墓前之土冢且曰叔少時聞從兄吉哥言景福伯父作壽藏正在先祖塋後則墓前之土冢寔嘉議府君之冢也先兄以歲月不利竟未及改矯新近立嘉議府君神道碑于景福君墓前稍西土冢之上蓋承父兄之志也中坑則先祖贈資政大夫刑部尙書諱景榮之塋在焉塋之左右二松菀然蒼翠如蓋蓋陰陽家以爲山川靈氣所鍾爲吾何氏昌大之祥也前坑則從兄本盛族兄本源之墓在焉其村葬者尤多喬新竊聞之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墓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夫孔子聖人也父子相去未遠也然且不知其墓先公亦少孤故不知嘉議府君之墓爲恐數世之後孰有如郰曼父之母之可問哉子孫欲徼福於風水者必將妄稱其爲某祖之葬某宗爲某妣之藏取詔遷改恃無

所不至矣故識其可知者以告後之人云時弘治五年歲
在壬子春三月辛未曾孫刑部尚書喬新謹記

白雲山房記

麻源三谷之勝自謝康樂播之詩章凡誦碧澗紅泉之句
者皆以不得游為歎吾盱望族左氏世家其間先世馬鬣
之封亦多在焉及山東叅政訥菴先生徙居盱城舊廬故
在也其子廣東布政使桂坡君少讀書山間及仕而歸時
與名流韻士游焉挹泉瀹茗踞石看雲或竟日忘返桂坡
既殁其子慧奉柩于谷雲門寺之後窆既畢斲地構廬
壟塋若干步朝夕展省若親生存讀禮之餘顧瞻白雲英
英出空谷彌太虛輙泫然曰吾親昔所怡悅也或濯碧澗
汲紅泉又泫然曰吾親昔所嘗游也撫嘉樹藉芳草又泫
然曰吾親昔所倘徉也山之景物隨時而榮悴凡觸其目
感其心者無不動其思親之念焉既而悵然曰禮有之霜
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既濡君子履之必
有怵惕之心今吾望白雲而思吾親亦奚異於履秋霜而
霑春雨哉乃名其廬曰白雲山房既免服請予記之予惟
嶺上白雲昔人以自怡者而慧瞻彼白雲乃增陟岵之慟
哀樂所感異也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吾意慧倚廬讀
禮之時白雲在望愛焉慤焉而兼致焉必將僾然如覩其
容儀愾然如聞其嘆息矣可不謂孝乎先叅宰與訥菴同
登進士而予又與桂坡同仕于時世契非它人比深喜適
家有子而能孝也然孝以顯親揚名為大非徒能忌之謂
予閲桂坡殁後甘露降于松栢此左氏湛恩洋溢之兆也
慧其以顯親揚名自勗以承甘露之祥吾知予之名且與
麻源三谷同顯矣

廣昌縣學重建明倫堂記

堂以明倫名示教本也聖賢之教亦多端矣詩書六藝以
啓其聦諸子百氏以博其知琴瑟管籥以養其心進退登
降之節以教其恭遜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從事然其本
使人知人倫之道而已人之所以參天地為三才者以有
彝倫也今天下學校之講堂皆以明倫名有旨哉廣昌縣
學之明倫堂洪武九年知縣張琥所建時兵亂甫夷民貧
財匱規制庳隘過者陋之迨今百年餘雖屢建脩葺僅易
其腐折飾以黝堊而已成化乙巳四明宋君暄典教于茲
力圖改作聞諸邑之大姓未有應者義民饒秉元富而尚
義請獨任其役乃捐白金四百兩市美材陶堅甓募良匠
作堂三間廓以夾室堂之崇二十尺其廣三十有五尺其
深視廣而朒其一焉工未就緒而秉元卒其子阜暨其孫
裕相語曰祖考之志不可不成也又出白金百兩益市材
甓務底于成宋君又與諸生撤舊堂建于新堂之後以為
燕休講誦之所堂之左為會饌之堂右為藏書之庫經[illegible]
於弘治五年五月廿有一日以是年冬十一月廿有四
日落成焉宏壯閎深甲於它邑堂成四年予致仕南歸宋

君既分教金華余君文燕淮陽李君汶邑庠生胡恒等請予曰願有記也予辭謝未果爲縣大夫何侯瓚亦數爲之請予聞古學有言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皇明秪適隆古以彝倫爲教凡來游于茲者可不知所務乎升而講業必悚然曰吾　君所以教我者至矣退而會饌必慨然曰吾　君所以養我者厚矣臨深而遊見水之淵然而悟逝者如斯之旨登高而望見山之巍然而聳如有所立卓爾之思則藏脩息游之間所得已多矣反求諸己於所謂人倫者必迪其所當然在家敦孝弟之行在邦秉忠貞之節斯足爲學校重矣其或學有所偏心有所蔽彝倫之道不能察且躬之甚者囂訟相傾汙穢無恥顧

瞻斯堂謂何而我所行如此豈不爲學校玷哉予嘗學此與諸生有同門之誼焉爲學校玷者固非所志矣爲學校重者願與諸生勉焉此亦賢令長名師儒所願也嗚呼念哉秉元前廉州太守秉鑑之弟卓猶皆國子生克世其家者也

敬所記

臨川黎喆廷吉嘗闢一室爲燕處講學之所而名之曰敬所廣東布政使左公時翊爲隸其扁太常少卿程公景伊又篆子朱子敬齋箴遺之廷吉訪予鄞溪之上求記所謂敬所者予曰敬之爲義難言也子朱子之箴至矣盡矣予當涵泳之而已矣服膺之而已矣篤敬之而已矣奚以

予言爲予雖有言能出是箴範圍之外邪廷吉曰雖然願先生申言之使喆之所從事焉予歎曰子有志於聖賢之道予願爲子言之夫敬者聖賢傳授心法也其見於書曰欽曰恭曰祗曰肅言雖殊而理則一也蓋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孰無是心也亦孰無是道也存其心而凝乎道亦惟敬而已矣昏昧放逸則其心曰蔽奇衺忿睢則其心曰亡心蔽且亡何有於道哉此君子所以大居敬也存此敬於虛明靜一之中則大本以立持此敬於酬酢紛擾之際則達道以行道豈遠乎我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言内外大小皆當一於敬也魯論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持己以敬不可以衆寡小大

貳其心也廷吉以敬爲所亦嘗從事於斯否乎從事於斯則心可存而道可凝矣予尤愛子朱子之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嗚呼合是二言可以語敬矣子歸敬所而求之明窗棐几左圖右書驅牛羊而培牛山之木剪荊棘而養梧檟之材則於道其庶矣乎廷吉謝曰先生命之矣敢不奉以周旋遂書以爲記

琴軒記

琴軒者予弟喬年燕脩之室也喬年生宦族而性淳謹於世之子弟所好馳馬試劍博奕度曲遨放之事一無所動於其中顧於讀書吟詠之餘頗留意於琴靜處一室灑掃明窗置琴書鼎爐其間每有賢人良客來游則延之琴

軒為之鼓中聲一二操脩然自樂而忘塵世之累也疾務之苦也遇非其人則迫之不肯鼓至欲破琴而棄之聞四方有善琴者必就而學焉初聞南城儒生有吳清齋者精於琴因往訪焉清齋為出琴鼓淅操喬年聽之曰此衰世之音也徒事摩抹吟揉以取聲是其起陳隋之際乎清齋又為鼓江操喬年聽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是其汪水雲所作歟宋末之聲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宜南渡之不可復興也清齋又為鼓比操喬年聽之曰是有北鄙殺伐之聲非孔子所謂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者乎願聞其他清齋於是授以杏壇吟喬年聽之曰是聖師在上而弟子各言其志之時乎於是廣之以宣父之猗蘭操喬年聽之曰是

其憂愁而不怒鬱悒而不哀其吾夫子傷道之不行也歟清齋又為之鼓昭君出塞其聲哀而傷悲而衝喬年聽之曰是昭君傷失身於虜故形於琴歟清齋又為鼓履霜操喬年聽之曰是孝子傷不得於其親不可以為人而無所赴愬乎又為之鼓南薰操喬年聽之曰是蓋唐虞之世和氣充塞於天地可以阜吾民之財解吾民之慍乎雖有他操吾不願聽矣一日予至琴軒喬年出琴鼓之且言其所學於清齋者如此因謂予曰昔歐陽子有曰有幽憂之疾不能自療故學琴焉且謂樂之毒者能攻疾之聚不若聲之和者能散其心之所不平故吾於琴切有志焉況其為吾記之使吾子孫知吾所好者非箏琶之音乃聖賢與忠臣孝子所鼓之琴也吾之好琴非以說耳所以養心也子孫從事於斯庶幾有得於心養其中和之德變其氣質之偏乎乃為之記以示其子孫俾率先人之訓云

重脩南昌府學記

南昌為江右首郡藩臬涖焉其山川之勝疆理之廣非列郡所及則其學校之制棟宇之崇且麗亦宜為它郡甲郡故有學元季燬于兵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詔郡縣興學養士洪武丙子南昌守士之臣肇建郡學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有學以教育俊茂之士規制壯麗迄景泰中歷幾六十年而繪飾黯昧宇棟腐折垣墉隊剝巡撫僉都御史韓公雍大加脩葺侖

奐聳人目矣其後學宮湮圮巡按監察御史天台季公脩之又數年禮殿亦敝巡按監察御史汝陽熊公□又脩之至于今而廟與學類敝日甚弘治辛亥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來按茲邦祗謁文廟退詣講堂顧瞻咨嗟以為首善之地傾圮若茲不可以不脩乃謀諸鎮守太監鄧公原按察使魏公富副使洪公鍾吳公瓊僉事陳公祥趙公艮汪公舜民黃公仲昭張公源潔郭公秉聰葛公睿咸以為然遂檄工屬徒市材陶甓至若金碧梓彤黝堊之需皆出府帑羨財市之不以費民又命同知張汝舟斷事孫棨以督工匠義民涂原善民胡鐸以統徒役而總理其事則屬之吳公焉韓公敷揚之暇躬臨學宮以申勸戒眾咸歡趍

不煩執朴廟自大成殿以至廡門學自明倫堂以至齋舍昔所有者因舊修焉昔所無者迺肇作之　賜書有樓學宮有廨栖士有廬講誦有堂名宦鄉賢有祠游宿有宮習射有所觀德有亭至於庖湢庫廐皆以序為興賢育才二坊亦加修飾凡為屋百八十間為樓六十四間經始於壬子七月之望落成於癸丑五月之朔丹碧輝煌門闢壯麗冠於列郡稱其為首善之地者邦人士子來往來觀罔不感悅是舉也韓公寔主之所以經營督勸以底于成吳公之力為多吳公具事顛末以書屬予記之嗟夫學校之脩廢人才之盛衰係焉古昔明君誼辟汲汲興學養士者豈徒以為觀美哉誠欲得豪傑之士以翊皇極康世道焉

耳故當時士之出于學而用于時者或秉忠貞以佐厥辟或敷惠澤以乂厥民至於儲養待用者亦皆皭然自拔乎流俗危言讜論足以折奸雄之氣英聲高節足以沮回遹者之心學校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今韓公暨外著諸君子脩葺學宮其意固有在矣凡學于茲者效用于時則奮庸熙載俾　國家有所賴潛而未用則清議好節俾憸豪有所畏戢幾乎聞者見者皆欣慕曰江右豪傑之士也斯不負諸公興學之盛意也不然飽廩食而安齋居飾詞藻以徼利祿豈諸公所望於韓公字惟遠起家進士其按部江右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恥鉤距論者以為得憲臣之體云

竹坡記

出廣昌西門行三十里其鄉曰興城其里曰仁壽大姓曾氏世居焉曾旦彥曰唯學溫恭好禮痛斥豪華之習以詩書文史自娛晚益厭喧囂而樂閒靜徧卜里中以為隱身之所得勝地焉坡陀蜿蜒溪澗澄澈武陵金鰲之峰峙其東獅嶺龍究之山環其西芙蓉金屏之岫亘其北仙人秀嶺之巘拱其南寔一里最佳處乃作屋數十楹前為禮賓之堂後為寢休之室左右為藏書之齋種竹數千箇以為屏蔽翠靄蒼雪浮動几席因命之曰竹坡而自號竹坡迂老其言曰古之君子於物無所好其有所好者蓋有取[illegible]也陶元亮之好菊宋廣平之好梅牛奇章公之好石彼豈

有聲色臭味之可好哉蓋有所取焉耳竹之為物非有梅菊之芳亦非若石有瓌瑋之觀今吾種竹如是之多而且以自號者心與之契而有所取爾今夫春陽方動群卉紛敷而吾竹瀟然自若有似守道君子利祿不能動其心者伯夷之清徐孺子之介蓋有類焉及夫窮冬沍寒萬木摧折而吾竹挺然特立有似忠臣烈士刀鋸不能奪其志者顏常山張睢陽之忠節蓋有類焉吾生也晚於四君子者雖慕之不可得而見矣八窓洞開靜對吾竹猶彷彿見四君子之風度焉屈子頌橘有曰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吾之於竹猶屈子之於橘也唯學闇過予道其言且請為之記予謂知者樂水意不在水也取其周流無滯有契吾之智

矣仁者樂山意不在山也取其厚重不遷有類吾之仁耳世之好竹者取其中虛外直而已而子之好竹乃有出於虛直之外者豈尋常之見所及哉遂為之記

通濟橋記

清溪之水發自閩嶺其始濫觴爾迤邐西北流合南上北都大村遷善山谷諸流漸大至黎坊勢益湍悍至中坊愈大春夏之際滉瀁渦淼匯為巨浸魚龍水怪出沒其間人望而畏之自發原至中坊凡八十里而後會于盱中坊距縣五里在溪之東李氏世家焉李氏之先有德望者仕元為福建廉訪僉事入　國朝以來若靖州知州恒刑部主事瑄祁陽知縣翰皆其族也凡南上諸里有事于縣者及

縣郭士民欲適諸里者皆繇此出每歲霜降水落李氏架木為橋以便往來者至春夏則無所用其力有不得已而冒涉者往往沒溺主事之兄志榮以納粟補散官志榮之子拱奎憫人之沒溺欲作石梁有志未就而卒其妻魏處士愈明之女也孀居守節且曰吾夫之志不可以不成乃斥賣粧奩節縮用度僦工伐石跨溪為橋長百有二十尺廣十有三尺下為石墩四以疏悍流又以俗稱水怪能鼓濤以壞橋乃作屋其上奉觀音大士像以鎮之經始於弘治庚戌九月至壬子二月而迄工焉凡用白金七百餘兩知縣高郵何侯璜扁其橋曰通濟魏命其夫姪某求予為之記曰先夫有利人之志而不遂橋之役所以成其志也先夫不幸死無子恐遂湮沒敢請先生之文鍥于石是先夫與未亡人不朽也予謂魏發居自誓之死靡它已足為賢矣又惓惓以成夫之志而求以永其名不尤賢乎嗟夫為人妻如魏者可謂無負其君子矣乃為之記

唐氏世德堂記

廣昌之金井里有衣冠之族曰唐氏其先本陶唐氏之後子孫散處江南日益繁衍以國為氏至于彥恭蓋數十世矣自其祖父以來率以謹厚稱務詩書而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嘗新其所居之堂朴素閎爽鄉之士夫尚其德者遂為扁之曰世德彥恭仙遊已遠其子曰本源克念先訓日之所為夜之所思惟在於樹其德因命其子永求予言以

為之記予因本其先世得姓之由唐宋之世史不絕書當唐太宗時擅草隸而圖形凌煙者則有莒公儉也仕玄宗時號丹崖而以詩文稱者則有壽昌令節也至宋曰介者為御史嘗劾文彥博進身不以正後謫英州君子以直聲偉之曰垌者知諫院嘗奏王安石專肆威福坐貶潮州史臣以慷慨稱之其後有諱庚者號魯國先生仕紹聖中提舉避宋末之亂始遷于今之金井里也迄彥恭之高祖曰自德不求聞達嘗出貲構邸舍數十間人之來宿者不索其直且供給飲食焉有病者必命醫藥治之既愈而後遣其曾祖曰伯琦少篤學客來訪與之講說書史商確古今亹亹忘勌其沖淡之氣可挹也其祖曰淑安材識通敏襟

度夷曠脩廢橋以利行旅建義塾以淑鄉閭人有貸其祖不能償者輒焚其券不復索有古君子之遺風子生晩也淑安以上吾不及識汝楫以下則以世姻故識之汝楫家富而好施屢以縣大夫之勸出穀五百餘石儲於官以賑其鄉里施及鄰邦人皆德之其後閩人作難左右鄰之居皆為烈焰所焚而獨唐氏之室衆皆冒焰汲水力救之獨得無恙既而本源脩德益振恒推其餘以周人之急守其家法惟恐不及輸其公賦嘗慮後期見鄉里耆老則慰以耕鑿之言見子弟則導以孝弟之訓每遇風清景和則與一二知己逍遙泉石之間或升高而遨望烟雲之聚散或臨流而詠翫魚鳥之浮沉無一毫憂患嬰其心人以世德稱

之夫何歉焉予因勉之曰子之先世分茅土樹勳烈者數世矣吾姑以汝祖之言及鄉人所聞之者誦之以告當世其言曰慎亦言將有和之慎亦行將有隨之故聖人觀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夫度在身稽在人繇是度之於身稽之於古先哲人之言斯可以樹德矣昔宋人有行仁義三世不懈者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而宋人祖父以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子勉之哉則宋人之報亦在是矣今子處於斯堂矣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兄弟具來以雅以南和樂且耽子之燕饍陳饋八簋絲綿繒纊燕集于茲勉樹其德其孰能比天之報吾又見國氏之可倫矣然則子孫之所以昌家

産之所以隆追踪唐宋之休聲祗適忠貞之儔著不難矣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蓋吾鄉之世族最多亦其如唐氏世德之澤者乃千百之一二耳是為之記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四

叔立文集卷之十五

賦 附文 附樂歌

弔昆陽城賦

昆陽城在葉一舍許楚葉公所築縣治旣遷舊城亦圮其可見者頹垣斷礎而已予招顏流民至葉周覽遺跡思光武之駿烈而悼陵谷之變遷也賦以弔之其辭曰

后皇嘉惠兮愍黎庶之流離予承 命以綏懷兮爰秉節乎滍之湄陟崇岡以遐覽兮風雲慘其增悲原莽蒼寥兮頹垣之隱起僕夫跽而告予兮曰茲昆陽之遺址顧樓櫓之安在兮雉堞悵其已圮血渝地而化碧兮戟沉沙而凝紫耕夫豈識與亡兮方肆犁而未已嘆炎祚之中微兮威睨竊其威權羌狡童之狂僭兮擁蟲耳而毒涎始矯行而問世兮卒假符而誣天傲然自擬黃虞兮誦六藝以文其奸驟高皇之龍孫兮憤丕基之忽隳稷戈與于徒旬兮將叩闕而問罪彼綠林與新市兮發縕縕而來萃旣定宛而取郾兮駐諸梁之故壘何狡童之迷復兮驅群醜而來攻驅貔萬而遝兮類螳斧而蝟鋒圍效彼魚麗兮或鸛鵝之橫縱志驕而氣溢兮謂不日而成功天道祐順兮人心迪其果毅士旅闘如熊虎兮軍容肅乎整暇鼓闐闐而雷震兮旌旆離而電曳風雨助其威怒兮士賈勇而高厲彼逆徒何蠢蠢兮楚束手而就殲或倒戈而疾馳兮或棄甲而橫潰任流血而變赭兮川浮骴而壅積氣稜廓而清明兮人神為之暢快元兇授首兮遂以定鼎而潤澤嘘炎燼於旣熄兮迓景命而益延復漢官之威儀兮慰百姓之霓衍昔商周師于牧野兮炎黃戰于阪泉視茲役之烈烈兮在古未能或先世運忽其變遷兮哀漢社之已屋荒墉完彼孤兎兮京觀累為平陸草露淒淒以沾衣兮林霏澹其悚目惟山鳥之嚶嚶兮恍國殤之夜哭駐予車而一弔兮意忳忳而含感

三谷賦

麻源三谷之勝為吾盱江山水甲今司勳員外郎左君時翊之先廬在焉時翊嘗為予道其泉石幽雅之趣巖壑瑰詭之觀予欣然欲遊而未能乃想像而賦之每一展玩屢幾乎宗少文之卧遊矣

出城闉以遐覽兮爰陟峻而捫幽度馳嶺之碎研兮訪仙臺乎山之陬銅陵突兀而凝聳兮紅泉汩瀁其鳴璆琪花瑶草紛不知其名兮桂樹蔚其相繆乎乃凌崖礀屬清吟窺石門之窈窕躡雲盂之崢嶸石梁龍矯兮卧波仙觀臺飛兮凌空吸紫霄兮右閣招白雲兮羅峰步予馬於霞兮悵宿莽之離離訪緇經之遺臺兮蒼烟慘其增凄若乃崇岡岧嶤巖巒聳峭峴丹光夜爍土花春殷非予期仙隱之所存乎實蹈胥飛山精蓄泣折戟沉沙戰血凝碧非危郎駐兵之故柵乎山川宛其如昨嗟昔人其安在撫古栢之亂枝兮增予心之永慨謂仙人之不死兮吾不得而見之

謂英雄之不朽兮亦與盡而無從招黃鶴而訊之兮獨翩
翩其高翥兮斷碑於荒榛兮蜎蜒蔓花闌而不可覩重予
懷之耿耿兮撫幽叢而延竚迴飈冷兮欲秋斜月瘦兮將
夕駕予軔以復路兮聊容與乎田坎騁予目以流觀兮見
夏屋之渠渠而萬瓦鱗鱗以波催兮曰美人之故廬綠樹翳
其承宇兮清泉瑲其循除詠先生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
書愛茲境之幽勝兮恍王官於綠野欲誅茅以並廬兮敢
忘信美非吾土何所獨無芳草兮嗟睠睠而懷茲念美人
之好脩兮苟去此其從誰倘解印以回旋兮將撫駕乎盱
之湄從美人以倘徉兮終歲晏以為期

梅雪軒賦

新建李京春氏好脩之士也嘗銘其燕居之齋曰梅雪
蓋梅取其貞雪取其白也予嘉京春好尚與世俗異乃
為賦之其詞曰

夫何美人之好脩兮遠茲垢以自清闢崇軒以息游兮表
梅雪以為名雪以況昭質之弗虧兮梅以況其嫮節服貞
白以自嘉兮蹈前脩之為則昔美人之既有知兮恒汲汲
乎脩能厭桃李之妖媚兮又何羨乎美人之姿態惟茲梅
為可貴兮鍾造化之沖和向北風而含韻兮粲的皪之瓊
葩惟茲雪之可喜兮信皎潔其不污白皚皚以遐積兮變
埃壒為瑤玕方仲冬之凝沍兮狂飈凜以威寒玄雲蘙以
四塞兮雪花飛下其浸淫松竹慘以改色兮又況孱弱之

衆芳之摇落兮惟茲梅之不然吐素華之濯濯兮
欲與六出而爭妍美人退而齋居兮啓南窗以遐矚悵百
卉之既萎兮睠梅雪之如玉芳菲菲以襲人兮光熇熇其
眩目誦廣平之妍詞兮賡郢客之妙曲感貞白之若茲兮
忽有契其中情聊假物以自況兮揭華扁於軒楹維梅之
貞兮猶吾節之不移也維雪之白兮猶吾志之不緇也羌
朝夕于此齋兮信芳響之不忘苟予行之靡忒兮不見是
亦何傷歎時俗之昧昧兮胡好尚其獨異值桃李之為寶
兮采芙蓉以為珮惟獨志於紛華兮孰茲梅而弗睇愛江
山之清風兮悅山中之白雲惟光景之流連兮曾茲雪之
是云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為此度也夫豈矯世以自異

兮惟好脩之故也先民有言兮名不可以虛作苟矯名而
無實兮顧才心亦何獲中情信其貞白兮蘄行成而名彰
勗諸茲志尚兮耿百世猶有光

闇然軒賦

憲副豐城游先生名其燕脩之軒曰闇然蓋志於聖賢
為己之學也予嘗從事於斯而未有得焉因先生名軒
有慨于中為賦之以申其義云

繄末俗之狥外兮絢繁飾以自揚何美人之絅要兮挹至
道而深藏美人稟茲懿質兮又重之以好脩追洙泗之遐
軌兮航濂溪之絕流日孜孜而靡懈兮期先哲之與儔曰
君子求諸己兮茲前聖之格言溫恭濬哲兮舜德所以為

亞回也如愚兮夫子屢嘆其賢曾氏之傳得其宗兮曰勤勤乎三省追聖孫之紹其緒兮亦曰衣錦而尚絅服聖人之明訓兮指群哲以作程潄詩書之芳潤兮咀道德之精英懇充實之未至兮夫何藂乎脩名玄纁為冠兮大練為衣且錦在其中兮文采燦其陸離大羹在俎兮玄酒在樽孰云澹泊兮乃至味之攸存朱絃疏越兮世賞探而莫予聽一倡而三嘆兮有韶頀之遺聲相珣玗之在璞兮氣如虹而外揚驪珠潛于九淵兮吐青熒之耿光蘊善行溢於吾躬兮肆闇然而日章嗟衆人之貿貿兮何文肆而離中枵然而若盈兮躬處約而為泰襲斐萋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膺華韍之煥爛兮珮寶璐之琅璆屬於紛其翔飛兮紱鞄迭奏而鏗鏘華文縟其可羨兮羌無實而日亡噫予生之佗傺兮志古人之所服文質疏內兮每見嗤於流俗方世俗之矜衒兮又孰察予之中情予不能改此度以殉時兮將合矩矱於顔曾眷美人之耿介兮夙與予而目成解佩蘭以贈予兮又重之以芳盟曰彼儒服而市心兮夫焉可與適道志乎古必遠乎今兮又何必諧乎世好堅汝志而毋惑兮庶任重而遠到懇予力之莫任兮愛此言之不可忘念餘齒之未衰兮願從美人以相羊處此志之不固兮爰抒情而成章

鉤勤竹賦

南谷先生好竹其友金本清氏以所作鉤勤竹賦贈之盖竹有君子之德先生好之其中必有契焉椒丘子因作其意而賦之其詞曰

夫何美人之清脩兮秉婞節以為常所好在乎同德兮豈群葩之能當駕飇輪而遐覽兮乃夷猶乎瀟湘芳草發其溢目兮紛迎秋而凋傷爰有貞筠兮冰玉其標挺宿莽而獨立兮凌霰雪而不凋雖同族於草木兮顧殊質於夭喬承雨露於天際兮蒼玉瑩其嬋娟回風飄拂兮揚鳳羽之翩躚迅雷奮乎九地兮迸龍孫之嶄然感美人之求嘆兮載移植於崇軒嗟衆芳之總總兮何變化之不常彼幽蘭之旖旎兮羌無實而容長申椒闇閭其芳列兮椽蕭艾而不香荃蕙化為茅兮况辛夷與昌陽覽衆芳之若茲兮黃茲筠之可欽淡容與於春陽兮獨當貴而不遷歷玄冬而一色兮若嫠婦之不易其心中虛如有所受兮外直而不倚雖歲序之遞遷兮肯隨俗而委靡何衆人之殊尚兮競樹桃李於門墻當蕃榮果何物兮亦離時乎都房曾不知茲筠之可嘉兮獨凌厲於嚴霜委靡美以狥時兮非茲筠之所志也保晚節於歲寒兮庶比德於君子也噫繄為也之仙姿兮夙與美人其同調揮毫以自娛像兮神造追乎文趙蛟螭紛其飛騰兮珊瑚盤錯而交柯金刀鐵鈕不足喩其壯兮森若劒戟之相摩凉飇生於座隅兮明月娟娟而在戶恍淇澳於渭濱兮撫貞姿而延佇亂曰群葩歲殺迎秋而萎兮猗猗貞筠降霜不衰兮直如史魚清比伯夷兮

豈以為像兮肖厥儀兮保婉娩兮節厥晏為期兮

石鍾山賦

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蘇文忠公辨之詳矣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莫不游焉景泰六年春三月予與今夏官郎中王君尚忠俱以進士奉使江南尚忠家湖口邀予艤舟絕壁之下以訪其所以謂石鍾者水石相激響若洪鍾始信昔賢之言不誣也因為賦之後十有二年尚忠出示舊稿俾重書之因嘆予學之不進而悼勝游之難再也乃删其辭以歸之云

乙亥之歲暮春之夕予與王子泛舟澄湖艤于絕壁援危梯登懸崖以訪昔賢之遺跡于時天和氣清江空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予目以遐覽舒懷古之幽情但見怪石巖巖嶕嶢硤碌崢嶸奇形異狀不可殫名或如鳳如蝸欲蟠欲飛或如鬼如獸將行將驟岩穿竇鑿[illegible]罅呀嵒欲雲歔雷異哉石乎蓋造物者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于嵩皐長風來乎太空驅濤擁瀨吼鯨躍龍爰有洪聲發于水中殷殷喤喤如游舜庭而聽韶鍾之撞鏗鏗鏜鏜鍧鍧如入周廟而聞無射之聲填兮若雷颯兮若雨又如郤至使楚而金奏作於下予乃恍然而驚憤然而思問王子曰是何聲耶豈霹靂奮首而三山顛耶抑海若驚起而鼓風雷耶無乃共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耶胡為乎有是聲也王子笑曰子不知耶是所謂石鍾者也昔者酈元言之而不詳李勃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泛舟江上以求之而後衆論定于一也予曰石之為物塊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為物湛乎其清未與石鬬若嘗有聲彼函乎清越竅坎鏜鞳之音果出於水耶亦出於石耶王子曰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静動静相摩厥聲以應水之質柔石之質剛柔剛相蕩厥聲以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而聲出焉此石鍾之所以名也夫峭壁岩岩鍾之銑角也懸崖嵚崟鍾之旋蟲也丹崖突兀鍾之鉦篆也驚濤駭浪鍾之撞杵也是鍾也蓋天地為爐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脅侯不得銘其績而鳧氏無所與其功也嗟夫洪水橫流巨浸稽天象罔出而傳人蟒屬過而吾從民其魚矣尚何鍾之聽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冠去沮洳而宮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探厥所元伊誰之力耶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銷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熒熒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酣乃鼓枻而歌曰

篤吾舟兮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韵我以羽觴侑以嘉樂兮鼓鍾喤喤慨念上古時濁流湯湯孰致平成兮孰理懷襄願銘此鍾兮紀神功千秋萬歲兮永不忘

秋蘭賦

金君文遠晉陵之隱君子也於物無所好顧獨愛蘭蓋其情性有合焉耳嘗得畫蘭一卷曲盡露葉春英之妙

文遠寶而擿之其從子秋官主事和之出以示予推其意而賦之其辭曰

予昔好此芳草兮歲逾邁而不衰步予馬以延晚兮張予棹乎澧之湄登芳皐以騁望兮渺予心之顧懷覯文離靡其極目兮宿莽莽以紛披睇茲蘭之猗旎兮闢山谷以自藏兮非非而服余兮羌居蔽而閟香兮維湛露以自修兮泛光風而遠揚雖寂寥乎山阿兮豈以無人而不芳感予心而長喟兮爰移植乎都房飾雕檻以固護兮恐回風之飄颻驅蜂蝶以遠屏兮恐芳益之見凌何所獨無芳草兮胡睠睠而懷茲念緑葉而素莖兮異乎杜衡與江離攜兮與衆而獨秀兮自君子之曾貝也芬郁郁而遠聞兮猶吾德之馨也人之心不與吾同兮胡好惡其獨異芳服艾以自好兮紉蕭薄以為佩葉蘩蔓其盈室兮猶謂秋蘭為芳苟中情之貞姱兮不害之其何傷若靈均之好脩兮每儀儀於芸蘭與衆草而為伍兮發素王之悲歎曾奚異乎衆好兮矧茲幽獨之可願期與子而為友兮敢久要而弗諼委厥美以從俗兮匪余情之所安肖于像以為儀兮矢共保於歲寒重曰睠彼嘉卉曾國香兮氣獨處靡聊自芳兮孰而不淫可充綬兮不采而佩庸何傷兮豈以為像與異夷之清兮

衍慶堂賦

胡南方伯吳公扁其所居之堂曰衍慶昭先德也蓋公之高祖宗本翁以仁厚肇厥家而曾祖清逸翁祖靜菴翁考怡靖翁世有令德以培其基儲休委祉大發于公此堂之所以名也予以公為同寮故推其名堂之意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穹堂之將將兮據吳山之幽勝指華扁於前榮兮昭先世之休慶維茲堂之弘建兮既考祥而相方工師殫其智巧兮矧掄材之孔良木蘭為榱兮文杏煥其為梁龍受碣以居楹兮煉蜃以塓其垣墻深杭槃乎山與瀑兮丹雘焜其有光桂樹陰陰以承宇兮荃蕙猗旎而含芳泉瀧瀧而循除兮三秀猗猗而效祥匪徒宗戚之燕集兮祖考於焉而來嘗嗟斯堂之肇造兮寔先世之所貽彼延陵之弘博兮乃慶源之所開崇本遘時孔艱兮秉恭儉以作則清逸恂恂惠和兮亦允蹈乎先德靜菴儀瑾瑾瑜兮維先猷之踐脩怡靖惜以貞閑兮撫松菊而夷猶昊天無私阿兮睠積善而敷佑苟或昌于其躬兮休祉式豐於其胄肆美人之挺生兮鍾海岳之靈秀日磨淬而好脩兮期光前而裕後振六翮以上征兮戾天衢而高翥始策名於大廷兮揚聲於粉署參大政于西蜀兮頌聲謳其載路陟南紀之雄藩兮政與陽和其同布羌休顯之臻茲兮繇先澤之汪洋感締造之孔艱兮吾其敢忘於構堂維茲堂之弘址兮匪暇豫以自逸也念先慶之流衍兮思不忘於繼述也育吳江之不竭兮思先澤之攸長也蘭茝紛其芃

庭兮恍先德之遺芳也積善有慶兮聖謨訓於大易孰耕
施而有報兮孰不種而有穫乎公高其門閭兮知後嗣之
必昌晉公邁種厥德兮樹三槐以為徵天道不爽兮諒今
昔以同然維嗣德之有人兮斯慶澤之孟延亂曰瞻彼高
堂何言言兮德以為基禮為藩兮趾美承芳罔或愆兮世
載令聞雲來嬋嫣兮

和歸去來辭題王司馬休菴

休菴者大司馬王公歸休之室也公　國之重臣職典
邦政
聖天子之所倚毗而天下士大夫所望以興道致治者也
顧以夙夜在公憂勤致悉數上章求去位　優詔不允
而公請之益堅乃得解政務歸焉乎卓哉世之名位與
公等者不少勳烈如公者蓋亦有焉至於當　國家倚
任之時而秉急流勇退之節者求諸古今蓋不可多得
也乃今於公見之昔陶淵明解官而歸作歸去來辭以
見志千載之下頌其辭想其人景仰而不已公之風節
視淵明盍無愧焉喬新仰公之盛德久矣第以地分懸
絕未嘗敢一謁公之門今公之歸休是菴也不得已於
言故取歸去來辭和之以道公歸休之樂又以見公之
風節足以繼美於昔人也其辭曰

歸去來兮胡為眷眷而懷歸念人生之如寄忽感悟以興
悲睠明哲之已遠奈軌轍之可追既委心於義命又奚較
乎是非指峴首之歸路想兒女之牽衣望太華之嵯峨見
瑩露之霏微故園伊邇我車載奔綠陰垂宇清川遶門蘭
在未蕪簡篇尚存撫我素琴酌我芳尊無喧囂之聒耳無
勞悴之在顏悵百歲其幾何知一菴之足安覽寒泉之滴
瀝聽黃鳥之關關望磐石以長嘯登崇巖以縱觀魚洋洋
以潛泳雲藹藹以往還撫物理而自感聊寓猶以盤桓歸
去來兮與赤松而同游履軒冕其如脫惟道義之足求榮
莫榮於不辱樂莫樂於無憂歛濟世之宏畧爰經畫其田
疇乃駕鹿車乃泛蘭舟采蘋藻兮幽澗藝蘭蕙杜兮芳丘滌
煩襟於歲除濯塵纓於清流念歸全於此菴寔祖考之餘
休已矣乎吾不能發心以徇時相彼欲去而可留汨汨寵
利竟安之尋泉石之舊盟赴鷗鳥之幽期逐樵牧以長往
徜徉兮以載耔續歸田之雅製歌考槃之遺詩信俯仰以
無愧泰然自得夫何疑

和歸去來辭送李先生

成化二年夏六月少宗伯安成李先生上疏謝病
優詔許之且諭以病愈還朝蓋欲復用之也於戲休哉
聖天子好賢無已之心先生急流勇退之節蓋曠古所未
有也昔者陶淵明為彭澤令解印而歸作歸去來辭以
見志百世之下讀其辭而高之先生之事業固非淵明
所及而其遭際又淵明之所無者惟其高風清節足以
廉貪立懦則先生與淵明異世而同符也先生考申戌

進士時裔新謁家爲拔厚知最深故取淵明之辭和之
以遺歸休之樂云
歸去來兮倦游廿載今始歸幸夙心之既遂胡喜極而更
悲設供帳于都門紛冠蓋其于道望層峰於雲際疑家山
而猶非僕夫歌以促駕稚子笑而牽衣問歸路以猶緬悵
屢歎乎式微故廬在茲歸心欲奔白雲承宇蒼松蔭門石
逕未荒山燦猶存良朋在座新醪滿樽道故舊以共醉春
風盎其在顏喜覓義之已營知蝸室之足安蕘芳杜以成
帷繫碧蘿以爲關臨溪泉以洗耳發書壁以遐觀鴻冥冥
以高舉雲冉冉以孤還歲晼晚其將暮撫孤松而盤桓歸
去來兮訪昔日之釣游浮世渺其相忘外物郭乎無求除

茂樹以自適玩遺經以忘憂田翁告予以有年奈稼穡其
盈疇或山而屐或水而舟溜游鯈兮碧潤樹芳實兮緻丘
招白雲於遠岫弄明月於清流念歸老於田園信造化之
餘休已矣乎出處進退信有時彼懷祿而干進留老將至
矣竟安之覽高風於表聖慕芳躅於栗期或乘月以長嘯
或迎春以載耔歌白駒之雅調和招隱之新詩功成而身
退超然物表夫何疑

和歸去來辭送尹貳尹

君子之仕也不矯情以爲高不徇俗以爲通惟其時而
已昔陶淵明爲彭澤令恥束帶見督郵解官而歸君子
不以爲矯吾黨冒丞桐城尹君佐邑僅踰三載亦以志
不得盡行致仕而歸君子亦不以爲非君將歸縣正周
侯等屬予言爲贈予謂淵明之歸賦歸去來辭以見志
今君之歸宜有能言之士爲之賦者而未聞也乃因淵
明之題而次其韻以遺周侯等以贈尹君祖道之日命
五六童子歌之以代陽關之曲云
歸去來兮歲將晏而盍歸既去勞而就佚胡喜極而增悲
望冥鴻於天末逆朔風而相追悔顏孫之干祿慕伯玉之
知非對離筵之酌酒按仕路之塵衣睠龍眠之舊隱烟樹
宛其依微風帆晝夜霜蹄晨奔去家千里倏已到門問朋
舊之存歿幸宗族之具存載封肥羜亦列芳樽無鈇鉞之
入耳無簿書之在顏身既隱而無競心無營而自安玩游

觀之園圃聽黃鳥之間關濯長江之清泚挹五老之奇觀
念魚貪餌而忘返孰若鷗知機而遠還感物類之禍福擘
松桂而盤桓歸去來兮已息心於宦游尊浮名其何益逐
世好其焉求榮辱皆於不辱樂飛樂於無憂古人知其可
作吾將希蹤於田疇或山而騎或川而舟采紫芝於丹谷
鑑黃獨於青丘燒痕苒苒而變綠泉聲激激而分流靜觀
萬物之自得充然吾心之休休已矣乎流行坎止信有時
苟欲去而可留將舍此其安之從赤松而仙遊結黃石之
幽期踰蕭韓溺志於功名寧以沮溺勤身於耘耔廢伐木
之餘韻詠歸田之雅詩苟中心之自得樂天委命其何疑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公以疾乞解政事七上
聖天子乃許之命馳驛以歸又俾有司月給俸為蘇蒭
老之異數也公將行群公相率賦詩贈之余與公為同
年友而余老且病甚於公亦嘗求歸而不得寂寞短章
不足寫情乃續淵明歸去來之辭以道公歸休之樂並
致予欣慕之私祖筵既張俾未冠者歌之以代驪駒之
曲云

歸去來兮承 溫詔而西歸超氛埃以遐舉兮信明哲而
知幾羌素節之既遂兮胡喜極而更悲念弱冠之登仕兮
亦既遇乎明時策大廷而賜第兮肆通籍于金閨佐宰衡
之黜陟兮典容臺之禮儀春卿宫保之荐陟兮何 天寵
之吾私或責裸于 清廟兮或奠璧于太壇秉寅清以將
事兮斯夕惕其靡安羌羲馭迅而莫追兮歲曾曾其將暮悵
吾髮之種種兮願投簪而逸處叩天閽而敶辭兮曰臣病
之日侵 皇覽揆吾之中情兮俾歸老洛之南駕余皇而
浮江兮又敘祿而養之 湛恩汪濊兮嗟欲報而無期冠
蓋棼其出餞兮酌兕觥而歌驪駒都人騰望咨嗟兮亦奚
異乎二疏懷吾 皇之明聖兮悵欲去而踟躕瞻都城之
烟樹兮感吾涕之漣如朝發軔於薊門兮夕鼓枻乎潞渚
泛彭蠡而上巴峽兮時憑高而弔古思香山與洛社兮願
遵昔賢之遺躅會日月之幾何時亦既届乎故邦兼鷗盟
其未寒兮喜園廬之未荒撫桂松而延佇兮登雲崖以舒
幽展考槃之遐什兮歌小山之雅詞嗟余鬢髮之日衰兮
亦睠睠而懷歸望屋上而未獲 命兮嬋媛而增欷黃鵠
翩然高逝兮鷦鷯猶栖乎彤籠 君恩不我遺兮駕桂棹
以相從亂曰君子仕止惟其時兮相彼昧者亦何知兮冥
升不已既卒僵兮知止不殆古有烱戒兮瞻茲明哲功成
身退兮倘徉林壑聊以卒歲兮

懷韓忠獻公文

魏國韓忠獻公彰德人也公之相業軼房杜而陋蕭曹
矣至其能容富鄭而薦歐陽脩尤它賢相所不及獨與
公同在政府持論多異而公待之坦然略無芥蒂脩以
文章擅一世名世多疑而擠之者公獨引而置之政府
嗚呼世之為相者忌異己如仇敵有能容之如公者乎
士有盛名者常恐其軋己有如公能薦之者乎予過彰
德思公而不可見也故為文以致予感慕之意云
登休逸之崇臺兮望狎鷗之荒亭訪遺躅而不可見兮感
予涕之交橫采溪毛以薦考兮歎靈宇而樸識當宋氏之
中葉兮天純佑而多賢范富在其左右兮晏賈翼而後先
彼淵駕與直溫兮紛茅拔而茹連惟夫子之挺生兮邁茲
昌時重厚如勃兮文章過之赤舄几几兮日容與乎飛閣
仳伊周之逸駕兮陋蕭曹而不屑為余蔡寒蹇兮公議其
直狄种桓桓兮公寫其績七攻若度兮百寮承式鏡鑒不
驚兮野無孤騰四民熙熙兮孰知公力贊杭稌之芃芃兮

忘其鬪之爲澤然郁之議政兮胡悖直而不同非夫子之偉量兮孰休休而有容倚之姱鋒兮信曠朗而寡儔夫子引之共政兮人文庶幾乎漢周何公亮之肆謗兮惡夫子以專權天聽弗聰兮俾解政以歸田神功歛而若無兮曰夷猶於洛社衣錦而晝行兮華髮被其緑野新法紛如牛毛兮民敖敖而夜生厭斯世之迫阸兮忽騎箕以遐征嗟士俗之日偷兮好蔽美而稱惡龜以靈而見剖兮女以蛾眉而見妬德遠之貞亮兮杜[illegible]而懷忌晉公知愈爲賢兮會莫引之共事惟夫子之盛德兮亘今古之所稀[illegible]爲酒而醊辭兮願荒忽而[illegible]句九原之可作兮吾將執鞭而從之

忠愛祠迎送神樂歌

忠愛祠在汀州卧龍山下邦人所建以祀郡推梁棠湖侯也侯爲郡有惠政及[illegible]盜起攻剽至汀侯出奇破賊民賴以安侯既歿汀民思其遺愛相與言於郡請爲立祠守臣以聞　詔賜祠額曰忠愛益以侯歿忠於國而惠及其民也予嘗佐閩臬行部屢至汀知侯之德政爲詳故作迎送神之歌遺汀人俾歲時享祀歌之以侑牲醴焉其詞曰

采芳藻兮澗之濱椒精馨兮桂酒醇鼓坎坎兮舞羽繽紛侯來降兮慰我民

雲爲輿兮風爲馬侯弭節兮山之下睨舊邦兮一慨故壘荒兮蕪穢被野

龍灘漱漱兮水不波園有芋薁兮池有蒲荷寒虎不吠兮麥稚[illegible]歌謠臻茲兮侯功孔多

遺愛在民兮亦有嘉績嗟莫報兮侯之德侯之神兮如在尚顧予兮昭假

右迎神四章章四句

霓旌抗兮風披披劍縱橫兮佩陸離紛進拜兮靡僾遲侯不少竚兮我心悲

嗟汀之境兮慕侯祠擲侯毋懷兮豫章朝出游兮暮[illegible]翔慰我民兮維不忘

歆蠲蓄兮樹雷鼓侯降靈兮錫我純嘏滿池清兮民安[illegible]貝遲屏兮時暘時雨

靈宇幽兮露霭霏桑松桂[illegible]兮冷然以風侯之歸兮何許玄鶴矣兮雲中

右送神四章章四句

椒江文集卷之十五

敝立文集卷之十六

後學南城圭峰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婺源余瑩訂刊
後學同邑張選李喬編輯

書

寄羅雁峰內翰書

殿元先生閣下自篁竹溪上之別于茲四易寒暑矣緬想山林日長造詣益深斯道幸甚僕駸於塵務不能自拔於物外以親　道德之光徒深抱愧而已近者友人吳僉憲自京回錄得陳公甫二書及其門人林緝熙寄公甫書僕尋繹數日深喜公甫玩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可疑者得非鄙劣學未聞道不足以窺公甫立言之旨故耶心有未安願就　有道而質焉夫道之難言也尚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窈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則所以入道者不越乎存心致知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之毋庸異說也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之說歟又曰不須廣着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靜不必讀書之說歟又曰將處作室靜處用功著如是則學道者必如枯翁禪子絕類離倫乃可以得道與至於緝熙之書曰終日靜坐杜門面壁無乃禪家之意歟又曰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說歟凡此數說參諸濂洛關閩之書誠為可駭不知公甫何為而然也近世儒者所學詞章而已潛心道學者惟　閣下與公甫廷祥數君子耳而公甫之說又如此豈所謂智者過之邪抑天於斯道之傳固靳之邪愚於公甫素所敬仰所以云云者非敢必皆也蓋望公甫造詣精純以紹百世之絕學耳謹錄三書并陳鄙說以質諸左右閣下若以鄙見爲是望以一字示教焉倘愚者或有一得亦望移書公甫庶幾其察而改之也不知道而強言之宜為有道者所笑惟閣下恕之幸甚不宣

寄祭酒丘仲深

戊戌之春陪祀　園丘獲挹光霽于時法禁方嚴匆匆別去不盡所懷迄茲四閱寒暑矣雲樹之思往往形諸夢寐去歲從孫昱歸自館下承寄聲慰藉惠進修錄展閱之際恍若聲容相接感荷感荷僕材不稱位食粟而已無足為吾兄道者必讀宋史嘗慕魏鶴山以道學之懿兼負經濟之材遭遇理宗以僉樞督視江淮軍馬竟不能成安輯攘夷赫赫之功而失其所成就頗出張浚虞允文下私以為恨僕近備員其位惟是選務雖無牧民馭衆之材亦欲少行其所學然每有建白當道輒沮而抑之迄不得施乃

知鶴山之不能成功蓋有由然也玆欲引身而去又以世議隘薄輕則計其沽名重則動其邀寵是以隱忍未敢遽請以此愧鶴山耳然歸田之計往來胸中未嘗暫釋也閣下静觀天下之理其於出處之宜弛張之道察之熟矣願明以教我俾知所趨焉岐陽石鼓文并子昂所書金丹黄庭經俱在太學煩各惠一本以為林下清玩又聞閣下考定深衣制度甚善亦煩録示欲製一襲以備丘壑曙見之用也時用彦實及諸同年不及奉書暑間倘乞致意辰下漸和伏惟順時珍爱以承　天眷不宣

寄秋官何惟孝

某在秋堂荷吾兄不鄙屡沐清誨自謂庶幾相與以進相持以脩雖未至於古人亦庶幾乎少異於今之人耳別来鄙吝日萌舊學日荒落恐終無以造高明之域不免汩没於流俗矣奈何奈何每三復陶翁停雲之詩與杜陵春雲春樹之句未嘗不悵然也近者吾兄榮遷工郎僕聞之喜動顔色夫吾兄宜居此職久矣一秩之遷何足為喜所喜者君子得行其道小人亦將有所畏而不為耳大理劉兄審囚想已復　命兑泓兄近得書否便中乞示知之閩時莊兄公差未回不敢奉問令弟繡衣想已出巡亦未敢致書山川雲覯會晤未期時賜教將以終前惠是所願也詩不云乎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吾兄其思之不宣

答余司獄

太保司徒閣下春間蒙賜　簡命来山西賑濟凡有所請荷大德維持咸克如意行間又蒙寫賤之寵銘感之深曷嘗少忘三月中僕在蒲州忽報閣下仍以節鉞出綰軍務蓋　朝廷以北虜為憂故暫輟廟堂之相以為邊陲之重耳方欲遣使問候起居忽承華翰誨諭且以不及與僕始終賑飢之事為歉仁哉大君子之用心也閣下垂念及此僕敢不盡言以獻于左右乎山西之民凋弊極矣或父食其子而子亦殺父而食之或夫食其妻而妻亦殺夫而食之至於叔姪相食姻婭相屠又其小者耳人類至此有識寒心蓋自去歲春夏不雨而麥菽無收八月降霜而黍穄盡稿非惟平陽澤州二處而已潞沁汾遼與太原之岢嵐保德二州與興臨河曲四縣災傷莫不皆然有司已嘗具奏議部移文覈實而分守分巡者以邊儲方急置為已累但將平陽所屬十五州縣澤州并所屬四縣勘作全災其餘州縣或作七分有收或作五分有收俱派邊糧督責嚴急人情不堪軍民所以逃亡或去為盜賊者以此也幸蒙閣下在朝綢贊　皇猷將平陽所屬三十五州縣并澤州所屬四縣稅糧悉皆蠲免已徵者亦留賑濟而潞沁汾遼等處以勘作半收之故不沾恩典此乃分巡分守者誤國病民之罪也僕至此以来加意賑恤流通復業者亦纔一二近聞户部委官催徵去歲所派邊糧百姓驚惶咸欲逃竄愚竊以為山西之民如久病之人僅僅正宜飼之以粥

尤恐其不活又從而奪其食其有不死者邪且數州原氿
邊儲不滿三萬以大同師旅之衆豈數萬石所能濟哉倘
邊儲有缺不過煩閣下一奏朝上章而夕報可矣既望閣
下憫此方飢餓已甚移檄所司已徵在官者先行起運未
徵者暫候秋成追徵則僕之受賜多矣是乃閣下始終賑
飢之心也萬乞留意焉黃河運道甚艱畢主事所運糧此
月半方可到孫家灣大同祿米僕以均派煩諭各府赴灣
司關領書辦輩妄干冒威嚴不勝悚惧倘蒙見允乞賜公
牘明示為感趍拜未卜伏惟順時保重以承
天寵不宣

與周僉憲

閏二月間出巡漳州忽驛吏録致除目始知閣下膺命陞
佐外臺私心甚喜況又悵然不擇者累日矣以閣下之清
介司風紀於一方凡物之枯悴者將沾其潤澤而華茂焉
此固鄙人所喜也然念昔在京師毅然不肯媕婀者三五
人而已一二年間相繼外遷雖有存者勢亦孤矣又安能
不悵然邪敬之回蒙賜教帖展讀再三其所謂如見謇議
面也欣慰欣慰僕受性駑鈍時務非所能解凡所施設去
其太甚者而已然怨且誹者已紛然甚哉吾道之難行也
自度終不能有所建明行將收其身於山霞水月之間考
先王之遺文以足吾所好者安能汩汩塵埃中哉爾吾兄
悉度故及此不足為他人道也奉去論學編尺一部聊供

公暇檢閱承欲得儀禮註疏五代史續當奉寄聞宋景濂
先生嘗編浦陽文藝録去取最精是在京時金華戴九靈
之孫名仲衡者嘗許録寄竟不至去歲曾託廖簡先生求
之亦寂無報倘行部到彼特乞訪求録示幸幸又求嘉季
五峯先生文章高古史臣謂其措詞必先秦語温台士子
往往有其遺集但其文古澹時俗好之者少僕嘗録得十
餘篇真古作也亦望訪求全稾録寄當為梓行炎鬱易熾
伏惟順時自玉以壽吾道之重不宣

與胡右都御史拱辰

向者僭易杜書以叙企仰之懷以伸問安之敬春惠手翰
還答殊乎過情若[illegible]懷[illegible]感荷悅豫之意蒙寄奉亦家羅寄

易勝感荷生初至京時嘗貸姚三銀百兩以市苍弟故于
潰左右將遣僕賫銀還彼今寄來者如數領訖其餘本當
糶否如已糶望盡數付彼收領但取領過數目示下不煩
遠寄也倘目一紙不見寄到恐侍者悞封轉致他處便中
仍乞録示為感閣下齒德之尊　當宁之所倚毗而晚生
小子乃敢以瑣屑之務干冒尊嚴誠為可罪惟大德涵洪
尚冀少賜譴責辰下溽暑伏乞順時保重以承
天眷不宣

與王大傅威寧伯越

廼者北虜猖狂犯我疆埸閣下董師禁旅親當其鋒群兇
披靡虜首怖魄振旅而還三邊鼓舞壯猷偉績足以銘鼎

旨而被絃歌矣自古才兼文武者不過數人在我
朝允鮮誠意劉公雖有佐　命之功然徒持文墨論議非
有汗馬之勞也靖遠王公雖有汗馬之勞然所平者滇南
小夷而已孰若閣下屢摧劲虜克成茂勛足以關武臣之
口而奪之氣非裴晉公虞雍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生以怯懦
之資叨任邊寄伏聞出奇制勝動中事機恨不得負弩前
驅以效鉛刀一割之用也生臨鎮以來適值歲歉民飢公
私匱竭罔知攸措謹條救荒事宜及地方重務以
聞雖膚淺無足採者會議之際萬望維持倘得准行一二
豈惟生之至幸寔山西萬億生靈之幸也干瀆尊嚴不勝
悚慄伏乞恕察不宣

與黎少宰宏先生淳　三

生以菲材荐歷藩臬凡百施為無可取者閣下不以為愚
曲賜甄拔受　命以來惴惴焉惧玷大君子知人之明歲
暮方抵山西未數日邊報沓至遂出巡邊至三月初乃回
不意歲歉民飢張口待哺者不可數計各處倉庾積蓄勸
借富室所得甚少民之逋竄者累累不絕生雖碎心圖之
罔知攸濟倘秋田無收盜賊復作雖有智者未知善後之
計矣生叨任邊寄識暗材疎欲上乞身之章觀邊務方殷
恐有避事之誚姑俟秋成乃敢有請殘喘未卜伏冀順時
保重以副瞻仰不宣

去歲以公私匱竭而戶部催徵方急嘗陳其言以瀆　聰
聽自以未見顏色而言且獲罪于左右悚然不寧者累旬
既而奏事者回備道　閣下懇懇與戶部言之而京庫折
色六萬遂獲蠲免乃知閣下不惟不加罪責而又聽用其
言也驚喜過望不勝忭躍今歲公私匱竭視往歲殆有甚
焉何也往歲公帑可發今則公帑已罄矣往歲巨室可勸
今則巨室已罄矣倘飢饉荐臻邊事復作將何以待之賈
生所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
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此誠不可不慮也會計今
歲有收租賦起運之外歲用常數仍欠二十五萬況望有
羨餘以為不虞之備乎此有識所以寒心也近與　都憲吳
大人計處錢糧事宜具錄別幅事之從否在　閣下之一
言嚮之所陳已蒙　閣下聽而用之矣故敢忘其疎賤頻
首以請倘蒙矜而垂聽焉豈惟生之受賜凡湖南湖北之
吏民均受　閣下之賜也干冐
威嚴不勝悚息不宣

伏自閣下登庸以來凡仕于湖湘者均被拊循而某等備
員藩垣賴庇尤多茲有一事乃湖湘生民休戚所關者敢
干聰聽幸垂察焉去歲四月荊襄大水民居漂沒者千餘
家五六月間鄂岳沔黃諸郡大旱沃壤變為赤緑至秋淫
雨連月江水漲溢五種蕩然無遺此皆某等不職之所致
也已嘗具奏蒙
聖天子特勑所司田苗無收者悉蠲其粮又命巡撫都憲

發廩劃分以賑之此實古先哲王子惠困窮之心也詢諸
士大夫乃知贊成此事者閣下之功居多湖南湖北之民
受賜厚矣近者戶部移文本司南京折布粮十萬石京庫
折銀粮六萬石俱於有徵數內追納然去歲此有徵者盡
以給王府祿米及衛所官軍俸粮猶有不足又發庫藏之
銀以補之竭盡無餘矣今此十六萬石將安所取哉取之
於民則民力已凋弊矣取之於官則官帑已匱竭矣欲待
今秋稅粮追補則今歲夏間雨澤愆期豐歉猶不可必也
且 天朝疆域萬里倉廒庫錢紅腐貫朽增數十萬石不
見其有餘損數十萬石不見其不足柰何靳此十餘萬之
粮以重困飢餓之民哉繭絲保障孰為重輕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湖廣之民困弊之甚譬諸久病之民羸已極參
苓之末以治其疾粱肉脯腊以養其體猶惴惴焉恐其不
能生也若又責之以負荷勞之以走趨必無幸矣此實仁
人君子之所當痛心也茲特具疏以 聞第恐典財賦者
不之從仰惟閣下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視民之飢猶己飢
之而況鄉邦乎敢望於內閣及戶部諸名公處曲道所以
然者倘得蠲此十六萬石之粮以寬此十八府州之民豈
惟湖南湖北赤子之幸寔某等之大幸也千冐 尊嚴不
勝惭悚伏惟少留意焉不宣

與少司馬李公勉 二

前者舍人赴京奏曾粗尺書相達左右矣近者張百戶自
京回蒙惠華翰諭誨詳懇具見年兄情誼之篤也生臨鎮
以來還務方殷加以歲歉民飢公私匱竭茲因條陳救荒
事宜及地方急務其救荒本內軍職比試一事議事本內
禁革官舍設軍站二事皆屬貴部掌行會議之際萬望維持
倘得准行非惟生之至幸山西軍民之幸也司馬張大人
處無益之書不敢瀆粗乞叱名道意及下漸熱伏惟順時
珍愛以承 天寵不宣

前者因奏事人去已曾奉書相達左右矣區區備員巡撫
材識劣無足為年兄道者山西列郡凋弊極矣荒歉之
餘加以疫癘而戶部催徵粮草正急軍民流亡不知其數
死者相枕藉於道殆不忍言竊嘗屢陳救荒事宜及
請蠲除科徵當道以私忿每事沮抑駁至今日公私匱乏
所謂末如之何矣萬一飢民嘯聚攻剽劫奪僕之罪固不
容辭其如一方不靖何今 王府祿米尚欠二十三萬餘
西路州潘陽等衛并儒學驛遞俱無升合之儲太原城中
有粮十萬石不足供一歲之用布政司庫僅有銀八萬餘
兩戶部行令買金解京不敢動支此外惟有闕布三十餘
萬疋及戶口食鹽尚多未關者夫捐三十萬疋之帛與數
十萬引之鹽而使軍民獲生一方獲寧其為利害孰為輕
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茲特具以上 聞兼乞蠲除科徵
但恐權奸沮撓則異日之患有不勝言者伏惟閣下為
天子之股肱為 朝廷之蓍龜諫則行而言則聽者也萬

望維持而施行焉倘如所請豈惟區區獲免於戾山西億萬生靈獲全殘喘者是閤下之賜也伏惟留意不宣

與殷司徒諶　二

前者谷大參回承惠手帖捧讀再三不勝感荷生以菲材叨任邊寄臨鎮以來適值歲歉民飢公私匱竭加以虜寇游騎不時出沒安攘之策罔知攸措謹條救荒事宜以聞雖所見膚淺倘蒙准行寔山西億萬軍民之幸也議事本中養戰馬禁邊地二事尤為備邊急務生近見三關馬皆瘦弱倘遇勍虜何以禦敵邊將不知遠圖縱軍餘閑墾邊地招虜寇貽患非輕乞與司徒陳大人李大人計議施行豈惟邊陲之幸亦生之大幸也干冒威嚴伏惟恕察不宣

生自甲戌之春獲拜　台範于茲廿有七年矣景仰威德未嘗少置于懷第以朴陋不敢奉寸楮以致興居之敬疎慢之罪自訟而已恭惟　閣下進位常伯而惓惓焉以天下安危為己任念江右湖南諸藩存恤水旱凡百徵需務從寬減東南赤子何幸如之生承乏湖藩值茲旱澇材薄力弱罔知攸濟近與都憲吳大人謀度欲存留斛面折色以轃糴粮開中淮浙引鹽以補歲用且近日議定中鹽斗頭大重商賈願請者少若照十一年斗頭開中則巨室富商翕然願中矣茲特具本以聞二事成否寔係　閣下一言伏望於司徒陳大人處極力維持倘蒙俞允豈惟生之受賜湖南軍民咸沾　閣下之恵深矣干冒　威嚴不勝悚懼不宣

寄胡方伯靖

曩在湖南忝獲聯事追逐下上辱愛良多及　閣下榮陟大藩而僕適董試事不獲追餞江滸至今以為歉昨承華翰兼惠本草袛領之餘益增愧赧僕材劣識暗承乏巡撫遭茲邊務方殷加以連歲飢饉殫心圖之罔知攸濟凡有建白又每為權射所沮迄不得施柰何柰何少誦叔孫穆子不朽之論私以為德非所能及功言庶可勉焉登第後讀書綴文以勉其所謂言者未克有成及擢官刑曹日閱訟牒學殖日落言固不暇立矣臣將中外幾三十年不過隨時上下為其職分當為者而已非有赫赫鎬鎬之功烏足以不朽邪三者無一就將與草木同腐耳可嘆可愧行當乞身南歸徜徉江壑之間濯清流坐磐石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以保餘年而已辱吾兄知愛尤厚故一言之不足為他人道也宋祖徠先生石守道元翰林承旨閻復俱山東人其文集存否煩訪求錄寄一部奉希良晤未卜惟冀珍重以膺　寵擢不宣

與僉都御史秦公紘

昨辱手帖感荷惟深向承諭及二人者甚聲揄揚　朝論將不能容今其一已然矣而其一存者狡險害政尤甚乃安然無事何邪使中願示其所以然此間連年水旱疲民

困於供億誅求實多矣　閣下雖移鎮于彼然今此之疲民乃吾兄昔日之赤子也果能恝然無情邪竊謂止糧既完餘價免追以蘇枯槁可也雖此事出於中貴之建言然閣下秉從宜處置之權下一令而免之不欲朝而催督遞于遐邇矣倘蒙留意非惟小民受惠而惠及邊陲者亦厚矣奉去小箋六十番聊供染翰之用　笑留是禱不宣

寄劉大保璵

生猥以菲材待罪外服有年矣鈍駑樸陋自分求棄不敢有意於求知荷蒙甄收俾佐內臺而典邊備知己之恩大矣古之所以報知己者心所未安必以告而不敢隱其所欲言天下之事非職所當為者不敢出位而言惟邊防一事生之所職也然未敢遽陳于　轅座謹以舊職所聽焉生竊聞之戰不可數戰數則民疲兵不可分兵分則勢弱比虜自正統十四年以來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懷奸不肯挺身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大以　聞朝廷遂出京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僨事則有所推託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乎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恣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

朝廷置邊閫果何為乎使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寡弱供饋煩苛得無可慮乎山西都司所屬官軍舍餘僅三萬餘人除分戍各邊者存老弱守城多者不滿千餘人少者數百而已生近睍視為之寒心今於奶河堡築城分山西精銳官軍三千以守之則三關戍守者亦有缺矣邊兵得無益弱乎況聞其地之水泉亦恐難守宋徐禧永洛城之事前車之覆轍也未審獻策者亦嘗慮及此乎生以一介書生素不知兵此二事皆心所未安敢以獻諸左右以質所疑　閣下位兼師相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凡天下之事弛張在　閣下之一言往昔之言萬一有可采者望賜裁度行之如其迂疏不可用乞投水火千冒　威嚴伏惟恕察不宣

與周守謙憲副

向在湖南聞　閣下抗章致仕每自竊嘆當道不能容才深為權衡人物者惜然意　閣下道經楚甸庶得握手以罄所懷後之久而不至度　閣下必從臨清以就水道之便及入　覲恐途詢訪亦竟不遇中心悵然既而承命巡撫三晉雖瞻仰之心未嘗少忘而山川懸邈無由一致問訊近者陳綱衣來備道抵家以來優游林泉奉親教子無不遂意深慰鄙懷又聞令嗣學益進行益敦來科必在高擢天之所以報閣下者其在此乎僕材不稱任兼以南人處西北苦寒之地尤非所宜早晚乞身南歸當過扁舟訪吾兄於金川玉笥之間山水之樂庶獲與之煩預飭家僮蒸黍釀酒以俟焉奉去壽親養老新書一部聊以備調膳之檢閱未會晤間尚冀順時自玉以承天貺不宣

與彭方伯鳳儀 三

去歲在晉陽忽得邸報乃知 閣下轉調貴州心竊駭之道遠莫究其由近赴召至京叩其所以見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為好名僕切以為不然君子為其所當為初非為名也但舉世不為而已獨為之衆人遂以為好名爾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為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匍匐於官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貴鄉志完有云願君毋以此書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僕亦願 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當為者雖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我知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僕在晉蓋長僕學日忘與時俯仰心竊不安引身屏跡勢又未可閣下不忘久要願賜忠告俾免天下後世之譏實為至幸思南守翁振僕之故人也望垂清此為感

別來兩獲教札寬慰殊勤第以冗迫無便遂踈奉答諒能心照不復汲汲自解僕竊祿于外甚非誠不能舉之不怡而留抱滌室女之憂為深味 閣下之手書蓋同此心每誦北門章末之三句未嘗不三復且悶然也春閒分巡到莆陽耆舊相率以半租病民為言已移關本司轉以上聞矣煩與少司徒陳大人言之倘獲蠲除亦使民之善事也承諭戢勦節婚事此固司憲者之當務況有嚴命敢不奔走僕分巡八月當滿但煎理搗擷想來春方得回司管事耳寄去論學編尺一部煩轉奉德澤兄以 閣下潛心性命久厭科舉之學故不敢奉寄勿罪勿罪廷美為學宗用宗禮進伯不及另書同此致意因奏事吏來謹布此伏惟 諒察不宣

往歲同覲 闕廷日聆清誨胸中鄙吝頓爾消釋別後閣下榮遷嶺南大藩而僕亦承乏湖廣准擬仙舟過黃鶴磯頭握手劇談以暢所懷不意襄樊流賊為災僕奉 旨撫往彼繼輯暨還則 閣下已行矣詢諸寮友雖辱寄聲慰獨無片簡以見規勉惕然惕懷自疑進脩稍怠故見疎於君子爾近者俾來乃辱手翰詞意諄懇視往時所惠尺牘有加焉第其間過為稱譽非所望於吾鳳儀也朋友道廢久矣自托交以來所冀吾兄抑吾過引吾不及俾不為庸人之歸爾顧乃效世俗相稱許邪可畏之譏誠如來喻然吾曹欲進而有為則勢有所未能欲引身而退則徒取好壯不情之誚惟靜以俟之耳道與義存乎我用與舍由於人禍與福係於天在我者方與 閣下共勉之在人與天者吾何知焉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 閣下謂吾以身任重不知擔子不在吾身且非吾綿薄所能擔當也陳白沙出處自有深意 閣下列薦于朝此實好賢之篤也然使白沙起而任事得無如魏桓之言乎志有不行安知不有閔仲叔之恨乎天下之賢當為天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不識吾兄以為何如朱繼制嘗與僕同事僕素重其

有任重致遠之材每與交游道之比來議者紛紛得閣下
書益信向所見非謬也會晤未涵臆言不盡蝶蝶久矣惟
冀順時珍變以承　天眷不宣

與朱右都御史英

向在閣臺極荷愛厚及承之汴臺而　閣下適在關中時
得奉書以展起居之敬自節鉞移鎮兩廣山川悠邈無由
奉書且維服膺平日所聞德言以為進脩之資而已近者自
山西巡撫召佐秋臺而令嗣適任本部詢知起居納福深
慰鄙懷第恨不獲一侍燕談以叙契闊之懷耳令嗣勤慎
有為賢聲藉藉　閣下之衣鉢有傳矣可賀可賀生竊祿
于茲無所建明幸遇張盛二貳長皆老成練達而生頑鈍
之資惟上爾仰成而已寒餒之習未忘頗留意典籍廣求
新刊宋史并性理大全大學衍義類各惠一部公暇得以
尋繹庶幾不迷於政亦　閣下之賜也歲下漸和伏惟順
時保重以膺　寵命不宣

寄謝宗伯

宗伯先生閣下僕忝鄉曲兼托斯文之契每蒙過愛及承
命來此又蒙宴餞感佩曷已僕別後兼程而進二月十一
日至真定山西之移軍民聞　朝廷差大臣賑濟無不感
泣扶老携幼來歸者晝夜不絕自入故關沿途所遇男婦
面無人色體無完衣而平陽軍民飢寒之甚或採苜蓿食
之或搗蕎穄食之或割死人食之或掘蒿本麥根舂磨為

麫作餅食之一縣之中死者日十餘人蒼生至此可哀也
已僕殫心圖之稍少寬　當宁西顧之憂凡有利於軍民
者不敢計禍福而輟也顧公私匱乏罔知攸措加以各衛
久缺月糧軍職衛吏亦有餓死者則旗軍可知矣昔唐德
宗時軍士乏糧脫巾呼於道曰拘我於軍而不給我糧吾
罪人也德宗甚憂之及聞運糧至陝李泌以聞德宗喜
召太子語之曰吾父子得生矣往事如此可不慮乎況三
晉之境災異迭見自春以來雨澤不降塚壙彌望疫氣流
行死者甚衆垣曲之盜猶未盡散餘黨潛伏山谷時出劫
掠而祁縣等處強盜縱橫清源等縣官庫被劫倘自秋不
收變故百出雖司馬君實復生恐亦未有萬全之策也僕
受　命賑濟夙夜憂懼謹以軍衛缺糧一事上聞乞與
閣老先生并余司徒言之倘得再發銀五萬兩接濟月糧
庶可以消未萌之變不然僕未知稅駕之所矣小兒在京
僕不暇顧望時賜教誨為感

與邊僉都御史鏞

千戶張文來承惠手書諭及春夏缺雨人民飢窘足見閣
下愛　國憂民之盛心所奏戰馬已極力與兵部言之但
該部二三其說不肯全准且偏頭關無牧地久則不免瘦
損當於寧武或天池擇水草豐茂之處發軍牧放仍委都
指揮提督以備有警調用可也近聞大盈倉儲將竭庫銀
亦不多官吏軍校嗷嗷口仰給于此萬一飢餓之極或有

口口于城郭者將如之何宜與鎮守巡按三司計議方略會奏以具奏庶免後艱此二事 閣下必有良策而區區又瀆言之蓋以交承之義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累辱厚貺感荷曷勝茲因便使草率回答伏惟亮察不宣

與陳布政

前歲聞 閣下榮遷右轄欲奉書以賀兼以兒姪輩方在縲絏恐涉嫌疑有負盛德以是不果近者知縣袁士麟采愛惠教帖具道 朝論以江西多故歸咎藩司之僨事僕去歲冬未至京誠聞此然彼各有所指非譏誚公盡然如閣下與方伯王大人及二三藩臬大人素稱忠信明决者孰肯此言之哉江右士論頗公林君壹王居蔡元長口言

聞之屢以愛憎為毀譽也未嘗又敢區區扶持公論且云於此而不用其情焉乎用其情足見貴宦之厚昔韓子有言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乎豈苛保能眾乎詎況僕與眾異合雖有言亦未信孰從而辨之哉故因本府部糧檢校回草率奉答惟冀營察不宣

答李鴻臚鉞

都門別後兩辱手書兼茲隆厚兼惠香帕帽襪綸帕感愧之深無以云喻然因循兩載不敢答書者正以林下之人不當與達者通書故耳昔富鄭公致政之後雖韓魏公歲時問訊亦不答書蓋韓富相得之深豈忍然無情哉誠以世議臨薄故也僕之鄙劣固不敢望富公之萬一然頗學焉

歸田以來雖無裴晉公綠野之堂司馬溫公獨樂之園與樂天諸公把酒賦詩之樂然逍遙泉石之間萬慮不干其心毀譽不入其耳視陸宣公之在忠州蓋過之矣近聞屠大理上疏欲起之衰疾之中雖蒙過愛然殊未諒區區之心也方少壯時猶不如人況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猶耆哉尚相知有問及者煩告之曰老疾日侵不堪當世之用矣此寔鄙意之至情深有望於 閣下也自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寇萊公王介甫且然況若僕者乎刑部舊人多有用之材連遭貶黜良可惜也本部諸趙顧曾胡五正郎施尹曾伍四主事最承相念不敢致書會間煩為道意并達鄙情不宣

寄楊學士維新

僕賦性拙鈍無所肖似 閣下不鄙其愚且曾為之延譽且嘗欲引置諸纂修之列事雖無成然 閣下獎進之德厚矣銘刻于心何日忘之自外轉以來于茲十有二年每痛自砥礪恐玷大君子知人之明近於吳都憲處獲觀華翰云方而為時論所推者三人謂都憲與廷珍及不肖也僕內顧赧然且慚且愕意者 閣下好賢之篤雖一長片善有所不遺邪抑蔽於兼愛而不自知其言之過情邪不然不宜若是云云也昔薛簡肅公識范景仁於童稚之年歐陽文忠公識曾子固於困悴之際卒之景仁以風節著子固以文章名天下後世咸服簡肅文忠之知人 閣下

好賢之篤遠邁前歐顧僕之不肖豈宜當此邪惟當策駑礪鈍以成　閣下知人之明而已矣心則然未敢謂能也謹布區區伏惟垂察不宣

答羅内翰景鳴

周大尹來得手書情誼懇至比近日諸公所遺尺牘大有不侔諸公之書大率言士大夫有是非之公又云僕有再起之機若是者謂非相愛則不可謂為相知則未也獨閣下之書云持公議者止於私室出門輒忘之此深中時人之病也又云譬之碁局不着為高是又深得鄙心之同然也今之相知相愛者孰知於閣下哉曩者僕在刑部未被排沮之先已七上章乞致仕當是時僕尚未老也精力尚可有為也所以汲汲求去者內度於心遠驗諸古知吾道之未易行而知端人正士之難容也其後刑子宿復相聞致仕之　命實宅即特或勸僕陳訴者僕以為聖恩深厚遂其素心矣又何以訴為哉訴之未必察徒得罪大得以藉口耳去歲元勛輩之南京科道亦言之僕聞之若無聞者蓋以心素定也少讀宋史見呂文穆公能相太宗語侍臣曰蒙正望復相目穿矣私以為文穆賢相豈至是哉特當時士大夫無難進易退之人故為人主所輕而意蒙正亦然耳因自警於心它日倘為時用當以名節自勵不可戀戀於利祿今豈以踰六望七之年而負初心哉獨好名之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祿位之名乃後世之名也它日史傳閣下當秉至公之筆張膽明目為僕直書之則瞑目無憾矣詞不足以道意惟閣下容之幸甚不宣

寄彭學士彥實

去歲周僉憲齒承寄著草今秋歐陽知縣來又辱華翰僕遠宦炎荒無足齒錄而　閣下惓惓不暇遺非篤於同年同鄉之誼克爾邪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材劣無裨聖時殊以為愧而來書慨乎太過益增慙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窮盜熾下凌上賤犯貴相師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之一言以為上司不過督責而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為政者脂韋婾婀輒得美譽不冉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然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浮沉一切繩之以法豪勢之風雖少戢已不勝謗讟矣然謗與譽奚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大於此者焉天下日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救之之方此大可慮也哉　朝廷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之政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也平居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能制之耶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略素著者為都指揮使少寬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　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宜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

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
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陛一官進一秩士論歟譁然曰
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
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
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
夫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
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切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
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
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
得七八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
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
辟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屬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
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為學士職號
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
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
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
而已哉舍二公而它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
保先生寔秉 國鈞古人有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孰圖
之邪 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為李綱張浚
歟居方面者孰為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
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
乞 留意焉狂瞽之言不識尚否恃愛妄發幸乞
恕之不宣

復張司寇尚絅

都亭別後幾及一載傾想殊深抵家以來藉庇粗安家叔
亡去荷蒙搶解已於正月到家矣僕屬疾獲托僚好庶幾
薰陶德美不意群猜競吠不獲久相與處殊可嘆也僕嘗
讀柳河東文見其貶黜之後數移書顯者嘵嘵不已私竊
非之以為身既退矣焉用言之言已之事則類於文過言
人之事又非不問人間事之意也是以歸田以來不敢奉
尺書以問起居蓋恐蹈柳子之失也然傾想之心則未必
若書之疎焉追念去歲群憸排擠之時閣下力為辨釋幾
蹈師魯救希文之禍此情何可忘邪恐閣下未諒區區此
心故一言之伏惟恕察幸甚

答陸大參

別逾六載雲樹之思與日俱積近者令姪自吳中來寄
手帕碑帖為慰不可言兼承華翰過獎太過非鄙劣所敢
當也喻及新建賜閑堂命某作記益增慚悚僕自與 閣
下別來汨沒簿書間日不暇給舊學荒廢久矣出言雜亂
無章況敢執筆為文以取誚於識者哉吳中以文章名家
者無慮數十欽讓尤為傑然殆今之歐蘇也閣下不求諸
彼而求諸此無乃昔人所謂近舍皇甫湜遠取白居易邪
抑所謂厭珍膳而嗜菖蒲菹邪不敢奉命僕年來多疾精
力日益消耗乞身南歸雖朝伊夕倘遂所願他日追尋益

公訪石湖故事扁舟過吳江訪予錦溪別墅觴于妓堂酒
酣意適當托諸楚聲為 閣下賦之尚未晚也令姪行速
不盡所欲言者尚冀諒察秋暑猶熾伏惟順時珍燮以膺
多祉不宣

銘

陽休軒銘

御史中丞永新劉公宣撫楚甸宜謁
襄王王大書陽休二字贈公俾扁其燕休之軒且為記
以發其義按陽休見戴記玉藻篇說者謂陽與揚同休與
煦同言和氣接人如陽和之煦物也賢王書此贈公蓋
狀公之德云大夫君子咸為賦詠以頌公德而予為之
銘其詞曰
太和坱圠塞乎兩間吹之噓之萬彙以蕃緊人之生寔稟
兹氣充養有道式克以粹和氣内實德容外形温乎其恭
煖乎其情於為中丞氣剛且大先哲是師言養罔害如春
之温如醴之醇如彼時雨潤澤生民我思古人維顏者愚
深潛純粹於道庶乎在宋有程金聲玉色盎而充之渾然
天德顏兮程兮百世之師是銘是仰庶幾同歸保我天和
消彼陰翳睟焉盎兮斯為至德

恒齋銘

樂安唐君佐名其燕居之所曰恒齋蓋念其祖考世有
恒德故以是榜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先世所以為
恒者而務及之也士大夫咸賦詩以發其名齋之義而
盱江何喬新為之銘其詞曰
天道維恒四序行焉人道維恒百行成焉相彼昧者乃罔

淵守虛而為盈無而為有樂只君子齋居晏如又焉若晉紹焉君初惟茲恒德匪今斯今乃祖乃考世有恒心人之有恒若水有本放乎四海其流混混人之無恒猶彼汙潦驟焉而盈倏焉而除嗟爾君子動息于此無忝祖考維恒是履南人之言太易之辭罔或忽忘念茲在茲

德星堂銘

將樂陳君叔誠其先蓋出大丘長嘗構一堂以為燕休之所其從父中書君為本大丘之事題之曰德星蓋叔誠兄弟四人雍雍翼翼無愧紀諶而諸子若姪又皆溫雅有學行克肖長文兄弟者也試使太史氏占之安知德星不燦然聚於斗牛之墟邪君之從子監察御史雄裕既求翰林學士王公記其事又屬裔新銘之乃為之銘曰

粵城之隅有堂孔皇繄堂之人維時孔脩思卬厥祖寔長大丘衆德儲光卓焉實惟仁義之澤延被後裔若紀若諶難兄難弟念茲同德實為荀君駕言訪之從子若孫於維荀君亦多才子矯矯八龍乃饋乃侍靈晝毅毅占象于天今夕何夕德星聚焉爵漢迄今殆于千禩荀也孕閎陳則有繼其繼伊何有美叔誠塭乎其和介乎其清克紹其先克啓其後玉樹瓊芝競爽偕秀迪德在人其象在天天人一理于茲徵焉高秋無月湛乎玉宇爛然德星照我牖戶爰銘斯堂告爾來昆世德無息以永厥聞

持敬齋銘

龍虎山人張君留本四十五代天師瀛然之從子也嘗闢一室為藏脩之所扁曰持敬大理少卿李公既為之記留本又屬予為之銘予嘉其有志於聖賢之學也敢吾儒之説銘之曰

靈臺孔徹曰理之郛持之有要曰德之輿其功伊何主一無適無怠無荒有嚴有翼　宵兮暗室君帝之臨坦兮康衢若淵之深端爾之儀定爾之志儼乎若思齋乎若祭心之流蕩譬彼逝川敬以為防泄乎瀦淵心之放逸譬彼奔驥敬以為勒駿乎投轡　朝焉慄慄夕焉兢兢五官弗擾百度惟貞從事於斯求矢弗逾匪仙之流伊聖之徒嗟爾君子毋茲怠逸我銘爾心匪銘爾室

敬慎齋銘

無錫令李君叔蘭闢小齋於其署入退則燕休其中而扁之曰敬慎間因冬官丁君元美屬予銘之予謂敬以心言慎以事言能敬且慎脩己安民之要不外是矣乃為之銘曰

錫山之署有齋孔闢愷悌君子于焉燕息嗟爾君子惟敬是發爾心或忽厥政以靡嗟爾君子尚慎無斁爾事或荒終累厥德敬之惟何夙夜兢兢譬彼涉川而履春冰慎之維何朝夕惕厲譬彼山行而蹈虎尾內敬于心外慎于事上帝臨汝其敢或肆從事於斯靡怠靡荒繡周懋厥民

用康華扁有熇爲居有翼銘以坐右尚扬示德

寶賢堂銘

晉世子既攝邦政爰作堂于　王宮之西南以為燕休之所屛去玩好惟圖書琴棋彝鼎之器布列左右日延師碩論道講業其間扁曰寶賢蓋取周書召公之語也喬新宮撫晉陽祇謁世子于玆堂出示鴻紀歌詠諸什且[illegible]拜而獻銘曰

縣黍結緑梁宋所球玩好之美匪益身心彝鼎圖書晉是寶佩服之華靡玆治道若古有訓所寶惟賢於惟王儲克迪斯言迺構玆堂以燕以息忠賢在列是式庶幾周諮味玆道腴左琴右瑟斥彼聲華[illegible]賢迺賓迺友以糾我愆以弼我失若鄭與救詞匪不士弗以為寶厥惟解蠡若衍與昆玠匪不博弗以為寶維彼典學黃髮謇謇文儒申申所寶在玆又我受民潰有河間克崇古學亦有東平惟善是樂弘我祖訓闡我大猷與古於王異世同休是寶之蘊紛淪之域世作大邦緊賢之力

硯銘

硯之德直以方磨而不磷雖其剛温乎如玉涅而不緇既貞且白宜君子之寶之其德若此其用則待乎時其遇於時也則勸發貫之銘演綸綍之辭其不用也端居深藏若無能為孔子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與汝其庶幾

楷杖銘

予得孔林楷杖以遺子弟廷祺而為之銘曰

產于孔林化而雖深噍彼桃竹出于江心匪規而圓匪繩而直制以為杖用之無數金鐘銀漢出入相從或過葛陂毋化為龍顚兮汝扶危兮汝持爾子爾孫永世保之

贊 附字辭

李晉王遺像贊

王諱克用其先本朱邪氏世為沙陀部長父國昌當唐懿宗時從康承訓討龐勛有功始賜國姓附屬籍累拜振武節度使王初為沙陀副兵馬使廣明之亂逐廣門節度使舉兵勤王誅黃巢復長安功第一遂引兵東解陳許之圍[illegible]朱温節度宣武媢王初功夜遣兵圍之王幾不自脫既免歸晉陽以温終為國患救請討之當是時奸閹擅政宰輔非材願右温而抑王已而朱邪王行瑜相繼構亂詔王討之逆臣就戮勢賜優洽然昭宗不諒王心終疑而不用王既歸鎮諸藩以賞罰無章愈肆兇逆温遂逼遷昭宗洛陽弒之移唐祚温之篡也蜀王建以書勸王稱帝王復書曰誓於此生靡失臣節嗚呼王於國亡之後猶不敢自帝況於宗國尚存忍隳臣節邪君相疑之過矣唐有天下三百年宗室布天下如璘如熅遭時不靖竊窺神器而振佐温為逆以覆宗國亦何取於雖城哉王雖賜姓實非王胤然乃心帝室如終

不渝賢於人遠矣使唐倚爲藩扞遂至於亡哉王志圖恢復抱憤以歿而子莊宗克剪逆賊復國號曰唐亦足以慰王在天之靈矣王葬于代州今所謂晉陽是也予戍邊至代得王遺像于寺僧處命畫工摹而傳之感王忠節遂爲之贊其詞曰

蒲海之濱金山之麓産玆傑人面如赭王國昔亂爰擾西都鑾輿狩蜀禁垣爲墟王奮厥旅于彼晉陽龍析虎攫我威孔揚乃殲群醜乃復帝京妖氛既豁九廟載清維彼有梟實彼逆類陰悍慓賊睥睨神器維君與相聽胡不聽謂梟爲鳳謂逆爲忠允矣是親忠謀是斃金祥受冊宗祊以墜王心孔悲淚浪浪移檄到關誓言復宗邦天不憖遺遽然長逝錦襄三天以遺厥嗣維嗣孔武既孝且賢殄其鯨鯢祀唐配天嗟彼兇渠朽骨以腐王歿不朽英聲益著堂堂遺像朱服玄冠百爾具瞻肅然易顔

德馨堂贊

安成之書岡世傳爲晉徵士陶元亮讀書處今國子司業張先生振烈之居在焉先生之祖澧陵君素以學行稱嘗仕有祿位矣既罷官南歸盡以先宅讓其族人而相故宅之旁得異地焉作屋數十楹而居之前臨東湖後負書岡烟雲紛蔚花竹繁鮮徑幽雅之趣落成之日瀘溪司訓周君尚善以詩賀之有服前多少幽人宅穿似其中有德馨之句鄉人傳誦焉澧陵君之子以儒起家東官祁陽教諭而其孫則司業君與其兄振光甫也司業君念嗣績孔繁堂構未稱乃與振光甫鳩工庀材聿新其居倫且奐焉而顔其堂曰德馨取周君詩中語也聞與予道之予惟德者仁義禮智之得於心者也德蘊於心無聲無臭曷有所謂馨香哉盛德之至充諸身見諸行而洽諸人則休聲令聞發而不可掩譬諸物之馨香芳達而無間也世之宮堂輿屋侈且麗者不少然德義不聞君子恥道焉澧陵君之宅傳子若孫而休聲益隆芳聲益振非本於德耶夫蓺蘭於苑蘭悴而香消樹桂於庭桂摧而香絕惟積德於身則馨香芳達越百世而有遺芳也若澧陵君是已命其堂曰德馨宜已哉今新與司業君同領鄉薦相好也乃爲之贊以頌張氏之世美且以勗其子孫焉其詞曰

東湖之隩書岡之麓奕奕斯堂君子攸宅允哲君子遺後以安肇此堂構孔阜且完禮以爲門智以爲牖厥德惟馨曷云其陋顯允司業克承厥祉念我先宅胡玆傾圮迺築迺構乃炎乃奕高閣將將峻宇渠渠我居聿新有嚴有翼曷克臻玆曰維先德我祖我考于玆享祀我宗我婣于玆燕喜斯堂何有藾郁其馨匪蘭匪蓀維德昭升斯堂何有維香其芬匪椒匪桂維德發越先祖之甚我維弘之先祖之德我維承之克承其德克篤其祜如水斯綿求宅玆土暨爾雲仍陟降斯堂寶之其敷維德是崇我頌我歌以揚

芳聲維雲君仍世振其馨

定遠張允器畫像贊

此予友定遠張先生允器之像也予與先生別四十餘年矣思一見其眉宇不可得乃令於畫圖見之因為之贊曰

涵和茹粹容色穆如帶規佩衡威儀肅如或玩游倏於濠上或濯清風於舞雩不拘時以為通不泥古以為迂觀其外則蕭然物表類山澤之臞探其中則淵然宏博乃君子之儒噫斯人也采芩者之徒歟釣瀨者之徒歟

陳秋官贊　名章松江人

氷蘖之操梧竹之姿其檢身也以禮其酧酢也有儀所味者道而淪然於人所同嗜所勇者義而退然於世所競馳入所推者漠之不疑心所期者古之士師用能迓休命保群黎噫詩所謂邦家之基書所謂無疆之辭非斯人將屬之誰邪

劉先生廷益字辭

福建按察使求新劉公之子衆既冠憲副四明錢君字之曰廷益蓋附其名之義而為之耳公以衆之冠予寔有位于賓阼俾申其義以飭之予惟衆之為義聚也君子之求益必學以聚之焉山惟聚衆土也故能成其高川惟聚衆流也故能益其深君子惟聚衆善也故知益高明行益光大聚而聚之其求益之本乎夫子生而父名之既冠而賓字之非直使之有美稱而已蓋欲其顧名思義因字勉德而不失其所以美焉衆也勗之四端五典之懿也禮樂名物之詳也前言往行之浩以繁也博學以聚之反躬以踐之會萬善于一身其為益也不亦深且遠哉祗適前休以建嘉績以濟純嘏以為我皇家之世臣予有望於子矣衆也勗之尚無忘父若賓命名制字之意延祝之曰

維天之命播為萬理萃萬于一斯益於己六籍群言既浩以穰融而會之我智以明天道物理既微且密博而求之斯協于一溫溫劉生文若抒霞衆名益字厥義孔嘉學以衆之萬善咸備道積厥躬聖賢可企一簣不已積為崇丘一勺不已瀦為洪流於惟若翁為時膺寵克念厥紹乃為有子音有碩輔其名曰衆伏鉞東夏厥聞惟休虞有藎臣寔為伯益顯有丕功皂游是錫父命若名賓制若字念之敬之古人是似我言惟服毋忽毋忘受之天慶邦家之光

周仲儀字辭

古者子生而父名之既冠而賓字之禮也非求以為美稱也周公孔子禮之所繇出者名其子曰伯禽字其子曰伯魚曷嘗求美稱哉後之君子愛其子者必求美稱焉夫美稱者無它亦曰使之顧名思義曰仁迪仁曰孝殺孝焉耳名字所係豈輕也哉近世冠禮既廢命字亦非其時士大夫簡於禮也甚矣惟御史大夫太原周公

則不然公之子紞年既可冠筮日擇賓而授事焉既成禮賓字之曰仲儀蓋紞者冠之垂王后親織以充耳者也古之聖賢知人之不可無威儀也故為衡紞紘綖以章之為琚瑀珩璜以節之為琴瑟鐘鼓以養之凡使之淑慎厥儀而已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慎爾威儀無不柔嘉蓋威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紞雖冕之一物然一有缺焉則其制不備而不足為人之儀况君子之行一有虧焉其能使人則而象之邪名紞字仲儀父師之所望者遠且大矣豈徒使之有美稱哉春秋之法其人賢則字以褒之否則名以貶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以字見經者十有二人而已人有美稱而不失其美何哉也仲儀其尚率禮無違進學不怠庶幾克保美稱詩所謂無不柔嘉維民之則者將於子乎見之僉謂仲儀之冠喬新與供事焉俾為說以勗之乃敘其義而申之以辭其辭曰

冕之為制大備於周有紘有綖有纓有旒彼垂者紞維后所織以章令儀匪以為飾都憲之子內翰之弟曰紞其名仲儀其字服之有紞厥浮峩峩望之儼然可樂可嘉一或厥焉厥冠傲傲就之邪畏無威無儀來尔仲儀明聰無惑淑慎尔止以成乃德去尔幼志毋傲以輕順尔成德克明以誠相尔嚴君

國之司直正色立朝其儀不忒相尔元兄出入鑾坡緼袪和懿其儀孔嘉尔往何監臨于父兄克敬克勤紹厥休聲克享遐福若軾有轍若尹有陟嗟尔仲儀念之敬之成人之道祗服訓辭

椒丘文集卷之十八

題跋

題金石例後

予少讀柳文肅公集見其序集賢學士潘公所著金石例
者思一見其書而不可得訪之士大夫家無有也近與司
封左君時翊論文及之時翊曰吾嘗得寫本于鄭内翰瑶
夫家因録藏之予亟假以歸篝燈閱之其援據博其去取
精當修辭者得之眞猶法家之有斷例也予愛其書乃録藏
于家其書有鄱陽楊本傳貴全桐川湯植翁之序而文肅
公之序缺焉故録諸卷首然柳序稱公諡曰文簡而楊傳
諸君子稱之曰文僖豈先諡文簡後改文僖邪抑傳録之
譌邪姑缺之以俟知者

跋閩人余應詩

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
犄象賜宴明光宫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
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
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
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
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隨帳閱穹鑪
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
五年乃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
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皇祖受周禪
仁厚綿有三王風雖因淑子失中國世為君長傳無窮
此詩叙元順帝為瀛國公之子乃閩儒余應所作也其詩
有壬癸枯乾丙丁發之句蓋壬癸為水丙丁為火元以水
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又云西江月下生涯終故老相傳
順帝北遁殂于應昌倉猝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
間隱隱有字敬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蛟鳳亂如麻
可汗却在西江寺下之句或云太保劉秉忠所作故應云
爾也考之於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
有二年為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于吐蕃又二十八年
為延祐丙辰仁宗遣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
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妥懽帖睦耳以元統癸
酉即位是為順帝時年十四其生當在延祐庚申上距丙
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應之詩或有徵也
史又云文宗以乳母失言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黜之
江南乃命奎章閣學士虞集書詔播中外而不言順帝為何
人之子蓋諱之也予年二十時赴江西鄉試於館人家見
古樂府一帙内有沙漠主一篇云楊廉夫所作予方從事
科舉之業不暇録但記其篇末句云吁嗟乎鳳為雛龍為
魚三百年來龍鳳種竟隨左衽稱單于又識其後云宋太
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
人之禍擧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
餘年為元所滅而瀛國公之子陰篡元緒世為漠北主天

之報太祖一何厚哉其言頗與傳合近考鉄崖樂府無此
篇豈出於假托邪抑有所遺邪新安程克勤錄此詩示予
因具疏予所聞見者以廣異聞云

跋晦庵遺墨 二

吾盱包氏兄弟俱遊紫陽朱夫子之門故得朱子之手書
為多世藏於光風霽月閣者凡二十五紙宋末兵火之餘
逸其太半我國程文憲公嘗跋焉子孫弗克守之又復散
失其存者僅此數紙與文憲公之跋耳而包氏子孫不能
守故此卷遂歸于郡之大家可慨也已予友左君時翊學
朱而希包者也購得此卷寶之愛之殆若河圖大訓然或
者頗謂善學朱子者亦惟志於其道焉耳區區遺墨朱子
之糟粕也奚取於斯哉予曰是不然朱子之手書其詞則
心聲也其字則心畫也讀而玩之使人形神融釋吝消固
可因是以得其心於數百年之下矣是豈世之尋常詞翰
徒以供耳目之娛者比哉明窻淨几展而玩之悚然
易視如與 朱子唯諾於武夷九曲之間斯可謂善學者
矣

晦庵先生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凡發於文詞者皆至道
所寓非後世詞人所及至其緒餘見于字畫亦皆遒勁雄
放如懸崖之古栢出峽之驚濤而非以書名家者所能彷
彿也故其殘章片簡流傳人間得之者珍而藏之不啻懸
黎垂棘之珍盱眙陳主事大章嘗得先生三劄於金華傳
氏二劄皆上時宰者前一劄乞減稅請祠後一劄乞痛治
豪猾劄後有大司成陳公大理少卿廖公題跋主事寶藏
惟謹請予識其末予閱之肅然起敬蓋三百年物矣爰閱
之書者心畫也因先生之書以求先生之心斯善學先生
者已即二劄觀之惓惓減稅可以見先生恤民之仁懇懇
請祠可以見先生勇退之義請治豪猾又可見先生除惡
佑善之心也主事於此求之則脩己治人之道可以得其
宗矣若徒玩物適情而已亦何益於身心哉所上時宰何
人則陳廖二公考訂詳矣予可略也

跋古器物銘

三代盛時凡諸侯卿大夫有勳烈不續者必作彝器而銘
之所以垂不朽而昭示其子孫也其辭宏深典雅與書之
典誥詩之雅頌相表裏自漢 入中國凡三代彝器往
往毀之以鑄佛像其存于世者鮮矣予家食時村氓耕地
得一器狀若古之所謂卣者村氓疑其金也剖而棄之予
取以歸玩其銘識皆籀文知其為三代之物而惜其已毀
也及來京師遊廢佛剎有僧以銅器狀若禮圖所謂
彝者制作精巧其為古物無疑予欲以白金市之僧靳而
不予後數年過而問之則已為豪有力者所攫矣乃知自
彝敦而猶有存者特出非其時遇非其人故湮淪毀棄而
莫有寶之者矣則夫君子褱瑾握瑜而不遇知者其沉沒
無聞亦何異是器也乎惟古器恨不及見五代之禮器

無以見聖人制作之盛間取傳記所載古器物諸銘哀而
錄之得三十有三將以傳諸好古博雅君子蓋聖人之制
作有道存焉是故者雖其器亡矣然頌其詞而繹其理非
徒有以見盛王良弼之德烈亦庶幾可以想見聖人之道
焉豈眷眷於器數之末乎哉

跋韓國華神道碑

右宋諫議大夫韓國華神道碑富弼彥國撰王珪禹玉書
國華魏國公忠獻公之父而富王二公嘗與忠獻公同居
政府其文與書皆可傳也富公以勛業名世其文章不多
見今觀此碑叙事實而不俚贍而不穢殆非推筆所及蓋
宋之諸君宗尚儒雅公卿百執事率用文學之士故士大
夫爭自淬礪於問學在當時雖不以文名其文亦自有以
過人如富公是已自元以來所用以為公卿大臣者第取
其體貌環梧音吐洪暢而以文學進者十不一二焉故雖
耳目近事亦懵無所知不獨誤以伏臘為伏獵杕杜為杖
杜而已或譏其然則譏侮者又從而解之曰夔龍稷卨所
讀何書絳侯灌嬰重厚少文者也執用人之柄者遂以為
當然而不之怪嗚呼以卿相之位而委諸不學無術之人
宜夫治之不古若也悲夫

題先冢宰致政復留公牘

景泰中先公以老疾求致仕章五上乃得 旨云朕欲留
卿匡輔治道而卿累稱老疾辭歸田里特允所請翰林院
寫敕書兵部應付腳力着去致仕既辭之日 上復眷留
不許去先公上章固辭 温詔不允且斷來章吏部移咨
請先君視事此當時公牘也少傅王文端公直侍郎俞公
山項公文曜之花押存焉先兄本茂姪會同從孫曾寶藉
已三世矣豈之竊嘗懼其久而漫滅裝潢以示子孫爵新
稽首伏讀感
先皇之寵光悼先獻之日遠不自知涕泗之潸然也謹識
于下方

題碧梧沈先生挽詩冊後

挽詩一冊大夫君子哀碧梧沈先生而作也先生吳興名
家其父以事謫戍燕京先生長于戍所而讀書能詩行吟
詠惠工繪事有聲于 朝者召入供奉始從家京師同時
被召者多得美官先生恬退不肯干勢要故不沾一命以
殁君子哀之先生將歿遺命諸子曰塟不歸故鄉猶不塟
也諸子以貧不能歸塟旅殯都城外者久之君子尤哀之
此挽詩之所繇作也既而先生之子清刻苦力學思立其
身以顯其親遂以明經登進士第出宰名縣入為郎官
朝廷推恩贈先生刑部主事錫之 勑命君子曰先生膺
是 寵命亦足少慰矣清未仕向識始扶旅櫬歸塟君子
又曰先生復魂故丘庶幾瞑目矣相率追賦慶賀之章以
紓其哀清今為江西按察司僉事出此冊示予閱之盡卷
作而言曰先生吾人也清其孝子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先生有焉傳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清無愧矣嗟夫為人父為人子者讀是詩亦將慨然興起乎遂題其後而歸之

跋二老餘芳卷

少師東里楊文貞公少游湖湘與大宗伯東吳楊先生為布衣交既而公仕登 朝致位丞弼而宗伯先生亦累官翰苑交誼益篤詩簡尺牘之往還者殆無虛月先生之門人湯原靜得公與先生遺墨若干幅裝潢成卷寶而弃之間持至汲出示喬新俾識之喬新昔時以通家子拜公于私第逮今三十餘年盛德之容彷彿見之而公之墨摑拱矣展卷往復諷誦悵然增欷又奚忍言邪然嘗聞君子之論公者謂公之清忠大節似宋廣平故考行易名皆以文貞而公之文視廣平過之其文章雍容純雅有歐陽公之風致如石堂沙美諸作雖雜諸六一集中蓋未易辨而公辨章逕衛之功視歐陽公尤偉嗚呼自唐歷宋以迄于今兼二美者公一人而已宗伯先生喬新未及識然與文貞公友而公之文亟稱道之公豈阿其所好者哉則其賢可知矣是宜片簡隻字流傳人間者為世所寶不啻天球弘璧然若原靜此卷是已昔人有得歐陽公五代史稿者持歸其鄉以為寶二公遺墨亦稀世之寶也湯氏子孫尚慎弃之哉

題劉原父投壺義後

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本而詮次其篇章尾經文散見於戴禮鄭註者則表而出之為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為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附錄于朝事之後以備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乎豈可取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邪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于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

書儀禮叙錄後

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為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堂生所傳及唐石經皆如此宋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于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為朱子未定之稿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之舊而為之詮次焉先王之制度粗可考矣元季兵燹其書散亡深可痛惜喬新弱冠嘗讀儀禮註疏而愛之方研究其奧旨尋以科舉之學中

綴[illegible][illegible]以來讀文正公三禮叙錄又知公嘗考定是經銳
意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禮考註
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為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
壁彥文掩為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
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於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
所註釋徒取鄭玄賈公彥之說而綴緝焉亦與晏氏書載記
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
意為之邪喬新不揣庸陋輒因唐人石經舊本考叙錄詳加
校定經自為經記自為記而不相雜採其章次則依朱子
所定亦不敢妄為紛更然皆二篇仍舊問對然字體醇醲之
辭石本俱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蓋欲便
於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為完書噫自秦火之餘先
王典禮十亡八九其存于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漢以
來雖未能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石
廢經用傳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喬新少嘗讀之而不能
無韓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為之註以成紫陽臨
川二大儒之志今學殖荒落不能為已姑校正遺經藏之
家塾傳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為吾所欲為者豈非曠
世之一快哉

書資治通鑑後

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天台胡三省註并釋
文辨誤十二卷凡八十本板在南京國子監初公作此書
議者病其太詳往往不能終卷朱子取其事之大者為
通鑑綱目蓋用春秋之法也今綱目盛行于世而此書幾
乎廢矣加以卷帙重大人不易致非好古博雅之士鮮克
留心成化丙午秋鬻書者携此書欵門求市予以它書易
得之蓋正統初所印者頗多殘脫乃徧假諸名公家藏本
參互校補然後可讀雖其楮墨未精然視它本頗為完善
謹識于此使予後之人知得書之艱而保之不敢失云

書國學群書殘編後

元有天下垂百年頗崇儒雅經籍之板藏于國子監者甚
富 天兵入燕百司安堵經籍庋置如故無毀棄者宣德
以來典守者不以為意蟲鼠蝕嚙之餘胥奴盜鬻或竊以
宿火殘脫所藏百僅一二者存焉然其存者字畫既妙刻
手亦精非今書坊圖本之比雖殘章斷簡使人把玩不忍
釋手今大司成京口費公惜其可寶而不完也迺模印裝
潢共為一帙間以遺予予閱之如夏小正考儀禮逸經江
文通文集皆今世所不傳者又其字偏傍多用古法精緻
可愛因題其目曰
國學群書殘編時出而覽之亦足以佐嗜古之癖昔人有
得古漆簡者寶而藏之此編豈徙漆簡之比哉迺書以示
後之人

題 皇明文纂後

文纂四十卷金華鄭栢編選我 朝名公鉅儒所作詩文

也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文章軼宋元而追周漢若李孟多
失益而選之以繼蕭統姚鉉呂伯恭蘇天爵之書者尚始
蘇劉欽謨文斐與栢此編欽謨所選諸體未備又徒詳於
洪武間諸公所作自永樂以降遺缺甚多不足以備一代
制作之盛栢此編諸體畧備然所去取擴星宿而遺華嶽
者蓋亦不少讀書不能無憾焉予嘗欲合二家所選嚴擇
而精采之勒成一書以昭
皇明文章之盛顧以俗務倥偬未暇為也此編予得之盱
眙陳主事大章卷中多錯亂乃為正其錯簡重加裝褫而
識于卷末云

謹題牧民備用後

我　朝自
太祖皇帝受　命建號至宣德初蓋六十餘年矣
宣宗章皇帝篤意於良成兆民妙簡朝臣素有政望者出
為郡守蓋欲比隆周成康之世漢文景之治也惟時先公
以監察御史為大臣所薦出守永嘉　上賓勞賜　璽書
俾馳驛赴任永嘉古之東甌地在海上頗號難理先公感
上簡命之意思欲追古循良之迹凡為郡所以事神治民
者條列為一書名曰牧民備用蓋多本之經史而參以時
政也既數月郡境稱治聞於　京師及先公入　覲乃入
便殿命近臣傳　旨獎勵并　賜御製招隱歌由是政聲
聞於天下以為龔黃卓魯不足多也相知有來問先公所
以為政者先公命錄牧民備用以遺之有依倣而行之者
亦皆以善治聞好事者以傳錄之艱因為鋟板以廣其傳
而歸其板於吾家藏於吾弟喬壽之書樓近為回祿所燬
而得之者鮮矣邑庠生黃鶴以為是書簡而不汗實而不
俚考之古而無戾施諸今而可行實為政者之準繩也每
見有司為政防範不嚴重貽民害者輒曰彼未見吾先正
牧民備用故耳乃捐貲重刻之凡為郡縣者輒模一帙以
贈之曰諸公依此而行則吾先正之仁政徧於郡縣矣刻
既成又託予甥指揮瑀捧以示予屬題其後先公諱文淵世
家廣昌宋寶謨學士垣之裔也為郡六載徵為刑部侍郎
其後累官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昔人有言施藥不如
施方有司之得此書其猶醫者之得方歟鶴之用心仁矣
哉他日為政必能心先公之心矣名位所至其可量乎

書老子道德經後

老子道德經五千餘言臨川吳文正公為之註分為四卷
定為六十八章予與大宗伯琅琊王公仲深論老子公曰
註老子者數十家惟文正公之註為善蓋諸家之註或以為
神仙修養之術或以為用兵權謀之說是皆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者也惟文正公註深得老子之旨臨川舊有刻本
而今亡矣今其書苐載于道藏經予試求之予因托公假
諸道流久而未得今年春公與予陪祀　南郊同宿于神
樂觀公乃假于道士以示予予亟命書吏錄之以歸[illegible]

閒之其言簡而明近而易知老子所謂道德之旨燦然矣河上公林鬳齋之說皆不及也予觀老子之說世儒多非之然大要以清虛為本以慈儉為用是亦不悖於吾儒也使為君者用之必能如文帝恭儉愛民為相者用之必能如曹參清靜為治矣豈可輕訾哉因識于卷末

跋大事記續編

大事記續編凡七十七卷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子充所著公與宋學士景濂皆以文章學術顯于　國初同典制誥後奉使南詔諭元宗室梁王把都不屈死之蓋公與宋公皆黃文獻公晉卿之門人齊驅並駕世無異論然嘗考之宋公之文雄渾贍麗自蘇長公後鮮能及之公之文好擬擬甚者剽前人之成說（如[illegible]士中序用[illegible]子有子說[illegible]堂記用曾南豐記序合之類）非宋公自成一家言者比至其學術亦有不同金華之緒甫著明道集說以孔子孟子老莊並稱宋公譏其偏駁是矣公序其書乃以豪傑之士稱之又何所見邪其著此書蓋以續東萊呂公所未就者也然東萊作大事記在朱子通鑑綱目未作之先綱目盛行于時此書不可作也其間予奪褒貶又與綱目大不合者綱目以昭烈紹漢統貴武紀年宜接建安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此書頗譏訕抑揚太過乃用無統之類例以漢與魏吳並從分註不從朱子而取陳壽裴松之之說可乎不可乎綱目出武后之號紀中宗之年每歲書帝之所在蓋春秋書公在乾侯之例也此書乃以武后紀年則所謂秉筆遂至公者豈獨歐陽子哉李克用父子在唐雖未為純臣然唐亡猶稱天祐年號以討賊為辭名義甚正故綱目紀年先晉而後梁是延春秋存杞存陳之義也此書乃先梁而後晉不幾於獎篡乎夫學如朱子者述如綱目亦可以止矣而公此書乃故為異同豈好奇之過邪公在建文間以近臣言其死節特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敢復稱其贈謚者正統六年義烏丞廬陵劉傑以公死節請加卹典乃贈翰林學士謚忠文云

題元祐黨籍碑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其遺刻歷數姓名燦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謗用其心矣碑之所列德業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與為揄揚豈不信哉晉川沈疇以其祖千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特取家藏搨本重刻于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卷出以示

于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于下方嗚呼世之惡直醜正
彷彿於京者覽此碑尚亦自省哉時江何喬新識

恭題　恩榮録後

冬官郎中臣冕録其筮仕以來所被　制勑命誥暨書凡
十有二通而題其目曰
恩榮録將刻諸家塾以示其子孫且屬臣喬新題其卷末
臣伏讀而嘆曰大哉　皇言是足以昭一代之人文非惟
為蕭氏一家之光寵而已蓋冕初以進士試于廷
先皇帝賜之制策而問焉俾敷其所蘊遂擢上第既而除
冬官主事遷員外郎以至今官恭勤周慎克舉其職
先帝嘉之推　恩其父母以及其妻凡再　賜勑誥以示
旌褒尊以潁川黃霸王府工大役繁特　勑臣冕往董
之所以申飭戒勵之意尤為深切今冕所録是也臣惟古
昔　聖帝明王訓迪厥官具載于書不可尚已西漢詔令
深醇簡奧猶有典誥之遺風焉河汾王通取以續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蓋有以也六朝以降文日靡麗非王言之體
矣我　國家以人文化天下凡絲綸之出典雅深厚蓋軼
西漢而追蹤于三代後世有如通者安知不取之以續書
邪冕之子孫於是録寶之奉之口誦而身履之則所以光
前啓後之道在是矣若徒侍之以誇閭里則豈臣冕所以
示後之意哉

題助教林君致仕公牘

弘治戊申冬十有一月南京國子監助教莆陽林君文華
以內艱服闋至京慨然嘆曰吾老矣齒髮衰而筋力憊可
以休矣亟請于吏部願致其政以休于家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王公侍郎劉公楊公嘉其恬退為請于朝
聖天子俞其請俾以其官致仕吏部移文飭郡縣以禮相
待且蠲其繇俾得自逸又劄付君曰其以禮自處毋于有
司之政君得請喜甚既詣　闕頓首謝且以所得吏部劄
裝潢成軸持示予請識之予惟先王之世為士者四十而
仕五十而爵七十而致仕而年至者請于上曰吾力不能
任干戈而謀不足贊國論願乞身以休為上者亦曰大夫
誠老矣吾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俾休于家當是時士皆
明於進退之禮而無貪戀寵利之私漢以來禮廢而士俗
薄於是乎有年餘八十猶托權近求進者矣有老而當罷
叩頭祈哀而不恥者矣我
國家以禮待士而士亦以禮自待其身然其濡忍將老之
年以苟升斗之祿者蓋亦有焉君年方六十有六精力未
衰而毅然求去視彼冐昧而不知止者其賢不肖何如也
君歸矣日與鄉之耆德探壺山之幽勝濯涵江之清流唱
和於山巔水月之間以寫其猶之悰以頌　國家太平之
盛以追蘇太傅楊司業之高風人之望之何啻登仙邪是
劄也傳之後世將有低徊感嘆曰　朝廷待士以禮如此
林君以禮自待又如此是豈尋常吏牘之比哉君名英以

鄉貢進士起家歷寧遠古田教諭瑞州教授以至今官所至以善教稱

書三國志後

陳壽三國志十有四冊予巡撫晉陽時得于襄陵縣學蓋少宗伯邢公所印南雍本以遺其後學者也其間殘缺甚多予因令裝書者遇有脫簡畱空紙焉聞士夫家有善本輙假而補之十僅得二三近聞吳興大姓有元末印本最為精善乃托主事沈清就其家録而補之然後稍完雖間有缺文誤字可以意屬讀也壽作此書帝魏而冦蜀吾先儒嘗斥其非然其叙事簡徤非李延壽輩所能及而葉水心謂其勝班固則誇矣裴松之註時有異聞可喜亦好古博雅者不可廢也金華吳師道論壽叙事多摹倣左傳班史事多失實予謂後世作史者遞相摹倣非獨壽書然也校補既完因識于卷末

書金榮襄公碑陰

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追封沐陽伯謚榮襄淮陽金公先公之同年友也自初仕為監察御史晚歲同以宮保兼六卿相得甚歡先公每稱公為一代偉人公之薨少保兼太子太傅芳洲陳先生為撰神道碑其家久未刻蓋有所忌也至今三十有八年矣予托淮陽太守徐侯用和求諸其孫得録本於故篋字多脫誤侯録示喬新且謂若置墓道屬喬新校定其文將刻之以圖永久喬新乃取東魯許先生所述公行狀校其訛缺竊惟芳洲與公仕同時碑文宜詳實然叙公平閩冦之功甚畧而自戶部左轉工部又似有所諱者喬新公通家子也敢述耳目所及者以補碑文之缺初公受 命南征兵抵浙江遣都督劉德新以偏師繇杉關進自與寧陽侯陳公帥大兵繇分水關進刻期會于延平及兵至建寧賊首鄧茂七已敗死餘黨立其姪為主勢益熾公揭榜招諭降者日數千惟兇徒負固不服公乃進兵沙縣剪貢川安街口夷陳山而尤溪將樂諸邑以次破降遂分遣偏禆解汀漳之圍不數月八閩肅清其策畫皆出于公諸將受成算而已及在戶部南北用兵儲偫不足公經度儲偫未嘗乏絕浙東大姓有輸歲賦綿絹至京者適有 詔蠲逋賦乃匿其半而以其半賄權貴嘱公以 赦蠲之公言此乃已徵在官者力持不可權貴怒嗾臺諫劾公文致其罪請下廷尉 景皇帝察其誣不許都御史王文素與公有隙抗言詆公以為不可宥 景皇帝不得已乃落公太子太保改工部尚書時先公為吏部尚書上言比虜未臣南夷復熾所急者軍儲耳金某有經濟才其計度財賦以充邊儲非為私也自古理財之臣多招怨謗如唐之劉晏宋之趙開是已惟 陛下察之書上 景皇帝嘉納遂復公戶部尋復太子太保此二事皆喬新所睹記者不敢誣也嗟夫讒說殄行古有之矣何必

諦哉謹識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徐侯名鏞武昌人起家進士為監察御史以寒諤聞其在淮陽清慎寬和有古循吏風觀其慕公為人而為之刻碑志尚之卓可見矣

跋書傳輯録纂註

右鄱陽董氏輯録纂註二帙　先家宰嘗讀之書也國初用翰林學士劉三吾等言蔡氏釋書有與朱子不合者乃作會選於蔡傳多所更定頒之學校用之科目先公生當喪亂之後經籍非書坊刊行者不易得當是時學者所習惟輯録纂註而已乃假會選官本采其說之異於蔡傳者録于輯録纂註之上下闌已見于纂註者則但云取某氏說其圈點批抹皆先公之手筆先公既以是經登進士第而書藏于家無少損也及四書五經大全既頒而會選又廢矣喬新少讀是經喜藏惟謹比者時水泛溢頗有損壞乃命從孫豐重加裝褫間有殘缺者不復補存古之意也既完緝以綾帕而藏之嗚呼此書先公手澤所存也凡我後人知祖宗得書之艱嗜學之勤尚思所以寶之哉

書進士登科録後

國朝故事進士釋褐之後禮部録讀卷執事之臣氏名與諸進士家狀并及第三人之對策刻之為登科録既進御乃頒在朝群臣及諸進士以布于天下　先公以永樂戊戌登進士第所受登科録藏于弟喬壽之書樓久矣不幸燬于火予極力訪求不可得近乃得此卷於同邑陳氏家而首尾頗殘缺每命從孫豐補綴裝褫藏于家嗚呼昔人於平泉樹石猶切切焉戒子孫以保之況此録國家之令典先世家狀存焉子孫覽之可以知先世交游之多賢家學相傳之有自也豈平泉樹石之比哉以平泉樹石與人者猶曰非吾子孫則以此録與人者真豚犬耳嗚呼凡吾子孫尚念之哉弘治壬子秋七月丁丑不肖孫喬新識

題江西鄉闈録後

永樂甲午科江西鄉闈録一冊蓋　先公登科之年也程文凡廿四篇而先公所作說命義在焉是歲蕭山魏先生仲方考書而它經之士亦多取決于先生故所取多知名士如少保泰和陳公循學士吉水周公叙侍講安福劉忠愍公球刑部侍郎丁公鉉監察御史吉水孫公鼎憲副永豐彭公勗與先公皆以學行有聲場屋及小録出士論翕然以為得人而程文純正亦非它科所及此冊　先公得於江西鹿鳴宴所頒者也藏于家八十年矣頗有殘脫乃命從孫豐用綵綫重裝而寶藏之弘治壬子夏六月庚申不肖孫喬新謹識

書元豐類稿後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二十卷而南渡後續稿外集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之族孫維缺誤頗多乃與

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而刪其偽者因舊題定註為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文亡于兵火國初惟類稿藏于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為庶吉士讀書秘閣日記數篇沐休日輒録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昆山趙司業琰始得類稿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譌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于其縣雖譌承謬無能是正大學生趙寶訪得舊本悉力校讎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弁書魏鄭公傳後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也故附録于類稿之末嗚呼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館閣諸序謂然道德之言其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邪校讎既完謹識于卷末

跋先兄本茂書蘇秦苦學事

予初學時先兄本茂手書蘇秦讀書欲睡引錐刺股之事以示之且曰秦之刻苦讀書志在說諸侯而取貴富耳世之學者以秦之勤而從事聖賢之學何患不造其極哉喬新揭諸書齋之壁朝夕顧諟不敢忘及宦游中外吾兒道同懼其久而脫落也命工裝潢成卷藏于家近者予謝事南歸閱家中舊書得此卷時先兄去世已三十餘年矣展誦再三恍若見先兄之面俯仰隔世泫然久之嗚呼先兄之教不肖弟者至矣第以愚且懶而於所謂聖賢之學終莫能窺其門墻徒抱終身之恨耳乃抆淚識于下方以示子孫使有志于學者以秦之刻苦自勵而以予之愚懶自懲

恭題

宣廟戒諭文武群臣勑

宣宗章皇帝嗣位紀元之初敕諭在廷文武群臣各脩職業以贊太平之治此先臣某為監察御史時所被勑書也
聖諭有曰爾文武群臣其必有以副朕之望懋德誠秉義茂乃嘉猷以輔予德又曰治民者悉心愛民治軍者悉心愛軍用副朕子惠群生之意又曰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大哉 皇言蓋以帝舜命九官十二牧成王訓迪百官之旨與世而同道也先臣受勑以來夙夜祇奉弗敢遺其後出守溫州召為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左侍郎陞吏部尚書加 太子太保歷官三十餘年奉以周旋罔敢失墜 宣廟龍馭賓天矣先臣還世亦將三紀矣而是 勑在臣家寶藏惟謹臣弟喬年懼久而磨滅乃命工裝潢成軸貯以金龍匣藏于高閣不敢褻也而屬臣識于下方臣竊聞先儒朱熹謂唐虞典謨所擬制詔稱其軼漢唐而追典謨世不以其言為過臣伏讀
聖諭雄渾灝噩真可媲美典謨而無愧矣興時望氣者見龍光燭天煇然斗牛之分必

靈爵所在歟時弘治六年九月一日刑部尚書臣彭韶拜手稽首謹識

跋胡氏大雅堂卷

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天下之正道也不幸而遇禍變焉臣效其忠蹈白刃而不悔婦秉其節歷艱險而不渝可不謂大正矣乎然忠臣節婦同出于一郡一縣者蓋寡矣同出于一家者蓋絕無而僅有也若鄱陽胡氏萃忠節於一門殆積世而一見者歟當元之季群盜蜂起胡君振祖舉義兵克復城邑行省錄其功授饒州府判轉較至浮梁矢盡糧竭以身死之君子稱其忠君之配趙氏聞變攜其孤叔儀避于鄰境毀形棘首髮霜紡績自給卒全其孤以不隕其祀君子稱其節及天下既定叔儀奉母歸復舊業作堂以居之中書左丞周公伯琦為題其扁曰大雅而學士宋公景濂為之記蓋雅之云者正也為臣而盡其忠為婦而盡其節非所謂大雅乎叔儀五世孫韶舉進士累官刑部員外郎乃取周公之篆宋公之記與葉蔡二先生之傳名公碩儒之歌詩萃為一卷屬予識其後予三復而有感焉當宋之末疊山先生以秉節不屈死而其夫人李氏亦自經于獄中君子以為忠節萃于一家及元之末又有如府判夫婦焉饒信相望三百餘里而忠臣節婦兩見于其間豈非吾江右山川正氣之所鍾歟予既感府判夫婦之死節而左丞之篆潛溪之文又素所向慕者遂識而歸于韶嗚呼韶為忠臣之後尚思趾美踐猷以不忝大雅哉

跋晦菴真蹟

晦菴先生潛心聖賢之學探索至道其於詞章字畫蓋有不暇留意者今觀先生自書所和張宣公城南雜詠二十首其詞渾厚和平有盛唐風致其字如孤松老柏晉宋間以書名家者未易及也是雖大賢多能所到其所以然者亦本於心耳先生之學以正心為本夫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心得所養則發之於詩形之於字卓乎絕俗豈世之億精疲神以學詩學字者所可彷彿哉善學先生者詠其心聲玩其心畫則放心日復鄙吝自消固可得其心法於詞句點畫之表矣方伯沈公時暘得此卷寶之不啻拱璧照乘之珍間出示予拜觀之餘肅然起敬謹識其後而歸之

跋蘇穎濱帖

右穎濱先生答司法廬陵曾君安強書一通先生歸自嶺表道廬陵而此司法君兄弟見之且致書求教此先生之書所為答也書中稱溫夫之清高并及移忠之禾譜溫夫諱爾嘗舉進士不第歸而讀書教子不復仕司法君之父也移忠諱安止登進士第為彭澤令嘗著禾譜東坡先生讀而喜之司法君之兄也父兄之賢如此司法君之賢蓋有自矣然而三復此書而有感焉先生見忌於時宰臺諫乘風排擊遠竄瘴癘必死之鄉當是時門生故吏皆畏黨禍無敢通音問者而司法君迺能欵接無所顧誡哉所謂

賢者也世之為士者勤學好問為利祿計耳一登第則視
故所業若敝屣然其習至今猶然也司法君登第且有官
矣而知王氏新學之非猶欲求益於先生不賢而能如是
乎即是二事可見其卓乎不可及也司法君之裔孫堅宏
為刑部主事實藏此書不啻若拱璧然間持以示予請
識之予既感曾氏先世之多賢又喜其後裔亦能承休不
墜其家聲也因識而歸之

椒丘文集卷之十九

雜著

傳國璽志

秦始皇得和氏璧命工以為璽上琢螭紐而刻其正面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乃李斯魚鳥篆也漢高帝定三秦子
嬰上之歷世傳以為寶及王莽篡漢就元后取之后怒投
之地螭角微玷莽敗校尉王憲得之將軍李松入關斬憲
取璽上更始赤眉破更始璽歸劉盆子馮異破赤眉于崤
盆子奉璽詣光武降傳至獻帝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洛
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至洛其帳下兵見井有五色以告
堅乃浚井果得璽袁術僭逆拘堅妻奪之術死徐璆得而
上之魏文帝篡漢璽歸于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
之寶晉武帝篡魏璽歸于晉漢劉曜寇洛陽執懷帝取璽
詣平陽石勒滅漢璽乃屬勒石氏為冉閔所滅璽復屬閔
閔敗其將蔣幹得之晉謝尚遣戴施救幹紿幹得璽遣
使獻之璽復歸中國晉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
之陳隋滅陳璽歸于隋唐受隋禪璽歸于唐唐廢帝之亂遂
失所在按五代史蜀世家云田令孜為監軍也盜傳國璽
入蜀而埋之王建永平二年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
穿地得之以獻則璽在蜀也又按通鑑云黃巢之破長安
也魏州僧傳真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
國寶也莊宗入魏傳真詣行臺獻之則璽在唐也又云莊

宗入汴梁王買眞傳國寶于肆内左右竊之以迎唐帝則璽似又在唐也璽一而已疑在蜀在唐在梁者皆稱傳國寶其孰眞孰贋蓋不可考吾意秦璽之亡久矣其所謂傳及者得非依倣爲之以欺世邪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契丹以所獻傳國寶非眞詰之具言其故乃止然契丹沾沾自喜以爲有傳國寶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命題而不知所得者乃晉璽非秦璽也如貞之亂遼主延禧遺傳國寶于桑乾河於是石氏之璽亦亡矣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滸得之而不識歸寶其室夜有光蓋延禧所遺者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節叙而上之至正末

天兵至燕順帝挾之北遁沙漠至今北虜猶誇語中國曰我有傳國寶云椒丘子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仁義也者帝王之寶也和氏之璧亦玉耳果何足寶邪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所寶者仁義而已三代享祚皆數百年萬世以爲正統無異辭焉固未有所謂傳國寶也向使夏后氏之璜東序之弘璧西序之天球空桑之琴瑟密須之鼓至今猶存不過一器耳固無足寶况秦皇李斯所爲惡足寶哉秦皇李斯所爲且不足寶况石氏敗亡之餘其制作未必工不旋踵而爲我人所有不祥莫大焉又豈足寶哉然有天下乃或睠睠於亡國不祥之一璽甚至命將出師以求之暴師原野其心焉抑過矣蓋世有可寶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竊感焉作傳國寶誌

忠卦

忠有孚王三錫命元亨彖曰忠盡己之心也内盡其心而上行故有孚王三錫命嘉其忠也元亨其道不窮也咎繇謨明弼諧比干以死殉諫子文毀家紓國忠之時義至矣哉象曰中心忠君子以秉德明恤初一進退以禮勿比于匪人象曰進退以禮慮在己也比于匪人雖忠可鄙也次二或都或吁矢我嘉謨象曰或都或吁上下志同也矢我嘉謨行厥忠也次三宣力四方乃心罔不在王室象曰宣力四方推上之仁也心存王室弗敢忘君也次四憸人諾諾直士諤諤象曰憸人諾諾逢君之惡也直士諤諤輔君以德也次五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象曰大人之道先正己也君心既格天下可理也次六批龍之鱗貞厲象曰批龍之鱗志在正君也雖貞而厲弗恤厥身也

勤卦

勤利不息之貞大人勤德小人勤力逸豫凶彖曰勤内蹐其精外力於行孳孳其誠所務惟貞大人逸豫績用弗成小人逸豫百穀用弗登勤其業怠荒廢業之本乎象曰心無勤勤君子以進脩不怠初一鋭其初終夜不寢厲無咎象

曰規其揆屬荒寧也雖屬無咎學有成也次二敏于學欲德脩罔覺象曰學務時敏志於道也德脩罔覺克深造也次三無怠無荒厥德以光利用賓于王象曰無怠無荒勤厥德也利賓于王庸於國也次四祇祇兢兢厥績其迎象曰祇祇兢兢不遑安也厥績其迎匪素餐也次五自朝至昃不遑安息民用無斁象曰不遑安息勤于民也民用無斁懷其仁也次六宏綱之弛瑣瑣疲其精卒隳厥成吝象曰為治之要要在其綱也瑣瑣疲精亦可傷也

廉卦

廉亨君子貞吉小夫狷以吝彖曰廉不苟取也事以義制不求不忮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亨君子吉廉而不狷

也小夫吝嫌以自衒也廉其可以雜言受貌為之吝象曰心無欲廉君子以端操厲俗初一監于蝜蝂無咎象曰蝜蝂之貪卒隕其生也君子監之不失其名也次二貪泉滿滿君子酌之不易其節象曰廉貪繇己匪泉之為也中心已定物豈能移也次三拔園葵出織婦莫予敢侮象曰拔葵黜婦約己以裕下也民服其廉又孰敢侮也次四宋人獻玉司城辭玉各全其寶貞象曰以玉為寶殉于利也不貪為寶志于義也次五暮夜之金惕若有臨楊震用昭其德音象曰暮夜之金雖隱而章也君子卻之德聲用光也次六垢其服內多欲或承之辱象曰垢其服嬌以求名也內多欲欲莫掩其情也

慎卦

慎夙夜兢業君子慎德小人慎法利行師利用折獄彖曰慎戒懼也君子慎德惟離于道小人慎法懼陷于咎利行師好謀而成也利折獄慎則得其情也慎之時義大矣哉象曰真心慎君子以克己畏天初一我室其宜我心惺惺無咎象曰幽暗之中道所存也心常惺惺罔敢昏也次二慎爾言毋易毋煩象曰言語之發榮辱之機也君子慎之慎來遠也次三慎爾飲食無有溝厲疾象曰飲食不慎必發生也慎而有節體用寧也次四慎厥職朝夕祇惕用熙乃不績象曰朝夕祇惕敬天工也熙乃不績紹勛庸也次五畏天之命惟察惟行式蹈其形元吉象曰大有顯道甚

可畏也察之行之全所賦也次六慎而無禮君子攸恥象曰君子之慎貴有禮也過於恐慎亦可恥也

設崔公與東郭生問答

崔公罷官閑居賓客無一至者門庭闃然既而復用客欲往崔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迺見交情一貧一富迺見交態一貴一賤交道迺見客見之赧然而退東郭生聞之往謁門下者不為通指其書示之東郭生曰是書予已見之矣然予非公之舊客也予從下邑來竊慕公之直諒故願一見焉公毋以為舊客而拒之也門者通之崔公知其將有諍也儼色須之入坐定東郭生曰聞公閉門絕客有諸崔公曰有之東郭生曰胡為其然也崔公曰吾昔為廷尉

也嘗客朝夕吾門强笑語出肺肝以求親悅而吾撥之未嘗少勸及吾閒居向之嬉遊追逐者亦散爲沒而逝矣其者過吾門不入或遣使招之亦遷延辭避而吾之門可以張羅是何客之薄也自今以來者吾將唾其面東郭生曰吁公何見之晚也公盍觀百家之市乎犀珠綺繡布縷粟米以至鹽豉醯醢之品皆萃焉市門旦開挾貲而來者肩相摩踵相躡也以所求在此也夕而罷市則東西散去了不見蹤跡豈閉是然之足音不可得矣方公之柄用也貧者求贍於公窮在下者求舉於公宗姻之遠親者求辨於公宜其戶外屨恒滿也及公閒居祿不足以贍其宗族勢不足以奔走郡縣彼無所求矣又胡爲而來哉今公復用

求於公者又至矣而公書門以拒之不已隘乎翟公曰吾聞管仲鮑叔之交也不以窮達而易心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爲友死生不相負吾之客何獨不然耶東郭生曰公過矣彼所謂道義之友也公之客則市利之交也道義之交千百遇一二焉公求千百於千百宜其不可得哉翟公曰然則如何東郭生曰市利之交固不可親也亦不可拒也拒之怨尤且叢于身矣來則接之去則舍之斯遠怨之道也翟公謝曰子之言至矣敢不奉以周旋遂命閽者塈其書爲詭者曰朋友道絶久矣炎而附凉而棄者天下皆是也豈獨翟公之客哉世道愈下儀秦以術相傾耳餘以利相殺而寄也忍於賣其友晞翟公之客又其下焉東郭生之言其心近厚者歟使其處用舍窮達之際必不忍爲客所爲者況肯爲儀秦耳餘之徒之行哉

讀李德裕傳

李德裕惡白居易而薦白敏中及其失勢敏中從而擠之不遺餘力王安石忌司馬光而薦呂惠卿及其罷相惠卿誣譖百端至發其私書一事相類也以居易之介有文使獲柄用雖不能救德裕崖州之竄必不忍擠之乎陰以光之清儉好古使當政府雖不免變安石病民之法豈肯攻許其私哉二子可謂不知人矣自貽伊戚也哀哉君子曰是德裕安石之罪也好彼而惡直好同而惡異不以大公至正存心顧以愛惜爲用舍非德裕安石之罪歟其待既

也非不幸也宜也雖然二子固不得無罪然於敏中惠卿不可謂無恩也敏中惠卿受恩不知報則亦已矣迺以怨報德焉曹大家之不若也嗚呼此兩人者真刑戮之民哉

讀宋史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呂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垣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群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貶逐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紹聖群邪蠭午而起布在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日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名者無一得脫于馴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踵而宋事不可爲

矣君子曰元祐諸賢之敗蓋生於激也水之激也躍復如矢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其敗必至於不可救古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心行寬平之政故卒免於報復之禍惜夫諸賢不審於此也熙豐之法固多病民然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熙豐用事之臣固多狡佞大者均逐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可以已矣而任言責者滌瑕索瘢攻擊不少恕與制命者鐫微發隱惟恐其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諸賢之於群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人惴惴無所容則其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洩其忿者將無所不至矣一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其可得邪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恒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可以剚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群奸終也楊畏來之邵若[illegible]輩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抑揚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貶死瘴江者蔡確一人耳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幾豈非既生於激邪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勢陵夷至于不可復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其時而遇其事尚以元祐諸賢為監哉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炎興元年十一月魏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尹起莘曰書漢亡者以見漢之自亡非艾輩所能滅之也君子曰尹氏之說非也朱子之作綱目上下千餘年其紀亡國多矣未有書其國亡者獨於此書漢亡乃綱目之特筆也昭烈帝室之冑也忿奸臣竊命漢鼎將移方欲芟刈群兇以復高光之大業未幸天命已去力挽不回及曹丕篡位乃即位武擔之南嗟炎燼於已熄宣烈祖之重光其名甚正而其義至弘也自陳壽諱晉其作三國志尊曹而抑劉於昭烈父子不稱漢而稱蜀蓋絕之於漢也司馬氏因之遂以黃初之年接建安之紀蓋謂漢已亡矣下朱子之意則以為一脉尚存不可謂之亡昭烈父子建號雖蜀祀漢配天者四十有五年是漢未亡也及鄧艾兵至成都帝禪不用皇子諶之言而用譙周之計於是赤帝不祀而漢統絕矣故特書漢亡以見漢之亡非亡於獻帝為山陽公之日乃亡於鄧艾至成都之時也尹氏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是惡足以知大賢筆削之旨哉陳子桱之續通鑑綱目其知此旨乎故崖山之破特書宋亡蓋以伯顏入臨安宋猶未亡也及帝昺蹈海宋始亡矣由是觀之陳壽書丞相亮討賊之師為入寇姚燧詆陸秀夫之屬為逋播臣者真名教之罪人哉

周官調人復讎辨

調人之設先儒多疑之愚竊以為此聖人救時之法也當商之季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周既克商而其遺風未能盡變聖人之心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慈弟之心許其

復讎則脅胥戕胥虐之暴熾故立調人之官以排難解紛焉過誤殺傷人者在此雖出於無心在彼不免於痛忿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所以釋其怨而解其仇也其過誤殺傷人之畜產者亦然若父兄師長為人所故殺此則必報之仇也故使其避去而不相接避諸海外則重於幽洲之流矣避諸千里之外則無異於三危之竄矣避諸異國則不得保其鄉井矣為人子弟者雖不得剚刃於其仇亦可以少紓其怨而慰其心矣有調人之令而不肯避是不從王命者也故王以瑞節與調人使執其仇正其罪而聲達于所當避之地焉若彼殺者之子弟既殺其仇矣而仇之子弟復殺其人是往來報復無有已時故使邦國交讎之而不容也殺人而義者如當官而誅大惡執法而戮元惡是皆義也若此者避之它境令其子弟勿讎之若讎之是亦不從王命者也必誅之而不宥焉以其仇奉法之吏也有爭鬬而忿怒者亦以和難之法平之平之而不聽者則書其孰是孰非後相報復者則從而誅之焉或曰殺人者死為邦之大法也彼既殺人父兄矣盍以王法誅之柰何使其子弟讎之邪愚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之父可誅也如魯執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殺人之兄可誅也如田橫之殺酈食其則不可誅也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可也必若逞私忿肆奸慝以屠戮無辜則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諧和之有[illegible]聖人承喪亂之後矜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仇之法禮意之精而處之當矣

成周設官煩瑣辨

或曰聖人治天下亦惟本於道化舉其綱紀其要使鬼神各受其職民物各安其所而已周公之作周禮自詛祝之屬以至除毒蠱攻蠹物除貍蟲去鼃黽除水蟲毆妖鳥熸獮一至於此豈聖人之法邪曰上古之世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興妖而害物者皆在此去焉獸蹄鳥跡交於中國不可以不去也蛟蜃魑魅出而侮人不可以不除也虎豹犀象為民之害不可以不敺也神降于莘蛇鬬于鄭門鳥鳴于宋社鬼哭于齊廟在春秋戰國之時猶有之況上國洪荒之世乎故因其設官以禁禦而敺除之凡以為民也周公之法猶堯[illegible]與倫而殺之也禹驅龍蛇而放之也益烈山澤而焚之也孰謂非聖人之法乎或曰除蠹物用莽草除貍蟲用炭灰除鼃黽用牡鞠除水蟲用牡橭古未有是法也周公何從而知之曰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為除害之方如作舟車以致遠古未有也伏羲氏始為之嘗百草以療疾古未有也神農氏始為之豈有所受邪世儒不務窮理不知古今之異宜乃謂巫祝之官可刪哲蔟氏可刪壺涿氏可刪是以己之不知而果於非聖人也且儺以逐疫不近於戲乎然周禮載之禮記記之古今行之未有以為非者而獨致疑乎此數官何哉

椒丘文集卷之十九

傳 附行狀

李泰伯傳

李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也父某隱居鄉里不求聞達鄉人從之學者甚衆母鄭氏無子禱于麻姑山一夕夢二道士對奕戶外往觀之其一取局中一子授焉遂娠生覯穎悟過人五歲能調聲律習字書十歲通舉子業或時閱書儼然憶舊嘗讀此徐思之未嘗見也家貧竭力養親不慕榮利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恒數十百人所學以推明聖經為本不泥於漢唐諸儒穿鑿之說獨不喜孟子嘗曰孔子尊王孟子乃勸諸侯叛王故作常語以其間多毀斥孟子者郡舉茂才異等有旨召試及試六論不得其一覯語人曰吾於書無不讀此必孟子註疏也攜筆而出罷歸益務博學稽古作禮論易論明堂定制圖平土書范仲淹守饒州得其文稱異因薦于朝曰覯講論六經辨博明達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以母老不願仕乞就除一官以便養并上其所業二十四篇不報皇祐二年仲淹又與余靖交章薦之乃授將仕郎太學助教嘉祐二年召為大學說書明年又以海門縣主簿祿之胡瑗以疾罷又以覯權同管勾大學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還葬于家卒臨終執門人陳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為託以三禮論未成為恨言不及它覯所著有禮論七篇易論十三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篇明堂定制圖一卷富國強兵安民策各十篇潛書十五篇廣潛書又十五篇慶曆民言三十篇常語三卷門人自閩浙至者錄者千有餘人鄧溫伯仕最顯溫伯為御史中丞上覯所著書且請官其子參魯朱仲晦嘗謂覯之學得於經為多又言周禮論與己意合獨其毀孟子世或譏其偏云

贊曰宋承五季紛亂之餘道喪文弊甚矣天下既定乃有柳開穆脩之徒變駢儷之習復渾雄之體然未知本諸經以推明聖人之道也覯與曾鞏者出乃能深求於經其文以明道為本是時洛學未興也而二子之學卓然如此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予故采而論次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恭毅公傳

公諱綸字大經溫州樂清人其先有仔鈞者仕閩官至太傅因家閩之浦城太傅之孫貫避亂徙樂清南閣傳數世至開宗若本吳氏子後章氏公之高祖也父文寶以篤行稱于鄉公初名崙八歲入社學讀書刻苦自勵遇夜則燃枯竹以繼晷稍長從兵部主事黃岩章仲寅先生學舉子業時予先公為溫州太守患樂清東數鄉瀕海俗獷戾思有以變其習乃選良家俊秀補郡庠弟子員公在選中先公問其業甚習為易今名因留府廨躬教之府掾南昌亦頴敏好學先公兒其從游書館與公同學政暇輒召至後堂親為講析義理及作文繇是學大進正統四年登

進士第六年秋除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將赴任先公戒
之曰南都政務甚簡子勿以事簡自逸勿以名成自畫當
勤勵問學求底大成先仲寔安鴆毒之言不可不深思也
公謝曰敢不奉教至官月俸仰事俯育外盡以市書積書
至萬卷誦讀討論孜孜無少怠自六經諸史以至九流之
說莫不探其要旨南畿士子從學者甚衆經其指授者往
往擢科躋仕景泰元年陞禮部儀制司郎中先公方典銓
衡進用人材多訪於公公所薦皆知名士時
景皇帝在位北虜未賓南蠻搆亂公上章陳政事闕失其
畧曰 陛下應運中興上承
祖宗列聖之統下為四海臣民之主今者狄未服寇盜未

戢災異未弭正內脩外攘以隆治化之目臣謹陳為治急
務十有四事干冒 天威觸忤大臣雖禍及身家臣不敢
避也其目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
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曰為政得人在
愛惜名爵五曰肅政朝綱在激勸臺諫六曰廣開言路在
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
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
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
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曰作
興人材在教養有道反復萬餘言
景帝嘉納命所司議行又請增鮮額以廣貨路更鈔法以

順民情汰僧道以去蠹食禁越訴以懲姦民勸屯種以養
兵海稅歛以利農多見采用北虜也先遣使入貢且求報
使廷議謂也先乃脫脫不花之臣不足辱使者公言往者
也先犯蹕罪不容誅然終能感悔奉
太上皇還京貢獻不絕宜遣使往諭賜以金繒答其善意
四年夏 車駕欲幸隆福寺公上疏曰佛者夷狄之法非
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
恐累 聖德疏上即日罷行冬十一月也先使來上表自
稱可汗 朝廷欲賜敕而疑所以稱之者 命群臣議之
公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置脫脫不花
於何地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斷然犯我邊備宜因其部

落統稱為瓦剌王庶為得體五年春五月公以 儲位
久虛災變數見因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曰戒天變二曰
任賢理三曰養聖躬四曰節幸御五曰務儉約六曰勤論
政七曰敦孝義八曰慎賞齎九曰重名爵十曰革巡撫十
一曰擇重臣十二曰辨異端十三曰却獻貢十四曰汰冗
官大畧以為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
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 上皇以天下授 陛下陛下當
以天下尊 上皇伏望時率群臣朝見南宮以敦同氣之
情以隆崇奉之道復正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儲
位以端大本則天意可回和氣可致災沴可消虜不足

平矣　景帝覽疏大怒下公錦衣衛獄初監察御史鍾同
亦嘗有言并逮同治之日加拷掠血流被體越五日天大
風雨黃沙蔽空　景帝稍悟密勑錦衣衛緩其獄六年秋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丁憂至京莊亦嘗疏請復儲及拜
見有言籍八十謫邊郡驛丞因憶公與同皆嘗有言遂命
錦衣衛各杖之百公死而復甦同竟死杖下天順元年春
太上皇復位是為　英宗皇帝首命釋公及出獄都人士
聚觀者塞途或嘆息泣下
上求公疏不獲內臣有記其槩者為　上誦之　上嗟嘆
再三明日陞公禮部右侍郎尋命公往　鄭王府冊妃
王贈遺幣馬甚厚公力辭不受及還過　襄王入朝公謁
見王曰是請復儲章郎中邪對曰然　王喜命公詣所親
信者義一節嘆曰我　朝作養士大夫垂百年乃得好人
如御者山東奏水災乞減科徵戶部沮不行公請減田租
之半　上許之　親藩有被火災乞賑濟者同列言無例
公曰　朝廷以親親為重豈須有例邪具奏
上特賜白金五百兩忠國公石亨招公卿燕飲公謝不往
亨不悅與興濟伯楊善掌禮部事與公議政多不合善亦忌
之相與短公于　上會南京禮部缺侍郎　上以命公及
陛辭召至　文華殿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慰諭遣之
且曰事有當奏者具以聞公頓首謝四年冬改南京吏部
芝産于公署之庭樹人以為公和氣所感八年春
英宗皇帝升遐遺詔嗣君繼承為重婚禮毋得過百日公
上疏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
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議婚禮臣竊以為不可伏望降
勑待來春行之事下禮部皆謂公狂妄請治其罪
憲宗皇帝勿問成化元年春兩淮饑公奏救荒四事一
曰赦民急二曰息民力三曰恤流民四曰備儲積事下戶
部皆舉行之四年　上勑公與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高
明考察官吏公言御史某乏風節郎中某無廉聲主事某
浮僞皆當黜高公執不可公獨以為當黜者請于
上南京六科十三道忿之交章詆公罪　朝廷遣禮部侍
郎葉盛刑科給事中毛弘按驗具得誣狀公譽益明五年
秋公以星變上書自劾乞致仕　優詔不允秩滿陞南京
禮部左侍郎十年春考績至京又乞致仕仍不允是歲丁
繼母夏氏艱歸持服十二年夏公自陳衰老艱求致仕
上乃許之公既謝事徜徉泉石翛然埃壒之表自號廣莫
野人十八年閏八月所居北山石岩忽自崩聲如震雷公
登樓望之曰異哉必有當之者十九年三月甲寅公以疾
卒于家人謂石崩蓋其兆事聞　上命浙江參議張敷華
諭祭工部進士王侑為營葬事二十三年七月　詔贈公
南京禮部尚書諡恭毅公所著有拙稿困志集進思錄藏
于家為文以理為主不務諧世好詩平淡溫雅不為雕刻

之詞皆可傳子二友雁舉進士爲南京禮科給事中玄含以恩例爲鴻臚寺序班初公所與同學南昰若後公三年登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副

贊曰章公恂恂和易與人語開口見肺肝對客每𠻳詠爲樂人不知其剛也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巳人蹈促若韈下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爲顧慮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若公非耶昔陳宜中指斥權姦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阿附相求進蓋更變而氣餒矣宜中與公皆謚人然公在獄三年日與死伍及得出謹言勁氣不少挫視宜中爲何如嗟夫世常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梅伯華傳

梅伯華字汝芳世居大江之南其先本若木氏之裔商食采於梅春秋時後屬于楚秦始皇帝遣將軍王翦滅楚遂移兵伐梅滅之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其家杭之西湖粵之大庾者宗支尤蕃衍伯華自幼好脩手姿方潔儼然埃𡏖之表玉雪如也好居山澤每與騷人處士徜徉泉石雲壑之間終日忘返不識者疑爲仙云性剛介寡與然士無賢不肖皆知敬重好事者或寫其像于屛見者肅然起敬不覺鄙吝自消楚令尹子蘭中公子椒以清脩自負願託交于伯華伯華曰若等無實而外飾然將委厭矣以從俗耳非吾友也凌波仙子洛迦獎生亦以雅素絶俗願與伯華爲異姓兄弟伯華笑曰若等得吾一體非可與共度歲寒者也丞相廣平宋公負心勁質於人少許可獨敬重伯華嘗作賦以誦其美伯華覽之不樂曰知人信不易哉吾嘗以宋公鐵石心腸顧乃輕吐綺語至以文君綠珠況我噫知德者鮮矣當陽春和煦時群芳競榮紅香翠豔爍如也而伯華恬然於荒寒之埜或以後時誚之者曰丈夫盍乘時取紅紫自苦於寂寞誰復知之伯華曰榮悴命也然有性焉吾知安吾命盡吾性而已且子未覩其終爾狂飈振蕩彼將飄泊何所底耶言者慚而退石湖范文穆公與伯華交莫逆買地於所居之范村招伯華聚族居之且爲作譜辨其顏色之異而嘆愚真者不察也繇是伯華益有聞於天下云

太史公曰梅氏之先有二族當商之季梅伯以忠諫死焉南昌尉福其後也伯華與福異祖本支最茂以香著若木氏之遺澤耶伯華知榮悴有命而安之非知道者不能雖其遠世恬淡然貴顯自負以昂藏之具至其子實以和羹顯于時累葉不絶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都憲程公撫夷錄

古之君子誠以待物不以華夷貴賤二其心誠之至也金石可貫豚魚可孚奸宄可感而況於同生於天地之間者乎若都察院副都御史東吳程公之撫木邦從容數言而使荒遐獷戾之夷歃血聽命非誠之所感而然歟木邦本麓川宣慰司之部落其先有力于孟者爲麓川頭目事宣

慰思倫法蕃俗凡什伍之長皆稱頭目蓋言如人身之有
頭目也洪武中刀干孟自據其地與思倫法構兵相攻我
太祖皇帝遣兵擒而誅之永樂初木邦諸夷言已與麓川
搆怨頭目為一部以供職貢
太宗皇帝俯順夷情分麓川之地為木邦宣慰司以刀干
孟之子罕㮚法為宣慰罕㮚法以其女妻罕弄妻頭目思
外法割所部孟密習播之地界之地有寶井青紅寶石産
其中曩罕弄專其利正統五年麓川宣慰思任法叛
英宗皇帝命靖遠伯王公驥率師討之木邦孟密各出粮
給官軍已而木邦遲疑不給惟孟密轉餉無怠思任法既
誅王公割麓川所統孟乘木等十六寨并賚罕弄以賞其勞

罕㮚法死再傳至罕落法始與孟密搆隙罕落法聞思外法
死罕落法以兵掠孟密村寨因與曩罕弄攻戰無虛歲
罕落死其子罕烈法力弱以都夷子孟養方強乃以妹嫁其
酋思六且割孟木等寨歸思六為奩田思六又與曩罕弄
爭地連年攻戰成化十七年罕烈法除道頭目請鎮守金
齒太監王舉乞兵征孟密且啗以事平之後賦致寶石舉
喜語鎮守雲南太監覃公平總戎黔國沐公琮巡撫都御
史吳公誠曰曩罕弄擅據孫叛主自立門戶若不加誅則諸
部效尤爭戰無已時諸公以為然不知其為利也乃同
奏其事請調夷漢兵十七萬討之
憲宗皇帝下其章命群臣會議以聞命謂孟密險且遠宜

兵不便宜遣大臣諭之可不煩兵而下　上從之乃命群
臣推選大臣諳治體識夷情者以名上衆推公與兵部侍
郎李公敏户部侍郎李公衍皆可用　上以命公時公丁
內艱家居服闋未起復　上遣序班蘇銓捧　敕諭符驗
關防授公于家時十八年閏八月七日也銓至公頓首受
命以是月二十九日啓行兼程而進十月十八日至雲南
與太監總戎巡撫議之諸公以乖其素謀異議紛然公曰
天子命我撫輯番酋倘致華夷不靖兵禍以復　命乃遣
銓與布政使吳玘副使甯後捧　敕書榜文往諭之吳都
憲留雲南公偕覃太監沐總戎至金齒會王太監具道
勅旨十二月六日公與覃王二太監沐總戎發金齒由清

蒲驛過潞江江水瘴氣可畏將渡者必先飲食否則病是
夜宿潞江驛黎明登高黎共山路皆巨石碕嶇下臨峭壁
行五十里至五十三參山危石巉然欲墜人馬從石罅行
至山巔有分水嶺關皆生古木間泄瀉下山至龍江
驛地多瘴不敢宿遂至騰衝曩罕弄罕烈法皆遣頭目來
迎銓亦遣使報公云曩罕弄等聞　勅使至郊迎欣躍然
夷性多疑託云雖卜不利不肯遽欲公乃與諸公出騰衝
過鎮夷巡檢司由南甸至干崖宣撫司駐營雲龍瘴霧
日銓又遣使白公云曩罕弄等皆言都堂乃
天皇帝所命救我者我敢見太監總戎欲殺我以為功我
不敢見於是太監總戎回駐騰衝公進至酉亭驛

勅以待之十九年二月三日裴乎弄等踰大小南牙山令
其孫思湜等詣公獻谷茶且云来月詣營聽諭公答茶㭍如
薤茶以塩水和蜜漬之夷人以爲珍味時有忌公成功者
縱反間云都堂大治刑具伺裴乎弄至執送京師餘人皆
剝皮剮肉群夷大懼乘夜逃歸公嘆曰吾奉
天子命撫邊夷垂畢集而爲奸人所敗將奈何乃回駐騰
衝又遣經歷王軌中往諭之曰汝既来聽命何遽逃回必
有沮之者倘不聽吾言且進兵加誅其無悔裴乎弄等叩
頭具道所以并遣頭目歸硬以金寶犀牙等物入貢具以
聞 上勅公等撫之且許以其地開設安撫司公又遣參
政金醍僉事易居仁與綸往諭以 上意二十年正月

三日公復自金齒往騰衝綸等又遣人白公曰
裴乎弄雖云聽撫每以難卜不利爲辭猶豫不進臨 工三
大監曰夷人疑惧爲我曹故也吾當先歸請公以 勑旨
諭之送公至鎭夷關遂各歸鎭公獨與從兵數百人至南
甸罕定法率其族五百餘人迎拜道左公宣 勑諭之罕
定法曰孟密故木邦地也乞仍隷木邦無事矣公折之曰
木邦本麓川地汝祖刀干孟奪而有之 朝廷撫而不責
俾爾子孫世守其土不欲窮遠冒故也裴乎弄之擅孟密
亦猶汝祖耳孟密雖在木邦域内乃汝祖割以畀之非
以兵奪孟木等寨又誘我以貨裴乎弄者汝何有因若欲
復故地則汝木邦當歸麓川豈獨孟密邪罕的皆拜曰都

堂之言是也奴等不敢復爭明日進次曩勸二月十三日
猛遣知州賀從政白公言裴乎弄皆出次孟恰山南牙山
險峻恐仇人掩襲不敢過第遣其婦及頭目来請命公曰
兹事重大非其婦所能了者吾當躬往諭之從政及士人
皆諫曰南牙道險惡轎馬莫能度又夷鬼能殺人都堂不
宜往公曰 君命也遑恤其它夜半啓行從者五十餘騎
天未曙登大南牙山山高萬仞亂石崎嶔樹木陰翳瘴氣
毒草叢生路傍乳雀猿猴呼嘯林木間山頂浮沙尺許滑
莫能步公與從者匍匐爬行而進行半里登極頂沙中少
頃復行如是者日至八九里又有四巨石側倚道中俗謂
之天生橋内倚懸崖外臨峻坂捫木攀援而過乃至山麓

宿河底營皆烏毳為之帳裴乎弄復遣頭目養勸来
迎夜四鼓鬨于幌帳公起飯訖遅明度小南牙山裴乎弄
又遣頭目刀孟扛等来迎又有頭目百餘人皆衣婦人紅
紫衣裙拜謁又行四五里裴乎弄率夷兵象馬萬餘来迎
人象皆拜伏道傍裴乎弄令譯者進谷茶且頓首曰奴等
今日見都堂老者得好死幼者得長大矣遂迎公至孟恰
營夷兵象馬分布營外公具冠服設香案裴乎弄與其下
俯伏于前公宣 勅諭之且令譯者傳以相告衆皆叩頭
而謝既撤香案裴乎弄率其頭目拜謁公諭之曰罕定法
恩六侵奪汝地固非義矣汝等不請 命于朝擅相攻擊
亦惡得無罪

天子念汝曹不知禮義之教不足責命我來赦汝舊愆歸汝故地汝其各守疆域以供職貢毋相侵掠以干天誅曩罕弄伏地曰奴等自分死矣

天皇帝遣都堂來是猶久病者之獲良丹枯苗之逢春而再華也敢不惟命是聽公徐令頒賞紵絲紗羅絹布各有差是月十五日也夜宿營中夷兵護衛甚謹三更風雨大作曩罕弄等帥其衆避雨山下小營天明開霽或傳曩罕弄夜半逃去公曰吾諭以 朝廷威德彼感戴不已必不逃因令從官整兵而還方發曩罕弄率衆馳而至其衆仍遙萬望見公輿遠下跪于道左請公少留數日公不可曰吾遄歸雲南為汝請于 天子不可緩也因命三司設宴以 朝命犒之曩罕弄與其衆再拜而辭公輿既東曩罕弄望塵仰天祝曰

天皇帝萬歲都堂千歲其下和之歡聲動地公歸次南甸諸酋多至所屬來謁公頒賞賚如前遂移檄木邦孟養令各以所侵村寨歸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侵掠具以事聞 上悉從公請即其地設孟密安撫司以曩罕弄之子思柄為安撫直隸雲南布政司群夷遂相輯睦公之功也兵部言公不用一兵不折一矢而三十餘年之叛夷帖然聽命宜有褒嘉 詔陞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公將還京會吳都憲卒 朝廷以公威信素著留公巡撫雲南兼贊理軍務二十二年秋八月 上召公陞刑部右侍郎明年陞左侍郎又明年陞南京工部尚書自公受命撫夷至是六年矣公好作詩雖跋涉險阻吟聲中弗未嘗廢當其得意欣然不知身在萬里之外也在雲南時嘗命畫工圖所過山川景物并繫以所作詩間出示予曰子為我記之俾子孫有考也予惟誠能動物理之必然也二夷構兵已垂三紀孰不謂獷戾兇頑非用兵不可公往返不毛之地責之以義諭之以理不啻家人父子之相告語而世所謂鉤距羈絡之術未嘗少萌於心非所謂誠耶故覩其面聞其言者莫不欣慰鼓舞獷戾自消兇頑自革彼固感公之誠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公其有焉公當有傳國史予故詳畧其事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公名宗字源伊蘇之常熟人舉進士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歷知吉安武昌二府陞四川叅政陝西布政使以至今官其持身為政可紀者甚多撫夷其一事耳

濟菴先生胡君行述

先生諱鍾字雅律姓胡氏濟菴其別號也其先世家蜀之成都至宋有諱諒者守汀州有惠政汀州之仲子讓為撫州之典幕因家州之大塘其後又自撫徙豐城之厚郭故今為豐城之望族曾祖諱其潛遯弗耀祖諱宗仁沈靜寡言自號樂山處士考諱軫登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山西按察副使母吳氏封安人先生性警敏而量洪裕雖生于宦家而局度凝重無子弟輕儇態弱冠從副君宦遊京師念

其母夫人老不能就養乃留于家以孝養屬先生先生事
之惟謹日致甘腴婉容愉色務得其歡心憲副君守瓊州
屬吏有貪黍者將言于上官而黜之吏覺顧誣憲副君以
罪就逮京師先生自家走蜀又自蜀走京師泣籲江月霜
雪水陸奔走往返幾萬里而後至至則籲有司具陳父寃
狀卒白憲副君之誣而抵吏罪憲副君居官以廉介稱俸
祿不自給閨門千指歲時伏臘之需族姻慶弔之禮與凡
饘粥米鹽細故一於先生乎仰給先生惟勤惟儉不事侈
靡又之家日充裕故憲副君益得盡心所職而不以家為
累性至孝母夫人有疾晝夜侍醫藥無少懈母卒哀毀踰
禮憲副君卒于晉陽官舍先生徒步數千里奉其櫬以歸

窀穸之事極力營之而不以煩其諸弟事繼母徐不異所
生徐歿哀差以禮鄉人稱焉先生少好學工書法有志於
用世既而以冢子綜家政不得專志於學每以為恨迺課
六諸子涇等以學且勉之曰吾家詩書之澤數百年矣汝
曹際世休明當致力問學以光吾宗以迓續先世之遺緒
可也涇感其訓磨礪淬濯克有成立登庚辰進士拜監察
御史先生又以書戒之曰汝祖居官三十年以廉介著稱
今汝幸籍遺休以有官序當益以清慎自持毋遺汝祖羞
也今
天子嗣位之初推 恩群臣封先生以涇官烏帽繡衣出
入鄉如里巷以為榮而先生接人恂恂以恭以謙君子益

以是多之晚歲益自韜晦築室別墅以山水琴書自娛有
終焉之志焉生於永樂己丑八月二十有八日歿於成化
丁亥六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五十有九配鄒氏有淑德封
孺人子男四長即涇次淵次海次淮女一適臨川甘鳳孫
男一曰根嗚呼先生長世族而能刮剔豪習德禮以提
身勤儉以裕家以憲副為父而克承其志以侍御為子而
克成其材可謂君子也已先生之歿也涇方按部南贛聞
訃解官歸將以是年冬葬先生于邑之某山之陽泣語喬
新曰涇不天先考奄棄諸孤顧圖其不朽者墓宜有銘陌
阡宜有表以焯潛德而昭揭于後世子幸為我述先君志
行世系為狀將請銘表於當世立言者喬新與涇同薦于

鄉又同官于 朝知先生行義為詳故不敢辭乃具述其
實如右以俟大君子有道德而能文章者采擇而論著焉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謝公行狀

公諱一夔字大韶姓謝氏其先本晉太保文靖公安之裔
世家南昌之新建之古源祖永亨避仇匿媚丈王氏家遂
其姓及公貴顯迺請于 朝復先姓云父得仁為汀州經
歷以慈惠得民部使者薦之陞推官讞獄明恕正統己巳
大盜起沙縣攻圍汀城勢張甚郡推集民兵助閫帥守禦
屢挫賊鋒既解圍官軍執村氓四百餘誣為賊又為力辨
得釋民德之及卒汀州人建祠以祀焉公天資溫粹弱冠
從翰林侍講吉水尹鳳岐先生讀蔡氏書先生覽其所作

經義論策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器它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見之矣郡推卒于行營公扶柩歸葬居喪讀禮足跡不至城市免喪以所業赴江西鄉試名在前列會試禮部以書經冠天下士及廷對
英宗皇帝策以禮樂刑政之要公所對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及漢唐宋沿革之詳凡三千餘言末又曰禮樂之本刑政之原不外乎一誠臣願　陛下運此誠以興禮樂則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矣運此誠以用刑政則一政之出人信之如蓍龜一刑之施人畏之如鈇鉞矣
英廟覽之深契　聖衷　賜進士及第擢翰林院脩撰又
命公與庶吉士楊英等同進學于翰林俾讀中秘書蓋是

所學益博所得益精發為文章不為奇崛雕刻之詞而純乎渾厚人共推服少保李文達公尤重公每以儒器期之脩　英廟實錄文達為總裁以公為纂脩官稱事直書得史官體
今上皇帝初御經筵以公為講官賜銀二十兩鈔二千貫紵絲二表裏　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加賜銀幣特厚公因請假歸省先塋祗奉祠祭立義學以教族黨鄉閭之子弟又置義田義倉以賑貧無以養者郡推祠在汀躬往祭奠遺民迎拜公待之無貴賤皆與抗禮汀吏民咨嗟稱其賢既還京會　朝廷以星變求言公上疏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來

諫諍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識公者讀其疏亦皆慨嘆想見其為人　上以宋元二史予奪是無定論特　命內閣儒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公分脩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禕之論以為泰定帝為世祖長孫宜承大統燕帖木兒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降會圖富貴爾故於燕帖木兒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燕帖木兒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正前史之謬君子韙之書成進　御陞翰林院學士　賜宴于文華門右廡又賜鈔一千貫成化十四年二月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公與學士彭公彥實等皆以學行選侍講讀十九年九月陞禮部右侍郎凡制度儀文多所裁究前所未有者必稽經考史參以
祖宗舊制具為儀注務使可行二十二年冬陞工部尚書工部所掌素號繁劇而工匠之長號作頭者持吏短長恣為奸利公躬校案牘嚴勾稽剔蠹弊謹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通匿之罰斥遣作頭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度財用以杜蔽官之弊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久役二十三年春公得痰咳疾在告三月上書辭俸優詔不允夏五月疾稍愈強出視事俄而病復作易數醫疾劇卒之晨命僕取水盥頮訖衣冠出坐小齋指口言渴

侍者以湯進飲之又進粥未及食溘然而逝是月十有九
日也享年六十有三事聞贈　太子少保賜鈔萬貫賻其
家遣官諭祭者甫具命有司造墳以葬公天性樂易待人
接物一本於誠尤篤於友誼有誤惟法綱不能自直者必
語所司為辨之不啻己事或材可用而沉淪下僚者薦諸
當道援而用之不幸客死者為歸其喪或卹其妻子在翰
林屢典文衡嘗考禮部貢士得羅倫置諸魁選已而倫以
狀元及第考南畿貢士得王鏊以冠多士及試　大廷鏊
名在第三人皆服其鑒別之精自少好學至老不倦所著
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鄒氏有賢行累封淑人先
公三年卒塟邑之某原至是諸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

公柩合塟焉子男三曰綱鄉貢進士先公九年卒曰紀曰
經女二長適國子生余校次適國子生況〻余皆宦家子也
孫男五曰錤邑庠生曰驥國子生曰鳳曰鱗曰鵬俱習舉
子業惟公以大魁致位司空文行卓然為士林模楷其殁
也
當時嗟悼卹典優隆可謂哀榮兼至者已公官居二品隧
道有碑幽竁有銘宜得當世名儒為之論次以垂不朽喬
新與公生同鄉仕同　朝居又比舍相知最深謹述公世
系行已歷官之槩以俟
立言君子采擇焉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一

後學南城圭峰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婺源余鍧訂刊
後學同邑黃選李喬編輯

詩

四言古詩

終慕堂

歙門戴君信念其二親蚤逝欲養弗逮故名所居之堂曰終慕志不忘乎親也予嘉其能孝為賦詩以寫其思親之情云

瞻彼堂前維椿鬱鬱以念我父兮心焉如割瞻彼堂北維諼
靡依念我母兮潸焉出涕椿兮諼兮載榮載落父兮母兮
逝不可作豈無尊酒為誰酌之豈無鍾鼓為誰樂之日居
月諸迅逾川流顧懷罔極我思悠悠朝風飄飄庭樹蕭蕭
我思我親中心翹翹夕風烈烈庭樹揭揭我思我親中心
惙惙維古有聖終身慕而永言孝思始其庶而九天蒼蒼
九原茫茫我生有盡我思曷忘

平林送憲使錢拜珍赴任

平林送憲使錢公也公以懿行淵識光膺寵命典憲滇南輶車既駕群公出祖故作是詩以餞之

菀彼平林言秣我馬君子于征言餞于野有酒維醹有肴
維旅群公具來爰殽出祖

於維君子武肅之胄金券玉冊勛庸維舊厥澤攸鍾德音
是茂克纘前休維邦之秀
有冔斯冠有繡斯服爲 皇蓋臣屢歷是飭汾水之西梁
山之麓駟牡騑騑爰咨爰度
壓海茫茫有鄭其疆 皇命蓋臣式是南邦毋茹其柔毋
吐其剛以佐盾使惠我遠氓
龍節煌煌鸞聲瑲瑲錫衣孔揚戾于海邦孰爲豺兕我斧
其吭孰爲鴻鴈我哺之粮
數政維公有嚴有容惠于神人罔然同桐相彼蒼黍藹零露
瀼瀼淑爾君子寵祿攸崇
睠彼滇城南控金齒肩使來臨戎夷咸喜乃滋乃揚有紀
有綱孰爲民痌厥度孔明
黑水南注維禹之蹟於 皇有命往宣我澤是綏是附百
蠻無侮厥篚大具歸于天府
嚶嚶若鳥求其友聲命我良友中心怦怦瞻彼蒼蒼昆明
洋洋願言從之道阻且長
雨肅 皇命維公將之悠悠我思何日忘之矢此頌歌式
昭德音令德不忘以慰我心

右平林十章章八句

桂山送朱方伯赴陝西

桂山送方伯朱公也公歷典諸藩有勞有烈肆膺
寵命按總西夏群僚出餞賦詩以致繾綣之意焉

桂山巍兮桂水瀰兮産茲蓋臣邦之傑兮維 此蓋臣允武
允文秩秩庸中外厥聲沄沄
延登賢書延踐臺衛延秉邦憲延陟訐謨龍節斯煌發軫
載驅孰荒我鋤孰祐我需
炎海之陬有鷄有蠡 帝命公往答彼大猷數政不紓是
耘是柔 皇澤爰流恫瘝以瘳
帝曰良哉予嘉乃績于旬于宣往佐邦伯以絆以逖以弘
皇德內綏群黎外威北陌
涇原有虜敢犯我圉公董王旅往禦其侮龍盾虎帳載斧
其吭群醜以劉北鄙載寧
公有丕績 皇用寵錫有廓關邦陟公爲伯是懷是撫公
維民父是訓是釐公維民師
相彼王畿注茲黃流溫溫君子多祉是適天祚公胤是多
賢予舂榜秋舉克趾厥美
河華千里維古帝京 皇曰往哉汝維長城公拜稽首
寵命維隆敢竭股肱之牙之墉
金城萬雉周漢所營公往涖之扞彼朔庭群酋來同方伯
之功訖其外庸乃卿乃公
年旋能賦出次于原群公餞之班以周旋有魚有兔有鼎
有棗方伯燕之于其鼓考考
咸陽遺黎載公父母若羞若稚奔走來迓秦人之喜閩人
之悲頌來鈞樞式弘厥施

終南之麓煙樹蒼蒼我思公兮昔日其忘粤山之椒傳心
靈霧霧公令我兮毋金玉其音

右桂山十二章章八句

五言古詩 附集句

讀曾南豐詩

韓公發巳久詩道日陵夷豈識渾雅作徒逞妖媚詞有如
苔砌蛩竟夕鳴聲悲又如倡家婦粉黛飾姿容家數皆
載夫子起絕之一掃西崑陋力追騷雅遺峻如登華岳石
磴何嶔崎壯如雷霆驚白晝騰龍蛇汎如方塘水風靜綠
漪猗瀅如空桑琴枯桐絙朱絲雄拔追李杜奇逸溥宗師
金陵與六一嗟吾貧無異辭群兒厭黍稷利嗜甘梨棗黃口
佟凌詬顧謂不能詩豈知韓公後何人能庶幾想當揮翰
時元氣益淋漓渾涵寔天造顧豈推敲為我願寫萬本單
卑俗群兒千周燦彬彬大音初可窺欲造風雅域斯文乃
階梯㝡哉追古作峻途極攀躋毋為拾紅紫點綴閱妍媸

謁寇忠愍公祠

靈宇何汾樓幽篁亦蕭疎殘碑半剝落荒蘚侵庭除嗟公
抱奇節毅然雄萬夫平生致君意欲與皇王俱從容定儲
極決策征羆胡九重方眷注群憸紛詆誣竟哉孤注說坐
使君心渝出典北門鑰南投瘴海隅厭世一何蚤騎箕返
大壓遺黎送歸櫬哭祭塡道途精誠感枯竹翠篁儼紛敷
江皐尚敞祠宇儼貌何異如至今民吏競尊奔趨我來
拜庭下周覽儀形無笑容神如生尚見僩好嫂直遲古心
谷臨風增欷歔

謁考亭朱夫子祠

嘉樹何蔥蔥方塘亦溶溶溪山幽勝處中有夫子宮慨自
孔孟殁秦坑焰復紅吾道殆欲熄斯人如盲聾天未喪斯
文乃啓洛水翁汪汪暨學繼統開群蒙夫子振其後超
然蓋世雄六籍重研究心與往聖通長風掃陰翳皦日行
晴空明王職不作天下孰予宗鴟梟噪威鳳蝘蜓嘲神龍
勢持三二子講道空山中斯夕敘與頌衿珮何雍容至今
建溪上斷斷騶曾風悲遐邈發光赫無窮嗟予生已
晚慕道恒忡忡少壯不自力倏然頭欲童茲晨款門墻再
拜瞻沾胸九京如可作執鞭以相從

謁李忠定公祠

宋故丞相李忠定公世家樵川其精忠大節史載之詳
矣使公之言用於靖康之初汲黯必無北狩之辱使公
之言用於建炎之際高宗必無蹈海之危說邪交作而
公竟殁貶所嗚呼哀哉予謁公之祠感公之忠節慨嘆
之餘情不能已故賦此

孤狐升御座黑眚翳炎精番騎忽南下長驅無堅城朝堂
無遠畧金幣但乞盟我公抱忠憤抗疏請親征內選環衛
士外召勤王兵醜虜聞機褫魄遂遁巡為從諛群邪互譏訕不
顧皇室傾公謀既不用敵勢益倡獗陵青城駕不返哀恨徒

嗟嚱建炎初嗣統起公秉鈞衡恭奉復三鎮及汲返汴京
慷慨陳十策㕛馬如日星國勢稍張皇虜嘗咸零擾淮黃
若相忌撓梗後南行犬馬㧞哀極神龍幽廟廷公徠不復
北河洛汚羶腥皇天不慭遺騎箕上青冥此邦公故里遺
廟儼儀刑神遊三百祺英氣凛如生升堂展拜謁溪毛薦
芳馨思公不可見瞻仰清淚零

嵇侍中廟　賈后字南風

華林䵷蛙鳴挂纓南風競五王弄戈鋋宮闕煙塵暝英英
嵇侍中忠誼本天性當其徵起時揖軀討已定傷哉蕩陰
戰鼓衰將亦病狡童犯屬車王旅忽奔迸僕姑集帝躬六
璽隨孫犇公焉豈不佳見危思授命冤渠何咆哮曳公斫
其頸血流濺帝袠渫火互相映年深化碧草薜蘿紛枝柯
公名耿不磨屹與華崧並至今湯東門廟貌儼且正我來
欽靈宇蘋藻載將敬韓原驅車馳成臯戰爭深鄭誅非濫
刑釁冤寃天吞忠公不可作臨風發高詠

越王臺懷古次南谷韻

歐閩古建國鈞龍有遺臺臺空龍已逝沕穆祠宇開釣磯
掩靈幌丹青雜荒苔念茲勾踐胄桓桓亦奇才援戈逐秦
鹿上宇自汝撥疏封受赤社組練成陽四百龍來吉兆咸
聲振九垓緬懷全盛日意氣亦雄哉至今莫椒酹猶有遺
民來魚燈已黯黮馬鬣尚崔嵬故宮渺茺萊落日潮聲哀
感此發長嘯蒼聆欲低佪

長平懷古

寒雲起崇岡悲風振林木山鳥鳴嚶嚶恍如趙兵哭低徊
憶往事感我淚相續哀哉長平戰虎吻厭人肉翩翩佳公
子處事何不熟括也喜談兵身死家亦覆忍哉白氏子欺
天逞淫毒推兵紛若林一旦填谿谷至今耕犁者往往得
遺鏃孰云天網踈報應如轉轂杜郵豈為冤萬死未足贖
嗟嗟秉鉞士起傳宜三復前車諒未遠後乘慎馳逐

潞城懷古　春秋潞子嬰兒之國也

朝出上黨城青抵嬰兒國民俗尚質野原田亦磽瘠西望
荊卿墳蒼然閟榛棘衛公有遺祠繪事儼冠弁我懷馮野
王自少謹脩飭雖云世所賢衆枉紛已忌直切忤藩邦繼
乃因假經積善云有愛伊人死讒慝天道良悠悠古今同
太息我欲訪松楸翦薙加培植空原渺無覩悵望淚沾臆

武鄉懷古

武鄉古名縣孤城瞰漳水漳流日奔騰雉堞半淪圮居民
百餘家葺室傍山趾我來賑飢羸周覽臨漳涘石勒城久
荒凄迷蕎麥當時逞雄逆所過生荊杞寔國既稱孤歸
來宴鄉里此鄉比豐沛衿談曾不恥寧知二紀餘竟作若
敖鬼榮華能幾時起沒浮漚爾何如金鋌侯英名照青史

晉陽懷古　十首

懷卜子夏　河津縣

龍門崇且秀閒氣鍾名賢卓哉卜氏子允為群彥先講

師元聖顏冉同周旋序詩發微旨傳易探幽玄豈惟富文
學曲訓多格言悠悠千載下斧屋尚歸然我欲薙荒穢采
蘋薦寒泉九原如可作願言為執鞭

懷郭林宗　介休縣

炎光日以晦群閹弄王綱忠賢弃楚澤儉狡登巖廊李范
秉清論侃侃扶天常豈知稽天浸一葦詎能航夫子明且
哲允為萬夫望匪夷亦匪惠相時慎行藏終然脫奇禍冥
鴻恣高翔瞻烏止誰屋感此懷悲傷中郎發潛德千載揚
休光

懷關壽亭　解州

黃星爛長空漢社倏已屋高皇有賢孫陳慨志匡復桓桓

壽亭侯佐佑共馳逐威名勁如鐵面色類頹玉破操遂收
[illegible]奕奕陳魚麗點寇勢日蹙天意不可回臨
沮竟顛覆偷生為萬夫雄死義不為辱英爽元不亡鞭霆駕
雲轂至今海宇中饋奠競尸祝嘉有廟森森桂醑清且馥
胥象今何如餓鬼啾啾哭

懷文中子　河津縣

洙泗啓道統縣延及孟軻軻歿聖緒絕茲道寖以訛河汾
有名儒志道心靡它禮樂事探討詩書重研磨董薛與王
魏從游共切磋上希紹絕緒下欲障頹波續經雖云僭格
言亦已多云何末學士持論紛詆訶欲知經世心東征有
遺歌

懷郭汾陽　太原

華清春晝長羯鼓聲方酣鐵騎來漁陽翠華遽西幸郭公
真雄才仗鉞事戡定北征掃攙搶東討戮梟獍回鶻請受
盟吐蕃夜奔迸從容進退間順人且安命奸閹亦革面洒
涕把深杯汾陽胙茅土寵眷一何盛安危繫一身夷虜知
名姓中興多英賢福履誰能並茂績紀汗青千秋尚輝映

懷陽諫議　夏縣

晴髻凝黛色寒溪瀉清流嗟昔陽諫議韜光此夷猶野逸
徹輒至徵詔來林丘遂辭麋鹿群去與鵷鷺遊讜論當炎
宰而公但悠悠忽上疏論賢相投荒陬公乃叩閣爭累
疏不自休精忠貫皎日浩氣凌清秋白麻不果降拂袖去

且羞公歿數百載士風日以偷撫旌空寂寞焉化宇寧
朝陽無鳴鳳立仗多騂騮思公不可見悵然抱孤憂

懷裴晉公　聞喜

淮西有猘犬狂吠何狺狺廟謨方致討喋喋盡及西鄰晉公
秉旄鉞出鎮潑水濱鐵騎既飛渡檻車亦轔轔頹顛羣效
捷古通敢逡巡元兇卒就戮寵錫何采頻歸朝贊大猷議
論常闇閽青蠅紛來集皇甫亦何人奉身歸綠野詩酒陶
吾真列閣仰僕德四朝推宗臣高步跳宋後誰能繼芳塵
我歌平淮雅清淚欲沾巾

懷文潞公　嘗為晉城令

耳亭潞公軒朏朏翼飛牖公昔宰縣時琴觴此游衍泉石

清且幽芳林亦愁情一朝秉鈞軸德望齊殊恭莊儼邪言
功被勁不自辨管鑰司北門旌旄靖東國廟堂殊寵容士
癈自歡抃偉哉社稷臣百世能幾見平生仰高風覽物增
遐睠與刑遐難覩俯仰淚如霰

懷司馬溫公 夏縣

瑤臺何巍巍涑水亦瀰瀰我公獨何之孕秀實鍾毓會書
熙寧初事事稽周禮新法紛如毛舊臣盡竄地公時居洛
師容與花竹裏執被高皇雲勿鈞伊川水宣仁始臨朝綸
綍為時起惓惓撫瘡痍汲汲除弊秕坐令憔悴民復見雍
熙理胡為厭亂氣濁溢然騎箕尾忠清與粹德令聞傳不已
嗟予生已晚高山風仰止稽首瞻遺像前酌泉薦芳芷

懷趙忠簡公 聞喜

淮甸狼煙亦紛黃欲南避群公奉頭竄皆為宗社計英英
忠簡公談笑却胡騎六飛一臨江將士爭奮勵斬王既北
首魏公亦南至兇酋失色歸逆豫亦替逝王室再造功當
時誰與二尊奉忽然秦檜力主和戎議遂令社稷臣白首投
荒裔[?]妖鰐鼓腥濤海蕃揚赤幟遺表何琅琅初心猶不替
公歿統百年吳宮已無燼薰澤有遺祠歲時為椒薦其
倘來歸怊悵仍增欷

題蘇季立別圖

黃雲點綴谷暮歸騎伀將發驪渭上河梁無與故人別後會
不可期請與君永訣祈連山前簫沙深雪中雪君心與我

志各欲致忠節老親坐誅夷此志遂蹉跌今君獲生還竹
帛炳貞烈顧我墜家聲有懷其誰說韓王昔降虜茅土世
不絕念我先飛將守邊號瓌傑臣罪固當誅臣族詎宜滅
嗟嗟全軀臣雖肖為論列我心豈忘歸望鄉心如爇親族
縶于漢念之肝腸裂慟哭送歸旌哀哀淚成血君歸謁茂
陵毋為荼結舌寄語霍將軍此心宜識察

過黃花鎮

驅車出東郭行行指邊塞是時歲向暮陰雲黯晝晦宜天巖
嶺枯村寒鳥哄喔中官候道左送師我服迎旌旗紛猗
旆迎我亦從橫開兵黃花鎮駐節臨安營山路石磧磧斷
溪水始凝航馬雖不前候從皆遠望昔聞是險道我胡不

自今處置頤洞詎敢憚遐征三陟記發英尚屢稽王程
安得霍票姚一掃遊塵清

過諸葛武侯廟

予使蜀過沔陽縣有武侯廟極欲往謁而積雪載途僕
夫已痛遂不果往馬上誦出師表慨然嘆後世如公者
何其鮮也因賦短歌一章以致高山景行之意云石棺
山名吉利曹操小字也時成化丙午冬十月二十九日
石棺雲霧霧沔水波洛洛中有武侯廟棟宇凡[?]崇[?]
炎祚微諸強務爭雄吉利掾全魏仲謀擅江東斯人[?]呂
儔長嘯甘臥中英英高皇冑日志欲戡群兇搴捆策[?]
與同其功一間割地名三顧禮曹操從容決大計魚水欣

相逢首結孫氏好再推卑氏錄益操既歸[illegible]亦奇風
遂令寰宇内重覩炎光紅天意苦難誣大星隕長空歸漢
謝氛氣潛歸親承安宮歷覩百世下孰能踰其點有課孰肯
戮有正孰能公公道未必布忠猶未必從九原不可作孰
為人中龍兩觀在蘇邑韓光赫無窮嗟乎生已晚仰止常
忡忡朗誦出師表慨然淚霑胸

景陵舊事 郢南齊之竟陵伏羲之後風氏封于此

漢江南畔鬱云是古郧鄉風氏遺封在茶翁種井荒五華
孤壘峯三澨混晴光名宦懷仁傑賢藩憶子良俗淳民訟
簡政峻吏書忙水國舟為市漁家葦作墻春深鶯百轉秋
晚稻花香菱芡充堂貝魚蝦售遠商茅齋容假寐蓬[illegible]
風涼犬吠蘆汀月鷄鳴蓼岸霜危樓晴泛眺客裏意茫茫
最愛停舟處漁歌送夕陽

王昭君

昭君在掖庭皦皦冰玉姿絶色恒自負不肯賂畫師君王
不識面遠嫁與胡兒愛惡元有命不在妍與媸名花委荒
棘小草植軒墀古來盡如此悲嘆亦奚為

真氏女

真文忠公之裔孫當元時仕為[illegible]元虛負官錢數十萬鬻
其女以償父之流落倡家女以剛貞自持日隨其[illegible]
惟歌雅詞吹洞簫而已狎客不敢犯姚牧庵為承旨嘗
會[illegible]未克女以善歌往供奉牧庵聞其作閩語詢知
其故而憐之告于所司脫其籍以嫁院吏黃[illegible]遂往
至願官客有談其事者予因賦詩以紀之
妾本相門女少小顏如玉向爺負官錢鬻妾以自贖詩書
不復理學唱金縷衣當筵歌一曲贏得錦纏歸相君名世
儒閩歌忽驚訝相問始知因矜憐重悲詫告官脫妓籍
送歸名家紙回理舊業肯復歌洪喳昔為糞上英今作閩
中秀長安遊冶郎詎敢窺窗牖羅裾掩象揥淡然儒家妝
良人詞苑吏不數羽林郎今宵復何宵三星正當戶喜極
忽成悲潸然淚如雨幽蘭植糞壤芳潔常猗猗妾身猶處
子郎君當自知

廢萱堂

靈萱委秋霜歲月忽已徂衣夜不能寐念此增煩紆孝誠
既昭格精意遂潛孚宛然北堂音容儼以愉酌酒為親
壽起舞為親娛不知喜變慘但覺愁懷舒寒鴉俄飛旦
明遂殊途攬衣重惆悵清淚沾華裾推窗悄無覩落月暗
林烏

挽段節婦 新城令敬之母也

結髮事君子燕婉期百年寧知賦命薄中道失所天凞明
既無童有郭廉有田呱呱兒在褓詎敢覬成全歲晏衣未
製午竭突無烟寒縮倏來顧巧語何便便謂言揃丹詩寧
勝凱風篇劬節堅自苦飢寒竟誰憐婦闡氣填膺錢禦
其拳妾心雖匪石比石似更堅貞松挺寒姿林恣使未易翦

嗟脩懈且丧舌縮詞莫宣苦節益自勵之死矢靡佗梧桐
秋月冷照我影娟娟豈無忘憂草對之不開顔天道信昭
式子壯孫益賢日月迅如矢霜華倏滿顔奄忽厭崇養城
南起新阡孫今振脩翼虞廷日歸驂追思重闈志清淚長
潸然不羨雙烏綽楔樹門前不羨五花錦誥央日邊但願
太史紀貞烈耿耿徽音百世傳

何家莊八景

高嶺晴雲

危峯高際天掩冉雲滿谷一玩奇變朝夕看不足迎風
翠蓋翻映日錦屏矗澹澹霞影紅濃濃嵐光綠出岫自有
時悠然無繫羈東皋望霖雨毋為滯林麓

東陽霽雪

積雪徧原埜皎山書未消汙池與危石皜皜成瑤璡寒光
徹踈標素鶴綴枯梢出門騁遐矚玉柱倚層穹稚逕迷難
尋鳥聲亦寂寥何當登絶頂曠望遺紛囂

杉山翠色

我昔種嘉樹封培恒究心樵斧不敢猊牛羊靡相侵森焉
三十載蒼然秀穹林喬柯拂晴昊密葉蔭閒潯春至[illegible]色
嫩雨餘凝煙深豈同牛山木濯濯彼漢岑

竹塢秋聲

[illegible]西曠且夷種竹十餘畝長風天際來瑟瑟鳴不已清音
[illegible]雅[illegible]宮徵況聽王子晉吹笙碧霄裏山居澹無
為塵慮浄如洗何必競與笙鏞鍧聒人耳

井庵曉鼓

玉燭猶東峯斜月映屋櫚山僧初出定逢逢靈鼓吼填然
一何壯隨風落谷口嚴壑欲振搖魑魅晝藏走征人戒前
途耕夫趁隴畝山翁朝慵起展轉搔白首

水碓宵舂

村居澹無營所需在粒食引泉運雙杵匪藉樵青力飈輪
駛若飛怒湍亦衝激月明響丁丁隨風入寥沉精鑿諒天
成功利妙無迹卻憶漢陰翁抱甕長太息

戍卒故營

原田何畇畇禾黍亦彧彧村氓耕鑿餘往往得遺鏃云昔
衛閑粵貔貅曾此宿緬懷屯戍時笳鼓振山谷四海今一
家荒壘成平陸萬竈無遺蹤長林暁煙綠

石門古道

雙石勢嵂屼山徑出其間行行如觀闕行人日往還初疑
登劍閣一髮縈棧懸又疑出井陘詰屈羊腸盤吾聞長安
道車馬去閑閑駕言趣行邁交衢鳴和鑾

夏夜獨坐

炎官苦煩燠燕坐綠樹陰涼飈天際來朗月照我襟幽懷
將胡展沉慷撫鳴琴初彈猶山操再奏猗蘭吟曲盡長太
息悠悠孰知音俚耳厭苦淡新聲競繁淫噫哉荷蕢者猶
識宣尼心

田家即事效陶彭澤

春至原草綠犢牛出東陂野雉方雊我來田家向我啼故牛
次所過植秋來禾穗條東卧松下松高秀氣微俯聽流泉
聒仰看浮雲飛日暮騎牛還稚子候柴扉濁醪聊自慰相
顧情依依但願長如此安知暮輕肥

偏頭關書事

金湯天設險形勝壯遐荒地控黃河阨山連紫塞長別營
旌虎卧分隊鸛鵝翔羽檄通西極烽烟接朔方降胡隨帝
牧戍卒事耕桑土屋冬偏暖松棚夏獨凉樺林藏鷙獸巉
嶂走群狼雲暗金笳急風高鐵騎強承 恩司管鑰救捷
輕戎卷 聖化雖無外神州自有疆誅兵青海上林馬黑

山陽晉斬樓蘭首銘功荅 聖皇

有感

李子粗六國孟軻老於行悠悠千載下不知孰重輕如何
當世士之死競浮榮乞墦當厭飫酣醉飽還自矜豈知妻與
妾怒情號中庭

冰山何差我群兒競依倚詡若松華安宜復長朋比峨日
出雲端炎光徹厚地堅冰洋如淖群兒竟何恃叔文柄國
時門下客如市一朝竄南荒諸客亦遠徙寄言媚竈者胡
不鑑前軌

秋懷 六首

白露悴百草玄蟬寂無聲庭柯歛新翠荒夕哭將無鳴感此

時序易推衣裳前宗仰視天宇間銀河限雙星一葦齊月口
航相望未合共玄運亦多阻矧茲塵俗情棲棲歎別鶴感
我淚交零

颯颯撼庭樹秋氣像悲涼玄鳥已遠逝群鴻亦南翔幽人
抱淑思攬衣起彷徨念昔少壯日志輕杜與房淹留竟何
成觸景嗟已蒼茫津為漢輔以生老淮陽感彼積薪嘆慨
然令心傷

月明秋院靜砧聲一何悲為問搗衣者云是遊子妻昔居
燕晛初不忍一夕違如何遠行役十載猶未歸淇上有遊
女邶鄘多妖姬容華雖可悅節義亦易虧夫雖不我念妻
終不移顧君一回慮逆念合歡時

□□□芳芬井梧隕輕碧翠悴涼有時世情何從從寒堅
亦何求豈號求夕端居澹無營玩物聊自適春華雖可
娛適口蔗秋實得馬未足欣亡羊亦非戚生年知幾何撫
卷悼性跡乃知蒲柳質不若道傍櫟

方塘澹無波風起成文縠亭亭芙蓉花穠艷散晴綠顧茲
搖落時蘋藻紛在目豈知窈窕姿寂寞寒汀曲相應戚幽
華寄此媚幽獨我來當秒秋臨風挹嬋韻但愛芳歲晏自
白霜華肅

寒蟲泣秋水言采芙蓉花采之欲誰遺所思在天涯念爾
君別時春風發蘭芽蘭枯秋露冷君行未還家豈與一樣
者亦有斧色昔雖共稚兒仍增長嗟此花何足羨嗟

寄比容華但恐夫路遥零落同群葩

題黄君愈宣江山一覽亭

山翁不川游溪翁不山住茲亭何槪魏妙得江山趣浮光
滉瀁攏飛翠堕窗戶江山百里間一一堪指顧披雲叡巖
扉乗月泛煙渡興鶯伊琴壺酒隨杖屨悟致動靜理倏
然發心慮嗟子抱清尚山水夙所慕年來徇微禄棲遲遊宦
煙霧閭君構危亭便擬投簪去晏髙躋遐矚見矣愜中愫

貧女篇答王元哲

妾本貧家女陋質匪姚姜妾承姆史訓恒以禮自防雖無
珠翠飾被服淡且芳弱年甫及笄未命娘擇宜當朱門非敢
望所願夫壻良命薄甚脩誰敢求凰同時拾翠者見
女已成行嗟我獨何意懷守空房常恐芳歲暮華奕
秋霜曉鏡每自悲幽憂結中腸忽承春顧言感我思彷徨
失時固可悼失身重堪傷赤繩有定分桑中詎非狂矢言
保貞節肯喻東家墻伯鸞倘見求勉焉希孟光斂衽謝贈
言清淚沾羅裳

涔陽道中

秋郊雨初霽駕言適涔陽天氣淨如洗髙穹含新涼策葦
已斂色菊花正揚芳微風來遠壑爽緑紛披揚溪瀨暫枕
獨水石鳴琳琅渚沙粲如雪鸂鶒雙飛翔低迴玩物理塵
想頓消忘落景飛西嶠濁歌起滄浪茫然暮色至僕騎紛
道傍登眺興未窮引領於涔宗間

澧陽道中見蘭有感而作

驅車首遠途陽秋氣肅晨叙微風起道傍吹憂逞清馥寒林
競披拂猗蘭獨幽谷翠葉泛疑飄素華映殘旭君猶若葳
蕤抱幽獨香炫臭味同相依有秋菊洛人愛牡丹楚
客重蓀荃雖能憐國香過者競驅轂感彼尼父嘆凄然淚
盈掬聊為勞荒蕪毋令肆侵瀆

游盤山亭和自方僉憲韻

芳盤亭前竒春日奄西淪廣馬忽飛渡長江猶平津先生
捉兩龍姝道真挨戈捷類景力竭心徒勤六龍既浮
游畢酬乃闘開對虎號而靄寤知造物者全
節付人北不屈九死等一塵高節何所擬閬山碧
峭鈞何哉重乃其房浮今何如草秋復春

送宋方伯

春郊雨初霽綠樹含華滋使君駕言邁煙浦風披披晴
瀨何許去路江陵遅且驟同抱觀錢江之湄開樽酌芳
醑投簡賦新詞賓從勸且酬不覺駿景移念茲長安道年
來困割剝吼對虎狐戍屯熊羆君行毅服一展胸
中奇露論疏勤揮戈斬屠者坐令三邊士賣刀事鋤犁
功成奏丹峻擢旌旄君車日已遠會當向時頻
寄樹績慰我渴與飢

齋居對雨懷惟孝

空飛雨花樹蕭蕭端居佔畢隱几不自聊念我

同袍友睽違忽運朝官曹咫尺地邈若千里遥淸觴悵衔
酌玄理孰與晤含情撫枯桐絃急思轉悽何當化雙鵠聯
翩凌層霄
瑶巷夐靈鳥文采何嚴肆鏘鏘鳴咸淸寥飛下丹山陲鳴群
啓雝雝群喙徒啞咿鵰鴞若相妬況此鴉與鴟棲息毋非
所羽毛日摧萎願言共高擧結巢碧梧枝養此五釆翎遠
彼百鳥嗤

春暉堂 爲周冬官賦

春暘麗晴顯首大含和澤離離堂下草蓁蓁時泛粒碧含蕤
茂以榮允藉春暉力春暉豈望報草心自罔極姚彼周家
母頹復心允劉子今茂且賢甫惻報倘酬罔恩 敬命賞
亦既昭淑德母髮日種種子心恒惻惻豈無穜與邮亦有
琴與琴雖能養口體未足供子職常恐駛景流歲月忽復
易高堂稱華扁 膺樂何爲奕顔同堂北萱長使慈心懌

終慕樓

日沒且復出花落春再開哀哀父與母一逝不復回思親
不可見登樓寄遐矚西風吹庭樹徬徨動心曲樓前有慈
烏啞啞啼晨霜我親獨何之感我淚沾裳樓外有飛雲悠
悠覆親舍我親獨何之感我淚如瀉豈無祠與墓歲時薦
蘋藻雖云祭時豐不似養時好海深猶可竭山高或可夷
我生雖有盡我思無窮時

秋夕獨坐有懷鳳儀秋官

炎躔倏西沉華月映虛牖凉飈天際來秋聲在高柳念我
夙心親倚床屢撫昔憶昔遇君初傾蓋即如舊古道期其
敦斯文相與剖胡叔遷遠別中腸互縈糾君如遷喬鶯嚶
嚶求其友我如失群鴻孤飛粤南岫豈無雙飛鵲自顧非
我偶憂來還自慰同心勝握手寶劍尙有合別離詎當久
所願勵晩節芳名垂不朽

次文瑞僉憲遊鼓山韻

靈山何巀嶭高瞰弱流東萬井喧俱寂諸天路可通松雲
森黯黯花雨晝濛濛浴鳳池波冷潛龍石竇空祇園珠作
寶梵刹玉爲宮文物懷先哲胚胎想化工叨陪群彦後並
爲此山中細草承香轂垂楊繫玉驄沉烟凝瑞靄賢塔炫
晴虹巳喜朋簪盍還憐音味同緇衣來上客華院侍賢重
對奕慙子拙論文羨子雄鸛鵝隨飛珮舞花映醉顔紅繇業
嗟禪伯風流仰謝公詩成鬼神護何必羨紗籠

挽孟侍郎鑑

華胄承駟會宏材邁俊英蘇經曾禮樂虎榜早登名英蕩
風聲遠黃門地位淸含香趨瑣闥推轂導霓旌奏對承
殊渥超遷位列卿朔方勞轉餉南海藉治兵區脫根俱息
滄溟蜃霧晴賜歸家
聖眷微起樞興情勳業追先哲威儀式後生白鷄俄入夢
黃閣竟辭榮 當宁嗟楊綰同朝惜孔明芳聲垂汗簡遐
續紀恒樞萑泉荒塋復新阡宿草縈臨風歌楚此慟愴淚

沾纓

永南八景

東嶺日華

羲馭升暘谷千峰煥景光巖巒含霽色松桂散幽香鋪䌽
清暉動丹崖噴霧藏暖晞花徑露晴爍竹橋霜行客催胡
發鷄烏趁曉翔柴門翹首處不是 麗扶桑

西池月影

碧霄氛靄淨皓魄映清池風止浮光靜波搖素影欹山河
陵漾漾蟾兎浴漣漪霜冷籬鳴夢沙寒眠鷺窺天邊瓊宇
迥雲外玉簫遲清味誰能識長吟康節詩

梅徑香風

寒蘂生曲徑玉樹散清芬經路橫斜影金披落蘂雲吹殘
闌馥郁拂座見氤氳幽鳥憐香雪遊人愛夕薰冰花晴散
紋霧蘸曉紛紛早結和羹實金盤薦 聖君

禪庵古蹟

山麓古禪宮淒涼見舊蹤菱池蛙吹鬧石砌蘚痕封香閣
蒼烟暝祇園白露濃已無僧出定時有鶴巢松古塔埋衰
草殘碑卧斷蓬誰當再雕飾登眺得從容

金嶂曉雲

翠嶺倚層霄祥雲向曉飄輕籠瓊島樹潤浥玉田苗抹日
舒華蓋從龍曳絳綃連峰時漫壑夭矯或成橋慘色晴如
滴風光晝未消爲霖非有望四海正枯焦 [illegible]

軍峯霽雪

危峯寒霧斂天際玉嶙峋一柱擎晴漢長河落曉旻光搖
書幌曙彩見畫樓春玄圃琪花爛貧家縞袂新松巢迷鶴
夢茅屋起龍鱗預喜豐年慶謳歌祝 聖神

烏石層巒

層巘翠重重峻嶒聳半空近分金嶂秀遙壓玉山雄亂石
玄圭積懸崖古碧叢泉飛春澗滑霞映曉林紅佳氣參差
外神光杳靄中儲靈生俊傑元不讓衡嵩

南田晚渡

林外斜光暝沙頭短棹忙迎風艇屢叩隔浦楫頻揚三老
維廻舵群樵又喚航歌聲聞欸乃帆影見微茫棲鵠頻驚
起浮鷗亦遠藏往來思涉險莫遣賦金揚

挽嚴郎中憲母

[illegible]泥名家媛閨門端德音采蘋共婦道斷織感夫心恪孝
晨昏重誰甚婦奴欽風雖嗟未長鸞影悵先沉芳草埋珠
瓔浮埃掩繡衾屠蘇曉露凉栢鎖秋陰懿德生前著
恩波沒後深風冠叢貢禮 龍誥濕泥金啼烏悲春樹愁
雲起暮岑賢郎腸斷處風急樹蕭森

倒馬關

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關危峯臨晉甸秀色接燕山從騎
飛難度蕭騷去復還秋高笳吹急月冷柝聲閑路控入盤
阨溪流九折彎雞鳴紅樹裏人住白雲間牙帳衡烟濕金

戈過雨班戍兵勞枝閣瓜徑厭聽鼙烽火通荒徼厓㖡變
壯顏何當歸報 命玉陛遂竊班

過李都運故居

都運景陵李公積善清慎君子也歷官二十餘年田園不增尺寸茅屋數椽僅蔽風雨而妻孥無怨色予過其家爲之感涕因賦長律一章以述公德而寫予哀云

奕奕靈宗遠汪汪雅度寬黃堂賢刺篤粉署老郎官清氣金莖露芳聲楚畹蘭姓名聞輦下 寵命出朝端廚祿常先足醪丁亦自安心公家乘服政簡吏民歡 北闕方趍覲東門又掛冠兒童隨去旆耆舊擁歸鞍楚句傾閭巷吳山遶蓋棺異鄉魂杳杳旅櫬路漫漫節操追前輩儀刑仰後觀薄田臨泻澳老屋枕江干萬嶺松雲暝空封草露寒曉風吹鼓子清淚不勝彈

太師定興張忠烈王既臺祠子英國公懋以宗伯丘先生所作平交南錄勒石墳前未幾隧道廢之一本人以爲忠孝所感

聖代開 昌運名邦産偉人氣鍾嵩洛秀材秩鄧孫倫授鉞燕山曲宣威瀚海濱雲隨征騎動雪晃戰袍新寨塞威歸歎爲鑾畫致珍琉封名數重敘祿 寵光殉征剿役南鄙天兵出毋根先機弘將略不殺體 皇仁鵝鶴礁關隘樓船當水津婺狐來蘼靡象陣走踆踆仗節誅兇豎飛章諭叛民竊遺習感化幽谷總回春界地過銅柱班師覲紫宸節旄加將校錫賚遠宗姻史閣監脩日 經筵侍講辰豈徒爇節制更喜展經綸虓闞周方叔憂勤漢祭遵臨戎常賢聖撫士每申申胡馬俄南牧 皇輿又北巡逝將殲頡利志欲殄單臣殺氣凌孤壘腥風鼓戰塵平生思殉國此日竟捐身錫爵分茅社銘功勒翠珉 殊恩宜世享善應亦駢臻隧道平如砥華芝爛若銀潤含晨露重色映晴霞勻齋室歌靈瑞新豐表孝純慶源方混混奕世盡麒麟

集淵明句輓吳處士

自古皆有歿此語眞不虛伊人亦云逝精爽今何如少時壯且厲委懷在琴書誤落塵網中暫與園田疎園田日夢想息駕歸閑居長吟掩柴門棲遲固多娛歡來苦夕短舟無須臾寒華徒自榮深谷久應蕪荒草何茫茫時時見廢墟人生無根蔕終當歸空無念此懷悲悽言盡意不舒

集句送羅上舍

驅車上東門遊子暮何之親朋並集送恨恨不能辭丈夫志四海不得中顧私及時當勉勵灌翼凌高梯仕宦當離別思心常依依仰觀南飛翮音響一何哀起坐彈鳴琴中心愴以摧嘉會不可常執手將何時撫心長太息淚下沾我衣願言崇令德以副飢渴懷安得凌風翰來子俱遠飛

集句輓李和甫隱君

生在華屋處零落歸丘山人間百年誰能持人命如朝霜眷言

懷君子衷家世乘簪纓平生有壯志一旦畢將亡涕淚傳清方
晏祖載發中堂轜哭音泉下幽長日光歸路無因四
顧何茫茫茫茫然何之封樹已荒涼北風聲正悲飛鳥遠
迴翔自古皆有然哀哉亦可傷吾欲竟此曲長嘆不成章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二

詩

五言律詩

輓徐僉憲父母 二首

隆遭嘉遯處雲樹蔚幽居歲歉頻捐粟鄰爭每赴閭泰歸
雲稍冷月落夜臺廬宅刻中郎筆文光照故墟

靜莊鍾懿質窈窕播徽音象榻無嬌習熊丸見苦心斷機
殊綏家荒砌鮮痕深蠶黍荳黃日愁聽陟屺吟

夜坐感懷

獨坐無誰語寒燈伴寂寥衾禂夜卧疲馬怯晨朝往事
差何及新愁尚未消何當解塵軟泉石自逍遙

輓張貢士紀 新會人

之子南州彥觀光到日邊未承黃屋問還作赤城僊塵
暗星親老雲寒坐客氊何成扶旅櫬歸路淚潸然

輓會稽陶懷祖父母 合塟鳳鼓山

偕老世應少偕賢古亦稀鹿門方共隱鳳鼓忽同歸寢月
鏡殘帙庭萱立斷機孝孫今令伯清淚不勝揮

輓大理卿王公宇 二首

正氣鍾河嶽芳聲翕搢紳民歌清白吏國重老成人素
縕嗟方展清標悵永淪寒飇吹盡蔞行道共霑巾

相閱槐堂遠儒宗洛學傳交宜稱 麟游材足貴
皇猷舊合甘棠老新墅荷章秋清名知不朽留碣照林丘

遊鼓山次主一僉憲韻 二首

鷲嶺幾千仞登臨眺八方瞻天拱北極望海見東洋嵐
靄晴浮碧天花曉雨香莫愁歸路暝明月在山陽
花梵鍾聲逐海聲右徑微山花晴墮瓦泉沫冷沾衣香閣
僧眠穩懸岩客到稀來遊愜清賞日暮未言歸

谷洋公館次尹亞參韻

石徑烟無綠行行且轉迷雲深田蛤吠雨歇竹鷄啼流水
聲飜玉橫橋影卧霓欲窮登覽興殘照墮林西

獅峯寺次景澄韻

象宇臨幽境猊峰疎異形松雲侵榻冷竹露墮衣青喚[illegible]
[illegible]晨鼓啼鶯亂晝參得重聞民瘼凄楚不堪聽

贈高時旭

壺貝青雲器才華衆所憐終童徒有志賈傅杳無年宿草
迷孤壠浮埃掩素絃鳳雛今已長振羽 五雲邊

夢中詠珍珠李

成化戊戌秋予行部至荊門夢一人贈予以嘉樹高可尺
五寸花碧實紫光澤如沐植以甆盆予問此何樹答曰
珍珠李也予因賦五言近體一章既覺忘其第七句因
推上下文意足之時八月廿六日夜也

天上三株樹移栽傍玉墀紫花晴簇簇翠實暖離離不受
風埃汚偏承雨露滋江梅同氣味調鼎豈終遺

安陰道中見老馬偃卧爲之慨然賦二律紀之

龍媒天廐種老去力何衰[illegible]霜曾[illegible]踏[illegible]天寒玉節[illegible]華陽
懷茂草汧隴想青泥千里心猶在駑駘莫浪欺

又

壯歲從飛將横馳北戍邊寒營嘶明水飛飲鵰鶻泉曾滲
鳥雖死仍驅赭汗旋風霜筋力憊偃卧楚山前

宿普門寺次都憲副韻 四首

畫壁丹青古祇園竹樹深花香來別磵松翠墮危岑雲[illegible]
龍歸鉢天空鶴度林老懷清似洗不愧古禪心

又

路過谷口迷望梵宫深珥節穿金磵牽雲度碧岑鍾聲
林杪發錫影暮歸林坐覺塵機歇悠悠水月心

又

寶刹新營日賢藩寵賜稠沉檀敬内帑衣鉢屬名僧情
恍和天籟禪心映佛燈虎丘雖勝境空有塔層層

又

一宿空王宇凄然百感増業緣慚省識高卧羨山僧問俗
慚紆轡觀書夜對燈故園何處是夢遶碧雲層

商王河亶甲廟 書有河亶甲篇今亡

遷國啓雄圖遺靈食舊墟明禋來郡邑棟宇在樵漁德業
三宗後川青百禩餘樂天嗟已矣誰爲補亡書 白樂天嘗補湯征

書天寧寺壁

[illegible]紛來彩彼崖[illegible]鞋上方簾櫚花雨潤石龕篆烟香古塔

樓秋鶻叫晴烟暮散雙槐行坐處人說似甘棠

魯山曉發

曉發魯陽城城頭月正明花驄衝伯霧禾節映疎星茅店
客猶眠荒村鷄未鳴搴帷將問俗不為看山行

江燕 二首

江燕何微眇飛飛到汴城閑情同野鶴巧語愧林鶯掠水
臨瓊閣營巢託彩楹從來風雨惡寧學避南榮
日暖芹泥軟風清杏雨收烏衣辭故國紫閣結新儔棲傍
雕梁穩飛穿畫幕幽群鷄休側目無意競横秋

宮詞

綺閣香風暖珠簾曙景遲倦吹青玉管愁詠白華詩漏滴
宮壺永夢迴夕思拳拳幸何處盖竹謾紛披

武寧閑書事 四首

搴詔遠行邊雉旌拂錦鞴陣依魚飛法謀用豹韜書雪
滿蠻狐塞沙磧飲馬泉功成何所願遺像畫凌烟

又

曉度黃花嶺輕裘冒海寒笳聲驚宿鳥旗影走長川孤戍
烽初暝陰崖雪未乾何當擒頡利奏凱拜金鑾

又

烽火塞壕拱闕城北近戎王壘南連漢驛營風高
旗旆裂雲暗鼓鼙鳴試數防邊將誰如李北平

又

烏道縈孤嶂連函未足多馬肥秋出獵士飽夜聞歌殺氣
浮朱戟寒光晃玉珂先聲聞漠北驕虜自投戈

歸田述懷

謝病辭天仗山田自墾荒蛙聲占水旱鷄骨卜災祥春
釀黃柑美晨炊紫蕨香閑居多樂事洗硯寫新章

次貳守陳一菱韻

歸來汧水上花竹有餘歡種秫堪為酒無愁勝作官知心
元不易經世亦良難風雨蕭蕭夜高齋卧正安

長門四時詞 四首

庭石苔蘚班椒郁色新枯梢皆轉綠寒谷盡回春對鏡
承和景鳴箏拂素塵自憐衰陋質不得侍芳辰
高樹陰雲散深宮暮景涼波添浴風送芰荷香複道
知天近重城覺漏長秋愁新浴處誰與試蘭湯
能苑霜華重龍樓月影閑自嗟妾命薄敢嘆主恩偏攤髻
悲前事含嚬數昔愆沉思紈扇句得似綠衣篇
天冷肌生粟風清玉散花含情歌白雪遙意聽流霞屆羅
翠衾薄低徊玉筯斜君王求故劍何日遣皇華

謁先壠 在秋竹坊

先塋西岡曲宰樹蔚參參每值流松候長懷露濡心江山
涵秀色桃竹起清音為語諸兒輩當知世德深

六言絶句

漢川分司兩城 一二首

天外懷迷息兩江頭湍流奔流盡日無人喚渡濟川閒却扁舟

吾道將行有命斯文未喪由天休信賈家書鵲試聽蜀嶺啼鵑

郵亭偶書

古渡平蕪細雨長亭垂柳輕烟詩景滿前堪畫客懷何事悵然

崴丘文集卷之二十三

詩

七言古詩 附長短句

題東坡遊赤壁圖

長江西來逆赤壁山色蒼蒼含江氣白黃岡遷客人中仙傲睨江山如戲劇笑吞山月吸江風羈愁肯使負吾胸扁舟夜泛赤壁下文光下燭馮夷宮湘陵歌兮河伯舞川后山靈相尔汝同遊一客非時人想是元之與文擧酒酣飛上千仞峯呵叱虎豹攪虬龍倏然獨立風埃表俯視塵世皆沙蟲洗盞折戟認前代一炬東風青稱快英雄不數曹與孫况復周郎與黃蓋江空月落高枕眠夜深夢到蓬萊巔橫江孤鶴來何許似欲載我歸鈞天洞簫聲斷客已去起望三山矙烟霧空餘兩賦在人間星斗熒煌垂萬古

題祖逖聞雞起舞圖

洛陽雙鵝飛衝天五胡塵頏洞如雲烟將軍雅志翊皇極聞雞起舞心茫然晉陽有聰偪有勒豺虎憑陵恣殘賊中原大半染腥膻誰向河南剪荊棘喔喔夜半荒雞鳴情知此聲非惡聲披衣慷慨按劍舞英氣耿耿塵蒼冥一舞龍光鏇揮霍眼中已自無僭各冉舞頓挫騰雪霜欲殄鯨鯢清朔漠可憐瑯琊無遠圖偃蹙天險保三吳將軍氣欲吞胡羯渡江擊楫聲嗚嗚屯兵雍丘威赫赫羯賊破膽頻敗北關河醜類盡來歸熊沛遺民咸仰德兩京未復功未成妖

星夜照鎮西營天不祐晉將軍歿千載英雄長涕零

題明皇秉燭夜游圖

沉香亭上鳥飛速歌吹未終宮漏促歡娛不足可柰何夜遊更秉西園燭銀燭萬炬照天紅恍如赤日行晴空更將羯鼓催花柳共言聖主真天公太真娉婷奉卮酒願上大家千萬壽隋家天子放流螢熠燿微光詎能久伶官再拜前致詞祇今四海皆熙熙將有祿山相林甫聖人不樂復何為僉奴高歌八姨舞蹁躚驕馳峰薦雕俎明朝且放紫宸朝翠帳醒來日方午金雞帳裏卧豬龍內龍不滅昔秦宮昏昏醉夢日復夜豈昔興衰在眼中桃林一戰血沒踝漁暮不見平安火蒼茫西狩馬嵬坡驛舍無燈相枕卧斜谷翁有淚雨哭歸來無復舊居歡寂寞春不成眠愁對孤燈夜未闌

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罷後封偕夫附案借叙岳飛父被分背覺畢若

錦裘綉幘韓將軍江上淮東屢策勳朝端檜奴何刻薄千宵嚴日長風氣高皇未有宣光德指挽為親忠為逆萬木盡兮弓已藏岳家父子死淹匿將軍連訴解兵權蕭然物外如神仙清涼居士聊自命蹇驢時跨西湖邊古槐疎冷秋陰薄門巷蕭條可羅雀相隨惟有揭奚童偏裨盡入循王幕路傍下種故侯瓜湖堤攜酒看梅花酒酣時過岳陽墓潸然長淚落烟霞胡雛忽動南侵志聚觀爭獻檀公計黃金不鑄錦蘄王烈士忠臣毀鬢敝

題幼安濯足圖華歆字子魚故借用之

當塗睥睨漢家鼎江左孫郎老馳騁蒼茫九域戰塵飛宗身東適玄菟境黃雲黯黯炎精昏避地且復依公孫公孫非有興漢志俎豆詩書聊共論雖云此地在東鄙箕子舊邦風化美同游不獨邴與王尚友欲追孤竹子御子猖狂事漸非扁舟浮海又西歸尚想黃塵濯吾足寒宵自濯滄浪滄浪之水清徹底更欲挽流洗其耳水中圉圉疑子魚似亦含羞倏驚逝嗟我子魚良可羞昔為吾友今吾仇何當一請尚方劍斷取頭顱擲濁流

題金章宗畫馬圖

混同江上黑龍起雄據中原慕文治欲令禎騰變精金文物直追周漢美明昌天子世宗孫書畫書盡善文辭筆雅素親騏驥神妙不數曹將軍能發奮風騣真無比汗血猶沾渥洼水汧陽靈跡非不多如此權奇能有幾憶昔武元起海東從騎縱橫遊龍西馳大華風沙靜南蹴大梁椿林空梁王已死陳王戮飲馬來荒無賞循天閑十二俱下材薄蹄禿尾空多肉此圖想是建國初明昌以後北馬無北荒鐵騎忽馳驟山後山前草木枯

壽徐主事父母

金雞喔喔華堂曙佳氣飄飄瑞如霧鳳笙吹空奏靈鼓五采斑斕紛起舞座中仙翁蓬萊客烟烟雙瞳湛秋碧君北堂况是瑤池仙鶴髮蕭蕭映珠翟綵登玉曾傳却老方姓名已

入丹墀　聖皇推恩加寵錫金盃寶物頒明光長庚燦
煌光照戶花底張筵列尊俎新詞唱徹鶴南飛笑吸仙人
掌中露小髮吹笙隔雲屏却疑便是董雙成仙家元只在
人世何須泛海求蓬瀛貢郎父著金閨籍翹首白雲歸未
得願椿不老萱長存年年歲歲承天澤

送族孫廈會試

我家本是韓侯裔散處江南知幾世參川之陳平西芸香
翁詩書世相繼桐齋直閣與絲綸先公特選秉鈞軸云
族遠情疎漢恩義不啻同堂親吾兄長史尤卓犖轍導
親藩備寒譚西江庚午秋闈開我與而翁共騰躍而翁蚤
歲委秋霜我今歸田與已吞孫枝玉樹喜見汝森然秀出
嗣書香今秋挾策赴郎試笑談折取蟾宮桂鄉書傳捷到
山中老眼摩挲為驚視我家諸兒盡白丁有書不讀誰與
媲一經賴汝傳舊德類令門戶增光輝凍雲壓雪北風厲
匹馬凌兢隨計吏吾嗟三陟犯隆寒萬里寧[illegible]期今翅龍
門浪暖起春雷還將三策獻　堯階瓊林宴罷歸來晚錦
幖前導亦榮哉丈夫立志須遠到一第區區奚足道祖宗
功德與文章百世休光汝當紹

雙桂堂為秋官李時暘賦

西臺使君人中龍氣酣飛上廣寒宮愛此宮中雙桂樹發
鬒金粟何玲瓏移得靈根下仙陌素娥含情不敢惜書齋
咫咫更栽培日倚胡床玩芳色鄉家蘭砌謝家庭王氏槐
堂未足榮風起似聞環珮響月明恍若蛟龍爭使君二子
更岐嶷岳歲聯翩登桂籍仲兮金榜久馳聲伯也雲衢方
振翼桂兮桂兮德之符豈同凡木空扶疏炎風苦雨慎封
植待作　明堂棟與櫨

題南莊圖壽陳孟祥婦翁

碧梧露冷秋將半南極騰輝照晴漢主家壽日集群真羽
節飈輪來汗漫主人元是南莊仙五畝青桑二頃田對酒
高歌紫芝曲焚香細和白駒篇遡來移住金河曲䌹䌹方
瞳貌如玉不知遐算今幾齡但覺添壽已過屋蓋鳳綬冥
白鹿來當筵小玉鳴銀箏東床佳客起稱壽酒酣笑絕纓
胡纓披圖却憶南莊好坐見滄溟幾清淺為何當跨鶴歸去
來笑拂扶桑拾瑤草

題張將軍廟 諱飛字益德廟在保寧

單騎將軍蓋世雄當年仗劍從真龍並遊惟許多髯翁俯
視餘子猶沙蟲曾聯燕于悖且西伐發漢鼎歸鄉宮將軍
皆裂髮上衝忠憤鴻濛摩蒼穹佐佑昭烈剪蒿蓬威如虓
虎氣若虹提戈斬級無恒容萬衆莫敢嬰其鋒取荊燕益
啓漢中重噓炎燼光朧朧討符逆受微侯封帶礪河山誓
始終天不祚漢讒禍凶變生肘腋殞殺躬飄然騎箕返天
空在帝左右佐化工殄戮寇兇驅[illegible]蠻孽陵江上廟宇崇
吏民薦享誠且恭鳳笙鳴鳴皷逢逢風車雲馬紛來降斷
碑蘚蝕何重重雖歷年華而與日月光明[illegible]星斗同功名

何以上景鍾斯文足表將軍忠威靈赫赫昔無窮

送金郎中還南京分韻得辭字

君家兄弟何所擬皦如玉樹雙瓊蘤伯兮早拜地官郎典賦南都政聲美叔也新擢白雲司籍籍清名滿人耳兩京相望若參商龔北江南幾千里覔句春愁芳草池看雲昔隱烏皮几伯兮奏最來　皇都叔也承迎多樂豈趁朝紫陌曉聯鑣聽雨寒窓宵共被埴篪迭奏肅以雍不必清商闕流徵歡娛未洽又分携戒行曉逐雞聲起賓朋出祖官道傍金卮激灩香浮蟻蘆花飛雪暗長江楓葉搖霞映秋水離亭分手正淒然况復秋空鴈聲哀征車轔轔不可留離懷戀戀何時已遙知別後重相思愁看荊花春韡韡

讀西臺慟哭記留夢炎樂李佩以宋臣仕元吳思齊與謝翺同隱終身不仕

北風怒撼龍舟覆千萬錢林葬魚腹廬陵魁輔死燕山頸血化為原草綠當時門下多俊材鳥散雲消那敢哭梨冠毀冕彼何人俯首穹廬食鞬粟棘門從事抱孤憤苦服行巖瀨曲肯隨留夢立新朝甘與方吳卧空谷迴風直上千仞臺采采溪毛薦寒醊歌殘楚些招不來蕭瑟寒颷振林木仰天長慟天亦愁山鬼啾啾啼猿躑躅冬青樹下頡往還淚眼摩挲望天目鳳逝龍亡王氣消日暮鴉烏止誰屋寨棠幾度濯江潯尚恐胡僧發吾足帝曰巫陽汝下招促鶴青虬歸玉局鐃歌騎吹此淫辭月表未成誰續毅魄雖埋神不泯仙遊想在文山麓相逢握手共欷歔細論興亡淚如掬浮雲倏忽風中燭忠義千年有餘馥歸歟荒冢鈎臺東我欲乘風奠醽醁

題鄭氏齊壽堂分韻得彩字

三神之山渺何在負嶠方壺峙瀛海華堂誰築山之巔雲氣連蜷浮瑞彩堂中偕老地行仙雙頰如丹髮雖彩行真為當世師靈宗况出前朝宰平生酷慕王儒仲偕隱山中知幾載石田煙暖飯麻芽琪樹春深結珠蕾秪今寶筆諭七旬合樂張筵慶喜會瀲灧霞觴玉作流芳鮮雕俎龍為脯蟠桃花下共稱觴載詠周詩歌壽愷賢郎元是蟾宮仙剪得春雲佚鼓綵願祝雙親偕百齡炯炯方瞳神觀倍丹成不必[illegible]鶴翔空正相待

蘇公亭

郡水主事山陽吾君治徐州得蘇文忠公題名于亂石中其文曰郡守蘇軾山人張天驥詩僧道潛月中遊君洗滌汙垢識為坡書舁置其視事之所作亭以覆之翰林學士徐先生題其亭曰蘇墨過而覽者咸有賦詠焉噫君之於文忠公之遺墨寶愛之如此則於公之平生風節所向慕者深矣

彭城太守眉山翁雄詞勁節人中龍叩閽連疏詆新法一麾來此綏疲癃雲龍山人亦超絕每馭仙禽遊天未詩僧況復有參寥恥與貫休較工拙長空月白玉宇秋扁舟載

月餘邊游塵襟蕩滌殆欲盡便疑身世在瀛洲瓊樓貝闕涼如洗月華倒蘸金莖裏酒酣俯視塵中人甕盎醯雞飛復止醉磨山骨題姓名金戈寶劍何稜稜不知埋玫幾百載夜深尚有虹光騰多才水部偏好古得此方珉從上土剜苔滌垢識珴書寶愛不啻岐陽鼓芳亭彩檻深且崇壯夫舁來置其中細觀頻覺心神爾姿媚豈與黃庭同 墨妙委芳草學士新題名更好千年化鶴倘來歸再與摛詞黃莘老

題陰崖舞鳳圖

壹船所泛湘江曲江上蕭騷森翠玉天遙彩鳳忽飛來羽毛猶帶湘雲綠陰崖歷歷煙消翠裊裊舞風蹁蹁九疑紫黛湘波靜林間彷彿聞簫韶黃陵廟前春欲暮鷓鴣啼斷斑斑雨好向虞廷覽德輝碧梧蓁蓁棲朝暉

題霜林孤鷹圖

霜林搖落秋天迥鷙鳥摩空風力勁大鵬却避狡兔愁老鶚無聲萬山靜蒼鷹獨立何雄哉金眸玉爪非凡材健翮摩霄晴雪落茫茫攫後寒雲開荒城古社多狐鼠剛猾榛嘯烟雨秉秋一掃焚穴空萬里寒霄看高翥

白髮行

我昔年方十六七面如玉盤髮如漆玉河堤上脩禊時公子王孫皆自失　聖明天子詔興賢詞場早着祖生鞭杏花園中會群英偏得花人中仙天官掄材官粉署書閣刑書夜織素誰云勞悴損容顏歲奧青青髮如故外臺口憲陟薇垣北臨汲水南閩山好民老吏驚相語使君精悍猶童顏一從仗鉞臨冀北衡當三臺五藥百承　恩君　拜秋官卿猶恭鬢中強半黑云年解紱辭　清朝歸來城東一日自逍遙滿頭一夕垂白雪縱遇春風未易消少時一覽如成誦筆底詞源似泉湧于今百過旋遺忘揮毫不啻手釣重閑中覽鏡空自悲百歲光陰能幾時家人進酒張開樽天運如此非人為有形畢竟還銷鑠世上寧無不死藥何須悒悒傷心神知命知天且為樂

題南山跪翠圖

姑蘇才子鳳池仙氣吐胸中常浩然能書能詩亦工畫妙

處往往過輞川不學前賢畫牡丹金絲粉翎清新不學徐熙畫渚蓮翠幄映漪漣酒酣放筆恣揮灑坐中嘆訶天機全墨汁淋漓雲氣濕黛色噴薄與但覺生平抱負與衆異動氣滄溟貝蒙端初疑晴影落屏障六月颯颯秋颼寒又疑潛蛟在素壁半夜得寒濤洒四筵畢宏韋偃稱好手此圖與之兢後先玄都障子不復見三嘆令人懷鄭虔我昔見松武侯廟龍虎翔拏錦水邊又曾見之晉山麓崖鐵交錯森戈鋋歸來對此為動色摩挲思昔年固知畫者有深意畫中有意誰能言亭亭有若端與君立雲際挐蒼天異材自合棟清廟何事老棄荒山巔吾知亦定備棟梁匠石未遇空盤旋吾

皇聖德遠播如將見明堂移後賢林問猶哉自收拾
異材忍棄增我來臺十方變出畫不啻弘璧出圖田宵歌高
陽遺孫以言[illegible]畫他臨風更招杜陵老和我南山
晚翠篇

三臺懷古

長安市中歌市十闕東留主推本初帝冑崎嶇西入蜀孫
仰攬慨南香吳好閑道猶取鮮卑黎答戈頓地地欲裂黃雲
條起鬱長空寶鼎炎精竟淪滅輕車動卒入鄴宮喪家縣
只走遼東燕姬趙女了無失衹留姮已賜周公三臺尚築
漳河曲舞擬未央與天祿旋題翠尾絢晴霄傑閣飛閣凌
王屋身都冀鄴帝許昌時來秦帝歸山陽狐兔散孤似孤
婦私心鄴欲擬文王成濟抽戈南闕下崇基旋已歸司馬
經帷艷骨已成塵至今惟有當年瓦西陵秋來何嘗無喪
未予古增歎欷欲呼斗酒招文舉共論曹瞞弱漢時

壽俞進士母

光風吹綠瀛洲草玉樹瑤芝遶庭好北堂清晝壽筵開青
鳥雙飛下蓬島座中阿母西池仙霞光滿面雞皮顏庭前
八子皆秀好就中一子尤稱賢去年對策金鑾殿黃封
曾拜瓊林宴今年謁告歸故鄉正值高堂氣欲倩天香兩
袖宮袍君起舞尊前勸飲夜但令阿母一開顏不管烏紗
漸欹側宜男花發春正長仙鶴翻翻背今脂光頭秃顏似
花好年年此日應霞觴

題金人出獵圖

陰山寒飈捲晴雪白草蕭蕭凍欲折戎王校獵曉合圍鐵
騎蹴水如蹴鐵狐裘狐帽紫絨絛上黃大磧下深壕虎豹
咆哮聲震地毛群無計可潛逃鷙鳥高來何許一片晴
雲蔽天宇海青直上勢且雄頃刻平蕪灑紅雨紛飛鵝鸛
紫鵝鵰雨血風毛隨獵場群酋獻獲戎王笑割鮮野食駝
蹄香金輪半墜西山缺鐃管嘲轟向屋脫解鞍鞯馬未肯
眠笑擎黃獐飲其血白旂忽動幹難河猛士更比金源多
樂漳已涸蔡州破狡兔雖肥奈爾何

秋夜搗衣曲

高梧露墜銀床冷宮漏沉沉夜初永碧落無雲月正中桂
葉流漾玻璃影輕移芳砧下空庭未拂瑤砧已愴情玉腕
徐揮搗寒素丁東錯出斷腸聲非絲非竹亦非木碎珮繁
鈴斷還續壯如巫峽瀉春濤清似寒溪漱鳴玉商聲鳴咽
徵聲悲散入秋空遠更微公主辭唐嫁回紇文姬歸漢別
胡兒乍沉乍振聲尤苦顧影無言淚如雨嚴陵臺上哭孤
臣白傳舟中泣商婦砧聲轉急愁轉深棲烏驚起啼霜林
長風吹入征夫耳應識香閨悵望心王杓斜指天將曙停
杵悽然倚庭樹郁郁蓮塘水不波雙雙交頸眠香霧

樂樵隱畫虎

山人采樵慣識虎畫虎于今推獨步呪毛濡墨欲盡時猛
態雄姿宛如覩紙令畫者多擅名往往紛然肖其形孰知

以畫造神妙翻昞凜凜寒風生原田每每群豕暴不為
我監其臕忝稷與與歲有收田豕從茲迹如掃城狐社鼠
為民憂為我搏噬無復留村町稱快共歡笑雞豚成群散
不收嗟哉此圖真可愛臨陛逢之應自敗竟況救子摘除
感忝藿滿山那敢釆

題獅子圖

流沙之域弱水濱金精下降毓怪珎偉哉狻猊產此地雄
姿猛態覺絕倫雙睛睒睒電流赤勁爪銛牙伴劍戟空山
怒吼聲轟春雷百獸聞之皆辟易飢來不食麋鹿群摶犀拉
象如孤豚幾廻飢飲龍門溪積石半露餘波渾
聖皇端拱位皇極月窟水天皆仰德荒夷得此不敢留
以金繩獻京國情途萬里經流沙群動懾寬宋不敢譁尾端
尚帶昆侖霧口角仍含葱嶺霞　彤軒文陛罷埼旭迸望
龍顏自馴伏低頭安尾體態閑黄毛髿髿鬣鬈絢入目
皇威遠被萬國寧長揚靈囿多祥禎獅兮獅兮歛驁猛長
與騶虞作隊行

題桃源圖

咸陽鹿走群雄起河北山東多敵壘楚鄉耆舊獨知幾避
地移家阻烟水烟水茫茫別有天塵寰疑是地行仙誅茅
剪棘初為室引水開渠漸種田老翁便晨放雞犬稚子來
春藝桑竹無刑無賦無追呼淳風自是羲皇俗兒孫更抱
日相親酒食持常會里鄰桃花隔斷人間路不識西風有
戰塵飛鼙鼓掉來何許　欺引歸家具雞黍當時紙記有一
皇以日方知為典午水流花翻路榛蕪誰把仙源託畫圖
雲山有路如可詣便擬辭家往卜居

十樓懷古

黃樓　在徐州

黃河西來坤軸折濁浪排空天欲裂彭城老稚哀哀啼自
分闔門作魚鱉仁明太守眉山翁蚤以隻手障其衝指麾
徒抜荷畚奮長深隱起如晴虹波恬浪靜民安堵共喜吏
生歌且舞九重下詔侈寵嘉極溺禦災非小補飛樓高壓
城之東張筵會客何雍容後山作銘穎濱賦筆力直與造
化爭標神遊八表知何處高樓得守碑照今古當年舒李
今何如蠹鬼啾啾泣烟雨

竹樓　在黃州

黃岡使君文中虎動氣英英隘寰宇西清東觀晏舍身天
摧未轄守江渚江雲山雨晝冥冥使君對此君為情懷獨
厭見蛟鼉舞老樹秋聞猿狖鳴平生才名冠當世每吐忠
言禪國是噂呫窩笑奸諂排一身南北長如寄使君知命
不解愁竹樓笑起江之灑笑呼斗酒醉前哲風帆沙鳥任
沉浮仙遊今在蓬萊島陳迹荒凉樓空老我來不見樓中
人自酌寒泉薦蘋藻

燕子樓　在徐州

彭城城下汲水流弭棹江皋訪舊跡樓春燕度傍扶杏何許但

見衡烟掠水雙燕秋憶昔南陽張僕射文武兼資禮賢
隼擲龍節溢名藩新來威聲震寰夏貞心婷質關家姬姿
容冠世無能詩明珠買得侍尊俎婁盼張宴常相隨曲房
邃閣歡未足豈料清歌成慟哭從茲但詠柘州詩不唱秋
娘金縷曲十載樓中只獨眠霜辰月夜淚消削却嗟老大
潯陽婦忍抱琵琶過別船

黃鶴樓　在武昌

黃鶴高樓緲煙霧黃鶴飄颻不知處我曾凌風登此樓但
見蒼茫漢陽樹我聞羽士徐佐卿化為黃鶴朝太清雲衢
偶尒中金鏃戛然鴻飛入青冥錦袍仙人昔曾到醉眼摩
挲睨晴昊倚闌招鶴鶴不來捶碎瓊樓委荒草樓前大別

高崔嵬樓下長江滾滾來仲謀孟德今何在空遺陳迹後
人哀我本芙蓉城裏客謫在塵寰歸未得月明黃鶴倘來
歸便欲乘之迴空碧

岳陽樓　在岳州

飛樓百尺壓城上坐看長風掀巨浪巴陵湖周迴八百里雨
態煙姿千萬狀倚闌一眺心茫然三湘七澤來目前欲呼
湘女一鼓瑟更起靈均細問天我懷文正高平老後樂先
憂古今少廟堂寥劣能幾時遽遭行邊迹如掃又懷武穆
岳將軍用兵決策如有神樓船剪寇來此地功成乃不保
其身英雄已矣不可問斗酒那能散孤悶欲乘玄鳳上九
疑還就重華訴冤憤

庚公樓　在九江

庚樓昔日瞰江渚高棟危闌撼風雨年深傾圮成荒丘月
冷蘆汀啼杜宇庚公蕭洒清談人連輝叔掖秉國均寡誅
輕啓歷陽蘇臨難鳳叛秣其身冠平尚泰兎詠陣循表旌
旄鎮南國神州未復羯虜驕擁衆何當剪仇敵當時參佐
殷謝彼嘯詠風月無遠圖樓中開宴揮玉麈志識僅比牧
豬奴九原宜冥不可作雲散大庚水歸登廬山飛瀑和雨
來以為元規洗餘惡

建國樓　在大梁

銀槍已降鐵鎗死建國樓傾土花紫午灘王氣落秋烟始
信大原真宕子唐家季業如亂絲芒碭雲深蛇化龍初從

劍盜旋納款援節賜名因龍隆西推強晉東遷洛雲滿乾
干陳死雀窮究極惡甚阿瞞況復墻決潰樂氣盈尗足
誇成功璧飛傑閣凌蒼穹封丘門外晉王至阿兒血處離
樞紅惜哉未按王敦例剖棺戮尸示當世何人獻謟誤社
宗欲借太阿斬全義

文選樓　在襄陽

漢江綠遶南雍州敗甍頹垣江上頭羌兒牧豎笑相語云
是昭明文選樓昭明好學無與比鬪雞肯效諸王戲古今
作者浩如烟欲選雄渾垂萬世旁搜陶謝兼劉詩細閱班
楊賈馬辭明珠溢目取照乘夷玉在序收縣藜江離沅芷
亦有纖毫周匝誰云小兒強解事作者藉之傳

不朽江陵典籍亦已多乜官文字勤搜羅當時不作幾壑
計化作飛烟奈爾何

柴潭樓　在汝寧

金源立國雄且武蹴宋纖遼略中土豈知中葉漸陵夷虓
闞憑陵有蒙古燕京南遷到汴京花帽不守杏花營黃河
已失合達死猶欲假息懸弧城縣瓠領領近荊楚京湖亦
有復仇舉長圍已合然魚龍癡心尚恃柴潭固柴潭樓下
碧漪漪上有伏弩下潛螭一朝決之入汝水螭亡潭涸竟
奚爲幽蘭軒中苦復苦分取遺骸藏宋國當年忠烈冠群
英惟有忠臣忽斜虎

籌邊樓　在西川

元和相國有賢子仗鉞擁麾鎮西鄙未央築危樓危樓倚
外聞聲盡風塵樓中粉壁圖江山南摟羌焚西吐番不須
聚米著形勢阮塞盡歸指顧間維州向化首來服西羌戎
壠震殊俗可憐相府妬成功執送番酋遭殘酷誰爲此策
奇章公不恤國是心匪忠馬公反復義利辨此論未知吾
不從雄姿偉略今安在髣髴丹青見風采忠貞世篤能幾
人獨立風前增感慨

題畫虎圖

長林有獸雄且威非熊非兕非後猊月明一嘯陰風起群
獸膽破爭奔馳平皐噴野闊徐步愁殺山中狐與兔錯牙
鉤爪孰敢攖晉國不復有馮婦於玻磨[illegible]淵[illegible][illegible]莫

敢窺其間四望莽莽巷蒼莽豈知獸在茲山靈晴如電
良可畏犀象相逢皆喪氣良工畫此向高堂雖大遠膽俱
駭避君不見窮邊伏鉞有虎臣的奴遠遁無烟塵又不見
周廬陛戟有虎旅百辟趍朝敢迴顧壯哉此獸真軼群玄
章霞彩負奇文莫言鷙猛非所貴蒙馬猶能破宋軍

海屋添籌圖壽徐進士父母

華月映騎踈長庚耿銀漢高堂匏竹何煌煌云是佳晨届
華誕堂中二老仙者流碧瞳爗爗明清秋不知甲子今幾
百但見海屋頻添籌鳳爲青兮龍爲馬醞錦帳銀屏爛霞彩
緑華起舞飛瓊歌誰道蓬萊隔瀛海諸郎濟濟玉雪姿盡
是天上麒麟兒就中一子稱白眉春風射策登

彤墀子兮孝以忠親兮榮且壽作傳宜紬石室書盛事從
來世稀有

過雞冠隘弔曹將軍

將軍諱友聞舉進士調天水教授會蒙古攻城糾合義
兵拒之虜解圍去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表之且
檄守扼蜀口有功累遷驍衛大將軍已而蒙古合女真
吐蕃回紇之兵五十餘萬入寇將軍與弟友萬捍禦于
此虜死傷無算血流二十里救兵不至兄弟俱死于陣
全軍盡沒無一降者嗚呼烈哉

曹將軍素號關帥閭稱爲滿身膽橫戈躍馬前夭驕赤霧
彌空天氣慘胡塵澒洞鐵山摧青野原頭萬騎來凌川土

女走失魂與蕃棄鄉井誓言不降將軍慷慨髮上指兄弟齊驅
誓同死右持龍劒左蛇矛斬刈群胡如斬豕雞冠盟口血
成河捷馬強弓來益多風凄雨急虜氣惡天不祚宋將奈
何喧呼動地地欲裂衣東皷無聲奮力折綿裘濺透足難移
猶奮空拳抗胡羯虎倒龍顛互啖吞山川震眩腥霾昏罵
聲愈高頭已斷怒氣勃勃如生存君不見呂家兄弟忍降
虜遺臭至今誰比數將軍死去三百年赫赫英名照今古

題尹內翰家山圖

南山孱蒼眞北山屹絕壁美人愛山住山中恍似當年詠
安石清溪一帶綠桃花春流泉溶溶紅霞滿郎到此驚且
喜祗疑誤入仙人家草堂數間陰喬木知是美人讀書處

晴峰當戶開秋原飛瀑繞林藪冥主一從獻策來
皇都西清東觀恩寵殊長揚不奏子虛賦石室還紬太史
書閒來却憶釣遊處桑梓迢迢隔烟霧舊時猿鶴今何如
應怨山人不歸去何人寫此家山圖長林遠岫春模糊望
雲翻空太陰黑妙筆直與造化俱山腰小徑僅如髮細看
尚恐苔花滑斷崖老樹杳莫窺似聽孤猿啼夜月憶予舊
住余崖西別來芳草萋萋對此新圖憶江墅歸心便逐
秋鴻飛人生無如歸去好莫使山中迹如掃何當訪子三
韻山共荷長鑱拾瑤草

賦得君馬黃贈錢塞使

君馬黃我馬白君馬來絲韁我馬貝金勒探城兩寨烽火
清聯鏕出北城南陌城南綠陰涼似流下馬班荊話疇昔
君才卓犖非尋常奇我金玉承　恩光西登峨嵋北太行
馬蹄車轍所歷飛秋霜關山千里海為疆　帝遣侍臣撫疲甿
背負堂關孤韋翺當道無復豺與狼往年王節臨上杭駐
驂艤舶破狡穴荒去年樓船泛東洋支祁帖耳海若藏才名
藉甚范與張蘆劍如雲上廟堂詔遷憲使總戎綱驟馬行
行過故鄉到家未說銀黃好且喜堂中親未老赤紱為爾
王為榮萊衣服承歡毋草草交游似我情最親贈爾花同醉曲
江春閒君今行歸辭惜君遠別還成頻兩情繾綣何時
已且拚一醉紆陰出城驅歌罷玉笋光天指三山暮烟紫
君馬去我馬歸明朝兩地遙相憶須雲閣猗同依依

見燕憶兒來賦

去年燕來時吾兒戲燕牽我衣口誦差池頡頏句婆娑庭
下看雙飛今年燕復至吾兒嗟已逝梁間空聽燕呢喃不
見兒來堂下戲燕兮秋去春復來吾兒一去不再回況思
弱質今何在芳荒寞獨掌作堆草色青更青我心苦復苦
不獨聞猿與斷腸見燕傷心淚如雨

明妃曲 秭歸荊州巫陽縣相傳即昭君生長之地

穿胡關式漢宮安危寄和親嫁與穹廬單于迎向陰山回
首長門淚如河黃沙白草路漫漫蕭蕭羌笳鳴懸寒萬里
恨共誰語綠綺斷羅袂兩閼于身胆豈不如飛燕十年不
得君王面不慮衣心恐子夫賤衣不得承歡疾命薄妾

自嗟承恩元不在絶色年華負春風滿面花容教良娣與昭
儀莫惜黄金賄畫師昭陽峰龍宮蜀繪冠世容誰得知

題泉州福寧道中歲寒三友

淇園此君最瀟洒孤高不是假沒者同心況有五大夫鐵
幹銅柯異樫槢羅浮仙子亦清貞縞袂珠冠不染塵相逢
共結歲寒友肯同群卉競芳春莫學隋堤柳搖颺春風能
幾久莫學董澤蒲弱質迎秋半已枯炎風苦雨慎相保過
眼浮榮奚足道他日棟明堂奏清廟 帝賴和羹風味好
要持貞操應時需不負生平氷雪操

讀余玠遺愛碑

蒙古入蜀殺戮殆無噍類余玠以龍圖學士帥蜀探險
築城寬兵卷土通商勸耕安人始有生意時宰信讒將
之譖嫉其寵欲論其罪召還見以爲害憤卒 其卒也蜀人哀
之如悲親戚玠死未幾而蒙古長驅取宋矣眉山黄大
有作玠遺愛碑其記蜀人受福之恷與玠再造之功視宋
史尤詳予讀而悲之賦短歌以識其事嗟夫士君子讀
忠死節而困於讒口者多矣豈獨玠哉

比風蕭颯戰血腥殺氣昏昏壓番蒼城將軍俯首送降表況
敢仰視樓其兵龍圖學士奮戈起隻手欲障橫流水將家
兄弟亦英雄威聲魚山氣雷轟運雲戰格禦黑中鐵爲金
之氣勢雄胡兵再覦不敢近兩川再造伊誰功青丘紛紛
黙行讒誣罷兵柄逆爲忠志士含寃氣

埴臉萬里長城忽自摧蜀中士女爭哀哭狹徊從此跡未
旬金關殘棲起戰埃招賢學館今安在尚有殘碑紀遺愛
欲持杯酒酹忠魂彷彿雲間見靈蓋君不見馬伏波蠻兵
未破謗已多又不見岳武穆狂虜未誅家已覆功名自昔
保全難鳥盡弓藏世共嗟江頭壘壘苔花紫千載英雄掩
涙看

戲彩圖

雪花繽紛墮雲端鍋焰飛光消嫩寒華堂簫鼓度初度仙
軒縹緲春宵鶴九十慈幃七十子此樂人間能有幾子兮
有子孫有孫王樹瓊枝紛猗旎曾孫調鶴玄孫進瑤觴
阿兒種種髮如霜班衣起舞何踉蹌一門慈孝誰能並況
復詩書流澤庭天分明水作瑤花散作華堂長樂慶彩衣
舞兮日正長庭闈一笑四座陽春蟠桃千歲正堪摘碧霄
罪露消露香彩衣鮮兮日將暮兒心一喜還一懼安得長
繩萬丈餘繫彼金烏莫飛去

寸衡言

行不得也哥哥山有猛虎水有蛟龍鈷牙利爪競婪殘饮
剱欲往誰敢過勸君歸來且高卧苦竹岡頭安樂多
不如歸去人生多被功名誤臣成名遂能知足自看推推
疏太傅乘公歸相老不歸可憐遂謫崖州户
蘄州鬼論論從來多逆耳有言逆耳未若何罷官遷竄南
荒死當時諛佞非不多擁扐朝堂桐天子

脫布袴杼軸已空那得布衾禦綻裂被脫之新袴家貧
與做剝膚椎髓何紛紛循吏今無應叔度
登餅焦不逢豐歲遂令稃困倉久空兒索餅啼飢滿堂聲
哭嗟焉糞火中且煨麵敢望當年煉火燒
從壺蘆相携共向黃公壚竹葉青兮秋露白開尊所寄惟
君沽一杯一曲莫辭醉東來愁聽笛聲孤
泥滑滑積雨初晴天又雪泥深路滑雪更寒兩足凌兢
流血可憐馬上誰家郎醉擁貂裘却嫌熱
割卵過飛今年飢歉不可當割得卵來何所用賣與富豪
換餱糧只愁野燒卵又盡兒啼妻泣淚浪浪
得過且過知幾度分終無稱風和英誕文羽鮮雪冷休

脫毛隨故侯邵平曾向青門瓜相君曾向牛衣卧
渡江綵絲絲得五采光陸離終成山龍與藻火獻諸黃屋
佐朝衣不祀汾封似總宜服不須山繭貢來夷

松坡 為奉新胡處士賦

君不見彭澤門前五株柳搖曳春光能幾久又不見武陵
溪邊千樹桃落紅凌亂泛寒濤君家住在楚江曲五畝芳
園數椽屋園中不種柳與桃千箇長松伴幽獨大枝夭矯
凌蒼冥小枝婀娜當簷楹月明恍見蛟龍鬪風起如聞笙
鳳鳴炎埃不到清如洗良朋對坐松陰裏樵人偶見苦不
識却疑便是園與綺嘶參為餌花為酒不須辟穀求延年
高風瀟洒愛出塵彭澤只武陵曾有我亦生平最愛松

猨叫夜悵徂徠峭崎君預掃松間石溪東來訪彈絲桐

三香圖 為白黃門鼎鉉

蓬宮三仙妹貝姿競芳姿何年謫降來塵寰化作三花縹
一在落伽峯珠瓔瑤環映雪容一在羅浮下縞袂翩
照夜凌波仙子奇更奇水沉為骨氷為肌皺縠盈立
風埃表面看紅紫俱堪嗤前身同住仙宮裏故向人間鎖
是非本是元因一氣鍾清芬肯與群芭比江州司馬淚浮
長篇吟繁三子如三香娟娟叔季偏林秀長公况是黃門郎
我願三子崇令德留取芳名垂簡冊西蜀由來直二蘇晉
陵行見推三白

金峰山歌

峩乎金峰之為山也扶輿磅礴盤谿不知其高但見群山俱
在隱隱下拱揖拜如君臣朝會或如萬馬競馳驟又若長風
捲海驅波濤金精峙其南雷山峙其北層崖秀拔高入雲
正與崑山勢相敵銀江滔滔遶其趾深涵清兮沸白金
鱗頳尾日游揚或乘風雷變化生羽翼寒潭肯宿滄溟閑
下有虬龍卧滄浪君若草村獨幽橋兩由然雲興施其澤長
松不知幾百年蒼皮黛色摩雲烟玄猿白鹿游其下鵰鶚
翡翠羽其巔綠陰滿地凉似水我欲高卧消煩悁山椒祠
宇壯且麗云是家漢之高帝長陵原廟在關中神遊豈肯
來玆地琳宮碧殿何崔嵬乃是釋老之所居相與談空寂
誰云靈怪變幻百出誘群愚我本不測[illegible]進石橋[illegible]

於滑上右石甚臺臨木末山頭瀑布非練光疑是陰崖叉須
千古雪東村西塢多人家平原百里背桑麻民居鷄犬擬
紛華朝耕暮詠為生涯蒿目澡殺差可擬王官杜曲亦足
誇紫芝亦荊杏橋旅飛離生若蘸底來之自足制頹齡
何用瓊漿和石髓年光病久懸車安此名山擬卜居何
用逢良圖結茆三五間種樹千百株看山畏拄筇茶瘞夜
讀書松風瑟瑟似笙竽嫩脟鼇恩半點無雖非午橋莊漢
幾南陽廬情哉此志未能遂悵望雲山增鬱紆

榮壽歌為安陽劉宗國作

劉郎卓犖龍頭客蕃尚 彤庭獻二策白雲司裏久鞶鑾
龍及賜親何蕃夫年初拜卿官封勑龍光賁采虹今
春又錫大夫誥珉首金龍綰臂只阿翁烏帽錦為衣阿母
珠冠光陸離顏如渥丹鬢如雪榮壽兼全世所稀黃花爛
熳秋空杳紅幛低垂綺筵張雕盤錯落壽筵開恍似群仙
宴蓬島最憐膝下好兒郎森珥瑤環雲錦裳酒酣曉眼紛
拜舞左持觴觶右捧鶴來賀莚佳客盡珠璣笑語怡怡歡未
已爛歌舞滿郄堂壺酒瀚樂無央韓河水漳河水長滔滔頌
言榮壽亦如此矢摘西池千歲桃

詩

七言律詩 附集句

寄廣陵留詠湖內翰楊先生

啓教退直共論文華館從容日又曛碧落酒分仙掌露紫
纏香親博山雲黃柑鄒荔皆珍味玉膚緗緗總異聞鄙劣
每慚知遇厚但歌醉頌夫君

送徐夏官省親畢姻

珊珊清珮出 彤墀共羨仙郎荷 寵私鸞鏡晏飛應上璧
信崔屏更喜協佳期絲衣絢日春光好繡幌凝香曉漏遲
莫向枌榆久留滯趁 朝須及賜來時

過齋次夏教授韻

長佩高冠氣浩然從教人笑腹便便欲持藜杖同先哲肯
效周容遂少年每歎終南多捷徑豈知涑水有名賢屢
磊磈長松老恥共群葩較醜妍

無題和李商隱 宮怨五首 仙界五首

廣李商隱無題五首蓋託宮怨之情以寓思君之意
其引物託興有國風楚騷之旨焉自元以來和者甚衆
而意副都君又託之以寫其憂深思遠縫綣之情子諷
而愛之每韻和二首前五首宮怨子建洛神之意也後
五首仙界屈子遠遊之意也第恨詞氣萎弱不足
昔人耳

執耶溪浣紗丹蘭佩桂楫謝湘鵲橋路冷采佗
巫雲深迷莫留瑤島碧桃偏向曉瑤臺璞樹不禁秋相
莫奏長門賦且聽閨人詠白頭
戶外羊車久絕蹤繡衾孤轉聽晨鐘心如柳絮飛無定
似香雲淡復濃春水洲邊吟杜若秋風江上采芙蓉魂
不怕湘江遠飛遶巫山紫翠重
綺窓香透桂花風夢遶披香別殿東仙島不容欣脫便到天
河寧許漢槎通長蛾鎖恨微顰翠嬌靨傷春淺暈紅悄悵
別來憔悴甚鏡中已見鬢如蓬
縹步西廂待月來笑聲何處敖春雷樓中盼盼啼偏苦雲
粟真貪歎不迴鼓罷冰紋添別恨織成錦字借多才無賴
渾似庭前草幾莖東風幾度灰
薄命情知終受難更堪弱質易摧殘雲鬟堆盡現應斷兩
洒湘筠淚未乾午睡最憐鴛被暖夜吟偏覺鳳衾寒新愁
舊恨憑誰訴自展迴文獨自看

右宮怨

碧海漱漱様桂丹瀛洲咫尺且夷猶龍首毋共方平宴鶴
駕曾為子晉留若木雲消蓬闕曉榆花露冷蕊宮秋臨鎬
起滅氛埃裏惆悵浮生浪白頭
彈節方壺訪舊蹤雲獵迭奏和華鐘赤城春曉霞光薄玄
圃秋陰露氣濃萬斛綠衣紛擁護紛然清珮對笑談被
不但三山路猶說三山隔萬重
獨跨雲鵬遡曉風扶搖直度弱流東采鸞去後音容杳青
鳥來時信息通瑤草蒼蒼春雨綠丹光隱映曉霞紅浮沉
從海知多少頻視真如一瞬蓬
絳節參差擁綵雲來霄靈麝響女雷飈輪低拂扶桑度弱
水高凌桂樹迴雨食未傳餐玉訣蓬心豈是取風才誰能
久視層霄上還向昆明認劫灰
蓬嶠迢迢去路難東風又見碧桃殘靈生瑤圃春常閟霧
隕金莖露未乾琪字凝神香霧擁石壇禮斗玉聲寒幾憑
寄語求仙侶河上靈文仔細看

右仙興

挽徐編修父

玄洲別郡向壺洲栖住人間六十秋慶滿小窓飛賦望雲
深情隨淚鈎轉墨花寒露采禽呫姻樹凄迷放鶴樓餘慶
綿綿知不已鳳毛今在鳳池頭

元日早朝　前一日聞兩廣捷音

乳鵲啼散夜將闌庭燎煌煌啓九關劍戟霜明環虎旅衣
冠雲擁沓鴛班彤闈風定聞天樂黼座香消識
聖顏更喜捷書來嶺徼大廷行見格群蠻

和高居正秋臺齋宿韻

擬承　聖語下瑤臺齋閣同携被來茶論龍團開嘯詠
香焚鵲寢喜追陪起看　紫極璿杓轉坐待　庭玉鑰開
欲憑燕詞將絶唱愧非文士軼群才

陸君孟昭以元宵會客同寅高君居正即席賦詩
和者相屬予適以事不及往乃用居正韻以謝
玄露香浮白玉巵共拚一醉對芳時銀河夜轉斗橫柄火
樹春回花滿枝繡戶月明歌韻杳麗譙風細漏聲遲慚予
未得陪清賞吟對寒窗綠幔垂

送憲副王公赴山西
花驄躞蹀出　神京追餞都門酒謾傾蘭省當年同較藝
栢臺此日獨蜚英霜飛絕塞秋橫鶚花滿新田曉弄鶯明
日相思恨南北暮雲春樹總關情

挽盧都御史賡
王帳牙旗鎮北陲功成歸老穀川湄崇勳曾沐
當朝眷清節遺今後世思綠野堂空雲黯黯青門人去草
離離墳前石馬嘶風雨猶似榆關破虜時

紫薇精舍為陸孟昭賦其父別號怡晚　四首
丹霞塢裏草堂開移得薇花繞舍栽紫艷半含春露濕清
芬輕逐午風來百年相業知重振二妙文風喜載回怪底
虹光射斗牛五花宣誥閟泉臺
行春橋畔石湖邊精舍陰陰近墓田花發紫薇思往事鶴
騰白虎卧新阡青楓月冷歸遼鶴綠樹烟深怨蜀鵑怡晚
仙人飛珮遠倚闌無語淚潸然
文穆遺墟草樹荒仙郎重此卜玄堂一盂麥飯澆寒食幾
勺椒漿酹夕陽山勢遙循前古海微花影落舊時香標弓

吳山深處是先塋更傍先塋構草亭嘯月慈烏栖綠樹嗁
花白鹿盡依屏石湖水碧涵窗潤文筆峯高入座青想國
勳名今不泯薇垣遺種振芳馨

挽太保金公　淮陽人　二首
台星夜隕哲人萎哀動朝紳淚暗垂補袞無聞禪
聖治安邊頻見董王師堂堂遺像歸圖畫赫赫元勳照典
彝千載芳名知不朽何須更索說之碑
憶昔先公秉　國鈞與公情誼最相親予明舉相惟平仲
君實論交重景仁遼鶴不歸淮浦月蜀鵑又怨楚山春不
才為勒碑陰記哀此歌殘淚滿巾

金山曉鍾送陳巨源父南歸
浮玉山前曉駐舟鯨音隱隱吼林丘驚回幽壑潛蛟夢喚
醒孤舟倦客愁遠遠角聲聞鐵甕依稀漁唱落滄洲分明
夜半楓橋泊月色江聲滿目秋

虎丘夜泊
千里歸帆下　玉京夕陽暫艤闔閭城沉沉梵宇疎鍾吼
渺渺漁村遠火明芳草空餘藏劍處折楊猶聽踏歌聲明
朝又鼓吳江棹遙想家山只數程

浙寇敗走詩以誌喜
幽壑龍驤盡嘯號雕戟騑騑壯敢辭勞爭擬玉斧斤妖氣露雲
擁牙旗殺氣高指點靈旗飛夜燐良從鼠血漲春濤歸來

不用歌鐘曲破月當臺詠載豪來
建珍寧恩副以詩賀予至忌次韻荅之
綠林妖祲喜初收盡致歸來得自由野戍花深無戰騎平
田草綠有耕牛成功自愧非彬甫夔 國讓偏以李泉予
詠故人傳秀句瓊瑤乏報秪增羞
將之福清過南臺偶成
宿雨初收絶點埃煌煌鳳節出南臺長林桂樹偶宿急飛
興妖氛蹤迹未開藏龜諸懷虞翻策運籌誰是子房才機坦
諸老方盤樂肯念嗷嗷鴻雁來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 三首
金屋蹉跎雪滿顛官家有詔許求仙從茲不作承恩夢曉

諷應忘璧月篇好共彩鸞遊海流仔教飛鶴怨嬋娟碧桃
花底吹笙處猶似承恩侍御筵
仙袂飄飄出漢宮從今寵辱景陽鐘肯隨紅葉傳幽怨秪
煉黃芽駐舊容上苑昔年春鬪草空壇此際夜焚松白頭
阿監遙相憶知在蓬山第幾重
霞裾廿載侍昭陽喜逐飛瓊事紫皇塵夢已知殊鶴夢道
粧應覺勝宮粧朝眞曉步瑤池月煉藥宵分手種霜料得
未忘恩顧厚丹成還擬獻君王
擬送狀元歸畢姻
恩榮醉罷曲江春又詠桃夭出 紫宸燕鵲不驚鴛鴦候
乘龍元是化龍人金蓮影晃銀屛曉御酒香浮翠杓新草

戀洞房能夢好早歸麟閣掌絲綸
元日藩省祝 壽護成口號
銀河星彩滿層霄晝省肯陳祝 壽儀庭燎春回紅霧合
爐香風細翠烟飄輿圖萬里歸堯統曆數千年紀夏時最
喜太平今有象新年民物共熙熙
送錦行人使琉球
星槎五月泛滄溟路指扶桑賫昔清論畢才華推陸賈象
風氣與笑宗生彭湖浪靜牙檣穩高嶼烟消畫鷁明遙想
當王承 寵命遙瞻拜望 神京
小軒夕坐歸思浩然
閭里人閒是與非鄉心悠悠北山薇坐憐黃菊霜前老笑

指閬雲雨後歸巴峯住主衣得夜床從階尹卜從違歸歟
袖刼磨龍手重向江頭訪釣磯
題黃君俞當江山一覽亭
危亭縹緲倚晴空百里江山入望中俯檻銀溪紆素練開
軒金嶂聳屛風波光潋灔搖文石嵐霧霏微撲綺櫳我欲
携琴亭上醉夕陽歸棹數歸鴻
酬羅内翰贈别用原韻
滿逢烟月發肝脾又共先生醉别觴百歲可憐猶旱暮一
腔元自有乾坤文如班馬身何益學到關閩道乃尊此夜
且論千古事不須切切問寒溫
分題得玄鶴壽程郎中父母

緱嶺歸來骨已仙雪衣不蛻盡漸成玄舞隨蒼鹿限難班口
比青鳥似更妍高頂家貲含墨鬃蹤翎翔羅帶茶烟華堂
此日稱觴處好奏南飛鶴壽筵

挽李參議奈以家宰王公薦入官其致仕也貧無以歸奈府特賜歸裝

賛政藩垣際　風時藹肅端短鬢欲成絲歸裝偏沐　賢藩
寵鶼泐曾蒙太宰知夜月槐柯俄入夢秋風薤露忽驚悲
翠珉誰與銘遺德千古無慙有道碑

壽楊內翰母以初度之日受封

華屋笙歌曉漏遲露香庭阤爛金芝正當
北闕推恩日又是南山祝壽時慈竹影涵瑶席潤靈萱花
映翠冠斜陽岡采鳳方高翥須分得黃封薦玉巵

送余僉憲致仕歸南城

桂嶺驅馳雪滿頭乞身深荷　聖情憐曉香米飯蓴菊
歸思飄飄江上船醉東呼童歌白紵開來拂策濯紅泉不
須更覔瀛洲路老得閒居即是仙

送羅應奎左遷提舉　二首

內翰羅先生以進士大魁擢居侍從抗疏陳國家大計
坐是出提舉福建市舶先生起自疎遠立　朝未百日
乃能言人所不敢言吾輩終歲默默不能有所建白聞
先生之風愧死矣故於先生之行也賦詩三章以贈之

龍飛二載狀元郎三疏纔陳又抗章忠孝不孤
明主望迂疎任笑老生狂同遊愧我非田畫當道知誰惜
子方千古高名何所擬七閩山色鬱蒼蒼

曉捧函書叩　帝廷　宸旒再聽具臣鶩丹心耿耿明秋
日勁氣稜稜薄太清鄒浩兒頻非賣直陽城伏閤豈要名
此行不比湘潭謫莫賦騷辭弔屈平

閩山迢遞是天涯去路荒涼倍可嗟林晚飢烏啼刷刷瀨
香妖鱷怒磨牙冰銜敢愛當時寵鐵漢從交後世誇畢竟
皇恩深似海肯令賈傅老長沙

張先生升謫後復職

垂老飛鴻衆所悲　賜還何幸沐恩私堂廬已脫新編簡
振鐸還為後學師壓隱青氈朝結課香凝絳帳夜吟詩木
須更有投湘賦好詠菁莪樂盛時

挽鮑黃門輝　二首

萬里從　龍狩北荒胡沙獵獵塞雲黃自揮鐵劍驅豺虎
忍向穹廬事犬羊清血凄凄成碧草精忠耿耿凛秋霜九
原若遇嵇長樂應愧當年拜德光

落日風吹戰血腥黑雲慘淡繞孤城秖知大義千鈞重直
視微軀一羽輕死去無慚周苛節生還不似漢蘇卿英魂
不共陰飈散凛化欃槍隕虜營

送任丘胡教諭

寒雲釀雪正沉沉尊酒離亭思不禁西蜀又鳴芹泮鐸北
河又鼓杏壇琴家聲好嗣蘇湖教道學須探濂洛心去去
莫嗟官況冷三鱣會見集堂陰

謁岳武穆王廟用趙子昂韻

兩都兵後黍離離。誰念天街國勢危。鐵騎正謀探虎穴。金牌連召仆牙旗。黃龍痛飲空遺恨。赤縣分崩竟莫支。欲弔忠魂何處是。淡烟衰草總含悲。

秋日行某書懷

涼透疎櫺暑氣微。倚闌無語對斜暉。歲華冉冉嗟將老。心事悠悠悵屢違。自悼退之偏致謗。誰憐伯玉漸知非。行藏袖却屠龍手。坐看羣烏競奮飛。

紀夢

成化十二年冬十月朔。予奉䇿招撫流民于汝川。是夜夢遊一洞。洞左右石壁黝然。榜曰紫雲洞府。中有殿宇如道家所謂三清殿者。侍衛頗嚴。中左設虛座。其右有一塑像。幞頭白衣金帶。白衣之下有一人紗帽青衣金帶端座。若假寐者。諦視之則予亡友福建憲副游公大昇也。予歷階而上。徑至後殿。見其[illegible]不治。遂出至前殿。連呼曰大昇在此乎。大昇在此乎。大昇趍而就予。予憶其已死。勞其良苦。大昇無言。微笑拱手而已。予詢以前程事。大昇答云云。予又問此是何處。予今為何職。大昇欲言。傍有一老翁目之而止。予遂出。大昇送至洞門而別。俄而覺。則雞已三皷矣。念大昇儀容宛然在目。揮淚久之。大昇清慎有學。其官于閩十餘年。閩之士子愛之如父母。其殁也諸生肖其像以配常祀。今予所見夢。豈其死而為仙耶。賦一律以紀之云

故人從此杳經年。宵寐相逢倍愴然。琴栢[illegible]亭曾作使。紫宮[illegible]奏文為仙。生前每感交情厚。身後還將吉語傳。惆悵寒宵鄉夢得。潸潸清淚滴重泉。

淮瀆祠 祠有漢碑及御香亭 二首

桐柏靈源何處尋。滄滄一脉發胎簪。東歸大海奔流壯。南維山陽得潤深。金祉昌嵓遺刻在。寶沉馥郁御香臨。年年[illegible]祝發馨香答 聖心

碧殿[illegible]切絳霄。飛甍時見瑞煙飄。蹤封舊迹長源寵。[illegible]學今看禮遇饒。[illegible]壁靈[illegible]宵秉簡。醮香天使曉來軺。時豐民樂邊無警。好展神功翊 聖朝

憲副鄭公西還追餞不及詩以寄之

故人應怕醉離亭。五鼓驅車出鄭城。茅店雞聲霜氣重。荒途馬色月華明。閑尋寂寞孫吟卷。隱几蕭條百感生。遙想行[illegible]節[illegible]。[illegible]江樹不勝情

襄陽懷古

甸宮南駐楚江潯。登眺悽然淚欲霑。秋雨荒陵文[illegible]。春風[illegible]祠。峴山不改當年色。漢水應無舊勒碑。日暮平原春燒起。悅疑吾晉合兵時

謁李瀘州祠 二首

玄雲慘淡壓孤城。城外蕭蕭鐵馬鳴。一室甘心俱就死。三軍效節忍偷生。英魂不共寒燕沒。精爽猶隨[illegible]明。采采

溪毛酌清泚臨風三酹不勝情

賈柏當年東國鈞賢臣遠斥任諛臣豈知末路攄忠士不是平居獻諂人呂氏諸郎甘納土李公一族競捐身新祠翼翼湘江上一讀穹碑一愴神

登岳陽樓　四首

城上翬飛百尺樓憑高一眺散離憂九江淼淼天邊逝萬象森森鏡裏浮晴霧曉迷蛟女室凉飈晝送估人舟文章誰似高平老燁燁虹光映斗牛

闌干十二碧玲瓏千里湖山入望中雲影淒迷涵遠岫波光滉漾浴晴空登臨誰識希文意俯仰深懷大禹功江草江花俱在目倚軒脉脉看冥鴻

雲窓月牖俯清流滿目山川快壯遊誰在江湖懷北闕謾誇樓閣冠南州朱絃夜鼓湘靈瑟錦纜春迴楚客舟欲起靈均歌九辯澧蘭沅芷正颼颼

危樓高與白雲連吟倚朱闌思浩然七澤搖光浮几上三山飛翠墮筵前老龍驚識懷襄日遺刻猶題慶曆年欲寫蒼虬朝帝闕長安秪在夕陽邊

沅州

潭陽遙在夜郞西石徑縈紆路轉迷俗猶存盤瓠種緣深惟聽鷓鴣啼茅簷彫敝家三戶嵐霧氤氳接五谿欲弔靈均何處是江頭蘭芷正凄凄

過劉大有先生故居

大有諱有年其先本廬陵人元季從家沅州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史舉行焯焯有稱尋以辭官養母忤　旨謫通州擺站間於州故家得儀禮逸經十八篇上之　詔藏秘閣復起太平知府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黔寧昭靖王知其賢遣諸子從學自薦于朝及交阯平起為交阯按察司僉事其卒也黃忠宣公誄之曰江湖胄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柳學本程朱其為名流所推如此予過沅州訪其後有二孫一為別駕一為縣尹皆致仕家居而二曾孫為州庠生庭蘭不墜其家聲聞其儀禮逸經已亡矣出其遺像遺稿并學士解公所作環壁軒銘贊覽之益興高山景行之歎因賦詩以致予意焉

五畝荒凉古道邊遺思風範重凄然雄詞直與元和後妙道還探大極先環壁遺塋猶有託曲臺逸禮已無傳諸孫濟濟承家學却喜名家不乏賢

題徐氏貞節卷次羅應魁韻

梧桐秋老負心期況復霜飆摧碧玉枝弱草棲塵空自悴狂瀾倒海詎能移高風不愧曹家婦浮藻堪羞蔡氏兒綠綬凄凄寒漏永挑燈朗詠栢舟詩

過嘉禾懷南豐先生

嘉禾驛下暫維舟追感先賢淚欲流學術自應超董賈文章元不讓韓歐讀書巖畔苔痕滿洗硯池前春雨愁故里

今多後彥不知誰解繼前脩

發建昌別會同智同二楢子

汝輩應憐濟叔癡相携追送楚江湄離歌莫作雞林別酒那禁別淚垂疲馬欲歸還戀戀孤舟將發更遲遲臨岐不盡丁寧囑好讀斯干棣蕚詩

病中述懷

兩鬢飄蕭覺始衰豉猶似壯年時氷山不願依楊相鐵漢從來慕器之肯棄膏粱茶毒喙急携斑玦易年皮試看衛霍蕪然勒得似當年有道碑

過鴈門關 二首

征騎蕭蕭鴈門關危礎絕巘力登攀東瞻帝闕祥雲東北望戎庭落照背李牧壘荒烟樹老晉王碑在兩苔斑臨風慷慨懷前烈撫劍長歌一愴顏

雄關樓閣勢翬飛獨倚危闌送夕暉萬里山河歸管鑰三邊將校屬旌麾鷗鶴泉竭胡兵困苜蓿烟消塞馬肥落暮轅門笳鼓競前驅擒得單于繫頸歸

甘肅元旦次宋都憲韻

玉關雪霽絕狼烟殊勝呼韓款塞年萬竈貔貅森列衛兩班冠劍儼群仙明珠翡翠來西域舞拜彤墀共一天羽檄不飛刁斗靜坐看嘉績勒燕然

過長城 在武寧關北其東九十里爲狼牙村宋楊業戰死處

斷垣迤邐亘原隰云是秦人備築城折戟每因耕後出斜[illegible]得向兩餘生甕門草滿龍庭嘯雉堞雲消鸛鳴東河狼村三舍近淒涼烟樹倍傷情

輓王都憲

漢口當年醉別卮豈知嘉會更無期玉關已喜生前入阡蔭空悲歿後思夜月那堪笳吹斷秋風高更鐸聲悲白茅藉飯無由致南望畫江淚滿頤

送宋都憲巡撫兩廣兼總督軍務

紫袍香拂御爐烟出鎮仍兼將相權鐵騎千群嘶去路繡旂五采颺離筵榕城霜重炎氛淨桂嶺雲消瘴色鮮文武兼資能有幾蚤看勛業繼名賢

輓懷安張都憲璜

黃閣碌碌醉別筵別來雲樹兩茫然幾年奏對趨三殿忽聽音容隔九泉衰草晚烟平冢暗長隄春水飾兵船欲尋舊屋循川曲孤子花殘落照邊

送李黃門孟賜使占城

金函詔出彤墀特命儒臣撫島夷龍節遠辭周象樓鷄林重覩漢官儀海雲斂色迎舟伏水怪潛形避節旌路過越裳煩告諭皇家威德邁周時

過狼村 在河津縣

行行疋馬過孤村土屋荒涼晝掩門豪客用人如芥子[illegible]殺人祭[illegible]名象王孫似王孫[illegible]光舊巷冤鬼啾啾月色昏太息生靈餘幾許空原一[illegible]消

絳陽道中謾成

蕭條村落淡烟斜　清淡陌西風渚浦有盜如朱家
鄒邑何人似鄭公（富鄭公知青州活饑民五十萬）雲暗荒郊啼餓鬼
日斜古道泣寒鴉　獨慚未有匡時策　翹首蒼天祝歲豐

山西大飢人相食哀歎之餘謾成一律

春風不入野人家　白骨如丘事可嗟　小醜潢池猶彰越監軒
車稜載德光犯頭顱　幾復歸黃壤　腥腐猶能飽亂鴉　五馬
鄜亭倍惆悵　幾行老淚洒煙霞

喜雨　三首

斛澗鴻鴈正哀鳴　誰把天瓢此又傾　穮畝青田春意足
沾水長饒波清涉　民已有生成望　麥卷初開笑語聲　懷我
西來無寸補　載歌周雅頌　皇明
屏翳驅雷聲不開　龍歌滴滴自天來　纔看白練垂簷際
報銀河落礀隈　婦從今汶濟穗　田家無復歎汗萊　朝來
黙聽民歌頌　盡道　皇仁被九垓
天心允協　帝心仁　一兩祁祁慰我民　潤洽枯荄含柔色
凉生遠樹絕纖塵　池喜聽蛙聲鬧　荒圃驚看菜甲新　只
恐戶曹徵稅急　遣黎依舊走逡巡

和安道憲副韻陽元日述懷（是日雨雪）　二首

行盡天涯歲又華　此處何處即是家　古栢每憐今晚翠　枯
荄漸覺春來嫩　含羞共賞凝玉樹花都

病軀偏冗迫　羨與不待王衡斜
病起那堪燕酒式微歌罷若為家　梁公尚不知師德　今
南渡閒愁千古世事悠悠蕉下鹿　人情漠漠霧中花　都湖
西去先廬在　歸夢時時穿竹徑斜

弘治三年春三月望

上御奉天殿親策天下貢士　命公御及文學之臣赴
東閣讀卷　都憲屠公賦詩以紀盛事　諸公相屬和
之　僕忝同事　謹步嚴韻　不自知狗尾續貂之不可
也

御柳低垂禁苑春　臨軒又覩　綍綸新　群英咸策陳王
道　碩老屬歌頌　帝仁　侍漏金門晨趁珮　論文玉署
紳建寶儀根玉堂　紫宸
天子龍飛海宇春　盛時典禮喜重新　文華讀卷聯
天表　楮幣頒　恩荷　聖仁　光溢金卮分御醞　香浮寶鼎
散朝紳　得預明良爲　皇家喜　更屬從容出禁宸

傳臚之明日　賜宴禮部　凡執事者皆與焉　都憲
屠公又賦一律　僕再和之

恩榮曾醉杏園春　喜見　寵命新　錦字紅綾恩舊
儷分黃綸荷　深仁雲隨舞羽來庭　風送天香到珮紳
聖德如天慚未報　歡聲祝拜　楓宸

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

此日重瞻玉樹同　文運泰

聖顔還爲直言開儒臣捧表來深殿常侍濡毫近上台日
晏傳宣催賜宴五雲高處醉金杯

謹身殿開卷出聽傳臚次學士李公韻

霽月當空八牖明履聲晨丑　殿廊行上御開卷初題榜
宣賛當階迭唱名天際慶雲昭瑞應　御前大樂奏和聲
金明路上人相語天與吾　皇産俊英

恩榮宴又次學士李公韻

簪花當庭奏樂頻　瓊林錫宴際芳辰槐陰綠映伶官服
花氣香飄舞佾巾滓酎潤含仙掌露歡聲散作
帝臺春英聲感激爭相勉努力來忠貞敢愛身

東閣請奏次少司空謝公韻

金鑾策士　昭群御禮樂縱橫細與評黼黻舟衣期補袞
鹽梅商舄用和羹喜聞瑞靄空中見首炙青雲足下生記
得登年登第日藍袍濟濟有題名

謁都督祠

胡騎憑陵犯北門將軍擁卒戰平原秋風孤戍邊聲急落
日重圍殺氣昏帳下徒兒爭效死陣前驕虜膽消魂至今
溪水含餘怒夜半填然萬鼓喧

九日登鷄子崖

秋風吹我上層崖周覽茫茫亦快哉對菊始知佳節到看
山却喜壯懷開浮雲變態元無定逝水奔流不復回北望
帝城纔咫尺金鏞玉闕是蓬萊

送張檢討

勸講　文華沐寵優欲將直道賛　皇猷金人何用三緘
口鐵漢徒教一斫頭草奏諫文章良可笑儒紳咋舌亦堪羞
聖恩眷注元無替肯使南都久滯留
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詞臣自憐石介非狂士任説西山是小
人暫別鑾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吊靈均

東河驛寄京師諸友

北山歌罷淚浪浪承　命西來鳥道長使節昔衝秦嶺雪
征驂晚踏渭橋霜裡腸暗逐飛聲斷歸夢常隨雁影翔京
國同袍應笑我馬蹄連歲爲誰忙

白瀑寺用壁間韻書懷

宦轍馳驅志已慵撫心更覓徹侯封但令氣節垂青簡不
羨勳名勒景鍾官况天邊雲外淡客忽雨後翠重重呼童
汲取山頭瀑一洗秋来憔悴容

掛州行臺偶書

嶺里馳驅到夜郎親承　紫詔諭殊方欲持清白光先訓
敢擬廉隅負　聖皇琴鶴不教隨使騎金珠況肯入行裝
賓朋試解惺囊看袛有新詩十數章

早朝聽　旨戒

彤樓鐘動萬鴉飛玉珮珊珊向禁闈銀燭影搖溫室樹寶
爐香拂侍臣衣鴻臚傳　制休喧道紅袖鳴鞘拱紫微朝

罷從容歸陋院書看旭日散晴煇

賀出南郊

羽林清蹕出都城　聖主南郊展敬誠紫極氛消春日麗
黃壇塵靜曉風輕雖趨影逐　龍輿動並鼓聲隨象斧鳴
歡溢臣民咸抃舞此生何幸覩昇平

齋居　賜蜜餌

金盤蜜餌出　彤庭　天語丁寧賜列卿宋室風團寧擇
美楚宮椒糈浪馳名香甘方士青精飯潤滑仙家紫石英
衰朽自慚無補報載歌夫保祝　皇明

南郊陪祭

聖皇奠璧禮　圜丘萬炬飛光映　冕旒齋殿密雲深清漏
迥燎壇風暖瑞烟浮宣樣分獻多儒碩贊唱趨蹌盡傴僂
湖海愚臣忝陪祀愧無詞賦頌鴻休

寄副郁（金惠）青布及詩酬以白紵并賦詩答之

湘川別後幾星霜青布殷勤遠寄將蠻氍尙涵江氣潤裁
成長帶凝花香詩人莫刺蜉蝣羽騷客空誇薜荔裳白紵
愧非瓊玖報池亭聊用納新凉

秋夜齋宿懷仲深宗伯

耿耿星河映戶明齋居徙倚不勝情啼螢石砌秋聲早落
葉銀床夜景清歸計未成心轉急炎威漸退氣初平知公
亦有幽栖志何日聯鑣出　鳳城

出京偶成

九重命下許歸休便向江頭買去舟客夢未離金闕拱鄉
心已逐楚江鷗身同裴相投閒樂事異靈均去郢憂
聖德如天慚未報回瞻紫禁思悠悠

太宰介庵先生以詩餞別用原韻奉答　四首

曉拜彤墀出　帝城寒江歸去結鷗盟秋蘭蕭艾何香臭
蟬翼黃鐘孰重輕滕甫未應爲惡黨休文未必是狂生于
今誰秉春秋筆忠佞應須好細評

謝病連年叩　紫宸掛冠今喜作閑人思尊正佰新秋候
種豆還期故里春憂　國獨憐君貫切論交誰似景仁真
炎風朔雪煩調燮孫重　當朝社稷臣

曉納牙牌別　禁城竹梅擬結歲寒盟
君恩何啻萬鈞重行李從來一葉輕誓保忠貞全晚節肯
求溫飽負平生鶴山未必非君子成大如何敢妄評

冠蓋追隨出拱宸知幾已後鱠鱸人黃花爛熳東籬晚紫
蕨離披別墅春誰識張湯多變詐自憐汲黯任天真歸歟
且飽魚羹飯休論忠臣與佞臣

歸田後連得二子秋官郁君以詩相賀次韻答之

吾老煢煢每自憐健雛初乳郁歡然寄家雛鳳雖難比白
傳文章喬有傳稍喜階前瑤草秀敢誇掌上寶珠圓山間
湯餅無兼味聊和新詩侑慶筵

靜倚松窓感物華平生蹤跡半天涯蜀秦鳥道頻馳傳楚
粵鯨波幾泛槎有口恥嘗檮杌膳無心肯羨珠環家悠悠

往事休重道，且向青門學種瓜

秋夜不寐臥誦郁秋官詩用韻述懷

南北驅馳嘆獨賢，歸來林下喜陶然。幸多國史留見讀，詎有勛名與世傳。拙癖雖勞甘守拙，方知欲寡亦爲閑邪存飽喫魚羹飯，似勝侯家玳瑁筵。

宦游幾載厭紛華，乞得閑身釣水涯。騎馬懶從聯禁近，問津直欲從仙槎。雖無食客堪延客，喜有孫兒可保家。自耕何須田二頃，數畦秋種邵平瓜。

予弟廷植園中紫牡丹盛開邀予賞之爲作後歌二律以識其事時弘治八年二月廿二日也

看花幾見洛陽春，紫姹嫣然迥絕倫。玉板每慚誇號絕，翻無計避芳塵。香同荀令捲來好，色似[illegible]宋未勻。今日對花須盡醉，黃茶畫吏太非真。

前身應是紫微郎，化作名花種國香。初訝曉烟籠翡翠，忽疑甘露沁霞觴。靈根茂映蘭芳草，嫩蘂鉛微涵歙硯。光世代紙今儘閑色，誰脩花譜續歐陽。

讀康齋集 吳徵士與弼所著

濂洛關閩迹久湮，斯文何幸得斯人。朱絃一曲聲偏澹，玄酒千瓢味獨醇。竹色花香元自樂，芸編緗帙不爲貧。紛紛黃小休輕訕，見道誰如此老真。

閑居述懷

萬里歸來已白頭，溪風山月思悠悠。蒿河鐵騎成春夢，

水牙檣悔舊游。病後更添元亮懶，閑中還抱杞人憂。木曰流水知何處，願與漁郎共放舟。

都憲韓公貫道惠詩次韻答之二首

疏懶久荷 聖明知，卻恨非才負盛時。三晉雲山應識我，兩京議論竟歸誰。閑尋平子歸田賦，懶誦靈均問卜辭。渭樹江雲嗟契闊，何當一醉習家池。

老得懸車古亦難，桔槔春雨靜中看。昔年曾叱王尊馭，此日休彈貢禹冠。春草池塘詩思遠，午橋鐏追酒腸寛。蕭蕭風雨雞鳴夜，衲枕蘆衾睡正安。

癸巳歲番首祝 壽詩和自立韻

文武班聯玉筍行，紫袍赤舄爛成章。共推 寶曆承三統，更喜皇風被八方。香影暗隨雲影動，恩波元共海波長。炎荒未許淹弘識，行見鳴璫侍 聖王。

兩階干羽儀成行，縹緲登歌奏大章。萬國衣冠環 北極，九天雨露洽南方。香飄仙仗微風度，星轉銀河曉漏長。最喜三邊氛祲息，征西諸將繫戎王。

宋玉宅 即安陸州學

舊宅蕭條泮水隅，騷人曾此託幽居。荒臺暮暮燕行雨，廢圃春深有揭車。茂樹樵蘇搖落後，楚辭腸斷變風餘。巫陽歌罷秋天迥，應有遺魂返故墟。

樊城懷古 仲山甫所封之地

斷垣衰草古樊城，勝國當年此戰爭。往事已隨流水逝，空

山猶倚碧雲平鐘撞隱隱仁王寺鼓[illegible]晉成
悵然懷往哲丞民歌罷不勝情

謁賈太傅祠 二首

漢殿從容席屢前得君何事遽南遷斈文猶自疏賢佐絳
灌能無妬少年寂寂荒祠啼鵩鳥沉沉遺冤吊寒泉從來
材大難爲用惜哉長歌殘一泫然

經國材猷適絶倫春秋以後見斯人誰知一代興王佐遽
作三湘放逐臣斜日坐隅來怪鳥寒烟江上弔靈均須知
窮達皆由命何用悲傷自殞身

題徐氏貞節卷

柔筌勁柏早交加靜處幽閨閱歲華誓保貞骸歸扺龍忍
移芳莪到東家深閨愁見春歸燕小庭陰暑氣夜合花青簡
已書中壘傳昭昭婦節世争誇

舟中感懷集句

短棹吳歌花滿川客心何事轉悽然平生自笑王夷
甫少日真期魯仲連獨對青燈思往事忍將離恨托
哀絃故園尚有平生約文落日孤雲望眼穿

題桃源小隱集句

桃源面面少風塵獨構芳堂養道眞萬業秋聲孤館
夢一庭草色白家春見秖從茶醉無朝醉却恐閑
人是貴人借問路傍名利客朱門雖富不如貧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四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五

詩

七言絶句 附集句

福安書事

福安連歲被寇加以洪水爲災室廬蕩然水後疫氣大
作死者什三四甚至家無噍類鄰里懼其相染也不敢
過門故死者往往暴露不葬嗚呼哀哉何吾民之不幸
也予行部至縣延問父老慨嘆不已雖悉心圖之然才
非張巻告未能有濟也因即所見漫成十絶用貽一二
同志庶幾共圖救荒之策云

海門夜半吼長鯨怒捲閭閻入巨溟惟有清[illegible]甚空上搶

亭不改舊時青

市閭白晝舞天吳無限群生化作魚彈節行甚增慨嘆
餘邑里以荒墟

兵後蕭然歲有饑更堪疫癘困殘民衡子不是張希孟也
對斜陽淚滿巾

驅車纔度碧山隈拂拂腥風逆鼻來怪得飢鳥飛舞下荊
村露骼卧汗萊

危橋巨舶畫縱橫海上時聞鼓角鳴莫怪近來征稅少編
氓漸入綠林行

青裾少婦抱孤兒長跪車前淚滿頤夫死銀坑生業盡晉
卿野菜和糠炊

去年賑濟仰官儲今歲官儲半粒無□□海鮮將換米可
憐豚獄遇強徒
兒釣青蛙母捕鰕溪邊風雨不勝寒歸來竈冷生柴濕寂
寞無言掩淚看
鴻雁嗷嗷可柰何桑田此日變滄波願持誠意回天意却
轉悲歌作笑歌
茅簷過午突無烟里正租吏索錢不遇便君親問訊此
身已分入黃泉
民有貧不聊生者欠粮七升不能納里正督之具索私
債民急欲自縊里正執以詣道子訊而憐之笞里正使
代納俟秋成取償焉民泣謝更生故錄其語云

山亭瑞香次宗源韻
翠袖珠翹吐異香不隨群卉競春陽名園□□□今餘幾得
似山亭晚更芳
福安行臺次景瀣韻
輕車曉駕粤山陽苦雨蕭蕭去路長最是不堪□根處平
原桑柘盡凋傷
重過大興寺次景瀣韻
三年四度過禪家兩見凋零兩見花今日盍□□重駐此緣
陰彌望盡桑麻
初度有感時寓粤臨行臺
五年初度客中過不似今辰感最多先隴任□身在粤□

我□罷淚霖河
石牛驛次南谷韻
春雨東風促去程此心不為世間名願將幾滴天瓢水一
洗閩山萬壑清
訊鞠稍暇偶閱唐人王建宮詞愛其寓興深遠頗
得風雅之旨因擬作四章錄呈易庵熊東南
谷年兄
花貌宮娃老掖庭承恩元不在傾城披香殿上開春讌閑
看群姬弄化生
憔悴無心對鏡臺燕釵象櫛鎖塵埃昭陽自有身輕者肯
放羊車夜半來

□眉如月鬢如雲金屋棲遲十二年別院昭容新寵幸而
今已賜洗兒錢
碧梧淅淅送秋聲坐倚銀床百感生誰向御溝題落葉不
知溝水最無情
汀州行臺次易庵韻
榕陰垂綠暗閩溪躑躅花驄去欲迷駐節行臺心獨喜幽
林無復怪禽啼
玉華洞次易庵韻 二首
白雲深處是仙臺琪樹春深玉鶴閑蓬島來應能勝此仙
人何事不歸來
洞前琪樹倚雲□洞裏□□映□開一自飛軒遊碧落月

明空見鶴歸來

道傍李花爲風雨所殘

縞袂珠襦白玉冠含悽無語怯春寒東風不爲多情惜無數殘鈿趂馬鞍

行部上杭道過三洲舘見白花生枳棘中芳紫可愛而不知其名問之村民曰文壇花也予哀其託根非所賦詩唁之又推花意而荅賦焉凡得六首

雪彩氷姿傍棘叢更堪苦雨與斜風五侯亭舘多閑地何事悽凉向箇中

右唁花

素質生來異衆葩孤根不識五侯家年年雨露隨天分肯向風前怨歲華

右代花荅

麗舘崇臺二月時群葩紅紫競葳蕤可憐寂寞荒山裏空抱芳心吐向誰

右重唁花

不誇顔色不誇香不共群英鬪艶陽造化栽培知有意宜隨本分過春光

右花重荅

名園臺榭五雲連鈴索春來處處懸何苦枉心蘭艾裏風瘴雨有誰憐

右再唁花

碧桃紅杏怯春容盛晩紛飛終是空縱在主家誰賞哀可能禁得五更風

右花再荅

渭水秋風圖

渭水秦川半畝雲晴窓風羽翠紛紛狂飈莫苦相摧折清廟別部待此君

行宮有花名剪春羅一夕盛開時淅寇入境予與景潛督兵討之賊敗走因戯成詩一絶云

剪得晴空殺氣高飛騰破抱弓嘷天公應欲行勳賞故剪春羅以爲錦袍

坐客有談兵者縱横無所讓成一絶以警之

趙括談兵世鮮倫長平一敗血成津誰知歷項安劉者却是當時重厚人

過斜頭遇雨

有興薄春爲斜頭風雨觸蕭差旅愁大息人家生計盡柴扉不掩野猿遊

緑村氓語 二首

大兒前歲死銀坑弱子而今又出征但願使君平賦役氓從此樂農耕

行營昨夜運粮回今日還差送甲來道路奔馳何日已石田强半是蒿萊

過田龍岡有感

卧看關河起戰埃草廬數語見雄才于今未必無諸葛誰
肯三迴枉駕來
銅臭紛紛位顯庸豈知王佐卧隆中山林莫道無伊呂水
鑑何人似德公
孝直奇謀世罕[illegible]君侯其事每包荒忠勤亦有張[illegible]
恨[illegible]
題松溪圖
滿榻松陰滿院苔[illegible]閑[illegible]誰鼓[illegible]川艇
是門生問字來
題畫屏間紅梅
曾向仙人換骨[illegible]華[illegible]香[illegible]影終非俗
比將花一樣看
錄襄郡民言　七首
一撥貫於十萬兵西南[illegible]苛更生雄詞誰似元夫子[illegible]
與[illegible]崖頌　聖明
襄陽行偏到南陽勞[illegible]去路長刀十[illegible]不[illegible]難大靜村
居[illegible]樂耕桑
總戎往歲駐荊襄黃口[illegible]啼泣路傍今日歡然騎竹馬[illegible]
街歌[illegible]都堂
白茅[illegible]屋竹[illegible]所得生柴給曉炊婦子熙熙還[illegible]
今始得見[illegible]移
綠林[illegible]青[illegible]買山田自力耕蕎麥收來村[illegible]

家歌吹頌　皇明
荒山[illegible]谷[illegible]車慶[illegible]閒丁[illegible]出至情白[illegible]黃童俱感泣一[illegible]
圖今日覩昇平
王節光臨漢水湄殘民喜極更成悲峴山何用銘遺愛千
載斯人口是碑
寒食郊行書所見
破帽[illegible]白[illegible]番日斜醉飽意施施歸家尚作[illegible]人態不
記前朝乞食時
偶成
冰[illegible]當年重德公近來何事大冬烘人間未必無王佐都
認長蛇是卧龍
題梅竹卷　四首
[illegible]雲[illegible]楚天低鴟[illegible]相逢思欲迷斗轉參橫[illegible]
迴惟聽[illegible]
姑射仙人冰雪姿[illegible]下瑤池湘江帝子元同調[illegible]
袖相依歲晚時
鐵[illegible]英王作魂託根不傍五侯門歲寒惟有[illegible]在共
保清貞水石村
[illegible]香浮[illegible]明珠夜不收幾度披圖吟興遠[illegible]
如水部在楊州
次吳原明韻
故人寄我錦[illegible]園[illegible]笑河豚誇絕品此

老眞味有誰知

憶汲井行偶成

汲水當年總宿時倚伴半畝雪霜長到來又斷平安信勁
節清風又屬誰

題菊

霜條露葉冷香浮別是人家一種秋歲晏群芳搖落盡獨
將堅操伴清幽

題松 為□郡守賦

虬枝夭矯拏參天雨餘霜皮老更堅棟樑年來收拾盡豈
無梁棟在山巔

晉陽途次所見 六首

葉采桑芽不滿筐姑嫗攜兒且同嘗槐花四月桃芽老秋
共貧家又絕糧

阿母前行兒後追兒追不及哭聲悲秖知各自求生路肯
復回頭一顧兒

皆着花開松粉飄貧家生計轉蕭條平原處處無芋萊山
鳥休呼婆餅焦

二八丫鬟泣路隅逢人但道乞為奴豈知富室都嫌棄誰
有餘糧養侍婢

縣令傳言禁食人誰憐百姓就生塵情知醉客非糟麴且
飽飢腸度此春

愉皮細搗苴丁寸野菜同烝半熟生幼稚啾啾羸老泣不
知何日見秋成

平陸所見

被害相呼倚樹坦父哭兒兒祖哭孫一段民風甚入晝窮
生只欠鄭監門

録村嫗言

芮城有村嫗坐草莊間呼兒而哭問之則曰有女年十
五換得豌豆三斗種之與以療飢今夫口子而豆穗矣徙
使母子雖散終不免餓死也

賣却嬌兒換豆歸豈知種豆盡為貧吞令骨肉東西散不
得杯羹救母飢

過故相第 二首

門掩西風畫不開蛛絲塵壁粉痕頹廚前乳犬休驚吠無
復豪金夜夜來

饑月堂空樓道深荒畦壞室葉成林樓前喜鵲歸何處不
到人家送好音

白羊石

白石離離似白羊斬然頭角偏沙場相逢未學初平術
任閑眠對夕陽

播州夜聞子規有感

命隨殊方一羽輕更憐十口任奇城播江此夜聞啼鵑濱
濕寒衾夢不成

事嘉遲書下縣依俞城偶成口號

去歲東歸日　帝錢致君輕□瑚觀　彤闈撰頭訟牒爭詩
草不帶川中一物歸

山居觀物偶成　四首

風暖空庭深巷青門如市處不曾生開中玩物知天意始
皆春風也世情

雙燕雁候春主人迎客編疊往来頻却嘆老圃春光暮黃
蝶紛飛過別鄰

風和日麗百花香坐看遊蜂釀蜜忙採採營營自苦蜜
成蜂的是誰嘗

寒鴉啾啾集林端浪悉群兒競射彈何似黃鸝遷喬舌遊
人聽羅有餘歡

題泥金畫梅

此花元是玉為容金粉何勞點染工識得和羹風味別始
知来自蕊珠宮

殘姿不肯染緇塵別是西湖一種春畫裏底須論色相不
九熟處見天真

別同年王繡衣集句　四首

我去君留可奈何 李竹所 青山空有故人多 劉文房 片帆
今夜又何處 樵紵 獨影翩翩逐逝波 韋元從

頭上花枝照酒卮 千家詩 鳳城依約更相期 陳孟擾 九重
正爾思梁棟 許子昂 可向江南久別離 吳全節

楊柳青青江水平 劉夢得 別時相顧酒如傾 紫參 何當共
剪西窗燭 李義山 更與殷懃唱渭城 劉叔

日暖飛花近客絲 宦集 相留一醉本無期 戴叔 公明年此
日知何處 韋應物 立在清朝白玉墀 范天明

後學南城圭峰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婺源余鑾訂刊

後學同邑黃選李喬編輯

哀辭 附誄

徐孺人哀辭

孺人黃氏竹樓先生之女贈翰林編脩金谿徐若之之配今翰林侍講時庸之母也以子貴封孺人年七十有一以疾卒于家予與時庸同薦于鄉其歸葬也不獲助其沐梓故為虞殯之詞遺之俾輓者來歌之以慰孺人之靈云

繄有熊之裔胄兮產婺窈窕之好逑既姱嫮其鮮儷兮又情嫕而安愉撫芳年而結帨兮得佳匹于南州淑慎厥躬兮曾何有於暇豫曰是吾奉兮曰幼吾撫捧盥而枕惠兮總帶衡而佩矩婦職是共兮敢少後乎府度天祐淑懿兮有岐嶷之佳兒匪從勤乎三遷兮驚韻聞以教之子克祗厥慈訓兮肆騫翥乎鳳池皇貤恩而寵嘉兮命書煥其陸離服匪無綺縠兮胡獨衣此縞紵也食豈無膻腴兮顧乃甘此蔬茹也夫豈自約以肥家兮範諸婦以儉素也春秋不淹兮老冉冉而逮之弆閬颷而遐逝兮奄一去而莫追虛室闃其無人兮幾羲黯以茫茫想其駕翠軿而從王母兮醉瑤池之霞觴和而訢度弱流之濁灕兮與姑射而倘佯霧雲四塞兮森雕梓

冥飈慘慄兮費羽翩其飛揚悵淑質之永殂兮垂懿範之孔彰窆佳城而儆誄兮感孝悌之沆浪

玉田耕隱李先生哀辭

先生諱陞字汝登玉田耕隱其別號也少孤母孺人居貧守節躬教之先生感母之教刻苦自勵發為詞翰皆精絕可喜以養母不求仕延名師教諸子俾毋隳先業已而其子廷韶廷美聯舉于鄉而廷美登進士第累官刑部員外郎廷儀亦以禮經魁鄉選先生以子恩封刑部主事成化壬辰母孺人歿先生哀慟過禮得疾竟不起嗚呼哀哉始予官刑部與廷美同寅而文友之及任寓于閩獲與先生接其貌溫猥其言恂恂其行渾然端且厚乎乃知廷美之賢蓋有自也閩固多賢士然明允和厚未以愈楷為賢聲若予知先生而已嗚呼先生不可作矣長厚之風不復見矣則予哀悼之情其能自已乎是用哀之以詞以寫予情焉詞曰

少微夕隕兮霧霾黯以冥冥金颷蕭瑟兮挾怒潮以悲鳴嗟若先生兮奄棄鶴而上征淑哉若人兮鍾三山之粹靈明秀好脩兮指先哲以作程被簪裳之芳潔兮懷椒糈以為食膏粱匪所願兮等文繡于緼絡清詞爗爗兮燦緑水之芙蓉雅操稜稜兮挺寒歲之孤松懷瑾握瑜兮羌獨偃蹇乎林坰隆忠養乎所恃兮亦何心乎浮榮榮室玉田兮聊耕讀以娛情嗟若先生兮孝自慈胄胤多賢兮天寔錫

之或登名于蘭省兮或端笏于彤墀磨□鳧之翩翩兮覽
德輝而來儀
后皇嘉惠兮爰弛恩而疏封光寵為娛兮□謙而執冲
彼燕山之霄光兮蓋異世而同風嗟若先生兮胡不少留
駕蒼鸞而遐逝兮挹赤松而同遊抑將渡弱流之潺湲兮
採玉芝于崑丘鄉夫蓍龜兮吉與凶其孰諏後生悵悵兮
莫識先民之風猷嗟若先生兮竟何為天不可問兮命不
可知九原茫茫兮莫予起之生芻一束兮感予涕之漣洏

嘉興呂文懿公哀詞

有姜氏之昇祖兮肇受呂以建邦昆仍去厥邑以南遷兮
光有家于江東委厥祉于夫子兮際 明時而登庸察夫
子承家世美兮又重之以好脩譽諮詢以求兮服周孔
之芳猷日勉勵而弗及兮追駿步而蹇遊鄉大夫之宦□
兮夫子粲然為舉首嘷閶闔而陳昌言兮亦實直孰知其
先後彼欽求與元白兮固將汗流而郡走肆鞅於蘭苑
兮日容與遊乎 清光既紬書于右渠兮亦視草于玉堂抒
經邦之素蘊兮贊明堂之盛議彼九州紛擾兮固已陰
受其賜何嚴霜之遽降兮讓莫容其先藝於山間而號慟
兮涕隕下而霑膺 詔諭勉至再三兮夫子拋辭而弗起
出承明而南邁兮撫哀衰而戾止爰前勾以將事兮遑恤
厥躬之瘁毀嗟突兮之未就兮奄遽殁大故豈昊天之不
愍遺兮抑脩短之有數京訃達于九重兮
聖衷重其孔傷卹典之加等兮煒存沒之有光哀與榮之
兼備兮在夫子其奚憾惟哲人之既萎兮斯群情之所感
慟多士以隕涕兮悲梁壞而山傾爰述行而陳誄兮嚮西
風而舒情亂曰黝黑雲霾兮今淒石瀨潺湲兮增悲懷夫子兮
安在起寥廓兮騎箕尾橫千仞兮雲路巇巇三神遊以遠
兮弱流瀰瀰吁嗟夫子兮盍歸乎來

歐陽隱君哀辭

隱君諱鼎字文乾姓歐陽氏其先與文忠公同出于唐吉
州刺史而別居於太和之蜀江者也隱君少有異操不樂
從事於俗或勸之仕則曰吾兄若吾弟咸仕于時吾焉用
仕為矧吾親老矣忍為升斗之祿遠適遊離下邪於是隱居
不出以養親親既已殁□□行相節鄉邦稱焉鄉有斷訟者隱
君為直之歲歉不足於食者隱君發粟以周之蓋有王彥
方陳仲寔之遺風焉年七十有三考終于家家宰王先生
既銘其墓後數年其子溥來京復求予為之辭予辭不獲
命乃為發歌以招之曰
繄君子之仕隱兮雖道異而由塗皇由光兮孰知其芳與優
嗟若先生兮孤獨俄塞乎山丘託喬林之幽陰兮濯碧瀾
之澄流兆商顏之逸假兮覽嚴瀨之風猷非絕世以為高
兮固吾志之是求維吾兄若吾弟兮聯翩乎乘 明時而觀
爰既種積兮嗟余舍牖乎其焉之蜀江之沄兮歡壤孔阜
仰吾事兮有老仰吾育兮有幼羞吾兼其鄉兮信乎其友被

鄰競之兮紛兮就吾廬而聽直一言若持衡兮羣嘖嘖焉以息凶歲之荐饑兮或不厭乎糠籺發廩粟以飽之兮贊通叅而靡責既紱里閈以仁兮又申導之以義是亦爲政兮奚必遠覲而求仕或容與于萬磵兮或植杖乎西疇松栢蔚其後茂兮杭稌茂而有秋𢪛世外之功名兮邀太空之雲浮鶴翥其先鳴兮老冉冉而將至盍埃風而遐征兮倏電流而夙逝石泉咽而含悲兮岩霏黯以帶陰山川宛其如昨兮悵靈爽之安往哀老成之不可作兮心紆軫而不舒抽予忠而爲誄兮㐌韓邑乎增欷辭曰魂乎歸徠兮魂無西東西顛沉碭兮東溟決決魂乎歸徠兮魂無南北雕題犭戾兮玄冥閟塞魂兮乎歸徠兮魂無上下重陰幽晦兮太空慘慨蜀江之上兮有田有廬左右離列兮有琴有書山可樵兮溪可漁歸徠逍遙兮西極不可以居

叅政郭公哀辭

公諱侚字邦禮其先本尚父汾陽王之裔避亂南遷遂占籍于吉公少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嘗上書
宣廟陳工部營繕之弊召對便殿改司空屬以憂去位服闋仍爲刑科給事陞郎中奉 詔鞫繫郡獄多平反遷拜廣東叅政時海寇猖獗 命大帥討之以公精理戎政暨寇平公之策畫居多將入 覲以疾卒時年五十有七而已予哀公年不躋耆齡位不登三事而功業不大見於世也爲著哀詞以表其傳云

繄汾陽之裔胄兮簪纓婥嫣其相仍季葉汩其南征兮爰卽宅乎廬陵公既稟茲異質兮又承圭芳之洪族探洙泗之聖髓兮嗟濂洛之芳躅勉汲汲乎踐脩兮指前哲以作則仁義韜其內融兮文章燦然而外揚蕤青雲而高騫兮鳴和鑾之鏘鏘陟閶闔以四闢兮威鳳鳴乎朝陽皇曰予嘉兮汝作朕勢嫓明刑以弼五教兮合罪犍於谿撫爰昔而屢歎兮惟生是求嗟共工氏之靈兮曾莫違乎
聖聰爰開閤而草疏兮叩鸞宸而獻忠天聽其邇兮曰予朕汝忠直俾佐司空兮將辟蠹之不華何彼蒼之降酷兮留喪然而衰服終汝而入覲兮步亨衢而騁力服忠貞以圖報兮矢九死其靡或奉 明詔以讞獄兮勤五聽而察冤揚日月之光明兮俾弘犴乎罹殛陰隱而日陵兮肆簡注乎 皇心羣輯車而載馳兮叅大政乎嶺之南何海壖之群醜兮紛弄兵乎潢池長蛇豨突而富道兮走乎陸之妖蟒吞天戈而致討兮剿狝歲之無遺妖氛廓以清兮渤澥恬其不波爰屬言覲 帝都兮駝駟牡之騑騑留沉痾之頓劇兮奄長逝而莫予追公年匪夭兮位亦不可謂卑惟用不究其材兮感多士而歔欷昔先公與君聯舉于鄉兮交誼曹其夙敦辱董孺之不肖兮嘗獲接乎諄言悵九原之不可作兮曾莫之贈乎蘭蕙漿清酹而增膺兮聊寫哀乎斯文

故處士王君叡若哀辭

三山有隱君子曰王君敷若前翰林侍講中允之孫子而
今秋官郎中彥弼之季父也少習舉子業慨然有志於用
世既而以疾廢遂捨科舉之學益務博覽無所不窺發為
詩歌新麗可喜尤工行草書以故士大夫皆重之其事親
也孝以誠其事兄也恭以順其處里閈也衎衎以和蓋其
為行尤可重也彥弼少孤君教勵甚至故彥弼學底于成
登進士第以顯于
朝廷皆君之教也今彥弼得告歸省則君之墓木已拱矣
與予言不勝其哀且求哀輓之詞予謂君葬已久無事乎
輓也為作楚歌二章以遺之彥弼歸拜銅盤之塋俾未冠
者歌之以侑奠觴亦庶幾少紓其哀矣乎其詞曰

有美一人兮山之中金玉其音兮冰雪其容濯石泉兮自
潔歌紫芝兮倚雲松厭世兮遐舉挾天風兮浮游太空
左王喬兮右羨門出入恍惚兮超鴻濛仙馭杳杳兮青崢
嶸奚從瞻望徒勞兮憂心忡忡
歸焉銅盤兮山之岡白楊蕭椮兮有封若堂夜猶啾啾兮
含悲石衛湢湢兮帶檜柱孔碩兮酒孔旨歸石首兮鷹芳
仙之蹤兮渺何許歌楚些兮命巫陽歸來歸來兮慰茲孝
誠毋為孱遲兮使我心傷

處士胡君允恭哀辭

暨陽處士胡君允恭今監察御史以道之伯父也以道少
失怙恃處士鞠而長之不啻若己出以道亦孝養備至若
己所繇出也既知學處士朝夕督勵以進其業凡衆蔦之
費脯腊股腠之需一不以累以道俾得專志于學以道排
然克遂進脩思顯其身以為伯父光龍不數年遂領鄉書
登進士為名憲臣蓋處士之教也方將以其祿養而處士
遽以疾歿于家訃聞以道號慟幾絕欲解官持服顧不敢
以己之私而干
國家之典心常歉然言及之輒泣下乃
求知處士者銘其墓又屬予為詞以寫其哀昔者蘇明允
之葬也其子文忠公軾既請歐陽公銘之又請曾子固為
之哀詞曰銘將納之壙中詞將刻之塚上也以道求哀詞
於予亦文忠公之意歟乃為楚歌二闋以遺之俾凡胡氏
子孫歲時上塚歌之以侑奠觴庶乎處士之靈臨顧鄉而
下睨衆𪆫以來歸亦足少慰侍御君之心而紓其哀焉其
辭曰
秋風起兮蔥靈幽幽紅飄帶雨兮夜啾啾悵美人兮渺何
許兮居閩兮海之陬嗟若人兮世孰與儔志芳潔兮謇其
好脩若馨兮空谷兮惟志之求鍾鼎羔芳兮邈若雲浮厲孤
登蜀兮窺言遐遊躡剛飈兮渡弱流左招赤松兮右挹丹
丘騎鸞虬高舉兮胡為淹留盍歸來兮享此脂膴
秋露隕兮衆芳萎蕤萱欣植兮蕙枯蘭槁寥寥美人兮不見
感余懷兮夫顧嗟仲氏蚤逝兮眇遺孤兮煢煢疇依孚且
誨兮俾克昏知摩九霄兮振羽儀騫翥 躋陛兮金豸煇
煌匪伯氏兮胡能臻茲樹欲靜兮風撓之祿方養兮向遂

遡鴨綠蕩蕩兮靡有息時含悲茹痛兮莫訴天爲斯酷寒兮
兮侑以瓊靡盍歸來兮歆此孝思

吳母魏孺人哀辭

予讀詩二南未嘗不慨然而嘆曰天下未易化者莫女子若也而周之盛時自公侯之妃大夫之夫人下至江漢之女汝墳之婦莫不有貞信之行肅雍之德焉非先王神化有以陰中其心能爾哉三代以降女教既廢雖士大夫之室家以賢淑著稱者亦鮮矣況其下者乎及考南平吳母魏孺人之行乃知閨壼之賢可以媲美二南者未嘗無之第世人不盡知耳孺人生于名家作嬪君子其幽閒之德則關雎所詠也其絺綌之工則葛覃所稱也歲時助祭故共籩豆則采蘩之意也享有多福母有多子則芣苢螽斯所頌也嗚呼賢哉其兼二南所歌者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孺人既歿其子鄉貢進士琪屬予為哀悼之詞予謂三代以前女婦之賢者賴猶之辭詩被之管絃矣三代而下幸有賢如孺人者其可使之泯泯無聞耶故為詞以哀之其辭曰

靈蓁蓁旎兮篸搖悴之蔵竹蕭疏兮迎飛颸以離披吁嗟夫人兮奄棄世其如遺夫人稟茲婉質兮又申之以懿德佩緗蘭以自芳兮垂寶璐以為飾陳圖史以自鑑兮顧依公父氏之遺則甫二八而結帨兮得嘉匹于名宗令德令儀兮窈窕而肅容蒸執將事兮蘋藻是共勤婦職以成絺綌兮有葛覃之遺風舅姑父母慶兮嫡御孔宜天佑假懿兮福履綏之蘭玉紛其充庭兮信振振其螽斯嗟雞鳴之易晞兮悵登舟之遽移壽年未耄兮奄一疾而莫追文筆之全兮佳城鬱其嵯峨女婦失厥依師兮感涙雨以滂沱詳曰縱嶺邈兮鶴已飛奔崇冷兮風不歸將同王母兮宴瑶池抑駕翠軿兮從麻姑而娛嬉雲容慘兮風聲悲宿草青兮秋露凄錦機塵兮走蟢蛛悵音容兮杳莫知有生必死兮疇能追之淑行孔昭兮百世其謚命丕陽兮隕崇辭夫人有知兮盍歸乎來

監察御史伍君哀辭

嗚呼吾忍哭吾龍則邪龍則有洪裕之度有剛介之標有剸煩治劇之材不惟吾知之凡士大夫盍莫不知也然位不滿其德用不盡其材年未踰下壽而死天邪人邪誰使為之邪嗚呼哀哉初龍則按部于閩聞上杭葉氏父群不逞搆亂聚黨抗盜所且檄三司以兵未會躬入其巢定論以殲禍盜感悅降者日數千獨其渠魁負固不服龍則督勵將士進討之破其砦蔽其魁而散其黨三司欲上其功龍則曰止之故事莫上聞而賞亦竟弗及龍則之在上杭也晝夜起居恒在炎風苦雨中歸是又得疾代還至浙至不起嗚呼哀哉人有恒言曰賢者必貴仁者必壽若吾龍則非所謂賢且仁者耶然位止此年止此天道宜賞義不可究也吾與龍則相知最深嘗謂它日建不朽於

國家垂休名於竹帛者必吾體劇也曾謂體劇止於斯乎
宜吾吟嗟慟悼不能自已也故托之楚聲以寫吾之哀焉
其詞曰
停雲靄靄其在望兮思美人而不見九原杳以冥冥兮感予
涕其若霰惟美人之好脩兮瑩其玉潔而珠明嗽六藝之
芳潤兮擷百氏之精英甫壯歲而領鄉薦兮旋策名于
天廷金羽𦏁𦏁兮白簡凜其飛霜偶星軺以四馳兮風聲
邁乎范張夫何閩山之嶔嶔兮小醜肆其狂擾鴟張而螗
怒兮孰舉手以遏其狂美人促駕以駿奔兮挺以湯乎為
巳兮以先之文告兮詎徒逞志乎斬馘衝霧雨之冥濛兮犯
炎埃之歊艴豈不恤吾躬兮念 王事之孔棘妖氛路以
曠朗兮身抱痾而日瘁和扁莫吾療兮儘先朝露而長逝
年雖匪天兮胡不耄期位雖匪卑兮胡不及冥卽巫咸而
莫余告兮獨咨嗟而涕洟嗟世之貪婪兮或黃髮而兒齒
包羞以苟生兮不如遂死嗟世之回遹兮或厚祿而笑名
膺與不立兮雖顯寵其何稱年與壽若有數兮名傳而有
耿持此以較彼兮果孰短而孰長余知美人賢且仁兮力
莫足以振之嚮西風而延竚兮謾含哀以敷詞
劉母安人翁氏哀辭
嗚呼風俗之弊久矣自為士者不能終其節況於女子乎
有如南平劉母翁安人者蓋為愧也安人年廿有九喪所
天其子瓊方在襁抱不能必其立也安人居所守節勤悴
困阨而不變其志卒就其子以克紹其家閭里咨嗟重之有
司高其行欲請諸 朝以旌其閭安人謝曰此女婦當然
耳何足 上聞乃止嗚呼安人之節行如此視士之守一
善而已不克終者為何如也安人嫠居廿一年而卒卒若
干年而瓊以進士擢地官主事又三年
天子以瓊克舉其職推恩其父母乃有追贈之命焉瓊楨
安人之節不傳于世屬予為哀辭嗟夫安人守制育孤而
不欲 上聞豈欲以節行稱于後世哉哀辭不作可也雖
然風俗漸弊苟亂風之不安其室者紛如也有若安人之
哉而使之無聞其何以綱世教激頹俗則哀辭未可不作
也昔陶嬰作黃鵠之歌以自誓予謂安人之行無愧
於嬰故托物引類為辭以哀之其辭曰
黃鵠翩翩兮金衣而蔚棠朝游太液兮比翼而翔暮宿鄧
林兮和鳴鏘鏘飄颻五采雛兮寔翔而蹌蹌驚飆振摧
兮危巢支地傷哉雄鵠兮宛中道而長逝哀哀孤雌兮號
獨悲鳴徘徊顧影兮不如無生豈無雁鳩在彼河渚亦有
鴟鴈兮載飛載下匪我好逑兮寧孀居而獨處翼彼雄
兮雲路杳以欲殺身以相從兮固非余之所難念黃口之
呱依兮撫諸雛猶未安風霜酸苦兮余心甘之凜凜不充
兮敢云余飢山石可泐兮此志不移義敢不留兮奄逝于
崦嵫羽化而登仙兮從故雄以娛戲雖今羽翼兮粲縟紛
其有煒遠 彤廷之褒卹兮昭阿閣之鳳鳴追昔饒頌兮

清淚縱橫已焉哉白楊悽兮宿草青骨雖朽兮有餘馨氣漸盡兮禀其猶生稱羽翼一肅兮死有餘腥嗟此黄鵠兮擅百世之休聲

太保王文端公哀辭

太保王文端公西昌之世家也登永樂甲申進士入翰苑為侍從以選勸講春宮遷禮部侍郎遂登冢宰位師傅歷官五十餘年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天下之士須其文而思見其人既見其人靡不服深遠去此客下至里巷婦孺亦能道其姓號其襲也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咨嗟惻悼嗚呼若公者豈非古之所謂盛德君子邪裔新與公為通家子又非他人之惻悼者比故哀之以辭云

辭余哀而紆軫兮泪余淚之浪浪余心昌其孔哀兮惜昔人之云亡自古孰不有死兮羌騰睠而哀慈念夫子之盛德兮固今世之所稱夫子禀茲姱質兮又申之以問學匪秋蘭其靡佩兮匪杜其焉服取洙泗之墜緒兮躡濂洛之遐迹則道德韜其中淵兮英華燁其外敷雜風雲而高奮兮弘經邦之訏謨紬史牒于東觀兮典綸綍于北門雄篇鉅冊軼歐蘇而駕班楊兮追姚姒之灝渾彼僅家之瑣瑣兮固縮恧而橫奔或輔德乎春宮兮或辨章乎台階屹明堂之柱石兮豈當世之蓍龜志欲合夔稷于伊周兮陋姚宋而不為秉端直以相吾君兮攝繩墨而不頗太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兮顧澤物之孔多功成而身退兮峙

投老乎山之阿朝發軔於潞渚兮夕弭棹乎文江謝後人于 丕時兮舞舊隱乎西昌追綠野之遺風兮續耆英之嘉會保厥美以自樂兮白容與乎物外歲忽忽其易徂兮老冉冉而將至嘉傅說之托列宿兮騎箕尾而偕逝皇覽訃而增傷兮嗟昊天之不憖遺多士掩涕以相弔兮悲太山之忽頹羌考行于太史兮定所謚于太常脩名耿其永延兮吾知夫子之不亡歎先公之典銓衡兮與夫子而聯事顧童騃亦何知兮屢進拜乎庭戺聞鶴馭之上征兮但痛焉余衷腸嗟音容之不復覩兮念誨言之不可忘忝追感於謝傅兮過西川而徘徊軾睠睠於文忠兮亦撼詞以寫哀人情同於衆悼兮豈今昔而異心非盛德之君子兮曷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夜冥冥而不旦兮寒颼颼其四來鵜鴂鳴於木杪兮似助余之悲哀擥蘅若以薦兮兮懇夫子之弗歆托巫陽以徽些兮又懇夫子弗我顧臨聊抽毫而抒思兮寫煩冤於中心

陳君廷泰哀辭

廷泰姓陳氏今秋官郎中廷儀之兄也其先世家光之固始唐季避亂入閩遂為閩之連江人君為人和易莊重好學能詩其字畫亦遒勁可愛其事父母以孝稱撫諸弟友愛尤篤廷儀仕于 朝君數寓書戒以居官行己之道故廷儀為時名執法賢聲藹然是雖父母之教抑亦其兄有助焉耳天順壬午十有二月廿有六日不幸殞于非命廷

儀聞訃哭之慟語及之輙潸然嗚呼以廷儀之哀悼如此則君之賢可知已今廷儀謝事南歸將奠君于廬湖山之原屬予辭以寫其哀故為辭以招之俾執紼者歌以相輓庶幾化者聞之將不悼其不幸于其地下矣其辭曰

閩之山兮蒼蒼閩之水兮泱泱悵美人兮長望愴予懷兮增傷嗟夫君兮好脩承華胄兮中州搴芙蓉兮擷芳蘅日倘佯兮淹流孝亦覲兮雍雍友亦弟兮怡怡樂天倫兮自得肯俯以兮貴知耆膏闇兮彼穹弗祐良兮殲兕既機發兮叵測倏殞生兮狡童天高高兮莫籲隧茫茫兮莫訴跖之苛兮顏之夭予不知兮紛故稽庭寥兮含懷鄉原隰兮增悲抱冤憤兮誰語魂惝恍兮知不知華承芳兮有子桂枝紛兮猗旎豈仁者兮有後綿休慶兮無已來溪毛兮薦芳丹旐縹兮飛揚此歌卒招兮遺巫陽君不來兮我淚浪浪佳城鬱鬱兮卜云允臧願莽桂車兮結蕙纕凌風歸來兮廬湖之岡

雙峰劉先生哀辭

雙峰劉先生求素繇進士累官刑部副郎以守法不阿忤權貴權貴中以危既衆惴惴謂且不測賴

先帝仁聖卒全宥之謫戍遼海今

天子嗣統歸凡被謫者詔下而先生已歿嗚呼可哀也已予與先生有同鄉之好故為文以哀之云

悲若人之遘患兮蹇侘傺以殞生閭吞天弗吾諭兮感于俟之需膺先生幼而志學兮指先哲以作則匪實擧其弗珮兮匪璠廉其焉食抱遺經究終始兮爰窮幽而探賾學成而致諸用兮恒斷斷乎所執明經以輔教兮期踵武於前脩秉邦憲而不貳兮肯吐剛而茹柔帶鉤矩而珮衡兮謂樂旋而不可何世途之峻巇兮忽獨攖茲奇禍彼讒人之罔極兮肆萋菲以誣欺皦日當空兮忽雲翳翳而蔽之清廟之弘璧兮僉詈以為石也芳洲之嘉橘兮反誣以為枳棘也仰玄穹而自愬兮杳穆穆其無言發絲不可作兮孰察先生之煩冤仗圉扉以絫月兮歘愁顏而日憂幸

皇度之孔明兮薄示寬于荒陬出國門以東邁兮指醫閭而戾止鴨綠淼以無垠兮瞻故鄉其萬里羲和高馳兮

日迫于崦嵫乘化以歸盡兮與斯世而長辭賈生之放湘兮終召見於宣室劉向遭讒以下獄兮曉歲亦登乎顯秩先生一斥不復兮抱幽冤而莫伸諒長夜之悠悠兮不及見乎陽春先民有言兮自古孰不有死儉夫之無良兮雖生其猶鬼先生守正而斃兮名凜凜有耿光一世之短兮百世之長苟脩名以永延兮雖九死亦何傷臨西風而歌此兮聊以慰子於窅冥

封監察御史魏公誄

成化丙午秋九月廿有四日封監察御史餘姚魏公卒于家得年八十有一喬新與公之子今江西布政使瀚同年進士也公卒時喬新宦遊南北不及賦述行相紼之辭延

為之誄盖雖不獲載之素牀屏幞附諸家譜其詞曰
於維魏宗畢公之緒佐周戡殷發起茅土厄于秦北南
散處嗣世綿綿維鄉維輔嘆公之生寔承先祉爰在番[illegible]
含餘率禮藝苑翔翔詞林振辭賢良之選秉時奮起華問
聿彰益敦素履銓曹選材佐邑于鮮維時猾獠虐我[illegible]
兀戎寇擾發難以兵公曰不可懷遠以德撫以恩信而獷
不格兇悍獸攫式宣 皇澤推誠率衆誠感心革願歸
皇化附我版籍壯哉濟邑在國南圻徵發旁午殘民日罷
公往丞之敏且有為不競不絿因成隨施逋租逃役歸首
如期飛蝗遠避大田如茨遺秉滯穗利及鰥嫠公亦有子
休聞夙著振翼天衢出參府公曰歸哉返我初服酌我
寒泉藉我芳茵良朋雅正陟降追歡惟
帝勉恩即命于家寵秩及身緇服孔華恩寵雖隆退然康
彊讓德之光里閭嗟異吁嗟胡不多八旬而止噫今之人其
誰不死猗歟如公令聞曷已餘慶有正鍾此英俊寫維方
伯巖巖南紀天之報公厥其在此豐山之原松柏蒼蒼埜
雖有止其存者長我悼若人名存形亡敬陳誄以焯幽
光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六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七

祭文

祭沈方伯文

嗚呼沈公遽止斯耶慨念疇昔使我傷嗟始佐夏官克亮
厥采條嬰奇疾遠竄遼海壯矣之穴氷雪之場往寄十年
艱阻備嘗人為公憂公順以處視險若夷居嘗暇豫
皇有恩命起佐汴藩數政疲倦小大稱賢在湖之陬炎烟
肄勤公往句宣不遑自恤霧霈內作赫艴外烝天不整遺
遂殞其生嗚呼哀哉公之弘材宜躋臺閣數也多奇位止
方岳公之仁厚宜享耆期命也不淑奄逝莫追堂有慈親
萬華披髮倚門而望今見歸櫬庭有令子岐嶷而才貴為
歐秫妓服經哀嗚呼沈公歆此芳酎壽雖不多名則不朽
悠悠蒼天曾不聽之江濱臨柩一慟傷以此文嗚呼哀哉尚享

祭程察毅公文

嗚呼雄哉昔忠壯著勛于梁儲休委祉作胤以昌覺公之生
實鍾先慶毅然其剛難乎其敬京闈擢秀遂登顯科敷歷
中外勞績茂著蒼黃門忠言寧謇出贊大藩東海沈術
儉紇孔熾寇劇履寨節出鎮屹如長城入佐秋官明慎
庶獄隱蔑沈冤靡幽不燭烏衛狂獗擾我南疆董師致討
羣醜于襄
帝曰俞來作朕析父往鎮兩都式綜機務廼旅蔵條廼
戰奸驕戮伺肅然罔或誰背沮章乞歸脫乃得謝從容詩

酒追贈洛杜厥世何丞騎箕太空　當宁軫悼卹典優隆
追贈有誥　易名有謚生榮歿哀在今罕比矧有賢子侍
講　經筵清文雅望與公後先周之休父宋之文簡以及
公身奕世不顯某等叨蒙公愛承訓良多聞公之訃惕焉
警嗟縻祿于茲無由執紼緘詞寓哀往酹公室嗚呼哀哉
尚享

祭陳亞卿文

惟公系出大丘世以儒名傳序逮公益振休聲年方舞象
沉酣經史發為詞章博贍雄偉京闈論秀黃甲飛英妙擢
都官式典邦刑單辭是清兩造斯理俾我
聖皇從欲以治廷將　吴命錄內南邦開釋沉冤頌聲洋

洋廷陟藩垣于彼東土敷政優優民歌且舞烏衛弗卒越
蹈我疆　命公建節往脅其吭叛者威之服者綏之稚妥
卉棠投戈東來　皇曰汝歸往我司寇小大之獄厥罔或
謬彼造物者胡奪公年溘焉遐逝曾莫少延
朝失蓍龜民失父母矧予同志失茲良友吟溪之詩新塋
哉開莫助執紼曷慰我衷陳此嘉殽侑以芳醑公其來格
鑒我衷悰嗚呼哀哉尚享

祭左時翊文

嗚呼時翊遽止于茲邪博洽之學雄麗之詞遒勁之字俊
逸之詩世寧復得見之邪其仕也內佐冢宰外典諸司身
雖貴而不驕年雖高而不衰謂公終當躋崇秩而享期頤

孰謂奄一疾而莫追邪世之人不欺於人則訪且誹不獲
乎天則怨且疑公之所歷有窮有達有險有夷而公處之
如一但見坦坦而怡未嘗戚戚而悲非樂天知命其孰能
如斯邪嗚呼麻姑之谷盱水之湄吾知公駕蒼鸞驂白螭
與泰伯南雲相從而娛嬉彼一杯之土南山之陲文光炯
炯固將燭霄漢而陸離某等或通家之夙好或交誼之相
知聞公之訃固當匍匐而執紼顧山川悠邈弗克躬素驂
而送靈輀何以寫哀奠此卮酒而侑以此詞嗚呼哀哉尚
享

祭劉侍郎文

嗚呼惟公風標俊偉冰襟磊落才邁王楊學宗濂洛其於

文也浩乎蘇王之雄渾其於詩也淵乎馬鄭之粹博發於
詩詞也有若金聲玉振之鏗鍧見於字畫也不啻春蚓秋
蛇之間錯故其論秀詞場也擅藻思之春容其登畫鶴頭
也效忠言之謇諤其進武憲卿也休問揚於群公其出佐
藩服也嘉猷冠於列岳胡一疾之弗痊奄九原之不作是
何志之壯而氣之濁才之豐而命之薄邪然而年垂五十
不可謂夭也官躋三品不可謂小也承家有子慶綿綿也
制行無慚名皦皦也則公之云歿亦復何憾乎所可悼者
朝失良臣民失父母矧於予輩亦失益友哀訃初傳乃忘
孔疚非莫執紼于奠無從臨風灑淚酹此卮酒嗚呼哀哉
尚享

祭黃公愈賞文

嗚呼公吾之世姻也吾嫂公妹吾婦公孫情親義篤匪伊異人公之生平吾能言之標格峻整襟度疏怡富而能約崇而自卑飄飄者賴公而舉火仳離者賴公而有依弱而良者賴公得以自立狂而狡者畏公有所不為所施雖不過一鄉亦足以為大家世族之師今公之歿也飄飄者將為溝中之瘠仳離者將為中谷之蓷狂狡孰為之呵叱善良孰為之扶持孰知德義之可尚孰知巧險之為非澆俗方興而未交數十年後安知不為貊俗與臭腐安得起公於九原以為鄉邦之表儀嗚呼死生之理吾非不知然於公之歿不能已於言者非獨姻舊存亡之情益悼老成之凋謝傷風俗之澆瀉所以洒淚而酹此一卮也嗚呼哀哉

尚享

惟公祖考世以善稱公克踐脩益著令名門第雖崇謙恭自克跡產雖裕勤儉惟德歡歲發聲東學鄉邦著聲上聞寵命其彰諭以綸音錫以章服爰暨東朝貴于幽谷有子榮耀有孫英英花封作宰璧水明經年登八袠康寧終凱胡不耄期遽止乎止惟我與公世為婚姻情契之篤不讓朱陳我歸林下謝絕塵事所與與公徜徉山水天台此好乃忍奪公山霞水月誰復相從今公將葬我適有疾不哭于堂莫助執紼言雖有盡情則難忘棖詞叙訣以侑奠觴嗚呼哀哉

祭大理卿王公文

嗚呼公之平生吾能言之其學之博也淵乎江漢之渟滀其文之雄也浩乎波濤之洶湧其剛介之操則松貞而栢勁其純懿之行則玉良而金精其與邦計也經畫之才與韓劉而並駕其紹郡符也循良之政與龔遂而齊名其位方伯也慨然東藩之重鎭其臨邊疆也屹乎北鄙之長城至其為卿於大理也直欲追踪于皐陶之種德蘇公之敬獄非徒若漢之于張讞獄之得其情而已嗚呼公材既優公行克懿推其蘊足以棐 國之鈞播其文可以学帝之制惟天生公殆必有意然而年不滿八旬位不登三事將生民之無祿邪抑宏材絕識固造物者之所忌也嗚呼公乎其胷中之炯炯者其能埋藏湮冥於朽壤之中乎必將磅礴為列星流為風霆或為山河以壯 國家或為麟鳳以昭文明豈若世之庸庸者有時消盡而飄零也哉嗚呼自公云亡朝野咨嗟矧於吾儕素荷公知昔升公堂笑語怡怡今升公堂素幃凄凄臨棺一奠而侑以此辭者蓋為天下惜非獨感今悼昔而寫吾之私也尚享

祭丘文莊公文

嗚呼唐有曲江世推賢相公生其鄉名德相望宋有名臣曰崔菊坡公賢與齊而文則過公之於文瀚汪演溢孰可擬之東坡父子公之所學淳涵淵瀰孰可擬之邵父弟兄兩宋史學孰能推公叔述焉簡有史漢風二持文衡痛叱

浮薄軋茁之辭發為灝噩乃典　國學教版道尊聯之公輔多出其門乃登　內閣贊元輔德海內士民陰被其澤公在相位不見所為所可見者民物熙熙天不慭遺遽奉司馬士林相弔或慟于野我昔弱冠已聞公名甲戌春試遂獲同升公不我愚每相磨礪謂宜勉進毋隳所志公有著述每俾評之且約後死則為銘之我之南歸握手相別臨別之言遽成永訣誼當往弔奈老病何弗躬弗親負公實多陳此蕪詞以侑罇俎公知我心寧不我嗔嗚呼哀哉尚享

祭憲副游公文

嗚呼游公處止於斯邪位不登大耋年不躋期頤謂公祿壽之未艾胡為乎捨我而永歸邪嗚呼公之儀刑不可得而見公之平生尚可想像而推其志節之剛毅挺挺乎孤松之偃蹇其學問之弘博浩浩乎長江之渺瀰其襟度之和易溫溫乎春陽之煦物其文章之純質粲粲乎菽粟之療飢其有志於道蓋將尋紫陽之轍涉濂洛之涯使得及門於孔氏雖未敢謂其升堂而入室然於道之大本其殆庶幾乎嗚呼公之存也學者仰之如山斗寮友信之如蓍龜憸夫憚公而縮忠善類賴公而扶持今其亡也學者失所景仰寮友無所稽疑憸夫欣欣肆其惡而莫之沮善類惴惴或見義而不敢為是以識與不識聞公之喪莫不悵然悲痛悼而嗟咨況予於公朋友之分情誼之篤宜乎涕淚下而漣洏也嗚呼面山之巍劒江之湄公之體魄將復于彼公之神氣則無不之臨棺一奠侑以此詞蓋一為斯文慟一為友誼悲嗚呼游公知歟不知尚享

祭伯父稼軒先生文

嗚呼昔我先公兄弟三人奧自蚤歲甘艱共屯緜緜而康緜也而泰孰庇孰庥　先澤攸賴先公出仕為時富歆伯父遠隱擬跡巢由昊天不弔先公奄棄煢煢諸孤伯父是倚白首巋然乃獲耆壽一疾奄逝曾莫予追念昔如京拜公于堂諄諄明訓佩服敢忘茲焉來歸墓木已拱追思音容曷勝感慟治簉菁肴白露載零酹此卮酒涓淚沾纓嗚呼哀哉尚享

祭原司馬文

嗚呼哀哉公生於世六十有一宣力四方奮庸帝室有猷有為有勞有烈紀于竹帛蓋焯乎其不泯也彭蠡之域蠢爾之邦萌乎秋霜藹乎春陽乃贊　國計乃振臺綱懋績益著令聞不忘至於獄懷流徙輯寧荊襄前其事為尤難而其功為愈光初公受　命而南也或沮之于內或撓之于外徼功者慮發其奸戕民者懼羅其罪惟公毅然泰然罔忒罔懟如羊祜之建議伐吳如裴度之決策平蔡乃協群策乃諏善謀或攜譬武關之險或擊楫漢川之流輳輳乎撫綏之寧出入乎虺蜴之叢爰告爰慰以綏以柔撫之田宅戢其戈矛曾不踰時而愁嘆轉為歌

誰榛莽之區變爲田疇彼蔵齊民以獻捷視赤子如敵雖聞公成功徒悔恨而含羞 帝念其功遂加寵錫都憲尚書崇秩荐陟公宜壽考臻于大耋東國之鈞以秉以匡績胡然遘疾奄逝莫追豈公之厭世盍祑風而遐舉抑民之無祿而昊天之不愁遺 當宁震悼群公增悲而荊襄士女如喪所親謂公殁而疇依嗚呼哀哉然公年踰六袠位列六卿有傳 國史有謚太常煌德有碑虞貂有章在公可以無憾是謂雖死而不亡嗚呼昔公之來也士女喜極而歡欣今公之歸也士女慟極而涕漬況於某等奉令承序又所獨蒙眷以隆依憾今悼昔曷勝清淚之漣而寓哀一奠非徒哭吾之私而已蓋以慟世人之喪嗚呼哀哉尚饗

祭巡副李世曾文

嗚呼李維著姓代有聞人復秀出蔵振家聲學專鑽經窮幽探賾發爲詞章精華奕奕秀蘭者策名南宮遂登上第休聞日隆銓曹掄材爰擢柱史繩愆以安冤滯用理出僉其寮下于貴于蜀謇謇寔齋士論攸屬相彼巧宦一歲屢遷公守一官踰十八年晚陞憲副典兵西鄙道遠不飛虎來猶軌蚕蠢茲醜類掠我土毛元戎出征誓殄腥羶公董偏師直探虎穴屢蔵兇渠載殲餘孽天不愁遺星隕將營大勛未集遽殞其生靈輀南還暫泊湘浦俾我友朋益增淒悲微功倖勝祿厚位高公殁王事誰錄其勞有酒在卮有肴在俎思公不見泣淚如雨嗚呼哀哉尚享

禱雨文

嗚呼惟予與神同莅茲邦予所職者政教 神所司者雨暘念雨澤之不時繇政教之或斁固知咎過之在予非明靈而曷赴覲惟若其等誠敬不足以格 神聽政惠不足以保民歟群生怨咨悒莫之恤歟獄兇濫莫之伸歟典兵者從事朘削之政牧民者未施撫字之仁歟府官之廉慎者未能擧而謟諛或親歟巨室之豪猾者未能誅而哀顙不問歟咎實在予民則何罪胡 明神之乘罰俾民遭此大戾沃以腴者化爲燥剛秀且實者轉爲枯瘁與言及此潸焉出涕然 神于民之祀猶予食民之食也民窮無告殆將廢 神之祀非徒爲予之憂實亦神之羞 靈壇載仰微悃惟尔 有神鑒予之派哀民之困玄雲倏興霖雨載零轉呻吟爲歡聲變黃稿爲緣茂庶事有成邦賦用登則予知免乎譴誚而 神亦永享乎嘗烝矣謹告

禱城隍祈晴文

嗚呼淫雨爲災洚水瀰以沸也畎畝渝沒秋成不可冀也室廬湮蕩老弱無所庇也百姓何辜遘此大戾也其等蒞事茲邦兵民是乂也責者刑政失中感此變異也惟神廟食茲土歲時享其祭也百姓敬敬豈惟官之憂責亦將之神之祀也雨暘水旱神實司之非官所能制也躬禱靈宇覬神恤民之質也神其降庥驅屛群陰俾陽光昭以晰也犴䝋歸壑爲函其藝也稼穡以敷俾民獲奠居之制也四野

煦煦怙以春也孰尸厥功惟神之惠也擧鮮為薦報祀無
替也謹告

山西禱雨文

迺者自冬徂春雨雪弗降三農告病庶類焦然雩禜雖勤
靈貺未應雲將合而忽散雨欲墜而復止意者守令新莅事
神之敬未至敷血民之心未誠歟兵已困而征戍愈勞歟
民已窮而聚斂愈多歟沉冤未雪而無辜困于桎梏歟巨
蠹未除而赤子厄于豺虎歟賑貸雖勤而實惠未加於民
歟祈禱雖切而誠意未盡於己歟是皆吾屬之罪而小民
何罪焉蓋春已暮矣民已瘁矣原田日就蕪矣生意日
[illegible]老且羸者轉于溝瀆矣
神於吾民何以為情邪夫循誅政以保民者吏之職也
沛甘雨以濟旱者神之責也風雨不時麥穀不熟豈獨吾
曹之罪哉神亦不得辭其責焉爰詣靈祠載陳微悃神
其有知賜我嘉澤起我疲氓俾驕陽斂縱沾而足焉槁者
蘇偃者起而渥焉則吾新莅必遂其欲而神亦有攸享矣謹
告

禱中鎮文

三晉比歲膜旱五穀不登兵民流亡餓莩載路
皇帝西顧惻然哀憐黎元之無辜爰命吾新來拯疲氓而公
私匱之困有攸措矧春氣已動雨澤未濡大懼未克有年
無以上副 聖心下慰民望惟 神作鎮并州享茲與祭
興雲雨致財用神之職也爰詣靈祠用伸籲禱神其默賜
鴻造大庇吾民俾甘雨時降百穀用成流通來歸寇攘屏
跡物無疵癘人用怙康則吾新莅免於戾而神亦永有攸
享矣謹告

禱禹廟文

惟王疏鑿龍門拯茲墊溺俾我烝民克享粒食河流安瀾
嘉穀芃芃萬世攸賴繄王之功惟茲三晉是王故國王念
遺民拯凶予溺胡茲兩載飢饉薦臻粒食乏艱惡至食人
王聖且仁我民父母忍使嗷嗷罔垂茲罪吾下車而泣昔嘗
闕之民竊且恐寧不惻之王靈在天爰作霖雨嘗我麥苗
爰及稷黍吾新將命而來齋祓以祈王神如在諒不我遺
佑我殘民驅彼寇賊梁山汾水敢忘王德謹告

禱汾陰后土祠文

惟神厚德載物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厥功懋焉汾陰之祠
肇自漢氏寶鼎榮禖祈追遠千禩行祠翼翼俾于貴封社
薦醴罔敢不恭胡茲三載旱魃為虐癘鬼逞妖人困屍瘞
殘民惴惴罔攸依神神龍甚邇宜不我哀吾新祇奉
明命惻然寤嘆陳詞以禱敢徼神福玄雲滃興沛然甘澍
沃我菽麥爰及杭稌驅彼癘鬼遠諸遐方俾我遺黎式怙
以康神佑我民鑒茲禋祀我民報祀曷其有已尚享

平陽禱雨文

山西之境荐罹旱災兵民轉徙四其鄉者死溝壑者不知幾

千萬人矣吾新受　命販濟米鹽茲邦所望元氣順序群黎安生而自春以來雨澤罕數攸疇大作亡者未瘞而存者無樂生之心逋者未歸而居者有遠徙之志惟神德澤崇深世享禋祀視斯民尤亟而不救何歟謂民之頑悍宜降以殃沴則民以飢爲罰也謂官之貪殘獲罪于天邪則不宜遷怒於民也謂吾新無發　國家愛民之誠故茫然無應邪則此心之誠可以質諸鬼神也敢顧明神毋過敖佑下民沛甘霖以沃焦土驅妖癘以蘇疲氓俾生者難離人心肥肥生者有樂逋者以歸是則神之惠也謹告

再禱雨文

昔閩中大旱張浩爲楡平令吾禱甘雨如注禾黍自生今三晉之旱不減閩中神之靈豈無異乎吾新祇懼吏民怵沐浚禱矣雲將合而忽開雨將降而復止豈今之請禱者非養浩其人歟吾新雖無養浩之經世經邦之材然素存養浩忠　君愛民之志而神漠然不答何邪伏望必鑒愚忱賜以甘澍轉歉爲穰變沴爲祥俾於若以害病者以康適逃來歸寢盛清徹則吾新必達其責而神之靈應益彰矣謹告

三禱雨文

山川出雲雨及天下神之職也　國家命祀春祈秋報爲民福也惟茲三晉荐罹凶[illegible]至[illegible]極也亢陽爲虐饑以歲霜雖實食也敢敖遺民傒望四顧吁嗟奄也自效三不[illegible]雨不降田龜坼也玄雲方合忽爾劃也[illegible]溜將[illegible]忽[illegible]霰也崇孰爲之噓風伯也哀我榮獨啜其泣也雩禜禳祈[illegible]心孔劇也惟神有靈胡默默也尚鑒愚忱沛膏澤也驅雷叱風貺滄溢也俾我百穀秀且實也俾我四民忭且懌也豐年穰穰繄神德也我民報祀矢無斁也玄酒嘉牲𪌿且醽也幽明一理誠則格也洋洋如在毋我怫也謹告

謝雨文

惟歲三春雨澤罕數[illegible]我民兵呻吟載途[illegible]率[illegible]官齋沐請禱以祈甘澍以沃枯槁惟神昇矜靈貺孔昭雨我大田以潤我苗[illegible]者以萌瘁者以榮杭稌菽麥爰用成清酒[illegible]牲以答神惠尚錫洪禧俾民康又民既康又祝事是承神亦降年式昭厥靈尚享

平陽谷龍文

早魃爲崇嘉穀將焦徧禱群神未獲甘雨惟神變化不測以興雲降雨爲職者爰遵古法作神之象[illegible]戒以禱焉神其誕昭靈貺沛天[illegible]以沃焦土宣嘉澤以蘇焚[illegible]則官民受賜多矣謹告

禱龍湫文

淸冷之淵維神之宮藏雲蓄雨有感斯通神飛于天雲行雨施或潛于淵山深明媚[illegible]靈宇在山之巓吾民永祀罔敢後先維茲晉陽亢旱已極大田如頫靡有孑遺[illegible]而陽旱旁[illegible]神[illegible]之民死亡盡神明不哀膚寸之雲三日之雨

神罔恫民厥施斯□□以爲鼓鼍以爲旗千里之內甘雨淋漓俾我平皋芃芃稷黍彼我疲民嘻嘻笑語豐年穰穰敢忘神庥吹笙考鼓以薦脭肺謹告

廟碑

廣昌縣重修廟學碑

皇帝嗣統改元之三年夏四月同知建昌府事麻城蕭侯允恭行部至廣昌吳謁學宮祗謁先聖先師顧示楠樸杇圖繪黝昧慨然太息謂廣昌名邑秀俊多此出焉而廟學不脩殆非我國家崇重道育俊材之意吾爲郡佐與有責焉遂不以脩飭爲己任乃告太守三山謝公仲仁用圖改作議既克合侯首捐俸金四百八十餘爲倡於是縣令莆陽葉君彥高丞晉陽李君秦[illegible]學之師生縣之義民咸右侯以成輸之

財或助之役奔走以序以從爲程乃庀良匠市美材斵石爲礎埏埴爲甓炫饒爲灰筮日奏功始事于大成殿殿坐朱几廟貌孔嚴旁及兩廡恬而大之自群弟子以及世事諸儒圖像性位前爲正門又以爲戟門爲三門上應奎星又作先賢祠以祀鄉之先正至于齋舍庖廚之屬故圮者正之陊剝者衙之丹漆漫漶者飾之侯遂來涖縣躬自督勸衆時趨之不煩執朴經始於是歲夏六月越明年戊子春三月始考成焉殿廡龍深門闥宏敞邑多士聚觀以爲它邑所未有也侯即令佐師儒合邑衆于新宮告成事焉教諭桐廬邵君忠訓導英山段君倫湖南王君與邑學之諸生謂侯嘉惠此邦崇飾廟學不可無辭以敵休闡相與伐石

置廡下而居齋者新之舊者新之惟倪公作頖宮史克頌
焉吳仲庚新遷學于臨川歌之今蕭侯脩學養士之勤殆
無異於資公潭守所建立而聲歌不作非缺典歟迺具書
其成績于碑而系之以詩以繼頖宮潭學之聲以昭示于
來世侯字某以儒發身佐郡有威惠其善政可紀者甚多
以非廟學所係故不書其詩曰
盱水之曲奕奕新宮孰經孰營蕭侯之功於維蕭侯民之
父母蘇枯起疲惠澤孔厚華輪彭彭戾于我邦念茲庠陋
顧瞻彷徨迺究迺圖迺庀工徒迺卜迺諏爰茲暨令有伉
維門有棠維殿丹楹磼桷偃蹇我材孔良我役惟時
閱歲乃成匪亟匪遲新宮告成祀事孔明毛牷斯潔黍稷
惟馨侯升講堂拾級登降或誦或歌亦文亦史侯曰勗哉
敬明迺德服德孰教心有感諸生拜手侯訓惟休勉焉
祗服敢遺侯庭隆隆有碑方趺圓首侯之嘉績百世不朽

建昌府重脩城隍廟碑

天下郡邑通得祀者惟城隍之神為然蓋禁土為城鑿土
為隍凡以為民之衛也高城濬隍固風氣扞寇讎必有司
之者察民淑慝而既福之非妙萬物而神者歟建昌城隍
盱江誌謂其神乃漢潁陰侯灌嬰考之於史侯起布衣佐
高皇定天下垓下之戰滅項羽東城而誅之遂渡江平吳
定豫章諸郡凡大江之西皆侯提戈斬級所立功處生為
元功歿為明神其理必有然者則司此城隍而廟食無窮
者非侯其誰歟廟舊在郡之西北宋紹定四年回祿燬學
郡人聶衛公子述始遷于城南通會門內太平寺之故基
元至正壬辰為群寇所燬
國朝洪武十年知府王偁復建自堂徂門罔不畢備永樂
二年知府潘榮仲因其舊而脩之迨今八十餘年棟梁
摧衛以腐折頹壞丹堊日滋剝泐成化二年春郡守三山
謝侯仲仁謁廟字傾隳不足以妥靈遂著語群寮下暨
有衆相與捐金楮市木石鳩工徒撤而新之易腐折為堅
良革剝泐為端潔若堂若廡以及三門凡為屋二十間崇
廣有宜文質中度左右司則仍其舊而加巧焉又摶土
以肖神像琢石以為神座別創一室居道院俾守廟道士居
之經事於是歲四月至冬十二月乃訖功焉侯封羊豕
帥寮屬告成于神闔境民庶聚觀贊頌凡旱澇之災癘疫
之興必祈焉報焉禱焉禳焉將事益虔靈貺彰著物不疵
癘歲登豐登侯迺具廟之本末遣耆民胡以禁屬予紀之
予惟守土之職神人具依侯自下車以來勤心庶政民既
太和又飭神宇用妥其靈所謂惠于神人罔怨罔恫者古
豈弟君子者歟迺作迎享送神之詩遣之使并刻于麗牲
之碑歲時薦獻工祝歌之以侑牲醴焉是役也贊其成者
同知府城蕭侯允恭通判杜某推官某其督役者耆民某也
其詩曰
神之來兮歘然以風絳旂旖旎兮駐斯宮儼威靈兮有赫

歟佑我民兮無窮延膽兮酒馨鼓坎坎兮瑟和鳴神之所享兮在寅清我之將事兮敢弗齊明神既享兮犀近風馬雲車兮倏何之姑山之顛兮盱水之湄儼神馭兮娛嬉神不我顧兮我心悲家有雞豚兮野有杭稌神惠我民兮俾番以庶驅癘逐鬼兮錫我純嘏春祈兮秋報歲復歲兮敢忘神祐

東平王廟碑

廣昌之東國有祠曰東平王廟者宋咸淳中縣令朱故賢所立以祀唐忠臣張睢陽也按史王諱巡以進士舉進士累官真源令祿山之亂起兵討賊與賊將令狐潮尹子奇等大小四百餘戰屢挫賊鋒後以孤城援絕力不敵以身死之當是時逆胡起河朔蹂躪河華兵騎蔓延幾徧天下而王以區區睢陽扼其衝賊死咋終不敢越而南江淮之間晏然不識兵革者王之功也王之將死也西向再拜曰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道家者流遂謂王受命上帝為臨部師察民善惡而賞罰焉其說亦實蓋不可究然厲疫必禱焉其應如響東陽之祠其一也永樂中廟圮于水正統庚申邑民始修復之時先公為刑部侍郎記之甚詳歲久滋敝天順八年冬十一月予從兄本明率弟喬福暨耆民吳大成居士楊仲雍大覺寺僧道欽等始合衆力而新之中為正殿後為寢室前為欽福之亭越明年夏六月廟成塗墍繪畫塗金碧絢麗楹桷嚴飾儼然耆稚聚觀以為有廟以來未覩茲盛道霖因予弟喬年求紀其成績夫王之忠烈無以贊為矣論者或謂王生鄧州死節睢陽其平生足跡未嘗履江南廟而祀之恐非先王制祀之意是不然宇宙間屈伸變化不可測度者神也神之所以然者氣也得其氣之剛大而聚者則為偉人發為忠義之業炳炳然巍巍然不幸而死其精爽耿耿者不為異物澌盡復為明神無所不之焄蒿悽愴隨所在而著見焉若王是已廟食于茲夫何疑哉初王著神南土號封累加其曰東平威烈昭毅顯慶孚佑王者宋景定元年十一月所封也乃作歌遺之俾邦人歌以祀王庶幾歆來格降福于民焉其歌曰

枉踏淮兮旌觸鎗鼓鏘兮中庭窮連蜷兮未來遊予思兮睢之陽窮之東兮旂旗繽紛亦虬兮驂蒼龍駕雲先驅兮殿以萬春歆我粢嘗兮移且欣嗟天寶兮多難胡騎闘兮關何蒼長蛇在關兮龍在野恨蛾拂兮妖氛哀憤兮援戈起誓鳥號兮射妖豕北風競兮西日蒼涼力既竭兮繼之以死身雖死兮精爽不亡陟降帝廷兮乘陰陽察民善惡兮下殃祥龍岡之下兮盱之滸松篁翳翳兮綠陰承宇朝出遊兮暮來歸越千歲兮毋遠茲土庶蠲賦兮驅癘鬼錫我百福兮歲且社靈之降福兮永不那我民報祀兮終古無已

漳州重建道原堂碑

漳州治城之西北有臺屹然曰臨漳臺據溪山之勝宋紹熙庚戌紫陽朱夫子守是邦登茲臺而愛之欲築講書之室不果寶慶乙酉郡守危稹始倣白鹿洞規葉龍江書院于臺之下成夫子之志也淳祐丙午郡守方來復於書院之東偏構堂三楹肖夫子之像于其中配以高弟北溪陳安卿每歲春秋率庶僚暨邦之群彥祀焉而顏其堂曰道原盖取夫子與北溪授受之語也其後邦人復以勉齋黃直卿侑食于堂盖勉齋亦閩人且嘗講道夫子之門者也迨宋社既屋書院燬于兵遺址歸浮屠氏惟堂巋然故處歷歲既久屢圮屢葺然規制隘陋未稱有識者慨焉

成化四年春正月福建按察司僉事臨江周君守謨行部至漳祗謁道原祠覽慨然顧謂知府英山王文同知舒城胡琨推官南城江白曰昔之思召伯者不忍伐其所茇之棠思萊公者不忍傷其所植之栢茲堂乃朱子之明靈攸棲非植物比也傾圮若是是固為政者之過于司憲諸君守臣也弗亟圖之安所諉其責皆應曰諾相與捐俸以圖新之於是儆良匠斬美材礱堅甓卜日而興役焉君又為度其面勢之宜且節縮廩餼以助其費為堂五間其崇三尋有奇旁為兩齋以處游學者前為三門以謹啓閉肇役于是月丙戌至三月朔乃訖功為像設有嚴繪飾維煥郡之長貳率諸生暨邦之縉紳用少牢于堂以告成事焉君

屬予書其事于石予惟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至孔子而後集群聖之大成孟軻氏歿斯道之傳殆絕周子倡之程子和之至吾朱夫子而後紹孔氏之世嫡若黃若陳寔羽翼夫子以共振斯道於衰絕之中者也夫功被一時惠洽一邑且尸而祝之夫子與二子有功斯道甚大而漳又夫子過化之地茲堂之建禮寔宜之繼自今以往凡登茲堂者瞻梁山之崇秀俯清漳之泓渟而致高山仰止之思與逝者如斯之嘆盖將有默契神會於千載之下者乎君諱進士歷刑部副郎遂擢今職所至有冰蘗聲其在漳首新茲堂盖欲風勵漳人向道也繫之以詩以告志於道者詩曰

大哉斯道是原於天迭克任之維聖若賢孟氏既殂吾道日戢紫陽崛興式續厥緒廼學其粹廼會其全若黃若陳與有開焉道學載明於今為烈質諸洙泗若合符節清漳之濱梁山之下揭虔妥靈有堂有廡邦人具瞻胡茲摧圮顯允周君載振而起維室翼翼維門將將歲時禴祀牲腯醴芳嗟嗟斯道靡古靡今有志于斯盍明厥心咨爾多士來游來歌匪容匪由爾心式訓

福寧節孝祠碑

古之忠臣孝子烈婦遭時不幸死於所天者代有其人而出於一家者盖鮮父子同死者古有之矣晉卞壼是也夫婦同死者古有之矣宋趙卯發是也至若忠孝貞節萃于

一門若元福寧州尹王公者，歟百世不數人焉。公諱伯顏，字伯敬，瀕之靈化人也。起家宣使，為祁陽令，調烏程，以循良稱，遷信州推官，數辨冤獄，所全活者甚衆。至正九年，以大臣論薦擢朝列大夫、福寧州尹。至之日，黜奸吏，誅元惡，發賦籍，均徭役，脩學宮以教諸生，建禮殿以祀先聖。福寧僉衆稱治，尋陞福建轉運副使。會盜起徐蔡，蔓延及閩，群兇相誘為變，漸逼州境，民留公不得行。公乃築壘門，募民兵守之，嚴候望，謹烽燧，賊不敢犯。十二年秋，賊陷寧德，據羅源，勢益張。冬十一月，賊與建寇合兵來寇。公遣巡檢阮完澤率兵出禦之，而命千戶嚴伯顏不花、主簿陳文禎守西門。完澤遇賊于古縣，戰敗死之。嚴、陳懼不敵，開門先遁。

賊突入公闈之。公帥親兵迎戰，鬭數合不利，遂被執。賊帥坐州治，乃公詬之。公揪髯歷階而升，賊叱曰：「強盜猶作態耶？」公罵曰：「汝本販鹽盜，縣官何負於汝，而反顛謂我為盜耶？」賊怒，叱之跪，公兩手據地不為動。賊益怒，令捶之。公詬曰：「吾為天子吏，頭可斷，身不可屈。」遂死于東門之外。左而受刃，血出白如乳，民哀之，哭聲連巷。明日，賊執公仲子相及其婦潘，至相罵曰：「吾父已死，吾豈苟生者？何不速殺我？當為鬼以滅賊耳。」賊怒其言，引出斷之。潘有殊色，賊欲汙之，時潘產未彌月，不可近，乃閉之空室，不食數日而死。寇退，民斂公櫬厝于郡東之佛宇。明年，公長子楨負公遺骸歸葬，行臺御史余公闕以其事聞，命立祠學宮之右，而

以相與潘祔食焉。元祠燬于火。成化壬辰秋八月，予行部至福寧，耆民林懋等相率請復公祠。予因出西門觀公與賊戰處，古木擁翳，荒烟蒼然，溪流潺湲，有悲咽聲，慨然太息，想見公之為人。乃以廢佛宇曰般若庵者為公祠，命縣丞劉福介葺其弊陋，加之圬墁，前為三門，旁為兩廡，繚以高墉，塑公之像于中，以相配之，而置潘之像于東廡，慎瀆也。經始於是月甲戌，落成於是歲冬十月辛未，扁其祠曰節孝。邦人請予書其事。嗚呼！公死于忠，而仲子死于孝，婦死于貞，眎卞壼遇卵，蓋似過之，是宜祠也。乃作歌以遺邦人，使歲時歌以祀焉。其詞曰：

靈乎泖穆兮烟冥冥，坎鼓奏兮牽鐙明。神馭招搖兮何許，悵將降兮風泠泠。公之來兮駕蒼螭，佩吳鉤兮曳絳旗，俯故宮兮太息，城郭是兮人民非。松醪清兮海錯香，巫屢舞兮升公堂，子來歆兮婦亦嘗。公雖死兮嗟何傷，一世之短兮萬世之長。龍山之巔兮長溪之湄，倏而去兮忽而來。降祓民兮除災殃，民之承祀兮終古無隳。

新城縣重脩廟學碑

新城為縣，肇自宋紹興八年，割南城之東境置縣，治于黎川鎮。後四年，乃置學于縣之巽隅，繇宋歷元以及皇朝，學宮敝而載新者屢矣。弘治壬子冬十月，金壇段侯敏以進士出宰茲邑，祗謁先聖，周覽廟堂、兩廡、齋舍暨明倫，棟宇欹傾，粉繪摧剝，慨然欲新之。顧歲方艱，民方病，未暇

有作越二年歲豐民樂政舉化流延謀於縣丞蔡君某主簿祝君某及里居之賢者曰縣令民之師帥其治教之責焉令學宮頹圮若是殆無以養士而淑民盍思所以新之乎丞簿皆曰是誠不可後也方圖興葺邑之富而好禮者胥告語曰吾侯此舉將以納吾民于禮義之域吾曹衣食幸有餘盍助侯成之乎於是義民徐汝謙建櫺星門砌泮池耆民朱時寧甃學前道俾行者無泮污之患里民楊嵩刱先聖像改造龕座鄭廷璋陶範祭器以砌兩廡前陰陽訓術徐汝梭建鄉賢祠它若講堂齋廡從祀群賢之像庖廩之房藏書之庫師儒之解諸生肄業之齋則侯與丞簿二君節縮冗費規畫資財以成之工善材良並手偕作始事於某年某月某日迄工于某年某月某日既成侯設孔廟規制宏麗它邑學宮未能或之先也侯卜日用少牢于文廟告成事焉教諭某君威訓導陳君某范君某相謂曰昔魯侯作泮宮詩人頌焉文翁興學于蜀漢史美之今設侯修理學宮而奉佐協贊邑之耆彥亦不應以相其成是不可無紀也乃具其事屬蒙陰丞徐達請予書之予素知縣侯德惠明果凡有興作民不勞而事集而達又予族甥也乃詳書其事而系以詩曰

黎川之陽學宮渠渠孰作新之惟邑大夫於維大夫莊茲百里永惟治本敦學為始迺召迺詢迺計迺庸爰新學宮以牖民衷皇皇祖門自殿徂楹脩廣有文昭泮千茇長循如砥高門有伉泮水汪汪蠲潔其芳侯曰吁哉士其聽予言脩學匪艱惣學惟艱士曰勗哉是訓是式敢有怠荒貽儕之耻日峯蒼蒼黎水湯湯侯之德音百世有光

贈太子少保彭惠安公祠堂碑

弘治八年正月十有三日刑部尚書彭公以疾卒于家訃

聞

天子震悼特贈太子少保諡惠安命官諭祭者再有司治塋以葬郡學舊有鄉賢祠大夫君子既爲公作主祀之其中而國子典簿林君大猷大僕寺丞吴君世勝暨鄉人之在朝者相謂曰惠安公一代之偉人宜有專祠俾後學有所矜式迺度其里居之旁作祠堂若干楹于所居之里中奉公像左右爾藏祭器遺書而以書屬予紀其事予公嘗同官且同志者也不敢辭公諱韶字鳳儀世家莆田之涵口自少壯重好學稍長學問該洽議論醇正一時學者皆推重之登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山西司主事丁內艱服闋改廣東司遷員外郎大臣有自它途進者公上書言之坐是下制獄朝臣多救之者得釋久之遷郎中成化庚寅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尋陞按察使又陞廣東布政使中官有家在廣東者公言其恣橫坐是調貴州甲辰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召爲大理寺卿未至坐論鎮守內外官貪黷非宜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畿內兼理通務今

天子嗣位召爲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奉 勑往平

陞以本官兼僉都御史整飭塩法既還會
朝廷以水災求言公請厚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慎官爵
上官嘉納改吏部左侍郎壬子夏陞刑部尚書明年以疾
連章乞罷遂得 命致仕初公為郎官論囚嘗求生之然
元奸宿豪雖權貴必竄不少貸及居外臺凡大吏貪縱者
治之甚嚴而小官誤犯者多所開釋巡撫南畿識者謂威
文襄公後惟公可繼之而律己之嚴出納之慎文襄不及
也畿内多 皇莊其中官典守者往往怙勢病民聞公至
慴其威肅皆自斂其歸遷也耕戰嚴守備虜不敢窺塞垣
為大司寇有犯罪者參錯訊鞫多所平反嗚呼公以節行
文章著稱于時其行己為政務以古人自期待士君子識
與不識皆以公孫之然亦不勝憸壬之媢嫉也故居中以奇
醜或下獄或改官雅知公者俗以為好名賴
列聖仁明卒保全之致位六卿至其歿也贈謚一典祭葬
之禮視當時大臣有過無不及焉嗟夫古今忠賢能得此
者幾人哉公有二子長瀚鄉貢進士次瀚嘉興縣丞皆先
公卒一孫曰輔尚幼公之世系履歷之詳具載隧道之碑
玄堂之銘予可畧也特紀其志節之大者以昭諸君子爲
賢尚德之心又系以辭俾甫人歲時祭祀歌以招之其
詞曰
吁嗟夫子兮端潔而好脩日孜孜而忘勸兮惟道是求上
泝淵源於洙泗兮下契濂洛於關閩何厭世之大蚤兮旅
玄鶴而遠遊眉城高昊兮曷足以留盍歸來兮倘佯故丘
金山之巔兮有蘭有芷涵江之涯兮有魴有鯉丹荔黄蕉
兮甘且美紫蔘黄菊兮香旖旎夫子歸來兮其樂無已攜
汝孫曾兮慰我朋友騎箕尾而上下兮乃税駕于此采溪
毛以薦兮酌甘露以當醴夫子不我顧兮我淚如泣
來歸來兮毋遠桑梓

范氏先塋碑

洛陽之萬安山下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魏國范文正公
之墳在焉其子將作監簿純祐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恭
獻公純禮龍圖閣學士純粹皆祔葬其間公墓距今三百
餘禩塋域荒蕪樵牧不禁石獸僵臥宿莽中而昕録可畏
其隧門過者傷之成化乙未夏四月公之十二世孫家臭
中者曰從規詣巡撫南圻都憲洛陽畢公陳其狀畢公移
書巡撫河南都憲江浦張公屬脩之公曰意文正公一代
偉人也凡所憩之樹尚當愛護而封植之況體魄所藏乎
亟下令正其塋域禁其樵牧且命參政孫君伯大參議蔡
君克存副使王君廷秀僉事馮君景陽督守令治其墳因
其舊塋甃以堅甓刜其叢莽樹以嘉木繚以崇垣表以綽
楔又為祠三間以為公子孫歲時拜掃之所於是公之體
魄永有攸寧矣從規偕其族兄希紳自吳走洛展省先塋
用少牢于祠下以告成事周覽壞樹愴然興感因相語曰
先塋荒蕪殆百年兄而復完葺一部憲暨諸臬諸君子是

顧不可無識也廼琢石置祠下請予書其事夫公之盛德駿烈史有傳隧有碑名儒碩賢有論述奚取予不腆之辭哉然嘗論之宋有天下三百年賢相則比唐爲多而若陽朱夫子獨稱公爲第一流人物何邪蓋昔之賢相或功業焯焯而學術無聞焉或文章名世而相業不滿人意若公者可謂兼之矣自漢以來諸儒未有知中庸之義者公當洛學未興首勸横渠張子讀中庸是蓋灼然知其爲傳道之書所學固已絕出千古矣至其推之於用也居諫垣以謇諤著爲郡守以惠政稱臨邊閫而威震于戎狄晚登政府又欲先務其著民以成其先憂後樂之志彼歐曾蘇杜以及王呂諸公所共立有是哉宜朱夫子以人物第一流許公也濟州之所以其子之賢至于今毋敢褻况公之德邪予既書其事并作迎享送神之歌以遺范氏子孫俾揭者歌之以侑牲醑焉其辭曰

洪之里兮洛之湄松楸積兮有封若堂之峩兮[illegible]鞞鼓坎坎兮巫屢舞靈宇肅穆兮風颯颯薦有香兮松檜濯覺故丘兮增欷歔施多兮蘭杜擷左忠宣兮右恭獻文子一堂兮歆以享願遲遲兮毋遽旋儼若懷兮來如歟

右迎神

靈之旋兮杳何方飈馭翩翩兮雲路長衣袂飄兮赤舄几几陟且降兮帝之傍天下之山兮白雲泉悠悠夜鶴兮啼春鸛鶴春山兮悵遺躅朝出遊兮暮來還靈之在天兮儼若存錫多祉兮啓我後昆鬱若玄兮永世祀春秋拜掃兮奠蘋蘩

右送神

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刑部尚書諡康僖陸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渚庵先生陸公以成化八年秋七月致仕歸四
明家居十有七年為弘治二年公有疾是歲九月十有四
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一寧波府以聞
今天子嗟悼命禮部考行易名　賜諡康僖翰林院撰祭
文下浙江布政司遣官諭祭其家府若縣助其葬事以殯
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鄞之西山桃源鄉之原啓夫人婁
氏之竁合而窆焉嗣孫仁不敢逆從長次從子鄉貢進士坡
奉夏官郎中同邑洪公子經所述行狀至京請吏部左侍

郎彭公鳳儀銘其墓右侍郎雲間張公時敏為之傳而以
隧道之碑屬喬新盍三人皆公故吏曰喬新辭曰康僖公
銘之者德宜得當世有德有言者銘非小子所能稱故泣
而言曰子先公所器重且知先公行治最詳敢固請喬新
不獲辭乃序而銘之公諱瑜字廷玉姓陸氏本顓頊之子
陸終之後代有顯者宣公贄以文學謀猷相唐中葉公宣
其裔也宋有諱升之者提舉兩浙鹽課徙居慈谿歷五世
至諱元者又從鄞之月湖西里公之高祖也故今為鄞人
曾祖諱義元台州千戶祖諱靡考諱應吉再世不仕皆以
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妣陳氏繼妣黃氏皆贈夫人
公生于永樂己丑八月晦聰悟夙成稍長從鄉先生孫尚

訢習舉子業有聲場屋弱冠登進士第奉使湖南徵[illegible]海
艘水手舵工率禮慎法無甚暴謹吏議丁繼母憂服闋除
刑部山西司主事時郎中仲閔為之長知公為儒器每與
洪武永樂間法比沿革告公且曰子它日必大用不可不
知　國朝舊典也故公於律例條格究心焉及公大用每
舉仲君之言戒勵屬官差監　內帑役僚物較精密中官
無敢欺隱者遷廣西司員外郎正統九年歲旱
英宗皇帝慮天下獄多冤　勅公往淮揚蘇松等十七郡
審錄繫囚公參錯訊鞫務求其情廬州大家僦匠構居室
供饋甚薄匠恨之以里胥有丁倒戶絕之誣乃以丁抑[illegible]
疇中置于隙間主翁得之執匠訟于府府坐匠厭魅當死

公言律法無魘魅符書咒詛者以謀殺論揮釘[illegible]中非符書
亦無咒詛法不當死坐匠它比其平反多此類諸郡繫囚
得釋者三百餘人改從輕比者又千餘人大司寇金公語
寮屬曰陸員外克體　朝廷欽恤之意矣遷貴州司郎中
丁資政公艱服闋改四川司郎中景泰三年陞山東布政
司右布政使齊魯荐飢貧民相率持杖發巨室廩粟前使
坐以強刼當死者三十六人公曰民苦飢攘粟以延殘喘
耳改坐白晝搶奪而三十六人皆不死河决張秋
朝命僉都御史徐公有貞塞之徐公護公督其役時工匠
集者數萬公為設方略編[illegible]為[illegible]實以土石沉而築之不
患隳息尋轉左布政使天順二年冬以李文達公薦徵拜

刑部尚書及 廷謝
英廟見公奏對洪暢進退雍容語左右曰刑部得人矣公
乂居法曹練達 國家典故凡有大獄屬官不能决者質
于公則曰某時某所犯類此退索故牘閱之年月無少差
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千戶誣指揮李斌與
其弟健謀反事下達鞫之達煅鍊以為反狀已具奏
請會三法司審問衆相顧莫敢異論公獨言其冤達怒語
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耳吾何敢捨所執法枉人以滅族之罪耶達不
從譖公欲出反者 上知公無它曰彼欲重慎耳及奏
上誅止斌兄弟而免其妻子曹欽反武夫希功者執其佃

人送官以為逆黨凡數千人公從容語都憲李公曰欽之
反起於倉猝佃人相去或數百里安得與謀公奈何使數
千人無辜而死幷籍其家耶李公以為然於是佃人皆不
坐 上素重公或備近郊或游上苑輒召公從行禮遇優
渥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與群卿侍講有白金文綺之賜成
化三年夏尚書九載滿上疏乞致仕 上曰卿才識老成
朕方倚任所辭不允復任五年忽感風疾甚劇 上遣中
使臨問御醫療疾賜以酒米食物疾少間復乞致仕
上不允特免朝參仍理部事越兩月疾復作又上疏懇求
謝事 上乃許之辭之日 賜寶鈔千貫公抵家以泉石

詩酒自娛別號鑑湖後逸
聖慈仁壽太后徽號禮成推 恩致仕之老進公階榮祿
大夫光祿階一品非奉 特旨不授公所被蓋殊恩也惟
公端亮而有容寬裕而有制觀其容止顒精進趨安雅知
其為有德者也為刑部尚書十有五年其明習法令如漢
薛宣而無煩碎之失其練達典章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
沉之譏其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歛詭有不為也屬
官賢者禮之如賓及其險且暴者取之甚嚴及其敗逐則
坦懷待之不追咎其所往人以是德之門達素與公不合
及達敗言者欲寘之死李文達謀公公曰達典制獄任情
輕重不可謂無罪然眎紀綱馬順則有間矣文達然之達

年不得死都御史寇深素戾自用每會審罪囚強辨巧詆
衆莫敢違者公徐一言援理正罪深不覺自詘先娶王氏
贈夫人後娶黃氏封夫人皆先公卒側室李氏潘氏一子
塽國子生早卒無子以從孫仁為嗣女一適同邑袁子懋
尚寶卿忠徹之孫也所著有笑菴秋林稿藏于家初先家
宰為刑部侍郎公與廬陵陳文昭公皆為先公所敬愛曰
廟堂之器也其後公為刑部尚書文昭為南京刑部尚書
世以先公為知人銘曰
昔在 英皇治底丕平眷求哲人式典祥刑哲人伊誰維
康僖公有學有文有德有容始官郎署克著茂績繼典東
嗇爾孔赫 皇曰汝來作朕士師惟茲臣庶汝其于治

公拜受　命克明克恭弼教集義俾協于中執疑不辨剖
寬不直彼暴且傲公以柔克　憲考嗣服率誠從德柢逆
天休繁公之績公曰老矣乞臣之骸惟　聖眷留久乃許
歸公雖歸休　恩眷不忘一品之階即　命于鄉壽登八
旬為國黃耇逝從　二聖陟降左右公則逝矣攸從我思
欲考公德賦此穹碑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
保朱公神道碑

成化二十有一年夏六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
公以疾不能朝
憲宗皇帝命太醫視疾中使賜酒米撫慰甚厚秋七月十
有二日公卒于時雍坊之第事聞　上嗟悼詔贈公榮祿
大夫太子太保又命中使賜楮幣萬緡為喪費給驛舟歸
其柩于家有司為治葬事自聞喪至葬皆遣官諭祭明年
冬十有二月某日葬公于其鄉高坡之陽卒後四年公之
子守家奉今南京禮部尚書黎公所述行狀詣予拜且泣
曰先公之殁荷
先帝寵光哀榮甚至矣惟是隧道之碑未有文恨無以昭
示于後知先公者莫知先生敢泣血以請蓋公布政福建
時予方佐閩臺及公典憲內臺予亦入佐秋官辱公知愛
最深誼不可辭乃叙次而銘之按狀公諱英字時傑郴之
桂陽人也曾祖希尹隱居不仕號竹園處士祖舉麒廣西
陽朔主簿考思謙亦不仕及公貴祖若考贈資政大夫都
察院右都御史妣胡氏贈夫人公少孤母夫人鞠而教之
稍長遂入邑庠為弟子員克自砥礪有學有文登正統乙
丑進士第大司馬鄺忠肅公深加器重曰吾鄉老成凋謝
殆盡負重致遠者吾於子有望矣擢監察御史激揚有聲
十四年處州賊葉宗留反其黨陶明松等四出剽掠
朝廷慮其與閩寇合遣公與中官分守要地公榜諭脅從
示以禍福降者甚衆又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
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
走公不可即令所司誅明松等戶于市賊聞之逡巡遁公
乃募壯勇據險塞遂任候民賴以安賊平還京都督汪全
以戚畹之貴縱家人奪民田公與諸御史劾之
景皇帝責全而歸其田于民中官姚廣貸增估寵恣橫公
又率同列劾之皆抵罪會有獻議易　皇儲者召群臣入
議公與給事中林公聰上書力陳不可於是牾執政意
俄有　詔風憲官被告訐者皆外補公上章極論其非執
政益忌之尋遷廣東布政司參議領南寇亂之後閭巷蕭
然公撫凋瘵招流亡寬徵斂理冤滯民用蘇息奸民避役
者率投司府為隸卒主者納其賂而庇之多者百餘人少
者亦七八十人公痛革之怨毀不恤也又立均徭之法等
其貲産厚薄以輕重其役吏民稱便峒獠為亂公撫之不
聽乃進兵勦之其黨桀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誅之

公力持不可誅首惡數人而已
英宗皇帝既復辟凡詐易儲者皆得優賞會昱至京林公
已遷都憲語公盍自陳吾為之證公曰向日之言吾職耳
豈覬後福耶卒不自言君子韙之都憲葉公與中巡撫兩
廣其治法征謀與凡興革予奪之宜多諮於公兩廣合兵
勦賊猺公屬公督察奸弊先是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
峽信利虜掠馳至潯橫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黨
虜殺殆盡至是又欲并進城等鄉屠之以為功公力爭其
非是且遣間使請葉公亟班師諸鄉民始免屠戮之慘又
有告廣州半湖堡民謀亂議者欲遣兵屠之公知其冤又
力爭以免朝賊羅留盜等寇掠郡縣公奏黨檄討之官軍
執有從者欲盡戮之公曰良民也諭而遣之又別置營以
處被掠之婦兵能訪其家歸之盜公屢破劇盜求上其魁
者從賴以全活者不啻萬人巡撫上其功遷本司右參政
且　賜綵段鈔丁母夫人憂解官歸廬墓三年亘號食
一日偕親族皆叢渡溪有巨魚躍入舟因取以薦人謂孝
誠所感服闋改陝西參政固源熟羌攜四反　朝命都憲
項公忠帥兵討之項公檄公督饋餉凡用兵方畧多以訪
公賊平公之謀畫居多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使福
建八郡歲輸大青大綠非土所產常厚價買諸他省吏並
緣為奸青綠一斤至科銀十餘兩公減其三之二俾屬郡
庶能者總收之買以輸官民免苛斂提督市舶中官死能
守太監分其餘貲遺藩臬公力辭不能卻乃受而輸于官
八年遷陝西左布政使十年春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
撫甘肅公首陳安邊十事大畧欲練兵積粮興屯田柔諸
番皆切於時務又陳十事如徙居戎簡貢獻謹烽燧防間
諜亦當慮所未及又遷挍偏裨授以閫職如王璽劉晟後
皆為名將　上以兩廣久困于兵　命公總督軍務兼理
巡撫兩廣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
覬用兵得成其私公深知其弊下令撫緝猺獠各安生業
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峒猺有倡亂者購首
惡誅之而釋其黨田州知府岑溥與其叔恩平知州欽內
鬨久有頭目黃明者殺溥祖母而離間其叔姪劫衆以叛
總帥請用兵公曰何事於兵吾將使岑氏送其首耳乃遣
間使密諭欽誅明以雪家門之恥欽感泣遂斬明父子傳
首軍門它如天河荔浦潯州間皆巨寇巢穴莫不畏服乞
供職貢事聞　上賜勅獎諭陞右都御史食從一品俸交
趾侵老撾連歲戰爭衆疑其謀入寇　勅詢公處之之宜
公奏曰交趾叢爾小國不過與老撾爭地耳遣使諭之彼
當悔悟不可輕用兵　上用公言交人感愧上表謝罪且
貢方物兵部尚書缺廷臣薦公補之　上以兩廣民夷方
安公政不果用公居兩廣幾十年　上念公久勞于外乃
名入掌憲事公又懇辭　上曰卿材識老成練達有年宜
勉副委任乃就職未幾六載考績　上遣中使賜公羊酒

實錄尋加太子少保會有星變　詔求直言公首陳八事
多人所不敢言者　上皆納用及公有疾予適奉
勑賑飢晉陽公聞予遣使奏事召至寢室手書勉予大略
謂民飢盜起可憂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公病已
亟字半不成越二日而公歿嗚呼豈非所謂忠愛之心斃
而後已者邪公平生好學政暇手不釋卷所著有澹庵紀
年誠庵奏議認真子集凡若干卷娶胡氏封夫人子男五
曰守矛刑部郎中曰守順曰守謙曰守家鄉貢進士曰守
貲縣學生女四適千戶葛勉冠帶義民宋志淵縣學生歐守
雅其壻也孫男十四曰瓏國子生鄧珙瑭璋皆
縣學生璣瑶琪璠瑚瑞璩皆未仕孫女五嗚呼公有弘

裕之度有通敏之才有剛介之操涖官所至皆有赫赫聲
至於誅剪群兇而全活脅從者以萬計人尤以為難者夫
宦轍所歷多在外服不克究其用晚始還朝而公已老矣
然觀其所就非所謂名世者耶予既論次其事系之以銘
曰
於昭　皇明克對于天天維純佑賚以忠賢若宋公維
邦之傑出入臺省有勞有烈爰初筮仕惠度是司　儲宮
之議抗言靡隨乃參名藩敷德釐政蘇枯鋤強小大胥慶
乃都方伯政尚中和盜道奸革黎民頌歌迨彼河西外控
戎羌節鉞往涖相率來王弱海之瘝瘝撫俶裝畏威懷德
稽首承叙　帝曰來歸掌我邦紀庶獄茲欽用弼我理立

朝寀䆆　帝方倚毗胡不黃耇天遽奪之寵祿光大世則
多有孰克如公哀榮終始高陂之原松楸峩峩石可泐也
公名不磨

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曾公神道碑

弘治四年春正月十有五日刑部左侍郎曾公以疾卒于
家吉安府以聞
聖天子嗟悼特命江西布政司參議李逵諭祭工部主事
張端營葬事官給時公致仕十有八年矣公之子燮奉
翰林侍講劉君戩所述公行狀請予銘其神道之碑逾
予致仕將南歸謝曰公未葬也姑俟葬而圖之六年春正
月六日燮等葬公于縣南小馬坑之原燮既釋服又詣予

家申前請乃叙而銘之公諱鑾字時升世居泰和之上模
曾祖德榮贊而晉世祖存善考忠良再世不仕而以德義
周俱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妣劉氏繼母郭氏俱贈淑人
公幼穎敏嗜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稍長習舉子業從鄉
數千百言左就鄉閭爭延請為塾師宣德壬子以書經中
江西鄉試明年會試中第二名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觀
政工部奉部檄往陝西治　永興王墳事規畫有方事竣
如期省泉故舊饋遺悉拒不受歸語少師楊文貞公文貞
知公拒饋事大加嘆賞除刑部山西司主事公治獄遐速
訊鞫務求其情老於法家者自以為不及丁父憂去服闋
改刑部浙江司正統七年湖廣作亂詔湖廣所多以羅備

備事　英廟命户部侍郎焦公往飭兵備焦公奏以公從
行凡將士有罪者悉屬公治之而守戰方畧一惟公言是
用及還焦公語朝士大夫曰曾主事有猷有為可大用也
文貞公聞焦公言亟欲薦權會焦不果九年陞陜西司員
外郎大司寇金公濂以諸司奏牘浩穰命公典之獄有關
權貴者諸司或跼蹐不敢治金公常以屬公公無所左右
一斷以法由是聲譽益著　秦府誣奏巡撫都御史陳僖
敏公私于樂婦翔論疑駁公逮樂人治之立得其情遂劾
奏者妄而白僖緘之誣尋陞湖廣司郎中時有例方面有
欽命大臣各舉所知先公時為吏部侍郎素知公賢遂以
公薦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廣西租賦多逋徵督苛急民

不堪戎伍逃亡而月支糧餉如故公乃稽通積之弊論令
漸輸戎伍實數俾其月給繇是逋儲漸充思明土官知府
黃鈞與都指揮黃鉉族兄弟也鉉殺鈞父子詐言為盜所
殺獄久不決公奏審機會捕鉉以黃金二十斤賂公請緩
其獄公拒不納具　奏其事會鉉以陰謀得脫且徵用之
衆為公危公自若也太平府與交趾鄰永樂中運鹽以餉
征交之師及兵罷鹽留太平者歲撥民丁看守民苦之公
曰樹已生于鹽倉消耗多矣柰何猶累守者邪具奏以鹽
折俸而罷遣守者民皆歡呼丁郭淑人憂去服闋改河南
時清軍御史務多得軍以補伍公與共事嘆曰兵民異籍
豈可誣也有可辨者輒為辨之會言事者謂天下多冤獄

詔委官審辨河南以屬公公精察詳審多所平反
英廟復辟公來朝因言每歲發軍糧運至臨清倉復出發
軍出納多弊乞改水次兌充為便　上允所請至今行之
南陽諸縣多流民衆議一切驅逐人情洶洶公曰彼不過
徭役耳急之且變生遂與巡撫協謀止之衆乃安天順五
年陞山東右布政使所居官署相傳有妖前任者不敢居
公居之不疑既而妻子殁于署衆因勸公他徙公曰死生
命也妖何能為山東稍苦塞河之役又荐罹水旱公殫心
賑恤凡河役所需多方區畫不以煩民曹州奸民有指民
新墾田為無糧者以獻邸既部使者檄公丈量公曰舊令
許民墾荒永為世業今欲丈量起科得無不可乎部使者

深然之遂止成化元年陞河南左布政使河南人皆喜曰
吾父母來矣荊襄盜起公念　朝廷出師征討必道河南
預命郡縣儲糧餉具芻茭兵至給之民以不擾歲飢民缺
食而官庫有銀數萬兩公私無所措公會計開封倉糧甚
多乃出官糧百餘萬石平價糶之飢民賴以濟而軍餉亦
無缺四年陞刑部左侍郎仍給從二品俸明年
憲廟命公巡視浙江許便宜行事公徧歷郡縣問民疾苦
考吏治得失廢官以不職黜者數百人皆以為當所經與
者如何宜李嗣阮勤劉喬等後皆為名臣若重役減官租
譏奸吏禁刁訟蠲匠死絕者減其歲造之額銀場礦絕者
停其歲輸之課官司冗濫者並之巡徼當設者增之民皆

捕使諭年乃歸中貴怙寵殺人事覺公具奏逮治奏上不報衆為公危之越三日奏下卒從公請部甚科道皆吐舌以為難九年公自陳老疾懇乞致仕　上念公實多病許之及辭特　命光祿寺賜宴公既抵家絶跡不至城府每風日清美徜徉泉石間歌詠以自適巡按藩臬議歲撥皁隸四名送公家供役公辭不受會有　詔文臣致仕者五品以上進一階廉且貧者歲給半俸有司以告公奉例進階資善大夫卒辭俸及得微疾子孫侍者咸稽其問所苦公笑曰吾今日得正而斃矣誦曾子啓手啓足之言溘然而逝元配蒲氏封宜人贈淑人繼室亦蕭氏次室高氏子男四曰莊六合縣學訓導曰鼐卒曰鼏縣學生曰盤未仕女二長適陳琪次適蕭九佳孫男五長成福建布政司都事次磨縣學生次序次磨次廣女三曾孫男六南岡同岡南女一玄孫男二戩戴女一嗚呼公廉慎君子也清臞若不勝衣及其有所執萬夫莫奪不可以禍福動也自入仕以恬退自守深恥奔競為郎中時或語以一造大臣門公卿可立致公笑而不應其執法未嘗少徇或謂非保身保家之道公曰吾所知者法耳它非所恤也公之位不滿其德故施於用者不盡所蘊然所謂古之大臣者公無愧焉公別號省軒晚更號龍坡居士所著有龍坡集系之以

銘曰

維公先世肇邦于鄗治其季葉去邑為留子孫南遷不顯亦世宦生名卿京式僞器受初幼學道藝負勤發為文章繼緒彬彬迺領鄉書迺登高第羽儀曹官屬鳲鳩氏民有不穀自罹于刑公心仁恤維求其生迺佐名藩遂都方伯道柱汲寮咸溥霈澤　皇有恩命俾佐士師不繼不苛媿義皇矣　寵眷方隆遽求謝事优容嘯詠文水之涘嗟時大臣有卿有公哀榮之典孰與公同曷克承茲亦維公德其德伊何廉惠正直隧道如砥穹碑峩峩清風鬱行百世不磨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神道碑

成化二十一年秋九月十有九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高公以疾卒于家有司以聞

憲宗皇帝遣江西布政司參議林同以牲幣諭祭焉公卒之三年為弘治元年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余公請于

朝謂公居官以廉慎稱且有平閩寇功宜　命有司為治葬事　今天子允其請特命有司治其塋域于縣之某山之原公之子鵬卜以是歲某月某日葬既諧　鵬頓首謝乃捧監察御史鄭君惟桓所述公行狀請予拜且泣求銘公隧道之碑蓋以予與公同薦于鄉同官于朝而鵬又嘗從學于弟秀辯知公最深故也予辭不獲迺叙而銘之公諱明字上達世家信之貴溪其先有諱仁者仕唐為福建觀察使寔公遠祖號觀仕宋為國子學錄以道學鳴作桐源書院以淑其徒曾祖諱亦杰祖諱則銘再世不仕皆以

端厚稱父諱吉昌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母鄒氏累封恭人公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恭人病甚
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刲股肉投粥中恭人食之頓愈
郡長補邑庠生篤學不勤為文以理為本不為浮豔之詞
景泰丙子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都察院未幾
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彭城洊药等害官吏含冤恭訟于　朝
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例為妄
訴者發耳等訴不誣法當杖　康定皇帝從之因著為令
村氓趙剛等為妖言吏欲以功執其黨數十人誣以謀反
獄上公曰此愚民妄以妖言足矣又致其反何刻也縣是
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黜汙暴誅兇頑風聲所至郡縣

兇獄吏不能識者悉為辨之黃河南徙民耕其壤歲久者畝
收數斛吏議使民計畝輸稅公不可曰河徙不常異日平
陸復為巨浸耕者何以供稅議者乃止及還　朝適遂報
杳至公奉　勅督遼饟人皆趑趄令麾後期者都御史冦深
剛愎自用屬官少當其意者尤忌江右人獨於公敬愛無
數凡大獄大政惟公言是聽章疏當上者俾公具草焉
英宗皇帝既復位天下藩臬郡縣官司來朝監察御史蕭
鎡等劾其罪而彈文出於公　上怒其觸語命中官詰草
奏者衆懼莫敢對公毅然曰彈文實出明手鎡等無與中
官入白之　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經不問忠國公石亨
以擅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　上命公與錦衣衛指揮門

達籍其家公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僮僕不當從坐達然
之遂同以實聞得免者四十餘人尋陞大理寺丞凡獄情
矜疑者悉錯訊鞫多所平反
憲宗皇帝嗣位遷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時南臺以去臺
轂遠憲度稍弛而百司亦多自恣公振風紀明法令痛斥
庶官之貪暴者南都當歲會淫雨彌月公上章言此皆陽
微陰盛之徵宜脩德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衆民販私鹽
者聚橫江上商旅幾絕　勅公勦之公遣南臺御史顧以
山戴號往捕授以方略擒賊首九百餘人長江以清行舟
無阻公念二親老連章乞致仕未允又三疏乞歸養
上乃許之居無何二親相繼逝竟居喪哀毀幾不能生戊戌

上杭盜起光饒日熾　詔起公于家改左僉都御史
賜勅許以便宜從事公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
險不服乃遣兵擣其巢穴殲其渠魁撫其脅從又以上杭
之溪南里實盜淵藪乃析為永定縣以統蒞之於是汀漳
之間晏然公以寇平又上章乞歸　上憫公久勞瘴鄉乃
許詔事既歸絕口不談官府事惟與子弟及縣之俊秀講
論經史而已給事中處瑤大學生袁慶祥等皆上章乞起
公用之然當道多與公不合者故卒不用公生於永樂壬
寅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其卒得年六十有四娶徐氏初封
孺人再封恭人側室吳氏子男三長鑾邑庠生次鵬邑庠
生季曰鵬女四適張紹積渭城　宗室輔國將軍宸淇其

一則適御史惟桓卽狀公行者惟桓嘗從公學故公以女妻焉所著詩文散軼惟終養錄征閩錄安宅錄傳于家初公奏乞歸養曰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三宜退故自號三宜及自閩歸語人曰國家有事宜再起書[illegible]宜再退更號五宜臨歿索筆大書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骸歸地命瞑揭于柩前嗚呼公之為人兩言盡之矣銘曰

於赫高氏維信閩家爰初學錄樹德振華顯允中丞克紹厥祉允蓄允文秉時奮起乃擢御史天介鐵冠風節矯矯嚴而不激乃丞大理平反庶獄漢有張于公繼其躅乃陟南臺憲度是宣雖荒徧歷徼甸肅然亟封函上曰有老親俾歸終養 帝之仁閩有狂猘狺狺吠噬 帝命起公俾往督剿威以戡強信以招攜曾不踰時群醜以夷功成不居返我初服勇退之節士論攸屬謂公未老尚其起之胡茲長逝要乎莫追嗟嗟中丞位不滿德考其待治雖時之則高蹟鑠然信後之須勒詞穹碑式昭後昆

椒丘文集卷之二十九

椒丘文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明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陳先生墓誌銘

始予為秋官郎同官者幾七十人予獨愛郎中連江陳君廷儀之賢遂定交焉詢其鄉人則聞其父梅軒先生卓行媺節為鄉望人乃知廷儀之賢蓋得於庭訓也既而廷儀謝事歸養而予出佐閩臬每按部連江必訪廷儀因得拜先生於其家曰其貌耳其言益信先生為賢成化癸巳春正月己亥先生以疾終于正寢廷儀以書告予曰先君與予嘗有一日之雅今不幸棄諸孤幽堂之銘敢以諉子予不敢辭乃叙而銘之先生諱文亮字景明梅軒其別號也其先有諱吳寅者家光之固始仕唐累官節度使封郡王子翱嗣封分國公廣明之亂旁公從王審知入閩始家福唐至稜若稷從謀策又自福唐徙連江曾祖諱遂祖諱子安父諱守茂皆不仕母賴氏先生在襁褓亡閱月而孤賴勉躬守節字而教之七歲從鄉先生陳師中學穎敏過人年十有一賦述懷詩有奇語見者嘆異事母至孝承顏養志務得其歡心擭一美味必懷歸進其母不敢食母嘗有疾危甚其疾開功先生每夕泣禱北辰願減己年以益親壽又嘗嘗糞以驗其苦甘而已果痊人以為孝感正統己巳寇起沙尤鄉人多竄匿骨肉有負貲而走先生獨負母登舟曰苟吾母安矣貲財非所顧也母沒哀毀幾殞喪葬祭一以朱

氏家禮族葬性好學旨經史諸子下至陰陽地理遁甲星卜勾股之術靡不研究尤工於詩每與鄉之名士鄭時悅李亭東等倡和於山霞水月之間其警句士林多傳頌焉俗産女必卜諸日者或言命庚即溺之先生憐之有來卜者則曰吉為推支干生相以佐其說所全活甚衆先生以養親不仕訓諸子力學以無隕先業及廷儀登進士第擢刑部山東司主事　詔封先生如其官廷儀遷奉政大夫廣東司郎中又以其官階命先生兩被
命書褒寵備至而先生澹然居鄉益以謙慎自持或以橫逆加之未嘗與較鄉邑無賢不肖咸欽而愛之先生生於洪武辛巳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其卒凡得年七十有三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葬邑之光臨里臨堰山之原配林氏以子恩累封安人子三長宇清前先生十一年卒次鴻漸次儀其孚也年三十有九即謝事家居次慶源前先生四日卒孫男八長熏先為邑庠生次橋次(?)者次棪和楠孫女七皆嫁士族嗚呼先生以孝事其親以學植其身以義方成其子可謂賢也已銘曰

隱以求志惟正為名清也如陵而有章綏之深通也如放而無當貴之情惟義之昭惟德之成槎山之陽有窆冥冥琢詞貞石永昭厥聲

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儼字積善世家沔陽之景陵曾祖諱誠祖諱文旻皆隱居不仕而以長厚稱於鄉里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妣楊氏贈宜人公明允淵塞得諸天賦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讀書綴文或竟日不越戶限同舍生戲舞智取之公一應以誠若不悟其欺者久之自愧服移是長者愛之者敬皆曰李生君子也以久次升南雍其持已接物如在邑庠時六館之士皆重之正統九年夏六月擢建昌府同知公在官瞭其民猶子治官政猶已弘事同官督民賦者每擾撫為己累每歲十月輒以朔望會最急民以為病公嘆曰十月江南收穫時也奈何遽責其輸賦耶乃下令曰賦當輸以者明年正月起當出納者期正月畢民則念大吉輸者樂至閒暇後丁父憂去民挽留不得追送出境而後返服闋改南京戶部浙江司郎中南都稅餉自兩浙輸者十之六同官以浙多巨室凡米田稍肇祠禱之屬皆責輸者代之公既蒞事一切罷之輸者歡呼舞丁繼母憂去服闋改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南畿諸郡歲進表箋例送禮部轉以　上聞奸吏需索百端或指摘點畫之訛以求賄公來甚絕吏縮手不敢動陞浙江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兩浙鹽利為它運司甲巨商豪賈投身者踵相躡于庭前此為運使者交通商賈富及僕隸公至官嚴薄書時出納絕請謁有持券請鹽者按成月先後給之權貴請託皆謝絕不顧在官二年歲課三倍它使天順七年春公以老乞致仕歸至姑蘇疾作卒于舟是歲七月十九日

也家人以其喪歸以十二月十八日葬于縣之方樂村諸葛嶺之原先娶蔣氏贈宜人繼娶莊氏封宜人一子萬釗後公二年卒女二嫁同邑魏綱王瑜孫男二曰漢曰清孫女三公與人交久而益篤聞其喪則為位哭之其居官廉俸祿所入多以賙宗族故舊之貧者日用不給則貰貸以繼之其為運使布衣蔬食屢乏澹然或譏其豪舫當中不能自問公自若也歷官幾二十年所居第宅茅屋數椽田園不增尺寸歿之日妻子無以為喪嗚呼賢哉初公佐郡時予為縣學生公禮遇甚厚公為儀部郎中而予為主客主事相得甚歡及予為湖廣布政使則公殁且葬已久矣清以狀宜人之命來乞銘乃叙而銘之其詞曰

漢江南匯古竟陵吾華六池諸精毓異鍾于秀為時英雅度狀悃碩以弘出倅大郡予懋惇入佐司徒均輸征南宮典禮秉寅清鱗臺數政廉且明況安未收猶休聲藹然化去無墜軒葛嶺有瑩何以答我兹其銘謚玄扃百世有考徽斷銘

灌縣令黃君愈明墓碣銘

嗚呼此吾亡友黃君愈明之墓愈明負奇氣壯貽常婞婞慨然欲以功名自見每日誦曰為公卿而無稱不若為令長而有名其為灌縣令思自振拔亢卓卓有能聲然竟以誣構去抱憤而死悲夫愈明諱鑑世居廣昌之白水曾祖某祖某再世不仕考希古為邑庠生妣先氏字方先公毋稱其賢母揭氏愈明少卓犖不群讀書務泛覽耻守章句年廿三補邑庠弟子員始從貴州按察司僉事李叔義請春秋發為詞章明辯可喜癸卯鄉試輒不利久之升兩雝補上舍生南都賢士大夫皆樂與之游待選銓曹當路多知愈明者衆謂愈明必為好官得行其所蘊及除灌縣令愈明頗不懌予解之曰子忘往日之言邪為百里宰得行所志矣胡為不懌邪愈明憮然曰吾過矣子言良是也即赴任灌州縣頗號難理愈明剔奸吏鋤豪民數出猛政奸豪惴惴皆洶洶謀所以中愈明然持身甚謹無所忌期月坊坊稱治家長亦當在官俸祿之外無分毫取於民上官皆稱其廉能參政馬公德良參議謝公維莘僉事王公元哲尤重之待以殊禮凡政有它吏不能辦者一以屬愈明縣有倉民與倉官為奸盜竊儲以千計事覺藩臬二司皆檄愈明覈其實愈明鉤較按覆具得奸狀倉官懼以白金五十兩賂愈明漸少緩其獄愈明持不可封所賂送官倉官恨之誣愈明嘗以它事納已賂嗾其子訟于藩臬諸公素知愈明皆置不問其子又訟于巡按御史御史受其狀諸公白御史曰黃知縣廉能吏寧有是耶御史疑未決會御史有故人犯罪按察司僉諸法御史怒曰吾不能庇一故人藩臬顧欲庇所私黃知縣邪即逮愈明從容治之鍛鍊成獄薄責愈明愈明不勝侵辱自誣服諸公知其冤竊語之曰汝實無罪盍訴于 朝遂如京師上陳冤狀事下都察院

窆弗遑愈明秦剛葯悲悼已而成疾乃歸就醫抵家而卒
時成化七年六月四日也嗚呼可哀也已愈明初娶張氏
冊娶楊氏皆無子又娶張之女弟生三男二女男曰璿曰
璣曰璞女曰玉溫嫁東園吳作曰玉潤嫁王田揭濟成化
九年正月乙巳其兄愈敬與姪等葬愈明于臨南里之古
原既葬愈敬泣謂予曰吾弟與子游最久今不幸死矣
願銘其墓以慰吾弟於地下予亦泫然洒為之銘曰
驥也駒之使守閑繫也詆之以為烏天道之爽兮徒洒涕
而咨嗟呼相彼險詖兮芥然遐福正直是持兮顛擠于蕭晉
將間天兮天蒼蒼荑予吉古岡之原兮玄室其宜予毋悲
尤兮延安是寧欲白予心兮眡我之銘

義民曾君汝勵墓誌銘

嗚呼汝勵吾鄉之望也始予家居時汝勵與大村李君斯
行白水黃君命璵愈敏皆以富而好禮蔚為鄉望及予為
河南憲使便道過家訪鄉之故舊則斯行汝勵皆已物故
矣予悼耆老成人日漸殂謝後生不見長者之風悵然久
之既而汝勵之子啓泣請銘于曰先君與斯行皆獲交於
先生斯行之歿先生銘其墓矣惟吾先君之墓未有銘敢
泣以請予以義不得辭也乃叙而銘之君諱永昌汝勵其
字也別號巷雲翁世居廣昌之盱源曾祖原興仕元累官
武德將軍祖仕和從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著勞績官至廣東潮州衛千戶考志
通以貲雄于鄉母陳氏君少穎敏喜學問稍長與賢士大
夫接聞見益博所居有水竹之勝靜坐一室左右圖史焚
香賦詩脩然有出塵之趣客至則延之中堂鳴琴彈棋置
有醴酒以為樂性喜施予遇貧乏者倒廩傾囊無吝色景
泰中輸粟千石于官以備荒年賑濟有司以聞
詔旌為義民復其家成化初兩廣用兵君又出粟千石以
充餉事聞 詔補君承事郎娶楊氏邑名家女也子男
三長即請銘者以納粟勝冠帶次曰阜曰慶皆楊出也曰
奕側室某氏出也女二婿曰某某孫男三曰賢一曰賢二
曰沂孫女十三皆為名家婦君生於洪武戊寅閏五月廿
七日卒於成化壬辰七月三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

山之原嗚呼汝勵殁矣清標雅度不復可見矣是不可無
銘也系之以銘曰
松楸蒼蒼靈秀泱泱體魄收藏下示孔臧勿毀勿傷曰茲
鄉望之玄堂

朝列大夫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劉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降才鍾其粹美者固鮮能踐脩以盡其才者尤
鮮才美矣踐脩力矣而年不永不底于大成是則有命
焉故吾於亡友劉君之死每咨嗟痛悼而歸之命也君諱
誠字敬之世家廣平之鶴灘曾祖諱春祖諱辛苻世不仕
考諱芳東平州學訓導贈 秀府長史母秦氏累封宜
人君賦質明粹自幼知向學不肯惰勤弱冠登進士第選翰

林院檢討輔導 德王尋陞 秀王府左長史從 王之
國賜四品章服 王薨改寧國府同知仍食正四品俸在
郡有賢聲遷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君成童時喪其父悲哀
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為童子師資束脩為養既
仕凡俸祿所入悉歸于母錙銖不入私室毋有賓客謀食
先具甘旨進母飲食之然後出待客終其身以為常嘗以
公事蒞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心忽然不自勝從
吏詰其故君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長兄諧早喪事寡嫂
敬而有禮仲兄訥為邑庠生每歲分俸以給之其孝友蓋
天性也少從國子丞閩中鄭洪學易既登第窮探力索務
求四聖之旨嘗謂伏羲易以象取納甲飛伏非聖法而作

周易衍辭其文典雅深於易者韙之又取漢唐宋諸儒之
未可為訓者作典謨演旨挺漢以降詞人之作散見諸書
君采其得三百之旨者作風雅遺音邵子皇極經世書自
漢晉傳氏後知之者鮮君深究其理欲為之訓釋而未就
也蔡氏洪範皇極內篇撰法不傳君精思潛玩遂得其法
比為補其釋數之缺蓋其立志直欲與濂洛關閩諸儒同
歸不汲汲以文詞名也其為長史以禮輔 王多所啟沃作
千秋日鑒錄以獻 王嘉納之及 王就國改寧在途諸
留君上章諫 王即起程以進既抵國群小欲毀孔子廟
以廣王宮君力諫不可廟得不毀嘗讀書西伯戡黎
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鋭主孔氏說曰戡黎

者文王也君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
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于黎耳相與辯
于 王前王解之曰二先生皆
先皇所選以輔予經義未明不嫌往復何遽見於辭色耶
思寇賈交歡之義君頓首謝其在寧國凡所設施務本安
利其民不恃聲威以徼附上官或非之君曰自若也及在
湖南所至教民築陂塘以備旱巖保伍以防盜民有訟者
輒引古證諭之不加笞罰或幾其過君曰吾道當如是也
其居官廉俸祿之外毫髮不妄取成化十六年六月疽發
于背家道無憂有問者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床曰哉
死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是月廿有五日也

享年四十有八卒之日囊無千錢不能斂賴僚屬賻
致賻乃克歸其葬先娶王氏生子曰叔圻繼娶張氏生二
女不育君之弟諧暨叔圻扶君柩北歸卜以是年某月某
日葬君先塋之次求予銘其墓嗟夫君之資稟如此其孝
友如此其學好古又如此其施于有政又如此然年止
于是位止于是豈非其命耶使天假之年其所就豈可量
哉是可哀也系之以銘曰
禀之粹兮志之銳兮探幽索賾求諸內兮車彭彭兮駟牡
良兮騁彼聖域期翱翔兮道阻脩兮車忽仆兮命之不淑
將安歸兮有封若屋君之藏兮辭雖不溢名孔彰兮

羅節婦陳氏墓誌銘

予讀詩三百十一篇得節婦一人焉曰共姜不以夫亡而
易其志又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得節婦一人焉曰紀叔
姬不以國亡而廢其祀當是時去先王之世未遠女教之
具者猶有存者然詠於詩書於春秋僅二人焉矧後世去
古逾遠女教已廢而女婦有以節稱如共姜叔姬者可不
褒揚顯大以為世勸哉以予所聞若予邑羅節婦陳者其
事可紀焉叙曰節婦諱某姓陳氏邑處士宗啓之女而羅
君士倫之妻也歸羅氏數年有男二人女一人而士倫以
疾卒節婦其年廿有八舅姑既老矣而子俱幼節婦誓不
二天以養老字孤為己任或諷之曰姑老子弱將何依曷
若再醮可托也節婦泣曰未亡人旦莫從良人於地下耳
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者赧然乃晝夜紡績以給衣食舅
姑歿竭力以營喪葬三子既有知俾就外傅女則教以縫
結紉縫之事擇名家而嫁之既又遣次子鏞邑庠補弟子
員令之曰汝家故業儒勉自砥飾無隕先緒可也婦居三
十餘年其艱苦人所不堪而節婦能為之卒全其志天順
丁丑十月十有七日遘疾而終明年正月庚申諸子奉節
婦之柩窆于南豐後坑之原子二長曰邦次曰鏞也女適
邑東隅蔡允制既葬之五年鏞充貢來京請予銘其墓嗟
夫節義人之大閑也而鮮克踐之若節婦者其庶古之共
姜叔姬有以異乎予觀世之君子平居自詑曰我丈夫也
目以女婦則靡然矣及至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能不喪其
節者鮮矣夫女婦之畏所天非特富貴貧賤比也而節婦
不以窮苦易其心可謂難也已噫微獨女子之所能有
抑丈夫所不及者叙而銘之豈獨為世之女婦勸哉其銘

曰

有松者竹飄風摧之有猗者蘭嚴霜萎之何有餘節蘭有
餘芳嗟石可泐茲銘不忘歸藏者立過者其式尔節或虧
尔面斯赧

故造士曹君子華墓誌銘

嗚呼此吾亡友子華之墓也予尚忍銘之邪始予弱冠補
邑學弟子員時子華已先入學與黃君俞明吳君大節王
君士章李君斯和為友日講討古六藝以相劘切子華性
穎敏尤刻苦于學講誦或達曙不寐先儒傳疏皆暗誦無
遺者其為文奇崛理致淵永不為雕鏤藻繪之詞予少子華
數歲子華不予鄙而友之予視其學之優愛之瞻未嘗不
駭且愧也後數年予與俞明大節士章赴江西省試强子
華行子華謝曰吾學未成也奚行為予又嘆子華之志不
安於小成也又三年予登進士第歸見子華叩其學益精
而精瞭其文益雄而肆予又知子華進學之篤不造其極
不止也其明年子華赴試不偶益淬勵於學又明年予丁
外艱歸為儉人所誣搆遠赴京師子華不避艱險凡可以
直予之冤者靡不盡力焉又明年予之誣果白以歸終喪
闋子華當充貢赴京偕行而喪其子又喪其妻子華亦病

幾不起子文悵然哀子華之不幸也又明年子華與天下
貢士試于　闕下有司第其文置高等補南京國子監上
舍生至南京未幾得疾竟卒嗚呼子華才且賢以天道言
之宜其貴且壽也以人事言之其擢科躋仕不難也今乃
止于此此吾徒所以痛惜而不能已也子華諱陽姓曾氏
世為廣昌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某氏子男一女
一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將葬某鄉某原斯和合
同門之士某某買石而請銘之謂予曰子知子華者子華之
銘非子其誰宜為嗚呼予於子華不忍銘也然懼後之人
無以知子華之為人又不得不銘也乃叙而銘之以寫予
哀以慰子華於地下銘曰

仁者不必壽兮壽者未必仁賢者不必貴兮貴者未必賢
天之難恍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知子之道兮惟子之友
悵為子而悲悼兮莫知所歸銘銘辭于石兮語諸來父子
生有盡兮子名不朽

先夫人揭氏墓誌銘

天順八年秋七月十有二日
皇帝制曰朕惟群臣之才者固本於父訓亦必資母德以
存有褒榮歿有追贈此有國之通制也致仕吏部尚書信
父淵妻揭氏乃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喬新之母端靜慈
惠淑行可嘉有子能官祿不逮養沂惟所自宜錫褒榮今
因子以推恩特表之秩命贈爾為夫人尚克承之永光
幽壤喬新祗奉　休命不勝感悼爰錄　制辭遣子道同
以牲醴告于先夫人之墓而燎焉既又考次夫人世系徒
範而刻之以示我後人嗚呼夫人諱昭姓揭氏漢安道侯
之後或曰漢陽信侯之後世遠譜逸蓋不可考也曾祖諱
德俊君應于鄉祖諱伯相博學善綴文紀于郡乘父諱淑
聰以樂善稱母特氏侍制行中之裔也夫人幼有淑質端
靜慈惠信有如　聖制所褒者甫五歲而我外祖歿外祖
母字而教之授以孝經小學語孟諸書晝夜誦習無少怠
諸母謂之曰若豈欲為女秀才邪舍女紅弗事而何誦習
為夫人惕然乃晝習紡績夜則然松明以誦書外祖母愛
之特異諸女既笄以歸我先公家時我先祖正議府君
已歿夫人事我先祖母太淑人克勤婦職太淑人性嚴夫
人小心將事每得其歡心先公委已于學家事有不暇計
者夫人帥諸婢治酒漿供羞膳以至內外宗姻歲時問遺
饋餉細碎之事罔不畢給故先公無內顧憂益得肆志問
學先公為御史甚愛有抵法者治之急權貴交囑不可乃
賺先公以黃金二百四十銖置夫人前拜且請夫人正
色叱諸僮收縛送御史臺治其罪先公喜曰是足為吾妻
矣先公為刑部侍郎奉使兩淮粟從吏有方圓者病且死
貧無以斂夫人聞之惻然請于先公買棺斂之且指粟帛
以賙其妻子先公一日退食語夫人曰今日視事賤生有
足文書異者吾怪其稱曲問之曰不食二日矣一子餓且死

吾哀之顧未有以賙之者柰何夫人曰盍以昨所得俸鈔給之先公矍然曰汝言是也亟召監生至盡以俸鈔予之其父子藉是不餓死夫人初以先公貴封孺人進封淑人嘗以命婦入覲 中宮有楮幣之賜珠翟霞帔出入有熇里巷歆豔而夫人恬然未嘗以是驕人接宗姻女婦益謙以和練衣蔬食不異平日生於洪武庚午八月三日殁於天順戊寅六月三日以殁之明年冬十有二月葬于順化坪先公墓之右遵遺命也葬後五年始以喬新恩進封夫人子三曰宗曰端曰喬新以進士起家今為刑部郎中孫男曰會同大同仁同義同智同信同慶同亮同矩同峯同衢同孫女五曾孫男六曾孫女二嗚呼先夫人有關雎之

德有葛覃勤儉之風待媵侍有小星之行撫諸子有鳲鳩之仁相我先公為國名臣詩不肖孤叨位朝著故能膺 列聖之丕顯休命以貽慶于後人雖國風所詠國史所傳何加焉不肖孤不敢辭道先德然懼子孫莫知發祥所自故泣血書之揭于墓前在我後人歲時齋謁掃上冢展拜讀而興思以克永休慶

先伯父稼軒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思字伯深姓何氏稼軒其別號也世家之詳具見于顯祖正議府君之碑先生少敦朴厭紛華獨好稼穡之事曰稼穡生之本也舍是弗務而從事浮靡其不戕性而敗德者鮮矣及見吾父家宰登進士第仕履浸有聞書白吾弟家宰素官牒不墜文定公舊業矣吾復何求當躬耕于野以樂吾生沒吾齒而已於是卜築極高嶺之銀溪買田一區帥群僮耕之公賦之外供祭祀賓客以及昏喪百為率於是取給田夫野老相過則取酒對酌酣嬉竟日不為畛域或幅巾杖屨徜徉東阡北陌間悠然自得中歲益自韜晦以家事付諸子足跡未嘗至城市縣大夫歲舉鄉飲請為上賓亦謝不往太守江侯纂其聲光躬造其廬請之乃一往臨焉常訓諸子曰自吾先世家此鄉仕者勤詩書以植其業隱者力稼穡以樂其生若輩欲仕乎當如汝叔父可也欲隱乎如吾今日可也皆衆以偷生荒嬉而縱酒其不為匪人之歸者幾希諸子祗服弗敢違天順壬午

十有一月朔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以殁後二年甲申冬葬縣之赤岸里禮和車之原初娶李氏繼劉氏子三曰迪曰庸曰宇女二黃永寧謝子敏其婿也孫男九願顒顯順傾頎頫顗頻孫女八昔豳風七月之詩歷陳農事周書無逸之篇亦惓惓稼穡之艱難而兩漢盛時察詔有司舉力田敦朴之士自世降俗偷生世胄者乃誕乃逸乃訕其先曰古之人無聞知嗚呼此世之陋子悼孫所以隳其先業歟若先生者蓋古力田敦朴之流而得豳風無逸之遺意也先生既葬從子喬新述先生之志而銘之以示子孫俾毋忘先德銘曰

原田膴膴黍稷與與我耕我耘我敢告劬秋焉築場冬焉

納稼盈其趍時不我違暇百穀既登歲事既成爲酒爲餚
以嘗以蒸賓筵雍雍擊鼓逢逢樂此歲豐幽民之風嗟尔
嗣孫毋敢荒逸祗適先猷緊此貞刻

先兄本茂墓誌銘

嗚呼先兄之歿且塟于茲二十年矣弟喬新嘗欲叙其生卒歲月行事之實而銘之每執筆淚輒潸然下終不能成章載念喬新髮已種種恐溘先朝露遂終無以表先兄之懿行而抱恨于無窮乃抆淚而叙之先兄諱宗字本茂姓何氏世居盱之廣昌曾祖諱德源祖諱景榮俱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考諱文淵累官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書妣揭氏累贈夫人先兄幼而穎敏好學精通舉子業學成而不願仕縣令松江胡侯訪欲補邑庠弟子員郡守齋寧楊侯誼欲舉經明行脩皆力辭不就家雖世祿而服用儉素如寒士先公守溫州徒步往省布衣緼履往返數千里人不知其宦家子也居鄉恂恂然人皆敬而安之性喜書初師歐陽率更晚兼顏柳之體邑之山鐫家刻多出其手先公所作雖片言單簡皆手錄其成帙無所遺嘗病縣誌散軼極力搜訪得舊誌于旅工家重加脩輯而縣之文獻足徵焉先公歿居喪哀毀幾不能生縣之不逞者懷宿憾誣以罪先兄詣闕自陳下錦衣衛獄而逮諸弟就對典獄者察其誣奏遣使者覆之未至先兄遘疾繫獄困劇自度不起語喬新曰此冤不白吾將訴于上帝遂卒時天順三年四月某日也卒後一日使者至辯所誣無實覆奏抵誣者罪而先兄不及知矣嗚呼痛哉予會同扶柩南歸以是歲冬十二月二十日葬于邑之南陽先兆生于永樂庚寅二月十五日享年僅五十娶黃氏子男四曾同大同仁同光同女四婿曰黃德黃璣饒崧吳敬孫男三豐豐壁孫女一先兄歿未數年而不逞者父子兄弟相繼死睨鄉遺側目相吊噫豈非人弗能戮而鬼戮之邪在禮父母之讎不共天兄弟之讎不共國喬新與諸孫不能殄殲天地間之罪人也泣而銘曰

嗟吾兄兮孝且悌行之修兮壽胡不延豈歸尤兮寃莫溪之南兮啓幽阡歸馭未靈兮增煩冤銘茲玄扃兮告曾

先兄本謙墓誌銘

先兄諱端字本謙姓何氏宋寶謨閣學士文定公坦之裔也曾祖德源贈吏部左侍郎祖景榮贈吏部左侍郎父文淵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母揭氏封淑人先兄幼而岐嶷穎敏時人皆以奇童目之少長好學無所不窺酷喜讀史資治通鑑旁及諸史未嘗釋手上下數千百年興衰理亂之故將相忠邪之迹制度沿革之詳歷歷如目前嘗潛以已意論前世得失往往出於先儒所未發每誦馬伏波之言曰凡植貨財貴能振施也否則守錢虜耳故振窮賙急惟恐若不及鄉人有貸粟者歲久弗能償病且死或曰盍

家諸先兄慨然曰彼危亟若是固君子所宜動心者忍索所負以重其憂乎乃遣人遺之米肉藥餌且尉撫之其人賴以不死民有自他邑來傭耕者從之以息民皆安焉忘其遷徙至有數十年弗歸者嘗有佃者遺火延及倉廩盡悉燬有司追其人惶懼將鬻子女以償先兄曰汝誤也非故也何以償為其輕財急義有古人之風類多如此先兄生于永樂丁酉正月二十三日卒於景泰癸酉七月十六日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桃竹坑之原娶黃氏有淑德子男四曰義同曰智同曰慶同曰矩同女二曰才曰貞先兄既葬之明年弟喬新登進士第歸拜其墓慨宿草之淒然悲九原之不可作也乃叙而銘之其詞曰

赫矣我祖出自姬周歷漢及宋有公有侯於維吾兄克承先祉維義是服維禮是履行之孔淑命胡不延奄其歸藏桃竹之原佳城鬱鬱德音秩秩嗟尔嗣孫勉焉繼述

從兄本盛墓誌銘

君諱通字本盛贈吏部左侍郎諱德源之曾孫贈監察御史加贈吏部左侍郎諱景榮之孫而處士稼軒先生伯深之子也母李氏繼揭氏子男三曰鳳曰順曰顯女四曰錫鑑鈺鍈生於永樂己丑五月十九日歿於景泰癸酉八月十二日以是年臘月二十二日葬于桃竹坑之原依祖壠也君自少倜儻不羈蒐獵子史議論英發有知見東吾淳說人有挾數用術者君先事揣情逆破其機械使不得發以故狙詐之徒皆畏服莫敢犯與人交不為崖岸久而益親嘗有姻黨為強者所劫質者須白金二十兩則釋之其家無所有窘甚君捐金與之遂脫其厄而未嘗有自德之色叔父太保公於諸姪中特愛之每語家人曰扶持門户不可無此兒也不幸遘疾以卒享年四十有六而已君歿之明年冬從弟喬新舉進士歸拜其墓而銘之銘曰

維先提刑顯于宋世甫休委祉延于後者侃侃吾兄克篤其慶肯構肯堂遵彼周行木之方升工遽伐之年之未艾天遽奪之桃竹之原於焉其藏昌熾厥後勒此銘章

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丘公墓誌銘

弘治八年春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丘公以疾卧家連章乞致仕 優詔不允遣醫賜藥中官問疾賜食物是歲二月戊午薨于城東之私第訃聞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命禮部尚書倪岳左侍郎徐瓊諭祭并及祥禫亦皆有祭遣官次第行之工部差官造墳又官其孫當尚寶司丞仍命行人宋愷護其喪歸將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時喬新致政家居當遣使以公門生翰林院編脩蔣冕所述行狀求玄堂之銘且致其祖母夫人之言曰公治命也幸毋辭予憶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嘗語予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逮死則後死者銘之予曰諾哉意公言直戲耳別去四五

年公猶不忘前言乃知非戲也嗚呼方今作者如林子何人敢銘公毅然欲固辭又負公久要之言乃敘而銘之公諱濬字仲深其先世家泉之晉江元季有官于粵者遭亂不能歸遂占籍瓊山曾祖諱均祿隱居不仕祖諱普臨高縣醫學訓科考諱傳贈貴而蚤卒及公貴曾祖祖考皆贈官同于公曾祖妣李氏祖妣柯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初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書成擢翰林院編脩 憲宗皇帝即位初開經筵以公充講官有白金文綺之賜成化元年以九載秩滿陞侍講脩 英宗皇帝實錄成陞侍講學士丁母夫人憂解官歸服闋詣京復舊職奉 命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二十三年冬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脩 憲宗皇帝實錄公爲副總裁弘治四年八月 實錄成加太子太保職如故是歲十月 命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司制誥典機務公三上章辭 上不允久之乃就職七年陞少保改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仍兼太子太保自始仕至今四十有二年矣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待信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于鄉爲廣東鄉試第一名兩試禮部在乙榜[illegible]酒靜齋先生[illegible]深器重之爲之延譽辭是名益重景泰甲戌復試于禮部名在前列 廷試第二甲第一名及選爲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九流箋疏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探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踏至碑碣銘誌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脩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illegible]者謂王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史館多以爲然公獨曰閩當府城殺其兄爲此覬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連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衆乃服時廣用兵公上書李文達公具陳平蠻方略文達録上之 詔以其策付總帥其後擒寇削平用公策爲多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 士有篤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爲至詭異不足貴也在大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録學者猝未易求乃採其精切者彙爲二十卷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朱子通鑑綱目

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今 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尙書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憲廟實錄成賜白金八十兩羅段八表裏仍遷宮保踰月遂有入閣之 命蓋簡在上心久矣公雖堅辭皆 溫詔勉飭不允所辯公在位務以寬大存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

惟 祖宗舊典其術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惑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命吏部上大小廢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 勑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亦勿黜蓋用公之言也醫官有因療疾出入公家者以失職憾冢宰王公奏訐其短衆疑奏出公意科道以爲言 上察其誣特以公在序

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義所未安必反覆辨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婾婀取悅自入閣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 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文臣承 恩眷未有如公者先娶金氏繼娶吳氏皆封一品夫人子男二長曰敦吳夫人出博學士文章先公六年卒孫曰京側室唐氏出女二適馮瀕本英孫男二長即畬次甸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瓊臺吟稿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于世又作莊子直解未成公博極群書有欲解事問之則曰出某書某篇退取書閱之良是尤熟 本朝典故樂爲學者道之纚纚如目前事公今已矣世豈復得斯人哉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于唐

余襄公崔淸獻公有聲于宋迨公而四焉公晩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見於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銘曰

嶺海之陬靈氣久蹇挺生偉人錫我 皇極其人伊何曰惟文莊爾懿內實英華外彰乃官詞林乃登延閣乃侍經筵乃典國學宮碑厚碣耀映四方緗編青簡百世有考帝曰咨汝其代予言服休迓衡時惟汝賢公拜稽首臣老弗克 寵命存臨公乃就職公之在位調燮均平百吏率法百度惟貞文爲國華位登保傅天旣生公奪之何遽言則多行未盡施及其所存百世之思石麟峩峩南海之

陝文莊之墳過者必肅

肇慶府通判李君斯和墓誌銘

斯和諱敏姓李氏世居黃岡之大村曾祖德潤祖仕傑父仲昂累世不仕皆以貲産雄于鄉母劉氏斯和生三歲仲昂以註誤歿于京劉悲哀成疾亦歿斯和與其兄斯來傑然孤童鞠于伯父孟顯稍長克自樹立晝則理家事服官政夜則張燈讀書縣令閔其材召補邑庠生時年二十有八矣邑子弟多疑其年長無成者斯和益刻苦進學居數年以書經領江西丙子鄉薦會試春官不中始從予學予以斯和年長不敢當師禮而斯和執弟子禮益恭又兩試春官皆名在乙榜斯和欲舍敢進止所學益博名隱隱起嘗仲間大理寺卿王公通節於後進少所稱許獨奇斯和以為聰察強毅而有學者通政使張公允中延斯和于家以教其子及之吏部銓授肇慶府通判時兩廣獞猺相挻為變任者皆憚往斯和毅然不少沮至則往謁巡撫都御史韓公雍韓公巡撫江西時素識之迎謂之曰是廣昌李生耶予佐肇慶吾民憂盜賊矣會瀧水猺寇掠郡境韓公檄斯和討之斯和募民兵明斥候多間諜屢戰破之寇不敢犯者數年俄而寇陷德興又掠新興韓公檄斯和禦之俘斬千計賊大憤合諸洞入寇韓公亟檄斯和進討斯和請曰賊勢盛不可力爭願得便宜從事韓公許之斯和移書先賊責書不與之戰賊久駐無所得心益懈乃陰遣間使招之示以恩信諸酋皆聽廣大首舉所部降斯和厚撫之群寇聞之相率請降悉歸所掠以贖罪自是郡境晏然韓公上其功欲以為按察僉事分守高肇吏部持不可遂止高要被水患民田淪于水者數萬頃租稅皆里甲代輸民以是困斯和言于布政司差官覆其實除以 開得蠲虛糧數千石民甚德之參將楊廣屯兵于郡縱軍士掠奪為民患斯和械而治之廣恚誣斯和受降寇賂訟于督府時韓公已致仕都御史宋公代得訟牒愕然曰吾聞李通判良吏也寧有是哉遣其証佐躬鞫之無一事實者廣竟坐誣而還斯和職成化十四年秋斯和以疾求致仕巡按御史不許斯和請益切乃許之行至南雄疾益甚遂卒實某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妻子扶柩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南莊之原斯和娶方氏側室饒氏子男三濟英文女三適同邑魏仕哲揚文亭揚學孫男九昌某某某某八奎某孫某後十餘年文擇鄉貢進士曾某所述行狀來乞銘嗚呼斯和吾老友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吾方期以遠大乃止于此乎悲嗟久矣乃為之銘曰

天之降才鮮得其全聰察強毅斯亦為賢嗟夫斯和聰察足以炳幾強毅足以立事董兵治民為時能吏人皆舉轄于終停車賞不酧勞故命也夫高原膴膴檀樹翼翼我銘以昭之永世不磨

中憲大夫延安太守王公墓誌銘

予友太原王公彥昭以勁氣直節聞天下自為御史嚴案不自恤至貶縣令遷郡守其所以事上臨下者勁直不少衰士大夫識與不識聞其名皆知其為賢也成化十有七年予持憲節嘗撫山西公發且葬十餘年矣其子綱㝎予與公為同年友以狀來乞銘嗚呼公予益友也不敢辭也顧不腆之辭不足使公不朽也公諱鑑彥昭其字也世家太原曾祖諱孟祖諱駙考諱吉俱世以譽名所全活甚衆妣龐氏貞靜婉淑宗姻稱賢公生有異質弱冠毅然奮矣友朋有不善輒憤然斥之若將浼己補邑庠生屏居僧舍刻志于學景泰甲戌登進士第擢江西監察御史時康定皇帝在御公上章論時政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君子難之遷按山東復賢然案克舉憲度寶或獄大屯使者壞辭若隸下吏公毅然為之不少顧遷監山東鄉試防範嚴密莫敢干以私代還又 命監禮部會試所得多知名士忠國公石亨矜功怙寵權傾中外公率同列劾其罪是貶知膚施縣公怡然就道既抵官雜擾蘇枯誣嘗患澤民用大和先是縣民劉大為盜所戕及其妻女莫知其主名公禱于神怒索張綱四維中縶一子旁有人曰此殺人賊也覺而思曰四維者羅字也中縶一子得非羅縶兒乎密遣吏詗其姓名果得之執以詣縣一訊遂伏遂寘于法一縣稱為神明未幾尋以罪廢或勸公自陳公曰吾既伏辜吾言亦行果棟覚以希進吾所恥也言者慚服遂知延安府時西陲用兵供億繁苛公隨宜規畫民不告勞遷官或以私撓之公抗言不屈撓者赧曰王御史性氣猶在也部使者上其治行 詔賜以誥命且贈封其考妣及妻成化辛卯以疾乞歸事聞人數千欲詣 闕請留公力止之廼得歸是歲十二月十九日終于家明年三月一日諸子奉其柩葬于晉山之原配趙氏封孺人側室張氏子男三長即綱以納粟冠帶次綸次綬女二長適陽曲張勉次適同邑周某孫男七文奎文璧文寶文星文燦文澄文顯女四曾孫男一曰淮曰漢女二嗚呼公自少至老中更患難而勁氣直節始終如一可謂賢矣銘曰

嗚呼彥昭剛以直也匪激匪矜綱[illegible]匪[illegible]貼身匪吾國也出宰剌邑毅感澤也維汝[illegible]好道且學也皇有龍命宰城陟也未而能[illegible]何為[illegible]也後[illegible]者立[illegible]息者哀懷若人心孔[illegible]也曷以表之銘玄石也

亡婿楊生墓誌銘

吾女京年十有九適東里楊生既歸一年而生病又一年生以疾卒時成化壬辰正月十有六日也京守志撫孤十有八年是為弘治二年遺孤子昭走京師請於吾曰亡夫不幸蚤逝不克振耀于時以副大人之望兒撫育遺孤不敢廢內外親今孫壯且有二孫矣惟亡夫之名未有銘兒家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湮沒無傳惟大人哀而銘之以垂示其子若孫亡夫有知亦將瞑目于九泉矣敢泣以請吾

失聲哭曰吾忍銘吾婿也夫始吾歸以女固望其報稱以為内外親之光也而遽止于此奚忍銘雖然吾女之請於父子之情不忍違乃收淚而銘之生名誠字文誠其先有史定者仕粵為揭陽令漢兵伐粵定以邑降封安道侯子孫以邑氏江廣比境凡揭氏家江右者皆祖安道而望潮陽生寔其裔也曾祖啓宗有德操縣志記為祖仲雍博學善談論鄉人以先生稱之父尚祺勤身飭行不愧其家者也母賴氏婦道母儀稱于宗戚生幼岐嶷方十餘歲頎然若弁敏而嗜學每旦挾冊入社學遇吾于道輒拱立俟吾過乃行吾奇之意生必能亢其宗欲託以女會媒氏來請遂許以京妻之為其少未成婚居無何尚祺與賴相繼卒生以孤童外應賦役内經理其家猜虞侮恣若老成人事祖事祖母皆得其歡心時吾為秋官郎自鄉來者皆賀吾得佳婿及吾佐閩臺生已克是乃成婚為生吾自砥礪思植其身以紹其先爰竟以勞悴得疾而殁嗚呼此其命也夫初生疾甚語京曰吾無子吾兄之子可為吾嗣汝其撫之京泣而如命即昭也以卒之冬葬邑之揭坊里小港蟠龍岡之原一女瑞未䜩而死昭有二子曰匯曰淡嗚呼生頴敏且淑有志不遂可哀也已銘曰

汝年雖短汝行無慝汝宗有承汝奚憾焉龍岡之原形勢蜿蜒尚庇汝後瓜瓞綿綿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公墓誌銘

弘治二年冬十一月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四明楊公以疾卧家病亟屬其弟翰林侍讀維立及其子刑部主事茂仁曰吾學至為君子吾仕登三品吾年邁六裘夫復何憾惟受

今天子厚恩未能報先祖栖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平生所友皆天下名士惟太宰王廷貴司寇何廷秀少宰劉紹和相知孜深我死可請廷貴為神道碑廷秀為墓誌銘紹和為傳庶幾傳後不誣越二日翛然而逝是月壬寅也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天子嗟悼賜謚文懿命禮部致祭工部遣官治葬事又越月維立狀公行與茂仁求予銘予謝非其人維立曰先兄治命也不敢違予固辭不獲乃叙而銘之公諱守陳字維新世家鄞之鏡川曾祖諱浩爾富而勇於義祖諱範學行卓然為時名儒學者宗之即栖芸也考諱自懲克傳家學官上泉州司倉累贈翰林侍講學士母張氏封太孺人追贈宜人初孺人方娠夢大星煜然入懷及生公天庭有黑子七宛類北斗見者異之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舉子業所作詞理粲燁多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景泰庚午試浙省為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得盡讀中秘書[illegible]文[illegible]有名[illegible]學士府君卒于[illegible]

持服繼丁栖芸先生憂又丁祖母朱夫人憂在喪七年居
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私抄繼而旁讀群經諸
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著又作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
易春秋時私抄皆正其訛簡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得
惟是之從附以己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閩大儒之說不
苟徇也天順二年服闋至京授翰林編修資修
大明一統志尋被 命授徒內侍省公辭不許則嚴教
以師道雖素貴幸者皆肅然承教罔敢肆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以選為講官賜白金二十兩文綺
二成化二年陞侍講 英宗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賜白
金三十兩文綺六公在講筵多所啓沃一日講書武成篇

公進曰曾論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
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
委政內侍者乃召漢唐之禍有高拱無為肆情燕樂者乃
啟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
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
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從勞而有為
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以安其危而利
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公卿侍講筵者退相語曰真
講官也其它日進講因事開陳多此類八年遷侍講學士
校正通鑑綱目 賜楮幣五百貫預修宋元通鑑綱目書

未成以夫稱公歎曰夫 上念公勸講歲久命禮部議官諭
祭太淑人七品命婦例無賜祭者公所被蓋 特恩也服
除還任公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退處未嘗求進僚有
貴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其人曰吾猶
吾鄉也公餘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士大夫至
今傳誦其言 今天子在春宮公日侍講讀以 文華大
訓緒陳繼儲獎崇千世其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
上嗣位例遷官將執政擬公南京吏部右侍郎 上覽
之爲御筆塗南京二字而下之時起三原王公宗貫爲吏
部尚書而劉公紹初與公爲左右侍郎三公協心為政相
得甚懽凡器使人才公於其人忠邪賢否無不保佩言之

不以爲嫌王公知公好惡最公正皆聽用故當時所用合
天下以爲當 憲宗升祔禮官議尊 德祖爲始祖而不
遷公言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奮踐大位夏功莫大焉今宜別立廟以祀
德懿熙三祖而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正
太祖南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時議雖不從識知禮者
是之弘治元年春二月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
罷御 文華殿之時多 乾
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
憲宗實錄以公爲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辭不許
[illegible]不允已而嗜進者以訐爲直巡試不合

以正統爲主竊委隋之者有不可遽秦漢唐之初有不可
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
猶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
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
學衍義補合　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嘉書甚喜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
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
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憲廟實錄成賜白金八十兩
羅段八表裏仍進宮保踰月遂有入閣之　命甚簡在
上心久矣公雖堅辭皆　溫詔勉諭不允所辭公在位務
以寬大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沿革一

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
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
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
恚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
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今有居官未半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
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
上大小廢官當黜者幾二十人乃　勅凡歷官未三載者
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亦勿黜蓋用公之言
也醫官有因瘵疾出入公家者以失職憾冢宰王公奏訐
其短衆疑奏出公意科道以爲言　上察其誣待公益厚

治國平天下之傳禮喪大記一篇乃儀禮經文章超然獨
見先儒論議未嘗及是也所著有諸經秘抄其雜著詩文
有晉齋稿鏡川稿東觀稿桂坊稿金坡稿銓部稿凡數百
卷同考禮部進士者一考京闈貢士者再所取多知名士
予爲刑部員外郎時公偶見予文亟加稱賞遂與定交每
相見輒以名節相激勵予嘗治大獄捂權貴意幾罹奇禍
衆皆尤予不知變公獨曰丈夫當如是也及予忝從六卿
後遇事艱大者或猶豫不果爲公輒正色曰廷秀亦爾邪
予未嘗不悅訓公嘗屬予叙其所作桂坊稿臨終又委以
銘其墓嗚呼公之知我深矣雖自知不文然情不能已故
摭次而系以銘忘其叙述之陋也其詞曰

皇曆取命文治聿興名儒繼作黼黻太平猗歟楊公含章是
東魯有德有言光追往哲其德伊何溫粹而文其言伊何
出入典墳論經石渠紬書東觀　玉牒瑤編著述有勳
講　文華獻納雍容諸經訂史以庸　帝聽既登宰司時舉
直然在維公維明吾誰仇冀有弟有子濟美聯芳蕃錫命
申世孰與抗立言則多施用未既天不憖遺遽爾長逝
帝念舊學卹典孔嘉在昔先民得此幾何爲嗇我我貞石
有紀嗚呼文懿其藏在此

亡弟喬楫墓誌銘

亡弟喬楫生於宣德乙卯十一月五日歿於成化癸卯十
月三十日以歿之三年十一月十有三日塟邑之文會里

揭梅山之麓其與家以為狀如鳳凰鼓翮故名曰鳳岡之阡既瘞于瓔同來乞銘嗚呼吾弟之亡也吾方在朝不得愼其殮其葬也又不得臨其穴銘又何辭吾弟字廷錫太子太保熏吏部尚書諱某之第五子也世系具見于先公之碑母揭氏贈夫人生母張氏廷錫生而清臞稍長頴敏與其兄讀書某章句隨所喜閱之數過輒成誦率其意為歌詩亦皆可取暇日寫花竹水石翎毛皆臻其妙墨竹尤加評者以為夏太常之後獨步當世求者紛至然不自貴重雖田夫村叟無少靳晩精草書得顛素筆法性坦夷不以世務縈心與人處不為町畦於財利澹然有餘輒斥散之不為積貯計嘗作義倉以賑鄉之貧者陶人有客死不能殓者施棺以斂而瘗之鄉之子弟有好學而貧不能具束脩者捐貲以助之對酒輒歎呼以為樂或非之笑曰吾任吾真而已嘗作屋溪南復以白節四壁垀以塗名曰雪洞日嘯詠其間及得疾且亟宗戚有問候者握手談笑如平時曰死生猶晝夜耳吾何懼哉其曠達如此娶特氏處士希進女也先三年卒側室陳氏男一即瓔同女一適揭贊男二曰塈曰壁孫女四玉秀金珠俱在室嗚呼吾弟倘然物外以樂其天不知名利為何物可謂達已銘曰

平居怡怡撫物熙熙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況貴爭勢距而蹈險巘乎有崇茲岡若鳳之飛爰瘞幽宅百世無隳爲示厥後銘以貞之

墓表

節婦劉氏墓表

嗚呼女教之廢久矣江漢汝墳之風不復見于世矣有若節婦劉氏者乍於教化風頌之餘婦居三十餘年貞潔之行如一日可不謂賢矣乎節婦諱除維吉其父易氏其母也世為廣昌望族節婦幼有淑質組紃縫製不煩姆傳而工既笄為處士吳公世昌之妻事舅姑撫媵侍罔不中度居數歲處士君有疾纏綿衽席垂二載節婦晝夜侍湯藥備殫勤瘁無少怠處士君自度不及謂節婦曰吾累汝多矣吾死汝無壯子將若何節婦泣曰婦之從夫有死無二君命不諱妾敢有它志邪已而處士君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八一子尚呱呱節婦哀毀幾不能生斂之日拔髮納棺中誓靡它俄而子又死節婦痛之甚哭其聲動處士君穿穴墓傍欲自縊相從于地下舅姑知其必死慰勉之曰汝自為計則善矣其如舅姑老何節婦感悟乃強自寬排自節約以養舅姑鄉閭稱其節孝舅姑憐其無子命以處士君弟世旺之子仁傑為嗣初仁傑方在娠處士君降于巫語節婦曰吾弟之子即汝子也其所猶有汝之齒痕及生視其臂果然節婦撫育仁傑不啻已出仁傑亦孝養無違如實生已景泰元年冬節婦年已六十矣知廣昌縣君新安江侯浩具奏節婦志行無玷請加旌表以勵風俗事下

禮部移文數賓吳報明年三月十四日節婦以疾卒文明
年六月禮部請旌表如式
詔旌其門曰吳世昌妻劉氏貞節之門且復其家又明年
十二月廿四日仁傑奉節婦之柩葬于郭頭嶼孫男六曰
德曰徵曰某曰循曰衛曰徽孫女三長適黃璘次適李祥
次適李成仁傑致隆所後買附郭田五十畝俾其子孫歲
收其租以供寡士君與節婦寒食祭掃之費且盟于族曰
後世子孫有侵此田而怠其祀者宗族共斥之又鑱石置
墓前請予表之嗚呼先王盛時所以教於閭閻者備矣居
有姆出有傅養其德有樂歌其行而道其志有詩然猶有
凱風不安其室者出於其間況於後世乎而節婦卓然如

此既全其節又延其嗣生也鄉閭稱之歿也
朝廷旌之真可謂賢也已嗚呼彼錦衣象揥者孰非人婦
哉孰非人婦哉予故表之以勸為人婦者

明故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辛公墓表

成化九年冬十月三日福建按察司副使襄城辛公以疾
卒于家是歲十二月四日其孤耕與其壻高瑠葬公龜山
先塋之次後五年予遷湖廣布政使道襄城過其家吊
焉耕奉公行狀泣而請曰先君葬已久而墓石無文懼無
以昭德垂遠惟先生圖之噫公予之畏友也其奚辭按狀
公諱訪字咨道其先本魏侍中毗之後世家貞定之陽曲
曾祖友敬避亂徙許之襄陽城後占籍焉祖諱達以子貴

贈承德郎戶部主事考諱謙以公貴封文林郎南京四川
道監察御史母蔚氏贈太孺人公自少端重不妄語笑年
七歲父兄授之書不數過輒成誦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趙
公過諸途奇之召補邑庠弟子員公篤志問學文詞典贍
邑之耆宿皆器重之正統丁卯以詩經中河南鄉試第三
名景泰辛未登進士第觀政吏部益務進學公退未嘗釋
手時予先公為吏部尚書好誘掖後進一日召諸進士試
之命題以光武賜隗囂書唐人送李愿歸盤谷序公所作
詞理淵永先公亟稱之會都察院添御史員缺
詔吏部選進士勤慎者補之先公曰勤慎莫如辛進士者
遂授廣東道監察御史糾愆繩違克振憲度

景泰皇帝念西北邊兵戍守良苦勑公齎金帛往勞之先
時使者率臨邊不親致賜故將校多侵冒賜物者公馳至
延綏榆林召集戍卒稱　詔慰勞而賜之人人皆霑上恩
丁孺人憂解官居喪足不踐公門服闋赴京同僚多願居
輦轂下以便進取公自言親老願官南臺以便養冢宰王
公賢之改南京四川道益以廉慎自持風裁凜然都御史
蕭公深重之獄之疑者多以屬公都憲軒公督南京糧儲
持法甚嚴御史鮮當其意者獨賢公且曰吾老矣堪代我
者惟子而已天順己卯秋應天府開科取士蕭公命公監
試主司欲取其所親愛以主司官翰林不敢言公厲色曰
大比興賢顧可徇私耶主司赧然而止選浙江按察司僉

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悉
却之或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循故事
也處州頑民聚徒千餘盜採銀礦衆議發兵討之公曰兵
刃既接必有死於無辜者乃揭榜諭以禍福衆皆歡呼而
散公暇輒詣學宮進諸生講論經史金華舊有麗澤書院
以祀呂成公歲久寖圮公命有司新其祠宇又以何文定
公基王文憲公柏金文安公履祥許文懿公謙乘朱文公
之正傳奏請立祠鄉邦春秋致祭以風勵學者桐廬大姓
連姻權貴怙勢恣橫部使者莫敢誰何公獨捕治之當道
交屬且脅以危言公竟抵之法繇是忤權貴意有憾公者
輒沮之刑部侍郎貝公訪察浙江諸司以不職黜者甚衆
獨稱公廉能力薦于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奉勅巡視海
道瀕海大姓私造海艦歲出諸番市易因相剽殺公捕其
渠魁置諸法而沒入其艦事連達官窮治甚急其家訟于
御史誣公激變良民或勸公少緩其獄公奮曰吾寧執法
而死不忍賣法而生也自是奸民屏息海道肅清未幾文
林君卒公聞訃號慟幾絕即解官北歸寮友致賻皆不受
既窆事負土築墳手種松栢有助之者輒辭曰人子所當
自盡也嗚呼公之行治如此然官終四品年僅四十有八
不獲大用以究其志此君子所爲痛悼也公先娶王氏封
孺人繼娶邢氏男五長即耕次曰耘曰耒曰植曰溉女五
長適高瑁次適許某王恬吳溥田珀公恬澹寡欲官南臺
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謝曰吾妻已産女矣安知終無
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芥不取於人其自閩奔喪
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厚具贐將賻焉公知之
過延平稱疾卧舟中不起太守不能見而去平居確然言
若不能出口至其據法守正毅然不顧慮雖萬夫莫回也
昔孔子謂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嗚
呼剛者不可多見久矣若公非所謂剛者歟其所以剛者
非以其無慾歟予嘗與公同官于閩故表諸其墓庶幾有
聞其風而興起者

雯峯先生饒公墓表

嗚呼此雯峯先生饒公之墓公嘗任爲郡守惠澤流于人
心績著于時矣予不稱其官而表其墓曰先生者蓋先生
有德之稱爲士而有德功名富貴不足道也公諱秉鑑字
蕙章世家廣昌之鱗角里曾祖仲實祖文遠父希明累世
不仕而以長厚稱母揭氏公生長巨室思以文學顯其身
以及其親初從監察御史聶公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illegible]
子濟受尚書發爲文章詞采爛然覽者驚異弱冠游京師
先冢宰一見許以國器且作文贈之曰它日棟梁實必
子也正統甲子領江右鄉薦而試禮部名俱在乙榜例授
教職辭不就卒業太學時李忠文公爲祭酒士之明曆者
多在館下公獨與彭文憲公友朝夕相切磋學益進景泰
三年除廣東肇慶府同知肇慶地險俗獷號難治公疏瀹

徭弊均徭賦緩累稍恩貧弱境內以安都郡有群盜侵掠
至境上公督民兵敗之斬獲甚衆厲邑有奸民聚群不逞
欲為亂公單騎入其地曉以逆順衆讙然羅拜而散右都
御史馬公昂征瀧水猺公獻平蠻策馬公善之委公督兵
餉既蠻寇平又委公城瀧水上其功于 朝陞四品俸僉
都御史葉公盛巡撫兩廣召公詢以時事公具言盜賊所
繇起與平寇安民之策葉公深然之用其言群盜稍輯僉
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南畿聞公名薦于朝欲以為太平府
太守不果用尋以葉公薦遷知廉州府廉與交阯接壤連
年用兵重以中貴採珠逐民不勝其困公規畫有方民以
不勞又什伍其民教以騎射有寇至輙擊敗之葉公上其

功特 賜賞鈔綵段公撫兩廣賊勢日張民日凋瘵具奏
監軍及諸將無平賊方畧所至惟事刻剝戰小勝則張虛
聲以邀賞大衂則匿不以聞臣恐數年之間兩廣盡為盜
區矣章上權貴大怨思有以中之會公督兵餉遠出寇乘
虛襲城陷之衆因以失守為公罪坐褫職廉民千餘人詣
當道訟冤且言知府文吏非守城者況以公事遠出城陷
非其罪也乞還知府以活吾民時當道多忌之者莫肯上
聞公歸家優游泉石以書史自娛又作義倉以賙貧乏立
義學以教宗族建樂峯書院與翰林脩撰羅應魁講學其
閒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以疾歿于家享年七十有
四初娶黃氏繼娶王氏無子以弟秉綱子弼為嗣一女適

同邑何慶同弼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公于里之南
應山所著有雲峯集若干卷撮要春秋會傳傳於世葬後八
年弼錄公行實求予表諸墓予讀秦漢以下史疑命之有
無久矣及論次公行事首末乃知事之窮通信乎有命也
公少以博學自負銳意取進士所交多一時英俊然以議
論不合於主司不克如其志及既出仕政聲日聞慨然欲
以功名自見于世然官僅止二千石竟以非罪黜當公黜
時李公為冢宰馬公為大司馬葉公為少宗伯皆素知公
者然不一引手救豈非命耶嗚呼世之為太守者多矣然
歿而使人稱為先生者則不多見也夫使人稱為良二千
石足矣使後世稱為先生以昭其有德哉嗚呼雲峯嵯峨
婁溪溶先生之名與世無窮

桂林太守衛公墓表

皇明有廉吏曰桂林太守衛公汝寧西平人也其歷官三
十餘年清白之操若水玉然其謝事家居貧不自存其歿
也身無以為斂子孫無以為葬其為吏者之師表也公歿
廿餘年予為河南按察使移檄汝寧訪求公後得公之子
平召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詳且丐文表諸墓公之守桂
林也先公實薦之予於公有世舊誼不可辭廼為敘之公
諱岳字世瞻其先世家隨州父通元季以武功累官至百
夫長典屯香山 國初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通遂家
焉母周氏感異夢娠于公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

南鄉試舉升大學洪武三十年　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
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數陳時政切
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酌已惠民自常
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
廉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時
丁內艱去職服闋改知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
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綉爛
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於何
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邪
慶陽人至今以為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
旨謫戍交阯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留以終
其患不報
仁宗皇帝嗣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黃宗載鹽運使何士英
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為南城令以蒞官資任改南豐令
其為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或有恚
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邪無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月
公秩滿至京欲告歸時先公為刑部侍郎薦公于　朝遂
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如一以年
踰七十致其政而歸景泰三年三月三日終于家享年八
十有四塟于縣大堰灣之原配王氏有淑德子七曰友民
曰忠曰用曰平曰直曰義曰慶孫八曰世隆曰鏞曰世雄
曰林曰海曰鉞曰鎧曰鋋今都御史江浦張公巡撫河南
過西平聞公之賢今有司恤其家且補世隆鏞邑庠弟子
員俾紹箕業嗚呼廉吏之不聞于世久矣碩鼠之刺城烏
之謡在古且然況後世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
為廉者垢衣敝履以欺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麗亦豈
真廉者哉若公者廼真廉吏也予故表其墓以為世勸

故承事郎趙君孺人華氏墓表

承事郎無錫趙君汝明之配曰孺人華氏以弘治元年春
三月十有九日卒其子泮焉卜以卒之明年冬十有一月
六日塟于邑薦山先塋承事君之兆合而窆焉先期以
江西布政使秦君廷韶所述孺人行狀託其父友吏部員
外郎馬君宗勉屬予表諸墓予亟辭不獲乃據狀所述叙
而表之曰孺人諱淑清無錫之名家子在元初有諱子逵
者宋官江浙財賦都總管府同知其五世祖也曾祖德遠
祖仲安父以常皆隱居不仕而以貲產雄于鄉母袁氏孺
人自幼溫惠靜莊稍長習蠶績紉縫之事暇則誦詩書閨
閫史足跡不出閨閤父母愛之曰賢女也擇所從以歸承
事君時舅姑在堂孺人入門孝養為志姑嘗感疾孺
人左右扶持晝夜無少懈疾亟刲股血和藥以進姑歡之
頻愈自舅姑以及六親又皆曰孝婦也趙系出天潢族大
貲厚而承事君無它兄弟恒執役于官孺人綜理家政僮
使千指凜凜聽命凡歲時烝豚之祭宗戚慶弔餽遺之禮
咸中儀則田園之籍日增承事君嘆曰吾家業所以益充

者以有賢婉焉耳承事君三男子其一肇也孺人教字如
一及諸子就學督勵甚嚴閱史見古人善惡成敗輒舉以
語諸子曰汝當爲此不得爲彼故諸子皆嶷然有立鄉之
人又皆曰趙氏諸子秀出者非獨承事君之教蓋有内訓
焉承事君卒孺人得内政于其婦日誦佛書安恬自適而
已及得疾諸子弟泣進藥孺人曰吾年踰八十得從汝父
供養舅姑于地下足矣何以藥爲不食數日而卒距其生
永樂六年八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瀚
次滌次沔俱以輸粟授承事郎瀚後孺人一年卒女四華
春顔瑜蔡胙將其壻也孫男二長楠以輸運功授蘇州
衛指揮僉事次植孫女三曾孫男一其子孫繩蟄又如此
予讀劉向列女傳見其所叙多若人二三事少者一事而
已若孺人者生名家嬪名士女德婦道母儀咸可紀而又
享壽考多子孫視向所傳奚愧焉顧予不敏之辭不足昭
孺人之懿行姑撮其大者以遺其子俾琢石墓上庶幾有
如向者採而傳焉

通議大夫雲南按察使劉公墓表

成化十有四年春雲南按察使劉公伩和師其鄉人
覲懇求謝事吏部以聞
憲宗皇帝特允其請公歸徜徉林泉者七年以疾卒于家
享年六十有四時二十一年五月廿有四日也其子繼等
以是年九月庚午葬公于邑黃土尾之原依先隴也葬後
五年公之子絢會試來京請予拜且泣曰知先君之行誼
且實者莫先生若乞爲文表諸墓嗚呼公寔忠愍公之仲
子惟忠愍公與先叔祖同領鄉薦而公又與予同舉于鄉
應登進士第世契之厚非它人比誼不可辭乃爲叙次其
事俾刻之墓上公諱釪伩和其字也其先本長沙定王之
裔王之子春別封安城侯安城即今吉之安福也至其孫
壽光以罪國除因家于邑之晏溪祚胤蕃衍歷唐及宋以
至于元代有顯者曾祖諱子定别號新齋始自晏溪徙家
邑之富溪祖諱伯文別號文園贈禮部儀制司主事考諱
球由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講上疏牾權奸歿于制獄贈翰
林院學士謚忠愍母鄒氏累贈太宜人公自幼穎徹過人
忠愍躬教之時姚文敏公學于忠愍公之門公與之上下
議論文敏每嘆服之稍長從學于禮部侍郎李公克述學
益大進會忠愍以忠諫受禍公哀痛毀瘠幾不能生服闋
讀書養母無復仕進意
景皇帝即位嘉獎言忠愍之冤　詔贈官賜謚且祀于郡
之忠節祠刑部侍郎楊公彥謐巡撫江西召公語之曰而
翁忠節已獲昭雪子可以仕矣公乃赴江右省試以春秋
魁多士登甲戌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預脩寰宇通志書
成賜楮幣文綺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未幾出巡福建鐵郡
巡東于前同官有務擊搏以持聲威公獨慎寬處理冤獄
察吏治巡歷所至訪民利病而興除之不求赫赫名人皆

君子不自安公嘆曰吾可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關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　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章奏欲　上以病不果有識深以為恨初全

星紀進賢占者以為賢人厄既而公果卒蓋其應也公娶丁氏淑德懿行克稱賢以公貴累封宜人三子長茂元累官湖廣按察司副使次茂貞早卒次即茂仁孫男七曰美珩美瑛美琚美瑀美球美琳美琅孫女三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父居家孝友天至處朋友信義充篤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者至其所執則毅然不可撓蓋質美而充之以學也公之學自六經諸子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註之說外至山經地志星曆釋老稗官記錄之書靡不搜覽其為文必本於經雖麗精深蔚然仁義之言讀其文知其為君子也其校定群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詩卷耳乃大夫行役者之作大學本末一章乃

以為得遺體其夫有嫠婦不安其室其族長恥之合群從毆殺之有司坐以謀殺當死者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所發也何可深罪其以上　請遂得免死福建都指揮僉事錢鉻與其長劉姓者有隙劉密白鎮守中官誣以罪乘夜以兵圍其第鉻覺而逃中官遽以叛反　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鉻亦詣公自首公具奏鉻懼罪而逃非反也鉻得釋毋語人曰微劉御史吾族夷矣汀州豪民欲奪隣之墳地以葬其親鄰不與豪怒言于　朝云其地當出帝王　英宗遣中貴人會公驗之公曰七閩遐且僻寧有帝王地耶此妄言者以法既還京同官以私怨欲劾大臣且誣以閨門之私以章示公公曰言事當顧大體奈何以曖昧之事訐其大臣其人慚而削之天順甲申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璽書提督學校公至則明教條嚴考較進茂良黜貪淫是兩浙文風丕振擢倫魁登膴仕者彬彬焉成化辛卯遷按察使或疑公優於文學法律非所長及見公聽詞決獄曲當其情乃大服尋丁太宜人憂去服闋改雲南按察使雲南荒服之地外與安南交趾接公因俗為治寬其禁令馴以恩信徼夷畏而懷之及公歸群夷皆太息曰是善撫我者何遽去耶公娶伍氏封宜人子男三綱舉進士為南京禮部主事繖以餉邊功授承事郎絅鄉貢進士女二適袁州醫學正術歐陽淮次適廬陵庠生曾洪孫男七祚禎禧祠禠禧祿公性孝友忠慤公殁事太宜人以孝稱

與凡衆政仗德友愛尤篤拔人一以誠意而世所謂機變之巧若無閒者居官盡其職分所當為未嘗衒能務名以求人知而當道亦無能知之者故其官止于此昔司馬溫公論才德之辨以謂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且謂察者多敝於才而遺於德若公非所謂正直中和者邪然官止三品而未極其用抑察者有所遺邪雖然諸子翼翼諸孫彂彂天之報公庶幾在此而無斁乎故表諸其墓以為樹德者之式云

故中奉大夫廣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左公墓表

弘治二年冬十有二月壬子廣東布政使盱江左公以疾卒于家將其子慧濟學京師聞訃號慟詣予泣且拜曰慧不孝禍延先君方有疾不獲躬湯藥及斂又不獲躬衣衾之厚譆然將匍匐歸襄事大懼先君善行無傳以重不孝之辠敢求先生之文表諸墓用垂示于永久嗚呼公予畏友也年雖少長於予而素強無疾予方朝謝事南歸得從公徜徉紅泉碧澗之間孰意遽止于此邪表阡之文奚忍為之然念公與予有世契重以慧之請又不忍不為也公諱贊字時翊世家盱之南城曾祖諱孝文任元為平樂州學正署南城縣尉事祖諱彥彰以能詩名贈文林郎監察御史考諱臨別號訥庵登進士第累官山東布政司左參政以公仕于 朝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妣白氏累贈淑人公幼有至性方五六歲母淑人患乳癰甚危公日號前吮之癰潰愈稍長就學日記數千言作詩語出驚人宇畫遒勁可喜少宰同邑鄭公文實見之謂訥庵曰此兒頴悟過人當使從碩師以充有成訥庵乃命公學春秋于太宰姚公大章學書于太常卿程公南雲繇是以詞翰名于時公天分既高加以篤學未冠博極群書於經史疑義制度沿革罔不窮探而淹識之名儒宿學皆折輩行與之友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使賦玉界尺詩援筆立就 王覽之亟加稱賀且曰秀才詞翰兼美不易得也以所作筆墨賜之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擢吏部稽勳司主事丁訥庵憂去服闋復舊任未幾丁淑人憂去服闋改司封主事尋陞稽勳司員外郎又陞郎中政務之暇宛覽百氏作為文章未嘗少廢嘗同考禮部會試去取合各當士論稱之遷浙江布政司右參政巡歷列郡所至勸農興學理究獄訟奸豪兩浙荒歉之餘盜賊竊發公檄所司殄而滅之吏部累薦公材堪與大藩不果用成化二十二年秋陞廣東右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優游泉石先世有別墅在府源三谷每風日清美輒與鄉之耆舊登覽觴詠或連日忘歸家素不裕鄉人有假貸不能償者即焚其券家食時嘗宿逆旅旁舍有自縊者衆恤之而慰公問其故曰貧官租不能辦耳公如數予之不問其姓名其好施多此類與人接無貴愚皆盡其懽欣其所推以為賢者不過數人君子是以知公非汎交若初公學于姚文敏公又受知李文達公二公秉鈞

衙人謂公且大用然公外和內剛議論是非不肯少假借以是為當道所忌在浙藩九年吏部前後薦登上皆為同進者所先公恬然無芥蒂於丸顏面晚乃登用而公無意於世矣娶胡氏有賢行累封宜人側室林氏劉氏毛氏子男二長即慧次曰愷女六適同邑鄧昇陶祿上官偉黃某張某其孫男一曰倩孫女三所著有桂坡遇錄一卷桂坡十集三十卷梅花百詠一卷深衣考正一卷曆解易覽一卷皆傳于世桂坡公少時讀書處因以自號公為人豪邁不羈至其為文謹細尺宗理致讀之溫然可愛其篆學書尤精而尤精於隸端重奇古得□蔡筆意

憲宗皇帝嘗訪求藝林書者或以公所書進 上覽之稱善翰子卜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恭山之原蓋公生前所營壽壙也予嘗論先王盛時名卿大夫之胄多能世其家自漢以來若汝南袁氏河東柳氏東萊呂氏蓋亦庶幾焉其子若孫雖隱顯不一德業不齊然風流文雅終異乎崛起者行江左氏望臨一鄉訥庵以謙恭惠和之德作于前而公以宏博俊偉之材振于後信乎其家之多賢也視世祿之家不以一善聞者何如哉訥庵與先家宰為同年友而予與公有通家之好故撮其行已為政之槩表諸墓非徒著公之行以示其子孫以告吾邦世家俾有所感奮焉

桔古余先生墓表

先生諱倫字公理姓余氏其先有諱幽者家蜀之眉山壯歷官至諫議大夫卒謚曰襄諫議之子諱處為臨安太守廣明之亂避地下邳其後再遷于新安至梁開平間又遷南豐之沙溪今所居是也曾祖諱平甫隱居求志祖諱文德藏器減價以羅鄉人德之父諱應和倜儻之子弟無師設義學以教之母某氏婦道母儀宗姻稱焉先生自幼穎敏好學而不樂仕進構一室以為講學之所積書數萬卷法書古器充牣其中日與名人賢士講論聖賢之學扁之曰桔古士大夫皆有賦詠學者因稱為桔古先生鄉郡有訟者詣先生質之先生辨其曲直無所徇固不心服或恥以是非溷先生市途聞命而返平居儼然端坐雖族子孫過門不衣冠不見既見誨以古人為己之學問及經史疑義皆充然有得而退有司欲以賢良舉固辭不就兩歲鄉郡飢寒先生倡閭右以賑焉不足則貸于巨室以益之

憲宗皇帝嘗詔民年八十以上為鄉里推服者賜以冠帶先生與焉居鄉恭而恂恂謙慎不以受爵詫里閭毋歲有司舉行鄉飲請為正賓亦辭不往不敢以齒德先人也先生雖老素無疾一日昧中微覺不佳遂就枕家人欲召醫揣手止之儼然而逝時弘治六年二月七日也距生[illegible]宋名臣吏之裔有賢行子男二曰琢曰球女一嫁予子道同孫男三長得次汲季學孫女二琢等卜某年月日奉柩瘞于某山之原且述先生之行為狀屬予表諸墓予讀兩漢以下史見士之隱居不仕德義聞者代有其人雖五

代亂世亦有可紀如鄭巡李自倫者求諸近世盖不多見沅生以文學行誼師範一鄉有感同文之風發粟賑窮愚其州里有連舜賓之賢至於鄉人爭訟直於其家又如古之王彥方嗚呼孰謂今之人果不及古人哉予故表諸其墓使過者知吾鄉有行誼如古君子者異時太史氏傳逸民獨行者或有采焉

承事郎黄君廷瑞墓表

銀溪黄君俞敬以書告予曰吾兒琮歿且葬于茲十有四年矣每念及之淚輒潸然下盖是兒也生而淑吾不能求其年思所以求其名嘗礱石寘其墓前子能為吾表而識之以紓吾哀乎因授予以行狀予不獲辭則叙次而歸之曰琮字廷瑞俞敬第三子也自其曾祖仲名祖希古世以善聞而俞敬温恭惠和克紹先懿母賴氏邑名士伯淵之女廷瑞幼時容儀端整容止言詞温温可愛自宗戚以及里閈皆嗟異之稍長朝夕怡愉以共子職與兄璋琳弟珙瑛璨友愛尤篤家雖充裕而服食有常度無豪靡之習陽邑寧都令羅珪以歲歉走書勸廷瑞出粟賑飢廷瑞曰此義事也白其父出米二百五十石以賑不能自食者事聞朝廷授廷瑞承事郎以寵之一日得疾屬貽父母憂戒家人勿言疾既亟父母問之乃泫然曰兒弗克終養矣又屬其兄廷素與從遊者至寢室從容道故舊與訣且曰脩短命也顧恐吾親不自堪耳客退沐浴正衣冠溘然而逝時成化辛卯八月廿一日也距其生正統癸亥正月十一日得年二十有九以歿之年十有二月六日葬邑之古虎山前坳之陽娶寧都蕭氏義民大部之女生二子男曰極女旺廷瑞既歿蕭自誓守節以事老字幼為己責今極已授室而旺嫁予于求平鄉里皆嗟嘆其難嗟夫人之有賢子孰不願其壽考哉然壽夭有命焉韓子有言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觀俞敬過時而哀可以知廷瑞順乎親觀蕭氏不貳其操可以知廷瑞刑于家是所謂歿有令名壽莫永乎此也嗚呼廷瑞其行也良其名也光年雖不延其存者長百世之下過其墓者讀予之文庶幾勿伐其樹勿跨其藏邪

椒邱文集卷之三十一

椒丘文集卷之三十二

後學南城玉峰羅玘校正
知廣昌縣黎源余番訂刊
後學同邑黄選李喬編輯

奏議集略

題類

○題為隱匿賊情謀陷城池欺罔
朝廷擅竹威福僭禮犯分枉殺人命毒害軍民謀害期
親詐傳
勅旨妄造妖言謀為不軌邀截實封阻當伸訴激亂成法
倚法為姦貪婪酷暴敗倫傷化滅理不道等事節該欽
奉
勅賷指命前同錦衣衛指揮劉綱備詞前去四川會同鎮
守太監劉雅巡撫右副都御史劉璋巡按監察御史何
鈞親詣播州撫提等内干證人犯并弟應奏文卷將各
奏内事情從公逐一審勘明白干礙宣慰使楊愛宣撫
楊友都指揮楊綱參政謝士元副使程廷惠及事有應面
證者就便撫提楊友楊愛并行提楊剛等面證虛實若
應參官勘檢者行取附近湖廣三司堂上官公同勘檢
贓物家財等項應追理者追理僭用器服等物應入官
者入官被攻城寨并長廢官應行開設府縣學校亦就
定奪有罪人犯依律議擬情輕者各照常例并土俗事
例先行發落情重者坐問監候若楊友等挾讎妄奏各
有不實亦要具情問結通行奏來定奪欽此欽遵又該
臣等題為勘提處置夷情事節該奉
聖旨恁到播州事當對證的撫提楊愛楊友面對虛實即
省發聽候不必監禁欽此又據四川重慶府申抄蒙巡
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　案驗准本院咨該本
院題該播州宣慰司長官張淵弟張深奏為僭擬宮禁
名號交結　親王潛謀不臣縱為不法等事本院看得
所奏事情與楊友等先奏情詞多有相同欲行侍郎等
官何　等通提併勘問結果擬
啓王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張深既係楊愛原奏同謀人數還差的當人員押
解去交付何喬新等併問欽此又准本院咨該播州宣
化長官司長官何清弟何深奏為謀為不軌殘殺人命
積取民財欺罔不法等事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本院看得所奏情詞與楊友楊愛
奏詞内姓名事情多有相同備抄各詞轉行臣等併勘
又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楊愛
等奏為殺害良民誣告土官殺死人命擾亂地方邊夷
等事及草塘安撫司安撫宋韜黄平安撫司安撫羅賢
容山等六長官司長官張經張通毛釗楊正鄭旭輪署
司事舍人李勣等各奏稱宣撫楊友兄弟及何清等奪

占地方擾亂蠻夷引惹蠻獠驚擾軍民等情本院行仰
各奏情詞與楊友張深等先奏事干一連欲行侍郎等
官何　等會同鎮守巡撫等官劉雅等併勘中間若有
虛詐亦就擬提問結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宣慰使楊愛奏為
欺誑
朝廷妄捏賊情違法謀害土官謀罪擅帶軍夷出境不
守地方城池等事看得所奏與楊友等先奏事有干連
合行差官齎文交與各官併勘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詞轉行臣等行據湖廣都布按三司
委官都指揮僉事房昇右參議李俊僉事洪琛等將勘
過緣由連人犯呈解前來除被攻城寨及應否開設府
縣學校另行處置外會同
欽差鎮守四川太監劉　巡撫右副都御史劉　巡按監
察御史何　問得犯人張淵招任播州宣慰司隨司辦
事長官洪武初年有播州沿邊安撫司安撫使楊鏗舉
屬投順
欽蒙改安撫司為宣慰司陞楊鏗為宣慰使撫治民夷楊
鏗病故伊男楊昇孫楊綱曾孫楊輝相繼襲職宣德正
統年間楊綱不合買到土民吳慶長壽黃保福僧義保
九保小進保大朱保元保關劉為火者在家使喚景泰
天順年間有楊輝亦不合收買土民并苗人曾保壬壽

陳玄即何辰玄大進保唐奴福庸范蠻羅保福元喇許
張沅何勝昌王福善宋廣祥王求貴石超祖張保吳誠
四保張求富楊善奏黃王慶仁壽李壽馬龍章及已故王
景德福壽黃李即黃壽小鄧即福壽扶自閹割使喚有
吳慶等明知於例有違各亦不合在伊家住過景泰三
年正月內有寨老袁昱等思得本川稅糧遞年運赴貴
州興隆等倉上納搬運本色艱難告願折納輕齎銀兩
楊輝准令各里每米一石折收苗銀一兩類解該倉買
米上納彼時苗蠻反叛
欽差總兵官靖遠伯王驥領兵征勦楊輝輸納米以贍軍餉
家　賜勑獎諭本年十二月內楊輝要表彰
朝廷恩典起立坊牌上寫
勑賜二字景泰六年四月內楊輝訪知馬湖府土官王
等在於本州地名花崖溪偷砍杉木數多楊輝帶領土
軍人等將李鑑等趕散遺下杉枋二千餘塊令總帶民
人關昇借倩赤水等里入民運至永安差頭目蘭希真
韓輔等裝至南京等處貨賣得銀除三役共值銀一千三
百餘兩交與楊輝收訖天順三年間楊輝因妻俞氏無
子又娶田氏為妾天順八年七月十七日田氏生男楊
友本年十月初九日俞氏生男楊愛以後田氏又生男
楊敏楊致楊牧俞氏又生男楊孜成化三年八月內本
司長官何廣病故户絕有伊族姪何恕慶不合担稱係

何清婿長男名泉前職楊輝不合准信拘集親族里老
審取結狀備申四川都布按三司覆勘具
奏准令冒襲前職成化五年閏二月內有忠州等處逃
民劉鈔等在於其州長官司管下贍堂坎等處偷挖鉛
礦蒙四川布政司左參政陳述等督同楊輝將劉鈔等
趕散棄下黑鉛約有五百餘擔當將前坎填塞楊輝自
合將前項黑鉛入官不合令人運至地名三溪寄頓土
民趙月升家成化六年月日不等有陝西樂戶劉喜劉
鑑郭福亮張順為因本處艱難各不合逃來本州趁食
住過成化七年九月內俞氏病故楊愛年方八歲田氏
掌家撫恤要將伊男楊多泉雖有其襲官楊愛有父者

長宗協力保護得免於死成化九年十月內楊輝着僭
希真并頭目王標謝進將黑鉛內百擔裝至蘇州等處
變賣得銀六百兩帶回交與楊輝收訖餘有一百擔仍
在趙月升家頓放成化十一年間楊輝得患瘋病益
聽信田氏巧說楊友係是長子合當承襲楊輝不合聽
順勸楊輝將楊友替職有安撫宋紹長官毛劍等具稱
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肯保結有本司典吏顏珪素被
楊輝寵信亦勸楊輝將楊愛為嗣楊輝因患惡心不從只
得具　奏致仕將楊愛替職楊愛年幼一應政事俱係
楊輝主張田氏專掌家事控田子粒并家財金銀雜段
等物俱係田氏收掌楊愛並不得干預本年六月十二

日奏
勑楊愛重起土軍跟隨四川等處總兵等官征剿大壩山
都掌蠻寇之日差人徼　勑楊愛不合故違一向不行
進繳楊輝因溺愛楊友意要分割本州地土另立衙門
會緣授以官職是術與姐夫向清已故頭目徐春馮聰
并楊輝娇甥盧田豐姪楊欒各亦不合要圖陞官察與
楊輝謀說大壩千地方原屬本司與容山重安地方相
近今被生苗占據莫若請兵征討克平之後就將容山
重安所管夷寨分割另立宣撫司着大官人做宣撫卻
不好等語楊輝喜允差人拘喚容山長官司長官韓瑄
重安長官司長官張通各帶印信前來本司商量成化

十二年正月內韓瑄張通來到本司楊輝分付各官着
令各申生苗占據大壩千廟威重安容山夷寨為惡不
納粮馬等因有韓瑄回說各司土民一向納粮當差不
敢妄申楊輝怪怒喝出是術與向清各又不合對楊輝
言說韓瑄打攢若不懲治事終難成本月二十日楊輝
令人叫韓瑄到司喝令失記名皂隸將韓瑄責打六十
大棍擡扶回家至本月二十八日因傷身死張通懼怕
只得依從楊輝就行捏稱大壩千原係本司懷遠府故
地尿奉年間被山苗占據屯聚熟苗為惡不服撫化乞
會兵征剿等詞令楊愛出名具奏蒙
勑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瓚鎮兵征剿張瓚明

知楊輝先已致仕又奏起伊領軍協力攻取官軍到彼
不曾交鋒苗人強者逃散老弱告願投順楊輝屬託張
瓚要救彼處致有安撫司并二長官司就將楊友俞溫
何清等為安撫長官張瓚不合聽屬朦朧具
奏於天壩干地方添設保靖長官司將俞溫為長官田興為
左副長官徐恭為副長官又將容山長官司原管錯西
等二十五寨撥作丹章容洞地方開設宣化長官司將
楊友為正長官何清為副長官馮敏為右副長官又將
重安長官司原管凱雜等五十二寨撥稱係苦溪總會
去處開設安寧宣撫司被將楊友年方一十三歲捏作
一十八歲冒報析揍首級七顆陞任本司宣撫又要將

淵保陞宣撫同知因聚論紛然不曾具保前項衙門止
有恢遠長官司在天壩干地方丹章容洞係湖廣貴州
苗寨不服把撫張瓚又行具
奏起倩軍民於凱雜寨並築城郭及將播州長官司土
軍一千五百名撥去防守楊友授職之後一向隨伊父
楊輝任過不曾到任止是徐恭馮敏在於宣撫司替伊
僉押楊輝又將撥守土吏向松陳璥馮綸撥去彼處書
辦是淵與何清馮敏要將何順田弍謀害楊愛將楊友
襲任宣慰使楊愛得知記恨在心因淵等係伊父楊輝
寵信不敢出言本年四月初二日湘川驛驛丞周琳
年老滿足淵央浼楊輝要來張洪署掌本驛印信彼因

本驛缺少鋪陳及缺馬走遞有弟張洪責令馬夫徐昱
蒲底等每馬一匹買補上中下鋪陳各一副及令馬戶
韓益之等共出銀一百兩該買馬七匹本年月日不等
有弟張洪不合將前項銀兩侵欺入已不行買馬又將
上等鋪陳三十副共該價銀一百八十兩盜取回家又
將站戶楊道戶丁善奴強占在家使喚本驛官吏因見
楊輝寵信淵兄弟不敢告官有弟張深倚張洪聲勢亦
不合將本驛馬夫張留三女三真強奪回家使喚後三
真走回伊父家躲住一向跟尋未獲成化十三年二月
內蒙巡撫都御史張瓚因見宣撫司築城未完軍夫缺
糧支給具

奏將本州各司成化十四年十五年分該納稅糧六千
七百九十六石撥去彼處上納有楊友委頭目劉大榮
趙鎮何忠公同徵收除完納外仍欠四百二十四石二
斗六升各民因見米價高貴情願每糧一石納苗銀一
兩五錢劉大榮不合倚恃楊友信任每石勒要苗銀三
兩共計一千二百七十二兩七錢八分除買糧上納外
餘有苗銀六百三十六兩三錢九分劉大榮盡行侵欺
入已本年三月內蒙四川布政司將銀三百兩發本司
轉送容山長官司糴米支與兵夫起蓋宣化長官司衙
門被時容山長官司缺官委何清署掌印信照依時價
每銀一兩買米二石五斗共該七百五十石何清每斗

不合加收一升共米八百二十五石本司又委何清
收清平倉改撥税粮三百一十七石一斗五升何清又
每斗加收一升共米三百四十八石八斗六升五合前
後共該米一千一百七十三石八斗六升五合除陸續
支米四百八十石與兵夫外餘米六百九十三石八斗
六升五合俱係何清侵欺入己本年十月内蒙巡撫都
御史張瓚着令撫司守備築城土軍官舎人等數多
撥夫粮少又行令布政使馬馴僉事張子言將先年征
進餘剩粮銀并折色銀兩等物共折粮三萬六千石發
與楊輝收領支給有楊輝行令安撫宋儲等按月支與
築城守備軍夫俱已盡絶楊愛不曾經手後巡撫都御
史孫仁聽得道路傳說前項粮價支銷不明行仰分守
等官査究本司將支銷數目造冊繳報說本年失記月
日有並能恩為宣慰使田宗鼎孫男田貴與伊堂兄田
忠嫂冉氏俱從安東配所逃回播州地方躲住楊輝因
與田貴等關親亦不合容隱在地名水車壩往所住過
成化十四年正月十二日楊友與伊父妾五兒各不合
通姦楊輝知覺要將五兒打死有五兒懼怕潜於茶房
内自縊身死楊輝又要將楊友殺死楊愛苦勸楊輝含
忍不曾追究本年二月内有頭目王宋保在於安寧守
備是綱因見土軍逃回數多不合對王宋保捕說係伊
受所賣放要赴楊愛處首稟知追究王宋保怕打將前銀
一十兩送沂收受入己本年五月十三日有弟張洪取
伊小姨雲秀即趙氏來家習學女工明知趙氏先已聘
與土民楊雄為妻不合將伊姦說一度以後往來通姦
不絶楊雄訪知將情赴播州長官司告發追出聘財給
還楊雄將趙氏斷與伊母宋氏領回改嫁有弟張洪仍
將趙氏刁引回家姦收為妾本年八月内有土民李瑩
將屋基一段賣與淵為業議作價銀二百兩陸續止還
過銀一百四十兩仍欠六十兩是淵恃強負賴不還本
年九月内楊輝將莊田一百四十五處茶園二十六處
蠟崖二十八處鐵場一十一處魚潭一十三處作四分
均分與楊友楊愛楊敘楊敏因楊友楊愛年長俱有
職事分與金銀器皿等物親寫分單為照楊敘楊敏年
幼俱無職役止將金壺一把金蓋盤一副金盂一口分
與楊敘及將金壺一把金臺盞一副金盂一口金鉦二
箇分與楊敏俱令田氏收藏不曾寫與分單又將火者
吴愛等二十名分與楊愛楊敘使喚張沅等一十八名
分與楊友楊敏使喚本年月日不等楊愛因見各里土
民不諳書辦不合違例將市民姚鑑僉充本司兵房典
吏王裕僉充本司刑房典吏何文敘充本司户房典吏
楊崙僉充本司禮房令史有姚鑑王裕何文楊崙各亦
不合違例着役成化十五年正月内楊友因往安寧經
過餘慶白泥等處又不合將餘慶長官司管下站户毛

顯常等地名班溪巴村大寨鐵針崖羅安寨五處水田
八百枝陸地二十處強占創立田莊將湘川等寨馬吳
孫羊何祥黃元受羅楚鄒右玄鍪程胡李勝祖等二百
五十五户占作佃户又令何清劉大朵各又不合將白
泥長官司管下站户楊昌福田赦水田九十畝巴必聰
等陸地一百畝強占為莊招引九姓土獠在彼住種楊
友因有獵場在山羊囤等處每年打獵又將土民毋文
昌等田禾踐踏及將地名洗家水老毋潭等處占作魚
潭禁取魚鮮禁人不許放水灌溉又將民人袁二保水
田三畝占種有伊妻舌經將牛四頭准還田價本年二
月內有烏江驛馬夫朵元不合因長避走逃躲推托同伊

户丁梁章政小羊梁竹梁阿進往安寧宣撫司打造鐵
器為生本年五月初五日本司頭目李鑑明向李鑑圓
已死男李用之飲酒沉醉手執斧頭要殺伊父有李鑑
圓將情具告播州長官司行拏問李用少兩非此在不
知去向本年六月內有㴤土苗頭楊果不忿本州開設
懷遠長官司衙門聚衆攻破本司并將南堡城寸備土
軍三百名盡行殺虜有本司長官伯溫田顯因彼苗賊
占據衙門俱回本州住過原擬家丁王軍在紹州住止
有四百二十二名仍要安寧宣撫司家丁貴州鎮守總兵等
官具 奏與四川會兵征進剿果起調本司土軍聽候
夾攻本司因缺少號布具申四川布政司案行仰本司

差頭目宋永時齎前去永寧倉關出號布五百匹運回本
司轉送安寧宣撫司支與楊友收候應用本年十二月
內是淵仍要圖陞官職要與楊輝計議要誘貴州新添
等長官司奏保楊友為宣慰使事成之後仍將淵保任
宣慰同知楊輝聽信就令淵與何清比死男何祥前去
貴州地方哄誘新添等長官司長官宋安等各亦不合
依聽捏稱宣撫楊友撫恩効力撫化有方夷民聞其風
聲治効不勝欣慕令將新添麻哈等一十七長官司關
設宣慰使司將楊友改任宣慰使等詞具本差人齎
奏開楊輝就令何祥將帶銀二百兩金一百兩金相寶
石帶一條金相嵌紅黃石珍珠綴青草帽一頂珊瑚

樹一株青玉帶一條赴京央人打點准行仍將前詞具
申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陳儼處蒙參稱楊友年幼不得
一日到任管事何得有風聲治効足以感人顯是宋安
等妝飾前詞要行奏擾行文四川巡撫等官戒諭楊輝
父子毋得越境弟致地方成化十六年二月內何祥到
京被彭城衛餘丁胡花等誆取前項金銀又蒙兵部看
得前事難准立案不行回稱將玉帶寶石等物寄貫銀
兩在於教坊司伶倡花蕊致被西廠校尉訪出拏送錦
衣衛鎮撫司究問何祥又不合隱情妄招係貴州新添
長官司通事何受致蒙准信奏送貴州道問擬審允遞
發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再問定奪行至中途何祥因花

費前項金銀恐怕楊輝追取就行脫逃赴京又假寫楊
輝書信問在京客人宋安借銀四百兩到於樂人劉四
兒家花費無存本年五月內有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儒
學訓導趙雍即趙熙雍丁憂回伊原籍貴州長官司守
制楊輝訪得本官學行頗優請到本州令楊友楊愛從
伊讀書作課後趙熙雍服滿赴京除授
唐府教授本年不記月失記日期有男張釆不合與淵妾
五真通姦楊淵將五真打死張釆聞避以後不曾還家
本年月日不等有本司頭目韓豐不合騙取土民李文
明等牛二十七頭又將銀三十二兩八錢借與土民白
知清等多取利銀七十五兩七錢被李文明白知清等

告發楊愛行拔韓豐到官責打明白追求牛隻利銀給
還各主問擬徒罪發落成化十七年二月內楊友又不合
節次與楊輝弟楊昇并伊使女佛真通姦楊輝得知將眾
真佛真俱打死擬將楊友要行打死就將草料湯飯與食
有楊愛與伊母田氏并三家告方纔疎放本月失記的
日有弟張演不合將楊輝土氏祖墳二所將屍骸掘
移別處起蓋房屋在上本年三月內田氏病故楊輝將
楊愛分與楊友撫養楊愛分與楊愛撫養本月失記的
日弟張演因見叔祖張秀已故將伊妾楊氏調戲求姦
楊氏要告宗族勸阻本年七月內楊友倚勢將本
州文昌宮下常住水田八畝歛穀米尚起蓋房舍有往

持道士劉守盈喪告楊友呪罵不從本年十月十三日
有宣撫司軍人周川保不合串同宋茜阿夜將江西臨
江府新喻縣不知名楊客殺死劫去貲本銀兩有宗真
全仁赴楊友處報知楊友差人將拏周川保到官明
知本犯罪雖應死自合問擬申詳待報處決却不合喝
令總旗郭欽不合依聽用刀將周川保砍死本年十二
月內本司攢造黃冊令里長白韻吳求信追收各里人
戶造冊盤纏等項銀一百兩藏放在司被不知名人偷
去有楊輝差淵弟張洪稜捕問是淵要誘播州長官司
長官王炳職事分付弟張洪將白韻吳求信用刑拷打
逼令誣仗王炳偷去前項銀兩各人不從有弟張洪又

不合聽淵主使將吳求信等連日拷打俱各傷重纔方
疎放回家至本月初七日吳求信因傷身死伊家將屍
燒化訖白韻時間治疾可是淵又行唆使楊輝將王炳發
去安寧守備在彼病故成化十八年正月內本司委淵
管造黃冊有楊輝要將東青等里土民駱如隆等撥與
楊友管轄又恐異亂黃冊令淵將駱如隆等開作死絕
各戶田糧飛報大溪內外二寨後楊愛查出前弊就行
改正訖本年二月內家四川布政司差辦造局局使駱
鎮等冊送官銀三千五百兩著落本司收買足色好金
五百兩差人解司類
進楊愛就將前銀派發所屬黃平等安撫司白泥等長

官司收買好金令副弟張深頭目簡希純入吏劉淳公
投催收有弟張深與簡希純劉淳指以成色不足為由
除正數外各又不合勒要各司加耗金多寡不等共金
一百三兩九錢九分內將一十五兩分與簡希純二十
兩分與劉淳其餘俱係弟張深強收入己本年四月初
一日弟張深等將收過散碎金五百兩送赴本司有楊
愛將金印封完備差弟張深與頭目陳昇解赴布政司
當官開拆秤收四兩五錢止燒煉折耗足色金四十兩
劄仰本司作急自買差人解司本司因無處所買行令
各安撫長官司共轉銀二百八十兩抵還前銀仍差弟
張深解赴該司納完取獲批迴不期陳仕訪知前情具

狀赴楊愛處首發稱弟張深并簡希純劉淳到官審問
明白追出原分金完足封收在庫各人問擬發落蒙有
弟張深懷恨在心本年九月內於坎驛馬夫朱宣不合
畏避走遞躲離逃在本州地名竹底寨隱藏潛住有弟
張演得知就將朱宣并妹朱暗俱拏到家逼令各人認
係本家匠工人朱宣等無奈只得共轉油銀三十兩與
弟張演收訖方纔疎放本月十六日楊輝令本司頭目
王標織東文護送楊友前去安寧到任有楊友因見安
寧城外苗賊時常往來仍與王標等回還本司住過每
遇
聖節千秋節冬至正旦仍往彼處行禮本年十月內蒙巡

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奏
准土官衙門不許安插地方事情徑自具
奏仍仰所屬嚴束關隘去處盤詰把截及通行所屬土
官衙門遵守本月十八日楊愛因木西羅鬼所管蠻人
將本司儒溪赤水等里人民殺虜不服講斷自行帶領
官目人等親詣彼處會同木西宣慰使安貴榮講斷
恭遇
萬壽聖節就於水西驛行禮本年失記月日本司差頭目
文錦前往南京進繳貢冊就令與於坎驛馬夫楊敬順
帶杉枋一十五片前去變賣將買鋪陳文錦等將杉枋
賣銀三十八兩各不合侵欺分用捏稱前項杉枋被水

漂流有頭目李斌訪知赴本司首發就拘文錦等審問
是實追出前銀紅付本驛置買鋪陳將文錦等量情發
落訖成化十九年正月內有楊輝患病沉重分付楊友
楊愛候楊敬楊敷長成將孝義莊等處莊田撥與楊敬
寧州撫與等處莊田撥與楊敷後楊輝病故是潤令妻宋
氏帶同使女閻貝前去求長有楊愛使女宋貝偷出女
裙一腰送與閻貝接受不期楊愛知覺將出前裙宋貝
怕打潛於本家茶房內自縊身死本月十二日楊孜得
患傷寒病證身故楊愛疑是閻貝與楊友通同暗行毒死
一向詢訪不得的確楊輝病故之後楊愛不經官事思
得自祖以來置有大水田鄉川冊川屯并大豆黃魚求

安先峯洪江米田蒲平毛陂石梁雷水崔家桃溪千
泥川等莊并獵場魚潭於内捕崖遞年各令頭目劉應
清楊禮傅威登家裕李竟李宗賢裴裕唐臣威顏章羅錫
端林羅其何道斯胡何照淳李從龍戴宇忠傅宗政鍾善
謝琰韓秀陶威李福文劉琰徐讓吳崇開邵李智楊宗
祿吳淵潘黄數吳淵與提督家人有將本莊布種田禾
麻麥黍豆紅花之類并採取魚鮮打捕野獸以供家用
每遇收成之時又令火者福僧觀音壬壽長壽何寬安
福備尚保元保丑慶夫進保義保范經九保曾保大來
保小進保羅保福元唐奴并里壽福壽福壽壽旦往來
各莊照管楊愛管事以米恩得長壽顏珪有功於巳專
一信用淵與何清等日前教置伊父要立楊友因此昧
棄不用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并何清怪恨要將謀
害楊愛仍將楊友親兒職有額珪因見楊璉存日將所屬
各驛馬戶分與淵及何清并伊宗族弟姪作佃戶使喚
苦被各家剝削多致逃竄勸楊愛更改舊弊楊愛在[illegible]
將各家役占馬戶盡行清出止留本等差備淵等得知
出於額珪之計各懷怪恨額珪亦不合要人敬畏將常
對衆楊說此事是我勸宣慰行某事是我對宣慰說以
此人皆趨附淵等愈加不平本年二月内有本州里老
張洪等連名告稱凡遇
進貢等項公差人員遞年俱於各里點差人夫津貼盤

纏節被差去之人分外勒取數多情願預先認納銀兩
免致臨期逼迫楊愛准聽照依有司均徭事例上戶納
銀十兩中戶納銀四兩下戶納銀一兩五錢備造手冊
委頭目周從貌照依等第徵收在官遇有公差人員量
計程途遠近將前銀支給本年五月内楊友恩得何祖
替伊營求宣慰不成又將金銀等物花費具呈本司有
楊愛此差額珪與淵弟張深等赴京到於樂人劉四兒
家將何祖捉獲回司監追費用過金銀并尽借朱安銀
兩本月初二日有王景德因與楊敏游戲將楊敏推跌
落水王景德懼怕逃往重慶府地面縣住本司差皂隸
王勝賢糾等聞有堂弟張淮與舍人程暹遇見捉回解
送楊愛處責打三十發與伊父王志領回本月初五日
有民人宋胡赴本司告稱民人李源搶虜家財本司差
總旗餘丁朱留拘拏間有李源逃往伊妻兄裴椿家藏
躲裴椿不合將李源藏匿在家隨又轉送逃避本月初
九日有土民謝武赴本司告稱被民人毛悚智勒要銀
兩等情楊愛令已故儒士王瑩男王坐拘審有王坐不
合索要謝武金一錢被伊告發楊愛將王坐送長官程
晝勘問本月二十八日朱留緝獲裴椿捉送楊愛處追
要李源不獲楊愛不合喝令皂隸楊泉亦不合聽使用
棍責打二十省發寧家本年六月初三日王坐弟王均
要赴本司訴理有把門皂隸羅庸恁留王均不合將羅

廝叫罵因而互相揪打喧鬧楊愛聞知將王均捉拏到
官責問王均倚父王學曾教楊愛讀書將伊毆罵楊愛
發怒喝令皂隸趙文林亦不合依聽責打二十大棍赶
出將王佐追賍給主問擬發落至本月十六日王均因
打傷重在家身死本月二十日裴椿亦因傷身死本年
七月二十五日有裴椿妻何氏因夫死無人養贍亦行
自縊身死本月失記的日王景德因患瘟疫在家病故
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楊友因往于渠莊所經過楊愛撒
場捕得鹿一隻楊愛恐伊侵占撒場差皂隸趙文良等
拘山戶周克義等審問不曾侵占當即回家楊友疑是
楊愛令趙文良等誣害當赴伊叔楊輝并頭目閭希純
閒名爭等善說知前因楊輝等詢問楊愛委無其事俱
由勸諭楊友回家訖本年九月十六日弟張演因伊妻
秀真在家與閒嫂得責打本婦氣忿在於茶房內自縊
身死本年十一月內楊愛差長官何景全令人李勤齋本
赴京行至南陽府何喜等因與趙應雍舊識前去探望
趙應雍整理酒飯相待何喜等喫飲訖就行赴京將本
投進本年十二月內向總陳敏馮鑰因彼處過活艱
難告回原籍當差將一應文案交與馮暇收訖本月日
期不等楊友緝知伊使女三真王真俱與家人石朝祖
通姦要行追究石朝祖逃走不知去向三真王真懼罪
潛於後房內自縊身死又有伊使女勝娘亦與家人王

祖師通姦楊友遇見當將用鎗戳死本年失記月日有
本司同知羅宏下家人谷雲南即苟雲南因結構岩底
等寨蠻人搶奪土民羅興富等家財事發本司捉拏監
禁有伺楢在監教唆苟雲南妄認係偏橋衛官役冒替
偽寫書一封寄與土民簡澄借銀打點被羅宏家人湯
卿搜出前書具告本司行查明白將苟雲南量情責罰
發與羅宏收領成化二十年正月內長官袁機男袁璽
應當本年分里長不合將甲首已定走遞馬匹騎損倒
死被馬匹告發本司行提袁璽監追備銀買補馬匹走
遞就行釋放本年三月內楊愛將銀一百兩差張淮前
去雲南收買寶石等物有張淮買得各色碎寶石七件
孔雀三條并孔雀藥餌回家交與楊愛令人將得寶石
屛帶有假止留孔雀藥餌并銀五兩將寶石屛帶令張
淮領回變賣價銀九十五兩送還楊愛收訖本年七月
內田忠病故伊妻冉氏問田貴討要先年借去銀兩段
匹不與將情赴播州長官司告乞追給本司委署吏目
事仁水驛驛丞李鑑審得田貴係遼東安置人數呈送
本司批差老人楊廣宣與弓兵閻郎遞送甚縣轉遞
遼東都司查發安置楊廣宣閻郎等各不合通同在家
延住本年八月內楊友因與楊愛不和就將伊弟楊敏
楊敔并妻安氏收拾住安寧住過止留楊敖在楊愛處
撫恭本作十二月內本州僧綱司都綱智全副都綱綱

徽各患風疾不能舉動有今在官僧人智和未到官僧
人永章各不合要得管求保住前職對本司將印僧人
可用央說前情可用不合聽允處恐該部察駁揑稱智
全烱徽俱各病故智和永章相應任職等詞具申宣慰
司有楊愛明知智全烱徽見存不合朦朧具結將智和
等申送四川布政司轉送禮部參將智和除授都綱永
章參查未報倡遇蒙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赦宥楊愛又不合不將
勅旨進繳楊友何懸慶姚鑑王裕何文楊俞智和永章可
用又各不合不行將情首官段正吳慶長壽蔣保福僧
義保九保小進保大朱保元保胃保王童回根久入進

保唐奴福唐定壽羅保福元觀音張流何勝呂王福壽
米慶祥王永貴石超祖張保吳誠四保張渙留楊寧
童王慶仁壽哥李禹龍章各又不合不行首官定奪弟張
淇與趙氏又各不合仍前窩合住過劉淇先已問革又
不合時常到於本司替寫文書劉[illegible]郭[illegible]張禎
各又不合仍在本州縣住不行回還原籍[illegible]本月失
記的日蒙建撫四川副都御史孫　查得本司申稱播
州長官司副長官李昂得患風疾正長官王炳先已病
故伊男李勳王墳俱該襲替行川東道轉行本司查
勘如果相應保結具
奏本司查得李勳王墳俱係嫡派應該承襲男遵依案驗

徑自具奏未曾照驗查本月二十八日梁章等挑擔鐵器
經過本驛門首有驛丞王贇看見要行捉拏著役梁章
等抗拒不服反將本官辱罵王贇不甘具申本司批差
頭目何懸恭拘拏間本月二十九日楊廣宣等將田貴
解至綦江縣安稳鋪遇晚宿歇不期田貴候解人睡
熟乘機脫逃不知去向楊廣宣等隨赴本縣安稳驛告
知具申本司將楊廣宣等問罪發落訖本年二月內弟
張深節次在外揚說楊愛騙伊金一百兩要赴上司告
理楊愛訪知將伊拘拏在監要行究問弟張深得伯訪
得顏珪與舍人宋良頭目周從鄢俱在楊愛處用事要
說各人方便解釋將銀二兩送與軍人陳源五兩送與

民人楊大託伊將錢物轉送顏珪等央說前因有陳源
楊大各不合許允接受前銀就替弟張深將銀二十兩
王連環一副駝絨一匹直銀二兩銅相帶一條直銀一
兩送與宋良又將銀二十兩金相嵌石頭冠簪一箇重
九錢金相嵌石搶簪一箇重一兩一錢送與顏珪又將
銀三十兩送與周從鄢央說各人到楊愛處方便有顏
珪宋良周從鄢思得弟張深先已是賊問結不當監禁
各不合接受前項銀兩等物俱知楊愛將弟張深保領
四家本月十二日弟張深訪知三真在伊父家縣住又
不合使令已故家人陳奴將三真強奪來家姦占為妻
本年三月內本司差長官楊[illegible]解馬匹赴貴州布政

司交割給軍騎操該司具本令楊王領回起程間楊三
因患傷寒病燈几告本司轉差黃平安撫司同知楊鼎
頭目張倫代替解
進楊鼎張倫各不合依聽頂名爾本處途中途腳力難
討各騎長行馬一匹到於重慶府上船行至南沱驛被
風打破船隻前馬淹死楊鼎等得人救出將本 進
訖本月日潮不等有傷友與劉大榮因見年久不曾征
進各又不合將原領官布五百匹通同侵欺除給賞餘
過往不知名客人共得銀一百五十兩內將二十兩分
與劉大榮其餘銀兩楊友盡收入已本月失記的日有
楊愛因見伊父原立坊牌年久損壞重新脩飾思得
奉
勅書內有以旌爾義等字様就於坊牌橫題添寫旌表之
門四字本月初三日楊愛齎與付楊雲用係應該給屯
之驛例該追給何雄不肯承認反行辱罵有楊愛不合
又不合唱令皂隸李神亦不合聽使用大棍打訖三十
至本月初五日何雄因打傷重身死本月初八日何熙
恭枸提梁元等到司楊愛因恐梁元等躲避差後辱罵
官長喝令皂隸尚兆亦不合聽使用大棍各打四十當
令尸首梁黃領回本年四月十二日梁元因打傷重身
死本年月日不等有梁元男梁稱梁三梁鍾及伊弟梁
璧因患瘟疫病證陸續在家病故本年閏四月十二日
夜有楊輝妻貫氏因在桃溪莊住坐被李用之手執嘌
刀一把將本婦房門挖開進入偷盜問家人梁成玄知
覺登時用鎗殺死次日早貫氏到於楊愛家說知前情
將屍擡出召人識認有李鑑圖恐怕楊愛追究不敢認
領就擡往地名龍壁坎埋訖本年六月內有頭目柳靖
男柳春因與土民杜齊賢爭奪水渠被杜齊賢將靖并
柳春調戲父妾袁氏等情具告本司行提到官問擬發
落訖本年七月內
唐王要買壽器聞知越熙原曾在播州發書本州出產
紫杉材板差校尉張琳將銀五十兩到來本州收買及
分付越熙辦寫書一封令伊男越義同張琳送與楊愛
託伊主張收買堪中材板楊愛就將前銀照依時價轉
買紫杉板一副交與張琳帶回訖本年八月內是淵與
弟張洪張深張漢男張來秉謀殺楊淵殺楊友說知
楊友甚允淵因俞溫素與楊愛不和對伊說知前情俞
溫不合聽允本月初七日淵令已死軍丁黃成叫朱留
到於淵家樓上說與楊友謀將前銀三十兩交與朱留
黃成言說你每若將官愛殺了我每問官撫討銀一千
兩好田莊一處與你等黃成朱留各不合聽允接
受前銀淵又令男張來取出雞一隻酒一壺刺血劉天
立誓飲酒各散因無方便一向不曾下手後淵遇見俞
溫說起前情俞溫與淵華將楊愛過累推託不允本年九月

內附使女翁花與崔工人馬奴各不合私自通姦本年
十月初八日夜有長官程善被賊人周師偷盜銀簪等
等物轉寄與江西客人鄭彥林藏放程善緝知具告本
司行提鄭彥林隨將銀簪等物送還程善收訖本
司將周師等問擬發落本年月日不等有湖廣丹答苗
首苗老平帶領苗賊攻打湖廣翁弓谷洞子寨并寨
所管平加并平茶公羊地五凱它凱塘五寨放火燒毀
房屋傷失人畜有寨長香保與總旗謝從林報知楊
友討軍策應楊友要得乘機制取土軍御後守備有條
泰馮璧劉大榮與頭目楊光明侯正綱楊騰隊袁得韜
政趙所各不合擅置楊友捏稱苗老平苗賊殺王太榮
苗聚圍困州城等保復來攻打本城罷寨楊友將楊宜
夕危亡並保等詞徑申合于上司蒙鎮守巡撫總兵等官
行仰四川都布按三司轉行都指揮僉事和勖剿楊綸
右參政謝士元僉事陳璉會勘間陳璉下愛安然後
副使翟庭蕙會同勘報楊友又不合故違巡撫保郎御
史奏
准事例輒將前詞具本差頭目楊廣齋奏本前赴湖鋪遞
奏有重安長官司將楊友徑奏情由具申本司楊愛遞
依前例差頭目姚三即姚善前沿途探聽到於河南地
方失記名鋪內將前項奏本取回差人前赴巡按四川
都御史劉 處行令分巡分守等官查勘一向未報本
年十一月內有楊愛抗差頭目循理家人楊昭往江西
吉安府廬陵縣仁塘村緝拏強盜周鑑陳華不獲楊昭
等往於吉安河下搭船回還遇見今在官民人曾循道
亦在彼處搭船楊昭等詢問曾循道説稱前曉陰陽風
水要往湖廣等處與人看地有楊昭對伊言説我家老
官尉死後人説風水不利你與我同到本州尋得好地
遷葬自有相謝曾循道聽允不合越關跟隨楊昭到州
楊昭與楊愛說知前情令伊四散尋得好地一向未回
本年十二月日期不等有土民楊本宗告稱宣撫司吏
羅昇將伊堂弟楊章強占在家及土民朱源告被本司
吏杜忠厚占奪墳地楊愛行提羅昇杜忠厚到官追出
楊章給與楊本宗領回將墳地斷還朱源就行問擬發
落有楊友差禁子蒙辰勾喚在逃土軍沈進蒙辰不合
索要沈進綿布四疋入己又差健步苟章勾喚逃亡馬
鋪有苟章不合索要馬鋪銀二兩五錢綿布六疋入己
被沈進馬鋪告發楊愛行提蒙辰苟章到官各追布疋
銀兩給主亦行問擬發落成化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
日有宣撫司守堡總旗蘇章失火燒毀城樓一座延燒
土軍二十二家楊友差人捉拿蘇章到官令阜隸羅大
責打三十發回守堡後蘇章沾患黃腫病證身故本年
二月內有宣撫司軍人侯王因被戶丁侯明挾騙家財
將情赴楊愛處告理當差頭目牟崇拘拿侯明到官問

擬明白發落訖本年三月內訪知楊愛要去雷水簽
掃密令朱留等前去地名三木埡伏候仍令馬奴巳死
弟三奴在彼幫助三奴對朱留言說你每不要害怕我
家長先年用藥毒死楊孜至今不曾發露不期楊愛往
地名冉家上墳朱留等各散回家本年四月內訪知
楊愛要於本月二十五日去會川往所請客飲酒仍令
朱留等各帶弓箭往地名箐川崖上等候聞湘川驛報
稱南京戶部郎中黃東山來州公幹楊愛走馬回還迎
接朱留等倉卒不得下手本月失記的日本司為慶
賀事照例將馬二匹批差安撫猶瀟頭目年麟祥與弟
張演解赴貴州布政司交割給軍騎操該司就將給過

緣由具本令猶瀟等領回齎
進起程間猶瀟為因該管地方夷情張演等各因患病
具告本司有楊愛不合准聽轉差何舊尚崧與頭目何
于淵齎
進何舊尚崧何于淵各不合冒頂猶瀟等姓名齎本赴
京本月二十六日有楊友批差總旗趙昱齎捧本年
冬至并成化二十三年
正旦表箋赴本司轉送四川布政司類
進有趙昱不合在家延住本司不見齎到差祗禁王成
毋鄭尹二前去催促趙昱方纔赴司有何腳慶并該吏
楊命雖二等查得趙昱違限月久稟知楊愛將趙昱參

本司經歷徐順處問擬違限笞罪的決訖仍令趙昱往
表箋齎進趙昱因見遲違不肯前去本司批差長官趙
經代伊齎送布政司就於趙昱名下追節銀一十四兩
給與趙經收作盤纏并僱人擔表等用本年五月內有
遵府失記名孫儀買家人孫全夾雜陽縣民人李遵前
來本州問楊愛收買黑鉛楊愛明知趙月升家寄放黑
鉛一百擔係應入官之物不合輒將前鉛隱情賣與孫
全得銀一百二十兩入巳本月初八日容山長官司將
何清侵冠錢粮等情具申四川布政司蒙行仰宣慰司
提自查追有楊愛明知何清係是土官例該奏
請不合故違輒便收監追併本月日期不等節蒙巡撫等

官行催楊綱等將楊友所申賊情作急勘報有[illegible]
撫方行委重慶府衛指揮使徐繼通判孫佐與[illegible]
宏智同楊友等前去各寨體勘本年六月內楊[illegible]
元到於本州楊友差苗人頭目總六等齎文赴各官處
投稟有謝士元嗔怪楊友申報賊情多有不實當將總
六責打四十發回本司楊友不忿對徐繼等言說三司
大人不肯親臨勘報反將齎文頭目拷打不知意要如
何徐繼等用言勸解本月二十日是淵與弟張洪張深
男張來并何清未到官弟何源何淳謀說顏珪常眼看
官尉恩人難下手莫若先將顏珪殺了有弟張洪張深男
張來并何源何淳各不合聽允本月二十三日何淳令

伊家人馮二叫伊今在官妻弟馬隆并原跟何清民人
黄寔到於淵家言說今宣撫封銀一百五十兩討人要
謀顧珪你每若肯用力將這銀子就賞就將苗銀一包
與馬隆黄寔看過各不合許外有男張米將身穿青布
褶一領銀二兩六錢鐵鞭一條鏢一根交與馬隆令伊
雇人併力又將銀五錢交與黄寔做神福有馬隆等四
散尋人彼時有江西民人傅秃子不合越關在於本州
買賣馬隆與伊說知前情誘伊同做神福喫酒傅秃子
又不合回說你待方便却來尋我不去喫酒馬隆又與
軍人許先石顯羊蘇說前情各人懼怕俱推託不允本
年七月内楊友將伊父妾王香取去安寧縣嫁與胡參

都司都指揮僉事許英為妾有王香父張順不知改嫁
情由疑是楊友姦占伊女為妾本月初八日翟庭蕙亦
到本州次日翟庭蕙與楊綱謝士元同到楊友家看祖
訓碑楊友安排筵席相待令人喚樂戶劉鑑郭禍亮又
各不合依聽到伊家彈唱勸酒至第二日翟庭蕙詣
文廟行香楊綱謝士元宮去行禮已畢彼有本處軍民照
依年例迎賽登山土主裝扮義夫節婦過街人馬喧鬧
男女混雜有楊綱謝士元翟庭蕙自合迴避各不合在
本學儀門下坐看楊友因見各官坐久安排卓面四張
擡到彼處要行勸飲各官因見訓導楊禮詞色不平就
各散回不曾飲酒有楊綱訪知本州有桃源洞邀請謝

士元翟庭蕙到彼遊玩飲酒作詩至晚纔散後有徐纘
孫佐𠢎得苗老平等攻燒平加等寨是實別無僭號稱
王等情呈報楊綱等處楊愛因與楊友不和捏稱馮暇
刻契引惹生苗等詞呈報各官致蒙准信通將前詞混
同徐纘等𠢎過緣由開報鎮守巡撫等官蒙轉行各官
將馮暇等提問仍行楊愛將在逃土軍督發前去安寧
守備有謝士元等各又不合一向因循不曾施行本月
初十日有楊愛生子朱留乞成密對淵說如今宣慰有
子那事快莫做了是淵回說既是如此先與你的銀兩
我也不取切莫漏泄朱留等應允是淵回家憂慮恐各人
漏泄前情密與弟張深張演男張米同謀要將朱留黄

成等殺死免致漏泄有張深張演張米各亦不合聽從
本月十一日晚弟張深張演男張米詐說要往朗山莊
上取米帶同黄成三奴跟隨前去行至洪江大箐張深
又不合將黄成捉去林内用刀砍死將頭丟棄洪江水
内被水推流不知下落張演張米在傍不曾下手次日
晚有三奴來到地名水磨塘遇見朱留說知黄成被殺
情由就約朱留逃出潛躲有張深等隨後赶去將三奴
捉拏回家當夜一更時分是淵將使女翁花家人壽童
赶出叫三奴進屋裏用索勒死令伊兄馬奴等擡出墻
後埋訖朱留懼怕通將前情具狀赴本司首發差人緝
拏間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男張米聞知事發就行

脫逃經過謝家金行等寨恐怕本司差人追赶又對各
寨苗人詐說官司見請四川三司在川點集軍馬要來
殺你各苗有苗人聽信聚集人衆把截道路本月十七
日淵等走到安寧城内思得事已發露要與楊友商量
要行經奏楊友避捧前罪楊友許允淵又令伊寫書一
紙寄與俞溫開稱弓長兄弟到備道閣下所舉頗似丈
夫之志其後又更初心不過首鼠兩端我與弓長商確
大事已遂何不圖富貴等語封訖令伊家人唐寒不合
依聽齎與俞溫被把渡舍人毛鉉捉獲連書解赴本司
本月二十三日楊友差人押帶朱留與黃成義兄黃能
到於洪江大營尋見死屍一軀無頭有黃能看說黃成
左腿有一箇冷疤有是老人等將屍解轉令黃能看
驗黃能看得本屍左腿委有瘡疤就係伊弟身屍於舊
大哭又於淵家搜檢得出三奴身屍驗係勒死回報本
司行委經歷金順審供明白將朱留等監候問擬楊友
通將前情具奏抄送兵部轉行都察院案候間本年八
月初四日是淵寫書一封楊友將鍍金相犀帶一條交
與皂隸韓瑭亦不合依聽前去貴州請熟識舉人路義
將說彼處鎮守巡撫等官奏稱苗夷猖獗及楊友把截
道路等情行至中途被安撫宋韜捉拿連書解赴本
司楊友將書拆開驗係淵親筆將帶及原書收訖另行
修寫一封差家人謝周假作楊友俾當送與宋韜有碍

義得書不合依聽前去彼處鎮守巡撫官處只說前情
俱各不允路義就行寫書一封與淵說稱安寧人至始
知執事避難而行務要搜根剔齒將本官違法事件備
奏一本方免此患不然必落姦人之手等詞又寫詩一
首說稱兵機本稱屬都堂此老饒恩爲受主張等語寄與
楊友俱交與謝周帶回楊友開拆前書備抄轉呈四川
鎮守巡撫等官處俱各行仰分巡分守官員勘問未報
本月十三日有父張鉦令家人李奴叫馬隆到家不合
對伊言說淵等在於安寧聽信你每商量商事上緊做
了罷馬奴許久倉荒出門問彼軍人何旗捉獲送司審
出前情將伊兄弟等盡數捉獲通發經歷金順問理追出敕
物在官是淵又使楊友作急進本楊友又不合要謝
安等重罪將情不提楊友差旗校趙文良等一百餘人
暗行謀害有伊知覺赴叔父楊耀并諸親長處說知前
情楊友又將舍人何楫陷死長官何清頭目鄒春傑步
苟章等拘故監禁俞溫田疊王標等挾制在家止有徐
恭馮暇劉大燦等在城備禦又被楊友斷道及用巫師
歷魅俗令長官張通廣蠱苗夷及殺祭城未完散開謝
奏及差頭目謝鼎家人雖添鳳等四路把截有奏路謝
士元鄒指揮楊劉副使崔屏恵前來體勘被楊友蘿擄
珠將金銀買屬各官賄賂恭敬及將
勅書收則背隨擺列儀仗斷坐大金鞍私造火器蟒衣金花

鈸斧常調總旗趙旭等號為園子手侍衛親軍許侍
勑旨擅立金龍門又打金印內鑄上輕車都尉章五字及
將袁瑩黎辰羅泉杜忠厚侯明提調監禁欲陷其死并
將苟草侯明一家殺劉又將裴椿及梁元梁瑪梁隆梁
三梁鐘各打大棍一百俱各身死令舊吏周從郁巫
師侯玉等魘魅馮㬋身死徐泰右腳脅斷強捉李用之
往庶母賈氏住居殺死圖賴賈氏與李用之通姦賈氏
親往伊家辯理楊受懼罪喚令程善顧允守用財買免
又將田貴捏故令老人楊廣宣聞鄭等謀到剮頭鋪殺
死又將父妾蔣甘蔦眞拔并與馬眞姦生一男害地壓
死令唐奴收埋擅開尚衣家等處織造二十四層令偽

太監曾保燒煉藏織寫造東宮提調管家將民人趙乱
江文仁張川保等一百餘戶充織院織匠以偽太監王
壽管領織造龍鳳蟒袍又於白田壩擅立商稅局起調
軍馬三千餘裝假以水內送走陰欲演習武藝擅立教
坊以偽太監呂受壹專以良民張來壽吳從義為左右
局使拘捉良民龐兆朗女勝真福真等一百餘名充女
樂令樂戶劉寄教習雜劇每遇節旦楊受身衣龍袍夫
稱國主天主妻稱地主擅立局院以偽太監黃保管舉
粧局同宮人管馬院大進保管大厨小厨二局又將侍
女宋貞強姦本女不從楊受剝去衣服綁縛在地將黑
犍狗百般陵辱以致自縊身死又將各里人民村泒上

戶八兩中戶下戶不等指覓入己各民稅粮設計增
多收折色銀兩軍民人等有犯輕罪每銀一兩追銀二
兩及令偽太監王壽驅役良民淶舟唐一蕭榮祖等巧
打二龍戲珠金盆織造龍袍其臥房則有金龍遶柱珍
珠簾幕獨占各家財將父原收金五千兩銀一十五萬兩
并珊瑚樹十株珍珠簾四幅玉帶二笏走盤珠二枚寶
石三十珍珠四斗并金玉連寶器物及各處莊田子粒
六萬餘石馬五百餘匹牛二千餘頭獵場茶園漆林杉
山術子等項不計其數等項虛詞令淵開寫奏稿是淵
說術士等情詞不足深動
朝廷莫不把他妖言詩句做出他不軌之兩楊友言說

你就將他做兩首詩句寫在本上是淵明知有例造妖
言者比犯處死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住又不合故
違捏稱楊受曾言我是蟠龍上天
上帝賜我曰南方帝子來也楊受又曰人相我有天分我
若得志者太平又作詩曰陰雲蔽日嚴長空咫尺他
門有路通豪霾一聲震天下南方須起赤麟龍又曰古
令家僕貴誅身匿度兆陰二十七春不向蜀中興霸業却
來術伏得豬人以粉板寫之掛于睡房金龍柱上等語
添入本內寫成
奏本及將造報錯為作搖振財粒義重錯寫作財輕重
重字樣摺開本司郎中令楊光明將兵通政使司投

進抄送裕祭院宗家本院奏差刑部錦衣衛堂上官前来
四川會同鎮守巡撫巡按官員勘提及將楊愛所奏情
詞行移各官併勘有弟張深又不合誣奏
親王及誣楊愛等重罪仍將楊友所奏虛實情詞參提
楊愛僭擬
朝廷脩立五門牌匾正殿稱宮殿內高呼門僭設
金水橋建房貼金楯前床雕刻龍鳳身穿星斗龍鳳
衣服於玄妙觀設本命金龍牌一座與
萬歲牌並立差頭目趙某將銀五百兩金五十兩金帶一
條送與謝士元又令顏珪將銀盆一口銀三百兩金帶
一條銀相了事一副送與楊綱及差頭目閻康將銀五
百兩金五十兩金帶一條送與崔茂蔥楊愛又打措將
各官每帶送金花一朵伊妻田氏用綵段針線鞍韉金
盞銀臺等見俱各接受又差何甚李勳等游性
唐府交通本府宴賞何甚李由還備道
王侍淳亦楊愛替為數計今楊瑞無戰馬二匹進貢
唐王有本府亦差校尉張琳舍人趙英送楊愛書一
封大小書五部不知是何文籍武書彩色表裏二副楊
愛叩首跪拜接受與張琳等設宴而寄
唐王寄書一封與張琳趙英每人銀五十兩又科段一
萬餘兩預備夫錢令偽太監長寺王寄家吏王信仁等
造辦軍器又差頭目王果收買羅段以備與伊妻伍氏修

章將舍人王瑄李勳徑自奏
請張飛棍得曹衝進能觀天象説唯兵機迎請到州拜作
軍師日看兵書夜觀星斗又於雷水塑立楊輝神像龍
章鳳式見存又差長官馮琪舍人楊才来京打聽消息
擅開銀場還年煎銀萬千餘兩黑鉛數萬餘擔起集人
夫每年砍花杉板一萬餘副一半買屬来往官員一半
發往蘇州等處發賣偽太監王景德要赴京陳訴楊愛
捉回凌遲碎剮及將舍人程暹不肯王景德故縱強盜
周師等將伊劫掠及將伊貶去廣東安置又推堂兄張
淮跟赶王景德遲延令伊領銀一千兩前往雲南收買
石澤宅家張淮止買得寶石壓帶等物回還楊愛收訖
仍將張淮追銀一千兩貶去地名赤水萬里等驛當關
住又因布政司差人賫銀前来買金楊愛將銀收在伊
府令長官楊旗等科追殷實大户赤金二百餘兩加耗
四十餘兩楊愛只將低金混錯解赴布政司戥折楊愛
反將伊追賠淨金四十兩又令伊領銀二千兩收買石
澤等物止買得珍珠寶石胭脂等物回還楊愛又行杖
併賠銀一百兩又指稱先年解金秤折為由令校尉楊
表高奉捻等嚇騙赤金九十九兩又要宋栳陪害只得
將大紅紵絲一疋分與內官羅麻也俱將銀一百兩送
與伊妻田氏又將銀一百兩送與伊妻田氏及將玉縧
環一副銀五十兩送與長官又將銀十兩決與梁源訖

伊將銀三千兩送與顏珪又將銀十兩分與民人楊大
訖伊將銀一百兩送與周俊銀方繞姑容楊愛霸占山
林每年起集人夫遇春採茶萬餘擔運賣茶價高貴趕
夫分擔一粒往重慶等處變賣遇秋至冬差黃保等𦨭
督官目子弟打捕猎獐馬熊一萬餘隻不敗麂鹿不記
其數運回總府又倚買金為由佐播州長官司科銀三
千餘兩𨚗管二十二里科銀一千餘兩令家吏李孝思
追收孫全將金五百兩問楊愛買黑鉛五千擔差頭目
閻祐運至臨河交付又將粮價一萬兩官布五百疋俱
尅落入已追遇旺錢罰贖等項每年追有一二萬兩本
年六月內將蔺希真文錦𦂳追有三千七百餘兩自

楊愛管事以來約有萬萬餘兩又將民人趙高僧妃女
玉真強擡入府姦宿為妻又因
進貢馬匹科畝銀一千五百餘兩又將埋沒軍役一千
五百名撥編圓子手設五總旗六名楊善林楊璜楊源
趙旭宋鎮鄭楨等管束仍設校尉千戶八名李鄰張朋
李麟羅琪趙溫良顏俊何廣王鐵等專一擒拏斬殺又
將各處司土編成府分每府設一偽太監一都從并都
官都保提督及開福僧王壽等一十八名俱係太監趙
玉豬鑑等一十八名俱係都從郭等六名係牌首天
從義張求壽倚為使用馬僧係為長李福安官何係提
領祿李羅保等七名係內官何文係承田司令等項僉

詞及鎖鏈
唐術保捌隨陽倖準給印鈔封等字俱各差訛開欸
具本齎赴通政使司妄奏有何情因根楊愛將伊監追
拷打亦要誣伊重罪將楊友與弟張滌所奏盡實詞
承攬田具前來取討原寄珍珠王梳珠簾龍劍金銀等
物楊友主令長官趙經將田貴擒拏令閻鄰等解至關
所打死假作脫逃及將伊男何揖痛打一百二十棍
不死當夜棄于羅欽趙文林用索絞死又要將伊打死
只得將銀盆一口憑頭目楊大簡送與顏珪又將水田
一段計與三元送與長壽方將性命伊弟何沐帶引姪
男何高保何召赴京伸訴楊愛主令毛劍前來截殺將

何高保何召并鞍馬一副盤纏銀十兩盡行劫回未知
存亡智和求章交結長壽號曰國師楊愛見仁懷儒溪
二里出產石青石綠擅取作親管里分逓年仰傳稽追
收銀兩黃蠟綿布入已本州夏秋税粮每石止用畝銀
六錢楊愛每年委官目一人追畝銀二兩剋落花費等
項虛詞及稱楊輝詐作蠻人攻破地方將税粮停徵二
千一百餘石追收剋落入已等詞令伊弟何沐亦不合
休聽出名具本越關赴京妄奏俱批送都察院案將弟
張深解回何沐給引照回聽理間本年九月內淵聞知
楊愛將淵等誣告事情奏發惟怕上司差人挨拏哄赴
楊友指以赴京伸訴為由帶同劉太榮等并楊友親戚

得火者張沅何勝阿王禄等案處祥王永貴石起祖張
保到於貴州[illegible]住後關領守等官差官沿途跟行
又到湖廣荊州府地面駐住打聽得都察院已將弟張
深[illegible]面聽勘楊愛[illegible]逃發不敢前進又行捏稱楊愛
分撥差官擒宋鑑拘浦進官張經毛劍舍人李勲歸清
等[illegible]所屬軍兵三五百千餘衆在於[illegible]達荊州沙市等
[illegible]駐劄迎敵分用金銀買囑巡捕等官委情不[illegible]又增
調[illegible]馬四路[illegible]截[illegible]行謀害等詞具本差頭目彭宣齎
奏仍將前詞具狀令楊光明抱赴
欽差官員處[illegible]遞[illegible]思得楊輝先年分與楊友楊敍等火
者并[illegible]龍衣服[illegible]楊愛許出又敎楊友捏稱楊愛將
火者張沅等一十九名及本家[illegible]造[illegible]龍衣服二件分
與伊兄弟[illegible]用將數內[illegible]鉞等拘留不放等詞具本
連[illegible]龍本處一併[illegible]隨往彼火者張沅等七名俱令
彭宣等齎
進有劉[illegible]不許[illegible]將楊友敍[illegible]
父楊斌占田土侵[illegible]弟楊洪張[illegible]
張米洪殺人命[illegible]陳[illegible]官錢[illegible]情各赴[illegible]
州長官司官告[illegible]因被楊友[illegible]占後不合捏
稱楊友將[illegible]公用[illegible]打一百即將身[illegible]
狀赴本司委官有本司[illegible]事舍人李勲又不合擬將
各人首告[illegible]刷添[illegible]張[illegible]先作刷落[illegible]顯二縣

糧銀等詞混同開款具本奏[illegible]楊愛亦將宋留原首開
等謀害情詞并何清等侵故軍糧等情具
奏有草塘黃平二安撫司安撫宋韜[illegible]貴州谷山重
安餘慶白泥五長官司長官[illegible]旭[illegible]張經張通楊玉毛
劍亦各將楊友何清等奪占地方侵盜錢糧激變夷民
殺死人命等情各具本奏發楊愛[illegible]知楊友赴京仍將
前項情詞及添[illegible]楊友與[illegible]又委王[illegible]等詞混同
具本差奏俱發都察院抄詞轉行原差官員併勘處差
人將[illegible]與楊友等[illegible]前來發湖廣都布按三司委官
都指揮僉事房昂等無提一干人證到官逐一責對明
白查各起文案相同通將[illegible]過緣由連人犯差解前
來[illegible]楊愛[illegible]母家財俱係[illegible]田氏收掌
若有金銀[illegible]田氏俱與楊友楊敍況[illegible]所奏珍
珠[illegible]盤珠玉圭等物委的並不曾見楊輝存日將金
銀等物均分見有分單存照數內[illegible]物情願一一
入官不繳
勅書[illegible]並無擺列儀仗及私造[illegible]金爪鉞斧等
項將身馬[illegible]俱係楊[illegible]使女馬真先已病故楊愛並不
曾將[illegible]真[illegible]姦生子唐奴亦不曾替楊愛收埋姦生之
子劉壽執稱楊愛令伊教習雜劇是實並無抄劄良民
婦女充女樂及身不能視及事內人證俱執稱
勅賜坊[illegible]係楊輝起立楊愛止是[illegible]飾[illegible]義[illegible]兩[illegible]

字不曾詐傳
勑旨擅立金龍門及打金印內鑄駙馬都尉等字蟠龍衣
服係楊輝存日令人於南京等處收買本州原有鐵戶
八十六戶逐年自行煉鐵營生楊愛繼襲擅開尚難家
等處鐵冶二十四處折粮銀兩係楊輝存日准行楊愛
不曾攬納多收折色馮暇徐泰俱因病身故並不係楊
愛令侯玉等魘魅身死楊愛本家養有牲畜馬匹俱係
家人李孝敬等看管遇有做造器皿起蓋房屋俱係雇
倩人匠並無擅開大厨小厨等項院局播州長官司原
開稅鈔貫逐年責令頭目戴景清于福宗照數徵收
春秋祭祀買辦祭品作數支銷楊愛不曾兜落入已亦
不曾於白田壩擅立商稅局康再卿白止是打造鹿纏
首飾趙其江方仁止會織造布匹蕭榮祖止會琢磨假
玉作網圈之類並不曾打造二龍戲珠金盆織造龍袍
本司受理一應詞訟止是照依夷俗講斷有願納米贖
罪者責令或出牛羊或出麻布或銀一二兩凡遇一應
公務作數支銷並無多收銀兩入已安寧城郭俱已築
完楊愛並無擬罔誑奏及楊愛親叔楊輝執稱楊愛襲
職以來遵守法度並不敢僭逆夫稱國主天主妻稱地
主止是頭目以下因見長壽頭挂有龍以此稱長壽為
老爺頭挂為大人楊愛造例不令佐貳官封記印信是
實用使之時俱令羅宏知會並不曾在於秋冬伺使王
景德病故身屍見在[illegible]伊研問趙仁尚僧文玉
真兒嫁土民王勝宗為妻楊愛不曾姦占為妾本司土
軍除分撥各司備禦實見存一千三百名並無埋沒軍役
亦無擅立總旗校尉千戶名目水田柳川等處俱係楊
愛田莊並無設立屯田府分福僧等俱係楊綱楊輝閹
割火者亦無偽稱太監都從名色田貴係播州長官司
起解中途脫逃楊愛並無圖財謀殺沓循道止是尋看
風水並無夜觀星斗楊愛因伊授業師趙熙雅寄書替
唐王收買材板並無交通情由
唐王亦不曾賜與綵段書籍絲貨先已改嫁舍人羅昇
楊友並不曾將伊姦又審得何清主坐昇梁滿妻易
氏乘春弟裴林執稱何福王均梁元裴春係楊愛因公
打死身屍埋瘞已久不願檢驗及審得忠州知州陳秉彝
內江縣知縣陳銓各帶吏仵撿驗屍親黃鼎馮奴王志
相驗得黃成無頭屍已清獨張執生前委係弟張深用
刀砍死三奴頸有縊痕生前委係淵用索勒死王景德
身屍潭全生前委因病故又委各官到於地名雷水看
得楊輝塑像止是朝冠朝服並無龍章鳳式又委委湖
廣三司委官會同四川三司都指揮劉昇右布政使李
清僉事馮寧親至楊愛住宅內看得並無五門牌扁及
漢午門金水橋午朝前作忠寧宮等宗亦不曾僭稱宮庭殿
及具無朱金欄[illegible]及金龍金鈴斛亦無雕刻龍鳳其

祖先堂承
因堂并小廳左右角門俱有飛簷轉角被印亭重簷圓頂
楊愛并伊伯母田氏住房及中廳前俱有月台處堂下各
有水池池中各搭石為橋周圍俱有青石闌干俱係楊
昇存日起蓋西邊又有
玉皇祠中塑
聖像左右二柱各有木刻金裝龍一條係正元朝天統元年
楊愛六世祖楊嵩貞起蓋書圖貼說是報前來又審楊
輝并伊親族及楊友母黃田宗善同詞執稱楊愛祖父
以來並無珍珠藏走盤珠王圭等項是的楊孜妻因傷
寒病故不係淵等用藥毒死有得長壽守保黃保義保

大進保王壽福廣吳慶福信大宋保元保九保俱各年
老見患風癱瘖瘂殘等疾責令醫生崔永和看驗是實不
堪起解可用執稱先於成化十八年八月初十日被賊
人偷去度牒已行吉官挨訪不獲及審弟張深等執稱
父張鈺風癱在床已成殘疾止有何清奏稱楊輝自正
統十四年以後詐作鋪戶蕩破地方將稅糧停徵三千
一百餘石逐年追徵剋落入己一節本司文卷散亂難
以憑據另行布政司查繳定奪除將長壽等暫發聽候
貫氏等者發聽候將淵等研審明白無招罪犯外結得
銀一兩直鈔八十貫臨需是實張深等七十一名招同
張通等四十名俱同照出張永何淵何深馮璧劉大榮

保正綱永淮趙政吳誠四保張永富楊善琴黃子慶仁
壽李馬龍黃路義永吉俱另行楊友楊愛原分金玉首
飾器皿等物并楊友侵盜官布價銀一百五十兩楊愛
賣鍋價銀一百三十兩原追張深等剋落金一百三兩
九錢九分何清侵欺粮米六百九十三石八斗六升五
合周從都孫良顏瑾陳原楊大發受張深銀共七十八
兩王連環一副駝絨價銀二兩銅相帶價銀一兩金箱
寶石滿冠髻金相寶石搶髻各一箇張洪侵欺馬價銀
一百兩鋪陳價銀一百八十兩及朱留首出銀一十五
兩張淵負欠李瑩地基價銀六十兩嚇取王宋保銀一
才兩張演騙取李宣銀三十兩主無見在俱合追入官

楊求原占劉永堅地基并楊昌福等水陸田地責令退
還原主管業占役站戶孫羊等退出當差楊愛原奉
勅書一道合追
進繳追出智和原給度牒合送該部查銷楊愛違式房
屋石橋闌干行令拆毀改正再來文卷發回各衙門備
照議得張淵所犯除謀殺人造意并故殺雇工人威力
主使人毆打致死等罪張深除從而加功并誣告人死
罪未決等輕罪外張淵合依造妖言者律斬張深依套
勢之人強奪良家妻妾占為妻者律絞俱秋後處決楊
友除本犯應死而擅殺等輕罪外依官物當應給付與
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俱有人守掌在官者有侵欺者

討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貫律斬楊愛除因公毆人至
死等輕罪外比依軍官犯罪聽請
旨而不請
旨當該官律絞俱難犯照例納米楊愛仍舊因公毆人至
死本法每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付死者之家張洪張
演何清顏珪何熙慶俞溫劉淳趙氏劉壽劉鑑郭福亮
張順王裕姚鑑何文楊倫小進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
保福元觀音長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
保大朱保元保王壽福庸俱除革前罪名何清若奏楊
愛令閻鄭等將因貫打死得貫閻鄭合坐以謀殺人從
而加功者絞今盡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張洪依以

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律
張演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律顏珪周從羅宋良陳
源楊大俱依受財不枉法無祿人一百二十貫之上罪
止律朱留依奏謀殺本部五品以上長官已行者律俱
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李勳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減
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苟兆楊來李神趙文林俱依聽使
下手之人通減楊愛因公毆人至死二等律各杖八十
徒二年馬隆黃吳傅秃子俱依謀殺人已行未曾傷人
為從者律減等各杖九十曾循道何洙俱依越度關津
者律減等各杖八十何熙慶俞溫劉淳王裕姚鑑何文
楊倫趙氏菊花何燕向松楊非郭欽劉壽劉鑑郭福亮

張順韓唐羅景唐吳可用智和馬奴小進保何宸玄唐
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長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
慶福僧九保大朱保元保王壽福庸楊綱謝士元崔庭
蕙楊光明駱慶隆趙李田豐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
理重者律減等各杖七十張洪張演俱係張淵弟照依
造妖言事例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隨住何清顏珪周
從羅宋良李勳何熙慶俞溫劉淳王裕姚鑑何文楊倫
向松楊非郭欽楊綱謝士元崔庭蕙楊光明駱慶隆趙
榮小進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九保元保
俱照例納米陳源楊大苟兆楊來李神趙文林俱照例
擺站各完滿日馬隆黃吳傅秃子曾循道何洙劉壽劉

鑑郭福亮張順韓唐羅景唐吳馬奴俱民人可用智和
俱僧人各的決趙氏菊花俱婦人各單衣決罰長壽黃
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大朱保王壽福庸俱除
疾人依律收贖朱留保白首發由曹犯在革前俱免罪
張通程善王坐袁堂戴亭清于福泳保子杜忠厚康冉
鄉春侯明李鑑圖黎辰趙具黃榮和陶鄭年榮梁章裴
林關景趙果楊聰王勝賢趙高僧楊大角羅欽趙旭王
貴王探戴秉文趙文良羅仁壽張永壽吳從義龐兆期
石關羊王志黃昇易氏三口俱供明各還職役寧家償
俗隨住趙氏雖異姓宗三頁具給親完聚楊友係冒陞土
官何熙慶俞溫曾熙土官王裕姚鑑何文楊倫俱遞例發

充入役顏琏係有贓吏俱並㡽役為民發照犯人張渊
以邊鄙之夷民挾蛇鼠之小智教楊友以奪嫡使其兄
弟相讎殺黄成以滅口致其身首異處捏造妖妄之詞
中含譏謗之意張深謀害楊友之初既同立誓殺死黄
成之際又實加功姦占婦女欺壓良家誣奏
親王肆無忌彈楊友本以駢童冒功授職姦淫父妾雖
係華前彝倫之道有虧謀奪弟職輙欲殺害手足之情
安在楊發寵信所私疏遠骨肉何情雖係屬官不候奏
請而輙摂王均等固為有罪輙便因公而毆死張洪署官
驛事而侵盜官錢聽兄主使而毆死人命何情欲謀陞
官而捏詞以陷韓瑄張演欲扶厤尊而結黨以圖楊發

顏琏以刀筆賤役恃扶助私勞雖有贊益肇建之勤難
掩招權納賄之罪楊綱謝士元翟庭蕙等俱居方面有司
具瞻體勘夷情雖無贓賂之私逃避飲宴殊失表率之
道及小進保何宸亥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長壽壽
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保大朱保元保壬壽
福庸俱係私自閹割人犯律該給親數內長壽等一十
名俱有廢疾九保元保俱有殘疾合無依律照例發遣
惟復解京再問定奪再照楊友楊發排陷已深同處在
州必致互相殺害伏乞
聖明裁處緣張淵張深俱重刑楊友等供情重人犯楊發
又係比附律條楊綱等俱職論功定議并與謝士元翟

庭蕙俱方面官及節該欽奉
勅情重者牢固監候奏來定奪事理未敢擅便除將張淵
等牢固監候楊友楊發照題奉
欽依事理咨發聽候長壽等轟候周從齋鎖等照依見行并
土俗事例發落供明張通等先行摘發贓物候追完奏
官另解外開坐具本專差小旗武振親齎謹題請
旨
○題為禪補治道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
咨禮科抄出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文貴題臣聞海宇又
寧本乎人君之致治人君致治採納臣下之建明大舜
聖也猶近之言好察文王聖也芻蕘之語下詢恭惟

皇上仁孝齊莊
聰明睿知聽言納諫媲美舜文圖治保邦遠邁成景甫
御極而華夷嚮風未踰年而天下大治斯世斯民不勝慶
幸臣濫竽憲職巡按無能謹拾地方所見有關天下可
以小補
治道拾事開坐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抑[illegible]
扶
宗室等事本部承其餘起大臣以翊
聖化等事係隸別部掌行抄訖移咨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看得巡安河南監察御史文貴題稱要將句外大小閭

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贖死罪囚犯除文武職官監
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
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
死罪及豪家民犯該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
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及
民人誣告十人以上發口外為民舍人妄爭嫡庶官職
侵奪卑幼產業發原籍為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發本
處附近衛分充軍并搶奪擄贓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
號徑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等因臣等將所奏事件逐
一參詳明白開立前件伏乞
聖明裁處緣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十
八日本部尚書何　等具題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准擬欽此
計開
一編罪囚以足兵戎臣聞兵者國之所恃以為安者也
兵足精強邦家攸賴臣看得河南衛所軍士消耗十
分已五六矣各處雖有清軍官員但以歲久人亡版
籍更易百名之中清出二三見在撥之天下大抵皆
然若不量為處置兵政何自而足查得見行事例文職
官吏監生有犯枉法滿貫絞罪者充軍其餘軍職各
衛民匠等項犯該一應雜犯死罪者立功俱照運炭
做工納米擺站等項發落切詳此等囚犯一日寬恣
貪戾蔑視
憲章犯罪至此已該滅性雖有准贖之例終係死數之人
及照各該有司地方有等丁多財富挾衆行兇毆打
良善把持官府攙奪行市厚取債利侵奪平人產業
強娶欠戶妻女豪民及竊盜俱係積化為惡之人合
無乞
勑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有問該准
贖死罪囚犯除文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
天文生等項仍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
竈僧道樂工人等一應准贖斬絞死罪及豪家民犯該
流罪竊盜犯該徒罪俱各免其做工運炭納米擺站
等項悉發本犯原籍附近衛分充軍一年之內奚止
數千數載之間收集多矣足兵之道此其大端也
前件看得御史文貴要將犯該准贖斬絞囚犯除文
武職官監生旗軍校尉勇士力士天文生等項仍
照見行事例發落其餘吏民舍餘匠竈僧道樂工
人等及豪家民毆打良善把持官府攙奪市利侵占
田產強奪妻女犯罪至流者竊盜得財犯罪至徒
者俱免做工運炭納米擺站等項悉發原籍附近
衛分充軍蓋以兵備多缺欲以此等囚犯填實軍
伍也切惟兵戎之備固當究心然

祖宗之法尤當慎守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制為律書輕重適中度越前代其
後以死刑條目頗多又定為真犯雜犯之等真犯
以時處決雜犯照例收贖經今百有餘年罔不稱
便今要將吏民人等有犯前項斬絞罪名及豪民
爲盜有犯前罪至徒流者俱發附近衛分充軍非
惟人情驚駭亦於
舊制有違不若照舊為便
一改遷民以助兵食臣聞保邦大要以安為先守國良
規以食為本查得見行事例凡民人誣告十人以上
者發口外為民舍人妄爭嫡廕官職侵奪卑幼產業
發原籍為民臣於成化二十年蒙
先帝差往口北巡按到於保安州查得彼處自景泰年間
以來遷民四百有奇止有三戶見在其餘俱各隨到
隨逃其舍人發回原籍者又百中無一而去是徒有
遷發之名而無遷發之實也切詳此等因犯刁詐險
惡或誣陷良善或殘害宗枝罪惡深重實當遷徙但
多顧戀鄉土不肯遠離潛棲故處不敢顯出官府不
得其用本犯不安其生兩無益也合無乞
勑該部計議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有民人誣奏十
人以上該發口外為民舍人妄爭嫡廕官職侵奪卑
幼產業該發原籍為民者俱各免其遷徙就於本處

附近衛分充軍俱令屯田辦納子粒如此不惟犯人
得免遠離鄉土之苦抑且衛所得足食足兵之助
前件看得誣告十人以上及舍人妄爭承襲官職侵
奪卑幼產業俱係誣陷良善殘害宗枝罪惡深重
之徒誠如御史文貴所言然此等因犯或發口外
為民或發原籍當差法亦足矣若發附近充軍
彼無離鄉去井之苦將益肆其誣陷殘害之心視
潛棲故處不敢出官者不侔矣但發口外者隨到
隨逃發原籍者百無一去誠有此弊合無行移戶
部查遍年發去人犯姓名轉行原發官司逐一查
究中間在逃并未到者除遇例赦免外其餘俱要
行原籍官司照名拘解前來編入圖籍責令里老
該管毋致逃竄則前弊可革矣
一發礦賊以實邊衛臣聞立法尚嚴為政貴簡切照河
南永寧盧氏等縣一帶山場各有封閉礦洞往往各
處人民聚衆盜取查得見行事例偷採銀礦因犯初
犯枷號三箇月滿日哨瞭擺站再犯免其枷號不問
軍民舍餘係河南籍貫者發遼東邊衛浙江者發福
建沿海衛分福建者發浙江沿海衛所各充軍家小
隨住切詳此等因犯結黨聚衆玩法非為其初犯問
發哨瞭擺站之人往往逃回又行恣肆侵盜雖經再
犯原無刺字之例俱各變易姓名更改鄉貫無所查

對是終無充軍之日也即今前項山洞礦賊又復嘯
聚若不量為處置恐後糾聚日衆不無貽患地方合
無乞
勑該部計議今後但有聚衆嘯聚礦賊不分初犯再犯免其枷
號徑解原擬都司衛所充軍庶使賊徒不遂詐變之
謀邊衛小得填實之助
前件查得先該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稱竊
民偷採銀礦初犯枷號發洛再犯發邊衛充軍已
經通行遵守去後近年以來河南浙江福建有等
奸頑之徒嗜利玩法往往聚集兇徒少者二三百人多
者七八百人強採銀礦甚者憑據險阻拒敵官軍撥
援地方訪得先年處州葉宗留亦因聚衆採礦以至
攻劫府縣況河南等處連年飢饉人民流亡者多誠
恐屯聚山谷採礦圖利漸生釁隙御史文貴所言誠
為有理合無依其所奏通行各該布政司等衙門今
後但有糾集兇頑盜採銀礦百十為群者不分初犯
再犯免其枷號徑發原擬地方充軍若有逃回潛住
者許令自首仍發原衛若徑不自首者許該管地方里
老鄰佑手送官照依兵部見行事例枷號三箇月滿日
改發極邊衛分充軍里老鄰佑情不首者一體治罪如
此雖未能足兵亦可以懲惡矣

椒丘文集卷之三十二

椒丘文集卷之三十三

奏議集略

題類

題為覇占蘆洲等事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南
京通政使司連狀送據王智剛周興吳祀趙清等連名
告係應天府江浦縣軍民籍成化十七年被豪軍王貴
奸民章兆等將智剛等京奏等年間奏奉戶部劄付委
官勘明撥補辦江田上等項納糧沙洲投獻已故守備
太監黃賜等處占管已今又令權豪舍人陳聰違例朦朧
告佃擾累民陵等情又據高璘告係應天府六合縣瓜
埠巡檢司弓兵本司原額蘆場六處自洪武年間
額徵錢糧連送南京工部交納成化二十一年奸民張
梅鼎糾合鄰場餘丁林禁詭名李嵩等將原額洲場三
處包占蓋屋累被破貲肥已致徵米銀鈔貫負累各兵
棄賣子女房屋償官等情到司行文勘斷往往稱係先
年奏對之數不肯退還致該伏覩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初六日
詔書內一款各處地土山場湖蕩軍民開墾業已久近
年以來多被權豪勢要之家及奸詐無籍之徒侵占投
獻雖有禁約事例多不遵守以致小民受害無伸詔書
到日限一月以裏退還敢有不遵并今後仍前侵占投
獻者許被害之人告理照例治以重罪欽此欽遵查得

成化二十一年該南京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陳俊等
為應
詔陳言裨國治安等事內一件開稱南京楊子江一帶蘆
洲俱是軍民承佃及巡司弓兵採打輸官納糧近被豪
猾之徒妄作新生無主之洲投獻勢要之家稱要奏討錢
買辦利歸於私恐累及貧難合無南京戶工二部委官踏
勘除成化十一年以前原管不動外近年以来受人投
獻但係有主洲場俱各給還本主管業再不許勢要之
人受獻亦不許見在官員之家承佃再有妄行投獻者追
問明白發遣充軍等因會奏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准擬欽此欽遵今王智剛高瑛等各告
前因訪得各項洲場先年多係軍民用力開墾及撥佃
起科年久欲照欽奉
詔書并陳言事例踏勘明白將有主洲場斷還軍民管業
緣中間有係近年投勢要之家朦朧奏討之数有司斷給
呈乞定奪等因案呈到部續據山東清吏司呈為投獻
湖地事據宋名等告係南京瀋陽左等衛餘丁有各祖
父先於永樂年間用工開墾原基湖蕩等地成化十八
年被軍人靳通等將前項地土投獻原係祖業今被奸
詐之徒張慶等不遵
詔書事理仍前妄張投獻以圖收租等因到司行提張慶
等前来不服斷理亦呈到部參照前項蘆洲湖蕩先年
俱係軍民開墾承佃及弓兵採打輸官利及細民事亦
歸一近年豪猾之徒投獻勢要之家就行承佃受獻者
俱人告爭輒便朦朧奏討或稱係無主荒地或稱係新
生沙洲無指買辦進
貴為詞得
請之後無復忌憚或以毗連而混占他洲或名起科而欺
隱数倍多者萬餘畝少者数千畝逓年花利奏討者十
得二三投獻者十得七八業主節次告理難會奏差官踏
勘因有奏討明文不得還就以致貧難之家業去稅存
豪猾之徒地連阡陌至于家
陛下洞察下情首頒
溫詔不許額外進貢仍將地土山場湖蕩退還原主軍民
懽忻如獲更生臣等充宜竭心奉將
德音但中間有被勢要之家朦朧奏
准管業難擅斷給欽行南京都察院委有風力御史一員
本部及南京工部各委公正官一員將成化十二年以
後一應投獻洲場地土從公審勘原係軍民用力開墾
及先年撥佃起科者照例給主若隱匿畝數撥與無田小
民承佃果係朦朧奏討量起科若一體清出給還原
主仍將起科稅糧除豁其侵占投獻及有恃勢不服斷
理之人應提問者許令就便提問應奏
請者徑自參奏照例治以重罪敢有捏詞妄奏雖拾原奏

官員者聽該科并法司參奏治罪情詞立案不行原委
官員亦要秉公循理不許偏執如此則
聖澤流行人免被害緣係奏官清理洲場地土事理未敢
擅便具本專差辦事官　孫𢇁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題為脩省事該刑部題前事節該太監常　傳奉
聖旨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又奏大雨雷雨之異朕當檢
身飭行祗謹
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脩省勉圖報稱毋事因循各
衙門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的斟酌停當來說欽此

欽遵臣等備員法司所守者刑所講者律不敢泛及他
事竊惟刑律之制肇自虞之象刑其後夏有政典商有
官刑周有三典以及漢唐宋而律書日繁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本諸欽恤之心旁採漢唐之制定
大明律以為輔治之具輕重適中度越前代矣
列聖相承因時制宜又有事例以輔律之不及內外法司
遵守惟謹迨今百有二十餘年罔敢違越然律文深奧
百司官吏講解未明或以一字之文而害一條之義又
其引律斷罪往往有乖律意承訛踵謬不知其非此乃
有司因襲之弊非
聖祖制律之本意也夫律意不明則刑罰不當刑罰不當

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臣等謹條今之擬罪有當改正
者于後伏乞
聖明裁處參酌輕重著于典章頒行天下永為遵守臣民
幸甚等因具本奏
聖旨這本條還會都察院大理寺詳議停當來說欽此欽
遵會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　等大理寺卿馮　等詳
議得凡告子孫及子孫之婦不孝并監臨官因公毆人
至死及因事威逼人致死律例甚明近來有司遇有告
子孫及婦不孝者不問虛實即坐重罪因公毆人至死
者雖不曾用掆酷刑具俱作酷刑官員起送吏部奏
請降調愚民或因忿爭小故致令自盡者俱坐以威逼致

死官府有司因襲之弊殊失律意合依本部所擬改正
通行內外法司永為遵守庶幾不失
聖祖制律之意其遠近充軍江西等處發西北衛分江北
等處發東南衛分律有坐定地方但近年兵部奏稱內
外法司問該充軍人犯俱要就近編發以便勾取合無
照依見行事例發遣止問有係故屬種類者或發兩廣
雲貴衛分充軍以防意外之虞其言
國初定律之時鈔重而物輕經今百有餘年鈔輕而物
重要將銀每一兩銅錢每一千文各估鈔四十貫擬之
時估因為有理但銀錢估鈔行之已久合仍依原估其
他一應贓物照行估計本部臣等再行斟酌估計務在

輕重得中另行具
奏定奪緣節該奉
欽依還會都察院大理寺詳議停當具奏事理未敢擅便
今將會議過緣由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節該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
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一欵其祖父母父
母誣告子孫子孫之婦者各勿論欽此竊詳律意盖
謂祖父母之於孫父母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婦
悖戾至於毆罵其親故坐以絞然恐人誣告致罪故
云須親告乃坐頭之親告乃坐者以見他人雖告不
坐也近見問刑衙門遇有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
孫之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以絞是乃親告即坐非
親告乃坐矣使凡親告即坐何以有誣告子孫之律
乎凡人之誣告子孫及子孫之婦者多出於愛憎之
偏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者有溺愛少子而
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貲産以歸其子者有憎其
孫遂及其婦者使一告即坐則雖恭順如薛包孝友
如王祥者父母一有誣告將不免於死况於其他乎
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若祖父母父母告子
孫及子孫婦不孝者必須追究得實然後坐罪如律
若祖父母父母偏私誣告仍依誣告子孫律擬斷庶
無乖
聖朝制律之意而克全天性之恩矣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節該伏覩
大明律內一欵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
者杖一百均徵埋葬銀一十兩若監臨官因公事於
人虛怯去處非法毆打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
人至折傷以上者減凡鬬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
徒三年追埋葬銀一十兩若於人臂腿受刑去處依
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各勿論欽此查得見行
事例各處有司及問刑官有用腦箍夾棍烙鐵闌馬
棍等項酷刑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
請定奪或降雜職或發為民盖所以懲戒殘忍之徒也近
見內外官司或因督理公事或因考訊獄囚依法決
打致死人命者問刑衙門一槩擬作酷刑黜罷殊與
律例不合且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自古有之但不當
肆為殘忍以毒其民耳若因公事決打致死輒指為
民非律例之意也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有
犯除用腦箍夾棍烙鐵闌馬棍等項慘酷刑具及於
虛怯去處或打致死者照例問罪為民其餘如因公

事或笞或杖於臀腿去處決打致死者各依本律科
斷不在起送降調之例庶於情法得中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節該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
壹拾兩欽此竊詳律意蓋謂諸色人等或逼取田園
或強索財物或見其愚弱而恐之以罪或因其卑賤
而脅之以威其人畏威懾勢以至自殺者坐以前罪
仍追埋葬之貲給與死者之家近見街市愚夫愚婦
或一時語言忿爭或偶因酒醉叡罵本無用威挾勢
凌逼情由而愚民輕生輒便自盡者官司往往問擬
威逼罪名追給銀兩殊非律意其罪雖止於杖然監
追銀兩有力者隨即送官貧窮者淹禁連月甚至於
鬻賣子女典房屋而後完納深為可憫合無通行內外
問刑衙門今後遇有此等因犯研審明白果係因事
威逼人致死者依本律科斷若因一時忿爭或因醉
戲謔互鬪等項致人輕生自盡別無逼迫之情者止
依不應并罵詈人等項律條科斷不必追銀庶幾情
法相當而死生無憾
前件會議得合依所擬
一伏覩
大明律充軍條內開江南并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府
分發定遼山西等都司所轄衛分充軍江北并山西
陝西等布政司府分發廣東廣西等都司所轄衛分
充軍竊見近來編發充軍因犯不分南北多發西北
邊衛充軍蓋以西北近虜故欲填實邊衛也然此等
因犯多是原問斬絞罪名饒死及一應姦頑梗化輕
於犯法之徒往往隨到隨逃仍復為盜雖有仍問死
罪處決之例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況中間又有原
係戎虜種類語知邊情慣習夷語恐其乘機逃入虜
中為之謀主啓釁構邊不可不防漢之衛律宋之
張元可為永鑑合無今後編發充軍囚徒仍照律內
所定地方原係北人者編發江南衛分原係南人者
編發江北衛分庶可革其虜逃之弊亦可免意外之
虞
前件會議得充軍囚犯就近編發照兵部見行事
例中間係戎虜者發腹裏衛分充軍
一伏覩
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
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
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
之但
國初定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
是

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
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
罪[illegible]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繩之然非
祖宗制律之本意查得正統成化年間都御史陳智監察
御史李志剛等各有論奏或照依
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照今時估
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
過於刻贓重罪輕者似失於縱況陳智等議奏時估
止稱銀兩銅錢而貨物固未之及其後估計貨物雖
有定規一向遵行就中輕重失倫者亦多如綿被一
件值銀不過七八錢乃估以一百貫金一兩值銀不
下五六兩止估以一百六十貫大車一兩值銀十餘
兩而以七十貫估之柴草一大車值銀五六錢而以
一百貫估之其他估計失當者不可枚舉依此論罪
刑罰豈能得中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
每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餘馬騾等畜并諸般什
物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斟酌估計務在合
乎人情宜於時俗定擬停當通行內外問刑衙門遵
依折錢擬罪庶幾得輕重之中而不失制律之意矣
前件會議得銀錢與鈔照舊其餘貨物另行估
計
弘治二年九月十八日刑部尚書何　等具題本月二
十一日奉
聖旨這本內罵祖父母父母一條係干倫理還着吏部會
同戶禮兵工四部及通政司六科再將律意講明來說
其餘准擬欽此
○題為陳言慎刑以弭災變事竊見今年六月以來淫雨
連綿渰水泛濫京城內外官吏軍民之家牆壁傾頹房
屋倒塌通州張家灣河西務等處水勢悍猛臨河居人
廬舍漂流人畜溺死者衆糧船客船沉沒損壞者不知
其幾父老傳言數十年來水患未有甚於此日者也
陛下惻然矜憫即命巡城御史督五城兵馬司查勘京師
軍民被災者量加賑卹此實畏
天愛民之盛心也臣等仰惟
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己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
芻蕘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
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雷霆
風霾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
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
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
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
陽小人為陰以政事言之則德為陽刑為陰洪範庶徵
皆由人事所感今雨水為災意者夷狄之謀侵邊小
人之或干政獄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

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獄未盡當死此亦致
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匿求免滋察鞫囚
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
明人命或因鬪毆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爲謀故盜賊或
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爲強劫苟非的有證佐誰
敢輕與辯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屬或以爲
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
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
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
敕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
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追無贓仗者備開矜疑緣由
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
敕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
者
敕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錄中間有可
矜疑者具實以
聞仍下法司參詳取
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本
欽依事理情具非當者就行處決若有辨究異詞及情可
矜疑者即與辯理具奏庶幾刑獄不冤災變可弭
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爲災
英宗睿皇帝敕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軍民
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
敕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令
陛下率由
祖宗令典已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給糧
賑卹矣其通州一帶水患尤甚乞
敕該部委官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糧果被漂流者量爲
分豁俾
聖澤沾被無間遐邇其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遵
聖祖敕諭斟酌而行之
萬機之暇召問
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
以凝
天命正心以端治原勵
聖學以講求治道法
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又我
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
聖心加之意焉臣等昧死陳言不勝戰慄之至弘治二年
七月初五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兩京及在外刑獄備勅去審錄通州抵張家灣一帶

并盧溝橋上下水寨戶部便差官同順天府官查勘被
災之家一體賑卹欽此
○一題為禁治異服異言事切見近年以來京城內外軍民
男婦每遇冬寒男子率用貂狐之皮製為高頂檐帽謂
之胡帽婦女率以貂皮作尖頂覆額披肩謂之昭君帽
又去冬今春有等男童女在街嬉戲聚談罵詈不作中華
正音學成一種鳥獸聲音含糊咿嗢莫辯字義謂之打
狗心傳聞北直隸各府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地方互
相倣傚亦有此習夫胡帽昭君帽之制皆胡服也打狗
心之謡是胡語也以中國而服異服道異言何其習俗
之繆耶蓋自胡元入主中國衣冠變為左衽正音變為
侏離彝倫法度盡為胡俗仰惟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肇脩人紀掃胡元之陋俗復華夏
之淳風去異服而椎髻不得以亂冠裳之制禁異言而
胡語不得以雜華夏之音百有餘年國不異政家不殊
俗斯世斯民復見唐虞三代文明之盛實我
烈祖之功也奈何歷年滋久民俗日偷漸染夷風恬不為
怪此等異服異言雖起於微賤之小人實關乎華夷之
大體姑容乞
勑錦衣衛并巡城御史督令五城兵馬司嚴加巡緝今後
軍民人等男婦童稚敢有仍戴前帽及為打狗心等項
語音拏送法司究問婦人有犯罪坐夫男童稚有犯罪
坐家長初犯止照常例發落再犯枷號示衆仍追究製
帽匠作鋪家一體治罪其直隸等處亦行各該巡按監
察御史禁治如此則法令嚴明人心知警而習俗淳正
矣緣係禁治異服異言事未敢擅便弘治四年正月
二十六日具本次日奉
聖旨是這部家便將這奏詞出榜禁約欽此
○題為[illegible]處備事據山西布政司呈抄蒙臣案驗准戶
部咨該本部題看得各邊粮料草束雖有繳到文冊但
收放無常切恐查算不清緩急有悮支用合無差官馳
驛前去各該巡撫并管粮等官督同各處管粮官員查
計見在粮料草束仍遇緊急聲息若動調一萬官軍到彼
有無足勾幾年支用仍須查勘某城堡何處可以屯
聚軍馬何處可以截殺賊寇何處係賊出沒之所何
處係客兵往來之路彼處見在粮料草束有無不足如
有不敷或於不係衝要積有粮草去處設法般運或將
在庫銀兩趂時糴買此外別有長策悉聽從宜舉行務
在多方措置不致缺乏查算明白計議停當再有不敷
之數星馳差人會本具
奏庶儲有積臨期不誤支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前來仰抄案回司即便分投差人
前去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并代州查討各處見在粮料
草束實有若干倘遇動調官軍壹萬到彼可勾幾年支

用如不敷或於積有粮草去處設法搬運或將在庫銀
兩趂時糴買此外別有長策明白呈來定奪等因案照
查得代州見在倉粮七萬六千四百五十石黑豆八千
二百二十三石馬草被火燒毁救出不滿五萬餘束俱
各焦黑不堪喂馬鴈門關見在倉粮七千四百八十四
石豌豆二千五百六十石草一萬五千餘束寧武關見
在倉粮三萬九百二十九石豌豆八千六百叁拾五石
草五萬餘束利民堡倉粮一萬二千六百四十石黑豆
一千八百五十二石草一十四萬五百束偏頭關見在
倉粮九萬二百四十八石黑豆一萬九百四十石草八
十四萬一千六百束保德州見在倉粮一萬七十四石
七斗料豆一萬五千四十二石三斗草六萬四十四束
河曲縣見在倉粮一千六百二十四石八斗料一百一
十七石五斗草九千五百五十束其平定壽陽忻崞等
州縣俱係客兵往來之路粮料草束全無收積欲將附
近州縣粮草搬運緣汾沁等處連年荒歉俱各缺粮見
今潞州鎮西寧偏保寧化等千戶所官軍月粮連月
缺支止有太原府倉粮約有二十萬石馬草約有一十
八萬餘係是總會去處
王府將軍儀賓等項祿米官吏俸給新收官軍十二月粮按
月放支之外所餘不多無從搬運及查得本司帑庫
見有收貯粮草餘價銀八千四百二十九兩及折收子
粒銀二萬四千二百餘兩代州收有子粒銀三萬五千
一百六十九兩欲將前銀支買但今歲冬旱民多缺食
野無青草每米一斗要銀一錢三分料一斗要銀一錢
草一束要銀八分盡用前銀糴買亦恐不敷本司別無
區畫長策等因具呈前來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已經
行仰查訪處置去後今據前因臣切惟北虜自近年以
來毛里孩亂加思蘭滿都魯等相繼肆逆擾我邊陲雖
其自相吞噬亡不旋踵然而北虜軍之今未得息有去
歲虜酋亦思馬因糾合醜類侵犯大同雖遍遭斬馘然
豺狼之性務欲求逞方當盛夏青草之際既已率衆窺
邊迨至秋高馬肥之時應恐大舉入寇防御之策不容
講求臣會得官軍馬一萬每軍一名月支行粮四斗五
升一年共該支粮五萬四千石每馬一匹月支草三十
束一年共該支草三百六十萬束每匹月支料一石三
斗五升一年共該支料一十六萬二千石代州及鴈門
地近大同倉粮約支一年六箇月料僅約半月有餘草
束全少偏頭關切近沙漠倉粮約一年八箇月料僅約
二十餘日草約勾二箇月二十四日支用保德河曲路
通陝西平定壽陽等處路通真定俱係客兵往來之路
保德河曲雖有粮草數亦不多平定壽陽忻崞一帶全
無儲積倘動調官軍分屯久駐支用不無有缺欲於附
近州縣搬運則附近倉場無積欲將庫銀收買則在官

銀兩不多臣識見昧淺無從區處伏望
聖明軫念邊儲乞
勅戶兵二部會議長策合無將兩淮兩浙存積鹽各二十
五萬引召商中納以濟邊儲臣又杳得成化三年間巡
撫山西僉都御史李侃因邊方急缺糧儲奏
准開中引鹽彼時爲因斗頭太重無人願中以後具奏減
輕納糧者每引米五斗豆二斗納草者每引草二十束
還延數年然後中完況今歲歉民飢糧料草束踴貴比
諸往年尤甚若照先年則例減恐客商願中者少量與
所需猝難得濟乞
勅該部量爲減輕俾客商樂於中納庶得邊儲充牣而足
以養兵士馬豐飽而足以禦虜緣係急缺糧草乃開中
引鹽事理未敢擅便具本專差百戶張文親齎謹題請
旨

椒丘文集卷之三十四

奏議集畧

奏類

○奏爲乞
恩致仕事臣見年五十九歲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由進
士歷吏部稽勳出任藩臬入佐部堂歷官三十餘年叨蒙
聖恩累遷顯秩碎首刳心未足報稱顧桑榆之景漸迫蒲
柳之姿易衰年逾五十百病交集往歲在於山西公幹
忽患暗風病證用藥調理暫痊復作每遇疾作頭目昏
眩精神恍惚不能省覽文書今年三月以來肺經積熱
發於四肢眼目昏花艱於僉押兩足酸痛不任走趨雖
欲强勉從事以效犬馬之報但以筋力難支每懷竊祿
之慚以此疲憊之體寧免曠廢之愆伏望
聖恩憐憫令臣致仕歸田就醫以全殘喘臣不勝懇顒感
恩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何善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奏爲陳情乞
恩休致事臣見年六十歲江西建昌府廣昌縣人由進士
除授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憂去職服滿改刑
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郎
中擢授按察司副使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湖廣布政司
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以殺敗虜寇

陞本院左副都御史又爲欽官筆陞今職歷官三十餘
年荐蒙
恩寵雖犬馬微忱切於圖報而蒲柳脆質望秋先零臣往
在山西因猝風中體兩足麻痹步履艱難眼目昏花僉
署不便況臣材識迂疎精力衰憊不堪世用雖知
聖恩之未報顧以老病之日侵強顏班行實切慚靦伏望
皇上哀憐將臣照例致仕歸老田園以全殘喘臣無任感
激之至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日奉
聖旨朕初嗣位正欲用人分理庶務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欽此
○奏爲辭免陞職事該吏部推選得臣等堪任南京刑部
尚書緣由具題奉
聖旨何喬新陞南京刑部尚書欽此欽遵切念臣學本迂
疎識尤膚淺歷官郎署未著材猷雍任藩方初無治效
出董戎旅無安邊禦眾之績入佐秋官乏伸寃理枉之
能方懷覆餗之慚遽沐
陞遷之寵撫躬增懼揣分[illegible]況南京實根本之地尚
書乃[illegible]之司非臣庸愚可堪委任伏望
皇上收還
綸命俾臣仍復舊職以圖補報不勝感戴之至爲此具本
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奉
聖旨卿歷官中外練達老成特茲陞任所辭不允欽此
○奏爲乞
恩致仕事臣以庸陋遭逢
盛世歷任中外三十餘年
皇上嗣位之初首陞臣南京刑部尚書曾未數月又蒙
欽取來京改任今職近因臣患病奏求
命醫調治又遣中使下臨
賜以酒米等物
聖恩深厚碎首刳心未足報稱於萬一顧臣自少多疾肌
體衰弱往歲巡撫山西邪風中體兩股麻痹起走艱難
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二加以健忘之疾況患病之後邪
熱雖除元氣益耗行則膝顫視則眼花臣切惟刑部尚
書以詰姦刑暴爲職苟非資稟剛明才稱厥任臣以樸
樕之材又迫桑榆之景精力疲憊則不足於剛神思昏
瞶則不足於明以此居官何以稱
皇上欽恤之德而察庶獄枉直之情伏望
聖恩憐憫
准臣致仕歸老田園以全餘齒則臣雖不能宣力於生前
尤當圖報於身後臣不勝懇惻懇祈之至弘治二年三

月十九日具奏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卿病已痊年未衰老不准致仕欽此
○奏為乞
恩致仕事臣以鄙劣之資生際
聖明之時歷任郎官荐陞藩臬遇蒙
天寵備員六卿自始仕至今三十有七年而犬馬之齒六
十有三矣感
恩圖報靡日或忘顧臣自少多疾肌體羸瘠中年以來時
風濕侵體每遇交作心氣怔忡頭目昏眩以致臨政之時
處置顛倒不能自知文移舛訛亦不自覺雖
聖德寬洪每賜矜宥而臣撫心省躬寔難自容近又加以
頭風痛徹心髓自歷百病交攻死亡無日伏蒙
聖恩命醫診治又遣中使下臨
賜以酒米等物
天地大德捐軀未足報稱也切惟一命之士尚懷報
國之心況臣受
列聖之恩從六卿之後豈忘竭駑鈍之力以效涓埃之報
然但以老病日侵不堪驅策強顏苟禄實切靦懼伏望
聖慈憫臣蒲柳之姿已衰桑榆之景將迫特
准致仕歸老田園則自今至死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無任懇悃哀祈之至
弘治三年七月初六日具本次日奉
聖旨卿年未老宜勉副任用不允致仕欽此
○奏為致政以弭災變事邇者
乾象示變彗星見于天津皆由臣等失職所致
皇上不忍加罪特
賜勑戒諭俾痛加警省修舉職業
聖恩深厚
天地莫量伏念臣以菲材叨掌邦禁明不足以察情偽剛
不足以折奸慝刑罰失中上干
天象彗星之變咎實在臣加以年老多病兩目昏眊僉署
惟艱久玷班行實切悚懼伏望
聖恩憐憫
准臣致仕歸老田園另選賢能以理刑獄庶幾和氣可致
災變可消臣不勝恐懼懇祈之至
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具本十三日奉
聖旨卿掌刑獄當勉盡職務以副委任不必陳辭朝廷進
退大臣自有公論以後各官不必紛紛自陳吏部知道
欽此
○奏為乞
恩辭免掌印事該本部題為印信事內臣被劾待罪將印
咨出在部缺官掌管等因具題奉
聖旨印還着何喬新掌欽此伏念臣年老多疾廢事患
已嘗四次上章乞罷

聖恩深厚未
賜俞允今秋自覺年邁衰暮方欲具本再陳而六科十三
道交章劾臣罪戾
皇上未即加罪仍待問得明白處治今又
命臣還掌印信臣彈擊之餘百念俱灰正當伏藁私室以
待誅戮何顏復立班行何心掌印蒞事況御史鄒魯劾
臣貪婪敢罔使臣實有此罪迸諸四裔尚有餘辜堂堂
天朝賢材如林豈可使貪婪敢罔之人以居大臣之位哉
臣俯伏待罪未敢供職伏乞
聖明簡命相應官員代臣掌印候鐃二濮等問結林 臣無
干另行具奏致仕若有干礙聽從該衙門提問定奪臣
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戰慄之至為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奏為懇乞休致事臣近因精力衰憊不能管事具奏乞
恩致仕欽奉
聖旨卿年未老宜勉副任用不允致仕欽此臣祗奉
王音感激泣下當糜骨盡瘁死而後已尚未足以荅
聖恩之萬一何敢更請但臣力有不能強而情有不能堪
若故敢冒死瀆
聖聰伏乞
陛下少垂矜憐臣自往年巡撫山西腦風中體然或數日
一發當時血氣未衰扶病治事不敢言疾近年以來年
齒益老血氣益衰或一月一發或一月二三發每遇疾
作寒熱交攻頭目昏眩太醫院判任義診脉具知其証
非敢妄言自念死亡無日有欲
聖恩此臣之力不能強者也臣有三子成化二十二年兩
子相繼病故今春長子又亡僅有一孫年方八歲一門
孤寡伶俜無依侍臣為命有可憫者今臣去家七千餘
里一旦溘先朝露非惟孤寡失所亦且骸骨不能歸塋
此臣之情不能堪者也臣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
母
陛下猶天也猶父母也臣危苦之情如此非訴諸
陛下尚誰訴邪伏望
聖明曲賜憐察
准臣致仕歸老田園苟養生[illegible]歸骨首丘
則臣志願永畢矣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懇切戰慄之至為此具本令外孫
揭璿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椒丘文集卷之三十四終

椒立外集

椒立先生像贊

學而仕則出入臺省登學朝議仕而學則傳極載籍至名
斯文其發揮如其渾蒼崖洞以秋月其制作瑞麟威鳳雙
以祥雲是宜明啓之上無幽弗燭獨立之風無徃弗聞人
望之謂浩乎莫知所極其自處則退然不自以云此
寵命之申不殊於𥦗契時亮之績自協於
華勲也歟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經筵
講官兼脩　國史晚生俞兆傳拜贊

椒立先生像贊

氣正而完德剛而毅經訓洗醇道腴儁味遠追古作激餘
艶發之芳力挽頽波屹立中流之砥含光蘊粹士論攸歸
彌敎明刑
聖明所倚聯八座美已濟其世康兆民世已享其利而自
視恒歉然信有本乃如是噫此其所以能守用舍行藏之
家法而流行坎止一適夫義也歟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經筵　國史官鄉生孟貴越贊

椒立先生傳

先生名喬新字廷秀姓何氏世家盱之廣昌宋寶謨閣直
學士謚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少
多疾九歲始就外傳讀書輒嗽過八年十一讀通鑑綱目
嗷了其大旨有問者偹舉其首尾若道目前事聽者忘倦
刑部尚書臣山魏公侍郎豐城丁公皆以偉器期之翰林
脩撰周君中規嘗至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徽所
寫丹鳳鳴陽圖中規因歎文徽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
所當爲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桱通鑑續
編也曰子桱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
議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赴海不書其死
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羲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
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白
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景泰癸酉年赴江西鄉試時姑
蘇韓公雍巡按江右欲私見之先生辭不往及入試主司
天台章先生陬得其文擢置第一監察御史周君孔明以
東園方典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禮部名
在甲榜翰林學士江先生淵亦避嫌移置乙榜例授教職
辭不就及東園致仕迺登進士第觀政工部嘗奉使淮西
巢縣令閻徽少學于東園以白金文綺爲贈先生力却之
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先生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
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東園聞之喜曰吾兒
如是吾無憂矣成化元年春擢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政
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
爲時用恐其不習於政柰何乃擬先生收粮先生平斗斛

謹出納嚴獄情而劾懲奸吏之侵漁者姚公喜謂先生曰
惟是以往無施不可矣會于東園下父解任事未擢去陳文
定公父萃廣昌世稱古孝其子孫殺人以縣鈎其情為冤國
宅兆先生曰暴人之父而延吾父吾不忍為也繼丁母夫
人憂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先生盡心庶獄無大小必
求其情武清縣豢婦牧牛于野二戍卒驅其牛去婦號而
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為強盜送刑部議其罪
先生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徙又有強盜合遊
旅分所劫彩繒逍遙者錦衣衛又執之以為同
盜先生訊得其情曰此與盜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
陸公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廼翁矣未幾陞部屬東司員外

郎錦衣衛隸廣東司其官校恃侍衛親軍恣横冒禁去司
每優容之先生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 捕治不貸
繇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條
英廟實錄命各部採擬事當紀載者為書上之司 悠以屬
先生及書上史館少保南陽李文達公賢見之曰郎 賀而錦
以文視諸司惟謹嘗得者大不能矣舊本司郎中錦衣衛
百戶有逐其婿之子而奪其財產者婿之死其子訟于官
楫俾使衣彬囑先生抑訟者先生不執不可於是奪財產歸其
孫彬怒欲因事陷先生先生嘗以規事者市錦衣繡無所寄
楫為罪者先生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其曲摘其本末陸公
及侍郎太原周公新安程公郛水葉公皆畢見有大獄且

必以屬先生者先生當上者除使司吏部尚書吉曹李公
知先生材且略舉薦于 朝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暨振任
浙賊千餘人壽寧縣盜採銀礦所過剽掠先生募鄉兵
擊之斬首數百級擒其魁浙賊敗走福寧豪宋氏暴横
殺人出入以兵甲自衛縣官捕之輒拒不服幾二十年
先生設方略生致其父子置于法福清薛氏以所居瀕海
歲出諸番互市事覺聚衆欲為亂先生擒其不備盡獲
其黨沿海道以安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民供歲課
民多破産先生具奏減二縣銀課三之二行部興化閩民
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
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先生以聞豪除其租都察院副都

御史滕公昭撫福建按先生分巡汀邵延建先生遍歷諸
縣訪民利病而興除之清流之歸化里介乎將樂沙縣之
間民恃其險僻不供徭賦先生白滕公即其地置歸化縣
其民始奉法令龜山先生將樂人子孫徵其墳墓
書院亦為戍卒所據先生修其墳復其書院白籍歷寺腴
田百畝俾其子孫耕以奉祀為典當舶中官死鎮守太監
分其餘財遺三司先生力辭不得受而輸之庫陞河南
按察使福建都指揮僉事武成以先生嘗攝閩職及先生
行以犀帶銀器為贐先生笑而却之曰我知君君何不知
我耶成慙而退河南大水民艱食先生御賑貧民至秋罷
先生曰令賑貸止于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

賑可已乎命郡縣如舊賑之至哀戮以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宋杞縣令李文中皆以食其病民而有強援毛使者不敢問先生劾其罪或徙或黜鈞州民趙甲飲于陳乙酒肆乘夜渡河溺而死甲之子訟于官謂甲與乙鬪乙殺而投諸河乙以鍛鍊慘酷自誣服坐繫幾年先生讞之曰酒肆民居櫛比使鬪必有聞之者肆距河且十里負屍投之必有見之者柰何以單辭成罪乎令有司驗甲屍腦皮裹有沙石仵作定為溺死遂破械出之都御史陽城原公招顉流民至河南引先生自助先是都御史項公驅逐流民死者十餘萬及聞原公至皆逃匿先生馳至山谷委曲諭之流民感泣願附籍者六萬餘戶兩覲京師同覲者多重載以遺權貴先生僦車以行所攜書籍朝服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荊襄大水漂溺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劉公檄先生賑之先生躬自撫循發粟以續其食而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荊民以徭役不均訟于臺劉公又檄先生理之先生驗其丁口登耗貲產厚薄列為九等以輕重授役焉民咸稱便成化十七年冬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時山西連歲旱飢米價騰踊先生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比虜寇邊先生伏兵於衝營處不與戰斬獲甚眾陞左副都御史奉

勑清理刑獄辯沉冤釋隱戚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且以聞多得末減召為刑部左侍郎簽辯疑獄請託無所徇伏官畏其嚴泣歎雖者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邏將餓內警恐朝廷命三關尤急先生奉

勑巡邊循城堡繕社礪器械為戰守備營援虜騎知小王子營在遠守者多老弱又可選精兵間道出擣之會虜循道不果用山西大飢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 上命先生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先生奏請于

朝發內帑銀貲追羅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為叢塚葬之又檄民既滿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播州宣慰使楊愛與其庶兄友不睦友奏愛僭擬等罪且云有異謀

朝廷命先生即訊因愛以侍 命先生言楊氏據有播州六百餘年其民知有楊氏而已一旦見其酋長囚禁辯覈鬆疑恐生他變乞審驗罪貲重者監候輕者發遣

上從之既而訊鞫具得其情友實欲奪愛宣慰肆為誣罔先生具以上 請且處其兄弟相讐殺遷友他郡遂夷以安

今上皇帝即位陞南京刑部尚書到任僅二月召為刑部尚書先生在南都時言沿江蘆洲宜為中官占據有訟者輒云以物進奉令

陛下既罷貢獻乞以廣洲給還軍民仍是挌中官意及在
刑部拒絶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法律從事或脅以禍福
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賫駕帖到部皆不與聞
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
詐無所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真偽無由辨乞仍給批便又
言京師大水恐内外刑獄有冤枉者乞選官審錄寃以弭
灾又言京師軍民習胡語服胡服此亦伊川被髮野祭之
類也乞出榜禁約 上皆從之而以疾卧家
上皆命醫診治又遣中使臨問賜以酒米者䟽屢請乞罷
上不允然以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悦御史鄧賔等交風評
奏先生不自辯但解印待罪且乞致仕既而有
旨仍令先生掌印亦固辭及錦衣衛逮盜佐韓之知貴等
所奏皆誣詞
上乃命先生致仕賣宅即行抵家不接人事鄉人罕得見
其面大理少卿屠勳及南京六科十三道累奏欲起先生
權貴多忌之者竟不用宣慰楊愛聞先生致仕遣使致金
銀為壽并獻名梓可為棺者先生拒不受或譏其近名先
生曰吾道當如是也自初仕即自誓不營利不阿權貴不
以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性剛介寡合歷官皆久而後
遷自少好學公退書聲琅然閉户外雖視事亦手一編不
少置聞人有異書輙假録之藏書三萬卷皆手自讎校所
著有宋元史慼見周禮集註以匡㝡所紛淆有文苑群玉

唐律群玉續編首將傳助貢琬琰集皆藏于家

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何公神道碑

門生晉江蔡清述　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淑丘公之卒弘治壬戌臘月後巡視江西時也遺命屬文
墓道之碑春二月公配吳夫人先卒
敬皇帝賜葬祭公例得賜祭合葬之典後號公完德近學
宜贈諡并乞謚文猶有阻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今正
德丙寅廣昌令張桀又再論
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蔭子孫一
人入監嗚呼論至是定矣後得以假賀卒役公者公出宋
寳謨閣直學士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公文淵叔
子第進士為南京禮部主事家艱後起歷刑部主事員外
郎郎中福建副按察使轉使河南轉湖廣右布政使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以功轉左入為刑部
左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又入為刑部尚書御史鄒魯欲讎
大理丞公薦魏紳魯公外氏與鄉人奏訐魯遂誣公與聞
當道右之乞之訊無驗公乞致仕魯言猶外尋又以罪論
死為天下快言者累䟽起公不果嗚呼論無待是定矣公
字廷秀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脊尾無遺稿陳子經續
編書漢宋曹彬包拯不書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
蹈海不書死節紀戴軒附不經之談皆遺奔矣内夏外夷
之辨為周發譏中規所奇而沈晦周詳恃然後出言動必

儕賢為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
措之家國天下為期自公之隙日存心寄盡在書有異本
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文章援
據經史謹重而簡削所著宋元臆見周禮集註椒丘集所
編選文苑群玉唐音群玉續編百將傳勲賢琬琰集秘絃
其身簡梓行之天下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袁
錦衣同之無其隙大僚大奏讞大制作皆出其手在閩泰
械竄謫課額蠲半粗以無病在民而實其稔惡士豪尤者
交番辭者于獄在河南出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令者二
人禠其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訟乙殴死證驗
公讞之曰肆櫛比民居殴必有聞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覺

其驗果十甲沚泥乙得辯開封並鄧境歲飢故事賑堂狀
公冷連賑麥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剤䘵一再賑山而
全活者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
戶比病𢓜遜公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𢓜遜稍遁將賊
輔震驚公副居庸尤急公性經畧練兵立險為必備是常
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川楊友與宣撫遜謀奪官慰謹有
反狀公性訊具得其奸友誅其黨數人並官銷印而遷友
保寧其州疏還習守奪民盛洲章官校秘解机赴京師胡
服胡語舊非因第徭役丁以錢經試法指皆翊正國是於
畫太平之大業雖不能盡副人公意然所謂其同公者殆於
公人也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議之陀之文正忠宣可謂棋
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端毅三原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
萃兩得矣
敬皇帝命醫胗視遣中官賜酒米疏者謂眷遇之深雖
祿世二品已即貧而我之衆餘截不可犯鎮守分惠市舶
遺財輸之庫武都司感應已有文犀之贈楊宣慰閏謝致
歛簋秘具皆不納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
為知己而馨色澹然晚年安道同求平求鄉三子僅一弱
孫吳夫人強為立妾舉承咸塋瑞麟承鳳邑庠生廕入監
孫一廷祿道同生曾孫一洛瀛廷祿生嗚呼公之隱無愧
失或疑公若涉臨夫繩矩之間寧有餘地公壽七十六墓

云其居百武者再銘曰
天維純佑克啓 盛明有毓碩人于邦之楨岡鳳維翠轂
游誰種靈芝無根醴泉獨涌繇休嗣淑有本有文良籍夏
冽粹玉冬温上宰望崇總銓鏡執虗懸平神力內定秋
卿式似繼總邦刑隱幽燭照燭驪順成國有申家有欸
陟弗震弗搖盡是遺直緜典申錫華褒是宜有詞若神耆
德在茲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莆田林俊撰

贈何君廷秀赴福建按察司副使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闽憲 朝之鴻紳
太夫士咸賦詩贈行處首簡而屬予言以叙其相贈之意噫

予何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科以進秩刑部歷擢而刑自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於文章典重有法凡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所推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仕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燭之處群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樓突出也如衆器雜惵而明鏡燦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爲質大而又致用之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善焉而未必彰一有疵失人皆指摘之傳播之不少貸矣故言非所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志於扶持善類者固切切焉偲偲焉過於憂以危非固以是相當然也其心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而人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爲憂危則善類以植

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兄以是爲言者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不言者也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經筵官瓊山丘濬序

送刑部尚書何公序

天地民物之理具於載籍者浩瀚無涯君子積學既久融會貫通則體諸身而爲德行吐諸辭而爲文章敷諸時而爲政事皆契天理合民心而可以垂于不朽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豈其然乎今刑部尚書何公自少穎悟絶人潛静篤學凡群經諸史以至百家書皆窮極力索而得其歸趣宅心操行嚴辨可否動必思古人惟恐負其所學援筆爲詩文雄渾典雅可追于古名家自登甲戌進士歷官兩京郎署擢南京副都憲佐刑部以至南京刑部尚書所至振頽綱平冤獄革吏弊去民瘼政聲藹然溢于中外世之品藻人物者恒言德行文章政事人難以兼而公殆能兼之矣

聖天子嗣服之初擢群英豪以弼成致治顧惟公在南部事簡才優 朝廷之上明刑弼教非公不可者乃以刑部尚書 召將公南來南都日部屬方規公以爲楷範聞公將赴 召皆悵然不能爲懷而輿論以公是行可大敷蘊抱以澤寰區則又皆欣然爲天下得人賀也公世家江右之廣昌爲文獻望族其八世祖宋有端明學士文定公暨厥考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公皆能立德立言立政以示訓于世然則公之所學蓋有得於家傳者矣文定嘗爲

提刑吏部嘗為御史而公篤歷多法曹則秉法臣時乃公之世職而尤諫者以是為司刑元吏因奕秋良御可不勞而理然古人於刑必欽恤寅恭敬忌哉慎歟祥刑以光襄教使民協于中則足以揚休竹帛光增厥世而道之大行將後不止此也夫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經筵官兼修　國史莆田陳音序

送刑部尚書何公赴　召詩序　詩凡十六首

上嗣統元之春日覲　萬幾注意簡任大臣以弼文教比從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請　召南京刑部尚書廣昌何公喬新起以司邦禁公卿大夫咸以朝廷喜任得人而各賦詩為別僚友左侍郎阮公集盈卷軸屬璣序諸端嘗觀高宗命傅說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臣相遇之難也公今之賢臣古之弼直非邁迹自身其正學求於乃祖贊懿文定公家法守於乃父太保鈍庵先生自公少時已負重名景泰甲戌登第初授南京主客主事歷郎中遷文學經術終身丁外艱去起復改刑部再遷至郎中執法不回雖貴戚無少假借用事者銜之欲傾伺累月無得時皆為公危公嚴巳自如根用事者竟敗貶公名益彰後用薦擢遷為福建憲副為河南按使為湖廣左右布政使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建有軍功用轉于左總憲清廉所過境則冤抑勢元元用又

審錄獄囚疏上

先帝覽而喜其簡明簡在　淵衷尋遷刑部左侍郎議公久撫山西達軍民之情再奉　勑行先詰戎兵後賑旱飢以致戎事休而老稚無溝壑之轉矣既還不徇貫娟潔已獨立退則謐抑下人至臨大事決大疑則愕愕便便勇守三軍而利害不之顧以故寡合久不調賴

上英睿明於知人即擢任南京以培　國本於萬年無幾召復以用天討之五刑此非公之賢而聞望素隆奚能得上之寵遇而近之重寄如是哉夫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千載一時公獨得寵遇而重寄甚急趨也何以俟終日乎在途之趨因欲其急在　廷既　覲當體上之意夫古之善用刑者莫如皋陶蘇公皋陶事舜明刑弼教以致好生之德洽蘇公事成王式敬由獄以敬王國之命長以公平昔學於此不以虞周大臣所以事君以事君吾不信也意

上之用公又有重於此者公必直道而行若枉道事人幸遇富貴有志者所不為曾謂為之乎此瓊於公之行喜

上下之遇其成隆古之治功群公相與詠歌以致期望之意瓊於是乎序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前翰林侍講學士　經筵官同修　國史金谿徐瓊序

送司寇何公赴　召

只君逆命到留臺又送君承召命　實氏也猶傳世
躲公元是濟時才行裝滿載皆書卷出道臨岐共酒盃際
過　明良真不偶好將事業贊殊猷

晉陵王傾　南京吏部尚書

難掌南邦禁選階又北行憲官新舉直
筆士舊知名日下綸音降江邊候吏迎山河歸路熟日月
仰天明春栽仙舟滿風後答棹輕百年會遇在兩世一官
升寵鬼重交活枯枝再生　當朝父子貴信古今榮
宣公敷仁政皐陶精刑　龍江樽酒別　闕不勝情

華容毛淳　南京禮部尚書

南北多年著歷聲平生清望許誰知　欽卿南拜歸留部
巫詔俄欽待　王除弼教正雍全大化泉門欽書過高卑
明良遭際誠千載好展胸藏萬卷書

鉅鹿耿裕

歌吧能驪駒畫玉掛春江浩浩柳青青丈夫事業昭千古
聖代恩波湛八濱范老家聲原有自[illegible]刑非
宵耿耿眷寄外一點光芒是法星

古雄侯瓚

西疇家學舊知名父子
三朝列上卿詩誦皐陶能淑問心存天地務持平恢恢費
路囷時啓望似舟照眼明仰止惟應有前哲不緣陶隊
看花行

平生[illegible]介獨超然踰歷　黃巖黃孔昭
中朝亦有年揆武[illegible]龍人共羨故家文獻孰能先南畿沛
澤[illegible]敷布　北闕徵書又召還霖雨盐梅知有待金陵花
耳聽音傳

長安李益

世業儒冠重古今　明時相繼位尚書宜繩承驛傳來南國
又喜宣書拜　王除弼教兩京隆治化為霖四海際雲霄
皐陶事業堪銘冊耿耿聲名永不渝

王融下克復

經濟才華動
聖明忽承　優詔復之京錦帆初掛江天曙王勃頻嘶驛
路晴調燮願爲資發理待衡刑玉付公平真元會合生良
佐未許皐陶獨擅名

西蜀吳宏道

多君才德朝堂珍英英氣節横秋旻孔主　被頒[illegible]有
剛豈肯輕投人
聖皇御極六龍起八座高遷聲入耳相逢應悠今後鍾
册詔又催補
大子嚴鑄老家爭四海咸知名手扶日月　豐漢金甌揭
復天光茶一掬兩世登台輔時論同歸予入五鳳雲慶會
天香平期收物名冠今古

古括虞雍

楊柳江頭春尚寒五雲高處是金鑾官船風送還
朝去客路人爭駐馬看盛治只今逢舜禹祥刑自古陋申
韓尚書草疏傳家舊須遣虞廷尤求不刊

莆田吳希賢

聲望年來冠士流綸音端為老成求好文
天子思賢佐執法尚書歲 主憂宵旰若陽春資庶物心如
齊月照清秋夔龍盡在雲霄上事業應期繼有周

洛中翟瑛

綸音煥發下東風春暖江頭彩鷁飛四代尚書
思不忝兩京司寇世應稀雲龍遭遇乾坤泰麟閣勲名日
月燁晝夜鵬程 當寧望長亭休歎故人違

莆田陳音

早步青雲萬里程赫赫德業重時評尚書抱笏承先代司
寇鎗鑰歷兩京南省秋霜催角散北堂春暖馬蹄輕顯子
何辛亦隨父騏驥尾期追入禁城

泰和曾彥

九重有詔趣還京公往公庭鼓吏輕周室舊稱司寇獄虞
廷今賴士師明
天顏咫尺瞻宮仗擾珮香動聽曉聲却恨後生逢也遠三
台高處不勝情

居勲

快覩祥鸞下紫霄自憐此馬亦遂稀南來北往無寧歲我
後公先只數朝漢室何須徵賈誼虞廷端合同皐陶到京
頻語吾兄道五月應全 宣政朝

四明楊守阯

盱江文獻舊稱繼橋梓高遷入座樂兩世賢勞推官業百
年忠義在家聲 金門聯日彈冠慶 玉殿春風聽履行
老我同年最知己臨岐分手若為情

上官阮勤

送刑部尚書何公歸盱江序

天下之書士所當誦習而施用者若經史文賦章程法比
雖其論議有大小深淺之殊而惟用之適願專攻者或泥

於偏滯博取者或失於泛濫皮膚口耳之學無所往而適
於用斯患也亦恒有之故倪寬以經術飾吏事雋不疑以經
義斷獄竇儼讀書以為翰林歐陽修能文章以為參政孔休
文解朝儀以為郎官學之不善則雖經如陸贄文如柳宗
元不免為罪人法令如張湯不免為酷吏典故如陳彭年
不免為佞夫探其本統而所學可知已若用舍顯晦則皆
時之所為豈君子之所計哉刑部尚書盱江何公受尚書
學舉進士以博洽聞為部屬遂精法律同署者皆自謂不
及為大臣出行荒政則先賑饑盡取諸周禮制夷狄則先
撫恤次攻伐盡取諸春秋至于議大政斷大獄則雜取諸
子史百家之言皆有所依據不為空撰臆說苟且滅裂之

辜非庸流悍吏之所敢望又以其餘為著述為詞賦皆合體裁該時制縈鏊乎若不可斶者要其所準可謂守而不滯博而不濫者矣而公益篤嗜不厭雖家無儲穀食不重肉而諷誦抄錄亘若有餘雖剖決如流庭無留案而稽撿探索恒若不足其所施用愈多而愈不窮故登
朝歷省人皆想望翹企以冀其來及其解簪組歸田園則惋惜不暇以為不易得蓋公自掌邦政以來有所咈嘗累月不視事上疏乞歸者亦屢矣察其意殆將歛未究之事業于不朽之文章去留進退無所往而不得其樂者著宋論人固有見之者矣又嘗欲輯
國朝諸制作為一代之典而尚編未完其所自為文章不與之並傳于後也哉夫政雖大臣尤分曹限職有所不得為文則天下之大無所不得與其緩急雖殊而遠近之辨又如此公之去安之其不得為用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有之右之右之君子宜之予辱知公謂其不獨宜于此而又有于彼也故因部院諸公卿之贈追而為之辭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講讀官同修　國史長沙李東陽書

贈大司冠何公廷秀致政還廣昌

一篋圖書出鳳城衣冠堪繼洛中盟
清朝事業終無愧白首功名去亦輕薏苡豈能汙馬援蒲輪還擬逐申生紛紛為謝梁松客千古妍媸史有評
天書一夜下楓宸禮退還應易退人展獲名高三黜後晉公獨擅午橋春眼前得失何須較身外存亡始是真老我朴忠無處着空瞻山衮惜元臣

三原王恕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尚書致仕尚童顏千里清風一棹還定性有源秋水淨秦心無累白雲閑立誠未始違前訓知止還應免後艱更羨文章可傳世幾多未學仰高山

雲間張悅　南京吏部尚書

賦得麻姑山奉司冠何先生致政還盱江

[illegible]斗分野山有麻姑上陵天樞下壓坤輿其名洞天也第居三十有六其為道里也周遭四百有餘清泉白練飛沫乎其間兮流瀑布於巨壑丹霞紫氣杳靄乎其巔兮照初日於香鑪爰有仙人冰肌玉膚雲駢鶴馭玉珮瓊琚逍遙乎是者不知其歷幾千萬年但見山因是靈而名冠華蓋洒緣是美而味勝醍醐歆之者心醉望之者神愉固嘗見詠於騷人而垂名於竹書矣客有倦游而歸過此山招麻姑之神而問之曰子之有是山也蓋云久矣亦知其含氣以生物息機以調神之為消息盈虛者乎未晦窮陰春含華敷鷄鳴氣至蟄蟲冬初倏陽德之方享忽歲事之云徂子徒名能洞燭化機窮搞元氣若是之盛能易於肤乎麻姑笑而答曰客因隨吾名與山俱而不能與之為俊吾亦[illegible]故吾也方吾跨大

歷清都塊五岳杯五湖朝桐景乎暇谷多收功乎桑榆是
歡一聲雲縱八區盖嘗勞塵斤下土張目遠盱矣然而舊
鄉不能忘乎睥睨衷情不能免於欝紆所以遲瞻金鋪稽
首玉除帝固許吾飛舄双鳧税駕軫駒矣猶慮夫林慚吾
變谷誚吾逋幸文不移於北山失不谷乎東隅還吾居於
丹霞之壁反吾服於列仙之羅吾因得取氣凌風遨客相
歸於是乎于于矣客乃能鴻冥杳寘嬋蜒蜿獨行不待乎黄
鶴之招已巾乎柴桑之車孰謂客於茲山而肯少琊乎且
有仙則名其說近諛地因人勝其言不誣吾不能與客並
駕而齊驅獨以為轅背不能不增茲多口借鴉不能為辨
其本無吾名不損於仙曹蝦終於埋瑜君是者客又以
為何如耶客喜矣乃歌曰千仞之陡必循途兮萬派之流
必歸壑兮從吾所好之何吁兮

寧都董越　南京禮部尚書

遊倦歸睨化不塵鄉來還公獨若新三代上追光嶺遠六
經中見道根真飛鴻乍副東人望別浪俄沾貴禹巾不信
輕雲常在日老成經濟可無人

南昌張元禎　南京翰林學士

執法秋曹遍兩京掛知氷檗是平生衣冠
帝簡三朝舊父子家傳八座榮返棹江湖思往事著書林
壑見高情雲霄路在平如砥他日青綸日在行

長沙李東陽

次賓之學士韻

拜　金鑾下玉京慕帆高掛諸風生功名自覺秋雲淡
富貴誰如春錦榮　北闕無書徵　龍渥東籬有菊適閒
情百年桑梓身強健共訝神仙地上行

漳浦吴原　户部尚書

四朝勳績重南金江右斯文未陸沉希聖希賢千古志為
民為國一生心泰山北斗瞻依近烈日嚴霜矩誨深
優詔歸來無長物萬家春雨詠棠陰

浮梁戴珊　刑部侍郎

衰柳不堪折脆葉先秋零欲何贈唯有長松青公家
盱水南英姿鍾地靈翱來四十載中外持邦刑秉操冰
霜鑑物藏倒(?)照具瞻百僚(?)側媚思潛形春風動歸興拜
疏陳　王庭天語再三讓(?)東軍其少停云胡雅口語群蛟
聚喧庭九關不可叩　雖續(?)䀭為聽公歸途初志欣然駕
軒輸是非付公論耶斯哇滄海故園松與菊久遲迎前迴
山水有餘樂海鷗還共盟遊觀世所稀如如(?)德藝高友
前古誰曲江張九齡愧予拂塵眼餞別臨長亭去程望不
極畚(?)首空馳情

濠梁顧佐　僉都御史

孤立猶能久不歸人家鳴犬時荒機　天高饞口誰肯儀
論定公心有是非百世文章洙泗水一生清節首陽薇富
文再召進辭(?)光只恐(?)[illegible]

樂平程楷　翰林編修
學行才名重一時青蠅點玉未能虧　朝端氣節華衮見
塞北風聲草木知去國喜無軒冕累還家賴有鶴琴隨洛
中不久聞司馬指日　徵書下玉墀
要作人間大丈夫肯隨流俗避艱虞冰霜素服平生操蒼
波從教衆口誣千載是非公信史一時得失等樗蒲胸中
萬慮都灰盡惟有看山眼不枯
莆田王穆　翰林編修
平生法從仰儀刑父子尚書重古今孔雀不知牛有角淘
河寧識燕無心聲時畫舫辭烟渚指日蒲輪出
漢庭遥憶温州人物論風雲布濩却金亭

延平劉□　工部尚書
寄致政司寇何公
白首孤忠賴　主知聲華巍得重當時家山别業雖堪樂
砥柱中流更有誰君實有才終入相仲淹無病可容辭黄
花莫戀□□好只恐吹香到　鳳池
縮地無由侍教難泰山北斗幾回看紙知年老能爲國豈
料逢萌便掛冠静裏江湖雙眼闊酒中天地寸心寛蒼生
久渴商霖望未許東山卧謝安
晉陽□□
次貫道韻寄司寇年兄
道□□□中只自知行藏□□却□□時三□名位□□□

柳風流肯讓誰華髮滿頭良可惜青尊到手不須辭開居要
問浮沉事烟雨蕃竿釣碧池
赤心奉國因辭難模範纔留後世看動止不違周禮度風
流却笑晉衣冠逍遥山水襟懷爽傲睨乾坤眼界寬只恐
聖明懷舊德蒲輪還見入長安
貴溪丘鶚　都察院僉都御史
○江西監察御史陳銓
題爲分辨小過以全大臣名節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銓等題竊聞
用舍固由乎天因得罪而舍者大丈夫有終身之玷進
退固聽乎命因斥逐而退者士君子深沒齒之羞此大

臣小臣之當分大過小過之當辨也昔陳平受諸將之
金而不見罪於漢高趙普納吴越之賂而不見斥於宋
祖故二君者豈敢用其不廉不法之臣哉一則取其有
戰敵之能一則重其爲社稷之臣雖知之未嘗顯書
而置於法蓋欲全其大義而隱其小過也視彼以二卵
而棄干城之將者其賢否何如哉洪惟
祖宗制律立法有八議之條而賢能故舊之不棄有六贓
之罪而親故餽送之未聞也又我
朝列聖相承重大臣通人情之法律也臣切見刑部尚書
何喬新爲鄉里之屬託而得罪不知僞託之罪可原八
議免之乎受鄉親之土儀而玷名亦不知親故之物可

以六賊坐之年劾者以一時之見而不察其平日之操
存恭者以一事之失而不論其平生之得喪何啻
聖恩念以
先帝舊臣不忍加罪放歸田里為何喬新者粉骨碎身
恩莫能報報閑置散終不可言但臣以何喬新素行操守
之名一旦以失守而含冤著執法之譽一旦以不法而
退此所以為何喬新有終身之玷沒齒之羞而未能雪
也且何喬新之德政文章臣不敢論謹以臣今昔之所
擊見者為
陛下言之臣係湖廣永州衞人成化年間何喬新任湖廣
布政使前此任布政者其他賍私亦未悉知凡遇府州

縣僉送農民到司假以區劃紙價為由每名或罰銀一
兩或罰銀五兩方得發落吏役一年之間不下萬兩任
隨花銷侵欺積弊之久遂為當得自何喬新到任之後
州縣農民不許濫僉區劃之弊盡行革去科派無損益
之私錢粮無挪移之弊民懷吏畏治擬湖湘至今人尚
思之此何喬新操守之實跡一也成化二十二年因四
川播州宣慰司宣慰使楊愛與弟楊友訐奏不軌不法
重情家
朝廷命他何喬新同錦衣衛指揮劉剛等前彼勘問臣
彼時任四川內江縣知縣亦蒙何喬新等取臣前去委用
勘事臣見得何喬新一以

朝廷委任為重二以地方生靈爲念不為目前之謀必
圖經久之計凡楊愛楊友所奏事情逐一勘問明白奏
家將楊友革其衙門隸屬軍衛削其官爵安置有司存
其產業周急用度凡百處置一出於公無不停當使楊
愛之禍已息楊友之心已安彼時何喬新若肯狥私而
存留楊友之官爵不革安撫之衙門則萬金之富可立
而至今日楊愛楊友兄弟讐殺之禍豈能得已乎即今
廣西土官連年讐殺皆由上司處置不得其宜蓋可見
矣此何喬新之實跡二也臣於弘治十年八月初二日
欽承
上命點差按江西纔得何喬新自家

朝廷容留歸家常懷感激略無怨言閉門託疾而親朋
不得覩其形晦跡潛身而官府不得見其面所存益正
所養益篤此何喬新操守之實跡三也夫以何喬新始
而堅操守於居官之時終而全節介於退閑之日何為
受親故之物貽金穗之累是辭十萬而受萬也雖欲致
富豈為此哉此臣之所以為何喬新不能不發長歎而
太息也昔宋趙抃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常欲朝廷別
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雖有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
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於戲趙抃之言可
謂深識遠慮且知大體之論矣柰何何喬新而陷之使
太急惡惡之心太甚得罪於人者頗多今至此孰肯為

彼陳其事而雪其恥耶此臣之所以詐諄言之切切辨
之者豈敢沽名於人市恩於彼哉蓋爲大臣不可不敬
也小過不可不宥也不然周公何以謂魯公曰故舊無
大故則不棄伏望
聖恩以大臣爲重以故舊爲念以小過爲宥斷自
宸衷乞
勅吏部令與奮勉何喬新如無疾可用則行取任用如老
病不起則慰勞褒獎以存
君臣故舊之恩以雪終身汙辱之玷以全進退用舍之正
非惟何喬新一人感
聖恩於無涯則普天率土亦皆知
聖明敬大臣宥小過之淑
恩也凡爲臣下孰不感激願勵致身盡忠於
國哉臣以膚受叨居言路凡有所見不敢緘默昧死上言
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隕越之至等因該通政使司官員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
題爲乞
恩褒異耆舊事據江西建昌府申據廣昌縣報弘治十五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縣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
看得本官歷中外今德懋終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
入城府縣邑官利害未嘗一語干心著書立言老而逾勤誠爲
中朝耆舊名世碩臣據本官與刑部尚書彭韶吏部侍
郎葉盛人望相同合申乞照彭韶贈太子少保葉盛謚
文莊事例奏請
贈謚及賜祭葬以快人心等因到臣行間又據江西布政
司呈同前事查得何喬新妻夫人吳氏先於本年一月
內病故已經奏差進士林魁督造墳塋本官丁憂回家
守制行委該府同知沈景賢造外臣聞何喬新與彭韶
先爲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刑部尚書彭韶忠
亮鯁直何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
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宗德論名文學政
事節槩皆屬心焉及位序已極請老歸宗識者尤以不
盡用爲歎疏起者再四彭韶沒有贈謚仰悉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彭韶學有經綸道適中和危言
峻行廉問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貞勁節與格與清與憲
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文
彭韶宜無靳況追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訥謚文恪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謚文靖彭韶寬定並美嗣休又宋
臣歐陽脩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彭韶正色立
朝先憂爲
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議
之時何取惡姿夫録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

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今何喬新之卒該府縣舉彭韶
官階葉盛文莊事例為言似亦有未愜于彭韶之謚而
欲求畀何喬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喬新非出翰林不
得謚文不知謚以責名實公是非
聖君賢相所以右文昭信史而風動士夫者端亦藉是
況吳訥葉盛魏驥近事甚明而李時勉先謚文毅曹鼐
謚文襄王英謚文安後各謚文忠者例歷歷可舉者哉
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為申
請伏望
陛下褒崇舊德特隆何喬新贈祭開壙之典仍
勅翰林院參詳臣奏採以公義將彭韶再議改何喬新畀
合文正忠肅貞宣恭肅憲恪謚法具議上請
聖裁易去彭韶惠安舊謚庶名實允符臣工胥勸緣係褒
異舊臣及改謚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邦問
題為乞
恩優厚病故大臣事據江西建昌府廣昌縣申據本縣糧
隔一圖官籍何廷祿狀告有祖母夫人吳氏先於弘治
十四年二月內病故將情具告申達蒙
朝廷差有進士林毅莅節中途丁憂去訖一向未舉今於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祖刑部尚書何喬新
亦故乞懇令申達合于上司轉行具奏照例贈謚祭葬
庶不有虧
恩典等因備申到臣照得刑部尚書何喬新歷官年久終
始一節文章政事巋然人望進而立
朝則足為天下之倚望退而居家則足為鄉邦之儀刑
今其病故殊可憐惜況兩喪在家子幼孫弱尤宜優渥
如蒙乞
勅該衙門查照將已故刑部尚書何喬新考其平生履行
若何照例加以贈謚
賜以祭葬俾夫妻有歸子孫有望以為
聖朝人臣之勸緣係乞
恩優厚病故大臣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吏科給事中臣吳世忠謹
題為公贈謚以彰勸懲事先該傳聞江西致仕刑部尚
書何喬新病故士類咨嗟皆有哲人凋逝之嘆續該
欽差巡視江西地方右僉都御史林俊奏乞
聖恩欲與贈謚祭葬并欲與彭韶改謚奉
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前之嘆者又有公道不
泯
聖鑒不忘之喜該吏部查照彭韶贈官事例覆奏奉
聖旨何喬新還准他致仕緣由明白來說

命下之後臣等且喜且疑不知
陛下知其致仕被誣不辨而去而欲與之洗濯耶將
聖意或他有所在也臣考何喬新始自刑部主事歷陞尚
書學行俱優政事兼備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識與不識
莫不高尚其行及御史鄒魯等嗔其甚用親紳奉使寺
丞聽受人言誣以小事本官一辭不辯歛然而歸識者
聞之莫不益高其志及居林下閉門著書賓客不接州
縣不通聞四川有士官感其公道不遠千里賫以棺木
犖食之費其禮頗厚其意甚勤本官拒辭一無所受夫
於此不受則其他可知於致仕之日不受則其平日可
知而何喬新之名又充滿於士大夫之耳較諸他人居
家奔趍貪濁逞逞不已者真賢愚之不侔矣此則
喬新之素行
清朝之完人也今鄒魯損於
聖明死於積惡人皆為公道之慶為何喬新之快
陛下因是而盡滌其微累重
賜其贈謚實為海內衆人之心豈徒何喬新一人之幸也
若因其致仕之誣而并疑其贈謚之典則如蔣之奇嘗
誣奏歐陽脩而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謚愈顯胡紘嘗
誣奏朱熹而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謚愈光蓋好惡者一
時之私贈謚者萬世之公況何喬新之誣既小且誣又
非一臣之比

陛下何疑於此而欲廢此公典也哉臣又論之夫為善去
惡者君子之本心好善惡惡者天下之公論而操縱予
奪人主之大權若官爵贈謚必加於善人而不及於惡
德則公道以服善人以勸若一槩濫施於惡徒而善人
反不能及雖及之而不稱情彼君子孳孳為善之心或
不以有無而為榮辱第恐人心不服衆論不貴而在上
將無所施其勸懲之典此則
國家所宜以為慮者是以前代聖帝明王以及於我
朝
列聖於臣子贈謚必從人之公論而不敢論一己之好憎
甚或予之而復奪之而復與必求至於名實相稱而
後已若非徒為其人之榮辱計實亦為
國家勸懲計也夫蓋棺事定之後而尤公論不明則中
人何利於為善而小人何憚於為惡則在上又將何以
勸沮之耶臣愚謂
國家所宜以為慮者莫急如此伏望
陛下深念何喬新[illegible]砥礪名節為時名臣有光
聖代
勅下該部將何喬新被誣之事先與洗濯仍并將一人平
生文行並加考議
賜以贈謚重以美謚以慰忠魂以愜公論其餘老臣負天
下名望或在林下遠方者亦及時取用毋使如何喬新

等既殁而空惜之臣子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惜賢為
國之意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廣昌縣知縣臣張秉
謹
奏為録遺功以勵人心事准本府帖下抄蒙合干上司
案驗備奉吏部勘合於正德十年六月内
陛下可給事中毛憲所奏開稱録文學之臣則自永樂以
後開文立教如尚書薛瑄大學士丘濬等皆究心吾道
講明性理文章著述足範後學與凡朗見未及所當表
者一體上請
恩命如前
頒賜後該本部覆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巡按衙門且欲參以監司守令之
見等因到臣准此臣伏見本縣已故刑部尚書喬新
由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累上疏求罷致事家
孝廟准令以禮致仕歸家杜門著書足跡未嘗至城府後
該大理寺屠勳及給事中楊廉等發薦不復起弘治十
五年十二月内喬新終于其家
朝廷遣官
諭祭及葬亦如之臣仰見
先帝優禮故官臨然臣嘗慶氣象而出於詳究實臣竊
禄茲士查看得喬新歷官中外全德始終篤學力行清
修苦節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嘗與大學
士丘濬為道義交平居每相語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
實景仁不幸死而後死者銘之此其自負為何如而其
志豈易量哉今丘濬之書家傳人誦而喬新其友也記
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況其平生出處大致彰彰較明如
是而使之寂寞無聞吏茲土者固與有其責矣既又獲
覩其門人提學副使蔡清所作小傳歷遡師友淵源備
見規模宏遠雅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
俗而垂世其信道之篤既無愧於薛瑄而著述之多實
可配乎丘濬奈何數經兵火不過存什一於千萬臣
竊惜之間又訪其致政家居也安貧守節樂道忘年閱
有四川士官感其在任公道之恩不遠千里齎以榷木
藥食之資其禮頗厚其意甚勤喬新堅然却之一無所
受夫晚年如此則壯歲可知致事如此則守官可知蓋
由其平日謹獨工夫深潛緝密無所為而為義者發其
辭受取與之際又益彰彰較明如是真可謂
昭代之碩儒矣豈獨近世之名臣雖其前長刑部秉道嫉
邪為讒夫鄙夫所謗然而實宅即行沒齒無怨深得大
臣體清議之在昔者已甚明公論之至今又愈難掩前
[illegible]史永銓已經具奏崇其誣謗之拔又該巡撫

都御史林俊疏其行事欲舉贈謚之章而給事中吳世
忠又詳議而申論之且曰鄉曾積於
聖朝蘊於精思人皆為公道之慶為何喬新之快因是而
畫
賜其贈謚實惟海內衆人之心又曰如蔣之奇嘗謗奏歐
陽脩而後日太師文忠之贈謚愈顯明紘菫嘗謗奏朱
熹而後日太師文公之贈謚愈光蓋謗善者群小之私
而贈謚者萬世之公此臣於喬新所以表其為
昭代之著儒而不但稱之為近世之名宦凡以此也其屈
也不久則其伸也不大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長臣
仰惟

先帝之於喬新可謂無負而群臣建白又如是之力當時
吏兹土者萬一能將順
德意則贈謚之典亦不至於久曠矣惟其未然臣又竊伏
惜之曾見名臣錄內尚書魏驥致仕病故蕭山知縣李
輦上疏請謚後得
賜謚文清嘗欲援此事例再為喬新申請顧念遠臣之禮
當務晦藏是以對案細思將作復止詎意伏遇
聖明舉行曠典群臣將順之不暇此固千載一時也臣以
踈遠之微亦與將訪之列敢不奉承
詔旨宣揚
上德而共成此清明盛事哉今惟該家備奉前勅賀之鄉

評參以衆論同然一辭臣過不自揆竊惟喬新所有贈
謚及録勝之典委的事體相應但
恩典出自
朝廷國是須歸廊廟如蒙
皇上俞允乞
勑吏部看詳臣奏仍行禮部議擬應得謚法一體施行則
賢人君子有所資以為善而世之所謂讒夫者亦將有
所憚而不敢為惡矣豈特何喬新之幸實斯道斯文之
大幸也臣無任東慄惶恐待罪之至為此具本順差縣
吏譚雄謹齎捧奏奉
聖旨是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准贈太子少傅蔭子

孫一人入監讀書欽此
都察院都御史林俊祭文
嗚呼我公先公太保寬然物望公貳吾閩臬時家泉出
自內閣守郡居然前輩獨標下公語人曰是何上宰子與
彭正郎齊發刑部者也蓋從吾惠安公也公悔記善文精
吏事清剛孤特嘗忤一錦衣伺之一無所得為膚使為岳
長任方取忌而名益上流尹上宰嘗曰吾位惟彭可居若
李聰之位何無疑也許之如此李聰林莊徵時論重屬者
也尹公愛才名然在其時公已晋少司寇彭路以起亦為
御史中丞李公省用事附者扼起公獨為司寇 南京
皇上嗣大位大臣多免者三原王介庵特起為上宰公特

入為司寇彭入為少宰時九卿稱多賢然亦介菴從吾哉
公馬鈞陽張華亭而已其後公薦長孫為少廷尉則某御
史預為地者也若或奪之媒孽公事以迎合要人助中傷
公不為辯疏歸甚力賴
皇上明聖得請以行明年要人罷能憤死御史罪謫去當是
時獄公優游林壑如千年海內望風采占一起為世道軒
輕疏起歲為常嗚呼公之不盡用尼若仲晦之而章白以
完暮年從著述然發斯天也哉
皇上繇藩府嬪陽討而陰棹妙雄迹於蕪朕斯其謂至古
堯舜何以加諸後在湖南有中貴人至深銜簡巳又謂惜
事曰林自如是既別起之山高處闕左右人答訪人物後
謝不知強數事則應之曰王介菴然老矣國體當善其歸
曰宗貫
朝廷知之內人無忌焉則某也道之云云又問應之曰彭
從吾然病且老矣人情當遂其歸曰鳳儀
朝廷知之內人無忌焉然竟誠無廢雖其代若曰何枚丘
曰廷秀
朝廷知之內人無忌焉則某也道之云云嗚呼吾甚待論
其然耶則可慨也亦白顧惜而如人之不右已謀國道固
當如是耶介菴與公表表特傑稱大人物者也猶盡氣力
為敵必排使解去妨賢病國其毋畏人言亦至矣嗚呼適
自絕而已矣後吏于公俯仰戚咸故誤被公知此所造叙
私自為過則以為非私自為驕則顧以為遲既遷海上兩
辱公書陰詛獄詞興懷而幽意未有餘味無謂而出東趁
公卿自幸得拜床下聆高論以載仰未允則而已矣寢興
之疏以公當賜謚從吾當易謚俱畀以文哉
皇上若允之矣事出中東閣委意謂謂既死猶有追褫如
彼人者哉嗚呼公道人心誰則終泯之固有嗣後之章以
泄大夫士之忿回
天之聽以易公名毋信史與王彭並傳如韓范數公者固
未得終易之也嗚呼公有知乎公有知其曾是為意耶圖
論之公史官者之專責也嗚呼哀哉尚饗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直祭文
於乎人有邪正天有陰陽
清明之朝不能無小人但不使之御噫嘻張公何幸夫
聖明之在上而不幸夫小人之在旁肆以權奸之應大妄誣
瑞世之鳳凰荷
明鑑於日月卒不枉夫忠良未身完名歸榮于鄉蓋公之
操履德望文章辟如金石峻岳長江出處進退係時之望
日月何傷於武叔行止不係於臧倉嗟彼宵人旋皆藏亡
狗彘不食其餘殃各自絕其吭公獨考終于正寢孰不慨
惶而悲傷正邪得失不待較量予所私念同出西江早聯
名於虎榜遂差羽於鵷行以年誼篤金蘭旁中間出入
以相違晚復同處於

廟堂公尋陟夫司寇於南都我繼得請退休而南翔適公
被召解后廣昌相並嗟嘆世態涼炎及公家居相慶塵歷
以慰以憐詩簡時將方擬放舟於雪夜盡然上從於
先皇聞訃驚怛摧裂肝腸頓稍長而苟存亦執短而執長
惟恤典之腆備信公論之有常尚瞑目於九原將愈久而
彌光寫哀以詞遠奠一觴於乎尚饗

翰林院編脩羅玘等祭文

吁江汪濊鳳山嶙峋含靈蓄秀鍾為哲人惟司寇公邦家
之瑞遭際休明德稱其位早擢魏科聲聞遠揚如麟如鳳
如珪如璋歷職刑曹謹持三尺疇能轉移我心匪石掌臬
掌藩于汴于閩亦于三楚吏畏民親都憲中丞澄清于外
逵柱通幽去甚去泰乃佐秋官遂陟上卿為民作則為
國持平清苦之操如冰如蘗堅貞之性如松與栢大小之
獄必盡其辭民以不冤如漢釋之彼勢重天我無遣請一
言不交如唐宋璟關節不到笑彼河清權奸斂迹如宋中
丞五鼓朝
朝穆穆在列坐聽吏章片言以折夜則讀書對聖對賢奇
辭奧義發于大篇好學之心老而不倦百氏衆流兼該貫
穿文傳海內書則滿家宗工大手蔚于
國華群議于
庭陰闔陽闢有攸弗中我則否亦匪我否亦弗協于中翻
然就正我則攸同八柱擎天

九重所倚才高忌生行孤謗起何物小人敢爾壽張搆成
大獄繆攸先唐誰謂萬目隻手可掩白璧蒼蠅徒點
正氣方舒公議大喧虎豹在關莫訴
帝閽小人徒勞天道終定匪天之定惟
天子聖衷情畀表暴請遂山心則戀
闕身與雲閒愷悌君子神明所勞長大究孫開歷著壽者宿
容謝絕不忘者書冀後問善獲滿其慶於其綠和神清顏
澤彼蒼何知台星殞圻訃音驛聞
天子咨嗟告祭營葬恩禮有加縉紳聚嘆哲人萎矣百身
莫贖去矣遠矣現等同辨後進景仰高風南歸之後欲拜
無從今公逝矣典刑日遠水落山空江寒歲晚哀慟之情
十倍尋常慟乃天下豈止鄉邦薄陳菲詞深慚遠致公神
不忘鑒此誠意尚饗

禮部尚書張昇等祭文

軍峯之秀旴水之清扶輿蘊積毓此儒英文章政事行義
堅貞協天下議匪獨鄉評發軔刑曹佐憲閩海遷臬中州
憲度無改吏肅威稜士慕風采開省湖湘政簡功倍
命撫晉冀人竦先聲為民保障為塞長城入贊司寇仟獄
清平秋卿正位歆動兩京天欲成之早遂税駕跡退而進
名播愈見閉戶著書人事俱謝我
朝名臣不朽有籍究心周禮註疏並擬不日而就聖賚以
脩存不出閾沒乃神遊傷我鄉濟竟從荒丘天限斯人閣

賜上書乃遣不辰奄失耆舊吾曹哀休有淚盈袖薄薦滿枚
意爰寄清酌尚饗

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紳祭文

嗚呼孰謂斯世而有公其人者乎公以雄才碩德魁鄉闈
登甲科位極人臣以忝先尚書之武何愧於古之君子崇
德而象賢者乎歷刑曹藩臬以晉于中丞大司寇以執
祖宗之法以平天下之獄而能柔不茹剛不吐徑情乎寬
仁悊乎恕其古所謂社稷臣者乎若其最不可及者正色
立朝直道行己德高謗興勢扺謗擠雖摧無變之容乃以有
故而去高卧雲山醉吟烟渚而其最不可得者老蚌生珠
二雛英物方一身之既輕而萬事亦咸足其古所謂福樂
令德自天申之者乎蓋公之身雖屈乎今而其風實追乎
古功高韓范學宗鄒魯廖己則清而不污涖事則正而不
膺見善則若睹鳳麟嫉惡則欲投豺虎顧紳謭劣昔[illegible]
署才本庸庸政亦無補荷公甄錄進爲可語累辱
恩遷恐負公舉玆者叨撫晉甚承公遺緒荷緘題尤切
敎許嗚呼海宇茫茫孰云知己紳受公知而斯而已方期
戴駕蒲輪重作霖雨否則優游林下從丁令威以問虞[illegible]
楚夫何天不憖遺一老而遽使公乎不起嗚呼哀哉撫[illegible]
飡堂何由執紼第使既遣征旆亦出睹遺瑩則仰公之遠
圖望關城則憶公之偉績徙感德於百年惟凝思以終日
聊緘詞而寓哀庶靈爽其鑒歆尚饗

吏部尚書馬文昇等祭文

大江之右山川毓神厥有先生公一代偉人剛方英邁德器
天成雄才遠畧作求先民操節矜勵玉潔氷清學識其大
志存經綸歷官中外振揚休聲歷掌邦禁海內稱平法訖
威寓氣凌秋旻風采疑瓊裘儀縉紳年未耆耄抗疏乞身
遄歸故山養重尊生烟霞風月觸處皆春天胡弗吊遽爾
沉淪事聞
當宁悼念舊臣錫恤錫祭
恩禮特隆生榮死哀誰其擬倫予輩寮寀協恭同寅追惟
夙好怛焉酸辛悠悠盱江隔越
神京賵賻致奠遄帘可親觴言緘詞聊寓微誠平生交誼
蓋此一觥嗚呼尚饗

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祭文

人有越千里而交百世而通者神也氣也非因心之感則
迹似之求也良勝於
公一何有哉而夢寐間見公者累矣南不夢馳北不夢
象非所見也良勝後公生數十年公所居又去數百里雖
聞公名長得公文字間思欲見之而公不可作矣是故每
興乎夢之無從也雖然公在鄉爲賢士在
廷爲名臣神氣在天下若日星具目者所共見也周官三
夢有所謂觭夢者謂志所向也天下之夢見公者固多矣
況良勝爲鄉之後進者哉若所謂志於公者未有也嘗讀

公與圭峯太史書云獨好名之心未能盡忘所好者非欲
位之名過後世之名也是公肝鬲之言圭峯司與道亦信
不負所託若良勝者何能為哉公已有賢令孫公心迹
贈命荐加登録公嗣良勝嘗與剛母致圭峯所必私忭焉
所謂後世之名在公若持券取物無遠期也獨
謚議未下著作未傳後生之責尚有在者然亦豈敢謂持
此足副公之托耶眷𥙷稽首拜
墓道公神氣若生幸鑒斯悃謹告

懷椒丘先生詩二首

落日倚城頭空山翠[illegible]秋　松坡馳走馬草隴飽眠牛天晚
[illegible]市風寒笛滿樓馬[illegible]　舒望眼何處是椒丘

[illegible]亭陳良卿

少日為君祿楚賢先生一叙品題高[illegible]瀟洛千年[illegible]
倒韓歐兩代家元[illegible]改恩愛國司[illegible]端來
佩服椒丘稿一夜思公幾百遍
寂寞椒丘何處尋椒丘文學[illegible]今師心未信陳公肯好
古真知在仲淹靈谷已成脩史志天[illegible]有突行[illegible]國中
剛有青田老德義風流吾亦欽

頌德張梁來

續附

奏議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建昌府廣昌縣知縣臣陳鎬
謹
奏為懇恤例乞
恩補廕事臣伏聞本縣已故刑部尚書何喬新由進士始
授南京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復改刑部陝西清吏司
主事歷陞本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郎中福建按察司
副使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精通
吏事在在有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植安
邊禦伏之功陞左副都御史清理刑獄馳伸冤理枉之
譽陞刑部左侍郎疑獄悉詳群情攝伏陞南京刑部尚
書未幾入為刑部尚書邦禁嚴明刑罰得中既而累疏
乞休蒙
孝廟准令以禮致仕歸家杜門著書足跡不至城府後該
大理寺署丞給事中楊廉等屢薦不起竟其進退有
功有刑足為天下之倚重其退也有德有言足為鄉邦
之儀刑誠為
中朝耆望名世碩臣弘治拾伍年拾貳月內終于其家伏
蒙
朝廷遣官
賜以壇祭後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右副都御史韓
邦問吏科給事中吳世忠本縣知縣張璟各具
奏請加贈謚及録廕伏蒙

武宗皇帝
聖旨是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節准贈太子少傅廕其
孫一人入監讀書欽此至正德拾貳年貳月貳拾伍日
伏蒙
朝廷
誥命特諡文肅示崇德報功帝王盛典臣仰見
先帝之待喬新
恩禮加隆誠無負于舊臣矣緣喬新原廕男何承恩忽於
嘉靖叁年拾貳月內病故合邑士民咸為傷悼臣吏竊
士亦慨其錄後之錄廕未霑禄仕
先朝恩典不無虛負隨准本縣關據本縣儒學生員何名
呈稱委係何喬新曾孫相應補廕呈乞備由
奏請補廕等因到臣臣查得正德拾年拾壹月內本縣
奉到都察院劄按江西壹千叁拾號勘合劄付壹道為
録遺功以勵人心事內開抄蒙廣東瓊山縣人由進士
歷任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在任病故贈太傅特進左柱國諡文莊
廢孫丘苗授尚寶司司丞未任病故正德九年該伊母
韓氏奏乞將孫男丘郊補廕該部覆題奉
聖旨是丘郊補廕尚寶司司丞欽此葉盛直隸崑山縣人
由進士歷任吏部左侍郎在任病故諡文莊廕男葉宸
入監讀書未任病故[redacted]年該部照例查取孫男葉晉
孫琪補廕臣切照何喬新與丘濬葉盛人望相同其廕
子不幸夭卒亦相類丘郊葉嘉既得補廕則何洛詠
得照例補廕矣伏
恩典出自
朝廷國是須歸廟朝如蒙
皇上俞允乞
勅該部詳看臣奏仍行該部議擬查例將何名補廕施行
則舊臣之遺功可表
先朝之恩典不負亦足以激勵人心於將來矣臣不勝惶
悚待罪之至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吏部覆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何洛唯補廕欽此

椒丘外集卷

椒丘何公清德雅望螢自蚤歲竊聞之及承乏爲縣適公故邦省察持循固惟祖宗之典師友之教奉以周旋然正法厚本之意亦往往因公風韻而興懷爲公之學以行不以言表蘊所發達之辭章之華而闡乎經史之奥者亦多學者所共欲聞也但手筆舊本燬於兵燹廕子承鳳抄存者不無魯魚亥豕之謬幸賴少宰圭峯羅先生爲之校正螢暇日因與邑之鄉進士李子喬庠弟子黃生選搜檢編輯類爲三十四卷并附公之傳贊碑文奏章爲外集一卷捐俸鋟梓圖永其傳而同寅李子尚何子沾沛咸賛成之以三月庚辰始事迄秋七月丙辰而畢若周禮集註百將續傳諸述作已有梓行者茲集不復載矣

嘉靖壬午秋七月既望後學

婺源余螢識

楓山章先生文集四卷

（明）章懋撰

實紀一卷

明嘉靖二十一年虞守愚刻本（四庫底本）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錄，已著錄。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考元夕張燈，未為失德。詞臣賡韻，亦有前規。而反覆力爭，近乎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平生清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踰尺寸，不屑為浮夸表暴之談，在明代諸儒尤為淳實。明史本傳稱或勸之為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為詞章，固非纖貌梔言者所可比爾。

楓山先生實紀序　門人漁石唐龍撰

[illegible]刻先生實紀乃先生少子拔所編次龍不[illegible]復而不能已焉其感深矣君子曰天下[illegible]日無道學哉雖然尤不可有道學之[illegible]名延道學不貴名道學之名失則離實是以道學彬彬則儒業與道學之名侈則世儒毫釐而千里矣龍弱冠即執經從先生生日有孳孳類務躬于實踐而已叩其則謝曰惡乎暇至問以諸儒之言何如僉信之曰無異同歟曰即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焉爾夫豈放踵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泊虛之道德乎粱稷異顏精之皆可以充腹絺縐異質緝之皆可以被體異同之致虛己而辨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然則並門戶而爭士心者名歟先生爲之哉至矣哉先生出處之義尤瑩如也安知也確如也先生年四十自福建按察司僉事力求致仕退居岩壑凡二十餘年數廬數聞薄田五十畝樂之焉已矣迨六十四歲

詔起爲祭酒辭者三

孝宗皇帝重先生虛席以待而不可終辭也乃束帶就列無何正德初見璽竊柄履霜幾萌又辭而歸矣自此陞太常寺卿則辭陞禮部侍郎則辭陞禮部尚書則辭蚤歲見幾老年益壯卑官知止大僚不迷勇退由衷養浩自性所謂退讓誠若夫賁乃若假終南之北山之文名歟先生爲之哉自夫道學之名侈途之人病道學之誣儒先詆詆論論曰入室之戈其張乎重以賠斯文之厄也君子憂爲名勝之憂方熙于衷先生乃闇然履實爲不飾夫名者也于是乎特著于簡端

嘉靖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楓山章先生實紀目錄

誥勅
諭祭文
行狀
行述
行實
傳
補傳
傳畧
像賛
理學名臣錄賛
大理寺名宦賛
全集序
遺文序
祠堂記
重修祠堂記
福建名賢祠狀
祭文

楓山章先生實紀目錄終

楓山章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辭免祭酒疏
再辭祭酒疏　到任謝恩疏
乞修舉學政疏　乞放歸田疏
舉本監弊政疏　力求去位疏
乞照例休致疏　乞放歸田疏
陳言治道要務疏　乞恩致仕疏
乞恩養病疏　懇乞休致疏
辭太常卿疏　辭陞侍郎疏
謝存問恩疏　辭陞尚書疏
議處塩法事宜奏狀
卷之二
書簡
登第後寄鄉先生　復羅一峯
復鄭克修　復賀克恭
與韓侍郎　與鄧御史
與鮮御史　與邵國賢
與韓僉事　與吳亞叅

與趙知府　與劉知府
與謝木齋閣老　與洛陽劉閣老
與李西涯閣老　與楊邃菴閣老
復費鵝湖閣老　與張東白學士
與馬太宰　與韓知府
與謝方石祭酒　與喬尚書
復盧御史　與董文玉
與許補之　與李一清
與張用載　復徐子仁
與董道卿　與黃夢弼
與陸汝亨　與姪以道
與族姪庚仁
卷之三
雜著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禮記論　策問
讀西漢書高祖紀　讀西漢書王吉傳
讀東漢書　讀蜀漢書
讀蘇東坡跋柳公權聯句

讀歐集　讀蘇集
讀荊公集　讀陶淵明集
讀陸宣公奏議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說
自述字說　陳允仁字說
全仁甫字說　肯菴續說
銘
書室銘　尊經閣銘
傳
劉僉憲小傳　方母貞節傳
墓誌銘
東鹿黃知縣墓誌銘　謝元吉墓誌銘
陸員外墓誌銘　松坡府君壙誌
墓表
董耕雲墓表　姜憲使墓表
吾文山墓表　陳繼芳墓表
祭文
祭彭學士文　祭陸布政文
卷之四
序文

送進士還鄉序　送劉世美還京序
急流勇退序　送謝侍講赴召後序
送王中書詩後序　送林毅齋之鄖陽序
送羅司業侍親南還序
楊鐵崖咏史古樂府序
范賢良文集後序　鄉賢祠誌後序
蘭谿縣誌序　吳烈婦詩序
繼慈哀些序　文山吾先生壽詩序
碑記
觀亭記　東陽縣修學記
東陽縣覈田記　衢州府修學記
陳氏復義庄記　蘭谿縣預備倉記
嘉樹亭記　浙南公館記
蘭谿縣大成廟記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憲司澄清堂記
詩
五七言絶句
題白頭翁　觀院庭新樣小戰車
題介軒詩卷　送容貫歸廣東
送謝元吉致政還耒陽

烟溪義渡　次吾景端韻
題陳南園詩卷　雲津書院詩卷
挽龔天官侍郎　夜坐得句寄弟姪
題浮實橋
五七言律詩
游牛首山和沈仲律韻
送張都憲用陳公甫韻
登科　瓊林賜宴
早朝　禁中聞鶯
王孟端畫竹　園東新井
秋日感興　送楊總兵征虜
移菊　送謝守之無爲州
謁文丞相祠　歸鴈
和鄭廷綱長至韻　又和除夕韻感懷
送林亨大太宰考績　送韓司徒赴北
送馬侍郎考績　送吳學士考績
送張都憲考績　送程叅議考績
送李少卿赴史館　送司馬王公致仕
送汪少卿還朝　送姪至梧州通判任
懷古　和莊孔易韻

五七言長篇
止賜酒　本院南折闕三圃
送陳白沙　送春
賜粽　賜扇
送撫寧侯朱永北征　挽張都憲母
太學釋菜古詩
賦
中秋賞月賦
贊
韓魏公贊　許冢宰像贊

楓山章先生文集目錄終

奏疏　後學義烏虞守愚校刊

諫元宵燈火疏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𣶒謹奏

為培養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
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
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
項面貼詩讃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

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
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
首下　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
與民息肩又闢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
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
陛下應天心承
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又聞以去年以來邊

人造猶國家舊制也上聞大臣之言而遂復節令
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因災
異 勑諭群臣痛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
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
者旣皆
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

在乎養志不可徒偹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
覩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illegible]靜舉天下
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
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illegible]情
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illegible]毛里孩包藏
[illegible]心窺伺閒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
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
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
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
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
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邵蘇軾之教坊致語
以爲之比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也臣等遭遇
聖明發身黄甲叨與庶吉士之選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玆矣

近又授以今職感冒 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
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
爲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
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
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

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與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下後世知

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

聞

○○辭免陞任祭酒疏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奉吏部劄付

欽奉六月初六日

聖旨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

臣一介草茅初無學術曆陞仕途錬弗堪世用自少

應舉為親干祿偶合主司濫登科第荷蒙

憲宗皇帝天地覆載之恩父母生成之德儲之翰苑俾讀中秘之書授以史官叨陪侍從之列雖以狂言獲罪猶加矜貸改評刑於大理陞佐憲於南閩盡嘗有志於澄清以圖補報而才識弗逮勞効蔑聞

忽瘴嵐之侵染遽疾疢之交攻懼瘝曠而貽譴僭
陳詞以乞身又蒙
恩旨允臣休致以養孱軀幸存喘息二紀于茲每懷忠
於畎畝愧莫報於涓埃初不敢過爲矯激以退爲
高亦未嘗妄有覬覦以進爲望自分山林之終老
敢圖　日月之照臨茲幸
聖明在上厲精治理寤寐英猷故老舊臣悉皆起用乎
長片善器使無遺豈意妄庸亦叨甄擢感
恩彌厚捧戴難勝雖愚無狀豈敢有辭以孤獎拔之意
以取不恭之罪切緣臣未拜　恩命之先今年二

月初四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雖蒙
聖慈容臣服闋赴任然計免喪之期猶須二載而久曠
官守以待微臣不無廢曠職務有誤教養於法既
爲未便於義尤所未安此臣所以踧踖靡遑不容
不瀝誠以上請也臣載惟國學爲教化之源祭酒
乃學官之長非有宿儒重望難膺厥任臣顧何人
敢承其乏雖詞章粗習昔嘗待罪於禁林而道德
無聞詎可儀刑於璧水況乃越資而授揣分奚堪
負乘之愧倍切愚衰躁進之嫌難逃物論又臣今
年犬馬之齒六十有五桑榆已迫蒲柳早零加以

禍罰之餘摧咽悲傷氣血凋耗心志健忘頻髮盡
白筋力衰憊目昏足蹇老病侵尋雖使在官亦宜
納祿豈容昌昧復事彈冠以竊非據乎此又臣所
深懼而循墻傴僂尤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敢陳
愚悃冒瀆　宸聰伏望
聖明察臣眞忱憐臣衰病特
勅該部追寢已行之成命別推可用之實才以充厥位
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使職無久曠祿不虛糜而
無用小臣獲安愚分以全素履以畢餘年爲幸大
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再辭祭酒疏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內承奉吏部劄付欽蒙
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時方值父喪例應守制
又以道德無聞難膺重任老病侵尋不堪從宦已
具奏牘備陳愚悃冒干　洪造祈免新任以終致
任而俯聽踰時未蒙　俞允至弘治十五年七月
十五日又蒙吏部劄付欽蒙四月初二日
聖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日著到任管事　渙渥自天
震驚無地伏念臣猥以庸材遭逢　盛世偶玷儒
科濫膺器使頃緣衰病久辭榮祿分甘守於寂寞

念不萌於利達敢謂下臣之卑賤叨蒙
上聖之簡知擢從閑退進長成均既曠官以俟其終制
復除貳以攝其職守是皆殊異之
恩希闊之典非疎遠小臣所宜蒙者臣感激涕零碎身
難報固當不俟駕而行詎可復循墻而避第以
寵恩過厚私義未安有不容不瀝誠以控訴者蓋祭酒
爲國學長官非侍從詞臣久歷清要者不遷而臣
之資淺望輕豈可猥居是職乎祭酒爲諸生師表
必有鉅儒若唐韓愈宋楊時元許衡者庶協輿望
而臣之學術寡陋行能淺薄豈可冒居是職乎臣

今犬馬之齒逾六望七已及掛冠之日又當泣血
之餘心志凋耗筋力衰頹目昏齒痛腰痠足弱百
病交攻餘生無幾雖欲就列莫能陳力而祭酒之
責任匪輕又豈臣之老病者所能勝哉臣前所奏
已具此情而陳述不詳衷誠未達致蒙
恩命再頒臣夙夜憂危進退維谷展轉於心籌思累日
愈不自安雖知煩瀆之爲罪而貪冒
寵榮不知避遜躁進苟得以干尸素之誅則不惟有累
聖主知人之明且妨
朝廷進賢之路而爲罪大矣茲不得已復冒斧鉞之威
以申前懇伏望
聖慈曲賜矜憐收回成命特勅該部別選賢能以
補祭酒員缺容臣仍舊致仕以安愚分終老山林
無歉衛瓊此臣之至願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謝恩疏

臣先於弘治十四年六月內欽蒙
聖恩陞臣前職臣以遭值[illegible]忝守制及才德淺薄
老病衰頹弗堪重任兩具奏牘祈免陞職又兩承
聖旨允臣終制而不容遜避
恩厚命嚴臣不敢有違已於弘治十六年八月初六日

到任管事訖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始列近
臣而論思無狀[illegible]遷宮職而啓沃弗聞每愧非才
而竊祿遂緣多病以乞身仰荷
鴻私獲全素履自退棲於環堵已夢斷於
鈞天豈意餘年復叨殊獎恭惟
皇上恩同天覆德與日新法堯舜之知人致文王之多
士既宏大業尤懷遠圖謂賢才爲致治之基而監
學乃育材之地欲臻漢室橋門之盛久虛周官師
氏之員宜求儒碩以造就俊髦乃起衰庸俾攝承
闕之雖抱赤心而欲奮其如白首以何堪人言[illegible]

際之非常臣懼
寵榮之過分拜　恩踴躍就職凌兢臣敢不磨礪已厥
之心温尋久廢之學以安定之經事為教非陽城
之忠孝不談勉脩職業仰副　憂勤但虞曠敗有
誤明揚尚祈早賜歸田庶不又妨賢路臣不勝感
恩激切戰慄待罪之至

○奏脩舉學政疏

臣竊聞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其養既可
與共學共學必抵于大成故人材盛而風俗美也
我

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教化原洪武永樂年間
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
法至為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
大抵得人最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
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
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
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近又該
南京戶部題
准事例合用監生三百五十名前去後湖清理黃冊除
別項差占外盡行撥去止及前數之半而堂舍傾

空每班止餘舉人三五名而已其舉人一行節該
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
多顧戀家鄉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違限彼亦
視為泛常直至會試及期方來告請起送其下
第又復還鄉因循歲時坐成老大其間固有厄於
貧難而安於小成者亦不少矣夫歲貢之入監既
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
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本末胥病官使乏材矣
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
不寧者也揆之理勢合有變通緣歲貢已是常規

未敢輒有他議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挨亦挨
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　臣愚見欲乞於常貢
外間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
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
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
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
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
多少間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
第舉人該送南監者寬其違限之條要以坐堂之
實如係初到人數須令實坐堂一年之上方准起

送會試如係復監人數須令實坐堂二年之上方准𢑥送會試非有父母之喪而不及期者不往起送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鮮成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為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效積分之意用中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教粗舉庶於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

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其選貢合有防範裁實科條臣未敢輕預如蒙乞

勅禮部詳加議處杜絕微倖務求得人其舉人坐監事宜乞因下第之時通行曉諭俾知遵守實為便益

○○乞放歸田疏

臣以一介庸陋遭値

聖明夙膺器使屢試冏功辭祿養痾久偷安於畎畝蒙

恩起廢復待罪於成均學不足以啓迪群蒙行不足以範模後進饒踰過分補報無由欲淑士心而未就貪鄙之風未變欲新士習而澆偽浮薄之態尚存涖任已踰朞月課績全無毫分職既曠瘝罪宜究況又臣犬馬之年六十有八衰頹日甚百病交攻耳目昏眩而視聽不明腰足痠痛而拜起弗便加以舊患咳逆脾泄等證不時舉發氣血凋耗心志徒安處事則失後迷前動作則神昏頭眩羸敗弗堪死亡無日雖欲勉加鞭策終是不任使令臣既奉職無狀而又疾疢荐臻若復貪榮嗜利久妨賢路則為罪益大矣敢陳卑悃上瀆

宸聰伏望

聖慈察臣衷誠憫臣老病特

勅該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碩儒以典國學庶幾師道可立教化可成則

朝廷黜陟之典愈明而微臣進退之義亦無所失矣

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舉本監弊政疏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

聖旨近來內外各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干和氣深切朕懷合行緊要革弊事宜各該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來說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

陛下敬天愛民孜孜圖治卽二帝三王之用心宗社生民之大幸也敢不夙夜匪懈講求弊政之所當

與時變之所宜通者以爲
聖治涓埃之助哉竊謂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論無
當否利民者爲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熙
政出因循事多積弊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
兵力則不強以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
不肅以言乎刑罰則不清以言乎俗尚則奢僭而
無節以言乎士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
詭慢而具文澆偽日滋而閭閻窮困姦宄竊發而
邊鄙失守所以上干和氣災異迭見而屢
陛下宵旰之憂也其大本之未正而萬弊之所由生者

在廷大臣暨言路諸臣必能一一爲
陛下陳之臣固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之所及
者而論之雖云細務非大體所關然亦積弊之久
爲民之害有不容不爲之區處者敢陳鄙見上瀆
宸聽伏望
聖明深恤民隱俯察邇言通變宜民勿拘故常之見更
化善治用垂久遠之規庶幾宿蠹可祛而民困可
甦天下幸甚爲此今將本監合行革弊事宜具本
專差辦事吏某齎捧謹具奏
聞

一本監歲貢諸生[illegible]在各處府州縣學爲附學[illegible]
廣亦挨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三
十年而後得貢迫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
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
數已及五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
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以
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
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太者不可不早
爲之所也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
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

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
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
老耄不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
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
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爲
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有使之習於政事
文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
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
聞其材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
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

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

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臣以爲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

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臣竊聞古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爲諸生表率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効又况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内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爲貴也如蒙乞

勑該部參酌所宜量爲裁減畧如成化初年之數以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名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内有功績而無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旣有以佐風教而備廸簡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紓

國用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

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illegible]是監生俸糧近年俱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illegible]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七錢欲從本監糴買供應又不免賠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臣處臣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又本色已具呈南京戶部

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
准事例難擅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爲永例
則二患未有已也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月米以後
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賫之便
其餘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賠補之患此則預
防其弊宜民兩便之事也
一本監舊額膳夫二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編簽
均徭人戶充役爲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二
年該

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松
常鎮寧國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閏加
一兩以充顧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顧
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幷內外各號看守
灑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顧七十餘人該用工食
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顧人跟用
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
內府浣衣局濕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
恭頻嘗積有羸餘奏
准修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
六年銀兩除顧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止
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職卑祿薄官
員各一名共用二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
頗有餘均給六堂監生俱有文案簿籍惟臣未經
奏
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
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監察御
史議處事例而徽寧二府却照例解發多寡不齊
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
請未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撥膳夫徒夫

到彼供役緣法司近年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
無從差撥已曾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
回文俱要申
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人役
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
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
祖宗舊制及今北監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問發囚徒
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隳廢所有前項膳
夫銀兩除顧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

公用或有剩餘俗無均給諸生州復用以修理公
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為定制以便遵
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奸弊
庶幾則無妄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
也

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行
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辦納猪肉則
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
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納後期而支用多
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

一經暑雨則臭腐潰爛化為灰土人不可食不無
暴殄天物其饌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
退換則賠補不便收受則日用不堪彼此皆以為
患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愿折
納肉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
得兩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蒙施行臣查得國
子監通志監生每人每日乾魚二兩而本監案卷
數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比監有給錢鈔
事例饌肉亦係折納如蒙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卽今在庫腐爛數多合無從辦自二

□之例分給以後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酌
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費而
在官亦免堆積腐壞之患其饌肉每年自四月初
起至八月終止暑熱易敗之時合無准其照依時
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
實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

一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
月苦寒夜不得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虻蒸以土地
卑濕水泉汚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之
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懇取畢姻

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
人多嘗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為苦
臣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
短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如
蒙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亦准算坐班兩月使人
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添監生如
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代庶幾公務易完而人
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一力求去位疏

臣本庸流濫膺
簡命擢從休退之餘處以師儒之任位重而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奉職弗堪素飧是愧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冒干
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
恩旨曲賜褒嘉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
命驚惶拜　恩踧踖感極涕零罔知攸措固當夙夜匪躬勉竭駑鈍以圖報稱豈敢復有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日益衰病日益甚目昏而困於簽書頭眩而憚於動作舊患心脾嘔泄舉發無時新加臂指風痺屈伸殊苦精神凋耗而健忘筋骨支離而不束雖力疾以視事每失前而迷後豈能盡所職而副

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一也古人為大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乃為不負上之委任焉今臣言無足取行無可法資淺望輕不模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就人才涖任已經二載而成効未有毫分雖使久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而副

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年雖老耄猶欲挨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將干利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恥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為師者老不知休病猶固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致其然不正其本曷齊其末昔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臣既他無所能輒欲以身為教懇求避位使後學皆知無能不可以妨賢老病不容於竊祿有所視效而興其廉恥庶或有補於風教即臣所以盡職而副

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縻祿不去則為上負
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教大矣故敢不避鈇鉞之嚴而再申前懇伏望
聖慈察臣衷誠非由外飾俯　賜矜憐特
勑該部照依考察事例放臣　回還致仕或與閑住使得
養痾林下待盡餘年庶全
聖主始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矣

乞照例休致疏

臣竊惟舊制凡官年七十以上精神衰倦許令致

仕而考諸禮經亦有大夫七十致事之制蓋刻年
納祿乃古今之通義也臣以踈賤遭値
聖明素乏之材猷濫膺器使歷官四任而勞効蔑聞糜祿
三朝而涓埃無補桑楡未奮蒲柳遽零年已滿乎七旬
身尤困於二豎兩目昏花視物如隔烟霧何能
別乎文詞雙足痿弱平行若步山坡安可周旋於
禮度久患心脾嘔泄已屬沉痾時常臂指風痺將
成痼疾雖圖報之丹心未嘗敢替而已衰之筋力
卒難復強奉職弗堪妨賢是愧若復貪靡寵利未
免遺犯

憲章臣於昨歲已將老病不職緣由兩具奏疏冒干
天聽乞放歸田而未蒙
俞音曷勝悚懼今臣老病日增衰頹益甚餘生無幾自
知難戀
聖朝於例合乞致仕故敢不避煩瀆之誅復致迫切之
懇伏望
聖慈憐憫察臣前後所陳皆揣分而發於真忱非恭名
而過爲矯激俯從私願率由
舊章特 勑該部檢會臣前二奏及查考臣出身脚色
年歲容令致仕或與養病開住使得生還故里終

老首丘不勝萬幸

乞放歸田疏

臣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偶玷科名屢叨官使思致
身以圖報懼陳力之不能久謝病以歸休忽蒙
恩而起用強扶老病之軀冒處師儒之任涖官三載而
績用無成行年七十而衰頹益甚既抱素飡之愧
又當納祿之時目昏齒痛手痺足軟夜卧而痰嗽
不寧晨興而脾泄爲患疾苦多端餘生無幾實難
任職非敢飾詞爰自前歲以及今春已曾三具奏
牘備陳老疾不堪奉職無狀情由冒干

洪造乞容依例致仕而未蒙
俞音倍增驚惕臣又查得先年本監祭酒陳敬宗曾以
年滿七旬奏蒙
欽准致仕今臣才行不逮敬宗遠甚而年同於彼病同
於彼若復強顏竊祿則曠職妨賢罪益大矣故敢
不避煩瀆之誅復致哀鳴之懇伏望
聖慈俯順下情中明
舊制乞 勑該部檢會臣三奏查照前祭酒陳敬宗事
例將臣放回致仕俾得生還故里待盡餘年不勝
感戴

陳言治道要務疏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
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
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知所向望也洪惟
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
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効
而言其規模固已弘遠矣今
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其
為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
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

陛下眞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
帝而增光於
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
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
必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
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
弘成庸可得乎臣以非才待罪胄監而老病衰頹
不能久事
陛下無以補報
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丘而犬馬之誠耿耿不
能自已敢攄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
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
伏惟
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
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為此開坐具本謹具
奏
聞
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
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
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為修齊治平

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
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性故其聖德
隆茂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而漢唐
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但其學有未至故其治
不古若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
學衍義於
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
之聖必從事於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
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
但
經筵之開講有日而儒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
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
箴規違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
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
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臣引
之便坐講論經術咨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
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

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
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辯以之立政而事皆
可法其於
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
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而孔子稱為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
事於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迹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訓於後人
者至備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之增光於
前烈者尤盛豈非
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
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
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
不事遊田皆其善行之可法者

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議撫恤
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
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為而未
成者
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累脩會典則欲舉
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脩通鑑則欲考前代之
成敗以為法戒尤
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

講議擧其舜典而施諸今日則爲能盡繼述之道
而見
陛下正德之實矣昔啓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建四百年
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年之周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三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
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
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
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敎于公宮有師傅保
姆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敎成而祭所以成婦

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
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
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
當采德閥不宜叅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
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敎之蓋王化之始
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敎之不可不預而禮尤
不可不正也伏惟
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
也今
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

天命降鑒必篤聖女以佑
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
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
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
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
以色進當此
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依
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
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擇師傅保姆之賢脩言
德功容之敎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

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敎之旣
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之德葛覃樛木
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幄于內成
以六禮以定
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
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
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
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耄不達時宜而惓
惓愛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狂言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詔令而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之下莫不聳聽而歎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焉者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

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粮爲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

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爲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頌

聖德以爲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攻難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爲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

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嫌而姑息從群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惕厲脩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雲漢

之雷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予爲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脩行皆能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以其能致敬天之誠也

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

聖諭以爲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藁席晝曝于日夜臥于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

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爲民災其罪
己修德如是故能開創大業而政隆平而垂無疆
之休非偶然也今
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求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
治効益隆而休徵畢至也柰何
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霾雨爲災天鳴于西土地震于南
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寒心深
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
陛下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

不合乎衆情即有違於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
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
把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
財已匱而修費之無節若此類皆
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以側身脩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
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
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
正內外協心上下交脩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
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
陛下之正德不爲虛文矣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

乞恩致仕疏

臣近以身衰多病不堪奉職而年滿七十誼當納
祿已經節具奏牘乞求放老歸田董蒙
矜允不意感承
恩旨曲賜勉留顧惟疎賤小臣何敢上當
隆眷感極涕零曷伸報稱固知臣子所當盡瘁
若又不容再瀆但臣待罪胄監竊祿無補於今秋七月

初五日三年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況當
龍飛御極之初克脩虎拜稽首之禮以瞻
天日之光以際風雲之會此臣夙昔之至願也柰何事
與心違命不時偶頃因四五月間感冒雨濕忽患
膝脛疼痛而拜跪步趨之弗便迨及六月以後又
傷酷暑加患煩渴痰瘧等證而晝夜寢食之不寧
比之前奏所陳諸病尤覺沉困亦曾具呈南京吏
部爲因本監缺官一向扶病管事今欲勉爲考績
之行躬致乞骸之請而疾勢日增砭劑靡効惟恐
困斃道途莫能趨詣

闕廷苟不早諫所處未免重貽後悔思得近者南京工
部尚書李孟賜三年考滿及前南京吏部左侍郎
楊守阯六年考滿以老病不能給由並荷
聖恩欽准致仕臣雖名位才德弗敢僭擬二臣而年老
多病事體相同茲不能已敢用援例申懇除將考
滿公文呈繳吏部離任訪醫調治聽候外伏望
聖慈弘敷一視之仁俯從群下之願特
勑該部檢會臣前後所奏免臣赴部給由亦容照例致
仕庶得休養沉痾少延殘喘則臣未填溝壑之前
皆感戴

恩波之日也臣不勝祈
天俟命屏息待罪之至

乞恩養病疏

臣以菲才待罪胄監而年餘七十身嬰百病乞骸
章疏已四五上矣上年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滿蒙
南京吏部咨送給由因患膝脛疼痛煩渴疲瘁等
疾勢甚危困不能趨詣
闕庭又經具疏陳情乞照尚書李孟賜侍郎楊守阯事
例放回休致當將考滿公文呈繳吏部而離任訪
醫調治冀蒙

矜允敢謂
聖慈憐念衰殘未即捐棄累降
恩旨曲賜勉留且復諭臣有疾善加調理不必固辭是
雖天地大造之仁父母罔極之恩不能過也臣雖
至愚豈不知感謹已照依奏奉
欽依事理未敢再詞陳乞惟務悉心調理但在外訪醫
事多不便卒難調理恐致傷生不得已暫回原籍
以便湯藥之奉急欲病痊給由以盡臣子之恭不
意二豎相因衆疾交纏砭劑雖勤功效難見歷秋
徂冬病隨時變自十二月以來忽患臍腹絞痛泄

痢大作晝夜無度血氣頓虛而手足風痺之病滋
甚頭目旋暈之疾又加氣喘逆而痰嗽不止齒搖
動而腫痛難堪目全昏耗腰苦痠疼視履動作皆
有所妨精神志慮俱已凋耗惟堪偃息在床不能
起發上道顧形骸之若此忝寵祿以何安誼當再
疏乞休而以累奉
詔旨丁寧不容固辭又復中止歷訪諸醫咸謂病機深
痼須當稍寬以歲月不能責効於旬時復念臣當
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不當事任心
猶不敢自安今病之痊否既未可期而本監缺官

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無廢職務有誤教
養則臣之上負
國恩下妨賢路罪益大矣故雖休老之牘未敢重陳而
久病尤不容不瀝誠以上
請也伏望
聖明以敷教爲重以作人爲務念賢關非可以養疴而
師範詎容於曠職
勑該部別推儒彥往司
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
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以聽黜幽之命則官職不

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保全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懇乞休致疏

臣自少時身多疾病暨乎中歲髮白早衰出身踰
四十年歷任僅滿三考卧病之日常多居官之日
常少蓋小材不可大受而薄命難勝重祿故往往
在職而身困去位而身安昔僉閫憲既緣痒疾而
乞休昨長成均又以衰頹而廢事臣量能度分自
知止足故嘗以年滿七旬而身嬰百病弗堪本職
居官已經五上乞骸之疏荷蒙
聖慈屢賜勉留未即
俞允繼因三年考滿而衰疾荐增不能赴部給由又經
再陳調病之章幸蒙
恩旨謂臣累陳有疾情詞懇切准回原籍調理病痊之
日有司來說起用
聖明之拳拳下臣而曲加體貌未忍捐棄
恩意無不至矣臣雖愚無狀知感實深爰自去春以迄
今歲四處求醫百方治療僅獲有瘳殞身圖報夫
何年命窮促二豎纏綿病切膏肓難望收功於藥
石疾成殘廢何能奮志於桑榆顧猶贅名仕籍之

中未盡納祿之義雖無責任亦所未安臣嘗竊考
祖宗之法揆以先王之禮凡官員七十以上皆許致仕
邇者廷臣建議又欲申嚴致仕條限蓋以是爲人
臣進退之大閑不可違越也臣今年七十有二假
令無病亦合告休況又加沉痼之疾久伏床枕崦
嵫已迫決知無補於明時鐘漏有期詎可更虧於
晚節設不自陳豈能免於違戾
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乎敢殫愚悃重有哀祈伏望
聖慈弘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憫臣疾憊俯賜矜從特
勑該部申明舊章查考臣出身以來年歲容令依例致

仕以全素履悵餘生之無幾惟鞏首丘願
洪造之未酬敢忘結草願從衢壤之民同効華嵩之祝
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感激懇祈之
至

辭太常卿疏

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三年考滿為因年滿七
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已於正德二年二月
內奏蒙
恩旨許回養病繼因病久不痊弗堪奉職於正德三年
三月內奏蒙

恩旨准令致仕養痾待盡三載于茲忽於正德五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蒙吏部差辦事官孟偉齎到急字
一百七十八號劄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
榮命下頒驚魂失措伏念臣少無學術老更衰疲雖叨
過實之名初非適用之器分甘守於貧寒念不期
於榮進豈期休退之餘復拜優殊之
命擢授奉常之長兼領夷夔之任典司禮樂手和神人
職務雖簡而責任尤重非有碩德雅望如漢桓榮
唐楊綰宋范鎮者莫膺是選臣顧何人敢承其乏
資淺望輕揣分非所當得才庸德薄度義尤所不

堪昔為祭酒四品之官且不能負荷而再休今進
太常正卿之位又安敢僥踰而冒處叢漸維谷且
憂庸致循墻之避況在納祿掛冠之後又當逾七
望八之年非惟禮當謝事抑且病難從政心膈頑
疼腰脊痠痛夜臥頻苦於痰嗽晨興每患於脾泄
兼以目昏頭眩手戰足痿行必拄杖而後能步拜
必待扶而後可起嗟大耋之將至豈榮祿之可榮
惟欲倚床而伏枕焉能赴官而供職此臣所以憂
遑迫切不能不籲天而祈免也敢陳卑悃上瀆
宸聰伏望

聖明由加仁惻俯賜矜從收回
新命特
勅該部別選名德以充厥任則名器不至於濫授職務
亦免於曠瘝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憑藥石之功
少延螻蟻之命臣無任激切懇祈待罪之至

辭陞侍郎疏

臣近承吏部咨文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欽奉
聖旨陞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聞
命驚惶殞越無地緣臣先蒙
聖恩賜老歸休養痾待盡已越四載忽於上年十二月

內蒙吏部劄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臣舊患未瘥
強扶拜
命心蹶踖以不安顏忸怩而罔措自惟才庸德薄弗堪
器使而年衰疾憊難勤職務已經瀝誠具疏上瀆
宸聰乞賜寢罷
恩命仍前休致俯伏以俟葉蒙
矜允豈謂愚誠未達而睿眷加隆奉常之除纔經數月
而二卿之
命復下九天
恩厚踰涯感深次骨竊惟禮部古號清曹而侍郎今為

顯仕班聯禁從位應文昌致佐秩宗職兼獻納非
素負一時之望豈能協衆論之公有如臣者學不
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徒以衰憊之身敢玷清
華之選且奉常春官之屬既非小材之所能堪况
侍郎春官之亞又豈愚分之所當得宜黜而陞在
輿情固為未愜而求退得進使臣心何以自安非
惟覆餗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若蹴承於
新渥必深負於
隆恩臣又年踰七十患在膏肓內有心疼脾泄眩暈痰
嗽諸疾不時舉發而血氣又衰形骸疲瘁弗能從

程而赴任外有目昏手戰腰痛足瘻等證日增月
盛而衆體皆廢神識昏耗莫能居官而治事雖赤
心之未忘顧餘生之無幾苟不懇休退避必將自
速顛躋是用再瀝丹誠重干
洪造伏望
聖明矜察愚衷收回
成命特
勑該部別推英彥以佐春官容臣仍以舊官致仕使得
棲息衡門少延殘喘而咏歌
聖化為太平之散民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謝存問恩疏

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時加存問以副
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欽遵蒙吏部勘合類行
浙江布政司轉行本縣仍行與臣知會臣即於九
月二十日望
闕謝恩訖聞
命自天措身無地伏念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為因
年滿七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累七疏以乞
骸歷三載而得

請至正德三年正月內荷蒙
聖恩欽准致仕繼因
皇上更新大化召用故臣猥及衰庸亦蒙甄拔既起臣
為南京大常寺卿復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子以病
衰日甚不堪供職再疏陳情乞仍舊官致仕又蒙
恩旨還着做侍郎致仕臣叨榮過望圖報無由荷非仰
荷於
生成寧獲退安於田里今養痾又幾十稔而頹齡已越
八旬豈圖垂盡之年復拜殊常之
寵渙頒

溫旨假以學行之褒仍令有司加以存問之禮是則文
王善養老之仁政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但優禮
甚非薄福所能堪而褒詞亦非愚分所當得愧無
勞効濫冒
洪私寵至而惕爾驚心感極而泚然汗背省循無謂拜
受何安蓋由恭遇
皇帝陛下明同日月之照臨幽微必察德並乾坤之覆
一載臣細不遺溥先王仁民愛物之心崇前代尚齒
尊年之典遂令衰耄自此僥踰臣敢不仰體
深仁益堅晚節雖駑駘已病難效力於驅馳而葵藿秉

、殘肯忘情於傾向戚戚動江湖之慮惓惓懷畎畝
之忠伏願
陛下清心寡欲以養
聖躬明目達聰以隆重治壯
皇圖而永固綿
國祚於無疆臣無任激切感
恩之至

○○辭陞尚書疏

奏為辭免陞職事臣於今年六月內准吏部咨文欽
奉五月初二日

聖旨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令
有司以時存問欽此欽遵當即望
闕謝恩外叨榮過望閑
命驚心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昔嘗備員國學既
以年及掛冠而乞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
職而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
生成今頹齡已越八旬而養痾又逾一紀敢期末路復
際
昌辰恭惟
皇帝陛下以

憲祖之文孫承
孝宗之大統聰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
元凱登庸共兜流放欲風厲於四方之士庸假寵
於一介之臣遂令朽質荷此殊
恩誤稱德望而陞以尚書職名重於華衮之褒仍容致
仕而責有司存問過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
義奚堪倘復貪榮而不知止是必將踰分而自取
悔尤叛覆以愚奚競而懼不容不籲
天以祈免也伏望
聖慈特
勅該部追寢尚書
成命容令仍以舊官致仕俾臣生無愧容死無遺憾為
幸大矣伏願
陛下當此造化陽復之時[illegible]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
而遠小人崇正道而息邪說獨攬綱維毋使大權
旁落堅持國論罔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為必
可行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不邇聲色無殖貨利
言思可復事必有終廣言路以闢賢路結民心以
順天心鞏
皇圖於不拔綿

國祚於無疆臣苟延殘喘獲覩太平尚從擊壤之民同
致華封之祝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議處塩法事宜奏狀 代某中丞作

謹題為議處塩法利弊以裨
國用事臣聞塩之為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
費之所資為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
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不過以塩充貢而未嘗或
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塩名官而未嘗不同
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塩筴始正漢用桑孔而塩
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菲才叨
官臺察欽蒙
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塩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
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竈戶夫塩之所出雖
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塩為
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蕩朝夕烹煉不勝勞苦
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
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塩入於官或被雨
水銷鎔又有追陪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
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
可存活是即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

道殺當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從
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被
將竈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
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
竈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
虧矣二曰輕減鹽糧
國初嘗命鹽司以竈丁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
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
感
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又無餘鹽關給

而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
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
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
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乞
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
又若大旱之過時雨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商奪
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
粟邊倉而多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
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

每過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
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
不充而
國家失利爲害非輕
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
特賜
宸斷中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
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
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
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

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
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
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
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
鹽乃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
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買
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
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
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鹽及獲引影射之
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

之於未然乞
勅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場
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
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
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
吏凡有客今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
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
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
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
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
到於杭州攬載
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
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詰隨其所住地方
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
敢為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務本等生理
什五為群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櫓滿
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
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
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
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
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
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
船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潤遠頃刻之間不知
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
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
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
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
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為之所乞
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
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為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
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遍歷務
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
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為國之要務其前二
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為邦之本也其後
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為民之心也能
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
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
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
外於是哉臣學識寡陋不能有所建明但以職居
言責不容緘默敢以一得之愚上瀆

宸聰如家准言乞
勅該部看詳事理參酌時宜擇其可行者明之施行
天下幸甚

乾隆三十八年兩淮鹽政李質穎送到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簡　後學義烏虞守愚校刊

登第後寄鄉先生

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為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己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嘗志於是矣既為科舉之學所汨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於道竟無所見於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遂忘乎富者也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於學耳主司不以其才之未足以用世也舉而

進之
天子之廷使陳其所志某也學力之未充識見之未廣世故諳練之未熟雖有致君澤民之心道則未之盡也一時對揚
明詔雖不敢曲學阿世而所言者不過蹈襲腐儒常談何能有裨於君德有益於時政哉荷蒙
聖明好察邇言不遺芻非遂使一得之愚亦見采納每懷董仲舒劉去華輩慷慨論事切中當世之務真為匡濟之策有用之學未嘗不深自惶愧欲追蹤而未能但切喜自今可以少遂讀書脩己之心又幸

朝廷以年少初進未堪任以事也姑與之祿使之就學
翰林且命師以教之蓋欲望其成材也切矣感昌
國恩至隆極厚不知何以爲報私念惟有日夜淬礪勉
於學問以冀一才一藝之有成庶幾他日可備犬馬
之役以少報
國恩之萬一若曰幸科擧之就手慕榮利而動心則愚
豈敢惟先生夙知某者故敢布其所懷雖然碌碌者
易缺皦皦者易汚況某以涉歷未深操履未定之學
一旦置其身於京邑紛華靡麗之衢放蕩膠轕之境
易以隳厥所執深懼其偷於家者壞於廷也伏望先

生以其平日獨得之學時發一二以訂其頑砭其愚
推而納之君子之域使某不終爲背人之歸以貽鄉
先生輩之羞則幸甚夏暑不審體履何似乞爲吾道
自愛

小字行

復羅一峯 名倫字應奎後更字彛正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
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
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
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
哉或有拿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
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
失前禽天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乎華心
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
之權力邀强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
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
法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
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敎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
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敎而誅者蓋
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

彼樂入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
其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
之曰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
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
朝廷之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
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
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爲盜者
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彦方遺布一端卒能
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
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虔

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而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豈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復鄭御史克脩 名巳山海人

久別無任懸仰人來辱書備悉比來動止皆與易俱

且有砭訂愚情之意啓發良多慰感不已曩者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眞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蓋因克恭有過情之譽僕不敢當而及之耳初未嘗妄有方人之意也而克恭又累數百言以闢其非某之率易妄言慚罪爲甚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爲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爲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爲累而況以婚嫁爲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何如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絶人逃世爲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卑吾定山矣至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眞樂則又以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旣抑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

爲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却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楊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爲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眞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

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求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亮恭之辯若是者豈誦白沙之言而未之思耶來敎有云眞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今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以爲謂天理爲

人人有之則可謂眞樂爲人人有之則不可蓋凡厥有生均禀同賦理固人之所同有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知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知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之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爲眞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語哉來敎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爲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眞樂其有得其未得

耶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爲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有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愼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爲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言而豈後學之可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以億

度而言之也來敎又謂信僕之言不幾絶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眞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至於今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眞樂之徒爲話說久矣豈亦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之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絶粮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

不樂焉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眞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求教又請尋樂爲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顔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爲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如曰養涵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爲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

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爲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爲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爲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眞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爲

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眞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黃門克恭 欽

近舍親回自遼陽獲奉閏月二日手教兼有藥材之貺具所以砭劑不肖身心之疾者至矣何感如之某自離家以來因循苟且希聖之志不篤又弗親賢取友以求輔仁之益向上一步工夫無由自進誠如來教所云竊誦數四責善之誼凜然雖相去數千里外如對顔面而聆箴誨也敢不顧安承教但謂僕不親

白沙而跡於仲昭孔易則非志之不欲乃其勢有所未能蓋家貧親老事育不給若千里遠遊未免貽親之憂且無以爲行費何由而自遂耶前書所論天理眞樂之說蓋因與進不肖而過其情所不敢當故有區區未學敢易言哉之語初未暇致疑於白沙稱定山也吾兄以是責之似過深矣雖然若區區愚陋之見亦不敢不詳陳之以求正於有道也昔朱子論孔顔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顔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

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工夫尤難者也今曰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顔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顔子之仁去聖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第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為仁而夫子不

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慍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穎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故朱子曰顔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顔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顔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却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顔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

其所稱許者獨顔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顔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顔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顔子未能無間耳顔子之非禮弗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横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顔子亦豈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之到此

田地故以點自况而未嘗自擬於顔子也若其學顔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卑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為之訂其訛而袪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二十年進脩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如何蓋亦自愧其

識趣汙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爲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來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爲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爲有與於斯道

乎如以一隅爲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况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

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材亦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况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恒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修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

在茲乎若某之至愚不肖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終日乾乾戰兢惕厲求爲伯王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無惟乎所議論所自處者如是之卑陋也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與韓侍郎文

不奉笑談載更寒暑傾企之私與日俱積襃承手教憂時憂民深以 國計爲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

重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爲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爲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錐頭會箕斂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自足給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

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爲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爲何如某具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茲不復贅爲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墻無由趨拜萬爲

國家倍倍崇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鄧侍御 璋

仰慕公子之威名莫韓荊州之雅望爲日久矣邇聞繡斧南巡而宿蠹滋奸一時洗盡白叟黃童歡聲載路老朽何幸獲瞻道德之光而快覩澄清之政也乃者不意先生飛章

天陛薦賢於國而不肖賤姓名亦贅其末此某之所深懼而循揣退避不敢當者蓋古[illegible]舉必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疎無用之人廁於其間豈不有玷大君子知人之明哉某自少時應舉充官備員憲府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飡有愧辭祿歸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精神筋力衰憊

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宦途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爲名教之罪人乎昨因晉謁臺下已曾具陳卑悃今辱移文查勘所司官吏承望風旨不使知聞輒以病痊申報是使之進退維谷非惟爲某一身之累亦恐有誤盛德明揚之公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仍令豚子具詞陳告惟先生怜之念之特爲覆寢罷前奏行仰有司從實勘報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某拜先生之賜感知己之恩雖沒齒不能忘也

與鮮御史晃

伏承移文郡縣欲爲不肖建立優禮耆宿坊牌以昭
國恩及將吏部公文勒石鄉賢祠內以勵後學甚盛舉
也但某非其人濫叨耄耋之年素無學行之實碌碌
虛負此生甚爲可愧何幸遭遇仁人君子敬老
不鄙衰庸飛章舉奏稱美過情誤蒙
恩眷優嘉今有司以時存問已爲過厚非所宜堪而公
移下頒又於存問之外加以立坊刻石二端則尤非
分所當得在先生盛德不過憐其老而優之而不肖
自揣則何德可以表厥宅里何善可以勒諸貞石未
免貽笑於鄉人而取譏於後世此某所以不容不辭
免也又某於年少之時嘗忝鄉薦及舉進士世俗皆
有坊牌尚且力辭不爲今老病垂死晚節末路乃復
爲此豈不喪失平生之所守乎況當此民窮財盡之
時不宜興作雖曰事不勞民亦非當務之急竊恐外
議謂先生私愛不肖而過與傷惠又未免爲盛德之
累此某所以尤不得不盡言以辭免也伏望先生愛
人以德即命所司停免此舉使區區晚節不虧則仰
先生之恩賜大矣特在知愛敢布腹心惟勿罪幸甚

與邵國賢寶號二泉（二）

前歲辱手教謂有人作砥柱圖而命區區爲贊教誨
顧惟衰病昏耄不能辨此久矣而砥柱之圖又未審
何爲而作未達其義莫能贊一辭也敢謝不敏今春
又承來教謂有客爲古範數而求知其占法合古人
否某舊讀蔡氏書考行數畧妄以己意窺測畧得一
二未能究極底蘊欲就正於先覺而未得其人猶以
爲恨今此客之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
圖以與蔡氏不同蔡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
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
則以兩奇爲一兩偶爲二而奇偶爲三每以初揲之
數爲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爲目而
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爲
一綱一而目二則爲二綱一而目三則爲三若綱二
而遇目之一則爲四綱二而目二則爲五綱二而目
三則又爲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爲七綱三而
目二爲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
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
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
揲蓍所得之數非以求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
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

陰刻一者四共爲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爲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爲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

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爲元吉原之三則爲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爲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爲橫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客乃以縱二橫四列爲兩圖則蔡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況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爲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雜取其八縱二橫四今則縱二旣取

其八而橫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某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月用日用時之說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橫四圖下亦寫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屬未明況其所占謂得數之賓而述蔡氏所係之辭以爲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言所得賓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休咎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強以爲知茲承下問而觀其占圖尤所未達敢用封回詳具所疑而求教焉伏望以僕所疑詢問此客求其明白切要之論以內篇之書明以見教而決所疑

爲幸萬萬

與韓僉事 邦奇

某臥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役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害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息焉眞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淸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觀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謂須累黍爲九寸然後用蔡氏多截管之

說又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氏未盡之蘊而爲之註釋圖象詳其筭數尤有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止爲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敬歎敬服玆辱手教過相稱許旣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贅言於首簡則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筭數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穎敏過人之資兼之師友相與講明問辯而於祖沖之之密率莫法亦未之

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爲欠伸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荒蕪心神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先生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能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明律呂之學者爲之序引斯足以闡示蘊奧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億說未免佛頭上着糞爲荊公所笑矣此某所以循墻退避而不敢當也萬惟矜其不能勿以方命爲罪

與吳亞參

昨承以鄉賢祠志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愚不肖者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謝然者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爲遺事又錄其所述作以爲遺文分爲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爲人之實然來教又謂前所議勲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以爲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區區學術荒疎識見卑陋不足以當此任黽勉纂輯以復尊命不過塞責而已其間有去取未精采摭未備者惟以高明之

見參酌而刪定之以見敎幸甚大槩登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後可惟高明之選擇其留意焉

與趙知府叔鳴鶴

某老病非才不足比數荷蒙邦君先生盛德累承眷念非言可旣玆有一事於心未安敢以情告先生近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坊牌則區區賤姓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以官爲身外之物不敢認爲已有況此亞卿顯職尤所不堪旣嘗具疏以辭之今

朝矣今乃立爲坊牌以誇耀鄉人未免爲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闇然自號欲從事於尚絅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尚絅之義此尤心所不安而不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面辭弗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懼伏望先生諒其夙心亟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堂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爲光明而財用亦不爲虛費矣愚見如此萬惟矜察勿以爲命罪也

與劉知府性馨書

某至愚不肖雖嘗志學好古而少不自力老至無聞不齒于世久矣荷蒙邦君先生盛德撝謙賓賢下士一見遂如舊識而待以知己又辱千乘枉顧衡門自惟衰晚何幸遭此恒思所以爲報而未能也竊聞古人有云報德莫如盡言故敢冒進狂瞽之說以裨高明之采擇焉伏惟明公以當代偉人負天下重望正色立朝危言震　主凡所建明皆懇懇乎愛
君憂國之言章疏一出四方傳誦莫不想望其風采今而奉　命來殿吾邦邦人父老室家相慶以爲民之憔悴於虐政者自今其有瘳矣何者君以民爲天先生之愛君如是豈不知所以愛民乎國以民爲本先生之憂國如是又豈不知所以憂民乎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溪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一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騰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況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丐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役之勞乎先王救荒有散利薄征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散

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二而用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興作雖用民力而皆廩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正公以官粮募饑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其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饑而死乎先王月令於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

故愚意以爲此事決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
爲此說以誤先生耳夫脩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
隄塍殺水勢以衛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爲而非此邦
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劒
爲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爲良民此其德足以
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
爲寇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
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爲龔爲張而爲檀李者
乃先生之餘事耳尚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
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

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
不和則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智
伯之難而出走不取長子之城厚完與邯鄲之倉庫
實惟取晉陽爲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
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
務德政而好土功亟城其邑而又溝其公宮彼固以
爲無患矣然民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
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
川阻絶豈能遽至於是邦而一旦卒然浚濠設備張
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下而啓奸雄

不軌之心豈若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爲晉
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爲愈乎愚所以謂非今日之
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脩築隄岸之役蓋以金華故
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于其下近年以
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隄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
欲於上流築隄以殺水勢使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
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事於荒歉之餘沍寒
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
役並興而築隄爲尤難填塞下流之地以爲高岸障
遏南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

城濠而所用材木又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
財矣使隄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
萬一水潦暴溢洪濤巨浪隄不能禦而或潰焉則爲
勞而徒費又况水爲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
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
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爲豈可以人力而求勝乎天哉
惟當行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
成屢敗終於無成故昔人論治河者有不可與水爭
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鬭將毁王
宮靈王欲壅防穀水使之北出以保全王宮而太子

至誠之以川為氣之導不可壅防閩川以飾宮是佐闢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為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為築隄之役哉况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脩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為愈哉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年以来未嘗浚

也而今忽浚之覺溪上流自昔所聞未有堤也而今忽堤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為吉為凶為悔為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興事不若省事雖為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某處山林之下本不敢妄議官府之事特以過蒙知遇之厚而欲成盛名之美固不敢不盡其愚若其言之用與不用則非所敢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息之至

又

其老耄不才衆所不齒過辱先生盛德眷存獨厚莫知所報甚感甚愧近忽傳聞謂先生將為不肖營建居室某因以為傳者之妄繼而舍姪生員回自郡城亦謂聞有此舉某且驚且懼以為此雖先生憫老恤貧之盛心而甚非不肖所宜堪也必將外招物議謂先生私愛一人過與傷惠而某之取非其有亦為名教之罪人矣昔晏子以其君顯大有功於齊國景公為之作室晏子固辭而不居今某叨處縢屢又荷高明知遇於郡政未嘗有毫分裨益豈宜多受大賜况今老病龍鍾杜門待盡則陋巷蝸居乃其素分若復

竊以廣廈高堂而貽笑取譏於君子則為無妄之福寧不自取無妄之災深為可懼此愚所以徇墻退避而不敢當也伏望高明察其卑悃即為停止而歛大惠以播揚仁風輕徭薄賦以全活八邑之罷民則某也受賜多矣

又 時劉鎮上兵守遂安防江西之寇

自月初於蘭谿敘場送別一向不知動履何如惟切企仰今早忽奉手教聞江都閫又失利則賊愈無忌憚矣大槩此賊亦無深謀多是夜行偷劫及明行誑誘而我之統兵者罕有折衝禦侮之才行無紀律居

無守備而肆意求安號令失宜進退無據而輕信寡謀故兵雖衆而反為賊所敗耳為今之計莫若嚴固隄防夙夜弗懈恐其乘虛掩襲又須多差乖覺兵士深入賊所體探事情使我軍常知彼之動靜而彼不測我之虛實然後不時選銳士出奇兵以攻其無備則賊必可破矣若夫招撫之說必須大勝一塲使其心膽喪破然後可行不然則我以偽招彼以偽應終於無益也

與謝木齋閣老 遷

竊惟稽山鏡水孕靈毓秀篤生儒英以棟幹斯文黼

藻王度為邦家之光者宰輔則有杜正獻李莊簡倫魁則有詹騤王佐莫不表表於當時然詹王之杜李之相業杜李無詹王之大對猶未足盡發吾越山川之奇兼是二者其惟先生乎在成化中先生以雄文邃學大魁天下時某由閩憲書滿入京始獲一瞻几几之容固已決知為今日之王沂公矣昨聞大拜某雖臥病窮山亦且踴躍而起為天下賀屢欲脩致一箋之敬又恐塵嫫之姓名草茅之書間弗可上瀆記曹以故不果近因門人董遵還自都下為言盛德不鄙衰殘寄聲存問九禺一言白雲霄飛下枯槁為之生春風感當何如耶某也老大無成虛負此生又以罪逆不天彈罹大故倚廬待盡已絕望於斯世矣不意 朝命誤有南雍之除雖 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衰劣老耄非所宜堪若貪昌寵榮忝竊非據非惟物論所不容而不模不範弗勝厥任豈不有負明揚盛心為先生諸公玷乎敢具奏牘備陳卑悃祈免新秩以安愚分若蒙鈞慈獲從所請終老山林不勝榮幸翹首門牆無由瞻拜聊憑泓穎以道區區辰下一陽復亨伏惟先生訏謨
帝庭燮贊元化式膺道長之時敷錫大來之慶以福群生某亦與受賜焉

又 在國中寄

維秋之杪萬寶告成伏惟一德元老端委廟堂恢張時雍天同神化百靈孚佑鈞候多福某竊聞之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昔我
聖祖開基以戊申踐祚十有七年歲當甲子而經世之具制作大備一新寰宇垂萬世無疆之休迨今百數十年當豐亨豫大之後有日中月盈之虞法久弊生事窮當變稍益盈虛勢所必至惟
皇上以戊申御極今十有七年又當甲子豈非世道一

新之會而黄帝堯舜通變之時乎乃者渙發綸音
布告在廷謂弊政多端而欲求革弊事宜是乃天啓
聖心以大有爲之機也以大有爲之君當大有爲之時
而秉鈞當軸又有諸老先生名世之賢從容
帝所道叶乾心謨明弼諧必將以洪武聖政啓迪
宸衷端本澄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以復
洪武之治以上副
聖主圖任仰成之意則天下幸甚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先生其敬念之哉某衰老無似過蒙奬收錄俾之
待罪南雍又辱灑落翰墨曲賜存問慰藉勤厚而奬

與過情豈勝愧感思竭駑鈍以報知己而才力有限
疾病相仍不堪鞭策視事已踰期月課績全無毫分
政教弛廢而莫能興舉士習偷惰畧無少變規孔尸
素之愆又加衰憊之甚將速顛躋恐爲門墻之累敢
用具疏乞骸願賜罷歸田里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
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
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不惟監學諸生之幸
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黄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所
欲言萬惟上爲國家益隆保衛以慰四海具瞻之望

與洛陽劉閣老健

某在成化初備數詞苑下僚嘗獲瞻拜几几之容竊
伏下風久矣未幾而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
以故弗克灑掃門下恒用憮然乃者獲聞大拜私竊
慶幸欲爲天下蒼生一伸賀悃而草茅疎賤無由徹
聲于下執事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頌而已
比日秋清伏惟先生巋然舊德格于皇天訏謨
帝庭妙贊元化百靈孚佑萬福來崇良慰下懷某迂疎
寡陋弗堪世用加以老病衰頹愈無足齒近蒙
朝命待罪南雍仰荷陶鎔之賜與天無極而林尚書來
又承寄翰垂問九鼎一言白天飛下枯槁爲之生春

其感思當何如耶思竭駑鈍以酬知己而才輕責重
覆餗是虞日夕憂畏疾病侵加不能事事有辜委任
恐爲門墻之累敢用具疏乞骸願賜罷黜倘蒙鈞慈
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
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非惟監
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黄扉無階參覲
敢祈爲國自愛以上副　九重倚注之心下慰四海
具瞻之望不勝拳拳顒禱之至

與李西涯閣老東陽

某竊惟自古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不難於明良際會

之時而難於主少國疑之日故阿衡左右之功在太甲之克終厥德而周召篤棐之勳在成王之揚文武烈厥後霍子孟諸葛孔明之托孤寄命固無負矣而輔成君德猶有愧焉今先生二三元老處伊周之地膺 顧托之重同寅協恭朝夕啓沃嘉謀嘉猷內告外順凡所論列皆係安危柱石乾坤永綏宗社天下之士莫不以伊周望先生而致
吾君於太甲成王之盛先生其必有以副天下之望哉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衰病餘生弗堪從宦昨因具疏乞骸妄以小夫竿牘上溷記曹荷蒙盛德俯念陳

人鈞晝陸離台天飛下不惟仰見位望勳業之隆自覬欣然而於不肖曲賜奬借眷念有加曷勝感激三復鈞翰身教之言端爲確論是惟躬行之君子能然而某非其人也何足語此哉慚罪慚罪示及方石之歸與直夫孔陽之不幸尤用憮然方石固非得已而不情之不得已者抑又甚焉陳在之年與某相若而彼皆已逝矣衰病殘軀亦豈久於斯世哉首丘在念憂戚百集敢復再四申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生死骨肉之恩也黃閣在望瞻拜無期乞爲
國家倍加崇重以光輔 聖明永福群生不勝至願

與楊遂菴閣老 一清

某以老病養痾田里獲聞先生德業文章名于一世敬歷中外實大聲宏切懷願見求教之私而無由灑掃門下一瞻道德之光徒用憮然繼聞大升晉宅百揆位總三公恭在陶鎔之下與斯世民物同一欣賴詎意荷蒙盛德禮下以周公吐哺爲心天下之士悉將拔擢而衰耄不肖如某者亦辱存問近遣少卿及俞通判四兩承寄集之貺鈞晝陸離自天飛下枯槁爲之生春顧惟庸劣何以獲此於大君子哉慚罪慚罪竊聞宋臣有言天下將有非常之變天必預出非

常之人以擬之若漢平勃唐狄張宋李伯紀趙子立皆其人也乃者逆瑾擅命安危不軌賴有先生密贊大計外平內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謂非天生非常之人能若是乎今四方多故而前星未耀有識寒心萬一有意外之虞異天命而悲人窮以安社稷爲憂此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也而或者乃謂先生近有丐閑之疏豈天意乎周公雖處流言之變而不忍遠去王室其意固有在也先生其念之哉仰止黃閣迥在峻極無階參覲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旭居之頌無任拳拳祝願之至

復鵝湖費閣老宏

僕往年聞先生以雄文興學大魁天下載董孤之筆判司馬之書四方想望其風采于時已懷求教之心而屏處窮山望玉堂西掖在紫薇碧落之間不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可仰而不可近也徒切拳拳而已去年之春先生命駕還朝道經敝邑某時方在憂中與世踈絶竟不聞知所謂君子之至於斯而不能一見殆封人之不若矣愧甚恨甚忽拜誨緘寵以文餉乃知先生亦欲枉顧衡茅阻雨而返又何鄙人之不幸也及捧讀來教謙德滿紙推予過情若施於所[illegible]

敬者豈不肖所敢當哉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象數之外有以仰見先生識之卓而志之偉不爲世俗淺陋之學而不自滿足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爲不可及也某非其人何足以辱來教敢誦所聞而求正焉蓋自圖書出神物生而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爲卜筮之用若捨是則無以爲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原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捨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警學之贊與程子敍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必將大有所得若區區之迂僻庸陋數墨尋行童習白紛者何足與語此哉

而虛辱來教不勝其芒在背而顙有泚也罪逆餘生筆硯久荒是以有稽裁謝負罪不可言玆及免喪適姻友朱隆應貢之便謹布此以道區區

又

近辱御史回辱釣翰下頒兼賜絹幣以爲區區得子之賀甚感甚愧顧惟衰耄久曠脩問負罪無量而過蒙盛德眷存彌厚某年踰大耋而冢子冢孫繼喪止遺一子又患瘠疾未痊深以無後爲憂今而得此雖可喜而亦可懼恐不能待其長成也姑以寬目前之慮而付命於天耳豈足以勞大君子之俯念而承重

貺也耶乃者傳聞杞府橫罹外患傷及先塋甚爲可
恨但患非自撥乃易所謂無妄之災先生何尤焉昔
魚朝恩使盜發郭子儀父之塚捕之不獲朝廷憂其
爲變而子儀乃發罪己之言不咎諸人由是上下皆
安先儒稱子儀能審輕重度大小以爲可與權者嘗
可議其薄於孝乎今先生之盜意必有陰爲之主者
先生處之以道不窮極其訟又有得於易所謂訟不
可成者非以子儀之心爲心者乎可謂善處變矣欽
歎歎服辰下淑氣回春君子道長伏惟先生德隆望
重四海具瞻大來之福不假言矣但今時事多艱民

困日甚西狩之歸未期祈招之詩不作君實豈容久
於獨樂之園乎昔江古心以世道之責而委重於文
狀元履善老夫亦以先生爲今日之履善也先生其
亦以蒼生爲念哉

與東白張學士 廷祥 元禎

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
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
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
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
孝宗皇帝盛德大業煥耀古今而以先生首群儒總
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即今之韓曾也某久辱
知愛與聞欣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刋司馬之書
上以彰緝熙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
愷共鯀皆莫能遁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
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其權重於宰相
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烈志萬勿以萋斐之
言而自阻也某今年滿七十誼當納祿而衰病並臻
弗能事事深負尸素之愆懼招負乘之寇以貽知己
之羞敢用再四乞骸必冀矜從願借一言於當道處
成全其歸則生死骨肉之恩也未天在望瞻拜無期

萬希自愛

與馬太宰 文升

昔在 先朝先生簪筆螭頭風采凜然而百僚以肅
某時方舉進士忝綴末班獲覩伏犀於萬玉之表私
竊傾慕而未由拜謁門下未幾而獲罪補外又未幾
而以病免歸養痾林下幾三十年側聞先生敭歷中
外實大聲宏德望重 朝廷勳業著邊陲膏澤覆天
下尤切嘉嘆以爲天佑 國家將使億萬年無疆維
休用生耆儒篤棐 元后明良之會豈偶然哉比日
秋凉伏惟端委廟堂雍容道揆進退百職穹祇叶相

鈞候多福爲喜爲慰第以勢分遼絶弗敢上訊起居而林家宰來乃承盛德垂問下係鈞書陸離自天飛下三復悚息曷勝感激某以非才誤辱薦進待罪南雍仰荷 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才德淺薄奉職無狀弗能變化士習造就人才以補報萬一虛負任使爲知己之玷加以老病衰頽日甚一日不能事事竊祿何顏敢具奏疏乞賜罷免伏望鈞慈特爲敷奏得所請則爲賜大矣外有別疏條具監中積弊并希采納酌所宜行

與韓知府 袁

昨蒙示以鄉賢祠誌令某看詳其所立規模大體已善但於中餘目有未安者敢以愚見開列求教

一凡例云鄉賢位次各據其賢之道德事業閒係輕重先後繼常爲次蓋欲照依誌中所列六等爲位次也未審祠中各自爲室而分祀之乎抑亦共爲一堂而合之乎如各自爲室彼此各全其尊可也如或同堂合祀則恐有未安者蓋謂之鄉賢者乃一鄉之賢者古人鄉黨莫如齒雖以孔子之聖亦恂恂於鄉不敢以賢知先人至於鄉人飲酒必杖者出而後出也豈肯儼然坐其上乎吾鄉呂成公誥老先生平生最幼謙退尊尚先輩恐其心亦不肯安處於前輩之上如孔廟從祀周程張朱亦列漢唐諸儒之下君論其道德豈可同哉若必如誌中所列則葉蓁爲葉由唐之父鞏庭芝爲鞏豐之祖將何以處之耶愚意郡城中東萊先生舊有麗澤書院之祀而何王金許又有四賢書院各專其祀既足以尊其道德矣其他諸賢各有所長不相上下則以世代先後爲次而合祀之庶幾彼此各盡而人無不安矣鄙見如此不知可否萬希見教

一道德一條題目最大非純乎聖賢之學者不足以當之如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者固無容議其次則徐毅齋僑楊船山與立葉適齋由庚三先生可以亞之若更入他人則似乎泛濫而不純矣至於范浚潘墀時瀾應鏞邵囦吳師道雖深於經學皆有著述然道德恐有所未及蓋亦漢儒之類恐當以儒林目之王炎澤石一鰲戚仲賢呂浦則又其下者也此外傅寅馬之純孫道子胡長孺柳貫黃溍張樞胡助陳樵宋濂皆不過文章之士恐當以文學目之如此分別庶幾游夏文學不混於顏閔之科使後人無得而議爲不審尊見以爲何如幸有以見教

一忠義條所列五人皆表表者但恐尚有遺漏若梅溪陳德固輩恐當訪求而增入之爲佳至如王子充則與宋先生同列可也

一孝友一條止取四人恐遺漏尚多宋景濂先生有東陽十孝子贊其所取固已畧矣今又不及其數無乃太簡乎

一政事條所列多表表之賢但中間決擇頗欠精當如舒元輿在唐爲宰相無可稱恐不必錄陳亮才氣不可及而奉嘗見於政事恐當入他門賈廷佐呂祖儉皆以直言極諫著稱恐當在忠義之科龔應之許復道黃裳其政事不甚著聞恐更須斟酌其有政績著聞而不及錄者宜增入之

一才行條所錄如駱賓王子房徐無黨杜汝霖鞏庭芝朱友聞何敏中王師古鞏豐方鳳吳師齊黃景昌皆以文學著稱宋臨楊昂則優於經學喻良能何恪陳炳則文古而氣豪其楊邁王永言則文行俱未有聞倪朴豪俠之才當與陳亮爲一類惟錢適在朝則阿附蔡京而排擊元祐元符諸君子居鄉則具衣冠迎方臘而謗毀朝政以媚寇反爲寇所戮唐仲友則以貪淫無恥爲朱子所劾此二人雖有文學恐不必列之鄉賢也

一隱逸類止六人亦似太略若漢之龍丘萇梁之劉孝標與元之葉儀范祖幹皆隱逸也

與謝方石鳴治 鐸

某罪逆餘生倚廬待盡百念俱灰獨於平生受知之地未嘗敢忘去之夏聞先生過金華辱寄示總山集甚慰所懷而山居僻左弗獲一望顏色以承警誨恒用憮然今年春門生董遵回自都下始知先生膺召復出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又陳昌言以裨時政甚愜輿望某時方哀悃罔極未暇悉其詳亦未由致一箋之敬慰罪慰罪邇者忽聞朝命有南雍之除自惟才德淺薄而老耄及之豈足以步先生後塵若貪冒寵榮不知遜避是爲乘軒之鶴在墉之隼非惟物論所不容亦恐用非其人爲當道諸公之累茲已具疏辭免顧得先生一言爲陳卑悃達諸當道俾遂所請爲榮多矣因門生陸震與舍姪拯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震拯亦夙欽盛德志欲登龍聞一言以自壯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亦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也某亦與受賜焉

與喬尚書 字時在兵部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者時登庸而材猷德望名于
一世訏謨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 朝廷之所倚
毗四方之所具瞻衆綏宗社鈞候萬福共風欽令渴
恒切傾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懷而邪
克如願荷蒙盛德撝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
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雍又辱鈞翰
下頒加以香帕會錄之貺而奬與過情且謂不肖享
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蓋
指商之六臣能保乂有殷格于皇天而多歷年數故

周公以勉召公而碌碌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蒸
所以再拜稽首而循墻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
自道耳方今 大駕遠巡而 前星未耀四方多故
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變出不虞
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
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為之志當可為之時必將
思所以廣儲蓄脩武備為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
民心為制治保邦之謀于以壯 皇圖於不拔綿
國祚於無疆則商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
保乂之勳而享平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
布此以拜來教之辱

復東陽盧御史正夫 格

共少時獲從先解元游荷教愛良厚夫何不幸玉樓
仙去遂失麗澤之悅恒切歎恨比歲獲聞先生以宏
才碩學登高第列顯官德業文章表表當世竊懷願
見之私而自衰病以來耕閑釣寂與世疎絕無由一
望風采以承謦咳徒切傾仰而已乃者過辱高誼不
鄙老朽寄示所著荷亭辯論副以炙肉又歷千數累
數百言陳義甚高而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讀
之使人汗指赧顔豈不肖所敢當哉及拜觀高論研

窮經史究極理義發為雄辯下視千古雖名世大儒
萬代尊仰如朱夫子者亦且指其疵而闢其謬焉是
以見先生之卓見絕識度越流輩遠矣乃復不自滿
足而撝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而不可
及也區區庸陋無聞平生為學惟知尋行數墨尊信
儒先所謂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者也
豈能窺測高明之萬一哉虛辱來教倍增慚悚間有
鄙見一二求教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
然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

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精義等書及中庸輯畧皆已備錄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字文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至於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耳則雖不詳錄恐亦無害乎

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爲非愚竊以爲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爲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

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岐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淸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爲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爲奸爲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

一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弑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爲朱子之失愚竊以爲鄭莊公之子忽爲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爲李克所弑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弑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區區淺陋荒疎加以老耄於先生之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不止此數條也擧此以爲之兆耳倘無吝敎願竭兩端以發愚蒙則幸甚

與董緬脩文玉 玘

南雍一別闊焉數載音郵不續懷仰可量適朱生回備悉近況出示手書諭及讀書所疑[illegible]兄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意爲喜爲慰湛元明書[illegible]未得見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答固有未[illegible]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攷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有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中試取

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辯論初雖未能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辯復取程氏書讀之渙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軒復書深以爲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和舊說序中言矣其竊以爲朱子晩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拙往時與吾友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之到有窒礙處却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爲是其有窒礙者則不可用非

謂諸說之各爲一端者欲求其合于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合一無惟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覩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而服行之亦何患思之不得也哉因便草此奉復其纖悉曲折處非楮墨所能罄也尚惟勉進德業必期遠到以副友朋之望則幸甚

與許知縣補之光

所承來教論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册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拜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

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産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産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産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眞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費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

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呌

來驗其人物饑瘦衣服藍縷者親自給散爲無弊也
一來敎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
不若就依圖賑貸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
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
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
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
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
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
來彼閙冶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

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
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
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
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
不類乎饑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
分饑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
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爲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
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
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

軍士群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
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愁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
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饑荒難以追
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
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糴與銀六
錢任汝將去營生皆欣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
粟可發則無可爲汝今欲糴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
兩二錢然法不敢有虧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
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
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

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
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饑民
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
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大易完而
免於豪滑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
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又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
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爲處
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

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　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僱倩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為政

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與李冬官一清 滄求康人

又別無任懷仰某昨有謝　恩一疏重勞吾友為之拔進感謝感謝繼聞拜官起部分職南都曹務頗簡而地位清高仕學兩優而聲望日著為喜為慰使然人處此孰不以為官成名立而自驕自足也來教兩書乃復以佑王知非為念而不自滿假求脩己之要盡職之方允見所志不凡度越流俗遠矣欽嘆欽羨某雖老耄無聞敢誦陳言以告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莫非修己之要吾友之素所講習者若乃居官盡職之方則先儒所謂清慎勤三字亦吾友之所優為者惟在念念不忘而已豈有待於他求哉如或進而上之則大禹為司空而益垂為之佐以成大勳於天下萬世永賴者其詳具於典謨之書孟子所謂有為者亦若是亦在吾友為之而已耳愚見如此不識尊意以為何如

又

別又無任懷仰老懷之便弗克以時附問去歲冬辱

書存問兼有倚金之惠深荷不遺之義且來教拳拳以求益為念足見吾友所志不凡將來所就未可量也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為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如吾友所存真越流輩遠矣欽羨欽嘆所謂識破一切世味而脫去聲色貨利之私又欲立志讀書提醒此心使不溺於人欲此正古人為己之學甚善甚善但謂職務煩瑣及應酬勞擾又謂終日在鬧場中難得長進恐誤入門柱走路而欲其安靜若如此則如異端之徒絕人逃世而後可是又不然聖賢之學正欲先定此心以為應事之本於

凡事物之來雖千緒萬端一一處之以義使各中其節而無少差謬何患乎煩瑣勞擾而擺脫不開雖處鬧場亦不至於誤入門枉走路矣此內外交養之功也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敢翻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吾友若能熟玩詳味取其所是闕其所疑而參互考訂以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身體而力行之則其所益豈淺淺哉

與張冬官用載大輪東陽人

往歲辱高軒見過既之厚幣禮意屢厚非不肖所敢當甚感甚愧彼時獲瞻睟容固已知非俗士但匆匆而別不克相與論談以究所藴意甚缺然近聞執事不以高第顯官自滿而好學不倦欲進乎其所未至以匹休於前聞人所志卓然夐出流輩尤所敬嘆吾金華自昔號小鄒魯士生於其間上者以道學相傳其次則以孝行忠義勳業政事清節著稱又其次則爲文章大家項背相望皆表表名于一世他郡莫敢望而儗焉可謂盛矣　國初以來諸先既沒正學不明往往溺於利祿科舉之習士風不振富貴是謀而前輩之徽音杳然絕響甚可恨也甚可恨也某嘗欲求吾黨之士可與進取者與之共學而難得其人往年曾見永康李一清志向不凡既登進士爲美官而勤學好問修身慎行不自滿足惜乎未見其止而遽爾不祿可勝歎哉今執事能自拔於流俗而志向近道亦可謂之豪傑之士矣此老拙所以喜而不寐也古人謂學者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惟在執事常存此心勉勉不怠不已因便附此以道區區

又

別經數載傾仰殊甚盛价來忽承手教兼有佳金之惠深荷高誼不我遐遺但非衰耄所敢當慚罪慚罪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漸致六經此正古人爲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書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爲舉業者尚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曆數之類其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者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

時並通則誠爲難事吾友旣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
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
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
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
事積久純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
之書然後爲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
以敷演爲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
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
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修身而始終一敬中
庸之學問思辯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

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
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
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絶之學庸
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
敎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
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爲學之最切
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
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旣學
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
孟爲本論孟旣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益言其理

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
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
易爲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
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
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
人之苦心極力而爲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
讀書日程一書具載學者自幼至老爲學讀書用功
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應擧及第而
進於聖賢亦不外此見有刻板在太學中可印一本
置諸座隅能用其法以爲學而用功焉必將大有進

益矣吾友其從事焉

答東陽徐子仁 紀

老病龍鍾僵卧陋巷不接人事忽承專使示以長書
兼有佳果藥物之貺甚感甚慰來書中見足下有求
道之志不得其門而入而以望洋爲嘆以爲伊呂程
朱之本原何如而何以學之某則以爲伊咸有一德
呂之冊書與近思錄及小學四書之所載皆程朱之
本原也吾友於是而求之則其與天同體者可見矣
又謂聖賢傳授或以中或以敬而於其內外本末茫
無指歸若於中庸已發未發之論與朱子敬齋箴所

言求之則其內外本末無不可見至於仁孝則以夫
子所以告門人者合而觀之皆可得其要矣但不能
身體力行則雖有所見亦無所用來書所言失意傳
言誦言忘味者皆不體於身之故而吾友之危坐尋
思無下手處亦未嘗見之於行也愚意欲吾友讀書
講學而知行並進如讀學而時習之則求其所學所
習者何事而眞个學眞个習必有所得於己如讀在
明明德則求明德爲何物若何而明之必止於至善
而後已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不但此二書而諸
書皆然積習旣久必將有得何患愚之不明而柔之

不強乎區區老病垂死無所知聞不足爲高明之助
過承下問聊以是復餘非楮墨所能罄也

與董東湖道卿 鐵時貢在京聽選

別來半載豈勝懷想近辱書知已到京在途中及旅
次俱平善甚慰甚喜前程事得失皆有定數非人力
所能爲者當聽其自然不必憧憧多勞擾也示及區
區出處之事平生素候也定吾友所深知者過承孫
文選許黃門潘秋官諸公眷念之厚繆以賤姓名形
諸奏牘但某非其人不足以當明揚之意甚感甚愧
幸吾友代言致謝而未敢以書奉瀆盛諸公雖甚相

愛而未爲深知故也某平生於富貴利達以不耕穫
不菑畬古人壯而仕老而休區區四十一而休致今
六十五而復欲求仕事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豈不
貽笑於天下乎新綸衣尚未到若其來有相強迫定
使之進退維谷爲羝羊之觸藩也須使諸公爲之解
圍而後可幸吾友爲之懇告於孔脩而乞憐也舒闇
近有邊患雖爲廟堂之憂而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
不得其詳不知此事已安靜否因便幸希示知共白
三月以來目患赤腫生翳數月始愈至今尚未全明
老親龍鍾日甚爲可憂耳餘事皆如常不煩遠念區

便姑此道意餘不縷縷

又

區區出處之事不知者以爲果於忘世若晨門荷蕢
之流殊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聖人亦
有不仕無義之訓豈可若彼之果然不過量能度分
自知其不足有爲故乞身而歸以免素餐之愧耳或
者又議索高價而希望美官者亦非也位爲五品方
面亦自不卑若自彼時隨群逐隊積累至今幾三十
年亦可以得大官矣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
緣少時爲學嘗有志於當世旣而應舉得官乃不能

一有所爲仰愧古人俯慚後世故不得已而爲是也吏部文書止是查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旨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惟是書職無人掣肘者庶可展布一二亦不能大有所爲若其他不過隨群逐隊無益於時不若不出之爲愈也

又

北虜爲患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爲若志在金帛子女專以搶擄爲事則滿其槖篋必自退去終不能爲大患不過邊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於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

流志不在小不爲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略地收拾人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爲將者往往皆膏粱紈袴之子素不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奏請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愚意如此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吾友試與孔修諸公論也

與黄御史夢弼 傳時宰江陰

去歲承專人致奠先妣几筵存歿有光曷勝哀感今茲又辱手書兼有束布糟魚之貺深荷眷存之厚禮意之勤但非不肖所敢當耳慚悚慚悚近得佳作數篇讀之詞藻既佳奇氣偉然仰見吾友不但政聲日著文益有名非仕學兩優知行並進能若是耶歆羨歆羨所謂老夫當避路豈但讓出一頭地哉愚民無知妄加誣詆事既別白幸無藏怒更加以德綏之使知悔過尤爲盡善吾静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事爲自己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

繼鄉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鄭北山諸公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爲者姑置勿論

與陸員外汝亨 震

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爲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藿食所能與也近者令婿登名薦書而令器畢姻二喜並臻大爲德門之慶老懷不勝欣慰又聞敖職方言吾友亦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而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

悉攄所蘊賛大司馬爲包叅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
固未可以言歸也不識尊見以爲何如老夫近蒙
恩旨令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此舉出
於 特旨不可無謝 恩之本今具奏稿一紙附去
煩爲看詳可否停當如可行就煩托人寫進爲幸因
章僑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又

別逾三載企懷如渴屢辱手書存問近又加以俸金
之惠足見念老恤貧不我遐遺之盛心慚感慚感來
書所論時政之弊及外患之多甚爲可慮遼彭二公

並有時望皆已去矣不知世道之責今屬何人西北
二虜雖肆侵略以予觀之彼中還未有豪傑不過志
在金帛子女而已不爲大患但守邊者如趙李牧漢
郭伋輩何憂乎彼爲今之計但當以選將爲急務耳
但今　前星未耀而主器尚虛當道者在所當憂希
吾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大志者
爲之賛謀庶或有可爲之機耳又未知天意如何也
三復來教往往有青山白雲之懷在時義固亦宜然
但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唯是上下相安恬然
無事則可以言及此矣鄙見如是吾友其細思之餘
不纏縷

與姪以道時赴新除梧州

自汝別後得龍游客及胡僉憲家人前後四書備悉
彼中消息甚慰老懷此間亦曾寄客人二書及林都
憲書又托許大尹寄廣西叅議帶去書俱未知達否
忽得皂隸來有書及龍茘蜜煎三物足見相念之意
尤深慰浣來書所言出處事退處最爲高致但以時
勢論之汝年未老告病托故皆難直須棄官方可又
須看機會何如恐不能久安貧賤則他尤難處矣胡
文定公常言他事皆可與人謀惟出處一事當內決

於心不可與人謀也近又聞有南寧同知之推雖未
可信然亦有此理若穿耐久之當更有遷轉但官愈
大則愈難稱又恐別有不測之變吾嘗論人之處世
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
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之計能
不失於道則可矣雖 聖賢亦不過如此耳汝當仔細
籌度古人出外求全居中免禍者皆有成筭也路遠
不及面談大意不過如此倘都堂處或有公事差官
往江西浙江者得求一便還家爲好試見在家終日
喜樂即不曾一思父母今年已送上學頗有記性但

時有小疾雖無大患未免妨讀書耳汝更不須懸念家中大小俱知故但我老病日甚恐不能久未知何時與汝相見也臨書惘然

又 時拯以南京駕部郎中轉北部

前得汝淮安徐州二書備悉在途安好頗慰老懷近又得周以仁秋官書言汝謝病不允不免前進諒此時必抵京矣汝居官涖事要在勤慎事上接下更須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爲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

於猖獗耳汝在部但博訪賢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但得一二人如晉馬隆唐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矣所憂者本源之地無可著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虞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於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億之費皆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我謝恩本闕已上進不知有無 旨意本後伏候勅旨四字誠爲贅語不知曾爲刪去否有便須報知

與族姪處仁 僑時登第在京

汝幼從吾游而穎敏秀出吾固期汝之必將有成今幸登進士第老懷爲之喜而不寐也 國家取士以進士爲重在內則列官朝著在外則郡縣正佐皆爲顯仕足以行其所志異時爲名卿賢大夫垂勳竹帛皆自此始不亦美乎且吾純孝鄉自昔號多賢士其隱居不仕則有三八行之孝義與仁山之道學皆冠絶當世其顯而仕者則有潛大卿父子范丞相兄弟皆以文章著稱至元則有唐元嘉之忠義在

本朝則有石以先黃夢弼之偉才傑節皆出於吾鄉而發身進士表表于時者也吾雖庸鄙無能而與姪拯及汝皆賴祖宗餘慶忝登進士吾朝夕乾乾兢惕勉脩學行惟恐仰玷先達而俯慚後世爾今昏耄龍鍾死在旦夕無足言者所望以增光先達而昌大吾章氏之門者唯拯與汝而已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汝其勉之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雜著　　　　　後學義烏虞守愚校刻

易論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絶之不使得志焉視之直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言諄諄者之爲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

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欲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蹢躅戒剝床之蔑貞誠不爲之謀矣然於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甚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爲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為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為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為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為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為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為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

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而微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而眾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為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為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為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為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為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鍧炳爠

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謳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所謂其民皡皡而莫知為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兎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

為而花木飛走群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蟲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況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為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

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知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為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

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袞於一字之褒凜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

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嗇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

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踵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爲三王之禮正相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不相襲矣而奚襲同相襲而不在於所襲者是其所以爲襲者也人皆知相襲之爲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爲襲不相襲之爲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氣溫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凉冬令水其氣寒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於生百物成歲功乎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

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雖莫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知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謂襲者豈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苟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璉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瞽宗頖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毋追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鉤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因不相襲而所以貪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

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矣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爲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豈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敍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爲因乎

國子監策士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而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爲教之法得才之效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不可以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論學爲三代所共宜其無異矣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辟廱之異何以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其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大司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有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亦各有說歟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歟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徇業不脩惟算撥歷之月日豈以是爲惜寸陰耶古之

學以明經爲務今乃經術不講群爭短差之甜苦豈以是爲奪錦標耶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茲欲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爲師者各舉其職不爲倚席之博士爲士者各修其業不爲城闕之子矜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尚於道德而奔競以爲恥不負菁莪之化聿成棫樸之才何所施而可

國初積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子更師尊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其道乎前代太學諸

生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污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亦有優劣之差乎諸君皆四海之英由貢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願一吐胸中之奇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

又

問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即孔子所謂庶富敎者是也然其設施之畧可得聞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之繫與夫保息之養本俗之安爲所以富之者有九職之任與夫土會土宜土均之法

荒政職事之頒焉其所以敎之者又有八統之馭十二敎之施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不一而足其經制之詳可得而悉陳歟孔門諸子言志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彼固有得於聖人之敎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漢唐諸臣爲政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有敎化大行道不拾遺者彼固未必能盡舉周官之政也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或謂制田里薄賦歛可以富之今之賦歛非不薄也而公私匱乏饑饉相仍浮殍載路其失安在或謂立學校明禮義可以敎之今之學校非不立也而流俗日

獘欺詐相凌寃擾不息其咎誰執子諸生蔵脩壁水習孔子之敎明先王之道有年矣他日出而致用皆將處司牧之任有三事之責者也玆欲伸吟轉爲謳歌盜賊化爲君子于此比隆成周之盛而度越漢唐之治亦有其道歟其悉酌古今之宜講究設施之術以俟他日舉而措焉

讀西漢書 高祖紀

漢高帝旣定天下置酒洛陽南宮與群臣論劉項之所以得失而曰吾能用三傑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群臣咸服其言雖楊

子雲亦有漢屈群策楚憞群策之說後世莫不以爲然以愚觀之是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項羽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豈但用人不用人之間而已哉羽爲摽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坑秦卒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掠貨財婦女而又放弑義帝大逆不道天下之賊也以若所爲雖用百范增誅之其能有天下乎帝也以寬仁大度爲天下除殘賊其入關秋毫無犯與民約法三章而又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是皆庶幾乎三王之舉所以得天下者其本實在於是若夫知人善任使雖足以

爲取天下之資然亦帝之餘事耳孟子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又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斯言也
實劉項興廢之辯而古今之確論也帝有是仁足以
得天下而不知其然亦猶齊宣王有愛牛之仁而不
自知也使當時孟子爲之輔佐必能擴充其仁以盡
繼周之治不徒雜霸而已惜乎帝之臣蕭曹起刀筆
良平任智數陸賈叔孫通皆陋儒鄙士不足與語於
斯也

讀西漢書 王章傳

秉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以成敗論人

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
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誣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
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爲鳳所陷以死班孟堅
譏章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
爲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驕僭並作威福尚書
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則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
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
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
爲漢忠謀者況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爲京兆
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

輒辟左右上寤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
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爲過
盡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
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
矣夫旣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爲不量輕
重獨非排死節否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
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
作漢史者必將羨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
量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
者果若是耶

讀東漢書

漢光武以赤伏符卽位由是深言符命之說其惑甚
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
何范蔚宗之史漢也歷敍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
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
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
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
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
後后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
有所謂符命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

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可隸也則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攬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爲其與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矣今皆不此之論而一一歸之於符是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爲而僥覬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讀蜀漢志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

懼也夫昭烈之爲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懿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於是托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於其間安在其能托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間奸臣假之而與管蔡流言之變造夏竦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於居東宋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在會譖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弗二者乎一言之失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孔明於此地嫌勢逼欲保其首且不可得況欲功名終乎然則譙閻之不作漢祚之未亡蓋亦幸焉爾

已此吾所以痛恨昭烈之失言而深爲孔明懼也雖然昭烈固失言矣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眞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昔梁惠王以鴻鴈麋鹿爲樂孟子曰文王與民偕樂齊宣王有雪宮之樂孟子則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古之君子引君當道其固若是也唐之叔末宦寺柄國藩鎭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

爲慮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樂之耳彼夏畦之農夫道塗之戍卒寧得而共之耶文宗生於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讓爲公權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於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稱誦太平亦未有以田里休戚爲言者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唐之公權爲可罪哉東坡所以足公權之詩其

亦有感於當時也夫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

讀歐集

唐李翺幽懷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翺上下其論又以爲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嘆老嗟卑之心而憂翺之憂公之心亦翺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爲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於翺哉予亦有所感矣

讀蘇集

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横氣習尚未盡除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憂深思遠忠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於言外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所謂更一事者長一智公其有焉有天下國家者輕棄老成人而遽使不經事少年爲之其能不敗乃公事也耶

讀荆公集

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論其世使公之文不傳於世也則吾不必論公之爲人使公之學不用於時也則吾無以考公之爲人孰謂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顧與呂蔡章惇爲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題陶淵明集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群詞彩精拔冲淡深粹悠然自得爲言要皆未爲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廬稱其述酒荆軻等作殆亦欲爲漢相孔

明之事而魏鶴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爲人而節槩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題陸宣公奏議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尚通尚法尚直尚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村宰相者獨魏鄭公耻其君不爲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爲勸頗爲知學夫何建成

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罪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德宗僅能聽其一二尚能削平朱泚恢復舊物使盡行其所學貞觀之治尚足言哉嗚呼有王佐之臣而知之不用用之不終於公固無所損益然唐之天下則可悲矣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宋寶元中趙元昊逆命於西范公時經略邊事乃以

此書遺之元昊復書語多不遜公遂對使者焚其書當時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遂以得罪嗚呼公豈不知其事之不克必且招謗乎顧其心急於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一身之利害不遑恤耳昔漢文帝親屈萬乘之尊賜尉佗書至今以為美談人未有非之者曾謂范公以邊臣行之獨不可乎古者大夫出境有可以利國家安百姓專之可也況公此書深達事情究極利害凜凜乎詞嚴義正既不傷中國之體又足以折外夷之誅何可少哉其後宋人竟無以制元昊之死命亦不免乎招致諭降而已尤可見此書之不可無也至於曩霄來降卒見於范公復起之日得非此書先有以屈服其心乎論者徒以一舉不就遂訾其失其可乎哉

說

自述字說

冠而字周道也字必有說所以表其命字之義且示教也昔人有名其兒之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而為書戒之者有名其二子曰軾曰轍而為之說者皆此意耳懋之少也家君又將責以成人之道舉古冠禮以教懋齋宿筮日告于祠堂禮鄉之先生長

者為賓設盥帨之具為席幙之房冠服備陳族黨咸集主賓揖讓登降自始加以至再加三加一醮諸禮而行醮畢賓乃命懋之字曰德且申之以祝詞曰吉月令辰冠禮既成昭告爾字式敬爾名農懋於耕禾稼乃榮工懋於作器用斯精士而不懋忝厥所生其懋維何曰德之敬厥德伊何天之明命人待以生是曰德性衆理俱全萬事斯應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曰禮曰智夫婦主賓信而朋友五品人倫斯德之大易失難存懋之之功學先格致誠敬入門踐履實地一動一靜一默一語善必懋為惡必懋去不厭不

倦勉勉循循內外交修厥德乃聿稽古成湯有商聖君懋敎厥德日新又新周有畢公元老大臣亦云懋德小物克勤咨爾小子方茂爾年尙充爾德以希聖賢字爾德懋有意存焉顧名思義弗懈益虔發實於山無虧其巔廾穿九仞貴在及泉爾服我言日夕乾乾無斬厥名惟德之全懋再拜曰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退卽錄其語以爲字說

陳麟允仁字說

同年陳孟申有子麟生十九年矣將以今年八月八日加之首服孟申預請字之幷丐其說以爲敎其曰冠而字賓禮也蘭中文獻之懿故多鴻師碩儒君家行冠禮當必有字之者某不腆之言豈足辱命孟申曰以吾久宦學於外有子弗能敎而筮賓筮日之禮又弗克親也故願得一言以代過庭之訓俾之顧名思義服膺終身焉若吾子以不賓辭是不屑敎也某義不獲辭乃字以允仁而爲之說曰麟爲四靈之一不家畜不世有國風春秋及傳記百家之書靡不載述以爲曠世奇瑞非取其麕身牛尾馬蹄形獨異也亦曰其爲獸最仁生物不食生草不履自趾而定定而角舉一身無弗仁者以故人皆瑞之不然則亦牛

羊犬馬虎豹麋鹿等耳麟不麟哉麟不麟哉夫獸且仁況靈而爲人者乎其所以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視聽言語食息有禮動作威儀有則可以經緯天地曲成萬類超然獨異於物者以其性是仁也性本仁而吾弗能仁焉則獸之不若矣是故聖人安仁賢者利仁學者求仁若雍之敬恕曾之弘毅顏之克己復禮皆其方也麟也能志於仁始希賢終希聖直知允蹈全體不息抑亦可謂仁之麟也已詩曰振振公子吁嗟麟兮子竊有望焉孟申喜曰是吾命名意也遂書以之

金仁甫字說

壬辰之春正月望日大理少卿金公稽古典宿賓贊冠其子麟壽于庭命予字之予辭不獲乃字以仁甫而爲之說曰麟者四靈之一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獸之最仁者也麟非可以壽名而曰壽者語其仁也天地之仁生生相續悠久無疆其爲壽也孰加焉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生理存存無少間斷若木之於春油然其生有暢達而無夭閼有數榮而無枯悴其有不壽者耶惟其或蔽於有我之私而生理爲之梏亡生意遂至於灌灌始有不能壽者

矣堯舜以仁帝天下禹湯文武以仁王天下臯夔稷契伊呂周召以仁相天下其年皆百有餘歲其民皆無夭殤札瘥而悉躋于仁壽之域所謂仁者之壽信有徵矣今子之冠也將責成人之道而成人之道抑豈外於仁哉苟能有志於仁而從事焉爲顔之克復爲曾之弘毅爲雍之敬恕使夫內之所存外之所爲無一念一事不出於仁而造次顛沛之不違則仁道在我小之壽一身大之爲天下國家壽舉不外是固不必生草不履生物不食而後爲麟亦何假乎鍊形服氣而後爲壽哉公之所以命名而有望於子者其在是耶嗚呼麟壽尚亦顧名思義而求所以仁其身哉。

背菴續說。

湖南憲副陳公時安之伯兄時泰自號背菴蓋取易繇之艮其背者而云然也公爲之說歷敘其平生孝友行于家信義聞于鄉爲能知所止而止者而仕爲下官恥於俯仰譴隨力辭以歸又合乎時止之義累數百言而終欲其敦所止焉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公一日訪予山中出以相示又屬予廣其說予惟艮背之道時泰甫既有所得矣而不自爲得乃復以名其菴公之爲說美矣至矣而不自爲至尤欲廣其義者其志將何如耶豈非有見於易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者乎顧予何人惡足與語於此辭之不獲乃僭爲之言曰易之取象於背其義博矣周子以背爲不見之處艮其背者止於所不見則靜止而無爲故曰背非見也止非爲也蓋即太極圖主靜之意朱子以背爲當止之所艮其背者止於所當止則止得其所故云背即止也止之所也又即大學止於至善之義焉二說雖殊各有攸當一以本心之體言一以應事之用言也人生天地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大之人倫小之事物莫不有無極之眞則亦莫不各有當止之所皆所謂背也豈一行一能之所能盡哉時泰甫尚與其昆弟子姓益明是道於家庭之內本之主靜以立其體而窮夫所當止者以盡其用必知之有定見守之有定力內焉不獲其身外焉不見其人時而止也以是道而止時而行也以是道而行斯足爲艮其背矣若充其極焉則聖人之定以中正仁義而立極與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而無物不止其所者亦豈外於是哉此予之有志而未能者願與公之昆弟共勉焉。

銘

書室銘

有崇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廣惟容膝其藏維何易象書詩春秋禮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群書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魚文古蝌蚪一室之中靡或不有寒燠晨昏孫戶晝扃坐我管榻對我韓綠窮年兀兀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爲工括貼是記於理茫然苟圖富貴亦有誦書爲文是資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瓊琚其辭二者之學爲人爲己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古人學求爲己博文約禮夙夜拳拳所與歸者古昔聖賢科第文章繄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尊經閣銘

有閣峩峩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圖有籍龍牒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九流七畧並蓄無遺琴韞丹函牙籤寶軸簡蠹香芸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刑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灝灝噩噩世遠人亡斯文在玆何以尊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緯傑棟崢嶸匪閣之崇洋洋聖道

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壁于經斯尊視此銘刻

劉僉憲小傳

山東僉憲劉公時敷字用行成都內江人也自幼穎敏嗜學博通經史天順己卯以其經魁鄉薦登甲申進士第授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以清慎自持讞獄詳勤尚書陸公瑜器重之嘗首閱十三司章奏歷本司員外郎遷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行部至東萊而前政怠弛于獄充斥縲囚以百數有四五年不決者公剖斷如流不兩月而囹圄以空人推其能時山東諸郡旱澇相仍民苦饑衆莫知所措公怡然以爲己任移書抗言於巡撫大臣謂安民以救荒爲急救荒以防患爲先於是借官廩飭戒備講求荒政靡所不至已而蟲傷繼作倉庾皆虛流徙載道奸宄竊發慮有意外之虞乃復致書巡撫乞奏請于

朝得撥賜官廩米二十三萬石內帑銀四萬五千兩銅錢五百五十五萬分諸州縣隨在賑給又廣糴麥種子民使播種爲續食之計且出榜諭軍民使各安其業毋生異疑由是民獲更生而東土賴以無虞公器識明果操履廉介非義不苟取官屬有廉能者獎之貪吏不少假借其折獄尚仁恕多所平反同官有

屬威嚴以詰囚者則嘆曰何庸若是但平心聽之其情可得也其心誠於愛民勤於王事不憚驅馳竟以憂勞致疾而卒平生好爲詩雖道路奔走案牘塡委而吟咏不廢有素菴稿若干卷其在官日恒以去家萬里違親日久弗獲歸養作思親說以見志而欲以事親之心爲事君推愛親之心以及物爲有子瑞年十二始知向學即訓之經術開以聖賢之學於官所構書舍若干楹扁曰五清而自爲之記著其所以爲五清者又嘗大書涵養德性希古聖賢八字以授瑞卒成其子明經登第官翰林爲檢討以文章名海内

云。

贊曰予觀世之仕者往往惟富貴利達之慕而不得則熱中雖遺親後君有所不顧孰知以民之休戚爲命乎有若公之所存以事親之心事君推愛親之心及物者其度越流輩遠矣能立是心而盡其道焉雖古君子何以加諸夫何天不假年而弗究厥施豈非公之遺恨也耶予少聞公名而弗從一面近檢討述公年譜而以書來俾爲之傳乃爲撮其大略如此

方母貞節傳

方母姓章氏香溪人故封監察御史思恩之孫女也幼有良質淑慧貞靜不妄言笑而好作女工凡績紡織紝剪製縫紉皆極其精父母愛之擇所宜歸字與同里方良規方亦名族乃唐玄英處士干之遺裔也既歸而事舅姑諧妯娌克勤婦道上下宜之不幸天不假年良規嬰疾蚤逝時章氏年方二十有七遺孤廷儀尚在襁褓晨夕悲慟如不欲生蓬首垢面以奉几筵啼哀茹苦以營喪葬未幾而其舅繼故姑亦老矣夫之昆弟先以析產異居莫之顧省煢煢孤嫠何以自存族人見其盛年恐不能守有以言撼之勸令

改適者章氏毅然作色三復栢舟誓死靡他雖存孤衰禍家計索然寒燈孤幌寂寞難堪而鐵心石腸始終不變晝夜劬劬惟以養姑教子幹蠱克家爲務其事姑則左右就養承顏順志而得其歡心其理家政則正男女之別謹出入之防內外斬斬以嚴見憚事無不立課童僕以治農桑率女侍以勤婦職外供賦役內給賓祭衣食之需皆量入爲出謹身節用歲積月累家日充裕而富倍於夫存之時矣其教子廷儀則崇儉朴去華靡謹修鄉行不爲市道寄治醫術施藥濟人人有假貸財物不能償者亦不責其償也鄉

稱善人長者皆以為毋教所致故前郡守劉公惟馨
大書貞節以表其門而縣令蔣侯又具其事行以聞
于朝云
贊曰聖人傳易至坤以地道與妻道臣道並言而
歸重於代有終其生物之功妻道臣道無不然也
吾於臣道未暇致詳姑以妻道明之則夫之有子
而代之教有家而代之理若文伯毋之擇師而教
子成人孟毋之三遷而教子為賢又皆能躬績織
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亦何異於地之
代天終物之功哉吾鄉女婦往往夫死不嫁從一

而終亦云貞矣而他善無聞於道猶有歉焉獨闢
廷儀之毋教子能善治家能富其夫雖沒無遺憾
矣頗有得於坤道之代有終者故因廷儀之請為
傳其事以示後之為毋者焉

墓誌銘

束鹿知縣三無黃先生墓誌銘

黃先生姓也遯名也子嘉字也三無其別號也先之
固始閩之侯官與莆先世所遷居也唐御史滔其始
祖也元興化路學教授太有
皇朝工部主事文圭翰林檢討束鹿知縣壽生其曾祖
祖父也贈孺人陳氏其毋也安福儒學訓導祁州束
鹿知縣其所歷官也以明經薦先生者安福教諭徐
安祖也以學令堪縣令薦者刑部郎中丘重也以束
鹿治行文章
上聞者巡撫都御史陳泰保定守傅霖也博學多識於
六經子史百氏之書無不究獵為文詞平實有理致
有三無稿若干卷藏于家此先生之文也毋孺人嘗
有痰疾躬湯藥弗懈晝夜翰林卒京師匍匐數千里
扶櫬以歸雖貧無以為喪而凡送終之具必謹於禮
弗以苟先是莆之宦遊而死者子孫多以貧故火之

而歸其殯自翰林以禮葬而俗始變奉祭祀必誠必
敬不以老若疾而少怠葺先祠及先塋之毀者弗憚
勞費季父之孫與妻之內姪有孤貧不能自存者皆
為娶妻而厚䘏之使有成立此先生之行也在安福
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毫分縷析亹亹不倦必使厭所
欲乃已經其指授者多取高第為顯官而尤以行誼
得士譽既去官餘三十年道其賢者如出一口此先
生之為教也嘗考四川及山西鄉試當道者皆不得
以私取人此先生之典文衡也束鹿為畿甸大邑多
貴人怙勢干政難治也先生律己嚴而臨民恕

事無巨細一斷之以義不爲利疚不爲勢回彼雖不
便於私而未嘗不服其公也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
不以屬吏官有徵發必躬閱版籍驗其丁產以爲高
下人無所售其奸歲嘗饑民無所得食乃令富人子
弟入粟百石者補爲吏得粟數千石而荒始有備縣
有牧馬地爲豪右所侵者悉覈出之然後馬之芻
秣及虧損者有所取給北方多曠土者令聽民有力
者墾之不征其稅而擲産欲得售乃以其征稅之田
亦冒爲所墾田皆以不稅之券於是業去稅存而民
愈困先生廉得其故令擲田者各實其所有之稅與

田而以稅均之受田之家當胡寇之變衆心皇皇莫
知所爲有欲棄民社挈妻子而逃者先生獨毅然不
可集吏民諭以禍福爲之部分約束揭竿爲旗剡木
爲戈誓以必死時畿內城邑多爲寇所焚掠無遺積
而束鹿實賴以完縣有城而圮不可弗治乃集諸董
稱分畚爲之不以妨農保定諸衛屯兵嘗暴於民者
皆有所憚不敢肆外戚有請田滹沱故地因而侵奪
民田者必與力爭而歸之民不少假借有野蠶繭于
桑上父老告曰是明府德政之祥也前此爲令者嘗
獻以取寵盍獻諸巡撫笑曰吾何有於德殆天以是

衣吾民耳昔柳公綽居官不奏祥瑞吾何敢貪天之
功爲公綽之罪人哉卒不獻初邑之編戶不滿二千
比去官乃至三千餘戶此皆先生之爲政也秩滿且
去而仍有束鹿之命民所留也詔增六品秩贈封其
父母與妻旌治行也築室所居之西杜門謝事閒與
鄉之耆舊徜徉詩酒踵樂天香山之會而郡守岳正
爲樹諸坊者表耆德也甲子四百八十有五先生所
享年也成化乙未十有一月某日卒之年月日也又
明年丁酉正月壬寅葬之年月日也蕭城南羅漢峰
之原先生之所葬也同里太學生力文之文封孺人

鄭氏先一年卒而吾友行人司副莊孔暘爲誌其壙
今附以葬者先生配也故雲南道監察御史曰深仲
淵今南京大理左寺副曰潛仲昭者先生子也妻縣
人林長熙者則其女也曰乾元先卒曰乾亨成化乙
未進士曰乾剛曰乾清曰乾正者皆先生之孫也曰
如金曰如塤其曾孫也敘次先生群行而徵銘以葬
者即仲昭也按狀而爲之銘者仲昭之友章懋也銘
曰
師而明吏則良儒之効何章章材孔碩行以方局
於位施未光栽必培天之常躬不獲後其昌蕭之

原封若堂銘我詞昭無疆

楓林謝君墓誌銘

予友楓林先生既沒且葬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處州通判諸具事狀以書來乞銘予與君舉進士同年在翰林同官且嘗道同術而志同方相知最故誼弗可辭乃按序而銘之君諱文祥字元吉姓謝氏別號楓林世居衡州耒陽之淝渡曾祖某祖某皆有鄉行父必賢以鄉舉進士歷官洛容江都知縣終無為知州母楊氏嘗感異夢生君於江都官舍幼有奇質其孝友之性蓋偶之節多與常兒及無為卒於官君年

甫十有四哀毀如成人比長能刻意問學嗜書如飴晝誦夜思矻矻不少懈為文亦豪健有氣華間日流湖南人士從游者甚衆景泰癸酉與兄文華同薦於鄉成化丙戌登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君得盡讀中秘書友天下士益加淬礪以充其所未至慨然欲有為於當世不肯碌碌以負所學也後二年擢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曰是足以行吾志矣侃侃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數上疏忤犯大臣不少顧忌一時風采凜然有蛟龍在淵虎豹在山之勢而當道咸側目焉不數月遂左遷為南陵丞凡可以利民者皆

欲次第為之而邑有令郡有守又有巡撫巡按諸大官事每掣肘弗克究其所為嘗值歲凶民以餓告君請於上不俟報而發廩賑貸民咸德之而巡撫都御史海南邢公持文法將以擅發罪君君曰君請而待報須及數月民之殍者衆矣以是獲罪固所甘也卒亦不能罪君在邑二年自以不能毀方瓦合俛隨人後且受人牛羊而求芻不得何可一朝居也乃以疾竊告乞歸曰里時年方三十有八日與鄉之耆舊徜徉山水鼓琴賦詩飲酒奕棋為樂不以一毫世故嬰心教諸子惟以詩書禮義是崇不使趨於利也曰汝

等能有成立庶幾可卒予志閒居九年忽一日無病而卒成化己亥八月十八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年四十有七明年庚子葬於邑之義興鄉辰岡山有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君娶李氏前雲南按察使華之女有賢行子男六人長即諸次曰納鄉舉進士曰論曰謨皆邑庠弟子員曰言曰訪尚在家塾女二人劉甫娶世英其婿也君狀貌魁傑而志鋭氣剛勇於為善事親能孝與人交有終始嘗與予抵掌談論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者恒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故其居官言人所不敢言為人所不敢為雖擯廢屈辱而志

氣獨彊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予亦謂才器不凡足以有爲天之困屈之者殆將堅其志老其才而大其用也孰謂君之遽止於是耶嗚呼悲夫銘曰

矯矯謝君邦之司直有蘊無時一鳴輒斥吾身可斥吾節不渝靡容立仗爰用求黜厥或撓之吾共歸矣鼓柁洞庭沮纓湘水維材維志若以有爲不位不年乃止於斯胡畀之豐而奪之遽徙抱瑰英閟茲幽隧彼躬不獲俾後之貽爰作銘詩以永其傳

兵部員外郎鶴山陸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四月甲申兵部員外郎陸君汝亨卒于官僚友爲具棺以殮厥配徐孺人携幼子自京師歸其喪諸孤奔赴及於中道遂相與扶櫬而殯於中堂予往哭之而卜宅尚未定也又明年始得地于瑞山鄉瑞山祖塋之左以十二月十有四日墳而厝焉其孤近仁親仁衰絰踵予門拜且泣曰先人少嘗從游門下荷教多矣今仕而登朝不幸死於其職願先生哀而賜之一言誌於幽堂以慰先人於溟溟則雖死猶不死矣予謂汝亨之死重於泰山而見素林公爲表其墓足爲不朽之托若予之昏耄垂死言不能文哉何足爲輕重哉因謝不敏而近仁兄弟堅以母命爲請不獲又辭乃按其執友董道卿之狀而述焉汝亨諱震姓陸氏汝亨其字也別號鶴山世爲蘭谿純孝鄉人曾祖子昭祖宗南皆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孺人汝亨自少穎敏出衆年十五以父命入邑庠與同里黃夢弼共學皆有大志不屑爲世俗之習與邑中名士姜仁夫曹夫輩過從論學時或入山大爲讀書計既而累舉不第乃與夢弼來從予游予語古人爲己之學及先正截斷爲人之話必須講學克治知行並進然後可以有得於是務

爲窮理修身孜孜不懈弘治己酉遂與夢弼並以易舉於鄉會試禮部夢弼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必求有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經濟大畧一皆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日促裝將往禮部忽值母疾遂止不行日侍湯藥衣不解帶夜焚香告天請代及歿而哀毀瘠甚殮殯及葬祭一皆以禮不作佛事繼遭父喪禮亦如之喪畢後以祿不及養欲絕意仕進人謂父有遺命不可違也乃循例以上適予亦被

命承之南雍而汝亨復來卒業講磨精至遂以戊辰癸
第差往諭雲南諸夷竣事而歸銓曹選授江西泰和
知縣始至即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
而一新其政有事于上司而不便于民者即詣巡守
及府中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疑及重難者必親
履其地廣詢于衆務得情而後已時逆瑶擅攻以通
鄭誣民邑中船戶該償銀兩以萬計于連數百人諸
邑皆急徵於民汝亨極力辯白而盡釋之鎮守中貴
歲取貢絺亦爲告免待減其數民賴以甦其學久圮
則飾文廟新祭器增築學舍使士皆肄業其間而刊

示宋諸儒講義使之誦習每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
禮義爲先而重建忠義忠節等祠以風勵之若社稷
二壇譙樓二亭皆新之又毀淫祠及新創寺院以正
陋俗其行鄉飲則賓介必推其齒德之尊者不濫及
也其行養老則擇其高年之有德與淳篤者而以齒
數給之米肉帑帛不泛與也其與鄉宦相接必加禮
貌不通私謁也其獄多滯因皆立限完結無淹禁也
其俗好健訟則日勤聽斷庭無留訟也府差下縣凌
辱官吏取索害民則中文本府凡拉徵追捕隨事緩
急定以期限使其後先完解不勞遣人而差擾遂息

凡里役除正辦外別有小日則爲之裁節日費十減
其九邑故有兌徵粮稅皆陷粮里陪賠則召人首告
及搜出冊中詭寄灑派埋撇等米清出一萬五千餘
石而稅無虧耗舊僉民壯不公且不堪用則計粮五
十石編定一名每名出銀若干當官雇募壯勇一人
當川應役歲運淮粮原撥吳城等處交兌其費甚重
申准領軍就縣交兌而軍民兩便修理縣倉而造新
廒一區於縣左措置積蓄及贖罪米穀以備饑荒其
省耕下鄉則勸課農桑問民疾苦病者施藥死者給
棺旌勸善良而禁治其強梁習非者無非欲其相安

於田里時地方盜起則立保伍法使民隨所居村落
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二三十家推其有材力爲衆
所服者爲約長少壯者編爲什伍各備器械分夜巡
警守望相助而境內以寧已而江西各處盜起嘯聚
山洞攻城池掠府庫甚至官亦被執時汝亨比
覲始歸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重減科派加恤小民操
習民義倣武侯八陣圖法演習武藝朔望躬詣教場
校射士氣爭奮賊衆環視不敢入境因而措置築城
內爲磚城周七里有奇外築土城十里以備其不足
所用磚石工料諸費規取有方民不知勞僅兩月而

成功當道嘉其能娀各郡邑皆委汝亨經畫又因調
取狼兵撫按促回計議接應汝亨謂狼兵所經擄掠
甚於劫盜乃請總制出令軍船不許灣泊若一船泊
岸則刑其船戶十船爲幫以次抵岸領受支應不許
紊亂由是人皆肅然兵過後又取用於軍門而永豐
新淦等縣黃栢等峒皆所督守擒獲賊首某等以功
受賞又委督操袁臨吉三府兵快以防後虞而諸公
每有旌薦必以爲稱首焉已而秩滿三載考績赴部
課最還任未幾以急缺風憲召用民庶遮涕攀留遂
相率爲生祠祀之臂召赴京而銓曹拘於年例不果

入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奉
勑進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本部委令看本數月每與
中人相忤辭不就改差督漕及督視武學又差巡行
紫荊等關深嘆武備疎畧欲加整飭則事多掣肘又
因論彭中丞及胡憲使事與當道不叶已有歸志時
有
太皇太后大喪
聖駕白北狩奔歸僅數月復有
旨出狩汝亨抗疏謂謹大禮守大法以隆治道事關陳
仁義指摘時弊憂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幾獲重譴

賴大臣力救而免既而陞署員外郎吏曰宜持帖往
謁印綬監汝亨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長日使人速
出視事吏胥郎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事迨秋而
大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非憂悴成疾
屢欲求歸求南求外補皆不得越明年
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君
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
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固爲善也今乃巡遊無度而
流連忘返役民胥譏作慝而供億煩費爲郡邑之憂
吾儕雖宜非言責而輿馬侍衛之衆皆所職守者舉

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諫乎況閭
寧府久蓄異謀欲爲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博浪
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爲一疏聯署以
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適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
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其
上逆龍鱗下忤權貴也疏上六人日待罪闕下是後在
廷群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三百人已而有
詔以汝亨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餘
皆杖之而同負鉗枷以跪於門者五日汝亨六人又
三加訊杖而坐繫一月黜降爲民餘皆降調有差汝

亨在獄中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獄
人皆慮分後事汝亨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孺人
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亨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由是
病勢日危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
勉爲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拱手
曰吾與汝別矣目遂瞑其日惟徐孺人與幼子在側
凡同鄕同年及同僚皆來弔哭而奠之相與經紀其
喪越旬日而櫬行汝亨生天順甲申十一月七日終
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六徐孺人同
里名家女有婦道善克其家子男五人近仁親仁縣

學生友仁求仁體仁女一適南京刑部主事同邑晏
綱孫男四女二俱幼狀之所述如此是則汝亨所宜
銘也已銘曰
天之生才國士爲奇侃侃汝亨脫穎衆雄有學有
識有猷有爲卓乎其志匪夷所思出爲人牧懇懇
予民入官郎署念念畜君子民遺愛生祠載新畜
君何尤角招未聞平生所立足垂不朽下厓獲考
並遊顏厚取義成仁天胡不祐不于其躬用昌厥
後銘以昭之少陽齊壽

松坡府君壙誌

先府君姓章氏初諱料後更諱蕃字申甫別號松坡
世家蘭谿之純孝鄕循義里高大父觀妣毛氏曾大
父德妣劉氏大父叔良妣高氏父邦和妣徐氏世有
隱德而大父遭元季亂後再植有家尤以德義聞於
鄕邦洪武末嘗以材行徵至京師將授以政力辭而
歸人因稱爲徵仕府君生於永樂丙申七月乙巳自
幼明敏有大志最爲徵士所鍾愛比長讀書好古手
不釋卷自經傳史籍以及陰陽地理星命醫卜養生
等書靡不精究而未嘗爲術者所謾僧道巫祝凡
左道誣民者輒痛斥之其自信之篤如此爲人剛嚴

方正語笑不妄飲食有常度言信行果義所當爲者
不計利害必爲乃已克家幹蠱奮然有立其事祖若
父處兄弟克盡孝友其敎子孫必以詩書禮義弗納
於邪蚤夜起居以身率之至其訓告鄕族子弟雖就
事論事而要其歸卒不外乎安分循理愛人利物之
意鄕閭稱厚德君子必歸之府君云成化壬辰以懋
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弘治辛酉五
月癸未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六娶同鄕吳氏封孺
人先府君八年卒子男三長懋成化丙戌以禮部第
一人登進士第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次忞巡

懃孫男六曰擴曰拔早卒曰捷曰拱曰擇曰拯業邑
士充邑庠弟子員女三長適趙儆早卒次適俞漖諸
葛諧曾孫男六訢詢詰詡諧譚女一娟尚幼懋以是
年三月甲寅窆於鄉之樓塘兆嘉山府君平日所自
卜棺槨塚墓亦所預營治最爲堅緻者也孤懋以愚
不肖不能顯揚萬一敢敘次世系志業之梗槩刻置
壙中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號慕隕縮昊天罔極
嗚呼痛哉孤孫懋泣血謹誌

墓表

耕雲處士董君墓表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予取
古人爲己之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
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者與之商確而從事焉往往
以爲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遵數輩以
予言爲可信過從最久故其學講究必精操履必謹
發於文詞不求合主司而求合於經不求通時好而
求通於理用是累舉不偶而志不少變予愛之重之
意其必有所自也今年春遵忽狀其父處士君之行
而告予曰孤不孝弗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爲罪大
矣今先人歿且二紀墓木既拱而墓石未有刻焉深
懼先德日就湮微愈重不孝之罪惟先生哀而賜之
一言使後世有見焉則遵雖爲明時棄物無憾也予
與君雖同鄉邑而未及一識其面將奚以爲言哉然
於遵則不容默默也乃按狀而述焉董爲吾邑著姓
其先有居望雲鄉者爲八行先生師仲在宋宣和中
以孝義有聞而居蘭陰山爲教諭先生心傳嘗從權
部吳公游在
國初時以文學知名蓋君之六世族祖也君諱華字
克振別號耕雲曾大父叔良大父子材皆有鄉行子
材始自蘭陰別居東湖故今爲東湖人父孟暘母陳

氏君雖不及於學而天資孝謹事其母油油翼翼凡
可以悅心志適口體者必竭力營致雖老弗懈事其
兄如事嚴親不敢專所行不敢私所有母視其嫂子
視其姪莫或間言雖至析爨而友愛不衰外而族姻
鄰里以及嘗所與游之人靡不得其懽心凡歲時會
集斑省客往來必豐其具而不計罄空有假貸弗能
償者不復問也愛其子遵不使之勤生治產以隨俗
謀利而教之爲士年方羈丱即遣入邑庠求明師良
友與之處縮衣嗇食以資給之期以大振厥宗惜其
學未就而君弗能待也卒於成化甲午三月二日壽

五十有二葬所居崇鄉新豐里東湖之許應村之原則其年之十二月九日也娶城北杜氏有賢行子男一即遵也女一適江正孫男女各二其見於狀者如此嗚呼君雖浮沉里閈不求聞達而行修於家善稱于鄉教成於子貽謀遠矣而遵也又能明經砥行以揚君之休其所就有未可量者豈非韓子所謂蘊必發起而大者將於是乎在耶故書其大略使揭諸封隧以式其後人

按察使姜君墓表

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河南按察使姜君終於家以某月日葬于其鄉甘露里余村之原僉都御史壽陵儲公既為誌于幽堂矣其嗣子鄉進士清又以昔在太學嘗從予游又奉廣西方伯舒君某之狀衰絰來拜乞表其墓予以耄荒不文辭謝不能而清以君治命固請不已予雖不獲識君而舒君非阿所好者乃按狀而書之君諱縉字玉卿姓姜氏廣信弋陽人大考度為德平訓導考壁母汪氏君生有至性五歲失怙悲泣如成人稍長能自力於學德平奇愛之嘗撫採以供母暇輒誦書不輟後終母喪游學蕭田業成而歸第成化戊戌進士授景陵知縣至則決滯因去

豪猾修復義河閘陂築堤以興民利又新廟學設鄉校祀鄉賢教民婚喪以禮而革其陋俗以治最聞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抗直敢言不少顧忌嘗陳治道十事及論 午朝宜及大政又論大臣之規起復及玷物議者衆皆側目有權貴擅侵蘆蕩之利君率同官九人合辭論其十罪反為所誣諸御史皆落言職出補外廷臣交章奏留不可得而九人聲望遂重於天下君判桂陽州不以遷謫渝其志節益究心民隱治知景陵上官重其能凡諸郡有大訟疑獄必以屬君而大冶闕令檄君往治皆有惠於民遷寧國府同知僅及三年而去亦有治績民為立去思碑尋擢知慶遠府其地邊夷君不鄙夷其民而建儒學課生徒以興文教治樓櫓閱民兵以修武備民獠改觀先是客舟由柳江抵慶必假哨兵護行兵官遂以為利君一日自會府遡江還郡諸客舟皆隨以進賊憚其威名不敢犯自是舟行無復用哨矣蠻酋韋七旋韋萬妙久為寇恭總戎者不能討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洞賊衆數萬來攻城君先約束四鄉民兵令賊至且勿與交鋒宜據險以待乃部署吏民乘城拒守賊進穴城城且潰君募敢死士擊穴城者殺數

十人已而四鄉兵至合攻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追斧數十里威震南蠻而東蘭等州侵地皆歸右都御史劉公大夏謂君有文武材薦為廣西按察副使提督右江兵備乃別廉貪決疑獄練將士繕兵甲實倉儲完城堡凡群賊出沒二郡者悉討定之思恩岑濬擅興戎旅襲破田州逐其知府岑猛殺兵四掠君疏其罪有

詔會兵征討而遣君先往撫諭濬不受命往悖益甚遂請總兵會討而時已有疾輿疾統衆抵其城下與諸將分道夾攻賊戰敗走保舊城其黨悉潰濬勢窮自

盡而積年逋寇一旦盡平以往始變復相之武緣君因上疏請以思田二州分設州縣改建流官統治勿使夷種得專土民庶幾用夏變夷而患可息條其建置事宜

上聞朝議多是其言已而劉公去廣群論不叶弗克悉如所志君遂以疾乞歸弋陽已而吏部復奏起君為河南按察使到官未幾而舊疾復作疏乞辭事抵家數月而卒得年僅五十有二君天資果毅膽氣絕倫而勇於有為其居家孝友恒以祿不逮養為憾而事二兄尤篤恭愛居官以儉素率下視官事如家事與人交有終始處事必盡人謀臨變劇辨治不撓其用兵身同士卒甘苦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由故兵行而人莫能測不調兵食而令士兵自持糗糒有獲即分給之故人樂效死而所至有功君配周氏善事君子德音不違子男三長即清次曰濟蚤卒季曰泓女二人裴朴陳誥其婿也昔漢張綱為御史嘗埋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京師震竦後雖為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劇賊數萬為南州晏然非其倡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乎今觀吳君南臺討罪之章聲聞朝野庶幾亦有綱之

風焉則諸處治民之最紀廣南破賊之奇功特餘事耳使當大任而悉行所志又豈不足以服蠻寇而息邊患耶若君者亦可謂國之勞臣矣故為之表以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文山先生吾君墓表

吾友文山吾君以弘治甲子九月六日考終於家明年十二月十日葬於其鄉溪盤浦之原其子中書舍人翯既書其世胄履歷生卒歲月刻置幽堂矣迨免喪而舍人與其弟進士翕來見以狀授予乞表其墓予之辱游於君最故而知之深也誼弗可辭第以耄

荒不文而又遣子與孫之戚久弗克爲今年夏舍人復自京以書來促乃按狀而書之君姓吾氏呼名景端其字別號默齋世家開化之文山其父慎齋司訓長垣時生君於學宮幼有異質敏悟絶人八歲能咏詩達官長者皆以成人禮之比長而侍母於家治生之暇不廢講學初治書及左氏春秋既乃受易於僉憲方先生泌所作易義多所發明方深器之以女弟妻焉天順己卯魁薦予以癸未會君京師與之論易造詣甚深而書益善輔仁尤多裨益始定交焉後入太學與安福劉戩景元四明楊守祉維立爲麗澤之會

聲譽甚都一時士大夫咸慕與交嵗㳺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既而劉楊皆進士及第位大僚而君五上春官俱不偶人謂宜再需後舉君曰吾親老矣可擇禄耶竟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楊文懿公以文送之曰三釜足樂萬鍾何加景端奚翅加人一等哉爰迎慎齋之官母夫人徐以廢視弗克偕乃留其妻若子侍養於家其在江浦嚴條約以身率物教人講學爲文娓娓不倦而於禮義廉耻孝弟忠信之行尤惓惓焉學東有隙地數畝因其沮洳鑿池種蓮構亭其上扁以求樂且因以自號母侍慎齋遊息其間

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蓋欲示人以周程之學而諸生未有能得其意者時定山莊孔暘謝病家居日來亭上論汲道德商確古今相樂也且爲記以發其學宮文廟隘且圮欲改作之一勸募閭上下樂趨不費公帑而輪奐一新其所施爲知急先務而能感人類如此上官之賢者皆以爲有道賓禮之御史大夫戴公珊爲御史提學南畿知遇尤深湖廣江西皆聘司文衡而崇雅黜浮時號得人居數歲慎齋以桑梓爲念因奏以歸還復之官母鬱鬱不樂作籠鳥賦以見志適有持憲節者責其逢迎以貴勢臨之歸志益

決又以長子喪乞歸養當道重其去欲留之獨御史留君謹謂君之歸係風化不小慨然從之既歸而父母年皆耄耋朝夕左右志養不違或具壺觴而燕適侍杖屨以徜徉親心無不豫焉及二親相繼以壽終自殮至葬一以朱子家禮從事雖老而猶毁瘠雖久而哀不忘人以爲難縣令欲以孝行上聞力沮止之與其弟暕怡怡相樂終始無間言其族蕃大則追復遠祖祀田歲時祭掃爲宴集脩訓誥以聯合之有貧乏則加以周恤鄉鄰有忿爭不平之訟皆化息焉其治生則種粟插杉爲終焉之計日以詩書課其子姓

無一毫外慕意獨無暇逸思及郡邑年深則見形於色見公家矣又民所不堪則憂戚太息其爲學雖不廢舉業惟志專爲己嘗類集朱子讀書法以存心主敬爲先致知力行爲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爲文不事剽竊牽綴無險怪華巧惟以理勝善筆札尤精於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珙璧歸自江浦而家食者殆二十年鄉邑子弟及四方學者多從問業戶屨嘗滿嘗書太極西銘以示爲學本原及學曾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嘗謂學者曰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故

從之者隨其力分咸有所得學者不敢道其姓字皆即所居稱爲文山先生令聞廣譽日新月盛工部主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應咸薦其才行可大用皆格不行楊文懿公在吏部欲用爲提學亦不果甲子孟秋以慎齋忌辰主祭少勞重以傷感遂發疾不起嘗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已審即死何憾一日强起索筆寫遺命數條大約以耕讀爲業忠孝爲念喪葬勿徇俗爲禮語甚切要疾既革作一贊云濁質濁氣去物去蔽一點靈光依然尚在命孫世理書之語畢命遷正寢而終距其生宣德辛亥享年七十有

四娶方氏行人司正瑛之女甚有婦道克配君子子男三長翀早卒次即翱由文安教諭第壬戌進士授今官季翕第戊辰進士今知長洲縣女二汪深孔憲其婿也孫男八曰謹誼謙誠譽諷謇諤其所著有五箴解朱子讀書法周易傳義會同等書所爲詩文有太學江浦還三山稿藏於家其世系本末具子所述慎齋墓誌而群行之懿備於門人方豪所狀者茲不悉著夫以君之所立知是而終不遇焉其殆天之未定或者將以啓其後邪乃爲之表曰嗟嗟吾君其學爲己其仕爲親有卓其行有蔚其文人之所惜何蕃

劉賁子之所志茂叔伯淳求雖未至志則已勤禄位弗逮不顯其身經術有貽不亡者存發聞奕奕子孫振振一時之屈來世之伸吁嗟乎吾君

陳府君繼芳墓表

侍御陳君元習狀其曾大父繼芳府君之行而以書介其友東湖董道卿來謂予曰某不孝曾大父既歿且葬八十餘年矣而墓石未有刻文累世之積鬱而未章爲之後者無所逃罪某自童丱讀祖父遺書即思所以顯揚光大之乃今雖叨末第從六察之後而乏濟時之具不能樹勳揚休以光昭其先朝夕思念

頭得執事一言爲之表章使前人德善有聞子後以
少逭不孝之罪是所望也予謝以膚耄不文不足辱
命辭而去之已而侍御欽奉
朝命出按雲南道經敝邑因介邑宰錢侯枉過陋巷復
申前請必欲丐言以發幽潛於既往起永慕於方來
則吾曾大父雖死不朽矣惟執事其哀之念之隨以
狀進予辭不獲命乃按狀而述焉府君諱芳字繼芳
姓陳氏蘇之海虞人自其曾祖伯暘祖孟遠父仲祥
世以仁厚相承爲邑城望族至君尤溫厚慈良敦尚
禮義鄉稱長者遭元季之亂竄匿郡邑衆皆迯匿君

與其父亦虛舍出外爇治農末克勤以儉再拓有家
迨及
聖朝削平寇亂天下乂寧郡邑舉耆總徵一縣租稅君
委身奉法使民惟正之供不以一毫自私民皆德之
課入歲完自洪武永樂至於宣德六十餘年如一日
爲催若揔還周貧拯人所急及興廢舉墜皆力行不
倦邑中儒學頹弊舉君董匠事而事事不苟速有成
功其爲善可謂有恒者矣君嘗於其家構堂五楹有
一巨蜂來止中棟衆蜂以千計尾綴若旒不及地者
二尺所餘蜂旋於外者不計其數人以爲稀徵云

嘗作重屋積書其中顏曰崇善日游息其間中歲後
悉以家政付其子凡門外諸勢利之事不復知也有
司行鄉飲禮必延致爲上賓云嘗自謂平生無非義
之爲子孫其殆有顯者乎某年月日以疾終于正寢
衍年八十有八葬于虞山東北麓祝家嶺之原　邑
人爲之罷市送者踵相接也君娶解氏慈祥簡潔好
誦釋氏書平生不御葷肉生子男四長叔維克紹德
義以孝行聞次叔綱叔瑛叔權孫男六曰穀禾積穗
秩務而積以子貴贈監察御史曾孫男十有六曰某
某而察即侍御君寰爲翰林檢討其最少者也觀狀

之所述如是則府君之世德既有開於其先而譔澤
又克昌於其後身雖居市不爲市道而篤於爲善不
二其心詎爲一鄉之善士非耶使其獲聞聖賢之教
而務學以修其行則所就豈止爲今世之士哉昔韓
昌黎誌貝州李司法之墓以翺爲其孫有道甚文而
謂李氏之蘊必發起而大者於是乎在今侍御與內
翰皆府君曾孫而學道能文即今日之翺也陳氏之
起而大者不在茲乎予淺陋不斐之言不足爲輕重
敢誦昌黎之陳言使刻諸墓上以告於後之人

祭文

祭彭學士文

惟公位登元輔而不自以為貴文魁天下而不自以為奇六經百氏之窮搜如將不及萬鍾九鼎之尊養若固有之在古昔而難備繫我公之優為方其少也縱橫禮樂曾獨對於丹墀潤色鴻猷亦翹秀於紫薇挽文星於筆鋒驅海濤於硯池紬書金匱則馬班之良史自期視草玉堂則燕許之大手是推暨登廊廟佐理萬機綢繆獻納從容論思心每先乎憂樂身不任乎安危愛護人材誰毀誰譽調停國論靡激靡隨羹之以鹽梅之味而衆口自宜藥之以參苓之劑而衆疾自祛

祭陸政允深文

惟公之生稟天間氣金玉其相珪璋其器有學有得有猷有為志存遠大識洞玄微行類仲元不夷不惠政希山甫不茹不吐其氣之雄也驅駕風霆吞吐虹霓咲語揪天醉墨淋漓其文之懿也風雨一筆雲烟千紙流從翩翩拂盡糠粃妙齡英發穎脫衆雄出其小技魁捷禮闈公不自奇益求未至窮探六籍旁搜百氏校書中秘藜火夜輝議禮祠曹蒲觴春宜列郡分符名藩佐理民庸載熙庶政時敘書來告我言不及私心之憂矣河患歲饑廣益集思夙興夜寐謇謇匪躬庶其有濟考公所立賢哲是師揆公所至竹帛是期闓在

帝心聿隆委寄宜永其年以昌厥施云胡不淑竟止於斯華涂方啓乃繫金梶儒林木萎微垣星墜天不慭遺邦其殄瘁嗚呼惜哉易簀之際家無留貲僚友相顧嗟咨弟涣婚嫁未終田園已廢身後之憂孰爲之計嗚呼悲哉遺文有傳遺愛有思死而不朽公又奚悲我辱年盟仍叨姻契相從莫逆歲幾三紀善惟相勉過則相規遽先棄我予將疇依昔來訪公蓋胡之滸皇蓋未旛輝煌故里今來吊矣公蓋山之隅秦萋淒風愁兮釣臺舊約今其已矣一觴永訣老淚如雨嗚呼哀哉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序　　後學義烏虞守愚校

送進士還鄉序

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覲詩序見其有所謂風雨筆札雲烟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曳裾秉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羨其文章之富亦恭其升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于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所誇者不過庸人之見也　俗之言耳嗚呼士豈予所當為者豈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成化丙戌之春翰林學士劉公奉

天子命品藻天下士某君某以雄文碩學擢高第而某亦幸與其列視昔之柳與苑韓與張同出顧公陳公之門者事頗相類已而君以天官奏得循例歸省其親老其問學以俟召用又與苑張之歸覲者適相似君之行也吾不敢以柳之言贐君聰敢推明韓之所謂進於道者而贈君可乎夫聖賢之道載諸經具之吾心而著於日用事物人倫之間不可須臾離者君歸尚當讀所未讀之書窮所未窮之理而以其平日講明之得諸經者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擴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盡落其華以就其實用試厥政於一家則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宗族鄉鄰州里凡其事親事長處己待人應酬交際之間舉無或背於道求之吾心而無慊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內外而無怨則身修而家齊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不外是矣他日立乎

朝廷之上推其所學見諸實用功名事業直欲追蹤古人不為漢唐以下人物夫然後上不負

天子中不玷科目下不誤蒼生而於道其庶幾乎苟徒充經笥茂文苑一舉及第便謂終身事業在是則草廬先生所謂鄙人而已何取哉愚不肖無似聊與君共加勉焉

送劉世美還京序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　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方庶吉士員居之翰林儲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秘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大他日之用其為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

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莆陽黃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耒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暘石宗海貴溪畢廷珎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堯佐甬東章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禺鍾美宣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而懋之不肖亦獲厠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惟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契誼相投蓋金

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歲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存者蓋二十有二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仲昭懋衡與壯皆為翰林編修孔暘檢討彥厚廷光元益皆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宣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珎水部出視事于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時而某與仲昭孔暘俱以罪責補外仲昭知湘潭孔暘判桂陽某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睽隔矣已而以言者留南都仲昭暨某評大理孔暘副行人其後元吉以言事忤旨謫為南陵丞惟貞謫知浦江美宣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敘平生獨恨爾章文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滸追感疇昔寧不為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予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間與道舊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人亦往往銜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矣因相與竊嘆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存歿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變之不齊者

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為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顧因世美以念諸同志尚能於人事不齊之後不忘久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大夫士咸詩以餞別其病於不能詩也故敘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急流勇退詩序

井菴林先生貴寧衛人也起家進士官六察經學行
誼推高一時其立　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
其董畿內學校之政以平生所得忠孝為教士類翕
然宗之居無何以疾在告蓋家食者十餘年矣茲復
奉　命來按兩浙理鹺法剗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
惠孚商農胥悅未朞月事皆就緒凡咨諏所及知無
不言前後所陳時政數十事多見施行衆方仰其有
為而先生又以疾作屢抗章乞致其事　命未下聞
代者至遂不復造朝亟遣人繳納其　璽書符印而
飄然以歸時先生春秋五十有九入仕踰二十載而
在職者僅兩考嗚呼其可謂難進易退者矣外臺諸
公重其去咸賦詩為餞而題其卷曰急流勇退蓋取
宋錢宣靖公若水故事而云然也詩既成提學憲副
以某嘗受知井菴俾為之序某辭不獲命乃作而言
曰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
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輕重係
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饕富貴不能有為於
當世退焉亂大倫群鳥獸不能有補於名教惡在其
為進退也耶姑以宣靖之事明之方其進而佐同州
直玉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於
時固非徒進者矣又其有感於呂蒙正劉昌言之事
而蹝脫富貴若將浼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
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宣
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慕於宣靖之
為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於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
哉夫以宣靖之賢進退皆可稱道而麻衣獨以急流
勇退目之者謂退之益尤有大於進也觀諸宣靖則
知先生矣安知異時難進易退之風不自先生倡之
耶諸公之作所以反覆咏嘆深致其意者得非有感
於斯耶世之議者不察乎此顧乃以為無故而苟去
矯俗而近名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雖然宣靖之行高
矣道則未之盡也士君子所當為者何但如是而已
乎古人有言願無以此舉自滿某也敢為先生誦之

　進送謝侍講鐸赴召後序

聖天子嗣位四海弘闡大猷聿隆繼述　詔起侍講謝
先生于家食以脩　憲宗皇帝實錄先生如京師取道吾婺中書舍人允
達率諸士友祖餞雙溪之滸衆各為詩以侈其行主
君既以先生出處之義法乎聖賢者序其前矣然引
而未發也某辱知先生最舊適有他故弗遑走送意

甚缺然將欲贈之以言而兹行之端由非淺薄所能
識也敢推本王君之論而質諸先生可乎昔夫子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斯二者何休所謂聖人之極致治
世之要務也世之君子莫不知宗孔氏而要其志行
所歸有弗畔焉者寡矣先生少明孔氏經取進士高
第官翰林以文章名海内既而有所不樂遽謝去而
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殆將十稔作會經亭於祖塋
之側以尊其祖以親其族凡所以脩德立功揚名顯
親者莫非從事于孝經之行也其在　先朝嘗與修
英廟實錄稽合同異褒貶得失書法嚴謹無愧良史今
兹聞　命又翛然出當載筆之任非有春秋之志者
耶處非徒處孝經其行仕非苟仕春秋其志彼以猿
驚鶴怨為疑者烏足以知先生哉是行也紬金匱石
室之藏綜邦國四方之志撥洪烈彰緯照表忠直黜
奸佞大書特書上成
皇明一經以續麟筆之絶以幸天下後世謂為善學孔
氏者非耶雖然猶未足以究其志也吾夫子之作春
秋蓋有不得已焉今先生上遇
堯舜之君前席召對從容啓沃凡春秋之惇典庸禮命
德討罪者一一見諸行事以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

盛非反袂泣麟之比豈徒曰志之云乎先生其尚以
春秋之筆而寓定典謨之書哉不然則以行止驗天
機若朱子於籍溪之云者亦莫不有孔氏家法存焉
於先生何病乎然非所望於今日者也先生行哉某
與天下蒼生同一引領

送中書王舍人汝赴召詩後序

嗚呼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衆
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為
用也安得真儒之効一白於天下而刷此恥哉吾友
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稜先生得考
亭再傳之學于其外祖通齋葉先生以儒名家者數
世矣至待制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
太祖而身殁王事弗究厥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年
弗永皆未覩為儒之効譬之火焉久欝必發譬之水
焉久蓄必流其有待於先生乎先生世其儒學以科
第起家官鳳閣典絲綸在　帝左右令聞日昭且駸
駸乎顯庸矣而志有不為以病免歸豈天意猶有所
待耶今
天子出震繼離召用群儒一新庶政慨然有意於唐虞
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生文行為言者部符

下郡縣促令供職先生猶以疾辭而郡邑之大夫交勸駕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曰儒道其亨矣乎爰即其道路所經分爲十詠各賦詩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別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言竊有感焉昔蘇□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耶今先生之歸未嘗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者一試用儒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嶢

嶢易缺皦皦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亦良不易哉唯先生弘遠謨以裨新政奉

明主於三代之隆毋使儒爲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足以奉乎天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人之業副友朋之望爲儒道之光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規不以頌之義而書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

送毅齋林先生典之鄖陽序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玩之故厭且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覩焉以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 國家故典凡學政教諭諸文學官必歷滿九載而謁選於吏部課其最者乃陞教授此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貴也今

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學官之良匪得其人民罔視效爰命天官妙簡學行優異

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爲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其制也時則毅齋先生林君汝惇由西安教諭未滿考而躐拜鄖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茲異數者乎故士林雷動而歆慕焉鄖故爲襄陽屬縣僻在西南人稀土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嘗有竊弄潢池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

皇化而悉附於版圖物衆地大由是陞爲郡爲其郡新設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素教而預養之者先生以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事皆異於常焉則其爲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外

而未徵贈言叙
和字之說

者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尚辭賦而獨明體用
之學故士風爲之丕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梁榱桷
之須與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新
民之道先生素所蓄積也推其所得以淑諸人舉舊
染之污而一新之使郢陽之俗化鄒魯之風則其成
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奚止爲文翁之蜀常袞之
閩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玆乎其門人以某
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某竊惟先生
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炳炳乎在人耳目不假言矣
而區區稱頌惜別之常語又不足爲先生道也惟是

郢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天
下後世知君子之所爲果有異於人焉先生其以愚
言爲然否

送羅司業欽順侍親南還序

少司成泰和羅先生允升由内翰来官南雍即迎其
嚴君粟齋先生以就養既二載而粟齋以桑梓久違
松楸在念有歸志焉先生則以粟齋高年遠涉江湖
而二季皆官于外乏人侍養乃疏請于朝得賜假
送親南還太學諸寮僚以爲先生是行寔關世教之
重非但爲家慶之榮也爰各賦詩以華其行謂某於

同官有一日之長也俾爲之序嗚呼天下有至德要
道得於降衷秉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體之身
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無不治且平
焉守約而施博者其惟孝乎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
以申明乎此而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
此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求乎此肄習於禮樂
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士之所以爲學豈容
外此而他有所事乎特患所以教之者無其本耳昔
者陽城以其孝友董襲里閈及爲司業而教學者以
忠孝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由是群生聞禮後學知

然而忠義之士若何蕃華皆出其門國家亦有賴焉
謂非本之身教而致然耶今先生以詞林碩彥膺師
儒之任其教道之善職務之修立身揚名以顯其親
者固無不至而迎養其親於是也朝夕左右夔夔齋
慄先意承志以悅其心非徒旨甘滫瀡以奉口體而
已玆從親導安與錦歸故里則所以尊其親者又有
加焉今
上天子勵精政理圖任責成凡群臣以他事乞歸者
莫之許而於先生侍養之奏卻允其歸豈非欲以孝
治天下而重先生之身教乎先生行矣[illegible]

盖先韙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竣事而來陰感默化則濟濟多士寧無充廣德心而興於孝弟者耶殆將有德有造不肅而成必有若君陳張仲者出而媚于天子以獮成孝治視彼陽城之生徒斤斤循法度者不足言矣某也親既殁而年已邁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欲為先生之行不可得徒切慨嘆無足為教頼則先生之教有成而幸逃尸素之責焉故書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昔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

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脉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然其時叙作悉備惟古樂府未有繼者於是會稽楊鐵崖先生與五峰李季和始相倡和為漢魏樂府辭崛强自許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偉乎其志哉至如詠史則李和每推服鐵崖為上手鐵崖亦自謂余用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古樂府不易到至小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錄者特其二體耳成化癸巳御史中丞江浦張公巡撫閩中涖政之暇出示某而語之曰鐵崖先生平日所為樂府詩最多今僅有存者天官少宰葉公與中書為僉都御史出撫東廣嘗得其門人吳復所編若干首已鋟諸木矣近得此帙于前江西提學黃先生純之子知州琛喜其詞古意古可興可觀讀之使人懲創感發隱然有三百篇之遺風特未得其全集耳茲將刻而傳之子盍為序某辭不獲命乃復於公曰自王迹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而選而樂府而歌行

諸作至三變而為律作者徒知從事聲偶之間而不能馳騁以極天人情物理之妙其去古也遠矣獨先生之作逸於思而豪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論事婉而微音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而其命辭皆即史傳故實檃括而成叶諧音呂若出自然昌黎所謂横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者先生有之是宜公之甚好而欲永其傳也雖然鐵崖法乎魏漢者也公且好尚之若是如有國風雅誦之音則其好之宜何如哉公之於文詞且欲復古而况為政豈不欲行古道而使今之天下復於唐虞三代也

耶斯則其世澤有垂焉乃若先生名係爵里與其文行之詳見於宋太史景濂所為墓誌者已恭於世矣茲不著云

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後序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谿也用儒飾吏奮于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治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發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時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公所類也唐君讀而嘆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明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聖經不傳之緒不獨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癸令鋟梓以惠學者而俾其識其末竊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禮部吳公公正傳序之詳矣某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贊其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濬其流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為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興起者耶况其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鄉賢祠志後序

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尚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范香溪宗忠簡潘默成三賢於學宮祀東萊呂成公於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群祠皆廢我

朝成化初浙東僉憲辛公訪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參議湖南吳公旬宣所至慨然時敘乃致方志稽古典謂茲文獻大邦名公鉅儒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以舉其廢者于時巡按侍御東廣吳公觀風察政洗寃

澤物適臨茲郡聞公之議亦謂其有補世教弗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而同守薛侯敬之剛毅有為志崇先哲承命惟謹以學宮地隘弗稱爰盈而卜地于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為郡故多賢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於志傳者累數百人亦弗能通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雜取東萊四賢及祠中諸公之遺言遺文類而集之以為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者何其至耶既乃命某識其末簡嗚呼疇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莫敢望而儗焉夫何前脩既沒徽音莫嗣衰微不振者于茲百年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耶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陰感默誘神而化之使自趨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節一忠之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益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侍御與公所以汲汲於是也後之人進而瞻於祠像退而攷諸祠志遐想其人于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於中不能自已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為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然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尚知勉哉尚亦無負於天無負諸公之望哉

蘭谿縣志序

周官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郡邑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賸思又有續志皆統紀一郡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為志獨蘭谿自唐咸亨始為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有為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興政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錄略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祠廟碑誌及鄉飲進士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書又亡逸不存可勝嘆哉乃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檢來為邑宰涖政之暇欲考圖經求故典而不可得謂是邦為浙水要會之區素稱望縣而文獻不足若

是豈非為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秀者分詣各鄉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壁題石刻故家名族之志傳譜牒悉皆采摭以來而屬前進士靖江令鄭君咸甫為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壁予辭不獲命乃據洪贍二志為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采録參諸史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十有六釐為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删定而王侯有
召命入為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許侯補之始至適值艱歲撫綏瘡痍越再朞而政成愛立百廢具舉爰謂昔

人所為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躬自校閲重加審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仍繪圖以冠其首且將鋟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昔嘗與有力焉俾述顛末識歲月于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道論世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為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第區區輩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欲攷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既亡無從取徵而一邑之間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歷訪未免襲誤踵訛舉一廢百焉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以補其闕失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吳烈婦詩序

自關雎之化熄而閭巷之間無復漢廣行露之風自彤史之職廢而閨門之內不聞婦訓姆儀之懿於是乎天理日微人欲日熾桑中溱上之音延於天下世道巳駸駸而入于夷矣陵遲至于有元之世遂舉中國而夷之上自王公下而士庶亂倫無別禽獸其行

子烝父妾兄收弟室嫂治弟棲者恬不為怪在彼固無足議而廢三綱淪五典斁使先王衣冠禮樂聲明文教之地悉淪於夷狄腥羶汙穢之域其可哀也已幸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泯焉者故諸儒之中亦有能閑禮義守貞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臨大節而莫奪者夫而如婦若吾鄉吳烈婦者豈夷習所得而變耶吳烈婦為里人某妻遭亂與其夫倉皇避難去家西行十餘里許聞鼓噪聲足弱弗能步度不可免乃謂其夫曰君宜自脫禍弗以妾為累夫曰子將若何烈婦曰妾義不受汚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而

舍去既而遊兵四集將追及焉適道傍有池曰楊塘水絜且深遂投其身以沒後數日兵盡去蹤跡至其處見烈婦屍浮池面雖盛暑而顏貌如生乃舉而葬焉時歲戊戌之夏六月也其後好事者聞之爲傳其事而薦紳能言之士又從而歌咏焉蓋亦秉彝好德之良心有不能已者今某之孫以其文若詩彙爲一帙謁予而告曰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吾將以是傳之子孫俾無忘烈婦之訓願丐先生一言以張之噫吾於是有以見世道升降之機矣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爲戎而其人已先化爲戎也今當胡運告終皇明啓運之始而閭閻一二女婦已能自拔流俗而趨乎禮義豈非天意將興文明之治於今日而有開必先者乎與時

國家采民風被管絃以比隆於二南之盛者不有取於是耶是又不但爲一人一家之美而已故爲序而不辭

繼慈哀此序

浙省參議衡山吳公某行部之暇訪予山中出示繼慈哀此一編而泣告予曰吾母太宜人武氏者方其少時擇所宜歸不輕從人而至於愆期有孟光之志先戶部公聞其賢求爲繼室以鞠吾兄弟不幸于歸五載而喪所天則抵壁栢舟有共姜之節嫠居匹處朝夕劬劬躬炊爨織績以衣食吾兄弟而進之於學卒成二子並以科第起家列官中外是雖猩母之織綫以隨方進者弗能過也晚歲以某貴兩拜

恩封某時爲戶部尚書郎官出使外藩得便道歸省承歡月餘方圖終養而竟以一疾奄然弗起其爲悲痛可忍言哉不肖孤幼失怙恃賴先宜人長育成就式勤且瘁以有今日生不克養已抱終天之恨沒又弗能昭示德善以垂不朽其何以慰吾親於地下乎所以發潛闡幽而相予之哀者幸有諸君子之詩在焉願君子一言以序之也嗚呼世之爲繼母者當夫存之時不困雪其子而使之食栫花衣蘆絮者鮮矣況於盛年夫亡而能守節以成其子若太宜人者乎迹其賢行雖程珦妻若慈母豈能專美於前耶此參議公之所以感慕終身弗忘而諸君子之詩所以哀悼而咏嘆之者亦豈無從乎滌哉故爲書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考焉

文山吾先生壽詩序

予友吾先生景端以淵博之學淳篤之行通敏有爲之才英邁不群之志溫純典雅之文卓乎當世始出而論秀于鄕褎然魁薦比入京師游太學而六館之英斂筆推讓逹官名士內交恐後貴游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而五上春官不一偶蓋工於藝不工於求齋也嘗以親老棄進士舉俛就乙科得敎諭江浦母夫人時已有疾弗任遠途乃獨侍尊翁慎齋先生以之官而留其妻若子養母于家居數歲慎齋忽有所不樂遂復棄官以歸克施有政而宗黨外內莫或間言蓋其所以去不以人也敎人講學爲文亹亹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惓惓焉士類翕然興起及去江浦而家食者又十餘年矣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屨常滿隨其才分咸有所得斯文其推以及人者也先生之表表若是而歉然不自足焉進德之功老而彌篤其亦庶乎有道之士哉先生之生歲在重光大淵獻而今茲之歲又復在焉八月巳酉其初度也以稀老之例推之蓋歷三百六十有五巳酉矣而精明強健無異壯時爲壽未可量也吾黨之士姜仁夫賓夫董遵道輩仰昌黎之山斗有不勝其祝願之私者相率賦詩以爲壽觴之侑而屬予序之或曰死生富貴有命在天壽非人之所能爲也其可以祝而得哉天之生物栽者培之以先生之所樹立栽之深矣則其因材而篤將必有培之者而奚假乎人言之祝哉或曰不然書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非有外於人也其不可以祝而得哉古三百篇所錄若南山有臺若瞻彼洛矣若蓼蕭鳲鳩行葦旣醉諸詩之頌其君往往以壽祝之亦豈無其理而爲之者哉況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則壽先生者斯文之所由壽也而可以不祝乎哉予謂二說雖殊各有攸當在先生者不容於祝而有必培之天在後學則不容不祝以覬乎從欲之天也天之所存其壽之所在乎若先生之所以自處則知天不貳而事天以終身俛焉孜孜不知年數之不足而前所謂二者之天又有不容計者豈曰壽之云乎以懋之辱游最久而荷敎爲獨厚也故不敢以他辭倭而述其所聞於先生者以爲壽

碑記

觀亭記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監觀四方深燭民隱慮岳牧諸臣弗克以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其澤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陜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始至剗政之疵別民之寃薙惡彰善敷和于下既道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圖名之曰觀亭以待涖事之暇而安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為之者歟然是亭也非有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為觀耶在易有

之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古者

天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宣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為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嗚呼是果所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庶幾其有瘳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忘是心則其來旬來宣咨諏咨詢所以為下為民者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為觀所觀者民風所以為觀者我生也彼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微惡吏治之得失皆生於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我生觀民也所可以易言哉觀公旦者以周南觀公奭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知異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

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陜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必有賦是亭為公之所茇者矣肯以此以俟風化之成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為稱首東陽婺之屬邑由漢唐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勳業著名者彬彬可稱第班班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喜施有好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公之為者皆他邦所希有何其盛也然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而學校之興廢則係乎令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溧陽繆侯以才進士出為是邑始至以故事謁於

先聖先師顧視學舍皆壞漏弗支禮殿倫堂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隳教基圖所以興其廢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詢于衆得富室之好義者張惟大輩十人願

以餘力分任厥事於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設作其門廡齋序之欲仕者而棲士之舍會饌之堂習射之亭以及庫庾庖湢各以序爲叉撤去文昌土祇二祠之不在祀典者而別爲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禮典按圖式以正冠冕服載之飾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銅冶竹木爲之罇爵簠簋罍洗俎豆籩篚之屬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然如恐不及不煩程督競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黝堊丹艧之華式稱其爲泮宮矣凡爲屋大小以區計者若干爲器若干經事

于其年之某月訖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於規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某訓導某也學既成侯諏日之吉將率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焉而以書來告曰吾之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示厥功且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今之爲政不得罪巨室者寡矣況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興作者乎以是予來候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侯之令爲所當爲其視昔之立義塾者亦無愧焉固皆有可書者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思表先哲爲前人之所未爲以新士習以作士志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矣嗚呼賢哉彼邑之子弟學於是者其興起於侯之教宜何如耶念文昌之不屋必有以弄筆墨徼利達爲羞者聞先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望宮墻之數仞又必有思所以入其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已而早夜孜孜勉焉以求其至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爲賢爲聖夫豈無其人歟夫豈無其人歟嘗書諸石以俟若前代建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東陽縣歛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隸十有四鄉民之係籍者至若干萬千百餘戶其所有土田爲畝若干萬千百有奇而輸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賦之所出必于其田縣故有徙熟官田若干畝名存實亡莫知其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所徵爲政者以爲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他官民之田之米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斛不同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

矣是豈眞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逋租匿役弊所不至攻龐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溧陽繆侯之爲是邑剡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愛立訟淸事衆旣嘗一新其學以敎民矣又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之不明而稅之逋隱民之憔悴無恠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乃

成化十有八年適

國家着令重造版籍遂以右叅政吳公之命首取洪武甲魚鱗圖籍爲之準令人戶各以狀陳所有田數而

役民之善書數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鄕老之公正者爲監量辯其官民之田與號名步畝稅粮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皆書之籍旣錄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正其爭訟焉夫然後宿弊潛奸披露若服有受人之田不認其稅者有以其稅而寄之他人者有寄之不收而棄其稅者有以官田隱爲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釐正之凡所覈官田若干畝民田若干畝以及職學貢括等田其數皆與舊額相當獨義莊爲有餘計其所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彼復熟田者卽義莊而義其名也以有餘補不足何不可乎詢諸父老僉謂其宜上于藩府藩府允焉而復熟於是有田其有陵谷變遷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旣正稅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痾去體灑然若執熱遇濯而無復抑鬱之苦矣其定者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類者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於

天府焉凡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於其年之春而訖役于其冬邑人旣皆悅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

居也則謝曰版籍之正田稅之均實

聖祖舊章

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令爾諸父老之勸也吾何力之有哉雖然吾與若等所以救其弊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無耻之徒惡其害已而去籍焉則無待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而勿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謀伐石使來請記予於是深有感焉夫仁政之不行久矣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東貧民時當道者惑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爲憾則爲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毅然

於東陽雖未能爲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
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
遭又有過於彼者豈非幸歟孰謂吏於今者不得行
其志哉然以朱子之不得爲者侯既爲之則其所已
爲若水利若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亦豈
不欲次第爲之乎吾見人之蒙其澤者未可既也爾
邑之父兄尚亦相與勉焉以贊其成哉若其維持而
勿壞則後之人必有任其責者而區區不腆之言豈
足以爲永久之托姑用敘其歲月使來者尚有考焉
侯名樗字　起家進士而爲是邑方以治行聞於

時云其執役者之名氏與其鄉田之多寡稅糧輕重
之數則列之碑陰

衢州府重脩儒學記

衢故姑蔑之墟自唐天寶始爲郡宋慶曆始有學其
山川所鍾異人疊出後先相望若清獻之勳業逸平
之道德尤表表者非興學之効哉宋社既屋學燬於
兵至元丁亥教授徐夢龍闢榛莽易瓦礫而宮墻之
時則蛟峰方公實爲之記繼而郡之賢長貳襲有興
作日新月盛具於鄭鳴鳳洪焱祖孔思清鄭汝厚之
記者可攷也我

國家稽古右文崇敎所司脩明學政正統初同知張侯
琛始作禮殿而堂廡齋舍之屬則知府王侯高唐侯
愉相踵成之書其事者郡人刑部尚書郎吳君錫也
自時厥後繕治不時日就摧圮乃成化辛丑清源李
侯汝嘉以尚書戶部郎官來守是邦下車廟謁顧而
嘆曰失今弗圖後必甚費是棄前人之功而大厲吾
民也適部使者李某奉
璽書來董學政亦謂侯宜有以起其廢者於是經斷營
斯具材與工易腐以堅闢隘而敞自殿而堂而門廡
而齋序各因其舊而修之若師弟子藏修燕息之室

廬若賓射觀德之亭圃以及庫廚倉廩養牲之所咸
撤其故而一新之其外則崇墉深池廣入門之塗樹
育賢成俊二坊以壯其觀巍然煥然既完且美又以
四齋之名舊無倫序而更之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
曰游藝以示敎焉其爲諸侯之學以布宣
明天子之文命者於是爲稱肇事於癸卯春二月而訖
工於乙巳之冬凡爲屋大小若干楹土木瓦石匠傭
之資糜白金若干兩用人力若干工事集而費不奢
役興而民不擾皆侯規畫有方所致相其成者則同
守何侯通判李侯節推李侯也落成之日教授陳

告于衆曰是役也公不匱官私不病民行前美而不
泯塞後貴之無經事雖修舊功倍創始不可無以昭
示方來乃具其顛末使諸生留其余其走余所居山
中請書歲月嗚呼今郡縣之政類多急於簿書期會
而教化則未遑也間有事焉不過假興作以爲利飾
觀美以要譽而已亦何有於教化哉有如侯者獨能
意絃歌俎豆間非爲利以要譽也謂非賢乎其爲教
也取夫子之所謂道德仁藝者名其齋而不牽於俗
學之陋非賢而能之乎是皆可書陳君與二三子者
能共替侯之功盍亦念侯之教也哉其志之必於道

據之必於德依之必於仁而後遊藝游藝以無愧其
所以名齋者則庶幾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雖逸乎
之所傳於程氏者亦將有得而清獻諸公之勳烈特
餘事耳尚何科舉利祿之足云哉陳君與二三子其
勉之山川如故典刑尚存三衢豪傑肯甘爲昔人下
乎吾知賢侯所以作新而振起之者不爲虛文矣異
時齊濟多士克脩德心必將有續泮水之頌者庸書
諸石以俟

路西陳氏復義庄記

先王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其族而人無不親其親
者有百畝五畝之田宅以厚其生而人無不足於衣
食者故當其時男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也尚矣以義
庄之賙恤爲哉自大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
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
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
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瘠也於是
推吾有餘養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爲義田以給宗
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於
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厥後吾婺之

東陽路西陳德高氏聞風而興起焉亦有義庄以仁
于其族大要不出文正之矩度而微有損益以適時
變其事具於陸放翁之記者可考也德高以布衣而
能勤勞節約不私所有希當代名公位充祿厚者之
所爲其亦可謂難矣惜其後世浸以陵遲加之兵燹
之餘世異事殊而庄之不墜已非一日僅有遺址存
焉耳逮德高之九世從孫平仲讀書好禮雖遺榮弗
居而志在澤物謂前人之業弗可久廢爰議修復以
允厥宗初庄之田畝以千計今則資非曩時之厚而
力有未逮故所劃田不能什之一而其弟熙仲亦以

因來助乃得百餘畝焉初田在滕頭昭福寺之傍者已爲他人所有弗可復得則以己田之在北岸者充之夫庄二里而近其規約視舊則又加增損焉凡族人之老而無子者幼而孤者婦之寡而守節者以及喪葬婚娶皆有給而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亦助其費其庄之産尚薄不能遍及同姓之疎遠則先其親之近者自允都巡府君而下其餘蓋有待也以平仲之富不遠前人遠甚而欲與廢舉墜於數百歲之下不亦尤難矣乎平仲之經營是庄也割田築室始自辛丑於今五稔乃克就緖而具其事來告予曰愿得一

言以厲吾後人俾勿壞嗚呼義庄之設德高有文正之心矣義庄之復率乃祖攸行平仲其以德高之心爲心乎親親之心德高以之繼述之孝平仲以之使爲平仲之後者各殫厥心以繼以述則庄何自而壞耶不然則放翁之言爲後世之慮者非不深且切也而何救乎是庄之壞哉爾子爾孫尚其念之雖然豈惟君之子孫哉戚戚兄弟莫遠具邇秉彝良心誰獨無之使世之貴富有財力者人懷是心各親其親而至於不獨親其親焉則天下豈有一人之不獲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將不在古而在今日矣斯又予之所樂聞也故爲記之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洪惟我
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蔑以加矣然猶夙夜憂勤閔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鄕社以備凶荒以拯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即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謂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鄕之倉視歲

豐歉而斂散之民是以不飢 列聖相承建其有極斂福錫民太平無事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穀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
朝廷始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
璽書旌爲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困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舊

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字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亾太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為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僻至有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為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儲

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為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闤闠中十手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袪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為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堪事者授之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徹其舊以即於新中為

廳事廳事之北為廒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為廒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續而廒焉外則周以垣墻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二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材效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於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

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為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不困矣倉雖既成人猶懼其儲蓄之非廣侯以是歲當重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既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涖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為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

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
天朝上佐
天子以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擬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子盍爲文以記其歲月某乃作而言曰侯之爲政非止一倉之仁而其志亦未嘗以是而自滿也尚奚以書爲哉然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

變發奸擿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己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旣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賢書謂某曰寳之先自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庶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役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至今不忘故有治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此水次歲久荒圮已鬻他姓其墻外有椐木數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不忍伐爲寳過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先德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旣篆其牓矣子盍爲我記之某辭不獲命乃借爲之言曰昔韓宣子聘魯宴於季氏見有嘉樹而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視之勿剪勿敗固即以爲召伯之甘棠不但如季孫之口誦其詩矣非世德在人能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而獨以椐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

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況椐之爲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名敎爲邦家之所倚仗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椐而俱萌耶先生其尚益加培植以大副先人之志罔俾王氏之槐專美於前視彼季氏之嘉樹而歸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浙南公舘記

古之聖人善推所爲而一視同仁非惟田里熙熙無

惄嘆聲而行道之人亦無不被其澤故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而五十里又有候館宿息井樹無不具焉天下之旅所以悅出其途也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伯而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寓單襄公知其必亡則王政興廢其所係固不輕矣今天下郡縣視其道里遠近縱横經緯皆有驛舍以待往來非即先王經慮賓旅之意乎江浙天下首藩而錢塘爲東南都會之地鎮巡藩臬諸司之治所皆在焉凡
朝廷之達官貴臣與四方之賓旅夷酋飛蓋冠軺旁午

而至將迎之不暇由錢塘而南以達富陽者雖在驛江滸泛舟下上固不甚勞然以風濤不時之變而顛覆是虞故行者往往舍舟登陸而浙會二驛相距七十餘里沿水涯越山阜路多崎嶮卒遇風雨暴至潮汐漲壅艱爰無所雖部使者行屬亦不免假館僧舍而湫隘弗堪人以爲病乃弘治丙辰浙藩叅議衡山吳公始欲作室中道以息勞瘁以避風雨而急於民瘼未暇也今年春復偕巡按侍御鄧公行部過之遂申前議侍御深以爲然關白諸司悉叶厥謀乃卜定錢塘富陽二邑之交得定山之南面勢清敞風宇爽

塏二驛至是道路均焉爰命錢富暨仁和各出公帑之羨市材購工以營候館中爲之堂旁列廊序後爲退室從以庖湢前設門屏繚以周垣扁曰浙南公館規制周正不陋不華亦與作驛駐節之所式稱大藩之體矣經始于四月而訖工于九月凡爲屋大小若干楹糜白金若干兩董其事者錢塘令吳君道也既竣事而公以書來俾其識其歲月竊惟公與侍御諸公並以名世之賢膺方岳之寄不忍人之旅於途途無所安息而爲舉周官路室候館之政其用心仁矣充是心焉則凡周官仁政有宜於今者夫豈不欲

次第而爲之乎又况是館之設在藩近郊諸公涖政之暇來游來觀于以省耕斂而行補助于以察民俗而施教化或有事而圖可否爲裨諶之謀野而獲焉則其爲益奚止於息行道之勞而已耶吾見浙人之蒙其休澤未可旣也與時輿誦有作安知是館之不爲甘棠乎視彼民隱之不恤王澤之不宣而汲汲乎飾廚傳事過客以取名譽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爲書之以示後人俾勿替是道焉

蘭谿縣重脩大成廟記

蘭谿爲婺望縣其山有紫巖之秀水泛瀔波之紋最

爲奇勝而清淑所鍾英賢輩出有一鄉三八行者有
一邑兩賢良者有一門五高者其他以經術政事文
學死義名者後先相望而仁山先生講道者嘗爲朱
學世嫡居四賢之列尤爲可稱焉非師友淵源之懿
國家作養之功能若是乎其邑之廟祀先聖雖肇自有
唐而即廟建學則始宋崇寧至紹興己未而知縣柴
綬重建之及咸淳庚午而知縣薛至又撤而新之既
自爲文以紀其成矣有元至治之初知州夾谷奎兒
哈禿病其卑陋弗稱王居始大其規而改作焉功未
就而去崔霆蕃嗣成之而先正禮部吳公師道爲之

記迨于
聖朝稽古右文興學育材在永樂中則知縣宋哲作之
趙克寬繼之而廟學嘗一新矣暨天順後則知縣王
魯縣丞陳瓚始之唐韶蘇球終之而廟學又再新焉
然雖曰新之而僅取苟完弗克遠圖至於非[illegible]乙亥
之春三月乙丑之夕風雨大作忽聞廟中有聲異常
及明視之則見其東北隅棟梁節棁悉皆崩壞獨宣
聖貌像儼然如故得非天所祐乎時邑之令丞缺員
而郡倅趙侯天定來掌邑事欲行改作而官帑久虛
又罹荒歉弗忍勞民乃具其事聞于上而亟希其贊
憲其命以廢官局之閒地貸鬻于民得白金若干鎰
因以市材購工經斯營斯用良易朽以壯代撓其上
之覆板不堪滴濕下之土墻難禦風雨則皆以甓爲
之務爲經久之規而侯之視是役也日省月試衆心
樂趨不日而竣事矣但其財用未周而兩廡尚有待
焉已而海虞錢侯烱來爲邑宰欲續其緒而未有所
處適侍御吳公奉
敕旨清理戎籍按行至邑具以告焉公遂以所罰贖刑
白金若干鎰來助其成侯與淳邑陳侯其尚寅協恭
以事其事凡選材用甓及朝暮督視一如趙侯之爲

諸所營治皆鑒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其祭器
有缺陳侯又加以俸金而範銅爲簠簋籩豆爵斝若
干事以備釋奠之用焉工既落成而主教事高君楷
與諸生某等來告於某曰吾邑
文廟毀而復新賴有侍御與藩憲諸公主議於上以足
其財用苟非趙侯致力於始而錢侯續之於終何以
成其能乎願丐一言以章之且因以啓其學者也予
謂廟學之設將以隆化善俗非直爲觀美也今吾邦
上下諸公協心以爲是舉豈非善於爲政而急先務
者乎若欲啓其學者則前有薛侯之記以爲必有樂

道者出望人以希顏子後有吳公之文以爲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又教人爲中庸至誠之學也二公之言所以勉進後學者美矣至矣某顧何人而敢續貂其後乎高君又謂二公之言雖皆至論然引而未發學者莫知所以用力幸爲發其蘊也某乃作而言曰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於博文約禮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然後可以馴致彼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烏足與語此哉士誠有志於是焉則小可以度越前人大可以希賢希聖

而不負諸公興學作人之盛心矣苟徒用弄筆墨以徼利達則昔人所謂二三子之羞者吾不敢以瀆告也吾邑之士勉乎哉

浦江縣遷建廟學記

婺爲東南文獻之邦其屬邑浦江故有先聖廟在縣治西南後徙縣南宋崇寧中始即廟建學迨今四百餘年廟學屢經遷易邑之賢令佐有事於修建重建遷建者不知若干人矣而相宅之卜猶未墨食乃正德辛未崑山李君惟貞以進士乙科來署教事顧視殿堂敝漏懼無以庇俎豆而學舍荒僻墊濕弗堪居業且隣於浮屠恐壞士習欲謀遷改費無從出告于縣令毘陵鄒侯輗亦以爲役鉅用殷未宜輕舉李君乃出捐學中公用白金四十兩送縣以爲之倡鄒侯因遂節縮公費之餘措置百物之需以給其用而邑之一二富室之好義者間亦潛有助焉乃以甲戌之冬市材鳩工始事興作而未得吉地詢諸父老咸謂城隍廟在縣南一里許負華山而面秀峰左龍沙而右西溪形勝最佳宜徙廟學于其所而以廟學爲城隍廟爲人謀既定龜筮協從鄒侯周視諸室故材惟前令虞侯坤所創尊經閣規制宏偉梁棟尚新遂撤

取而修改之以爲文廟若明倫堂若敎諭官舍皆遷其舊而朽蠹者易之毀敗者補之無異於新作者焉未幾而鄒侯有

召命事以中輟又明年而晉江郭侯楠以名進士來爲是邑視學之日惟見殿堂始成餘皆未備大以爲缺典而涖官之初未有所處亦行節縮措置漸次經營自戟門而兩廡而兩齋以及鄉賢名宦之祠與訓導官舍一皆徙舊益新而成之亦若鄒侯之爲至於櫺星儒林二門諸生號舍以及黝堊丹漆之華塗道垣墉之作泮池之甃又皆郭侯之所增創者也夫然後

規模軒豁氣象顯嚴躭躭翼翼巍然奐然式稱其爲泮宮矣而贊成其事者邑之丞簿黃侯徽李侯昶陞學之訓導陳君絜李君文安也工既落成李君又與諸生趙珊朱璵來告於予曰吾邑廟學之遷鄒侯彥其始而郭侯成其終始者固不易而終者爲尤難況其同心合德如出一人雖興大役而上不費官下不厲民尤爲可稱視彼假興作以誅利飾觀美以要譽者萬不侔矣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爲之記以永其勞且因以教其學者使有所興起焉予謝以老荒不文不足辱命而李君之請益堅不能卒辭竊聞浦陽山

水奇勝清淑所鍾篤生英彥後先相望在前代特有以忠義孝友名者有以政事文學稱者而擢進士第至三十五人具于宋潛溪人物志者彬彬也下至鄉閭之間惇行雍睦累世同居門以義稱山林之下崇尚節義不臣胡虜甘老肥遁皆他邦所罕有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何如哉夫何近世以來士風不競前輩徽音莫之或嗣良可慨嘆山川如昨風氣猶存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乃爾者得非政教未舉無以振起而作新之也耶今賢邦侯慨然以興學爲務以昔之卜宅未吉今既改卜而遷之以昔之敝陋弗稱而更創以新之其加意於吾士者厚矣況當衆心思奮之時乃文運復興之兆爾邑之子弟游於是者瞻聖賢之儀容誦聖賢之典訓必將感發興起因廟學之新而思所以新其德因廟學之遷而思所以遷其善早夜孜孜進修不懈德之新也必如盤銘所言而新之又新使德全於己善之遷也必如益象所示而見之必遷使善備於身則小可以匹休於鄉之老正大可以尚友於古之聖賢而決科登第乃餘事耳豈亦爾多士之克廣德心而無負於所教者乎誠若是焉則浦陽廟學不爲徒遷而徒新矣邑之人士勉乎哉

金華縣脩學記

金華附郡爲邑故有學在邑治東一里許元泰定丁卯始遷今所　國初辛丑燬永樂甲辰再燬于火賢守令相繼有作具於舊記可考也迨今又九十年矣歲久弗治屋老欲壓間有修者亦不過支傾補漏耳正德己巳玉山李侯玘以進士來爲是邑謁廟視學喟然太息切有志焉而兩值艱歲費無所出乃銖積公用之餘至於壬申之春始克興事其文廟若西廡若兩齋事在得已則易其朽敗新其漫漶而增飾之惟東廡及講堂頹圯尤甚乃重作焉堂東西各爲廨

含以居其師齋後則爲米廩以食其士又於堂後鑿
閣以藏經籍其下爲棲士之室而四圍有廊且濬渠
引流於其前以絶囂塵而來淸泚因名其閣曰淸源
使諸生講肄之餘於是而玩適焉凡爲屋大小若干
楹皆整然完美其規制雖若卑隘而氣象亦甚顯嚴
且公不費官私不病民可謂善興作者侯於政暇亦
時至學與諸生討論經義商確古今視其所業而勸
相程篤㴱成之日學之長教何君某司訓洪君某汪
君某相謂曰侯之幸敎吾士者至矣不可無以垂示
將來乃以書其事使諸生陳其請予爲記且曰願

有以啓其學者俾無負於侯之敎也予以老荒不文
屢謝不能而請益勤不獲卒辭竊聞朱子論古之學
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以爲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
盛衰厚薄所係敎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今觀侯之
爲政奉法勤職行所無事不爲容悅以求獲乎上雖
或見嗔而不屑意其邑雖設廟學而
國家命祀所不及監司部使臨視所不至前政往往以
爲非務之急漫不加意侯獨謂庠序爲敎化本源在
我職所當爲豈計上官之臨與不臨也哉夙夜孜孜
興學敎人無一毫務外爲人之私則其以身爲敎固

得其道矣其濬渠於學而榜以淸源非徒有取於水
盖欲士之淸其心源而後可以脩身而致用也然欲
淸之其道何由老氏有云天得一以淸則天之源淸
矣而水生於天一故其源無不淸也況乎士君子之
生同稟天德之淸明爲性其原又豈有不淸者乎天
淸或昏於雲霧必有風日散之以全其淸水淸或汚
於塵土必有淵渟滌之以還其淸人或氣拘欲蔽而
失其淸也非由學問之功又何以滌邪穢融渣滓而
復其淸乎
國家之建學立師以爲敎者無非欲人各復其淸而學

之爲已爲人則又淸濁之所由分此侯之所以惓惓
也金華在昔碩儒名公彬彬輩出號小鄒魯道學若
東萊兄弟與何王許諸賢其著述傳于後世學行氣
節若潘默成勳業若鄭忠愍讜言善政若王莊敏煥
章兄弟若王忠簡端明父子皆聲實卓乎當時非其
學之爲已而淸明在躬者能若是乎先正旣作於前
侯復以身爲敎邑人士子來游於是者因其作新之
機勵其躬行之志奮然從事於爲已之學博文而約
之以禮明善以誠之於身不狥名不競利則其源淸
矣由是而深造自得若源泉之混混以放乎四海不

蹈於滿滄盈涸之恥則可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垂不
朽使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脉於是乎益昌而天下
國家將有賴焉則是學不爲徒脩矣如或實行不修
而以青紫爲志記誦爲習剽竊雕篆爲文曲學阿世
則是爲人而已其源旣濁末流何所不至彼雖文擢
大魁位登元輔亦與草木同腐耳寧不有負於侯之
所教也耶邑之人士其念之哉

金華府重建憲司澄清堂記

金華爲浙東劇郡元大德中嘗即故郡治建肅政廉
訪司以監治七郡

聖朝因以是司爲巡按御史及臬司重臣分巡出政之
所其地後枕崗阜前雄麗譙而堂寢崇大廊廡宏敞
重門深邃俗稱大司以其壯麗翬飛甲于諸郡也其
聽政之堂曰澄清作於至治癸亥而燕處之堂曰一
公作於元統乙亥逮今歲久屋老風雨摧蝕一公雖
尚可支澄清則梁欹棟撓凛若巖墻前政往往以役
鉅費殷因循未果爲乃正德壬申涪陵劉公以前司
諫來知府事顧視太息欲有事焉會陸據[illegible]武周旋
兵間亦未遑也又明年甲戌政成惠流度其可爲乃
以興作事聞于上官又皆慮其勞費未之諾爲公獨
以身任之市材鳩工輦石陶瓦於澄清則撤而新之
高仍其舊使與一公相稱深若廣各縮焉以節其費
凡爲堂六楹東西廊廡各若干楹建重門於露臺南
縮其深若干丈以便傳呼而以故重門爲外門扁曰
浙東第一臺以懸條章示告戒焉於澄清之後一公
之前左右爲二序以備庖湢以處廝役一公未甚敝
則補其闕正其欹易其朽腐起其陷佚而增飾其漫
漶者不改舊觀而將固有加又於外門左右各設官
廳二所左廳以處郡寮之候謁者其南則爲清戎者
涖政之所右廳以處武職之禀節制者而其南又爲

縣官供事之所焉凡所以事上而逮下者纖悉畢具
巨細咸宜可謂完而美矣事旣竣二守張侯通守趙
侯節推姜侯咸謂前守之吏代者衆矣其於是司豈
皆以傳舍視之哉非憚勞則避嫌耳不知釋今不治
而制至大壞則興特之勞費將倍蓰於今日矣公爲
是役經始於甲戌之冬落成於乙亥之春假子來之
力爲日若干殫匠事之技爲工又若干而所用竹木
瓦甓鐵石丹漆之費與夫飲食百用之需稱事旌能
之賞爲錢幾萬緡皆節縮郡中數年公用爲之上不
費官下不擾民固非克己者不能而籌度區畫於木

爲之先調度程督於旣爲之際務欲存前人之美省
後日之費其心勞其力勤其慮周其所以爲斯民計
者仁且遠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乃以書具其事俾
某識其歲月竊惟堂以澄清名蓋取范孟博攬轡故
事而云然也凡居是堂者必皆天下之英才司
天子之耳目其按行列郡所以代
天子之時巡者也苟非孟博其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
志者豈宜膺是任居是堂哉然有其志必有其政如
周小宰六廉之獎漢刺史六條之按唐陸贄所謂五
術八計者皆所謂澄清之政也居是堂而行是政以

觀民風察吏治爲必能激揚殿最洗冤澤物使政清
於上而黷貨殃民者無所容俗清於下而姦猾豪猾
者無所逌斯足以稱厥居矣其或怙勢作威以沽名
玩法頗忌而保祿吏與滿前而不引民冤載路而不
理寧不有忝於是堂之居也耶今劉公嘗是堂雖上
官所不欲爲而必爲之者豈直矣擬大哉亦豈徒以
省後費而已哉蓋亦有志於澄清而耳夫以黼黻之
貴監司之尊而居於屋之下則無以安其身而亟欲
去之雖有澄清之政亦不暇矣故必崇大所館使
至者如歸而安處於是無得從容相與諮求民瘼以

澄清郡政則不惟民受大惠已亦得以匡正缺失增
益其所未至此其公而無我之心亦子產不毀鄉校
之仁也嗚呼休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公名範字惟
馨起家進士拜戶科給事中以忠義自許抗言時政
排斥權倖奏章一出四方傳誦天下想望其澄清爲
逆瑾所忌去官而家食者數年矣今起守吾郡其爲
政悉大體重風教不屑屑於細務云

詩

五七言絕句

題白頭翁

底事頭成白何爲老集枯槎寄此翔寧不羨上林烏

院庭新樹小戰車偶觀有作

廟堂決策尚謀謨巧作戎車林森新莫道只知俎豆
事胸中兵甲是何人

漢破匈奴出武剛晉平羌虜用偏廂車兵原是先王
製從許状功殫大丰

題介軒詩卷二首　為賀克恭作

半點緇塵不肯容古來乾行許追蹤東風門巷多桃
李雪後徂徠一樹松

平生高誼薄秋空柔舌那能與世同柳下英風宜參

又誰將一羽輕三公

送客一之歸廣東二首 名貫陳白沙門人

洙泗門庭海樣寬茫洋休嘆問津難直從伊洛源頭
去皷棹中流往往還 伊洛伊洛之説

點瑟病餘萬古心箇中真境要追尋紫陽去後行人
少門巷蕭條草色深

送同年謝元吉致政歸耒陽二首

醒却邯鄲炊黍夢便尋湘水釣魚船時人莫訝休官
早還落天山後一百年

曾因立仗難緘口苦爲求薪又乞身貧病獨憐歸未

得送君重憶故鄉蓴

烟溪義渡四首

立馬沙頭欲問津憑君一葦策奇勳一時義在烟溪
上千古名芳太史文

塵暗長途未拍堤行逢義士在烟溪殷勤爲濟蘆中
客莫愛官封楚執圭

濟巨平生每自期欽南聊作小施爲莫吟幽草黃鸝
句未是春潮雨急時

楫擊中流應有志舟横野渡豈無能獨憐亭長烏江
上不及滹沱一寸氷

次吾景端韻二首

行年已度知非日學易應思補過時珍重故人相問
訊韋編三絶是心期

卑比擁處樂何如春滿庭前草不除他日相從問無
極文山風月未應虛

陳處士南園詩卷二首

高卧丘園歲月賖閑將把翫作生涯悠然得道忘機
處笑看紛紛兩角蝸

肉食無能藿自安畦蔬聊欲娟春盤葵傷應有終年
憾芹獻難忘一寸丹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 爲金華戴論劉敦作

昔人黃卷青燈處滄海桑田幾變更獨有龍洲洲上
水東流還作誦絃聲

華構淪亡幾百年雲津風月故依然天留嘉定文章
在應把貽謀啓後賢

前宋衣冠迹已陳芳洲勝槩屬何人賢孫今紹箕裘
業雲路還從此問津

挽蔡侍郎盛二首

華國文章老更奇康時才業未全施空餘歐范平生
志不見功名上鼎彝

金鏡朝端方委重玉樓天上更傳宣迂生不識平津閣因誦遺文亦泫然

夜坐待句寄示弟姪 癸亥冬在南莊作兆嘉山先府君墓也

秋初一別又冬殘欲寫家書苦萬端最是白頭千里外時時夢到兆嘉山

次韻題萍實橋二首

汝墳江漢古名邦會見周南化日長麟趾騶虞渾忘却謾誇萍實瑞昭王

橋名萍實表南邦謾語流傳歲月長書社不封千載恨空將伯業望君王

五七言律詩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三首 南雍作

乘興來山寺清樽共解顏院深春晝永香裊午風閑短髮行應遍危欄倦亦攀白雲飛不定何處是鄉關

又

登臨長敗興塵世幾開顏償却三年債都來半日閑山泉寒可汲石磴絕難攀半榻能分我看書晝掩關

又

丘壑真吾分簪纓是強顏無才堪世用多病愛身閑猿鶴驚相逐松蘿費可攀哦詩歸路晚乘月出重關

送[illegible]用陳公甫韻二首

將見無諸國甸宣化一年稍收千澮雨榕蔭鎖村烟保障多新政規模總昔賢設施嗟未究亦[illegible]又言旋

又

二南風不作道喪幾千年行葦荒秋日甘棠老暮烟繼周還理樂分陝見才賢好試經綸手乾坤一轉旋

登科

太平天子御金鑾奎宿光芒午夜寒漢代文章推董賈唐家科第為歐韓龍門浪暖成頭角雁塔風高快羽翰雖是看花年尚少莫將溫飽鬧儒冠

瓊林賜宴

風雲千載遇重華賜宴瓊林寵渥賒丹桂廣寒非月窟紫烟蓬島是天家食分綾餅堆紅玉酒出黃封瀉絳霞見說金明池上事有人閒喜不簪花

早朝

未央鐘動曙光生隱隱初聞柳外鶯風靜御爐香篆細日高斧扆衮衣明螭頭陛擁黃麾仗豹尾班聯白玉珩最喜君王勤庶政蒼蠅聲裏問雞鳴

禁中聞鶯

禁苑花深宴漏遲鶯聲遷在萬年枝不隨舞袖歌金谷却伴仙韶奏玉墀長信夢回欹枕處瑣闈吟罷倚闌時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

王孟端畫竹

此君一別已經年今日披圖不厭看風度只疑搖翠佩月明應想下青鸞肯隨群卉爭春色直伴孤松老歲寒珍重鳳凰池上客蓋將清節付毫端

園東新井

鑿井深深傍玉堂石根流沁一泓涼水涵夜浸秋蟾濕雲液晴涵井醴香苔蘚未生侵玉甃桐陰初長拂

銀床寒泉可汲應須汲莫使行人爲斷腸

秋日感興

昨夜西風颯褻縕袍壯懷落落興飄飄金才人物思韓范雄伯功名陋管蕭關隘萬言陳國論沙場有戰威天驕前修未遠斯文在九辯何須賦寂寥

送楊總兵征虜

山西名將好男兒報國丹心一劒知貔虎嚮按旋號令犬羊寒膽避旌旗九重雨露朝承詔八陣風雲夜出奇此去西羌應坐困功成充國早班師

移菊

白玉堂前種紫薇菊花開落在東籬爲憐秋後香偏好故向春前手自移苒苒旋添承露葉亭亭先長傲霜枝樂天只愛黃昏伴一種幽香恐未知

送謝守之無爲州 其父先守是州 其弟爲庶吉士

東風躍馬錦溪傍重榜而翁太守章騎竹兒迎新邑並愛棠人說舊黃堂野田雨秀雙岐麥燕寢香凝一篆香難弟正紬金匱史要看橋梓共循良

謁文丞相祠

亢宋興亡迹已陳忠臣祠宇尚知新夕陽古樹烟猶暝夜雨荒堦草自春慷慨六歌空灑淚間關百戰竟捐身殘陵地下應相見不負廬陵第一人

歸鴈

衡陽北望是舊遊西風萬里思悠悠陣橫紫塞霜天曉影落蒼江水國秋棲止更憐蘆荻淺飛歸不爲稻粱謀一封帶得邊城信要把平胡報冕旒

和鄭侍郎廷綱長至有懷

學道年來絕愛憎肯隨時俗競蠅蠅新陽已向今宵復老態應從此際增賤喜舒長迎化日仍愁積始至堅水衰遲只合居林下重沐

君恩報豈能

和鄭廷綱除夕感懷

滿城簫鼓樂無央共說明朝是孟陽却笑流年成老大詎堪隨衆厠班行厭聞爆竹除殘歲謾對梅花憶故鄉何日得償林下願簿書鞅掌任渠忙

送林草大以太宰考績 分韻得東誰字

鸞鳳聲旂渙忽匆匆元宰書勞覲合宮曾見昌言天動色還期大義日當空驕哉桃李居門下多貯參苓在篋中老我依劉心正切不堪回首各西東

又

三十餘年別故知重來京國話心期喜看大蕭亭衡日正是清朝景運時身際風雲歸北闕志先霖雨活南畿武丁舊學甘盤在說命勲庸更屬誰

送韓司馬文赴北爲大司徒

杏園花下昔同遊南國相逢已白頭樞務賢勞輿望協板曹新任主恩優一分須用寬民力九式還應爲國謀此別何時重執手不堪凝睇李膺舟

送馬侍郎廷用考績

詞苑容臺又擅名東風奏績上宸京浪花滾滾催行色烟柳絲絲繫別情粉署郎君思侍教木天仙侶喜尋盟好將胸次經綸策宣室從容啓

聖明

送吳學士儼考績

玉堂學士舊宮臣器業文章更絶倫袞補合陪黃閣老錦歸先慰白頭親禁庭花柳關心久客路江楓得句新宣室從容應訪問幽風無逸好敷陳

送大司憲張公敷華還朝考績

三十年前賢部使又來都下得相親慈棠南國民謠在橫挺中臺吏喏頻龍袞體元新大化豸冠述職際昌辰這回司馬休歸洛四海蒼生望秉鈞

送陳參議考滿

伊昔仇鸞棲枳日鳳毛年少最風流別來四紀猶青眼到得重逢愧白頭粉署久勞明殿最銀臺今復著材猷東風奏績朝天去三接行膺寵數優

送太常李少卿赴史館

聖德神功夐絶倫纂脩開局命儒臣龍頭望重三朝舊麟筆書成一代新待漏鳴珂金殿曉垂簾揮翰玉堂春好將斧袞酬天地揚厲先休啓後人

送王司馬致仕還鄉

材猷勳烈重當朝抗疏辭榮重莫招曉日都門開祖

帆輕風江渚泛歸橈魏公晚節吟秋圃裴老閑情寄午橋可是太平無一事角巾私第得逍遙

送大理汪少卿宗器還朝

册詔催歸九棘班桂花香裏泛樓船尉輕犯蹕追先哲望重埋輪記昔年爭看上書規走馬未須把酒說登山日邊故舊如相問衰病惟應卧輞川

送姪拯之梧州通判任

阿咸謫倅蒼梧郡骨肉相看悵別離皓首稀年吾老矣修途六月子何之須防馬援遭薏苡且學東坡啖荔枝到手功名當努力瀧岡猶待樹封碑

懷古

篝燈夜坐讀書臺懷古令人不寐來世遠唐虞文未喪俗經秦漢事堪哀周公禮樂真王佐管氏功名只伯才千古是非昭簡册豈容蹤跡共塵埃

出京和姪孔易韻

夕陽道路風塵暗明月孤村草樹稠郭隗臺前無遂客蕭家林下有行舟音書斷絕家何在蹤跡飄零水共流此地經過多少事今年不似昔年遊

五七言長篇

止賜酒

君王念儒臣眷養良獨厚解帶食天廚日賜黃封酒飲食貴有節適時乃充谷昨詔酒云止曰茲炎暑候豈惜麴糵費狂藥恐作疚周書戒崇飲聖誥垂不朽嗟彼八達徒沉酗良足醜寧爲攝生謀不問中聖否
皇恩浩如天欲報擲何有

本院奈新闢三圃

聖門學爲圃人皆陋樊遲借問玉堂客藥圃將奚爲儒冠安淡薄志亦高其肥苦硬根可咬酸虀味可知在貴不忘儉蓄食固所宜大哉君子心所存應在茲苟能充此志堪作和羹資試我鹽梅功濟彼閭閻饑

孰云謀生計日夕勤數蔬不有公儀休拔棄園中葵

送白沙先生陳公甫 南都作

洙泗遡旦源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淅水泛功利西江淩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陵夷二百年儒術轉乖僻爭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浮羅仙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瑟尚友千載人充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刪脩今六籍墜緒何茫茫仰鑽各致力回瀾障百川屹立中流石任重道路長行行慎無斁斯文諒有在前脩未應泯何當謝塵紛雲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把先天易

送春

黃鸝啼老綠楊樹萋萋草滿王孫路落紅無數點蒼
苔九十春光倏將暮東君何事偏言回典衣且𥁞花
前盃殷勤相送共一醉後會又是明年來別離不用
傷懷抱四時代序天之道君不見功成名遂便拂衣
漢家疏傅辭榮早

賜粽

細筒香粽試新嘗太平時節逢重午五兵辟去百邪
消不用釵符懸艾虎九重天上妥芳辰蒲酒香浮宮
壺春青菰葉包金黍玉盆滿貯頒群臣小臣何幸

遭
明主承恩共醉薰風裏願題宮帖獻新詩納忠篇效歐
陽子

賜扇

祝融南來司火令大地鬱蒸如坐甑蓬萊宮中夏日
長南薰有歌思解慍尚方新造宮扇成削玉裁雲形
製精內侍傳宣賜卿士一揮頓覺炎塵清魯公詩句
平生志願與
君王除酷吏安得牧守皆循良遠播仁風慰黎庶

送撫寧侯朱永北征虜

單于猶敢縱窮北羽書夜入甘泉宮
君王撫髀思頗牧將軍勇略千人雄去年征南閩凱奏
侯印腰間大如斗今年北征初受脤劍鋒擬斫樓蘭
首鐵馬橫行塞草春陰山瀚海無烟塵歸來看取麒
麟閣漢家衛霍何其人

挽張都憲故室姚節婦

良人早歲峩冠致身事
遭時艱遂炳把順邊烽起從征一去不復還俟矣閨
中木亡人固窮志節金石堅孤燈寒窗矢靡他栢舟
冊續三百篇勵飭夙夜撫遺孤箕裘舊業斯有傳中

丞位望光前烈幾經斷截尤能廉鋭鸞孤飛四十年
宮原伯草送寒煙歸去九泉重執手此生端不負所
天嗚呼夫死國兮婦死夫忠貞兩全誰與俱銘章昭
垂千百載燕許大筆春秋書

太學釋菜古詩

皇明右文治闡奎興膠庠橋門集多士冠佩紛蹌蹌
少窺夫子宮巍巍數仞墻仰鑽靡所得矻矻窮十霜
剽竊糟粕餘乘時幸飛翔釋褐謁墻堦對越儼洋洋
采蘋薦溪毛執爵灌椒觴百拜舉彝典報本那可忘
平生迂腐心我冠講虞唐固兹筮仕初矢心思激昂

金石勵名節忠孝恒自將期不負明訓名以酬

君王

賦

中秋賞月賦 丙戌內閣考試

素昊司時蓐收行政日道西陸斗回酉柄大火下於坤維虛宿中乎離正掃赤煒之煩酷布金行之清靜豈雨飽兮初歇梧風颯兮漸勁凉露零而金莖香瀣氣浮而玉宇凈燕翩翩以東歸兮鴈嗷嗷而南翔蟬咽聲以不鳴兮鷹奮迅而欲橫南呂之律始中西兌之治方盛際三五之良宵適平分之秋今暮烟霽而雲容四斂潦水澄而天光逈映斯時也陰精陽彩玦象懸空西魄已載東魄未終望舒御兮駕氷輪於海東素娥舞兮調霓裳於曲中穆穆兮金波有影團團兮玉斧無功寒玉臂兮清輝皓皓灝雲鬟兮香霧濛濛既委照兮珠簾華屋亦容光兮甕牖桑蓬普其明而無私兮羌萬里之攸同人世總清虛之府皇都一蕋珠之宮于於是盍朋簪闢宵筵酌清醑調朱絃嚶幽懷於寥廓邀勝賞於嬋娟歌坡翁之水調兮唱晁叟之洞仙脩歐陽之勝事兮賦希逸之佳篇直美難之兼其樂風景之無邊已而銀河斜漢玉繩低纔衰

簫發於林外天香散於庭前惜光陰兮易度愛良夜兮無眠群囂既息衆音並傳幾處樓臺絲管沸兮樂歌舞於芳年誰家門巷砧杵急兮碎窮愁之萬千嗟人間之憂樂感天上之缺圓徘徊俯仰不覺爲之太息而凄然客有語予者曰賞心易負美景難留可人明月爲此清秋今夕之會也追玉堂之勝賞無天柱之遠遊據床笑傲兮若登武昌之樓詠詩諷誦兮如在牛渚之舟騁淸談之亹亹浩清興之悠悠人生在幾不樂何求予獨感慨而惆悵兮殆有類乎宋玉之窮愁而悲憂予乃喟然歎曰子豈知予者哉予竊怪夫少年之偷閑兮寧能爲時物而解頤吁嗟乎晉人之用心兮尚欲說一世以爲悲歡月明而無貴賤兮人情見月抑忻戚之多端有天涯兮遊子家山萬里兮誅問安今玆之夕兮望白雲而倚欄有遠地兮孤臣懷耿耿兮寸丹今玆之夕兮念瓊樓之高寒彼閭閻之饑饉兮十室九空撤草穗以爲糧對明月兮賦鴻鴈而自傷彼邊城之將卒兮胡笳羌笛老征戍於沙場對明月兮指玉關而故鄉月照兮深閨有佳人兮愁斷腸邊衣兮未寄盼良人兮天一方月照兮園亭有緣囚兮悲夜長雖惟雖兮未脫刻木豈知兮那

可忘富貴歡會兮貧苦憂思今夕之樂者幾何人兮
而悲窮悼屈者紛其若玆伊苦樂之相忘兮抑亦居
之所移褰予懷之鬱鬱兮良獨有感於斯志先憂而
後樂兮謂希文其吾師彼風流之庾謝兮徒曠達其
奚爲兮〻九重之仁聖兮憂元元之瘵瘝恒宵旰以
孜孜兮曾不暇乎樂漢武影娥之池顧書生之竊祿
兮一升合皆民脂愧無才以上佐
天子而下字蒼生兮其何心乎樂明月而娛嬉乎以予
爲悲秋之騷客兮其不淺之爲小丈夫也耶嗚呼噫
嘻客聞予言亦悚然若驚焦然而弗寧遂相與擧盃

酹月稽首兮靈願〻國家隆唐虞之治使斯人爲堯
舜之氓老安少懷兮各得其所遠來近悅兮咸遂其
生囹圄空兮求期有司之不犯兵甲洗兮寧復有苗
之徂征家家見月兮有忻然之色人人對景兮無嘆
息之聲豈若唐人聯句而專長日之樂殆猶虞氏鼓
琴而公解慍之情則吾與子非特誇今夕一時之樂
事且將祝
皇明萬世之太平

贊

韓魏公贊內苑作

昔宋昭陵有臣魏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允武允文
有才有德入司諫垣闕補袞職出司邊寄膽寒西賊
執政三朝惟公是式定策受遺手扶紅日天下晏然
泰山磐石身係安危國同休戚豐功盛烈鼎彝是勒
於千萬年有赫奕奕

許氣宰像贊

孕崧高之秀鍾河洛之英氣剛以直質粹而淸始薦
名於鄕榜仍賜第於
大廷內司言責則正色直詞著張桓之威望外贊兵機
則運籌制勝樹韓范之名任司馬而裨
戎政帷幄於冢卿而公論於銓衡以道事
君遭三黜而不以爲辱竭忠謀國楚文三仕而不以
爲榮躬蹇蹇之節心懷翼翼之誠張曲江之風度
雖可擬於方冊裴晉國之靈臺則莫狀於丹靑

楓山許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勑誥二道

勑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
歷事累朝恬於進取起教國學未久即歸身在山
林望隆朝著
先帝嘉獎進秩亞卿朕嗣統之初緬惟風采載進今官
仍聽里居不煩以政茲閱壽近九袠禮殊康裕特
遣行人王懋齋勑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加調攝
益隆壽祉稱朕優禮耆碩至意其尚敬承之故勑

勑

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

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保約完節君子之素心崇德報功國家之令
典事有關於激勸恩無間於存亡故致仕南京禮
部尚書章懋造詣貞純行誼高潔峻登甲第妙
詞林屬直諫之上陳左遷縣令旋優恩之下被改
授廷評憲臬提刑益嚴守法成均造士克正師模
歸志甚堅辭章屢上身遂隱居之樂世高勇退之
風迫擢奉常載陞禮侍雖寵榮疊至而恬淡自持
善不近名學惟師古肆當新政眷念老成特進秩
於春卿式增光於故里方廑存問之使遽聞論謝
之音宜有殊恩以示褒卹茲特贈太子少保謚文
懿於戲人惟求舊慨耆宿之無多禮重飾終嘉名
賢之是畀幽靈不昧渙命其承

制誥

嘉靖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之寶

勑誥　二

諭祭文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左參政張芹諭祭于
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章懋
曰惟卿學術醇正志行高明擢美賢科馳聲翰苑
因言外補旋擢廷評憲臬提刑成均造士再遷禮
寺遂貳春卿屢以疾辭堅卧不起清風高節播重
士林身名俱榮進止無愧屬予新政眷念耆臣晉
秩崇階遣官存問訃音忽至良用悼傷爰推恤恩
特加美謚賜葬與祭以慰幽冥九原有知尚克歆
服

嘉靖元年　月　日

行狀

林俊 莆田人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瀫濱遺老其
晚年別號也蘭谿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來
族代有令人
國初起人才不就爲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鑒識贈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爲申甫公父也無檀
遂無獨成贈恭人爲吳毋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
魁于鄉丙戌試禮部爲會元入翰林爲庶吉士爲
劉文安柯竹嵓獨契不少交潤劉云然詩本諸志
而文本諸道柯固云爾也滿脩甫四十日偕同官
黃蔡軒莊定山論上元煙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峰
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爲榜得人
毛給諫弘陳御史壯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
觸吏不屑不深南入倖視比縮倒益以堂隸雇直
之贏公獨無益遷福建按察僉事體仁藏用與道
弛張沙尤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有以俾其魁離
其黨以黙固完醇之政而費梓土鼓非世觀之習
也三年疏致仕以去尹莊簡固不可三詰而終不
變時年四十一人以爲難旣歸守貧守道奉親外

閑門讀書畢心體認之學而一言必根志志必宜用
用必副功楓山授受提挈綱要以自得悟領之精
蓋至是公之得益深士之風爲之一變學子至不
能容白沙一峯定山皆極推與朝論時有所薦張
莊簡儲柴墟潘南山由道味同也
孝宗朝南北闕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北公於南時
未終制
詔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竒比論理
道探索隱幽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
分其虧成五經論難若寸莛撞鐘迎刃而應然後

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政有疏勸聖
學重詔令敬天戒隆繼述謹大婚有疏
武宗朝如此前後兩乞致仕
溫旨勉留有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允宜師表之褒既三
年三疏請老而自問醫東下南京太常卿辭禮部
侍郎又辭既致事僉壬鼓奸綱常易故縉紳罹毒
在
宗社亦爲之搖公明炳幾先而憂先在位者蓋炳炳焉
江西之寇陷浙公移將城矮屋三間左寢右爨門
垣不能備侍御鮮君杲張君縉給諫徐君文溥守

劉君源時疏稱學者德表以風世
詔加存問
上入正大統爾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有學
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床簀曰噫無以
爲報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贊論君
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父子庶幾未旦故
居之前盟頃申及化辛巳除夕也壽八十六善類
相吊皆曰章先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
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迹者四十
餘年義利界軫表坊立第辭之甚峻易深而善於

用健取乾定取履順取巽固取恒粹中貞格真足
以欽動一世表律天下之士夫不知古君子何如
配郭恭人善共艱難先卒子撥擴捷孫訢曾孫衡
誥皆天敘諧不慧少子接八十二始生今始五歲
天固章氏念也壬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拯奉遺
命長山祖塋以附與郭氏合既畢事檢其笥文檄
數端二婦穀五十石接尚無遺完名始終其偶然
之故哉
璽書存問之使及門已不待
賜葬賜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皆身後之遺事行門人

籩遷記爲詳所著有楓山集婺鄉賢誌蘭谿誌所
輯有諸儒粹語宋史列誤未成書使臭味偶似出
處大致亦殆有同者楓山還往拜里門而叅几杖
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
景仁之傳後死者之後也抆泪評隲俟立言大君
子碑有道者

行述

姪拯　工部尚書

翁諱懋字德懋姓章氏世家蘭谿縣純孝鄉循義
里之渡瀆相傳遠祖自建浦城徙此而譜牒遺發
不詳曾祖叔良
國初以人才取用辭不就官祖邦和父中甫英果有
志識鑒過人遭家多故弗克仕預期子若孫孰當
成立悉如所言以翁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評
事進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妣吳氏封孺
人追贈恭人翁生正統丙辰幼有異質書數過輒
成誦不忘年十五游邑庠嗜學如渴講易必究其
指歸或謂大邃不利場屋益自信不懈天順壬午
中鄉試易魁成化丙戌劉學士定之主會考讀其
卷謂茂才異等擢第一人刻其文什六七登羅倫
榜進士時論以是榜得人最多而一峯暨翁文學
行誼裒然居首甲倡乙和互相激厲士氣一新選
入翰林讀書中秘劉學士同柯學士潛課其著作
翁亦必言志文必載道往往絕出流輩二公亟許
之授官編脩甫閱月內閣分題賦上元煙火等詩
公偕同官黃公仲昭檢討莊公孔暘上䟽培養

聖德忤
旨杖之
闕下謫臨武知縣時稱三君子先是羅公論時相起復
被謫直聲震朝野翁等繼之通號翰林四諫既出
國門給事中毛弘論救改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始
至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得其要領故議讞精審
老於吏事者自謂弗及而守正不阿雖貴卿弗能
奪也三年考最
勑進階文林郎復任疏乞歸省遷福建按察僉事毅然
以振風紀爲已任而事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

行述　九

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
荼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
應早掛冠蓋翁學在內省志不在外求也翁雖處
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議處番
貨公通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鑛以絕盜海田
認納虛稅以便民假託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行
賑濟以平沙尤之賊則又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
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歸志益堅考績赴部
遂求謝事冢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
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翁矢口對云古

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
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
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擧一退之足矣尹公憮
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爲具
奏得從所
請時年僅四十一人謂急流勇退若木文山高致於翁
復見既歸杜門謝俗日以娛親玩書爲事安貧守
道若將終身嘗往來楓山庵中遠近學者執經問
業門墻林立人因稱爲楓山先生提學胡公榮嘗
即其近居而相度之將築書院爲開講之所固謝

行述　十

而止海內名流東西行過縣必造其廬莊定山嘗
稱翁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
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周異齋時
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山之才也
其爲同志稱許如此弘治初元從臣累薦如尚書
張公悅侍郎黃公孔昭御史湯公鼐姜公洪等皆
上疏僉都御史虞公理移咨吏部行勘起用以親
老身病辭不就已而御史王公鑑之鄧公璋主事
潘公府復交章擧
奏催勘又辭

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為祭酒辛酉
復特起翁為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力辭
詔添司業聽終制赴官再辭
不允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太學謹榘度尚德化厲廉
恥六館諸生翕然嚮風豪傑有志者排日執經質
問所疑隨方而荅人人自以為得師姑蘇尤君椒
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翁許之歸或謂倒阻則
曰吾等以違
制受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嘆服尋上脩舉學
政疏上條陳學政疏再疏引疾乞休皆

行述　十一

不允荷家
溫旨有學行老成允宜師表之褒正德紀元丙寅
覃恩錫誥進階朝列大夫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
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保寓忠愛後再
疏乞休未允
溫旨有學行老成端謹聞望素著之褒任滿三年踰七
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呈繳吏
部不待報尋醫東歸復三疏始得
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先幾去矣庚午
冬陞南京太常寺卿辭辛未春復陞南京禮部右

侍郎辭
優詔允以侍郎致仕翁以得致其事乃謝不復辭甲戌
江西盜起鄉壤戒嚴徙居縣城中草閣一棟不能
備門堂郡守劉公雍欲為搆之復謝免劉守以涯
寒之月大發丁夫築堤捍河翁為書以天時水勢
人情陳利害白之劉守為立罷其役且錄書語榜
於郡門鄉人頌之劉守具疏乞優養耆德以勸士
風南科給事中徐公文溥巡按御史鮮公杲亦各
上章乞加優禮
詔有司時加存問鮮公因移文郡縣表厥宅里仍勒石

行述　十二

鄉賢祠翁謝之尤力蓋其素性不喜標榜也巡按
御史張公搢繼至復
奏稱翁天下達尊宜有異數辛巳夏恭遇
聖天子更新大化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懇辭
不允
溫旨復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尋以御史胡瓊言
重煥
天章遣官存問而翁不及待矣翁以臘月二十日感疾
親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之際無一語及亂傳
至郎報不允所辭曰

主上特恩敢不祗受惟恨無以爲報耳衛守林公有年
至時疾增劇矣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又
夕與姪贊論君大夫所以保天下國家常久之道
因及春秋列國惟許士會子産數歲除謝親友
客固守歲申時逝是日未旦鄉人見有星墜所
居前山或以爲翁亡之徵云壽八十有六平生謙
懷恒病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崖岸望之儼然
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爲善
自持嚴而與物無忤人知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
[illegible]不情疵之亦不遐心也居常無甚疾同至臨

行述　十三

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每事後當成
敗率多驗者惟尤恭儉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宜
而安百凡嗜好不一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
惟義之歸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
年歷倖僅滿三考雖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身雖
閒退志存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欣然
喜否則愀然不寧夜必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
親賢遠佞爲禱於民生利病亦懇懇爲上官言之
山林日久講學功深經書徽詞奥旨多所剖析而
尤篤信朱子不爲異說所撓作爲文章惟古訓是

程詞達而已無一險棘語然理勝而味永其所雅
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
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
者須大其心罟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
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
不至狂妄矣論學術去程朱久又大壞矣必須真
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
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
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一泰一
否祗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

行述　十四

爲義死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效橫渠
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
婺有三巨擘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
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
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
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中心無甚放僻邪侈
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
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凡此至論不一而足門人
董遵記之尤詳且稱翁學由乾惕德合坤章履道

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仕
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
又似得之艮焉殆深於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僉事
麟亦贊翁蓄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
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諸身碩膚不自見小
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蓋翁初號闇
然居士晚更號澂濱遺老嘗欲摘選程朱後諸儒
經書粹語以為集說及刊定宋史之謬患力不足
而止惟修縣誌及本府鄉賢祠誌成帙并遺文數
卷而已翁始卒鄉邑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覩舊戚

欲奔訃有司當道以冀恩澤適拯自京回非翁雅
意謝不可乃以壬午三月二十六日癸酉奉柩歸
厝於先壟長山之崗規制雖苟簡而翁所自營恭
人郭氏能佐理家先翁十六年卒亦葬是翁自為
誌子男振擴捷女順適趙儆孫男許皆先歿曾孫
男衢繼孫男試亦早夭詰不慧孫女娟適郭膛少
子接生五年矣念翁名位年壽不為不隆而獨後
事如幾未知福善之天竟何如而詔後之碑不可
已拯幼承指授勉以向上事業而不肖無似不能
有所奮揚又恨入仕太早奔走四方無以卒承至

教雖欲形容盛美而力有不逮用敢粗述梗槩以
俟
當代大儒立言君子採而擇焉

門人唐龍（太子少保刑部尚書）

予師楓山先生沒之年龍弗預於執紼之哀大有
戚焉今得觀諸君子所為行狀與述與傳補傳與
祠記咸秩秩然昔明道之葬門人數十人各用所
知而自為文以述其道庶幾無遺行先生沒後大
宰中峰嘗以是命之丑申之曰子撰先生誌銘有
待於子之言其毋息乃覼縷而言先生姓章氏名
懋字德懋稱楓山者號也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
穎悟書初讀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其學

根據六經尤邃於易煥然滲然而入焉遂覽紀載
上下數千餘年知見當時行事及百家諸子之言
罔不考究至論舉子學則廢然于容其志遠矣天
順壬午掄魁于鄉丙戌試禮部劉文安公校其文
曰是固茂才乎乃舉會元登進士第授庶吉士是
年狀元定羅公倫道義風節與先生偕先生在中
秘三年九
國家典彝品式章程法制博綜精覈歷歷無餘緒始
先生明於稽古以後稱通今者亦莫先之尋除編
脩月餘會元宵舉放燈火爰命館局賦詩進呈先
生以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乃敷古
訓陳遠圖以為疏謇謇千餘言偕同官黃公仲昭
莊公孔易連署而上之杖於闕下謫臨武知縣直
聲忠槩天下想聞乃稱三君子時羅公抗論時宰
起復非經制謫提舉海船又稱四諫猗歟偉歟出
國門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評事至則詳檢刑
牘凡罔獄毋務惻隱之實而弗以亟疾苛察相高
廷中稱平焉三年考績疏歸省雖未顯言去而意
有在矣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先生曰惟綱惟紀
吾今日任之由是校勘獄牒剪剔吏蠹踏擊官邪

疏滌民瘼百姓獲安寇賊姦宄無所容施于有政
澤如也然性鯁鯁與行部者相齟齬大議大計惜
弗獲盡行焉耳歲序卻桃符書于門曰正要鬼神
司屋漏何須荼壘衛門庭又題其楹有多病早掛
冠之句皆以明志也踰三年以考績行遂疏辭職
浩然而不可留也天官三詰弗宜去先生三復曰
宜去語在補傳中竟得謝年四十有一天下曰賢
哉大夫其歸也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薄田數十
畝聊以自給而已構樓三間中張布帷左右置經
籍日縮而觀之顏曰形器隱曰道德賾曰事物精

曰性命觸類旁通內融而暢于外興至則振衣躡屐散步林壑濯於清泉坐於茂樹其所謂浴沂風雩之樂非邪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難摘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巖穴隱者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又有諂弗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舉臺諫論薦無虛月咸以出處卜治亂焉南京國子監

祭酒

孝宗皇帝灼知先生名故特用焉先生方居父喪乃增

置司業虛其席以俟先生終制昭異數也郎吉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肅儀軌洋洋如也颯颯如也六館諸生摳衣而前離析經訓以敬業辯論治道以定志揚搉古今以知類錯綜名物以程能猶洪鐘待筳隨其扣之大小而各盡其聲焉猶渴者飲于河或斗或石斟酌飽滿咸津津而退正德紀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屢霜之辯析矣先後五疏乞歸皆弗允乃引年以請復三疏始得謝焉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卿辭弗允後陞南京禮部侍郎又辭

詔許以侍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聲連衢婺居民洶洶衆强先生徙城中以居而非先生意也壽考康寧耄脩不倦守臣與行部者咸疏先生宿儒耆德宜崇禮秩以風勵天下

詔飭有司以時存問嘉靖中興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亦從臺臣之請也辭弗允且降

温旨以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褒嘉焉辛巳歲且暮龍辭先生赴闕中任先生留爲其少子接約婚既戚曰汝往往吾乃送汝還吾其能待乎其惟惇彝典翼

前脩老夫之祝也龍再拜曰敢不授教抆涙而別時十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構疾夜星隕于舍其光烱然除日未時白氣如練亙盧上游中時先生乃沒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矣衍

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痛哉斯文之喪也先生天挺其質瑩乎美矣充學以達本介以辨義養以成性行以迪德其貌于于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于心超乎富貴而藐之眞浮雲栩栩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譬諸貞河懸於崑崙之顛

其性無競于物乃嫉㑼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不拔宿怨舊惡尤泯泯然而遺焉釋將終其身而無愠色先生恒言吾婺有鄒魯之風㦤乎明哲日湮道學功業文章三者橫棄道側誰其任之實以冣黨小子龍之不敏尤數數致望焉龍則曰孰有任之如先生者乎先生之學務身心而不洗洋于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慎獨又云虛無害心又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吁有味哉北山諸賢所謂道學者亦若是

爾自編脩以至尚書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庶頑而立懦則曰百世之師可也其匡弼世教防範人心之德弘矣盍與忠簡默成各自為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以大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簡錄志諸篇雖不為蘄絕奇詭之體以爭長于世皆以意會理以詞達意大音而聲全玉不琢而文彩自蘊至於諫止燈火一疏尤在培養

君德卽詩書詔其君者無以過焉視黃宋諸名家之言又不知孰為後先也龍筍筵卽侍先生而今年則艾矣於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若干百之什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門人徐麟 邑人 四川僉事

先生名懋字德懋姓章氏少有異質書數過輒成誦不忘厥考祭酒公期之大受傳以諸經子史比成童無書不讀補博士弟子與先子同舍會輔交滋先子雖少長謂先生聞道先己致敬畏焉按察僉事江西劉龍號通五經聞先生名召見堂上甚加器重語曰當以少年登高科文學名天下自是聲稱日起每試必居首選景泰癸酉三月杪先子夢白麟踞坐齋戶外旦以告人皆曰恥應之兆先生獨曰肅有之祥越三日麟生先生善吾文山講易有深契或謂二先生易太邃不利場屋先生笑曰當有具眼不數年相繼魁選成化丙戌劉學士定之主會試得先生文讀之謂茂才異等擢第一人刻其文什六七

廷試風揭先生卷起

廷中諸執事驚曰此異事殆異人也賓之一甲前列輿論殊不平顧以先生與一峯先生文學行誼一時士望並登大魁蔚爲科目之盛選翰林庶吉士讀書中秘肆課著作以程其學先生詩必言志文必

載道往往絕出流輩院庭新作戰車詩首章云云登科詩云云瓊林宴尾聯云云早朝尾聯云云禁鶯尾聯云云謁文丞相祠首章云云秋日感興云云移菊云云懷古云云太學陪祀古詩云云止賜酒云云院南三圖云云送春古風卒章云云中秋賞月賦云云書室銘云云易論云云詩論云云書論云云春秋論云云禮論云云讀西漢書云云東漢書云云蜀漢書云云陶集云云陸宣公奏議云云范文正公荅元昊書云云歐集云云蘇集云云東坡是柳公權聯句云云荊公集云云韓魏公贊云云丁亥年授翰林國史編脩時白沙先生爲當路勸駕會試

京師門人容貫一之侍行白沙與先生聲氣相得白沙再下第歸過南都先生送之詩云云又送一之詩云云是年十二月

內閣分賦烟火詩贊先生不賦詩上疏云云忤

旨得罪杖之

闕下黜爲臨武縣知縣旣出

國門諫垣論救左遷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先生至則剩取刑書故牘詳閱之得鞫獄之法論讞稱平先

生望重平日留都士大夫以共進退卜時污隆三
載考績天曹謀歸省上疏云云於是漸有去志矣
復任遷福建按察僉事先生雖盡心職務然直以
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張都御史瑄分陝福建雅
重先生凡官吏臧否政事得失咸取決焉先生既
不辭難亦不矯枉衆益推服嘗因節序題其衙曰
自有鬼神司屋漏不須荼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
才自愧虗縻祿有病惟應早掛冠人以是知先生
學在內省志不在外求也連歲病熱歸志益堅滿
考入

朝事竣乞致仕先生年纔四十一且告老朝野駭異
謂錢若水復出度必留先生大用先生求去甚力
遂得
請南歸彊歲二毛深居簡出東阡北陌白石清溪日尋
樂其間汗則浴于池倦則偃息于牀無痒苛疾痛
則檢殘經讀之門人弟子從游問學矢口從心則
尚論古人旁及世故惓惓於天下
國家祭酒公耄年無恙父子間相與上下其說游方
在門親見聞之海內名流東西行過縣必求先生
之廬造焉以考德問業餘干胡先生叔心天合謝

先生鳴治皆不遠數百里而至東洲先生以道學
自任督學廣南尊禮白沙及移兩浙則尊禮先生
微言至論雖未必盡合然每示諸生以為高山景
行則固有在也弘治初元從臣累薦南京二部黃
侍郎孔昭獨薦堪任按察使皆不起某年
詔特起先生為南京國子祭酒先生方遭喪力辭疏云
云
孝宗不允聽終制赴官再辭疏曰云云
不允某年服闋赴留都視事太學謝
恩疏云云明年上脩舉學政之疏幷上乞休疏又明年

上舉明舊政之疏幷上乞休第二疏繼上清理監
生之疏正德紀元丙寅上乞休第三疏又以初政
上陳言要務之疏幷上乞休第四疏是歲之秋再
上脩理廟學之疏幷以老病不能赴京考績上乞
休第五疏遂緘公移呈繳吏部不復待報徑去任
尋醫東歸庚午冬
詔以南京太常寺卿起先生于家上疏辭
不允再辭疏
詔加奬進先生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又辭疏
不允先生謂得致其事乃不復辭某年江西盜起下以

隣壤戒嚴先生徙居縣城中草閣一楝不能備
堂郡守劉蒞謀割俸為先生作堂先生因謝劉守
以郡城之南溪流西溢為南市之患將捍之使復
故道徒衆既集畚鍤既具先生為書以天時水勢
人情陳利害白之劉守為立罷其事且錄先生之
教榜于郡門士民稱劉守改過之勇而頌先生庇
民之功劉守又嘗具疏
請養先生之老疏頻上劉守以事去方劉守有事之初
先生諷當路云某正色敢言懲犯權姦忠存社稷
將風釆朝野傾望始以直道而黜繼以直道而

起即欲去之然進退之間亦宜有禮不然恐無以
厭公議劉守竟以罪去而天下咸謂不平頗以咎
劉守之重卒知先生言某年南科給事中徐文溥
上疏
朝廷感其言
詔有司歲時存問務稱優禮耆宿之意巡按浙江御史
鮮冕因移文郡縣授之直使大書
詔語表厥宅里先生謝之尤力論者匪直稱先生之介
而彌仰其高先生年踰八十雖齒落髮白然視聽
未衰而志氣清明議論精確則壯夫不逮也先生

長子既沒一孫亦夭仲子未艱身後之傳未有所
託人以為先生憂茲歲二月望之明日乙酉乃生
男子戚䟽老稚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天於
先生至是定矣先生世家純孝鄉循義里楓山近
先生之居門下士及大夫士不敢斥姓字皆稱楓
山先生縉紳謂先生道德名節風動天下竊更楓為
風間與同門友董遵道鄉稱風翁先生體貌秀碩
鬚髯蒼張聲氣和暢語言侃侃宅心坦蕩而光明
不踰城府不厲圭角不立門戶望之龎朴即之和
厚[illegible]其[illegible]開心見誠近揚休山立氣象持身處事

因情以為質而遜以出之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
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不億也居官蒞政行
所無事及臨大事決大議則誾誾侃侃據經援古
或拯之不得而隨亦以同而異行藏去就度之以
時裁之以義而歸絜其身難進易退之風古亦難
之今則絕無而僅有也讀書論道作為文章惟古
訓是程辭達而已不為艱棘刻削之語淳粹和平
理勝而味永品第儒先恒以著述為功至其自處
則培養本原脫略支蔓沖懷奧旨未易測也天性
簡易繁文細故不務剪剪拘拘然禮崇其本事挈

其綱宛然守約家法度偉器宏不見涯涘包荒藏
疾不必得在已失在人於人若不甚別白於事若
不甚可否然界限井井如高山深林巨谷形勢渾
淪而蓄泄雲雨藏伏光怪不可以常物窺也朋舊
還往不問方類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
往博學多識穎悟之分最高義理微密不費研覃
而大意自見議論所及格言成說剖析無遺在國
學時荅坐丈席諸生履滿戶外各挾卷質疑請益
隨問響荅若不經意然皆有發焉衆歛衽嘆曰眞
經師也燕居靜坐事無將迎朋從憧憧不屏自絕

得何思何慮之趣爲人寡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
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以羈靮視爵祿
以雲烟視名寵以汚垢視貨利故富貴不淫貧賤
不移折辱不屈自壯至老玉壼自持歷官卿佐猶
蕭然若寒士淸風高節天下仰望金紫輿蓋非蹕
迹晝錦衮黻緼袍非沾名希被人皆信之蓄德深
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於口
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尚絅含
章允矣君子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好賢禮士
愛惜人才樂道人之善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汲引

後進惟恐不及顏謂世故推移道術分裂未嘗不
以才難與慨也嘗言吾鄉有三巨擘棄道左一道
學二功業三文章先進曰遠後進難乎其人先生
蓋以自任而又以屬吾黨小子也麟惟先生名實
在上下文章在金石簡編節在出處道在斯文傳
於百世必矣况官位爵顯國史宜爲立傳但先生
同道之友如一峯白沙東白定山方石文山皆先
亡矣門人高第能形容德美如程門游楊朱門黃
蔡當有所屬矣今不識後且弗傳麟辱門墻四十
餘年先生之道雖未之聞而依歸之心成達之誼

不在二三子之後詎敢以猥劣自外故推測彷彿
摭拾梗槩爲先生著玆小傳俾知德知言者有所
采擇云

論曰忠簡之忠浙軒銘功默成之淸風節流聲黃
之醇郁之卓吳之深宋之傳文稱大方金追而王
琢東萊鼎峙北山四傳考亭之派流爲大川先生
忠猷壯節以身殉道遲恤浮沈挨道留鑰則愛君
憂國寔同此心勇退急流觚應玉潔鳳翔千仞羅
不可紲介豫之石履履之道舍貴之車空瓢大耋
比迹于古磨鏡中書兩與二轍文辭爾雅自成一

家育志存貫道視文人之文邃乎深造學問淵然
以道爲宗願探而深鈎沂晃澤之源爲之楊波觀
盤溪之淵爲之沿流絶學百世先生始出三立不
朽一身無收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於乎先生亦可
以俟後學而考前脩矣

楓山補傳

門人董遵盛邑人恩知縣撰

我楓山先生章公道德之高致文章之爾雅進退
之大節同門徐麟仁夫既傳之矣遵復何言謹述
其遺以補未備云先生自少游邑庠識見高遠不
以科舉學累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天
順壬午中鄉試易魁成化丙戌先生以會元登第
選翰林庶吉士拜編脩一峯羅公以狀元及第拜
翰林脩撰相與友善上下其議論同榜莊公孔暘
黃公仲昭賀公克恭陸公克深謝公元吉鄭公克

脩自羅倡章和咸相激勵直欲協恭致吾
君於唐虞之盛
朝廷氣象頓覺一新斯未幾有元宵燈火事先生與
莊黃爭欲諭諫時白沙陳先生公甫在京謂入仕
初此舉正好閱先生疏簡切二公即連名同上既
忤
旨當道且惡遂斥調外聲稱赫然
京師號爲三君子先是羅公疏論大學士李公起復
之非謫福建市舶提舉直聲震朝野又通號爲翰
林四諫給事中毛公弘因而論救先生得以臨武

知縣改南京大理寺評事祥刑明允屢平反大獄
不為勢撓三年考績
勑進階文林郎復任疏乞歸省父之排陞福建按察僉
事毅然以振風紀為己任明以折獄威以摧姦吏
弊民瘼皆欲一切掃去但上以撫巡諸大吏事多
掣肘無之觸瘴成疾屢有去志以歷俸三年考績
赴部就歿病冢宰尹公慰留之先生辭益力尹公
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矢
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其之能軟多矣古人一介
不取其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其之酷多矣年

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
矣尹公憮然知先生意決明日為具
奏得致仕僅年四十一士君子聞風莫不嘆仰其高
而識者尤誦其見幾之早也既歸杜門謝俗日以
娛親玩書為事安貧守道若將終身然猶眷眷焉
心在愛君憂國其視果於忘世者自別先生身雖
退而德益進望益隆矣海內仰之如山斗名公賢
大夫士無論知舊過浙必造訪焉敬齋胡公居仁
南川林公緝熙時稱名儒遠來請益尤知敬服東
洲胡公希仁提學兩浙尊禮先生即其近居山而

相度之將築書院為開講之所先生力謝止蓋素
性闇然不喜標榜也遠近學者執經問難門墻林
立遂不斂樞趨且晚先生亟許可教愛獨至從學
於風木山中三載先生不問寒暑日徙步三四里
至則循循善誘示以聖學大要啓以經書奧旨從
容問荅叩竭兩端微而天道著而人事遠而往古
近而來今蓋無所不講無所不究若夫妙道精義
有未可以言說費者必待憤悱而後發之必令深
思而自得之先生且謂吾於此理頗有所見顧未
有領者子其勉之至是諸彥從游日衆高第弟子

彬彬輩出先生門下於斯盛矣弘治初元主事林
公沂御史湯公鼐姜公洪王公鑑之侍郎黃公孔
昭交章論薦皆不起厥後銓曹諸司孫公交王公
廷輔黃公寶黃公俌僉議薦取而蔡公清雅知先
生力為辭焉謂聽先生堅卧保全令德亦足裨風
化況今未能不次推用止以纂脩起之誠亦不必
竟其事矣歲庚申北虜犯邊主事潘公府上疏獨
薦先生繼跡列薦諸公且揚言于當道曰吾浙有
三闕典劉伯溫未世封一也方正學未旌表二也
章德懋未大用三也聞者動心恭邁

孝宗屬精圖治任儒宿
詔特起方石謝公鳴治北監祭酒先生南監祭酒東閣
大學士謝公因遣南行屬致意二公
聖上眷注當不俟駕且謂風化重地得吾浙二公爲之
師表不亦盛哉二先生後先赴
召學校參隳師道爲之再振先生嚴規矩尙德化厲廉
恥六館諸生翕然嚮風豪傑有志之士尤感化深
焉迺者屬當
大慶錫
誥褒勸進階朝列大夫滿考三年齒屆七十至此凡五

疏乞休徑移疾以歸正德庚午
皇上詔起南京太常寺卿辭辛未又陞南京禮部侍郎
辭
優詔允以侍郎致仕郡守劉公璋以優老耆德以勸士
風事南科給事中徐君文溥以廣
聖恩以崇儒道端化機事巡按御史鮮公冕以優儒臣
以昭
國恩事俱請養先生之老
詔令有司歲時以禮存問恩至渥也劉疏云云　林用世
之功雖未及究然洗滌貪競感激懦頑黙

朝廷扶翊世教增重國光轉移士風維係物望其爲
勞烈豈淺淺哉先生同時諸老悉以早謝惟先生
年踰大耋志氣如神不啻魯靈光巋然獨存永爲
斯文砥柱世道蓍龜謂非天錫難老其誰能與此
竊惟先生德性醇美本自天成學問淵源實由好
古蓋無師傳而多所自得者也莊定山嘗稱德懋
於書無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
身體力行任道於已惓惓斯世不爲矯飾張東白
嘗稱折中如章謝人品俱高鳴治還叶噪惟德懋
沉靜胡東洲嘗稱言行相符心膽相照者閩浙間

惟德懋一人吾文山嘗稱章先生乃當時第一流
人物陳白沙嘗稱章德懋有宰相才周畏齋時可
亦云羅一峯嘗稱吾第德懋雪力登山之才也其
爲同志推許如此遵竊就親炙先生而觀之和氣
如春風清明如冰壺秋月汪汪如千頃波此則古
之有道者氣象而先生皆近似也微言至語遵蚤
記爲一錄大抵論爲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
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
方可謂之人不然則與天地不相似矣論爲學貴
立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論學者須大其心實蓋心大則百物
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正如文
王小心翼翼一般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
狂妄矣論義理無窮不可少有得焉而自足白沙
嘗語定山書云大山爲高矣太山之上更有天東
海爲深矣東海之下更有地論詞章之學治世用
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竟何益也
論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雖高明往往溺焉謂
自得易簡之妙終莫覺其非也論學術自程朱後
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救得耳論世道惟唐

虞三代之盛皆是聖賢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
一否祗憑氣運雜識矣論漢大綱正而萬目未舉
然大綱亦有未盡正處唐萬目舉大綱未正然萬
目亦有未盡舉處惟我
大明立國規模宏遠周密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然
聖烈神功尤在於驅除胡元一統中夏掃夷狄之陋復
禮義之正亘古帝王未有高焉者也論
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
於配饗之位無允當矣論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
明范希文眞是全才猶未免事求可功求成如程

朱則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矣論世變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
物都厭厭不振少氣節甚至芝蘭亦變蕭艾矣論
士習謝疊山有云三代以後世之仕者無志堯舜
之治富貴其身而已矣孔孟以後世之學者無志
聖賢之學榮華其言而已矣論家法必有關雎麟
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爭
死共爲語如此家道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嘗欲
會同志擇里而居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
鄉約庶可一變而厚矣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

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
國朝人物忠誼則方正學文章則宋景濂政事則周
文襄道學則吳康齋論吾婺有三大擔自東萊何
王金許後道學無人擔自宗忠簡潘默成後功業
無人擔自吳黃柳宋後文章無人擔可勝嘆哉論
居常處困舜誦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便覺聳然自發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
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
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凡

此至論不一而足愈服膺師訓幾四十年少有悉得豈敢自昧竊以先生學易之邃窺測一二而贊之曰先生其殆深於易而善用易者歟學由乾惕德合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仕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艮焉噫嘻先生其殆深於易而善用易者也

正德庚辰春三月朔

傳略

門人唐鉞

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蘭谿純孝里人也自其幼時穎異師授書輒成誦比成童則已遍綜群籍爲博士弟子而嗜學精深蓋盛寒暑未嘗輟持卷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于易天順壬午鄉舉明易冠等成化丙戌以南宮第一人奏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次補編脩官得究覽中秘閣書國家典章法式之籍悉道練習之是時館中多儒賢章先生與脩撰羅公倫編脩黃公仲昭檢討莊公昶等並任經濟以氣義相應引古者左右史箴王闕輒上言天下事屬上元縱燈火諸學士皆應制賦詩章先生曰此不足明

上盛德也卽與昭昶同疏諫忤

旨譴責皆斥外先是脩撰倫亦坐論宰相起復事得謫時號翰林四諫云尋用廷臣論救章先生從臨武令改南京大理評事三年遷福建按察僉事章先生旣儒重典內外刑司衆疑非所任而先生之在南廷視獄以經律相比附不爲文深亟察而一稱平至是益以風埜脩振綱紀乃過習吏者閩籍山

海姦竊多有章先生下令譏番舶經海田弛鑛禁
平沙尤太寧巨寇通商惠工振窮均賦部內大洽
然竟以麃鯁不能逐時低卬又積勞觸瘴故倦游
則因考績至都力引求罷宰臣慰勉留之再三終
不可遂致仕蓋年四十一矣其介決如此既歸日
奉娛其親優游貧約湛如也時下帷講誦四方學
者執經受業門下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
越者必低回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
章論薦皆不起於是海內視章先生出處占時與
替矣
敬皇帝方尊嚮師儒有
詔徵拜章先生南京國子祭酒而先生方遭喪力辭
朝廷虛位以聽終制章先生感
上至意服除乃奉
詔至太學脩明教化倡德義厲廉恥飭矩矱著功令析
經藝道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矣正德紀元章
先生首陳治要五事勸
天子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乃
乞骸骨疏頻
上不允因輒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居頃之逆閹怙權

公卿大臣多中斥辱者乃始服章先生先幾云庚
午以南京太常卿召辭乃更推禮部侍郎力謝解
則聽以侍郎致仕始先生家居蓋數十年足不涉
闤市會盜起江西越部騷動乃徙家城中其居如
寒士金華守欲爲稍治門堂先生不屑也守與部
使者列疏章先生耆碩宜崇禮以風天下而給諫
復從中論之
詔所司歲時禮餼務稱養老意焉
今上即位敕如章先生南京禮部尚書固辭
上溫旨褒重且遣大行存問而章先生已遘疾卒于家
壽八十有六訃聞
詔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謚曰文懿其後從金華守言章
先生清貧家無遺貲可官給養其孫接比長錄太
學生皆畢業章先生始稱闇然子晚稱穀濱遺老
學者即所講業楓木山中稱楓山先生先生爲人
龐樸長者而蓄德深閎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槩
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泰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
小疵不自掩人與之交則語之言則簡文而
踈曰恂恂如也坦坦如也至臨大節決議據
辯確然不可易矣其於勢利紛華一不入其中殺

素安土無强於世而特喜推汲士誨道人如恐不及焉爲文章不尚工藻取達而止或諷之著述則稱經傳之言至矣學者務及觀深造之故其所著惟發鄉賢志若干卷蘭谿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録若干卷藏于家其高第弟子名位顯聞者若干人具見實紀而今越中治易洪範禮風雅論語孟子皆本章先生

唐鉞曰余讀宋史諸傳病其繁蕪謬亂其細者類門生家乘禆官之例非太史體至所謂道學傳者乃復標異於儒其所揄揚欲過賢聖近乎誣矣疑不足傳信及觀章先生所著有宋史列諛書未成編求之已逸迄不得其所指章先生其學本篤信宋儒而其行事持議特平實簡易不矜立門戶其貶少宋史固以是與盖其所諳深矣其詳載實紀語中而門人所爲傳頗在其未卒前而後多贅語余乃謹次其行發之大者如此章先生旣尊顯國史當序列其傳非學者所得私然先生叢談小物舉有可師學者得備覽其書考焉至其立朝治官進退應歸卓然稱其好學可爲一代鴻儒矣

楓山像贊

門人湛若水 增城人 南京吏部尚書

先生自謂一生委靡君子曰盛德之至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人畏不爲名高以立異而人自不可企忠信一貫表裡無貳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是彼狡獪婾婀進取以爲媢者覩先生之像其獨能無愧也乎

理學名臣錄贊

楊廉 豐城人 南京禮部尚書

君子之仕難進易退匪矯乎時義有攸在儒者之學本內經外匪逃乎名道不可悖治治有本施教有方充稱大老眉壽無疆

大理寺名宦贊

林希元 同安人 大理少卿

楓山先生翰林一疏立朝大節表表在人歷官所至雖未盡見其設施要皆不與俗同參以平生議論其胸中所存與經濟大略因可槩見使得盡見之行功業當未易量而志卒弗酬是則世道之不幸也要其心拳拳在天下豈果於忘世者其所以難進易退必有其故矣然鴻羽鳳毛亦當時而瑞

後世且使今世仕者猶知聖賢出處去就之義古
道不至於淪喪其功比之無善豈可以多寡論哉
考其學問淵源道德明著殆可以接四先生之席
而爲朱門之游夏其拳拳以道術分裂程朱去遠
爲慮又謂婺有三巨擔棄道左無人擔則其憂道
之心與其所以自任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

全集序

余祐 鄱陽人 吏部侍郎

楓山章先生學行之美祐訪冠時已盛聞之後官
南都適先生爲國子祭酒間嘗往請益焉覩其儀
容聽其言論誠爲有德君子一時名公未能或之
先也弟待方在太學門下每稱先生履繩蹈矩躬
率諸生祁寒暑雨必具冠服終日端坐以待六館
質疑問難者經史儒先之語舉輒成誦一字弗遺
聞者罔不欽服而率教焉夷考先生筮仕之初即
以直諫謫官後乃持憲閩中風節政事逈出人表
年方強仕即其退藏脩德緝學日益加密蓋在林
下幾三十年再起爲國子祭酒秩滿三載連疏乞
休始獲知志自是士大夫公論多上薦奏
朝廷公道亦累加獎擢然先生高致竟弗肯起嗚呼
賢哉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精義入神其可不知
幾乎先生仕不廢義而又能識幾焉此所以非人
之可及也近接從子撲菴中丞乃以從弟升菴所
輯先生遺稿屬祐序之晚生小子奚足以窺盛美
萬一而以姓名獲綴先生下風其自爲幸豈不多
耶夫聖賢之學中正平實初非求同於人亦非求

異於人也程朱闡明正學之後傳習流衍迄今未之而能真繼程朱之學可為人之師範者殊不多見也夫道本無窮人雖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為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謂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已固難稱為自得之學謂程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度可勝嘆哉先生質性自然不煩矯厲樸脩篤實不事表暴而學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鄉郡平生企慕而願學者年既逾耄造詣精到讀其遺稿既可見焉

撿之鄉郡四賢伯仲壎箎皆能恪守程朱之軌轍者也其視近時敢為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九原可作安得復起先生倡明此學矯正今日之士習也哉

楓山遺文序

林俊

文本諸心而根之於道主張人文鋪敘皇極感人心而裨治化後世抉奇搜愽以繢藻雕飾為工文云文云乎哉太子少保尚書章文懿公楓山先生自魁禮部系仕籍幾六十年實歷不滿十載其貧守道崇尚恬退其忠實之操質約渾古之風固已高出人流望在海之內外經世大略大可用天下小可用於天下而石蘊淵藏僅取司成之一遇棄之能盛而收之衰僅之餘斯有志所扼腕也然士

有山斗國有蓍龜以獨繫天下之重寄信大同焉及請老勅褒

武廟重違其意加其官竟許之

上在舊邸熟先生名作而即位思有以致之先生已望九之年縟典殊恩其不能拜矣予愧屈數老於先生尤注鄉先生亦許予與時屬有所寄遺老之召方幸過里門接道論而先生又殁矣老淚遺容幽明相對予之無能已先生猶先生之無能已予予也既狀事行與立祠門人黃遵以遺文屬序先生全集諸子都憲君已梓行矣是集遵所錄也先生

原缺

專志六經附傳史子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晦庵東萊之傳次之亦力追道傳晉卿景濂仲申數大家之逸響其旨深深可寓道其詞正正可寓心其筆勢平典文體簡潔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若湖海乎流風激水湧以備盡文章變態文云文云乎哉

福建名賢祠狀

福州府儒學并閩侯懷三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宋那俊等呈為崇祀典以激士風事照得楓山章先生懋係浙江蘭谿縣人中成化丙戌會元曾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其人穎悟夙成洞見道體存養有主靜之工夫行藏無外物之牽絆淵源學問可以上追宋儒經世文章自能超拔流俗抗疏敢言是其忠也受謫不顧是其義也屢聘屢辭是其介也樂育人才是其仁也煙火一諫與日爭光約鄉一書士夫心服論節義當與羅一峰頡頏論器局當與陳白沙並駕其在福省也始督屯田軍衛異處而順化繼籌海道盜賊聞風而潛蹤如此偉人世不多得宦跡處所理當追崇但在任不久而遽歸公論久淹而未白且一峯諸公皆以得專祀而楓山正學獨不沾一祭人心寧忍於不言乎幸蒙巡按老大人垂仁學校注意斯文正君子道長之時吾道可伸之機會也即今春祭已近合無將楓山神位送與一峯同祠共祭則上不廢官府之財下可慰士論之公不勝忻幸之至為此理合備情具呈乞為裁處施行

布政司經歷司呈爲崇祀典以激士風事奉使司
劄付蒙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施　批據福州并閩
侯懷三縣儒學生員宋邦俊等呈前事蒙批看得
章楓山係一代人望非惟德學超群其歷官節義
治行之善亦多宦跡所經而祀典有缺公論誠爲
未明今各學諸生猶有此呈是亦一義舉也布政
司會同按察司并提學等道備查本公平生行實
并居官履歷之善從公議處應否與一峯諸公同
祠共祭務求事體穩當輿情允愜具由詳奪此繳
依蒙會同查議得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致
仕謚文懿楓山章先生自幼聰明穎悟其學根據
六經不屑爲文章小技舉會元在中秘凡三年於
古今彝典靡不精詳授編脩在史館僅踰月以諫
阻燈火遂致落職時同官黃仲昭莊孔暘稱爲三
君子又與羅一峯稱爲四諫由是直聲忠槩天下
想聞尋轉南京大理寺評事每存惻隱以檢刑牘
務平反爲急歷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大振紀綱以
剔吏蠹滌民瘼爲先家食貳拾餘年論薦起爲祭
酒時父居喪虛席以待即告再辭強而後可首勵
教化倡德義明道術六館諸生心悅誠服旣而陳
言動聖學五事於正德之初年方欲大用先後允
八䟽始得謝事平生學以達本介以辨義養以成
性行以廸德意所詣極將欲起斯學數百年後會
此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晦菴東萊之傳
也歛歷中外官不過三考而在閩凡三年德澤在
人於今爲烈論者謂其道義風節與一峯偕合與
一峯同祀但一峯書院先爲一峯設嘉靖七年議
添舒梓溪而扁額仍舊今旣增入楓山則一峯書
院理宜改題額爲照三公同祠主位亦宜序次羅
章俱爲成化丙戌進士齒敘則羅爲長舒係正德
丁丑狀元於羅爲私淑於章爲後進合無二公並
列或以舒配享宜以時定緣蒙批行議處崇祀名
賢事理擬合會案呈奪事理爲此備由同原蒙批
呈劄付本司即便轉呈御史施　照詳施行蒙批
章楓山旣查有善行實跡有補於名教有益於地
方應與羅一峯並祀足見人心公論之不可泯與
舒梓溪三人忠義風節皆一時之名賢准改舊額
爲名賢祠其位次則照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羅左
而章右舒則其配享也即擇日安牌改扁則禮以
義起祀典並而人神安矣仍通行會議衙門及該

府縣幷各學查照施行繳

祭文

林俊

嗚呼道有界畛時有機綜鳳衮麟踣飛走吟弄居
醇守樸吾道不孤柴桑方格易洞門徒一代完人
兩間正氣立懦廉頑大雅風味白首時化彷徨艱
貞吉屬世責辛遺
聖明存問疊稠斯生斯日既老既病收爲以寂歲陰殘
燭蒻子拜前寒落可念悠悠蒼天昔也何來今也
如夢一老不憖典刑之慟

楊廉

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欽華號
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静如陳白沙公則
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也嗚呼
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
之伯恭今求其人蓋非公乎廉過公里弗克備儀
茶酒一酹爲我鑒之

費宏 鉛山人 少師大學士

嗚呼儒者之學莫先於義理體道之實在養其性
情必此心之無偽如赤子之純明斯表裏同符而
初終一轍言行相顧而德業可成此坤之直內在
於以敬而乾之閑邪所以存誠也惟公稟天地之
淑氣萃河嶽之英靈沉潛正學討論遺經志惟切
於道義動必合乎準繩彼徇俗之富貴與諂世之
功名凡衆之所爭趨而力奪乃公之所厭薄而羞
稱其進也以引君當道爲急而忠言讜論之著聞
於登仕其退也以安貧守道爲樂而清風高節之
重於公評左遷而出未嘗以爲厚被

召而起未嘗以爲榮惟操存之篤實故樹立之堅貞斯
文特之以爲元氣學者尊之以爲儀刑宏凮仰山
斗幸及門墻每覿德而心醉且清誨之屢承辛未
之秋赴
召北行停舟侍教至於深更上拳拳於
君德下數數於民生蓋老成之忠懇猶雅意於
朝廷胡昊天之弗吊忽耆舊之殂傾昔也聞公之訃
驚悼而無已今也過公之里益悽惻而難勝喜遺
孫之有立見天道之足徵奸哀悰於一誄庶感格
於幽明嗚呼哀哉尚饗

羅欽順泰和人吏部尚書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
容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
萃精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一堂焉
無特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
易爲之形容而粗能狀其大畧者也公之發身則
聽歌鹿鳴省元甲第吉士蜚聲公之歷官則翰林
編纂評刑僉臬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恒少居
閒之日甚長惟公論之交附肆屢騰於薦章

朝廷方急於用賢由司成三遷而正位宗伯公尤篤
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
蓋未易詳其本末而粗能道其行藏者也藻忝雄
文忠言讜論臨事惟公孰恩孰怨何王金許上遡
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爲付之猶子山
入門墻朔多良士世有三立公其近之九原奚憾
千古爲期欽順筮仕之初公方高卧竟以菲才忝
爲公佐夕炙晨薰膏枯起惰巨海纖鱗欣然自賀
研窮[illegible]尚論古今何遠何近何高何深奉違彌
久懷仰弗任每憑過客貽我好音聞訃南塗方岡

原缺